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一冊目次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清）陳啟源撰 清鈔本 ○○一
周禮復古編一卷 （宋）俞庭椿撰 明刻本 二八七
周禮集說十一卷綱領一卷 （元）陳友仁輯 明刻本 三○三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

（清）陳啟源撰

清鈔本

毛詩稽古編三十卷（江西按察使王昶家藏本）

國朝陳啓源撰。啓源字長發，吳江人。是書成於康熙丁卯。卷末自記，謂閱十有四載，凡三易稾乃定。前有朱鶴齡序，又有康熙辛巳其門人趙嘉稷序。鶴齡作毛詩通義，啓源實與之參正。然通義兼權衆說，啓源此編則訓詁一準諸爾雅，篇義一準諸小序，而詮釋經旨，則一準諸毛傳，而鄭箋佐之。其名物則多以陸璣疏爲主。題曰毛詩，明所宗也。曰稽古編，明爲唐以前專門之學也。所辨正者，惟朱子集傳爲多，歐陽修詩本義、呂祖謙讀詩記次之，嚴粲詩緝又次之。所掊擊者，惟劉瑾詩集傳通釋爲甚，輔廣詩童子問次之。其餘偶然一及，率從略焉。前二十四卷，依次解經，而不載經文，但標篇目。其無所論說者，則併篇目亦不載。其前人論說已明，無庸複述者，亦置不道。次爲總詁五卷，分六子目，曰舉要，曰考異，曰正字，曰辨物，曰數典，曰稽疑。末爲附錄一卷，則統論風雅頌之旨。其間堅持漢學，不容一語之出入，雖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據賅博，疏正詳明，一一皆有本之談。蓋明代說經，喜騁虛辨，

國初諸家始變爲徵實之學，以挽頹波。古義彬彬，於斯爲盛。此編尤其最著也。至於附錄中西方美人一條，牽及雜說，盛稱佛教東流始於周代；至謂孔子抑三王，卑五帝，藐三皇，獨歸聖於西方；捕魚諸器一條，稱廣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莫能救之；至謂庖犧必不作網罟，是則於經義之外，横滋異學，非惟宋儒無此說，即漢儒亦豈有是論哉？白璧之瑕，固不必爲之曲諱矣。

毛詩稽古編敘

昔夫子刪定六經而其自言曰信而好古夫三王五帝之事若存若亡葢有不可深求者矣如河圖洛書出芭吐符天人相接此與後世之天書何異而夫子顧信之不疑下至商羊兩象汪芒僬僥之類尤爲啇宇蒐瑣夫子亦時時述而識之葢其學綜墳典徵文獻畀師傳苟古人之所有無不攷求詳慎而不敢以私見汩亂其閒此所以爲善述也詩敘出於子夏之徒大小毛公亦秦漢閒人訓詁視它經最古鄭康成取其義而爲箋卽不免駁駁自有聖門闕疑之法在今人槩黜爲鄙書樊說此不可解一也爾雅一書古人專以釋經亦子夏之徒爲之至六書必祖說文名物必稽陸疏皆先儒說詩律令今人動以新義掩古義今音蔽古音此又不可解也說者謂考亭集傳頒諸功令學者不敢異同然考亭嘗爲白鹿洞賦中云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仍不用己說門人問之曰叙說自不可廢然則考亭之意亦直欲學者之株守一家而盡屏除漢唐以來諸儒之受傳如今之人安於固陋荒忽者哉余向爲通義多與陳子長發商榷而成淺服其援據精博近乃自成稽古編若干卷卷本小敘注疏爲之交推旁通余書猶參得今古之閒長發則專宗古義窒幽洩滯旁肌中理卽考亭見之亦當爽然心開欣然解頤嗚呼經學之荒也荒於觚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夫詩之有敘也猶江之發源岷嶺也毛鄭則出玉壘過灩澦而下時也後儒之說則歷三峽分九道汩汩然莫知所極今與之導源岷山使知緣崖數百數沸萬里之皆濫觴於此也豈非記所云先王祭川必先河而後海之義乎世有遡源三百者必能尊奉此書爲敘敘言未墜長發其殊之而已同學弟朱鶴齡撰

憶甲子歲拜先生於城東之存耕堂遂請先生所著之毛詩稽古編假館於葉氏朝夕披翫不忍釋手是年秋訪善書人鈔謄一本先生卽因而校正其誤適禾中曹司農溶好古博聞搜訪遺書尤致意於六經講義既得宋元數十種以請政復攜此書以呈禾相晤於禾山堂上翻閱數卷卽已醉心歎爲未有不徒卓識宏指超出乎宋元以上且使漢儒師授洗剔一新其有功於四始六義者不淺遂留此書與諸經義藏之於塾 稷念此書未付剞劂世無副本得流傳於浙水後有識者當不負先生苦心也然而顧衍篋中夫此未免不忘其後奔走於衣食由歙而燕京而三晉而齊魯數十年閒無不鹿鹿塵至雖欲理舊編且不可得己卯冬歸家庫展遺悼亡之感辛巳家居無以娛朝夕念先生殁又數年其手筆藏於家子孫世守之因謁諸第第而請焉果不惜秘本出以相示則卷一至三十皆先生手自總寫字體一遵許徐毛氏古本不雜以俗下雙體點畫不苟音注派別涸非一朝一夕所成稷欲悉遵其故則又念自今讀之者必將驚詫甚有不終卷而輟者計其字體之不涸古體之可不遵與夫無傷於義有便於經者槩以時下習書錄之非敢擅易元本以自便也猶記先生脫稾時亦皆從俗書卽甲子所鈔之底本亦不純用古字想先生若在見此當未必以爲非獨未得如昔日就正而親校其誤記先生自言校字之難卽如此本自著之自鈔之自校之至五六過而誤者尚有十之一況今既易手點勘難畢其能無疏漏乎先生又謂志中志皆作意或作記作書頗未已見朱長孺敘及先生跋文先生歿於己巳之冬距今十又三年稷既卒業爲記其前後所借之帙凡有三其原本二先生手筆也藏於耕堂其一留禾中司農歿後子彥栻登第後書未散或云崑山得之己一卽此合四本至於詩解

爲義侍先生日少未得親承指示不能贊一詞云康熙辛巳夏日門人趙嘉稷百拜謹識

毛詩稽古編目錄

卷第一
敘例
國風
周南
卷第二
召南
卷第三
邶鄘衛
邶
卷第四
鄘衛
卷第五
王鄭
卷第六
齊魏唐
卷第七
秦陳檜曹
卷第八
豳

卷第九
小雅
鹿鳴之什
卷第十
南有嘉魚之什上
卷第十一
南有嘉魚之什下
卷第十二
鴻鴈之什
卷第十三
節南山之什
卷第十四
谷風之什
卷第十五
甫田之什
卷第十六
魚藻之什
卷第十七
大雅
文王之什上

卷第十八
文王之什下
卷第十九
生民之什上
卷第二十
生民之什中
生民之什下
卷第二十一
蕩之什上
卷第二十二
蕩之什下
卷第二十三
頌
卷第二十四
周頌 清廟之什 臣工之什 閔予小子之什
魯頌駉之什 商頌那之什
卷第二十五
總詁
叅史
卷第二十六

攷異

卷弟二十七

正字

卷弟二十八

辨物

卷弟二十九

數典 稽疑

卷弟三十

附録

國風 小雅 大雅 頌

毛詩稽古編卷弟一

東吳陳啟源長發述

敘例

先儒釋經惟求合古後儒釋經多取更新漢詩有魯故韓故有后氏孫氏故毛故訓傳者有大小夏矦解故故者古也合於古所吕合於經也後儒猒故喜新作聰明吕亂（俗作亂）之弃雅訓而登俗詮緣叔世吕證先古爲說譎（俗作譎）巧弃經益離源也惑之稱不自揆欲參伍衆說尋流溯源推求古經本恉吕挍其異而諸經注疏惟毛詩叙傳最古擬嘗从事焉適吾鄉朱子吕所箸（俗作著）毛詩通義見示并商確其疑因鋭意搜討加吕辨證得一義輙札記之積久得如干條彙（俗作彙）輯成帙名之曰毛詩稽古編云尔原古人釋經多由師授不專（俗作專）據經本況詩得於諷誦非竹帛所書確有畫一諸儒傳寫師讀各分經文夫互異故字异義有不必相符者非得師授豈能辨其孰是哉今師授雖絶而傳義尚在尋繹傳義吕攷經文其異同猶可正也此當稽古者一也又古文義甚殊若胡越之不同甚矣毛鄭字訓率宗爾雅於今俗爲驚俗狂古實屬恒詮不可易也用古義吕入今文固難說時人之目捨古經吕就今義夫豈合古人之心乎夫積字而有句積字句而有篇章字訓既譌篇恉或因吕舛非小失也此當稽古者二也又三代迄今秊（俗作年）二千載雖僻刻步匪一日之積時世屢更風俗迥異古聖賢行事因乎時日宜於古者未必宜於今矣據今人習俗併謂古人奢其事夫非通論也惟去身於古世吕論斷古人斯詩之性情得矣此當稽古者三也又若弁（俗作弁）冕車旂之制簠簋俎豆之儀饗會饗燕之規禘祫郊丘之議焚書之後典禮爲遺聚訟吕遷是非莫定此

皆雖聴浚者至於山川陵谷屢易其形艸木禽良不恒厥性祇可卽古以言古不可迻（俗借移）古以就今其地名物類間有相同非俚俗之流傳卽文人之附𠋫縱或偶符於古豈容為證於經抒其信而闕其疑勿以今之偶敂古之眞竊謂有一得焉古今為詩學者無慮數十家其說㮣兮備矣今日論詩不必師心以逞惟當擇善而从故斯編止參酌舊詁不敢立新解

集傳大全今日經生尚之而注疏大𡗜於國學故所辨證茲二書為多其觀晉六埶諸家之說則正義所引用也其宋元諸家之說則集傳所未取大全所編輯也故辨證大𠬝焉若近儒所著大亙有得失但此世尠（俗借鮮）尊信㑹屢晉家焉今折衷眾說必引據古者擇其義優者以浚所从不敘（俗作敍）悉聴為斷其引據之者必明著於編俾可展卷取驗示傳信也其限於見聞疑而未定者謹闕所不知不敘

妄論

引據之者以經傳為主而兩漢諸儒文語次之以遠世近古也魏晉六埶及唐人次之以去古稍遠也宋元迄今去古益遠又多鑿空之論偽託之者非所取信焉其援據詳明議論典確鄙見賴以觸發（俗作𤼵）者亦百有一二焉

肯人謬誤己經它者指摘者槩不贅及其指摘有未盡則由暢之必先云某說如此不敘擬人之美也若指摘未當則加駁難

卷端通義駁正羣言闡為允當頗亦采錄鄙說余之述是編以補通義之未備也但讀者論古不必大𡗜異亦不可苟同故斯編持說閒有與通義殊者各从所信也其同者不復覼縷若所見雖同而說有更進亦不憚詞費正欲使此兩書相輔而行耳

凡有辨難必述原說以引其耑（俗借端）習見者略述之希見者詳述之其所援據亦然至引述諸儒或以名或以字或以氏或以耆偶因文便非義例所抒

此編之例有悞則辨否則置之或一語而頻及或連章而闕如非同訓釋家句櫛字比也故止題篇什不載經文

辨證諸條各隨本詩為次釐為二十四卷其有義統全經詞連數什則別為五卷冠諸後名曰總詁復類分之為舉要（俗作要）為攷異為正字為辨物為數典為稽疑凡六門焉

總詁之後又繼以附錄一卷凡經注譌脫已刋稽疑而辨析未詳者傳箋釋文字義故實須加攷證者辨證詩義因而旁及它典者論斷已明尚有餘意未盡者後儒之說未甚著聞而其誤須辨者豈義稍戾常聞𡗜人河漢其言者三家詩說可為博聞之助者皆𢍜入焉其前後仍以經為次

字體譌陋於今極矣有俗體之譌（[illegible]）有借用之譌（[illegible]）有妄減之譌（[illegible]）有妄增之譌（[illegible]）有分一字為二字而譌者（[illegible]）有合數字為一字而譌者（[illegible]）有因形近而譌者（[illegible]）有因音近而譌者（[illegible]）此類不勝屈指取俗者準於古義大半皆譌繕寫斯編本欲加釐正一遵古體又𢇍太驚俗目俾覽者苦焉然必廢者而難今止於點畫閒斟酌雅俗略正其一二務令時目一覽便識其稍晦者注於本字下（每卷止注首一字每見者不復注）至經文字體則別詳總詁正字門

國風

十五國次第先儒多有論說惟孔沖遠程正叔吳卷更於刪詩本意未必合也以

今國風敎之異季札所聞止豳秦二風是聖心更定錄皆國史之舊謂國史
次第原無取義夫子述而不作各仍其舊文獨更置豳秦以示意亦殿豳以近雅
先儒之說允矣王抑秦於魏唐之後其義猶詩哭稱書思之唐即晉也春秋諸國
齊晉秦楚爲大楚雖南裔秦起西戎惟齊晉更霸有功王室齊霸僅桓公一身
晉自文公以後世爲盟主晉失霸天下無復宗周春秋之不遂爲戰國晉之力也
夫子先唐於秦殆以抒周室興又案十五國除周召王豳天子畿内邶鄘魏檜
先亡外餘爲國者七耳其衛鄭齊陳皆五國皆服於晉雖先晉無嫌也獨秦僻
處西戎與晉世爲讎敵如役先之則疑於二霸矣故抑秦所以尊晉也尊晉所以
尊王也

周南正風

關雎

集傳釋關雎舍毛鄭而取匡衡通義辨之審矣案伊川一番解關雎敘云關
雎之義樂得淑女爲后妃而配君子配作后妃可得何別求淑女爲配雖以淑
女即后妃與衛意同朱子從匡夫從程也笑謂古人文義正不如伊川書是置
篇云公侯好仇是武夫可配公侯也假非篇云寧由岸近是寧臣可配王也書
召誥云讎民百君子是君子可配民也孔傳之義如無嬪御衆妾不可僞配邪又
以淑女爲后妃僅宜於首章耳次章寤寐思服輾轉反側指文王則妨於義不指
文王又無可指其說難通矣嚴緝以好逑爲后妃而釋荇菜仍爲后妃躬釋
求之參差荇菜乃指嬪御則左右流之爲求荇菜寤寐求之不得爲求淑女何語意之不
相應乎又大全載朱子之說言此詩乃妾媵作爲之故能形容寤寐反側之

事豈直謂文王思淑女至卧不安席也殆卯月出澤陂相參看差尚得爲性情
之正乎況文王未婚不應先有妾媵因又爲之說曰此乃大王王季舊宮人作
亦見大全 夫文王寤寐閒事舊宮人何自知之尤碍於理矣
王雎之爲解者不一詩爾雅疏皆載郭氏陸氏楊雄許慎三氏三說郭云雕
類今江東謂之鶚陸云如鴟深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鷲楊許云白鷢似鷹尾
上白嚴緝獨取郭義謂鶚鳥不再匹左則異處是有別也徐鉉陸佃皆云鶚性
好峙每立不越所謂鷙鳥之義取諸此據此則鶚之爲鳥有慎固幽深傳語
之象最合興義當是也若夫鶚夫名雎與鴟同類而别爲白鷢尾白鶚之別種
三說相參不遠郭獨得其正矣鄭樵通記以爲是類尾有一點白是因白鷢尾白
而傅會也朱子祖其說又詢諸淮人而釋之曰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喚
白鷢似鷹不似鳧江淮之鳥未可以證周南近世名物疏馮復京著駁之良是
雎會雅說文皆作䳟从鳥且聲七余切音疽揚雄祖叔篇秦沮音大同皆清母也
今人多誦如滄甌之沮秦承正韻子余切乃誤又雎與雎異雎从目佳聲許規
切仰目也又息追切水名
毛傳雎鳩摯而有別箋申其意以爲之摯言至疏又申之云雎雄情意至孔疏
而能有別以興后妃說樂君子情深猶能不淫其色傳爲摯字實取至義箋疏皆
善述傳義矣蓋王雎別義正謂反合之方見后妃之德若作鷙解文義偏枯矣集
傳云情意深至大疏變之意也歐陽修本義曰不取其摯但取其別錢氏詩詁夫
識箋義爲非皆未喻傳意案雎乃鵰類定是鷙鳥古摯字亦通用但詩人取義壯
至不壯鷙耳

窈窕毛云幽閒也又云是幽閒貞專之善女明是指處而言非謂所處之宮也箋
疏釋為深宮而謂毛意大昧誤矣且毛傳淑女皆就未得時言安得先拄深宮乎
韓詩辨君名達東人章句云窈窕貞專皃見文選李善注正與毛意同
逑本訓斂聚關雎好逑釋文云逑本亦作仇又禮記及漢書注文選注引此詩皆
作仇則仇字為正矣案周南兩言好仇大雅言仇方毛皆訓匹鄭皆訓怨耦小雅
之手仇毛亦訓匹毛義長矣爾雅云仇合也又云仇匹也此兩訓皆為詩設也怨
耦之解見左傳說文亦引虞書云怨匹曰逑蓋亦古義唉非所以釋詩鄭泥於怨
耦之訓謂詩好逑是和好衆妾之怨者不亦迂乎
關雎二三章毛皆以未得時言故求是未得而求友樂則預計初得時事也鄭皆
以已得時言故求是追溯其初而友之樂之正言助祭時事也如毛意則琴瑟鍾
鼓為淑女而設如鄭意則為神而設毛義勝矣琴瑟鍾鼓其和平鍾鼓衆其美大正
形容友樂之情若為神而設彈友樂何須哉孫毓主毛良有見
荇菁相類實二艸也菁葉圓荇稍銳而莕字本作荞荇乃重文爾雅荞接余其葉
苻是也說文作若莕鋒夏有華或黃或白實大如棠梨中有細子艸木疏吳陸璣著言
此菜可按酒而蘇頌圖經宋人時本艸謂今人不食留方藥用意古今物性不同乎又
唐本艸蘇恭等撰及埤雅宋陸佃著皆以為荇即鳧葵訛誤案周禮醢人注鳧葵毛傳茆云
茆鳧葵說文及廣雅魏張揖著之說亦同茆乃菁也豈荇乎
左右流之左右音佐佑助也嬪御助后妃求之也集傳訓為左右則於芼義難通
矣朱子以芼為孰而薦之也孰而薦之於禮當有常所安得云無方乎案檀弓左
右就養無方又二左右就養有方有方無方皆可言左右矣又案佐佑俗字也助

義本作左右其左右手字本作ナ又今用左右為ナ又手字而別作佐佑字以當
助義非古也詩無佐字而佑字見六月下武韓奕載見三詩餘則手義助義併溷用
左右字蓋猶包含經字有改之未盡者故雅俗互見也後儒徒守俗訓家多誤解
流訓求爾雅毛傳同古字義本如此朱傳釋為順流而取之則經文為不詞矣況
流既為取則侵采義故訓采為取而擇之采既為擇則又侵芼義故又訓芼為孰
而薦之三字訓始相因而易
古注字訓必有本不叙用臆說如輾轉反側箋云臥而不周曰輾疏引書傳帝猶
反側晨興見反側既為一輾轉夫為一併為臥而不周又準假詩輾轉伏枕伏枕
是身伏而不周輾轉并連文義宜相同又何人斯箋以輾轉釋反側愈知四字義
同蓋此四字兩見詩關雎為言之求假何人斯各言之疏以詩證詩析四字為二
義見其大同而小異不甚分別也張揖廣雅云展轉反側也始取何人斯箋而倒
其文要之四字義本同矣朱傳始析之以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周反者輾之過
側者轉之留語甚新美可喜然不知何本又釋文云輾本亦作展呂忱从車展則
輾字始於字林說文有展字無輾字玉篇展轉二字皆訓轉無二義準假輾字
釋文亦云本又作展是知車旁皆後人加也近世趙凡夫名宦光著說文長箋言輾字是報
字之訛非是輾轉也尼展切亦輾字音義併別
傳以芼為擇與爾雅異義爾雅云芼搴也孫炎注云皆擇菜也某氏云搴猶拔
也郭璞云拔取菜也其郭璞雅文孫則同須詩傳吳以擇釋搴於義難矣孔疏
引其文又申之曰拔菜而擇之義欲通兩義為一但拔與擇原各一事合之終屬
牽強非確解也顧謂詩雅兩芼字文同而義異毛就詩釋詩不必援雅為據矣案

詩苢字當作䙮說文云䙮採也玉篇夫訓擇因引詩左右䙮之詩字多借用苢乃
䙮之借耳毛云採者本訓䙮不訓苢孫據苢㠯採雅孔據雅㠯合毛皆通也又案
䙮說文讀如苗徐莫袍切皆与聲玉篇爲莫勺切則本解詩䙮文同玉篇
禮惟羞俗美用苢所謂鉶芼之苢也后夫人助祭爲菹不說芼故箋云后妃供荇菜
之菹而傳夫訓苢爲擇采董氏名逌著廣川詩故云䙮而薦之曰苢則道是矣菹生醢
之不用飘也集傳㠯荇菜爲葬故从董說夫巻害但王后采荇夫人采蘩大夫妻
采蘋藻宮實事也召南爲䠶而周南獨爲葬風非詩指

葛覃

葛覃敘述后妃壯又母家事來手辨說敞之因又謂未嫁時自當服勤女功不足
偁述此亂非確論豪家女子生巻當賢不知絺綌爲何事徃徃而有況大姒大邦
之子哉姝辯見通義
服之巻敎箋云服整也謂整治絺綌是未成布時也今解爲服之於身並說庶衣
時也由箋說見后妃之勤由今說見后妃之儉義併通但后妃之儉於下章發明
見之則此章㛐言勤侈矣
害澣害否毛㠯爲問詞鄭㠯爲巻所偏否皆當澣之辭謂毛說䏻也上㠯污澣對
言此㠯澣否對言意各有當如鄭說則太侈矣孔疏右鄭㠯爲有問詞而無總詰
始非文勢故不从傳姝不知澣濯細事不敎自姝必詢師氏正見其尊敬師傅詩
人設爲商度之詞㠯形容后妃之心耳何必有會詁方見其爲問哉毛云私服宜
澣公服宜否自論澣否之常非代詩人會也疏語未當

卷耳

今㠯巻耳詩爲后妃思念君子飘不类婦人思夫之詩如伯兮葛生采綠諸作見
於變風變雅所㠯閔王道之衰征役不息室家怨曠刺時也義不繫於思者也若
如今說則巻耳當爲商紂刺詩不得爲周南正風矣况民家婦女思念其夫形諸
怨歎不足異也后妃身爲小君母儀一國且李已五六十無逸文王受命于中身孔傳云卽位時年四十
七案征役當在卽位後后妃年應相若乃作兒女子態自道其傷離惜別之情編爲詩歌傳播臣民
之口不已㛐乎至於登高極目縱酒娛懷雖互託諸空言終有傷於雅道汝墳殷
其靁而詩閔其君子猶能勉之㠯正勸之㠯義較劉於正風豈后妃而反不若哉
巻耳卽今枲草中倉耳子也異名𣊾多曰苓耳見爾雅及毛傳曰葹見離騷曰葈耳見廣雅曰
胡胡葈見神農本草經及陸璣草木疏曰耳璫草曰白胡荽見急就篇曰爵耳見爾雅疏曰羊負來見博物志
曰常葈見會稽郡注陶隱居云傖人皆食之謂之常思菜當思者其常葈之譌乎劉子
釋文引蒼頡篇云葈耳一名蒼耳埤雅引荆楚記大同巻耳之卽爲
蒼耳信矣其華葉柱味頗見於陸況郭注惟陸云婁俗生郭云叢生爲異朱國經
謂陸郭所言皆與今蒼耳相類其郭言叢生尤得之今集傳从郭
張子厚㠯和叔皆言采巻耳㠯備酒醴之用見詩記此因下章金罍兕觥語故爲此
說也案本草蒼耳並無酒醴之用惟崔寔月令有伏後爲麴之說張㠯意本此兮
今造神麴夫用蒼耳汁哭神麴雖入藥不㠯釀也月令之麴殆斯類况此詩取意
行似憂爲興義枉不盈不枉巻耳故傳云憂者之興也酒醴之說未必詩指
詩有三周行鄭皆釋爲周之列位巻耳之周行則左傳荀子毛傳義併同其說古
矣非妄也朱㠯大釣改訓爲周之道路東萊呂祖謙讀詩記取之徒見下三章皆咏
使臣故謂此二句亦言賢人君子不當令之遠行從役耳然小敘求賢審官指此

二句言知臣下之勤勞指下二三章言四章分為兩意旣諷君子當為官擇人又勸於賢勞者致思禮焉文義相承自應如此

砠磍岨三字實同一字今本詩及爾雅皆作砠說文引詩作岨釋文作砠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砠而毛傳反之疏以為傳寫之誤今案說文釋名玉篇廣韵之釋岨皆與毛同而崔嵬奄訓雅玉篇砠岨二字並載岨解同毛砠解同爾雅則兩存其說焉劉(熙著釋名)許皆漢人時毛學未盛而二書之釋岨皆合於傳則傳寫之誤當在爾雅若屺岵則定是傳誤

樛木

釋文云樛馬融韓詩本並作朻爾雅云木下句曰朻案說文云下句曰樛从木翏聲(力救切)朻高木也从木丩(居由切)聲則二字義別詩與逮下當以樛為正矣又樛木下垂喬木上竦正相反而周南詩人倂託興焉一美逮下之仁一於夫勇之潔義各有當尓

樂只君子鄭訓只為是云樂其君子孔氏申之以為樂是君子言以禮義施於君子使得享其樂也呂記嚴緝皆云樂哉君子語氣雖别而大義則同案說文只語已詞从口象氣下引則以哉字代之亦可通也又只讀如止俗讀如質者非是玉篇之移之余二切韻會云惟有此二物

螽斯

螽斯敘云言若螽斯不妒忌箋疏讀為一句故朱子譏之謂以不妒忌歸之螽斯乃敘者之誤通義謂此敘當於言若螽斯絕句連上文讀而以不妒忌屬下文文義固較得之矣案孝處和集傳是螽斯不妒忌之驗卽如舊讀義自通

螽斯篇毛不言興而鄭以興釋之其畜張迹云此實興也文義可解故不言此毛會毛意也今以為比亦不然(凡興詩說見總詁)又此詩每上二句言螽斯二下句言后妃爾者爾后妃也振振繩繩蟄蟄正謂子孫之賢毛詩釋三義甚優韓詩外傳引此詩大云賢母使子賢也意與毛同矣今以為螽斯之多子殊少義趣

桃夭　兔罝　芣苢

周南皆八篇敘皆言后妃而文王之德自見至江漢汝墳二詩化行南國則云文王之化義各有攸當也陸翁識之以為一以后妃為主不復知有文王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皆以為后妃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婦人之手文王徒擁虛器為寄生之君也(此說上音辨說詁)吁敘之言安有是哉前五篇敘止言后妃一身不及梱(俗作)閫外求賢審官者以勸君子耳非自為之也桃夭兔罝芣苢三敘則及國中矣嘆宜室家樂有子皆婦人事也賢才眾多與關雎求賢逌賢理亦相通也且此三詩敘一云所致一云化一云美孔疏釋之云三者義通總是美化所致耳是敘止言化不言致也化者下係於身而關者與焉後世匹夫匹婦處女孝義感人尚能厚人倫美風俗況以國母之尊可謂必無其理哉若陸翁所云禮樂征伐者敘也敘未嘗言及此也至后妃之賢豈文王形于所致美后妃正所以美文王舉此以見彼足矣如必篇篇并舉而言之古人文字安得繁蕪冗俗若此

桃夭

說文枖䄏二字並見桃夭詩是詩夭字亦作枖又作䄏也今考其義當以枖為正枖說文訓木少盛兒毛詩以夭夭為桃之少壯義本合故釋文獨引焉夭本於兆切屈也今詩借用耳䄏訓為女子笑兒當見三家傳

桃夭三章三言室本一義也毛傳於末章云一家之人盡以爲室則上二章室字
義夫應分背章傳乃云室㠯有室頸家合踰時者不如末章義優矣康成反據前
解㠯易後傳殊失分取之當

兔罝

兔罝是賤體毛鄭皆不㠯爲興也歐陽本義始㠯興言之又撥敘曰如敘文則周
南舉國皆賢無君子小人之別此㠯詞害意説詩者泥敘語遂謂兔罝野人皆有
才德可用此又近誣吟過矣文王舉賢不遺微賤得士於兔罝中自有此理度外
之事後世大略之主猶能行之何云近誣敘云莫不好德賢人衆多極形容王化
之盛耳言衆多不言皆賢也何謂害意且好德人之常性歐反㠯有君子歪小人
爲妄是何言乎宋元儒金履祥引墨子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罝罔之中而授之政
而土服因言兔罝體兔罟敘此閎夭大顛所㠯爲賢而文王舉之也由李之取冀
缺耨秣之取茅容皆笑況文王乎此言敬慎之可貴故取士者恒㠯之也善會詩
義矣或疑墨子所言不見經典未可據信夫古人軼事經史所不載而本(伶作)存
於諸子百家之言㠯傳後世者多矣可悉指爲誣乎縱使事屬傳會與必當時説
此詩者原有得賢於兔罝之解故㠯閎夭大顛實之也又遂貫山云文王之時蜀
莞采薪之人皆得盡其力蜀莞采薪非兔罝之系乎山之言亦本是詩矣可見毛
鄭㠯前釋兔罝詩者皆作是解並非一家之私説也集傳以詩語上下相應故刺
爲興笑仍謂是興中之賦而云兔罝之人才有可用則亦不㠯歐語爲笑

芣苢

爾雅釋芣苢之名馬舃車前并芣苢而三焉本艸又名當道牛舌及子皆入藥而
莖又可茹(見陸璣疏及王叔之山居錄)其實主令人有子(見陶氏別錄)周南婦人當采其實矣韓詩説
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朱子兩南謂之非)又云芣苢澤寫也車前澤寫豈一艸乎又㠯爲
惡臭之艸今此二艸未見其惡臭也

漢廣

敘云德廣所及也前三詩化及國中此詩方及南國故曰廣與漢廣字偶同耳非
謂漢廣爲德廣也興説識之無乃大奇乎
南有喬木毛云喬上竦也集傳用鄭風蘇(叔注詩解集傳)釋之曰上竦無枝曰喬案爾
雅釋木凡五言喬一云句如羽喬一云上句曰喬句者言樹枝之發曲非無枝也
一曰如木楸曰喬注楸樹性上竦一云槐棘醜喬注枝葉皆翹竦楸槐棘三者皆
非無枝之木也一云小枝上繚爲喬此又明言有枝矣爾雅五言喬並無無枝之
説蘇氏云云不知何據或曰爾雅小枝上繚爲喬下云無枝爲檄兩文連象誤㠯
檄釋此耳噫周弄一至此邪
休息作休思釋文非之而正義㠯爲笑據傳先釋思詞後言漢上爲證其説良是
但陸曰古本皆作休息本或作思以意改不孔云未見有本作思者故不敢改獨
集傳㠯爲韓詩作息並據外傳文乎唐初韓詩內外傳及章句俱在陸孔所見本
較多何反無作思者今外傳之作思當矣後人㠯意改爾
孔疏釋游女之義云內則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此貴家之女也庶人之
女奴隨行饁不得在室故有出游之事此解甚正集傳則云江漢之俗其女好游
漢魏㠯後猶笑如大堤曲可見豈誤矣女子無故出游不過治容誨淫耳非美俗
也被文王之化者尚有此乎大堤曲作於劉宋時六翰綺靡之習豈成周盛時所

空見風俗隨時而變自周迄宋千五六百年安得相同況大隄所咏乃挾邪倡女引假證此尤爲不類

江之永矣永說文作羕羕爾雅義長也郭注云羕所未聞不引此詩文選登樓賦川既漾而濟深李善引韓詩云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云漾長也則韓詩自作漾矣說文羕字永字皆引此詩東漢時三家詩具在意羕字在齊魯詩乎

方說文云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案爾雅大夫方舟是也方字訓釋雖多而此其本義後世復出舫字以當併船之方非古也漢廣不可方思谷風方之舟之毛鄭訓方爲泭釋文云小筏曰泭爾雅云舫泭又云庶人乘泭是也此雖非併船而不離舟義乃假借之有因者韻會釋方字歷舉諸解獨不及泭義疏矣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箋既解此本謂於是子出嫁之時我願秣其馬乘之以致禮餼亦欲其道已之化于詩意則正也孔叔解之曰之子出將而歸我願秣其馬猶古人言雖執鞭猶欣慕焉者是也未得箋之意夫同啟文較順而意稍嫌焉唐人杳斂詩曰自倚輸廐叉餘烟在喬鷁此既致朱意也甄謂周南正風乃媒情之豔觴哉嚴坦叔粲釋此云此女出嫁人將有餘爲以禮親迎之者亦可以非禮犯意本箋以青出於藍矣

汝墳

爾雅汝爲墳郭注引詩汝墳證之宋董逌援此謂詩墳字當作濆音世詩本猶爲濆也此不僕觀毛傳訓墳爲大防則漢世已作墳从土旁矣與今本正同不應皆世偽从水

墳字爾雅毛傳說文皆訓大防韓詩薛君章句劉熙說文墳又作墁音義亦同獨宋傳訓爲焚未詳字義所出

父母孔邇者勸其君子當勤勞王事無貽父母憂敍所謂勉之以正也箋疏及劉女傳併作此解集傳从張氏說以父母斥文王亦可通但不如古注主勸勉君子義尤委且合敍

麟趾

麟趾取興不過謂公子之信厚如麟耳集傳以麟興文王后妃而以趾興公子不太分析乎呂易信厚爲仁厚於義無礙然毛傳之信而應禮較有本矣

傳云公姓公同姓公族公同祖孔疏申之以爲同姓是五服之外同祖是五服之內舉杕杜傳以同姓爲同祖異假對同父此對同族也又引襄十二年左傳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同姓是諸姬同宗是那凡蔣茅胙祭皆於五服之外分親疏同族是五服之內以證毛義明且確矣集傳取王安石之說曰公姓公孫也偶子爲姓古有之矣見左傳昭四年偶孫爲姓未之前聞王又自申之曰孫傳姓者也此語大不可解並以春秋時公子之孫叙氏其祖之字與哭此公子之孫非公孫也又傳氏非傳姓也

毛詩稽古編卷第一

召南 正風

鵲巢

鵲巢之鳩鳲鳩也毛云鳲鳩爾雅同注云今之布穀鄭言其有均壹之德故詩以喻夫人埤雅申之言均是母道壹是妻道義尤允矣乃叔獨為異說謂別有拙鳥處鵲空巢今謂之鳩至所謂布穀與鳩絕異案此說非是鵲生子輒飛去其巢任它鳥居之豈布穀獨不可居乎布穀之為鳩載在經傳歷有明據若拙鳥者不見於詩不著於爾雅又不在左傳五鳩之列其圖俗鳩名特俚俗之妄傳耳召南詩人安知宋世有拙鳥亦名鳩乎且未聞言婦德者徒取其拙也宋人說詩多从歐集傳又衍為專靜純一四字亦如以拙為美德於義雖通也夫專靜純一止當鄭箋之壹耳尚遍其均義因均義尤遠於拙雖於牽合也不如天下性拙之人盡作宜有祿俗作祿動反覆者豈必皆專靜純一哉

采蘩

采蘩之蘩皤蒿也蔞履之蔞蔞蒿也鹿鳴之苹蘋蒿也音凡三蒿矣郭氏爾雅注陸氏艸木疏所言皆以本艸白蒿卽皤蒿入本經上品又名遊蒿孟詵食療白蒿之外別著蔞蒿陸佃埤雅亦並釋此二蒿未嘗合為一也宋蘇頌圖經謂古以白蒿為菹今但食蔞蒿則已疑蔞之卽蘩然未敢沒言之近世李時珍本艸綱目始言白蒿有水陸二種而以苹為陸生蔞為水生俱屬有據今錄其說云白蒿有水陸二種爾雅通謂之蘩曰蘩皤蒿者卽今陸生艾蒿非水生之艾也辛熏不美曰蘩由胡者卽今水生蔞蒿也辛香而美曰蘩之醜秋為蒿者通指水陸二種曰蘋曰蕭曰荻皆老蒿之通名本艸所用蓋取水生者詩鹿鳴之苹卽陸生皤蒿麃食九種解毒之艸此其一也詩言以采蘩左傳蘋蘩蘊藻之菜並指水生白蒿言蔞蒿生陂澤中二月發苗葉似嫩俗作艾而細政而青背白其莖或赤俗作或白其根白脆俗作採其根莖生熟葅暴皆可食蓋嘉蔬也景差俗作大招云吳酸蒿蔞不沾薄謂吳人善調酸瀹蔞蒿以為齏俗作其味不濃不薄而甘美也案李說釋蔞蒿性狀可補蒸膺詩疏之未及又采蘩詩疏以蘩是陸艸解沼沚為水旁澗中為曲內頗費回護況王后薦荇大夫妻薦蘋藻皆水艸不應夫人獨異左傳蘋蘩蘊藻皆指為澗谿沼沚之毛不應祿以陸艸於中陶隱居云白蒿生於川澤二月采生於川澤正與詩沼沚澗中相合不必作水旁曲內解矣其說良是但謂與蔞一艸未知果否耳至以陸生者為苹案艸木疏蘩色白而苹色青白蘩至秋始可食而苹始生卽可食性色不同定別艸也豳風采蘩祁祁其陸生之蘩與蘩以生蠶蠶性惡濕未必用水艸耳

古以祀與戎為大事春秋書有事書有大事皆言祭也詩公侯之事傳以為祭祀而以下章之宮為廟意大同左傳云蘋蘩蘊藻可薦鬼神正指采蘩采蘋二詩言則毛公執蘩助祭之說不可易矣或見七月詩采蘩祁祁語遂謂夫人親蠶故采之真兒童之見也集傳載其說妄為兩存足近世偽為申公詩說者又從而傅會之可嗤已

夙夜在公箋疏以為祭前之夕視濯溉今作溉夙謂祭日之晨視饎爨還歸則祭畢歸燕便皆非正祭時故服被不服副此定說也宋朱氏名韓中著詩說詩謂詩作於商時

與周禮異哉服以爲祭斯特臆想之談耳矣呂說朱傳皆從之

艸蟲

箋以見止爲同牢之時以覯止爲初昏之夕因引易觀盥語證之後儒多笑其鑿矣古詩簡奧不應一事而重複言之鄭分爲兩義未非無見

集傳以召南采薇不用古注曰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卽莊子所謂迷陽今案胡寅之言曰荆楚間有艸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華夫蓄麗條之腴者大如巨擘食之甘美野人呼爲迷蕨疑莊子所謂迷陽卽此蕨也噫假特以迷陽二字聲音相近又此詩蕨薇章四月詩亦蕨薇同句誤謂二艸是一類而迷蕨之名偶相符遂傅會爲此說耳夫古今方俗語不相通野人語音尤多不正豈可爲據且蕨與薇各一艸不得用薇爲蕨名胡語誤甚又胡氏所說華葉脩腴與今山中蕨艸殊不相類以爲似蕨尤不確也莊子曰迷陽迷陽無傷吾行郤曲郤曲無傷吾足解者多矣未有以迷陽爲艸名者惟羅勉道循本有迷蕨之解矣是後儒鑿空妄說不可信也迷陽旣爲薇艸郤曲又何艸邪說文薇菜也似藿陸疏云薇莖葉似小豆蔓生味亦似小豆藿嚴緝引項氏云薇卽今之野豌（於丸切）豆葉蜀人謂之巢菜東坡改名元脩菜（東坡故人巢元修嗜此菜故以名之）項說正與許陸同矣案爾雅薇垂水邢昺謂本艸有二薇生於原川谷似柳葉者白薇也生水旁似萍者薇也詩采薇似山菜非垂水今考本艸白薇入本經中品名春艸別錄名微艸又名白幕云生平原川谷三月三日采根食乾蘇頌云莖葉俱青頗類柳葉六七月開紅華八九月結實其根黃白色類牛膝而短小邢昺以詩采薇爲此艸矣至巢菜之薇陳藏器（唐人）載於本艸拾遺云生水旁似萍則正爾雅之垂水也孔氏正義全引陸疏是直以詩之薇爲垂水矣邢昺意其原謂垂水生水旁不生水中然澗濱溪谷山間水濱生其旁不害爲山菜況叔重釋薇似藿乃其本義元恪（陸璣）疏詩亦同二子去古未遠說必有據孔氏從之當矣邢語殆非是又案巢菜有大小二種小巢名薇卽垂水大巢名翹搖爾雅柱夫搖車是也說見本艸拾遺

采蘋

采蘋詩毛鄭皆訓爲教成之祭其合於經文者有三焉蘋藻二菜與昏記皆義同一也宗室牖下與教之宗室之文同二也不偁婦而偁季女三也王肅以此詩是大夫妻助祭於夫氏之事故謂蘋藻爲宜牖下爲異孔疏駁之而朱傳從之蘋萍二艸朱傳誤合爲一考格論其有大小之分當矣但譏爾雅郭注誤以小蘋爲大蘋則非郭之誤而孔疏引郭之誤也案爾雅先云萍蓱注水中浮萍江東謂之薸（音瓢）其大者蘋注詩曰于以采蘋是郭注水中浮萍二語乃釋萍蓱非釋蘋也於蘋字直引詩證之耳孔氏引爾雅合兩文爲一而繫郭注於下又刪其引詩之語竟似以萍釋蘋矣殊不識孔而識郭豈未觀爾雅原文邪疏謬殊甚嚴又據唐本艸謂水蘋有三大曰蘋中曰荇小曰萍亦非通論蘋萍之爲同類而分大小固有爾雅之文耳荇之對於萍乃蘇恭之說前此未之聞也但萍亦似荇何不併對之爲萍乎荇葉與蘋之葉相似李氏綱目辨之甚詳葉徑一二寸有一缺而形圓如馬蹄者蓴也葉似蓴而稍銳長者荇也華並有黃白二色四葉合成一葉如田字形者蘋也夏秋間開小華白色又偁白蘋

毛以藻爲聚藻正陸璣所謂葉如蓬蒿莖大如釵股者也又名蘊藻之菜見左傳

李氏本草注云蒹細如絲及用鬆紙節節相生卽水溫是也又一種名馬藻卽爾雅之莙其隕切牛藻同藻鄭云似藻葉大江東呼爲馬藻陸疏所謂莖如釵股葉大如箸者卽此非采蘋詩之藻

宗室牖下毛以爲室中鄭以爲戶外義雖不同皆不以爲祭也故孔疏駁王肅云經典未有以祭爲牖下者案祭乃奥隱之名牖下是通名之處禰合爲一名皆相違矣

甘棠

先儒釋甘棠謂召公述職不欲重煩百姓聽斷於甘棠下韓詩及史記說苑所言皆與鄭箋同宋劉元城去世識之謂此乃墨子之道當是召伯杜時偶且憩息於此耳盍謂巡行時適值農桑無暇故就樹下而決訟理容有之序不以此爲嘗也若偶然憩息則巡行多矣所憩非一處憩息者何獨念今只一棠哉

毛傳云蔽芾小兒呂氏引宋范氏云盛也兩義相反案說文蔽字注云蔽蔽小艸也易豐卦釋文引子夏傳云芾小也爾雅釋言夫云芾小也然則蔽芾皆爲小義詩合此二字其當訓小無疑毛義不易矣又芾字本作巿从王篇云蔽芾小兒此又祖毛說又案甘棠卽杜也見爾雅謂之杜梨郭注亦名棠梨唐風兩杕杜皆咏其特生一言枝葉稀疏一言含涼寡薄皆以小義相近晉語楚杕杜雖云華葉疏悴非休蔭之茂茇今棠梨實非大樹合此疑語矣范以爲茂並其失乎

爾雅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白者棠舍人注曰白者名棠赤者爲杜杜爲甘棠召南甘棠唐風小雅杕杜皆本棠也毛傳亦云甘棠杜也然則甘棠乃赤棠又名杜與可疑矣艸木疏云甘棠今棠梨赤棠也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白棠子白而滑美甘棠也赤棠子濇而酢俗語曰濇如杜是也然以甘棠爲赤棠又以爲白棠前後自相反必有誤也小雅邢疏及陸氏埤雅皆全引之而不留辨惟孔氏詩疏則引舍人注得之矣

召之甘棠棠之樹杜皆野梨也甘棠卽杜樹似梨而小子霜後可食韻會云牡曰棠牝曰杜

齊民要術云梨核每顆十餘粒種之惟一二子生梨餘皆生杜以插梨者必用之棠名赤蘇又名山梨又名楊檖名鹿梨一名鼠梨皆大如杏可食案棠杜梨一者同類而小異耳甘棠名棠梨又名杜梨實無二種本名矣後世海棠乃別種鄭樵以爲卽甘棠誤甚海棠來自海外古世所無風人安得見之哉

茇說文訓艸根而废字訓舍引詩召伯所废今詩皆借用茇毛云茇舍也孔疏引周禮茇舍注艸止釋之废云舍義稍別而同歸矣又左傳反首拔舍僖十五年杜注云拔艸舍止始因茇拔文異故不直云艸止乎三者各一字義實相通此詩則當以废字爲正

集傳拔甘棠篇以爲勿敗則非特勿伐勿拜則非特勿敗此用唐人施士丐論變切之說也施解勿拜謂小低詘其枝如人之拜特臆說耳嘗以字義致之則異是案首章之伐毛訓擊說文亦同次章之敗毛無傳而說文訓毀末章之拜本作扒扒音拜拔也見廣韵鄭箋拜亦訓拔可見今詩拜字乃扒字之借非說拜義也施取借用之字而妄爲傅會陋矣夫毀之則甚於擊拔之則又甚於毀二章文義始由輕而重集傳正與相反

行露

行露以喩犯禮本韓詩集傳判爲賦是言豈露之可畏故不敢注奔也女子不顧

淫奔誰能強之者須以露為詞耶又曰自述己意作此詩以絕其人一以始拜之
私變則悔而絕之者此可謂之貞女乎下章雀鼠之訟猶強委禽焉而未遂耳若
兆其不奔而速獄之訟亂無此理
室家不足非幣不足也箋所謂媒妁之言不和而強委六禮者也疏申其意至明
當矣韓詩外傳以為既許嫁因禮不備而不行是爭聘財也聘財不足始諾而終
悔之被文王之化者當如是乎集傳云家謂媒聘不足謂求為室家之禮未備夫
不行媒聘安能興訟何必召公之賢方能斷斯獄哉

羔羊

麟趾敘云信厚如麟趾之時羔羊敘云節儉正直德如羔羊騶虞敘云仁如騶虞
三敘皆云如語同而義異麟趾言如如致麟之時也騶虞言如如騶虞之歎也羔
羊言如如服羔裘之人也鄭箋云卿大夫競相切化皆如此羔羊之人正斯義矣
疏申箋以為人德如羔羊又引宗伯職注士相見禮注公羊何休注以證羔羊之
德殆不咲此詩之羔羊以為美耳豈若麟趾騶虞取義於兩物乎況所云本不失
類說而受亂此義生據經文無此意也與鄭儉正直語甚非合也況夫敘意併失
箋意矣案羔裘大夫居朝之服引以南翔所謂服羔裘之人也恐不可為大夫雖服羔
裘而非其人矣召南大夫豈稱其服故曰如羔羊之人
後儒循吏傳注引韓詩羔羊篇薛君章句云素絲紀數名也詩人
賢任為大夫者其德能稱有絜白之性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此闡有義味
可補毛鄭之未及
毛以委蛇為行可從迹韓詩云公正皃而意正相成矣惟其公正無私故舉動
克明始終如一可從迹做故即敘所謂正直也鄭訓為委曲自得不及傳之從至
以退食為減膳自公為順於事文義尤迂

殷其靁

傳文簡略亦有詳人所略者如殷其靁傳云靁出地奮震驚百里山出雲雨以潤
天下一靁耳詞煩不殺者靁為號令之象遂行從政以此故須詳之耳箋則詩人
託興豈潤澤哉乃以為全不取義吾未敢信
雨靁殷殷咲震靁虺虺咲旱靁隆隆咲靁聲不同有此三者而皆見詩惟殷殷之
靁有和豫之義震動之象王者政教號令動物而使之和類此矣故詩以興從政
而傳引豫震兩卦義釋之
何斯違斯毛云何此君子也斯此違去鄭云何乎此君子適居此復去此疏申之
云傳何此君子解何字非經中之斯故復訓斯為此箋何乎此君子亦非經中之
斯適居此乃何斯之此復去此乃違斯之此孔詩以毛之斯此在何此君子下鄭
又多適居此一語故作迸解也然則謂毛鄭何此君子皆經中之斯毛之斯此總
釋兩斯字鄭之適居復去合釋違義而兩此之上當經違斯一斯字如此則經文
明順且合傳箋矣朱傳得之

摽有梅

摽梅詩女之求男汲汲矣箋疏皆謂詩人代述其情良是也後世閨情豔體出文
人墨士垂正與此相類朱子以為女子自作閨中處女何顏厚乃尔邪案大全或
問此詩謂女子自作亦不得為正風朱子曰自作亦無害里巷之詩如此已不失
正矣又言昏姻關係父母詩唐人代兄嫁詩雖鄙俚可惡自是人情乎此言豈可

為訓又桃夭摽梅二詩體正相同一以桃之盛喻及時一以梅之落喻過時皆興也今一以為興一以為賦吾所不解

小星

小星詩以小星喻妾侍媵(俗作)三五喻夫人此毛鄭說也補傳非之謂三心五柳非一時所見柳有八星不得言五夫人一而已不得以三五為喻嚴氏信其說參謂三五參昴卽是小星總為衆妾之喻此謬矣三五經不言何星謂之小星猶可參三星併大昴七星其一國大謂之小星可乎且詩是託興非據一時所見為言心見於三月柳見於正月何妨並取為喻牽女與天畢相去百餘度大東詩同詠之不必一時並見也又星體離合天官家各有師授假此多不相同柳雖八星吳疏引元命苞以為五星矣不僅柳也卽如下章之參古以為三星考工記數伐而為六星丹元子不數伐而數左右肩股為七星亦今為七星元命苞以為六星亦不能相同又如營室二星考工記併東壁於室而為四星河鼓左右旗班固以為各為兩星皆是也又天上經星古今時有增損以隋丹元子步天歌較之今日天象九星則并十八星孫炎儀總為十二星又如牽牛河鼓爾雅合為一星天官書別如閣道本六星今則八文昌本六星今則七皆增於其舊臼本四星杵本三星今則臼三而杵一皆損於其舊此等未易悉數甚有古有而今無者如折威[illegible]丈人之類豈可執一而論哉況詩託興於星但以小大為喻耳參昴多非所計也必欲以三喻三以五喻五固甚矣朱集傳取兩在字兩與字相呼應為興此全不取義之說有辨見總話

寔命不同毛云寔是也觀書是能容之戴記引書是作寔春秋桓六年寔來公羊傳云是來可見是義允當朱傳以為與實同則非詩指案說文寔止也是富也今寔音殖入三十職韻實讀如石入四質韻二字音義各別自杜注寔來訓是為實後儒相沿溷為一字朱傳殆仍其誤

江有汜

江有汜三章汜為水決復入渚為小洲皆沔之(俗作)偶非水名也惟末章之沱是水名見禹貢及爾雅江之別也故小敍獨云江沱之間謂二水之間之國耳朱傳改為汜水之旁汜豈水名乎文義乖矣水亦有名汜者然在成皋不近江也

江有汜董氏逌引石經及說文汜皆作洍以為古作洍後譌為汜案說文汜洍二字皆引此詩音義亦同徐鉉等謂洍乃汜之或體然則汜字古有之非後之譌也董語非是

江有汜敍不言夫人而言嫡故孔疏申之以為大夫士之妻朱傳云嫡后妃夫人之化夫此意報夫人化必非夫人矣但言媵待年於國則前後語不相顧大夫不越境迎女其媵當待年於家不應以國別也春秋時齊高固娶於魯(見宣五年)此衰周之失禮文王之世安得有之至待年之說通義較之尤當

野有死麕

吉士誘之毛鄭皆以誘為道依禮有誘納之文謂以禮道之古字義本如此也歐陽誤解為挑誘東萊駮之云詩方惡無禮豈有為此汚行而名吉士者斯言當矣嚴緝反从歐何其悖哉

吉士誘之吉士之室以禮來也有女如玉比女德之貞潔(鄭云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不可犯也詞愻(今借遜)而意嚴矣朱傳誘字參訓以下所述或說推之當同歐解又謂如玉

是美其色則此二章詩直是稱述𧶽情夸美容之語安扗其𢘅棄禮又焉得爲
正風哉至所引或說出於滿叔恭其以膺麗爲謗者謂以不備之禮爲僾陸之弁
夫不論理之當否而論物之厚薄是狩爭聘財而已

林有樸樕毛傳云樸樕小木孔疏引爾雅樸樕心及孫炎某氏注以爲卽此木敍
氏詩話譏之謂小木通名樸樕非木名又爾雅是樕樸與樸樕不同某氏注旨爲
可作柱則必非小木韻會載其說此倡之而實非也疏引爾雅作樸樕心定是古
本原如此後誤倒其文不得疑爲兩木也又郭氏某氏注皆言樸樕卽槲樕叢槲
樕與槲相類華葉俱𣛮亦有斗如栩子而短小有二種小者叢生大者高丈餘名
大葉櫟吳則毛傳言其小者而某氏注則指其大者與錢旨爲小木之通偁誤矣
李時珍曰槲葉搖動有蔌蔌之聲故名槲樕也樸樕者娑（俗作）娑之皃其樹僅叢
其枝芃芃故也俗呼衣服不整者爲樸樕以此理或然

純有六音紬享毛同屯扤是也匀字純束之純兼毛同二音訓皆爲包束義本徒
本反讀如屯則鄭意也故沈重音徒尊反

說文云尨犬之多毛者从犬彡（彡亦聲）今惟監本注疏無使尨也吠與說文合呂記
朱傳皆作厖非是厖訓大石見說文與尨異字

何彼襛矣

襛左从衣石經監本注疏及說文皆同今集傳俗本多誤从禾

雝从隹邕聲雝渠鳥也卽脊令今爲雝𩀌鴻雍廱皆非雝本義乃借也而雝訓辟雝
當作廱廱雝是雝字（俗作）義當作邕邕者水邕成池與壅義近矣今作壅乃俗字
也惟肅雝爲雝和義無本字可歸當終於借又雝隸作雍殘以爲二破邑爲乡邑
之作乡猶鄉之左旁也匡則如故雝雝本一字今乃分爲兩字爲名獨用雝而雝
則訓和亦俗也其鳴雁和鸞鳳皇之聲皆有取於和亦當借和（註）

以文王爲平王猶商偁玄王王偁武王周偁寧王偁汾王不必呂謚舉也昧者不
察故呂春秋王姬歸齊事實何彼襛矣之詩陋矣朱傳本依古注又附或說於後
可謂蛇足矣經云齊侯之子此又在之偁也春秋書王姬歸齊一扗莊元年則齊
襄之五年也一扗莊十一年則齊桓之三年也王姬下嫁時云公父已爲君豈有
身爲齊侯而顧目爲齊侯子者邪爲此說者太闇於文義矣集傳又云齊侯卽襄
公諸兒其誤尤甚襄公桓公皆僖公子孰如或說齊侯亦當指僖公何得云襄公
子元劉瑾申之曰集傳扗齊侯爲襄公則齊侯之子指桓公小白也是竟呂桓公
爲襄公子矣不顧後人齒冷邪

又案平王之崩（俗作）在隱公三年爲辛酉歲太子泄父早死立其子林是爲桓王王
姬果爲平之孫必泄父之女林之妹也（鄭箋以王姬爲桓王女不知桓王以莊四年崩非可笑）其歸齊襄者於
莊之元年爲戊子歲去平王之崩已二十八年矣太子之死又扗其前則計王姬
之季當三十左右其歸齊桓者於莊之十一年爲戊戌歲王姬當四十左右周雖
衰尚爲共主何至女嫁不售愆期乃至況三四十歲老女比之桃李之華安得此
過情之譽邪宋章俊卿（名如愚著山堂考索）況其說家以此篇爲刺詩言王姬有容色之盛
而無肅雝之德且譏敍墨白倒置斯尤謬說焉不與何彼相應皆正詞非反詞也
文義顯然且正風安得有刺詩乎

釣必呂絲緍猶嫁娶必呂禮此毛鄭之說也朱傳以絲合而爲緍喻男女合而爲
婚則其釣維何語殊贅矣說文从糸昏聲（韻會云本作緍今文作緡）今詩皆作緡惟呂氏作緍

大雅言綜之緜同

騶虞

壹發五豝傳云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疏申之以為五豝而止一發不忍盡殺仁心之至朱傳易其說用蕩賦中必疊雙語釋之是誇善射也勤多殺也通義駁其說允矣況中必疊雙語出班孟堅兩都賦作賦者之意非以為美談也意在頌美東都故先抑西都以為下篇地耳曾是東遷人所譏者而反為召南所美乎詩彼茁者蓬又首如飛蓬蓬乃陸艸非水艸也爾雅齧彫蓬薦黍蓬郭云別蓬種類邢疏以月令藜莠蓬蒿並興及詩語證之則斷非水艸矣本艸綱目引爾雅孫炎此非晉孫叔炎正義云彫蓬即茭米古人以為五飯之一者鄭樵通志云彫蓬即米茭可作飯食故謂之齧其黍蓬即茭之不結實者惟堪飼馬故謂之薦楊慎卮言云蓬有水陸二種彫蓬乃水蓬彫菰是也黍蓬乃旱蓬青科是也青科結實如黍羌人食之今松州有焉鄭因齧字薦字而傅會楊又因彫字黍字而傅會皆祖乎孫炎此孫炎正邢昺所謂俗閒孫炎淺近俗儒耳二子乃惑於其說亦未之思矣案蓬之名見古書甚多云轉蓬飛蓬孤蓬拔蓬言其水產者陸氏埤雅謂蔍是澤艸蓬是陸艸詩兼舉之以見庶類之蕃殖斯語得之

毛詩稽古編卷第三

邶鄘衛

謂康叔初封即兼有邶鄘衛此遷書地里記之說而服虔從之者也書云周既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謂之三監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號曰孟侯殊謂康叔止有衛子孫併得二國此鄭氏詩譜之說而孔氏正義述之者也孔謂殷畿千里衛盡有之是反過於周公國大非制故以鄭譜為差偪矣案殷自帝甲以後國勢寖弱大抵如東周之世畿封之廣必非盛丁殷宅之舊又重以帝辛之虐土荒民散孙偕境壤益削即如紂為黎內因周得戡之至紂滅時豈猶是邦畿千里乎又三亳皆商之故都而太錡歆稍遠商末近時所謂邦畿千里者豈應併數之如東西周通畿之制武王立三監國未嘗以與之也西亳偃師在孟津之南武王觀兵於孟津又大會諸侯於此其後北行伐紂則偃師已非商有南亳穀孰及北亳蒙即宋地也武王克殷初下車即以封微子亦不在三監域內況殷之畿內諸侯非大世道者不應盡從誅咸毀建它侯則三監所統不過近郊遠郊及邦畿以內地耳康叔兼而有之安得方千里乎且非直此也古人建國原計戶口為定成王作洛之後殷頑民盡徙下都封伯禽又以殷民六族賜之魯處故都者殆無幾書敘云成王既伐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於衛地里記又云遷邶鄘之民於洛邑故邶鄘衛三國相與同風合敘記之言觀之可見封康叔時民得留者多在衛其邶鄘兩國已成曠土縱欲建它侯勢亦不能因併以畀康叔耳厥後生齒漸蕃稍稍遷居彼地邶鄘舊壤漸致殷庶漢書功臣表言初定封戶口什才二三大侯不過萬家小侯五六百戶逮文景四五世閒流民既歸戶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萬戶小國自倍事正與此相類

雖其地比於它國爲大矣受之先王不容無故裁削則二國之終爲衛有宜也采風之時仍各舊存名以記風土之異理或當然未必㠯此爲衰亂也孔子謂詩景公皆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爲衛侯見孔叢子夫統三監則邶鄘衛兼有之矣孔氏書傳亦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爲衛侯意欲合與地理記同也又季孔閔歌邶鄘衛而如康叔武公之德若康叔無邶鄘則其德化何由徧及三國乎鄭譜謂紂城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楚丘與漕二地皆見鄘風在河南足徵衛地在河南者故鄘地也祝鮀論武王之封康叔曰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見左傳定四年武父不可攷桓十二年鄭伯盟于武父又是鄭地非此武父圃田則豫州之藪也後爲鄭有鄭在衛西南圃田北當與鄘接壤而康叔初封㠯此爲境則㠯鮀之言合之鄭譜鄘風不及康叔者有三國之明證乎

漢書地理記云邶㠯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謂之三監康成詩譜不用其說謂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武庚爲殷後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孔疏申其意以爲三監是管蔡霍武庚不在三監之中漢記三監有武庚無霍叔則管蔡所監亦不足據信故鄭不指言之斯言良是唉愚謂漢記非誤但述之未詳耳宋李氏山堂攷索論武王之封武庚知其必叛故立三監使治其國而納其貢税如舜之封象此雖臆說而事勢或有然殷既三分三叔當分治之漢記既言管蔡監衛鄘則霍叔監邶不言可知又與武庚同國故略而弗著非謂武庚亦一監也史記正義引帝王世紀以爲管叔監衛蔡叔監鄘霍叔監邶此言管蔡所監與漢記異而言霍之監邶足補漢記之未及也周書作雒解孔晁注云霍叔相祿父言相則必立於其朝其監邶信矣蓋二叔監之於外以戢其羽翼霍叔監之於内以定其疑心當日制殷方略想應如此厥後周公誅三監霍叔獨輕者良㠯爲叛之事武庚主之霍叔與之同處意雖不欲勢難立異非若二叔在外可㠯進退惟我也原設監之意本使之制殷但武庚故君之子又據舊都臣民所心附觀其惎間周室俾胥因相難易於反掌爲人必多智數霍叔才非其敵陷陷化隨其衛中遂反爲所制耳故周書多士止數管蔡商奄爲四國破斧詩四國毛氏㠯爲管蔡商奄亦不及霍則霍叔與武庚同在邶無可疑者而管蔡所監二說必有一是矣

宋胡仁仲宏謂封康叔是武王時事此無稽之說也鄭讀康誥已辨之而未盡今觀邶鄘衛詩因復論之酒誥首云明大命于妹邦妹邦紂都也諸云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水經注亦云武王封武庚於朝歌則武庚未亡時據舊都如故安得㠯封康叔使之明大命於其地哉酒誥又以殷獻臣及諸臣百工獨付康叔左傳亦云分康叔㠯殷民七族使武庚尚在則殷之臣工臣宰尚㠯武庚爲君寧得以分康叔而順其劫奪乎況武王三分殷地以置三監何地更容康叔若康叔使厠其間是四監矣書史何止言三監也其衛地在武王時世據漢記則蔡叔尹之據世紀則管叔尹之不應又封康叔此皆說之必不可通者愚謂成王既黜殷遷頑民於洛邑遷之未盡者則以授康叔使爲之君而教之書敘謂以殷餘民封康叔此實錄也孔叢子記孔子之言也曰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正合書敘後儒不信孔子而信胡氏豈不悖哉

又案宋王存九域記言大名府古觀扈觀亦商之舊都武王封武庚於此傅氏亦言封武庚於觀然一統記祖其說此妄也殷世屢遷其地不可悉攷謂大名是舊

鄁已無確證又言武庚封此則與班春鄭譜鄘注皆不合尤不可信也至呂大名
爲古觀邑更爲舛謬觀乃夏五觀國杜預謂郇頓丘衛縣西有觀丘郇今開州與大
名猶近邑乃夏之有邑商爲崇虞國文王滅之作豐邑爲郇今陝西西安府鄠縣
兩國一在冀一在雍隔遠數千里乃溷之爲一地而以大名府當之踳駁甚焉

鄘變風

柏舟

鄘風柏舟朱子據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詩今觀列女傳所說與衛事全不相符不
知朱子何爲取之假呂此詩乃衛宣公夫人自誓所作夫人齊女嫁於衛至城門
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入持三年喪喪畢弟立請與同庖不聽衛君
使人訴於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作此詩其說如此夫衛
自康叔迄君角計三十七君其偶宣公者止莊公子晉耳宣公夫人始則夷姜烝
公妾也繼則宣姜受伋子婦也二姜之外不聞別娶於齊宣公卒後但聞宣姜鶉
鵲之醜不聞更有守義之妻也繼立者宣公子朔非弟也列女傳之說或云出自
魯詩按一雅五其奇詩說王氏玉海亦以爲劉向楚元王之後元王與申公受詩子浮丘伯故向之說皆魯詩然列女傳以柏舟爲宣姜作彼上疏成帝又
引詩子寧小語而申之曰小人成羣誠足慍也乃與毛詩同意明白之說未必皆本魯詩矣 未知果否要其妄爲此說者必因
鄘風柏舟是共姜自誓之詩故爲造此事以配之以宣公當共伯以宣公弟當共
伯弟武公也鑿空傅會莫此爲甚朱子則信之而反逆呂說敍何以服人乎又宋
朱子雖引列女傳爲證要不全用其說而疑爲莊姜詩蓋亦心知其非特欲借之
助已以排敍耳獨怪後世者耳食之徒因朱子揣度未定之詞竟據爲典故家貴
指此詩爲莊姜作有張學龍及朱善者執此以立論言之鑿鑿嘆緝大全者又錄
其語於書以示後學謬以傳謬妄以生妄經學之陋至此可勝嘆哉

耿耿不寐毛云耿耿猶儆儆也凡重語皆兒狀之詞多離於本訓故與說文耳著
頰之解異也廣雅云耿耿警警不安也正疏明毛義朱傳以錢氏訓爲小明蓋欲
同耿於頰也始是臆說

朱子以柏舟詩詞氣卑弱柔順斷其爲婦人詩正因誤認笑判諸篇皆其人自道
也此亦說詩之一蔽也至謂群小爲衆妾尤無典據寺妾爲小古人安得有此偁
謂邪邶風兩言日居月諸柏舟毛無傳日月傳云日乎月乎蓋以居諸爲助語也
柏舟疏引檀弓何居左傳忽諸證二字爲語助則此居字空詞爲姬而釋文弗及
非陸氏之疏則後世傳寫之誤脫也亦見緇衣宋本足君謂諸可訓於引孟子左傳爲證於可訓
居引箋爲證釋詩言日月皆有所在未嘗失其執度猶仁人不遇莊姜不見答所以自
傷也兼諸訓於於訓居亦見玉篇廣韻據語良笑但合之下文則日月篇猶可通
柏舟爲不相接矣且毛義自優不必更易

朱子以柏舟爲婦人詩胡一桂又舉末句不能奮飛婦人無可去之義爲證不如
孔疏言言同姓之臣不忍去國義尤允當且與次章夫有兄弟意又相應也孔云此仁
人君之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君 況謂婦人無去義則戴媯來歸夫人非邪

綠衣

綠衣首章以衣裳喻嫡庶次章以上下喻尊卑兩義各分意淺淡也朱傳曰黃者
自衣轉而爲裳失所益甚此未可解

我思古人俾無訧兮程子以爲反已之詞取義精矣嘆論作詩者之意則思古人
以責莊公較爲平正日月篇疑不古義亦此意

凄其以風嚴緝以為淒當作凄妻旁二點从仌寒也案淒字說文玉篇俱不載乃俗字也嚴誤矣淒雲雨起也詩字當以从水為正今本皆作凄

凄冸冽三字皆不見說文玉篇獨有冽字則冽字較古矣故下泉孔疏辨冽字當从仌至凄字冸字唐韻雖載之然綠衣之淒其匏有苦葉之泮經文皆从水不从仌也蓋唐韻成於開元衛包與孫愐同時猶未及採其書以易經字矣案韻會凄字注云通作淒引詩淒其以風冸字注云通作泮引詩迨冰未泮其注凄字雖述嚴緝之言然仍以為詩作淒則是宋時經文此兩字皆从水近世諸本亦然惟監本注疏泮作冸定是鏤板時某監之強解事者妄改之也可見校讎之任至重須擇識字人

燕燕

仲氏任只任字毛訓大釋文入林反鄭訓以恩相親信釋文而鴆反朱傳義从鄭而音从毛殊少商確

衛詩兩言塞淵鄘其心塞淵傳云塞瘞也鄭箋意同毛矣鄘秉心塞淵箋云塞誠實也毛無傳以鄘傳例之意未必同鄭也孔疏於二詩皆以塞為誠實妄謂瘞與充實同義今案釋詁瘞微也釋言瘞幽也說文瘞幽薶（薶俗作埋）也幽微之義與充實不同孔氏一之誤矣又案鄘傳瘞字崔集注本作實孔謂塞實乃俗本是明知實非毛義矣而申傳用之不解其故又書溫恭允塞疏引詩毛傳訓塞為實是又據崔本為正兩疏皆出孔氏而假此互異豈各因舊文耶又案說文有㥲字云靜也靜與幽微義近雅傳塞字當是㥲之借

先君之思以勖寡人言戴嬀以思先君之故故臨行時猶勸勉我也（此孔疏鄭之說）中意

如此足矣揚氏（名時喬著詩辨疑一卷）謂詩勉莊姜當思先君求決而反淺不如古注也又朱子初說以此為求救之詞言當念先君而有以勉己亦非是詩皆別後追述語豈望其及婦已行矣安得復求救乎今集傳用楊說而輯大全者引孔疏分注其下竟莫識其意之不同尤為可笑

日月

日月篇稱吉莊姜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致困窮東萊發明之以為夫人見薄則家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摧也莊姜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今此義當矣朱子辨說以為莊公在時所作蓋寧不我顧猶有望之之意又言德音無良非所宜施於前人不知古注寧本訓曾言曾不顧念我而無望之之意德音無良言無善恩意之聲語於我與上二章古處相好同一語例總是不見答之意耳何妨於身後言之其以我顧為顧望之詞德音為莊公之名舉即朱子殷服之解可據以駁敘乎

日月篇兩逝字唐有杕之杜為兩噬字毛傳皆訓逮爾雅作逮亦云逮也文異而義同噬肯適我韓詩噬作逝而訓及義亦同毛字訓相傳不誤矣集傳以為發語詞不知何本

日月詩四章每章皆言胡能有定作詩本意在此一語矣究之見弒由於莊公之不定其位位之不定由於莊姜之不見答禍所始故反覆言之鄭箋以為定完得其悟矣朱傳解為莊公之心意無定夫莊公之心知嬖州吁母而已何嘗無定乎德音無良倒語也正言之當云無良德音耳與古處相好皆指莊公之待己而言古人多倒裝文法崧高篇謝于誠歸亦此類集傳云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殊

未明刻

終風

朱子辨終風敘以為有夫婦之情無母子之意愚未見其然也州吁弑君虐俗害民好殺樂禍狂悖之惡誠宜有之今篇中取象非一曰終風曰暴曰霾曰曀曰陰曰靁其昏惑殺常往易失心之惡雖與一篇居矣莊公雖非令德之君或未至此且朱子所謂有夫婦之情者殆指篇中中心是悼悠悠我思及寤言願言諸語耳然悼其無禮思其不來婦固可施之於夫豈母獨不可施之於子乎此詩執時解始之其意詩意不

女氏辨見侮慢

說終風詩者謂莊姜不忘州吁見侮慢則悼之冀其往來則思之甚至憂而不休望其思我母子之情惓惓不已所以為溫柔敦厚也此言非是州吁弑君暴國阻兵安君完衛之賊賊作也衛人本宜以之為君莊姜安得目之為子且其謔浪笑傲侮慢其嫡母正定姜所謂莊姜使令者役不已母道事莊姜莊姜安得以子道為之母子之情絕之久矣何自致其悠悠之思乎故凡經文言悼言思言願顧如示也咸皆非指州吁也然則何所指曰彼不云乎莊姜傷已也傷已者傷已之不能正州吁耳正之維何曰聲其弒逆之罪告於國人而誅之則甚正然非婦人所能及已故文其侮笑不敢怨也悼之已耳至其往來若可令矣然而之禍至此豈能解於思乎此首章次章之意也下二章文言其憂悼之情至不能寐至念不得伸如行而蹟心之痛切如割而傷毛訓使為傷皆承上二章言之也然則莊姜所憂者殺賊之橫行者所悲者宗社之多禍而已安得及給於篡弒之人欲許敘母子之情哉果爾則夫子不錄其詩矣

莊姜于桓公而恐州吁素驕不平於中久矣一旦行篡弒之事自以為國君遂傲脫其嫡母笑之謔之以快夙昔之心憤人情態諒有之也又案釋詁云謔浪笑傲戲謔也蓋古人本有此語故爾雅釋之邶詩人采用成語亦如後世文人攘故典以助詞筆也朱儒執此疑釋詁非周公作固矣

惠然肯來箋云肯可也有順心則可來不欲見其戲謔此語當矣州吁安得有順心之時乎言可來正欲其不來也拒之之詞非望之之詞也左傳隱四年言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則莊姜之惡州吁久矣豈有躬行弒逆人神共憤而反加親愛望其肯來者乎案肯說文云骨間肉肎肎著也从骨肉省一曰骨無肉也若等切古文作肎玉篇云詩惠然肎來可也今作肯

願言則嚏嚏字說文作疐案作疐是也毛傳云疐跲也毛不破字若有口旁不應从跲訓矣且毛公傳詩時本作疐也鄭箋云疐讀為不敢嚏咳之嚏若本來有口旁鄭何須破字乎是鄭氏箋詩時猶作疐也自鄭有改讀之解後儒喜其說巧近俗多从其說然疐本作疐是唐時經文尚未盡改其後改為嚏不知始於何時矣余謂傳義得之毛訓疐為跲疐當為行利及身狼跋篇疐尾之疐同是礙而不行之義此言往思之不能行之也謂陰危賊原非婦人事也下章願言則懷毛云懷傷也蓋言思及此則傷心也二語皆自道其思非謂州吁思我鄭以俗人道我釋之牙鑿之見耳又雅疐見人集注所載毛傳疐跲作疐欬崔云欬今俗人云欠欠欬欬是也人體倦則欠體倦則欬音丘據反王筠云欬欠張口也余謂人多思之極亦至困倦崔義亦優矣

擊鼓

擊鼓篇契濶本訓勤苦毛鄭同言人生勤苦相與共之也下章濶兮訓爲疏闊洵呼縣反毛云遠也釋文云韓詩作夐夐亦遠也今訓疏遠此闊字與下洵同義而與上契濶義異言寡闊而不能相活疏遠而不得信伸同其意也上章言皆曰相約如此下章言不遂所約爲可歎也今以契闊爲隔遠已屬臆說矣又以闊兮承契闊洵兮承前訓信以伸爲解兮承信老强加分配殊不成文義東萊釋此二章本述毛傳義得之

洵字從毛義宜音呼縣反或謂與下信字不協當音洵訓信不知此二音古本相通本說文絢字諧旬聲旬字音眩諧勻省聲旬或作㫬亦諧旬聲皆是也旬與信古一本偏耳陸德明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近世錯凡夫音說文之諧若與諧聲多有甚遠於今者正可信以攷古音斯皆至論

凱風

詩人美刺多代爲其人之言故有倡刺而實美倡美而實刺者不獨三百篇也後騷賦及樂府猶然凱風美孝子述其自責之詞夫自責而不怨親哉其意而不怨止孝之實也美之者道其責而已矣若謂七子自作是爲揚其親之過何得云孝況人子自責惟有涕泣引咎豈暇弄文爲詩訓辭邪

凱風首二章皆興也朱傳分首章爲比次章爲興太密矣劉瑾以爲比合應釋之豈詩本恉乎小雅谷風青蠅亦哭

睍睆黃鳥載好其音傳云睍睆好皃是釋其色也故箋疏以睍睆喩孝子顏色之和以好音喩孝子詞氣之順而引論語色難內則下氣怡聲之說詩如此方可令人興觀羣怨朱傳以睍睆爲聲聞其一義矣毅堤叔王雪山駁之良是

睆本作睕以日旁王篇云明星也字三見詩而皆从目凱風睍睆黃鳥傳云好皃杕杜有睆其實傳云實皃大東睆彼牽牛傳云明星皃各隨文釋之故不同與皆皃也非聲也禮記華而睆釋文云睆明也意夫同詩傳王篇獨取大東傳語此皆睆之本義乎左旁从日或从此其睆字乃睕之重文說文云大目也从目旦聲或从完戶版反非此三詩之睆

雄雉

雄雉首二章之興毛鄭釋之皆以喩宣公婬說婦人之態後儒以其取義鄙褻故易其說唉案雉不遠飛索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故築牆者以高一丈長三丈爲一雉習子因指爲行役之喩既非其倫又雉飛甚疾及起而橫刺數步即竄入林艸間陸農師謂雉飛若矢一往而墮是也朱子訓泄泄爲飛之緩而以舒緩自得反興行役之苦亦非善於體物者也序謂雄雉及匏有苦葉同是刺淫之詩而皆以雉爲興一曰雄雉一曰求牡明著其雄雉分屬君與夫人語若相應作者之意未必不如毛鄭解也又詩人託興爲戒往往此詩言雉雉南山言雄狐皆以刺淫此亦借雉爲雄者今人足證雉雉是刺宣公之詞

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首章以匏與濟興禮之不可越又以濟之深淺喩禮各有宜次章以濟與雉興夫人之犯禮取雉於求牡者凡三而入語之中一言匏再言雉五言齊錯舉以侵文耳見之詩語爲刺淫託興非於微處之中又客主相形也朱子謂以匏與濟又以濟與雉狀後以雉比淫亂之人古人文義平直未必作此譎巧

濟盈不濡軌古注軌从車九音犯朱傳軌从車九音軌美反取協韻也案禮記少儀祭左右軌范注引周禮大馭祭兩軹祭軌云軌云軹與軹於車同謂轊頭孔疏申

之謂注以軏當大馭之軹以范當大馭之軓軹是轂末軏是軾前似軹亦可名軏
矣其兒有苦葉詩疏則引中庸及匠人注以證軏爲車轍之名又引說文及考工
記注以證軹亦名軎不名軏而謂少儀軏字乃軹字之誤然則軹之名軏是鄭意
而孔不从也名物疏引羅中行語謂軾前轂末二處皆水可濡孔仲達不知軹亦
名軏乃謂少儀字誤朱子不知軏爲軹遂以車轍釋之轍迹特車行之見於地者
豈可濡乎羅叅以詩字是軏非軏且是轂末之軏非車轍之軏也序謂孔義優而
韻違朱韻協而義乖羅則義韻俱通似矣但孔氏詩疏辨據精博則軹之亦可名
軏恐鄭之臆說耳況軹之名軏孔自明知之而特駁其誤難以爲不知尤非也軾
前之解本於毛傳不比紛更

以飛雌而求走牡大怪事也宣公之與夷姜人倫大惡故詩引爲喻其託譬非徒
㗖矣古注本不誤歐陽氏乃謂雌雄牝牡飛走之適偶而引雉拯牝爲證之殊失
詩意

谷風

德音昏良德音莫違此二德音謂夫婦閒賠語之言也日月篇傳既以惠音爲莊
公之聲譽矣至于谷風則解之爲美譽曰不可以色衰而棄其德音之善是又以
爲婦人之聲譽矣夫女子之名不出於閫焉用聲譽乎案德音屢見詩或指名譽
或指號令或指語言各有攸當殷殷辨之甚詳

葑菲二菜孔仲達合詩爾雅坊記注及方言艸木疏之言而總斷之云葑也須也取毛傳及爾雅孫炎注蕪菁也取陸疏及方言蔓菁也取坊記注葑蓯也取孫炎爾雅注郭璞爾雅注葑蓯而以爲非蕘也取方言芥也取陸疏及方言七者一物也菲也芴也取毛傳及爾雅蒠菜也取陸疏郭氏注不確以爲別艸土瓜也取爾雅注此非蕪菁之土瓜宿菜也取爾雅注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也故鄭箋云葍類孔語亦明
剴矣但合之今世終不能確指爲何菜豈非古今物產有不同歟以本艸考之葑
猶可識而菲則難指矣葑本艸名蔓菁又名九英菘又名諸葛菜入別錄上品與
蘆菔同條而非蘆菔陸居已辨之矣王伯厚補注急就章亦云蔓菁世菜及子是菘類與蘆菔全別李氏綱目云
蔓菁也菘屬也根長而白味辛苦而短莖粗葉大而厚闊夏開黃花四出如芥子
亦如芥子而紫赤色蘆菔即來菔子都別非一類也蔓菁六月種者根大而葉蠹
八月種者葉美而根小惟七月初種者根葉俱良擬賣者純種九英九英根大
而味短削淨爲道甚佳今燕京人以瓶醃藏之謂之閉甕菜菜如李言則俗呼大
根菜者乃是物矣　來者根甚大南方種之根漸小憶幼時見園圃中植此
菜根大才似萵苣後有自燕攜歸者其大數倍於幼所見蓋地氣不同如此菲不
載本艸不知今爲何菜陸疏言其莖粗葉厚而長純據郭璞云生下溼地似蕪菁華
紫赤色則與葑殆同類而小別故風人並舉之與

爾雅有荼其三見詩誰謂荼苦采荼薪樗堇荼如飴爾雅之荼苦菜也有女如荼
予所捋荼爾雅之蒤音徒委葉音餘也以薅荼蓼爾雅之蔈荂荼也凡三艸矣谷風朱
傳釋荼爲苦菜又雜之曰蓼屬詳見良耜良耜作蓼屬是誤合兩荼爲一物竟不思苦菜
與委葉皆名爲荼名同而物異爾雅有明文也夫苦菜之名見於爾雅月令及周
禮時則訓詩之毗也者尤不一而足而內則用爲濡豚之包儀禮用爲羊苦之芼
則春親爲食亦資其味豈可尤以穢艸乎朱子之爲此說者止因良耜詩荼蓼並
言又閩人俗稱荼爲可證耳夫荼爲陸穢蓼爲水穢此疑薅之荼也若苦菜即此
荼則與蓼一物而分水陸其形色性味亦必相類今考之傳記所言乃大不爽苦

菜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此易通卦驗玄圖語俗名苦蕒菜亦云冬不枯蒡則春出生而秋枯今俗苦蕒菜
一異也苦菜以四月秀見月令及詩疏本草綱目蒡則華於秋二異也苦菜
菜似苦苣斷之有白汁見易通卦驗鄭玄注及顏氏家訓蒡葉狹小無
白汁三異也苦菜華黃似野菊見本草綱目蒡莖中空而脆折之有白汁蒡華成穗而色紅白亦有黃白者名木
蒡嘆不侶菊也四異也苦菜味苦蒡味辛五異也苦菜一華結子一叢形如同蒿
子蒡子大如胡麻炎更而纖俗作𦬇見本草綱目六異也然則二艸之相忿遠矣何得
溷為一物況有爾雅正典不信而取於百千載後蠻方之土語不大遠乎
苦菜苣屬也合璧事類云苣有數種色白者為白苣色紫者為紫苣味苦者為苦
苣苦菜即苦苣也家栽者謂之苦苣野生者謂之苦蕒宋洪邁續筆云苦蕒俗名
苦苣然則實一物也苣說文作𧁈云菜也似蘇者𧁈巨切玉篇云𧁈苦蕒菜也

廣韻云蕒茡蕒切吳人呼苦𧁈皆是物也又本草本經名荼別錄名游冬同廣
嘉祐本艸名苦苣李氏綱目名苦蕒云野苣須折之則味甘滑反勝於家植者
其甘如薺薺俱禮切洗干禮切二字同韻而異母薺從母洗消母也傳集傳薺音
洗現誤匐匐叔之匐本蒲北切集傳蒲卜切北入職韻卜入屋韻然而音㕥朱
子一之亦誤今吳人土語呼北為卜豈俗人傳寫之誤耶
荼毛鄭皆無訓釋呂記引本艸云荼味甘人取其葉作菹及羹亦佳集此即
爾雅之荁財何切薺實也郭注云薺子味甘邢疏亦引本艸語所引𧀾也呂記及谷風詩疏
之東萊之解蓋本此郭璞云薺以冬美晉夏侯湛薺賦卞伯玉皆有薺賦指此艸也
爾雅又云菥蓂大薺又云葶音典藶即月令靡艸二種皆薺類而味不及
䔆薺艸陶貞白名醫別錄列於上品入菜部陶云薺類甚多此是今人所食者葉

作菹羹亦佳詩疏謂荼苦其甘如薺是也李時珍本艸綱目注云薺有大小數種
小薺葉遍味美其最細小者名沙薺也大薺科葉皆大而味不及其莖勁有毛者
名菥蓂大薺味不佳然以冬至後生苗二三月起莖五六寸開細白華結莢如小
萹而有三角莢內細子如葶藶子其子名蒫四月收之師曠云歲欲甘甘艸先生
指此稱家取其莖作挑燈杖可辟蚊蛾謂之護生艸爾雅又有芃音補薺音底芃注云
薺芃何氏古義以釋此詩之薺誤矣薺芃根似人蔘俗借葉侶桔梗俗呼為甜桔
梗二艸原一類而甘苦殊也神農本經合桔梗薺芃為一物陶氏別錄始分之陶
又云魏文帝言薺芃亂人蔘即此
詩記土風而邶谷風言涇渭鄭謂絕去所經見蓋秦人女嫁為邶人婦也禮惟大
夫不越境逆女而士庶禮有異邦賂遺之文則士庶人得外娶矣疏申箋意甚明

或謂涇濁渭清世莫閒知不必泥其所見義亦通但不如箋疏之明當
谷風第五章三章皆鄭從兩解音音訓紛糾育鞠既育訓長老字同而義反又弃
在一章後儒所以易其說也然古世字少一字而兩用容有之耳集傳訓育為生
則既生既育義複矣生謂財業育謂長老古注本合二義集傳止云既遂其生則
經文既育不已贅乎
旨蓄 毛氏言蓄菜也 毛氏言畜菜也 秋種葑菁至冬則老而成就又收聚
菁菹 蕪菁雖有二種白者入藥 紫者為芥 荷 陳氏謂今蔓菁一名葑蕪菁 二物也 並蓄藏之以禦冬也宗懍荊楚歲
時記云晚秋蓄荷以備冬備又以治蟲素詩書皆蓄始斯類矣蕃五六許六反作
稸蓄稸廣韻云冬菜也

式微　旄丘

二詩皆勸臣作也。式微勸其君歸，旄丘責衛伯之不救，恉各不同。考意狄人破黎之後，必自棄而不守。黎侯若能自振，則遺民猶有存也，歸而生聚教誨之，焉可復興。此式微勸歸之意乎？然此時狄難去而國已破，且日懼狄之再至也，必得賢方伯負以車甲，遣之返國，為之戍守，如齊桓之於邢衛，方可轉危為安。此旄丘之詩所以望衛之救，而責之至也。始則勉其君歸，繼則望其鄰而終責之，以亦可閔矣。夫子錄此二詩，示後世以自強之道，鄰鄰之誼也。厥後百餘年，晉人數赤狄潞氏罪，言其奪黎氏地，因滅潞而立黎侯。是黎未嘗亡也。且黎君流寓日久，雖危衛援，而仍能自歸其國，興則式微之作，不為無力矣。

旄丘

旄丘末章惟毛傳之解萬不可易。毛以流離之鳥，少好長醜，喻衛臣不知救患，鄰都苟安旦夕，始雖偷樂，終必見微，徒有尊盛之服，而德不能稱其服。如此余因思衛不救黎，而狄患終及衛，非獨天道好還也。衛當之時，君荒臣偷，百度廢弛，其勢必弱於黎，此黎臣見微知著，故以流離喻之。夫子錄其詩，亦戒深矣。邢謂衛臣均許也，從黎侯既背之，但流離之始美終醜，所見已私，不如毛也。至王氏解流離瑣尾為黎人爵秩之狀，尤舍義說。況流離之為鳥名，舊傳歷有明證，安石以臆見易之，可乎？

褎如充耳，毛傳訓褎為盛服，充耳為盛飾，言大夫服飾雖盛，而不能稱也。鄭箋忽有耳聾多笑之說，言諸臣顏色褎然，如聾耳無聞知。釋文因訓褎為笑貌。毛說平正而含蓄，鄭說纖巧而可喜，宜乎采儒之從鄭也。今考褎字从衣，原訓為盛服。漢武帝策賢良云：子大夫褎然為舉首（見董仲舒傳）。服虔注云：褎，盛服貌。正祖此詩。求其云多笑者，康成之妄說耳。充耳即瑱，施於冕服，故為盛飾。又詩言充耳不一而足，淇奧篇、都人士皆有之，並無取笑義。若其身篇以充耳為美，此詩以充耳為剌，盛飾均也，而稱不稱分焉。美惡不嫌同詞，君子偕老篇玉之瑱也，即此充耳，舉盛飾以見其不稱，與此詩義亦同。

褎似救切，从衣釆聲，袂也。唐風羔裘豹褎是也。借為盛飾兒，又借為枝長，皆余救切。旄丘褎如充耳，毛云盛飾；生民實種實褎，毛云長也，均非褎字本訓，故音亦異焉。今衣袂之褎，俗作褏袖，而褎之為袂，反鮮聞矣。又案說文，秀即穗之或體，云禾成秀也，人之所收，从爪禾，徐醉切。然則旄丘之褎从衣取義，生民之褎从采取義，雖假借，實有因也。

簡兮

簡兮簡兮，毛訓大，鄭訓擇，而擇義較優。朱傳簡易不恭之說，未免穿鑿，亦亂未當也。簡兮簡兮，方將萬舞，言簡擇伶工，充萬舞之役，語本明順。若云不恭不恭，方將萬舞，成何語耶？況朱子以此詩為碩人之自言也。不恭之意出於他人評論猶可，若自言其恭，則是明知而故為之，又誇之以為賢，斯乃鄙妄之人，豈得足為賢？大全錄輔廣之說，云：既自為以簡易，又自以為碩人，便見其不恭。是又分簡易、不恭而二之，破壞其師說矣。又云：當明顯之處，公然為此，而不以為辱，亦不恭之意。此尤屬兒童之見。舞必在宗廟祭時，自當為眾目所觀，安得擇一暗室中而舞耶？古人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入學必習舞，凡舞人皆國子也，舞何足為辱，而豈人見乎？孔疏云：諸侯四佾（此公羊傳之說），舞者為四列，此碩人居前列上頭者，所以教國子弟也。語甚明當。集傳易其說，而舉日中句，同訓之曰當明顯之處，已屬含糊矣。輔氏從而發

明其宿九命人齒命也
爾今晉章如毛說則爲舞者三方四方山川之舞也日中教國子之舞也公庭宗
爾之舞也鄭以方將爲方且設四方一舞說小異而併通惟萬舞本兼干羽傳義
得之鄭襄公年之誤轉指爲干舞未采驗之尤當

泉水

毖彼泉水毖乃泌之假也說文引詩作泌得之文選魏都賦泉毖涌而自浪注呂
延濟曰毖泌也李善曰毖與泌同二呂通毖泌爲一義正本於說文之引詩但說
文泌字注云俠流也李注引之云水駛字亦作駃疾吏切流也與今本不同案說文俠
訓傳訓使併不切水流義俠字殆駛字之誤叓夬字形相近焉旁舛奪又易倒
人因而致誤耳李注所引當得其正近世鈔凡夫以爲俠當作戾或作陝此必未
見李注戾辟也辟戾也陝隘也豈若駛疾之詞當乎又駛流亦見向與此稼經有
未用說文語耳

晉章諸姬集傳既以爲姬姊矣次章諸姑伯姊又云卽諸姬然則姑卽姪姊卽娣
乎何前後之自相戾也

泲禰干言皆指所嫁之國至衛所經之地出宿飲餞飲俗作餞同是虛擬之詞毛鄭之
解本平正也王氏以泲禰爲衛地干言爲所適國地特見下文女子有行言出嫁
事遂卑言邁言歸寧事欲合語意相涉耳但出宿飲餞語本一類剛强分爲兩糅
不已鑿乎況次章晉言歸寧下四語又言歸寧之意正因有行以來違父母日久
故思歸衛與姑姊相見文義未嘗不順也又曹氏引漢地里記東郡臨邑縣有泲
廟謂東郡是衛地以證王氏之說華谷甚信之此非也泲水經流據兗二州之境
所歷國多矣何必臨邑泲廟方得名泲哉況禮既飲餞卽行舍於郊是謂出宿大
國之郊去國都不過十里宣公時尚都朝歌爲今河南衛輝府淇縣臨邑縣今
屬山東濟南府相去甚遠非出宿之地

還歸於衛釋文云還音旋此字例同音更不重出蓋詩中還字皆應讀旋釋文不
及盡如音反故獨注之於此集傳此詩並無分說而以後還字亦無音反疏矣俗
人不知遂槩讀如字、

不瑕有害瑕字毛訓遠言至衛亦非遠而有害也毛當述之以爲不遠猶義猶近鄭訓過言非有
過差也張氏釋之以爲不大有害則遠過二義併可通而文義亦明順集傳訓爲
何則當云不何有害經文爲不詞矣又詩中瑕字及遐字集傳槩訓爲何以爲古
音相近可以通用殺其所本蓋因表記引隰桑詩遐不謂矣鄭注以何猴遐故莫
用之併及瑕字且然同是康成之說也於表記則歇其之如土苴於注記則遵奉
之如玉律誠不解其何意

爾雅據水歸異出同流肥郭注引泉水毛傳釋之詩我思肥泉毛云所出同所歸
異爲肥是也劉詩援名推其故以爲同出時所受濁以所歸各枝散而多似肥者
也惟捷爲舍人反是曰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如此則正文歸字成虛設殆不然
而酈道元水經注以衛之肥泉曾異出同歸難舍人之言爲是云泉水有二源皆
出朝歌城北右水南流東註左水東流南註合爲馬溝水又東與美溝水合又東
南注於淇水爲肥泉是爲異出同歸也其援據似不謬矣然余謂川谷流變古今
多有不同河濟經流尚非禹蹟之故道況其小者乎酈所據者或魏時之肥泉耳
未必鄘風之舊也舍人之言既不合爾雅文義而毛鄭諸家之解又有師授不可

盍以爲非且天下之水異源者甚多濟水漢水皆二源沁水潁水皆二原何不盡得肥名也至自分而合則凡水皆然不足爲異肥泉若異出同歸亦適符水之常耳會雅之常何持別而識之乎

北門

室人交徧讁我鄭箋云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讁我是室人者汎指家中人父母兄弟皆是也朱傳以爲室人無以自安亦未徧有所指夫金錄范氏之言引周婦人能閔君子以相比況則此詩室人特以其婦矣案劉子周稱王徧記鄭人莫處事以室人與夫對偶則謂婦爲室人古已有之但詩言交徧則鄭解爲勝

王事敦我毛云敦厚也則應如字鄭云猶投擲也鄭本作𢶡則應都回切釋文甚明朱傳從鄭解矣後云叶都回反豈欲正讀如字乎

北風

北風之有北風猶魏之有碩鼠也避虐與避貪人情皆然不待賢者而後能也程子謂北風詩乃君子見幾而作夫北風雨雪言將反當此而去亦不得爲見幾矣又叙以此詩爲刺虐而辨說非之以爲衛君淫亂亡國不聞威虐之事集傳又以烏狐爲不祥之物則適義駁之尤矣

靜女

詩人說靜女之意皆與宣姜相反城隅高峻之節也彤管法度之器也歸荑有始有終之義也是謂貞靜而有意宣姜以仮妻而受公要是無節矣謂叔似對與達同謀是陷君於不法矣始播醜於新臺終貽羞於中冓是無始無終矣故詩極稱女德而敘反言夫人無德敘所言者作詩之意非詩之詞也橫渠東萊皆從敘說集傳獨祖歐陽本義指爲淫奔期會之詩夫淫女而以靜名之可乎哉

靜女詩彤管毛傳以爲女史記事所執而朱偽疑之李氏言鍼有管樂器亦有管古未有筆不稱管也邵既新語夫謂筆始於秦古以刀爲筆不用毫毛安得有管此皆誤說夫筆之來古矣爾雅云不律之謂筆曲禮云史載筆莊子云宋元君將畫圖衆史舐筆和墨舐一作𦧇太公陰謀武王筆銘云毫毛茂茂此皆三代文典也已著有筆名可謂古無筆乎可謂古筆但用刀不用毫毛乎筆不始於秦明矣又董仲舒答牛亨問曰蒙恬所造即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彤管何也答曰彤者赤漆耳史官載筆故以彤管用赤心記事也夫有筆之理與書偕生尚書中候云龍負圖周公援筆寫之其來尚矣案董仲舒答牛亨問漢短書名也王充論衡云二尺四寸聖人文語漢事未見于經謂之尺籍短書張華博物記佐豹古今注皆載其語仲舒去古未遠所聞必有據又武帝時毛詩未行而仲舒之論彤管與詁訓傳相合不足爲確據乎至謂恬造秦筆非今筆而古今注又言秦吞六國滅前代之美故蒙恬得稱於時此皆篤論也集傳曰彤管未詳何物蓋惑於後儒之說又李董謂兔毫竹管非秦筆而韓愈毛穎傳有吐生管城之語又人遽斥非經攷據不足置辯也

鄘風

柏舟

實維我特毛以特為匹朱子謂特乃孤特之義而得為匹者古人多反語故小雅新特亦用此詩毛義釋之箋毛傳以新特為外昏鄭申之為特來無倚之女與匹義反矣案我特韓詩作我直云相當直也見釋文兩家字異而義同黃氏毛傳特特字亦作直乎不然則師授如此也不得為小雅新特例矣

牆有茨

茨者以茅葦蓋屋也蒺者艸多兒蒺者蒺藜也牆茨皆應作薺今詩及爾雅皆作茨假借也惟說文引詩作牆有薺玉篇亦引詩作楚薺得字形之正雖王逸注引詩作楚楚者茨亦借也後書師古注謂茨薺蒺字體雖殊或作茨又作茨則此三字古本通用案蒺藜有二種子有三角刺人者杜蒺藜也子大如脂麻狀如羊腎者白蒺藜也出同州沙苑牧馬處杜蒺藜布地蔓生或生牆上有小黃花結牆茨楚茨指此

君子偕老

副笄六珈孔疏引追師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盖副覆音同也按釋文副芳富切說文富芳副反二字皆入宥韻今讀如赴乃俗音也玉篇引周禮作髲䰰云或作副匹宥匹育二切廣韻敷救切皆音赴並黃公紹韻會收副富二字於七遇韻矣正韻亦仍其誤黃文錫說文富福務切今徐氏謂補忘不要又案說文副判也芳逼切籀

戴如家記文無益不倚以玉篇為是

作疈生民植文引字林云匹亦反然則副本入聲生民拆副乃本訓也亦音普逼反以疈為正

副笄傳云笄衡笄也衡笄本周禮天官追師文傳引其成語耳非合衡笄為一物也衡笄於當耳與縣瑱於頭上衡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笄卷髮者是衡與笄本二物也孔疏引之乃云惟祭服有衡笄垂於副之兩旁云於衡下增一笄字而不引笄卷髮之文是以樣衡者雜笄矣呂記朱傳皆仍其誤而嚴緝尤失之曰笄者婦人之首飾惟為夫人之副其笄謂之衡笄是竟以衡為笄名又曰毛以衡笄為一物鄭注追師以衡笄為二物既用毛鄭為一說不知毛公但引衡笄所以見笄之為玉非合二物為一也鄭注追師既引衡笄為二物而箋詩副笄仍不易傳亦知毛意與己不異也嚴之誤在引據有文而不引緒笄文且嚴誤說毛意而諱鄭箋殊其誤更甚於孔矣又黃文雄追琢其章疏引追師注衡下垂笄字安知此既非傳寫者之誤耶

象服是宜毛傳云象骨飾服用象骨飾衣服之飾而孔疏不從以為象骨飾服杜傳無文人衣服縷鏤象骨非可為飾蓋石鄭也如釋象服為翟衣象鳥羽而畫之也冀古為衣亡制度不見於經傳者多矣安知象飾之說毛非有據乎至以羽飾衣表裁為向有之楚王祭從閼羣被社注翟衣所畫羽衣及以翠羽飾旗見左傳昭十二年不謂其繪於羣身也又案說文翟雉名為畫衣為翟羽飾衣箋覽師瑞周禮二翟曰翟而禕衣變翟曰衣當是禕衣畫翟於闕二翟皆羽飾以證說文其語良是

鬒髮如雲毛訓鬒為黑髮顏氏廣傳注訓美髮說文亦訓稠髮玉篇訓同說文皆謂稠髮言也朱傳兌訓為黑因此詩與鬒延文不可重言髮耳然物之黑者甚多可

晳晢二字當分别辨之

袁甫為龔平又案嚴本作今龔万里文

晳晢二字音形及義訓俱别晳从白析聲音析人色白也詩揚且之晳毛傳訓

白晳左傳澤門之晳與齊對聖門儕劉炎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字子晳各取名

以是也俱取白晳之義晢从日折聲音折又音制明也字又作晣又與哲通是

用詩明星晢晢毛云猶煌煌也嘒嘒晣晣毛云明也易明辨晢也疏晢亦為智書明作

晢孔傳引明了是也俱取明智之義故書明作哲史記作明作智蔡書作明作悊

云悊知也近世陳第古音叢因鄘風晳字與揥帝字協遂音晳為制又引易明辨

晢為晳證誤矣此詩傳言善美色故言其眉上揚廣而色白晳與明智義何涉哉

鄘風之晳大有之晢截然兩字焉可同也覺軒蔡實始於集傳集傳叶韻率雜采

棫韻補吳音晳為征例以而引易明辨晢證之並不引此詩也朱子不辨此字是

兩字而周禮征例又為晳音誤也案朱致耳吾友楊季會云知此夫直欲改晳為

晢以叶韻此亦不笑明智之俗可施於此行不可施於顏面也晢古重入聲

古韻無此夫未有四聲之別若斯晢亦平聲則當讀息例反本揥帝自協何必改字乎

是紲袢也毛云當暑袢延之服孔氏申之以為展衣而以絺為裏者所以紲袢

之蒸熱之氣也紲袢音洩煩然則二字當作同以意推之紲當作渫渫私列切也又作

袢當是煩之借耳王安石見說文袢字讀反與袢同音遂妄為之說曰暑服而

加絺袢所以緻約也故以紲乃為無袢不暍袢繫必是袢衣於暑服之外有暑服

不知說文袢訓無色並不與袢同義紲又作褻亦非褻衣之義安得強為傅會乎又

褻袢字敏書諸若晉許穆文附袁反其疏願反乃徐鉉音非古也朱子造諸安石

故音半而叶煩大煩失本書何叶哉

桑中

朱子以桑中詩為孟君自作與東門之墠詩不言千餘言之說者多見呂祖謙已載其

說矣至小敘所云政散民流而不可止語偶與樂記同非謂桑中即桑間也朱子

因此語遂全引樂記文以證此詩之即桑間殊不知樂記既言鄭衛又言桑間濮

上明為兩事若桑濮即桑中則桑中乃衛詩之一篇言鄭衛而桑濮在其中矣何

煩並言之耶錄此又言亂世之音怨以怒而系之鄭衛亡國之音哀以思而係

之桑間濮上是此二音之倫節與作此二音之時世原不相同也朱子引樂記

以為證而全不辨其文義豈復將耳目覺可笑哉案樂記注謂桑間即濮上地名

其音乃紂所作周禮大司樂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注云淫聲若鄭衛凶聲亡

國之聲若桑間濮上疏亦解桑濮為紂樂則桑濮之非衛詩歷有明證矣

庸也謂鄘國古或作庸本庸姓之國相孟庸之所自出呂鄭國姓庸不知何如讀

古未有以姓名其國者況非也第考詩載古姓而春秋時晉芮有庸姓未

嘗以姓名國名也當時必自有庸姓偶與鄘國同名耳孟庸庸國古否亦未見

鄘風衛風言庸姜鄭風言孟姜不及姓姓女陳風言叔姬言齊姜宋子不及媯姓

女古人男女辨姓理於之詩歌亦不苟也庸與又云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

有鄘城鄘國所言以然衛州今衛輝府縣在府西南五十里

鶉之奔奔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詩云我以為兄兄女兄也曰兄者猶別宜之詞我以為君君

女君也曰君者亦別宜義之詞此解固之故云判宜義不云判兩也以兄為君之

兄不如從之合敘矣

爾雅鴽鴾母郭璞以為鵪屬[illegible]云鴽牟母者是也二
鳥雖相似而非一類鴽是田鼠所化春化鴽秋後化為田鼠見夏小正及月令故鶉有冬
蚕鶉自卵生或從蛙化生見列子及本草或從蝦魚化生見本草引交州記故四時常有之鵪以
郭為鵪屬非卵鶉也又晉童謠鶉之賁賁與詩語雖同然彼鶉乃南方七宿合成
朱鳥之形與鄘詩之鶉異

定之方中

椅梓椒榎[illegible]說文釋為一木蓋大類而小別也今爾雅椒小葉曰榎大而皵音鵲 椒是而皮粗皵者為楸 小而皵榎 心而皮皵者為榎 此楸榎之別也陸璣疏楸之疏理白色而生
子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此椅梓之別也故毛傳以椅為梓屬實二木矣
椅梓郭璞以為即楸合之陸語則椅梓其又楸屬焉[illegible]以白色有角
者為梓名角楸又名子楸黃色無子者為荊楸又名刺楸是又以子之有無為
楸梓之別
梓似桐而葉小華紫白為木之王也詩疏居梓有三種[illegible]而三焉
理赤者為楸文美者為梓而楸亦楸之小者外又有鼠梓亦名虎梓[illegible]為
苦楸枝葉木理皆如楸小楸北山有栲毛云山樗是也郭璞注云樹似樗[illegible]
楚云椅疑梓似山楸而異與毛同
漆元作桼象形如水滴而下其從水者乃漆沮之漆水名也今借用漆
望楚與堂景山與京毛云景山大山鄭云望楚丘而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以景
為大蓋朱傳訓景為測景與望字相對說未安上章作宮室故此以正其方位
揆之以日星也此章追本欲遷之初升[illegible]高望遠觀其形勢及作宮室也[illegible]

何為也此句言山與京是測之於山乎抑測之于京乎不句絡字正與上升字應
則此兩句皆升虛事也八尺之泉須即其地而掛之不應測景於虛之上而遠測
楚丘之山與京也文義尤難通矣
匪直也人言文公秉心務塞如此非直庸庸之人也故下文美其意而因及馬耳
朱傳曰匪獨人之操心誠實而淵深也其畜馬已至三千之衆則是君德之美止
以匪直二字帶言之而遂謂書多馬識失輕重之權
古者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今者賦見[illegible]國馬君之家馬牧之閑廄公馬田
賦所出散在民間國馬邦國六閑為馬一千二百九十六公馬大國千乘為馬四
千衛詩騋牝三千此國馬也左傳閔二年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此
公馬也國馬三千已踰六閑之數故毛傳據詩以騋牝為二明牡馬亦在其中
若詩偏指牝馬則牡馬又在三千之外此於天子之十有二閑為三千四百五十六匹[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傳而[illegible]傳曰馬七尺已[illegible]二千之衆[illegible]以騋牝
為公馬三[illegible]三百乘[illegible]不合[illegible]千之數[illegible]又[illegible]文公國
馬之[illegible]大國之[illegible]又[illegible]有[illegible]矣
[illegible]三百[illegible]馬[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戶口之[illegible]者
兵[illegible]出於田[illegible]百乘為[illegible]一乘[illegible]三萬[illegible]當得[illegible]二十
四萬戶[illegible]二十[illegible]萬[illegible]之[illegible]可知文公元年[illegible]三十乘在位
二十五年[illegible]其[illegible]足[illegible]其[illegible]矣況畜牧之事[illegible]在[illegible]人[illegible]有法
可以[illegible]至於[illegible]行之當有次第[illegible]人[illegible]勤[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易[illegible]乎[illegible]易之不同也[illegible]二百[illegible]一[illegible]二百正

合六閑之數是合國馬公馬為一也疏甚矣嚴又謂革車不用牝馬今併牝馬數之故為三千亦不然晝晝皆丑馬牛其風左傳云城濮之役晉中軍風於中澤僖二十八年風猶牝牡相誘也春晉皆當戰時而言風是軍中有牝馬也不以駕革車將焉用之若輜車則駕牛矣又列女傳趙津女言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龍遂放桀武王伐商左驂牝騏右驂牝黃遂克紂此又革車駕牝之明證

蝃蝀

蝃蝀在東𧉮虹也䗖隮字通䗖虹也𧉮虹截雨𧉮虹行雨屢驗皆實故見童婦女皆知之也鄭箋云䗖有升氣於西方於其䗖則雨氣應自然蓋後世晴雨之候井今豈異矣朱傳獨曰方雨虹見則將晴而止張載夫亦曰蝃蝀則雨止豈東西之分驗之久矣夫自漢至今幾二千年天氣如故也宋之末造於今亦五百年乃獨相反耶為難信

相鼠

鼠乃貪惡之物故詩自喻與猥儀之人言人鼠則僅有皮人而無儀則亦如鼠非以皮喻儀也箋疏甚明後儒多誤解惟嚴華谷得之

今人多以儀為儀容不知古之言儀其義廣矣觀左傳衛北宮文子語可見詩亦屢言儀云人而無儀又云其儀一兮無主有儀抑抑威儀敬慎威儀皆非僅指儀容也毛傳云無禮儀者雖居尊位猶為闇昧之行及而觀之則所謂儀可知矣

人而無止毛云止所止息也鄭云止容止也毛訓優矣人所止息自有定則捨之則濫僻之行無所不為故可刺也豈僅在容止間哉

干旄

九旗干首皆注旄建旄而鄉之干旄故言臣子好善則卿大夫所建也故毛以為旟鄉以為旃與物皆曰卿大夫書周禮司常孤卿建旃大夫建物毛謂平居則建旃出軍則建旟大司馬百官載旟注百官卿大夫也此言出軍所建司常州里建旟謂平居所建次章干旟與首章干旄末章干旌乃一人所建也三章皆言在浚是將論一人事蓋衛臣食邑於浚當國之郊而下邑曰都城即都之城一地而異其文耳鄭謂干旄最指旃物旃則卿物則大夫也又以干旟為州里所建而云州長之屬衆國之州長士也其屬則衆士士以下所指非一人矣以故言臣子多好善故廣言之與實於在浚之文則有礙矣夫詩美一人亦可概其餘毛說為允惟素絲良馬則鄭義長

總紕於此成文於彼以況御馬治民此善喻也但簡兮為以美碩人之德其說尤長干旄篇以當賢者善道之言則迂矣鄭指干旄言殺乎正

素絲祝之之鄭云祝當作屬此改祝為屬非以屬訓祝也然則熙釋名云祝屬也則祝亦可訓屬朱傳錄此字殆誤矣

載馳

衛詩三十九篇惟許大夫之載馳乃其自作今讀其詞清婉而深至藏女子之能言者也中三章婦責許人不能救衛無以慰慰一作愁己之心首尾則反歸唁之意立言可謂有體矣蓋父母歿殁父母不得歸寧諸人之禮也救患恤災亦鄰國之誼也宋與許皆衛舊姻之國戴公之廬漕宋公與有力焉許曾不出一旅以助之而徒責夫人以婦道雖知其力不及奚能無怨於心乎故首章言大夫告難見欲歸之故也二三章再言觀國不救正責其不救衛也四章以采蝱療疾為喻言當救之叔義也許不能救則衛必求救於他國故欲歸唁而問之末章控于大邦是也若語[illegible]請出

之楚楚千載下猶若親見之

載馳歸唁夫人意中事也義不得歸唁亦夫人意中事也故曰馳驅曰驅馬皆意中欲其如此而言之也曰既不我嘉曰許人尤之又意中料其必如此而言之也其實夫人未嘗出大夫未嘗追如泉水詩之飲餞出宿皆想當然耳非真有是事也敘云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欲歸唁其兄又義不得詩意則如此朱傳取詩中所言皆指為實事謂歸唁是已行而未至而陟丘行野則歸途自述其情吾不知夫人將出時告之於許君乎抑不告乎許之臣民知之乎抑不知之乎如知之則應阻之于未出之先不應追之於既出之後如不知則以小君之尊適千里之遠焉有舍皇就道舉輸莫覺之理且此時許君安在乃坐視夫人之出默無一言遣待其行至半途始遣大夫跋涉往追之乎孟子曰說詩者不以詞害意說此詩而益信

莔

兪鞭說文皆作莔今藥艸貝母也陸氏詩疏郭氏爾雅注言其物色各不同陸云葉如栝樓而細郭云白華葉似韭蘇頌圖經兩之以為此有數種今貝母葉隨苗出但蕃多之月間莖葉綠色與陸疏相類郭注云云今罕見之案唐本注葉葉似大蒜正與郭注似韭同則此種唐世猶有之矣

衛風

淇澳

瞻彼淇澳文引草木疏云澳水名孔疏亦謂陸璣云淇澳二水名而以毛云隈澳為誤今陸疏並無此文意今本脫落乎案博物記以為有澳水流入於淇而水經注歸之且謂此水即詩泉源之水余固思泉源即泉水詩所謂亦流于淇者也而水相入必有隈曲之處并乃隈曲之偁詩人指泉水入淇之處為淇澳後人因詩之言遂名泉水為澳水張博物記陸疏二家之說始有因也但陸據此而反以毛傳為隈為誤則孔氏辨之是當

綠竹猗猗綠為王芻竹為萹竹 會雅作薄萹竹及說文皆作萹竹 詩雅注疏皆同乃二艸也惟陸疏以為一艸言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孔疏駁其非引小雅采綠證之謂綠與竹定是別艸得之矣自集傳解為綠色之竹後儒不敢有異議而有說偁衛夫其帝斬淇園之竹然伐竹淇川漢史誠有之然唐以前諸儒豈皆未見漢書者哉又水經注亦引漢武故事而辨之曰今通望淇川並無此物惟王芻為竹 王芻萹竹 不異毛與此善參得於目驗當不誤矣

萹為蓄與蓄本艸名萹辨又名扁蒲節間有粉多生道上蜀方士呼為粉節艸者蜀艸入本經下品李氏綱目云其似落帚而不 蜀本圖經云三月開紅花結紫子

綠即王芻之基艸入本經下品說文蓋之菉竹可以染黃鼎書諸侯盤殺書作云慈艸似艾可染黃因以名殺蓋謂此盤平作致與菉同即蓋反小雅采綠與菉並鼓傳以其皆染艸也陶氏別錄云蓋艸生青衣川谷九月十月采可以染作金色 蕎菉百蓋非說蓋云云 唐本艸注云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青以錄黃色與菉蓐名黃

藎艸

爾雅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毛公之傳詩亦以是切磋琢磨四字各為治器之名非有淺深也朱傳釋之以為治精於切磋者於琢始復進之以說已說

詩言瑟者三一見衛風兩見大雅集傳於旱麓二瑟皆易傳箋白以矜莊貌釋之猶淇奧瑟兮猶遵毛傳矜莊之訓然禮記引詩僩改訓爲寬容於是三瑟字皆得寬義矣字訓須有徵據瑟訓寬始於程正叔殆臆說也

傳云僩寬大也韓詩云僩美兒說文云僩武兒三解各異集傳曰嚴毅章句曰武毅皆从說文案荀子云陋者俄且僩也僩與陋反正是寬大之義也爲荀弟子字訓有本矣唐楊倞注僩音見切注引方言晉魏間謂猛爲僩證之非荀意也又案今本方言僩作撊二字殆相通左傳昭十八年僩然授兵登陴注忿兒是猛忿二義相近但詩美衛公之德豈取於武猛當从寬大義爲長

會弁如星鄭云弁縫之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不云皪皪以星而云皪皪而處則經言如星特象其布置之疏落非取象於星光也朱傳以爲如星之明則衛武公雖大國之君安得飾弁者皆放光之璧歟又釋文云皪本又作璪案璪訓白璪訓玉小石皆非明義

綠竹如簀毛云簀積也韓詩綠藩如簀音積也許君云綠藩如積竹其訓積則同乎子東京賦芳草如積正用韓語伊川解爲密比如簀爲失傳从之聃竊甚愛韓詩義此獨棄而不用豈忘其同毛歟

考槃

考槃箋云誓不忘君之惡誓寤於理而不敢以爲刺莊公則不敢也朱子非之云詩未有見棄於君之意不知君不棄賢賢者何爲而隱孔子曰吾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見孔叢子遯世無悶豈有道時所爲哉是乃邦有道而貧且賤者君子方以爲恥焉得錄其詩

考槃在澗釋文云澗韓詩作干云墝埆之處文選注引韓詩曰地下而黃曰干二注雖不同然韓詩有內傳有故有說有章句容有兩釋也董氏謂在阿韓詩作在干是首次二章皆作在干也詩無此體

碩人之軸毛云軸進也釋文正義皆讀軸爲廸以合進義然毛不破字殆未必然也毛之傳詩本於師授至孫毓處設上章邁字本艸也而毛訓寬大於義尤遠必欲爲之說當破邁爲偈字乎 原 謂軸以特輪車得之始可以進毛之訓進或以此蘇氏釋軸爲盤桓不行此與毛義正相反真臆說也況進是進德之義以美碩人較優

碩人

蝤蠐非蠐螬也蝤蠐一名蝎爾雅蝤蠐蝎也是一名蛣蝠一名桑蠹亦名桂蝎蛣蝠及蝎桑蠹是也蠐螬足短生腐木中穿木如錐至春雨後化爲天牛亦名蠐螬一名蟦亦名蠀蝤是也生糞土中以背行反駛於足也大如足大指以夏入秋又化爲蟬郭氏注合爲一物陸氏分爲二物陶貞白蘇恭以爲一物誤也陳藏器分清之當矣

盼从目分聲匹莧切目黑白分也眄从目丏聲莫甸切目偏合也一曰邪視也盻从目兮聲胡計切恨視兒三字音形義俱各別今人多誤之碩人詩美目盼兮盼字从目从分說文王篇引詩及石經皆同今本作誤作眄監本注疏亦誤此不可不急正也案廣韻盼字收入襇韻而霽韻一五計切訓恨視一匹莧切訓美目則誤之來久矣正韻於霽韻既收盻字訓恨視於諫韻又並收盼盻二字而訓盻爲顧爲視是誤以盻爲盼也又以詩美目及孟子盻盻並盻字是 盻盻於一盻 也三字之淆亂於斯極矣

施罛濊濊說文作施罟濊濊尔雅文吳韻之罛則罛罟本一義也濊濊毛云施之
水中韓詩云流兒釋引說文云凝流也與韓詩義相反近世楊用修云水平則
流疑引唐詩江平不肯流水深難急流二語證之可謂辨矣然今本說文云礙流
不云凝流也案詩濊濊本連施罛為句是言罛非言水礙流得之釋文引馬融
云濊大魚网目大豁豁也則如猶指罛言朱傳云罛入水聲本傳語而增入聲義

氓

里巷猥事足為勸戒者大人君子往往託之為詩以示後世如陌上桑羽林郎秋
胡妻焦仲卿妻木蘭詩之類皆非其人自作也特代為其人之言耳國風美刺諸
篇大率如此集傳概指為其人自作豈有是理也大全載輔廣之言謂谷風與氓
二詩其文詞敘次雖工文之士不能及然其行一時一否信乎有言者不必有德
也吁吁疾人皆不可說疾廣之謂矣
耽耳大欲也法本 湛也皆非从女其訓樂者當作媅說文云樂也又作湛說文
云樂酒也又作妉尔雅云樂也叢五行說皆用沈云其沈于酒此四字皆不見詩
詩只借耽湛兩字為樂義但樂同而義之不同處吁吁之甚君臣之樂也常棣之湛
兄弟之樂也賓之初筵之湛樂而安福之樂也雖淫而不傷也氓詩之耽在男女抑
詩之湛在飲酒則皆為非然猶氓詩之耽卻猶為非禮之淫者至女而耽士元矣
其正異于諸湛者常棣韓詩云甚樂之甚也兄弟之樂何妨於甚乎乎耽字从耳
大書注聲音亦如沈今丁南反俗或作耽非是
氓詩言總角之宴則婦遇氓時尚幼也又言老使我怨則氓弃婦時婦已老矣必
非三年便弃也其言三歲食貧及三歲為婦正目初為夫婦時耳意氓本妄人類
此婦車遷之賄與夙興夜寐之勤當三歲之後漸致豐裕及老而弃之致怨之深
也然風俗惡薄如此豈獨氓之罪哉
信誓旦旦毛云信誓旦旦然不解旦旦之義故鄭以懇切款誠述之案旦旦說文
作悬悬即怛之或體注云憯也此與鄭義正同廣韻云怛傷也亦足借意詩旦
旦義當以此為正玉篇云思式也爽也所因尔雅而為之說然尔雅云晏晏旦旦
悔爽忒也是推釋詩人言此之意非旦旦正訓也又朱傳訓旦旦為明然即有如
皦日之義本與毛鄭不同韻會反謂此是毛義失之矣

竹竿

泉水竹竿皆衛女思歸詩云而有異焉泉水思歸而已竹竿之思歸由于不
見答也故二詩取興皆以泉二水而意不同婦人之適異國猶小水之入大大
也失故泉水只言於其嫁者之言也若在左在右兩不相入言其常乎故以為不
見答之喻也至釣者意在得父猶嫁者當在得舟楫得以而後行猶男女得禮
而相配首尾二章又為不見答之反喻此皆傳義非後儒之穿鑿也今案指為思
禮徒以詞而已矣
佩玉之儺毛云儺行有節度說文云儺行有節也因引此詩而續取錢氏云儺之
訓而以為人名妲儺真屬訛說

芄蘭

案沈括言芄蘭妄承枝附如藤蘿枝以為興蘇亦當信蘇相不復見耳近世本
草綱目稱其說言芄蘭實枝合此如楷柔後田如張弓指弦投此則蘇是沒非者
矣但詩人托與本喻人君當擇須選良信任大臣豈姑為蘇二物取象于汲首

章言支不言莢也毛鄭義俱泥既鐵巧甚矣案芄蘭陸疏名蘿摩本艸名白環藤
斫合子其實名雀瓢三月生苗蔓延箓長而蜿柔及莖葉斷之皆有白乳六七月
有華紫白色實長二三寸中有白絨可代綿輕暖又陶隱居言其葉生啗煮食倂
可與枸杞同功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以其補精强陰也
童子佩韘毛以韘爲決鄭以韘爲沓說文訓韘射決也闓朱傳兩存其毛鄭之說
陳氏禮書非毛許而是鄭馮氏名物疏非鄭而是毛許案鄉射禮右巨指著決以鉤
弦食指中指無名指著沓以放弦決用棘及骨及象爲之亦名極亦名拾沓用朱
韋爲之亦名極大射禮云朱極三是也三者中三指各一也極奴其中於指皆取
其沓於指也韘之爲決爲沓禮皆無明文而毛說較古又有許說相輔當傳其說
許云韘射決也所以鉤弦以象骨韋系著於右巨指从韋枼聲或从弓作弽
毀以芄蘭爲刺惠公而朱子不信夫惠公諧殺二兄違拒王命其狡桀不恭可知
叙云驕而無禮正相合也且即位時方十五六歲宜有童子之誚又何疑乎哉則
爲此詩者殆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之徒矣

河廣

嚴華谷謂河廣詩作於衛未遷時是不然衛未遷時宋桓公尚在位不應稱襄公
母矣況襄公未立尚可至衛安知母子終不相見詩獨可無作也嚴特以渡河爲
疑耳然孔疏謂假有渡者之辭非言渡河獨家義益俗於通也至朱傳兄云衛在
河北宋在河南矣彼又云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豈未知襄公時衛已在河南耶

伯兮

奚謂伯兮詩指魯五年衛陳蔡三國從王伐鄭事朱子以爲無明文可考不知詩
中爲王前驅自伯之東二語即其確證孔疏謂三國會於京師始從王前驅而東
行伐鄭鄭在京師之東非在衛東也其言甚明
說文殳以杸殊人也禮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徐鍇謂
積竹者削去白取其青合之取其有力是殳用竹也案殳之圍大處至二尺四寸
小處亦不減五寸不能純用竹意必以木爲心而傅積竹於外故考工記廬人
爲殳廬人爲攻木之工矣崔豹古今注云棨戟乃殳之遺象用木以黍油韜之此
據後世之制而言雖非古殳必相仿彿也又案殳今作杸通作殳或云杸殳古今
字
毛傳云諼艸令人忘憂孔疏申其意以爲諼非艸名引爾雅釋訓及孫氏注證之
焉諼傳文義明是以諼爲艸名釋訓萲諼忘也郭注云義見伯兮考槃詩又明是
伯兮字作萲考槃字作諼矣若非艸名則諼諼足矣何必萲諼乎又說文引詩
作蕙艸云令人忘憂艸也或作萱或作萱釋詩亦作萱艸薛君云萱艸忘憂也則
以諼爲艸名先儒之說皆然孔安國獨爲異乎至朱傳以合歡當之益不郭璞之
誤今艸合歡在本艸非忘艸也蓋叔忘萱生焉合歡遂忘萱艸忘憂通義辨之甚當

有狐

有狐綏綏毛傳以綏綏爲匹行貌朱傳以爲獨行求匹貌字訓相反取舛則同案
朱傳此解特見齊南山雄狐綏綏之訓因移以釋衛詩耳然南山之綏綏毛義實
勝鄭夫又案綏綏元作夂夂說文云行遲曳夂夂也玉篇云行遲曳夂夂雄狐夂夂
今作綏
有狐首章朱傳云在梁則可以裳衣次章曰在厲則可以帶矣卒章曰濟乎

廣此宜梁石杠
或也屬即砅文
仲屬履石渡水
亦梁謂同物王
不以梁為又義
業說也

水則可以揭矣初不解其意既而思之始知因次章屬帶二字生情也爾雅云由帶以上為厲故朱傳訓厲不遵毛傳直訓為深水可涉處在厲既為方涉則在側當是既涉故道云旁乎水而上章在梁為水涉時不言可知矣且厲為由帶以上是方涉時可以承帶故未涉而可以裳既涉而可以服亦衆隨文强配之殊不知爾雅由帶以上特以記水淺深耳非謂因涉而承帶也況經云在側何由見其既濟乎而爾雅又云以衣涉水曰厲則在厲獨不可衣乎

有狐次章毛云厲深可厲之旁也蓋舉水以見岸也厲本涉水之名非岸名也然厲以度水其旁之岸亦名曰厲王氏曰岸近是曰厲此善得毛意深水之旁岸近乎危矣

木瓜

木瓜之圓而小味酸澀者為木桃其大而黃帶間無重蒂者[illegible]者為木李亦曰木梨又植子雷公炮炙論謂之和圓子木李又名榠樝（莫耕切）（本草）陶隱居云山陰多木瓜人以為良果又有榠樝大而黃又有樝子小而澀禮記云樝梨鑽之古亦以此為果鄭云不臧以為梨之不臧者是已木桃下方木瓜木李又下方木桃二者之外又有榅（烏沒切）桲生於北地蓋樝之類俾林榅桲相似而[illegible]異物三者皆與木瓜同類但木瓜得木之正氣故貴之又有山樝者味似樝子故亦名樝唐本艸謂之茨菰子宋圖經外類謂之棠毬子郭璞注爾雅之朹（音求）[illegible]也雖有樝名而類自别

毛詩稽古篇卷第五

王風

黍離

集傳曰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案此乃今之蘆粟[illegible]非黍也陶貞白已有黍苗似蘆粒亦大之語蘇頌始詛其說乎今北土自有黍其苗似茅高可二尺餘一莖數穗穗散垂實圓而長黃色性黏用以釀酒俗亦呼黍子此乃黍矣黍之不黏者為稷稷即古之粢屬注言黍似粢而黏粢即稷也黍稷苗葉穗粒皆同而性有黏不黏之異俗通呼黍子

稷粢稷（子利切）一穀而三名音之轉也又曰中星昴可種稷（禮記疏引尚書考靈曜）虞以為先熟穀合稱之首種亦乃粱類非稷也爾雅粢稷注云今江東呼粟為粢孫炎云稷此則粢稷粟是一物而本艸稷米在下品別有粟米在中品又似二物先儒甚疑焉案此乃郭之誤也陶隱居曰凡粱米皆是粟類此得之又粢本作秶或作𪏰从禾从次俗从米作粢互用為稷粢之粢蓋大稷粢乃粢之重文音次說文云稷餅也廣韻云粢餅也俗以九日食餈餅即此

行邁靡靡靡字據文選音及祿文義當讀上聲王萬遊逆彼反徐邈猶遲遲也今作靡靡此詩毛傳靡靡猶遲遲義同當亦音同

君子于役

敘以君子于役為家人相思之作朱子非之改為室家念其君子大夫行役不歸室家閔念其夫之情以為閔之勞孫邪子行役過多自是王者之失何必

以無政爲譏周之衰也有四牡皇華之詩以勞使臣今者王者不念而無又念
之其得失居可知矣又謂君子陽陽亦爲婦人作傳會至此始以經歸爲歸哉
羊牛下來集傳曰日夕則羊先歸而牛次之此祖埤雅之說也埤雅云羊畏露晚出而早
歸故先於牛然集傳次章經文作牛羊與注疏皆異恐是傳寫之譌

君子陽陽

王氏居子陽陽中谷有蓷兔爰三詩敘皆云閔周今觀其詞所云作雖似至貧賤
百憂其爲可閔者雖至相招祿仕陽陽自得似離與彼二詩同論而歸爲閔周
敘詩者其知本乎蓋人應居下位則當固者皆小人卤之徒足以揚氣外之矣至
於招致取荒民散朝亦與成皆由此作見樂之士作詩以紀之詞雖似樂而實
敘云閔周旨哉

右招我由房毛云房中之樂孔氏申之以爲天子路寢如明堂有五室也左右房
小寢則有之然天子小寢皆係王路寢之房之樂當於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
之孫氏曰謂房非房中之房是顧命之東房西房皆作之於路寢也又謂依禮房
中樂歌周南召南不合與此詩云執簧執翿則舞蹈既備不應作於房中當是以
孔說爲非矣今案鄭合天之以爲燕食之良也房乃燕寢宴室尚何語 矣之閒故
有之則諸房在路寢皆引顧命非往證也且房中之樂謂歌周南召南之詩而
不用鍾磬之節也又儀禮記注燕用樂指房夫人侍御於君子女史歌詩之詩者樂於
其樂工奏之則不賓矣獨飲酒禮云乃合樂周南召南注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
併作也云謂堂上有歌瑟堂下有鍾磬合奏此詩然禮云遂歌鄉樂周南召南疏
云鄭歎云合樂此歌謂衆聲俱作疏又云謂名房中之樂然則此又鼓笙之房

來如集傳所云王室有難則發兵自衞矣固有故則儀責其自相救援然而不出
一旅以助之非徒違召戍諸侯之心抑亦自弱其兵矣揚水之怨其上固出 師不
以義耳假令爲役禮討賊之舉民將荷戈枕戟爭後雖我怨哉小雅之六月采芑
大雅之江漢常武之卒師者皆王臣也執兵者皆王旅也彼不怨而此怨何爲也

中谷有蓷

毛傳云蓷鵻也爾雅云萑蓷蓷音吐雷切萑與萑異萑从艸隹音之蓷益母艸也萑
从艸雈音 消聲音凡鵻 五忠切 也俗省作萑與益母之萑混不可不辨益母艸又名
茺音充蔚陸璣郭注皆言其方莖白華葉似荏益母草有紫白二種李時珍謂白華者
即爾雅之萑雅紫華者即爾雅之蘈 吐回切 牛頹也蔽蓷者同是一艸但華色異耳
又陳藏器拾遺有鬱臭 音 苗茺蔚性味與益母同而白華者即爾雅之蓷矣

暵其乾矣毛傳云暵菸貌 切 居注艸生谷中傷於水鄭箋云蓷之傷於水始則濕
中則脩久乾孔疏云水之浸艸先濕後乾今詩立文先乾後濕故於居子 於 巳有
脩矣以其甚而本之也呂記朱傳與伊川之說皆訓暵爲燥以爲艸待今按生
濕則乾矣次則脩矣者亦曝之又次則生於陸者亦曝之與注疏正相反案注疏
解似泛然暵字說文先作暵注云水濡而乾也詩曰鵻其乾矣其暵字注云乾也
引易燥萬物者莫暵乎離並不引此詩可見漢時毛詩本作暵乎毛鄭義與說文合音訓相
非訓燥也徐邈音漢則曾世已作漢字孔仲達作正義時經文則暵而注義則濕
須與行其異同乃竟從一義遵注往往溷淆不二字依回牽合後儒不究其誤因別
爲之解耳又案濕俗以溼作濕也案周爲水濕之濕俗也蒸音於乃
失於爲切爲也

諸侯卿大夫之燕祭亦得用之故用鐘鼓邦人用之乃不用鐘鼓又周禮磬師教
縵樂燕樂之鍾磬注云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者皆教其鍾磬則燕樂凡
奏二南倂不合樂亦誤矣安在縵燕樂非房中樂哉

陶本作桃再成丘也禹貢陶丘是也又窰也竈也詩陶復陶穴是也君子陶陶和樂
皃當作遙駟介陶陶驅馳皃當音遙其兩陶陶集傳皆無音反俗儒遂誤讀如字

揚之水

詩以揚之水名篇者三毛鄭皆訓激揚朱傳易以悠揚之解一急一緩義皆非
案小雅倚那揚舉也說文揚飛舉也皆無激揚義近禹貢揚州之得名亦因水
性激揚今江淮二水激揚乎悠揚乎此明驗也又悠揚一字不見古書史惟後於
詞曲中頗用之豈可據以釋經義至假其之字本指鄉里之處者 鄭箋集傳俱以
人自目其室家始末必然也以字妻子以從軍又以不得而心恐非人情
揚之水集傳以平王之怠親則可為吾矣至謂有制凡有討伐皆由諸侯之師王師
止衛王室不以出征此未知出何典也攷之周禮大會同以致會同有事及戎
迺遂戍事而實用合 [illegible] 有功則獻不功則奉主車此大司馬之職也宜於社
造於祖立軍社大祝之事也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史之事也執同律以聽軍聲
大師之事也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帥師之事也合卒伍簡兵器族師遂師之事也皆
言出征時也又偏兩卒伍之名其首 [illegible] 詩之為其為制度甚詳者使得安居而食
安用此紛紛者為周世記載闊略其用兵之事雖悉知至成王時奄及東夷猶
王征犬戎共王滅密宣王伐魯皆王師親征之明證見於書傳 [illegible] 詩者如召
公之東征宣王之南征北伐則又見於詩者也豈謂天子之六師不用以征伐乎

兔爰

集傳謂作兔爰詩者猶及見西周之盛故云我生之初天下尚無事朱子不信敍
其為此言宜也案敍以此為桓王詩其曰王師傷敗指繻葛之戰也繻葛之戰在
桓王十三年距西周六十四年 平王在位五十一年 距宣王之崩七十五年 幽王在位十一年 幽王
雖西周不得云盛時如朱子之言則作詩者必生於宣王時又能追憶其盛 [illegible]
已非童幼童知計其作詩時應八九十歲尚從征役無是理也東萊 [illegible]
詩記錄其語始末之思矣
訛俗字也本作吪从口化聲動也詩尚寐無吪或作訛是也又化也詩曰國是
訛式訛爾心書平秩南訛是也譌從言爲聲譌言也詩民之譌言是也吳此部義
同而分雅俗為則別為一字今詩集作訛乃俗字又誤正訛併吪訛譌為一字誤

其二章

葛藟

葛藟說文箋云本謂葛也生於河之側 [illegible] 不絕又王與其宗周之兄弟 [illegible]
生說以為葛藟宜生丘陵不宜生水畔吾恐已之失所又引他詩 [illegible] 為葛藟
喜燥惡溼之證然所引諸詩惟旄丘敍葛藟高卑耳若樛木條枝家畜豈言其 [illegible]
而生不言所附之木必在山不近水也至葛藟篇言中谷谷者介雖以為不注谿
之名其近水更甚於河滸俗化 [illegible] 為葛藟性好水之證此詩
亦言綿綿不絕安見其生不得地哉
謂它人父言王無父恩也謂它人母言王無母恩也元后作民父母況九族之親
乎名雖父母情則它人親親之道微矣所以為刺也集傳謂況其失所而求親附

於人謂之父母於文似順於義實疏

采葛

詩言采多矣或言采之地則以地取義也淶芑新田之類是也或言采之時則以時取義也藏之春日蘋之四上末上之類是也或言采之事則以事取義也不盈頃筐不盈一匊之類是也采葛之詩言采之外無他詞倘則義在葛蕭艾三物矣故傳云葛爲絺綌蕭供祭祀艾以療疾又云采葛事小傳文至簡鄭獨謂爲使聘義從存不容略耳箋中其意以首章爲小事使出次章爲大事使出末章爲遠事使出亦非穿鑿之見也東萊非之太過

大車

毳衣如菼詩以草色比衣也傳云菼鵻也又以鳥色比草毳衣如璊詩以玉色比衣也說文云禾之赤苗謂之虋玉色如之孟氏虋與璊同音也又以禾色比玉皆時相況譬以明之此古人體物之妙也案鄭詩雖多青正義引爾雅郭注云在青白之間則雖青矣毛云璊赬也說者或云璊色在赤朱之間則雖亦矣又案爾雅三入謂之纁注以爲淺赤又諸侯文帝而斯千傳謂諸侯黃朱是黃朱乃赤也故此二文則赤淺於朱赩又淺於赤亦約分則異渠盤則通說文云赩赤也是經赤爲一矣

大車詩毳衣毛鄭皆繹爲毳冕之服大夫出封五命此未說既云 入爲大夫說此鄭皆得服毳冕但毳冕之服子男以轉聘天子及助祭非服以聽訟又說文引詩菼作䒼吾同云帛騅色璊作𤨕吾同云以毳爲罽 此爲說謂毳衣則是一服非毳冕李彭山爲詞宗亦謂毳冕之服以祭爲之毳衣以毛布爲之名同而實異此似之而實不然也毛布者褐也左傳云褐之父孟子云褐夫老子云被褐皆以爲賤服大夫安得服之又案說文璊字之訓則璊即毛布矣既謂毳衣爲毛布之衣而又曰如毛布有此文義乎則毳衣之爲毳冕服不可易也毛謂服毳冕以決訟當本於師說或古制如是耳康成苟以證辨詩而不易此傳必有見也且大夫爵命之數古其卑服而可知作詩者應借以指目其人豈非服以聽訟於義自通矣

丘中有麻

說文邑劉字有鄐字徐鍇以爲鄐即劉當是也通作留周大夫采地因氏屬于國子嗟以父子而世賢皆著名於東周不知誰之裔且受邑在何王之世也羅泌宋人目爲危子者盖明之後是不當留乃東周雖有邑敝氏鄭有劉采者疑是也後在夏世已有劉累其來舊矣不以周邑氏也厥後八十餘年而劉已復爲王之采地矣爲劉康公王季子之所封邑然子之故邑併失其世邑乎賢子賢而被逐周人思之指丘中麻麥以見其故猶存因望其來而作之於歌歟故云國人思之明是舉國之公心詩人代之言之耳鄭以丘中爲劉子逐居之地秦爲獨來見已見其朋友相思之作其義之苟出於私好未足以見劉子之賢三義

或正大夫

采葛懼讒也丘中有麻思賢也其得因大車一篇而其間遂疑指爲淫詩果何據乎懼讒者不知主名則亦已矣獨王國子嗟賢而被放已爲生不逢辰奉而遭淫奔人風詩顯其姓氏不意二千載後復被淫奔之名反不如采葛詩人並氏湮沒之愈也二篇有知應揆肴於九原矣

鄭案說文田部有畱云和田也从田柔聲鄭有畱地名即此

鄭變風

鄭詩譜引國語史伯之言曰鄶蔽補丹依畴歷華皆君之土也又曰右洛左濟前華後河疏引韋昭注云華華國今開封時化縣音和田也 兩華字及韋注華國字作華時懷音義得之或屬兩用史記注引星華華音義合則因字形相似遂致互異而奢必有一誤矣案史記鄭世家注虞翻司馬貞引國語皆作歷華與詩譜同水經注引華君之土也以證華城則史記承杜預華陽卽此又云司馬彪江湖華陽古端故謂之華陽於此處三國人酈元魏人司馬唐人所見國語皆作華則詩譜不誤矣又案宋庠國語補音歷華户化反獨杜預華予音所巾反王應引詩譜又水經注皆作華引國語前華後河作華是國語兩華字宋世尙一華一華後則併更為華其誤固有漸乎則史前華華鄭屬兩可歷華之華非華斷無可疑也又考歷華在今之內又云皆君之土則鄭邑也前華與濟洛河列則鄭境所距非鄭地也兩華實是兩地韋注所云華國本指前華之華水經注引歷華而係以韋注是誤合兩華爲一既失又考玉海引括地志華城在汴州陵留縣東北三十五里古華國以證國語之前華後河一說記開封府鄭州有華城云鄶十邑鄶中之華此皆後人併郭爲十邑之傳會

朱子辨說謂孔子鄭聲淫一語可斷盡鄭風二十一篇此誤矣夫孔子言鄭聲淫耳曷嘗言鄭詩淫乎聲者樂音也非詩詞也淫者過也非專指男女之欲也古之言淫多矣於星言淫於雨言淫於水言淫於刑言淫於遊觀田獵言淫皆言過其常度耳樂之五音十二律長短高下皆有節焉鄭聲靡曼幼眇無中正和平之致使聞之者導欲增悲沈溺而忘返故曰淫也朱子以鄭聲爲鄭風以淫過之淫爲男女淫欲之淫遂舉鄭風二十一篇盡目爲淫奔者所作季札聽鄭詩大叔于田清人羔裘女曰雞鳴五篇而已其餘雖思君子如風雨刺學校如子衿亦排衆論而指爲淫女之詞夫孔子刪詩以垂世立訓何反廣收淫詞艷語傳示來學乎陶靖節閑情賦昭明嘆爲白璧微瑕故不入文選豈孔子之見反在昭明下哉朱子於鄭詩旣悉判爲淫詞矣然以爲未甚也必斷爲淫者所自言又以爲未甚也必斷爲女說男之言輒廣劉理之徒和之如出一口後學況於其說以爲春秋時眞有此等女子自道其淫縱之情毫無羞愧竟不知作詩者本來面目矣今取山有扶蘇遵大路褰裳諸篇以朱子之解解之其淫陋鄙媟雖近世市井頑童所唱掛枝詞打棗歌不是過焉吾不知何物女子昇如此顏甲如此口角肆爲淫狎之詞而聖人反有取焉著之於經俾後儒誦習也噫則詩其誨淫之書哉

緇衣

呂記武公爲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作緇衣美之非也周人作之當入王風矣好賢不已屬之鄭人亦非也此詩鄭人不美武公而美周王能推好賢之道而任之至以見其尸其美詩之本旨也較之正雅司又美宣王之詩則美其詩乃亦美其好賢後一相乎無權於弱人知當年相業何在故前賢以美宣稱考論世者不無悔焉

將仲子

左氏好惡異於聖人司其傳春秋持論亦爲乎心如隱元年鄭伯克段傳云譏失教也謂當如誅共叔伯仲子詩叙亦言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誠是左氏合欲定莊公之罪者當以傳叙之言爲正公穀二傳論春秋甚鄭伯大惡亦是不善為言論取二傳之說以致傳之以為莊公有意養成弟惡而之

於死夫公羲二子未嘗見國史[illegible]實出[illegible]誤以為[illegible]傳[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能定當日之情事哉今觀兩叔于田詩段所存止在飲酒射獵乘馬[illegible]亦宜一致
豎子耳於莊公猶[illegible]百倍於段心固未嘗忌之[illegible]以母所鍾愛遠嫌避疑不如抑制
詩所云豈父母豈兄弟豈人之多言是也致段弗克令終莊公不得無辜者以為
有意殺弟未必然也嚴氏詩緝言將仲子首敘必經聖人之筆故意與左氏合良
不謬矣集傳從鄭樵之說以此詩為淫詞又謂兩叔于田亦刺莊公意始[illegible]
言詩也至引或說言國君賢弟不得出居閭巷[illegible]叔于田亦男女相說之詞夫
止因一巷字而誤讀其全篇得無以文害詞乎

叔于田

兩叔于田玩其詞皆美大叔而敘云刺莊公意此詩之不可[illegible]敘也段之美欲兩
[illegible]以揚之也[illegible]段之以此為[illegible]莊公之[illegible]左[illegible]許
謂[illegible]失教也[illegible]則詩之意[illegible]以詞害矣
故美善飲[illegible]詩之名[illegible]善[illegible]皇父[illegible]君
于嚴文之刺非小人[illegible]之[illegible]仁[illegible]之
人謂[illegible]為[illegible]哉

大叔于田

火[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
是[illegible]陳氏之說[illegible]以火田也[illegible]天又云火田為狩[illegible]
田用火[illegible]是也二說俱可通但經云[illegible]揚則列人持火近之又末章云火[illegible]
阜[illegible]盛阜又為盛不應詞複如此

清人

清人詩重英而[illegible]者不一說[illegible]之說也[illegible]
飾矛上句曰喬以懸其[illegible]朱傳之說也[illegible]重英毛傳云矛有英飾[illegible]中之云各有
畫飾是毛鄭意直謂施采畫於矛矜[illegible]耳非謂以他物飾也故孔氏[illegible]
[illegible]之說見閟宮篇而此詩不及[illegible]亦不[illegible]之而但為疑詞是[illegible]經本[illegible]
也至重喬之為懸羽始[illegible]而已孔不以為然也傳云重喬累荷也孔申之云
喬高也[illegible]五兵建於車上二矛最高而[illegible]有等級[illegible]謂之
重高傳解重高為累荷者荷揭也謂二矛[illegible]有高下重[illegible]揭[illegible]
[illegible]之說始於王氏之[illegible]用鄭箋而朱傳因之[illegible]鄭箋云喬矛矜[illegible]近上及室[illegible]
[illegible]也所以縣毛羽此訓喬也非訓英也又孔疏辨之云經傳不言矛有毛羽鄭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illegible]揭之刺耳
[illegible]陶陶[illegible]集傳從之[illegible]甲久不得
歸何自適之有哉[illegible]而自適不當[illegible]又陶字如毛訓[illegible]
[illegible]皆不與本音同[illegible]而有叶不知欲從何讀

羔裘

陳古刺今詩之常也辯說之謬甚矣叔于田云叔以處不宜有叔故言叔大
洪容齋云車鄰駟驖諸篇皆變風何嘗不言其君至羔裘爲美其大夫之詞而欲
以子皮子產當之不知詩止於陳靈鄭二子之在詩世已五六十年矣襄二十九
年魯爲季札歌鄭其羔裘詩久編入周樂是年子皮始當國子產之爲政又在其後
數何由先有其詩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不應取人譽
己之詩歌以誇客也朱子說詩毋乃未論其世乎近世偽爲申公詩說者以此詩
爲子皮說并子產思之而追思傳謂至此知有集傳而已矣
鄭羔裘二章每章次句毛鄭皆指大夫不言裘故以三英爲三德程子改訓爲英
飾與上二章不類矣集傳乃以英釋之於首章云直順也侯美也毛順而美說言
如濡又言順美不已複乎於章云豹甚武而有力則又舍裘而美豹矣亦自偶元
矣之也經之曰服其所飾之裘者知之是仍指其人其何必多此詞結之以從
古注得之

遵大路

鄭之遵大路詩衛之考槃也二篇皆有賢者不能留其美其人知其引去子
去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莊公時五公二五年爭二國之數若出一轍矣集傳公莊
公入王穆公之羔裘焉莊風雅二詩知其之不復見於也
無乃親字毛訓弃音嗤箋訓惡音醜說文作𣪘云棄也从支𢑚聲市沇切音
義皆同毛集傳市由切又云與醜同殊少畫一

女曰雞鳴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首二章士弋鳧鴈女則宜之以爲殺賓之用皆陳古於此
言也殷勤以勸生得之夫勸生者小民之約至以此爲賓客自至於賓客
可以宜入室子兄夫婦相愛以樂而不及嘉賓則何說樂德至於此上自謂之後
之需斯乃欲令之人樂賢也者相於嘗殺併不復謂之動生其得謂之賢也古
生之義也在三章五子字箋疏皆指賓客與賢者爲賓客令來子字應
是女曰士之言與子宜之女爲士宜之也與子偕老承飲酒言見所貴之實與士
相親愛老而不衰也若末章則集傳當矣
雜佩以贈之傳云珩璜琚瑀衝牙之類佩玉璜琚傳云佩有琚瑀所以納閒孔疏
引說文列女傳玉藻毛府王合龍說以推詳佩制大約珩上橫兩璜下垂衝牙
在兩璜中央衝牙前後琚瑀則納於衆玉與珩之間玉藻所言亦略相同而不及
琚瑀皆未若賈公彥少王府賈言之詳也王府注云詩傳曰佩玉有衝牙也衝牙又名
稚 衝之爲牙也蠙珠以納其間
衝牙... 顏氏古注下有雙璜衝牙瑀琚
琚云詩傳謂雜詩衡横也謂玉爲横衡下以組懸於衡之兩端兩組之末皆有
半壁曰璜又以一組縣於衡之中央於末爲衝牙
且所謂大先自注 故曰雙璜又以一組縣於衡之中央於末爲衝牙
使前後觸璜故曰衝牙考王詩傳引有琚瑀其琚瑀所置當於縣衝牙組之中央
又以二組穿琚瑀之內角斜係衝之兩頭組末係於璜璧也既與於蚌珠曰賓
珠納其間者組爲五皆穿珠於其間故曰以納其間愚案之言佩制最明於末
矣參之集傳所言琚瑀其儀之言琚瑀稍異失謂珩上横下垂三組
貫以蠙珠而組下係璜而琚在中間中一組下係衝牙而瑀在中間又以珠貫
上係珩兩端下係於兩璜中則交貫於瑀所謂琚瑀上係於珩又有組以左右交
牽之兩組相交之處名物居其間交納而拘捍之故謂之琚
貫蠙珠以納其間故謂之瑀 賈疏新書云佩玉有

或以大珠或雜用瑀石並朱以琚瑀皆爲佩名琚在前組之中瑀在中組之中
後以琚爲佩名瑀爲石之可爲琚者非佩名也又注中組之中有琚瑀爲雜之中
不別係玉二說各異黃氏韻會因存之不言其孰是詩中組有琚瑀嫌爲拘牽
兩旁組之用不德爲組亦置之故胥氏元言琚瑀所置在衡牙組中央不言兩
旁之組中有係玉又毛傳云琚佩玉名孔疏引說文云琚佩玉名今本說文玉瓊琚詩曰報之以
瓊琚與疏所引之不同 瑀石次玉也玉篇廣韻瑀注皆與說文同 呎則瑀是美石名非佩玉名不得與琚
各爲佩中之一物詩詁之說良是
又案大戴禮保傅篇云玭珠以納其間琚瑀以雜之盧辯注云總曰玭珠而赤者
曰琚白者曰瑀或曰瑀美玉琚石次玉三禮圖引義宗云蒼珠爲瑀朱傳云王氏
而方曰琚大珠曰瑀說琚瑀各不同案毛許近古當以詩傳及說文爲正

佩說文云大帶佩也从人凡从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从玉者後人所加也俗引作佩
字家言从人者爲服用之稱从玉者名器非是案佩字已見王篇而本作佩或
从玉則誤之來久矣

有女同車　山有扶蘇　蘀兮　狡童　褰裳　揚之水

鄭詩二十一篇其六篇皆爲忽而作詳忽兩爲君其始以桓十一年五月立是年
九月奔衛其後以桓十五年六月復歸至十七年冬遇弒前後在位不及三載事見
從吳而國人刺之詩卷凡已考孟非以其世子當立而不克令終故獨加哀
憐與案忽六詩孔氏以有女同車褰裳二篇爲作於前立時以山有扶蘇蘀兮狡
童爲之不回篇爲作於後立時今合之鄭事始不誤也忽之立而辭婚也何求
人之稱甚仲也忽不婚於外也假結齊婚有大援則突雖有宋伯起而正之則配天

不能行又以致逐矣故君子有之刺詩君子憂之忠臣正當以忽外援也今之辭
而後見幾也因忌爲狐而不能去也謂生於內也忽危忽去而不用賢斷制權
權臣不得專命與忠臣志士并同國政則臣下之逆節無自萌矣故山有扶蘇諸
篇刺其遠君子近小人主弱臣彊孤立無附之事所憂在內也呎則前立二詩其
作於忽之既奔後立四詩其作於忽之未弒乎既奔故多危懼之辭未弒故憂
危之語詩人忠愛之思千載猶如見矣

有女同車

舜兒本也而屢見於經前顏如舜華擬其色也月令仲夏木堇榮紀其時也爾雅
別二名曰椵音賈又曰櫬其華有赤白單葉千葉之殊或云白曰椵赤曰櫬也程之
與有名扶桑言華有光照日如東方扶桑樹也又名佛桑音轉也亦有赤白黃

三種又有紫者尤貴名朱槿者今本草云朱槿一名赤槿又名日及花色大如蜀葵

山有扶蘇

扶蘇松皆木也宜於山荷華游龍皆草也宜於隰又喻以用人賢否皆爲適
高下失宜山隰之不如也傳義本平正明簡集傳不用其說分首章之辭爲肩臣
之失所聲矣又屬事出新說以發之然不如得義之當也屠鄭易傳之意正爲扶
蘇小大不庭於君子荷華喻不庭於小人而已然不知詩人託喻止不如此拘也
王雖爲不學而守紀狡童喻而得周公然取作之爲而與衛君及夫人以爲繫於
其嘉讓而辭溝洫之事假人於儀未可以律古詩
子都子充指君子狡且狡童指小人所說是也毛謂世家用昭公光之矣詩以用
舍失當對言正所謂所美非美也何得並列昭公哉但首章子都猶且餘若矣

好醜惡爲君子小人之喻次章子充刺忠良鼓重刺有見無安則正言之刺章一喻一正大義是以亦未嘗害今案南篇洵美且都都異其刺刺爲閑習於禮法云閑也等云閑習禮此篇都字義亦當同喚則子都乃閑習禮法之君子猶且巧惡安無知之小人亦是正言而非諭語與次年一例也又充爲充實是真實之義狡爲狡猾是變詐之義二者正相反君子小人之別也然鄭以狡爲狡好鼓刺爲有見無實與子充誠爲相對義大通矣鄭箋中箋云此狡狡好之狡狡童篇疏亦引狡爲狡好齊風盧令篇箋云則狡好兒釋文云狡本亦作姣陳月出篇佼人釋文亦云姣佼狡姣三字古通爲美好義亦作妖白華箋妖大之人釋文云妖亦作姣山有橋松鄭讀橋爲槁松釋爲枯槁之義明是破字然不當作槁是鄭所見本亦元

伀橋弗

游龍傳云紅艸也陸元恪以爲即爲葒蓼等居別錄則紅與葓爲一艸也云高丈餘生平地莖赤斑斑各仁葉大有黑點名士对是蓋山亦有兩三種其最大者名蘢葓水葒也又云水葒生水旁如馬蓼而甚長大五月開花詩傳詩疏鄭樵云鄭漁仲古也斷須用經以陶爲是葒亦葒草淡紅色穗子如酸棗仁而小釋文初文切葵也今可作贈亦作咏食亦葒屬蘇本艸言葒有七種又在七種之外乎

蘀兮

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傳以爲君倡臣和之詞言倡者當是予和者當是女也箋以爲群臣相謂之詞言女倡矣則我將和之也如箋意則倡字當略斷予和女三字連讀於傳義勝矣鄭之君臣不相倡和思與倡和之常理以正之也康成之意蓋呂叔伯方兄弟之稱當是群臣自相謂耳春秋左傳襄隱公謂公子彄爲叔父五年鄭偏以謂履翰爲伯父莊十四年晉獻公謂荀林父爲伯氏宣十五年安在叔伯之稱君不可施於臣乎

狡童

臨川王遂主排故由瑣鄭忽諸見都汲不知詩之刺忽非惡而刺之乃愛而刺之也愛之至不能餐不能息憂之甚矣何嘗疾之如讎亦辯設話乎至狡童之得宜乎曾以目狂亦不自鄭風始

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朱傳繹之曰子雖見絕未至於使我不能餐以維我維又攓增入未至字正與詩意相反

朱子爲鄭風傳淫奔之說耳狡童褰裳二篇朱子直揭曰淫女見絕稱無庶此正士所不忍出諸口乎知大儒何以所讀聲也每處其至此輒欲掩目

褰裳

鄭志答張逸云而食溱洧鄭之名川也三月上巳士女祓除言此又略地也毛傳止云水名其說亦未詳其源委今案說文作潧云潧水出鄭國詩曰潧與洧又云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北入潁水經潧水云潧水出鄭縣西北平地注云鄶水出鄶城北西雞絡塢下東南流逕賈復城西又左合漆水又南左會承雲山水又東南歷下田川逕鄶城南譚之鄶泉水史記所云會溱洧即此又南鄭氏考證翁注大餘其水積下成潭廣四十餘步淵深難測又南注於洧詩奉與洧是也世謂之鄶水水經又云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又東過其縣南又東過鄶縣南又東南過長社北又東過新汲縣東北又東北過茅城邑東北又東過習陽城南折入於潁水然言洧水

發源井說文溱出鄭國注謂陽城山乃馬嶺之統名殆其然歟斯二水者洧大而
溱小洧又逕鄭城中由西北入而出其城南左傳昭元年晉伐鄭入其郛敗其徒
兵於洧上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鬭于時門之外洧淵皆鄭南之洧也其成十七年
晉以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則新汲縣之洧也杜注云今新汲縣治曲洧城臨洧水至溱洧合
流桑經以為在鄭縣酈注非之以為在密縣而辨證良不謬然溱洧之篇言士女
祓除不應遠離都會而並舉二水者意以洧水中已兼有溱水一統記云溱水至
新鄭縣與洧水合此桑經同

朱子辨說於十篇之外出其東門二篇皆云敘誤而不言其誤之故於東門則以
為敘之失本於子太叔韓宣子之語而不著其何以失於野有蔓艸則引東萊語
當之噬東萊止譏後敘不譏首敘也蓋此數篇者必欲非之而不得其詞矣至辨
風雨以為詩詞輕佻狎暱辨子衿以為詞意儇薄夫詩之言節以此二篇者直矣
可義同為淫奔乎至揚之水敘猶為淫詞而觀之文義難通也則言兄弟為婚姻
此尤可笑豈作詩者乃不恤不謀而徒事其合者哉王辨桑洧曰鄭俗淫泆定由
其風習已傳已久不為兵革不息男女相弃而咲為特謀溱地理志鄭山居谷汲
男女亟聚會之文耳夫敘不可信班固之言何以必可信乎敘以淫風大行歸於
數亂之故使人為民上者知其咎不可一日與焉苟有好淫者之言使令其事未確
猶當信之況師傳有自乎葉谷不辨乃以多淫詩歸由上之化鄭自詩之聲也原者
以為風土之習使然則教化為虛言而二南之義廢矣嗟此為論也

丰

傳丰豐滿也篆從丰說文艸盛丰丰也从生上下達此言滿豐丰豐也耳詩傳字寧
行从此其異耕等字則从手未敢如公說字是也

東之墠

墠平易段陂嶇登行上之宜易與室中之藏難觀以與昏姻之際得禮則易不
得禮則難毛義本無不通也鄭以為女欲奔男之詞遂為朱傳之濫觴矣

風雨

傳以瀟瀟為暴疾則甚於凄凄矣云膠膠猶喈喈則曾所加為世之亂也曰其一
曰君子行己之道能得其常而已以世亂而稍變非君子也以世亂而加峻是有
心於矯俗又非君子也故敘云不改其度焉魏盧欽之稱徐邈曰往者毛孝先崔
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
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
介也是世人無常而徐公有常也此所謂不改其度者歟

子衿

青青子衿毛傳云青衿青領也衿字石經作衿釋文云衿本又作襟廣雅謂衿襟
二字音義皆同非也案爾雅衣眥謂之襟注云交領也又衿謂之袸郭注云小帶
也說文止有衿字注云交衽也然則衿衽襟二字各一義詩當以襟字為正衿襟
時通用耳顏氏家訓云古者衣領下連於衿故謂之衿不知衿字多通用不必強
為之說也說文又有紟字云衣系也籀文作䘳則衿字亦可作紟
敘當以毛義為正云衛曰也古者教以詩樂誦之歌之弦之舞之孔疏引王制
曰六四口教文王世子春誦夏弦詔之宗此詩本刺學校廢而青青其學業之不習
若徒以青衿為言則朋友相思之常語耳非敘意也

揚之水

玫意揚之水其一人一時之作乎[illegible]有兄弟而不可[illegible]同心者僅二人耳而讒間又入之此所以終於無已也維予與女無信人言聽之讒言之害矣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是女者已信其讒雖有忠臣良士奈忽何

出其東門

茶傳云英茶箋云茅莠語異而物同其取義又異傳取其白箋取其輕也朱子以茅華輕白可愛喻女色之美說又異於毛鄭而實本漢書注漢郊祀歌云顏如茶注應劭云茶野菅白華也言奇麗白如茶也師古云言美女顏貌如茅茶之柔也集傳本此獎古人說詩義各有歸正不必强彼就此其毛鄭二說則孔氏右鄭得之

匪我思存毛以存爲好設則思度如字韓鄭以爲思所存則思度[illegible]爲不存音毛義在好鄭義在思也下章匪我思且[illegible]文云且音徂[illegible]云存也[illegible]子徐反合之上章則音徂者毛義子徐切者鄭義也遂不從毛鄭而别設反[illegible]未知[illegible]家

野有蔓艸

敘云思遇時[illegible]而思[illegible]今[illegible]之[illegible]也有美一人日居之[illegible]也[illegible]傳文亦無男女慕說之意[illegible]是漢師所注其[illegible]于左傳[illegible]子太叔之於鄭孟襄二十七年子齹鄭卿句之於韓宣子昭十六年皆賦此詩未必盡斷章矣

溱洧

溱洧士女秉蕑集傳以爲上巳祓除韓詩主也毛傳綜明文獎云溱洧春水盛也今本無韓二字則亦以爲春時矣鄭云仲春冰釋水泮涣然又云男女感春索並出託采芬香之艸而爲淫佚之行古仲春則非上巳言亮矣香艸[illegible]矣竊謂鄭俗雖淫不應縱放士女斷宜韓詩之說爲長

古香艸名後人借以名他卉相沿既久遂執今卉以實古名此不可不辨也古人所重蘭左傳言其有國香孔子以爲王者之香離騷咏之尤多而兩見於詩國風鄭秦洧陳澤陂之蕑毛公皆以爲蘭是也神農本艸列於上品謂之水香陶氏謂錄名蘭澤艸出都梁山又名都梁香頒女子種之又名女蘭女子小兒喜佩之又名孩兒菊[illegible]本艸綱目以爲即今省頭艸云唐班經驗方曰夏月置髮中令髮不膩之力切致其說良是然今之省頭艸氣不甚佳人亦罕珍而古人顧重之如彼此物性有變更耳作古今人好尚之殊亦非别艸也宋以來或衍義元朱震亨補遺之皆以今之蘭葉其葉如麥門冬者當古之蘭艸失之矣呂大臨詩記曰蘭即今之蘭與古同

[illegible]

奚況上巳祓除時安得有勺藥莖乎然傳以為三月開華殆據閩中風土歟所以解鄭詩也又王砅音冰素問注引月令雷始發聲下有勺藥榮是仲春第五候亦恐非今勺藥豈與蘼勺藥一物乎

宋董氏因辨詩離艸之解遂疑勺藥爲江離雖屬臆見然江離香艸見於離騷亦蘭之類也別錄云蘼蕪爾雅說文作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陶云葉似蛇床而香騷人取以爲譬則士女相贈容或有之案本艸注言未結根者爲蘼蕪既結根者爲芎藭大葉似芹者爲江離細葉似蛇床者爲蘼蕪是三艸同類而稍別也又案勺藥之名兩見山海經北山經云繡山艸多芍藥芎藭中山經云洞庭之山艸多蘪蕪芍藥芎藭其芎藭蘼蕪本江離之類而與勺藥然産於兩山意勺藥之即爲江離果不謬乎

毛詩稽古編卷第六

齊　變風

齊詩譜言懿王烹哀公變風始作孔疏申之謂公羊傳及世家但言周烹哀公不言何王惟徐廣以爲夷王烹哀公烹後立弟胡公胡於夷王時被弑其立必非夷王時夷王之前有孝王孝王在共懿之後譜言人定是時主本紀得懿王之立王室遂衰明是懿王受譖矣且言懿王時詩人作刺或指雞鳴而言胡公歷孝而夷一君當三王設法保民書及曰胡知胡公歷年久矣益明烹哀公非夷王也孔此言當矣案汲冢紀年夷王三年王致諸侯烹齊哀公於鼎徐廣應本此爲說蓋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也又案書顧命齊侯呂伋逆子釗左傳楚子言呂伋事康王竹書十二年則齊丁公伋與周康王同時也康王後歷昭穆共至懿凡五王丁公後歷乙公癸公及哀僅四君較其世次以哀值懿猶爲疏也不應更後矣又史記三代年表亦以哀公當共王世胡公當懿王世此皆證據之顯晰者不僅如孔所云也鄭譜恐不誤又案禮記疏亦出孔手而檀弓疏及五世反葬言夷王當哀公與詩疏異意假有稽文因而未改耶

雞鳴

雞鳴次章朱傳曰此再告也末章曰此三告可謂不參活句矣一告不起待再告再告不起待三告夫人誠賢矣君子忌憚不已甚乎夫詩人陳古刺今設爲此警戒之詞耳首章舉君夫人可以起之時傳云雞鳴而夫人作昧旦而君作次章舉君夫人可以朝之時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纓笄而朝朝已昌盛則君視朝箋云君日出而視朝以爲立言之次第非真有兩度語末章

又自言者式之故與上二章亦一時之言非兩屢促之不紀至無飾將又促之也
古人飛走之物皆可名為大夫雉易衣命篇作羽蟲毛蟲介蟲鱗蟲倮蟲是也蟲
亦可喚為夏小正丹鳥白鳥指螢與蚊蚋是也鷄鳴之蟲指蒼蠅之飛蟲孔疏皆
以為羽蟲信有理矣羽蟲蒼飛其薨之屬乎彥此早朝者或北卿相而已之君
與夫人豈能貪同蚤也合鄭齊兩鷄鳴觀之可定古人夙興之節

還

還篇之肩七月之豣二字形異而音義同吠音傳云獸三歲曰肩豳傳曰豕三歲
曰豣則似猶有別矣夏官注毛鄭引豳詩亦作獻肩於公而云四歲曰肩與詩傳
戾故後鄭不從其云一歲曰豵三歲曰特則合於騶虞伐檀七月毛義焉

著

著叙云刺時東方之日叙云刺衰東方未明叙云刺無節皆不斥言所刺之君孫
毓已為何哀至襄其間八世未審刺何公孔疏曰此三詩在還詩後是刺哀公
但言于哀作叙時當知齊君號謚何得闕其所刺乃詩舉上以明下耳序謂疏說
良是也孔子刪詩去作詩時世近者百餘年詩止於陳靈公靈公之殺在宣十年去孔子生襄廿一年丁巳既百餘年
詩凡百十五年子受生叙又在其後遠乃六七百年如商頌則千年矣與文叙失必多矣刺所指目
無容忘知叙者存其傳聞異說故時君號謚或略不獨齊一詩然矣如以為
采上見下則魏風七篇叙皆不言何君豈亦有可明于上篇可明乎雜傳言皆
人叙詩必發其世於史記檢之他史叙無因知而史公亦不能立世家信夫
充耳瑱也君以玉臣以石為之詩琇瑩瑳與他皆是也縣瑱以紞
為之君五色臣三色即今條紐詩素青黃是也
紞者所以懸瑱而屬於紞以黃緜為之瀸音纖天口紞充耳黈黃綿也箋詩弗及
為條傳曰充耳以縣瑱所謂紞也是誤以紞為充耳又誤以緜為紞矣

東方之日

日月君臣之象也東方則盛之時也援古刺今之詞耳義此從鄭以東方為明而未
融取義大遠

東方未明

未明未晞皆言早也不會云不夙則莫則有時失之晚矣詩互文以相備也叙
云刺無節蓋太早太晚兼有之不然與鷄鳴之警遠婦之閑何殊而以為此哉
不能辰夜傳云辰時也疏云不能時節此夜之漏刻也柳木柔脆不可為藩狂夫
無守不能奉漏叙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正指此朱傳改辰為晨者晨夜之辨人
明而不能如頌那將有意邪
挈壺之法孔疏據周禮注為每氣分為二箭周歲二十四氣為四十八箭率七日
強半而易一箭為此漏法也其定刻孔氏謂浮箭壺內以出刻為度賈氏謂漏水
壺內以沒刻為度周禮疏云箭各百刻諸一刻為一刻也陳氏為浮沈不同大祭則一信哉蔡
書刻銅為引水而下注壺箭而上登則孔氏浮箭之失亦德應術而言

南山

冠緌雙止疏文云結冠緌也內則注云緌纓之飾也疏云結纓頷下以其垂結
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集傳訓為冠上飾甚謬而未明

盧令

其人美且鬈毛云鬈好兒鄭破字為權云勇壯也與申鄭意謂好與美將一鼓易

之殊不知美且美悉皆章傳甚明好是儀容昇見異義何當一乎此詩敘云陳古以風故三章皆以美德為主而人則又有其政也鬈則又有其容也偲則又有其才也容兒與才技雖非美人之比然詩人頌君從從及之終南之顏如渥丹黻衣之舍[illegible]則獲皆是矣集傳訓鬈為須鬢好訓偲為多須而引左傳於思 宣二年 語為證則兩章意複出矣況鬈義本說文耳說文云鬈髮好而不云須也左傳杜注云于思多鬢兒實適注 見釋文正義 云白頭皆不云須也且合于思二字為義非偏釋一思字也又案說文云偲彊力也引此詩與毛傳稍異而通

敝笱

敝笱詩敘謂惡魯桓微弱是也失傳以為刺莊公失之矣案女子之嫁有三于歸也歸寧也大歸也舍是無言歸者文姜如齊始於桓末年耳時傳公已卒不得言歸寧又非見出不得云大歸則詩言齊子歸止定指于歸而言矣于歸時文姜尚行未著也末年如齊桓卻從於彭生之手詩何得責其防閑而以為刺哉若皆從之矣案桓狄君自立惟恐諸侯討己結昏於齊以固其為故不由媒介自會於齊受以成昏文姜又傳公受女於其嫁也親自送于讙則婦將應從之紙與文姜之驕逸數制可知桓既借齊以自安勢不得不畏而養成驕婦之惡已非一轉時於既季後之耳茲則皆之敝也不敝於彭生殺公之日而敝于子翬逆女之年以詩人設見稍本故不於如齊刺之而於歸魯刺之旨深哉集傳以歸為歸齊既失段證義味亦短

魚鰥稱鰥與魴鱮 文名鱅又名鰱 同得非甚大之魚衛人所釣偶得其連車者耳 事見孔叢子正義引之 新語良然然本草鰥魚體似鯨而踐魚頭似鯇鯶 而口大頰似鮎 音啗 而

[illegible]

而色黃鱗似鱖 居衛切 非而稍細大者三四十斤又性果敢善吞啗故又名鱤魚 鱤音感 又名鮎 音啗 則鰥者感也鮎者啗也則定非敝笱所能制也

載驅

齊子豈弟鄭箋豈弟作闓圛 音開亦 訓為闓明本洪範稽疑之文 卜兆者五曰圛古文作悌 貫遠以今文 釋之 之宜合爾雅釋言之義 云愷悌發也郭注引此詩 不安也況此詩四章發夕闓明文義相協翱翔好敖為法當爾矣又發夕毛云自夕發至旦謂竟夜而行也解甚明易未傳訓夕為宿恐未安

猗嗟

猗嗟昌兮揚者三首章抑若揚兮此一揚頌之則名也毛訓廣揚補易云廣額今抑若者美之之詞也毛云抑美色是也次章美目揚兮言目揚并美毛云好目揚眉揚揚之為眉也末章清揚婉兮傳於目揚指眉毛云婉好眉目與上清揚言也此二揚皆目也案鄭風疏云目為清眉為揚目謂眉之上下皆曰清目之上下皆曰揚此詩三揚一為額二為眉額即眉上故得揚稱三揚實一義矣集傳首揚字連抑為義以揚字訓為目之動惟末章訓為眉之美一字而體分三義為爾雅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為名毛公釋詩亦用爾古義相傳如此案名亦作顯玉篇云顯莫丁切眉目閒也詩猗嗟顯兮然則今詩名字及是顯字之通用與名字本訓不相涉矣朱子既其聲依改訓為威儀技藝之可名

魏

十五國之魏鄭譜以為與周同姓考閔左傳 僖二十九年 晉叔嚮語 [illegible] 皆姬姓 故知之其為何人之後則莫得而詳也大全載劉瑾語曰先儒以魏所封為文王子

畢公高之後此真瞽說矣案屈歷數文昭十六國（僖二十四年左傳文）有畢無魏也史記魏世家言武王封畢公高於畢後絕封為庶人或在中國或在夷狄不言封魏也畢在長安城西北（見左傳杜注）魏在河東截然兩國也成康時畢公以三公為東方伯又受保釐之命書顧命康王之誥畢命諸篇紀其事當時畢公則不改封於魏可知也其苗裔畢萬仕晉獻公以為車右與伐魏而滅之後分晉為七國之魏事又昇左傳閔元年及史記也此二書與尚書皆非僻書也瑶曾未寓目乎乃妄以七國之魏為十五國魏不思後儒學子又詆先儒言之不知是何等見識而不學全此修大全者又錄其語於書可謂無識矣近世俗下書有魯詩世學者言畢公始封為畢伯武王進為魏侯又言晉滅魏畢萬始晉為大夫復封於魏此特抵學也因瑶語而傳會其說妄本不足辨聊記於此以見大全之語誤後學不淺也

周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昭九年左傳文）則夏世已有魏國矣夾僖美鄭詩云周以封同姓其滅殷而封此如成王之於唐叔與

此此為魏風七篇前五篇刺儉後二篇刺貪其事相反故鄭於左方中分為二君此未必然也吝嗇之人往往好利為狀安知儉不中禮者必不貪字況陟岵叙云國數侵削役於大國而十畝之閒叙云國削小民無所容此二篇未嘗刺儉也魏之世次無攷其為一君詩與二君詩正未可遽定耳

葛屨

摻摻女手毛云摻摻猶纖纖也說文摻作㩃所咸切（釋文同徐所）則讀如彩纖說文息廉切（同釋文）則讀如銛二字音義別今人槩讀銛音惟罕敢紹辨之

好人傳云好女手之人鼓服之是女子整治之也左辟女至門之儀也象揥亦女飾也集傳以好人為大人因為象揥是男子之飾飾而楚夫必有襲象揥兩見詩一為宣姜之飾一為魏衆女之飾皆指婦人耳鄭氏傳云揥所以摘髮說中之云以象骨搔首因以為飾名觚以若今之說未知然否案西京雜記言漢帝宮中搔頭皆用玉後世詩詞亦有玉搔頭之語搔頭正摘髮之義豈揥之遺制與揥字又作楴廣韻云楴枝整髮釵也集傳為大人佩揥是丈夫而釵矣

汾沮洳

言采其蕢毛傳蕢水舄也（舄音昔）孔疏引郭璞爾雅注又引陸璣草木疏不為無據亦既忍矣爾雅又曰蕢牛唇郭注云毛詩傳曰水舄也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案周墊璣澤舄之說於雅別有蓄舄郭注云今澤舄蓄明以澤舄為蓄也孔疏兼存郭陸之言且記宋傳而因之惟嚴緝引曹氏語釋之甚悉以為蕢即水舄其説當矣

園有桃

夫子刪詩於園有桃僅摘取其國小而迫日以侵削二語其餘皆以為非本詩指之使特因國小不由於吝嗇也信如斯言則吝嗇之有無與關於國之興亡而小國不必自强大國不妨自恣矣豈可為訓乎況其傳云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夫政改正無意教之謂也政叙而仍說為其意敘者有知否未必心服也又辨伐檀非刺貪頌是非刺君然非貪餌在位君子何至甘心困窮非君好重斂有司何斂貪殘不顧特論如此豈為知本哉

詩言棘多矣除楚茨青蠅二棘外餘皆小棗也說文棘園有棘毛有傳案爾雅棘醆棗郭注云樹小實酢即此棗矣神農經歷於上品亦名山棗出河東者佳故以

示其踈焉

陟岵

多艸木岵無艸木屺此同此尒雅文也毛傳反之疏以爲傳寫之誤案王肅述毛者也其注屺岵亦依尒雅文見釋文釋名說文玉篇廣韻釋此岵皆與尒雅同則誤在毛傳無疑又案秦耳之崔嵬與屺反此詩屺岵朱子併用毛說始姑仍傳文之舊耳非真見傳是而尒雅非也劉瓛乃謂尒雅後出故不用此非朱意毛傳得自河間獻王獻王景帝子事在景帝而孝文之世尒雅已置博士見孟子題辭終覺[illegible]奇在景帝時尒雅何嘗後出耶

十畝之間

敘云言其國削小民無所依誅說說其無理以爲國小則民隨之哭孔疏已有說矣云古者使其地則實其民此 地狹民稠者以民有遷徙而內入故也斷言魏者晉以後獎而出其民狄滅衞而男女渡河者七百人民皆不隨平地非獨魏然矣

魏國遂之河北縣也今平陸縣屬水經注言其城南西三面皆距河僅二十餘里北太行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丘故有十畝之詩余鄉語殆非許識魏之偏小田道近距鄭鄰見使吞以致日蹙耳非地勢使然也若魏君能廣其德教闢拓其疆宇則踰河越山皆將而有之豈以此爲限哉

伐檀

伐檀首三句毛鄭以河清興明君詩意當如此河以濁顯而此詩三章皆言其清取義必在是若指隱居于地則言河足矣何必取濁水而加以清名董氏曰河雖濁而在河之干者則清不如詩言河干止謂寘其檀至此至言清且漣則統舉河水不妨指河干也詩咏河多矣並無言其清者獨此詩三言之豈無意乎

依傳解伐檀詩則爲避亂爲用力伐檀本爲車以行陸今河水清漣無所用雖欲自食其力而不可得此語吾所不解也不素餐者謂不爲其事則不食且非謂爲其事而仍不食也明知車無所用何苦伐木爲之既欲自食其力不應作此拙計以爲興體猶曰託言而以爲比體是乃實事矣天下有此愚而不情之君子哉至不稼不穡四句以刺貪言未甚明徒強釋爲美君子詞費而意晦

鄭箋云貉子曰貆義本爾雅說文云貉貆之類兩說不同而雅義較古矣又劉楨詩義問云貉子曰貆貉形狀與貉異案貉貈本一字本作貈今作貉音何其方語也其訓釋名者本作貉今皆用[illegible]安得分爲兩獸名劉說非也近世李時珍本艸反謂尒雅貆子貆乃貈之誤此說信則凡矣況伐檀篇引尒雅語正釋詩貆字安得岐而二之李又謂貆與貈同今羽雅也又見邦雅言貈貉同穴而說文以貆爲貉類故爲此說耳殊不知貆乃野豕亦見說文貆胡官切貈胡各切兩字音別豈一獸乎經卽今貛之稱音與注[illegible]耳非貆也又案釋文云音桓依郭音胜尒雅釋文音丸

胡取禾三百億兮傳本作萬萬曰億又十萬之名也百億千億萬億皆同也干字从禾以心實字从言从中指也[illegible]加人爲[illegible]也三字皆於力切今億實二字當作億兆樣指之象

碩鼠

大全載劉瑾語謂君子欲見武公於晉故不備晉而備唐晉詩名唐見武公滅宗國之身魏風皆晉又見獻公滅同姓之惡瑾所謂君子皆何人耶其李子乘樂

경011 054

時詩未經删定也然已先歌魏後歌唐則晉之爲唐唐之爲魏非仲尼筆也以一字寓褒貶春秋教也非詩教也卽使唐繼魏晉僭唐果定自仲尼之筆亦未必如鄭所謂況樂工所歌已介邪又唐之名昉於帝堯而爲晉之本號未嘗爲於晉也仲尼欲絶並公何獨斷一晉名而於唐則無所惜邪蟋蟀敍論僖唐之故謂其有堯之遺風詩見下傳吳季子聞歌唐亦嘆其思深憂遠有陶唐之遺民二語不謀而合可見古義不誣也是時晉爲唐乃所目美之懷反以爲刺何其悖邪豈於魏風七篇唐風十二篇其爲美刺之詩僅無衣已下四篇耳安得兩風之次第名得特爲二公而定邪所見如此殆不及兒童也修大全者備載其說無說甚矣

蟋蟀

蟋蟀刺僖公敍說必有本朱子譏爲以諡得之始復文耳敍云及時指篇章四句句云以禮自娛樂之後四句與敍文正相合朱子謂其相及吾所不解也敍人事此言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有堯之遺風此皆本唐風而言不專日一時與刺僖全無涉時時見蟋蟀殘耳文句類然非難知也朱子還不如序合刺僖爲一事而識之識者亦太固矣且其詞曰風俗之變當有儉入奢而變之漸必由上及下今稱君之儉反甚於切而民之俗猶知用禮謂無是理誠新語謂俗之既奢者必不能復儉矣愚未敢信也古人固奢示儉固儉示禮奢儉何常惟上之化耳唐民儉而用禮堯之遺風也僖公非爲非禮之儉決係渠未沒故猶如用禮且以規切其上事理正合如此又何疑焉

滚傳敍蓼匪云哀蟋蟀之局促古詩云蟋蟀傷局促局促之義正與敍儉不中禮同哀之傷之卽敍所謂閔之也時敍明帝時人古詩亦名雜詩玉臺新詠以爲枚乘作漢景帝時人文選十九首昭明列於蘇李前則亦以爲西京人作也此皆毛學未行而詩說已如此敍義有本矣朱傳以爲民俗勤儉夫勤儉美德也何云局促哉

職思其居傳云職主也十月之交篇云職競由人左傳鄭子駟引逸詩云職競作羅襄八年晉范宣子責戎云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襄十四年職皆訓主主者言主當如此非實字也職思其居謂主思其所居之事義在居不在職也語本渾成集傳旣訓職爲主復云顧念其職之所居則又目爲職任之義自相戾矣歐陽氏解職思其外云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亦以職爲實字故句法多破碎大全胡氏云職思其居謂所居之職也其外謂所職之外也其憂謂思之極而至於憂也此迷朱而愈失之大抵思其居不云思而云憂也思其外云及者思其可及之事憂則其所思也思而及之又在思外矣文義不當程度況上思其居也思其外語本一例若亦及其居而遂成文理乎誤不甚在職矣

不恭云蟋蟀休休儉也奢儉皆有節制而休休爲苦樂之義是士之心恬靜而不爲淫所目爲儉也毛傳云休休樂道之心樂道之德欲止儉意也註瞿瞿蹶蹶皆形容良士之心耳朱解以休休爲安閒瞿瞿蹶蹶之效誤矣

山有樞

隰有榆朱傳曰榆白枌也此說與爾雅說文而誤也爾雅釋木云榆白枌郭璞云榆之白者名枌東門之枌毛傳云枌白榆也解正相合釋木此文當以榆白爲句枌爲句耳說文用釋木成語而不加分析故貽悞於集傳然集傳於此詩曰榆白枌也於東門之枌曰枌白榆也枌旣白於榆榆安得又白於枌乎益亦弗之思矣歐解頗

此甚當但謂是陸璣之誤則艸木疏歷比語蓋誤記許爲陸乎

山有栲 疏引俗諺云櫄樗栲漆相似如一案栲山樗也栲與樗也櫄乃杶之或體書作杶杶爲貢杶榦栝柏是也左傳作櫄襄十八年平陰之役𥁞莊子斷雍門之櫄以爲公琴是也俗書爲櫄（櫄本則一木即莊子所云八千歲爲春秋者又名椿今俗誤爲櫄爲樗誤而不知又爲樗式閭切）椿樗三木同類而微分本艸綱目云椿皮細肌實而赤嫩葉香甘可茹樗皮肌粗疏而白其葉臭樗生山中亦虛大爪之如腐朽陸元恪亦云山樗與下田樗無異葉似差狹耳是陸又謂山樗不名栲栲葉如櫟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此特據方俗語耳栲之爲山樗爾雅毛傳說文皆同不誤也又案說文栲作㭫云从木尻聲（苦刀切）聲者皆切陸疏云許慎栲讀爲糗則徐鉉此切非許意矣詩栲字協杻陸語庶不謬

揚之水

唐風揚之水謂涑水（涑音粟）也水經注云涑水自左邑城西注水流急浚輕津無緩故詩人以爲激揚之水水側狐突邑中生處則此宜指揚水自激揚其態揚矣左邑即聞喜也察改名也

說文無皓字而玉篇有之與皓暠同字皆爲白色義唐風白石皓皓胡老切玉篇廣韻音亦同廣韻又云曰頭今作皓是皓顥又同字韻會以皓爲古老切不知何本

廣尺深尺爲澮廣二尋深二仞爲溝溝水和歡字以郎澮字案淮南子澮距川言深巜巜之水高爪也播之以白石鑿鑿从巜不从爪說文鑿水生厓石間粼粼也从巜聲詳玉篇廣韻皆同今詩本作巨記嚴辨作粼鑿鑿之甚恐宜皆从巜敢本注疏亦誤

茱（椒舒作）掬

案邵毛傳但言兩手曰匊不言升匊之大小宋董逌引崔集注謂匊大於升云古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漢氏呂氏亦言二升曰匊案周禮段工記陶人疏引小爾雅云匊二升二匊爲豆豆四升（今小爾雅云兩手謂之匊不云二升與段工記疏所引不同）宋戴侗注謂吕之說雖今於此又段工記㮚人疏云鼎成㮚量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容一石數積千數破之一方有十六寸二分容一升百六十二寸容一斗千六百二十寸容一石甚此容一升之量立方一寸積方分者千十得萬六得六千爲一萬六千分平方一寸積方分者百二則倍之得二百分律呂新書云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二十龠也積一萬六千二百分正合十六寸二分容一升之數所言相符當不謬也若據董引集注之言以立方之法計之則容升之數僅得積方五百二十二分有奇不能及一龠多寡相懸殆不然矣又案近世算述以黍尺廣尺深二尺五寸爲古斛法是每石積方二千五百寸每斗積方二百五十寸每升積方二十五寸也方寸者二十五爲方分者二萬五千較賈疏所引㮚氏量容每升多八千二百分此雖云古斛然俱視今稍古耳若三代嘉量之制則賈疏近之

綢繆

毛以三星爲參昏見於嫁娶婚姻之正期以刺時昏姻失時以爲此篇毛以季秋至孟春爲昏期之正鄭則婚以仲春爲昏期也毛不從不易矣近（儒多主毛作和昳說）鄭三星斷定指參毋容从毛得之呂記主鄭而兼毛朱傳則獨主鄭矣又此詩本

心大辰也非似連珠而微曲

刺昏姻失時而未傳反以為既得昏姻夫婦相語尤非詩意如此良人何以是欲見而不得見無可奈何之詞也安在其喜而慶乎朱子之為凡錄者皆用以人頌禱歌用此詩今夕何夕句為喜美之設尤殊不知引詩亦不必如本孔之類之理自長矣

心三星正似連珠雖稍曲然不可為之鼎立鼎足而立者如織女胃星之形要似之而調繆詩大全錄劉瑾之言曰心宿之象三星鼎立始循騎者之道實白也鄭之野有蔓草唐之綢繆皆言邂逅而兩傳釋之義各不同鄭傳云不期而會唐傳云解釋之兒意當因經文必有不同矣鄭錄文云邂本亦作解逅本亦作覯此字形互異於可見者也集說文不期而會是邂逅本訓鄭詩正當此義矣唐詩見此邂逅指昏姻言昏姻之禮必相約而後成豈可言不期而會室毛公之則為釋也傳解說釋文音蟹說其義則是說似無發明竊以上下章傳義推之良人為美室粲者為三女皆夫目婦之稱則此章義應指覯解綫而和悅道相初昏之狀解釋文又載韓詩云邂覯不固之兒雖異毛義然亦足證此邂逅與鄭詩別矣

綢繆杕杜羔裘此三詩叙皆不言刺何君乎以其在椒聊鴇羽之間則刺為昭公時殆不然也鴇羽叙云刺時也不云刺昭公又言昭公之後大亂五世明是叙極始作鴇羽非昭公詩則綢繆諸篇可知矣昭公之立左傳明云晉始亂二年已極然昭在位僅七年始潘父叔之亂斯甚耳昭公將來至大亂民間昏姻失時父母弃叁成時乃昭公親叔父昭公以曲沃封之不得為棄宗族也昭之後歷為鄂哀小子緡五君而後并於曲沃綢繆以下四詩當作於最後一二君之世此時晉敝已久容有昏姻失時父母棄養者而曲沃已在晉君五服之外羽所謂父同姓而曰其君之近屬而言義無不通也說詳解叙意矣

杕杜

獨行睘睘字以目驚視說文云目驚視也引此詩今詩皆作睘俗人傳寫妄改其字耳又毛云睘睘無所依也無依之人多偏視驚顧與說文語雖異義實相通矣

嗟行之人胡不比也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胡不非望詞乃泛詞也言他人泛不相助我正見其不如同父也東萊釋此詩謂他人如可恃則行路之人胡不來相親比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欲助是齋解此意亦與呂同最允當矣若曹言究人不如思又望其相助不害於文義乎鄭以為求助於姓姓之臣末以為求助為行路之人意異而語同惟毛無傳意應如呂

羔裘

傳云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兒究究猶居居是二語一意也然引爾雅李巡注云注以居居為不狎習之惡究究為窮極人之惡因擬其意曰懷惡者不與人相親是不狎習也用民力而不憂其困是窮極人也說究究與傳義兩者實勝於毛詩云彼民之力而無辭倦之心又一本字作撻人意異矣

鴇羽

叙云昭公之後大亂五世鄭以為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為五世此非也叙說云昭公之後自不應從數昭矣朱子所言不數昭而數緡同得之緡在位二十八年視前數君獨久其時豈得無亂又滅緡之後曲沃武公始繼晉而作無

衣之詩不容言晉毀者反闕絡而不數也
鴇音保从鳥午聲午博抱切相次也从匕从十俗本寫从七十者誤
黍稷與粱秫苗葉相似而穗異粒不同黍與稷異秫稷粒各相似而性之黏疏
不同稷之黏者爲黍一莖數穗而散垂其粒粱之黏者爲秫一莖一穗而聚往
其粒團稷粱以爲飯黍秫以爲酒猶秔與稬糯俗作也又古以粟爲穀之總名自漢
以後始以名粱之細粒而黏者今北土皆食之呼爲小米

無衣

叙云美晉武公也疏其臣之意美之耳蓋武公本無可美美之者特其臣之意
此孔氏之善詩序也朱子弗究斯指謂是叙者以爲美以而譏之亦已固矣呈寔
曰云云猶之乎宜哉受之宜無他人云尔此特人句調之常也僞天子爲之猶脉
於自汝亦詩人僞謂之常也况此乃大夫乞請命之事因而婉道之非卽以此詩
上之天子求其錫命也謂其僞慢無禮無乃兒童之見與

有杕之杜

武公以莊十六年命爲晉侯至十七年卒其更有同國僅一年耳有杕之杜其卽
繼無衣而作乎笙公以不義得國賢者恥立其朝避者有特生之杜人罕親足雖內
致其誠外盡其禮猶覺不足枉君子之駕況不求乎故云噬肯適我望君子之來
而惟覬其不來也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求賢之道當如是矣

葛生

葛生篇蔹埏以室爲喪亡之詩而以次章之塋域及末二章之于歸于室證之此
非也歟　方城傳雖以爲塋域然與上章之于野及葛蒙之蘞蔓一例語耳不必
曰其夫所葬也于居于室猶大車篇之同穴不必疏般方可言也况次章之于域
固爲以亡之證而五章之錦衾獨非生存之證乎

采苓

苓谷三章皆兩言人之爲言爲字疑文有平去兩讀而以本或作僞爲非樂爲言
毛無傳鄭云爲人爲善言以僞爲之據此文義爲人當去音爲善言當平音經文
爲字平去二音得通也定疑文兩讀也孔疏申毛鄭俱从定本作僞義於經文雖
可通然非鄭意也蓋爲經文爲言與舍旃一疊一致相對成文則讀于僞反義優
矣疏云王肅諸本皆作爲言但未知王作何解耳
采苓刺獻公也齊詩傳以驪姬譖申生事證之謂公讒者始以甘言投之譽則苓
苓味美也繼以苦言動之譽則苦若味惡也終則甘苦並進歷而引對味上美而
下惡也驪姬始譖申生者曰夫人甘言也譽夜半而泣言申生將行亂于君此苦
言也又先譽老而後之政乃具譽君此甘苦並進也案獻公信讒之失莫大於殺
申生一事自以實此詩題似於理其說三與義亦由而中

毛詩稽古編卷第七

秦風

車鄰

車鄰序云秦仲始大駠鐵敘云襄公始命始大國始大始命命爲諸侯也是秦仲尚未爲諸侯而得備寺人之官者疏謂附庸雖未爵命自君其國猶若諸侯故得有之似矣愚按直此也王畿公卿大夫士禮記謂之內諸侯孟子亦云大夫視伯秦仲爲宣王大夫自當備次國之制非從附庸之旹其有車馬侍御禮樂無疑也毛詩以知見成矣之則有此雖君其國未必有寺人矣疏語殆未當愚又朱子謂說以車鄰非秦仲詩劉瑾以而和之謂大夫不得有寺人此詩疑作於襄公之後何見之陋也

閽寺守門古制也欲見國君者俾之傳告不足使令脫役王車鄰既引禁衛及左傳而證見其令之徵其常職然則寺人之令非以爲刺也歐陽爲三代侍御僕從何非正人今秦用寺人爲大夫侍御僕從宜於使令哉役者那楷月修因其語遂極論之又幸合韓公歐蘇人事以爲後世所鑒爲用呂添律爲詩害浩始于此故髮人錄車鄰以冠秦風議論雖是然非詩人本指

寺人之令毛云寺人內小臣也孔中之云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爲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蓋周禮天官所屬內小臣與寺人各一官故辨之耳此詩謂傳說用毛傳語大全亦引孔疏注於下而節其語曰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即今內小臣之官也時誤矣哉余非謂寺人四字是引疏而反其意也又增改是字爲今是矣孔氏所謂今豈非唐有唐書百官志並無內小臣之官也先儒之語經其節截便數不通可歎也仍作已

駟鐵

公之媚子毛鄭釋之謂能以道媚于上下使君臣和合疏申之謂如卷阿吉士媚于天子媚于庶人又如文王四友有疏附皆能和合他人使相親愛不憚己之愛人而已其曰子者王肅以爲卿大夫之稱也案斯言得之案傳訓爲所親愛之人益言秦廷未必有大賢如孔疏所稱耳然襄公後世能興祖業如列於諸侯亦豈之屬也其臣雖不及疏附吉士之賢卑豈必無一二智略之士可以導君意和輯羣心者耶之爲詳述事故至發辭以便嬖當之其繆尤甚以嬖臣從獵爲者之侍是刺也非美也況詩若媚字多爲美辭惟當言佞媚及以何爲媚故孔傳釋爲媚諛之人恐非其訓非其餘也蘇氏此解不能昧於詩理且關於字義矣

載獫歇驕義始見始試習之也後漢謂以輕車載犬其說始於文選張銑注五臣多謬說不足信也大馬乃畜犬本以能走見長何又用馬力載之乎集傳又用韓公之說以爲後世事既難以證古賈氏詩集引韓傳語謂歇驕非犬名以車載犬所以歇其驕逸非雅歇驕從犬以合毛之耳此尤謬妄余雅錄詩書字音義同而少異者甚多獨此二字同毛而反奇其稱詩亦闢毛異義何此二字必欲合毛乎況歇其驕逸亦不成文理

小戎一

戎世爲秦患而襄公時周有驪山之禍戎患尤劇小戎詩所謂西戎方疆征伐不休是也幽王亡於襄公之七年秦救周有功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此數年中當

狃伐之時矣襄公奉天子命秉國人好義之執心終身不能平戎方張之寇信難以力碎也子文公始敗戎收周餘民而有之至七世孫穆公用內史廖計取其謀臣由余益國十二遂霸西戎自此戎弱而秦疆矣然襄公以義與師民心樂戰故子孫得收其成功耳小戎一詩實秦業興盛之本

爾雅釋畜有二馵一郝俗作騾上皆白惟馵一左足白馵孔氏詩疏引郭注云馬郭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足白者直名馵今郭注無此二句蓋傳寫遺之小戎詩爲我騏馵毛云左足白曰馵則郭所爲直名馵者也案馵从馬二其足之戌切絆雅云以絆絆俗作絆馵故二絆其足易震卦爲馵足是也又馵一歲也从馬一絆其足讀如弦伶云白開切又爲絆馬也从馬口晉國回也象回也之形其足讀如飄伶云陟立切左傳成二年韓厥執馽馬也今左傳作縶杜注馬絆也縶即馬之重文盖此三字義皆爲絆馬而音不同書形大別說文辨之甚明

弓有戴有閉字小戎閉以竹爲之張以象爲閉狀如弓所於弓裏紲縛之之司又納之義中數字亦作豈鄭風抑豈弓忌是也又名韔儿形弓所還二詩又名韣見月令又名韔又名敦石爲案韔伏弢唯並皆見在詩一僖公二十四年一哀仁年弢亦作韜毛云閉世也弢工記工人注引詩作竹秘緄縢儀禮士喪禮二注引之作柲又云柲古文作柴柴則秘閉柲柴四字文異而義同

縢繩文云適登切案縢字說文系爲綦韁所緣登切與滕同音如繩文切則定讀如滕俗作騰爲說从之

載寢載與箋云閔君子寢與之勞集傳云思之深而不居不寧節指君子言未指念君子者言義皆可通占上二章例之則箋義勝矣

蒹葭

狃戎狄之墟也周秦皆雜爲公劉呂下諸君變戎狄而爲周襄公以下諸君復變周而爲戎狄一用禮一不用禮之故也自襄公不用周禮以成風俗秦遂終於爲秦不迄遂居宋定不能復文武之舊襄公所以爲罪首矣此時周之遺民猶及見西京文物縣觀襄公之棄禮故異而刺之久則習化而爲秦安之如故矣夫子錄蒹葭詩第千古世道升降之大關也但周之用禮詳見豳風二雅周頌諸詩秦之棄禮僅蒹葭一篇及之又全篇託興語意深遠必得反而始明此讀詩所以貴論世而論世之不可忽敘也朱子不信敘說故終不得此詩之解

終南

有條有梅傳云條稻音也不如稻山楸音疑生云今之山楸是一木而異名也楸楨本一木但楸葉大楨葉小略異耳故生於山者名亦互通也陸璣謂山楸亦如下門楸其葉北山有楰又謂楰爲楸之異也然則楸楨楰三者亦同類而稍別耳傳又云梅枏也字俗作楠木生南方似豫章其樹直上重重如幢蓋高十餘丈大者數十圍梁甚芬芳爲梁棟器物皆佳良材也此非俗店實酸之梅有辨見經詁

黻衣繡裳傳用孔氏春傳釋之曰黻之狀亞兩已相戾案已字誤當从楊命成仙云當作弓不成字無音可詳非戊己之己斷言當矣又案亞古弗字因爲之黻見漢書韋賢傳師古注又見荀子王霸篇則此字上下兩畫當中斷文作亞今本五作亞大亞字成誤

黃鳥

臨其穴惴惴其慄俗慄言恐人哀此三良爲之慄懼也箋語甚明朱傳謂觀臨穴惴懼之言是康公生納之於壙是有所歸現未必然史記秦本記正義引應劭語云

穆公弃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竊意此三人者豈是要諾不苟惜輕生之士何至臨穴惴慄待人迫而納之壙耶但康公不能爲禁之任其自殺則亦不能無辜要之康公與三良迫于君父之亂命不能以義沒从遂雖有辜當从末減若穆公要人以殉及昏君執主之所謂惡爲首惡者左傳文六年及詩叙特舉穆公信爲正論班固叙傳傳田横義過黃鳥劉恶謂黃鳥詩舉穆公要人從死亦得之

晨風

穆公雖不爲盟主然嘗晉救列霸西戎亦處之信也而得士力爲多如百里奚蹇叔公子繁公孫枝之徒誅臣濟濟然傳謂賢人歸之駿疾如晨風之入北林信有之矣康公嗣立秦業遂衰終春秋見擯於中國士會之歸之也繞朝謂之曰子毋秦無人見文十三年左傳可見康公非嘗有人而不用也卒爲晉所始詒笑於諸侯非自取之乎叙云忘穆公之業弃其賢臣非無稽之説也朱子以爲婦人思夫之詩夫君子之傳豈獨妻可目其夫哉

駁駁音同而別異義亦異秦風作有六駁係雅駁如馬倨牙食虎豹字从交幽風皇駁其馬不雅駵白駁字从爻二字並見説文駁注同雅駁注云馬色不純亦與駵白相雜義同爲此爲駁馬王肅云駁馬能食虎豹至其取健則秦之駮傳見也宋哀公天有五行之色故爲駁馬明矣此二字併通秦梓榆此陸璣青白駁犖此駁馬赤白雜色也爲疏猶取王義則字當从駁

無衣

無衣詩叙以爲刺其君好戰朱子以爲民自述其好戰兩意相反夫樂生惡死人之常情在爲君者務廣土地不恤民命則好戰或有之耳謂民自好戰豈其情哉秦俗雖勇悍要自商君變法之後利於首虜之獲始以好戰成風當春秋世未必然也其時與晉遇殆九敗而一勝耳秦民果勇乎樂或作協乎樂闘乎不樂闘乎此實事之可證者也朱子又祇小序以爲與詩情不協夫不論世何自知詩情哉與子同澤鄭箋以澤爲褻衣釋文與正義皆引說文云襗也劉熙釋名以爲褻足履屬背又名鄭雖又名襦襠則非衣矣劉許皆漢人未知孰是又陸氏褻衣今之袴也古上衣下裳裳用今之袴不

無衣篇雖得極係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質直周用之易以爲仁義秦用之易以成富強後世建國者定是都焉蓋此起來一代之見非萬世之通論也漢説當秋都隴中而不思復漸致削弱故宋世謀國者長目爲憾李交口傳美闗中雖爲宅畢神泉殊不知古帝王之興各因利乘便相度時宜以建立都邑豈容執一乎見此特論其形勢耳非論其土俗也若民性剛淳厚篤未嘗盡由地氣況舜之仁義不下于文武元之雜說不盡於秦皆非以雍州也俗有淳漓力有強弱惟上所化耳如必待地氣爲之則從叛反在可假矣

渭陽

叙云康公念母思說申之以爲秦姬生存將欲使公文返國康公見舅爲反懷母穆心故念之斯言善於論世矣秦穆初心本欲置重耳於公子縶之諫故先置夷吾以爲利於晉見晉書事 然二公子之仁不仁秦人共知之矧推卷春於宗國能為之謀非始之願也況夷吾反國之後背弃妹言又背施閉糴以召鄭丕及身執於秦姬復以爭以擧之姬見夷吾之不仁必益思重耳之仁登喜慶新之將康公其

爲母之宿心知之深矣今重耳反國得如母所而母顧希及見回憶往事之感愴
此叙詩本送舅之詞而叙云念母旨哉孔氏申之定中當年情事
宋廣漢張氏謂渭陽念母康公之良心然不能自克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之也呂
記朱傳皆錄其語然而誤矣令狐之役非傳怨也乃貪利也爲枉納也秦之納雍
晉逆之也和逆之後拒之晉則無信非秦之失矣源又謂康公此舉正其念母之
心爲之母之欲置文公以其仁也雖之好言而忘文公定之而置諸秦誠立之必
能繼文之烈晉又曰無長君而迎之安得不納納雍者見穆公送重耳之初心非
公子雍屬吾之謀計也康公以爲是足以慰母於地下矣故于其入也猶踐於
呂郤之難而多與之徒衛其隱之也周矣豈料晉之變計哉故余謂令狐之役甚
見康公念母之心且此舉若成則秦晉和好當復如初不至有河曲之師矣

權輿

箋云屋具也渠渠有勤勤之意大具其意勤勤然疏云屋具猶言文彙今本不雅
屋作握即高云李本作握屋握㨝三字必有一字而屋具與箋合當以屋爲正至如
則大具今則無餘文義相應新解爲允集傳注王肅以屋爲屋宇用傳議之定是
或云夏屋即俎豆猶詩云大房也亦可通但箋義出於雅較有本

陳變風

詩譜謂大姬無子好巫覡歌舞民俗化之地理記亦言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史
俗好巫鬼其說略同皆言陳俗之不美自大姬始也竊怪文王后妃之德化及旬
國夫人大夫妻與漢濱之游女大姬親爲女孫不幸教乃從事淫巫耶陳地數百
年教習況傳係胡公不淫見左傳昭八年斯亦足表正其封內民顧不從君不從夫人乎

理之難曉者朱子喜闢漢儒然此說獨信用之
陳風十詩朱子惟取株林一叙然皆辨以爲非其本爲有據而疑爲無據者宛丘
衡門墓門三詩也予叙出自采風之官所指時世定有實據安有以謚號穿鑿而
斷後代之理幽公之謚爲傳公之惡而不肥自立他典冊之賴存於詩序可謂
後儒之見聞何思弁之陳佗之惡見於左傳隱六年及桓五年墓門之刺明其所宜尤非
無證也其本非淫敎之詩而判爲淫詩者東門之池防有鵲巢二詩也予叙之君
忠言不入后戚賢妃與之共處嗣房疑實之誼或可漸化其心此忠君愛國者不
得已之思也衛之靜女齊之雞鳴小雅之車舝皆此意朱子目爲男女聚會之作
讒之乎言詩矣同一憂也君信讒而憂者正也男女有私而憂或間之非其正矣
朱子舍正而取衺與夫子一言以蔽之指無乃不相類與其本是刺淫之詩而指
爲淫人之述者者東門之枌東門之楊月出澤陂四詩者天下雖至無恥之人登
其淫私之事則疑然而亦沒無得乎已淫汚之行編爲詩歌以誇示人者即後世
玉臺香奩之詠及近今淫詞豔曲皆是文人墨士寄興而爲之未有淫者之自述
也朱子何弗思乎況東門之枌云不績其麻市市一作也婆娑言其弃女工而不事
麻之之甚也澤陂云寤寐無爲涕泗滂沱言其憂無已事惟知戀色而已鄙之之
甚也譏刺之意已躍然於言中豈淫者之自道邪

宛丘

毛公之傳詩本與孫炎之注爾雅皆以宛丘爲四方高中央下郭璞反之謂中之
央隆高曰宛丘因爾雅宛中宛丘上文有水潦所止泥丘下文有丘上有丘爲宛丘
若以爲中央下則與泥丘相似而與丘上有丘不合矣又案水經注云宛丘在陳

城南道東王隱云漸欲平今不知所在矣按此則宛丘之形雖以目驗而知宜先
儒之各執一說也又宛丘歲久遂爲平地乃丘之小者故爾雅言天下有名丘五
其三在河南其鄭氏以爲宛營諸丘碌碌未足當之益信酈語之不謬矣王荊詩
地里攷載輿地廣記歐陽忞著謂宛丘地形正符且上有丘之語元魏時已失丘所在
忞何由見之殆屬附會忞著廣地記當宋徽宗時

東門之枌

穀旦于差音釵試擇箋謂擇善地而遊下文南方原氏女家是也今以爲差擇善
但不若箋之當今循未可預期皆容人擇耶

衡門

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傳云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饑可以樂道忘饑廣大正自
泉水言耳若泌充壯閒是承淨也傳作泌實然可矣樂道忘饑與上衡門雖陋而可遊
已而喻本一意孔氏申毛乃以泉水涓流漸至廣大喻人君進德源積小成大則
樂飢語意迂回況首章二羿文義參差殆非傳怡又樂飢鄭本作療療飢同飢義定明
捷

東門之池

可彈晤歌毛訓晤爲遇鄭訓爲對此亦迂之謂蓋言晤遇偶也則遇亦對偶之義豈
毛鄭義本相同也朱傳釋爲解悟之意亦通但對字雖平實而趣味較永矣況以
詩語觀之可與二字內已具有解悟意不必複出
可以漚紵之傳云菅茅似茅而滑澤無有白粉此用陸璣語然陸云根下五寸中
有粉白不云莖有白粉案說文云莖枝柱也枝生於莖故曰枝柱根木株也徐曰
入土曰根在土上曰株然則根與莖別矣況莖下五寸乎
鄭氏注爾雅以菅爲茅屬陸氏草木疏以菅爲似茅則菅茅乃各一草劉小程曰
華詩菅茅言又以菅喻申后茅喻褒姒其說良是陳風可以漚菅疏孔既引鄭
陸之說又引白華箋已漚名菅之語而繼之曰未漚但名茅是誤合茅菅爲一又
不悟其與鄭陸意異疏矣夫已漚名菅對未漚名野菅言耳豈茅之謂哉然白華
次章箋云白雲下露養被可矣爲菅之茅則合茅菅爲一實自鄭始

東門之楊

此詩與鄭之丰皆親迎而不至者也集傳以爲始有私約既而不從夫衣錦褧衣
度人嫁服也昏以爲期親迎之候也詩有明證何云私約哉

墓門

陳佗之惡師傅猶楚商臣之有潘崇乎崇教商臣弑君卒亦受賞佗以逆諸師
寧必不得免案特委者其當惡發於後世則均
歌以訊之釋文云訊又作誶音信徐息悴切集傳音與上萃協是陳第古音改
引王逸離騷注引詩誶予不顧及爾雅爾雅訊誶證之益信而有徵矣

防有鵲巢

誰侜予美侜與譸同故爾雅云侜張誑也本譸字譸張爲幻而毛公即用以釋
此詩又釋文云侜有壅蔽也譸誑也則侜爲正譸乃借矣譯一之謂侜从舟有蔽
蔽增加之意全人牙齧壁最爲可笑舟壽聲也侜取舟之載譸之言又爲取
乎
貝母名鱻藋草名遊龍梓榆名藪馬薇草名旨鷊皆見詩嵗名諸惡名雖亦見詩

傳此埴物而以禽蟲得名者也案鷊爾雅作鷊說文作鷏

月出

月出詩窈糾懮受夭紹皆舒遲之態指佼人言言其行步舒遲有此姿也集傳以狀思者之情殆未然三語皆兩字聯綿共爲一義窈糾分作兩訓尤屬鑿說也

株林

首章上二句胡爲乎是問詞下二句匪字是答詞各二句爲一意適株林即是從夏南非以株林目其母夏南目其子也疏云婦人夫死從子故主夏南言之是也朱傳曰君胡爲乎株林乎曰從夏南耳然則匪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故耳夫夏南本在株林既從夏南矣尚以爲非適株林乎文義殊有礙

澤陂

從鄭二風言蕳毛旣訓爲蘭鄭箋讀蕳從毛而論蕳則以韓詩作蕳爲是蓋其詩以爲荷者其莖蓮者其實菡萏者其華三章連詠一物不應次章別詠他物又蘭爲陸艸不產澤中似矣但蘭雖陸艸亦生水旁何妨於澤陂詠之至三章同物從叔文義尤整耳故人手筆不必以此法拘也當以傳義爲正

檜風

羔裘

敘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凡古君之禮待放於郊待環乃去此詩應作於待放未絕之時故毋章皆言豈不爾思可見古去國之臣不忍忘君如此春秋而下斯風邈矣集傳遺敘並遺去國義

狐裘以朝鄭以爲黃衣狐裘是也古狐裘有三一錦衣狐白裘天子之朝君臣同服之若檜君服以朝是僭也夫不僭好潔一狐青裘大夫士之服非君服也且人功粗惡好潔者沒不服之一黃衣狐裘息民之祭服之即此詩狐裘也故箋云以朝服燕以祭服翱祭翔息民之祭孔申鄭義甚明蘇氏改訓狐白謬矣

素冠

素冠毛以爲練冠鄭以爲祥冠呂記從毛朱傳從鄭孔申鄭易傳之意凡三而不當名果一也刺不能三年當先思其遠不當思其近二也不能三年當謂三年將終少日月耳若全不見練冠是喪即釋服遺禮之甚敘不應止云刺不能三年故王肅孫毓皆以箋爲長三也蘇謂先屬之世去文武遠遺教猶存喪禮況所尤也重時人自於禮法見有三年中略少日月者即異而刺之以爲不能三年孔語良是也彼此二三百年當春秋世尚有釋而不哀哀如孟獻子者齊宣欲而問疾如婦周於季武之者而魯人朝祥莫歌則子路笑之成人聞子羔爲宰則爲兄衰郎宰我短喪之問亦僅言之耳非實行之也案宣王西周時即有易三年爲期者乎朱子從鄭行之矣但次章素衣仍襲毛傳素冠則素衣之語名物配辭之允當

隰有萇楚

知訓爲匹惟見於箋故詩匹字妃匹也並本朝君注志又首章之知與二三章之家室當一義耳爾雅釋詁知匹語殆轉爲此詩注鄭玄箋成用之宋之呂朱皆爲俗仍作知識解

匪風

匪風首章毛傳與張王古上呂邑王春同義書治韓詩書而實同毛定非一家之私說矣朱子最受韓說獨以其同毛而易之

周道周之治道也傳箋義同朱子見叙言思周道被廢作道路解
鄭譜謂是屬將捨之變風始作匪風爲其作於厲王世乎周自文武以來好名便
今參見譜爲治此周道也屬變爲厲息監謗弭利民其災不安生矣舜小閔其忽更
舊章制法則見制於板蕩諸詩六月敘言小雅盡廢正指是詩也而國語亦云厲
始革典則政煩而民擾可知故匪風詩人思得一西仕於周者告以周之舊政令
使以烹魚之法爲治民之道也毛傳云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擾知烹魚則知治
民矣老子亦云治大國若烹小鮮意正相同蹈爲柱下史得聞周室藏書遺所聞
以立言斯言正周道乎毛公師承最遠傳語亦有自來矣又染書言常思見信劉
言皇道易簡自古治術率由斯道不獨周也詩寓其說於烹魚詞近而意遠矣嘆
惟毛公獨見此指而箋疏俱無發明至宋儒説詩略於毀義烹魚之說遂置道而

問考

曹風

蜉蝣

蜉蝣興也三章各上首句言蜉蝣羽今以爲比體通篇皆指蜉蝣言遂謂憂蜉蝣
之不能久存欲其於我歸處夫蜉蝣一蟲耳可與處乎況與人何親而憂念之至
此乎雖是託言說亦欠理
蜉蝣掘閱鄭掘地解閱謂其始生也以閱作穴解閱云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又云
亦定本作解閱謂閱解而容閱是鮮解字形相類必有一誤然二義俱通故並存
之也埤雅云掘土使閱閱也亦依定本案本草綱目云蜣螂蜉蝣腹背天牛等皆
蜣螂蝎所化蠹蝎生糞土中而蜉蝣掘地而出其爲蠹蝎所化而又埤雅引丁字曰

[illegible]

掘閱得生今曾子進無此語惟山據數爲云此郭有掘閱而得蟲者房玄齡注云
掘穿也穿地至泉曰閱掘求切切閱求月切豈掘閱得生别見定書而近本遺之
乎
三代時棉種未入中國凡所謂布皆麻也吉凶異用之止以精粗爲辨而吉服則
染以玄黃之色惟深衣不染又異大祥同用十五升之布但鍛濯灰治之純白
之以采則與祥服異焉詩麻衣如雪謂深衣也如雪者鍛濯灰治之功也諸侯大
夫士庶人皆服焉諸侯朝夕在衣故曹風以詠昭公首章言其衣裳之楚楚次章
言其衣裳之采采多也卒章言其朝夕變易衣服以見其奢也朱傳指此二
句所指蜉蝣言夫蜉蝣而曰衣裳是日其羽翼耳首句言羽言翼次句復言衣裳
不已複乎從以衣裳指可也雖指爲麻衣亦不得以蜉蝣當之矣況蜉蝣黃
黑色也今按鄭注而集傳遵用之者也黃黑色而云如雪可乎

候人

殳說文云殳也从殳示聲或說城郭市里高縣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
驚牛馬曰殺故从示詩曰何戈與殺詩殳與戈並荷定是殳乃殺字引之文遂羊
皮不知證殳乎證羊皮乎又說文殺軍中士所持殳也音殳毛晃增韻疑詩殺字
乃杖之誤劉說文引詩則東漢時已作殺矣又投帶而佩韍毛說非也
異義曰隮周禮眡祲掌十煇九曰隮是也詩兩言朝隮蝃蝀之詩隮虹也爲將雨
之徵候人之詩隮云也爲小雨之驗[illegible]詩語張之序解
朝隮爲登山伐木誤矣至呂東萊正齊朝隮婉孌正指季女文義相應也朱之今當
從爲升木韓隮爲雲氣亦未當

季幼女弱二字各一義此毛並小人柄國病害生民强力者猶堪自存幼弱者必至
大困詩言斯飢所以獨及季女也帝免嘉孺子哀婦人見盡華又逍遙正此意矣

鳲鳩

揔古刺今詩之常體不獨鳲鳩然也駒翁以為是美非刺徒以訓而已況音當有
胡不萬年為意思之而不得見若曰天胡不假之年使至今存也思古之意躍然

下泉

處讓之典不行則諸侯無所畏并公使刺不民失所正以此下泉詩所以思明
王賢伯也朱子譏叙以為此天下大勢非共公之辠夫使曽有賢者下民得所何
必遠思王伯之正已乎

冽从水清也測从仌寒也冽假下泉也訓冽為寒則當以二點各記嚴辭皆从三
點非是孔訓亦云字从冰冰卽从字說文云仌凍也象水凝之形冰水堅也夷隨
切逆鉉曰今作筆陵切以為冰凍之冰𠖥冷陵切者今作凝說文以為俗字

浸彼苞稂鄭箋稂為涼云涼艸蕭蓍之屬涼艸不見爾雅不知康成何據孔申其
說以為稂乃禾中別艸浸則昇浸不虎今禾而言稂此得之而未盡也下泉浸掘
本爲實歿困民漸以希蓍以筮皆艸之可祭者故說并傷稂爲害苗之艸鈕而奈
之惟說不盡何反以見傷爲實字鄭意或出此涼爲艸名無它典可證康成當別
有據耳

稂莠皆能害苗而亦有用於人莠可入藥其莖治目疾名光明艸莊胎閒話婁注
云莠似稷而無實又莽耀知照問當曰莠今狗尾艸爾雅翼引此說今目驗此艸識似稷而
不實矣稂有米可以濟飢又名狼尾艸爾雅孟孟字作孟乃之讓狼尾又稂童梁皆此艸
也本艸云生澤地似茅作穗又云莖葉穗粒並如粟實有毛穗色紫黃有毛荒年
亦可采食說文以稂為禾粟之不成者艸木疏亦以禾秀而不成為稂皆非是爾
領今推其辨之當矣又稊稗亦能殺苗而皆可食一斗可得米三升稗黃白色莖
葉穗粒並如黍稷有二陸二種稗苗似稗而穗如粟紫黑色陶隱居謂之烏禾云
荒年可代糧而殺蟲爾雅云稊英古技是也

豳 風

七月

七月篇所紀人事物候較遲於月令毛傳以豳土晚寒釋之後儒推明其說各有不同孫毓以爲豳土寒多雖晚猶寒陸德明釋文以爲晚節而氣寒陸義較傳爲至鄭玄張逸以爲晚溫亦晚寒孔穎達取其說以述毛因指畢趾藏冰之類爲溫晚之驗預簪入室之類爲寒晚之驗宋嚴粲駁之謂溫晚寒當蚤鄭言寒晚非是此國得之而猶未盡也愚謂地氣寒溫之異分南北不分東西南方近日則溫北方遠日則寒若南北相同雖東西縣絕總日道所必經溫寒無異也豳故屬雍雍實多在雍北之地至向城諸國如于闐鄯善大宛皆和鈞饒物產豳乃其類也邑公劉所居在中國而不在北也不應其氣獨異於月令於秦時不幸當後世風土異書幷無皆雍地也和田較閱一事亦見於周禮及周語周亦雍地也故謂豳篇所紀在二三百里內耳溫寒尤不應相異今案傳箋所指寒晚有三條于耜舉趾在正三月與月令季冬脩耒耜孟春耕帝籍異期一也七月鳴鵙與月令五月鵙始鳴不同二也纘其武即大閱之禮不以仲冬而以二之日三也孔穎所指晚寒有六條仲春倉庚鳴此在蠶月夏三月一也月令季秋山木黃落此云十月隕蘀二也月令季秋令民入室此以改歲仲冬三也月令季秋蟄蟲咸俯此云十月穫稻四也月令仲秋耆麻此云九月叔苴五也月令季冬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陰六也凡者非人事即物候耳論人事則一在夏商之間一在周祭之間相去千四五百年制度之殊更土俗之遲早難以一律論矣論物候則鳥之鳴木之落亦一焉而遲正一條而較遲者也紀其始則早紀其繼則遲何必豳因是五穀之種類各有早晚天子當新廟當在初出時豈得與民間收穫同期季秋入室季冬脩耒耜言出令之始耳踰月而民早以令理故然也孟春始耕仲春則無不耕舉趾言其耕耳非必原其始也季冬取冰即是二之日鑿冰藏之或遲一日不足異也大閱纘武子丑兩月皆可行周家既有天下或稍更先公之制未可知也總之豳風月令二書所主各不同月令所主在布政故必舉其初而言豳風所在在紀風俗多舉其盛而言自不能無先後之異非必地氣然也毛公晚寒之說不必過泥

周禮籥章中春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中秋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吹豳頌以息老物鄭氏箋詩三分七月篇以當之卷十 土卜珠 女心傷悲乃民風也指爲豳風作酒春老人君之夫政故指穫稻爲酒爲成雅躋堂稱觴履周之事故指朋酒斯饗萬壽無疆爲豳頌雖屬臆度之見然於義無礙也朱子非之以爲風中不得有雅頌是據六義之體不知節南山云家父作誦詩誦字本通用崧高亦云吉甫作誦人云其風肆好假皆雅也而稱誦之名則豳風何害爲雅頌哉至朱子則取三說以爲皆可息觀之未見其可也一說謂楚茨等篇爲豳雅噫嘻諸篇爲豳頌夫楚茨諸篇乃幽王刺詩噫嘻等篇乃郊廟社稷等樂章此古說之說孫程蘇呂諸儒皆遵用之並無異辭至秦廣敍指爲以信說且不得泰也已聽見以爲疑實之取雅頌諸篇歸之以豳也一說取王安石據豳自有雅頌今皆亡矣夫豳屬國耳方自衞我被閒安得有雅頌假令有之則詩有三雅四頌矣季札觀樂時詩未次也亦未經刪也魯人何不併歌之

一說謂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可為風可為雅可為頌夫風雅頌詩篇之名
非樂調之名也豈同音節而變哉如同音節而變則豈風豈雅豈頌必待太宗而
後分周之篇詩不應在頌以四詩之目定況風也而又之可雅可頌為不為怪
六義乎噫則該三說者殆合一適也又曾東發述黃震山之說謂幽詩者籥章以
鼓鍾琴瑟為樂之節奏命也幽雅者笙師吹竽笙籥箎塤應雅十二器以
雅器之聲命命也幽頌者祇頌拊搏琴瑟笙磬凡四器以雅器之聲合
命也皆全用七月詩特以器和聲不同耳案此說尤豈該之間雅全不相合幽
詩幽雅幽頌皆命所事不應與笙師祇瞭分吹之也籥章之文止云掌土鼓吹幽
籥耳豈無鼓鍾琴瑟四器王畫因前以詩琴瑟擊鼓而傅會之耶而四御助猶力
始刱之陰吹幽詩以迎寒暑非始刱也且前四亦不言鍾也又此四器何以但可
歌風不可歌雅頌也况樂器安得有風雅頌之別哉假使如笙師有雅頌
琴瑟安生此說耳殊不知笙師之雅即樂記所謂訊疾以雅而注中釋如漆筩中
有椎者也與風雅之雅名偶相同義不相涉又笙師所掌十一器非十二器也笙
竽笙八音則以之清濁三者引季之含者算之於他以為其乃命季之名無樂
器之名乎又此三者以奏幽頌吹幽實時文生題無頌也至頌可替不當家字亦
作頌非三頌之頌又既及頌笙兩替止三器非四器也低械之料亦不云奏幽頌
也且笙師十一器祇吹三器餘止一器家雅頌之名安得聚使諸器悉為雅頌哉
荒謬如此不如曾氏何以取之
識者作戱說文危人所吹角屠戲以驚馬也象古文詩或曰角爻令戲角有祕僭作
竊說文引此詩作一之日畢發二之日栗烈又加其引來哉時作畢發概求

下泉大東兩詩孔疏皆引七月二之日栗烈以證栗字當从久不當从木言之然
古今原作栗後唐初雖然矣今本栗字蓋衛包所改乎栗从久與傈義反栗字
傳之
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同本猶婦子同來也集傳曰老者率婦子而餉之也案經文
並不言老者何得從安施定乎况孟子云頒白者不負戴王制云班白不提挈此先
王之禮也饁餉之勞不應及老者觀甫田大田載芟諸詩亦止言婦子言婦士可
見矣又甚暴食貨記引此詩師古注云其婦子同以食來餉之與古注正同案子
甚受顏說此饁則為之解何也
詩之田畯田官也周禮之田畯田神也即后稷也鄭氏籥章注曰饁南畝為豳雅
量合田畯至喜與樂田畯為一事鄭康成注禮在未箋詩之前此時始未明詩義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集傳以為公子躬於同中其許嫁之女預以將及公子
同歸而遠其父母為悲然歸為女子歸則歸者止是女何云及公子同歸乎文義
不協夫先古國君不臣其妻之父母多娶于諸邦來三世內娶春秋傳譏二十五年公子
以為諱可證也即以國事言之夫其身之非大女也觀有大任摯國女也大姒華
國女也其先世可例推安得擬國大家之謂公室乎傳云春女悲秋士哀物
化也幽公子語本其氏司詩出周詩語也乃好為正矣
鵙鳴伯勞之也鳴能息鳴而為殺少皡氏以名官夏小正月令同書此用以述詩
而詩命雅亦然其名但本草不著形狀後人無以別識說者紛紛不能定為今
之何鳥近世辛氏稠司據介雅郭注鵙似鶷鵙音達鶪古闃切鵙鶪度以為白而
大之語合之介雅鵙鶪醜其飛也翪音宗郭云竦翅上下說文作翪注云斂足也之文以為今世有善

鳥者當是李云苦鳥大如鳩黑色以四月鳴其鳴曰苦苦又名姑惡人多惡之俗
傳婦被姑虐死所化此與尸伯奇化鳥之說相類故以為一鳥不知係誤也又案
鶗字亦非鵙其異名曰伯勞曰伯趙曰百鷯曰博勞以夏至鳴冬至止好單棲血
啼金鳴則蛇結其聲鵙鵙飛則蹤職上下合此數者乃是鳩類然物産之古有而
今無者不少王雎求之於目驗也

四月秀葽鄭疑葽為王萯姑九孔疏已不以為然朱集傳中詩說據爾雅葽繞棘
蒬一語又參以劉向苦葽之說以為即今藥中小草名物疏非之謂不榮而實曰秀
小草有華不得云秀如秀是吐華則葽繞華是三月開不以四月其說如此焉用
會說得之秀字原衆未實不必吐華非本訓也况此章以成物之始紀將寒之漸
其言秀者爲取成實之義小草以三月華正當以四月成實又何疑乎不榮而實
曰秀係而實者亦可通名曰秀如黍稷言方華亦言實秀禾有秀如好蘭而月令
言苦菜秀亦是也今程草崇為莫四字分列其名所謂對文則別散文則通耳可
也鹹苦本說文葽草也詩曰四月秀葽劉向說此味苦苦葽也劉許皆漢人已訓
此詩葽為苦葽其來古矣今藥中小草味極苦蕃衍以甘草善之方可用又有
葽繞之稱爾說信爲有本

貈本作貈左右用今經傳皆作貉惟今惟作貈貈本其句切非方音理也今用
貉以代貈不可復正句又作貉貊貈
貉狐貍是三種獸名見今程說文諸書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謂取此
三獸皮爲裘耳集傳乃云貉狐貍也于貉猶言于相謂往取狐貍也是以貉爲狐
貍之異名而合二句所指爲一事失之矣推其致誤由讀毛傳而失其句讀也
毛傳云于貉謂取狐貍皮也傳語簡奧讀者多誤讀于貉二字當讀逗皮取二字
當句于往也經書往不言取故傳補言取得狐貍二字當讀逗皮也二字當句逗
言狐貍不言皮故傳補言皮皆以補為釋也且狐貍言皮則貉之為皮可知義又
互相備也康成苦會毛義故不更解但分別用裘之不同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
為裘狐貍以共尊者是也仲達誤讀謂取狐貍皮為一句故其申毛同箋合參
不大譌意朱子因誤讀傳仍誤釋經矣不獨集傳也吕記狐貉爲狐貍之屬因
遂合此狀貉字爲一義陸氏埤雅以于貉爲周禮承表貉之事皆誤讀毛傳者也
夫傳釋經者也猶誤讀之况經者也

言私其豵獻豣于公毛云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豣鄭以豕生三曰豵文不據豣字無
訓疏申箋謂服虔說易傳則豣亦非三歲之稱爾雅麃與肩絕有力肩說文作豜古肩說
豣當以肩為麃屬之有力者無疑分言公私正以一物而分大小是陸氏吳書之
說且與周禮大獸公之小禽私之語相合也周公既作其事於詩即微見其義以定
仲冬大閱之法耳故毛傳引彼文為證而先鄭之注大司馬職亦引此詩義不可
易也先鄭但四歲曰肩小異于毛然非大義所關也又戊江禮箋詩偶易其解左
文又小爾雅云豕之大者謂之豣小者謂之豵說文云豕生于六月豵一曰一歲
豵尚叢聚也豣三歲豕肩相及者皆與毛異同

莎雞即樗雞也莎雞生於莎雞生時無上下雅鄙大雞此別爲也郭注以爲又
曰樗雞絡緯二字約古今注又屈以莎雞與斯螽之類爲一物而三名亦無集傳以權
說
傳曰椒聊椒也爾雅其實莍莍亦名茱萸本草云假名曰秦椒蜀椒唐本注謂之山椒蜀椒

云蘡薁與葡萄相似而小亦有莖大如碗者冬月惟凋葉故汁甘子味酸甘未圓
經云蘡薁子生江東實似葡萄細而味酸亦能引蔓詩所謂六月食薁亦本林高五
六尺實大如李蘡薁細而小別又言鬱李本林間有車下李三百十四種郁李二
株車下李即鬱李即唐本草所釋鬱與薁李皆以為實大如李張揖亦謂薁為
小李夫似李而以株封則鬱乃木生而本草以為蔓生乎又有大小之異本草混
誤當依詩疏別有解又案郭璞言葡萄似蘡薁具可作酒見文選上林賦李善注陶隱居言葡萄即是此
間蘡薁唐宋本草始本為此說而蘇頌圖經以為木高五六尺則小異惟毛公小
則同
陸疏以唐棣為鬱李誠誤然鬱李為實大如李不誤也其釋豳風之鬱薁則釋
鬱而不釋薁是以鬱即唐棣不必再釋也其釋薁葡以為蘡似蘡薁是蔓生者陸
所謂蘡薁作酒實李也不然者條木生蘡薁蔓生不相類矣王肅以蘡薁為草而
言又又如蘡者為葡萄誤以鬱薁為條而名郁李為棣亦不蘡薁為二其意同
也郭陶二家及唐宋本草以鬱為葡萄皆因陸疏蘡似蘡薁而誤不知蘡薁辨
李陸分為二物也張揖即謂李造作車下又有作柳者意謂以為似李
古有五葵今作葵證葵甚蘗是也而葵為之主其見于詩者陳風之侵葵也今
小雅之采葵也豳風之烹葵也凡詩借名葵耳惟七月詩烹葵及菽
名為葵乃正為葵莫但傳箋正義但無於陸氏埤雅以亦豈白豈今當之
宋之說占說見以為不雅之葵所稱各不同今從之埤雅之說尤失毛詩
豆白豈莖本經上品古人為常食有紫莖白莖二種以白莖
為勝大葉小花紫黃色其最小者名鴨腳葵子經冬如榆莢仁四時皆可種
經冬種者名冬葵子葵之名王禎農書曰葵陽草也其葉向日偏四時之蔬
本豐而耐旱味甘而無毒誠蔬之要品也今人不復食之亦無種者已上見本艸綱目
此可見古人食葵以斯種為正施氏所言正指此葵後世如朱子注詩七月王
禎詩所謂露葵皆是物也郭氏謂葵有種葵去云露葵吉今如公待露解收之待
霜降以露名蓋以此乎又其性滑故名滑菜至於葵蘇露亦名落葵亦名蔡露
亦名天葵亦名燕脂菜陳藏器云子紫色女人以漬粉傅面謂之胡胭脂今本艸云
菜取子如杏葉子如小豆青氣現在綱目云葉肥厚軟滑作蔬和肉皆宜九月
開細紫花累結實現則汁如胭脂女人飾面點唇呼布物皆用之觀此諸說今
俗所傳紫草乃斯種矣特葵之一類況本詩所稱葵之名若夫落葵之為菜葵不雅
之為戎葵今名本艸之黃蜀葵之類皆近除之說也不為菜又如不雅之茆鳧葵
本艸之荇菜俗名鳧葵廣雅以北為苦葉為如葵與鳧葵是莕之類或為葵
之一種或是葵以為名耳其或葵人名吳葵綠葵見說文名葵又名木葵見說文兔葵書注
葵又名天葵見上名傳稱故不可爲辨矣
菽者眾豆之總名也廣雅云大豆菽也小豆荅也大豆通名菽矣其有曰笑菜曰
蘿茎曰蘿詩所言菽乃大豆也大豆四寅白黃鳥青籍各為黑色種今用作菽
此治所以各為田皆是為君子更可入藥而經列于上品有沒桂秋收亦小豆則有
荅豆白豆綠豆豇豆等物豆亦名茎豆豆芽豆豌豆亦名鹿豆爾雅劳豆鹿藿其
名豇豆以豆有黃子二種皆其綠豆為黃中品有路豆名豆又名蛾眉豆赤小豆與豇豆而廣雅亦以豌
豌豆蠶豆為名本艸於豆為豆之才名又知豆為黃食之稱云王

篇云橘且名虎桑是也
朱之疏者曰秔黏者曰稬如亂切今作糯又作稬又作穤稻則其總名今人皆以為嘆唉非
古也說文云稻稌也沛國謂稻曰稬又曰秔 秔屬然則稌稻稬得目粘者而秔者
直名秔也觀七月詩十月穫稻為此春酒則益信矣非僅此也豐年詩為酒為醴
稱言黍稌月令命大酋亦言秫稻黍乃穫之黏者秫乃粟之黏者而并稌稻併為
釀用尤足為明證杜少陵詩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秔稻與糯稻對定是二物
可見謂稬唐世猶然也宋張舜民言本草本名稬為稻糯稻釋然無疑言内中稻可
為飯者而以為稬不知稻之為稬不僅見本草也至用為酒詩禮以言之本草偶
而及耳凡穀之黏者皆可以釀北土多用黍秫今世猶然釋本草者各據其方俗
故不及稻後之釋者惟從藍本傳注未遑增入非謂稻不可為酒也又何疑乎
九月叔苴傳云叔拾也說文叔从又尗聲汝南人謂收芋為叔今爲爲拾叔字定其
本訓矣說文又云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係曰豆性引蔓故从一其兩旁作上下
之上故曰象豆生形小篆根也今作菽後人所加
采荼薪樗字本應作樗樗惡木也書切樗乎化切亦木名以其表似樗信可為證
非惡木也今詩皆訛樗為樗崔別作樗字以代樗樗亦作樗華從木遂致訛誤
也沿習已久不可復止
九月築場圃圃字釋文有補布二音集傳从博故切以圃稼圃穡字詩家聲家
字古讀書皆從則轉為去矣然上聲之習始於元鵠古未之有補布二音皆可協
稼
窒俗作寔又作墾向墐戶治邑之宅也亟其乘屋治野廬之屋也治都邑之屋在入此

室處之前治野廬之屋在此執宮功之後皆從為之備也
朋酒斯饗毛傳以為鄉正飲酒之禮鄭箋以為國君大飲烝之禮說雖不同然總
是國家大典嚴肅行空與饗禮飲烝之禮同見於詩也擬其辭為民饗君然而諸
儒從之誤矣古人飲燕食饗皆有常制未聞庶人而用饗也禮大夫無故不殺羊
則庶人雖有故亦不得殺羊也公劉酌之其曹臣親承而已豳民反用羊乎非度也
兕觥謂罰兕非民所以敬君也先其饗也民自以意為之乎抑畫爵本有此而乎
如民自為之是草野之人無故擅舉觥就君而勸之飲豳俗雖古樸未必相狎
至此如本有此制則是豳公嚴肅君夫之國食也亦非禮矣

鴟鴞

周公居東即是東征辟即叔辟孔氏書傳本無誤也毛公詩傳雖無明文然詁既
取我子二語則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卷夫以鴟鴞詩為作於誅管蔡之
後也鄭氏誤以金縢居東為避居故辭鴟鴞詩種種富義失傳从毛盡得亂誤審
矣乃後之學者未定其說王與蔡仲訂書遂合集傳而別為之說何其悖也居東
辯詳見尚書金縢
鴟鴞鴟鴞毛傳不言何鳥觀二章傳云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則不以
鴟鴞為惡鳥矣集傳以為鴟鴞之處卷其子還以稱手不能於大樹成林而託於
葦苕此與荀子所言蒙鳩事相合蒙鳩亦名巧婦即小毖篇桃蟲也故郭璞注垂
子以鴟鴞為小鳥陸璣釋鴟鴞亦為巧婦說皆同惟王叔師楚辭注云鴟鴞鵂
鶹惡鳥也則與巧婦別鳥矣爾雅鴟鴞鸋鴂郭注云鴟類殆據王說而陸氏埤雅
力證其是今用之

予手拮据毛云拮据撠挶（撠反今作戟說文云戟挶）也予口卒瘏毛云手病口病卒瘏交手
口到拮据亦然經二語互相備也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意亦與毛同說文云
据撠挶也拮手口共有所作也因引此詩皆叚取毛韓之義

東山

傳云蠋桑蟲也說文以蜀爲葵中蟲羅願云蠋葵中蟲亦食於桑似蠶而不食桑
詩云桑野者蠶蠶之下亦桑野之地也爾雅蠋爲桃蟲疏皆不可專屬又此詩
疏中毛云在桑野故知桑蟲是毛第質經解之非確見此蟲之食桑也其爲葵蟲
信矣又蠋說文作蜀云从虫上目象蜀頭形中象其身蜎蜎今皆作蠋始以別於
郡名蜀毛晃曰蜀本从虫而又加虫爲俗也
東山詩兩言烝在傳箋辯之以爲烝有進久三義眾非所以喻獨宿進可言烝
不可言眾久義爲長此傳之矣程子訓烝爲升即進義也朱傳以爲發語聲不知
何本又案資氏讀會蒿引詩音以蓀烝字據不及久義詩烝在桑野烝在栗薪烝
也無或烝哉罩罩烝疏皆訓爲久何可遺也其烝之得爲久氣上升乃烝之本義
皇王烝哉烝訓君天生烝民烝訓眾烝烝皇皇烝訓厚讀會皆及之其升進之烝
與冬祭之烝雖及之然不引詩烝衎烈祖蓋祀當爲證
東山次章是行者之思三章是居者之望古注如此疏各敘意又兩章各一意曲
盡人情不煩重複程呂諸儒皆遵用斯義今並指行者思家言無味短矣我征聿
至言我之行者當遂至也瓜苦在栗薪喻君子獨淨於外也自我不見于今三
年言久不見君子也感念而以興歎因而掃以待其來又指瓜苦爲喻而自古不
見之久寫室家望歸之情婉而至矣今既以爲行者之語遂謂三年不見是不見
瓜苦思致纖巧不似古人文義
蟏蛸蟏文蛸說文作蟰音風今說文蟰（音）形切蟰本以虫肅聲陸氏所以云乃
叔重之舊音矣案玉篇作蟰先么切則此字音形之改其來已久
本艸綱目論螢有三種一種飛飛有光乃茅根所化呂氏月令腐艸爲螢是也一
種長如蠶尾後有光無翼乃竹根所化亦名蠲明堂月令腐艸爲蠲是也亦名宵
行一種水螢居水中李氏言此殆未必然螢之化也先有光而後生翼其如蠶者
是初化時耳陶隱居言初時有蛹（音）腹下有光數日變而能飛此說得之又螢从
艸化亦得土氣之氣而生或艸或木隨所托故是一種其得分而三之至宵行
之名是因朱傳而傳會案宵行非蟲名楊用脩辨之甚確詳見通義
毛韓兩家師授各異然毛傳之意有得韓而始明者如東山詩鸛鳴于垤是也毛
云垤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但言蟻之知雨及鸛之好
水至將之所以於垤初不言其故至朱傳亦無明辭朱子推其說而不得遂謂蟻知雨
而出垤鸛就食之遂鳴于其上此說矣艸木疏言鸛食魚蟬在言鸛甘帝也亦不
云好食蟻朱子此言殆格物猶未至與案韓詩薛君章句曰鸛水鳥巢居知風穴
居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是文之…）鸛鳥本不知將雨
見蟻而知之故喜而鳴耳傳意始曉然矣
說文無鸛字而雚下云…字注引詩雚鳴于垤鼓被以鼓雚爲一字毛氏讀
箕氏讀會…以隹而又加鳥乃俗人之誤矣說文云雚小爵也陸氏艸木
疏云鸛似鴻而大今此二說雚鸛大小異形且非一鳥以鸛爲之爲俗所加非
爲誤也字當爲雚二旬如鳧雛鴨等皆是何獨疑于鸛字東山釋文云鸛

今又作雖不云字又作盈亦不以為一字矣

破斧

豳風七篇七月鴟鴞狼跋三詩朱子皆為東山詩敘以為周大夫作朱子以為周公自作此詩其失與於義傳通無間得失也伐柯九罭二詩敘以為刺朝廷不知公言公不宜居東王當早迎公歸朱子則以東人喜得見公而欲留之二說乃相反較而論之敘義似勝也公在朝則澤及四海公在外則惠不能及一方東人畱公于東何為乎況公之居東周王疑未釋也王疑一日未釋則公之身一日不安何足為公喜王疑釋而公西歸王室之幸也天下之幸也亦東人之幸也不以為喜而願欲留之斯乃兒女子之見非有識者之言矣夫子從錄其詩乎豈欲為美周公而悲四國彼既序無不通得以四國為管蔡商奄有尚書多士篇可證朱子不從而改為軍士所以作命前篇不知何所考據又訓四國為四方之國而譏彼為無理夫四國作亂而詩人惡之何謂無理哉

毛云隋（上妥下容二音）銎（曲容切）曰斧方銎曰斨戕則二斧皆斧耳古人用以取兵非兵器也

毛又云鑿屬曰錡木屬曰銶孔氏未能審然狀而釋又以銶為獨頭斧則二者亦斧類而制稍別非兵器也朱傳竊為征伐所用殆未必然此詩每章首二句毛鄭本以為興毛以斧斨於兵用喻周室之有禮義四國破之是其喪也鄭以喻成王周公不如毛義之正大

朱子既以破斧詩為軍士答周公之又從而為之說曰習日損壁乳能之人背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家一身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大抵為此說者特己之說見耳乃遂援為說實而發茲歎美之言一周公倡於上眾垂上和於下殆者自見之其自信亦篤矣哉

伐柯　九罭

二詩皆刺王不知周公（此毛說鄭謂刺群臣非也王肅孫毓皆是毛）而因言王以迎公之道詞指略相同伐柯首章言迎之當得其人次章言迎公當革其禮九罭篇首尾皆言袞衣欲王以上公之位處公即上篇以禮迎之意也中二章則以鴻不宜於渚陸喻東土下國非所以居公亦見王之迎公當早也毛鄭孫王諸家說雖小殊而大指不外此不獨見周公之遭為人所說服亦見作詩者惟視王之不用周公又視王之待公未盡其道憂國之情好賢之意綢繆懇惻昇見於詩故足為訓也朱傳乃歸斯義於伐柯不過曰首章比見公之難次章比見公之易而已於九罭不過曰喜得見公惟疑其歸而已夫東人以見公為喜而欲留之乃一人之私情何聖賢取公之故哉不但令讀者妙以發此且使古人作詩之苦心無由自白於後世矣

狼跋

詩以狼為興但取其跋胡疐尾而進退兩難之喻初不計其物之善惡也伊川以豺狼惡獸非所以喻聖人故變其說以為狼以貪欲而陷于機阱公以無欲而行本自如意甚美矣然以狼喻理直為牽強若其倚反狼之惡以見聖之美是又以聖與狼較善惡也亦非所以尊聖

公然兩朱傳以為詩人美周公之被毀非四國之所為乃公自讓其大美耳不使讒邪得加乎遠聖乎或試其偏巧又自解曰作詩之體當如此如疑公為季氏所逐春秋諱書公孫於齊如其自出避遜矣春秋書諸侯失國皆以自出為

文並無書某人出某某居某者先儒釋其但謂訪其居之自處以示警也（見春秋莊廿四年杜注）為魯諱但書孫不書奔耳周公之遺務世亦自取乎若如朱子之言非致公

乃識公也又案公孫碩致政非謂遁逃也公攝政也年既太平一旦復辟告老致

云孫此大美矣鳥几几則又言其留相成王之事

几几傳云絢皃（絢拘亦作屨飾見玉篇）絢是屨頭飾几几即其狀皃初又反安重意詩但舉公之服飾以見公之留相成王而意稱其服居位無愧意自可相見徐及安重特其一端耳顧此以為公自美意反隱矣王氏謂几乃人所憑以安故几几當訓安安

石兩多傳會此几部尤可笑

毛詩稽古編卷第九

小雅

鹿鳴之什

朱子曰鹿鳴三篇為上下通用之樂劉瓛卻之以為鼓儀禮上下通用止小雅二南不歌大雅可見大雅獨為天子之樂斯言謬矣鄭謂云用於樂國君曰小雅天子以大雅嘆而饗或上取或下就所謂上取者如左傳謂文王為兩君相見之樂禮記言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言兩君見升歌清廟下管象傳記既有明文又經孔疏引證瓛獨未見乎儀禮闕逸甚多所存諸侯之禮止鄉飲鄉射燕大射諸篇捐及奏樂之制何可強以相槩也

鹿鳴

鹿鳴叙云燕羣臣嘉賓也此言作詩之本意也與四牡之勞使臣皇華之遣使一例也若夫升歌合樂之類則就詩之用於樂而言非作詩之本意也朱子只儀禮學記之文而改訓之曰此燕饗通用之樂歌乃言樂非言詩矣况升歌合樂必三詩連奏朱子於四牡皇華二詩何不併以燕饗通用釋之而仍以叙為是也乃於鹿鳴獨以為是燕人非燕（說見已）言矣但作鹿鳴者緣為燕歌燕饗者則不僅燕饗通用亦非誤然非所以釋詩矣

傳云苹蓱也鄭以水艸非鹿所食故引爾雅藾蕭釋之羅願爾雅翼亦謂水有苹陸亦有之不必易傳此論甚是言苹者齒鹿世傳水艸然經明言野之苹苹蕭矣又孔氏申疏引艸木疏云苹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脆朱傳亦曰青色白莖

如箸止倒置白色兩字而物色已不同矣豈有據耶
嘉賓毛鄭謂指羣臣孝傳兼指諸侯之使孝本於燕飲以發禮注之說也殊不知
孔氏已有辨矣又四牡皇華等篇皆言已國羣臣屢勞不應獨宴異國見古注爲優
後儒釋經所述新說往往異先儒吐弃之餘耶如鹿鳴篇周行訓爲至道惠晉孔
昭訓爲嘉賓之明德康成注禮時已作此解後箋詩方改訓周行爲周之列位愚
意爲先王德教當時舍彼而取此必有見矣
蒿之類甚多惟青蒿得獨蒿名爾雅云蒿菣去刃切詩亦云食野之蒿皆直云蒿耳
不若蘩莪蓬萊之屬必以之名相別也本艸綱目云諸蒿皆白此蒿獨青始以此
異與又云二月生苗莖葉俱似青七八月有黃花甚細結實如麻米本經名艸蒿
又名方潰列於下品

四牡

敍云有功而見知則說矣朱子識其語既分義爲夫見知而說人情之常如此何
云既勸載且敍言見知則說不言必待知而後說也頌士之勉然終之鑒尚爲蔽耕
矣

王事靡盬呂氏引董氏曰說文盬河東鹽池爲鹽盬苦而易敗故傳以不堅訓
之夫金亦載董說謂以爲呂氏曰盬今說文盬字注云鹹也古者宿沙初作煑海鹽盬字注云河
東鹽池袤五十一里廣七里周一百一十六里盬董氏所云說池鹽乃風結成
不用煑煎之語尤爲妄說又案毛傳訓盬字訓攻云不攻緻四牡云不堅固諸釋
既以爲盬盬字其義同引昭元年左傳文盬蠱是盬之字器敗穀者故爲不攻牢
不堅緻之義此說近之

傳訓騑騑爲行不止兒嘽嘽爲喘息兒毀敗爲敬兒音叔及苦太氏放又云爲勞
目喘息蓋以爲之勞兒役臣之勞也朱子兒承亦嘽嘽毛訓衆也當從嘽毛
訓盛兒遂合般兩傳以訓此詩曰嘽嘽衆盛之兒與勞使臣義不相當如此宜從
使彼皆出軍義各有當訓解亦殊始知古人釋經用意精密也又案嘽字應从口
旬說文云嘽喘息也則喘息乃本訓矣

傳云鵻夫不也爾雅云隹其鳺鴀郭注今鵓鳩蓋夫鳺鴀不鴀鳩各音韻同而字
形異也日記引郭注云今鵓鳩集傳亦云今鵓鳩嚴華谷鵻雖有十四名而鵓鳩
鵓鴣兩名並列大抵鵓鴣二形相似始有誤鵓爲鵓鴣則鵓鳩分爲二僞說以傳
說是可致也案爾雅注疏廣雅方言陸氏艸木疏諸書皆無鵓鴣之名鵓字不見
說文而玉篇有之云步忽切鵓鴣鳥不言是鳩名也惟埤雅辨鵓鴣非鳴鳩亦不
言異說鵓一名則鵓鴣之名始於宋世

皇皇者華

詩之次第雖闕有倫理者改彼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詩所謂工歌鹿鳴之三也是
儀禮左傳諸書又見六月敍其先後不可易矣李氏以爲先遣後勞皇華當在四
牡前眞謬說

每懷靡及傳云每雖懷和也鄭王各述毛意而說不同王元雖內懷中和之道猶
自以無所及案所據毛傳無每雖二字又據春秋外傳懷私爲每懷語因改毛傳
和字爲私云每人懷其私相稽留則於事將無及孔疏並載其說而不辨其孰
是今案魯語穆子曰懷和爲每懷韋昭注引後鄭司農云和當作私則是魯語原
之本作和其作私者亦即鄭說耳惟晉語姜氏引此詩戒重耳須易也欲又引西

方書及鄭詩之言使字爲私義要是斷章立說未必此詩本訓也况私恐非毛指
又末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此正首章注雖使和之義王肅即用以述
毛於義尤當嚴緝詩評亦謂毛傳上下自相申成傳之是鄭說破和爲私又彌解
中和爲忠信以牽合周義皆曲說也
周爰咨諏釋文諏子須切說文及玉篇皆同亦見編云今韻部十九侯諏字將侯
切則釋文之音古矣駒濡驅諏天然協韻朱傳四字皆二反似不安
春秋內外傳說皇華詩有五善六德之說咨諏度詢爲五善內傳本文自明注
亦無異義至外傳之六德韋昭注於五善之外取周以備數與毛公詩傳不合孔
氏申之言周者彼賢之所不應數爲使臣之德故傳云自謂無所及於事則成六
德無所及是謀度謹慎之義當以之爲一也　愚謂毛義成語但孔疏之言猶未盡
也外傳之六德本文亦自明矣云懷和爲每懷咨事爲諏咨事爲謀咨義爲度咨
親爲詢忠信爲周君況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據此文義則所謂六德即上六
語是矣忠信爲周言咨於忠信之人即內傳之訪問於善爲咨耳周咨一義韋分
爲兩恐是其誤也懷和爲每懷在五善之外雖有中和自謂無及傳以備六德
一與外傳正相符義不可易矣豈得改曰懷和爲一德而康成破和爲私懷私可
謂忠乎又謂傳中和是總周義亦將爲六德之一說又無乃牽强乎孔疏曲爲回護
不能掩其失也

常棣　伐木

常棣之於兄弟伐木之於朋友故謂皆是也然常棣宜從禮伐木兼合禮或曰大
王詩當殷世不得召周家禮文律之理或然

常棣伐木兩詩所言朋友兄弟各偏相涵竊嘗辨之伐木之父舅兄弟即常棣之
朋友而常棣之兄弟非伐木之兄弟也當以九族內外爲斷常棣之兄弟九族以
內也伐木之諸父及同姓兄弟九族以外也九族在五服之中止有偁兄弟不可
偁朋友九族之外者服禮記大傳所謂六世親屬竭者也斯可謂之朋友矣九
族內歌常棣以燕之九族外與異姓偕歌伐木以燕之兩詩所用應以常棣六章
傳云九族會曰和蔡云九族從己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明謂常棣之兄弟
在九族內矣
兄弟相求禮而俱顯朋友相切正而和平二語實二倫要道而常棣伐木兩詩上
爲其指於興中此先儒言外所已不應淺求也朱傳狼與禮往往用韻助語行之
使其句法相似不復論其義故說有辨於此兩詩將先儒舊說相爲呼應
詩騎體例不用後之學者何自窺詩人微指乎其稱常棣曰常棣之華則其詩
然而以思者豈不難辨乎凡今之人則豈有如弟者乎以爲兩字兩則字兩乎
字相呼應是乃興體矣然經文本無此六字朱子始增入耳豈周公作詩時自無
當於六義必待二千載後之集傳方成興體耶誣矣又字中兩則字尤屬擬入
不顧文義今讀之不甚通貽是點金成鐵也至伐木篇則以伐木與鳥鳴又以鳥
鳴興求友殊甚可異

常棣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毛鄭皆以興兄弟而毛取象多為義鄭取相承覆為義猶
不同鄭義勝矣多而不瑕無用多乎孔氏申之曰華下有鄂鄂下有柎華鄂相承
覆而光明猶兄弟相和順而榮顯如此說詩方可以與

秦風文鬱李下李也棠棣李也小雅之常棣常棣白棣樹也三者各一木孔氏謂
鬱是棠棣類而小别又引晉宮閣銘證之則鬱棣各一木矣疏謂鬱實大如李而
色赤棣實如櫻桃而正白 有赤白二種 史記相如傳注徐廣引郭璞語謂鬱即車下李棣
實似櫻桃則鬱棣各一木矣陸疏又謂郁李實大如李常棣實如李而小則鬱棣
各一木矣後世說者多誤掌禹錫修嘉祐本艸於郁李條下引陸氏常棣疏而妄
益之曰一名鬱李是合鬱棣爲一木也李氏綱目既襲其誤又以鬱車下李常棣
爲郁李之别名是合三木爲一其誤遂甚藍元恪以常棣爲郁李因失之且棣實
棣兩木未嘗誤也

鬱與棣二木相類而結實異鬱實大如李棣小如櫻桃鬱李是鬱非常棣見儒雅
常棣並無言其鬱李者本艸綱目既以鬱爲野葡萄又言常棣爲鬱李誤矣然則
陶隱居所謂子赤色可啖蘇頌所謂子如櫻桃甘酸而少香氣宋興所謂子如
李子紅熟堪啖者定是常棣但不得謂之鬱李耳又鬱李傳曰顏師古注言郁今
之山櫻桃急就篇注言常棣子熟時正赤色可啖俗呼以櫻桃施之人謂之棣子
所言名狀正與本艸諸注合

常棣常本如字俗間乃有讀棠者亦見編耕其誤當矣今棠此說大抵唐世已誤
李善注詩云棠棣黄華黍近世有艸名呼棣棠華色黄春末開李詩定指此意當
讀常字亦有棠音故顏師古俗呼以合雅華偕目併改常下从木耳又漢杜鄴傳引
詩作棠棣師古注亦同李善注誤當遠詩及曹子建親親表而引詩皆作棠棣傳
寫之誤不知始自何年要皆因音誤故字誤也

鄂不韡韡鄭讀不爲柎訓鄂足今皆以王肅讀入聲矣說文不甫久切俶箋云古
聲不柎同則甫久切其後矣古詩日出東南隅行不與敷夫協韻亦作柎音也又
甫鳩切陶靖節酬劉柴桑詩不與周秋疇游韻協是也孫愐唐韻始有分勿切讀
與弗同而與不也作此音矣近世並讀通胥切蓋始於温公指掌圖 以林字而歷發異
炎亦見鍋陳正敏遯齋閒覽皆確其說黄公紹韻會遂收入二夫韻於是不字有
甫鳩甫久分勿通胥四切而柎音雖最古反驚俗矣鄭夾漈云不本鄭不之不音
跗因音借爲可不之不音否因義借爲不可之不音弗斯言爽是楊用修丹鉛總
錄論鄂不之義引華不注山餘不溪證之尤爲詳確 戴侗六書故 楊又辨韡字从華从
華此語亦當兼存音呼說文云艸木華也从𠂹亏聲或从艸从夸下象形 俗作韡 非是
韡無華字遂从舊作韡

原隰裒矣兄弟求矣鄭箋以原隰相聚喻兄弟相求義既迂遠朱傳謂屍裒野
外兄弟相求亦爲費尸六屬並斷二說伊川云此章敘兄弟相愛之事
當叙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用窮離聚屍裒野時則求兄弟相保
此說得之

況也永嘆毛云況茲也則此語正與伊詩義之乳數同朱傳以況爲發語詞又訛
茲字爲怳左矣出車詩況瘁仍从毛訓茲又況从水旁二點說文云寒水也有从
久旁二點者玉篇廣韻以爲俗字得之宋郭忠恕佩觿集始别況 从三 况况爲二字
云況茲之況寒水也況別況此石矣說古止有一況字訓寒水餘義皆借字
韻書佩觿之誤

外禦其務釋文云務如字爾雅云侮也韓詩者又音侮此从左傳及外傳之文據左
傳則務字不必改字亦不必改音矣朱傳則从內外傳

飲酒之飫毛云飫私也尔雅蓋同其文郭注以爲飫禮在路寢不在公堂故爲

私宴是矣說文引此作飫云燕食也飫立而燕不二說不異許以飫爲飲酒詩

本燕兄弟而說飫故通名之爾今作飫飫釋則始於鄭氏云飫飫字本作飫

也乙庚切从勹殸聲後因飫義與燕近而燕飫音相似遂混燕飫爲飲飫是得飫

賜杜解飫爲饜唐韻亦云飫飽也飫也後儒相承竟以飫代飫而飫則亡其古義

則併亡其字矣

和樂且湛毛云湛樂也 毛云 王與說略同則尚毛鄭云屬者以昭穆相次敘二義

不同合之方盡屬意後儒以孺子恭敬當合爲說恭爲敬而力

伐木

敍云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此妙爲其理耳若詩所言則皆天子

之事也肥羜天子之燕禮也 天子饗事之宰夫爲獻主 八簋天子之禮也

莫陳飲酒無伐公羹宰夫敎知是諸父諸舅之稱天子所親於同姓異姓之臣

食以食大夫禮六簋故知天子八簋

也父舅兄弟而以爲朋友者天子之下交不過百辟卿士爾之希在列位者非王

諸親即王姻即舍父舅兄弟而我無可爲友矣至巨庶之取友則不僅是

伐木首章一望而取其兄三解故不言飲酒飲酒友相切直一義也親而遠

友自屬得其高位一義也在高位而求其良答者皆居于居高位不忘故友

二義也毛傳取舜之堯與不爲解止國二三章言取伐木爲鄉鄭不知其

伐木可爲易高古爲文也毛氏以四牡詩例之良有見

許許傳云柿貌說文作所所云伐木聲朱傳解爲眾人并力之聲引淮南子舉大

木者呼邪許證之似是矣以邪許證詩說未足據況如毛公未聞入何必舍

毛而取淮南子

兄弟無遠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引尔雅釋親之文謂其黨亦可言兄弟是

以文意皆以兄弟爲同異姓也朱傳云先諸舅而後兄弟者尊卑之等其意偏指異

姓爲兄弟矣上章言父舅則同異姓之尊者皆可爲朋友此章言兄弟則朋友之

同儕者何得獨遺同姓乎

伐木篇毛傳分爲六章章六句呂記朱傳从劉氏說分爲三章章十二句劉氏以

三伐木爲章首故分爲三章其說良然然此不自劉氏始也朱傳舊下既語敍釋

一章創意每章之末此詩若从毛當六句一既分爲六條今旣總十二句爲一既

作三次申述又小敍下既指伐木許許釀酒有藇爲二章上二句伐木于阪釃酒

有衍爲卒章上二句又指諸父諸舅爲二章兄弟無遠爲卒章是此詩三章章十

二句孔疏已如此不始於劉氏也但孔疏於詩中遂毛鄭何以此詩分章自有異同

又不明言其故劉欲改毛分章句當據孔疏而說而毛以六章所之未名亦已云

从劉傳者未見孔疏此皆不可解

天保

說文云上高也訂於切下底也戶雅切此上下當讀其位宣讀上聲其訓爲上之

下之者則讀去聲玉篇廣韻上字訓高者音去聲 訓登者 以訓登升者音上聲矣說

文其下字音義與說文同天保以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此一上三下惟

中間下字當去聲耳釋文云下下俱戶嫁反竊非是

何當不除傳云除開也箋云開出以予之故釋文治慮反讀去聲義皆同嚴者訓

爲去舊知除官之除本作除傳改除訓而不改其音況據祝之來句欲其增封

何取其本舊新義穜當求先為謫之大子開尚義艱典
哉設傳示哉福也本訓推繹詩文義傳取聞人眾之說謂取與聞而訓為詹言
記嚴緝皆从此解矣閱人氏之說止同說文戢字引頌實始翦商為證故合戢翦
為一耳案說文戢字注下施也時晟為羞義是矣況論兵本可通何必求新
于公先王毛訓公為事謂四時之祭從事先王也業周之追王雖止太王王季文
后稷以下亦統稱先王如書並成傳后稷為先王周禮太宰伯大享皆稱先王外
傳不窋稱先王又數后稷至文為十五王皆此詩言先王兄數語並已上矣傳
義不必易
民之質矣曰用飲食質成也平也民事盡平則為君王者惟有日用飲食相樂燕
而已易需卦九五君子酒食與此義同蓋之無為周之世耕所以為至治也程子
謂百姓質而其傳因之以為百姓質實無偽日用飲食而已夫百姓日用而不知
易大傳之所譏也詩反以歸美於君上耶
羣衣百姓箋云知眾也本爾雅釋文集傳改訓又有以為主於首領之[illegible]對眾者本
作黎為訓殿指與借為眾義其見用奏言以解周詩何如竟遵周公之爲雅言
如月之恆毛箋訓為月上弦之古義也釋文云恆本亦作縆同古鄧反沈古恆反
引此恆原與訓常之恆音義各別義是謂恆無此義止有常久之義解為常盈滿
不虧夫古無盈而不虧之月乃以僞顧其君乎竟恆本作恆常也从心从舟在二
之間兩登切天恆恆訓弦古恆切生民恆訓徧古鄧切其字備子然說文又有古
文恆从月在𠀆因引詩如月之恆則恆字原以月取義上弦未必非本訓也俗作
恆讀

采薇

正雅篇次皆周公所定其先後之敘自有取義不以作詩時世為斷也如小雅文
王詩九篇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義名有當非苟而已常棣詩雖作於成
王時既在治內之列則不得不先又詩譜推其故以為周公閔管蔡被誅若在成
王詩中則彰明其罪故推而上之託於文王親兄弟之義王肅亦以為然於更鹿
敘下傳特著其說二子所見良不甚也朱子因常棣一篇定周公作遂謂以後諸
詩皆非文王事在采采薇詩敘言文王之詩時固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
天子之命命將帥遣戍役故歌采薇以遣之集翁力詆其說以為非文王詩殊不
知敘之昆夷即詩之西戎昆夷孟子之混夷也史記言文王伐犬戎書大
傳言西伯伐犬戎顏師古注漢書以犬夷昆夷混夷為一當王世祀亦言文王時
有昆夷之患可戎為文王事歷歷有據者也鄭氏不見此與獨見於逸周書敘言
其言曰文王立西伯昆夷北備[illegible]以昭[illegible]作[illegible]之一篇
出車之[illegible]書七十一篇見訓敘七略及班書藝文志其書[illegible]之文
予古[illegible]非偽託之書也然則采薇之為文王詩無可疑矣
歲亦陽止毛鄭皆指夏十月而解陽字不同毛以為建亥為陽之月[illegible]
方至十月鄭引[illegible]十月[illegible]
也又歲陽即[illegible]以證小傳詩無周正為觀說矣
小人所腓箋云腓當作芘苾字也集傳云腓猶芘也更為字訓[illegible]
見詩此詩腓字及生民篇牛羊腓字之毛皆訓辟四月篇百卉具腓毛訓病鄭
於彼兩詩皆從毛獨此詩破字孔疏推其意以為君子所依依戎車也小人所腓

又當戒車不得右避毒蠢故易之矣以辟爲避惠王之避也然乎其停及毛意未
必如此也當謂此言車者君子所依而行小人所避而非故棄何當非從君子
業腓亦作芘音祀又房未切與同幽通腫安脩飾而不能文選注引大家訓腓爲
避漢書注鄭展亦訓避義正與毛傳合朱傳從鄭不如從毛之當也至引程子隨
動之說朱子已覺其誤欲刪之而未及鄭見大全及本義呂記嚴緝皆用此解不如腓
乃隨動之物非隨動之物也易咸艮兩卦注疏皆取隨動之義程傳則於咸卦解
動於艮訓隨動在一經中已自相矛盾矣

出車

會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郊牧異地渾執言之皆可名郊出車詩首章言牧
次章言郊鄭箋云牧地在遠郊是郊即牧也疏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又引尚
書是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可見遠郊者即牧地周禮載師職以牧田任遠郊
之地斯其證矣要之近郊但可名郊遠郊可名牧又可名郊葉氏合兩章亦從鄭
一非並牧也集傳曰郊在牧內又曰前軍已至牧後軍猶在郊朱子不信爾雅此
郊說之太過

彼旟旐斯集傳引曲禮及楊氏之言以爲旟即朱鳥旐即玄武因以下章之旂
爲青龍白虎誤矣曲禮句言朱鳥在前玄武在後左青龍而右白虎是軍陳之法非旗
識之名也鄭司農以言各一事其實傳說左右又與大司馬文異不可通也曲
禮言君以軍行之法大司馬治兵之事屬出軍之制大司馬職云諸侯載旂軍
吏載旗百官載旟郊野載旐今以曲禮之前後左右合之則交龍爲旂即左青
龍矣載之者固君也居君主兵則當居中若從主出征則安有太常一國中逢分
列左右不得獨爲左軍其也朱虎爲旗亦右句見矣軍中之常或之軍中之人銘旗郊
野所乃卿遂之正平其任何右軍於前何取且乃軍之旗爲在前之朱鳥百官者
乃卿大夫以其何衛王何以當爲前驅避之旐爲在後之玄武而郊野者乃州
長以下所將其卒何以當爲後勁此皆數儒爲之說矣鄭氏主禮以徵法言之良
有見也至以爲旗名本崔靈恩之說已經孔氏禮疏駁正楊亦未易見耶

南仲之名見出車常武二詩出車詩傳云文王之屬未詳其始末也羅泌路史言
爲後有南氏二臣均勢爭權而國分南仲即其後也詩本周書史記解其以爲
後則見史記夏本紀謂夏後有男氏索隱云系本男作南是也斯說得矣
泌子苹謂盤庚子生而手把南字號南赤龍類仲爲紂將據此則仲乃殷後非夏後
不知出何典殆妄也

毛傳云方朔方近獫狁之國又云朔方北方也既申之以爲北方亦名皆言朔方
是矣且朔方但謂北方也皆其屬靈傳與疏皆不指朔方是何地朱傳始以靈
夏等州當之宋靈夏今寧夏衛北方爲朔北郡從矣然漢自借詩語以名郡耳豈
可據漢郡以釋周詩哉人當時獫狁之極遠不過去千餘里自之末其必然近地
皆海於獫狁南仲雖良將豈能於一年中窮兵直至北荒遠乎二雅言朔方之屬
靈夏吾未敢信也漢置朔方郡在今寧夏衛北亞二詩傳皆不知其事而不可以
釋詩矣有見矣

當我往矣喓喓仲喜兩章其文甚嚴既已詳之詳者自朔方出不二崔後遂朔方
總發任及始末後五章突然尚仲在西方諸侯屬附之情今千載後讀此詩者如自
親睹年用兵方略此先儒釋經所以能詩世也今以前章爲既歸在途之語從章爲

室家思望之情夫豈不深婦豈非此篇書叙歸而未得歸之詞也既事在歸後則違
家有期何必復作此語邪至杕杜南仲皆役而歸其詞本出於非室家思望者則
東萊辨之允矣
卉字釋文許貴切則去聲音諱說文許偉切則上聲音虺玉篇廣韻皆兼此兩讀

杕杜

首章日月陽止即來歲之歲亦陽止謂違戍年之歲晏也次章卉木萋止即當事
之卉木萋萋猶違戍明年之春暮也三詩一章二勞語意相應出師之文初告以
歲暮即歸至期而望之情也此陽止之時女心所以傷也既違二危未獲遂歸將
期至春暮則卉木萋萋勞還兩詩皆實指歸時之景色也故首章云征夫遑止復
言可以歸耳次章言征夫歸止則實欲歸矣雖望之明知其未歸後見知其將
歸而望之益切也一傷一悲情同而事異矣次章傳云室家踰時則思正謂處曰
歸之既耳孔疏申之以萋止為時未苦為在於萋之前此於文義未順只非毛意
古人行役未有不念父母者況瞻望阿兮山岵諸詩皆是或自念之或室家代
念之惟四牡杕杜則上之人按其情而念之所以為王者也孔疏以為婦自夫之
傷過矣

正小雅二十二篇其屬文王之詩者九（鹿鳴至）武王詩者四（魚麗南陔白華華黍）周公成王詩
者九（六月至菁菁者莪）文王天保十八篇文王詩者八（文王至靈臺）武王詩者二（下武文王有聲）
周公成王詩者八（生民至卷阿）武王為周家開創之主而詩篇獨少者良以周之王業
必定於文王之世雖耆伐紂一事以待武王又董（位）親受命諸務日不暇給故
與文為略武亦不獨詩歌也書述先意必文武並得至康誥酒誥無逸等作文命
諸篇則經傳之意而不及武可見周室開國首王業應在文後之學者欽動此事
敬之小心反諱其造周之大業豈善於論世者哉

魚麗

王伯厚（名應麟宋人）困學紀聞引葉氏語謂并世文章無引詩叙者魏黃初四年詔云
曹風刺遠君子近小人蓋毛詩叙至此始行叢叢語非是司馬相如難蜀父老云
王事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此魚麗叙也班固東京賦云壹廣所被此還
廣叙及鼓鍾毛傳也一當武帝時一當明帝時皆用叙語可謂非漢世邪
魚麗詩前三章先儒以旨多旨三字絕句下且多且旨且各二字為句（釋文云異此讀）
則（非）因上旨多旨二字言酒下多旨有三字言物下三章無此三字不得復言酒也
恭傳於酒字斷句句法較渾成但旨多多旨旨有六字皆兼酒言下三章文義未
復讀言多旨有之字上言酒而下言物者見物與酒稱（大全）見不知此篇言萬物
盛多而成於人力雖多有限物僅與之稱未在盛多乎（舊說）斷句多旨有三
字仍可說魚三章各未句結上三句耳兩既旨多言魚又多旨有中俱用且字關
兩意下三章遂承魚而言句法與文義皆無礙也
孟此食魚本草有黃鱨魚即魚鱨詩之鱨也亦名黃頰魚又名黃顙魚（呉語）而已
黃鱨伯舉見鮎鼓又名鮠（黃）又名黃鮎毛傳云鱨揚也孔疏釋之以為魚
有二名豈非此魚有力解飛鼓之鮠鱨之名以為（魚）名者也
乃性揚也本草無主以鱨為鱨大之矣
沙魚有二一吹沙小魚也又名鮀（爾雅）大者長四五寸居沙溝中吹沙而游
沙而食味美俗呼阿浪魚一數魚背皮鮫鮎如鼓辨（今之有鱗）沙鮎沙諸

種出東南近海即吾名沙魚魚麗之鯊吹沙也爾雅云鯊鮀是也毛傳亦云

鱧魚本草名蠡魚亦名鮦音同又魚入本經上品而陶隱居言其有小毒無益不宜食為物性古今不同也爾雅鱧注以為鮦又云鱧音禮大鮦小者鯢音奪埤雅以為即此魚矣今俗呼烏魚非珍品也魚麗詩鱧與魴並稱豈亦視為美味邪

爾雅鰋鮎孫炎以為一魚毛公詩傳亦以鰋為鮎說文鮎注訓鰋又云鰋鮀也鮀鮎也而鮎即鰋之重文皆以鰋鮎為一惟郭璞分為二云鰋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詩釋文引郭注作鯷鮧音帝又在私反釋文引之且云目驗毛解與世不協疏古今名異意益不郭矣埤雅既引郭注又涵二注為一種郭呂从孫而不明斷其是非將焉適从乎詩詁及韻會皆勦襲陸疏且言鮎發乎篇旭空傳鰋名亦非郭氏鯷鮧本義今艸綱目列鮧魚之名曰鯷魚曰鰋魚曰鮎魚注云古曰鰋今曰鮎北人曰鰋南人曰鮎是鰋鮎直為一魚矣然引郭注合鰋分鰋鰋鮎而以鰋鮎皆發先儒性鰋鮎之分為二別非也又言別鯷有鰋魚如鯷而魚人見陶隱居以為是鮎之屬

六笙詩

六笙詩集傳以為有聲無詞說本劉原父呂記嚴緝俱不从可謂卓識後儒猶踵是多而近世郝仲輿啟之論尤為詳確其說良有通義中吳在文謂作詩者多取詩中一二字或總括其大義以立篇名若有聲無詞則南陔由庚等名何自來乎且鼓鐘有籥而無詞則笙之以名篇不更立別名矣朱子取以為據非其類也況笙者樂也詞者詩也無詞則非詩矣經何錄焉入樂經取附見禮記不當與詩篇並列矣方毛公本置六詩於什外朱子又從之于什中又推白華為次什之首何自相矛盾也夫什者篇之總也無詞則無字句無篇章何由數之為什乎

南有嘉魚之什上 正小雅

小雅次什之首至宋儒而兩更不數六亡詩而曰南有嘉魚為什首者毛公之舊也蘇潁濱嫌其非孔子之舊仍數六詩於什中而更曰南陔為什首朱子又據儀禮奏樂之次升南陔於魚麗為什末抑魚麗於華黍詩下更曰白華為什首大予由之更什祖六月敘及儀禮之說於詩之篇第元無與也至朱子之據儀禮則不能無議焉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燕禮亦然此儀禮奏樂之次也夫先樂南陔三詩所謂笙入三終也次間歌魚麗笙由庚等六詩所謂間歌三終也南陔在笙入之列則下當不先魚麗在間歌之列則不得不後各以類相从耳此奏樂之次豈編詩之次乎君必執此以定詩之先後則間歌之後尚有合樂三終所奏者關雎之三葛覃之三也亦當退置二南於小雅後又鵲巢之三敘什篇乃取采蘋合此二詩殿之為鄉黨矣何不依合樂之次正之乎朱子既據儀禮之文定詩篇之先後矣又謂六月詩敘魚麗句本在華黍下而鄭氏遷置於南陔之上夫鄭氏未達之詩敘遠在十餘年前朱子何自見之昔以挺叙註經一依毛傳之舊仍以南有嘉魚為次什之首淘為有見

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三詩朱傳皆錄為燕饗通用之樂特見儀禮鄉飲酒及燕禮間歌此三詩因援以立說耳不知古人之用樂與作詩之本意不必相蒙宋焉呂氏又嘗通論小敘所謂萬物盛多能備禮者作魚麗之本意也樂與賢者作南陔之言洋

有嘉魚之本意也燕得賢者作南山有臺之本意也說者此三詩俱以取爲得賢
之樂奇非特爲燕歌而作此三詩也發自蓼蕭不舜宗有何疑哉朱子特以吳蔡
孫三詩故于魚麗云極道其美且多以見主人禮意之勤於嘉魚云言主人樂
賓之意大對客而自語其樂何辭也對客而自稱君子是何禮也至南山有臺篇
既其詞意殊與燕飲不類凡詩爲燕飲作者必言飲食樂舞之事及爲勸侑之詞
如燕羣臣則云鼓瑟吹笙云我有旨酒燕兄弟則云儐爾籩豆飲酒之飫燕
朋友則云釃酒有藇云有肥牡有肥羜云陳饋八簋燕諸侯則云厭厭夜飲燕
今有臺篇所稱南山北山之所有既非燕客之需而頌美君子又絶無勸侑之意
若鹿鳴之式燕以敖常棣之和樂且湛與伐木湛露之飫此備矣不醉無歸者也
安在其爲燕饗之詩也

南有嘉魚

鼓云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至誠當斷句惟至誠則能致賢之來又能
任賢之久詩直言與賢發見推其愛賢之心非以於詩詩有興指也康成孫炎
爲文如以合致至誠之意固矣且君子至誠與賢其心相終如一豈僅於賢之來
來遲之而已焉[illegible]集傳以燕饗爲祭燕[illegible]王肅述
毛云吳爽也得之矣吕記从王義
南有嘉魚嘉魚非魚名也[illegible]甘云南東嘉魚[illegible]嘉魚非
指丙穴之魚丙穴魚鼓乳泉而美大必原名嘉魚自詩傳引此以證詩世遂名其
魚爲嘉魚[illegible]嘉魚不指丙穴是也言嘉魚而[illegible]名非也以丙穴魚[illegible]
雉之說而集傳從之乎嘉魚出於丙穴見左太沖蜀都賦其名之美已久矣[illegible]

傳而得之乎且丙穴之嘉魚直是後世好事者采用詩語名爲乎毛云江漢之間
魚所產也鄭箋亦止云南方水中有善魚皆不以嘉爲魚名也孔仲達唐時人時
丙穴已有嘉魚之名而不引以爲證者豈非以後世事不可以證古詩乎良見先
儒解經之慎矣
蒸之然之罩之字未思又思兩罩字皆助詞故與燕綏綏異文協字不用句尾
爲韻式燕又思舊說以爲衍而又蒸得之矣朱傳說从古注復載或說以罩爲罟
蓋誠鑿耳
少皞氏以祝鳩名司徒祝鳩爲孝順謹愨之鳥故掌教之官有取焉翩翩者鵻兩
見少雅四牡以況使臣南有嘉魚以喻賢者使勞使臣義取於愨謹此美賢者宜
主於燕壹香與致敬之指同上以此且數下以此成德爲異義也集傳以嘉魚末
章之興爲全不取義是義取之意是
詩以又字協韻也罔見小雅句者嘉魚及小宛各有其一賓之初筵有其二嘉魚
云式又思天命不又[illegible]音亦宜入又韻協內二音[illegible]殊多又韻亦異
二音近世陸弟古音從以爲得無的據且言又說右也右手也詩右字有以意而
音四又字官當音寺[illegible]又與未韻不又與富協富音備入又與時協時音是矣
又與識協識音[illegible]其說似矣實古人韻[illegible]凡與右又同韻者所協字多在
支之韻內如化協是在協祀[illegible]之類不協居協又古不入門韻支
之又之來入又之時亦不不化去韻也來字古支之反時字今音本自協耳至富
之又之來入又之詩亦不必從去韻也來字古[illegible]時字今音本自協耳至富
字古古二反[illegible]行其[illegible]又協時[illegible]小宛凡五見所

協音同

南山有臺

傳以臺為夫須爾雅亦然郭注云可為禦雨笠艸木疏云莎艸可為蓑笠(郭注併以為有見羔羊)故都人士偁臺笠矣字或从艸作薹為後人所益都人士釋文云臺尒雅作薹樊今本尒雅仍作臺與詩同也玉篇及廣韻即唐韻又有薹字毛氏增韻黃氏韻會皆載之云笠也(音本郭陸之誤)而以當時之臺笠字於是臺薹二字而分為二矣又案尒雅(書篇音)莎其實媞(音提夏小正媞緹傳云緹縞者莎隨也媞者其實也即此艸)蓋與夫須一艸爾雅異以為其根即藥中之香附子又名雀頭香江表傳魏文帝遣使者於吳求雀頭香即此本艸綱目云莎葉如老韭五六月抽莖三稜中空莖端復出數葉開青花成穗如黍中有細子其根有須須下結子一二枚轉相延生此近時要藥也而陶氏不識諸注亦略可見古今識物之學歷不同如此

萊傳云艸也陸疏以為艸名其葉可食而孔氏取之當矣案萊亦名藜本艸綱目云即灰藋(音翟)之紅心者(灰藋葉心有白粉如灰故名為藋心赤紅為紫灰藋今俗呼灰條)釐莧狗犬河朔人名落藜南人名胭脂菜亦曰鶴頂草(嫩)時可食老則莖可為杖原憲藜杖應同即是物也韻府以為落帚者誤

樂只只字古訓是今訓哉猶不為兩義也通前已辨之矣至南山有臺之樂只正小敘所謂樂得賢也如以為樂哉君子則君子自指王者樂即邦家之基萬壽無期云云耳非樂得賢之樂也以為樂是君子則君子正指賢者樂乃王者樂之下文或每其傚上所謂太平之基也與敘意最合則只字訓是為長

馬佑卦以杞包瓜公一杞也而釋者各異張曰大木爲曰杞枸鄭曰杞柳見三號(見易姤文)此三木皆載於詩而小雅之南山有杞在彼杞棘嚴粲以為山木王伯厚以為杞梓(見困學紀聞)則大木也左傳楚聲子以杞梓比卿大夫(見二十三年)孔叢子載子思之言以杞梓比干城之將又偁其連抱是必木之高大而材者艸木疏云其樹如樗理白而滑可為函櫓非材木也而謂杞如之殆僅取其形似乎

南山有枸傳云枸枳枸孔疏引宋玉賦枸枳來巢以證毛說嚴緝從之以為鳳凰枳枸來巢字從句李善注稱論注為枳句曲也音壽非毛義也案嚴說非是陸元恪艸木疏已引此語證枸矣云古語云枳枸來巢言其味甘古飛鳥慕而巢之孔推稱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稍不同耳然之枳枸之為木其枝則曲其實則甘二者傳足證為陸孔而疏各取一義均可通也句枸古字本通用李善注文選不知引毛傳及陸疏為證訓枳枸為木名而妄以枳為椅箕之枳句為屈曲之句是李之誤也況孔李偁唐人而孔先於李安得援李而非孔哉

枳枸雖南產而咏於周詩其在禮(枸作柤)記則婦人以為贄(見曲禮)人君燕食以為庶羞(見內則)是北土亦珍其味也豈以其甘美如飴(說見陸疏)故遠致之歟字又作棋椒本艸綱目其名曰累棋椒曰蜜屈律曰木蜜曰木珊瑚曰木錫曰雞距子曰雞爪子其木名又曰白石木曰金鉤木曰椇枅曰交加木或言其味或似其形也雷公炮炙論云棋子(三言)溪陶如酒雲交注云交加枝即蜜椇椒也益此木能潤酒矣又山海經有甘華(海外北經平丘東經山南經有此木)郭注云赤枝幹黃華楊慎補注以為即枳枸

梓椅楸檟四木同類而小別故秦風之條得其楸檟之名小雅之梓得兼楸梓之名楸名檟梓(見爾雅)又名虎梓注(見郭)又名苦楸(見注)是也鄭以為楸屬椅又以為

山椒之異者樊則條爲山楸楸又條之異者與又案此詩五章而童案盡指杞李
栲杻枸楰取與於木者凡十爲皆以爲賢者之喻也埤雅臻而析之每物各豎一
義持說甚備然鄭箋云山有草木以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賢臣以自尊顯亦平正

蓼蕭

古人言四海多特指荒裔之國故蓼蕭敘序及四海鄭箋以爲國在九州之外而
引尒雅所言四海及虞書外薄四海釋之然鄭箋之言又與禮記明堂位周禮職
方及尒雅釋地之文互異箋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案九夷八蠻六戎
五狄之禮記明堂位之文也爾雅有二文上文同鄭箋下文同明堂位今尒雅無下文而
九夷那爲述先儒云上文是殷制下文是周制理或然與四夷八蠻九閩九貉五
戎六狄周禮述方氏之所掌也遂閩書山注云周所服之國數也鄭答趙商以爲四夷
總言四方夷狄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
兩文異此鄭據尒雅下文和交爲說也尒雅下文惟李巡本有之鄭與李同時人
當見此文矣然鄭於尒雅校定以攷上文其注職方氏及布憲則取下文蓋亦未有
定見司禮曹釋謂詩疏與尒雅及禮記是傳寫之譌豈未見上文與
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康成兩存禮雅之文不辨其孰是孔疏載其答趙商語以爲
無國數可明故不敢定然八蠻六戎五狄同名李巡注尒雅已備列之李注今見
禮記王制孔疏云九夷一玄菟二樂浪三高驪四滿飾五鳧臾六索家七東屠八
倭人九天鄙八蠻一天竺二咳首三僬僥四跛踵五穿胸六儋耳七狗軹八
旁舂熟作六戎僥一夷二戎貞三老白四耆羌五鼻息六天剛五狄一月支二穢
貊三匈奴四單于五白屋惟九夷總東夷傳文然得本李注原淵博如鄭又與
李同時李所知鄭安有未悉而云無國數不敢定者豈以李所指諸國名不見經
傳正文無足據信邪闕疑之道當如是也又案周書王會解記成周之會四夷來
獻者凡六十國與明堂職方異又載伊尹爲四方令東夷十南蠻六西戎九北
狄十二亦與尒雅上文不同書史疑闕傳文異詞戎狄五六之數信難以臆定也
又案盧辯大戴禮注謂職方所言周所服四海種落之數明堂位所言翁明堂來
者國數尒雅所言要所服與殷之夷國似矣然以戎論之翁明堂者六而隸職方
者五是朝者之數浮於服也夫聲教所被皆可言服朝則循侯奉貢自比諸侯之
列矣豈猶未得謂之服乎此說之難通者盧又譏鄭引尒雅其數不同終使學者
疑其所聞是未識康成闕疑之意矣
周之王業雖成於文武然興禮樂致太平實在周公輔成王時當以戴記明堂位
周書王會解二篇相見當時華夷一統之盛此蓼蕭序及四海孔疏引戴案未斜書
以爲此詩之作當在周公攝政之六年是有然也合明堂王會二文以讀此詩蓋
成周一會保無未敝
蓼蕭首章燕笑語兮三章孔燕豈弟一詩兩燕義當畫一鄭氏於首章云具之燕
爲笑語孔氏申之爲燕歡三章則訓燕爲安前後異解矣原謂以孔燕爲甚燕歡
則不詞以燕笑爲安樂而笑語文義亦無礙也則兩燕俱訓安爲當嚴緝解孔燕爲
甚燕然孔本訓甚轉甚爲安亦費力
雅之蓼蕭乘黃辭爽須之數見皆言儀華蓼蕭傳云條革也轡首也沖沖垂飾
兒案條革皆也以絲曰轡以革曰條條之有餘而垂者曰革尒雅轡首謂之革鄭
云轡靶勒是也說文靶字切轡革也革末以金飾之狀如鳥竭名曰金厄韓奕所言是也

此詩之沖沖載見之鶬則金飾之皃狀
和鸞雝雝集傳云在鑣曰鸞劉瑾疑其與韵戟傳異謂鑣字疑當作衡此非也駟
鐵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此詩傳云在鑣曰鸞故取箋文此仍傳誌耳況和鸞
所在先儒本無定解駟鐵疏云鄭注周官大馭及經解王肅皆曰鸞在衡和在軾
蓋依韓詩内傳及大戴禮保傅篇文也然秦蕭傳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
則祖箋文云鸞在鑣蓋和在此所在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據此則在
衡在鑣皆通也又左傳揚鸞和鈴[illegible] 杜注鸞在鑣和在衡孔疏云考工記輈衆
車廣衡長六尺知一則衡所容唯兩服馬詩每言八鸞當謂馬有二鸞若其在衡
唯兩馬安得置八鸞以此知鸞必在鑣則和必在衡據此則在鑣說長
也宋羅願謂詩言四牡八鸞鑣馬銜也馬口兩旁各置一鸞四馬故八鸞[illegible]
此說至杜注和在衡鸞在鑣之一說其孔[illegible]明文未可[illegible]
詩四牡八鸞[illegible]以[illegible]諸詩乃王臣及侯國之車若天子車名當為
是反[illegible]於馬足[illegible]在衡[illegible]有理[illegible]天子車[illegible]
亦[illegible]當在[illegible]不言爲飾則非在鑣[illegible]以[illegible]
已明此從可知鄭意或然
湛露
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說云安閑之皃[illegible]云安也鄭注云安靜之容
說文引此詩作懕懕亦云安也然則詩字當以懕爲正[illegible]安足以[illegible]
夫傳云安也足也久則出[illegible]安[illegible]厭足之厭當作猒[illegible]文云
猒飽也从甘从肰詩厭字本爲懕之借不得又[illegible]字於軌切[illegible]

之也猒 俗作饜厭已从厂於[illegible]切俗又加土誤也小學不講隸俗[illegible]遂至此又[illegible]詩
詩之訓厭而以厭義釋厭是隸俗誤而又加誤也小學不講竊以爲至此又甚
釋詩厭厭作愔愔韓君而和說見與安義雖同亦相近
是露篇卯分下三章以豐草杞棘喻同姓杞棘喻異姓桐梓喻二王之後似當從箋
謂同姓則夜飲異姓則否以見古人一燕飲亦寓親親尊尊之等其說不可廢也
在宗載考傳云夜飲必於宗室宗室二字箋疏俱含由遂當矣[illegible]傳云宗室大
宗之廟也是即毛公之自注矣又禮記[illegible]於宗室注云宗子之家是亦指廟
言嫌此皆大夫士之禮故有宗子者其廟之在宗乃天子之燕禮則宗室者正謂
宗廟之後室耳[illegible]宗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廟寢俱可名室
然則夫寢非廟[illegible]與此在宗義正同但彼爲賓尸在廟門外之
而室此爲燕同姓在廟後之寢室與入之言在廟中則可同謂之宗也毛又據
爲私燕私燕即燕私也[illegible]
故曰以在宗載考爲同姓諸侯從飲之宜同姓則成之異姓則止矣[illegible]
云燕矣入奏謂由廟而入寢也廟在前寢在後故言入入寢即在宗也未傳以宗
爲路寢之廟則是王之路寢以寢非廟中寢室矣故不得之爲宗
杞棘皆豐草之本故以興顯允君子顯允明信也[illegible]
序言[illegible]
餘二王之後[illegible]
彤弓
彤弓詩云大射言饗而集傳反言燕[illegible]

者不應故與經違也又此詩稱王賜弓鑿亦因賜而設耳故敘云錫有功不云鑿
也今先言燕而後及賜已失經意矣况經不言燕乎
受言藏之謂諸侯受天子之賜而藏之家也左傳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
之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於襄王
以爲子孫藏匃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宣子言受言藏若爲此詩下定解
矣毛傳鄭箋及王肅述毛意皆指諸侯言無異說也王安石以爲受王獻而藏
以待賜鑿矣迂矣東萊蹟此以立論謂藏之王府不妄與人後世視府藏爲己私
至以立庫兵賜弄臣與此異矣持論雖佳說非詩旨朱傳從之殊誤仍用古注
右之醻之毛鄭異解毛以爲勸有功醻爲報功雖已成上章然竝字而言歟不指酒也
鄭曰右爲賓受獻爵奠於薦右醻爲獻醴之後主復醻賓義亦可通但不如毛之
渾然

菁菁者莪

朱子釋子衿菁菁者莪二詩皆不從小敘而自立新說及從白鹿洞賦中有曰廣
青衿之疑問又曰樂菁莪之長育則人請其故答曰舊說亦不可廢可見朱子傳
詩之意緣恐從來說詩者埃自太過不能有關心眼見處種種之說其鼓旨趣者揭
警語別闢生面爲學詩者示一變通之法以救後學之滯僻與古注相輔而行然
不謂集傳一出世可盡廢詩家之義也其中或矯枉過直不無類偏朱子固自知
之應不皇後儒之指摘耳今人蓋宗傳爲經尺東注疏而不觀此末學之陋也非
朱子之本意也
菁莪首章箋云既見君子官爵之而得見也蓋此語未盡然官爵之者在成材之
後且此詩主君子長育人材而天下喜樂之至於成材而授官乃其餘意頗與詩
可見原謂首三章皆以莪之長喻材之育則此三既見因教誨之而得見也所見
之見君子在鄉則鄉老鄉大夫諸職在國則大司成大司樂正諸職如遇見學養
老則併得見天子矣末章以用之載物喻君之用人則此一既見因官爵之而得
見也所見之君子直應謂王者而司馬有辨論之權或兼曰之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心既喜樂又以儀又以儀禮見接是樂主見者言其量
君子言也歐陽氏本義全指君子殊乖谷非之謂以樂且有儀指君子則既見二字無
所歸詩中既見君子二十有二見於九詩汝墳風雨唐揚之水車鄰出車菁菁者莪蓼蕭頍弁隰桑其義自皆
道喜之之情謂見君子者喜非所見者喜也斯言得之矣原謂樂字即下章喜字
休字敬詞以屬君子實爲無理鄭以有儀指君子亢見見者自矜之辭無妨大義
但一句分屬兩人終未甲戌且以儀爲相接之儀殊味亦短嚴緝云見君子之化
亦是有儀主賢才言得之矣嘗語大略明詩記載呂氏之言曰長育人材之道用
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者內外交養非心邪行無所以入此人材所以成之故
曰菁菁者莪樂則無禮儀旨哉斯言嚴說應本此蓋古人言儀並非儀容之謂
儀義宜三字本相通如馬融曰儀者義也禮緝文儀作義傳訓宜文王詩宜鑒
于殷載記引之作儀鑒皆是說文云義度也度謂法度合于法度則謂之宜詩言
禮儀然言禮義亦爾故莪材者以之此詩首章有儀與六月載之禮儀說音本
於應可見詩言育材以禮儀爲其本呂氏得其指矣詩　錄呂說於敘下而首章
正解後用致和語不知何說爲是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箋云沉物亦載浮物亦載喻人君用人文亦用武亦用孔氏

然載字與載𢇛載止載震載風同類當訓為則鄭以載為辭義非中又載余孔之說
語太拘詩中載字取任載之義者多矣猶之類矣又主義何必傳訓為則鄭亦未安
傳以為舟之則沉則浮喻人之未見君子而心無所定於義尤況未見而思見憂
念最甚何云無定況經文初無未見君子語也又舟之浮者常也況則不復浮矣
如以為無定則是浮而又沉沉而又浮也舟之在水豈有是乎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一

南有嘉魚之什下小雅

六月

六月北伐鄭箋以為遣吉甫信矣至毛傳以為親征殊無明文也王肅孔晁遂之
皆始有親征之說從孫首一章傳文為詞耳首章傳云日月為常次章傳云出征
以佐其天子大常王所建而出行征伐以己為天子之大功此王孔二家所據為
親征之證也不知毛傳原不言佐己且云佐其天子皆吉甫言義自明矣至王
建大常雖周官有明文見司常大司馬唯孔傳語今當謂是此以行也傳云棲棲簡閱
見物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大閱閱者將出師先選錄其士衆車馬如王禮大
司馬以時治兵教民坐作進退之法是也平時則周王親親臨之況征出
征乎大常之建只應在此特耳二章傳又云必此教戰然後用師可見首二章毛
皆指閱言章末兩出征則明備之故何嘗以為親出哉致孔傳云侯之至
之任征伐與參友之臣處內傳意顯然矣嗟見斷語與己矛盾後為之說曰王者
為京而還使吉甫追逐乃至大原則尤可笑既宰六師業已就道乃未見敵而先
歸中興英主何與動輕率如此乎又豈有明道在京師自當躬親其事征伐在千
里之外採人而任之宜無可以無出此事勞之當無足怪也孔欲跨成王弱以為
得毛指乃云不得毅當明還在獨行此吾所未解
六月棲棲傳從中舍以六月為建巳之月呂記以之朱傳以為建未之月此本不
足置辨但周世民間紀數恒用夏正至朝廷大政令必以周正紀月出師征伐

國家大事焉有舍周正而用夏正者哉詩小雅謂詩無周正非也必如毛鄭之七
月小雅之四月方可見其夏正耳小明之二月亦當建卯十月之交之十月亦當
建亥也各有辨見本篇
于字有三訓於也往也曰也詩并有之今兹箋以義然六月篇两王于出征若不
訓于爲曰文義終不可通鄭箋得其解矣孔疏謂詩中于字傳止有於往兩訓故
不用曰義述毛殊不知傳文簡略安知非偶遺之邪要於以二義皆也必雅釋詁
其曰義郭注引此詩證之又說文于字注云於也象氣之舒从亏从一一者其氣
之舒以从口从一亦象口氣之出見說文古人製此二字意原相同矣又案亏於同
義詩多用亏而於字亦間出於本古文烏字也古文烏作𢁺又鴻作 於繁體作
於借爲於亏字轉其義而不改其音也又爲亏義則音義俱轉矣於字之詩者靜
女著誤與然號九疑白駒下武執信受九詩凡十七字皆亏義其存於亞從本字
者其餘六篇則從文有兩字與音焉之義是也其餘皆數到天文於爲鳥歎之
象焉爲之鳴則假借而不離本義者故也與伐鳥亦化嗚
共武之服釋文云共王如字王徐音恭王徐之音是毛者也孔疏用鄭說定毛亦
讀如字恭字之義無聞焉案傳云共與供同未知王徐亦此義否也箋巧言之匪
其止共小明之靖共爾位召旻之昏椓靡共皆訓爲供具之供則義當同矣箋解
疑音共爲恭又引鄭箋云共具也皆本箋爰者異者共與其事共與供同共耳
非以與釋共也毛箋先儒之言而不顧其文義何哉歟乎又案皇公嚴翼共爲兩人
云居師之中有嚴威者有恭敬者共與其事言文武之人備此義亦略嚴者能
上氣敬者能操得民心或以武節奮或以文德役人各有能在將才者包收之耳

吉甫文武俱長所以爲元帥也孔以鄭定毛不爲無見
六月詩所言地名凡五焦穫也鎬也方也涇陽也太原也毛鄭無注釋惟焦穫
則疏引爾雅耳鄭則涇陽爲涇水之北涇水北非一地初不以泰漢之涇陽縣當
之也鎬方無考致道以爲北方地名而已惟太原之名見禹貢及左傳彭彭有據
而注疏並無一語及之良以宗周之太原非禹貢左傳之原也朱傳始以今太
原府與陽縣釋之案出車詩南仲既平獫狁復西伐則二役宜相接壤獫狁山
是西北之戎其道也亦應向西北而去吉甫安得及更行兼之至今山西之陽曲
故道美獻其說戎又謂大原即唐原州今平涼府固原州及涇州地原後魏始置其命名或
取於大原二字耳此近之矣而亦無確據後魏去周已千餘載即使此詩取名亦屬
臆見況未必咏也毛鄭去古不遠大原某屬高平吳言平即原州後魏得有傳聞漢世
豈全不知而不取以證詩乎案雍州之地多以原得名見於詩者爲京曰原隰
原隰公劉曰度其隰原又曰于胥斯原又曰復降在原又曰瞻彼溥原皇矣曰度
其鮮原綿曰周原膴膴吉日曰瞻彼中原皆雍地也六月之大原其諸原之總與
要在雍州北境但必欲確指其在何地則多鑿之見耳
毛傳云焦穫周地接於玁狁者郭言始未然也焦穫又名瓠口在今涇陽縣北今
涇陽縣即秦之涇陽也在西安府城北七十里而咸陽縣亦在府城西五十里縣
城乃二十五里爲古咸京焦穫去之僅數十里耳何得云與涇縣爲邱西周盛時
方八百里而猶在都城數十里外道是殺之說固甚我以雖多鑄由此中國
亦不應無是知此況吉甫逐之向行千里而鎬與朔方反之在百里內尤未可信
鳥雅釋地有焦穫郭注郭毛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然則郭所謂瓠中乃縣

焦穫非偏稱護也爾雅以焦穫爲十藪之一則焦穫乃一地非兩地也集傳釋焦
穫忽分而二之云焦未詳所在穫郭璞以爲瓠中如引爾雅注矣又不玩其文義
何耶

出車傳謂方即朔方觀六月詩則益知詩之朔方非漠朔方即矣詩云侵鎬及方
至於涇陽言獫狁之來由鎬而方而涇陽也是朔方之地在涇陽與鎬之間矣方
之去周京當此鎬爲近劉向云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方稍近焉
則不及千里矣豈可以漠朔方即當之耶

以詩之文勢合之今之地理涇陽其即焦穫乎焦穫固近京邑獫狁犯周當至是
而止詩數獫狁之惡故先言焦穫見其縱恣深入迫處內地繼又追本其始自
遠而來故言鎬與方紀其內侵所經也言涇陽紀其內侵所極也以其初至故曰
至以其久居而不去故曰整居乃至凡言涇水之陽又居周京猶其地名立詞
之當也注云涇流千六百里水北非一地焦穫亦在其北耳凡之焦穫涇陽皆言
近而言鎬與方皆舉遠而言以鎬爲鎬京王基說之語見孔疏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王氏獫狁之來自遠而
近詩人據目所睹見自居近其後進而侵擾自遠而近之跡也孔疏云鎬方雖
在焦穫之下不必非焦穫仍使朔方當在此意

獫狁猶王子大原傳云言逐出之而已觀其意以僞室愈劇亦殊不必弃
取此語固然然獫狁未盡也大抵東西南三邊皆有城郭宮廬知農桑養力馴服故
可招致而臣屬之北狄逐水草轉徙無常居性貪鷙好殺不可德懷觀揚子雲
所謂中國之堅敵也善謀國者但固其疆圉令不敢犯足矣故采芑詩曰蠻荊來
威江漢詩曰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常武詩曰徐方既來徐方既同或致其誅或致

正其封域如何役猶其役二詩並不言詩人之飛侵也意所云當故書上是天令
意之同傳雖於一方又甚則甸紀鄭境耳而宣王兵禁兵入其地役亦當淫
猶有朔廷若六月詩則具是近發狁入迫情形然其狻猾驕悍乎於里周數重
地半爲戎馬之場彼二詩寧有是乎至吉甫出征僅僅驅之遠遁不若樂荊淮徐
諸國皇風悅附也彼二詩名稱朔國觀此一詩及張皇敘勞皆易於彼而恰於此
耶當年事勢實應爾爾後世東南荒服漸內屬爲郡縣惟北狄倔強沙漠長與中
國相衡古今事略相同讀宣王征伐四詩可得其緊矣

飲御諸友詩云進其留在家諸同心之友與之飲以盡其歡然則諸友及吉甫之
友非王之友也呂氏引范氏之言曰王以羣臣爲友東萊又申之曰酒語大史友
內史友是固以臣爲友也持論雖美然非詩意矣集傳以爲吉甫私燕之失之詩
正以王燕書書必推其好友然之共飲使得盡歡又於常禮之外獎勉加以珍
膳且又其功臣之特耳至若吉甫召會親友燕飲於私家乃吉甫事正合禮於
國政何等之雅篤哉

采芑

宣王能新其天下之士既以南之故以采芑朝南方甚有之詩
治之方新士之勇武可以知矣此之有意也集傳以爲因田治兵是戎事是有
其事矣宣二代節制之師乎集傳又以芑苦菜此處用爲采取而誤也既云
芑似苦菜今說者以爲宜知因采芑爲物乎又金路有鉤膺路無之鉤
此路車是金路非戎路又乾與鉤皆名鉦而解鉦以節鼓非靜之具傳云鉦以
靜之則此鉦非鎬是乾之旨應有明據而集傳不從未審其何故

芑陸疏以為似苦菜宋嘉祐本草謂芑為白苣三羽見書疏之后苣今俗為文州
云白苣似萵苣葉有白毛李氏綱目云萵色白折之有白汁正二月下種三四月
開黃花如苦蕒結子亦同八月十月可再種故諺曰生菜不離園然白苣苦苣
萵苣俱宜生食不宜烹道可曰生菜而白苣稍美得專其稱也然則今之白苣及滿
鄭公苣是白苣同類而小別耳元恪以為相似信矣朱傳不察混為一菜
王國六軍用車千乘采芑其車三千則十八軍矣非出師之常故鄭以為兼卒盡
起孔疏以為出六遂及公邑後世王氏以為用侯國之兵蓋古者天子用兵先取
於六鄉鄉不足取六遂遂不足取公卿采邑及諸侯邦國皆本有此制非臆說也
朱子譏其以文害詞以詞害意故集傳云此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夫詩人
吟詠之效容或過甚然此詩其車三千一語而三反之不憚重複始是紀實之詞
非虛美之詞也況萬乘之國出車三千何足為異晉霸而車昭十三年治兵邾南
甲車四千乘楚蔿啟疆亦言其數九百昭五年左傳尚不在其中合而計之殆及五
千矣況皇王所居天子二千之車不足為多乎是疑之
說文以隼為鵻之或體云鵻祝鳩也从鳥隹聲或从隹十合……
釋其說以為詩之所詠者雖皆隼也豈鵻乃雖字歟考之爾雅詩云以其名子以
之為羽而義見焉以教人之隹隼之祝鳩以鵻氏以名司徒主教民亦取其孝
也隼為鷙鳥以鷙擊也……以急擊……逐之人……可合為
一說況說文鵻詩隹聲明是隼其人……為祝鳩則定非驚……其以隼為鵻當
必有誤徐氏思忠切殆讀以隼音加之耳又集韻隼皆是爾雅曰隹其鳩鴀注今
鵓鳩此鵻也曰鷹隼醜其飛也翬注鼓翅翬翬然疾此隼也陸璣之疏詩也翩鵻
說隼之名而之疏……以為兩物矣
隼一物也說文以為祝鳩陸疏詩疏云仲春化為鷹秋則又化為鳩……爾雅
……鵓鳩……
安所折衷乎吾即以詩易爾雅之言斷之而已詩秦風鴥彼晨風小雅采芑鴥彼飛隼沔水
兩言鴥彼飛隼沔水鴥隼……者疾貌……其飛也……可見鴥與
鵰隼同是鷙鳥故以比小人亦以其貪殘善搏擊也其與鵻殊類明矣
爾雅釋詁蠢作也動也釋訓蠢蠢不遜也說文蠢蟲動也玉篇云動也作也廣韻云
出也動也蠢則動其本義而借為不遜也與書蠢茲有苗頑茲蠢分蠢允蠢詩蠢
不靜周禮記蠢之為言蠢也先儒釋之皆不離動義穿又周蠢戎也大傳分王室
……二十今本蠢作蠢是也蠢蠢音同義亦相近無妨通用耳采芑集傳
云蠢動而無知貌無知蓋古之未詳……以蠢為是
……
以蠢為無知之傳何反也……
……
傳曰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一似壯猶非老……則能猶於義矣況傳引曲禮云五官
之長曰伯……以方叔……言不……
也

車攻

宋鹿門……攻事吾力田獵吾足……此文誤書曰詩也毛公用之入車攻
傳而以尚能尚疆尚疾……明矣指孟吉曰云既差我馬差擇也車攻云我馬既同

同齊也釋之使齊一義固因是六兩詩皆紀田獵宜速以齊足取義而篇中言四
牡四黃乃齊力齊豪之事齊足疾不及爲後獵此兩詩也凡詩曰四牡孔阜曰
乘馬皆齊力也曰四黃既駕（黃馬。騂曰騂驪色）紀見曰駟鐵（鐵驪色）曰駟騵（赤馬白腹）曰駟
騏（青黑色）曰騎駱（白馬黑鬣）曰乘驕（驪白也）曰乘駽（青驪也）皆齊豪也獨齊足不言駟乘又
周禮校人一職大祭祀類豈會同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即齊
豪也物馬即齊力也亦無足之事豈齊足非所制耶案詩載馬名最多類皆以毛
以毛色辨名力舉者止有駒牡兩偁並無以疾足得名者尔雅釋畜所列諸馬亦
以毛色辨名惟云絕有力駥（如戎切）則以強力得名耳若夫騏（音先）駣駼盜驪皆
蔥（奴了切）駼之屬皆強力疾足之馬名然非常之駿不在恒畜之列也竊意古人之
名馬止據毛色而力與足不與焉雖有齊者亦無由別其名而配以駟乘之文矣
宜其不筭於詩也其既田之馬力與足已齊而後擇則詩人特表之以見吉
[illegible]暮急之四黃六月之四驪殆其吉之四騏春之駟鐵駟之乘黃亦猶大明之駟騵
反比詩之駟黃皆是宜非天子諸侯不能具也若夫肩陪之乘黃以賜人宋考
槃之四駱以保祿位駁之乘黃乘韶以在公則齊豪而已不必兼力與足矣
車攻二三章言行狩言于苗搜不同獵也孔疏以爲先致其意呂記以爲有司先
爲戒其是也宣王復東都以會諸侯為王會同之後因而田獵以選屬眾耳三章
集傳云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五章又云既會而田獵一似有兩次獵者語意殊未
明剝
甫艸傳云甫大也笺云甫田之艸鄭有甫田故孫文云甫鄭有補旅傳從鄭呂記
嚴緝則否嚴謂下章獵於敖地不應又言圃田也案宗國田澤在今開封府中

當是六之誤公雅也八雅今作八公雅

牟縣西北七里敖山在今開封府鄭州河陰縣西北二十里計二地相去僅百餘
里各與一名以互見其所在義亦可通也又案甫艸韓詩作圃艸見後漢書馬
融傳融廣成頌曰詩咏圃艸章懷注引韓詩（東有圃艸薛君云）康成先受韓詩又馬之弟子故道據
此文以解之非破字也又周語載有圃艸注訓圃為大云茂大之艸則圃田二字
古本通用又圃田水經注作甫田其水爲甫水尤足爲證
孔疏謂宣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宣王得往田焉此語殊不暸王制
說封建之法名山大澤不以朌（音班頒也）周禮九州藪澤皆掌於職方正使有鄭圃田
不得在其封內且非適此也特侯國內天子自應得田春秋傳二十八年天王狩
于河陽河陽晉地也時文公方霸而襄王以衰周弱主猶狩于其國中况宣王正
當全盛乎又在傳文十年楚子與諸侯田於宋之孟諸宋不以爲嫌也弱主尚猶
何况天子孔氏之言不踏於典矣然集傳從之
夏後曰苗車攻言夏獵也行狩乃傳之辭之名故毛傳曰狩不言冬而於苗言夏又
云冬獵爲狩致冬兵中正仲夏教茇舍之法也東萊詩記從之集傳以苗爲狩獵
之通名殆不然矣說
赤芾金舄傳云金舄達屨也案爾雅云屨者曰達屨舃之金舄而金絢也
注云複下曰舃以繒爲之黑絇詳注疏則金舄當是赤舄之特異者注言冕服赤舄
舊與絇異也正見金之爲達屨以其色與絇同絇者舃頭飾也古人重之以爲故
人之飾（玉藻童子不屨絇）金舄之色直達於絇所以殊其制而獨得達之名也傳文達屨
義亦應爾孔疏申之以爲金舄即赤舄有三等白舄黑舄在赤舄之下其尊未
達赤舄之尊其達屨之最上達者故曰達屨此殆臆說耳孔子與名（小爾雅）宣聖九

代疏且書最古其說又甚優而仲達不用未知何意
車攻第五章鄭以爲諸侯從王田罷歸射餘獲也事蓋總田獵所獲禽三種取三十其餘頒賜臣下然必習射澤宮令中者取之蓋勇力貴禮讓也事在田獵之後而文在田獵之先者所謂承上章諸侯來會而言今其事相次故射夫即指諸侯又謂田無射曝惟既獵乃有班餘獲射其說如此蓋詩人敍事嘗有先後倒置者如駟鐵之二三章定之方中之首章出車之四五章皆取文便也後儒釋此詩惟求事順遂解決拾以下三章皆爲田獵之事而班餘之射嗣如矣又章所謂大乃是王所擇取之三十禽與士大夫無與也朱傳於七章方及澤宮考射之典不已贅乎況射中之後方可獲禽詩助我舉柴在舍矢如破之前乾合兩章通指田獵事之前後終未順也案第五章文義定是特言射禮諸侯爲射而集故道日爲射夫也決拾弓矢皆射具致言之特詳田獵雖不廢射而所主不在此意以射夫目諸侯非名矣助我舉柴亦因班餘時見諸禽以待射故有積禽若方獵時其所殺獲可布散原野中未可言積也王者之田殺不盡物豈如後世所謂毛血禽積縱歷數相枕藉者哉舉柴當在澤宮明矣

爾雅釋訓云徒御不驚輦者也與全句而釋之其謂爲車攻詩可知傳云徒輦也義亦同矣葦載任器見周禮詩所詠正指此但文義未順故子夏之徒將著之於爾雅俾後之讀詩者不至疑詩爲徒行耳無如後人之疑自若也

吉日

吉日篇漆沮之從家李樗引尚書孔疏漆沮在渭水之東一名洛水即職方雍州之漆以解之呂記朱傳皆祖其說則此漆沮在馮翊即禹貢之漆沮也近世胡氏名物疏謂地近便獲其山多獸水多魚獵宜於此地理或然焉又謂惟漆水又名洛不得倂以沮爲洛今錄其略曰洛水出陝西慶陽府環縣經延安府甘泉縣鄜州宜君縣子午嶺至中部縣入西安府界經耀州及同官縣至富平縣合沮歷蒲城同州至朝邑縣東南入渭此洛水即漆也沮水出自延安府宜君縣至子午谷合子午水歷中部縣東南流入西安府界至富平縣合漆水此馮翊之漆沮也去鎬京三百餘里若出鳳翔縣者與馮翊之漆爲涇渭所隔豈能飛度而合爲一水耶其扶風漆水出自鳳翔府麟遊縣西普潤廢縣故漢漆縣也流經岐山北大藝水自西北注之與杜水合齊詩所謂自杜漆沮者也其沮之所出孔仲達云本闕延錄郁奇云出華爲府眢州甫寍谷東南入渭此扶風之漆沮也縣詩漆沮指此馮翊漆沮有一而此漆沮是馮翊之水信矣至謂漆沮不得俱名洛此猶可有未盡焉禹貢導水又東過漆沮孔傳云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疏引水經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經今本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爲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今本此文見注而稍不引又濯作濁漆作染漢書引禹貢此文顏師古注亦云漆沮即馮翊之洛水此皆指名漆沮爲洛而漢氏所證也以今致之漆沮洛乃又一方水名漆沮俱入洛洛又入渭三水源異而委同耳案漢地理記北地郡歸德縣注洛水出北蠻夷中東經德今慶陽府合水縣隋置洛源縣於其東北後併入合水蓋指洛水之初入處爲源以名縣也又山海經云白於之山洛水出其陽東流以注於渭欒史宋字記以爲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合水縣北三十里亦謂洛出合水縣與隋洛源意同皆言洛之源也又案地里記馮翊褱德縣注禹貢北條荊山在南下有疆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周禮職方氏注亦言洛出懷德此與禹貢傳

疏反館古注意同皆言洛之委也洛之委與漆沮合則已兼有二水在其中馮翊漆沮不得併名各過矣雍録言洛水入懷德後經鄜坊同三州乃入渭漆在沮東洛又在漆沮東漆至華原而西合沮（華原今属入耀州沮合于此得入當平之石川河）吕氏記言漆沮又東南至同州白水縣乃合乎洛而南流合渭（在馮翊懷德縣西南三十二里有懷德城）三水雖从至白水縣總爲一流故孔安國班固皆指懷德入渭之水爲洛水而曰洛即漆沮斯得之（[illegible]）

（[illegible]氏以爲東都洛非是）雍州有二漆沮在馮翊者

雍州有二漆沮在馮翊者入渭之下流禹貢之漆沮既从（吕氏以爲扶風漆水誤也）又東過漆山是也在扶風者入渭之上流緜詩之自土沮漆潛頌之猗與漆沮是也潛傳云漆沮岐周之二水矣惟吉日之漆沮宋蘇子由李迂仲併指爲在馮翊之水也近世馮宗祖其說謂馮翊之漆沮地近俠獲多產禽獸宜爲天子獵之地信矣然扶風之漆沮正渭爲所云多烏者也其水經岐下而岐陽之地是周家較獵之場楚椒舉言成王有岐陽之蒐語見昭四年左傳世傳石鼓文十篇紀宣王田獵之事地亦在岐陽其文次篇言汧殹（[illegible]）三未篇言獸於汧（[illegible]）吳即汧水出扶風汧縣吳岳即汧水所自出皆與扶風之漆沮相近又文之猶鼓類與車攻吉日相似所述物產有麀鹿雉兔鰋鯉（[illegible]）貞之類其多獸多魚不下於今[illegible]矣又其地即周禮之弦蒲今雍之楊陓（[illegible]）職方氏雍州之澤藪曰弦蒲注云弦蒲在汧疏云吳在汧西有弦蒲之藪又雅天有楊陓注云在扶風汧縣西楊陓與弦蒲各居十數之一吉日之漆沮安在非扶風水乎

漆沮之从天子之所毛傳云以漆沮驅禽而致天子之所孔疏云以據有期所致驅禽从之也蓋古者驅不出防不逐奔走（之二語見車攻傳）故謂虞人之誠之禮以虞人驅禽而至入於防中然後殺之[illegible]不敢爲驅之重見三驅之仁其義更光矣虞德云虞人冀五起以待射既防誠詩云奉時辰牡周禮大司馬職云設驅逆之車皆是德也此禮廢而後世人主盤於遊畋如有歷丘墳涉準高口敞於吹咤乎僕於覩策者矣下章悉率左右以燕天子即上章之意傳云驅禽之左右以安待天子箋云順其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驅禽必自其左故云順其宜也集傳云敺獸之所在而从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是徒以利獸爲樂古制蕩如矣又謂悉率左右是從王者率司事之人大在王左右者獨非從王之人乎雖率之而雖所率者乎文義殊不可通

悉率左右傳云驅禽之左右箋申之曰率循也循驅禽順其左右之宜箋語釋經文同循而申傳義猶約傳字下多足猶相出猶義方可通耳玩傳語意似訓率爲驅而傳之未詳爲往文義殊明晰以釋經不如箋之優箋殆易傳乳以爲申傳殆未必然矣又案文選注李善引此傳云驅禽於王之左右句法較完贊然乳不疏則王二字乃李所益也

鴻鴈之什變小雅

鴻鴈

二雅皆士大夫作也朱傳謂鴻鴈是流民作誤之子為流民自相謂恐非是之子侯伯卿士為王巡行勞來者也歐陽以為使臣義亦同爰及矜人恩澤及此可憐之人也哀此鰥寡哀此孤獨者而收恤之也皆之子劬勞之事古義本如此漢書望之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望之治齊詩鰥亦同毛鄭矣集傳曰劬勞者皆鰥寡可憐之人則爰及哀此四字為虛設矣況此流民豈必皆偏奏者哉

鴻與鴈同類而異禽毛傳云大曰鴻小曰鴈是已博物記又有三同三異之說三異者已有蒼白羣有多寡飛有高下也則不止大小為異矣或謂凡鴈類其大小小德言居云蒼白鴻又未詳目亦各不同案鄭居鴈與鳧並言爾雅亦與鳧為鴈鵝九罭箋言鴻大鳥不宜與鳧鶩之屬並而道草木疏亦云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則鴻之大非鴈比矣陸疏又云有小鴻大小如鳧色白今人直謂為鴻鴻自有二種鴈之白者亦鴻也陶隱居云又有野鵝大于鴈似人家蒼鵝謂之駕鵝駕音戈說文作鴚鵞也合而論之小而蒼者鴈也小而白者小鴻也大而白者鴻也大而蒼者鴚鵞也爾雅云鴚音歌鵝力于反鵞注云今之野鵞則鴚鵞又鴚鵞之別名

雁鴈二字俱見說文雁字入隹部云鳥也鴈字入鳥部云鵝也又云雁讀若鴈並非重文則二字異禽亦異字矣玉篇廣韻皆以雁為鴻鴈字而別出鴈字為鴈之重文其雁字則依說文訓為鳥未嘗合雁鴈為一也徐鉉以雁為知時鳥大夫以為摯孫鄭雁禮用之故从人而謂雁字从人从厂義無所取當以雁省聲則雁鴈不同字明矣韻會云鴈或作雁始以為一字後人習而不察二字久通用非古也又據今說文鴈字當從隹作雁與玉篇廣韻異今說文則徐說為長雁雖與鵞相類不應但釋為鵝乃統名可以目鴈矣詩鴈字皆當从隹其从鳥者誤也又案爾雅及禮記俱說鵝為舒鴈莊子山木篇記主人命豎子殺鴈乃畜禽定指鵝也蓋謂鵝為鴈古人本有此俗名觀說文鴈字注則益信矣近世魏校文書精蘊釋鴈字訓頸似雁而徙不時故以偽散真之所取其義理或有然

矜人貧窮之人也鰥寡無告之人也此流民中之窮苦者而無告又甚于貧窮矜人則賑饑之爰及之謂也鰥寡則救恤之哀此之謂也此勞來安集之加厚者而收恤尤厚於鰥寡下章百堵皆作則凡流民均及之而矜人鰥寡亦在其中勞來安集當有此三者矣侯伯卿士為王行拯綏之政委曲周詳如此故三章皆以劬勞為言

鴻鴈詩三言劬勞皆謂侯伯卿士也鄭獨以次章劬勞屬流民言辭旨戾而劬勞異撰矣案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指使臣言文義甚協于垣作堵皆使臣經理之安得不勞及民各得所則為上者亦身享太平之樂豈不一勞永逸乎集傳三劬勞皆指流民言義雖畫一然以之子為侯伯卿士毛義斷不可易

百堵皆作傳云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鄭箋引公羊傳以破之云五板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板六尺案毛鄭所云五板皆五板也鄭所云五堵接五堵也案言其高接言其長板高二尺累之則一堵之墻高一丈鄭以為六尺而堵雉之長亦

从而異公羊穀梁毛未足深信然拜文三丈諸鄭又據左傳都城百雉爲說於義
較優詩見孔疏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箋云謂我役作衆人爲驕者役作指工方垣百堵也義似迂
而費述作堵本以安民雖愚人不謂之驕耳呂記載王氏之說云謂我劬勞者
以我方經營爲劬勞也謂我宣驕者以我矜伐掘搰爲宣驕也此解得之蓋此
驕字與驕子之驕義同矜誇搖掉有類於姑息則疑爲驕巷伯詩驕人謂王驕信
其言所驕縱之人也故亦以驕與勞對言史記田蚡曰此吾驕渫夫早用驕字亦
同此二詩義

庭燎

勤政美德也然精過用則不繼氣大盛則易衰故欽始者或鮮終矣庭燎欽云美
宣王因以箴之美其勤箴其過於勤也箋釋箴義謂不正雞人之官而自問早晚
爲宣王之過殊非欽者之旨又美而因箴語善中小夫耳前詩義明例矣則箴爲
刺者後詩本章云不問則算是早晚無常時與後之勤乃時主所爲非勤政者矣
矣
庭燎問夜是形容勤政之心如此不必真有是問也注疏以未央爲夜半疏云未央是王
刺夜時非對王之詩未艾爲雞鳴之前夜晨爲雞也時亦是設爲漸次如此非真有三度問
也假令未央時庭燎已設諸侯已至王宜寢而視朝矣何得未艾時又問鄉晨
時又問耶
夜未央毛訓央爲旦鄭訓爲未渠央康未見其確爲夜半也夜半之說始於王肅
之述毛而孔氏申明之耳然以事理論之夜半而諸侯至殊屬太早宋儒據說文
訓央爲中則是夜尚未中又在夜半之前其早殊甚釋文引說文云央久也已也
又引王逸楚詞注云央盡也盡與已義同廣雅云央盡也又曰央極已也諸訓集
不相違諸此詩央字當從盡義夜未盡而稱者央乎情理爲近且與傳箋意不
違宜可用也又案今說文云央中央也从大从冂（古熒切古文作冋或从土从冂）之內一曰久也
盥與已也二字豈韻於違與廣雅引說文則與今同
夜未艾毛訓艾爲久取者艾意鄭云艾未曰艾奇又孔右鄭然毛義勝矣王安石
訓爲盡李迂仲引左傳昭元年國未艾注謂之異今杜注云艾絕也亦不云盡不知
李所據何注況久義已可通何必更新
庭燎二三章傳云晰晰明也煇光也然則晰晰有煇與首章之光本同義耳王氏
以意析之曰光者燎盛也晰晰則其衰也煇則其光散矣斯穿鑿之見也集傳因
其說遂訓晰晰爲小明煇爲火氣天欲明而燭光相雜又謂吳才老說煇字有功
此詩見上文夜鄉晨下文言觀其旂故別爲煇字立解又從晰義而易之然字訓
須有本豈可臆斷乎案說文廿古時煇訓光玉篇亦同廣韻始煇並訓光皆與毛
傳合矣
未央未艾義本不甚相遠也而孔仲達迂析之孔煇晰爲字訓未艾爲有異也而王
介甫遂分之後詞作詩者之言當有如是然可太拘
煇字以叶韻如聲旂字从斤從斤聲讀如芹皆古音也音則得音叶則但叶可
也集傳一音一叶何也
庭燎詩或引姜后脫簪事爲證而嚴坦叔非之以爲此詩乃銳意求治之初脫簪
乃末年怠政之事非同時也此說美孔疏謂宣王美詩多是三十年前事箴規之

篇當在三十年後王忠漸衰答美刺並作也又謂大雅六篇小雅六月至鴻鴈及斯干無羊七篇皆王德盛時作其事多在初年自庭燎言箴行其野是王怠衰時作當在三十九年前後況庭燎鼓原謂美而因箴則正王忠將衰美惡皆有之時也既替之諫容或當此際且安知不因姜后一言復勵精圖治故有未央之問詩人應其能持久故寓箴於美乎

沔水

周語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則朝宗之典缺矣宣王廢長立少仲山甫諫而不聽然立魯人弒立魯之亂宣王為之也何以服諸侯乎宜有不朝者矣沔水詩其作于三十二年之後乎

載飛載揚載起載行箋疏皆指諸侯妄相侵伐一喻一正也呂記嚴緝以起行指念亂之人謂念之甚而起居不寧也朱記行與飛揚詞氣相屬箋疏為長

晉公子賦沔水韋昭注國語以為河當作沔（音沔）杜預注左傳以為是逸詩（僖二十二年）

愚謂杜注得之河沔字形雖相似不應內外傳兩書同誤

鶴鳴

鶴鳴詩純是託興一章之中詠喻者四焉而不及正意此其參之由致深之鄉門說者相非古注則其指茫無可測說矣毛鄭以為誨宣王用賢說必有本諸子奇而不用自立新解分為四意而文義各不相蒙夫古人作詩皆有為而發語意定有歸指安得一詩而分四意乎其云誠不可揜理無定在力乎居敬理之言非因事納誨之語也至首章為錯既解為惜而知其善次章攻玉又則程子之言證明其義則前後復自相背戾程子之言謂君子受小人橫逆之加則可脩省以成其德如后之攻玉也惜而知其善謂不以私怨而蔽人之賢如古之琴不無瑕者耳而義迥別矣又程語雖為寓誨然以斷章則可非此詩正解也詩以他山之石喻異國沈滯之賢見王者取人當旁求遠擴揚及側微取譬之意在它山不在石也嚴緝既述古注又附程語于後獨不思詩以石喻賢者程以石喻小人義正相反憑其詞之美而忘其義之乖疏矣

鶴鳴誨宣王取賢毛義允矣但箋疏述之語多允核今約舉其說曰賢者身隱而名著與鶴鳴之遠聞無異也可不求而對諸鄰乎但賢人不貪名利性好隱居猶退魚之在淵不似小魚之在渚（此毛義鄭說異）故求之甚難也誠置之高位而不使小人集處其間如彼園之上樹而下蘀則人皆樂觀於其鄰矣然賢人不擇地而產其生長它邦沈滯未舉者皆有治國之才猶石之可以為錯為礪當招致之為我用也求賢之道不忽乎側微不間于遠通則無遺賢矣

詩以它山喻異國非以玉石相對為一美一惡之喻也如興意在玉石則兌石皆可用它山之文不為虛設乎又說文訓錯（說文作厝）為礪石則錯之為用博矣治玉特其一端耳首章傳謂錯可琢玉並因下章獨言攻玉故不及它義也若時取為錯之意當不僅在此

州木疏謂穀皮可為布為紙世又謂穀本叶亦用以入藥其益於人多矣傳以為惡木殆因上章之蘀而連及之耳要之詩人取興偶因一時寄托物之美惡原無定也又案穀亦名楮亦名構亦名穀桑種有雌雄雄者皮斑可為冠華成長穗如柳可食不結實雌者皮白結實如楊梅

祈父

祈父詩毛鄭皆以姜戎之戰為證然未定此詩之作在戰敗之前抑後也嚴緝斷為未敗時作謂詩中靡所止居有母尸饔皆非敗後語此信矣至謂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作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則誤甚國語言宣王既喪南國之師（韋注云喪于姜戎時所亡）乃料民于太原是料民乃在千畝敗績之後因喪師而料民以出師也山甫諫曰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若為患者為行軍而料民豈得言無故哉

祈父詩王之爪牙凡為王之宿衛者皆可偁呂說引董氏語取見官屬司右虎賁旅賁所掌當之良是鄭箋釋爪牙時取司右所掌勇力之士孔疏泥其說又見司司勇力之士周禮不言守衛而守衛者乃是虎賁氏所掌虎士遂曲為之辭謂司右與虎賁氏連官併舉屬衛王故司士正朝儀路門之右言虎士不言其官路門之左言大右（注司右）不言其屬互文以相明也此以詩用禮敘官之意則甚善以釋詩爪牙之義則稍拘矣孔又謂此勇力之士選右當于其中若車右出征是其常職令見使從軍則不為車右使之為步卒故怨也此語殊不然所謂選右者於選為王五路及屬車之右耳若六軍之車右則甸賦所出甲士三人右已在其中豈必取足于衛士哉且此勇力之士以備車右之選非必人人皆右也安得以轄衣為怛哉總之此箋疏在衛王不在從軍衛王則為右與執戈守其本分從軍則乘車與徒步偕非所甘心孔語殊非詩指又衛士侍王故稱王之爪牙集傳從王衛指六軍之士大全錄朱子語以申之皆非是書謂六軍以衛王室不出征討此衆揚之水集傳之說也有辨見王風

靡所止居靡所底止皆句述其苦所謂轉予于恤也有母不得奉養使之自主饔飧尤是衆恤之甚者三章末句語意本無異嚴緝斷尸饔句云我母在當為主饔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與上句文義未順

洞食是議婦人之事故尸饔不言父而言母也嚴緝曰言有母則無父矣不已鑿乎況詩之作不特主一二人而言安得宣王爪牙之士皆無父也朱善說嚴說遂謂孤子從征見祈父之不仁此尤可笑幼而無父曰孤謂三十以下者三十有室不名孤矣（見曲禮鄭注）詩詞中未有以見其幼也且古有親老無昆弟不從征役之令不聞以無父而免之也

白駒

鶴鳴誨王求賢白駒刺王不用賢始不求繼不能留王德之衰有漸矣拒道諫聽讒言君子見幾當有拂衣而去者幽王之世尹氏虢石父及皇父等七子小人接迹於朝雖幽王之闇亦由宣王之棄賢有以致之伊訓曰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嗣古聖人樹人豈僅為一世計哉

白駒詩是時既去而望其來之詞非來而欲留之也縶之維之以永今朝設言其來則當如此也所謂伊人于焉逍遙又言今此賢人于何遊息乎一去杳不知其所適思之甚也焉訓何于虔反後當於虔切為如字語直而氣短矣釋文云焉於虔切又如字箋疏併不用後音

第三章四句一韻天然相協但思字復見無詩恒有之無礙也朱子隔句協韻已屬多事又以來為云併反與駒字協尤不可解當句韻自有三五句協之何必次句先協次句韻應協四六句何反舍之而協首句是隔句協韻之法先自亂之矣

斯人君子人間之景星慶雲身所游歷自光遠而有耀如玉之暉山珠之潤崖矣

白駒賢人往為丘園之賁詩人惜之故望其來思也呂伸叔或以賁為來訓為
來之疾云本之於王氏案釋文云賁徐音奔此又王氏之所本也元朗言毛鄭今
則是為釋豈欲以徐音破之乎然皆忘人門注本難謂賁飾義亦當奔奔則徐邈此
音未必不同毛鄭解也疾來義雖可通不如賁飾優矣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傳疏謂責其不來言惟公侯乃得逸豫耳爾豈公耶爾豈侯
耶何為逸豫無度期耶此解字平正詩緝云爾若為公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
豫之期盍歎其退居之樂也亦得之楊用修言宋人經義以信自解華谷蓋有所
本矣朱傳曰若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豫無期恐礙於義作詩者何人
乃能以公侯許人乎果能之何不留賢者使勿去也詩記以此二句為賁在位之
人則一章四爾字不能畫一亦未當
本章言白駒一入空谷不復反矣惟我猶設生芻以待之孰愛其人之德美如玉
也今其人固不可見矣獨無音問之可傳乎萬物各留於此而有遠我之心也望
之至也案此解生芻二語頗迂拙集傳迂之矣但語焉而未詳故更為述之

黃鳥

黃鳥我行其野皆棄婦之詞也室家相棄由王失教而俗敗所以為刺也朱傳祖毛
氏黃王氏不知其對之說從呂氏蓮與同謀之因萬中此邦之人從我執家是自在定
稍記耳然古者士庶人得挈國而居以二詩之婦人當是自異鄉來嫁者古注今
采之不必易也宣王季年雖多秕政後不至如幽厲之甚鴻雁矜人甫有安宅何不
還鄉而必離夫所乃今欲之民猶有樂郊可適四京之世反不若乎
許夫亦只躬以此詩黃鳥為今之黃雀此妄說也黃雀七八月間不足有倉可耳
不知此鳥至冬始肥秋日常棲山中曷謂之何得云無況季夏初秋只有黍白可啄
穀今此土時與月令當未在仲夏當穀在孟秋矣吳氏以啄其仲夏所當王氏以為啄為啄以仲夏說
黃雀古通名雀字亦作爵晉語雀入於海為蛤月令爵入大水為蛤指斯爵也竝
無以黃鳥之名者孫又呂氏風黃鳥亦是黃雀尤誤左傳言三良殉葬在文六年
夏時人觀物起興此時安得有黃雀乎
其為無集于穀穀字從木木名也莫我肯穀穀字從禾百穀之種名也又善也皆
以殼得聲殼若角切然則穀善之穀本借百穀之穀不借穀木之穀也穀穀各一
字埤雅乃謂惡木名穀猶甘草名大苦誤矣

我行其野

樗遂菖傳以為託辨爰以為記時傳義是也集傳止謂賤佈而衍其義曰我行其
中依惡木呂白鼓於是四婦相之故而歸爾居夫野中豈無嘉樹何為必依惡木
本為言物而往託何云依惡木而知此之文真如此識令人難辨呂記云惡木為
可比而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何著眠汝紕繆亦同此意
言采其蓫箋云蓫牛蘈疏云釋草無文案爾雅有蓫薚馬尾又有蓨
一同經之二合見文選兩處郭注所說並葉名狀似與陸
疏之牛蘈不得且為詩經一書定各一草宜以六以為釋草無異也然易引此詩及
案詩說今推之牛蘈誤甚矣又詩釋文遂勑六反今推釋文蓫它六反字音亦不
同
遂釋文云本又作蓄陸氏云今人謂之羊蹄案羊蹄本草又本經下品一名東方
宿一名連蟲陸一名牛舌菜一名鬼目

一名䔧一名禿菜子名金蕎麥獨無牛舌之稱宋鄭樵及陸疏謂之牛頽陶隱居
云今人呼禿菜即蓄音之譌理或然與又李氏綱目云羊蹄以根名牛舌以葉形
名禿菜以治禿瘡名也鄭樵指爲爾雅之蕵及蓫者誤矣李又說其名似云近水
濕地極多葉長尺餘牛舌之形入夏起薹開花結子花葉一色夏至即枯秋深
復生莖葉陵冬不死根長近赤黃色

蓫雖惡菜然陸元恪言其可爲茹滑而美曹子建七啟亦曰芳佳味七啟
云芳菰精粺霜蓄露葵李善注引詩采蓫而云蓫與蓄同張銑注云蓄菜與葵宜
於霜露之時意蓄味本不佳得霜而始美與本草言其陵冬不死正霜蓄之義矣
又案蓄當作蓫蓫字異而音義同見廣雅亦見唐韻
廣雅有二蓄葉細而華黃者蓄蕢切孫居茅也葉大而華白復香者蓄當音寺也此詩
采蓄蓋以色黃者陸疏亦同然陸又云其州有兩種葉細而莖赤有臭氣是蓄當之
黃復有細大之分矣傳以蓄爲惡菜殆指細葉者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論語引此朱子用毛鄭義解之及釋詩則更正新說言實不
以彼之富而厭吾之貧亦祇以新之異於故且責人而不失忠厚之意也善雖美
然大巧矣又詩本作成論語引之作誠耳集傳釋詩成字仍用論語誠義亦屬疏
忽

斯干

斯干之爲宣王詩見劉子政昌陵疏非小敘一家之說也而朱子於以爲疑乃宣
之名見儀禮疏左傳昭二十五年鄭杜兩注及詩之箋疏見由儀敘下皆以爲逸篇而朱子
引李氏說以爲即斯干詩於先儒所信則疑之於先儒所闕則定之意在立異而
已

斯干考室孫王述毛止言室室鄭氏兼寢廟言後儒執雜記之文謂廟成則當釁
成則考釁言考室不得兼廟時以鄭爲非然孔疏以有詩矣言考之取義甚廣固
當民安居室安樂皆是考義猶無羊云考牧非獨據一燕食而已故無羊疏云牛
羊復先王之數牧事有成是謂考牧然則考室考牧與雜記考義自別豈非燕飲
落成之說也經無考字多訓成宮廟既成謂之考室牧事有成謂之考牧云亦曲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詩人美宣王重厚其重者後儒執雜記之義卻
違曲禮之文矣又劉向長陵疏亦寢廟並言與鄭說相符也嚴緝說考義爲落成
因謂無羊考牧是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夫落成者成室而飲酒於其中也嚴將
謂宣王君臣群聚圈牢中而飲酒耶又引陳氏語訓考牧牧字爲牧養之牢殊甚
尤甚牧字从攴音撲小擊也从牛會意養牛人也通用爲字養義而牧物亦可名牧若
借以牢訓牧與其文也又按晉書爾羊來思爾牛來思爲承序牢說而言尽示以
見牢之成是於牡外生牧郤矣作詩之意在牧人料理牛羊蕃息以歸美于宣
王耳豈逕及一牢乎況采思果爲歸牢則下章兩言爾牧來思矣牧人亦牢居
耶下文即繼以荷蓑荷笠以薪以蒸矣亦牢中事耶

斯干首章傳言以爲興稱渭水毛云喻王德流行南山喻國用富足竹苞松
茂喻人民衆多而使好兄弟相好亦指民言學者相親愛言如此故能立宗廟繕
宮寢也今則釋爲雖難程指宮室言無取以詞則今說爲是以義則古注爲優宮
主承激何從逸與土功必先布德修政使國富民安然後及營建之事故詩人數
此興爲全篇引端且況秩秩宮室之成四五章始極言之首即以竹苞松茂爲形

容其義非五言之次第
無相猶矣鄭改猶爲瘉義勝于毛毛訓猶爲道言無相責以道也瘉乃詬病義然
好反一物一戒相對取義較明訓矣猶瘉古音本同說正月詩瘉以後口字協可
見又瘉與踰愉婾偷皆與俞得聲而諸字則皆託侯切瘉踰揄揄亦以俞得聲而
羨由反益信瘉猶同音鄭改字非無因也集傳訓猶爲謀謂相圖謀義約近與毛
等爽說改作尤亦取義與好反音與猶同耳但古尤字音怡不音猶載馳詩無我
尤尤與思之協四月詩莫知其尤尤與梅協梅音迷也易賁剝大畜萃鼎旅六小
象皆有尤字與疑喜之載等字協載音菑也猶尤竝不同音破字均而鄭爲當矣
斯干寢廟竝營康成之說長矣但取二三四五章經文分配兩意疑非詩指豈詩
似續妣祖是立廟築室百堵以下是成寢彼芋章則揔之而彼猗復言廟彼字殺
言寢也非細玩詩語何嘗有此乎營建宮室乃興建大事則似續亦可指寢也豈
詩云爰居爰處爰笑爰語詩云笑語卒獲則居處笑語亦可指廟也於彼斯登豈詩非
廟乎不必爲祭祀也萬壽攸芋猶非寢乎不定是燕息也安得一一分配乎至彼
已爲已午之巳釋西南其戶爲天子燕寢之戶于大夫一房一房之室戶則數
偏于西此於字義既路寢之四戶則不獲其南尤爲穿鑿之見不如集傳義之平正矣
如跂斯翼翼指人之兩臂也毛云如人之跂竦翼耳孔疏云如人企足竦臂翼矣
嚴緝云翼如矜莊如之翼取喻本極明瞭歐陽訓翼爲敬禮有以企足爲敬者
乎迂矣
如矢斯棘如鳥斯革毛韓兩家字而異義同毛云棘稜廉也韓詩棘作朸旅卽切
云隅也見釋文韓之隅卽毛之稜角孔申毛意而指矢鏃之角爲棘蓋古有此名是
已毛又云革翼也韓詩革作䩯古歷切又云云翅也見釋文文王同韓之翅卽毛之翼兩家
之訓相倚可見義有本也鄭訓棘爲戟謂人之挾弓矢戟其肘訓革爲毛希革當
謂此時必張其羽翼固已迂矣歐陽又以脆爲解曰棘急也革變也夫以急爲如
矢行急而直猶可通也以變爲鳥變而殊顏其迂不更甚乎
暈雉五色成章飛則尤爲絢爛斯干以比宮室固象其勢亦取其文也箋云此章
四如皆謂廉隅之正形貌之顯又云暈爲之奇異者頗與奇異定指暈之五色而
言孔申之云翼言其體非象其勢恐鄭意不盡于此集傳以爲革未而軒翔庶得
之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毛以正爲長冥爲幼鄭以正爲晝冥爲夜詩備述室之寬明
無暇及人之長幼孔申鄭易傳之意允矣但語簡而王崔二家述毛各異正與
讀音而從不必弃毛取鄭釋文云長王丁丈反崔直良反幼如字本或作窈崔
音杳按長本釋詁文冥幼本釋言文張揖書冥幼或作冥窈鄭氏皆訓爲深闇
之義孔疏以深闇之義難安而與正長不協故從王述毛以謂正長冥幼俱用崔
音爲毛義亦可通也孔必讀長爲上聲者拘泥於爾雅之文耳崔音正長與孟伯
者文竝列對不得讀爲平聲然毛傳不訓自有師承不宜本爾雅自爲長幼之長
傳自爲長短之長字形偶同不妨音義各別也長言其堂廡之深幼言其寢窔
之遠深意正相當矣
爾雅有二莞一蔛音切鼠莞郭注云亦莞屬也纖細似龍鬚可以爲席一莞苻蘺其
上蒿音翮某氏曰本艸云白蒲一名苻蘺楚謂之莞蒲郭氏曰西方人呼蒲爲莞蒲
今江東謂之苻蘺西方亦名蒲中莖爲蒿用之爲席是二莞別草矣斯干上莞

云小蒲之席孔引爾雅莞苻蘺及郭注云今方言語謂之言莞與蒲一艸而有大小孫炎
謂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而實非蒲鄭異孫炎孔此莞乃
苻蘺據釋文此莞乃鼠莞莧疏之說伏案鼠莞乃莞類不得如莞名苻蘺有莞蒲
白蒲之名原與蒲一草故鄭以為小蒲而集傳亦訓莞為蒲席善會鄭意有莞蒲
之謂苻蘺即燈心艸誤甚彼特見釋文叢生形圓語耳不知釋文所言乃鼠莞非
苻蘺也燈心草宋開寶始載入本草亦言其可織席及簑服非鼠莞也鄭樵謂鼠
莞是龍鬚但神農經本名龍須郭注不應言似龍須矣李時珍綱目以為別錄有
莞常艸似龍須即鼠莞出山海中經賈超之山多龍脩注云龍須也似莞而細皆
與爾雅注合又案莞有胡官古完二反字亦作蔇廣韻曰似蒲而圓
裳衣之裳毛以為下之飾取習為卑下之義鄭以為畫日衣取當主外事王肅申
毛云天下無生而貴者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斯義勝矣集傳曰裳服之盛也
以裳為座言自飾緣言無飾古人衣必與裳俱然若私亦非可獨兒服也之子無
裳則以為受矣雅童子不裳以使指事耳有裳何遽為服之盛乎
裼傳云裼也韓詩作禘見釋文說文亦作禘褐皆他計反音替古音考以為音
壱也說文以衣易聲詩作禘取音聲之非以為音也愚按剝切與褐同音人家褐
廣韵作䄡注天帝切

無羊

無羊傳云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義殊然而毛以笠主於禦暑而遂而亦用之
故良耜傳云笠所以禦雨暑則與言之矣又都人士傳云臺所以禦雨笠所以禦
暑是臺指笠言與笠二物也原成疑以臺以為笠陸疏謂臺夫堅細滑緻可為簑
笠南山多有孔疏亦言臺笠是一物皆與毛異說不然鄭顧兩說異辨之當矣其
略云臺但可為衣不可為笠不應合臺笠為一物也齊語首載茅蒲身衣襏襫韋
昭注云茅蒲簦笠也茅或作萌之皮以為笠則笠不用臺可知又云襏襫蓑薜
合避衣也則襏襫以莎艸為之今人作簑亦多編蒻皮及箬葉其臺為衣緝之若甲
葉縫下垂則莎但為衣不為笠明矣鄭說良是臺是艸名而笠字从竹不从艸則古
人為笠用竹箬不用臺明矣自鄭氏合臺笠為一物後人因別作薹字而訓為笠
誤以生誤也雅傳義精確不可易又案說文作簑从衣象形又作䒦古文也後
借為等衰字用而蓑笠復加草作蓑非古也又案蓑字王肅有素和素回二切廣
韻云蓑艸名可為雨衣素回音與衰近草可為衣則莎也其蓑字元詩如衰回以
莎艸為之故韓詩如莎乎蓑从艸俗有从竹者誤
三十維物傳云異毛色者三十也疏曲之云謂青赤黃白黑毛色別異者各三十
也五色各三十合之則百五十物矣上文黃牛黑脣之類特黃色二十中之一物
耳而其數已及九十牧事之盛可知矣
衆維魚矣箋衆多言魚之多也嚴粲說衆為人見云人衆與維魚逃矣傳以牧為
和則魚衆多然不以為人衆也孔氏亦由魚多故捕者衆耀進而爲之説耳魚屬盛
矣萬物盛多得以魚為言以亦言多魚者豐年也正義正相符集傳曰衆謂人也
人不如魚之多疑人乃是魚則為豐年之占不可解人如魚特人滿耳于年何與
乎又人乃是魚一說猶劉子言彼為吾其魚乎云例字之語見左此當為洪水之
祥何反為豐年之兆
旐旟各是一物箋云溯旐與旟傳云旐旟所以聚衆是也上旐言魚下乃言旐旟

語意異而句法同古人不妨有此言日之偏積二事也而兩言既無羊之旐旟二
物也而止一言雜各從其便耳衆維魚矣云衆哉魚旐維旟矣云旐與旟而維字
不必過泥也朱子必欲齊以一律故人少魚多旐少旟多之說出焉
無乎朱傳云旐郊野所建旟周禮所建此錯舉周官司常大司馬二職之文而各
取其一不知何意案周禮春官司常夏官大司馬所領旗物各異蓋司常所領仲
冬大閱之禮大司馬所領仲秋治兵之禮彼注云秋辨旗物冬爾軍實以出軍之
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如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也賈
疏申其義以為大閱是教戰非實出軍之法故謂之空治兵是出軍法故寄出軍
之旗於彼是冬之空當避秋實出軍之法也二職旗物之互異其故如此今以旐
旟二者言之司常云州里建旟縣鄙建旐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疏謂
鄉之下次州又次鄉又次族皆建旟又次閭又次比皆建旐遂之下次縣又次鄙
又次鄙皆建旐又次里又次鄰皆建旟也此賈公彦周禮注之說也詩十說云疏亦云旗建旐此建旟為異蓋周制實如此乎
而互約之說
大司馬云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
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疏謂鄉遂
之正卒屬軍吏其羨卒使州長以下不為軍吏者將之公邑亦然其天地四時之
卿大夫屬各六十有還當行者合此觀之是司馬之郊已兼司常之州里縣鄙而野
與百官又在其外二職文義本不相侔倚豈得各取其一以相配乎朱子之引周
禮誤矣集傳又謂旐統人少旟統人多其說本于張子厚然統人多少之故非鄭
所知也以司常所領而言則五職建旐五職建旟所統鄉遂之民數略相等也以
大司馬所領而言則六官之屬豈能多于六鄉六遂及四等公邑之羨卒乎若就
朱子所錯舉之文而較之則建旟之州里止當建旐之鄉之半而野猶未與焉是
旐統人多而旟至少也今乃反之何其不稽於典乎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三

節南山之什變小雅

節南山

求車之家父非作誦之家父正義辨之明且析矣朱子猶疑其人之同異祇欲整此詩之作非幽王時意主于駁小敘耳獨不思東遷後雅已降為風豈則理附和其說謂隱三年尹氏卒即此詩之師尹求車之家父與之同時此尤可笑隱三年左傳本作君氏卒君氏隱公母聲子也其言尹氏者公穀二傳之文耳左氏親見國史所書又晉氏必無誤二傳之言得于傳聞舛錯實多其釋春秋此時謂平王崩隱公奔喪尹氏為主故書其卒夫隱公如周不見春秋經經但書武氏子來求賻耳聘禮尚缺致其來求焉肯奔喪二傳之不足信明矣豈可執以為據哉況如瑾意必謂西周時不得有尹氏而見言尹氏必是一人無疑可也則嘗考詩云王謂尹氏常武亦東遷後作耶春秋昭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子朝距隱三年二百二十載矣亦可合為一人耶何弗之思也瑾又謂喪亂卒斬鞠凶大戾等語皆亂亡以後之詞不知古注本以喪亂為疾疫卒斬為諸侯自相殘滅訩訟大戾為民俗之未善曷嘗謂王室亂亡也後儒自誤解耳反執此以疑經乎況古人猶見亡徵即極口言之往往如此祖伊曰天既訖我殷命微子曰殷遂喪箕子曰天毒降災荒殷耶此時紂未亡也又況幽王特不恤政戎而已饑饉寇盜薦疫流亡戎狄侵陵詩人悲激蓋亦多有類同語言幽王九年王室始騷與大雅瞻卬召旻二詩所云及小雅祈澍之石以下三詩彼可見必以為東遷後作不已固乎

節南山近世趙凡夫以嶻字為岊之譌岊士結切此有理也岊譌作卩卩又譌作節說文岊字注云陬隅高山之卩也與毛傳高峻義原不相背釋文云節在切反又如字又音截凡三音其如字乃岊之音也後儒媟譌為截音詩話遂以池陽嶻嶭山當之誤矣案池陽縣為今涇陽縣在西安府北五十里而嶻嶭山又在縣北七十里古鎬京在今咸陽縣西南咸陽縣在今西安府西北五十里詩言南山明是鎬京之南安得遠指池陽北之嶻嶭山也郝貴公鎔信其說而錄之於韻會何弗致也又禮記引此詩朱子章句訓為截然高大亦誤截斷也與高大何關況節音截非訓截也

憂心如惔釋文云惔說文作炎才廉切孔疏云今案說文引詩作憂心炎炎不作如惔其惔字注引詩憂心如惔與今詩正同又注云惔憂也如甘切炎小貌也直廉切二字音義各異憂心作炎似別是一詩但孔陸二家所引同不應併誤豈古本說文元作如炎而炎炎乃韻譜之誤乎

有實其猗毛傳無述詩箋從箋後載或說皆不甚通或說出蘇氏以實為艸木猗為長茂呂記嚴緝等從之劉瑾又與嚴等異解實為詩緝以猗為實字猗字之義殊不知傳訓猗為長可言艸木之枝葉不可言艸木之實若竟以艸木為之之實則文義又未安左傳載陰其實而取其材對材言定是果實之義杜注云實山木之實非泛指木木劉所引非其證矣宜朱子以為不甚通也案實字毛鄭皆訓滿猗字舊訓長鄭訓為毛謂南山高峻而有澗之使平均者因艸木之長茂與大師尹氏而有益之使平均者以用衆士之智能鄭謂山之高峻又有艸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與尹氏既為宰亦當以政教齊民使之齊均與蘇說皆本的

憤吾寧从右
節南山詩所言不弔昊天傳訓弔為至箋又轉至為弔言不善乎昊天也後儒
據成七年冬十七年左傳引此詩改為愍恤之義然玩左氏所傳善義自通其訓
為愍恤者杜注之説耳未必盡明本意也
弗躬弗親弗仕古注目幽王得之教王躬親樸務聞察民情欲其自為政也自為
政則尹氏不得專恣矣下章不自為政王肅以為政不由王出意正相承蘇氏謂
訊尹氏付政姻婭誤矣詩刺王委任尹氏方嫉尹之擅權反教以躬親聞察哉勿
罔君子箋破勿為末言不聞察之則民將末路斯聞其比傳義為征捷小你勿末
二字同訓為無是勿以末義本相通也
昊天不傭傭訓均毛傳與爾雅同釋文云敕龍反詩雅同説文云傭均直也余封
切案王肅傭訓恭切均也直也又音庸倚也鄭則借為傭義故韓詩傭亦於鉏以
庸音施於均直訓非是宜以釋文為正
爾雅云訩訟也説文訩作詾云説也消作訟毛作訩訩訟字誤亦同集傳訓為鼓不
知何本
傳民心闋傳云闋息也案説文闋事已閉門也事已閉門其息之時乎愛傳之見
為正為書為悉為曲終皆不能合義莊子瞻彼闋者虛室生白釋文引司馬彪云
闋空也蓋指室之竅穴反借闋門義
正月
傳云癙癢病也爾雅同舍人云癙癢病力考切瘋痒皆憂懣悶之病故釋文云癙者憂之
為病字不見説文要之與癢併詁聲非取癙羊為義也宋劉彝曰癙病而憂在手
穴内人所不知殆甚隱説
民之無辜四句申言上無祿也毛以為無罪而役於國土鄭為臣僕鄭以為王刑
殺不辜并及其家之賤者説雖不同總是言王之濫刑非言國亡而身為臣虜也
念我無祿指己身言於何從祿指天下言于何從祿即無祿意非言國亡之後从
定人受祿也將為爰止方謂別歸明君非亦與討之詞耳詩人語意本有層次集
傳曰無辜之民供被囚虜未知復从何人而受祿如視烏飛不知止于誰之屋也
六句一意復甚矣況被虜為受祿可乎
中林宜有大木而惟見薪蒸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見小人韓詩外傳亦云言朝
廷皆小人也蓋毛韓同解矣朱傳以與分明可見之意與刺時意何關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言侮漫元老妄信徵祥也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言君臣
皆自聖將為無別也意本兩層毛鄭之説彼傳莫有易之者惟且傳口語言如
此而王莫止之及訊之故老訊之占夢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其言之是非
乎不知自以為聖者是何人指王乎指故老與占夢乎故老本言召何得改為詢
乎既自謂聖人正當自負知言何以言之是非反不能別乎文似嫌義實存矣
胡為虺蜴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詩辭釋之詞蜥音析蜴音亦陸氏誤以蜴
為蜥也俗本從説文引詩亦云胡為虺蜥是古本多有作蜥者意釋文經本原作
蜥當云蜥星歷反字又作蜴後人傳寫據今本為正遂互易蜥蜴兩字以致音與
字違嚴氏反訊注謨皆未之思也
箋訛以虺蜴見人而走喻民聞王命而逃朱傳以虺蜴為肆毒害人之喻義相反
而皆通王氏以虺喻害人以蜴喻畏人一語而分二意鑿矣

蛛螈蜥蜴蝘蜓守宮爾雅以為一物蠑螈說文作榮蚖云榮蚖蛇醫以注鳴者又云在艸曰蜥蜴在壁曰蝘蜓本艸又有石龍子亦得守宮蜥蜴之名陶隱居稍之以為有四種蛇醫一也龍子二也蜥蜴三也蝘蜓四也崔豹古今注謂蝘蜓守宮龍子為一物其長細者名蜥蜴短大者名蠑螈蛇醫蘇恭唐本艸注以龍子蝌蚪為一物蝘蜓蠑螈為一物蘇頌圖經以在艸澤者為蠑螈蜥蜴在屋壁者為蝘蜓守宮諸說紛紛皆未得其真今參以毛傳陸疏之說則蜥蜴即石龍子其在水者名蠑螈又名蛇醫蝘蜓即守宮在屋壁間者形皆相類而小異故爾雅合四名為一物也今之則蝘蜓守宮為一物蠑螈蜥蜴為一物石龍子又名蜥蜴守宮者又為一物也其為種凡三矣說文之榮蚖水蜥蜴也正月詩虺蜴指此在艸者則兼乎水陸焉

毛傳云蜴螈也陸疏云虺蜴一名蠑螈水蜴也（似蛇而文字如攵字又今之所謂如古本宜作又形使人首不知之耳）或謂之蛇醫如蜥蜴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孔疏引之以為如陸言蜥蜴與蠑螈形狀相類水陸異名耳嘷則此詩虺蜴乃一物之名加虫於蜴所以別於當此蜴也宗董入頌疑其非今考本草鱗部有石龍子李時珍釋之以為生山石間者曰石龍即蜥蜴也生艸澤間者曰蛇醫又名蛇師蛇舅母水蜥蜴蠑螈俗亦呼豬婆蛇（婆蛇）蛇有傷則銜艸以敷之又能入水與魚合故得諸名據此則本艸之水蜥蜴即陸疏之水蜴詩之虺蜴矣能入水故名水蜴能治蛇傷故為虺蜴虺蜴之得名以蛇醫同蛇虺一物也爾雅名蛇狀為虺狀矣又案說文蜥字不引此詩而於虺字引之又謂虺以注鳴與蠑螈蚖同蓋亦以虺蜴為一物矣陸疏殊不誤董氏疑之非是

說文云坂者曰坂一曰澤障一曰山脅正月箋以阪田為磽埆之處其山脅之詩乎喚爾雅十土可食者三而阪與原隰並列焉阪之不如原隰者止以坡陀不平耳詩名為田則猶是可食之土也故特苗得生之

仇我仇仇亦不我力爾雅釋訓仇仇敖敖傲也注云皆傲慢賢者毛鄭釋詩亦同蓋古義相傳如此集傳曰執我堅固如仇讎嘆夫詩言仇仇何嘗言如仇乎古人用重語多與其本訓比為之哀哀念念藐藐皆是況執留之固亦是矣吾何至以仇讎比之

集傳載或說疑正月詩是東遷後作以赫赫宗周褒姒烕之二語為據遂義辨之謂西周已後不即東遷引左傳攜王奸命（昭二十二年）語及汲冢紀年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事證之而以此詩為作於東西周之際案犬戎入周在幽王十一年庚午至明年辛未平王始徙都洛邑則謂西周初亡未即東遷信有嘆矣但以此詩之作在西周既亡而未東遷之時恐未必然也夫赫赫宗周云如烕之何當為西周未亡時語然國語幽王三年三川震伯陽父料周之亡不過十年又鄭桓公為周司徒謀逃死之所史伯引檿弧之謠龍漦之祕決周之必弊其期不及三稔然則周之必亡而周之必為褒姒所嘗皆有識之士固已明知之且明言之矣安在褒姒烕周之語獨不可著之于詩乎況篇中所云具曰予聖及言而為有屋有穀等語顯是荒君奸臣奢淫佚樂者爲堂之態若犬戎一燬玉石俱焚此輩已並化青燐白骨尚何得以富貴驕人哉

九章三載字惟今載將文才再反因此載指車中所載之物故異其音耳魏載之載不過與寂載字同義未傳亦音才再反誤矣下章不輸爾載與上爾載同未傳

世音而有叶亦屬疏忽

輖字雖从車旁然製字之義與車無涉說文云人頰車也在海輖車相依主
云輔頰車牙車也其从車旁者改義於牙車矣數字亦从而作輔見易咸卦釋文
云輔虞作酺則頰車乃輔字本義惟正月詩乃弃爾輔釋以車言毛鄭皆無明釋
孔疏釋之云為車不言作輔是解脫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益
備近事揣度而為此說也攷工記言作車之制甚詳獨不及輔爾雅釋器亦無文
後人豈由確指為何物矣韻會云作兩旁木曰輔此特據孔疏語為故實也正韻
曰車輔夾車兩旁木又頰頤也形如輔車故曰輔車反以車木為本義而借為頰
車誤矣

昏姻孔云傳訓云為旋桑云即古雲字也說文曰雲古文省雨作云又作𠖥象雲
回轉之形後人加雨作雲耳其以云為言義乃假借也
坤雅曰雲氣周旋往復故曰旋此是引毛傳矣左傳杜注引此詩而曰哥不協矣其詩云之 以云為歸附亦取旋義

說文有楺字無揉字玉篇二字並收書嚶嚶詩揉之丁丁天天是揉承揉左
共作以木韻會以說文楺字注訓揉又引詩天天是揉誤矣

君子宜居人上其高明廣大之氣象雖令衰微仍自若也小人宜居人下其得鄙瑣
陋之跡雖當貴亦不改也正可未能語可謂善于體物

十月之交

鄭氏謂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四篇皆刺厲王詩其第在菁莪後六月前者毛
公遂置于正月篇下鄭改詩叙刺厲為刺幽其說甚據蘇氏駁之逆諦又按經文

證其五無允矣源亦謂厲幽均無道而其實有殊厲乃英君幽惟庸主厲君重斂
煩刑而政由己出臣民尚知怵惕不敢自擅故厲王之世楚子熊渠畏伐去其三
子王號則流彘以前威福未去也昏君荒淫酒色置政事於兩間致岳山之黨弄
權植黨蔽主以民其且視君上如弁髦十月之交之皇父是也皇父既封于向挈
其百僚以行新封之一室目中不知有天子使在厲王時其敢雖予厲王之暴
能擁遠裔之強藩反不能制畿內之卿士乎況皇父作都徵民搶奪民田肆無
忌憚盡國之衆為民之首無藏之役民當弄食其肉不特皇父一身而已太子靖
尚幾不免皇父之家豈能獨全就令有存者宣王中興自當順民所欲不復錄用
其後乃在於之衆背命皇父為卿士以六師之重委之舉人之子弟使與忠直之
臣同朝共朝不畏拂民心陵侮士氣乎由是言之則作都之皇父宜要征徐
者之後人仕於幽王之世而不免紹其前蹤一如吉甫之後有師尹申伯之後有
申侯云爾而紛爲之說爲辨與疑父之後可知矣仲達為鄭氏左袒力證十月之
交為厲王詩至引中候挺佐六之文以助其說中候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
權在相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哉言謂之至厲遭
十世幽幽古今字豔妻家伯與詩事同山崩水潰即此詩川沸山崩也噫緯書之
言其可信乎宣王元舅是申伯則厲王后自應姜姓何得姓剡川沸山崩即三川
震岐山崩之事不必舍周語而信緯書也又按詩語疑似生於訛沃不應有
七子之親疏不知寝人育之又進之於王則寝人之族即其親貴矣安知七子不
同寝而進乎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孔氏謂漢世通儒未有以歷推此辛卯日食者吾

友頤英白（注）云虞劆推十月辛卯朔在幽王六年乙丑歲大衍歷以為胅以校時歷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之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注）梁唐書曰食議言後世大儒皆以日食非常闕而不論黃初以來始課日食疏密至張子信而益詳宜乎辛卯日食後世無疑也仲達生於唐初不見大衍歷議故不以虞劆之言為疑耳要之歷家推算之法至後世而愈精故後以步日食之差以日計唐以時計宋先以刻計今以分計英白博極羣書尤精於天文歷數而致據詳慎蓋本經史觀所著司天考可見其言信而有徵矣又孔疏言王基謂此交會在共和之前而殺之無其術以孔之右鄭欲證此詩為刺厲而不能以王基之說為駁則在幽世無疑

朔月辛卯朔月猶朔月也今本多作朔日當是傳寫之誤案禮記玉藻凡月朔皆稱朔月論語亦以月吉為吉月古人多倒語無足異也抱朴山（書正朔傳）詩十月之交乃是丁之十一月也為周正朔之月故曰朔月以證周之不改時月此直無稽之論况交乃日月之交會非兩月之交也伊謂辭交義矣穀傳又謂於夏正皆言月于周正皆言日此夏正故言朔月其尤為妄說詩以日紀月惟豳風七月篇耳以日為月猶取義非以夏正為別也夏之三月于周為夏而非春如夏正必言月則載陽之月乃夏之春乎以亦言日乎又如四月篇之秋日者以周正言則午未申三月也其文日則周戊承三月也由月以來安得言其稱永月以來安得知風發發乎

辛卯日食至推當在六年川震山崩據國語在三年史記本紀在二年家書未知在何年要非必一年事也詩因日食之異而作併數以前災變言之可失律將震電川沸山崩俱指為十月事不知何據原其意特欲以非時而震電證十月之建亥耳噫古太平之世雷不驚人擾不聽耳幽世之震電必有過常者當時以為異而時人以爆燁表之異在過常不在非時也況川沸山崩豈必在十月方為變耶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正周語幽王三年三川震岐山崩之事也孔氏以為沸騰者沸出相乘陵又水溢漫溢與震異又彼言三川震是歲即竭亦非沸騰又百川與三川不同詩所言自是厲王時事斯騰沸之見已地震則水溢勢所必然何得謂沸騰非震震時則沸騰震後則又竭正在一歲中耳何害為一事三川（注川主幽王云三川竭也）嫌舉其大百川兼目其小大水泛溢小水豈得安流詩與國語文異而事則同也疏頗分之固甚已（迹歲地震并水亂畢起文休因震而沸此足為一證）

冢推山頂冢崒者崖（十旧反 則 屋五規反 蝨 又作崔 又作嵬）正釋詩山冢崒崩也文言山頂之崖有崩落者也鄭箋依此為說孔疏申之曰徐邈以崒子恤反則當訓為盡不應天下山頂盡崩故鄭依爾雅訓崔嵬據此則子息反非爾雅義也爾雅釋文云崒子恤反詩釋文云崒精組反反宜依爾雅子恤反是陸以子恤反當崔嵬之義與孔異而孔得之

蹶維趣馬周禮趣馬下士鄭箋誤以為中士孔疏辯之甚明顏師古漢書注承其詩集皆沿鄭之誤

小雅言豔妻猶大雅言哲婦也豔而性哲各以其一以目之耳傳云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是也孔謂天子之后不當以色名之而以鄭厲后姓豔之說為是迂矣美色之稱既非所加於王后獨可稱妻為婦乎

抑此皇父鄭云抑之言噫釋文云抑徐音噫禮印為懿厥哲婦鄭云懿有所傷痛

之辭孔氏申之以爲懿聽音義同又楚語懿戒書昭詩爲仰旅呂石經論語意
與之與孟蜀始改意爲抑是抑懿噫意四字古音本同故往往通用
曰予不戕釋文云戕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爲改字案此詩毛無傳王述毛
作臧孫又以戕爲鄭改則古經乃臧字矣孔疏用鄭述毛而不存王說殊爲疎漏
黽勉密勿傳黽文莫皆自勉之意黽勉從事韓詩作密勿語異而義同也晉欒肇
論語駁云燕齊謂勉强爲文莫今語猶然方言云侔莫强也燕北之外郊凡言努
力謂之侔莫蓋四者音相似義亦通矣方言又有薄努勵釗勵爲之侔亦爲勉義
從王事而不敢告勞臣子之分也所惡者讒口耳劉子政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
不撓衆枉勉强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諂因引此詩句引詩作密勿從事當是韓詩意正與箋
疏同朱傳訓從事爲從皇父之役誤矣皇父之徒正劉向所謂衆枉耳豈從其役
我求竭於權門而不得因爲此詩詞戚何品行而夫子録其詩乎下章痛癏居處
又云皇父病之所見亦小矣
噂沓背憎傳云沓猶沓沓案說文云沓語多沓沓也从水从曰徐鍇云語多沓沓若
水之流故从水會意此足明毛恉矣又案板詩泄泄孟子以爲猶沓沓亦取雜沓
競進之意小人爭先獻媚每有此態惡與下文無禮無義非先王之道意正相合
若以爲憎疑悦從則反其意矣又釋文云噂說文作僔云聚也今說文噂僔二字
皆引此詩噂注云聚語也僔注如釋文所引

雨無正

詩篇以意取名者雨無正巷伯常武酌賚般凡六而雨無正之名尤難解敘云雨
無正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箋疏發明其義以爲
王之教令甚多而事皆苛虐非所以爲政之道意始晦然序語簡質詞皆粹深古
文類多有此朱子疑其尤無義理不已過乎又永叔謂此詩七章無衆多非政之
義與敘絶異所當闕疑原謂敘此詩者辭命題之意原作詩之由如是而已所云
衆多非政乃謂詩由此而作非必詩中語意不離乎此也首章言刑罰不當蓋亦
無政之義不遂及人心之歛忠言之蔽仕進之危又極其蔽而言之何嘗非衆多
無政意乎且使遂敘果出漢儒手何難依傍經文爲明白易曉之語而故艱晦其
詞開後世以疑竊乎觀此敘以信其來之古
而無正首章古注謂天本浩浩居大王不能紹長其德毛云駿長也致天降此饑饉滅
國之災而是天又疾王以刑罰威殺天下其災更有甚者將及王身王不慮之圖
之舍毛云舍除也彼有罪而伏辜者不加刑殺其無罪之人反牽連相引而偏得罪皆刺
王之詞也其傳用蘇氏之說全以天變言謂天不大其惠而降此災如何不圖慮
而爲此乎彼有罪而饑饉既伏辜矣此無辜而死亡則如之何原謂詩人刺王不
得竟爲怨天之語刺詩之作原以諷切當世俾聞之者因之省悟耳語語怨天豈
欲天之省悟耶況荒主毅臣得其責矣此章上五句箋疏稍爲煩碎其辭弗慮
弗圖以下不可一易也嚴緝從古義得之
箋訓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爲三義喪也饑饉也斬伐也朱傳總之於饑饉之很虐
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又謂正大夫離居是因饑饉而散此必無之理
也離居者自爲遠稍計耳見機高蹈在下僚則可非大臣所當爲故詩人譏之豈
因饑而去乎身爲王臣家有采邑尚不能謝其口今捐去將於何地乞食乎
首章釋文云旻天本有作昊又云天者非也疏云上有昊天明此一昊天定本作昊

天俗本作昊天非也疏陸意異而孔得之作昊天者因小旻首句而誤耳坦雅云
幽王時始曰昊天疾威總曰昊天疾威亦據孔立說今注疏集傳經文皆作旻
惟石經作昊

朱子因周宗既滅一語疑而知正爲東遷後詩劉瑾人附和之謂正大夫離居及
俞還於王都之語似是東遷之際羣臣懼禍離居不隨王遷夫使幽王尚在不當
言宗周既滅去而挽之當曰還曰歸不應言遷于王都以證此詩是東遷後作似
矣而實非也大康雖失位夏未亡也而五子曰乃底滅亡紂雖無道殷未亡也而
祖伊曰既訖殷命古雖昏亂之朝其詩言亦不若後代之甚即如伯陽父史伯諭
周之亡皆直言無隱此亦幽王之時也何嘗以不祥語而不出諸口乎況宗周者
以周室爲天下所宗也幽王昏亂諸侯不朝天下無復有宗周者謂之既滅亦宜
至王肅述毛以爲先王之法有可宗之道幽王棄之故曰既滅取義亦優是既滅
語不必待東遷後方可言也又離居出居正與十月末章我友自逸意相合大抵
幽王時見幾之士多有去國遠害者鄭桓公王室懿親官居司徒尚寄孥虢鄶爲
逃死之計其屬疏而在下者可知也去而復來固當曰還曰歸而言遷亦無不可
固一字而疑之不幾以文害義乎至謂東遷之際羣臣懼禍不隨王遷此尤必無
之事西京宮室爲禾黍矣夫戎狄出沒其間羣臣不歸東都將安歸乎羣臣非王
戚知世族也從王有禍從夫戎反無禍乎左傳襄十一年周伯輿之大夫瑕禽曰
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則從遷者亦不少矣又曰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則
當日人情但有欲從而力不能遂者必無能從而不欲者也晉宋之南遷也中
朝舊臣類皆跋涉千里求舊主而事之古人人情豈甚相遠乎又篇中語有斷不
適于東遷後者首章之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次章之庶曰式臧覆出爲惡是也平
雖庸暗之君不至若幽之無道況立國之初人心未固何敢濫刑以逞且肆行惡
政哉

周宗宗周見于經傳不一在西周則指鎬京在東周則指王城爲天下所宗故曰
周宗宗尊也朱傳解宗爲族姓而謂將有易姓之變殆是臆說

聽言則答各合與答爲聽言則對其義一也鄭箋以此爲可聽用之人言彼爲道
聽之言又以答爲距違以對爲應答語同而解異鑿矣當以傳爲正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毛傳云以言進退人也疏申其意曰王好信淺近受用讒佞
若有道聽非法之言則當答而受之若有讒毀之言則用其言而黜退之蓋責王
也朱傳以爲責臣云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答之而已不敢盡言譖言及己則退
而離居引其咎歸於王也如朱說則聽言是己之言譖言是人之言兩言字不應
異解今字內亦無不盡言之意王信讒言雖欲不退亦不可得何謂怨懟此於義
皆難通也呂記用其說嚴緝稍易之然總不如古注之當

五章毛傳以哀哉不能言爲哀賢人不得言以哿以能言爲可以世所謂能言夫
口世所謂則係見許於俗人沒非賢者矣疏申之謂賢者之中有此巧拙二種說
失毛指古未有以巧言爲善者虞書與令色孔壬並稱周書亦與便辟側媚舉
小雅巧言篇亦云如簧巧顏而孔子尤惡之屢見於詞豈有反用爲美稱者哉禾
記詞欲巧未必是聖人語七十子之徒從之手傳聞耳仲達引以爲證誤矣至左
傳昭八年晉叔向引不能言證小人之言僭而無徵引能言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
此特斷章取義注謂叔向時詩義如此亦未必然蘇氏云言之忠者世所謂不能

言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之所謂能言也得之矣

小旻

潝潝訿訿朱傳用蘇說以相和相詆解之益因潝是合義訿是毀義使偷而為此說也詩義始不然毛傳云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供其上爾雅云翕翕訿訿不供職也夫人臣之職當竭力以効用於上而精白無私以當上心今不維不為上而反為上患不惟不能供上意而又敢與上違以思為不供故謂之不供職也雅與傳始相發明孔疏以專權爭勢為患上背公營私為不供良然

國語靡止民雖靡膴毛訓靡止為小靡膴無訓王肅述毛訓為少鄭訓止為禮膴為法小與少禮與法兩家字訓義各相配孔疏申毛說以靡止為小矣及訓靡膴又取箋義朱傳以民雖不多訓靡膴王說矣則以靡止為小可也乃以國論不定釋之義互相參差矣又案釋文云膴韓詩作腜腜猶無幾何故則王以為少益本韓詩

毛傳釋小旻卒章用不敬小人則亦危殆之意本於荀子臣道篇章合用之按此篇諸章止言不能聽謀並無畏小人之說荀子引詩是斷章取義毛乃荀之弟子故祖其師說非詩之正指也雖言似之而實非詳玩經文前五章皆刺時之語末一章獨為自危之詞蓋先言小人謀猶不從故王謀臧因又自言當明哲保身未可攖小人之怨文義正相合何必全為守言謀乎荀毛師弟同宜其詩說應釋之而受非若異世後儒成書也荀果如卒章毛豈不知而用為正解乎

小宛

小宛刺幽王解者約朱傳盡掃諸說定為兄弟相戒之詩合之詩義甚為相似

飼當作餇

猶天命不又一語終屬難通朱傳曰各敬慎爾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不慎也惟天子受命于天耳大夫戒其兄弟可安得天命乎下復云時王以酗敗德臣下化之故首以為戒仍不能脫刺時義矣

戰之鳩小宛之鳴鳩如爾雅之鶌鳩鶻鵃也傳亦云鶻鵰釋文云鶻陟交反字林作鵃是鶻鵃形異而音同矣亦作鶌鳴鶌鳴曰朝夜鳴曰夜禽經林鳥朝嘲水鳥夜咳是也鳴鳩好鬭鳴矣月令之鳴鳩莊子之鷽鳩左傳之鶻鳩司事皆此鳥陸元恪以為班鳩非是埤雅及爾雅疏辨之甚明呂記宋傳皆誤

以小鳥不能戾天興小人之道不能成高明之功者毛氏說也以小鳥尚思戾天興王不能自強鳴鳩之不如者歐陽氏之說也二說相反而取義實同然案鳴鳩即莊子之鷽鳩所謂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者乃斯鳥矣焉能戾天乎則毛傳之義為允又案許叔重謂鶻鳩飛是其羽直刺上飛數十丈入雲中許說詩而未究其指故有此誤耳本艸言鳩在深林間飛翔不遠當得其真又與莊子及毛傳合不謬矣名物既辨之亦同斯意

集傳釋小宛三章以戾民未穀與善道人皆可行螟蛉負子與不似者可教而似固以式穀然未穀竟似之叙負子此亦遭為分配語耳未穀之與何自獨別為善道乎況似之者正似其善道而得分為兩義

式穀似之詩語以似為似續之似言王不能治民則求為能治者繼之有之專詩中似字多與嗣通此解良得之又此章以上四句與此二句文義各相承為衆穀負為負螟蛉則似之亦當為似爾子親之有女之為民耳爾云似前盡之得子殆未然

螟蛉尺蠖與蝎皆不穴木惟在樹上食葉尺蠖似蝎而小行則首尾相就詘而
後申螟蛉又似尺蠖而青小至夏俱羽化為蛾
蜾蠃雖名土蜂然爾雅云蜾蠃蒲盧云又土蜂則二蟲也蜾蠃又名蠮螉又名
蠮螉又神農經下品土蜂則見陶氏別錄郭景純曰大蜂在地中作房者曰土蜂
此也其細要蜂則陶居言其銜泥土蜂不就土中作窟但建植土作房者也
爾雅蜾蠃蒲盧注云即細腰蜂也俗呼為蠮螉詩毛傳及釋文之說亦同是一蟲
而四名也宋彭乘墨客揮犀謂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屋間者為蜾蠃穴地為巢者
為蠮螉巢於書卷及筆管者名蒲盧蜾蠃蒲盧摘桑蟲及小蜘蛛之類蠮螉惟捕
蠨蛸與蟋蟀形蓋誤以地中之土蜂為蠮螉也至巢於書卷筆管及屋壁者故是
一蟲耳蜾蠃蒲盧爾雅毛傳說文皆以為一物必無誤也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鄭云我我王也蓋戒王宜與羣臣勤勞於政事日有所往月
有所行無止息也歐陽及王氏皆訓為日月之行甚逮詩語日月逝矣同義則我
字為贅矣

哀我填寡宜岸宜獄王秉政之世政以剝斂窮盡寡獨之人無辜被繫在上反謂
之宜故可哀也歐陽氏謂因寡窮而爭訟云宜者言其勢不得不然夫至民窮寡
則由上之失道然君子樂道安貧自無怨尤之奈然何致爭訟乎惟無知小民窮以
致窮寡或有之耳歐陽以此為宜殊非詩人之指

小弁

小弁詩朱子注孟子純用叙義及為辨説則又宜宜白詩與傳作皆無據豈因趙
岐注及王充論衡皆指為伯奇事故宜回無定見非然二雅所咏必有關於王朝
得失者而父子私家之事未必入雅

弁般樂齊字異而音義同皆借用為樂意弁彼鸒斯以鳥之樂與己之憂也集傳
曰弁飛拊翼貌未知何本

小弁四章箋云柳木茂盛則多蜩鳴深水則萑葦生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也韓
詩外傳引此亦云言大者無所不容毛韓異家而同義矣夫以王者之大不能容
一大子使之如舟流之靡屆曾柳淵之不如詩人以此託興直是觸目傷心故子
孤臣情事悲兩朱子論興體多主全不取義之說故於此但畧而弗求遂令讀詩
者漠無觀感

析薪杝矣説文杝从木也繇音多王篇亦收釋文杝从手也觧音侈音隨形異其
義則同集傳字从説文音从釋文失之矣黄氏韻會辨此甚明而正韻仍集傳
之誤近日俗下書有字多者辨旋杝字从木不从手彼未見古注疏也又案杝字
亦作移俗作扯

巧言

小雅多呼天之語如昊天不傭昊天不惠昊天不平浩浩昊天如何昊天昊天已
威昊天大幠之類天字皆稍強蒙云昊天乎蓋呼而訴之也古注本如此今皆以
為辱卑於天則非判時也乃判天矣殊無是理

巧言首章兩幠字上幠毛訓大下幠無傳箋兩幠皆訓敖而幠必敘畫一則辭義
皆失昊天大幠疏申毛云王甚可大不成文義矣朱傳以毛訓大其釋已威大幠
云昊天之威已甚矣昊天之威甚大矣二句意兩分不應下句又叠威字

爾雅云慎誠也詩慎字毛氏多用此訓宋儒以其不入俗悉改之案慎爾優游及

愼其称猶可釋爲謹愼至巧言而予惧非敍義莫通矣朱傳改訓爲密可謂巧於譎俗深於遵古

巧言呂記憮作幠僭作譖與譖本異爲僭字亦爾雅注郭引此詩譖字與僭同音亦作不信辭則兩字之从心从巾从人从言皆可通也但譖字不應讀側蔭切耳又𡙇天大憮注疏本作大釋文云大音泰本或作泰今呂記朱傳嚴緝皆作泰

譖始旣涵譖字本訓數音朔鄭訓不信涵字毛訓容鄭訓同釋文云僭毛側蔭反鄭子念反涵毛音含鄭音咸皆音隨訓異不可通也近世僭字皆作不信解而仍讀側蔭切義从鄭而音从毛誤呂朱皆有此失惟嚴緝無音得之

聖人莫之毛以莫爲謀朱傳以王氏訓定爲莫之訓定者當音貊大雅求民之莫莫與鼓獲協韻貊其德音左傳昭二十八年樂記引詩貊皆作莫而釋文莫皆亡白反又爾雅釋詁嗼字亦與貊同訓爲定則莫貊同音可知此詩莫字協作協度貴同彼莫乎釋文云莫或作漠或又作謨是毛詩之訓謨乃詩之本音漠謨二字爾雅皆訓謀矣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箋疏義長矣心焉數之與出自口矣正相反君子之言必再三思惟心知其善然後出之故往來俱可通行小人之言但取口給不必由衷敍敍爲大言以欺世知乎此可以得聽言之準則矣歐陽以行言爲道路之言而宋儒皆從之朱傳又以碩言爲善言此于心數及自口二語俱少義趣不如古注之優又碩本訓大轉爲善義甚費力

旣微且尰尰說文作瘇云从疒童聲籀文从允作尰玉篇同又云或作尰案尪說文云尣布文字也曲脛也烏光切从大象偏曲之形今監本以九作尪非是又案尰亦作瘇漢賈誼傳天下之勢方病大瘇

何人斯

蘇暴箋云皆畿內國名疏謂蘇即河內温縣成十一年左傳杜注也而暴則未聞今考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杜注云鄭地范甯穀梁注大同此王時鄭尚未遷暴未爲鄭有且與雒戎盟於此則地必近洛意暴亦東都畿內國與又案世本暴辛公作塤蘇成公作篪譙周古史攷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孔疏皆斥其誤當矣然蘇暴二公之論因此得傳於詩殺不爲無補

否難知也釋文云否方九切一云鄭符鄙反案箋云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汝情不通女與於我我與否復難知也方九切當讀否之義符鄙切當情不通之義矣細玩箋文讀爲符鄙切者得之集傳口爾之心我不得而知則否字成贅

俾我祇也毛以祇祁支反爲病則上章時病是蘇公自謂鄭以祇音支爲安則上章時病指何人而言鄭說優矣時祇皆承見我上言二來見我於汝何病下言一來見我於我得安也又卷耳之吁此詩及都人士之盱毛皆訓病失律吁說文歎也訓望各隨文釋之不知詩之義辭書以文拘也又引易及字林三都賦證望義猶易之盱豫舌注無訓望者至呂也左思二人皆後于毛設毛而信呂左可乎

壎周禮爾雅皆作塤孔疏以爲古今字異案說文壎从土熏聲則壎字義古矣又毛傳土曰壎疏以爲據書傳歷記文此二人各述所聞爾班書後出毛不得襲其語

爲鬼爲蜮釋文蜮兩音音或者短狐也韻會獨取或音謂即韻語古所云魁蜮案文選東京賦注李善引漢舊儀東方人無聲音云魊鬼也魊與蜮古字通皆讀域三

子之居弱水為魍魎蜮鬼師古所云魍蜮正指此㖞漢書人主之大蜮夷方判以比董偃宋劉敬謂短狐淫氣所生明以指偃正當不必建就魍魎詢為偽語亦謂短狐居水中人不得見故詩人與鬼並言若是魍魎則亦鬼爾詩並言之不已複乎黄說始未然也又案文逆蜮鬼之魍亦音蜮

有靦面目傳云靦姑（合恬二音）也釋文云姑面醜也說文亦同疏引說文云姑面醜也與今本異未知孰是案箋云姑然有面目疏云靦姑皆面見人之貌郭璞爾雅注云靦人面姑然又越語范蠡曰余雖靦然而人面哉韋昭注云靦面目之貌說文亦以靦為面見腆雅又訓姑為靦皆不及醜義況經云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但言其與人相見無窮極耳並無可醜之意也今本說文必有誤當以疏引為正

有靦面目視人罔極言有面目則非鬼蜮也與人相視有無窮極豈能終身不見我蓋以報全篇之意也案此詩八章言詞所稍要其指歸不過責其來見而已前四章不入我門不入唁我不見其身其為飄風何悔其不來見也五六章而言壹者之來俾我祇也（此祇）七章要之以詛亦欲與之相見而釋其疑也末章又言險是鬼域則不可見女靦然而人面終有相見之期今之不來見何為乎彼反側子抱愧於心所並難者見而耳必欲與之相見彼將無地自容正所以深極其情也而絕起之之意不言可知矣

巷伯

周禮內小臣奄人而備上士是奄官之義故箋說以巷伯當之伯長也寺人無此且廢於內小臣則奄人之卑者故不以當伯長之稱宋之說詩者謂寺人即巷伯已失於矣朱傳之謂寺人即內小臣則誤尤甚夫內小臣與寺人並列於周禮天官屬下明是二職豈未之見乎

巷伯詩是本為寺人又被讒諂而作朱傳以為遭讒被宮故作此詩姑見次章毛傳引顏叔子魯男子事漢書史遷贊比之小雅巷伯之倫因有是說耳今案毛傳以經文侈兮侈之為言是有因而益大之義必因小始積而成略作詩之人當自謂避嫌之不審故引二人之事（顏叔子納鄰之嫠婦雖執燭繼薪嫌人不可說是因禮之不審也若魯男子閉門不納則避之當）疏以為止謂避嫌寺人奄者所嫌必不同男女是明以遭讒為既宮之後也又未聞毛傳云寺人而引孟子者鼻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設遭讒而被宮則踐刑之時尚未為奄安得自稱寺人耶以此傳之言合之前儒則知毛公意中未必如朱子之說矣至班揚比史遷於巷伯止以同是奄者又皆有傷悼之詞致取以相方非謂兩人皆遭讒而被宮也況子長之腐刑出于帝意並非因讒而然此兩者皆非所得也昇傳于篇末引楊氏之語以為說不同而亦有理殆亦不安于舊說乎

首章萋斐正言貝錦次章哆侈正言南箕一是形容其文彩一是形容其弘大意傳訓萋斐為小文白哆侈為張大謂由小文而成貝錦之大文由斂張而成南箕之大然以喻緣飾小過致成大罪說雖可通恐非詩意也夫貝錦出于人工其文固積小以成大南箕則象於天有一定之形何得云由小至大乎案朱子之為此說者因泥箕星踵狹舌廣語頗牽強舌廣是大張而成箕也遂并萋斐二字亦作此解耳殊不知傳訓哆為大侈為大所因故鄭以箕星踵狹舌廣是舌因踵而益大由明傳義則哆侈句已自備其義矣安得分哆侈為踵狹成箕為舌廣耶至于萋斐傳訓為文章相錯明謂以成之錦言已有因益大之意義恐

不利篆小文之詩尤爲穿鑿

哆兮侈兮詩記載董氏逌語謂崔集注作侈兮哆兮說文作誃兮哆兮詳其文義蓋以誃字聲音讀如拸又許之侈非謂詩作誃也董誤解說文義矣

緝緝翩翩釋文云緝說文作咠今說文引詩云咠咠幡幡不獨咠字異而幡幡亦與下章相易其以咠爲咠語又與毛傳口舌聲義別其三家詩乎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四

谷風之什 小雅

谷風

維風及頹傳云頹風之焚輪者風之相扶而上喻朋友相扶而成風箋指頹風相扶指谷風也頹風力薄不能上升賴谷風扶之而上以喻友之相成如此孔疏解此甚明嚴氏誤其以焱釋頹誤矣傳語簡貴豈可以粗心讀之哉

焱從下而上頹從上而下是李巡孫炎之說而郭璞因之耳按爾雅正文未嘗言其必然也扶搖謂之焱即南華之扶搖信從下而上矣焚輪謂之頹其取象於大火乃炎上之物安得自上而下乎註爾雅者止因頹是下墜之名故爲此解然以字義攷之頹從禿聲禿見又暴風也隤從𨸏聲下墜也說文云爲谷通作穀是二頹本各一字不得援下墜之隤釋暴風之頹矣毛傳風薄相扶箋當爲迫義谷風頹風皆欲上升相迫則其升矣遂喻朋友相切切則愈業益進也疏以風薄指頹風相扶指谷風特通毛鄭兩家之說毛意未必然也楚辭注風之疾而上者爲焱莊子曰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扶搖即焱是也羊角亦旋是也今羊角旋轉而上如焚輪之象也案莊子釋文引司馬彪云風上行謂之扶搖風曲上行若羊角呼謂之羊角注義應本此合之爾雅則上行如焚旋輪如輪名義允協可證晉疏之誤

蓼莪

莪蒿莪兮之言一草今之野蒿屬也蔡義詩言莪兮蒿兮則各一草矣在爾雅

莪則莪蒿也蒿則蒿蔬去月切也蔚則蔚牡蔬也埤雅莪似而蒿迥蔚粗而莪細形稍異矣然而無美惡之分朱傳云莪美菜蒿賤草未知何據蔚綱目猶存雅藝之說秋為蒿及假注疏蘇蒿莪蔚之類始生氣味各異其名不同至秋成成則皆蒿之語以為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則粗惡不可食喻子初生猶是美材至于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其取義俊矣但次章伊蔚無屬難通不如古注之當視莪為蒿猶云看朱成碧也憂思之極精神憒亂之所致也箋疏此解較為平正東萊謂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說本歐陽亦可通但匪伊二字為虛設耳

大東

毛以首章為興鼓述傳者言以待客之禮喻天子施恩之事歐蘇釋此謂先王之世庶國富朱呂記蘇綴皆從之此雖而非朱矣集傳云興而比無發明惟通錄詩語而於上四句中間各加一則字豈所謂全不取義者乎嘐儉興有餘飧有匕各一事祇言平矣言直各一義今乃曰有餘則有匕如砥則如矢是何理哉飧匕恩施之事也砥矢賞罰之均直也所履所視當自總目此而言鄭箋分飧匕為所履砥矢為所視迂矣首章為全篇綱領下章所然皆反此為義而五章以下取譬不一引韓刺蜮官長以周之盛時布德行政雖出于王亦田在位多禮克服與職也幽王之時里父七子尹氏從石父輩接迹於朝皆巧佞之徒貪殘之子桀氏之尉竭民之力所謂君子者如此而在下之小人何所視乎詩人所以顧之而潸然也

小東大東箋云小大言賦斂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夫於東言其政偏比猶甚自然蘇呂皆從之今以為東方小大之國失之矣

浸彼穫薪毛訓穫為艾則穿宜以艾卯云穫落木名則字之宜以木按落今詩釋木文陸氏竹木疏云今柳榆也其葉如榆以鄭說也竊謂優於毛矣

鄭箋破經字為穫傷所謂嘐如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改舟為周裘為求則非無見也舟與周裘與求不但音同形亦相似況古本裘字元作求象形其以求後人所加耳此詩作於之時昧者一槩加之其致誤良有由也箋云周人之子周世臣之子孫退在賤官使搏熊羆在冥氏穴氏之職疏引家華敘奔賣者之類絕功臣之世二證之正相合

爾雅釋訓粲粲鞙鞙刊判素食也夫以瑞玉為佩傳云璲瑞也則居官者也而不以其才之長拔日素食箋疏用雅意釋詩本無誤後儒易之未見其勝也

大東詩五六七章取舜星為詞意反覆對以喻王朝官司虛列而無實用且與首章君子所履相首尾言之君子法先王之道雖從平均今之在位者反之故為暗職也韓詩外傳以南箕北斗喻有位而無其事意正相同今皆解為望天相己不見恤而怨之之詞其說始于歐陽不如古義之正矣

報章傳云報反成章先申之云蓋之用雖一來一去是報反成章雖女有西無東不見倒反是亦成也夫虛上通矣集傳改為報我之章未見其為且人何患於星而望其報我耶

服雖以用為喫其字之義會意在東其以東得名者亦有二四為外二為於田二為報一也詩而誤上案兩服爾者是也兩較謂之兆報二也詩不以服箱是也箱以容物在兩較之內故服箱相屬成文矣丘氏謂服箱相偶寫書

旦當作日

叉當作又

西夫平當作西

而朱傳從之說不如毛義之當

啟明長庚毛傳韓詩爾雅皆以為一星毛傳云日旦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韓詩云太白晨出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史記索隱引作以昏）爾雅云太白謂之長庚曾憲注謂晨見東方為啟明昏見西方為長庚三家之說相符不可易矣自孔疏為兩岐之解而後儒異說紛紛其說無理者則鄭樵分為金木二星而謂金在日西故東見水在日東故西見之說也夫金水各有晨昏度行晨度則在日西行昏度則在日東耳如鄭言則金星有晨度無昏度水星有昏度無晨度矣豈不謬哉集傳皆指為金星與毛傳合最得之又案說文启从戶从口開也啟从攴启聲教也明星義取於開故字當作启

畢有捄兒之畢傳取為有捄器之畢箋取為疏曲存二說文引孫炎語謂捄畢之畢取象於畢星而捄兒之畢又取象于祭器而捄則為甚右說也今世則畢當毛說

維北有斗朱傳兼南斗北斗兩說義因孔疏有箕斗並在南方箕在南而北斗之說也案南北與箕皆以初秋昏見於南方直是箕西而斗東耳其為南北之分顯有之變夫殺矣況上章言東西原以在人之東西言則此章南維北自當與之同意何偏以二星相較而分南北乎[illegible]謂以北斗當之為允

四月

四月篇當救而行役之詩也雜詩止以為共行役嚴緝謂其大夫遭亂[illegible]當矣毛傳何累不明王意述其意以為四月行役六月未得歸閱一時之際故云我先祖獨非人乎王何忍不恤我使我不得脩子道說非之以為假不言征役傳亦無此

夏當作下

發當作廢

遑當作遑

意因引孫毓語謂役征踰年乃思文王之師猶采薇而行若歸乃歸又言役不踰時祭祀楊王傳之亦未有踰時而有數月之間而以為思孔又自言首章始夏一祭已悵王之忍復閱二祭謂庶多忍何秋日冬日之夏受無先祖之言案箋言役使不及征役則誠非矣至謂一時未久而引文王采薇詩相較則非也文王之出師所謂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者雖久何傷至若幽王之無道不恤下情當時被役之人必有不堪悲怨者豈時之久暫乎一時不祭猶以為然則秋冬兩祭俱廢其為當忍不言可知詩語互文相備往往有之矣叙傳雖不言征役嘆詩人說明怨穆自觀然為言六章滔滔江漢定應身在南國故有斯語獨非征役之一證乎又左傳文十三年公自晉還鄭伯會公於棐欲其和晉請平季文子賦四月見征役除時尹師祭祀不欲如晉又孔叢子記孔子云吾于四月見孝子之思祭則王氏之詩歷有明徵仲遠說之遑矣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陳啟源稽古編此皆云我先祖豈非人乎何使我遭此又夫以己身之故至詈先祖為匪人殆非人情並不忍出諸口安有詩人之溫柔敦厚而作是語者解者何弗思也孔仲達疏指為佳[illegible]之言而復曲為之說引正月詩以父母為比不知匪人二字非怨懟也直是詈矣[illegible]謂古人文字簡質須難經讀之方[illegible]如節南山詩昊天不傭昊天不惠鄭云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平又為不知其之行又暴天不平箋亦云昊天乎師尹為政不平乃言昊天已敗昊天天俱受亦云昊天乎王甚可惡王甚敬使爾[illegible]下二字自指師尹與王是呼天而語之也此詩先祖亦是如而語之當云先祖乎我獨非人乎何忍使我遭此敗呼天呼祖皆是窮極而無可控告之詞耳宋儒釋叙征亦詞意平直

其以匪人爲先祖宜也鄭氏知解昊天爲呼天不知解先祖爲呼祖豈天不可呼
而祖獨可呼乎又此特係詩義爲遐棄自傷當以爲其說耳若以爲行役思祭之
詩則王肅之解自安不必更新也
胖字三見詩采薇生民二詩傳訓爲避四月詩傳訓爲病今案三詩之胖義訓既
殊字形亦異訓避之胖與辟通前於采薇詳之矣其訓病之胖則本作痱文選注
九日注李善云韓詩曰百卉具胖薛君曰胖變也謂變而萎也毛若亦作痱病也今
本作胖字非也據李言則毛詩作痱不作胖唐世寫詩者誤以韓字入毛詩後遂
相沿莫知改正耳又案胖腓痱三字皆可訓爲避但論其本義則非足肚腓是
采實非是病爲也文云風病各不同許三胖皆借用也
爾雅釋詁廢大也四月詩廢爲殘賊毛傳云廢忕也以大爲忕當是後人傳寫
增入心旁釋文忕本又作大此是王肅義崔靈恩亦云定本廢訓爲大本不誤則
忕爲大之誤信矣又箋云言在位者貪殘爲民之害無自知其行之過者言大於
是與汰訓也皆箋語並無猾習意其言大正是則正是大爲殘賊也
詩時在採傳中大字爲試再鄭也遂毛本同孔陸皆以爲異殊不可解

北山

華谷嚴詩云三杞以小雅之四牡杕杜四月北山此四詩之杞皆枸杞然惟四牡
四月毛訓枸繼杕杜北山無傳杕杜箋云杞非常菜北山箋云杞非可食之物則
以此二杞爲枸杞未必毛鄭意陸疏謂枸杞春生可作羹茹安得云非常菜不可
食乎
北山詩旅力方剛毛鄭旅訓衆書泰誓旅力既愆孔傳亦訓衆李氏疑此而旅力

手當作矛

新當作鄭

但指作詩者及良士是一人之力不得云衆力故改訓爲脊引左傳庭寳杜
注及後漢傳毅傳注爲證訓旅力爲膂力於義亦通嚴緝云春秋夏氏解云旅力
如旅力耳力手足力也或說旅爲膂膂力方剛則不詞矣案華谷嚴言得之集
傳云旅與膂同案秦誓書傳宗其說殆非是膂乃膂骨人之背脊非用力之處以力
屬膂取義既疏又古膂作呂象形篆文始從膂从肉从旅本五百人之名从手
从从从俱也故爲衆膂旅通用古未之有惟苗公羊謂膂通旅人之一身以膂骨
爲主故曰膂力此特因朱膂而附會非典也
北山詩連用十二或字各兩或意自相反首二或燕居與息偃行反
也又次二或盡瘁勞反也又次二或舒遑以作遑反也又次二或湛樂與慘咎反
也又次二或閒暇行究煩反也其所說之義毛訓呼名孔申之爲假發號召故釋文
鞅字讀去聲宇林夫徵呼居正勒勞之事不閑之所以爲遑也今觀字讀平
聲言或居安遑不呼之聲義亦可通
鞅掌毛云失容鄭云促遽語甚而指同也其釋鞅爲負荷掌爲奉持正促遽之實
促遽必失容鄭乃以申毛耳孔云意異殆未然
不事爲而任事者在外任事者遑身事內此出入風議舉事不爲
所以一暇而一勤也又箋云風猶放也則意如字而釋文風音諷與鄭意異如鄭
意風乃放逸之說與上出入爲韻如陸意則乃風刺之風與下議之類風刺義較
長矣

無將大車

無將大車鄭以爲大夫將無小人此鄭意於大車今文韓詩外傳引此詩

以證所樹非其人亦同叙義可見古義相傳如此非一家之說也朱傳以為行役
勞苦之詞亂非是朱子說詩每執詩詞為斷此篇詩詞何嘗有行役字乎大車牛
車也以任重非行役所甚也況是聃非難也
不出乎類集傳曰類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案說文耿耳箸頰
也从耳烓省聲杜林類大光也从火頃聲玉篇類大光也或作耿並無小明之訓
錢氏詩詁如叔為此解朱子用以釋柏舟耿耿重文為見狀之詞猶可通施於
此詩則當云不出乎小明成何語乎鄭箋云使人叔皆不得出乎光明之道此與
冥冥正相應義本優不必易也

小明

詩名小明鄭以為幽王日小其明而致陷氏非之謂大雅有明明在下小雅有明
明上天故名焉者如大小於明上以紀別也蘇氏亦謂小旻小明所以別於大雅
之召旻大明小宛小弁亦皆其在大雅者必是孔子刪之故無別耳案此說非是
尚書金縢言公為詩名之曰鴟鴞左傳言許穆夫人賦載馳秦人賦黃鳥自詩言
盛或公作或戒可見作詩時篇名已定康成云[illegible]三百十一篇並是作者自為
名者言信矣大雅之大明作於周之初年安得預知幽王之世有作小明者而加
大以紀別乎且詩篇重名固甚多矣雅之杕杜出車甫田各與國風同而
白華之名兩見於小雅國風之柏舟無衣出其東門亦兩見矣尤何以別之而不
為之記別也哉則小之為義殆未必如是孫氏云至若蘇程二家以為別於大雅篇
無此理矣又案小旻小明鄭皆有訓釋以小明所刺亡於上二篇為小故取名於
小以兆與日小其名之說俱迂曲難以小宛小弁鄭無發明然推其指以為鳴鳩篇
斯皆小鳥幽王才智寡小似鳴鳩之不能高飛務斯小鳥而甚樂數宴自之不如
意較平正可用
小明首二三章皆記節候首章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二章云日月方除三章云
日月方奧又此兩章皆云歲聿云莫諸毛者皆以二月為始行之時昔我往矣即
指始行方除方寒即是二月鄭以二月為始行與毛同而釋方除方奧為四月釋
昔我往矣為初到艽野則與毛異也合此兩家之義而較論之毛訓除為除陳生
新二月仲春非新舊代謝之時唐風日月其除自指歲暮不指二月又二月天氣
方寒不得言燠諸毛者未必得毛指矣不如鄭讀除為余引爾雅四月為余除余
字異音同且與下章方奧相應也孔疏曰洪範曰燠曰寒燠為冬寒為夏得之
矣鄭謂二月始行四月到艽野則本當凡詩中昔我往矣皆言始出時非既到
時之詞鄭說殊未安矣又謂詩之二月周二月也建丑之月也亦非余月夏四月也
建巳之月也小明大夫當是巳月始行至丑月尚未得歸而作詩其二月初吉正
指未得歸而作詩之時也方除方寒追憶其始行之時也昔我往矣既云始
行至不得與之時也時已由暑退寒矣暑即方除方寒寒即二月初吉也歲聿云
莫與如蟋蟀云歲聿其莫同彼所以為九月[illegible]
建己九月暑退而寒來亦追憶之詞也二月為建丑之月故首句云明明上天宗
雅冬為上天而丑月于夏時為冬又作詩者指所見之天以紀與首既以上天起興
周述所至之地紀所值之時而終記其辭家之日以記下文憂思之意首章次第
如此二三章又追數始行之詞見辭家之久不過申首章意曲暢之耳然則首章
我征徂西至於艽野自言西征而至艽野不言始行也二月初吉載離寒暑當

莫作葵营作
夷淮夷太害
作不當

二月爲而追記其已歷寒暑不言二月始行也鄭云二月既始行疑矣二三章皆
我往矣是言始行箋又誤以爲往至苑歸後儒多取毛而舍鄭或但知鄭說乖往
之誤不知其二月始行之誤故皆以方除方寒爲二月而不顧義之難通也或疑
詩無周正語謂二月是非月夫以夏正言之必丑月方歲聿云莫爲夏月當建
子水壯北塞之時安得有薇可采菽可穫哉

鼓鐘

毛鄭釋鼓鐘篇皆以爲幽王作樂于淮上歐陽疑史無幽王東巡事遂疑之以
爲史與經異猶當舍史而信經若史之所缺幸存於經豈得反致疑而信史詩說
亦言古書固有不見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然皆爲詩訓一祥謂成王時徐
奄淮夷已不爲周臣宣王追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至淮徐之事豈得作樂
於淮上呼凝矣幽王十一年中遊歷游奔之事詎代能一一數之如後代實錄紀
居注乎不然何由保其不一至淮徐也又淮夷淮事之在周時叛服不常非終不
爲臣也成王時淮夷徐戎竝興伯禽伐而平之矣（見書費誓及史記魯世家又通鑑外紀云成王二年周公伐淮夷及淮）
夷未嘗不臣周也常武詩宣王親征未嘗不自往也召公征淮南則經理至於
南海王自征淮北則徐方來庭詩有明文豈未見乎

鼓鐘咏淮水首言湯湯繼言湝湝又繼言三洲毛傳云湝湝猶湯湯三洲淮上地
名初不分水之盛衰先後也且此三章止判奏樂之先而并非判其流連忘返也
蘇氏曰湯湯水盛也湝湝水流也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與毛
意異集傳解湝湝與三洲皆祖毛說又引蘇語以繼之致少畫一矣又蘇說雖新
巧可喜然說三洲則於義難通爾雅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則可居之地必有人民室

論書作術

廬若水落而後見尚是出沒水中沮洳之場耳非可居之地也何得謂之洲乎懷
允不忘懷至也用禮樂得其宜至信而不可忘與次章不回三章不猶皆指淑
人君子言箋亦本無誤也集傳用王氏說以爲思古之君子不能忘則是作詩者
自謂以下二章文義不論矣況思者止是懷耳經文允字不已贅乎又案懷之爲
義最多思也和也安止也至也來也皆見乎詩傳箋各隨文釋之宗懷必欲皆以
思之一義故往往不得詩旨

鄭賴據儀禮作樂之次以解鼓鐘之卒章謂凡奏樂有四節首節升歌三終此歌
以瑟次節笙入三終補笙以磬三節間歌三終歌笙相禪所謂鼓瑟鼓琴笙磬同
音者也已上皆奏雅四節合樂三終歌二南所謂以雅以南者也此鄭之附會一
至此乎真詩禮中舞文耳矣彼所據者鄉飲酒禮燕禮二篇文耳升歌笙入間歌
合樂四節惟此二篇爲詳其見于射禮大射者則已略此乃鄉國禮也非王禮也
又詩三百篇皆可歌也其見儀禮而入樂者二南各三小雅共十二及鹿鳴等是
詠爲雅數諸外詩不再見至文王清廟振鷺之屬左傳國語所用者又不同
祭禮記言祥而僅詳禮而不盡舉于各篇而今不可攷矣鄭所執此二篇之文盡
周家奏樂之制可乎且鼓鐘所刺天子作樂之事也其爲節自有等殺難未可知
要必非鄉飲酒燕禮之比也其所用之樂節與詩章未必以鄉國同也正惟以
二篇之文倚會而爲之說則矣其言笙磬雅南俱不合古義辯見下條
笙磬同音孔疏申毛以笙磬爲一器其申鄭以笙與磬爲二器者但就笙居爲東
方之樂明是陳詩之笙磬（見大射）則笙乃磬名信爲一器矣一笙之分爲二器未見
其能也笙不得稱笙磬亦明矣其磬同音亦謂堂上堂下八音之器亦及他國

皆同語意相合孔特見變言八音故分塤[illegible]為二使與鐘及琴瑟備金石絲匏四
音以當八音之半耳恐未必是鄭意
以雅以南為籥不僭雅者先王之雅樂南者四方之南樂籥者羽舞之籥樂傳義
允矣鄭以雅為萬舞與籥分文武異乎毛不可从宋蘇氏復自立說謂雅是二雅
南是二南此說尤甚大雅小雅詩六義之一也非樂名也樂以雅名則風雅頌皆
得奏之不僅二雅矣至二南之南猶十五國之國也自其地而言也當時所采詩
或得於南國周名不足以盡之故不言國而言南耳尚不得與二雅並列于六義
況樂名乎文王世子之胥鼓南鄭氏釋為南夷之樂左傳之南籥襄二十九年杜氏以
為文王之樂俱不云二南也又案雅南之義三家詩說皆與毛同文選東都賦注劉
淵林引韓詩內傳云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六代皆雅樂
也四夷則南樂在其中也惠氏語毛傳亦云也又後漢陳禪傳引詩云以雅以南
韎任朱離注引韓詩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惟南可以和於雅以其人
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又云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於齊魯詩與注詁殊之薛君
南義既同毛而齊魯之詩復備列於四夷樂名可見南為南夷古義皆然矣又不辨
詁注集傳僭叶七心反案釋文僭有七念子念楚林三反其楚林反沈重音也然琴
音二字韻本同不必用叶

楚茨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瞻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頍弁車舝魚藻采菽都人士黍苗
等凡十一篇敘皆以為思古詩其可指名者楚茨四篇思成王魚藻思武王黍苗
思宣王也此三王者一開創一守成一中興皆周家令辟尤詩人所不能忘情者

[illegible]當作閑　[illegible]當作陸

矣其詩敘併舌王不知何屬矣以三王而外有通之主僅有康王之人所[illegible]書不
外此惟黍苗則箋思其臣都人士鄭箋又思及其名
楚茨以下十篇朱子辨說謂其和平詳雅無風刺之意如出一手當是正雅錯脫
在此敘以為傷今思古不應十篇相屬無一語見衰世之意似矣然詩人寓意深
遠固有不可泥其詞者采薇出車杕杜多嗟怨之詞行露摽梅野有死麕多和平
之語列於正風正雅可謂刺詩乎安在楚茨十篇不可為刺也又人當衰亂之時
道太平之樂必言之婉婉不休班張之賦喜述兩京之盛時元白之時多詠開元
之勝事皆此意也楚茨諸篇所言祭典之肅嚴政之詳錫命之有章禮文之必謹
報功恤賢之事仁民愛物之恩詞婉而不殺感歎無聊之情已躍然言外矣當日
懸古非一人作詩亦非一手十詩者特一類[illegible]乃謂其多手
矣乎又云楚茨詩朱子集傳何得為刺雅斯言誤矣風雅之正變分於時之治亂
不分於詞之工拙也風之七月雅之六月斯干諸詩其語[illegible]不識於楚茨何
以詩取於楚茨詩且三百篇皆經也不論正變為經一也安得以稍變今詩之詩而以
為經哉
朱病[illegible]及先儒注周禮劉音文韻注凌音皆以為逸詩惟王應麟以為齊魯韓逸
云謂當為楚茨之音蓋謂天子當詩如楚茨[illegible]非謂楚茨即是逸詩也
大全載劉瑾語曰先儒以楚茨即采齊蓋據韻書成注耳何關於文義至此
詩緯言詩有二歧[illegible]心之所[illegible]是[illegible]以棘記於青丸以棘為棘必非
股棗當是[illegible]之[illegible]刺案[illegible]刺注云[illegible]刺也方言云凡草木刺人北燕朝鮮之
間謂之策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湘之間謂之棘合此二文策刺信有棘名矣又方

言注云芟詞曰曾枝剗棘亦通諸耳穆頌意本詞猶枝方則芟殺而要說引之正
見凡草木有刺者皆可名棘也則二詩之棘當泛指草木刺人者

神保是饗毛云保安也鄭云安而饗其祭祀未嘗合神保二字爲鬼神之號也朱
傳既以毛訓保爲安又云神保蓋尸之嘉號則又非毛義劉瑾申之曰祖考之神
降而安於尸之身故因以號尸夫尸以象神耳神豈真降其身邪朱傳又引楚詞
靈保證之謂是以巫降神之偁朱子又曰靈保神巫也降而託於巫身則巫而心
則神今詩中不說巫當便是尸案此說尤甚尸至尊將祭始卜而得之巫賤役有
常職豈可合爲一乎周禮有司巫乃羣巫之長也其秩中士而已不敢與祝史比
肩洪詩再又異楚詞思靈保兮賢姱王逸注云靈巫也姱好貌賢姱好之巫
與神相保樂也則靈保二字古人原不用爲巫號

毛訓騂爲赤將爲齊（自附）詩既敘而稱肉于祭今齊其時當用此赤執持也鄭讀將
爲別言則其骨體于俎將以奏而進之此節執時也義各有當不可互易朱傳肆
以毛將以鄭於事爲不次矣

爲俎孔碩鄭箋爲以獻之俎東萊非之以爲是薦熟之俎因燔肉炙肝不可言孔
碩也唯鄭以碩爲大碩亦通祭俎之爲用多端有薦腥之俎薦爓（今本作孰）之俎又有
所（其爲二音）俎所以載心舌而燔炙所以獻之物故名以獻之俎鄭解肆祈爲肆骨體
而進之說薦熟之俎已具上章此章之俎謂之以獻與禮文合爲一事亦有理也

我孔熯矣毛以熯爲敬與爾雅同此古義也呂記以說文訓乾此乃熯字當訓爲
詩意遠矣朱傳訓竭蓋破爲通乾義之詩也夫敬而不失於禮文義甚順何必以
筋力既竭見盡禮之辭哉嚴氏引王風熯其乾矣左傳外彊中乾語以證竭義尤
費力

既匪之匪箋訓爲筐蓋匪乃筐之叚借非改字也匡本訓飯器从匚（音方）㞷聲（[illegible]）
郄今作匪隸省也

楚茨所咏皆天子祭禮也儀禮廢缺天子諸侯祭禮無存焉故箋疏引特牲少牢
士大夫禮推類以明之如燔炙受嘏利成之類是也其天子祭禮散見周禮戴記而
亦見於此詩者則如剝亨祭祊鼓鐘送尸之類是也朱子據少牢饋食禮謂此詩
爲公卿力能奉祭之詩不知少牢禮乃侯國大夫所行非天子公卿之禮也又謂
天子詩不應列小雅夫雅諸篇何一非天子詩哉

鼓鐘送尸鼓與鐘二器也既云鳴鐘鼓以送尸而已周禮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
九夏肆夏其一也尸出入奏之雖鐘鼓皆作仍以鐘爲主故謂之金奏而專以鐘
師以王禮也保傳以爲公卿奉祭而後又鍾師文以釋送尸自相違戾名物既歧
之允當

信南山

信南山甫田大田三詩皆詠曾孫傳箋指成因信南山敘有幽王不能脩成王之
業語也東萊非之謂曾孫之名周之後王皆可稱周之後王可當詩人追思者
就有如成王者文王則均於王功多於文治禮樂未度尚有未遑周公攝政之六
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始躋太平讀理之法祭祀之典大率皆成王時所定
康以後坐享其成而已故正雅及周頌文武而下止有成王詩餘後王弗及焉則
思古者惟思成王固其宜也

我疆我理傳云疆畫經界也理分地理也正義申之云正經界之疆分土地之宜

文云分地理者分別地所宜之理若孝經注云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粟理字如此解方與疆義有辨左傳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成二杜氏注云布指之物各以土宜與此傳疏同義孫詩疆理孔疏之解亦相符宋王氏以疆為大界理為溝塗劉氏以疆為夫畛塗道路理為遂溝洫澮川彼徒取與南東其畝文義相接耳然非古義也若論字訓則攷工記有水屬理孫之訓鄭氏釋勝焉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五

甫田之什小雅

甫田

朱子譏小敘以甫田敘用自古有年生說大田敘用寡婦之利生說瞻彼洛矣敘以命服為賞善罰惡裳裳者華敘用似之二字生說桑扈敘用彼交匪傲生說總謂其傅會詩語以賦後世也然小敘之文不與詩類者多矣彼果欲傅會何不每篇用一語以生說哉且敘語不類詩者朱子既以詩無此意置而勿用其類於詩者又有生說之疑亦大苛矣

楚茨信南山甫田三詩敘皆以為思古不獨甫田然也甫田敘思古古字偶與詩自古有年同耳朱子泥之以為敘始以此立說斯亦深文之論矣案小敘之古指成王時也詩之古與今遠敘對則指成王以詩疏以信南山推之說與古亦為理或然矣敘之古乃詩之今非詩之古豈用以生說乎

甫田詩毛與鄭解絕異又于毛鄭外立說紛紛雖亦短長互見然不及古注之優如令適南畝以為王之親耕據其左右以為鎡錤之物考子由之說也案我髦士以為俊髦之士而勞之而免夫之反以為耕於夫之福而生事者皆傷之說也文義俱可通但詩人立言當有次第首章言大古豐年之美成王農政之詳次章夫備言迭氣祈之神至三章始及考孫之事案今適南畝曲既為王之親行則曾孫來止一章不已煩乎遂亦不指王則勞農而非勸耕者其親農夫之福而有年歸成于下錢為後惠曠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古有是言矣不聞兆民有慶一人賴之

也惟揆取儕物見上下之相親來寫情惠與豺獺其纖曲而較之王述毛郭同傳之解
差為自然泗皆謂首傳義不可易矣餘三章則鄭近之其揆當二詩始終從義可
宗首章鄭易傳義而孔疏是之然鄭惟說十千合一成公田之數似勝耳毛云十千言多
也王肅孫毓皆從之其以甫為大夫以取陳為歛藏二音世從以瓜為合皆據立異也甫又鄭同
義然以大夫為田名則大迂不如傳謂天下田即大田之義也齊甫田雅甫田同傳
皆訓大夫實甫之極紕矣補助固有常典但歲世家給人足民或無藉于此實不
如傳言尊者食新舉者食陳別其老壯是孝養之道也七月詩農夫亦指少壯言
老者不任耕作之勞政尊目壯者為農夫耳至以介為廬舍字訓無本尤屬臆說
不如王肅述毛以介為大止為宜言治道所大功所宜止益太平年豐治功所以
美大而成定也生民傳亦云介大止定王義本此

韓詩外傳及漢書食貨記論井田之法皆以為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
為八十八畝餘二十畝為廬舍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宗
均之說與韓皆以為嘆而實田孔疏據孟子之言以規其失謂二十畝為廬舍則
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言八家皆私百畝家取公田千畝各自治之安得為同
養公田又謂郊外用助法是九之中稅一國中用貢法是十一之中稅一內外通
率為什一故謂之撤班固取孟子為說而失其本指諸儒皆襲其說鄭氏之人注
亦無此說俗以鄭意同於諸儒又失鄭指　案孔氏此言非篤論也公田百畝私
田百畝孟子舉其大數耳野外之廬以便田事七月亟其乘屋信南山中田有廬
及此詩鄭箋解攸介為廬舍皆指此也非公田二十畝將焉給之同養老說公田
百畝統言之耳分治共治得可言同不必八家聚于一處也況共治則推諉易生

生分治斯隋勤可效若詳立法之無弊則分治善矣至於郊外國中通率為什一
乎義尤疏九而稅一十一而稅一多寡相懸既非王者無偏之政又國外百里為
郊郊以內所謂國中而用貢者也其地僅方百里老四平王畿千里為方百里者
百而什一而稅一者才居百之四其餘皆九而稅一通率之安得為什一乎禮記
正義亦孔氏所定也其釋王制公田藉不稅仍約孟子樂歲之言以為八家共治
八百八十畝其外二十畝為井竈廬舍意與漢記同蓋亦不能守其一說矣
甫田四章所言祭典凡五社也方也田祖也農夫之　則蜡與臘也御田祖則始耕之祭
也社祭土神必與稷併方祭五官之神蜡祭百物臘祭先祖五祀始耕祭田祖社
方在仲秋蜡臘在孟冬皆報祭始耕之祭以孟春吉求行之則獨為祈祭此章先
言報後言祈合兩年之事大約為書尾其田信南山之由雨雪而及霢霂與生民以

御田祖之義乎
琴瑟擊鼓以御田祖毛云田祖先嗇也案田祖一神而名不同周禮大司徒謂之
田主籥章謂之田祖禮記郊特牲謂之先嗇皆指神農也籥章又有田畯注云此之田畯
即郊特牲之司嗇皆指后稷也則田祖田畯及二神矣至七月甫田詩詩之田畯
毛云田大夫鄭云今嗇夫是也及爾雅謂之農夫此田官也非神也王安石曰
生而為田畯死而為田祖祭矣古今以來為田官者多矣安得死後祭之乎且田
祖是神農於田神為尊安得田大夫祔其廟乎
秦子穎疑此四篇為豳雅因甫田次章擊鼓以御田祖語與籥章文合也然以四
詩考之勢多矣曰先祖曰皇祖曰社曰方何嘗與籥章祈年所述無祭名有鼓鍾琴
瑟之類不言土鼓也況與公御衣祭之說又自相戾矣

以穀我士女毛以穀為善鄭以穀為養義允矣敎士女文景稷黍下黍我教相
爲馬又上章黍我楚士善我已耳不必復出也集傳無二女而主于黍稷之
曾孫來止鄭云出觀農事爲其爲耕耘將穫時未可定也集傳以爲承饁耘者則
雖指耘時矣至揆下文禾易長畝語耶夫易而治理長而竟畝信爲耘所致嘆易
長之下復言善有成善而大有乃爲實義不又以穫時乎
如茨如梁毛云梁車梁也孔氏申之引孟子之輿梁謂能容車度則是高廣故以
比禾積劉瑾釋朱傳以爲即小戎之梁輈豈可有稱耶要梁爲車上句衡其高廣
能稱何含其容車者而取喻於車上之一物非詩人命義之指矣

大田

古人樹穀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每歲命田官講求之以命於民故隨土之高
下肥瘠皆可以鋤殖而地無遺利大田詩首言既種立其事也箋引月令季冬民
出五種正之疏又引月令孟春善相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及周禮司稼辨種稑耕
人物地相宜之可見古人農政之詳密矣後世不講農政稼穡之事任民自爲之
彼老農雖精而其業狹見聞不該鄉里豈能遍歷天下所求百穀之種而樹之乎
周官職方氏言荊揚二州宜稻要止約略言大槩耳其間地固有高阜者自應稼
樹他穀也近日江南之民止恃稻以爲食一値旱暵高卬之穀皆歉此宜有以通土
相宜者凡山原遠之地則樹之以爲常其下田仍以穀稻則境埆可化爲畲畬
土相宜者凡山源遠水之地則樹之以爲常其下田仍以穀稻則境埆可化爲菑
畬而水旱皆無患矣是在士大夫及守當有力者倡率之以爲民先耳
曾孫是若傳云成王於是止力役以順民事不奪其時於是允矣無民政爲順王
所欲殊無意味然諸家多以其說
方阜堅好皆指穀實言不若生民詩歷道苗稼生成之次第故彼連用十字而此
僅以四益生長之序成茂已具於前章庭碩中矣又堅好即生民之堅好也至生
民之方毛以爲極畝鄭以爲齊等此詩之方毛無傳鄭以爲生房謂孚甲始生而
未合時也彼生時統言其苗此成時專言其實所以異乎然則此詩之方阜正與
彼詩實發實秀相當耳發皆而秀出則有孚甲而實猶未堅所謂阜也毛云實未堅曰阜
穀而詩皆以堅好繼之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毛云炎火盛陽也孔氏申之以爲四者盛陽氣贏則生蝗之
則付于所生之介蓋明君爲政蟲蝗不生詩人歸功于田祖之神言若爲我驅除
之云爾後人緣此立焚蝗之法謂之善于斷章則可若用爲正解則未得者乃以
也非田社也與詩語戾矣集傳以爲古之遺法如此殆不其然
詩中祁祁凡六見采蘩則舒遲七月出車言易皆訓衆多韓奕訓徐劉大田訓徐
諸訓爲衆多舒遲徐皆不離舒徐之義嚴緝料之詳矣嘉祁祁書其小和祁言其
徐小而必徐徐則入土深而能生穀董江都所謂太平之世雨不破塊者是也然
北方所執多黍稷黍稷故宜此耳若吳楊淮時稱爲金夏月暴時北刻必大而則
思天東手付之主於各殊難以一概論也
此古不然稱疏云定本集注詩作穫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不然皆亦古然是同一
集注也孔以爲稱作穫董以爲稱作皆矣集注一書唐尚存宋已無之董所見不
如孔之當也
來方禋祀謂曾孫之來禋祀四方之神此箋疏之義後儒莫有易之者獨董氏自

丘說謂隨所承之方而種祀之誤矣案曲禮謂天子祭四方歲徧則亦令四時迎
氣之禮此一時各祭一方也周禮大司馬秋獮致禽以祀祊乃仲秋而報成萬物
注引詩以社以方證之此四方一時俱祭也若隨所致之方而祭之則與二祭皆
不合亂無此理

田家饁饟乃其常事非以今示勸者集傳云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
子饁彼穫者咽則曾孫不來農夫竟終日不食耶且穫者即農夫也相告者何獨不
穫而饁也皆所未解其以為饁穫豈以下文方祀乃仲秋事耳殿之甫田之饁耘

是有稱矣

集傳以山有樞為禽蟋蟀以破斧為禽東山以大田為禽甫田以裳裳者華為禽
瞻彼洛矣以鴛鴦為禽桑扈以采菽為禽頍弁以既醉為禽行葦以假樂為禽鳧
鷖何周室君臣上下唱酬之詩也至是次第十篇朱子以為如出一手則甫田已
下六詩乃一人所作又分為一贈一答是自相矛盾矣

瞻彼洛矣

周禮職方氏雍州其浸渭洛注云洛出懷德詩曰此洛水即雍州之水註而瞻彼
洛矣之洛也詩人託興多取目前為言幽王受雅作於西京當指雍州之浸以託
興矣故毛云宗周漑浸水也亦以天子之澤況為明王德澤之喻也王氏以為東都
之洛非是

韐本傳恰左以來音昧其或韐韎與韐皆祭服而異制矣大夫以上服韍士無韍而
有韐制如韍韍四角其色赤文見韍謂之韎韐其祭服道服韐韎韎韐者士及大
夫以上所同韍韐者士所獨也以記爵弁服於士冠禮故疑於有以韎韐為諸侯
世子未爵命之服王氏據周禮兵事韋弁服及左傳韎韋跗注之文而改訓為戎
服但必不然考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鄭云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不言以韎韋
為韠也左傳跗注或作不注不詳為何注訓為屬若袴有屬者杜氏訓為戎服若
袴而屬於跗皆非韠也安得以衣弁同韎韋而牽合韎韐為一事哉又爵弁韋弁
陳氏禮書疑為一物也元和雜據况爵色既異而韎色赤或兵事之韋弁必非韎
韐所配之爵弁禮書臆度之見不足信也然則韎韐之飾惟士得娉之耳袁謬為
戎服之名哉

鞞琫有珌毛云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公劉篇鞞琫容刀毛云下曰鞞上曰
琫疏申毛以為鞞是刀鞘之名琫是鞘之上飾下不言飾指鞞之體上則有飾可
名珌則公劉傳琫上飾鞞下飾與彼文異當是偶誤名物疏謂毛說自相矛盾孔不得已而為之詞又引
釋名下末之飾曰琕琕卑也鞞字粒正是下飾今案之殊不然也小爾雅云刀之削
謂之室室謂之鞞鞞音琫珌琫之飾也說文曰鞞刀室也廣雅云鞞鞘二音刀削也
義皆同說並無以鞞為下飾者况鞞為下飾則珌又為何物耶瞻彼洛矣傳以琫
珌對言故言上飾下飾公劉則以鞞琫對言故傳言上下而不言飾
也而琫在其上則鞞為下矣古文簡質豈不達意未嘗自矛盾也孔氏申之喜違
毛意亦非殊為詞也釋名下末之說殆誤解公劉傳意耳反據以規毛可乎又此
詩釋文云鞞字或作琕為鞞合鞞琫為一字蓋誤此也然說文訓琕玉屬為之
以為即珌字云琕鞞為一切書作蜯是與珌同不與鞞同也又案杜注左傳
以鞞為上飾鞛為下飾而玉篇同其誤步儒已辨之矣小爾雅宋咸注以珌為上
飾琫為下飾王肅廣韻亦以珌為上飾且有異同似不足信當以此詩毛疏為正

裳裳者華

覲巧人何人斯巷伯角弓諸詩幽王之世讒諂盈庭矣勳賢之裔因此失其祿位有裳裳者華之刺焉前三章皆援古以規今也勳賢之家子孫相繼而常蹈上之固有馨有度下之亦馴焉乘車猶華之裳裳而光美焉惟讒諂不行故如此今則不然度馨轉為憂患乘馴降為徒步矣故末章感傾先人之德左宜右有子孫當世享其祚不應見其絕也敘所云讒諂者其號石父暴辛公之流與

裳裳者華裳即常字信矣然董氏謂此華即常棣則誤其詩云芸其黃矣又云或黃或白書傳並無言常棣華黃者朱傳既以毛訓裳裳為堂堂復引董氏語何邪

淺致與嚴緝訓裳裳為如衣裳之裡是亦牽合而無理且引說文訓何彼穠矣為衣厚以自證尤甚不倫衣厚自訓穠不訓裳也且衣裳各有厚薄何得偏為厚哉

裳裳者華之首章與蓼蕭杕杜語同而情異矣彼為勝事此為逆意也說詩者所貴論世不可以詞害也集傳以蓼蕭為天子燕諸侯以裳裳者華為天子美諸侯殆徒以其詞也夫

傳云似嗣也言先人有是才德子孫宜嗣其祿位以似為嗣詩之恆訓耳集傳曰有之于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夫雖其有之正亦工實與有耳左之右之可云在內乎且所謂形之於外者又何所指乎

桑扈

禮文法度王者所以辨名定分範圍一世不可一日無也故君臣上下守此勿失則尊卑得安其位親疏得遂其情長幼得明其敘家邦綏固內外大小皆得循其分而洽其歡政令于是乎成風俗于是乎美中國以寧四夷以服天祐之為邦趙之此非徒一人之樂而天下之樂也樂莫大焉故曰樂胥皆也毛之不然需獲之桑扈猶有文章可觀人反不如乎三章之戢難君上之有禮文者也末章之思柔匪敖臣下之有禮人者也幽王之朝動無禮文則放恣驕傲無所不為將何以示軌物保福祿乎孫毓述毛樂胥之言見孔疏足倜儻聊為衍暢其說卽以胥為有才智之名遠矣近以為語詞尤無義儀

萬福來求猶云自求多福古人固多倒語也嚴緝得之集傳曰無事于求福猶及求之戒甚矣

鴛鴦

鴛鴦詩四章以首義為興此又一興體也言萬物有道不係在鴛鴦之畢羅自奉分有節不止於乘馬之摧秣舉一以槩其餘故傳以為興而箋復廣其義是之林有獸而後田漁齊三殺而後日食亦使遺其路耳明王恩愛撙節之政固未易見復數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箋云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舉其雄者而言耳朱傳雄鳥翼右掩左雌左掩右此說本此集傳引孫子語曰禽鳥雄雌一正一倒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左不可而右便故也果爾則雅之言妄矣雖昼得於目驗然古今物性多有變遷目驗之事正難以釋古經也

乘馬在廐乘字毛無傳王徐繩證反云四馬也鄭讀如字云王所乘之馬孔申之意以為王所乘是天子之馬而不常乘焉無事則摧之也有事則秣之也正見其節用二說較揆之鄭義為長

頍弁

夫子雖說識頍弁敘見詩死喪無日便謂孤危將亡不知古人勸人及樂多爲此
言如逝者其嗟他人是保之類且漢魏樂府猶如此如少壯幾何人生幾何人是
也斯言似矣然祇此語而欲斷頍弁爲燕樂非刺時非頽溢也車鄰山有樞原非
燕樂之詩以蟋蟀爲歲晚燕飲而山有樞答之者朱子之說也以已說證已說何
自信之堅與樂府之短歌行來日大難等篇乃文人寓興之筆非真欲以侑酒亦
非席間相贈答也若柏梁連句之時鄴下公燕之作應吉甫華林之詠顏延年曲
水之篇則無此語矣集詩中燕樂語有即其實而道之者欲酒之飫飲此湑矣不
醉無歸是也有翻其然而言之者此詩之既見君子庶幾說懌樂以今夕君子維
宴是也美刺不嫌同詞必論其世方知其意必知其意方可讀其詞此所以不可
無敘也

先以皮弁在首興王者之在上而鄭不以爲興義天子燕同姓則皮弁服故舉以
發端言王服是皮弁夫何爲乎宜以燕也而義弗爲鄭解更矣夫皮弁燕服也酒
旨殽嘉也兄弟當與燕之人也兄弟以王休戚相關如蔦蘿之託於松柏皆被王
之明不欲王之昏故未見則憂其危亡而憂既見則冀其開悟而懌其思與王燕
飲而諫正之者意在此不然則此章上六句當各二句句爲偶豈伊異人特起下
句於上無所承也其使之將此乃云有頍者弁實爲伊何乎爾酒既旨爾殽既嘉
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而非他也玩其文特以爾殽伊何承頍弁豈伊異人承酒
殽各增一乎字使其句法相應同呼起兄弟匪他所以於義弁服弁者王也有酒
有殽者又王也何得歸之兄弟乎又集傳本以此三章爲賦而比輔廣剬張改爲
賦而興又比曰伊何與豈伊兩相應是興體也此亦必未意此集傳一字實訛之

設
蔦與鳥俱都了反說文王蔦寄同正韻兄了反不知何本今吳下土語尚存古音
而學子反失之蔦唐韻作樢
爾雅以女蘿兔絲爲一物頍弁又兔絲松蘿爲一物兔絲之別名又曰唐又曰蒙
曰王女蓋一草而六名也草木疏稱松蘿非兔絲後世埤雅爾雅翼名物疏諸書
本宗之而爲說其言甚明快矣然草木之異物而同名者多有況古今異語方俗
殊稱可勝詰乎女蘿松蘿之名可施於兔絲亦可施于他草不必執此以廢彼也
陸以目驗而敘之過矣李善注古詩十九首於兔絲附女蘿既引陸疏之言又謂
古今方俗名草不同斯語得之
實維何期鄭箋云何期猶伊何也期詞也故釋文期音基朱傳從鄭解而期無音及
陸爲疏也

車舝

古者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朱傳以車舝爲燕樂其新昏殆矣誤新程乎呂
記遂敘得之
左傳叔孫昭子賦車轄（昭公二十五年）以舝爲轄意二字互通用乎舝舝並見說文舝入
舛部云車軸端鍵也兩穿相背从舛萬省聲萬古文偰字轄入車部云車聲也从
車害聲一曰轄鍵也然則舝止爲鍵轄兼爲車聲又爲舝義字今經傳皆見於南山
箋
今人以閒關千里爲涉歷長途之本閒關字本此詩也案毛傳閒關設舝也朱傳
以爲設舝聲前之義其取於轄乎哭之車欲行必設舝既行必有聲矣亦重氏曰

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閒關為聲文而驗馳本詩此斯語良然
車舝首章與三章詞指畧相同匪飢匪渴忘其飢渴也式飲式食忘其酒肴之不
美也惟好友可以燕喜而令之燕喜不必好友也惟有德之人可以歌舞而令之
歌舞不必有德皆設為將娶女而喜極之詞

亦兒紛論景行行止云鄭箋以景行為明行晦菴以景行為大路按經傳景訓
大訓明並無訓慕者自明皇孝經敘有景行先哲之語後人因之為景慕之義不
大訓明並無明行訓踐謂明踐先聖之道也按此語當矣案孝經敘疏亦訓景為
明但謂法則此明行皆王文義重複又須補出法則之義敘語本為完善疏之釋
敘必欲與詩義合耳不如孫氏隨文解之較明暢也又案說文景光也玉篇景光
景也皆無慕意廣韻云景大也明也象也光也照也像義與傚做相近或可轉為
慕今之廣韻即唐韻也孝經注成於天寶二載孫愐唐韻成于天寶十載一書之
出同時是唐世景字有傚做之訓非始非也謂古人采用經文多截取語如友
于詞殿之類皆是孝經敘正暗用行止意耳行止者則而行之之義謂則效古先哲
王也又案毛傳云景大也疏申為遠大之行與箋小異而大同

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慍我心慍恚也孔疏言於義載毛傳作慰怨也王肅述毛亦
云新昏謂褒姒大夫不遇賢女徒見褒姒讒巧嫉妒故其心怨恨釋文毛鄭亦作
慰怨也而曰本或作慰安者是馬融義馬昭張融論之詳矣案今傳云慰安也箋
云慰除我心之憂疏云憂除則心安非異於傳者言非傳恉合孔疏之言
觀之可見馬融以前述毛者皆主怨鄭為馬弟子始以安義釋毛韓嬰王及釋
文皆作慰怨是唐以前猶安怨兩義並行也孔本毅為詩疏原以毛鄭為主不得
不伸鄭而詘王由是安義獨行而慰怨之解幾偏廢閱者亦莫信矣詞發字說
文本有兩訓一曰安也一曰恚怨也恚與怨近矣凱風傳慰訓安此傳訓怨字
同而義異毛自得之師傳豈拘一律乎況怨義與韓詩協義相合安知毛傳詩時
註文不作慍乎詩本因褒姒而思賢女通篇極言賢女之可思末似以恚褒姒結
之篇法宜然孫王之說優矣

菁莪

詩三章皆興莪興喜見人如無兩休也集傳分首章為比下二章為興對照釋詞之
曾首章莪對君子下章以對見人故比與不同案斯乃晦菴初立之例詩人之比興
元不如此詩言君子無恥則見人之樂散可知言見人而極則君子之不宜
恥可知意固互相備也解者蹈其意于抑徒與其詞乎

賓之初筵

此詩首三章毛以為燕射鄭以為大射後儒說詩者或從毛或從鄭或首章從鄭
次章從毛呂記從之皆狃於禮文以為言獨集傳則在不毛不鄭之間按敢大
射燕射之禮不知其何所指也其釋首章有不可解者六焉次章依鄭解以
為言祭則此章並射祭而詳士宜為大射矣而集傳所引多燕射禮此不可解者
一也大射張皮侯燕射張獸侯集傳引天子熊侯諸侯大夫士布侯乃獸侯也
燕射之侯也皆非在經又作射禮而燕射如之者也還燕之事亦燕射之同於
射侯者也則宜以此章為燕射矣但首引大射宿燕之文此不可解者二也案人
宿燕大射之文也以此將燕射與下燕射之事也以燕文各異宜分別下語為
舞射矣乃仍當大射之文不顧後人指摘乎此不可解者三也劉瑾以為參約

二禮之文夫參酌之者必其文雖異其義原不相妨則可耳大射之不改縣孔疏
論之甚明乃强丞遷就文於大射下可乎此不解者四也孔疏引熊氏鄉射禮所
以申毛意也引大射禮所以申鄭意也謂諸侯大射無改縣之事故言天子宮縣
皆爲妨射伍須改縣以避之諸侯與臣行禮畧不備軒縣不足妨射不須改蓋叙
引此詩爲刺幽王則所言當爲天子之大射矣朱傳既不遵叙而以爲並公悔
過詩且此章乃諸侯之大射也諸侯大射不改縣禮文可致也集傳顯與立異又
不自明其故可乎此不可解者五也詩既爲悔過而非刺王則所言皆諸侯禮矣
集傳之釋大侯既曰陳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異後獨舉天子之侯著其制度物色
而諸侯反不及焉此不可解者六也凡此六者尚不能服先儒之心下無以塞後
學之議不敢以說出於諸子而默不置辨也其以韓詩而譏小叙通疑辨之允當
茲不復贅

各奏爾能以下鄭所指縣末之禮有三各奏爾能子孫獻尸之禮也子仇入又賓
長兄弟及佐食加爵之禮也酌彼康爵弟子舉觶之禮也朱傳用其獻尸加爵一
意而康爵二語亦統於加爵中

賓載手仇鄭箋仇讀爲𣂑案𣂑以斗𣂑挹也𣂑亦音拘从目从大曰部也明九
過切左右視也以兩目令俗本𣂑字左偏作𣂑夹本名公名又加一畫誤矣𣂑又
作𣂑

酌彼康爵以奏爾時毛注康爲安鄭訓康爲虛而毛義爲允朱傳既從毛以又引
或說訓康爲抗引禮記明堂位崇坫康圭證之以爲即坫上之爵不知禮注謂爲
高坫亢所受圭奠之于上也是亢者猶言舉耳坫亢之亢舉也非圭之名也彼上有崇坫
語故義可通若移以釋此詩則當云酌彼康爵成何語乎又鄭氏注記讀康爲亢
乃破字也同一破字見於箋詩者輒爲譏之見於它注者反遷就詩語以合之
誠不知何意

俾出童羖箋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羖羊黑羊也吳羊白夏羊黑爾雅夏羊牡羭
牝羖是牝羊黑者名羖說文夏羊牡曰羖是黑羊牡者名羖箋又以羖爲牝牡之
通名三說各異案郭璞爾雅注謂夏羊爲黑羖䍽音歷又云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黑
羊名然則黑羊牝牡皆名羖也觀箋語可見漢世已然不始于晉又案吳羊之牂
猶夏羊之羖也爾雅云羊牡羒音焚牝牂苕之華傳亦云牂牡羊而說文玉篇皆以
牂爲牡羊則吳羊之牝牡渾偁信如郭所云矣毛據漢初之偁釋牂故與爾雅同
鄭據漢末之偁釋羖故與爾雅異

魚藻之什 小雅

魚藻

有頒其首傳云頒大首皃釋文云頒扶云切說文同案說文頒大頭也从頁分聲則此詩頒字乃其本音本義惟䫉字从頒頒訓分遂要之訓分而讀布還切自有攽字㪉之它典特借用頒爾徐氏韻補據讀頒爲布還切而不存符音疏矣玉篇符云切又音班廣韻亦有三反

采菽

首章之菽牛俎之芼也次章之芹加豆之菹也皆所以待諸侯之禮以此爲興乃興體之不離正意者

玄衮及黼玄衮惟上公方可服黼則自公以下至於義見之子男㡀見之孫卿皆得服之故詩言及則五等諸侯皆在其中矣東萊祖子由之說以爲專指上公不如箋疏之義爲允

觱沸檻泉爾雅說文皆作濫泉詩檻字乃借也說文濫从水監聲引此詩徐云盧敢反詩釋文檻銜覽下斬二反以檻字本音然則檻泉之檻但借濫義不借濫音也爾雅濫泉釋文無音反郭璞云濫檻音義同兩字音本不同不知郭欲以何讀案玉篇濫亦作盧瞰反云涌泉也以旅爲雅濫泉之濫與詩釋文檻字同音段欲順則子釋文濫字亦咸上聲是濫字二音俱通郭殆欲从檻讀也又案爾雅釋水有四泉其三見詩一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注引公羊傳昭公五年直出躲之此詩檻泉是也一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注云从上溜下曹風冽彼下泉是也一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注云从旁出也大東有冽氿泉是也惟一見一石爲濊音䬊詩所未及

柞字五見二雅釋文皆子洛反惟采菽維柞之枝有兩音云子洛反又音昨說文周昨音嘆當以子洛爲正矣朱傳車牽才洛反綿篇子洛反兩存其音韻會止存昨音未當

平平左右亦是率從鄭以左右爲連屬之國集傳以爲諸侯之臣夫諸侯能辨治小國使之從順所以爲有功也若移於天子其臣從之乃其常事何足偁美哉又左傳晉魏絳引此詩以規悼公襄十一年亦取遠人服從之義

優游之優本从彳丑求反此詩優哉游哉及白駒慎爾優游吾也今惟監本注疏作優餘本俱作優矣二字義亦相通玉篇云優優游也廣韻同又云通作優書泓鴻集解此二字以優爲優游作優爲倡優誠是矣嘆說文無優字其優字則訓饒又訓倡已兼二義復游與就意近併優於優亦可也今世文典不用用優字矣又案說文優从人憂聲憂和之行也从夊㥑聲引詩布政憂憂息愁也从心从頁徐鍇曰惡見於顏面故从頁優游義亦近和豈後世以憂代㥑用因加彳旁於憂以相別繼又因優代衍溷遂并優於優與其信南山之優渥說文引詩作瀀

角弓

騂騂角弓釋文云騂說文作弲火全切案說文弲角弓也洛陽名弩曰弲烏全反並不引此詩又案說文 觲角低仰便也从羊牛角詩曰觲觲角弓息營切是觲自作觲不作弲也陸豈因說文名角弓爲弲而誤引與不然則唐本說文與今有

異也
孔疏謂角弓乃別是弓名如今北狄所用於古亦應有之若弓人合六材以成弓角弓僅居六材之一不得以名弓斯言當矣集傳曰角弓以角飾弓也竊非是飾者以為美觀壯說有弓之後耳六材缺一則不成弓角乃弓之體何云飾邪尔雅云以金者謂之銑以蜃者謂之珧(音姚)以玉者謂之珪注云用金蚌玉飾弓兩頭因取其類以為名焉則弓之飾當以是三者不聞用角也又案說文弴本弓也(都昆切)畫弓也弭角弓也爾雅無緣者謂之弭郭以為今之角弓則角弓之別是弓名信矣但角弓見詩惟及說文必古有此器孔謂今北狄所用豈唐世華人已不用乎

老馬反為駒不顧其後傳云已老矣而孩童慢之箋義亦同皆取侮老之意言王侮慢老人不念後日年老人亦將侮之也朱傳曰讒人會取爵位而不知其不勝任於義亦通要杜少陵詩老馬為駒總不虛是自嘲其使强雖老年亦如少壯時蓋亦有不量力之意朱子之解其因杜而引伸之與喉少陵用事時斷章耳若詩之正解則箋疏義長呂記從古甚當

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教王以敬老之道也箋云食老者宜令之飽飲老者當度其所勝多少鄭此語以釋詩雖嫌俗喉善悉老人之情態矣老人氣衰不能忍飢亦不能多飲曲體其情斯為敬也為人子者尤不可不讀此箋

猱毛以為猨屬陸疏云猶猴也說文作夒云貪獸也一曰母猴又云猴夒也廣雅云猱猰(祝去)獮猴也史記索隱漢書注引之意皆與陸同樂記注亦釋獿(俗擾字)為獮猴書獿性靜性躁樂記獶雜子女正言侏儒倡優戲弄之態必不取喻於靜者矣以猱為猴當是也猨猴二獸形狀相類故毛以為猨屬孔申傳云猨乃猨之類屬非即猨得之矣尔雅郭注云猱亦獼猴之類又云猱似獮猴而黃則猱異猴別獸與陸意異漢書(相如傳)顏注云猱乃高反又奇柔即今所謂戎(音伙)皮可為鞍褥者(唐世以戎皮為鞍褥宋太宗始禁士庶不得乘戎毛褥坐見葉夢得石林燕語即此戎也)康戎音柔聲之轉耳(今戎音戎)非獮猴也(如淳注引廣雅顏以為非)案戎色黃赤故名金線戎顏語正與郭合埤雅因其說遂以戎猱為一獸而與猴各殊殆不然也嚴緝云猱即王孫此與元恪疏同當以為正王孫猴之別名也亦名胡孫漢王延壽有王孫賦唐杜甫有覓胡孫詩皆指獮猴人妻猱字樂記作獿史記相如傳作蝯當以說文夒字為正說文云从頁巳止夊其手足徐鍇曰巳止皆象形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箋疏以雪喻小人日能消雪喻王能誅小人劉向毀異疏引詩亦同此義蘇氏訓為消釋親族之怨因敘有九族相怨女也然說邦有戰則親睦自消怨恨之消釋奚足訝之矣呂記嚴緝皆祖蘇說不如其傳從古注之得也

菀柳

古人釋經不輕信其所疑故左傳引詩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及何以恤我我其收之杜注皆以為逸詩而說雅雅小明維天之命三詩者亦不用以為據蓋詩語多有相同見存者尚然即逸者可知矣朱子按戰國策上天甚神無自瘵也之語欲改菀柳詩甚蹈為甚神說非闕疑之道

居以凶矜呂記嚴緝皆釋為幽王所以自居與式居婁驕之居同而引書惟厥攸居語證之以為古人論治數每言夫居見君心之所謂重也意甚美矣然此詩本旨正未必然鄭云王必舉我居我於凶危之地雖淺而實得之解古人語正不必

過求深也

都人士

朱子辨說云都人士敘蓋用緇衣之誤是不然敘繼非子夏作然其來古矣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尼子者七十子之徒與大毛公供六國時人毛公傳詩敘尼子作緇衣孰先孰後未可知也何知非緇衣用敘而必為敘用緇衣乎古人文字互相仍襲者甚多易詩書皆聖經亦徃徃有之敘所謂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數語當是先正遺言敘詩者與尼子各述所聞著之於書耳又敘意是舉古之節儉駁今之奢侈朱傳謂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之盛美而歎息之義不相同若較論之則敘義長也觀詩篇所述並非紛華綺靡之事裘充耳琇瑩髮皆平常之服飾也臺笠緇撮尤儉朴之至也春秋之世亂離更有加矣閑弁裘服瓊玉弁珈之儀容載於國風及左氏傳者尚煥然可觀豈西京之世反不得見乎況舉古之節儉以駁今之奢淫方是聖人立訓之意所以為經也若如集傳之說則直是蕭后之遺鴉宮女之說杜宗耳何關於世教而夫子錄之哉

古之所謂有德者必致其實致偽人之美往往畢容服言行而言四者俱有迹而可信也表記曰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詞遂其詞則實以君子之德又曰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詞恥有其詞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德藏於心行見於事故德必驗之於事也孝經論先王之法孟子論堯桀之異亦以服言行為言雖不及容而服是兼之矣都人士首章狐裘黃黃服也其容不改容也出言有章言也行歸於周行也與表記正相合然容服言可飾於外行不可矯於一時也故行尤重焉集傳行歸如字同訓歸京誤矣偽人之美務畢其所重乎左傳襄十四年君子引此詩以譽楚子囊之忠杜注忠信為周意正與毛傳合毛云周忠信也況以周為忠信乃詩書之常訓何必為異而必欲易之

彼都人士箋疏以士為庶民殊乖其誤而謂士與女對舉及貴賤之通偁當矣疏謂士之偁信可通於貴賤但此詩所謂士大率至貴者言耳民望之目究耳飾帶之飾非士大夫不能當之惟臺笠緇撮賤服然郊特牲言蜡祭時諸侯使者草笠而至注引此臺笠貴禽於大羅氏所以尊野服諸侯使者必士大夫也玉藻云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是未敝之時貴賤皆緇布也然則臺笠緇撮一則因事而服之一則初冠而服之雖非貴者之常服要亦有時而服焉何必定指為庶民況此詩中三章皆士女對舉女偁君子女則大家女也女偁尊貴則不應士偏指其賤鄭以士為民者徒見敘民德歸壹之文耳不知古人言民亦通上下偁之不盡指庶民也且詩所述言行服飾之美正敘所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者即以五章皆指其民者何不可哉

綢直如髮傳云密直如髮也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蓋內密而外正又始終不渝見女德之盛耳後儒貪取髮字立說故求巧而反拙朱傳訓為髮之美說於如字難通嚴緝用郝頭新語說謂此女之鬒密而且直如其本髮不為假髢以為高髻此亦未必果然此篇除首章而外下四章皆以女對士言若如毛義則二三章皆言性行四五章皆言容飾若从鄭說則綢直亦其性行尹吉偁其氏族卒章長其儀容三章之意各有指未章最帶髮之意而詠歎之

不與上三章一例也朱傳反謂以四章五章推之當言髮之美殊不知尹吉一章間乎其中何獨不倫耶況四章五章士言垂帶與女言卷髮同也此章之士何不亦言垂帶而言臺笠緇撮耶

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毛訓尹爲正孔疏申之以爲正直而嘉善且以性行言也鄭以謂之二字是指成事而言故易傳讀吉爲姞其乙切 云尹氏姞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其說亦通但尹是氏姞是姓兩家女子一稱其氏一稱其姓文義不倫且古者稱婦人必有所繫以別之或繫姓於謚莊姜宣姜之類是也或繫姓於國韓姞秦姬之類是也或繫姓於字孟姜季姬之類是也或繫姓於氏則有取其父母家之氏者狐姬孔姞之類是也有取其夫家之氏者夏姬棠姜之類是也周之盛時必有姞姓之女嫁于尹氏而以賢著聞者當時舉婦人之賢輒云尹姞故詩人謂之明是本有是人而指目之詞猶曰彼大家女子有號爲某人者云爾尹乃少昊氏之後己姓若泛論而姓之女則當云己吉矣

謂之尹吉畢竟傳義爲長二章竭盡三章尹吉皆言性行之美也士遇之美詳於首章女德之美詳於二三章美其人者固宜詳於德矣鄭氏之易傳祇因謂之二字不安耳嘆尹正吉善是美德謂之云者言人稱其美德如此於文義何礙況幽王時尹爲大師蹶爲趣馬二氏正當盛時其女子之都雅嫺麗豈必不如褒姒而顧云不見哉

我心苑結苑本作菀註疏又云从艸溫聲於粉切引左傳註菀積也又滯也然也從苑旣易從蘊此詩苑結及禮運大積焉不苑皆從苑詩疏文於切切從音鬱又於旣反禮釋文於粉切檢韻書苑菀結釋文亦紆粉反當以此反爲正矣又荀子作宛曰富有天下而無宛財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箋云帶于禮自當有餘髮于禮自當有旟可見一朱帶之微一髮鬈之末皆有禮法存焉而古王制禮之嚴都人守禮之恪俱隱然於言外詩人思古之意如此所以有關於人心世教也蘇氏曰古之爲容者以其自然而非強之是惡知禮意然猶有不致飾之義焉朱傳曰自然閑美不假修飾則直爲註體之佳句矣

采綠

小敘云刺怨曠也蓋謂刺時之多怨曠耳征役過時王政之失故敘中言之云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則刺怨曠者正刺幽王也鄭氏不會敘意緣之曰譏其不但憂思而已欲從君子於外非禮也此誤矣韔弓綸繩特託爲此語以形容其必至之情豈真謂欲從行哉況刺詩之作必有關於王政之失豈民風之美惡故聖人錄之以爲後世之永鑑乃區區與一里巷婦人較論得失何爲也朱子辨說謂此怨曠者自作非人刺之然敘與述敘異而模解敘意則同人謂非有刺於上則害義尤甚征役過期與室家睽隔民生憔悴由於上之失道不言可知矣猶云非刺則是君之於民竟可泰然視之而元后父母不反爲妄語矣乎

藍箋云染艸也案其種有五菘藍堪染青蓼藍堪染碧惟馬藍可作澱三者葉皆相同而葉小異蓼藍葉如蓼菘藍葉如白菘馬藍葉如苦蕒其葉大于如蓼則一也蓼藍歲可三刈故月令仲夏有禁焉蘇見爾雅郭氏謂之大葉冬藍小雅采藍不知何藍也又有吳藍木藍與諸藍不同而皆堪作澱

五日為期六日不詹傳云婦人五日一御疏中其意以為舉近以見遠五日為御之期至六日而不至猶以為恨況日月女逝乎此解優矣鄭以五日一御是諸侯之制庶人豈此禮故改訓為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殊不知作詩者借禮為言端耳豈肯乘藍婦乎朱傳曰五日為期去明之約也遠行而約以五日歸亂無此理

傳云詹至也爾雅釋詁同衆詹訓多言至乃借也然義出雅傳亦云古矣不掇也朱傳曰詹與瞻同則吾未敢信瞻借詹雖史記有之(閩本作紀)然至義自通不必改訓況詩中瞻字甚多何采藍閔宮二篇獨去目旁哉

穀弓綸繩箋疏以為婦人因夫不歸悔當時不與之俱往此必無之事而或有之情也作詩者探其情而言之耳後儒以妨於義改訓為追想君子在家之事說可通而氣勢短少陵新婚別曰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蓋本此箋疏義則為於詩意者昇

黍苗

周家十臣惟太公之後有桓公召公之後有穆公皆克紹先烈周公雖尤顯其子孫不及也哭穆公之乃心王室忠貞夙勤尤非桓公所得比鞏鞏屬公又親宣王於難而以子代之及王立倚為之率淮夷戚謝邑上能宣布王惠下能懷安衆心穆公先朝舊臣年高望重盡瘁國事不敢告勞貝無黍麻祖奚哉當時既就其事而哭世之後猶歎思不忘有黍苗之篇也望父作都於向蔡氏之田徹民之屋雖由幽王之闇然使得大臣如穆公者董其役則任輦車牛必有其制告成歸處必有其期何至大為民患哉此黍苗為不獨刺王又刺其大臣也敘云王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詩信良然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毛鄭分為四事云有負任者有挽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去聲)牛者竊卑之牛在輓中此將車者當所謂戎車也其在輓外者須人扶而牽之扶旁傍之所謂我牛也集傳易我牛之訓曰牛所以駕大車也豈以我車為駕馬乎案鄭氏牽傍之說本於周禮牛人及聚隸之文詩疏引之有明徵矣焉用更新乎

原隰既平疏言五土有十等獨原隰最利於人案爾雅有十土其可食者三隰也(下溼)平也(大野)原也(高平)陸也(高平)阜也(大陸)陵也(大阜)阿也(大陵)七者非沮洳萊沛即險隘墝确非樹藝之地原也(可食者)阪也(阪者)隰也(下者)三者高下不同皆可種而食原隰之名凡再見而可食不可食異焉公羊傳何休注云原宜粟隰宜麥此可食者也孔穎原隰最利於人亦指斯土

原隰既平可食而原隰尤利人先王體理所獨詳也故周禮夏官之屬設遵(古遵字从夫从各从京曰从甫安為曰田系字从水為主)師以辨其名而詩人咏之尤多然爾雅有兩原隰其一可食其一不可食茲見於詩異實而同名不可不辨也案詩有單言原者曰于彼原隰曰原隰裒矣曰畇畇原隰曰原隰既平曰度其隰原有獨言原者曰瞻令在原曰至于太原曰瞻彼中原曰中原有菽曰周原膴膴曰度其鮮原曰于胥斯原曰復降在原曰瞻彼溥原有獨言隰者曰隰有苓曰隰有萇曰隰有荷華隰有游龍曰隰有榆隰有杻隰有栗又曰隰有桑隰有楊曰隰有六駮隰有樹檖曰隰有杞桋曰徂隰徂畛曰隰有萇楚隰桑有阿者各三今以爾雅兩原隰合而論之曾孫之所田召伯之所平公劉之所度其為可食之原隰無疑至皇華詩使臣常棣喻兄弟則用以託興不過廣平下濕之通名也小宛之中原有菽可参縣詩之周原羨荼如飴文王之遷程公劉之遷豳將欲建國立都望田藝穀其所營度

相視必非境勝（名）之場耶唐秦三風及小雅二詩各著隰之所産枌杻楊㯉及夫棣（山尼切即梜中爲車輞）併材木也桑可飼蠶大苦（苓）枸檵（杞）可入藥楰萇有實可噉亦嘉植也而栽芟之隰畛則千耦載而耘焉此六原十三隰宜是可食之土至於常棣之原禽鳥所巢六月之原戎馬所馳吉日之原獸獵所向必非稼穡之地獨隰以有津爲（鄭箭偁）偁中必藉水鄭之荷花游龍水艸也檜之萇楚（即羊桃）莨艸也而隰生焉則亦沮洳澤障而已

隰桑

隰桑之思君子猶丘中有麻之思留子也留子隱居而能廣農桑之利君子在野而能著蔭庇之功周雖衰尚多賢矣惜幽莊而王皆弃而不用也此兩周之所以東而東周之不復西也雖然隰桑詩音節略與風而同復編入兩風朱子宜以爲淫詞矣

詩中遐字集傳多訓爲何宗表記鄭注也表記引隰桑遐不謂矣遐作瑕鄭曰瑕之言胡謂猶告也此解明爾故朱子用以釋此詩併及他詩遐瑕二字要知先注記後箋詩箋詩時往往改其前說所見必有進不應徒執其舊解也呂記釋此以爲欲進其忠告於君子此又用左傳杜注也左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襄二十八年）杜注云義取於子產之見規誨東萊之說本於此矣然疏詩語及鄭箋並無規誨意惟箋末引論語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二語疏中其意謂彼以中心善之不能無誨此則中心義之心不能忘其義略同故引以爲驗杜見忠誨與謂相近故有規誨之說不知鄭本訓謂爲勤疏不以誨證謂也元凱雖左癖而疏於詩矣鄭引論語既貽誤於杜杜注左傳又貽誤於呂千餘年未有能辨其故者（原文）謂孔疏中箋亦未得箋意也鄭訓謂爲勤勤與勞同義（陸釋）（劉熙釋名訓勤）論語言愛之則必勞之之（孔安國論語注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鄭康用孔說）詩言愛之則必勤思之語意相符故鄭引之以證不謂非證不忘也意在忘勞不在忠誨也

中心藏之鄭古王肅皆訓藏爲善（鄭訓見箋王說見表記疏然陸釋文云藏王才浪反則當不訓善鄭禮記異義詩釋文所謂王）（見漢書）蓋古止有臧字後人始加艸故漢書藏皆作臧當時詩字必作臧故訓爲善也然臧字兼藏義亦可訓過觀孝經引此詩注云愛君之念恒藏心中普豫存焉此詩以含蓄忠依藏意解可知故表記皇氏疏亦訓包藏

白華

敍以此詩爲周人作正如小弁詩是太子傅作耳朱傳指爲申后自作不知何據後世長門賦明君詞皆出文人手何嘗自作乎

滮池北流傳云滮池兒箋云豐鎬之間水北流說文作淲云水流兒皆不以滮池爲水名水經注云滮池水出鎬池西而北流入於鎬（漢書字作滤）則晉有滮池之水矣案豐在西鎬在東滮池在鎬西正豐鎬之間也後人因箋語遂取水之在豐鎬間而北流者名之以滮池云爾凡後世地名與經語合者率皆此類水經注又云毛詩曰滮池北流而世傳以爲水名矣亦同鄭意

鶖（鶖似鶴）似鶴而清濁不同所謂秃鶖也亦名扶老善與人鬬啄猜食之益人氣力案又命爲近世本艸綱目扶老語陽誤及環氏吳紀謂海鳥爰居即此禽誤矣秃鶖呪於詩又人所嘗見臧文仲閭人也何至不識而祀之乎

鴛鴦戢翼承陰陽相下義義本爾雅又說易男下女意相合此箋疏之解信而有徵者也朱子宗横渠之說以不失其常釋之

緜蠻

辨說譏緜蠻敘近世郝仲輿敬駁其誤至詳確矣說見兩義又謂集傳釋此詩皆為鳥言不成文義尤為篤論嘉詩之說為鳥言者必如鴟鴞篇則可彼云徹土云捋荼云予羽云予尾以為鳥自謂宜也此詩之教誨車載豈鳥之所望於人哉

毛傳云緜蠻小鳥兒韓詩薛君章句云緜蠻文兒語雖小異其爲兒而非聲則同朱傳以為鳥聲本於劉執中彝始應說也黃鳥倉庚一禽也其見於詩曰睍睆曰熠燿曰其色也曰交交曰緜蠻指其形也其以聲音著者惟葛覃出車兩詩俱曰喈喈耳七月云有鳴不言如何鳴也凱風云好音不知如何好也寔喈喈而外更無可擬似矣

未事而教之事至而誨之鄭因經教誨異文故為此分釋耳其實教誨一義也敘云飲食教載則言教而誨在其中矣

瓠葉

瓠葉後敘言幽王弃禮故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華谷非之以為賓之初筵幽王乃宴飲之過故此詩極陳節儉之意似矣然頍弁詩言王有旨酒嘉殽不以宴其親族則與此敘意正相合也況賓之初筵刺其沉湎淫泆非刺其奢也蓋幽王所與宴飲皆匪人狎客耳至於嘉賓懿戚固其所疏而不欲近也其宴飲之時雖有截殽收饌我籩豆而已至於一獻百拜之儀又其所惡而不欲行也頍弁詩刺其棄禮瓠葉詩刺其廢禮惟棄禮則廢禮愈甚牲牢饔餼所以行禮也宜其不肯用矣後敘之言詎為過乎

瓠與匏同類而有別瓠形長匏體圓也豳風言匏落其實也小雅瓠葉言其葉也一為農夫之食一為庶人之菜其用各異孔疏引七月以證瓠葉云瓠雖匏屬與此為類明亦農夫之菜

瓠葉篇言庶人飲酒事耳然可以觀禮焉鄉飲酒本以養賢先與又兒室人焉而當之親觀也用瓠殖儉也賓至加以兔者倒獻酢醻之儀物儉而禮重也敬賓也蓋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兩名夫飲酒所以行禮庶人能行酒禮故倆君子彼辭而伐德者小人而已矣古者教民必以德行道藝故庶人皆知禮有士行詩所言乃紀其實也成周風俗之美於此可見

漸漸之石

漸漸之石敘云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帥東征苕之華敘云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何草不黃敘云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三敘所言乃一時之事而不見於史此可補其闕矣春秋之世處處皆有戎狄滅衛伐邢病燕公羊傳謂中國不絕若綫僖四年蓋齊晉之霸均攘除之也王時正其發動之初與然周之一代實與戎狄相終始自古公避狄以來王季伐西落鬼戎又伐余無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文王伐翟伐昆夷伐密須成王再伐淮夷穆王伐犬戎伐徐戎懿王之世西戎侵鎬翟人侵岐又敗於大戎孝王伐西戎夷王伐大原之戎至厲王之末而徐犹蠻荊徐夷淮戎皆叛宣王中興四出征伐僅克底定嘆其末年竟有千畝之敗繼以幽王之昏暗遂驪山禍作而周轍遂東矣蓋三代以前戎狄錯處中華故為患最劇孔安國書傳云秦始皇逐出之孔去秦未百年傳聞應不謬王肅謂自紂時戎狄始錯處中國則未必然禹貢淮夷嵎夷島夷萊夷西戎之類皆在九州境內后稷子不窋竄徙戎狄即豳地也此皆

康衰之世中華之有戎狄其來遠矣大抵開闢以來風氣古朴深山險水王者聲靈未能徧及戎狄嘯處其間如今荊粤箐峒中有蠻猺耳諸夏之式微時出爲寇王者興則討平之如采薇出車及宣王諸詩所詠是也無王者則狼奔豕突無所顧忌中國坐受其敝而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艸不黃之詩作矣大業周秦皆興於雜其被戎患亦略同秦大丘大雒之族渡於西戎秦仲復爲戎所殺子莊公破戎孫世父伐戎被獲襄公又伐之自周轍東而雒之戎秦獨當之矣三詩敘所指其周秦興滅之關紐乎然同一戎也周以之興亦以之亡而秦復以之興興亡之故不在戎矣

漸漸之石三章毛傳本不言興鄭王孫三家述毛皆以興釋之將戎狄制舒分配詩詞説各不同（鄭以上二章上二句爲戎狄叛上二章次二句卒章上四句爲將舒不主卒章下二句爲東征王孫以每章上四句爲戎狄叛下二句爲將舒不主東征後六句爲言）多支離穿鑿併非毛指況經止言東征敘本用兵之由故主衆戎狄與將舒耳不欲分裂經文配此二段不太牽合乎詩止言道塗之險艱跋涉之勞苦直是賦體非興也宋諸儒之説得之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毛傳云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蘇曰此爲將雨之徵也橫渠以此爲久雨之驗而以離畢爲再雨之徵謂豕唯負塗雖有白蹢而不見因久雨多滌濯其塗而見白是雨止未久也乃月離於畢而微又見此若雨之甚也嚴緝推論之甚明暢是張意本與毛殊矣傳以豕月爲將雨之驗既從毛矣復載張語而不辨其異同不已疏乎又張説太巧不若毛之平豕雖負塗然謂滌水濯之方見白蹢則穿鑿之見也

顏吳白云月入畢中則多雨蓋以陰陽爲説非也天街在畢之陰乃政中道也焉得謂離其陰則水乎畢宿在天街之陽月入之即雨焉得謂離其陽則旱乎余驗之皆然有若之不知則未敢信也又嘗爲余言月之離畢未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若方雨遠之則否矣此吳白得之目驗然則離陰離陽必非孔子之言乃後儒妄託也史記則傳載有若事獨刪去此語子長世掌天官當知其誤耳

月離于畢大全錄朱子之言曰畢是漉魚叉网漉（音鹿參之）負則其水淋漉而下若雨然畢星名義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形亦類畢故月入之即雨噫此淺非朱子語記之者妄耳畢之爲器有二見小雅月令國語諸書而毛氏以爲所以掩兔者此田獵之畢也見特牲饋食禮而鄭氏以爲助載鼎實者此祭器之畢也並不云用以漉魚且叉网之名甚不典其似畢不見古書史朱子居閩豈言其土俗乎宋季閩越捕魚之器何可以證古經其誤一也畢星好雨自是陰陽之氣相爲感召洪範鄭註謂雨木也爲金所剋畢乃西宮之宿从其妃之所好理或有然乃謂叉网水下淋漓若雨設天星象之豈未有叉网時天上竟無畢宿耶抑有之而不好雨耶其誤二也先王制器尚象仰觀俯察畢器本象星以爲形亦因星而得名孫毓之詩評郭璞之爾雅注其説皆然不可易也（陸云謂以网名畢爲理郭以畢名网孔沖遠知）今反謂畢星名義取諸叉网其誤三也三誤本易知但後世學者見其説出于朱子遂不敢致疑故辨之如此

苕之華

詩有苕之華爾雅有苕陵苕神農本經中品有紫葳郭景純見本艸紫葳亦名陵苕故援以注爾雅而毛傳以苕華爲陵苕名又相合故孔疏又援爾雅以釋詩三書所云當爲一艸無疑矣其形狀則爾雅有黃華白華之辨鄭箋有紫赤而蕃之

稱陸疏有似王芻而華紫葉青之說其別名曰茇(音)曰茇見爾雅茇華陵時鶚陵
見本艸鼠尾見陸疏其以為瞿麥者則張揖與陶隱居之誤也顏度中蘇恭修唐
本艸始以紫葳為陵霄後之注本艸者率沿其說然未有引以釋詩之苕華者而
朱傳始用之今驗之有不相類者三焉孔疏通爾雅及郭璞陸疏之說何嘗華有
黃紫白紫今陵霄花面矣背黃與紫白色者不類一也陸疏言陵苕可染皁沐髮
即是本艸經所言亦同今陵霄花未供與染皁之用不類二也陸疏言苕華好生
下溼本艸經亦言生下溼水中故陳風言苕生於邛丘則陸疏釋為苕饒今陵
霄則宜於燥土不類三也二物色性迥殊明是別艸矣又陶氏別錄注引博物記
云鄭晦行太行山北得紫葳艸必當奇異今陵霄乃凡卉耳何足為奇異哉兼黃
疏言苕華紫矣則芸黃為衰落之色若陵霄色黃則芸黃乃言其盛華之盛不可
喻詩之衰也故朱傳別取附物而生雖榮不久為說夫華之榮辱各有常候非因
特生而久附物而速也況詩人身當危亂則已集於枯何除之有而傳云不久乎
取喻殊失旨矣物名未覈則經意亦殽學者以重多識
蘇頌圖經鼠尾陵時為鼠尾艸因苕華陸疏有鼠尾之名也案鼠尾亦名陵翹亦名
烏艸即爾雅之葝鼠尾也郭注言其可以染皁別錄言其生平澤中蜀圖經言下
溼地有之而陶隱居陳藏器亦言其可以染皁此與陸疏之說苕華俱相合而鼠
尾名又同當是也惟韓保昇言有赤白二種為稍異然較之陵霄猶為近之
牂羊墳首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罶言不可久也人可以食鮮可以飽治日少而亂
日多也傳語明白簡當矣後儒之說徒紛紛耳
心之為明堂猶房之為天駟營室之為天廟取象於人事為迷之別名耳董氏迺
曰心出在明堂者正也至將沒而望於負笥中其能久乎(語日記)此謬矣心即明堂
又出在明堂乎且天星晝夜一周其行疾速留復小所容無幾不能久留星光故
云不久豈必謂將沒時矣

何艸不黃

何艸不玄箋云玄赤黑色艸牙孽者將生必玄甚謂明年之春猶未歸也劉瑾直
以為腐黑之色與鄭異朱傳云既黃而玄則從劉也噫艸之朽腐黑而已豈復康
癸乎案玄與黑不同周禮鍾氏注以為緅緇之間是也爾雅名玄為正以其羽色覆
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尚玄亦取艸木牙孽之色以艸玄為初春鄭說信而有徵矣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七

大雅

文王之什上 正大雅

文王

文王受命作周，歐陽據敍語以駁鄭氏偁王之説，謂敍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偁王也，信矣。但詩書言文王受命，皆言受天命也。天命之豈僅命爲諸侯乎？緯書參僞書之語雖不可信，然改元布號，諒應有之，必非仍守侯服也。即以此詩觀之，於文王則曰其命維新，於殷則曰天命靡常，明謂天以命殷者改命文王矣。雖不顯言偁王，而其實已不可掩也。向讀叢成書已有辯，今因歐陽語復論之。

文王受命之年，先儒論之各異。以爲受命九年而崩者，孔安國、劉歆、班固、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之説也；以爲受命七年而崩者，伏生、司馬遷之説也。鄭康成誕膺天命九年，逸周書文傳解：文王受命之九年，召太子發。以是證之，則九年之説信矣。康成不見古文尚書，又不信逸書，故以七年爲斷。

孔疏謂文王受命之五年，密遣節勞赴救，因其年得賜節以征伐者，六年始偁王。此言殆非也。受命改元，絫來偁王，其形已露。况三分有二，儼然勁敵，紂豈得因之既，而豈得復稱揆之情事，當不爾矣。又左傳（襄三十一年）衛北宮文子云：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斯語定不謬。孔謂其年得釋，與七年之期互異，尤未可信也。至六年偁王，本於康成乾鑿度注，原屬讖説。史遷周本紀、皇甫謐世紀皆言受命九年，即偁王矣。

文王篇言文王受命作周，故首章即言受命之事。首二句言未受命之先德已著見于天，次二句言既受命之後事天治人皆能奉若天道，中四句正言受命之事，而仍以應之號命之時相配而言。蓋作周之本在於受天之命，受命之本在於與天合德。詩美文王，德乃第一義矣。集傳以首二句爲文王既沒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以末二句爲其神在天升降於帝之左右，是以子孫蒙其福澤而有天下。舍人而徵鬼，義短矣。安呂記引朱子初説，本與古注合，後忽易之，不知何見。

亹亹字見於易、詩、禮、爾雅。爾雅云：亹亹，勉也。易疏（繫辭文及王注亦同）、詩傳（文王）、禮記注（禮器）皆用此解，則勉義非無徵矣。宋徐鉉以説文無亹字，欲改詩亹亹文王亹字从女从尾，董逌從而和之，又引崔集注作娓娓文王爲據，皆謬説也。經典字不載説文者多矣，可悉改乎？崔集注宋世已無其書，不知董氏何由見也。宋庠國語補音謂經典相傳字作亹，字從之誤，俗書矣。董又引説文云娓，順也。案今説文云娓順也，註無勉訓。又娓字許慎本讀若媚，其無匪切乃徐音也。玉篇有亡利、無鄙二切，而又音尾。廣韻有尾、媚、美三音。其字義，玉篇云美也，廣韻云美也、順也。然則娓與亹義本懸隔，其音尾猶有所本，其訓勉董之妄耳。

陳錫哉周，朱傳解爲上帝敷錫於周，非也。陳錫謂文王能敷施恩惠，豈指上帝乎？左傳兩引此詩，皆釋之曰能施；國語一引此詩，則釋之曰布利，音與毛鄭合矣。哉字，毛訓載，鄭訓始，其訓爲語詞者，李氏之謬也。集傳用其説而復代以于字，哉與于本不相倫，可通用乎？至載始兩訓，毛鄭雖殊，然載亦可訓始，其曰哉行周道，王肅述毛意耳。其安知毛訓載不即爲始，而鄭訓始非以申毛也。左傳、國語引此皆作載。左傳羊舌職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宣十五年）造周正是始義。國語芮良夫云

載周以至於今載周與至今首尾之詞也與造周同義韋昭注云戴成周道載成者始成之也惟杜預左傳注曰載行周道預事晉武帝爲宣帝之外王父宜乎褻用其語矣

本支百世不踰亦世言君世爲君臣亦世爲臣也所世皆爵惠之士不杜識世卿之例矣又春秋時周召毛凡蘇祭諸族皆周初名公卿後宣十年左傳疏云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然則譏滅繼絕王者之常譏世卿之文於義同居此篤論也可見世卿自是先王舊典不始於東周也譏世卿乃公羊子之說非春秋本指

思皇多士皇訓美者呂記引顏氏之說也（毛云皇天也） 於緝熙敬止緝訓續熙訓廣者歐陽氏之說也（毛云緝熙光明也） 假哉天命假訓大者蘇氏之說也（毛云假固也） 此說之異於先儒而有理者也

有商孫子臣有商之孫子也言天命之如此二語意本相此殷義也今云即有商之孫子觀之既不接上義下語又復出矣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毛云殷士殷侯也孔謂即前商之孫子當矣士者男子之通稱五等諸侯及公卿大夫皆可得此名上凡凡周之士思皇多士濟濟多士即其明證集傳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則殷士者商子孫之臣屬其說本漢書師古注朱子自言最愛顏說然其一與然雜士字何其拘也二王之後來助祭有振鷺之詩微子來見祖廟有有客之詩二頌所美何嘗指其臣屬耶且首章云商之孫子侯于周服此服獨專而總將正侯服之事奈何以臣屬當之

王之蓋臣傳云蓋進也箋云王之進用臣當念女祖爲之法夫多士周楨文王進臣之事也詩之文義前後相應古注允矣今解爲忠蓋之臣既大迂蓋本吳州之名特入以其音同故借爲進義毛公傳於師授當不誤也由進而復轉爲忠不已遠乎今忠蓋二字習爲常語忘其本訓

永言配命集傳曰命天理也天理即德耳言脩德言配不能複乎愚謂此篇凡言命當通爲一義正詩敘受命作周之命也其命維新帝命不時假哉天命上帝既命言命之歸于周也一言靡常而言不易言命之所以去商而歸周也文王與天合德故能受之成王能述脩文王之德則亦能配之配命者謂配合上帝眷命之意配命之實不外聿脩配命之效自致多福四語意相聯貫毛傳但云配天命而行不云何者爲命正以此詩屢言命其義本同不須復解也

聿遹皆訓述毛義也亦雅義也（見釋言） 意即爾祖之意故云述而脩之句義自相接成矣今以爲發語詞未知何本

駿命不易釋文云易毛以豉反言甚難也鄭音亦言不可改易也然此詩毛不爲傳孔疏申毛則仍用述說甚難之解其出於王肅者歟案大學引此詩鄭注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復釋文云易以豉反注同則康成初說原以爲難易之易箋詩時改之耳

宣昭義問毛訓義爲善鄭訓爲禮義之義釋文云義毛音儀鄭如字蓋音隨訓異也朱傳則訓从毛音从鄭

天無聲臭難可倣效順之者當法文王此正見文王德合於天也與首章義同應矣朱傳解於昭陟降皆以爲其神在天則已非合德之意至末章傳又言文王與天同德終首章之義何前後之不相顧也

大明

大明緜二篇集傳皆以爲周公作之以戒成王不知何本揣其意殆因文王篇而連及之耳夫文王詩之爲周公作僅見於呂覽呂覽之言出於戰國策士非傳信之書錄其說以存疑可也文王篇尚未確指爲周公作况此二篇乎詩緝謂子夏之徒師受歷歷朱子猶不知信反信不韋門客無稽之談耳

大明敘云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夫文武皆有明德皆受天命敘於文言德於武言命互文爾前篇專言文王此篇由文而及武欲言文則追本於王季太任欲言武則追本於太姒詞雖汎及意有攸歸猶思齊亦言任姒而總以頌美文王立言當有實主也敘獨言文武得詩之旨矣朱子辨說曰此詩言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王皆有明德而天命之非必如敘說不已迂乎詩書但言天命文武不言命王季也况任姒婦人亦受天命乎周南詩敘陳美后妃之德化朱子詆大鑿之以爲禮樂刑政悉出婦人之手及自爲辨說則謂周家妃后以婦人而受天命是何言乎暨次章集傳云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其所從來四章又云將言武王伐紂之事又推其本而言皆歸重文武仍變敘意至總注則如辨說所云雖强欲救敘失不能全廢其說矣

明明在下章毛傳自文王鄭兼指文武爲一篇之總括鄭說爲是近皆以爲汎論其理則不然敘言有明德正指首句明明言耳若泛論明明不得解爲明德當兼美惡爲義與敘不言况詩中凡言明明皆爲美辭茲何以獨異又敘言文王有明德與天命武王意互相備是鄭以詩之明明爲文武之明德矣以爲泛然論理尤不合也案詩主美周而首章爲全詩發端先言周之得天見周所以興繼言天之棄殷愈見周所以興此總言之下七章方詳述之耳若首章徒泛論其理末章又言殷而不言周與全詩絕不相蒙覩無此篇法

天位殷適傳云紂居天位而殷之正適也疏引鄭氏書敘注微子爲紂同母庶兄事釋之夫同母而分適庶明非通論且事出呂覽不見正經何足深信鄭據之以釋書敘孔又據之以釋詩過矣微子庶而長故爲元子紂少而適故爲正適名稱自合何必同母乎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箋云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于周疏中之云殷商爲有天下之大號而云自彼以商對周故知有其畿內此語得之集傳以爲商之諸侯皆謂之殷商不必定在畿內此未必然也就商時言則周亦商之諸侯不得獨名摯爲商而與周分彼此也自成王時追述而言則摯亦周耳非商也大義難通不如畿內之說當案周語云摯疇之國由太任注云二國奚仲仲虺之後夫仲虺雖國於薛既相湯致王商明代勳臣其子孫當別有食采於王畿如周之周召二公者則摯爲畿內國信矣又唐書世系表云祖己七世孫徙國於摯祖己者仲虺之後此語非是季歷娶婦時尚未爲世子乃古公初年也計古公在位在丁未又祖己事武丁其子當與古公同時此時太任已生於摯安得其七代孫方國于摯乎宋洪邁言唐書世系表皆取用各家譜牒故多謬誤良寔矣

曰嬪于京朱子以爲恐言以釋上句之意又引書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證之此本鄭箋然非詩旨也上句來嫁于周詞甚明白何必重言以釋之歟况堯典孔傳本訓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使行婦道於虞正與書傳同義優於鄭矣

文定厥祥毛以文爲大姒有文德而祥爲善鄭以文爲納幣之禮祥爲卜吉意各

别矣孔疏中毛既言太姒文德又言文王以禮定其卜吉之嘉祥則文字佗兩解
殊少遣一而以卜吉為嘉祥亦非毛訓祥為嘉之意也竊謂吉乃嘉禮毛云嘉者
猶云嘉禮耳太姒賢故文王聞而求之是當時嘉禮因太姒文德而定毛意當如
此
岐周即今鳳翔府岐山縣在府城東五十里莘國在今西安府同州郃陽縣南二
十里有古莘城二國皆在渭水之北所謂親迎于渭者當是循渭而行非渡渭也
造舟為梁不知過何水傳箋無明文嚴緝以為渡渭非是
造舟為梁造字徒艸草三音併可讀本作艁說文云造古文从舟方言云艁舟謂
之浮梁玉篇云天子船曰艁廣雅云以舟為橋曰艁此其證矣集傳天子造舟諸
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本爾雅文也郭注李巡曰比其舟而渡曰造舟孫炎曰
造舟比舟也然則比舟乃造字本義餘訓皆借尔雅古文从舟可見左傳造舟於
河（昭元年）孔疏曰造為至義言舟相至而並比也造本為比舟何必由至義以通之
逕矣集傳云造作也作舟於河比之而加版夫訓造為作是詩僅言作舟耳作舟
止成舟如何便成梁邪殷集傳塊出比義詩竟為不全語邪
纘女維莘纘太任之女事者維在于莘也長子維行莘之長女維行太任之德也
大任之配王季維德之行大姒之配文王亦維德之行故曰纘也兩行字義本同
今以為女子有行之行非是
保右命爾箋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疏申之云身體康強國家無虞安之也多生
賢輔年壽九齡助之也文王之受丹書已云降德滅殺發誅紂及渡孟津白魚入
舟是又遂命之也剖析甚明集傳於此二字不甚分別其義甚丹書白魚之事非
所欲言乎然經文字義須一一有歸也愚竊為之說曰文王為西伯已三分有二
及武王伐紂諸侯八百國不期而會孟津是又遂命之也民心即天命故以當之
度不入纖緯之說耳
武王告神之詞已稱周王發矣至牧野臨敵反曰維予侯興此本其初而言也言
此以侯而興　知彼以王而亡興亡之際故抑揚其詞且使後人知鑒矣又周雖
稱王而於商仍為侯如東周王室未嘗與吳楚通使聘問之詞仍當正其君臣之
稱耳彼自稱王於國中天子弗與深較殷周兩代事當相類古俗渾朴難盡以後
世律也陳氏據侯興語證文之不稱王過矣嚴緝載朱子之言曰予侯猶言我后
商人稱之也義亦通
會朝清明毛傳云不崇朝而天下清明鄭易傳解清明以昧爽孔疏是之然毛義
正大矣至嚴緝以清明為雨止則傅會殊甚彼引尚書孔傳而止畢陳又六韜武
王至河雨甚雷疾太公牢衆先涉此兩又為證且言師以雨敗考多矣故以清明
為雨天助太公先涉故以尚夫為鷹揚發之皆謬說也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其可為
據乎孔安國之言本於周語伶州鳩州鳩言陳未畢而雨為天地神人協和之應
故孔傳引之證休命之意是孔以得雨為天助而嚴以雨止為天助也用其說而
反其義可乎

緜

緜詩自土沮漆是扶風之漆沮名物疏語已詳於吉日篇矣馮又云不窋徙居戎
狄之間杜今慶陽府公劉遷豳杜今西安府邠州淳化縣西三十里三水縣（漢縣）
（[illegible]）界當涇水之西及太王自豳遷岐踰梁山始至岐山北漆沮合流之處梁

次章追敘遷居情事文義未嘗不鬭且相度既定卽經以家室耕田事相接續次章之義自應與下諸章聯貫成文也又古公本自豳而來則雖在岐亦可以豳公之號不必過泥若況豳公爲太王豳之傳則民之初生傳稱民爲周人獨不可謂其爲周原之民乎此章之說始於鄭而成於孔後儒如朱子輩覺其非得爲義方見毛傳之真面目故備論之以俟後之博識者

瓞爲瓜紹而小於先歲之瓜稷爲嚳之胄而後世益微不能如嚳之爲天子故詩以爲喻箋云緜緜然若將無長大之時是也緜緜亦微細之意譬是瓜稷至細是瓞大王肇基王迹則非瓞矣詩欲美大王之盛而先言其先世之衰故言瓜瓞以爲式微之喻也後世文人用瓜瓞爲故實者塼以祝子孫蕃衍宗祀延長與卜世卜年同意殆誤認詩指

復穴皆土室復則累土爲之穴則鑿地爲之其形皆似窰竈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是也朱傳云陶窰竈也復重窰也是直居於窰內矣既無此理況陶復既各爲一物爲古公所居下又踏陶穴二字不成句法案復字本作𡨄說文云地室也引此詩朱子重窰之訓不知何本又案古者窟居隨地而造平地則累土爲復言於地上重複爲之也高地則鑿土爲穴復穴皆開其上以取明

堇荼如飴堇字訓爲堇荁者音謹訓爲烏頭者音靳朱傳從孔疏以堇爲烏頭而仍用釋文之謹音疏矣

堇荼如飴孔疏云內則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荼之類釋艸云芨（音及）堇艸郭曰卽烏頭也則堇者其爲烏頭乎若堇荁之堇雖非周原亦自甘矣屈辭非之謂烏頭乃毒物肥美之地能使艸蘇美豈皆殺大毒能變毒爲美此堇當爲堇荁之堇山在今西安府乾州城西北五里當豳之西南孔仲達縣詩疏云漆沮在豳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地非也若漆沮在豳則公劉于豳斯館已有宮室大王何爲陶復陶穴哉正以大王初至扶風之地故未有家室耳（案）當三復詩詞合之毛傳知爲語良是也今以緜詩首章爲大王居豳事者始於康成耳毛傳本無是說也傳於首章卽述大王避狄去豳遷岐之事而繼之曰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則明以復穴係之岐下爲古公初到之居矣又曰未有寢廟亦未敢有室家蓋因五章傳立家家作廟翼翼並言此章止言室家而不言廟故補其未及是明以此章未有與五章傳互逗相首尾假說在岐此不應獨在豳矣又三章傳曰周原漆沮之閒合周原與漆沮爲一是明以首章之居爲（傳訓土爲居）漆沮卽居此周原矣夫遷岐之始艸萊甫闢復穴而居理或有之公劉居豳至太王已經十世安得尚無家室不獨于豳斯館見公劉篤而已再玫七月篇所稱塞向墐戶入此室處入執宮功亟其乘屋爲伐公堂諸語皆有室家之證也至于蠶績表裳侮執獻兕觥春酒詩禮儀文物燦然畢具豈穴居人所能辦耶明首章所言其爲初到岐周未遑築室時事無疑也首章先言岐土之荒涼下章方言太王相度經營之次第文言之敘當如此也康成誤解傳意故於首章之述遷豳前解之曰爲二章發不知二章傳安得預發之首章況非毛指孔又迴護箋說曲爲辨釋謂在豳實有宮室因緣美太王在岐新立故云在豳未有以爲立文之勢夫詞氣抑揚詩人容或有之但不應太過其實況同一岐土始緣無而後緝鋪方見太王翔造之美何得以豳相較乃成文勢乎箋疏之致誤其故有二一則見次章方說遷岐首章宜是未遷時一則見傳訓古公爲豳公遂謂因在豳而稱之也獨不思首章先言岐下風土

案嚴說良是毛傳云荼苦菜也鄭箋云采雖苦者甘如飴若是爲野則當云艸不當
云菜且其味辛亦不苦也孔氏釋毛鄭意矣又荼雖名苦菜艸木疏言其得霜則
甛(甜俗)脃(脆俗)而美故禮羊之苦豚之包皆用之本非惡菜也又尔雅齧苦堇注今堇
葵也葉似柳子似米汋食之滑本艸叢汁味甘公食大夫禮鉶芼皆有滑注滑堇
荁之屬士虞禮鉶芼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荁注以苦爲荼故爲荼屬合此諸
說觀之二物正是同類苦荼苦堇同以苦得名然堇味甘美荼亦甛脃堇則禮用
以爲滑荼則禮用以爲芼安得謂非類乎孔誤矣大抵二菜无非苦物但未必如
飴耳周地獨如飴所以美也若甚苦之物雖膏壤豈能變爲甘哉又案士虞禮注
既訓苦爲荼豈爲堇屬即引詩堇荼如飴證之是康成注禮明以此詩之荼爲苦
堇矣孔難申鄭而不得其意

孔以堇爲烏頭朱傳又从之故堇荁之義與度詳辨今案堇荁一類也內則注云
荁堇屬冬用堇夏用荁滕文云荁似堇而葉大是已又案苦堇兩見本艸艸部及
菜部皆取之居本艸水堇言其苗也入菜部本經石龍芮言其子也入艸部中品
陶隱居云生石上其葉芮芮短小故名說文言其根如薺葉如細柳蒸食之甘後
漢馬融傳注言其葉堇葉可食唐本艸注亦云此菜野生非人種葉似蕺[illegible]
(注艸案似若芹狀 葉一邊紅一邊青)三華紫色李氏綱目云此苦芹也又有一種黃花者有毒殺人
謂之毛芹

迺止左右宣民居也疆理宣畝授民田也各分四義孔疏云乃安隱其居乃定止
其處乃處之於左乃處之於右乃爲之疆場乃分其地理乃畝之時耕(疏云此耕曰乃)乃
治其田畝分疏明且確矣然又云疆理是一宣畝亦同但作者以乃間之而成句
耳夫時耕與治田畝一事也疆是分其經界理是辨其土宜殊然而義何合合而
一乎此孔箋語太疏矣又此 疆字監本注疏不从土釋文作強云亦作疆同君
良反今俗本此詩皆培土作疆矣案疆本作畺說文云界也从畕三其界畫也疆
乃或體又作彊壃噩又案畕比田也从二田音與畺同

鼛案通用周禮地官鼓人掌鼛鼓考工記韗人爲皋鼓鄭一鼓也章氏段字謂皋
者緩也故以鼛役事良然

毛傳以皋門應門爲天子之制鄭箋云諸侯亦有皋應毛說當矣諸侯無皋應本
乎辨之是也孔疏欲證鄭說引襄十七年左傳宋人僞皋門之晳謂諸侯有皋門
亦有應門誤矣宋築者謳言澤門不言皋門也據杜注澤門是宋東城南門非外
朝門也(毛云王之郭門曰皋門孔云郭門者當之朱郭之門)案彼釋文言皋門本數作皋門者誤孔所據當
此本矣然則以爲朝門者蓋取曹諸家之說邪

傳云冢土大社也案祭土主王爲羣姓立社曰泰社疏云在庫門之內右正其大社
矣朱子謂大王初立岐周之社後王遂立周社於天下且以漢初令民立里社稷
證之(誤以大社)誤矣大社之尊正以惟天子得立耳安得天下盡立乎諸侯有國社侯
社大夫以下又有置社安得又立大社乎皋應二門爲天子之制則諸侯不得立
何大社反通於天下乎況漢事亦未可證周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傳曰肆故今也今指文王言綿詩爲文王而作而推本
於大王意以文王爲今也故承上章立社言大王立社有用衆之意故今文王亦
絕惡怒取人之心也朱傳肆字从毛解又以不殄爲大王事則今義舛矣又故爲
因上之詞卽非新故之故矣尔雅肆故今與毛傳同則亦釋詩也郭注乃云肆既

爲𢧵又爲今義相反而㝠通殊非詩雅之恉

枹棫拔矣爾雅云棫白桵（音蕤）郭注以爲小木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陸疏據三蒼說以爲棫即柞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孔疏兩存兩說不能辨其孰是朱傳本从郭注而大全引東陽許氏語申之則純墨陸疏之言與朱氏正相反而引呂爲證舛矣案白桵本艸用其核爲藥名蕤（儒佳切）核入本經上品陶隱居云大如烏豆有文理如胡桃核蜀蘇俗并云葉似枸杞而狹長華白子附莖生紫赤色大如五味子多細刺宋蘇頌云木高五六尺莖間有刺此三家注所紀物色形相皆與郭氏同朱子獨取其說良有見矣至陸疏之棫亦載本艸言櫟有二種一種不結實者名棫是也然非此詩之棫

作棫拔矣作棫斯拔拔字从手蒲八反疏云拔然生柯葉也拔木蒲八反訓揠柯葉生正拔揠之狀音雖殊義實相同耳詩拔字四見獨于泰韻作拔从犬蒲注云韻綫誤豈非後人傳寫妄易偏旁而謹韻研故之邪於泰韻注云又見隊韻於隊韻注云又見曷黠韻則四韻共一字假三韻皆爲拔何此韻獨爲拔乎

混夷駾矣唯其喙矣毛云喙困也孔疏云喙之爲困未詳案晉語鄢鄢之役郤獻子傷曰余病喙韋昭注云喙短氣兒郤以喙爲病病豈非困乎短義亦困之狀此足證毛義矣仲達何未憶及邪又方言云𤸪倦也郭注云今江東呼極爲𤸪困引外傳郤語又曰𤸪極也注亦云江東呼極爲𤸪則喙𤸪𤸫三字通用矣又廣雅𤸪困同訓極廣韻𤸪字亦引此詩云困極也亦作喙亦作𤸫孔疏未詳困義而後儒多訓喙爲息其說又不與得失焉呂氏（記）大云喙猶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呂記嚴緝皆引之是以喙爲口喙又從口喙轉出息義迂矣案方言云𢕟（音忌）喙呬（虛器切）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喙或曰𢕟周王關西之地宜其謂息爲喙矣廣雅亦云喙息也朱傳直訓喙爲息蓋本諸此又說文引此詩云混夷駾矣犬夷呬矣呬與喙同訓息益信此喙字直是息義不必從口喙作轉也然總不如毛義之當

虞芮質厥成傳云質成也成平也疏云質成平釋詁文三字義同言二國詣文王而得成其和平也案成乃鄰國結好之稱左傳求成請成行成董成皆此義質厥成猶云成其成爾正指相讓而返言始爭而今讓是乃成矣從此歸周者四十餘國文之王業乃大啟詩之曰蹶厥生蹶生與初生相首尾周家王業之生大王始之而斬與文王勤之而益大正見文王之興本由大王與叙義合後儒解成字生字異說紛紛得非詩恉

棫樸

棫樸薪槱是後又奉璋之詠奉徒舟楫并畫力等効之命殺所謂能官人也夫子於并暨莫亦於此二興止以數助字畢之不究其義宜其以殷爲誤矣至次章之奉璋三章之六師正舉戎祀兩大事見賢才之用乃漫解爲天下歸之夫天下之歸豈僅助祭之髦士從征之武夫已哉其作人之化能使污俗一新（箋謂作人者變化紂之惡俗）綱紀之後能使四方成理則又言其政教之美見官人之效耳朱傳總歸於文王之德夫文德雖盛亦賴助理之人亦不可少況能官人不益見其德盛乎

棫樸次章王肅述毛以爲不言祭孔氏夫以傳解璋而不言瓚則不以爲祭殊不知傳云半珪曰璋璋瓚之璋獨非半圭乎傳文質略偶不及瓚耳安見其必非祭也肅謂其璋瓚不名璋疏引王基語駁之矣而仍用肅說以述毛不知何意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皆言文王之聖德正所謂勉勉也綱紀四方又言其政敎之美及於天下再集傳云追之琢之所以美其文金之玉之所以美其質勉勉我王所以綱紀乎四方或問所美之人爲誰朱子曰追琢金玉所以興我王之勉勉也據此則其相其章當與綱紀四方矣上二語各四字分爲兩截亂破碎不成文義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二語皆比也集傳以此章爲興失之矣章周王之章也相周王之質也追琢者其文比其修飾也金玉者其質比其精純也一喩一正相爲形況有客篇追琢其旅白駒篇金玉爾音同一句法且綱爲网之綱紀爲絲之紀以喩我王之爲政於四方亦比也假象於器物而去其如似之辭詩中比體類此者多有如我心匪石我心匪席价人維藩大師維垣諸詩是其集傳槩以賦目之矣但朱子釋詩多于興中分立比體獨此詩本比也而又以爲興殊不可解

旱麓

首章毛傳以周語爲說謂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焉案本不以上二句爲興也鄭易之曰林木茂盛者得山之潤澤也喩周民豐樂由其君之德敎始以爲興體矣孔申其意謂詩美君得當以答民爲主不應惟詠艸木周語述其辨意毛傳亦於從意未盡故箋申而備之○詩此詩之旨周語及毛傳盡之矣陰陽和山藪殖乃他方言非政令也山藪民所取材也物應時而時用當足正所以答民安得謂惟詠艸木乎見詩不必言之二句以明萬物之盛多此詩明旅楛二木以明貢用之既和樂一以見百其義同也古人引詩斷章取義如鼂錯公所云可正引也呂紀以榛楛喩君子以據楛得麓而滋茂喩君子承先祖而受福亦以此章爲興而興義則殊矣箋疏以君子目大王王季而呂記用丘氏說以斥文王故取興亦別也

詩三言瑟瑟兮僩兮傳云矜莊兒瑟彼柞棫傳云衆兒瑟彼玉瓚毛無傳而箋云潔鮮兒案此瑟釋文云又作璱說文引詩亦作璱云从玉瑟聲玉英華相帶如瑟弦也則與彼二瑟本異字矣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鄭氏中庸注云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於地則魚躍於淵是其明著於天地也此解本與傳義不遠及箋詩則以鳶飛喩惡人遠去魚躍喩民喜得所義短矣疏申鄭義以爲變惡爲善乃作人之義殊不知道猶飛潛萬物得所作人氣象如此尤爲廣大也

民所燎矣釋文云燎說文作尞云柴祭天也柴祭祿燎也字本作尞說文云从火从眘眘古文愼字祭天所以愼也又尞與燎別說文燎放火也从火尞聲此詩燎字鄭箋訓熾燎則是放火之燎非柴祭之尞陸氏引說文非箋義

文王之什 正大雅

思齊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姑叙）首章正言所以聖故歸美大任之德能上慕先姑之所行下爲子婦之所續耳集傳以聖母賢妃並言失輕重之權矣周南敘言后妃而不言文王朱子猶大譏之及釋此詩乃直謂文王聖德本於內助何邪及孫奕示兒編砭詩思齊之齊爲見賢思齊之齊言太姒思齊于太任又思媚于周姜是此章歸美太姒而謂文王聖德全由婦力也謬益甚矣

思齊次章鄭義從從勝毛以宗公爲大臣與晉語胥臣引詩合勝毛宗神之訓以寡妻爲寡有與康誥寡兄義合勝毛適妻之訓以御爲治與大誥御事義合勝毛迎之逆之訓宗公與御孔疏右鄭言之備矣至寡妻之義茲加申述本匡柳揚愿謂寡爲寡有兩見尚書孔傳康誥寡兄康王之誥寡命皆以寡爲美傳此箋云寡有之妻言賢也正與二書相符較之適妻惟一之解當出其上矣若蘇氏以爲猶言寡小君因爲謂寡小君者對異國之謙詞耳詩方頌美文王之聖反代謙其妃后爲寡德邪

鄭取雝雝在宮三章并爲二章章各六句以在宮爲養老於辟雍在廟爲祭於宗廟不顯四句承在宮不聞四句承在廟各取二亦字一肆字文義相對古之人二句總結上二事於經文極明整但判在宮爲辟雍終屬武斷故後儒不从其說惟無斁訓爲無擇（[illegible]）竊有取焉言古人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臣下令此士皆有名譽成俊髦也愚謂此經本有作擇者不爲破字較優矣又厭斁二字併訓爲厭一篇中字異而義同似屬未安若从鄭則無此嫌

雝雝在宮三章毛鄭異解近儒皆宗毛而小變其說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毛云以顯臨之保安無厭也今則以爲雖幽隱而若或臨之雖無厭斁常有所守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毛以爲大疾害之人不絕之而自絕功業廣大豈不長遠今則以爲大難雖不殄絕光明自無玷缺此其不同也愚謂戎疾二句兩說俱可通其不顯二語則毛義爲優孔申毛義以此二語承上雝雝言雝雝肅肅此顯德也然此顯德豈獨在宮廟乎亦以臨於民上矣既以顯德臨民民無厭者亦皆安之上句言君臨下下句言民化上意自相成也案大雅周頌多言不顯皆反訓爲顯惟抑詩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成文明是正言不顯與特言不顯者自別不可以例此詩也至于雖無厭斁亦常有守則尤礙于文義不厭正是常守耳及云雖不厭亦有守哉

思齊之三四五章文義相承故兩用肆字肆故今也故者因上生下之詞也亦臨亦保言君民感孚之妙故繼以惡人殄絕生業遠大皆以治功言亦式亦入言文王性與天合故繼以成人小子俱德敎行皆以學術言章斷而意接兩故今不虛設矣

古之人謂古昔聖君非指文王也毛[illegible]同王肅云文王性與古合是言古人正傳以美文王耳於義盡通李氏以爲指文王非是詩言古多矣自古有年古訓是式是古在昔振古如茲未嘗以近世爲古也東萊引典謨稽古爲證亦不然以典謨稽古曰堯舜禹臯陶亦後儒之臆說孔氏書不作是解矣

古之人無斁傳云古之人無猒于有名譽之俊士釋文以爲此王肅語是斁字毛無傳也疏亦言斁字經本有作擇者然則作斁而訓厭乃王肅述毛如此毛無傳安知不同鄭爲擇乎唐世詩學有毛韓二家而疏云作擇不言是韓詩則當指毛本言矣竊意古本毛詩元有擇斁兩文鄭王述毛各據一字立解後儒傳寫誤錄王語入傳遂以王說當毛義而目鄭爲易傳叅擇字尚存它本故不疑鄭改經耳陸既知傳文是肅語又云毛音亦訓厭殆習而不察也又孔疏不言作擇者是何詩而董逌言韓詩作無擇此特因疏語而臆度其然未必有它據不足信也

皇矣

首二章傳箋本指文王後儒以爲大王之事殆非也玩經語與大王事不合者有三大王居攸當商祖甲之世時商未有秕政也何云其政不獲乎一也大王避狄遷岐努剏微弱後雖獲以寖盛爲王業之基然終身爲諸侯未言受天之命何得云受命既固乎二也先言文王而後追溯其前代故三章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若謂天之與周邦而生明君也自太伯王季之時而已然矣若由大王開啓之則當云至何云自乎三也後儒以爲大王事者特以二章言刊除之事惟遷岐之始當有之又三四章述王季之德首二章當言大王耳殊不知生聚漸繁則艸萊亦漸闢文王地廣民衆倍加于大王實又遷程遷豐作兩都所有榛莽而爲廬舍耕荒翳而成膏腴者也豈能無事于刊除耶至三章述王季以自守發端爲追溯之詞愈證首章章之言文王也況次章云帝遷明德七章云予懷明德而明德前後相應自應屬文王矣又漢書郊祀志載匡衡奏議云乃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衡治齊詩者而爲此言則首二章之美文王非毛鄭一家之說矣

其政不獲指二國言則爰究爰度亦應指四國言句法本同也程子以究度爲天意四語文義不倫矣且究度是天意則下語上帝不複出乎

爰究爰度傳云究謀度居也此維與宅傳云宅居也蓋古宅度二字通用皆待洛反而訓居傳義允矣鄭訓度爲謀非古義又禮記引詩宅是鎬京王充論衡引詩此維與宅石經亦與宅嵎夷宅皆作度公劉詩度其隰原度其夕陽二度字疏遠毛意亦引皇矣傳訓爲居又小爾雅云宅度居也義益相合

上帝耆之毛訓耆爲惡鄭訓耆爲老鄭謂天指假音暇此二國養之至老段義亦優但以下語合之則毛說爲允惡義同傳其以淫虐之人用大位行大政正惡之之實也集傳用武說改惟爲曾訓式廓爲規模皆臆知之解難據信惟訓耆爲致本意鄭毛傳箋爲有理但解耆之爲所欲致者文義全不與經合而耆之之字無歸宿不如毛說之當

此維與宅鄭云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居言天意常在文王所此與匡衡奏議見本篇首脩意同皆以爲天居之下章帝遷明此義遂而親文王與之居也後世皆作是解究有本矣始則顧之既而宅之語意均屬且天無首目而言顧天無形體而言宅其爲假託之詞又同古注妙得經意不可易也程子曰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鄭溴神曰可與居天子位集傳曰以此岐周與大王爲居宅三說小異而以與宅爲人居之則均殊不知周自后稷以來世居西土不必至文王時天始與之且周之興以脩德不以宅岐宅岐爲天與尤非詩指至詩言與宅不言何所宅正連上西顧爲文謂宅西也若言居天子位是經文乃不完之語必須鄭氏代補尤屬謬

見皇矣次章首八句言刊除林木以作室治田疆屏倚于毆刪拔刜皆刊除之事
毛鄭正統爲一義竝不言孰爲不材而去之孰爲美材而留之也蓋作詩者敘形
容生聚之蕃非講論樹𧗳之法還有所主耳埤雅論刊除次第謂始之所去惟木
之枯槊者（菑翳）既而民益衆復闢地以容之則併去其茂者（灌）又次及其材者（[illegible]）
歟刪及其材之美而宜蠶者（檿柘）此義優矣朱傳祖程子之說以作屏爲拔去斃闕
爲菑除先去其不材也以脩平爲疏密得宜振刷爲去其何冗使得成以是留其
美材也持說甚美然非詩之正恉且來閱淮楙之材于檉椐也名物疏辨之甚當
兹述其意而廣之
菑翳灌栵檉椐檿柘八者除菑翳灌非木名餘五者皆嘉植也注栵（[illegible]）檿桑人君
蠶食之庆益見禮記內則及鄭注柘材可爲車轅見疏河柳（[illegible]）入藥一年
三秀檉氏衍義謂之三春柳天將雨先起氣以應之艸木疏謂之雨師又大寒不
凋有松柏之性靈壽木（即椐）似竹有節長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不須削理見
漢書師古注爾艸木疏亦言其節中腫似扶老可以爲杖及扶老杖柘（[illegible]）取其絲
以絃琴瑟清響異常材又中弓幹五者皆有用于人而與槁（[illegible]）弊（[illegible]）叢生之木
同在刊除之列者詩特借此以見民之樂就有德歸懷日衆稠於開闢林麓斬變
爲民居耳周之興也轉榛棘爲室屋其衰也化宮廄爲禾黍興衰氣象俱于艸木
而可知詩人言在此意在彼不可徒泥其詞也若以伊川之解則係考圃之事耳
豈所以美文王哉
其灌其栵傳云栵栭也此尔雅文說文亦同郭注謂子如細栗陸疏謂樹如檞
以爲木名也程子曰行生曰栵而朱傳从之不知何本程朱之爲此解者定以栵
字木旁从列有行列之義且經文灌栵同句欲取叢生行生相配成文耳不知字
訓須有本非可臆爲之說也栵字（說文[illegible]）无訓列者何當舍行列意乎又古人文
體不似後世之拘豈必兩相配以求精工乎
栭種同多其小者有二實如橡子者名橡栗見邶鄘曹風及大雅之旱麓如栺頭
有名茅栗即尔雅之栭栗注以爲樹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者也亦名栵栗見
大雅皇矣篇釋文云江淮之間呼小栗爲栭栗廣韻云栭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
楚呼爲茅栗是矣又艸木疏釋栗（即橡子）栗云又有茅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
但春生夏華秋實冬枯爲異耳此亦指栵也然則茅栗之偁蓋實欲櫟種謂
當爲茅栗茅字乃茅字之誤未知果否茅乃櫟實今之橡斗橡栗似之蓋泊江
趨登岸野步見山側有小栗其葉（如[illegible]）其樹正如陸疏郭注所云時已深秋
矣實如橡栗而差小采食之味亦同始是栵也
帝遷明德謂天意去殷而佑周惟冀文王之德與上章兩節疑宅相應串乘載路
謂周家皆行此常道至文王則益大天意既注之以此毛訓路爲大當作是解王
肅述毛以載路爲居大位文義未安至程子訓載路爲滿路後儒仍其說謂民之
歸周者滿路而不絕夫以載爲滿古無此字訓也且上言帝遷不言民歸字義句
義俱乖舛而難通矣案此章民之歸周皆於刊除見之若乃習行常道克當帝心
又古氏歸之本語義相嗣各有所主也集傳从鄭以串夷爲患夷云即昆夷而滿
路之解則从程
尔雅釋詁妃媲也天立厥配毛傳同毛不破字作傳時經文配字當从女旁矣鼓
箋疏皆解爲對妃而以大姒當之尔雅某氏注亦引此詩云天立厥妃則益信矣

歐程解爲配天而呂記屢緝从之意雖可通然非詩指朱傳則从鄭而曰爲大姜
尒雅釋詁省善也帝省其山之省正合斯義鼓鄭用其語作棫斯拔松柏斯兌正
所以善其山也鄭又謂和其風雨使樹木茂盛非徒奓其民人是也後儒以訓善鵠
俗例爲省視解然下二語難通遂多牽合矣又禮記大傳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
君鄭注省亦訓善是純釋尒雅不引此二文爲證反云未詳其義誤矣
兌本卦名說其本義也說文兌从儿㕣聲㕣古兖字八合仁今曰㕣非聲當从口从八象氣之分散字兩見詩緜傳云
成蹊也皇矣傳云易也也行道拔言成蹊松柏拔言其材幹消易而調直各隨文
釋之耳集傳兩兌皆訓通行道而言通卽成蹊意也以松柏爲通達實因解之曰
此言山林之間道路通又云木拔道通竟忘此詩斯兌連松柏爲句矣
帝作邦作對傳云對配也箋云作配謂生明君也案文王篇克配上帝齊正同君
以臣爲配故曰正曰配天以君爲配故曰對曰配配者相偶之義天獨君以代治
民君獨臣以共治民民失所則無以爲配矣此古人字義之缺也今以對爲當者
見其勝
左傳引矣矣之四章作唯此文王詩疏及左傳疏皆謂師有異詩後人不敢定從
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詩之證以原意之當以作文王者爲正此經毛
無傳王述毛者也而注爲文王則毛本作文王可知左傳引詩作文王復云近文
德矣申言九德爲文王之德則傳文沒無誤又合之韓詩而三爲王季之當作文
王豈不信然哉況王此大邦非文王不足當之鄭以追王爲說殊費回護
明類二字程朱併不用古注程以明爲知之類爲殘之揔辨亦似爲殘嚴然明分
知行兩義也解類字得鮮同矣朱以察是非分善惡二義相配夫察事之是非分

人之善惡一明字足盡之何必增立類名哉若聖人明無不偏則察是非分善惡
特明中之條目尚未能盡明義安得分配類義乎不如左傳以照臨四方言明其
爲義廣大也至類訓爲善尒雅文也勤施無私乃人君之善道義出左傳是詩說
之最古者故鄭箋既云類善又引左傳實之也案詩凡言類多爲善訓如永錫尒
類毛云類善也而束義類鄭云類善也皆是箋義不妄矣又嚴緝謂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
比是一義彼徒求文義整齊耳然古人文體正不必如此
毛引左傳擇善而从曰比疏申其意言服杜注皆不得解當謂擇善而从以比方
王業服云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从之杜云比方善事使相从是服杜釋比義重
於擇孔釋比義偏於从併可通但克比之比與下比字文同而義殊上比擇善而
从惟敢能比本宜所比何善也下言比文是婼美其文德不言於比意各有指矣
孔欲強免此義與下比合不已苟乎又此與文毛皆依左爲訓則此兩字當分爲
二德孔謂克卽比文尤非毛指
比于文王箋云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所以聖人爲匹世有得子而美其似父者
安有偁父而美其似子者耶斯已偯矣又傳訓比于爲至于呂記用李氏說謂後
世亦偁其德比于文王於義皆安但左傳釋此文爲九德之一不應指後人言又
文爲一德與八德同列則此文字乃美德之泛偁不婼指謚號所謂文王非西伯
呂之文王也劉瑾云可比于上代文德之王見五經說較爲優矣毛用左傳經緯天地
謂以釋此文意當與呂同箋疏之申毛亂未合其意
其德靡悔言盛德如此無可悔之憂動也悳字總上九德言左傳云九德不愆作
事無悔乃此詩之正解𢋀德之人動輒有悔悔在事不在德也自亦悔之不徒人

恨之也此詩毛不爲傳意應同左鄭謂德比文王人無以不德比而悔之者孔據
公劉傳述毛謂文王之德不爲人恨而王季比之集傳謂其德無遺恨皆以悔指
德言與左有違覆之虞

無然畔援傳云無是畔道無是援取箋云畔援猶跋扈釋文引韓詩云畔援武強
也鄭義殆本于韓漢書敘傳云項氏畔換黜我巴漢師古曰畔換強恣之貌猶言
跋扈也皇矣篇曰無然畔援顏又本鄭義也朱傳祖毛得之正叔訓爲眞比訊爲
聽訊

誕先登于岸岸字毛訓爲位鄭訓獄訟皆迂程王兩家取涉川濟岸之義庶近之
集傳云岸道之極至處此地與到彼岸之義也爾雅疏證其意然詩爲用兵發
端非講學也未敢奉爲定解

毛以阮共旅爲周地名而徂爲往鄭以阮徂共爲三國名而以旅爲往國之旅毛
以阮共爲密人所侵而文王遏之鄭以阮徂共爲密人之虞而文王侵之而密之
說種種差殊然毛之師傳甚遠鄭說又本魯詩非由臆見而皇甫謐強據其說亦
用鄭說皆非無稽之談也先儒之說乃當並存之不必斷其孰是者此類耳集孟
子引徂旅作徂莒以旅爲地名者良是莒以春秋莒子之邑丘子以爲之旅莒音相近故得相通故
異文與左傳以爲密師殆未必然

以阮爲國名密人侵之文王因以伐密者其說本於汲冢紀年紀年云帝辛三十
二年密人侵阮西伯帥師伐密三十二年密人降於周師遷于程宋儒用此說
詩而諱其所自出

爾雅按遏皆訓止以按徂旅釋文云按安旦反本又作遏安葛反是此詩按遏二
字俱可用義亦相通但按字並無遏音也韻會始收按字入七曷韻注云按也引
白虎傳按據上文爲證嘆史記注並不音按爲遏非其證矣朱傳按亦音遏豈宋
世有此俗音乎

以篤于周祜注疏呂記嚴緝及石經皆同呂記引孟子亦有于字惟集傳本無之
未知文公削之與抑後人傳寫而誤脫與

解經不可過求深如我陵我阿我泉我池箋云無言我者據後得而有之而言豈
如此足矣宋楊中立時曰聖人一視同仁視人猶己不已甚乎又無矢無飲言
人豈敢不敬我當耳楊以爲戒飭勤士之詞夫陵師飲泉出矣之常事何待禁之
哉

度其鮮原毛云小山別大山曰鮮此釋山文也注云不相連鄭云鮮善也此釋詁文也
爾雅釋文二鮮皆見淺反則上當爲正矣詩釋文云鮮息淺反又音仙二音並存
以在前者爲正明亦宜讀上聲集註原別周書和寤解文王乃出圖商至于鮮原及汲冢紀年
云帝辛五十二年周文王初遷于程以殷於程皆言是地名孔氏以爲近岐周之地孔說亦以爲去舊都不
遠通鑑外紀云岐山之陽不公百里在郿程邑司馬文王杜程作程寤程典謂此也又案周之程
邑在漢爲安陵前漢地理志云安陵以爲文王之程邑即今西安府咸陽縣

不長夏以革說毛鄭及宋程張呂嚴諸儒各立一說原獨取毛義毛云不大聲以
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鄭以夏爲大孔氏取孫王二家之說述之謂不大其
音聲以見於顏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有所變更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
一此義殊矣康成謂兼乃中人以上所能不足以美文王故別爲立說不知疾言
遽色賢者不免惟聖人德性中和學養純粹方可信其無至于天性自然少長若

一斯篤棐其天眞者也不失赤子之心者也鄭何忽視之哉後儒立說紛紛穿鑿
枘尚何不返而求之傳也
詢爾仇方毛云仇匹也疏申之云詢謀於女匹已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女
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從伐崇此解甚當謂匹爲仇匹者猶兔罝之好仇
假樂之羣匹也乃鄭用怨耦曰仇之詞而後儒遂以崇侯譖西伯事實之則文王
此舉乃爲修怨而動是忿兵也非義兵也何以爲聖人哉又以此章文義論之仇
方兄弟皆共事之人也鉤援臨衝皆攻取之具也同其詢謀備其器械然後以之
伐人詩語本有倫次若以詢仇爲征伐則方言伐人忽及睦親之義既言睦親又
說用兵之事語頗亂而無章矣又後漢伏湛治齊詩者也言文王征伐詢之同姓
謀於羣臣引此詩以證之意正與毛同尤足徵傳義之當

以爾臨衝釋文云臨韓詩作隆案古臨隆字同音古音段引證甚詳然今北人土
語猶呼臨爲隆則不俟古音而喩矣
崇墉言言崇墉仡仡傳以言言仡仡爲高大箋以爲將壞皃意正相反案左傳僖十九年
宋子魚言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文王之於崇乃降服之非
破滅之也固無事壞其城矣傳義得之又案說文仡作圪云墻高皃引此詩正與
傳合
是類是禡既引周禮肆師注云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鄭君疑詞
或曰者存異說也朱傳曰謂祭黃帝及蚩尤合兩說爲一以爲並祭二神又鑿然
言之殊失先儒之指大全引漢書高帝祭黃帝蚩尤於沛庭以爲證夫漢祖之初
諸事草創豈必據古禮哉使古禮如是康成不當爲疑詞矣

禡貉貊三字文異而義同師祭也周禮作貉亦作貊鄭書皆作禡有三音詩爾雅
王制周禮誤釋文及說文皆謂爲禡肆師釋文又音貊王制釋文又音百肆師注
云讀如十百之百的說疏引杜子春云讀爲百爾所思之百取多獲禽牲之十得
百之義皆从百音也鹿卿嚴著注傳稱曰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此
誤矣馬祭謂之伯吉日之既伯是也注云伯者長也馬祖始是爲馬之伯既伯既禱是馬祭如天是
類非禡是師祭祭貉蚩尤爾雅有明文可渾爲一乎韻會於禡字注引吉日詩是渾
伯禡爲一祭始因鹿氏誤也正韻遂讀伯爲禡胏入去聲禡韻中誤愈甚矣又案
類說文作禷云从示類聲爾雅同玉篇云或作禷詩或有作禷者文作類
是致是附傳云致其社稷羣神附其先祖爲之立後致附與類禡連文亦當言祭
傳義允矣且古人絕紀存亡之道即行於弔伐時猶傳語得見之池茂有取焉爾

案崇國見春秋宣元年晉趙穿帥師侵崇曰秦急崇必救之是崇乃秦之與國當
在雍地與故崇相去不遠豈非文王克崇後徙封於此歟東周之世其國尚存乎
不獨崇也春秋時郜府失國各徼後封如鄧舒廢更其地見詩稱甫及左傳鄀在
殽戲內乃文王七年五伐中之國名也誅其君而存其祀亦崇之類矣
詩書皆言天命文王不言天命大王王季也王矣集傳言首二章天命大王三四
章天命王季誤矣夫受天命者豈非奉若書之謂與必三分有二大邑小懷爲
殷乎有一統之勢方足當之大王王季有是乎朱子以首二章爲大王之事遂以
受命既周爲天命文王因併謂天命王季不知天命二字非詩所敘當也經不
云乎惟天子受命於天

靈臺

集傳以不日爲不終日望苕經素立成注云成之不日言其用一日即成之
集傳益爲此

靈臺篇先言靈德及於民次言靈德及於物終言靈德見於樂意凡三層喫合樂於辟雝正以驗民物之和也箋云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合樂以詳之此足盡一篇之大指矣朱呂以為述民樂說本孟子嘆臺池鳥獸樂與民同鐘鼓管籥聞而色喜是孟子納君之誨漸章以立言耳豈詩之正指哉靈臺以望氛祥辟雝以造俊秀乃國家大政教所係非娛樂之地也

不日成之毛云不日有成也鄭申毛云不設期日而成之也趙岐孟子注云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也國語韋昭注云不程課以時日也孔叢家語異而意同集傳以不日為不終日亟不然工作自有次第非可亟然而施力也雖多人豈能不終日而成臺乎又靈臺之靈本指文王之德言毛云神之精明者偁靈鄭云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說苑云積恩為仁積仁為靈是也蘇氏靈訓善亦通朱子謂如神靈所為是特從不日取義而已

嚴緝譏毛傳靈道行於囿沼之語以為鹿之馴鳥之潔魚之躍皆性之常無必靈道之行厥語非是竟與鳥至微之物亦各遂其天性正見萬物得所文王德化之無不偏也詩人舉小以該大理須有之毛以為靈道之行能會詩意於言外矣奈何反以為譏乎案虡業賁鏞節既奏而致儀辟之詳文王民物咸和而有鼓鐘之樂一以樂而諧其和一以和而致之樂其為德化之所感則一也

毛傳云濯濯娛游也翯翯肥澤也釋文引字林云翯白肥澤曰翯說文云翯翯鳥白肥澤皃疏申毛云娛樂游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朱傳逕訓肥澤以訓濯濯而翯翯獨取潔白義其用疏意并然遂書故如注文穎曰濯濯肥也師古刪應麀濯濯證之朱傳當本此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釋文云於今為鄭如字王鄭云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臣之在辟廱者辭此文凡二於字皆音於釋文乃謂鄭如字而不言烏音是誤說疏述毛云於是思念毛云倫思也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則如字乃毛義而釋文反以屬鄭併不解其故又據箋疏則樂字毛如字鄭音洛釋文亦無音反

於論鼓鐘箋云論之言倫也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案古論字本與倫通王制云凡制五刑必卽天論彼注云與天意合疏云謂就天之倫理釋文云論者倫理也皆以論為倫義與此箋同矣呂記引樂記語之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鄭以論為倫義本諸此殆非是樂記論字乃論說之論論倫者論其倫也毋得論卽倫乎於論之論是樂記倫字非樂記論字也厥昨引書無相奪倫及樂記論倫無患以兩倫字證詩論字得之

矇瞍奏公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鄭雜詩辭君曰無眸子曰瞽有眸子而無見曰瞍與毛正相反春官瞽矇鄭司農注韋昭國語注顧野王玉篇皆與毛同說文引字林云瞍目有眸無珠子也說文云矇童蒙也一曰不明也與毛同也孔疏云矇瞍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瞍有眸子故知瞍當無眸則二字亦不甚相異說詩者以意為分別耳

下武

下武維周傳云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周家最大此字訓相近而文義則無弊矣後儒各立新說呂引下為繼並為武功下訓為繼比後義更

述又下篇縷伐方言武功不應兩篇同意失改下武爲文武則尤不安不獨破經字也全詩之義皆侈美武王而此章言其能配三后故先以三后發端末句方及武王哲王卽三后謂大王王季文王也下武正述三后之美言周家相繼而益盛世有明哲之王今三后雖沒而精氣猶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也四語本有倫次若首句卽並舉文武通章文義併糅殺矣嚴緝以下武爲不上武尤無理周樂名登頌篇亦名武受命則曰武功伐崇則曰我武何嘗諱言武哉

世德作求箋云求終也義本爾雅案此求字元作逑王篇云逑終也亦作求則此詩求字乃通用耳字可通而義不可改也後儒不知遂別爲之說

孝思維則毛云則其先人也夫則其先人所以爲繼述之孝也義優矣集傳用李氏之說解爲民之法則不獨義短且與下土之式語意複出

昭茲來許毛云許進也疏申之云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爲進此所以說毛意未必愜案後漢書注東平王引詩云昭哉來御慎其祖武又御本有進義疑來御者詩之原文與

昭茲來許與下屬適追來孝釋文云來王如字鄭音賚孔氏述毛从鄭音賚訓勤未知王述毛作何解也後儒皆讀如字而說各殊朱詩之來陳氏釋爲有自來而以許爲助詞呂嚴併用之朱子釋來爲後世而許爲所兩說皆未長來孝之來朱呂云追先人之意而來致其孝此本漢鄭注也嚴緝祖曹氏說云致其方來之孝來者嗣續無之意曹說近之惜未得王肅義較其短長也與之許若許進則勤行進善於義明備適追來孝如後儒之解則適追處詩解不若述追王季勤孝之行經語渾成也

文王有聲

築城伊淢方十里之城也鄭箋以爲大於諸侯小於天子疏申其說謂鄭言城制有兩解公之城方九里侯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者此周官典命注據典命國家以命數爲節之文而推之也天子之城方九里大國方七里次國方五里小國方三里者此攷工記匠人注據匠人營國方九里之文而推之也以匠典命併是正文故兩存之豐城十里過於九而不及十二故曰大於諸侯小於天子正用典命注爲說矣愚案周書作雒解言周公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計方里爲方三百步每步六尺方里爲方百八十丈郛城方千六百二十丈正合天子方九里之制又左傳鄭祭仲言大都城百雉三國之一雉長三丈百雉得三百丈三之得九百丈爲方千五百步又與鄭次國城方五里之制相符以此二文證之則匠人注說爲長

方十里爲成成閒有淢名曰築城伊淢以見成也成方十里豐城亦方十里與成相偶故曰匹古注本明集傳殊涵

王公伊濯毛訓濯爲大卽釋詁文也言文王之事益大耳後儒由滌濯之義轉訓爲明著不已迂乎

豐在豐水西鎬在豐水東相去止二十五里武王雖徙鎬仍不離豐水旁耳故豐水東注豐水有芑皆就在鎬京目豐水而言朱傳襲戴說解豐水有芑爲謂豐水生物猶武王豈不欲有爲於此但欲貽謀子孫故不得不遷不思豐水是二家所共乎

鄭謂以文王以下八篇爲文王詩下武二篇爲武王詩是言此十篇爲二王而作

並不云作於二王時也朱子不詳察諸文而漫譏之過矣又謂正雅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亦非確論棫樸靈臺下武三詩稱王不稱諡單稱并不稱王疏以為或生時及未稱王時作其說亦通何必變指為沒後作乎又周家一代禮樂皆周公所定正雅諸篇即樂章也今云作於成王周公以後則是周公在時正雅尚未備也所定之樂當歌何詩乎且周公之後不聞更有制禮樂者雅頌諸篇之為金奏為工歌又何人所定乎

毛詩稽古編卷第十九

生民之什上 正大雅

生民

姜嫄為帝嚳元妃見家語世本大戴禮史記諸書宜為可信然揆之事理實有難通誠如張融所駁矣（融說見孔疏）且非但此也姜嫄果帝嚳元妃則弃乃嫡子自應纘嚳而立何待先立下妃子摯又立次妃子堯而終不及弃乎宜呂記朱傳皆舍毛而從鄭也

巨跡之說近於誕罔嚴緝是之非鄭以為劉子異議（云后稷生乎巨跡）緯書妄說（劉子見孔疏）史遷好奇（見周本紀誤用之）當不足據似矣然武迹敏拇之文見於釋訓爾雅正典亦有是說也況使后稷之生果係人道安得有父母無父周家不應特立姜嫄之廟別奏先妣之樂而生民閟宮二詩亦何為獨美稷之母不及其父乎天地之大奇詭變幻難盡以理詰耳

爾雅釋訓履帝武敏武跡也敏拇也爾雅釋詩多舉全句不應此獨截去歆字則敏字絕句歆字屬下句詩未嘗古不自朱傳始也又毛訓歆為饗則上下兩屬皆通為上句為歆饗而神饗屬下句為神饗而介福也鄭先訓介為左右而繼之云心體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之感則明以歆字屬下句與爾雅同惟儀禮喪服注引此詩於敏字絕句周禮賈疏引此亦然意鄭先注禮未定詩義後箋詩方改其句讀非孟賈疏所引則襲鄭之禮注耳

生民詩自次章至八章凡言誕者八誕皆訓大歎美之詞也次章誕彌大其生之

易也三章三誕寘大其神異之驗也四章誕實匍匐大其幼而岐嶷也五章誕后稷之穡大其教稼之功也六章誕降大其得嘉種以祭也七章誕我祀大其將祭之事也文義皆明順朱子疑其不甚通過矣古人文字簡嚴豈如後世之平直而衍暢哉至以為發語詞尤不叙信發語焉用此多詞乎公劉篇每章冠以篤字并此詩之誕同耳豈常發語詞乎

先生如達達字乃借也本當作羍从羊大聲數術作羍它末切

稷之見弃毛鄭以為欲顯其奇異史記以為疑其不祥後儒皆从史記愛孔氏已有辨矣（說見正義）亦謂一弃不已而至再至三庶是欲驗其靈異不然棄已弃之勿問其存亡可矣又不然當牛羊腓字時即可之如鄭子之於子文可矣（事見左傳宣四年）何必自隘巷而平林而寒氷屢遷之不憚煩乎蘇明允不信飼乳之說謂稷之見棄由不坼副無菑害之故而引鄭伯寤生事證之其謬尤甚夫不坼副無菑害與大任之少溲（溲渡一字小便也）而生文王不加病者（見晉語）正相同不以為度而反以為怪乎莊公之寤寤而生致驚其母厭之非其倫矣夫不坼副無菑害謂之不祥則必坼副菑害方謂之祥也亂無此人情

采薇詩小人所腓鄭破腓為芘前已辨之矣生民詩牛羊腓字之腓亦从毛訓避不用已說而未得反其破字之訓此不可解也謂一種中其意以牛羊見稷以足非避之如有愛之之意此尤為發說經止一腓字耳既為足肚又為芘一字安得兩訓邪況牛羊之足肚豈能芘護嬰兒邪

傳文簡略然實簡而盡如鳥覆翼之傳云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上補出翼字下補出藉字經意曉然矣覆翼兩字詩本互文相備故傳即以補為釋也蘇氏曰覆蓋也則兩翼義又曰翼藉也則藉非翼字本訓古人造語之妙信非後人可及

厥聲載路路大也（毛傳）此時啼音已大不復如呱呱時也陳氏釋為滿路陋矣（戴無訏訓見皇矣）以路為大字訓之常何用求新乎覃訏言長大也后稷稍已長大去初生被弃時遠矣豈猶平林隘巷中而聲音得達於路邪

種之黃茂傳云黃嘉穀也茂美也言穀種之嘉（此以黍穀色讀當如故）又言其美盛二字各一義蘇氏曰黃茂嘉穀也併二義而一之蔑傳語而失其恉

釋詁苞蕪豐茂也四字同義而其三皆見生民之五章故箋用其意但豐言艸茂苞言苗所指各殊

毛以實苞為本而鄭以為茂毛以實種為雍種而鄭以為生不雜鄭優矣朱傳錯方苞指漬種時而種為布種殆不然朱又云種甲坼而可為種也豈未甲坼時不可為種乎

方苞種褎發秀堅好穎栗十字乃禾生之次第孔疏以方苞為春生時種褎為夏長時發秀以下為秋成時當矣嘆不如嚴緝以方苞種褎為禾之始生而苗發秀為禾之中而秀堅好穎栗為禾之成而實尤為明確也又此十字方種堅好皆與大田詩同而鄭氏釋方種字兩詩異義嚴推其說謂大田方阜與堅好文連是戒親時故以方為孚甲始生此方苞在種褎前是苗初生時故以方為齊等大田種戒是未耕以前故以種為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則種已擇矣繼言種褎在方苞之後故以種為生不雜此最精當可補孔疏之不及源案兩詩方字之異信如嚴說至大田既種箋云相地之宜而擇其種是擇其與土性相宜不僅欲其不襍也此詩實種箋以為苗生之不襍與上言不襍於根荄不兼地宜之意則二種

字所指各殊匪直時有先後而已

有邰家室毛以邰爲姜嫄之國孔疏申之謂邰是稷之母家當何有乃而以封稷者或滅或遷皆未可知嘆傳又言之矣云堯見天因邰而生稷故封於邰則以邰封稷自是特出堯意但邰君未必有罪不應奪其土地則徙封之說長也宋羅泌國名記以爲大王後取有駘氏曰大姜是駘猶在不以封稷稷封之駘在武功姜姓之駘在琅琊棄大姜之爲有駘氏女見列女傳而史記正義亦引之以證大姜之賢（見周本紀）嘆孔疏不用其說者豈非以與毛相左邪不僅是也周語伶州鳩言昔武王伐殷歲在天黿（即玄枵齊分野）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逄（[illegible]）公之所馮（[illegible]）神是大姜乃有逄氏女非有邰氏女也左傳昭二十年晏子言有逄伯陵居爽鳩氏之墟以及大公居之是大姜之國雖在琅琊而非有邰也意有逄即邰之徙封或幾其舊號而曰有邰如宋之傳商晉之傳唐楚之傳荆與然無可疑也孔氏不用列女傳良以此

秬秠黍類也虋芑粱類也孔疏引舍人郭璞注釋虋爲赤粱粟芑爲白粱粟郭說必有本也宋沈括筆談以蘇頌圖經皆以爲赤黍白黍此誤也彼既見詩虋字與說文𪏰字字畫相近又見爾雅注居別條有丹黍赤黍以爾雅赤苗之虋當之故有是說也不知說文𪏰字下从黍麻聲靡爲切詩虋字爾雅說文皆作虋莫奔切音門併判然兩字𪏰字从黍訓爲穄稷也玉篇云穄糜似黍不黏與从禾之虋何涉哉至于丹黍赤粱色偶相同尤是二穀何可合爲一也虋芑之訓當以邢爲正矣又案有赤黍名糅胡兼反見玉篇闕氏丹黍米其是物乎又秬即秬穀是黑黍之二米考羅願以爲即來牟亦屬臆說

是任是負毛云任猶抱也疏云以任負共文肩在背故任爲抱（原案）古妊字通作任鄭宜以抱之於懷猶婦人之懷妊故訓爲抱耳然我任我輦箋云有負任者則又合任負爲一所謂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王氏訓爲肩任未知何本

后稷郊祀毛以爲堯所特命鄭以爲二王之後宋儒皆非之然論詩之文義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兩肇祀相應而中間皆言祭祀則宜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之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二句所言爲人祭后稷也又李氏譏毛特命之說而以魯郊爲比謂成王伯禽皆非禮豈堯與稷亦然殊不知所謂禮者翔自天子耳況聖德如堯可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以常禮律之董氏譏鄭二王之說以爲后稷於舜不得爲二王後夫舜繼堯堯繼嚳嚳之子孫在堯舜時正猶周之杞宋耳雖非二王後邪況嚳祀者始祀也若以爲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封國而始祭乎理又難通矣故傳以嚳祀爲始歸郊祀不可易也但以毛鄭二說較之則毛爲尤然鄭破肇爲兆不如依字訓始一也稷既已封邰國於母家則高辛氏之後必更有爲嗣者修其先代禮物郊不待奇爲二王後二也前五章言后稷功美帝堯特賜正是報功之典（[illegible]）若因二王後而得郊則非歸功后稷之意三也此郊祀特指祈穀不及至日之郊或因后稷功在播穀故特賜此祭若二王後則兼行至日之郊矣四也然則鄭氏二王後之說止可用之於首章之肇祀不可用之於六七八章之肇祀矣

或舂或揄揄音由非本音也揄自音俞訓引與抒臼（[illegible]）之義字當作抌又作抭又作舀又音以沼反周禮舂人注儀禮有司徹注皆作抌說文作舀从

爪目而抗饑乃其盛體

傳以踩爲蹂黍稷易傳以爲潤澤之取舂揄簸蹂及釋烝之次第也孫毓是鄭但論字義則毛爲當呂記本傳皆从毛又釋叟从米淅米也與解釋字異釋在从米采辨別也音亦同辨

傳釋載謀載惟引周禮肆師肆卜三語肆者之曰肆卜來歲之芟祠之曰肆卜來歲之戒社之日卜來歲之稼卽繼之曰所以興來而繼往也蓋已預透以興嗣歲之義又繼之曰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此又肆卜之意非載謀載惟正解唯謀陳意卽在其中言當穀孰時已謀度祭祀之禮感秋成而思報也及陳祭時又預卜來歲之吉祥因祭而祈年也后稷之功莫大於播穀后稷之祭莫大於祈穀故此章雖言祀事而終之以興嗣之文可見謀惟祀事正爲興嗣而然傳預透末句義於此所以釋謀惟本意不特分析二字字訓也若分析謀惟字訓則箋語明確矣云謀謀其日卜其日

郊之位在國門外稍祭軷而行故燔烈皆爲軷祭也自此而從郊祈穀於上帝以興嗣歲正言從郊之意也此指將祭時下章卬盛香升斯爲正祭時矣二章文義相承後儒指后稷肇祀不得郊祀故以取羝爲祭先取羝爲祭軷燔烈總上兩祭於三句文義則通矣但祭先本出考惡祭軷自爲行道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興嗣語不已錯乎況軷之郊祭卽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將主美大后稷肇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並係尤爲不類

嚴緝辨豆登登字曰登升之登無ノ上登下豆登之登有ノ案豆登字作𤽄从二手持肉在豆上也隸作登从手持肉在豆上又者手也夕者肉也登升字从癶从豆癶本作癶音撥从止从少步也从反止兩也又刺癶也刺癶難也豆爲登車之物象形王謂之乘石非俎豆之豆無音可讀二字之辨如此嚴蓋以有ノ無ノ別矣疏矣

生民詩八章舉稱要爲精密首章推原后稷生於姜嫄是一篇之綱領末二句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則已爲下七章立案次章言后稷之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此載生之事也三四章言稷之始而見弃繼而見收以及稍長有知識好種殖此載育之事也五六七八章言其爲稷官而教稼封有邰而肇祀爲氏乃粒上帝居歆爲周室開基之太祖所謂時維后稷也又此七章文義皆首尾相銜連環而下章法尤妙次章既美其生之易矣復言不寧不康以起下章誕寘之意三章既歷言誕寘顯稷之神異矣而章末承泣一語又與下章實覃實訏載路相接今以此二句置上章乃未傳時又非古義四章言其幼而岐嶷有異常人因及樹埶眾穀無不美盛已見若有神助故下章卽以有相之道承之五章美其教稼之功末句復言功成受封爲下三章之統冒六七八章皆受封主祭之事而六章先言天與嘉穀使供祭祀因以肇祀結之七章卽承肇祀而詳其如何方詳言祭事哎尚就將祭時言末章始言正祭祀而七章末語以興嗣歲見此祭爲祈穀上帝正祀下章豆登居歆意也其章法之貫穿如蛛絲馬迹蟬聯不斷可謂極其工矣且非直此也祀句言厥初由今而溯之初也結句言迄今由初而推之今也一祀一結遙相呼應無一筆疏漏微妙此最有格律之作學爲長篇者宜熟玩之

行葦

行葦雖成王詩然所言皆先王事惟曾孫始曰成王耳首章箋以爲先王之愛物五章箋以爲先王將養老行獻禮七章箋以爲成王承先王之法故叙云周家忠厚是言累世積德非美一王也先王之法箋謂指文武其愛物行獻之事當別指

先世有道之君矣案吳棫春秋言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又班彪
北征賦云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又後漢寇榮傳云昔文王葬枯骨公劉
敦行葦世稱其仁皆以行葦勿踐為公劉事漢世古書史猶多當必有據豈三家
詩說乎康成雖不言何王意或相合矣
行葦徬敍東萊疑為講師附益容或有之朱子譏其隨文生義無復倫理亂不然
仁及艸木愛物也內睦九族親親也尊事黃耇敬老也總為王者忠厚之道何謂
無倫理哉又謂說此詩者不知比興之體音韻之節此特以毛鄭二家指行葦勿
踐為忠厚之發事不以為興而或肆之筵四句故言(周毛公分章之故云)自為一章不以几
字上叶爾字御字下叶斝字耳殊不知詩即行葦一物見王者愛物之仁於義自
通何必判為興體又此篇毛分首章為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四章章四句
文義先悖(注見呂記)必欲易之以就韻則或肆之筵四句分屬兩章在本章既違割裂
在前後章復成贅疣(俗注)矣三百篇中同韻而異章同章而異韻者不僅此詩能盡
變定之乎況漢世古音尚存所籌辨兩轉辭用韻多合詩為後儒紛紛擾擾之改移
古音如吳棫韻補亦然朱子方狃其說以叶韻反謂漢人不知音韻是何言乎又
周曾孫二字疑此詩為祭畢而燕飲朱必照曾孫既是主祭之稱然非祭時亦可
稱也經首(已說就義)此詩言飲不言祭亦云曾孫戾氏矣劉瑾自稱曾孫以吉三祖(左見)
(傳哀二年)乃是戰時非祭時
詩之興體無定有以少與多者(此說蓋為之)有以多與少者(如葛覃本自之類)而全用與舍
(若萇楚為之類)古人作詩豈若後世有當格式耶以朱傳之例言之以少與多者不勝
詘指至於四牡之四五章以三句與二句小宛之三章以四句與二句皆以多與
少也猶行葦首章幾毛傳以四句與二句不成文理鄭箋有與而無所興為誤
恐難以服先儒之心也況行葦首四句毛鄭本皆以為興乎
葦是叢生之物(以同叢生物)故毛鄭稱敦為聚兒朱傳以敦敦為句萌之時非本義
又其取興則以勿踐履興莫遠具爾以苞體泥泥興肆筵授几尤為不倫敦聚如
朱說則勿踐履時葦未成形(叢)生叢(泥泥)也至肆筵授几即莫遠具爾之實事耳兩
義豈能相配乎
苞艸名也可為粗履又本也茂也其見詩者如苞栩苞棘苞杞之類皆訓為叢生
則通作枹生民之實苞行葦之方苞鄭皆訓茂此命雜辭誥文也朱傳訓為甲而
未顧不知何本
方苞方體方者方來而不已方將苞茂方將成體其柔又泥泥然美好故不忍傷
之此(毛)方方長不折之意所以為仁也鄭箋以為終為人用故愛之是直利之耳所
見小矣
莫遠具爾鄭以爾為揖而進之趨揖禮有爾爾爾大夫之文也命字毛無傳故疏
以覺為進之謂無論遠近皆揖之使進
嘉肴脾臄疏云燔炙是正饌以脾臄為加脈則經文是加奇矣又云箋以脾臄為
加故謂之嘉是嘉具之嘉又云定本集注並皆作嘉是當時經文或加或嘉本各
不同也未知誰得其正皆毛不為傳無由定之宋董氏言錯本皆作加奇定本作
嘉據此從定本此特因疏語而誤度其然孔疏箋文則漢世經本已有作嘉者矣孔
文中箋云正饌之外所加善肴則脾臄與腰合而義兩可存之夫未為誰
敦弓兩章鄭以為大射王肅孝毛以為燕射孔疏是鄭呂記從王案此兩章前後

皆言飲酒之事皆言飲酒是燕族人飲所謂內睦九族也後言飲酒是養老飲所謂外尊事黃耇也燕族人則旅酬之後然以爲樂養老則先與行射然後擇士以爲賓此燕射大射之別一在燕末一在先期而兩章言射在燕族之後養老之前則二說俱可通也但此射爲燕射則當承燕族取義與下章養老各一體王說以爲燕射而又以爲養老之燕飲則失經文先後之次孔氏譏之宜矣東萊不從後說謂此詩前後所言飲酒爲一事無睦族尊老之別故以王說爲哎哎此詩首敘本言忠厚而忠厚无非一端後敘則言三義以當之亦非誤也必如呂氏則全詩皆燕同姓語耳首敘之義亂未盡於此

敦弓既堅 釋文云敦音彫徐又都雷反此兩讀俱非敦字本音傳訓敦弓爲畫弓說文弴字亦訓畫弓是敦本弴字詩借用敦依字仍當作弴耳說文云弴都昆切則此詩敦字亦應如本音矣都昆切與出徐鉉然弴本从弴以享得聲享字从亯亯字从羊得如純此敦重讀注也純章敦弴𨗹韻皆同則敦弓之敦亦宜以如字爲古音矣陸音俗反併舍此而它讀者案玉篇弴字有丁幺丁昆二切釋文彫音琱本諸此又案有客篇敦琢其旅敦爲彫刻與此彫飾意略同棫樸篇追琢其章與此有客之敦琢追敦二字文形異而義同而棫樸追字都雷反有客敦字如爾雅王謂之雕雕字然則此詩釋文之彫音其致於有客之敦而徐之都雷反又転取於棫樸之追乎以音从義展轉相通非無因也但本音自合正不必舍而它求耳

敦實以將 毛云實客次第皆賢復引孔子矍相之射證之是謂其素行之賢也鄭謂名中爲賢較切於射然毛說實爲正大況素行賢則射亦必多中矣

四鍭如樹 意在美其中耳集傳曰言其貫革而堅正也貫革豈儒射所重乎

敦實以不侮 東萊獨取呂氏不以中病不中之說者終缺其巧箋云不侮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多中此卽射義內正外直之意宜可用也今集傳先訓不侮爲敬後及不以多中陵人之說則朱子之所折衷有在矣

酌以大斗 釋文云斗字又作枓都口反徐音主小雅維北有斗釋文亦兩音而音主者沈重也據徐沈皆與斗與主韻无同韻不必用叶也集傳叶之贅矣近世陳第古音攷音主爲祖音斗爲培亦與主祖培今亦同韻不獨古也何必改音況王斗同音不從韻司何反分爲兩音乎案說文十升曰斗當口切枓勺也之庾切此詩大斗爲酌酒之器則依字當作枓又案易豐卦曰中見斗與蔀字主字協說釋文云見斗孟作見主蓋以同音故通用也說文枓字亦諧斗聲則斗枓二字古音爲主無疑正韻四語韻中收此兩字皆音主得之

以祈黃耇 王氏解爲乞言良是下章引吳介福則義言之益也鄭云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正得此耳毛訓祈爲報朱訓祈爲告俱未若王義長嚴緝从之

爾雅云台背耇老壽也則黃耇台背皆老人之通稱耳大全載輔廣之言謂台背則老更甚於黃耇不知出何典毛傳云台背大老也不言黃耇次之也方言云秦晉之如陳楚之會曰耇鮐二者考文而合爲一傳其非兩義可知釋名云九十曰鮐背或曰黃耇亦以二者爲同實而異稱益不如廣所云也

台背 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疏引爾雅舍人注以爲背似鮐魚案鮐音臺又音台史記貨殖傳鮐鮆（丑鯉切斗斤同鮆音）文選吳都賦王鮪鯸鮐（鯸音侯）鮐指此魚也宋羅願爾雅翼以爲卽今之河豚魚又按文選劉逵注云鯸鮐狀如科斗大者長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啗之烝煮食之肥

美據此則羅語良是

行葦末二章是養老之事故以引以翼毛鄭以為文王之事黃耇呂履以為黃耇之輔成王義皆可通矣朱傳指此為頌禱之詞則黃耇者特偶爾之虛言爾無所指目也引翼之者誰又誰所引翼者乎

既醉

公尸嘉告公者君也天子祭宗廟以卿為尸卿出封則為侯伯侯伯入仕王朝則為卿皆有君道故稱公尸以為周先公之尸者非是成王時文廟為先公者三其四皆王也豈太王以下無嘏詞乎雖曰眾尊以曁卑然大義偏枯矣況周先公未追王者自得祭王號享王祭武成大告稱后稷為先王周禮大宗伯亦享所稱先王則偏指后稷以下也何獨於尸而以公名之朱傳又引秦稱皇帝而男女稱公子公主相例則愈俱非其倫秦不師古全無禮文法度豈成周比哉至天子女下嫁三公主之故有公主之稱非曰天子為公也且至今猶然不獨秦也此淺尤屬疏屬

其告維何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蓋此維何與下三維何語氣稍異故鄭特加訓釋是問其告之故非問其告之詞也祭祀既美物豕者又有威儀先當神明之意正當以告之故也集傳以為尸告之如此又謂自此至終篇皆尸告之詞觀非是詩僅八章而五章皆嘏詞反居其大半乎又古嘏詞當有成文若於禮經非臨時譔擬也觀少牢禮載大夫嘏詞則天子亦應有之矣成周詩人全棄禮經成語曰為己詩尤無是理也況此五章文體與少牢嘏詞不類

君子有孝子與威儀孔時連文故毛鄭以君子為羣臣然首二章君子皆因成王不應此獨異也朱呂以孝子為主人之嗣子則與下三章祚爾孫子詞意重複惟嚴緝云威儀甚得其宜由成王有孝子之行孝子之行無有匱竭能化天下皆為孝斯得之但威儀上承朋友攝語尚未分明當云羣臣之威儀甚得其宜由君子有孝行以先之則上承朋友既明劃而下起不匱又有情矣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毛云匱竭類善也疏申之謂以學道轉相教化無有匱竭則天長賜王以善道也周語釋類義云不忝前哲之謂夫克肖前人何善如之與毛義相成矣世德相承實天意使然故云永錫也鄭訓類為族類謂孝行無匱爲長以與女之族類又據左傳引此詩證考叔純孝施及莊公為訓不知左氏引詩以證施及當取不匱義非取錫類也況此與下章同言永錫皆謂天與之耳鄭以爾類為人與祚胤為天與義不畫一矣

室家之壼毛謂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毛訓壼為廣與周語合必是古義相傳如此也鄭以壼為捆謂室家先相致相親以化天下使相親則意太迂曲不如毛氏訓廣合之周語廣裕民人之解爲得矣近有以室家指民間言者更為明捷又與毛傳周語不相違可參也至朱傳淡遠嚴肅之說殊疏於理況居九重王者之當事何分臣子致祀耶況周語傳說以為所以愚二世也而詩人亦以此為顧於王是成周賢公卿與效秦宦豎所見乃略同吾未敢信

鳧鷖

毂言守成又言持盈守成持盈正所以守成也盈易溢溢則成者毁矣持之使勿溢云爾與有後艱傳云言不敢多祈也斯持之之道與

朱傳以鳧鷖為賓尸之樂知非也繹者祭名也祭祀樂章宜歌頌豈歌雅哉繹祭

之祟缺有係哀矣焉用鳧鷖乎孝子之心此說者後於公尸來燕語耳然詩詞

與樂章不相應者多矣此詩雖咏繹非必奏之於繹祭時也鄭渠謂豈有君與婦

之祭乘縣詩豈夫人助祭之樂乎又以假樂爲公尸舍燕一似尸實時王與公尸

卽席唱酬者尤令人難信

鳧鷖五章公尸毛傳皆指宗廟言鄭箋分之爲五以首章在涇爲祭宗廟之尸次章在沙爲祭四方萬物之尸三章在渚爲祭天地之尸四章在潨爲祭山川社稷之尸末章在亹爲祭七祀之尸曲爲分配亂殺禮其牽强說信矣然或謂天地山川社稷之有尸乃漢儒之說不足信此大不然也案周禮大司樂大祭祀尸出入奏肆夏大祝大祭祀隋（許規切）釁逆牲逆尸小祝大祭祀逆迎尸沃尸盥凡言大祭祀者兼天神地祇人鬼而言也而國語亦言昔祀夏郊董伯爲尸是郊祀天地有尸矣司禮士師祀五帝則沃尸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是祭五帝與祭社稷皆有尸矣禮記曾子問天子既殯五祀之祭尸三飯不侑酳不酢又月令注引逸禮中霤禮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有尸皆設祭於奧是祭五祀有尸矣綠衣篇綠祭高子以爲靈星之尸是祭星亦有尸矣此皆見於經傳安得謂漢儒之說乎況漢世近古其傳聞必有據石渠議白虎所言[illegible]

（余爲尸說五章别之斷）未可疑其妄也

鳧鷖五章陸佃以前四章分配神祇祖考而末章總之較勝於鄭矣來成言禮也來爲言考也傳云孚爲孝子則考可知天神在上故言來下地祇在下故言來崇

此與敘甚合

福祿來爲毛云孚爲孝子也鄭云爲猶助也助之止以爲之鄭申毛義耳爲訓助設敘文云手倚切又云協句如字朱傳助爲無音叶豈欲讀如字邪

假樂

假樂假字音暇訓嘉詩禮記爾雅三釋文皆同朱傳據中庸左傳改爲嘉不知假本訓嘉不必破字也案假字有遐賈嘏假格五音其言嘏者凡五見詩及注此詩假樂與周頌假以溢我假哉皇考王假字傳皆訓嘉商頌昭假遲遲箋訓暇又皇矣箋引書五年須暇亦爲寬暇義此五假字釋文皆音暇而假之一音實兼嘉暇兩義也又案朱傳假作嘉非音嘉也近世俗本集傳直云音嘉誤矣以楊用修之博雅亦承其音爲正則假字於對注古音[illegible]六麻韻中甚矣俗本之誤人也

大明厲保佑命爾假樂篇保右命之一指武王一指成王文同義亦同也鄭箋於大明云安而助之又遂命之於假樂則以爲成王官人必産臣保右而聚之乃後命用何煩畏其說也右本訓助轉爲本衆之義不已迂乎擧而後用官人之常何足傳美乎此詩毛無明解惟中庸引此鄭氏注云保安也右助也孔氏述之云天乃保安右助命之爲天子又申重後之當以此爲正集傳亦主釋此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本指成王言以爲子孫遵武王之法亂不貳矣傳郎倫下二章皆言子孫實非本嘉成王何反詳於子孫而略於成王也又皇皇以下從此子孫則皆背所指者則文義亦不相蒙大分截斷語可謂下三章皆中背章而一一分爲之遂本而失其指矣

無怨無惡鄭云天下皆仰樂之無有怨惡欲陽云其臨下無有私惡於人義大同而小異皆謂不爲人所怨惡也此說得之其以爲無私怨惡於人者誤矣不獨增增一私字也有私惡必有私好止言無私怨惡文義不成遺其集傳更改爲辭

而反寘鄭義於後

燕及朋友以族人之恩及之也禮有族食族燕乃其常序臣有功則燕非其常也故云燕及以美王恩意之隆也此見 朱傳訓燕爲安而曰人君能綱紀四方臣下賴之以安文義亦通但與下不解於位不相顧矣不解兼指君臣言也君臣皆勞民始得安何得臣獨逸乎東萊云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於位民所由休息也朱傳既云臣賴君以安而又引呂語不自相牴牾邪

郳風伊余來塈大雅兩民之攸塈凡三塈傳箋皆訓息假樂疏振尔雅呬息某氏注引詩民之攸塈以爲塈與呬古今字良是也案呬說文作𡖰云卧息也从自泉聲音義然則詩作塈乃借也說文塈作墍云仰塗也从土既聲其冀切書塗塈茨柿甘當此義矣詩借爲息故釋文云虛器切音亦不同至愬者乃古瘼字玉篇以當此塈訓不然又正韻肄塈字引詩來塈攸塈从仰塗取義訓爲依附說亦可通但不知何所本其標梅塈字毛訓取與三詩同音而異義

毛詩稽古編卷第二十

生民之什中 正大雅

公劉

大雅自公劉至召旻正變雅十有六篇敘皆得作者主名召康公穆公凡伯衛武公芮伯仍叔尹吉甫凡伯共八人召康公三詩皆正雅也其變雅則召穆公三詩二刺厲王一美宣王也衛武公芮伯各一詩皆刺厲王也仍叔一詩尹吉甫四詩皆美宣王也兩凡伯共三詩一刺厲王一刺幽王也抑爲武公作桑柔爲芮良夫作別見春秋內外傳崧高烝民則吉甫自著名氏餘皆賴敘以明其說必有所受矣朱子不信小敘故除武公芮伯吉甫四詩外皆爲疑詞卷阿詩則又參以紀年

不窋末年夏后政衰去稷不務不窋失官奔戎翟之間皆周語文也其曰公劉雖在戎翟能修后稷之業者詩因周語及詩兩文而揣其當然也周語言不窋事而不及公劉詩言公劉事而不及不窋遂又以公劉爲不窋孫中閒正屬鞠陶一世不容他徙逆意其當在戎翟閒也周語又言窋之後不敢怠業以至於文世載德不忝前人則公劉當與焉而詩亦言公劉厚民之事逆意其能修后稷之業也其日務耕種行地宜即詩所云涉則在巘復降在原逝彼百泉廼陟南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及既順廼宣徹田爲糧也其曰自漆沮渡渭取材用即詩所謂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也其曰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即詩所謂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橐于囊也其曰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即詩所謂既庶既繁而無永歎爰衆爰有也其不言公劉遷豳而言子慶節立國於豳者史遷未見毛詩不知

爰方啟行即遷豳之事故詩中雖有于豳斯館豳居允荒之語猶未以爲定都於
此當載籍極缺公劉事無他典可稽止據詩詞敷演而爲之說毛傳尚未行故不
及取而著之於書後儒反援本紀之文以非毛傳不亦惑乎惟周語言不窋奔竄
公劉不應更在邰與毛傳相矛盾故鄭箋孔疏以爲不窋已竄豳猶尚往來邰國
未節定居於豳至公劉而盡以邰民往居焉是定居於豳自公劉始此足通兩書
之異而未盡也仲達斯言猶拘於周本紀所著世次及康成駁譙周謂公劉與太康
同時之說耳本紀以周十五世當夏殷二代千二百年之久先儒已疑其誤孔疏云計
每世在位八十許年子猶將老始生以理推之實難據信史記康成漢世大儒之意亦同豳譜之言又與周語不合辨見下條俱未
可信則公劉之與不窋相去不知幾世决非祖孫也故詩不窋失官奔戎翟周之
衰韋昭以大康之敗當之應不誤迨少康中興爲之緒安民重也不窋子孫自
當遷於豳詩都倚先人之職則有邰雖上應如故竹書紀年云少康三年復田稷沈約
注云后稷之後不窋失官至是而復不復其官必併復其國矣至公劉再遭夏亂是時未詳始去有邰
定都於豳耳故不窋之竄公劉之遷皆避夏亂皆自邰出事略相同而時世不必
相接後儒不信毛傳皆因過信史記以兩君爲祖孫世次相近之故遂特論之以
俟識者擇焉

公劉遷豳毛傳止云當夏人之亂未定何王之世也鄭譜指爲大康時孔疏疑之
謂據韋昭國語注不窋與大康同時公劉乃不窋孫不應共世當矣但謂不窋失
官在大康始衰之時公劉見逐在少康未立之前此特遷就其說曲爲鄭譜回護
耳夫大康之後又歷仲康帝相兩主始滅於寒浞則少康未興以前豈得越兩王
而名爲大康時耶譜之言仍不合也案子長作周本紀拘於大子晉十五王及衛
彪傒十五世之說皆見周語晉言后稷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傒言后稷斷周十五世而混當是賢君有十五耳非世數盡于此也所記
世次最爲疏屆公劉之爲后稷曾孫未可信也婁敬說高祖言周自后稷封邰積
德累善十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漢初去古不遠敬所聞當有據矣夫十餘世則非
曾孫避桀則非與大康同時此足證本記及豳譜之失敬語今見史記子長錄之
於傳而不改本紀之誤何弗思乎

公劉之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也傳云篤厚也敍所謂厚於民是也首章言去邰之
事次章言度地之勤三章言建立都邑四章言燕勞群臣五六章言築室授田利
民富國之事而六以篤字冠之則皆厚於民之道也公劉之厚非一端而避夏遷
豳尤爲厚之至公劉食足兵彊雖遭迫逐猶可固守乃決意去之無所擔楷寧勞
其身不忍闕其民備有言其可居而弗居可安而弗安有疆場有倉積而弗有以
脫民於鋒刃者莫如於此矣大王之避狄遷岐殆其家法乎然二君雖當奔竄之
餘而相度從容經理周密絕非流離播遷倉皇失措者比蓋其棄國之初胸中先
有成畫去小利就大謀度可爲而後動非徒姑息爲仁逞避爲義者也厚德之中
有大略存焉見於綿公劉兩詩矣

于橐于囊諸家釋橐囊各異約之有四說焉毛傳小曰橐大曰囊王肅孫毓亦同
孔疏申毛引左傳錫盾食寘飧於橐與司馬彪及公羊傳陳乞盛公子陽生於囊
以橐僅容物證其小以囊可容人證其大此一說也文選于寶晉紀論引此詩呂向
注云大曰橐小曰囊與毛傳反此又一說也釋文引說文云無底曰囊有底曰橐
孫奕示兒編亦引之今本說文云橐囊也囊橐也與二書所引不同此又一說也唐韻云橐無底囊有底錯
云無底曰橐漢書師古注云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刑法志及趙充國傳二注皆同宋董氏及朱傳

固之此與釋文反又一說也四說各異而毛傳最古矣又孔疏引趙盾傳云一事
似爲確證然史記平原君傳云若錐之處囊中漢書揚雄傳云士或自盛以橐又
云范雎扶服入橐則橐未始不以盛物橐未嘗不可容人也蓋二物本大同小別
可以互偁人各以意名之故說各不同乎
干戈戚揚箋云戈句孑戟也疏無發明案考工記冶氏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
援四之注云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
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其孑戈句兵也主於胡也疏云戈
與戟別而鄭云戈今句孑戟戈戟共爲一者據漢法而言雞鳴以胡似雞鳴也擁
頸以胡曲故也以其有胡孑故爲句兵又禮記文王世子注云戈句孑戟也疏云
如戟有孑刃因引冶氏文而釋之云以其句曲有孑戟又曲禮疏云戈句孑刃也
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向上而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四寸接柲處長四寸並
廣三寸用以句害人據此諸說是戈戟皆句兵但小枝向上爲戟平之爲戈微有
不同故戈亦蒙戟名而以句孑別之句孑者以其橫安刃不向上而鉤也且其字
篆體作戈本象戈形說文謂之平頭戟云戈从弋一橫之象形是已又莊四年左
傳楚武王授師孑焉杜引方言云孑者戟也疏云方言戟楚謂之孑郭注云取名
於句孑也戟有上刺之刃又有下句之刃故以句孑爲名是戈戟之用俱在句孑
大類而小別也方言又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孑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
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曼胡其曲者謂之句孑曼胡郭注云句孑曼胡即今之雞
鳴句孑戟也夫戟而無刃殆即所謂橫安刃不向上者正指戈而言然則孑者本
以名戈而楚獨以名戟杜特據楚語釋孑耳故冶氏疏引左傳注云孑句孑非杜注當

見服虔謂家語不言是戟與杜異也
爰方啟行毛鄭皆釋爲方開道路而行蓋時遭迫逐道路必有阻難故整其師旅
設其兵器以方開之也齊語管仲曰君得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天下二方字字
法相同集傳曰方猶始也文義亦通但與上二語少情
毛傳謂公劉遷豳從者十有八國本指諸侯也曹氏以爲民之從遷而引爲既庶
既繁之證誤矣諸侯之從不過同避夏亂耳非同適豳也豳地能容十八國乎
而無永歎傳云民無永歎猶文王之無悔也此特釋長歎之爲悔耳民不以遷爲
悔猶文王之作事無所可悔也仲達謂民不恨公劉猶文王之德不爲人恨遂用
此義以述皇矣詩傳殆未必得毛指
鞞琫容刀朱傳既以正義飾容刀爲容飾之刀又引或說謂容刀如容臭言鞞琫
之中容此刀此說解詩倂誤解內則也案內則疏引庾氏熊說云以臭物可以脩
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也與詩疏容刀同義
詩多言原隰皆泛指廣平下溼之地予獨公劉篇度其隰原鄭氏著之於豳譜云
據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孔疏申之云禹貢雍州荊岐既旅原隰底績是
岐山原隰屬雍州也公劉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孔氏書疏又
云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鄭公以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桉此當
爲地名況禹貢原隰底績上有荊岐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下有豬野是澤名而
原隰與之並列定非地形高下之通偁鄭氏既引書以作豳譜孔氏復合詩書二
文以證其爲一則公劉篇度其隰原自應訓爲地名然鄭氏箋此詩云度其隰與
原田之多少則仍是廣平下溼之通偁耳孔氏亦從文釋之末雖引豳譜而不爲

置辨恐屬疏忽

取厲取鍛鍛者治鐵之名非石名亦非鍛名也毛傳云鍛石鄭據以鍛爲石名故申之云鍛石所以爲鍛質孔疏云質椹也鍛金之時須山石爲椹質是鍛雖非石名然取石以供鍛用則毛之訓爲石仍是道其實也朱傳訓爲鍛鐵未有名鍛者豈以爲鍛成之鐵乎鍛成之鐵已爲人有不比山間頑石可取之無禁也又釋文云鍛本又作碫說文云碫厲石也豈厲與碫乃一石乎又今說文碫作碬徐音乎加切與鍛文異別有辨詳附錄

芮鞫拘侮之即傳云芮水涯也箋云芮之言內也然則芮乃水內涯名非水名也字當作汭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氏注引詩汭鞫證之及箋詩則不用前說孔疏以爲注禮時未詳詩意良是也蘇氏反取其禮注通義駁之當矣又案職方賈疏亦辨其說謂詩上言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故以芮鞫爲外內周公制禮時以汭爲水名汭即皇澗名爲汭耳賈以汭爲皇澗之別名殊是臆說不如孔疏之當又鞫訓水外字當作坈鞫字乃借也職方鄭注引詩作坈漢書地里記引詩作泦師古曰韓詩作[illegible]坈泦三字不見說文而見王篇皆居六切注云水外曰坈阮古岸也泦水文也廣韻泦訓司王篇坈泦二字皆無曲岸水外之義則芮鞫鞫字當以坈爲正而泦次之餘皆滯也

洞酌

公劉卷阿洞酌三詩皆召康公戒成王而意各有所指公劉戒以厚民事也洞酌戒以修德行道也卷阿戒以求賢用士也鄭氏釋洞酌用左傳昭忠信之說正合敍意潦水可爲神明所歆皇天親饗也豈弟爲民父母所謂有德有道也成王它日命君陳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是深有得於此詩之義矣蘇子由以爲行潦至薄挹而注之可以餴饎見物皆可用喻君子之於人才強教悅安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與敍意全不相蒙況民之父母民之攸歸民之攸塈民字豈指士庶言何得轉曰賢才又求賢用吉士是下篇立言本指不當此詩豫及之也

可以餴饎言行潦可供餴饎之用耳朱傳釋餴義謂烝米一熟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一似用行潦專爲再蒸也豈一蒸時不須水乎又毛詩云餴餾也正義引尒雅孫炎注云蒸之曰餴勻之曰餾郭璞注云餐音修飯曰餴餴熟曰餾而申之云烝米謂之餴餴必餾而熟之故言餴餾然則一蒸之後勻之使熟何用更沃水乎又餴字義說文云一蒸米玉篇云半蒸飯廣韻亦云一蒸並無再蒸之說又案餴本作饙或作饙

洞酌詩集傳引表記強教悅安大學民好民惡之語不過誇豈弟父母之義非有兩層意也大全載輔廣之言以強教悅安爲成民之才民好民惡爲體民之心又云既有以成其才又有以體其心則是豈弟父母成二義矣世有強教悅安而與民心好惡相違者乎

卷阿

卷阿詩十章凡十言君子而其六則言豈弟箋疏皆曰大臣卽敍所謂賢也敍所謂吉士則經文之藹藹吉人藹藹吉士也能信任大臣處之尊位則求賢滿朝矣嚴坦叔推演其說以爲成周雖多吉士不可無大賢以爲之統盟時周公有明農之請召公覩周公歸政之後成王任用非人故勸王虛心詘己求豈弟之賢而任

之斯語良是也朱子辨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同一豈弟君子泂酌自故
王不應此篇遽爲賢人似矣但首章云來游來歌七章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來
是自外而至之詞非所以偁王媚于天子不得云王使媚之均礙於文義又召公
意在勸王用賢何得二三四章徒爲頌禱之詞詞不一及本指乎朱傳以爲極壽
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歆動之五章之後乃告以致此之由茲特彌爲之詞耳
詩意未必然

人主用賢始則虛心謙體以致其來終則寵眷錫予以報其功而賢者既用上則能成就君德下則能表正民俗中則能使庶僚竭力以致太平其義皆具於卷阿詩矣首章敘興卷阿末章備述車馬正用賢始終之道也二三四章三言俾爾謂君德成也五六章兩言四方謂民俗正也七八章兩言藹藹謂庶僚竭力也九章言鳳鳴之和桐生之盛謂致太平也此用賢之效也首尾二章論人君用賢之道而中八章皆盛偁其效以爲勸厲法章法最爲完整

卷阿集傳云召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詩以爲戒其說本竹書紀年紀年云成王三十三年王游於卷阿召康公從是也案阿是大陵之通偁卷是卷曲義非地名也詩以爲興不言王游於此也且紀年言王游不言王歌也言王歌見紀年注則在十八年非歌於游卷阿時也〔歌也段〕紀年因詩而附會集傳又因紀年而增益之耳紀年之書先儒不用以釋經故朱子雖祖其說而不著其所自出

首章飄風自南釋文飄作票云本亦作飄其匪風飄兮匪風發發釋文皆云飄本又作票案票方昭切本作㶾說文云㶾火飛也从火𡿺與䙴同意〔𤐫必昭切作之或體以飆別字非當〕也大飛也上升段云同意今㶾字惟見周禮它典皆作票隸省也周禮草人輕㶾用犬注㶾輕脆者疏云㶾脆聲相近故知㶾即脆也又漢書霍去病傳票姚校尉票騎將軍師古注以爲勁疾之貌五行記會成言成帝崇聚輕票無誼之人合諸說觀之票乃輕速之偁蓋从火取義也毛訓飄風爲回風疏引爾雅回風曰飄李巡注云回風旋風也凡風之回旋者必輕揚而迅速詩飄票文雖異義自相通矣

伴奐毛訓爲廣大有文章本作判換鄭訓爲自縱弛之意音畔換孔疏辨之矣弟祿弟字毛訓小音弗鄭訓福音廢釋文引徐沈二家語亦甚明呂記朱傳皆从鄭訓用毛者不已疏乎又伴奐如鄭解則與優游意複不如毛以伴爲廣大奐爲文章之當且本於孔子之言〔孔晁引之云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見正義〕尤爲有據但王肅述毛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獨以伴奐指王而分游與優游爾休指君子割裂經語不成文義又下二章首二句皆指王不應此獨異又此三章言爾者凡十三皆指王不應此二爾字獨異斷非毛指也當參諸說定而爲之解曰廣大而有文章故爾王可得游娛矣從容而自得哉爾王可得休息矣廣大有文章言其規模制度弘遠而明備故天下底定而王得安享太平所謂爾游也優游爾休又承爾游而申言之文異義同聯語平而意貫矣

馮翼孝德分爲四義皆指賢人之德言馮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偁孔疏之解甚當呂記謂馮翼自成王言王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得有孝有德者然後可則四有字文義參差殆非詩指

鳳凰于飛箋云時鳳凰至因以爲喻孔疏引書我則鳴鳥不聞證之當矣案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爲鳥音岳〕鳴於岐山韋昭注云鸑鷟鳳凰之別名也詩云鳳

凰鳴矣于彼高岡其岐山之舊乎此又一證也又周書王會解云丙申以鳳鳥方揚以凰鳥解所言正猶成王時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之事此尤足爲證而孔不之引豈偶未及耶至竹書紀年云成王十八年鳳凰見遂有事於河沈約注云鳳凰翔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此琴操所謂歌也紀年非正典宜不爲所據信矣蔡神鳳操曰鳳凰翔兮于紫庭余何德兮感靈瑞先王兮德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詞調卑弱非三代人手筆其爲僞作無疑

呂記云亦集爰止言衆萃也亦傅于天言布散也此二義取興圖傳萃聚喻入佐翽廷與媚于天子相應布散喻出隸俗牧民社與媚于庶人相應

藹藹毛云濟濟鄭云奉職盡力意皆出尒雅疏合二義言之云美容又盡力夫美容盡力所以爲吉士也蘇氏𢾾訓爲衆多則下王多複出矣又釋文云藹說文作譪案說文譪从言葛聲臣盡力之美亦與釋訓同又此字近世有上去二讀正韻解泰二韻皆收之非古也釋文譪於害反說文王篇皆同止有此一音無讀上聲者又皆入言部亦兒編云譪字釋文與禮部韻並音去聲意宋世已有上聲之誤故孫特置辨與

維君子使媚傳以君子目王自知與下句文義難通也因引六月篇王于出征以佐天子相例不知彼詩于本訓曰出征以佐天子正王命者茴語也故王與天子文連無礙於義非此詩之比

尒雅釋訓爲解詩不煩釋字義並舉作詩大指以爲言如藹藹萋萋臣盡力也雝雝喈喈民協服也惟藹藹是正釋耳詩萋萋句說梧桐之盛雝雝喈喈自說鳳凰之鳴而釋訓以臣民當之是推明全句意非解其字也毛鄭偶祖是說惟與與不𫠦有異以鳳凰梧桐爲太平之實驗而致此瑞則由王之用賢此毛義也以鳳凰喻賢士梧桐喻明王此鄭義也較論之鄭義差長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言賢者車馬之盛見王寵眷之隆也若君子目王不過王有此車馬耳與禮賢意何關

矢詩即首章之矢音也遂歌即首章之來歌也來歌矢音承上豈弟君子言矢詩遂歌承上兩君子言皆謂賢者矢之而爲歌也但首章來歌以矢其音是賢者自歌之末章矢詩而遂爲歌是樂工歌之爲異耳末章傳云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遂爲工師之歌傳從言公卿是即詩之君子而敘所謂賢也箋以矢詩爲召公自言孔疏因謂公劉泂酌卷阿即所矢之詩而此二語爲三篇總結似矣然矢詩遂歌與來歌矢音有庀文義相應甚明箋疏之述傳殆未合詩意

生民之什下 大雅

民勞

民勞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疏引世本及周本紀明其世次以爲共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誤矣案本紀孝王乃共王弟夷王乃懿王子也世本即史記所據亦應與本紀同疏又引左傳服虔注言召穆公是康公十六世孫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生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短長也此語固然而猶未盡案召康公最稱多壽論衡言其百八十歲必有據也計其生存時當及見七八世孫成又沖主特與其雲仍同輩耳世數差殊又何足怪

汔可小康毛云汔危也鄭云汔幾也疏申毛云汔之下云小康明是由危即安故以汔爲危又申鄭云汔之爲危無正訓又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故以汔爲幾源

謂孔氏失毛鄭意矣毛云危即近義易曰其始庶幾殆與危義皆可通於近但毛
語未明故鄭云幾正申毛危意非易傳也又爾雅釋詁噊音聿幾裁殆危也裁音哉汔
也幾譏危汔轉互相通毛危鄭幾同歸近義耳豈有異乎又案汔爾雅說文皆作
汔从水气聲气即古氣字諸作乞俗爲乞與請乞義但爾雅釋文汔音恆詩釋文
及說文皆許訖反音各不同說文云水涸也或曰泣下與詩雅義又不同廣雅汔
許乞反盡也音同許陸而訓釋又異當以毛鄭爲正
無縱詭隨毛訓爲詭人之善隨人之惡朱傳訓爲不顧是非而妄隨人雖小異而
實同歸也後漢書陳忠傳引此詩章懷注云詭詐妄隨之人朱說當本此
憯不畏明說文引之憯作朁云曾也从曰兓子林反从二先先音𢪤附臣鉉等以今皆
字即憯字之僞又說文別有憯字云痛也則憯朁是兩字詩中憯字多訓曾當以
朁心爲正惟雨無正憯憯日瘁當从心耳後人傳寫合兩義於一字久矣
柔遠能邇見書亦見詩鄭注書則曰能恣也箋詩則曰能猶伽也伽字唐初已不
識字書音義皆闕釋文皆用廣雅如字訓廣雅云如古也妨也釋之正義用書注恣意釋之
然鄭箋自有解矣箋云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則伽義當與暇相同又釋文云
能毛如字鄭奴代反據徐反能與耐同伽當訓忍訓任徐邈晉人去鄭未遠宜得
伽字之解矣但毛傳能字無訓孔述毛全用鄭箋意不知徐云毛如字當作何義
也案尚書孔傳云言當安遠乃能安近不訓柔爲安疏引王肅云能安遠者乃能安近
二說相反而釋能字則同徐意或如之

板

板篇首章上帝皆謂王者板詩二四五六章蕩詩次章及桑柔首章天字亦斥王

毛鄭之說有自來矣三家義雖無攷然韓詩外傳以上帝板板下民卒癉爲君反
道而民愁則上帝亦指君爾雅釋詁云天帝皇王君也正謂此詩耳後儒易其
說最是拘墟之見又天之牖民下文皆言王者之事尤難徑屬上天李氏解爲順
天理以牖其民迂矣朱傳曰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亦迂
靡聖管管毛以管管爲無所依繫必有本也訓爲小見者蓋因管字而傅會之曹
氏之陋說也詩緝引之誤矣案管本作悹廣韻云古滿切詩傳悹悹無所依又音
貫然則此詩管字乃悹之借也與管見義何預
爾雅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小人逢迎其主往往欲立新法以助其虐厲王
時紛更舊典必多周語太子晉曰厲始革典斯其證也首章靡聖管管六章無自
立辟正此意也孟子解泄泄云言則非先王之道以先王爲非故敢於自立法也與
釋訓音釋合朱傳以泄泄爲怠緩說經猶非孟子沓沓之義沓沓者謂爭競進之
貌見小雅十月之交故以爭競爲義非先王者其說夫亦謂義非先王豈止於怠緩悅從哉
案說文泄泄作呭呭云多言也沓沓云語多沓沓義正相符矣又多言與制法則
似異而實同人主紛更舊典群小必爭先獻謀各逞其說說文解字義故止云多
言爾雅釋詩義則推其多言之故
詩三言泄泄泄泄其羽傳曰雉飛而鼓翼也桑者泄泄兮傳云多人貌無然泄泄
傳云猶沓沓也三泄泄所指異而義則同鳥之鼓翼爲求雌也人之衆多急於桑
也臣之雜沓爭獻媚也總爲競進趨先之意朱傳皆反其義
天之方蹶蹶俱衛反動也朱傳既解爲動矣又云顛覆之意訓顛覆則蹶當居月
反今無兩義不知讀何音

辭之輯矣辭之懌矣鄭以辭爲王者之政教葢上文戒群臣毋助王爲虐因言聞
之安危繫於出令如此不得輕變先王法也其說本當而嚴粲非之謂戒以僚友
之言論宜相協和誤矣夫言論貴其是豈必其同乎以下數章觀之當時僚友者
止一老夫耳其囂囂者譏諷者夸毗者皆隨聲附和唯諾取從者也尚慮其不相
合哉嚴又譏鄭以爲上下文皆責僚友中忽言王者出令詞意不倫則不獨失詩
意併失鄭意鄭原云此戒語時之大臣爭政教雖出於王者而辭之懌之臣亦與
有責焉詎吉戒之與上下文正一意安得謂不論乎

聽我囂囂毛云囂囂猶警警也疏引爾雅敖敖傲也申之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也
囂字音五刀反訓爲自得不肯受言之皃以自得訓囂囂雖本孟子趙注然轉爲
不肯受言迂矣

傳云夸毗以體柔人也義同爾雅先儒皆連用之朱傳獨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
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卽以諛言毗之夫夸毗雖連讀載於一篇乃一見成俑自非
可分析取義也此詛不已鑿乎況毗本作𣬈从囟比聲人臍也諄訓益訓厚訓毗
並與作何附解者案夸毗玉篇廣韻皆作舿䑀字集韻亦作䠊䑀與䑀字本訓
不相蒙

爾雅籧篨口柔也戚施面柔也夸毗體柔也此三者曲盡小人依媚之態而皆見
詩今合之它典則周書巧言令色便辟語異而義同巧言卽口柔令色卽面柔便
辟卽體柔論語亦言巧言令色足恭注便辟也書傳亦云便辟足恭孔仲達釋
夸毗云便辟其足前郤爲恭今經生解足恭異此疑也則足恭也便辟也夸毗也三名而
一實也孟子述曾子子路之言所謂未同而言者其口柔乎諂笑者其面柔乎脅
肩者其體柔乎取人與立自皆當戒此三者聖賢之垂訓古今同符如此又安遽
除戚劇作蘧篨戚施說文作𩏖𩏖廣韻又主爲佞親說詩語以二者爲疾名說文
以籧篨爲粗竹席𪓰𪓰爲蟾蜍取象於廢疾與器物其賤惡之僞與夸毗亦必有
所象今不得其說矣

喪亂蔑資毛以蔑爲無資爲財義本訓也朱傳曰資與咨同嗟歎聲不讀改字文
義亦乖

民之多辟無自立辟立辟者立法也自立法必廢祖宗之法所謂國將亡必多制
也成王之賢也由諸臣平厲王之說也自立辟可識興亡之故矣李氏謂民多邪辟
王不宜又爲邪辟朱呂皆从之此非詩恉左傳宣四年孔子引此詩譏洩冶處邪
辟之世不可自立法意正與古注同不然洩冶諫君可言邪僻乎

又此兩辟字毛鄭上訓邪僻下訓法故釋文上匹亦反下婢亦反下章大師毛鄭
以爲三公故釋文音泰呂記上辟从李氏訓邪僻大師从王氏訓大衆而音反仍
舊釋文之讀殊少剖斷

以大宗爲同姓世適宗之爲王之適子者鄭康成之說也以大宗爲巨室宗子爲
同姓者王安石之說也晉士蔿對獻公僖五年左傳引此詩而云君其脩德而固宗子
何城如之宗子暗相申主正適子之謂鄭說有本矣李樗从王說反引左傳證之
何弗思與

及爾出王毛訓王爲往王之訓往獨見此耳說詩者自以爲疑近世說文長箋言
徃逞徨徨等字皆从𡳿詩出王本作𡳿石經因凡字从𡳿者俱省𡳿爲王併出𡳿
字亦省作王斯言良是也案說文𡳿从之𡳿作在土上𡳿本象艸出而仍訓𡳿

以生取義訓艸本妄生則亦可借訓㞷傳義有徵矣又趙謂此字豈石經所改則孟蜀以前經文尚作㞷也故㞷（乎光切）王（雨方切）異音而釋文無音反是唐本之爲㞷字可知也後儒不察妄爲往音以就之陋矣夫王字止有平去兩讀安得有上聲乎

毛詩稽古編卷第二十一

蕩之什上（大雅）

蕩

蕩敍云厲王時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此詩爾雅云版版盪盪僻也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皃並上帝本指厲王譏其無法度而在民上爲人君也此詩蕩蕩與堯舜之蕩蕩無名洪範之王道蕩蕩取義各別矣歐陽氏訓爲廣大殊失詩指蘇氏因此謂小敍蕩蕩與詩之蕩蕩不合夫敍詩者豈能逆料後之誤解乎案說文平坦義當作惕狂放義當作愓亦作惕滌除義當作盪廣大義當作潒蕩本水名與此四義俱無涉今惕愓潒三字不用以一蕩字揔其義而盪亦作盪此俗之謬也古今文必有別矣即如詩魯道有蕩此惕字也書以蕩陵德論語其蔽也蕩今之狂也蕩及詩蕩蕩上帝此愓字也法度廢壞正放義矣書洪水蕩蕩孔傳訓滌除此盪字也論語君子坦蕩蕩及堯之蕩蕩當作潒潒訓水潒潒逝廣遠義矣書王道蕩蕩孔訓開闢則亦廣遠義當作潒也蓋世去古未遠所見經本較眞又即校有因故訓釋得其當後人徒據今本妄肆紛更及譏先儒爲誤豈非經學之一厄哉

又案經典中語同而美惡異義者甚多如同一欽欽晨風以爲憂鼓鍾以爲樂同一翩翩四牡以興使臣南有嘉魚以興賢者巷伯以刺讒人同一蹻蹻抑篇以爲不相入崧高以爲美皃瞻卬以爲大皃豈弟君子至美之稱也而齊人譏文姜亦用之綣綣從公（昭二十五年左傳語）忠愛之誼也而召公惡詭隨則謹之此類雖勝數指益

自有經以來字體屢變經文亦屢易衛包所改之經已非漢隸之舊況古文大篆乎較之刪定之原文不啻內典之遺翻譯矣又加以傳寫之訛誤俗學之汚竄衆二千年古經面目殆不可復問矣字形雖易而字義猶可攷此漢唐注疏所以為功不小也後儒所據者俗本所識者俗字驟見先儒訓釋大有逕庭遂駭之疑之因而掊擊之悉易以臆解鄭書燕說其誤可勝言哉

曾是掊克毛訓掊為自伐克為好勝蓋定本掊作倍倍是衆倍於人故為自伐毛殆據倍字釋之耳箋不易傳意漢世經本皆作倍也釋文云掊聚斂也案說文訓掊為把乃入水取鹽之名史記武本紀掊視得鼎注以掊為手把土皆是訓取之義陸云聚斂當是也然此止釋掊義耳王氏曰掊斂好勝之人掊訓从陸克訓从毛此得之朱傳解經為聚斂之臣殊遺克義漢書敘傳師古注引此詩而釋之曰，掊克好聚斂克害人也豈謂以聚斂行其克害乎朱子最喜顏監殆狃其說但克害之事多端寧僅聚斂顏注云云或分為二義亦未可知

蕩詩兩義字皆訓直而秉義類言汝所秉用之人空善也（箋訓義為善）不義從式言沈湎之行不宜以而法式之也案古義儀宜三字通用宜監於殷禮記引之宜作儀如食宜饇釋文宜本作儀其儀一兮箋訓儀為義我儀圖之釋文儀作義傳訓宜此詩兩義之為宜毛鄭不誤矣後人亦知義訓宜不知此兩義及烝民之儀直當宜字用也義儀宜古皆音俄音同故用之不甚別異

流言以對毛傳云對遂也夫彊禦衆懟之人宜疏遠也不根之流言宜遏絕也而使之得遂是王用人聽言之不審也用人不審則寇攘進矣聽言不審則詛祝興矣孔申傳云為流言以遂其惡事毛意未必矣鄭以對為荅義短於毛

詛者盟之細也詛用牲而祝無之祝又詛之細也古重盟詛之禮蓋其風始於苗民而後王因著為令周禮春官之屬有詛祝（詛此祝如字讀）秋官之屬有司盟詛民之不信者其獄訟則使之詛盟皆掌之以官而朝廷之上亦自行之巧言詩君子屢盟是王與臣下盟也蘇公欲詛何人是大臣互相詛也此皆君臣相疑恭虔不和所致厲王之世羣小接迹流言交構君臣之間不能相信至要神質鬼以釋其疑宜其多詛祝矣東遷而降斯風尤甚如鄭詛射潁考叔者晉詛無畜羣公子衆作三軍則詛之陽虎殺秦則詛其君及國人秦伐楚則亦詛之於神事不勝枚指後世民情偷流鬼神不足約束之於是上不立此法下亦莫重其事矣集傳以詛祝為怨謗節周公所謂小人怨汝詈汝晏子所謂夫婦皆詛者也與箋疏異文義亦通但屬王行監謗之令國人以目而已敢啟口詛祝乎

傳云炰烋猶彭亨也韓愈石鼎聯句詩豕腹脹彭亨蓋用其語然鄭之述毛云炰烋矜自健之皃與韓愈豕腹意異韓雖用毛語而失其指矣案易釋文（大有卦引）子夏注云彭亨驕滿皃王肅廣韻彭亨作㴔倖注云自彊也意皆同鄭

如蜩如螗傳云蜩蟬也螗蝘也陸疏云宋衛謂之蜩海岱之閒謂之蟪蟬通語也螗蟬之大而黑色者一名蝘虭然則蜩為總名螗乃諸蜩中之一種郭之注爾雅同此義又與毛傳合當是也孔疏據爾雅舍人注謂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為蜩為螗是蜩螗一物而異名與郭義殊殆不然爾雅所列蜩之種凡七而總名之曰蜩螗之名居七者之一耳何關方語乎又爾雅云蜩蜋蜩螗蜩首一蜩總諸蜩也蜋蜩與螗蜩七蜩中之二也孔疏引之云蜩蜋蜩螗截去一蜩字意舍人句讀然乎不如郭之當矣孔舍郭而取舍人既失之邢昺述郭者也載舍人

語於雅疏而不知其與郭異其疏忽尤甚也
內奰于中國傳云不醉而怒曰奰說文引傳語奰作𡙡云壯大也从三大音祕本作幷典
大小字別三目二目爲𡚁居倦切目圍也三目爲奰平益大也秘切然則今作奰諸文也又魏
都賦𤕠回內鼎劉淵林引此詩證之奰作鼎孔疏引西京賦巨靈奰屭音戲猶以證
此詩彼奰亦作贔也奰贔其一字乎說文有𡙡字無贔字贔始𡙡之破體從迷分
爲兩字乎
鬼方之名見易既未濟卦及詩蕩之篇易釋文云鬼遠也詩傳云鬼方遠方也孔
疏云未知何方然則國之所在不可考矣後儒見易言高宗伐鬼方商頌亦言高
宗伐荊楚疑爲一事遂謂鬼方即荊楚宋黃震之說或又謂今貴州本
古鬼方皆臆說也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所伐豈必一國乎世本謂黃帝娶於鬼方
氏大戴禮帝繫篇謂陸終娶鬼方氏女不知其何地匪衎言湯化異俗而懷鬼方
則殷時鬼方本服從於中國武丁時復畔故伐之耳孔疏以爲鬼方殷之諸侯故
施于紂世良然葉子寶易注云鬼方北方國見李氏集解文選注引世本注云鬼方於
漢則先零戎見王海先零西羌也皆不言是南裔則以爲荊楚者非是
蕩以紂比厲王則厲之惡如紂矣然而不亡者以時無文武耳裔之季天爲民生
文武民之季非裔之季也不然安知武庚不爲宣王哉芮良夫云天下有土之君
厥德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爲國人語見周書芮良夫解噫代德者必如文王乃可
穆公假使其言殆深爲厲王危乎雖然說周之世無文王而周以亡上天立君之
局至此乃變後世之弊亡惟力是視而已

抑

抑之篇其作於共和之世乎自共和元年逮乎王十四年爲歲八十有五而衛武
公爲是語言蓋公九十五猶箴儆于國計其歲當百歲左右也厲王末流彘時武
公尚在童年共和時則方少壯抑詩應作於此際矣孔仲達謂武公時爲諸侯庶
子爲國君無職事於王朝不應作詩刺王必是後來追刺蘇氏主其說而從以爲
未然詩發於性情主文譎諫無出位之嫌匹庶尚可爲之況侯國公子忠公好學
耄而彌篤少壯時必憸性過人彼目擊厲王之虐而發憂危之語固其宜也其後
用以自警至耄不忘入相於周必日諷誦爲大師之官因取而列於大雅矣叙云
刺王亦以自警漢侯苞治韓詩者也苞著韓詩翼要十卷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行
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于側毛韓義同也遂爲誦古併是作詩國
語言武公耄年作懿戒猶左傳言召穆公作常棣一誦已少年詩一誦古人詩皆
可言作也呂記嚴緝以爲庚子時作雷氏但呂記併疑楚語爲非則誤耳又此詩
本作以刺王兼以自警非爲自警而作也朱子辨說以叙之刺王爲失而自警爲
得其引侯苞語亦削其刺王室之說夫武公自警特侯國詩何得編于雅哉或疑
詩中言示之事言提其耳誨爾諄諄聽用我謀告爾舊止皆身在王朝進諫不納
方有是語武公侯國公子未備王官不應作此言噫此法正難以論詩也詩人言
我不必自我也其言爾不指爾爲誰也有美而似刺者有刺而似美者有美刺是
人發勞是人而代爲是人之言者故言之無辜罔之足戒也所云提示誨告豈必
真有是乎意中所欲輒形爲詞詩人之常耳況召穆公芮良夫嘗諫王提示誨告
未始無人寧必躬爲之方可筆於詩乎
靡哲不愚謂王政誠虐賢者佯愚以免禍不爲容兒毛鄭之說當有本也嚴韓詩

外傳引箕子佯狂事而證以此詩異家而同說可見矣朱傳以此詩非刺時故別
立新解謂哲人而無威儀則無哲而不愚夫既無威儀何名哲人乎甫哲之忽愚
之言語自相矯叡豈成文義乎或謂此哲人乃自以爲哲猶後言哲婦傾城不知
婦人無非無儀故無責於哲若哲夫則成城矣豈可證此詩況詳玩經文並無自
以爲哲之意

無競維人言莫彊於得賢人也訓四方而化其俗是得賢之效正見其所以彊也
古注本明白正當後儒皆遵用之集傳盡人道之解頗爲迂闊案左傳襄二十六
年子貢言衞䜌內無獻之親外無成之卿而引此詩因繼之曰若得其人四方以
爲主而國於何有此詩說之最古者箋疏之解不謬矣

無言不讎毛以讎爲用則應平聲鄭以讎爲售則應去聲故釋文有市救市由
又二反案古讎售二字通用漢書曰酒讎數倍又曰救不讎如淳及師古注皆讀
爲售是也又案表記引此詩鄭注以讎爲會讎詩讎作酬藝文類聚引此詩作訓
亦是會義會與報二語正相訤較爲優矣呂記朱傳嚴緝皆从之

子孫繩繩尒雅作憴憴云戒也鄭箋本此以釋抑詩螽斯毛傳云繩繩戒慎也意
亦同螽字訓古矣況謹飭自持是保世之道故兩詩以言子孫取義亦長蘇氏以
爲不絶皃殊短於味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鄭指祭末陽厭之禮尸謖之後改饌西北隅殆不謬也古人以祀
爲大事伊尹言桀慢神武王言紂昏棄肆祀皆以祭典不虔爲亡國之大辠厲王
無道助祭者無嚴敬之心武公刺詩應及之矣又下文言神之格思明是祭時語
中庸引之以證齊明承祭之說其引屋漏亦與烈祖篇連文可見詩本言祭也朱
傳純以慎獨立解夫戒慎恐懼聖賢主敬之學自合如此非因畏鬼而然也何必
援神明以自繩束邪

彼童而角鄭以喩皇后預政殆紐於厲倡褒姒配姒之緯書也誠謬矣然後儒以
爲譬理之必無與投桃報李相反亦非詩意潁濵謂厲王用事之臣必有無知而自
用者將壞亂王室故經文曰彼是實有指目之偁傳云童羊之無角者也而角自
角也夫無角而自謂有角猶無能而自謂有能詩人設喩之意應尒

實虹小子傳云虹潰也本釋言文彼釋文云虹訌同此古字通用與虹霓之虹無
涉也曹氏解爲螮蝀而嚴緝从之殊可弦

詩人偁曰其君尊之則曰天曰上帝親之則曰爾汝曰小子難以常禮拘也又民
勞以下諸篇雖刺厲王實無戒用事之臣則抑篇實虹小子於乎小子或指臣言
亦可周書芮良夫解云爾執政小子是當時有此偁謂矣嚴緝以爲武公自偁非
是

告之話言說文引之曰爲之傳語豈指左傳文二年文乎然傳本引詩何不徑以爲
詩語也若文六年傳則曰著之話言文稍異非許所引矣案傳云話古之善言也
說文作詥云合會善言也古言多善須合會之二意互相足矣又案譮籀文作譮
玉篇作䛷云古文話集韻亦云作䛷今經典傳作話又話本戶快反讀如壞正韻
收入禡韻讀如華岳之華蓋就俗音

寤夢二字義別詩惟正月視天夢夢抑篇視尒夢夢當作夢莫紅切餘字俱當作㝱
莫鳳切㝱說文云㝱寐而有覺也从宀从爿从夢引周禮六㝱之文又云夢不明也
从夕瞢省聲是㝱者瞑寐之義夢者昏時之義今經典相承通作夢且誤久矣又

案廣雅寤想也今人以夢寤失之矣何氏鴻集（宋鄭忠恕著）云衛夢之字是爲隸淆其迹篤有如此者皆言寤之爲夢非古也

桑柔

周書芮良夫解其言與桑柔詩徃徃相合意芮伯先作解以戒厲王及執政小子戒之不從又作詩以刺之乎詩所謂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誦言如醉正曰作解言也解云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夫偷生苟安則不知憂恤矣爵以賄成則不能序爵矣亦既告之誨之無奈其如醉何故復著之於詩冀其聞而改悟也臣憂國眷眷不已類如此又厲王韓召穆公芮伯二三賢臣外餘皆貪侫小人嫥利監謗之事先意逢迎者正不僅榮公衛巫輩也故解責其專王不若嫥利作威惟以貪諛爲事不勤德以備難又責其飾言事王而相紐蒙賢智相口小人鼓舌而詩亦刺言信用小人如所云維彼愚人覆狂以喜維彼忍心是顧是復不一詞而足其刺羣臣亦不外貪佞二意如朋友已僭貪人敗類征以中垢及善背善詈用力爲寇諸語皆與周書所戒相符合詩與解觀之流弊之由居可知矣

箋云芮伯字良夫疏據左傳引芮良夫詩及周書有芮良夫篇證之然據周書則良夫乃芮伯名非字也周書芮伯曰予小臣良夫自稱當以名不以字矣

經傳多言劉如與盡劉遏劉咸劉虔大抵皆訓殺惟桑柔篇捋采其劉毛云爆爍（音剝落）而希而爾雅釋訓毗劉暴樂（音洛上）之文亦正釋此詩蓋古義如此故雅傳同也又詩言捋采止取其葉自於樹之枝餘無損何得云殺乎王氏訓此劉爲殺舛矣況捋采其殺不成語亦自覺不通也又轉爲盡義何其迂也集傳訓爲殘殘即捋疏意蓋合用爆爍之解而又不宜顯襲其詞

民靡有黎傳云黎齊也孔申之謂民既被兵戎存者亡無齊一平安者此解本通鄭易傳訓爲不齊過矣王安石訓爲衆言黎民猶言黔首說本杜撰而施於此詩尤謬不但民靡有衆不成語也（筆谷譏之如此）詩本言民遭禍亂少得生存耳豈謂民皆白首乎嚴緝訓黎爲衆庶亦得之但詩本極言民生凋敝不應止言不衆則傳義尤允

天步國步皆訓行天步艱難謂天行此艱難於申后也國步斯頻謂國家行此困急於民之道也（傳云頻急也）國步蔑資謂國家行政輕蔑民之資用毛鄭義本如此程子以天步爲時運陳氏以國步爲國運今遂習爲常語但訓步爲運實屬牽合

傳云濯所以救熱也禮所以救亂也箋云手持熱物之用濯猶治國之道當用賢者疏謂惟賢人能行禮箋正申足傳意此仲達通兩家之異其實義則一也今因用賢之解與上敘爵語相接成說皆以鄭箋傳義實優匪直與衛北宮語合也（事見左傳李光地亦引之）周家一代嫥恃禮爲治春秋賢卿大夫徃徃以禮之有無廢國之存亡與人之休咎則以濯喩禮傳得詩指矣毛公爲荀卿弟子荀卿之書謂隆禮爲儒術之先務故毛之釋詩亦多言禮（如劉炫傳之爭唐始發破命戊好爲傳皆是）此詩以禮救亂亦其師說然也

好是稼穡四語毛傳與異解而後儒釋之復人各一說呂記兼用李歐二氏之說謂好是稼穡民力不可輕也惟有功於民者使之代耕而食稼穡當以爲寶必以祿養賢才意實本於王肅之申毛而嚴緝衍之尤爲明確嚴以好稼言重農代食言任賢維實書謂祿不可輕維好言釋人不可濫此青出於藍矣朱傳用蘇氏之

說謂君子欲進而不能進則維退而務農以代祿食雖勞而無怨亂非詩恉

具贅卒荒傳訓贅爲屬蓋贅肬贅婿皆屬義然與箋虛義不相協故鄭氏申之

以爲見繫屬於兵役也朱傳由屬義轉爲危義亂太迂遠夫有所繫屬何害危乎

以旅力爲膂力於北山篇已辨其誤矣至桑柔篇靡有旅力以念穹蒼亦作膂力

解文義尤不可通詩本責在朝諸臣莫肯同心協力憂念天變共念之當納誨於

王修舉政事以挽回天意定須大小羣僚合力爲之訓旅爲衆正合詩意何反釋

爲膂耶且靡有者是當念而不肎非欲念而不能也今謂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

禍尤不可解念天禍爲用耒勇乎況正因危困故須憂念反云危困而不能憂念

乎

寧爲荼毒孔疏以荼爲苦菜毒爲螫蟲殆未然也荼爲禮食所用豈螫蟲之比哉

荼蓼之荼乃穢艸毒之欲其速朽詩或指之

征以中垢傳云中垢言闇冥也孔申之謂垢者土處中而有垢土故以中垢音闇

冥是合兩字方成闇冥之意集傳分訓中爲隱闇垢爲污穢則由蘇氏語而衍之

也至嚴緝云中垢內污也以閨門之事污衊君子如王鳳之誣王商尤爲妄說中

垢與式穀相對言君子小人性行之不同如此耳豈如嚴所云哉君子光明正直

無事不可對人言小人反之蠅營狗苟無所不至其所行作甚且不可告妻子此

傳所謂闇冥也知小人之闇冥則良人之式穀必然光明正直如光明之爲善道

則闇冥之不善可知詩二語意又互相備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聽言道聽之言誦言誦詩書之言也聞淺近之言則應答聞

正言則眠卧如醉左傳杜注亦云奇亂之書不好典籍之言無識之人往往如此此非箋疏一家之說

也韓詩外傳述鄭公出比御者責其不聽諫則怒御者傳其大略則以爲然而引

此詩證之正與箋疏同意近解迂回大甚

桑柔詩末二章三言民俗之敗皆歸咎於執政之人上欺違則民心罔中矣上尚

力而不尚德則民行邪僻矣上爲寇盜之行則民心不能安定矣此詩刺王而兼

及輔臣故篇末縷陳之也王肅述毛皆主民言殆非毛意當以箋爲正

雲漢

宣王遭旱之年箋疏不能定其早晚以雲漢敍推之殆初年事乎敍云宣王承厲

王之烈是去前王未遠也又云內有撥亂之意是撥亂方有其意未見諸政事也

又云天下喜於王化復行是前此王化尚未及行也其在初即位時可知矣皇甫

謐以爲宣王元年不籍千畝天下大旱二年不雨至六年乃雨孔疏疑其無據然

合之於敍非謬也又經言饑饉薦臻與六年乃雨說亦相符劉道原通鑑外紀全

祖士安之說竝有見矣竹書紀年以爲二十五年大旱禱之而雨此不可信又敍

厲王之烈箋云烈餘也爾雅本有此訓故鄭用之後儒以烈爲威虐不如訓餘之

自然

左傳謂天災有幣無牲傳二十五年而雲漢詩云靡愛斯牲祭法鄭注亦云祭水旱用

少牢與左傳異周禮大司徒賈疏及禮記祭法詩雲漢篇孔皆推明其故而說各

不同賈疏謂詩祈無牲災滅之後有牲孔氏之說則不然其禮疏以爲初遇水旱

先須修德不當用牲若水旱歷時禱而不止則當用牲其詩疏則引祭法注見上又

引春官大祝六祈注造類禬禜皆用牲攻說用幣而已知天災祈禱皆用牲較論

三說詩疏長矣

疏隆蟲蟲傳云蘊蘊而暑隆隆而雷蟲蟲而熱人訓云蟲乎常之勢而隆董文恐旣故書熱㬥文蘊隆經本
單舉而傳爲重文古義當爾矣王氏蘊積隆盛之解眞臆說釋文云蘊本又作煴
紆文切說文鬱烟也 正義云溫字定本作蘊則古本經文蘊煴溫三字稱見也煴與溫亦訓
爲蘊積邪

斁斁从攴音亦解也又猒也其音妬者本作殬𣦵从歺音斁敗也通作斁詩雲漢
篇耗斁下土訓敗音妒餘併音亦但斁殬併諧睪聲羣益切音與妒迥殊之得
聲意古人韻緩或可相通乎

子由釋雲漢詩有可取者三釋寧丁我躬云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身當之無使
人被其患釋寧俾我遯云苟我不當天心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
民釋黽勉畏去云弃位以避咎惠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敢去以求濟難也皆解

古注

靡有孑遺毛云孑然遺失也疏云孑然孤獨之貌無有孑然得遺漏者孟子趙注
云無有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皆以爲孑然小貌爾雅云孑餘也訓靡有餘遺元明
直朱子因說文無右臂之解遂釋之曰無復有半身之遺者正使何得半身尚可
以爲民哉

先祖于摧傳云摧至也與爾雅詁義同旣用孫說申毛以于摧爲于何所至言民皆
餓死先祖之神將無所歸也轉至爲歸義太迂遠謂至者猶云來格耳言酷旱如
此天將使我民無有遺留先祖之神何不助我豈此旱災而來格乎先意蓋如此
康成改摧爲嗟固非是蘇氏摧落之解亦屬臆說
鄭破摧爲嗟云嗟嗟也先祖之神于嗟乎告困之詞如箋義則經文于字當讀爲

吁釋文無音反非陸之疏卽傳寫之脫漏也

滌滌山川傳以滌滌爲旱氣嗇貝狀語無關滌之本訓也朱傳用王說謂山川如
滌除此依文穿鑿耳說文引此作蔽蔽徒歷切與滌除何預哉又樂記狄成滌濫疏
引詩踧踧周道踧踧滌滌山川證滌云皆物之形狀但彼注以狄滌爲往來疾貌
義稍殊

我心憚暑憚字毛訓勞則丁佐反鄭訓畏則徒旦反並及釋文辨之甚明朱傳無
取勞畏二義不如當何特又丁佐反者字本作癉說文云勞病也从疒丁佐切單聲
哭則大東憚人小明憚我此詩憚暑皆勞也勞畏二義異音并異字安得無
一字乎

云如何里瘉瘉我里二里字一訓病一訓憂兩意皆通爾雅瘽病也悝憂也里乃
瘽悝之俗耳鄭解雲漢之里爲憂而嚴緝譏其破字誤矣朱傳从鄭訓里爲憂得
之但引李布傳無俚爲無聊賴以爲義同則未當有聊賴則不憂恐則無聊賴俚
正是聊賴之義與里訓憂相反安得同

昭假無贏昭假二字王申毛以爲昭其至誠於天下朱傳以爲精誠昭假於天義
皆可通而王較淺矣詩言昭假者五烝民昭假於下噫嘻旣昭假爾泮水昭假烈
祖長發昭假遲遲及此詩是也惟烝民泮水二昭假經文一言于下一言烈祖所
指自明不容異解其三昭假古注多以及民取義近解率用感天爲說其噫嘻詩
朱子初說雖訓爲格上帝而集傳則易之惟雲漢長發皆以爲昭假于天案昭假
遲遲疏用箋義述毛以假爲寬暇說近迂獨其注記孔子閒居謂湯之明道下至于民
其遲遲意較順鄭箋見烝民似勝於集傳也至昭假無贏則王義尤得之上章靡人不周

言宰臣恤民之事此又欲其終始不倦故勉以昭布至誠施惠于下毋或少有留難以民命瀕危當賑救之無弃其成功也此於前後文義最為通貫矣

蕩之什下 變大雅

崧高

崧高傳竝舉甫申齊許四國以爲姜氏四伯之後鄭箋因之以甫申爲甫侯申伯當矣至以甫即訓夏贖刑之甫侯則呂記譏之謂二人定皆宣王時賢諸侯而鄭氏遠取穆王時人爲非是然以古況今文義之常以同姓名賢配申伯而爲言正見傳美之至箋義不謬也至康成注記時未悉詩義故以甫爲山甫及箋詩則改之仲達辨之甚明而嚴緝反取其舊說斯舛矣王伯厚困學紀聞駁之允當

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肅曰召公爲司空主繕治孔疏引之以爲猶使召伯營謝之故肅所謂召公猶指穆公也時穆公適爲司空耳集傳引或說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是謂康公以來世世爲司空也殆非肅意別有辯見韓奕篇

王命傅御遷其私人傳云御治事之臣也鄭以爲家宰殊未必然既王命之定是王臣非申伯之家臣也朱傳以爲家臣之長不如何據又引漢明帝賜東平國傅手詔以爲古制如此稽周制未必同漢也申伯當是有土之君入相王室如衛武公鄭桓公之類周家王后皆庶國女申伯是王舅若非舊爲國君安得與王室聯姻其成謝也猶下篇之城齊乃遷國非始封也孔疏以爲申伯舊國已絶今改而大之恐未然申伯身在王朝其家室仍在申遷其私人者自申而遷於謝耳申伯眷戀闕庭未遑適國而家室在途宜有將導規率之者又新邑人民未習申伯威德其家室先到豈能賓至如歸亦須王臣銜命而往以鎮服之此豈家臣可勝其任哉迨後申伯遄行

則家室已覆竄居故程從鄗入謝不復過其故都矣六章謝于誠歸是也案一統記今南陽府南陽無附郭爲古申國今汝寧府信陽州在南陽府城北二百七十里州境内有古謝城是申與謝兩地相去亦不甚遠申伯私人當自今南陽府至信陽州耳

崧高第六章云申伯信邁又云謝于誠歸又云式遄其行一似始疑其不果行今方信其行者鄭箋以爲申伯不欲離王室王氏以爲王之欵留兩意正相反較而論之則鄭說長也此篇屢言王命又言王纘之事又言王錫王遣王餞不一而足玩其詞氣殆是王促之使行非留之也古諸侯在其國則南面而爲君入王朝則北面而爲臣又當勤勞於職非若後世重内而輕外也況申伯以卿士進爲牧伯箋云申伯周之卿士又南國是式箋云改大其邑使爲侯伯疏引左傳謂侯伯是爲州牧新膺重寄自應執謙引避宣王倚畀念切亦宜敦迫再三反謂申伯欲行而宣王固留情事豈應爾爾

王餞于郿郿在鎬西非適謝之路故箋云北就王命于岐周以郿在岐之東也嚴緝乃謂豐有文王廟故至豐策命申伯疑矣豐鎬相去止二十五里豈亦杜郿之東與鎬等耳何得道郿而入謝哉

申伯番番傳云番番勇武貌書又以番爲耆艾之狀而嚴氏宗之非也彼謂此番番與秦誓番番良士同而書言旅力既愆則番番不得爲勇武之貌耳殊不知番番語其平昔既愆語其目前杜秦誓詞意原無礙也爾雅釋訓云番番矯矯勇也與傳義同此解不可易矣又番音波若作耆艾解則當音婆俗作婆皤同班固辟廱詩皤皤國老是也嚴仍音波奇與義左矣啟本又作番注云番書作番音義同尤謬妄此詩諸本無作番者不知嚴所見何本也且字書亦無番字俗人誤識其筆畫寫番爲番則有之元不成字也案番本音煩獸迹从釆从田象形假借爲波音耳又案釆音辨別也若去上一則米字矣豈容溷乎

雅詩四言嘽嘽毛公解之各異四牡傳云喘息貌采芑傳云衆也崧高傳云喜樂也常武傳云盛也蓋四牡勞使臣故言其行役之勞采芑常武美出師故言其軍容之壯崧高記就封之事故言其内喜樂而外安舒合於入國不馳之禮以見申伯之賢義各有當也今槩訓爲衆盛而先儒釋經之殺旨不可得見矣

周邦咸喜鄭以周爲徧言徧邦之人相喜而慶也蘇氏以爲指王臣之使申者然王臣在申當云周人不得云周邦況王臣素與申伯并事久知其賢何至申而方喜又申有賢君不必周人代爲之喜皆情事之難通者也嚴緝謂普天莫非王土庶國皆可稱周邦此南方諸國得良牧而喜也其說似矣然周邦既爲通名則何由見爲南方諸國且前言南國南邦南土皆別而名之矣何此忽統名以周也詩中周字不訓爲國名者豈獨是詩宋儒之解不已固乎

烝民

烝民詩雖因贈行而作然意不專在贈行也凡八章其言出祖言徂齊末二章始及之耳首章言山甫之生次章言山甫之德三章言山甫之職四五六章備言山甫之德可以事上率下保身出政能修厥職而先王之知人善任以致中興不言可知矣蓋與崧高詩同是贈行而體 既殊意義亦別申伯之職以蕃翰爲重故首章即及之而通篇述就封始末甚詳山甫之職兼總内外城齊之役其暫耳故篇末方言之後卷卷望其速歸二詩旨趣各有在也崧高敘云建國親民烝民敘云任賢使能允矣

有物有則箋疏謂物者象也五性象五行則者法也六情法六氣是物乃性則乃情也孟子釋此詩曰有物必有則猶云有性必有情正言性善情亦善異相符矣呂記取楊氏之說以物為形則為性朱傳同之其義較優而實本孟子注疏趙注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孫奭云所謂物者即是人之四肢五臟六府九竅達之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仁義禮信皆天命之性此趙注人法天之意乎但兄弟以悉合宜與父子同言仁孫疏專屬之於禮未為允當楊氏之言 詳見呂記 斯青出於藍矣

書舜典出納解 朕命詩義民出納王命言出納雖同而職則異龍為納言之官其職掌如後世封駁之任而已山甫式百僚保王躬戢政四方是百僚之長佐王出政者也故傳以喉舌為冢宰疏亦引周官大宰之贊詔治及歲終詔王廢置為出納之實事

我儀圖之朱傳以儀為度言圖度之於本句則理順矣然非字義也案說文儀度也乃法度之度非揆度之度也法度之度徒故反揆度之度待各反音義各別安得誤認為一又移其誤於他字乎又案毛訓儀為宜 釋文儀作義云毛如字 文儀本通但孔疏述之太迂 源謂毛義當云德輕易舉也而鮮能舉我亦宜句謀舉之乃舉之者維仲山甫耳信乎山甫之德深遠而莫助也如此則數句文理皆順而儀愛 愛莫見下條 二字訓解正不必更新矣

愛莫助之毛云愛隱也疏云釋言文案釋言愛作薆蓋愛薆古通用此詩之字形雖愛而義則薆也毛學由師授故得其真 源謂尋繹傳義可援證經文者此類是也

韓奕

首章以為比宣王言王能平大獄命諸侯有倬然顯明之道是道乃宣王之治道也故以倬然美之近解以道為路謂韓侯由此路而入朝受命真屬戲論

鞗革金厄毛云厄烏蠋鄭云以金為小鐶往往纏搤 於革切 之孔疏中二家之說謂金厄者以金接轡之端如厄蟲然箋以不言如厄故易傳據疏語則毛鄭之解金厄元是一物但取義異耳然古人制器尚象多即以所似之物名之如畢以星得名鵃烏得名皆是即此章斧衮乃龍首也奓烏乃鶴字也金厄既似厄蟲亦可名厄何必言如

炰鼈鮮魚疏云炮毛燒肉也炰煨也服虔通俗文曰燥煮曰炰炮與炰別而此及六月炰鼈音皆作炰則炮與炰皆炰煮之也案韓奕釋文炰薄交切徐云甫九反六月釋文與音反始傳寫之既屬也毛燒之義不可施於鼈而詩炰字俱作炰音為富又案炰廣韻云炰謂之炰注音不玉篇云炰火燒也廣韻云炰炰煮也字今作炰 缶音皮又音缶

維筍及蒲鄭云蒲深蒲也疏引周禮醢人深蒲注謂蒲蒻 音弱 入水深始生水中者是案說文作蒲云蒲蒻之類也从艸深聲則深蒲自是蒲之名蒲可為席亦可為菹故書有蒲筵周禮醢人加豆有深蒲筍菹其見於詩者澤陂惡蕨之蒲皆與也惟韓奕筍蒲則為菽焉案本艸香蒲入本經上品吳譜本艸謂之睢石宋圖經云春初生嫩葉時取其中心入地白蒻大如匕柄者生噉之甘脆又以醋浸如食筍大美周禮蒲菹是也今人罕有食者至夏抽梗於叢葉中華抱

椶端如武士奉杵狀俗名蒲槌亦曰蒲萼華中蘂屑細若金粉謂之蒲黃亦本
經上品藥也韓奕傳云蒲蒻箋云深蒲蒲正指大如匕柄者
韓侯顧之毛傳曰曲顧道義也孔疏云君子不妄顧視而言顧之則於禮當顧謂
升車授綏之際當曲顧以道引其妻之禮義於是之時當有曲顧也傳義既有本
而仲達發明之尤明確矣古人步言視聽無敢戲禮正目而視猶云上則傲下則
憂傾則姦必矛之以節爲況可無故回首顧視乎詩人寄興託詞雖不必悉拘於
禮文喚國君於親迎之際瞻顧無常乃失容之大者豈反詠之以爲美乎漢世近
古先王禮教猶存諸儒皆七十子之徒淵源有自故毛傳雖簡質而推詳顧之三
字不憚詞費宜是師傳如此可見古人行禮無一節敢忽又見古經立言無一字
或茍真有補於世教人心者也魏晉以還放達成風瞻顧小節尤卉如自末於禮
蔑先儒之說㮣之功令學詩者尚得聞明其義至宋儒盡弃古注往往據行簪見
以繹古經直謂韓侯無故而回顧而古人瞻顧不苟之義置之不講今世經生遂
無由得聞嗚呼禮教之壞不獨庸俗人致之矣楊用脩論此詩言若非禮而妄顧
則是覲彀裘之旱譚羅侯御之冶容雖似戲謔實爲正論
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各以類分句羆者熊類也貓者虎類也熊羆皆猛獸熊如豕
羆色黃大於熊色黃白又有小而色黃赤者謂之魋三種皆見爾雅一類也虎白
爲甝音含虎爲虪式竹切似虎淺毛謂之虦音潺貓非捕鼠之貓也周書世俘解武王狩
禽虎二十二貓二即此貓虎矣其似虦貓而食虎豹者謂之狻音酸猊音倪即今獅子三者皆
見爾雅亦一類也爾雅又云甝虎醜益其猛又相同也故古者畫熊虎於旗載戰
則師都建之出軍則軍吏載之

韓姞燕譽言既安之又有顯譽二字各一義也然義引鄭箋詩則燕則譽正與此
詩義同蘇氏曰譽樂也殆欲破譽爲豫案服虔注左傳訓譽爲游又引孟子一游
一譽見昭元年孔疏譽豫似可通用唼元凱已不用其說矣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鄭箋訓燕爲安云古平安時衆民所築完也則燕師二字爲
不詞矣王肅孫毓皆以燕爲燕國得之至水經注載肅語謂今涿郡方城縣有韓
侯城王符潛夫論亦言宣王時有韓侯國近燕近儒有據此立說謂此詩之韓杜
令順天府固安縣非西安府之韓城縣殆未必然也爲此說者因燕遠於韓不得
用其師貊是東夷與今韓城隔遠不應以貊錫韓耳然命燕城韓東燕引春秋事
例之洵爲允當且非直此也周公作洛四方民大和會五服咸至無問遠爾山甫
城齊自鎬而往與燕之於韓路亦相等至以貊爲東夷鄭氏注周禮條隸世言之
耳魯頌淮夷蠻貊并不專以本謂淮夷行如蠻貊非謂蠻貊亦服魯傳義不謬也
孟子言貊五穀不生此北方氣寒之證說文亦以貊爲北方豸種此詩其追其貊
又與奄受北國文連其爲北狄荒裔無疑矣貊俗字本作貉此詩追貊書華夏蠻貊石經皆作貊注疏作貊而貉本因之
呂記朱傳以燕爲燕國其說當矣然所謂燕師者直是燕國之民而召公子孫受
封於燕者率之以城韓且朱傳謂韓初封時召公爲司空王命以其衆爲築此城
此言非也燕雖召公之國召公未嘗至燕也召公自食采於畿內若召公率之則
所用之衆乃王師也王師而謂之燕師天子而蒙侯國之號可乎況召公爲司空
不見經典朱子之爲此說者特因崧高既載王命語謂召公爲司空主繕治遂意
召氏當世居此職耳不知宣王時城謝則使召穆公城齊則使樊仲山甫穆公一
身尚未必常居司空之職況其先世乎又案召康公歷事文武成康四王封韓大

約在成王時也周書顧命列諸臣位次召公當爲冢宰而司空則爲毛公（詳見孔氏書傳）左傳又云聃季爲司空則成康之世爲司空者已有兩人明著於經傳而召公不與焉安得謂召氏世居此職耶又周家六卿並無世職者成王時蘇公爲司寇康叔亦爲之穆王命君牙爲司徒而幽王時番爲之鄭桓公亦爲之謂司空獨世屬召氏豈其然乎（聃季爲司空見定四年）

豹有赤白二種皆異文貔有黃白二種韓弈詩所獻則各指其一也玉海云山海經磿山多犮豹中山東胡有黃貔成王時東胡獻此獸

江漢

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四詩皆尹吉甫作申伯韓侯仍爵仲山甫仍字召穆公仍名詩以寓弁而已非有義例也然穆公獨係名者殆以別於召公召祖而言之與

淮夷來鋪傳云鋪病也疏云鋪病釋詁文彼鋪作痡音義同案此詩文鋪而義痡亦猶民勞篇之類此經字之誤傳以正者也詩中字似此者多矣

秬鬯一卣毛鄭異說秬鬯必和鬱不和鬱不名鬯此毛說也和鬱名鬱鬯未和鬯名秬鬯此鄭說也孔氏右鄭然鄭之爲此說者止因周禮鬯人鬱人分爲二職而鬱人掌鬱鬯明是鬯人所掌尚未和鬱故分而二之耳殊不知周禮二職對舉則秬鬯鬱鬯誠有已和未和之分若盡泥經傳中秬鬯槪以未和鬱解之則又非也鬯之爲義取芬芳條暢元因鬱艸而得名耳說文鬯字注云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此可證矣使止是黑黍之酒則與常酒等耳何獨取名於鬯竊意鬯之名本因鬱艸而秬黍之酒實爲和鬯而釀則當其未和鬱時亦蒙以秬鬯名之後遂別名已和者爲鬱鬯故周禮分而爲二要之對舉則別槪文則通也鄭氏執周禮之文以釋詩固已又孔氏申毛旣引禮緯秬鬯之艸及中候鬯艸生郊之文證鬱金艸亦可名鬯艸矣後言古今書傳香艸無稱鬯者何自相背戾哉案秬鬯之稱見於詩書左傳者不一而足皆稱秬鬯並無稱鬱鬯者豈非言鬯則鬱在其中乎又案此鬱金乃鬱金華出鬱林郡漢鬱林郡今廣西貴州潯柳邕賓諸州一統紀惟載柳州羅城縣出鬱金香此也與藥中鬱金根名同物異鬱金根無香出蜀中鬱今通作欝說文鬱從林鬱省聲木叢生也與鬱異字

周禮鬱人注謂鬱艸若蘭以其俱是香艸故取以相方耳若鬱金之種類又各不同朱穆鬱金賦云歲朱明之首月步南園以迴眺覽艸木之紛葩美斯花之英妙是華以四月也傅玄賦云葉萋萋而翠青英蘊蘊而金黃是華色正黃也楊孚南州異物記云鬱金出罽賓色正黃與芙蓉花裏媷蓮相似可以香酒此與傅賦合至唐書言太宗時伽毗國獻鬱金香葉似麥門冬九月開華狀似芙蓉其色紫碧香聞數十步華而不實（本艸綱目引此）本艸云其華十二葉爲百艸之英二月三月有華狀如紅藍（埤雅引此）兩書言花之色俠各異以朱傅二賦較之又不同其種類當不一矣不知古人所用何種也又案罽賓伽毗皆遠夷鬱林在古世亦屬荒服鬱金非常有之物而古人每祭必用未審以何取給豈三代時中華本產斯卉而後世無之天時地氣有變遷與

告于文人謂告于召氏先祖有文德者也集傳以爲文王非是上圭瓚秬鬯正賜之爲告文人之用也若是文王王何不自告之而以賜虎哉又下言于周受命是就文王廟命之此時方告文王耳詩人敘事自有次第也

錫山土田傳云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經與附庸而傳云云者當是

引成語連及之耳且傳自述周制如此非言賜召公也孔疏申之曰土田卽是岐
庸恐非毛指
于周受命鄭以周為岐周蓋岐下有周原周之名實昉于此故詩言周所以別于豐鎬也嚴緝以周為豐殊無謂文王作豐當有異廟耳殊不知岐乃王迹所基周之別廟多在焉豈獨無文王廟乎況召公采邑亦在岐陽上文錫山土田正岐地也就彼錫命於理尤允

常武

常武敍云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首發斯言可以論世已宣王繼文前烈厲精圖治赫然中興信稱令主但英明過甚而學養未純難鋭於始必倦於終穆公早得之幾先矣宣王少長於穆公家其資性之純駁公所素知故方勤政之初已切鮮終之慮以常武名篇而因美以寓戒洵老臣納誨之深心也厥後魯戲立而諸侯貳千畝敗而戎患興遂事不立實由德之不常此詩殆有先見當時國史深識穆公作詩本恉而著之於敍歟有本之言也又案小雅宣王詩十四篇美刺兼之大雅宣王詩六篇有美無刺然小雅兼美刺而終之以美善善長也大雅始於美而終之以戒不欲沒其實也夫子編二雅厥旨微矣
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毛鄭異解孔氏引孫毓之言以鄭說為長當矣但謂命將本禮而援陳勝舉兵偁項燕事比之恐非確證勝之偁燕假其名也非以為祖而追本之也孫既悞而孔亦不覺其失之案封申伯則遠舉四岳錫召虎則追溯康公命皇父則先述南祖仲皆本其祖德以為榮而韓奕篇言先祖受命烝民篇亦言纘戎祖考數詩立言之體大畧相同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釋文曰此兩如字一本作而案如而二字古本通用震怒文非譬況語經文當以而字為正鄭箋云王奮揚其威武而雷震其聲而勃怒其色明是而字之解孔疏申之為如恐非鄭意
鋪敦淮濆毛無傳述毛者以鋪為陳敦為厚謂布陳敦厚之陳於淮濆鄭謂敦為屯言陳屯其兵於淮上鄭破字固不可以述毛者亦費力王氏以為厚集其陳而後儒皆宗之唉鋪字未醒案釋文云鋪韓詩作敷云大也敦韓詩云迫也大迫淮濆與濯征徐國文義相顧當是也又後漢書馮緄傳引此詩亦作敷敦注云敦布也布兵敦迫淮水之涯典引注引此作鋪敦云敦猶迫也鋪敷雖異而敦迫則同勝鄭王之說矣
江漢淮夷來鋪鋪字毛訓病則與痛字通常武鋪敦淮濆鋪字徐音孚韓詩作敷訓大意經文兩鋪字古本容或異文矣嚴緝欲合為一恐非是
如飛如翰毛云疾如飛鷙如翰二字各一義疾言其神速鷙言其精悍也故疏云擊是鷙鳥若鷹鸇之類申傳意甚明朱傳統訓為疾恐遺如翰義
常武詩記淮北用兵之事先及淮濆繼征徐國蓋此時叛者非一國矣疏謂淮浦之國惟淮夷猶未然禹貢徐州有淮夷費誓之淮夷與魯接壤皆在淮北也況江漢疏言淮南北皆有夷何常武疏又言淮浦所伐非夷乎意此時淮北之國徐為大宣王討叛先治其小者夷黨既披然後以兵臨徐孤立無援故不待痛而服此用兵之次第也鄭箋以為既服淮浦又大征徐國得之

瞻卬

懿厥哲婦釋文云懿於其反鄭箋云懿有所傷痛之聲孔疏云懿與噫字雖異音

義同痛傷褒姒敎國政也古詩義本如此案書金縢信噫公命我弗敢言彼釋文云噫馬本作懿然則懿噫通用古字之常耳宋李樗引漢書師古注解之曰言幽王以褒姒爲美此彊古經以就今字也朱傳因之且訓爲懿美之哲婦則是詩人美之幷非幽王美之矣夫爲梟爲鴟何美焉況楚語懿戒韋讀懿爲抑則从之詩懿厥哲婦鄭讀懿爲噫獨不可从乎又抑亦讀爲噫十月之交抑此皇父是也幽王時皇父敎政於外褒姒敎政於內二詩皆噫之傷禍本也然皇父七子皆恃豔妻以爲寵援則褒姒尤屬戎首矣

時維婦寺毛云寺近也言幽王維婦人是近也歐陽訓寺爲寺人最難通然詩止言婦人敎國無一語及閹豎不應此獨並偁之又歐陽僞曰舉類而言耳朱傳則曰幽王嬖褒姒任閹人以致亂直謂此詩兼刺婦寺矣豈因召旻箋而爲之說與

（下篇別有辨）

介狄毛無傳王述之以介爲大逆狄爲遠處鄭以爲被甲之夷狄孔疏是鄭而衍之矣案小雅漸漸之石苕之華何艸不黃三詩敘皆言四夷交侵下篇亦言曰蹙國百里此介狄之明證也幽王不比之懼而反難現忠臣可勝嘆哉集傳本以鄭又引或說以介狄爲女戎而以婦寺當之殊屬穿鑿

召旻

閹寺之禍始見於齊之貂宋之戾至秦之高而甚焉三代以前未嘗有也幽王時敎政小人詩有尹氏有皇父七子國語有虢石父皆非寺人即巷伯所云讒慝暗昧頑童窮固侏儒戚施妖試奄措亦非寺人也其寺人僅有遭讒被刑無可控訴而作巷伯詩以鳴其不平者其它閹官未必怙寵弄權可知蓋周官法度精密此時未盡亡又勳舊之族世掌國鈞此輩止併洒掃給使令未敎預政也召旻篇昏椓靡共毛傳昏字無訓椓訓夭椓未嘗以爲閹人鄭箋始以昏爲閹官（如周禮閽人之官閽昏通）椓爲毀陰孔疏證成其說言傳意亦與箋合恐以爲未必然也鄭生桓靈之世目覩諸常侍之惡故激而爲此解耳然以論世則疏矣朱子不用其說良爲有見但瞻卬篇又以任閹人爲說則失之

靖訓爲謀本於釋詁夷之爲滅則恒訓也實靖夷我邦言此昏椓回遹之人實謀滅我王之國也語本簡捷後儒以靖夷爲治平謂王所使治平我邦者非其人迂矣

召旻之五章上四句言君子之病下三句言小人之盛也毛傳得之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疏申傳云明王富賢人今世則病之解甚明桓彼疏斯粺傳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粺亦簡當又與胡不自替文義聯貫後儒之解俱不及

又箋云米之率糲（洛帶反作糲書屬）十粺九鑿八侍御七是糲米一石得米九斗爲粺也說文云粺毀也（毀許委切）毀米一斛舂爲八斗也與箋異箋得之矣（別有辨見拙釋生民篇）又替說文作普云从竝白（音自與自字別）聲廢一偏下也又作㬜从曰（音越與日字異）又作替从兟（所臻切从二先先乃先後之先非吾先之先二兟爲兟子林切）徐鉉曰今作替者非是案替字見玉篇入夫部从扶扶蒲旱切並行也徐鍇指此玉篇別有普替字而云今作替則替雖俗字其來久矣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傳云頻厓也案說文頻作頻云水厓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从頁从涉然則頻字本義元爲水厓後人借爲頻數之頻而別作濱字以當水厓之義耳釋文引張揖字詁以爲頻是古濱字箋破頻爲濱疏以傳爲古字通用

皆非是

周召分陝而治爰有二南之詩二公皆周之元臣也召康公之後又有穆公翼載宣王周文公之後無聞焉故幽王之世黍苗篇思穆公召旻篇思康公分見二雅康輔叔業穆佐中興祖孫濟美得為王室倚賴相望於二三百年之中宜乎思召者甚於思周矣雖然詩始於周召而風之終以豳雅之終以召以二公為風雅之始終夫子敍詩其有微指乎

毛詩稽古編卷第二十三

頌

周頌

周頌三十一篇朱傳之與敍合者清廟我將時邁思文振鷺豐年有瞽潛有客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酌般凡十五篇其迥與敍別者天作昊天有成命執競臣工噫嘻雝載芟良耜絲衣凡九篇天作以為祀大王而不思經文兼頌文王昊天者成命及執競以為康昭以為詩而不思周頌俱周公所定臣工噫嘻以為戒農官而不思頌篇皆用於祭祀雝詩以為武王祭文王非禘大祖而不思文王廟中不應斥言昌後 梓拼 恐長 載芟良耜徒謂敍誤不能定其何用而不思祭社稷豈獨無樂章絲衣以為祭而飲酒不能指其何祭而不思詩本士服繹祭之明證敍說本不必易此皆失之鑿者至於維天之命維清烈文我將凡七篇與天傳與敍牴牾今之問尤有當辨者維天之命及維清皆以為祭文本與敍不甚相背引其言太平春霡之說夫工拒天命下及曾和明是政治定歸其祖考之詞以因太平而致非常祭也至歎歌之舞是文王之意見於左傳敍語實有明徵奈何必欽奇之說火載則皆助祭之詩亦與敍合而周其初則政及始見之意夫詩侯助祭當事耳作歌之際始見周諸侯諸人若見新王風采故迭而為歌敍豈可磨乎其武桓賚三詩之詩之訓與敍不異矣然據左傳楚子言以武為大武之首章賚為大武之三章桓為大武之六章則其非也 還異疏 必諸辟 左傳以耆定爾功為武之卒章是不以武為大武之首章也周頌 頌篇 篇止一章無分章者但止末句為卒

章意以一句為一章與且考定爾功為一章則此句之後不得更有亞頌矣朱子
反目為前章方啟循左以證成其說而願與之違何以取信乎人邪其三其六杜
注本以爲言之不言章也朱子何弗察也

清廟之什

清廟

康成據書傳周公攝政五年營成周合之洛誥二詩書叙知洛邑之成亦在五年
而六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為一事東萊非之而據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
惟七年朝諸侯與明堂位所言為一事東萊又謂洛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
牛一武王騂牛一與清廟祀文王為一事 按 孔氏書傳毛氏詩傳皆以作洛為
七年事則清廟祀文王在七年理固之地也但洛誥所謂受命七年乃指計周公
居攝之年所謂烝祭乃為封魯而祭非為成洛而祭又兼祭文武非獨祭文王東
萊引以爲據恐與叙未必合

駿奔走在廟傳以駿為長箋以駿為大箋義同周書武成傳合可以也箋於無駁

傳指文王箋指祭者傳義為優

維天之命

敍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傳引孟仲子美周之禮鄭亦以為周公將欲制作
先祭告文王役傳箋从其說然合之經文亦言惠是經云我其收之文云曾孫篤
之收者所以成先王之者所以傳後也非禮樂孰當之觀周家為治全特禮樂周
公制禮作樂是賴相成王大事其故降之春秋日尋兵革猶講禮讓好以禮相維
而天王亦賴以全其守府之尊者二三百年亦遂可知矣但周公制作必有所因
文王為受命開基之祖居位久意五十年中創業制度要無備矣今紀載闕略
無由考其詳然猶著於經傳者如禘祀烝嘗靈臺辟雍皆見於文王之雅書康誥
言周刑立政言任人必以文王為法至魯辟起見周禮於魯則文之易象在焉莫
季札觀周樂於魯則文之文南籥舞焉又詩言文王之典書文王之謨孔子亦言
文王文皆乎文王之時制作已備也特未布之天下耳周公既致太平更取而斟
酌釐定之為一代大法明堂位所謂六年制度量是也此時正作於斯時所云收
聚文王之德惠順文王之意指制作樂於義為允

假以溢我及假樂字皆訓嘉考毛鄭所同其溢字毛訓慎鄭訓盈溢異溢之訓
今世通用其訓慎則見釋詁一云溢慎一云溢靜靜慎則必靜義亦相通也舍人
云行之慎鄭氏以為義見詩正指此矣孔疏云文王有嘉美之道以戒慎我子孫
亦本詩此王復卹也作順字解（本或作順 日諸文又頌）然讀本不同然合之前解則慎字為
正也又假說文作誐誐音俄云嘉善也與毛鄭字異而義同

維清

句與象皆舞曲也句舞見禮記之內則及儀禮之燕禮象舞見禮記之文王世
子明堂位祭統內則仲尼燕居諸篇鄭氏注內則以句為文舞象為武舞疏引熊
氏語證之蓋句即頌之酌象即頌之武也毛詩為清敍云奏象舞獨見于左傳襄二
十九年不在六樂之列與大武之象異大武之象象武王之伐維清之象象文王之
伐此雖經典未有明文而先儒相傳如此當有本也呂記于維清敍下引劉氏語
以象為文舞即左傳之象箾歌維清以奏之句為武舞即大韶歌大夏之夫以象
為象箾雖與鄭異然猶與周禮樂師舞師合也至勺並羽有二項乃合之為一

舜可乎

緯清爲惟鄭氏釋之最明而後儒異用者因祭天救伐之說出於緯書耳中候我應云扶伐紂勞王云伐紂之救兜以利其勞居事是之屬我應云伐崇海吾注云旅百姓日吾天主爲崇也既以祭天非文王事勞必以肇禋屬之成王然近用有成維周之禎正指文王之典而中隔肇禋一語文義不續故朱子疑經有闕之則何如仍以肇禋爲文王文順而義貫也愚謂祭天救伐雖緯書之說惟文王之伐崇類祭見皇矣詩此可證也類祭之爲祭上帝見書舜典泰誓及禮記王制諸書此又可信也合二者觀之則以肇禋爲文王始祭天非無稽之談也又周世益功爲文王最多文王益功以伐崇之大故文王有聲篇言既伐獨舉伐崇爲言皇矣篇之是類又正指伐崇之事則肇禋雖言祭實美文王征伐之功以經證經救伐之言非謬矣

烈文

朱子辨說疑烈文敘以爲詩中又見詒孫子語非吾觀敘言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中亦無此意而集傳取之同一致也是彼而非此何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毛以爲文王錫諸侯鄭以爲天錫文王鼓湯以爲文武錫我君臣於義皆通集傳爲諸侯助祭使我獲福是諸侯錫我夫祭而受福不歸功於祖考而以爲臣下之力猶揚周修賦之當矣嚴緝又謂辟公夾輔以克昇周於是錫我以福斯尤爲忌諱胡王楚氏之始於詩詩者自當偁頌天命原本祖德以爲立言之端乃後歸美臣下處其飽哉之私恩忠盡者道之不習何其認也

烈文篇皆諸侯語首四語告以文王之德次二語告以武王之德也箋謂辟爲卿士公爲諸侯殆不然卿士日在王朝豈與外諸侯並稱之乎毛義勝矣毛又以封靡爲大業崇爲立言蓋王克紂時諸侯無大累於汝郭者仍立之爲君書論其世知斯語識既也殷末之三州之侯皆悉于紂紂誅唐枝從商滅但其中或出奇往不皆助紂爲虐大累於民武王仍封立之俾得自新洵皇蕩之恩也此時示往助祭之列矣其實思之甚者則亦伐加焉孟子云滅國五十周書世俘解云武王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謂此也周書又云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則所謂無大累而得封立者也足證此詩傳義矣箋以崇爲增其爵土既非是進爵益地所以賞有功也值無大累而已遽爾此賞可乎王氏以封靡爲蝉利傷財字義雖通但詩恉殊不爾

天作

天作詩彼作矣彼徂矣二彼字皆假爲民也彼佗言民之光在岐者佗宜以居彼徂言民之彼至岐者望岐而往也蘇氏以假佗指大王彼徂指文王誤矣岐有夷之行岐謂岐周之君正目大王文王言耳鄭又謂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尤誤

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子據韓詩改徂爲岨又云岐字絕句於之甚堅然徂之爲岨是以沈括之說引岐字絕句又出葛心之翔說皆與韓詩無涉也韓詩徂字作者不同于毛耳其訓徂爲往行爲道之王肅下句訓並無異於毛惠棟後漢南蠻傳引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注引薛君章句云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見道謂仁義之道易行故岐道阻險而人不難朱子從說其岐道阻險一語改徂爲岨竟不思徂之爲往薛君有正訓其云阻險者反明夷行之義非釋徂義也且指之說引朱子所明知而必欲從之信後儒之

謬說駁古經之正文誠不識其何意

朱子以天作為祭大王詩故首尾併以岐山立說因以岐山之道路平易講有夷之行斯外矣夫有夷之行平易之道也廣成引易乾易坤簡易之辭詩童句亦以為仁義之道故曰子孫保之言世世守此道耳今以為道路平易豈欲子孫保守此道路乎

昊天有成命

鄭氏論祭天地有郊丘之異固不可盡信至昊天有成命為郊祀天地詩小敘所言不誣也朱子轉𢽾陽時世論判此篇為祀成王之詩通義辨之允當專以成王為王誦之誦之以朱元有此疑（賈誼新書引叔向言以成王為生王子）故考昭國語注以辨之不意先儒吐棄之訓復見采取於歐朱二公也至宥密二字外傳訓宥為寬密為寧鄭箋申其意云寬仁所以止苛刻安靜所以息暴亂甚為正當朱傳改訓宥為宏深迂世楊用修非之良有見也案宥字從宀文本訓寬其見於經傳者易山宥阜書云逆宥宥過周禮及王制皆云三宥宥訓寬義為南華易有在宥篇（與經又云宥也）義宥字義止一寬字之更無它訓朱子因寬而轉為宏又因宏而轉為深全是遷就經文以入己說耳況寬仁安靜乃是帝王御世大德以書臨下以簡義最為寬同義一二字足垂法千古所以為經也宏深靜密泛義不已迂乎輔廣將為四義尤為謬

（俗作嗌）語

毛傳釋昊天有成命純用外傳叔向語鄭箋亦因其解獨熙廣純固則破廣為光固為故蓋因外傳訓字皆同爾雅廣光固故必以音近而誤故改之也然外傳又云廣厚其心以固和之又云終于固和而毛氏引之亦作廣固不應所見同誤況以固和之終於固和若固為故則二語不詞矣鄭之破字殆非也案韋昭注國語與毛用鄭訓固和則否豈非以固字本無誤乎（点）又謂熙之訓廣詩書多有之乃字義之常也亦不必更改

我將

我將內右皆訓助朱家所同也朱傳移為右手之右云右尊也此好新之過也于維天其右之云天降而在牛羊之右天與牛羊敘尊卑乎真屬戲論於既右饗之云文王降而在此之右不知此字何所指文義難通矣案右本訓助其作佑者徐鉉以為後人妄加也此詩釋文云右本又作佑

右手字本作又象形其ナ字則為助義詩左右亮之保佑命爾保右命之維天其右之既右饗之曰右敘有周既右烈考亦右文母諸右字皆助也古經右助字皆如此定無多沾（注 兩作）尚作佑當是宋包所改詩右字偶未改耳朱傳于周頌右字皆訓右手之右又轉為尊義殊費迂回朝其不講于小學也

祭天用犢牲而我將明堂享帝之詩及魯宮牛羊孔疏以為配者用太牢故得有羊又言夏官羊人掌積供羊牲積是積柴燎在壇下則是禋燎非祭天故有羊牲以見此詩維羊乃為配享而設非享帝所用也辯之亦詳確矣華谷用詩故之說亦引羊人證祭天有羊牲不如孔義之當

時邁

莫不震疊傳云疊懼也疏云釋詁文釋文作慴音義同案說文慴懼也讀若疊是疊慴二字同音可通用也徐鍇疊徒協切慴之涉切今為兩音詩雅釋文亦襲古今異音如此孔所記乃古音又爾雅郭注云慴即懾也攷說文慴懾各一字而音

同
明昭有周式敘在位韓詩外傳引之者凡四皆以為任賢稱職之證與毛鄭義相
符矣集傳以在位為諸侯是以式敘為慶讓之典較切題指時事

執競

執競䟽競二競義本同也無競猶不顯反詞也集傳云並王持其自強之心故其
功烈之盛天下莫得而競字不競之競字乃爭競之競非自強之競矣又天下之
競非武王之競矣豈不啻霍千里
呂叔玉周禮注以時邁執競思文為三夏先鄭引之而康成不以韋昭杜預注內
外傳與呂說小異而大同皆以肆夏昭夏當此三詩不如康成所見卓矣朱子取
呂韋二注語載之集傳意在與鄭箋立異也然既取呂說則執競乃昭夏周公
制周禮時已嘗為樂章令鍾師奏之矣乃又謂康成為二王之謚而執競是昭
王以後詩夫周公所定樂章安得預歌昭王詩哉前後語句相戾矣劉瑾謂時邁
思文信為時夏納夏而執競之為昭夏則否蓋不敢斥言其非而又難于強飾故
作此騎牆語

思文

貽我來牟鄭引偽大誓赤烏以穀來語證之後儒以為妄說而不用謂貽是稷以
貽民非天以貽之似矣然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也天所來也漢書劉向引
此詩作釐麰云釐麰麥也始自天降皆言天賜之不言稷播種之也向又言並王
君臣以和致和而獲天助意與鄭同又此詩及臣工篇皆特舉來麰不當及餘穀
與它詩泛稱嘉種語意自殊則來為麰穀之祥當時容或有之不得以涉於符瑞
而舉所言其証也又此詩上四句言后稷粒食蒸民復其常性下四句言天以后
稷養民之功賜並王以嘉祥使有天下兩意相承也若如後儒之說謂后稷貽送
以來牟之種徧養下民則仍是立我烝民之意謂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國中
則仍是莫匪爾極之意詞旨不冗複哉況后稷播種其為嘉穀多矣何獨取來牟
一物鄭重言之也又麥來牟大麥也是一穀之名呂覽說文及劉向封事其說皆
同韓詩貽我嘉麰薛君云麰大麥也（見文選注）班固典引曰吉粃黃麰亦以為一物矣
惟廣雅分為大小二麥（來小麥牟大麥）朱傳嚴緝從之非是
時邁思文皆言時夏鄭箋云樂歌之大者稱夏又云夏之有屬九年昭周語注亦云
樂章大者曰夏是稱樂為夏古有此名也集傳釋夏為中國且謂肆夏納夏因時
夏語得名然則執競不言夏何以名昭夏乎

臣工之什

臣工

臣工敍云諸侯助祭遣于廟也朱子非之而改為戒農官之詩夫戒農官何與于
祭祀而編之頌乎況合之經文未見其然也經先言臣工後戒保介勸農之詞稍
詳於保介耳其戒臣工全不及農事也又臣工者有位之通稱保介者鄭箋詩及
注月令皆以為車右高誘呂覽注以為副得不以為農官也朱子欲證成戒農官
之說特取高誘注而易之曰農官之副凡官有長必有貳何由知此副定屬農官
乎且農官之正安在乃獨戒其副乎
維莫之春既謂是周之季春而夏之孟春一引月令及農書證耜事當在建寅之
月不當在建巳之季春一引王制及明堂位證諸侯藉然而在夏之孟月助祭而

遣慮以孟春援據甚詳確核偽多易之左矣至朱子初說言周改正朔但為戒
首其顙祭猶用夏正夫朝祭大事不用本朝正朔則所改之正將施於何用乎
來鳥所銜惟來牟一穀周以為受命之瑞故獨著之於世文而臣工詩又將係之
下又言帝命言上帝正見其為天賜也若謂后稷播植之則當如生民閟宮二詩
廣舉諸穀以美大其功矣

命我衆人　朱傳曰衆人徒旬也案周世旬徒有二種記祭義五十不為甸徒是指
四郊之甸所出長轂一乘之甲士步卒徒名於狩者也周禮天官甸師徒三百人
亦名甸徒用以耕耨王籍國語云庶人終畝者是以臣工詩不言獵亦不言耕耨
朱傳所謂甸徒不知何指述來者何故無申釋也

管子曰農有一耜一銚音姚一鐮音廉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農而銚耨銍三器皆見
臣工詩銚即詩之錢也用以耕耘或作銚俗作鍬耨即詩之鎛也用以耘銍詩亦名
銍用以穫令備嚴之爾雅釋器謂之疀郭云皆古鍬鍤字廣韻文以斗作斛引爾雅
亦作斛土雕切疀說文云鍤也楚洽切徐曰鍬臿銚斛鍤皆同一字案鍬七遙反
掘郭音秋詩釋文云銚七遙反何士遙反沈音遙方言又有𨫼云鏵
說文作朱云鎛音刃楚治切也　垂　杳矣　橿　諸名世本云垂作
鈚以上為名甚多實與錢一器矣爾雅釋斫斪斸謂之定　李巡云鉏別
名郭璞云鉏屬詩疏引釋名云鎛鉏頭也鎛迫地去草也廣雅云定謂之槈呂氏
春秋云槈六寸以閒稼高誘以為耘苗之器是也世本亦以為垂作之攷工記段
氏為鎛器注則鎛也斫斸也定也槈也鉏也一器也爾雅又云斫謂之鐯張略切郭
云钁也又說文以钁為大鉏此又鎛之同類而稍別者呼銍釋文正義皆引釋名
說文銍之劉云穫禾鐵也許云穫禾短鐮又小命穫穀穎謂之銍亦言穫也獨此
器無異名傳云錢銚鎛鋤銍穫也鈦與鎛廣其名穫言其用矣又案錢本田器名
即淺切後世假為貨泉字詩如今定書史皆然惟此詩錢字猶存本音本訓

噫嘻

噫嘻成王昭假　鄭引尭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釋之言能成王業且思著且至也朱
傳引書格汝衆庶則脫去昭義矣

既昭假爾　爾字毛鄭俱未有所指孔述毛云王之政教光明至于天下德既光明
顯著如此以如此二字代爾字句法較穩嚴緝引錢氏云爾語詞正祖孔意朱子
初說以爾指上帝集傳以爾指田官俱未妥

駿發爾私　朱傳云溝洫同貢法無公田故皆謂之私此言殆非是井田有公田故
在名者以私別之耳鄉遂之田既無君民之分宜得偏名之以私載芟傳云上欲
富其名而讓于下欲民大發其私田孔疏申之以為大田兩我公田遂及我私是
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是王意之讓下也此見盛世君民相愛
之情傳既義後也又朱以溝洫法論此詩者既本鄭箋耳箋因詩三十里十千耦
遂合一川萬夫之數當是其三十里分為一部設一主田吏即此詩農夫也故引
地官遂人文證成其說但鄭指鄉遂貢法矣然夫謂萬夫乃四縣之田六遂三十
縣為七部猶餘二縣益與公邑采地并為部何者遂人云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
云至畿則中有都鄙遂盡主其地是都鄙與遂同為此法故知其共為部也據此
則鄭所謂一川萬夫應兼鄉遂都鄙言井田八家之衆亦在其內矣朱子婢用溝
洫為說祖而未究厥指

康成之說巧合詩語然論此詩本旨不如傳義之平正也傳云終三十里言各極
其望也王申之云三十里天地合而之而三十則天下徧疏亦謂人目所望極乎
三十每各極望則徧及天下萬為盈數故舉十千非謂之三十里內有十千人也
拘拘以夫田之數相配最得之

振鷺

振鷺在彼無惡在此無斁朱傳以鄭箋解之義本勝又載陳氏說以為彼不以我
革其命而惡我我不以彼墜其命而猒彼誤矣此詩我客無指二王後周革商命
未嘗革夏命也墜命者桀紂也非東樓與微子也況彼墜其命是為可傷有何可
猒猒之非人情在惡薄小人或有然今乃以無之自多乎又無惡斁而有惡同指
客句法本相應若惡屬客斁屬我則與有惡文義不貫矣

豐年

敍云秋冬報也不言報何神箋謂烝嘗將報春冬詩祖妣文也後儒各自立說王
氏以為祭上帝蘇氏以為秋祭四方冬祭八蜡集傳以為田祖先農方社之屬豐
氏又謂大享明堂四方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諸說紛紛皆無確證案宗廟之
祭以展孝思非報田功鄭云烝嘗未可信也報祭上帝謂大享明堂耳歲止一祭
不容兮用秋冬兩時況明堂樂章已有我將何又歌豐年田祖之祭在孟春吉亥
不在秋冬又是祈祭非報祭至秋報社稷當歌良耜不應又以此詩為章此皆失
之顯然者王曾與集傳之說俱未必然也蘇氏以為方蜡或近之其蜡農及天地
百物則總於八蜡中矣

豐年敍朱子辨說識其誤及為集傳仍用其說蓋細思之知其不可易也未免衍
疏義謂集傳初本作報始登而薦於宗廟漢一字疑一於耕廣宗此說改本作報賽田事疑夫以此
非為而以初本為證殊不知報登而薦者即月令嘗新薦廟之事也稷黍麻麥皆
有為何無詩乎且此詩稌黍疏言特以為黍乎為稻即稌乎二穀又不應同為矣晦
翁已悟其非而改克特尚報為是非善述朱者也劉瑾疑朱子既語報賽猶用其
說是彼求所改有未盡豈未見和說耶

亦服爾耕亦有高廩二亦字鄭皆訓為大義本爾雅但彼亦作奕孔疏以為音義
同古字容有然矣注又謂亦者兩及之詞噫嘻之服耕與上駿發言同豐年之高
廩即上黍稌所藏皆非兩及之事惟訓大為允當也鄭音爾雅而疏無發明故辨
之

有瞽

敍云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武敍云奏大武也酌敍云告成大武也此三頌所以為
一時之事今以酌箋觀之殆不然箋云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
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據此則告成當在居攝之六年酌是也合樂奏
豈當在成王即政之初有瞽及武是也既失箋意矣又武頌奏大武而已有瞽箋
曰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是所奏不止於大武也維清疏云大合諸樂注謂徧乎
則文王之南籥當亦奏乎此時又春官大司樂以六舞大合樂注謂徧於六代之
樂而此箋亦言大合諸樂則敍所云始作樂是始作大武所云合乎祖是以大武
而與諸樂合奏之云爾疏謂箋止說周之樂器當備奏大武合樂者合諸樂器非
合異代之樂此亦必鄭意詣龍虡備特作樂之當何云大合諸樂也觀經所言惟
縣鼓是周制耳餘器則虞書商頌已有之豈得為周樂哉

有瞽釋文云無目眹（俗眹）曰瞽䁡直謹切案說文眹目精也从目弃聲䁡䁡皆从解聲疑古䁡為眹許所謂古其古文乎眹亦作䁡後漢䖝植傳注云無目眹曰瞽是也又案靈臺傳以有眸子為矇而有古爰釋古為矇則瞽非無眸者矣說文瞽字注亦云但有眹俱與此釋文異靈臺疏又以瞽為矇瞍之總名此皆以意分別不可執也廣雅云瞽矇瞍盲也殆通稱耳

潛

爾雅釋器云槮（音林又霜甚反說文作罧爾雅今作字林山沁切）謂之涔（潛同又音岑）毛之傳詩本之小爾雅廣獸云橬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李巡孫炎郭璞注爾雅皆本之是潛之為取魚器也古矣王介甫謂積柴取魚疑于盡物不可為訓故改釋潛為取之深夫取之深而有多魚殆幾于竭澤獨不為盡物乎案古人捕魚之具見於詩者曰罛曰梁曰罾曰罛曰竹笱曰九罭曰罩曰汕曰笱曰網曰罶併此詩之潛凡為名十有二其中如梁之堰水是為絕流義之笱目亦同於數罟不得謂非為盡物矣又考爾之為魚具見唐陸龜蒙詩序作槮音糝云積薪水中則止其禁之謂也其詩云斬木置水中枝條互相蔽寒魚逆寂此自以為生計春水忽已消盡取無遺簡所託成禍機臨川一疑賜陸此詩挽入以知樊也然取者不太恩乎合詩之側然興斷晉之思矣（附錄詳）

漢篇朱傳引月令季冬天子嘗魚先薦寢廟及季春薦鮪之文輯廣辨之曰今月令第有季冬嘗魚先薦寢廟之文而已季春薦鮪乃穀說也吁異矣季春薦鮪之文載在月令三尺童子皆見之廣獨不見邪修大全者又革其語於書可嗤也

鰷鱨鰋鯉箋云鰷白鰷也孔疏無申述案爾雅鮂（音囚）黑鰦（音茲）注即白鰷江東呼為鮂者是也韻會云亦作儵（直由切）鯈（音由）莊子儵魚出遊從容之謂鯈荀子儵浮陽之魚淮南子儵望之可見即之不可得皆此魚也埤雅云鯈狹而長似鱒而白江淮之間謂之鮂（亦作鰷音條）雖顏言此魚好游故濠梁有魚樂之喻理或有然今草詳之魚（鰷同）魚注云長數尺狀如柳葉今俗呼質鯈與鰷皆小魚也而質味尤不減詩徒取多魚故不辨其美惡耳

雝

雝猶禘大祖呂記述之良惟以皇考為武王烈考為文王則易古注呂謂此詩推得禘之由而頌皇考為獨詳武王初有天下宜當之又烈考配文母而言宜為文王耳謂造周之功文為最盛故雖頌推本王業但詳文而略武又烈考文母子母並偁無如古注本適也朱傳不用叙義（集說謂詩不及稱烈則非稱大祖若言禘於文王則與叙文不協）其以為祭文王則同於㫖惟謂武王祭之則異然朱子初說實不如此嚴緝云古注以皇考為文王烈考為武王朱氏從之既以烈考為武王非武王主祭矣但朱子言禘者不主配學初說祭文王未審以為何祭也

宋李樗謂周穆王名滿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而有衛侯鄭魯武公名敖而有公孫敖齡難詩祀文王不諱昌之義此非確證也周人以諱事神生時無諱也孫郎毀亦無諱也衛侯鄭以襄王同時不得有諱此正與衛襄公名惡而大夫有齊惡事同穀梁傳所謂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是也（昭七年）王孫滿當定王時穆王已在三昭三穆之外公子敖當僖公魯公已在二昭二穆之外親盡廟毀不得有諱禮記所謂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徇於宮曰舍故而諱新是也（檀弓）若周公定禮樂在居攝之六年與此二義俱無當何得取以為正乎然而雖詩不諱昌也

曰疏言之矣詩是四海歌頌之聲本非廟中之事故其詞不為廟諱及宗稱之後
即為經典詩書不諱故無嫌耳孔語或近之然則春為興要必更有權定矣蓋信
古人詩樂分為二致也

載見

鞗革有鶬鄭云鶬金飾貌疏以為即韓奕之金厄是也朱傳取歐陽和鈴語釋
之觀未當彼言八鸞故以鶬鶬為聲耳此言之金有聲而亦和鳴或況車上設鈴
本取其聲革末乘金止以為飾詩人偶美義各有歸宜乎訓解之不同也何得移
彼釋此

以孝以享以介眉壽疏謂三言以者皆以諸侯為此良是也又謂孝享介壽通為
一事則未盡專三者雖皆指祭言而義亦微別孝者內盡其心也所謂合萬國之
歡心也享者外備其物也所謂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介眉壽者以卑而
受嘏也所謂小大稽首使君壽考也此三者皆賴諸侯之助

綏以多福安諸侯以多福也俾緝熙於純嘏使斷續廣大其純嘏也李氏之解本
于鄭箋孔疏而緝熙義較優矩朱子初說以為將福於諸侯
意本相同後後更其說與烈文篇錫茲祉福同解未見其勝

有客

亦白其馬傳以為示周箋以為示武庚但得之矣先代之後亦猶如王朝自飭所
尚所以尊大之也若殷武庚以表微子觀非蒙所樂則詩人忠厚之辭當不其然

且字有四音子餘切考其本音也子文叔箋又七也切此二音人所習聞又音粗
鄭風匪我思且釋文云存也士曰既且釋文云往也又七敘切音取辨之道且有
且鄭云多貌頌有萋有且毛云敬慎貌而韓奕有且則無疑取而音正韻且字音
慈庾切而引頌萋且當之誤矣慈庾切應讀如聚與取各一音不知何本

敦琢其旅箋謂以治玉比擇人並雕琢皆治玉之名本于爾雅非鄭氏臆說也嚴
緝據棫樸毛傳謂雕琢分別金玉雕本治金之名其言治玉是鄭意非毛詩誤矣
棫樸詩追琢與金玉連文毛姑即經文而分釋之耳非雕字定訓也此詩敦琢自
當以爾為正集鄭追敦字異義同

薄言追之左右綏之追送也已發上道王使追送而餞之左右之臣又與燕飲
安樂之觀韓奕詩韓侯出宿而顯甫往餞可見古禮如此朱傳由追之者也去而
復還之夫不當之於未行而追之於已去徒返借傳董動嘉賓恐古人無此待客
之禮又訓左右為無方說本蘇氏有理事於行人郊勞贈賄皆有常儀擬贈寫宰
皆有定制非可意為厚薄也要而留之豈得無方乎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傳云淫大威則鄭申大則之義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
子也朱傳獨不訓威為則而意與毛鄭同至呂記嚴緝併載計方張氏語以淫威
為誅武庚事此最為謬說周家忠厚待人其命微子也但述成湯以聖德受命勉
其戒脩詞氣和平如骨肉相告語並無猜防之意豈於其來朝無故舉殺亡之禍
以懼其心哉後世羈縻之事僞揚新建威德以懾遠夷判賜則有之矣不謂忠厚
之封施此於先賢之胄也

武

嗣武受之毛訓武為迹鄭謂繼文王之迹而受之鄭以為嗣子武王文義俱通但雝
篇偁先王詩以王配數而言其卑 森嚴性 江漢文武受命閟宮至于文武而已彼

二王竝衆容或渚文此特句登王不同彼例且閔子之偶與對文王言亦非所施於既沒之後當以傳義為正

者定爾功疏謂宣十二年左傳引此詩云耆昧也誤矣耆昧者謂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而釋之耳乃隨武子之言也楚子引者定爾功亦在宣十二年此並不誤考昧豈誤合二文為一乎

閔予小子之什

閔予小子

以武王崩周公即攝政七年歸政之後成王廟見而作閔予小子訪落敬之小毖四詩者此毛公之意而王肅述之也以成王年十三免武王喪將即政而朝廟作閔予小子訪落敬之三詩自言不堪任事周公始居攝其小毖一詩則作於歸政之後者此鄭氏之說也今觀之鄭氏之誤有三焉成王免喪年僅十三自難躬親萬幾周公代聖人又其親叔父也豈不知君德深淺必待其自言不能方始居攝乎誤一也頌雖非成王自作然必意旨果如此詩人乃述而歌之據三詩所言皆敬天法祖勤學好問之事十三歲童子意慮猶如此可謂天篤生人矣何至疑于流言疑忌周公數年不悟誤二也又四詩小敍首曰朝於廟次曰謀于廟又次曰進戒又次曰求助蓋因廟而謀因謀而進戒因聞戒而求助四敍語意相貫而皆偁嗣王定是一時之事鄭分前三詩在居攝前後一詩在歸政後相去七年誤三也則王義允矣宋儒好疵鄭學而閔予小子三詩獨從其免喪朝廟之說者益錯周公居攝止行冢宰事嗣王見廟臨群臣當在新立時不應遲至七年後耳不知周公之攝政総未必踐阼負扆南嚮朝諸侯然謂僅行冢宰事亦未必然也當時出則征伐四方入則制禮作樂以至建親營洛邑事事皆出公手此豈尋常之職乎其訓于王則曰沖人曰孺子曰小子豈臣子對君之儀乎非常之舉非聖人不能行故允舜禪讓湯並征誅尹之放公之攝皆曠古一見之事奈人託之以為利儒生諱之以為誣其不知聖人一而已述謂成王初免喪時非不祀先接下但公方居攝政非已出不必有咨問之言及歸政之後親理庶務自當從容延訪以盡下情詩恭奉書以稱治道四詩正作于此時耳

閔予小子四詩朱子既謂免喪時作矣及釋訪落敬之又以為指管蔡事輔廣述朱亦以訪落篇多難為指管蔡則是成之王疑周公以至悟而迎公皆在未免喪時矣嘗考之書金縢殆不然也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二年以前武王崩管叔方在殷也聞之而流言言達於周而王疑王疑而公出不知幾閱月也二年之後得罪人而王不悟因作詩詒王王見詩而猶不悟始有風雷之警又不知幾閱月也居喪二十七月此五之說除居東二年前後僅三月耳豈能歷此多故哉況成王衰絰之中不應服弁服也宅憂諒陰不應出郊也公亦在衰絰中不應迎以衰衣繡裳也皆理之難通者然則四詩之作在七年歸政後無疑也若成王初免喪疑公方甚豈肯有徵黃髮之言乎

孔疏引曲禮云天子在喪曰予小子以證閔予小子三詩是初免喪時作非也業予小子者天下之恒偁也召誥洛誥及周官載成王之言皆有此偁作洛在攝政之七年孔氏書傳毛詩傳說同除喪已久至作周官在四征弗庭之後則即政又久矣又康王命畢公穆王命君牙亦自偁予小子畢命作於十二年王在位久矣君牙之作未詳何言未必初立時也江漢詩亦云無曰予小子紀年謂伐淮夷在宣王六年

雖未必果爾要非初即位事矣此皆見于詩書歷歷可據者曲禮之言殆未可泥

訪落

適實也此詩書常訓也陟降庭止言文王上事天下治人皆以直道也紹庭上下言繼文王之直道施於上下也兩詩俱言庭意相符合矣朱傳以庭為庭戶之庭陟降庭止既以見貴見嫌釋之矣至訪落之紹庭二語則云紹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夫鬼神陟降於庭本屬虛想非實有其事也將何以紹之況紹庭二字亦不詞矣又朱子解陟降庭止本用漢書注說因謂顏監精史學而不精於經之隨救攫得詩之本指尹說翊言不能經義引淡她精於是者尚誤其隨反謂陟從者得之乎經學之函蓋必自斯言始矣

艾歷也歷數也釋詁文也鄭訓繼未有艾辨歷而為數不如王氏訓歷之為徑也集傳謂如夜未艾之艾則艾為盡矣又云予不能及及猶盡果其當何適以乎又此篇集傳本用文釋經頻語語相銜方從文義連中間脫去維予小子一語殊屬跌忽

敬之

既謂周頌諸篇皆當時實有其事詩人見之而述為歌則作者主名不可知矣閔予小子四篇皆是一人手筆敬之為述成王君臣相告語之言皆旁人代為之詞耳朱傳曰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又曰乃自為答之之詞是真以此四詩為成王作矣

陟降厥士士事也天之事也二氣之運行萬物之化育皆天之升降其事也朱傳曰陟降于吾之所為則與日監在茲意複矣

小毖

莽予拜蜂自求辛螫拜蜂亦作粤夆訓為摩一作掣同尺制反毛鄭之解與爾雅同其來古矣訓為使蜂者王氏之謬說也彼之親經字說皆此類耳不意朱呂大儒乃為所惑且安石之為此說者徒見下句言螫耳既辛螫豈言辛者蜂之味耶又辛螫韓詩作辛赦云赦事也見釋文可見經字元多借用非有師受不能得其真徒據今本而妄為穿鑿失之遠矣

桃蟲飛鳥之喻述言事理如此當據於微詩名小毖以此非有所指也既用王肅述毛言將來之難當慎其小非悔不誅管蔡詩意良然鄭謂成王悔不早誅管蔡以致畔亂此誤矣嘗來乃成王叔父況言但口語小毖豈得輒加刑戮況此時已伏辜畔矣以為畔於居東後者亦鄭之疑誤何讀金縢書已辨之

鷦巧而是故得巧者巧匠巧女巧婦女匠鷦匠之名而荀子說蒙鳩有苕折卵破之喻對桃蟲也小於黃雀取茅秀為巢大如雞子所須不過一枝爾雅曰桃蟲鷦其雌鴱一作鴱是也先儒以為鶚鶚鴟鴞亦此鳥矣小毖箋合鷦鴟鷯為及鴟三者為一鳥其以為鴞者即鳴鳩之說至曰鷦之所為所為題屬則鵰桐飛義也然既云事不知所出矣集注謂桃蟲之鵲化而為鵰復有易林亦言桃蟲生鶚鵰過頭屬皆荒尚奇無鄭而其說當有本

載芟

朱子辨説謂載芟良耜二詩未見有所祈報之意夫春祈秋報總為農事故歷言耕作之勤收穫之盛以告神明而一則顧其將來一則述其已往祈報之意自在不言中矣豈狃句櫛字比類且題意相配如後世語人拔工拙於毫芒者哉

載芟敍云春籍田而祈社稷也疏引祭法釋之以此社是泰社其禮記祭法疏引孔載芟敍則以此詩所祈是王社而疏皆出孔氏而說互異較論之詩疏義長矣詩疏云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泰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此為百姓祈祭當王於泰社其稷與社共祭亦當謂泰社社稷祭法疏云泰社在庫門之內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氏云王社在籍田王所自祭以偹齋盛今以其說詩頌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原謂詩為主為民祈祭誠而疏言況詩言主伯亞旅婦媚士依自說民間父子家室籍田終畝為甸徒三百人乃庶人之役於官者不應有此偁也則籍田與祈社當各為一事（月令孟春躬耕帝籍仲春命民社俱在春時）而社為泰社無疑矣至郊特牲疏謂社為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有社必有稷稷壇在社壇西或云在其壇據此則王社在籍田亦應有稷詩疏以社稷共祭宜是泰社又似王社不必有稷說亦自相矛盾也至崔氏之說適足引穀梁傳語（云天子親耕以自立社）證其非無本信矣至蘇氏引以釋此詩敍則未免雜耳又案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詩人謂之田祖疏云句龍為后土配社弃為田正配稷此田主在當籍田中依樹木為之田主為神其祭兼可以及畢故使后土田正依之同壇共位也賈氏以田主在籍田中蓋亦本崔氏之說

載芟為叙黃以下方及播穀以上則方闢其土也華谷謂首言芟柞地尚有草木當是新墾之田理容有之故千耦其耘兆耕而耘也是去艸木根株鋤治其草萊而耘也是芟苗閒艸不獨芟疏之解甚明即經文前言其耘承芟柞之文後言其麃承傑苗之文二耘之不同一覽而較如也朱子初說千耦其耘不从箋義集傳改耨為芟苗閒艸未審何意劉瑾宋未亦指其誤

十千維耦謂萬人相與為耦當得五千耦也千耦其耘謂為耦者千當得二千人也二文有辨孔疏云

有嗿其饁傳云嗿衆皃釋文敕感切說文嗿聲也乞感切音義俱不同李氏曰嗿者衆人飲食之聲始合毛許二義而為之說然經文嗿字本指饁言則是方饋時耳何遽有飲食聲乎不若毛氏訓增釋為衆聲不言飲食是通毛許之異而經義亦合

載芟之婦士即七月之婦子也皆謂行饁之人婦女幼弱不任耕耘則使之行饁故彼詩父子嬰以饁畝之文此詩婦士上承嗿饁之語傳云士子弟也義允矣李氏以婦士為夫婦殊非詩情

有飶其香有椒其馨古注目酒醴言既文義以當然集傳云飶芬香也未詳何物是不欲以酒醴當之也案說文云飶食之香也與詩注異朱子其因此而致疑與

振古如茲毛云振自也鄭云振亦古也鄭箋本爾雅然不如毛之當矣集傳訓振為極不知何本況極書語亦未順

良耜

其饟伊黍箋謂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而彭氏以為無珍味意相反夫農夫豈食珍者耶彭殆食肉衆之見也大全偶錄其說

荼蓼並見爾雅荼者荼葉也（案字衍二語）蓼者薔虞蓼也（或云）王肅皆以為穢艸（本作荒穢也田中芻草也）而荼為陸穢蓼為水穢當矣但未詳荼之性狀爾雅本草菜部注引詩而外亦不著其形今集古今注云荼蓼也紫色者荼也青色者蓼也其味辛且苦食明目或謂紫荼華者為荼青者為青荼亦謂紫色者為紫蓼青色者為青蓼其

大不苦者為蒚葽或作馬葽此與王氏水陸二穢同意朱子所謂粹綷俗作綷菾或即蘄艸
但不當以苦葉當之耳
葽雖穢艸然古人飲食齊其性味內則享雞豚多蓼皆實葽腹中又切以和羹膾
與蔥芥等耳漢史游急就篇蓼與蘇荏蘇薑並列於蔬品淮南子亦云蓼菜成列
說文以為辛菜而尹都尉書有種芥葵蓼薤蔥諸篇見劉歆別錄又北史蕭大圜云穫菽尋氾氏之書藝葵識尹君之說又漢書藝文志農家者有尹都尉十四篇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其調和食味大有用也良耜
篇特以其妨稼故薅之耳顏師古言蓼有數種長鋭而薄生於水中者曰水蓼
葉圓而厚生于澤中者曰澤蓼一名虞蓼唐本艸謂虞蓼為水蓼蘇恭注云生
下溼水旁葉似馬蓼大於家蓼莖赤味辛本艸言蓼有七種曰青蓼香蓼馬蓼水蓼
紫蓼赤蓼木蓼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相似而薄馬水二蓼葉闊大
有黑點木蓼亦名天蓼蔓生葉似柘葉六蓼花皆赤白子大如胡麻惟木蓼花黃
白子皮青滑諸蓼皆冬死惟香蓼宿根重生合此諸說觀之唐蘇二本艸之水蓼
其即顏之澤蓼乎良耜所薅當指此艸孔疏引爾雅虞蓼之文以釋詩而虞蓼
蘇顏以為一艸矣又案蓼字亦作蔘

絲衣

絲衣載弁俅俅箋云載猶戴也士助祭之服也正祭祊祖視牲則使小宗伯令使士則非正祭
矣故為繹賓尸此說與詩相符合有明證者也朱傳改為祭而飲酒之詩大祭而
飲酒正楚茨所謂燕私湛露所謂在宗也乃燕也非祭也燕飲樂章不應列之於
頌
絲衣敘靈星孔疏引漢書張晏注釋之漢郊祀記云帝祖令天下立靈星祠常以
歲時祠以牛晏注云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又後漢書祭祀記
云漢興八年高帝令天下立靈星祠以后稷配食謂天田星也與班書晏注同蓋農
祥即房星以霜降不見東方則祠靈星當在夏九月矣詩解謂靈星即龍星又謂
周制春雩秋八月亦雩令靈星乃秋之雩此語非是雩正祭在巳月祈穀則秋之
三月皆可行春秋非雩之正期又雩祭祭五精帝非祭靈星不得合為一祭且八
月龍星未見安得而祭之通典亦言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殆襲先
之誤也玉海云周書作雒農星皆與食今周書云日月星辰皆與食不云農星玉
海採宋本當不誤矣
祊有二種亦是正祭時既設祭於祭又求神於廟門之內禮記郊特牲索祭祝於
祊及小雅楚茨祝祭於祊是也二是明日繹字書作繹祭時設饌於廟門之西室郊特
牲祊之於東方失之矣及頌絲衣是也繹與祊同時而繹其大名也廟門外之西有
堂有室繹于堂以接尸祊於室以飲神是日祭禮簡接尸禮大故絲衣序繹賓尸
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皆言繹而不言祊特牲既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
也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事神皆接尸大
不吳不敖吳字有胡化下化五乎三切而義同胡化切者何音也下化切者陸音
也俱見釋文五乎切者徐音也見說文韻譜陸徐兩家說吳字得據說文而音形
各異未知誰合古義耳釋文云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
當作吳從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音華此音恐驚俗也音話下快反今說
文云吳姓也郡也一曰大言也从矢阻力切傾頭也口五乎切音吳徐鍇曰大言故矢口以
出聲詩曰不吳不揚今寫詩者改吳作吳又音胡化切其謬甚矣陸引說文作

吴而今本从六口非則今說文吴字豈徐氏所定乎至于口下大及胡化切說本
何承天其來已久徐氏謂今人為詩之誤殊不可解又大言何須失口不如口下
大取義明捷何說較優也但史記孝本紀引周頌作不虞不驁豹世家索隱亦言
古虞吴音相近故舜後封虞亦姓吴虞本以吴得聲古字通用多取音形彷彿又
似从六口五切為得也黄氏韻會虞韻兩韻收吴字禡韻收吴字而於虞韻取徐
說於卦韻禡韻取何陸二家之說不辯其誤是得闕疑之道近世楊慎古音略
以何音擇作吴亦从陸音諧陳第古音攷从徐音吾他吴跍一篇之見也又案孔
疏述毛解衣吴字作娱云人娱樂必諠譁故以娱為譁定本作吴泮水吴字係王
肅作誤云誤與傷為韻故以揚為傷謂不過誤不損傷也毛傳不破字而詩吴
聲古字多假借文同不妨義異毛公得于師受說必有本得其義可勿泥其文从
大从六非經指而閒内存之可也

酌

遵養時晦毛以遵為率養為取謂率此師以取闇昧之紂指盡王言也鄭以為遵
美文王言養紂而老其惡按左傳宣十二年晉隨會引此詩證攻昧之義而鄭之
曰耆昧也杜云致討于昧則養之訓取春秋時已然毛義有本也来叔曰遵自衍養與詩
得晦後儒多从之語雖美恐非詩指況以此語指盡王念不得言養晦五年須暇
姑緩紂誅同何害自晦哉
釋酌頌者多異說而傳為正矣傳意云於美盛王之師也率此師以取闇昧之紂
於是周道大光明矣是用天下無不助之所以然者因我周之受殷用天人之和
但訊和斷見商頌不以彊力也蹻蹻然有威武者盡王之所為則用使後世有所承副當
綏爾之事信得用師之道矣大全有驕吝用兵黷武之餘皆玩義

桓

書牧誓云桓桓而詩亦有桓頌書武成云大賚而詩亦有賚頌名雖同義實別矣
牧誓勉將士武成言賑賜而賚頌謂封建也

賚

敘云大封于廟也封於文王之廟故述文王之勤勞以勸救諸侯也朱傳本通敘
獨首句云此頌文武之功與經文殊不相合劉瑾謂朱傳頌文王之功亦如大武
兩頌文武之德不知大武篇經文文武竝言此篇經文言文不言武豈可相例邪
朱傳文武當作文王宜是傳寫之誤
賚般二頌皆云時周之命言此周之所以受命也一則由於勤勞天下一則由於
懷柔百神各承上文而明其致王之由耳集傳以賚頌云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商
之福于義短矣周之代商當世共知何煩作誇善之詞以自夸詡邪殆淺夫俗儒
之情非溫柔敦厚之指

般

裒字三見詩常棣殷武及般是也三裒字毛皆訓聚鄭則般頌偁訓衆聚爾雅
云裒聚也又云裒衆多也然則必多二義相成鄭不為易傳矣韻會謂裒通作捊
引易裒多益寡古易作捊多為證案古易捊多見易釋文及玉篇誠有之然捊乃
把取義與詩指異義同非此三詩之指又字或作裒褎乃褒揚字傳寫切當是借

用

魯頌駉之什

魯頌四篇箋疏以為作於文公時宋世說詩者以泮水閟宮二詩多祝願之詞其為僖公時作不知僖公居位最久故有難老耆壽之語至萬有千歲語特頌其過其實耳非必生前之祝願也敘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頌孔疏謂僖公在時不應請命于王自頌己德故知作於文公時斯言良是且非直此也季孫行父文六年始見春秋經至襄公五年而卒卒之年而去僖公之薨凡五十九歲當僖公世行父方在童齡安能任請命之役乎又禮記檀弓疏引世本行父乃公子友之曾孫（云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據春秋杜預注范甯注則行父是友之孫友為僖公季父且事僖其孫及魯猶未必事於僖公世也

駉

牧馬坰野無妨田作不必言務農而務農在其中矣飲酒祭與[illegible]理侵字不必言有道而有道在其中矣使人得之於言外此所以為善頌也朱子疑敘為鑿使以其詞而已夫古人作詩多為詞淺指言有盡而意無窮豈能如後人記事之文講學之語哉

駉駉牡馬疏云牧馬定本作牡馬詩攷云河北本作牧馬可見古詩牧牡二字迭用今本注疏作牡錄本同惟呂記首章作牧馬

駉篇所說馬名凡十有六其七爾雅無文而賴傳以明驪黃騂騮雒驔騏也然傳云豪骭曰驔攷以為骭（古案切脛骨也）毛白長說文云驔驪馬黃脊也所言物色互異且騂則傳云赤黃說文云赤色騏則傳云蒼祺（一作綦）說文云青驪文如博棊及緊之說更深矣駵之赤身黑鬣與赤馬黑毛尾皆稍異而不甚相遠惟黃與驪說文無釋安之毛色於驔當以傳為正矣又案騥騏二名亦見爾雅但未解其毛色耳而驔馬則與爾雅之驓（郭璞云四骹皆白驓 曰又胻也皆名骨）物色相類豈一馬而兩名與又案十六馬中其驪皇黃騏駱駰騢七者別見它詩惟小戎之騏東山之皇四牡之駱皇華之駰有傳皇駁駰陰與駉同騏則彼傳云與文此傳云倉騏彼此謂綦黃白也名綦馬名騏亦作綦文此疏謂綦是黑色會其青而微異也則二傳義亦同又四驖傳以驖驪驖驪皆黑義亦同此傳

騂本作騂以馬騂（息營切）爾騂馬赤色也惟駉篇有騂當此義騂騂角弓當角觲觲牡騂良騂剛皆當作犅又有革其尾當作觲

駉四章分配良戎田駑四馬本毛傳之說而孔疏申之云良馬以朝祀故云彭彭言有力有容也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言有力也田馬齊足尚疾故云繹繹言善走也駑馬給雜役貴其肥壯故云祛祛言強健也義允矣後儒說詩率用其說惟宋張文潛（耒）衍其意言良馬以朝祀故云斯臧戎馬尚強故曰斯才識言其德才言其用也田馬尚疾故云斯作駑馬給雜役故云斯徂作者習其動止之節徂則足以行而已於義更暢惟斯作與毛異耳毛訓作為始謂同於古始

有駜

鷺于下鷺于飛猶云載飛載下也指鷺為言以興潔白之士也周頌振鷺取義亦同今以鷺為鷺羽舞者所執而于飛于下為舞者之容非是下文鼓咽咽醉言舞故作此解耳然則次章醉言歸是執鷺羽以歸家乎

屢舞僛僛屢舞傞傞小雅以為刺故嘅嘅辭言舞暑頌以為美彼之舞以醉而㱐
於禮此之舞以醉而盡其歡也盡歡而能不㦀禮斯善矣然詩人已防其過也故
次章即繼之云醉言歸正賓之初筵所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者也

泮水

泮水閟宮兩詩述僖公武功皆因人成事耳伐淮夷鄭譜以十六年會淮當之孔
疏申其意謂淮夷近魯病者獨令魯伐之應在十七年之末經傳無文者因舊史
脫漏之故夷狄謂屬疏亦以為史文脫屬或十年齊伐北戎魯使人助之師戰師
少故不書其說或然然㕥謂十三年會鹹十四年城緣陵皆為淮夷病杞十六年
會淮亦謂淮夷病鄫魯實從役此亦伐淮夷之一證也而會鹹之衆亦因王室有
戎難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十六年又以戎難故諸侯戍周豈非有戎之事乎化
頌者夸其大詞歸人之美歸功於君臣之常情耳成二年魯之敗齊十八年平
陰之役皆借晉力也而季文子立武宮以示後世季文子以爲從王齊之兵從林
鍾以名魯功焉正祖史克之致詔也朱子以為祝願之詞殆不然僖公時齊晉相
亢而魯擬去除四弱曹在其事會盟征伐魯亦與焉豈復祝願哉
類泮一字而異形王制明堂位禮器皆作頖鄭箋作頖詩釋文作類云本又作泮
頖泮信一字矣頖宮之為學名見王制明堂位而魯頌獻馘獻囚等語又與禮記
出征受成於學反以訊馘告之制合則為學名無疑矣載禮據通典魯郡泗水縣
有泮水謂僖公築宮於泮水上因名泮宮泮宮非學名近世楊用修深信之然實
非也泗水縣今隸兗州府泮水一名雩水源出曲阜縣治西南西流至兗州府城
東入泗水見一統記信有然矣但水以泮宮故名泮以舞雩故名雩俱起於後世

殆好事者取經義以名水耳本因詩而得名反執水名以釋詩說何異惑也閻傳
又引左傳晉侯濟自泮語以證此詩泮水則益謬矣二十五年左傳晉侯濟自泮
會於夷儀夷儀衛地今順德府邢臺縣是也夷儀故城又在縣西百二十里晉都
今太原府平公自西來濟泮始至夷儀則泮水又在夷儀西矣北直之邢臺與山
東之曲阜相去甚遠左傳之泮水在晉衛間與魯無涉而通典之泮水發源曲阜
而入泗終始不出魯境安得經流晉衛間閻修引此證彼强合二水為一謬矣總
之辟雍頖宮為天子諸侯學名有圜水半水之異漢儒近古宜有據而言之後人
好為異說適見其陋也宋胡仁仲欲解靈臺文王有聲二詩辟為君雍為和夫於
樂君和鎬京君和成何文義哉
茷茷疏云古今字則此詩之茷茷即出車之旆旆矣毛公出車傳云旆旆旒垂皃
泮水傳云茷茷言有法度也詩殊而義合今用李氏說兩詩皆訓爲飛揚皃與毛正
相反夫旗幟飛揚正可得市童嬉耳豈詩人所樂稱乎又茷字說作筏從見所錄
韓詩文云音那徐音柳說文云力久切玉篇云閭酉切音同徐集傳叶韻九反不
知何本朱子叶韻全用吳棫韻補此吳亦力久切朱子弗從未審其故又毛萇謂
音卯者以寅卯之卯茆也音柳者以申酉之酉為柳也此殆臆說
茆今之蓴菜也周禮醢人供茆菹以為刺茅是實毛傳云鄭注周禮皆云鳧葵也
釋文引鄭小同云江南人謂之蓴菜是以陸氏亦以為蓴又云或謂之水葵蓴
亦作蒓顏氏家訓謂蔡朗父名純謂蒓為露葵即此菜矣陶氏別錄列於下品蓴
如荇而圓葉實亦而荇豈葉大如箸柔滑可羹暑但不可與腸苣同食食者成病
見蜀雅異春夏細莖未葉名稚蓴葉稍舒名絲蓴至秋老名葵蓴或作猪蓴又謂為瑰

蕁為藫蕁藥之類以藩蕁為荇蘇蒸似之家為甚傳聞實未嘗始辨其非當矣又後漢馬融傳注引廣雅蕁蕁葵也云葵園似蕁俗名不藍以蕁為二物亦誤

頓彼長道屈此羣醜傳云屈收也集釋詁屈收皆訓聚則義得相通傳意應同此而疏不引之箋云屈治也箋引釋詁屈治其氏注引此詩以證屈二字音義同映毛義長矣如毛說則醜為衆指魯國人民如鄭說則醜為惡指淮夷此詩後四章方侈陳服淮夷之事前四章未及此意也郭景純注爾雅於屈收引此詩於屈治則云屈書敍作汨音同而不引此詩是從毛不從鄭又釋文引韓詩云屈收也收斂得此衆聚義亦同毛

閟宮

閟宮敍云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蓋取經第七章語檃全詩之義也七章復周公之宇正與三章大啟爾宇二字之相同三章啟字與屋為文連七章復字亦當許何為文是則宇為土宇而非屋宇雖愚者亦知之矣朱子乃謂敍詩者誤以宇為屋宇而附其誤何陋是古人至此竊意朱子之為此說者始因已以僖廟為作詩本指遂謂敘意亦誤當指宮廟為宇耳夫使敍者之意果同集傳則當云頌僖公能修閟宮與泮水敍一例矣何必變文為周公之宇乎況瑞泮水閟宮二詩敍義各別泮水主頌僖泮宮故每章皆言泮泮宮僖言僖公能脩復祖業故追本先德以及其身又歷敍其承祀即戎拓土服遠之事內而宮家之睦外而臣子之宜天動為壽民樂赴功至卒章營建之事則與復祖業之一端也且復廟並舉不妨言廟也亦無由見新廟之即為閟宮也朱子合新廟閟宮為一事固謂全詩皆為僖廟而作固已疏矣又移己之誤於敍而大譏之何以服古人之心乎

毛以閟宮為姜嫄廟而在周新廟為閔公廟鄭以閟宮新廟皆姜嫄廟而存魯兩家所見既殊後儒復出新說大約皆合閟宮新廟為一而廟則泛指羣廟也夫以廟為羣公之廟理猶可通至謂新廟即閟宮詩因僖廟而作則甚誤末章寢廟並言所僖不獨廟矣不應首章獨言廟誤一也通篇惟祭祀是廟中事外如公徒公車龐家兕觵常許諸章所述與僖廟無涉誤二也后稷周公皇祖固祭於廟矣皇皇后帝何與於廟祭而亦及之誤三也故凡以僖廟為作詩本恉而閟宮新廟首尾相應者斷不然也細推詩義惟傳得之傳以閟宮為姜嫄廟詩意不在閟宮也特借為詠姜嫄之發端耳以新廟為閔公廟詩意不特在新廟也特舉為頌僖公之一事耳詩之意在廣述僖公恢闢疆土備舉制度以復周公伯禽之舊故敍用復周公之宇一語發之後儒舍此而求之首尾失之遠矣唯康成之說實肇其端

詩為之長未有如閟宮之百二十句考詩章之長亦未有如閟宮第三章之三十八句者然細玩其分章之法甚有倫次首章追述后稷次章敍周之興詩未及魯三章始言魯公受封因及僖公祭祀之勤四章言僖公征伐之盛五六章言其土疆之廣七章言其德望之厚末章言其興作之功蓋以類分章不計句之多寡也朱子始其多寡相懸強欲取而均之遂謂前四章各十七句為主分二三兩章為三章而所分第四章止十六句則自指為羨文殆為欲於達五大房下增鼓鍾喤喤語以足之斯亦武斷之甚矣又經文克咸厥功以上言克商之事王曰叔父以下言封魯之事本兩截宜分也而反合之乃命魯公最上四句皆言封魯秋而載嘗以下與上文皆言祭祀語氣相接宜合而反分之分章法未能盡協而章意尤受割裂矣

居岐之陽一語兩見詩皇矣言文王則岐陽乃程邑也閟宮言大王則岐陽乃周原也大王遷周文王宅程兩都皆在岐之陽相去百里而近矣案岐字本作郂山名夫水名岐水亦名大鄭水出石鵲山東南流合泰水又合杜水(參經注引山南子及呂書)(音義皆同)遷岐山而又誤遷周城南周原於山為南於水為北皆居其陽故曰岐陽

實始翦商與甘棠勿翦翦字皆當作𦾔(剪仿)說文云𦾔羽生也𦾔齊斷也甘棠傳以翦為本閟宮傳以翦為齊箋以翦為斷俱當前義非翦義矣說文又有㩵字云㩵(七反)列也又云㩵批(側氏切)也批捽(作沒切)也捽持頭髮也與二詩之翦俱無當韻會㩵字注引閟宮詩殆不安又案翦以羽前以刀皆諧前聲前从止在舟上今改前為前而又加刀為剪加羽為翦皆翦變之譌

致天之屆屆字今釋為至極句法實不順箋云屆極而疏引釋言謂之極今本爾雅雖不同然必不誤也釋為致天之誅文義始明快矣爾雅注今止存郭氏一家故無由攷其異同郭之外注者十餘家其存於唐初者有李巡注三卷樊光注六卷孫炎注六卷沈旋集注十卷與郭注併載經文目陸德明敘錄有明為文學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五家注五經正義所引又有某氏謝氏顧氏之說則仲達所見注本尚多屆極之訓必有據矣

龍旂承祀疏申箋意引明堂位語證魯君祀帝當見日月之章此龍旂字是承祭禮說以此為郊祀考讀宋曾氏曰司常言日月為常王建之交龍為旂諸侯建之魯雖備郊禮以為旂不以常猶不敢全僭也明堂位乃曰日月之章則又過矣嚴草谷信其說然此經下文云六轡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則此承祀即春秋享祀明是廟祭而非郊祭魯郊之不建常仍無明文可據也

享以騂犧字止有許宜一反集傳欲與下宜多兩叶故為盧宜虛何二反然古多字與犧字通用音相同設移移(音馳侈如切)又等字皆以多得聲多之與犧韻本同不必轉犧音以就多也集傳叶詩率宗吳棫韻補業韻補收多於四支不收犧於五歌朱子果於自信蓋亦不全用其說矣又下文犧尊釋文犧素何反此亦可叶多朱子不用而別立一音亦自信之太過也

夏而福衡康成周禮封人注以為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及箋詩則从毛傳以為福衡其角孔疏兩存之不辨其孰是案說文衡字从角从大行聲本取橫大木於牛角耳與鼻無涉也況封人職注鄭司農杜子春皆以為設於角康成先注禮雖破鄭杜之義後箋詩仍从毛傳蓋自覺前說之疏矣

閟宮詩公車千乘此大國之賦見於經者也馬融注論語引司馬法謂百井為成每成出車一乘包咸注論語謂每十井出車一乘說各不同宋李𢮦以爲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定令千乘之數若百井一乘必十萬井而出千乘十萬井之地開方計之為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與大國方百里之制不合故取包說然此乃𢮦方之見也未得用司馬法之說以駁閟宮與箋疏意同亦知魯地不僅百里矣故其論語止言賦史在魯地七百里中明堂位之說朱子不盡以為非也後儒罔於論世往執孟子王制之語而疑周禮疏方為誣不知孟子止聞其略而王制一篇乃漢文時博士諸生所作豈可信哉必如包氏說則十井之田止八十家耳使之出兵車一乘輜車一乘四馬十二牛甲士步卒共兵百人以及甲胄弓矢五兵旌旂之屬無一不具民豈能堪先王之世不應有此重賦朱子舍包而取司馬是有見矣

詩正矛者二而鄭成辭之不同清人箋云二矛重喬
備折壞也疏申其意以為酋矛長有四尺夷矛三尋是酋短於夷也清人禦狄守
國之兵守國所收欲長當兼用夷矛閟宮箋戎狄懲荊舒攻國之兵攻國兵欲
短當止用酋矛故一弓而重之亦一矛而有二併備折壞二矛當是二酋矛鄭言
甚詳辨然衛風伯兮箋引考工記兵車六等為說與此箋意正合六等者一軫二
戈三人四殳五戟六酋矛不數夷矛而彼疏謂六等六建之異同六建數夷矛不數軫謂前
驅車上當具五兵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又謂步卒無夷矛前驅非步卒當
有夷矛夫伯兮詩為伐鄭而作亦攻國之兵而孔氏以為用夷矛與此自相戾矣
要之此詩二矛與重弓文連無異弓當亦無異矛鄭總以備折壞釋之最為允當
公徒三萬鄭以三軍釋之其侖臨碩則又以為二軍孔疏取其二君之說謂舉大
數以說此公之兵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可云因其大數主舊矣不應泥之數又襄
十一年春秋書作三軍明昔此無三軍也昭七年復書舍三軍則其作其舍皆
書也使僖公有三軍文以後無之春秋何不書舍故知僖公無三軍矣其說是之故
緝載李氏語謂伯禽以來已有三軍襄公時三卿始權分三軍為己之賦耳此非
時方有三軍也晁說亦三家作三軍正因前此止二軍不復於三分故也說本有
三軍更三分之可耳焉用作乎若不作而書作是春秋乃曲筆非信史何名為經
且孔疏言魯二軍原不言周公伯禽時即然也東遷之後諸侯強者強弱者弱非
復西京之舊從晉守侯罰也而織皇叔言從於晉不得為次國杞二王之後宣公
罰也而春秋或書侯或書伯晉武公受王命本以一車為晉侯也見左傳莊十六年而獻
公作二軍見閔元年文公作三軍見僖二十八年又作五軍三十一年襄公舍二軍文二年景公作六
軍成三年厲公蒐新上二軍見成十六年杜注止存四軍悼公舍新軍襄十四年豈有常哉又當
時諸侯多欲自居弱小以避霸國重賦故魯作三軍叔孫忠政將及己宗之會爭
貢願視邾滕哀十四年平丘之會子產爭承以鄭為伯男昭十三年則春秋時除齊晉其霸
國外能具三軍者鮮矣魯之弱已久事事非伯禽之舊豈獨軍制哉頌主諛美故
鄭始以三軍釋之耳要非其實也
公徒三萬朱傳曰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二萬七
千人此以每乘百人計之也衡炊家子固守衣裝廝養樵汲及二十五人悉數之為
軍矣夫此二十五人皆老弱不任荷戈者耳可備五兩卒伍所之列乎案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三軍當用車五百乘其為步卒則三萬六千人如甲士一千五百人
并三萬七千五百人孔疏鄭王軍之數謂此數承已通帥以三年軍為十八軍
淮夷來同其不舉征新以來同為羣舒非為從中國義傳公非主非霸故不假諸
魯也夷為有見而後儒尋用
鳧繹二山俱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鳧在縣東南五十里繹在縣南二十五里亦
名鄒山禹貢嶧陽孤桐即此山也郭景純謂此山純石積構連屬如絡繹然故以
為名禹貢作嶧案其名也魯頌作繹取其義也又有嶧山在今淮安府邳州非
此詩及禹貢之嶧漢書地理記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以為嶧陽說文
云葛嶧山在東海下邳夏書云嶧陽孤桐皆誤以禹貢之嶧陽為葛嶧孔仲達蔡
仲默俱引漢書以釋禹貢失於考矣鄒縣本邾國鳧繹二山不在魯境而詩曰
保有鳧繹蓋魯地接於邾被侵逼而世相讎殺魯君臣欲吞邾久矣作頌
者其情見乎詞乎上章大山龜蒙下章常許本魯地其曰奄有曰居遂其實

也惟此章純是溢美之談

居常與許傳云常許魯南鄙西鄙獨言南而毛公乃本也疏申之以為常南鄙許西鄙係意或不然鄭以常為薛之旁邑而引春秋莊三十一年築臺於薛及田文封薛號孟嘗君以證薛旁有嘗邑又以許為許田左傳隱八年鄭以祊易許田桓元年[illegible]箋為說此未必然也築臺於薛魯地也孟嘗之薛奚仲舊封也春秋時薛尚存魯安得奪子其國中明是異地而名偶爾同嘗自在奚仲國旁與魯之薛邑何預哉至許田為鄭有桓公本以易祊耳豈僖公復以祊易之於鄭經傳無明文亦臆說也或謂常是齊所侵地孟本於管子令齊管仲勸桓公親諸侯反其侵地故歸魯常潛國語亦載其事常作堂此桓公始圖霸時事也僖公即位在桓公二十七年齊久已稱霸矣常地之歸當在莊公時不在僖公時不應舉以頌僖又齊在魯北常為齊侵定是魯北境與僖所歸鄭又不相符此說尤不足信也

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謂善其妻壽其母宜其大夫庶士也皆承魯侯燕喜言令妻壽母本一例朱傳云令善之妻壽考之母則下句文義難通矣可云大夫庶士是令妻壽母宜之邪

閟宮與殷武末章皆言營作之事故朱子謂文義略同胡一桂祀而附之之言閟宮篇全倣殷武如作如出一手明矣二詩除末章而外詞指既殊體裁亦别何嘗相似乎楊雄言奚斯時考父止謂兩人皆作頌非謂文體之同也奚之頌傳之周大師而考父得之非考父作奚斯但作廟未嘗作頌硃書亦誤也又閟宮末章先言路寢後言新廟是寢廟併作精廬陳傑乃謂寢即廟中之寢尤為謬甚彼特欲證閟宮新廟為一不當更言路寢耳殊不思古人廟制前廟後寢寢比於路寢廟後之寢比於小寢故天子之廟亦有小寢五君此詩之寢果在廟中是乃小寢耳何云路寢哉

魯頌頌僖公之賢而春秋多書其失德之事學者疑之宋趙氏黄氏李氏諸儒皆論其故大約以僖特中材庸主而頌詞多溢美故任季友則賢任仲遂則否天下有霸主則能自固無霸主則不能自立其說似之而未盡然也愚謂僖公自是中材以上之人過惡誠有之要不失為賢君也古來人主除二帝三王數大聖人外其餘令德之君俱不能美事盡善成康至賢尚有詩書佩玉晏鳴之失宣王中興其朝而美刺並載於詩國語亦紀其失主列國諸侯為詩人所美者衛武公文公鄭武公秦仲及襄公齊桓公魯僖公凡七君衛鄭二武與秦之兩君皆在春秋前其見春秋者衛文滅邢書名以示貶齊桓霸業雖隆而内多慚德要此二君者不害其為賢侯僖公亦然是豈可因春秋所譏併疑頌語之失實乎宋襄遭慶父之亂相弒相尋幾亡其國欲衰魯家取魯仲孫湫言魯文莊不祀事見閔元年傳耳國勢岌岌矣及魯公立更復晏然竟其世和臣民交好鄰國易敵為治轉危為安然輯寧應多術詩頌所言是周愛民務農重穀君臣有道以及修泮宮復周公之宇乃其實事也不賢而能然乎但所行者不過修舉舊章勸政卹民無赫赫可紀之功而春秋之法常事不書無由發而著之於經其失德之彰彰者載在國史又不可盡削夫子既書之以垂戒後世更錄魯頌溢美之詞以補春秋之未及殆不無微指焉又魯本弱國傳而非雄才欲保境自安勢須結援大國無伯而從楚此社稷之故未可深罪也至春秋書郊始於僖者以其既成牲後卜日為怠慢故譏之耳常郊不書因卜之非禮而書非謂郊始於此也黄氏謂僖始僭郊為不賢

之大誇矣若夫毀郝於偪毀筥於鄭樂備之曷也取渦句友其君杼亡之義也夠
王於王求釋衛侯覲親之仁也傳之美亦稍見春秋經傳不僅頌有之矣

商頌那之什

猗那

置我鞉鼓傳云殷置鼓政明堂位楹鼓為置鼓以就經文明是釋置為植也鄭通其意讀置為植云植鞉鼓者為楹貫而樹之蓋植即古置字見金縢植璧秉珪疏引之以證此二字之同耳則此詩置字毛鄭義本同音亦宜同矣釋文云置毛如字鄭作植時職反又音值殊非是

湯孫奏假假字毛鄭訓大鄭音格訓升而皆以為奏樂者大大樂也升者升堂之樂也奏鼓為堂下之樂奏假為堂上之樂下文鼓管與磬亦有堂上堂下之分鄭說較明劃矣

綏我思成箋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呂記朱傳引之皆云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謂神明來格也皆改心為以而成之下增一人字朱傳又謂箋有脫屬今正之蓋指此二字矣然箋語自通不煩增改疏申箋云於祭之時心所思者惟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並不疑箋有脫屬朱子亦知箋不誤特欲粛其言以就己說耳殺縮引箋仍用原文已覘破此意

自古在昔四語毛說皆祖外傳先聖傳恭獨不欲專立解朱呂亦邁用爲殷稱以有作爲作祭謂乃古昔時前人所作也意雖順而戾於古

烈祖

大雅之稱文武必追美大王王季商頌之於二宗亦兼舉鷹烈祖頌中宗也古帝命武湯皆頌高宗也推本祖德以為子孫光詩人立言之體後先一揆矣

殺字兩見詩陳風殺遇商頌殺假是也陳箋商傳皆訓總殺叙者謂總集大衆指助祭諸侯及羣臣而言當此而無言無爭所以難也朱子據中庸鼓改殺為奏恐不然左傳此詩亦作殺矣何獨以中庸為正乎凡經傳引詩與本文互異者多有安得皆舍此而以彼也又百祿是總字亦作殺見釋文可見殺總古通用

戩祖篇三假字鄭皆音格訓升毛則殺假以假皆訓大來假無傳王肅述之訓至是來假假字毛鄭皆音格也假字有五音其音格者訓來訓至訓登見易王假有家釋文來與至義同登即升也格音止有此二義耳宋儒又轉為感通之義殆因至義而附益之與又案假訓至者字本作格亦作格假通作格神之格思神保是格是也書格于上下格于皇天及有苗格適人格孔傳俱訓至矣其假字見說文云至也从彳叚聲古雅切

玄鳥

春分於生民祖鄭箋已述為說於玄鳥祖毛傳春分郊禖為解殿述啓卵事詞一概而用或否商周互異蓋公劉次章以後皆本經刊定之書也方知呂記初本元以毛義解生民矣

正域彼四方謂湯也肇域彼四海謂武丁也美中興之功詞同於開創詩所以為善詞也

武丁孫子疏云詩所以得王名者王肅云殷質以名蓋以武丁為殷王名矣案殷天子皆以號舉惟湯名履而號天一則可推矣疏之言非也

武丁孫子王肅述毛以為武丁之為人孫子比大湯鄭與因那詩毛傳湯為人子

孫之語而為之說然實亦出於韋昭殷頌以其說止稱之云武丁之後無武王允
孫子祀其先王不應自誇其武德蓋解為武丁之孫子本鄭氏說而呂記朱傳皆
從之也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鄭以為武丁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曾子固譏之當矣然
謂武王即成湯則二語文義不屬又成湯功業上文述之已詳此又複述亦未必
然也王肅述毛云武丁為人子孫能行先祖武德王道無不勝任　蘇傳之說如
鄭說則前美成湯後美孫子如曾說則前後俱美成湯皆無一語偁揚武丁功德
詩本祀高宗不應反略之也
龍旂十乘鄭以為二王後及八州之大國蓋獨舉尊者言之助祭諸侯固不止十
乘也呂記載朱子之說謂助祭者既以服數為節又使分助四方之祭不知四方
之祭何祭也如指方社之方則祀典多矣何獨言方祭如就此詩而言則祀高宗
止於廟中安得有四方之祭殊不可曉集傳不著其說殆亦自悟其非與
長發
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朱子引天問語斷於方字絕句案孔疏申毛鄭云禹敷
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外之大國於是畫其疆境則解為四方而屬上句先儒本
讀如此不始於朱傳也嚴緝以禹敷下土為句非是
幅隕既長隕字毛訓均鄭讀為圓案隕于敏切圓王問切音本相近故鄭改讀以
就均訓圓本謂圓全也後世讀圓為王權切而音始相遠矣說文長箋以為始於
宋儒或有然
感生帝之說雖出於緯書然謂古帝王之興各叅五行之王氣當有其理蓋可疑

亦為證玄王桓撥鄭以為承黑帝而生子故偁玄王韋昭注國語亦以水德為說義
本通也正叔改玄為深啟而引老子玄之又玄語證之易緯以黃老相去無幾
耳
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鄭以契封於商為小國舜授其土地為大國此據
緯書(中候握河紀攷河命)為說故宋儒不以釋為隨其大小無所不宜然詩言玄王當舉其實
事未必漫為虛詞也緯書之言雖不可盡信豈遂無一語足信乎
玄王前受小國後受大國孔申其據握河紀攷河命二緯書之言謂稷契皆公爵
堯封之當百里舜又益之當不止百里此仲達揣度之詞也案史記三代年表褚
少孫云堯之稷契賢故封之契七十里稷百里稍或別有據乎然則堯封契止七
十里舜益之始百里耳
為降不遲鄭訓降為下猶言賢下士非毛說也宋公孫固引此詩以美晉公子已佚是
釋矣[illegible]宋為商後彼自釋其先代之詩豈無所本乎又韓詩外傳七引此
詩亦證謁也下人之義毛說是也而解同尤見非一家之私說今釋為降生美殊
短
昭假遲遲王肅述毛以字音格訓至孔氏始引鄭說為毛義取寬暇之意而王義
無聞焉後儒皆以為感格上帝則遲遲義難通故嚴緝為之說然未愜矣案孔子閒
居引此詩注以為湯之明道及於民遲遲然安和是鄭本以假為至及箋詩而改
之也以謂昭假者光昭敕格之義遲遲者弘遠悠裕之義聖德及人無所偽實亦
非取效旦夕故書言光被易言顯比此昭假之謂也易言久道化成此遲遲之謂
也

昭假之假鄭訓寬暇孔謂寬暇者取假借之義則假不必改音故釋文云古雅反
其以為毛音格鄭音暇者徐邈之說也原謂假字訓至者音格二音併可讀假字
音貫者至暇二義併可通則詩此假字止讀本音可括鄭王兩家義矣
毛傳解綴旒為表章駿厖為大手謂為下國之表準章程使下國之性行極其純
手文義本通也鄭氏貪用公羊傳語以綴旒取喻於旌旗至駿厖二字無可引證
則以駿為俊言湯為英俊手德之君後儒言其與綴旒義不相當故爭立異解宋
董逌以齊詩作駿駹而集傳取之輔廣因為之說言綴旒喻為諸侯傳者駿駹以
馬喻能承載諸侯自以為工矣但三國時齊詩以亡董氏宋人何由見之亂不可
據信朱子葉夢德云今韓詩章句不存而齊詩猶有見者然唐人謂之既亡則書
之真偽未可知也葉所疑正董所據者耳近世有偽申公詩說及子貢古詩編
次者或云古詩編次乃人豈好傳作乃求世齊詩當即此類董氏誤信偽書後人復信董氏之誤
人情好異往往如此奈經學之反蔑何
不競不絿傳云絿急也案絿字爾雅無文說文亦訓急義同毛朱傳獨訓緩反其
義特取與競對耳然字訓須有本可意為之乎
毛傳訓龍為和者二酌頌我龍受之長發何天之龍是也孔疏不能詳其義然古
人字訓不盡與後世同毛之詁傳有自來正不必以後人文義强推其故耳鄭云龍
當作寵今皆從之不知琴齋毛傳訓龍為寵則龍字本有寵訓無煩改字也但傳
既訓龍為寵而於二頌則易其解定是詩學相傳如此非必苟為異也後儒以鄭
不如以毛之當
先也天子鄭箋云信也天命而天子之照則天子者猶云界天其子之下與之以

卿士正謂天之下而予之惟予之故予之文義殊貫皆言天意如此朱傳云天子
指湯則以天子為偏目下詞下文降予無所承受須補出天字不如箋意之明順
矣又降予朱傳誤作降于觀釋降為賜而予字無訓則作傳時已誤偶然邪抑有
意改之邪

殷武

殷武第四章皆言湯事頌武丁而追述其祖德也後儒必敘目武丁則武丁為天
子不應僭下國王氏以下國為諸侯之國而高宗命之則與首句命字不應同章
而異指朱傳云命之以天下則易於為以文義亦兩俱難通也原謂鄭箋指湯言
非誤也左傳引此詩而申之曰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哀二十六年後漢黃瓊亦云詩詠
成湯之不怠遑本傳則以此詩言成湯其來甚古非康成臆揣之解矣詩首言天
之眷命所以降鑒於殷者以其能嚴敬下民也因言嚴敬之實在于□□□其所
得治勤政事不敢逸遑故天命湯于七十里之小國使為天子大建其福也湯德
如此而武丁頌之安得不申述乎言湯正所以言武丁耳
廟因商頌皆有景山之語先儒通稱為大山不云山名也朱傳於廟則曰湖景於
商則曰山名原謂景山之名載於典記者其多皆後人因詩而傅會為之耳其實
序禁景山在偃師氏縣西南八里姓氏今屬河南府偃師縣是西亳有景山也又云
景山在應天府楚邱縣北三十八里宋應天即今歸德府所謂穀熟南亳也其
北五十里有大蒙城即所謂北亳蒙也括地志亦謂蒙城有景亳因景山而得名
是南北二亳之間亦有景山也寰宇記又云景山在澶州濮南縣澶州今大名府
開州水經注亦言濟水北逕元氏縣又北逕景山而引衛詩證之則是二亳之外

別有景山也合而觀之衛南之景山因鄘風而得名緣天應天之景山因商頌而得名皆好事者之傅會作詩時未必先有此名耳又山海經亦有兩景山其見北山經者南望鹽販之澤郭注引外傳景霍為城之語則此山在晉地其見中山經者為荊山之首郭璞以為今南郡界中則此山在荊域皆非詩之景山山海經為伯益所記其山名在作詩之前然二山於商衛絕遠俱非詩人所指而三亳衛為景山之名又起於後世故先儒釋詩通以為大山良有見也而朱傳獨以殷並之景山為山名者拘於左傳景亳之語遂謂景山之名湯世已有之耳然左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昭四年)景與亳連文定是地名非山名也使景為山名則當如下文塗山岐陽之例矣又景純皇甫謐以為即北亳(括地志和五說)杜預注云翠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則又以為西亳說者皆晉人而言景亳立異可見地名考出己無可疑何得據之而指為山名乎

殷武篇皆敘武丁生存之事末章言其能修復廟寢舊制如定之方中斯干閟宮諸詩皆以宮室之修治見殷武之卒章詩人往往如此故毛傳以寢為路寢鄭箋亦以孔安為王居之而甚安則成之者高宗自成之也朱傳不用古義以寢為廟中之寢殊不然寢在廟後其小者耳詩何舍廟不言反舉小以該大乎擬於義矣又謂此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則其言又自相違戾夫後死者合食於先祖斯謂之祔故昭祔於昭穆祔於穆也既在昭穆之外而號為特立之廟又焉祔哉

今以殷之世次致之則以寢為百世不遷之廟尤無是理也高宗後迭數之僅八君耳除祖甲庚丁二及外則為六世是紂乃高宗七世孫也紂之時高宗尚在三昭三穆中非親盡應祧時也百世不遷之廟誰立之乎劉瑾以為當立於帝乙時是併數二及為世矣不亦謬乎後人推明朱子立廟之說而以周制飾之謂三宗之廟中宗當穆祖甲當昭後世祧主穆當入中宗廟昭當入高宗祖甲廟如周之文武世室夫祖甲乃祖庚弟武丁子父子同為昭周制果爾乎並丁主未及祧而鼎遷於周矣安得更有祧主入武丁廟乎周之文穆武昭著在經傳故後人得知之商之孰為昭孰為穆經傳無明文瑾何所據而言之鑿鑿乎又三宗殷有三宗中宗高宗皆見經其一為太宗則湯孫太甲也見史記殷本紀及漢書王舜劉歆毀廟議甚明瑾乃以祖庚弟祖甲當之而謂與二宗同立不遷之廟其謬尤甚彼之為此說者因蔡沈解無逸以祖甲為帝甲而非太甲耳夫無逸述祖甲事在二宗之後故鄭注以為帝甲而孫傳以之不為無理然但言祖甲之賢不言祖甲之稱宗也至湯孫太甲之為太宗則史有明文可據也瑾乃以意與之可乎

總詁

舉要（小敘 四始 六義 詩樂 詩人 集傳 詩譜 逸詩）

小敘

歐陽永叔言孟子去詩世近而最善言詩推其所說詩義與今敘意多同斯言信矣（源）因攷諸孟子所論讀詩之法其與不外二端一曰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一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意此則學詩者必先知詩人生何時事何君且感何事而作詩然後其詩可讀也誠欲如此舍小敘其由入哉何則凡記載之文以詞紀世議論之文以詞達意故觀其詞而世與意燦然可知獨詩則不然除文王清廟生民數篇外其世之見於詞者寥乎罕聞矣又寓意深遠多設詞託喻或似美而實刺或似刺而實美其意不盡在詞中尤難臆測而知夫論世者可誦詩而詩不自著其世得意者可說詩而詩又不自白其意使後之學詩者何自而入乎古國史之官早慮及此故詩所不載者明載之於敘其曰某王某公某人者皆代詩人著其世也其曰某之意某之化美何人刺何人者是代詩人白其意也既知其世又得其意因敘以讀其詩譬猶秉燭而求物於暗室中百不失一矣故有詩必不可以無敘也舍敘而言詩此孟子所謂害意者也不知人不論世者也不如不讀詩之愈也詩敘

詩敘本自為一編毛公分寘篇首本欲便於讀耳無它意也輔廣附和朱子之說至詆毛公上誣聖經罪不可逭吁何至此哉（源）詩敘非注比自宜冠經前注則文隨義而已未讀其文無庸先其義也若敘所指者乃作詩之世與其人及作之之故苟未明乎此雖誦之終篇茫不知所言何事言者何意也惟得敘而始曉然矣故寘之篇首俾讀者先觀焉則於經易入斯亦甚有恩於後學而反以為罪乎況一篇之敘猶全書之敘也全書之敘必寘卷端一篇之敘獨不可寘篇首乎朱子之詩傳亦以敘弁諸首矣廣亦將罪之乎

朱子辨說力詆小敘而於國風尤甚謂其附會書史依託名諡鑿空妄說以欺後人（源）竊怪其言之過也小敘傳自漢初其後敘或出後儒增益至首敘則采風時已有之由來古矣其指某詩為某君事某人作皆師說相傳如此非臆說也若必求其證驗的切別見它書史而後信之則詩敘與它書史皆秦以前文字而秦世諸儒傳之者也安見它書史可信而詩敘獨不可信乎至依託名諡之語尤屬謬文（源）柏舟之刺頃唐蟋蟀之刺僖侯與諡義相近也若宣非信諡之名昭非好恭之號而陳之防有鵲巢敘以為刺宣公曹之蜉蝣敘以為刺昭公何所依託乎朱子又謂小敘之說必使詩無一篇不為美刺時君國政而作不切於性情之自然又使讀者疑當時之人絕無善則歸君過則歸己之意非溫柔敦厚之教斯語尤不可訓夫詩之有美刺總出於好善疾邪忠君愛國之心而嘆耳此非性情必覩正實惡視君親如秦越而後為性情邪況刺詩之時大抵是變風變雅傷敗而作也值污世暗君安得不怨怨則安得無刺孔子曰可以怨孟子曰不怨則愈疏未嘗以怨為非也惟其怨所以為溫柔敦厚也而朱子大謀之是貴諛歎嬌唯諾取容所謂之忠愛而厲王之監謗始皇之設誹謗律足稱盛世之良法矣有是理哉史遷有言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作朱子所見何反出遷下也況以刺時

為不可而必指為淫女之詞夫淫奔之女反賢於忠臣義士邪

詩之有小敘猶春秋之有左傳乎春秋簡而嚴詩敍而婉厥旨漸矣俱未可聽求而懸定也無左傳則春秋不可讀無小敘則詩不可讀

毛敘之有齊魯韓猶左傳之有公穀也公穀存故人皆尊左齊魯韓亡故人或疑毛俱存則短長易見偏亡則高下難明也人情好異而歌常往往然矣

毛敘後齊魯韓而立而後之詩悉宗毛左傳後公穀鄒夾而立而後之春秋必首左其舍彼取此非一時一人所能定也其見確矣其論公矣大全傳而毛左復詁後世之經學其可問哉

經之足重以其為古聖賢作也古聖賢作之復得古聖賢釋之不愈足重乎六經訓釋惟詩最古其字訓則有爾雅蓋周公及子夏之徒為之也其篇義則有大小敘又子夏之徒為之也繼之則有詁訓傳而兩毛公亦有六國及先漢時人也視易之王書之孔三禮之鄭俱出其前矣然則學詩者正當以雅敘傳三者為正宗而精攷其義三者所未備然後參以後儒之說可耳雅敘傳三定錄及舍而他求斯謬矣夫雅敘傳皆古聖賢之徒為之也今舍之是不信古聖賢也不信聖賢之釋經何不併聖賢之經而弃之乎後之為詩者吾惑焉鄭先儒之說以為陋於聽獲之見以為苦支離穿鑿念巧而念失其真且己之神智然非能勝於古人而人情事勢度數名物及字之義訓解形又不如生其世者見聞之確反欲跨而出其上亦不自量之甚矣

四始

四始之說先儒言之各異二雅風頌四者人君所說行之則興不行則衰故皆詩為王道興衰所自始此鄭康成之說而本於大敘者也關雎為風之始鹿鳴為小雅之始文王為大雅之始清廟為頌之始此司馬子長之說也大明在亥為水始四牡在寅為木始嘉魚在巳為火始鴻雁在申為金始此詩緯汎歷樞之說也觀大敘歷言風雅頌之義而總斷之曰是謂四始則風雅頌正是始非更有為風雅頌之始者鄭說得之矣子長未見毛敘其所言四始不知宗何詩也翼奉治齊詩而知五際七情之要五際七情亦緯書汎歷樞之說也然則亥寅巳申之為四始其出於齊詩乎

六義

詩有六義其首曰風大敘論之語最詳桉約之止三意焉云風天下而正夫婦又云風以動之教以化之又云上以風化下以風教之風也云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又云吟咏性情以風其上此風刺之風也云美教化移風俗又云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此風俗之風也餘所言風則姑自為風要知風俗之風正當為風之義矣然必有風教而後風俗成有風俗而後風刺興合此三者為風之義始備而風教實為之唯風刺之義其風自下而上故大敘十七風字獨以風刺上以風其上從民讀為諷焉

詩人興體假象於物寓意良深凡託興在是則或美或刺皆見於興中故必研窮物理方可與言興學詩所以重多識也朱子論興獨異是謂興者兩意有取非興為義者有全不取其義但取其一二字者夫全不取義何以備六義之一乎即如關雎以次章本興也而集傳目為興究其所以興者止取左右流之窈窕求之兩之字相應耳其釋召南之小星取兩在字兩與字為興王風揚之水取兩之字兩

不字為興皆比類也不近兒戲乎甚有經文本無其字而集傳代為補出使其句法相應者如鄭風揚之水魏風園有桃唐風綢繆小雅常棣之類不勝屈指是六義不在書而在集傳矣尤可笑也元儒有朱克升者著詩傳疏義最推重集傳謂能以虛詞助語發明詩義（克升疏義修大全諸臣所採襲而沒其名何减其書）殆指斯類而言噫吾之不能無疑於集傳亦正在此又桑穎子由謂興者是當時所見而有動乎其意非後人可得而知如關雎之類乃比而非興噫誤矣朱子雖不純用其語而所云全不取義者實蘇語為之屬階

毛公獨標興體朱子兼明比賦然朱子所判為比者多是興耳比興雖皆託喻但興隱而比顯興婉而比直興廣而比狹劉舍人論比興以金錫圭璋激參席卷之類當之義則比者以彼況此猶文之譬喻與興絕不相似也朱子釋詩新例凡興義之明白者皆判為比如螽斯綠衣匏有苦葉諸篇本興也而以比目之由是比興二體殽溷而難分故穆與魏反欲推而遠之使鄭公正意而全不取義之說出矣

比興皆喻而體不同興者興會所至非即非離言在此意在比其詞婉其情遠比者一正一喻兩相譬況其詞決其旨顯且與賦交錯而成文不若興語之用以發端多在章首也如我心匪石螓首蛾眉太如麥如山如阜金玉其音如跂斯翼佽人詩基敦琢其旅之類皆比也乃集傳槩以為賦夫詩中賦興之比混淆溷之於賦中又欲於興體中分立比體取太同者而強求其異不得不當句異於章首之閒如凱風篇以首章為比次章為興小雅谷風篇以首二章為興末章為比有蜩篇以首章為比二三章為興又雜貫參錯擾犯矣反詩先儒不識比興何以服其心乎

風雅頌之名其來古矣不獨大敘言之也見周禮大師之職又見樂記師乙答子貢之言又見荀子儒效篇歷歷可據也又三百十一篇皆古樂章也二南雅頌之入樂載於儀禮之燕禮鄉飲禮及內外傳列國與享所歌無詩矣至魯人歌周樂則十三國繼二南之後周禮籥章逆寒暑則歙豳詩祈年則歙豳雅祭蜡則歙豳頌大戴投壺記備可歌者八篇則魏風之伐檀在焉漢末杜夔能記雅樂則伐檀之詩與鹿鳴騶虞文王並列十三國變風之入樂又歷歷可據也宋程大昌謂詩有南雅頌而無國風自邶至豳十三國詩皆不入樂豈非妄說乎彼徒見蘇氏釋鼓鐘篇以雅以南誤以為二雅二南故生此說耳蘇氏之謬前輩已悉之矣（見小雅鼓鍾）程又謂季札觀樂自邶以下左傳但紀國而不言風故知無國風之名殊不知二南之詩不書何於地因為程之於南國周召之名不足以盡之故言南南指其地非以為詩名也十三國之詩皆得於地而自應系國名以與之言國言南皆據其地而言其為風一而已且季札聞歌邶鄘衛則云是其衛風乎歌豳則云泱泱乎大風風之名較然程氏不見乎又案呂氏春秋云禹省南土塗山氏女合妾候侯女作歌曰候人猗兮實始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程以南為詩名或本於此然呂覽言取風不言無風也况呂覽豈傳信之書乎

詩樂

詩篇皆樂章也然詩與樂實分二教經解云詩之教溫柔敦厚樂之教廣博易良是教詩教樂其指不同也王制云樂正立四教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教詩教樂其時不同也故敘詩者止言作詩之意其用為用樂則弗及焉

郎鹿鳴茲序皆謂廟祀文王之類亦指作詩之意而言其奏之爲樂偶從其詩之意同耳敍自言詩不言樂也意歌詩之法自載於樂經元無與敍詩者之事及樂經已不存則亦無可考矣集傳於正雅諸詩皆欲與樂章釋之或以爲燕饗通用或以爲祭畢而燕或以爲受釐陳戒併以詞之相似億度而爲之說殊不知古人用詩於樂不必與作詩之本意相謀馬端臨文獻通致論之甚悉如飲鄉之奏二南兩君相見之奏文王清廟何嘗以其詞哉況今詩而敍乎樂亦異乎古人之詩敍矣朱子嘗答陳體仁書言詩之作本以言意非爲樂而作斯語甚當及傳詩則傅會樂章以立義與己說相違此不可解也

詩三百篇其作者之主名有詩人自著之者如節南巷伯烝民崧高是也有見於他典者如載馳見左傳亦見敍常棣見國語亦見敍常棣國語抑見國語亦見敍桑柔見左傳亦見敍時邁思文見國語是也其詩人不言他不兼載而敍得其姓氏者風之清人公子素渭陽秦康公七月周公鴟鴞周公小雅之何人斯蘇公賓之初筵衛武公大雅之公劉泂酌卷阿召康公民勞召穆公板凡伯蕩召穆公雲漢仍叔崧高烝民韓奕江漢皆尹吉甫常武召穆公瞻卬召穆公是也及魯頌四篇史克作其餘或言某大夫某人或言大夫或言叙臣或言下國或言太子傅或竟不言人蓋古世質朴人惟情動於中始發爲詩歌以自明其意非若後世能文之士欲暴其才有所作輙繫以名氏也及傳播人口采風者因而得之但欲識作詩之意不必問其何人作也國史得詩則述其意而爲之敍固無由而盡得作者之主名矣師儒傳授相與講明其意或於敍間有所附益然終不敢妄求人以實之闕所不知當如是耳朱子集傳始以葛覃卷耳爲后妃作綠衣燕燕日月終風爲莊姜作東山文王大明綿爲周公作惟文王本呂氏春秋其非先儒所取證鑿然言之毫不置疑矣

集傳詩證

朱子釋詩多引它書以證成己說如釋鄭大路則引宋玉登徒賦釋秦晨風則引百里奚妻扊扅歌釋楚茨神保則引屈原九歌釋頍弁則引漢魏以來樂府釋文王陟降則引春秋傳天王命諸侯之詞釋行葦江漢諸詩則引博古圖鼎物銘釋周頌陟降庭止則引其詞大抵皆取其語之相同及文勢之相似者以爲取義亦必相類其用意可謂勤矣然間嘗取六經之文互相鉛槧者多有語雖同意未必盡同也即如柔遠能邇出納解命舜命官言之見書舜典而民勞詩亦云柔遠能邇烝民詩亦云出納王命不得謂此二詩因命官而作也不愁遺一老見左傳哀十六年及禮記檀弓而十月之交亦云不愁遺一老閔予小子亦云嬛嬛在疚不得謂此二詩因悼賢臣而作也鶉之賁賁與春晉童謠也見左傳僖五年而鄘之鶉奔豈見敍之詩乎如爰有扈見詩同尾衛卜繇也見左哀十七年而周南之汝墳室失國之詞乎堅良夫見衛侯云緜緜生之瓜矣哀十七年可謂大雅之緜爲怨畏之語乎寧戚叔和之衆云願叔敬德況而於洵兮見書君任可謂卻之第三章爲警敕之文乎此類皆不勝詰於天婦冢對詞言之如之子之傅可施於女子亦可施於天子杕杜之畀以刺衛時亦可以勞士卒婁嗟什蟲會庶姬喈喈之語吳桑女及婦子用之而王者之勞辭所用之至如爲壽與繼命宗景稱祭只君子取其之子曰壯孔阜所謂伊人多語皆重見疊出然而篇各一義義各有歸不得緊而同之也況後世騷人墨士摘取經文不過攬其芳華以資潤色豈暇尋其本指哉今因其詞之偶同遂謂經之正解在是是猶指隙中之末光而盡日月之全照據中之一勺而測江海之洪流也彼引詩斷章尚不可用爲正解況字句

之間偶相蹈襲在詩亦出於無心者乎

逸詩

古詩三千孔子删為三百其亡逸者多矣篇名之稍見於書史者如貍首鳩飛茅鴟河水新宮驪駒祈招采齊肆夏樊遏渠支械明明崇禹生開武宿夜轡之柔矣之屬先儒皆云逸詩不强為之說也惟呂叔玉以肆夏樊遏渠為時邁執競思文三頌韋昭以鳩飛為小宛河水為沔水然鄭康成不用三頌之說杜元凱不用河水之說皆卓見也宋儒又以新宮為斯干采齊為楚茨益屬傅會若夫徹之為雝祇貍之為祇貍句之為酌象之為益斯固說之有本者矣

毛詩稽古編卷第二十六

攷異 爾雅毛傳異同 鄭箋破字異同 康成自注與箋詩異同 釋文正義異同 集傳用原注韓詩異同

爾雅毛傳異同

爾雅與詁訓傳皆說詩之最古者也爾雅始於周公而子夏之徒述而成之詁訓傳作於大毛公而淵源實出於子夏故此二詩之釋詩往往相合然其中亦不無小異或詩之所有而雅無文或雅之所釋而毛無傳或雅傳並有訓釋而義迥不相謀竊嘗推其故二書皆出子夏而弟子各述其師說則不盡同傳會雅之學者雖稍增益其文而未必取資於詩傳毛公之傳詩亦自述其師說箸之於書而未嘗規摹於爾雅是其同者由於所出同而非謀其異者由於述者之殊而非有意於立異也孔疏抑毛於其同者則云毛云依用爾雅為說於其異者則云毛謂爾雅未可盡從殆未必然也後儒又謂爾雅後出依倣傳義攷易字形尤為謬譌說見總論未而似今考傳義之與雅異者才十之一耳而其異之實又各有不同有異而不可同者有異而未嘗不同者今特表出之以似攷辨

寤寐思服服思之也案釋詁云服事也箋用以易傳　左右芼之芼擇也案釋言云芼搴也孔疏通兩義為一辨見本詩　于沼于沚沚渚也案爾雅清渚沚也異釋水云小渚曰沚　寘參與樛樛宜叔也案釋訓云樛樛謂之叢箋用以易傳　野有死麕郊外曰野案釋地云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壹發五豝一歲曰豵言私其豵傳同案釋獸云豕生三豵箋用以易傳辯見七月詩　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案釋言云肯可也箋用之本詩有辯　景山以京京高丘也如坻如京傳

同爾雅釋丘云絶高謂之京非人爲之丘丘與京異　騋牝三千馬七尺以上曰騋
此用杜氏入文也　騋馬與牡馬也爾雅釋畜云騋牝驪牡玄駒褭驂引此作騋牝驪牡注　考槃在阿曲
陵曰阿爾雅釋地云大陵曰阿孔疏謂大雅有卷者阿則阿有曲者於隱遯爲宜
悠悠蒼天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
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遠而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釋天云穹蒼蒼天也
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傳取義分雖以時別康成和合二說詩
詳孔疏　齊子豈弟言文姜於是樂易然爾雅釋言云愷悌發也箋用其義　胡瞻
爾庭有縣特兮獸三歲曰特爾雅釋獸云豕生一特　騧驪是驂黃馬黑喙曰騧
爾雅釋畜云黃馬黑喙騧不言黃馬說文同傳　宛在水中坻坻小渚也爾雅釋水云小渚
曰止小沚曰坻　宛丘之上兮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爾雅釋丘云宛中宛丘又云
丘上有丘爲宛丘本詩有誤　心焉惕惕惕惕猶忉忉也亦有毋傳云忉忉憂勞也爾雅釋訓云惕惕
憂也郭云韓詩以爲悅人故曰憂　既之釜鬵鬵釜屬爾雅釋器云䰛謂之鬵鬵鉹
尺氏切也孔疏云鬵非釜類覆非者以其俱是食器　言私其豵獻豜于公豕一歲
曰豵三歲曰豜爾雅釋獸云豕生三豵又云尼居絶有力豜箋用爾雅豵義易傳疏
與用易義述箋辨詳本詩　于彼原隰高平曰原爾雅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曰陸
坎坎鼓我蹲蹲舞我坎坎然擊鼓蹲蹲然舞貌爾雅釋訓云坎坎蹲蹲打雅竹作壿說文同喜也
如竹苞矣苞本也爾雅釋木云如竹箭曰苞郭注爲叢生義　九十其犉黃牛黑
脣曰犉殺時犉牡傳同爾雅釋畜云黑脣犉郭以爲通謂黑脣牛不主爲黃牛說文
同毛傳　執爨踖踖爨竈有容也爾雅釋訓云踖踖敏也　皇尸載起皇大也
爾雅釋詁云皇君也箋用以易傳　先集維霰霰暴雪也爾雅釋天云雨霓說文雨寬爲霰寬卻霰之

之氏巖爲霄雪郭以爲水雪雜下孔申傳云霰久必暴霰非謂霰即暴雪　止于丘
阿丘阿曲阿也爾雅釋丘云非人爲之丘大陵曰阿丘與阿別孔疏云以下丘側丘
隅類之則丘阿非二物　奉璋峩峩半珪曰璋爾雅釋訓云峩峩祭也箋从之王肅
以爲傳不言祭辨詳本詩　依其在京京大阜也爾雅釋地云大阜曰陵釋丘云絶
高謂之京孔疏通其義謂丘高大者京則京亦土之高者與大阜同　履帝武敏
敏疾也爾雅釋訓云敏拇也箋从之孔申傳云毛謂爾雅亦不盡从　涉則在巘
小山別於大山也爾雅釋山云小山別大山鮮又云重甗甗孔疏引以釋巘郭注云山形如累兩甗甗
切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寶瑞也爾雅釋器云珪大尺二寸謂之玠則非諸侯瑞圭箋
用雅義易傳辨矣以其介圭同　振古如茲振自也爾雅釋言云振古也箋用以易
傳　在坰之野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爾雅釋地云郊外謂之牧
牧外謂之野孔疏云野爲通稱又叙牧與此牧異傳相涉故略之　皋皋皇皇皋
皋皋也爾雅釋訓云皋皋作也箋以皋皋爲進退無準作義相近　右諸條皆異而
不可同者也
惄如調飢惄飢意爾雅釋詁云惄思也釋言云惄飢也箋以釋詁孔謂惄本訓思是
飢之意非飢之狀故箋以思義相接成　終風且暴暴疾也爾雅釋天云日出而風
曰暴二義雖異然相兼亦可通　庚姜盤盤擊節也爾雅釋訓云擘擘黃也郭
注云頭物物孔疏以爲頭戴物乃婦人之飾免　在河之滸滸水隅也爾雅釋丘云
夾上潏下滸釋山云重甗隒孔疏通之言滸是水岸隒是山岸故滸爲水隒　將
叔無狃狃習也爾雅釋言云狃復也箋从之孔謂復亦貫習意　在水之湄湄水隒
也爾雅釋水云水草交曰湄孔通之與隒同　中唐有甓唐堂塗也爾雅釋宮云廟中

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孔通之云堂之與陳廟廷異名耳其實一也　象弭魚服
弭弓反末也衆釋器云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孔用孫炎義釋之謂不以
繳束骨飾兩頭爲弭是弭乃弓梢弛則反曲故爲弓反末　歲亦陽止陽厖陽月
也衆釋天云十月爲陽此詩及杕杜箋皆用之孔謂厖盡有陽之月方至十月毛
正解十月爲陽之義　憂心愈愈愈愈憂懼兒衆釋訓云瘐瘐病也（愈瘐字聲義同）憂病
義亦相通　其爲飄風飄風暴起之風衆釋天云回風爲飄回旋之風必猝暴而
起義相通　以妥以侑侑勸也衆釋訓侑報也孔云已飲食而後勸之亦是重報
之義　追琢其璋追彫也金曰彫玉曰琢衆釋器云玉謂之琱金謂之鏤又云玉
謂之琢孔云械文可以相通　其蕃其翳自弊爲翳衆釋木云自弊神（音申）蔽者翳
（翳注引追詩）孔通其義云生木自倒枝葉覆地而陰翳　汔可小康汔危也衆釋詁
云幾汔也箋用殆義與詁本訓　徂隰徂畛畛埸也衆釋言畛殄也邢疏訓畛地
畔之徑路也至此而易之主故畛爲埸易則地絕故謂之殄　又釋訓丁丁嚶嚶
旦旦丁丁嚶嚶蓁蓁萋萋杲杲瑣瑣宴宴泄泄惟惟怪怪鹹鹹陶陶謔謔皆與傳
異孔疏申之以爲詩辭字訓雅言作詩之故故有不同　右諸條皆異而未嘗不
同者也至于周南之崔嵬砠瓠風之岵屺雅傳相反乃後世傳寫之誤非作者本
意茲不贅及焉

鄭箋破字同異

康成釋詩多改經字已就已說說詩者譏之然其間得失錯殊不能無辨今悉攷
之有自據當時讀本未嘗改者如顧書則寷寷爲寷（釋文云寷本又作寷）素衣朱綃綃爲綃
（毛詩作綃見釋）來有南華南作國（毛詩作國又南與古通用）古人之無斁斁爲擇（孔疏云此斁字本爲作擇者）

串夷載路串爲患（釋文云串一本作患詩亦云）好是稼穡稼穡爲家嗇（釋文云音鄭本二字
皆無禾旁亦云）景員維河河爲何（釋文云河本亦作何）是也有古字音義本相通者如其虛其邪邪
爲徐（古邪徐音同爾雅邪字但作邪爾雅釋訓作其徐）蘧蒢不殄殄爲腆（疏引鄭注云腆古文字作殄）其炰鼈鱉爲鯈
（疏云鯈古通用）鯈在桑薪烘爲爨（疏引云古今字聲異義同）公孫碩膚詁膚孫謀孫皆爲遜（疏云古遜字借孫爲之）
示我周行示爲寘（疏云古示寘同諸）視民不恌視爲示（鄭自云視古示字）鄂不韡韡不爲柎（鄭自
云古字不相同）抑此皇父抑爲噫（抑噫聲相通轉多詳本詩）飲酒溫克溫爲蘊（疏云溫蘊通用）既匡既敕匡爲
筐（疏云古文筐匡字通也筐乃重文）垂帶而厲厲爲裂裂假不瑕假爲厲瘕（疏云瘕山氏可見古瘕字作）
（韃近川）雖其勞矣勞爲遼（疏云字相叛借）孔棘我圉圉爲禦（疏云禦通圉正字）靡人不周周爲賙（賙通
用周字之常）鷕厥皆姊鷕爲鷙不云自頻頻爲瀕遑我戰鼓遑爲樋（本詩皆訓）是也此二
者以改字而實非改也又有改其字而不改其義也如白茅純束純爲屯其之展
也展爲襢頻則有洋洋洋爲呼是也有所改之字義雖小異而不甚相遠者如自詒
伊阻所謂伊人伊可懷也伊雖云猶伊字皆爲緊出其闉闍闍爲都既敬既戒敬
爲儆五我蒸民五爲粒惆悵既長胾爲罔是也有改之而有補於文義者如良馬
祝之祝爲屬齊子豈弟爲闓圛其弁伊騏騏爲綦（疏云綦無緇色弁綦之者御王特徵此使仕出之之言誤）
（庶常服當作綦釋文云騏或作璂弁飾也或亦作璂）浸彼苞稂稂爲涼無相猶矣其德不猶猶皆爲瘉勿
罔君子勿爲末有人之子弗爲周（錢大昕云更爲）永有娶手仇仇爲斛某有下遺
遺爲隤謂之尹吉吉爲姞歷田疆鼓田爲陳是也有改之而無妨於文義者如悅
條女美條爲釋山有橋松橋爲槁其人美且鬈鬈爲權有蒲與蕳蕳爲蓮田畯至
喜喜爲饎（七月大田同）其祁孔有祁爲麎濂其左右援爲猨王帝甚蹈蹈爲悼有兔斯
首斯爲鮮其政不獲政爲正以歸肇祀肇爲兆帚肇域彼四海肇皆爲兆帚伏鬻

者狄彼東南狄皆為剔實墉實壑為是來旬來宣旬為營徐方繹騷繹為驛鋪
敦准濆敦為屯何天之龍龍為寵是也有改所不必改而文義反迂者綠兮衣兮綠
為褖說於畏邶說為種蛈我堂兮堂為棖定人是偷偷為偷小人所腓腓為芘不
可與明明為盟似續妣祖似為已（已已之已）君子攸芋芋為幠殷周之氐氐為桎（桎之實）
之屆（之屆二切）先祖是皇（楚茨信南山）皇皇皆為暀（以上雅頌文字）俶載南畝（大田載芟良耜）俶載為
熾菑式勿從謂式為慝無自瘵焉瘵為際后稷不克克為封先祖于摧摧為推（摧文）
（予雷）卝不潰茂潰為彙蕎我田成夯為來及彼長究來為哀剌幽王幽為厲（月十）
（又爽兩與王小是小宛四篇同）祀高宗祀為祫（玄鳥）是也

康成箋注與箋詩異同

康成箋詩與注定典之有詩者多有異同蓋因先通韓詩後見毛敘又定典所引
類多斷章剖就文立義故也其得失於程往互見故僅備釋詩敘及取定注今列
其異同類加義釋焉

關雎敘哀窈窕哀世注云哀世夫婦不得此人箋破哀為衷云中心恕之疏引鄭
答劉琰謂鄭以為疑故兩解之又述毛意謂后妃以已得配君子淑女猶幽處未
升人為念之此義為正矣　君子好逑緇衣逑作仇注訓仇為匹彼疏申之言以
好人為匹（此毛傳箋之小異而實同）箋訓逑為怨耦謂和好衆妾之怨者（辨見本詩）　葛覃敘之無
斁緇衣斁作射注言采葛為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不厭箋訓服為整言整治之
無厭倦　何彼襛矣箴齊侯以為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嫁時之車儀禮疏謂此
乃三家詩說箋以王姬嫁于齊自乘其車　壹發五豝射義注以為喻多得賢者
疏云斷章箋以為不忍盡殺仁心之至　威儀棣棣孔子閒居棣作逮注以逮逮

為安和兒箋以傅富而閑習　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坊記勖作畜注以為宣姜詩
言獻公當思先君以孝於我彼釋文云此是魯詩箋以毛敘莊姜送歸妾鄭念昊
稱云後見毛詩改之　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坊記注有二說一謂采其葉而可食
無以根美並取之證記不盡利一謂人之交友取一善而已不可求備于人此則
別解詩義彼疏以為注記時未見毛傳不知是夫婦之詩也箋謂無以顏色之惡
棄其相與之禮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表記彊彊作姜姜賁賁作賁賁注以為爭
鬭兒云大鳥姜姜於上下鳥賁賁於下以證君命逆則臣有逆命箋謂居有常匹
行則相隨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坊記體作履注訓履為禮言既卜筮據後與我
為禮則無惡咎之言箋以毛傳為兆卦之體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表記注以為
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彼疏謂斷章以證不以口譽人箋以為君無所依宮于我
舍息　何戈與祋表記注引此記祋作綴云綴表也所以表行列也彼疏以為袁
齊韓詩毛傳云祋殳也箋不易傳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表記注以為鵜胡善居
泥水之中在梁則以不濡汙其翼為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箋以為鵜當濡
其翼而不濡非其常喻小人在朝非其常　反屋稱弓注以為今之門扇其形菊羸
而畢箋以為設韠佩食大斗　七月流火禮器章注以流火感物為豳風于耜舉趾
饁彼南畝為豳雅獲稱春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為豳頌箋以女心傷悲為豳風
穫稻春酒為豳雅朋酒斯饗為豳頌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緇衣注以為示我忠
信之道箋以為人有以德善我者置之於周之列位（此及德音孔昭皆從記注與箋義實勝）　德音孔
昭鄉飲酒禮注以為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箋以為語先王之德教甚明可
以示天下之民　六笙詩鄉飲酒禮注以為其義未聞又以為孔子之時已亡箋

以為孔子時偶在其義與眾篇合編故存　成不以富亦祇以異論語成作誠注
以為此行誠不可致富適足以為異箋以為女子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當
也亦適以自異于人道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緇衣注以為待我仇仇然不堅固
亦不力用我箋以為待我𦡞𦡞然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中
庸炤作昭注以為聖人雖隱居其德甚明箋以喻賢者伏處炤炤易見不足以
逃　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祭義注以明發為明日繹祭之夜自夜達旦二人為父
母文王繹祭之夜達旦不寐思其父母箋從毛以二人為文武　靖共爾位正直
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表記注訓穀為祿言敬治女位之職事與正直之人為
友則神聽女之所為用祿與女箋訓共為具穀為善言有明君謀具女之爵位神
明則祐聽之其用善人必與女（呂記載禮注敘箋）　鼓鐘篇中係援河注以為昭王時作
孔疏云時未見毛詩依二家為說箋以敘刺幽王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緇衣注
以為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彼疏云此以正衣解之箋謂取温於而已不言大蜡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表記遐作瑕注以遐為胡為也箋以遐為遠謂為勤
侯于周服周禮疏方注引此云服服事天子也箋云為君子九服之中　於緝熙
敬止緇衣注以為明明乎敬其容止箋以為敬其光明之德　駿命不易大學注
讀易為奈辟云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箋音亦云不可改易（難易義反今以之）　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中庸注讀載為栽言上天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與氣者以喻化
民之德清靜如神箋訓天之道難知　聿懷多福表記注訓懷為至言述行上帝
之德以至于多福箋訓懷為思言述行此道思得多福　六師及之禽服頌以六
師卿六軍箋以為二千五百人為師夫備六軍發來之制孔疏以箋為誤（江刊之）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中庸注以為聖德至天則鳶飛至淵則魚躍箋以喻惡人遠
去善人得所（記注偶然本詩有辨）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表記注以君子求福脩德以誤之
不為回邪之行箋以不回為不違先祖之道　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中庸注訓
懷為歸言我歸有明德以其不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箋以為不虛廣言語
以外作容兒　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禮器棘作革欲作猶遹作聿注以為文王改
作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豐邑而行孝道時使之然也箋訓
來為勤言非急欲以己之欲乃追述王季勤行之孝（今從有新）　武王成之坊記注以
為武王誅紂鎬京箋以為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吉占疏謂記與章此當顛上下
文必著其功之盛美方可繼以君哉（從記注）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
以燕翼子表記注訓芑為枸檵詒為遺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
芑矣乃遺其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今皆從注不亦是）彼疏云翼助也此證數世之仁
箋以毛芑為草名詒訓傳孫訓順翼亦以毛為敬言傳其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
之子孫　生民詩禋乃注引大戴禮帝嚳為言帝嚳有四妃則姜嫄乃帝嚳妃禋
乃帝嚳子箋以姜嫄為高辛氏之世妃禋非帝嚳子　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
于今表記肇作兆注以為祀后稷于郊以配天庶無罪悔乎禍祿傳世乃至于今
箋以為后稷祀帝于郊而天下之氣得其所而無罪過也子孫蒙福以至于今　既
醉以酒既飽以德坊記注以為饜其非始為酒亦以觀威儀成德美箋從毛傳
以德為恩惠及歸俎　顯顯令德中庸顯作憲注以憲憲為興盛兒箋以顯顯為
光中庸疏云憲憲乃齊魯韓之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中庸右作佑注以為天
乃保安佑助命之為天子又申重福之箋以為成王官人群臣保右而舉之乃後

命用之又用天意中教之（鄭注孔夫） 汋酌之勺周禮職方氏注以爲汋水名箋以汋
爲水汋酌爲水外之（箋掛一） 有覺德行縮不覺音梏注云大也直也箋以毛止訓大
（與二義亦協朱傳从之） 無言不讎表記注以爲儲猶答也箋以讎爲售（二義相異而皆同） 相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中庸注以爲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容德視女在室獨居猶不
媿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箋以爲耕助祭者在宗廟之室意情不敬不
念屋漏有神而起愧心 維此惠君祭統注以惠爲施惠箋以惠爲順 生甫及
申孔子閒居注以甫爲仲山甫箋以爲甫侯 肅雝顯相書傳注以肅雝指助祭
諸侯云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箋以肅雝屬周公顯相屬諸侯（書傳注義長） 不顯不
承無射于人斯大傳射作斁注以爲文王之德豈不顯明豈不承成先人之業箋
以爲助祭者光明文王之德承順文王之意卻含吳摸書注禮在前箋詩在後故
有異（二說係朱書多書以毛義） 夙夜基命宥密孔子閒居注訓基爲謀言夙夜謀爲政教以
安民箋以毛以基爲始言早夜始順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 鄭注禮
注引呂叔玉語以時邁般勺思文三詩與武夙與遷錯箋周禮注時不用其說
王制注以辟爲明雝爲和以以明和天下泮之言班所以班政教泮水箋以爲
辟雝者注上並水外圓如璧泮之言半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孔箋以爲雙言
其形體注解其義兩相發成 夏而楅衡周禮封人注以楅設於角衡設於鼻箋
以爲皆設於角 公徒三萬含謨碩以爲二軍孔疏以二軍爲是 鬷假無言時
靡有爭中庸鬷作奏注訓假爲大言奏大樂於廟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
者箋訓假爲升言總升堂而齊一宗嘿無言語爭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
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孔子閒居日躋作日齊注訓

湯齊爲躋升日齊爲齊莊假爲至以爲殷之先君不違天命至于湯而升爲君又
下天之政教甚疾其聖敬日莊嚴其明道至于明遲遲然安和天用是敬之命之
用事于九州箋訓假爲暇以爲天所命契之事世世行之至于湯而當天心湯之
下士尊賢甚疾其聖敬之德日進以其德聰明寬暇天下之人遲遲然天命是故
敬之命之用事于天下（記注與傳之同） 爲下國綴旒鄭特牲引此綴旒作畷郵以證郵
表畷之義以爲田畯督約百姓於井閒之處彼疏謂此乃三家詩畷郵者井道相
連畷之處造郵舍以處田畯書成湯施仁政爲下國諸侯之處所使不離散箋以
爲諸侯繫心於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箋縿從毛傳孔晉） 右閒有異否雖出晉見
或不無一得焉其不置辨者則以箋義爲正矣

釋文正義異同

毛傳鄭箋述者各有異同今止存庶成一家之說蓋因孔氏正義專取一毛無
傳者專取箋義述之於箋義顯與傳殊始兼取王肅孫毓諸家之說以述毛義否
則眾說雖諸家之說固有大勝於鄭者惜其書已亡不可徵矣今取其奇義見於
釋文而孔氏所遺者紀之於左以俟後之識者擇焉
窈窕叔女王肅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此特與毛傳義同未合取用鄭中毛義故轉） 左右之流左
右王申毛如字鄭音佐佑（孔穎達申毛之毛義不知鄭） 百兩御之御王肅魚據反云侍也
（毛云迎也王肅此音爲迎傳不如鄭義故） 遊不相好王肅申毛如字（毛云不及義以相招為此音不如字）
之義 顧言則嚏傳嚏跲也釋文跲作劫云崔云毛訓嚏爲劫今俗人云欠欠欬欬
是也不作劫字人體倦則伸意倦則欬音丘據反王肅云欬欠張口也（崔義勝孔） 濟
盈不濡軌軌舊龜美反謂車轍頭也依傳意直音犯（今用崔音） 將其來施施王申毛

如字鄭七年反箋云古其將衰會未念如字若七年反當為顛義 二矛重喬傳重喬累荷也荷為音
何謂刺矛頭為荷葉相重累也沈何可反謂兩矛之閒相負荷孔以偏人荷以荷為擔義同沈
舍命不渝舍音赦王云受也沈書者反毛詩鄭並用之 不寔好也好如字鄭云善也
彧呼報反以虎戒記 邦樂我員樂音洛一音岳毛義皆依洛音本亦作云之義 士曰既且且
音徂往也徐子餘反鄭且無傳鄭亦不訓往 會且歸矣且七也反沈子餘反本亦作七義 葛屨
五兩兩王肅如字沈音亮音異義同 莫我肯勞勞如字又力報反如字非鄭義近勝用之 碩
大無朋傳云朋比也王肅孫毓申毛比必履反謂無比例也近用此辭 人之為言為
于偽反或如字下同同本或作偽者非于偽乃鄭義孔申毛作偽依定本也孔又云王肅諸本皆作偽言如字直王義于近
詳毛詩如字 小戎王云駟兩驂毛云兵車鄭云此羣臣之兵車孔云元戎九行梭捷行者謂之小戎[illegible] 數
旦子苴且本亦作且王七也反苟且也徐子餘反毀鄭初佳反王吾歷[illegible]詩作歷
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磨異毛無破字宜以鄭讀[illegible]
本之為其 何艾與殺何何可反又音何[illegible] 七月毛傳曰王肅云晦晏謂晦鄭而兼實
也[illegible] 蜀子之闕斯當由六反徐居六反一云奮[illegible]也 勿士行枚行
毛音衡鄭音衡王戶剛反[illegible]
有誤 烝在桑薪桑如字鄭音列[illegible] 烝然罩罩烝正殺也[illegible] 依之
爾後又五蓋反徐音刈[illegible] 共武之服共鄭如字王徐音恭[illegible]
侵鎬反方鎬王云京師王非近 于焉[illegible]于虔反又如字[illegible]
如字為義不是[illegible] 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傳正長也冥幼也長祖[illegible]幼祖[illegible]音[illegible]
不弔昊天弔如字又丁力反下同[illegible] 抑此皇父抑如
字詞也徐音噫近用如字也義 曰予不戕戕在良反王作臧臧善也孫毓評以鄭為改

字[illegible] 舍彼有罕舍音捨一音舍[illegible] 淪胥以鋪鋪病也王云病
也王用[illegible]傳義亦通 飲酒溫克溫王如字柔也鄭於運反藴藉也近鄭以王 誰適與謀適
如字王徐都歷反如字者[illegible]近鄭用王徐音 寢為殘賊[illegible]寢林也一作寢大也此是王
肅義[illegible] 寢義憚人憚丁佐反徐又音但下同[illegible] 禮儀卒度
度如字沈待洛反 神罔時恫恫[illegible]作者云而至反徐云又臣之反下同沈徐二反
義供本許 乘馬在廄乘繩證反四馬也鄭如字近以王徐 福祿艾之艾徐又音
刈 實維何期期本亦作其音基王如字[illegible] 各奏爾能能
如字徐奴代反又奴來反二反義皆未明 有那其居王那多也[illegible] 中心
藏之藏子郎反王才郎反[illegible] 駿命不易易毛以豉反鄭音亦下
文及彭維王同本詳有錯 王赫斯怒斯毛如字此也鄭音賜鄭云斯盡也孔述毛亦云盡矣 於論
鼓鍾於樂辟廱於音烏鄭如字[illegible] 昭茲來許許紀其祖武來王如字鄭音賚[illegible]
本作 來追來孝來字同來許 詒厥孫謀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illegible]
先生如達達他末反小羊也沈云毛如字[illegible] 柔遠能邇能徐云毛
如字鄭奴代反[illegible] 寧[illegible]以喜狂王居往反鄭求方反[illegible] 其
詶不相畏相毛如字鄭息亮反[illegible] 云如何里王云里病也[illegible]
武肆好風福風反王如字云音也[illegible] 邦國若否否音鄙惡也
符方九反王同云不也[illegible] 庶民令居令力呈反使也又力政反命也王善也
近以王義鞠是本詩 [illegible]師所究[illegible]於見反徐云[illegible]於顯反王肅孫毓皆烏賢反云以燕國
本詩有誤 來旬來宣來毛如字鄭音賚[illegible] 鋪敦淮濆敦王申毛如字云
厚也[illegible] 懿厥哲婦懿於其反沈又如字[illegible] 不弔不祥弔如

字又音的鄭以至孔以之通辭如字中毛 假以溢我傳云溢慎頊王崔申毛並作恤辭孔以怡義
無此證龠界界釋文作介云大也界字毛無傳箋云界大介大太知誤矣 既昭假爾假鄭王並
音格沈云毛如字如沈讀則假音當訓大當訓至業之光大古遠 於蕩廣壯於鄭如字王音烏反以王音
假哉皇考假音暇徐古雅反今從徐音 耆艾介功耆毛音指致也鄭巨移反韓詩音
同鄭云惡也案鄭云老不云惡鄭字誤不知所出 肅禾有艾艾五蓋反徐音刈與毋艾同 命不易哉
易鄭音亦王以豉反以支王大明同 於繹思於鄭如字王音烏同於烏 狄狄彼東南狄王
它歷反遠也韓同鄭作剔沈云毛如字未善音易 敦商之旅敦鄭都回反王都
門反畀也毛無傳王義可以述之孔中毛用鄭義通辭亦以箋 昭假遲遲假古雅反鄭云暇也王訓至音
格孔以鄭述毛通辭以聖義
又案陸博士孔祭酒俱生唐初又同在十八人之列然其務詩恉趣多殊陸實夫
人孔爲其產意學有南北之分與非也孔奉敕爲正義故傳王傳箋陸之務文存
任己意自應兼引字訓矣諸家之述毛異釋文而不見正義者亦盡采之至釋
文所引韓詩及說文與諸家之說或迥與毛鄭義別而實之於篇當必有取焉亦
今亦紀之如左以見陸孔之異同因稍加折衷焉
我姑酌彼金罍引說文姑作秿秦以晉志作罰多得秿不如毛鄭姑且之說爲順
施於中逵引左傳杜注逵方九軌案毛云九達之道義合爾雅杜爲鄭國言之
故卑義孔辯之良是 不可休息息作思陸孔意異辯見本詩 鶉之賁賁之
作桀冬至架之陸架俗本作加功孔云冬至加功所見蓋本各異 迨其吉兮引
韓詩云迨願也案鄭云迨及也義各通 寔命不同引韓寔作實云有也案毛云
寔是也 江有汜韓緝能悔過陸以嫡爲夫人孔疑是天夫以下孔得之 渚引

韓一溢一否曰渚案毛云渚小洲也水岐成渚毛義合爾雅 胡迭而微迭引韓
詩作臷云常也不如孔訓更迭長 終風且暴引韓云終風西風毛云終日風韓
說或有本死生契闊引韓云約束也不如毛訓勤苦明當 招招舟子引韓招
招聲也案毛云號召之兒皆兒義稍殊陸又引王逸云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意同
毛 中心有違引韓違很也案毛云離也鄭云徘徊也毛義長 湜湜其沚湜引
說文水清見底與鄭將正義異水清近之 箋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見渭或作
見謂陸孔本異辯見附錄 不我能慉陸云慉毛興也孔云諸本皆作慉養鄭讀
引傳云慉驕非也慉養義順 碩人俁俁引韓作扈扈云美兒與毛云容兒大俁
通 毖彼泉水毖引韓作秘說文作泌案毛云泉流兒韓義未詳說文誤引附錄
有韓 王事敦我引韓詩敦迫案毛云厚鄭云投擲不如敦迫明 室人交徧摧
我摧引韓作催云就也案毛云沮鄭云刺譏之言當以毛 新臺有洒引韓洒
作漼云鮮兒與毛訓洒爲高峻俱通 河水浼浼引韓作浘浘毛云盛兒毛以浼
浼爲平地殺長 鄘引鄭云紂都以南曰鄘引王云王城以西曰鄘孫案譏肅
語無驗鄭義爲長得之 中冓之言引韓詩云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案毛云中
冓內冓鄭中之云宮中新冓成淫僻之語不以冓爲夜又案漢書注晉灼云冓音
詩以爲夜誦雅亦云夜也王肅與鄭引此字同韓 不可詳也詳引韓作揚揚猶道也較毛
詳審義爲順 邦之媛也引韓媛作援援取也案毛云美女曰媛鄭以媛助中之
爲允 騋牝三千陸云騋馬六尺以上也孔申傳云七尺曰騋定本云六尺誤
孔得之 大夫跋涉引韓不由蹊遂而涉曰跋涉案毛曰艸行曰跋水行曰涉勝
韓 淇澳綠竹引艸木疏稱皆詳本詩 有斐君子引韓匪作邲美兒案毛云文

章兒義勝　倜引韓詩說文不如毛義優韓見本詩　玖盈杜測瀰引韓作于云
磽确之處與毛山夾水曰澗各通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引韓倩蒼白色　盼黑
色素毛云倩好口輔盼黑白分勝韓　施罛濊濊引馬韓說文三說見本詩　鱣鮪
發發引馬云魯箸網尾發發然案毛云盛兒馬較優　庶姜孽孽引韓孽作钀云
長兒與毛盛飾義各通　焉得諼艸云諼亦作萱又引說文作蕙或作萲意以
諼為艸名勝孔　曷其有佸佸引韓詩至也與毛云會各通　蛾引韓云美兒不如
毛訓民　體無咎言韓體作履云拳也與毛兆卦之體各通　不與我戍申戍
引韓云舍也不如毛訓守明當　緇衣之席兮席引韓云儲也說文云廣多案毛
云大也合爾雅　騶介蒯蒯引韓云蒯蒯殭也案孔用北山我傅不得已釋蒯蒯
勝韓　二矛重喬引韓喬作鷸雉名未詳其義當以毛為正　洵直且侯侯引韓
詩美也案毛云君也美義較洵適韓從之　子寧不嗣音引韓嗣作詒詒寄也不
如毛嗣習當　挑兮達兮引詩文達不相遇也案毛云往來相見兒義順　聊樂
我員員引韓詩作魂魂神也義亦通孔云員助語　有女如荼荼笑荼茅秀引劉昌
宗秀作莠音酉孔申箋秀如字得之　方秉蕑兮引韓詩蕑蓮也案毛以蕑為
蘭當矣　洧之外洵訏且樂引韓作恂盱案毛云訏大也較勝　贈之以勺藥引
韓勺藥離艸也言將離別贈此艸案毛云香艸韓義美矣　還引韓作嫙似沿切　儇引
韓作嬛音懸皆云好兒案毛云還便捷兒儇利也義長　美且鬈鬈引文云鬈好兒
偲引說文云彊也案毛鬈云好偲云多才較優　齊子發夕引韓云發旦也不如
毛自夕發旦明順　行人儦儦儦儦行說文行兒不如毛云衆兒　四矢反兮反
引韓詩作變變易也不如鄭云反復　河水清且淪猗引韓云順流而風曰

淪案毛云小風水成文轉如輪義各通　不素餐兮引字林云餐水澆飯也案毛
云孰食鄭云負餐毛訓正　見此邂逅引韓邂遘不固之兒不固義未詳當從毛
訓解說　生于道周引韓周作右案毛以周為曲各通　人之為言韓見本篇及
前則　俴駟孔羣引韓駟馬不著甲曰俴駟案毛云四介馬也義相反韓非是
宛丘引爾雅郭注中央隆高勝毛本詩有辨　穀旦于差引諸說見前則　皆不如毛
鄭　予所蓄租引韓云租積也與毛云為也各通　烝在桑薪引韓桑作滲力菊
反云桑薪也案鄭以桑薪為桑薪孔申毛用之未知桑薪作何解　破斧一二章
引韓云錡木屬鋸鑿屬又云銶斧之獨頭斧案毛云錡鑿屬銶木屬孔云未見其
文亦不審厥狀則毛詩之相反難辨其孰是　坎坎鼓我引說文坎作竷云舞曲
也案毛無傳鄭云擊鼓坎坎然俱通　蹲蹲引爾雅見前則　與毛異義而俱通　烝
然汕汕引說文汕汕魚游兒案毛云樔樔鉏交切也不可見　劬勞于野引韓云劬數
也不如毛　賁然來思云徐音來毛鄭全用易為釋意似右徐而左毛鄭然毛鄭
俊矣　下莞上簟釋莞與莧異義箋當矣韓見本詩　或寢或訛引韓訛作譌譌
覺也與毛云動也各通　節南山引韓云節視也不如毛云高峻兒當　何用不
監監引韓云領也義未詳當從毛鄭訓監察　昊天不傭傭引韓作庸庸易也與
傭均義各通　視天夢夢引韓詩云夢夢惡兒不如毛鄭亂義明當　穀穀方有
穀陸作方穀以方有穀為非孔由毛有有字　山冢崒崩崒字陸孔音讀各異見
本篇　抑此皇父抑引韓云意也不懟遺一老懟引韓云閉也二義俱不如箋箋
云抑之言噫懟者心不欲自彊之詞也　昊天疾威雨無正篇　陸以昊天為是孔以昊
天為是孔義勝　民雖靡膴引王及韓詩義勝孔見本篇　哀我填寡填引韓作

痑痑苦也與毛云盡也各通 惄焉如擣引韓擣作疛以爲義同毛與孔訓申毛
意異辨詳附錄 僔始既滅滅引韓作滅滅滅少也滅少未詳其義 我心易也
易引韓作詩施善也案毛云說也俱通 斛斛觩觩引說文作斛斛觩詩也義
亦通 出入風議云風音諷本詩有辨 秉彼炎火炎引韓作卜卜似不如鄭云
秉持 載其左翼載引韓云捷音疌也捷其噣音晝于左也與毛右掩左義各通 有
頍者弁頍引說文舉頭皃與毛弁貌義相成 以慰我心引韓詩及王義辨見本
篇 營營青蠅營營引說文作謍謍云小聲案毛云往來皃聲皃與義兩存相成
有頒其首頒引韓云衆皃案毛云大首皃義賸 綿蠻雛之綿引韓云作也各在
切 案毛云緜也俱通 平平左右引韓作便便云閒雅之皃案毛云辨治謂辨
治其屬國義長 如食宜饇宜本作儀韓云儀我也亦通而宜義爲恨 岸言觀
者觀引韓作[illegible]案鄭云觀多也近辭[illegible]辭 三星在罶罶本又當作霤宜詳屬
尹則在霤猶云在戶未詳其義 無逝我梁引韓逝竊也與毛云逝止而通 基
茶如飴引廣雅基韭辨見本詩及附錄 狀之陝陝引說文陝陝無牆解案毛云
衆也掛是底土於嵩登登方言築衆義兮矣 蔦蔦引爾雅云衆也引王云亟疾
也案蔦蔦傳箋云無釋孔用王義 異則有伉伉引韓作閌音亢云盛皃不如毛云
高皃 黃流在中傳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或無飾字陸孔意異辨見附錄 民所
燎矣引說文爚見本篇 其菑其翳引韓菑反州也翳因也因高損下也不如毛
立从自韓二義合爾雅 崇墉化化引韓云化化搖也案毛云化化猶言言可高大
也義長 文王烝哉引韓云烝美也毛與君義俱通 築城伊淢淢又作洫引韓
洫淢池不如毛成溝之當 王公伊濯引韓云濯美也案毛云大也得之 皇王

維辟辟音壁又妣亦反法也與箋異義而俱通箋云君也 桂鼓鼕鼕引郭璞云
桂鼓今胡豆案鄭云大豆孔申箋駁郭良是 或歌或咢徒擊鼓曰咢陸本作徒
歌曰咢孔以徒歌爲誤孔得之 公尸來止熏熏熏引說文作醺云醉也案毛云
和說鄭云坐不安毛義良 于橐于囊取厲取鍛厲引說文鍛各見本篇 桑遂
能遂引廣雅書注本詩有辨 胃是指先云指聚斂也辨見本詩 天不湎爾以
酒云飲酒齊色曰湎又言韓詩閉門不出客曰上即鄭義與韓俱通 耗斁下土
引韓云耗惡也此義迂 胡寧瘨我以旱瘨引韓作疹云重也與箋云瘨病俱通
王餞之事餞引韓作踐踐任也義亦通 肇敏戎公肇引韓云長也不如毛訓
謀 鋪敦淮濆引韓辨見本篇 清廟引杜預云肅然清靜之廟案杜注本賈逵
鄭箋云有清明之德者之宮孔申箋以賈說爲非孔義勝 維天之命引韓云
維念也義大通維當作惟 駿奔走云駿持也又引韓云駿疾也上即鄭義皆韓
來牟引廣雅辨見本詩 萬億及秭云秭一本作數雖詩云夜殺曰秭案毛云數
億至億曰秭秭乃數名與爾雅合又於鄭義爲雅說非正 爲有多魚時亦作涔
本 音引韓云涔負池案毛云涔糝合爾雅 宰金引韓詩宰鼓見本詩 以車伾伾
引韓字林伾壯丕也案鄭云有力義長 有騽有騅引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
髦案毛云青驪驎曰驒色不同未知孰是 狄彼東南狄引韓作鬄除也不如王申
毛爲遠義 憬彼淮夷憬引說文作懬音獷云闊也一曰廣大也案毛云遠行皃
義爲當 實實枚枚枚引韓云閑暇無人之皃案毛云礱密義侵 大稻是承引
韓云稻大祭也與鄭禾稼義各通 至云植搭搭引韓作發發明也不如毛云搭
治 湯齊日躋引記注見前訓 苞有三蘖蘖引韓云絕也案毛云餘義長

撻彼殷武撻引韓云達也義亦通 勿予禍適適引韓云數也不如毛云過也
爲允
又釋文引韓詩者義與毛同而語晦於毛反足助顯其義者今亦附之於左
我姑酌彼金罍毛云人君黃金罍韓云天子以玉飾諸侯大夫以黃金飾士以梓
芣苢毛云芣苢馬舃馬舃車前韓云天曰車前雅曰芣苢生於兩旁謂之里 秉蘋毛
云蘋大蓱韓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薸薸瓢 委蛇毛云行可以迹也韓云公正也
公政貌可以迹 誕浪笑敖浪毛無傳韓云起也孔注爾雅云蕩萌也浪起貌 濟則厲毛云以衣涉
水曰厲謂由帶以上也韓云至心曰厲 無發我笱發毛無傳韓云亂也 實維
我特特毛云匹也鄭作直云相當值 奔奔彊彊毛云乘則奔奔然彊則彊彊然
韓云乘匹之貌韓中毛云居有常匹行則相隨蓋本毛義 大夫夙退退毛無傳韓云罷也 中谷有
蓷蓷毛云雛也韓云茺蔚也生蓷本此 雉離于罿罿毛云罬也韓云施羅於車上
曰罿 在我闥兮毛云闥門內韓云門屏之間曰闥 衡從其畝毛云衡獵之衡
從之韓云東西耕曰衡南北耕曰由從註作田 誶予不顧訊毛云告也韓詩訊諫也
八月在宇宇毛無傳韓云屋霤也 予手拮据毛云撠挶也韓云口足爲事曰拮
据 和樂且湛音耽 湛毛無傳韓云樂之甚也 厭厭夜飮厭厭毛云安也韓作
愔愔云和悅之貌 九皋毛云皋澤也韓云九折之澤 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毛
無傳韓云怙賴也恃負也 佻佻公子佻佻毛云獨行貌韓作嬥嬥徒了切 云往來
貌 搆我二人也無傳韓云綴也 見晛曰消毛曰晛日氣也韓作曣云曣見於天
引韓作曣晛日出也韓詩曣晛二字爲一義日出故見日氣義相成 視我邁邁邁毛云不悅也韓作忚忚
字林切 云意不說好也 俔天之妹俔毛云磬也韓作磬云磬也莫毛本此 緜緜瓜
瓞瓞毛云瓞也韓云小瓜也 度之薨薨度毛云居也韓云填也居中填義 予其懲
刑于寡妻刑毛云法也韓云正也 貊其德音貊毛云靜也韓云定也
之而毖後患毖毛無傳韓云苦也 緜緜其麃緜緜毛無傳韓作民民云眾也王中
毛云緜緜不息蓋初此義 屆此屏疵屆也云收也收斂得此眾聚 右諸條或闡其未明
或詳其所略殊備述毛者未必不取資焉亦以異家而忽之也
集傳用顏注韓詩異同
朱子自言最喜顏監說詩無專家之陋又語門人文選注多用韓詩章句欲采錄
爲一冊然二家詩說多有與毛鄭同者朱子輒不從而別爲立解原朱子之意姑
在攻駁不過欲借二家之言助己樹奇職耳故獨取其異於毛鄭者而同者則置
之也今采漢書顏注說詩之語及文選注所引韓詩與毛鄭同而異於集傳者別
諸左
狃於辟小剝剝曰小人成群群謂足佐也顏注云仁而不遂之詩此正相叙說不言
是婦人詩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王吉曰非有道之風也發發者非有道之車也
偈偈者顏注云見此疾風疾驅引顧念哀傷周道此與毛傳同不言非風發車偈
但爲念周道而傷 同我父子饁彼南畝顏注云其婦子同以食來此與鄭箋同
不言老者來之同來 嘽嘽駱馬顏注云嘽嘽喘息貌此與毛鄭同不言眾盛貌
城彼朔方顏注云朔方北方此與毛傳同不言靈夏地 蠢爾蠻荊顏注云蠢
動也與毛傳同不言動而無知之貌 旻天疾威弗慮弗圖顏注云幽王見天之
威不思念也 淪胥以鋪顏注云無罪之人過於穀政枝相牽引偏得罪也此二
條皆以毛鄭同是刺君不是怨天 聖人莫之顏注引詩作謨之與毛傳訓謀同

意不以莽爲定　迺彖而顧此維與宅顔注云見文王之德而與之宅居也此與毛鄭以首二章言文王同意不言大王　無然畔援顔注云畔援猶言跋扈此與鄭箋同不言離畔跋扈　止旅迺密顔注言公劉止其軍旅欲使安靜乃就芮阮之閒與鄭箋同不言止居之衆日以益密　降福穰穰注云祀盍王祀盍王之詩此祖小敍之說不言祀武成康三王　貽我來牟劉向曰始自天降顔注云言天遺此物也與鄭引尚書以穀來事同意不言是后稷貽民　右漢書注

綠竹如簀韓詩作綠䔧如簀云簀積也薛君曰綠䔧盛如積也此與毛傳同故不以綠竹爲綠色之竹以簀爲棧　鸛鳴于垤薛君曰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喜而長鳴此與毛鄭同並不云鸛食蛭　厭厭夜飲厭厭韓詩作愔愔云和悅之皃與毛傳安義同並無安久足三義　以雅以南韓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並不言二雅二南　緜蠻薛君曰文皃與毛傳小鳥皃雖稍異然以爲鳥則同並不言鳥聲　貽我來牟作嘉麰薛君曰麰大麥也此與毛傳同並不分大小二麥　不震不騰薛君云騰乘也此與毛傳同並不合震騰二字訓爲驚動　右文選注

毛詩稽古編卷第二十七

正字　[字義　字形　字音]

字義

讀書須識字讀古人書尤須識古人字古今之字音形多異義訓亦殊執今世字訓解古人書譬猶操粵鄉音譯中州華語必不合也夫字形之異則古文大小篆猶存於說文解字及鐘鼎之銘而唐李陽冰宋徐鉉及弟鍇嘗辨之矣字音之異則宋吳棫韻補一書紫陽用以協詩而近世楊愼之古音略陳第之古音攷又推演其所未備矣至於義訓一誤則古人之意趣得失所繫更重於音形而後儒之解經反欲強古以就今此大患也古人字訓其存於今者僅有爾雅之訓詁釋言釋訓三篇爾雅之書同爲六藝之指歸尤爲西詩之準的故毛公詩傳亦以詁訓爲名案詩推疏曾云詁故也古今異言解之使人知也亦作故詁故昔是古義釋言者釋詁之別耳古今方國殊別故爲作訓道也道物之皃以示人也由此語觀之可見古昔聖賢以[釋詁周公作釋言以下子夏之徒作]早知古今文義不同後將有誤解經意者故爲此書以示之猶指矣其爾雅所未備又賴毛傳釋之大毛公六國時人去古未遠且源流自出子夏傳中字訓皆有師授以爾雅實相表裏也自漢迄唐咸遵此爲繩尺宋人厭故喜新各逞臆見盡棄傳注雅訓易以俗下膚詮爾雅之文旣廢且高閣毛氏傳義稍不諧俗目者亦以己意易之近世學者溺於所聞古人字訓幼未經見覩而語之反驚怪而不信固其宜矣夫字義之不知何得謂之識字讀書而不識字豈能得書之意哉今取詩中字訓出於爾雅而不與俗合者

錄如左其不雜本義而見毛傳者亦附於後

左右助也 流求也 恁思也 躬盤也 言我也 此長雅見詩故篇皆言字皆訓我凡六十七例

言字皆訓我今集以為語詞矣 吁憂也 釋詁作盱 㬎大也 公事也 謂勤也 蓋述其謂之謂之不謂矣凡三例

見 實是也 任大也 釋訓作壬 育長也 育稚也 爾雅以為釋言文 胥可也

簡大也 懷至也 鮮善也 適止也 樂樂也 般樂也 釋詁作般 軸病也 釋詁作迪

申伸也 洵均也 戾君也 定昏也 踐淺也 釋言作俴 考成也 鞠盈也 曰

上為名 曰于也 猶可也 逝逮也 遝逮也 釋言作遝 伊維也 知匹也 厎升

也 釋言作恀 殆始也 釋詁作胎 泰歷也 諗念也 每有雖也 揉屬也 飫私也

單厚也 釋詁作亶 戩福也 卜予也 質成也 粉衆也 于曰也 延誅也 今釋言作

姪 正長也 冥幼也 釋詁幼作窈 航舟也 仕察也 訕訟也 懆寐也 瘝病也

里病也 釋詁作痤 徹道也 釋訓不可遂也 駿長也 瀹幸也 嘩叛也 洋誤也 訞

作悛 腹厚也 求勸也 庚續也 釋詁作賡 易達也 釋言作㠯 廢大也 毛義引之 類善

也 譜誤也 將齊也 皇匡也 勝敕也 林君也 純大也 壬任也 康

虛也 釋詁作墟 晏飽也 釋詁作饜 尹正也 啟至也 觀多也 詩言觀之又言所觀四牡

訓字皆 聿述也 釋訓以為文 路大也 省善也 登成也 登字 按止也 對

遂也 益也 求救也 緝成也 遏遠也 濯大也 泰君也 融長也

誕大也 崇重也 寧安也 話善言也 考成也 介善也 斯離也

由於也 釋詁作繇 劉爆爍而落也 釋詁云劉殺也 度固也 荒虛也 爾雅荒有也 慎誠

也 鋪病也 釋詁作痡 肇謀也 繹陳也 假嘉也 滋慎也 考易也 夷大也

釋詁作 咸同也 仔肩克也 釋詁云肩克也 粹嘩也 梏告也 釗美

也 熙興也 履拔也 豳神也 釋詁作 蔚茂也 居極也 今釋訓作 競逐也

苞豐也 已上皆見爾雅而傳箋引之

芼擇也 調朝也 猶病也 蔽芾小皃 誘道也 壹翅也 集注本如此 懷傷也

契闊勤苦也 說數也 洵遠信極也 袞盛飾也 睍睆也 顧美也

讀抽也 姝順皃 祝織也 僩寬大也 貢賴也 逍寬大皃 軸進也 將

顯也 沸拔也 桀特立也 甘猒也 目下皃 倚且乾也 日乾 逸棄也

嫺習也 伊因也 偲才也 抑美色 目下為清 還齊也 邂逅解說之皃

行翮也 僨壯也 值特也 晤遇也 嬛好皃 悼動也 懷歸也 摑閱

容閒也 孽子也 式疑也 苞本也 穹窮也 肅縮也 微剝也 括括

捐也 祖為也 枚微也 秉質也 周至也 每雖 懷和也 究深也 行

美皃 淖信也 除開也 辟辟也 秦為也 信正也 輕學也 依利也

央旦 也 艾久也 空大也 干悶也 秩積也 革翼也 修長也

嗒極也 勝承也 遂安也 噴蒸也 悿心疾 傷數也 造適也 殘病也

衰攻也 廢狀也 矜危也 鞏固也 搖動也 哉載也 假固也 戎識

也 鼾疾也 白用 王居也 蒙固也 魅衆皃 履居也 究易直也 書

怒也 因利也 稔思也 許進也 歧知意 嶷識也 祈報也 尋廣也

徽治也 伴奐廣大有文章也 第小也 洛危也 憯慽大敵也 兄茲也

揚齊也 鼓大也 揉順也 肆長也 賭增也 奄撫也 虜衆也 截治也

手近也 福富也 霏累也 桀立也 肆固 靖和也 又數也 荒廣也

偉大也 喧衆皃 連貼也 振自也 養取也 龍和也 揚傷也 搢衆意

慓遠行皃　瘯疥也　炁止也　荒有也　皴皺也　域有也　員均也　悇

㢑　顛均也　桓大也　綠急也　綴表也　㼧章也　异冷也　槑淡也　己

上皆毛傳文

諸字訓有一見者有數見也茲獨著言戒謂勤觀多三義以其猶不近俗也餘或有辨證已別見茲弗著又其文具載傳箋可覽考而知也至經中重詁雅傳多詭文取義茲弗贅及焉

禮記郊特牲注云嘏長也大也爾雅釋詁云嘏大也說文云嘏大遠也从古叚聲嘏古雅切則大者嘏之本義也又儀禮特牲少牢有尸命祝嘏主人之禮故嘏又爲予福受福之偁小雅賓之初筵大雅卷阿二詩嘏字毛傳皆訓大周頌我將載見魯頌閟宮三詩嘏字毛無傳意必同雅矣鄭於雅之二嘏訓予福於頌之三嘏訓受福未嘗徑言福也自蘇氏釋卷阿詩訓嘏爲福而後儒因之遂以嘏爲福之通偁忘其字義所自出矣

詩中奄字毛傳引釋多異義皇矣奄有四方毛云大也鄭云覆有天下執競奄有四方毛云同也臣工奄觀銍艾鄭云久也王肅以同義述毛閟宮奄有下國奄有龜蒙玄鳥奄有九有鄭皆云覆也久訓蓋取淹義非奄字本訓其同覆二者孔疏以爲義同要之與大義亦相通耳案爾雅釋言云奄同也書奄有四海奄甸萬姓孔傳亦訓同然則同者奄之本訓乎爾雅又云奄蓋也又云蒙荒奄也蓋與蒙荒皆覆義而荒又與乎大矣說文云覆也大有餘也又欠也玉篇云大也覆也有有餘也息也又增欠息兩義然未有訓爲忽者唐韻云忽也止也藏也取也遽也皆後人借用義訓輾轉增非古矣宋王安石始用忽義以釋臣工之奄觀朱子釋皇矣奄有亦云在忽遂之閒皆推古經以就今義殆不爾也夫銍艾在一年之內猶可以忽言之周之有四方自王季而後閱文逮武多歷年所始得之耳可云忽有哉

匪非義同猶不與弗耳無煩訓釋而鄭氏箋詩除淇澳有匪外餘匪輒訓非者匪本筐篚字借爲非用耳其篚字乃車軨非器似竹篋者也說文匪器似竹筐今以篚代匪而匪專爲非義矣後世近古匪猶爲姓名須隨文辨之也匪字亦甚故既匪既敕鄭辨同匪

卬从匕从卩吾郎切望欲有所度及也有二音三義五剛反者我也人涉卬不卬須于媒卬盛于豆是也又盛皃顒顒卬卬是也魚兩反者詩高山卬止說文引作卬止又大雅瞻卬昊天是也瞻卬字與昂通顒卬卬字與仰通

猗本訓犗於宜切大字見詩者但借也詩言猗凡十有七而分見於十篇潛那二頌之猗與那之猗漪皆嘆詞也伐檀三猗與兮並用則語詞也綠竹之猗猗爲美盛萇楚之猗儺爲柔順節南山之有實其猗毛以猗爲長鄭指竹木鄭以猗爲倚則指畎谷皆兒物之詞也七月之猗彼女桑毛以猗爲角而束之卷伯之猗于畝丘毛以猗爲加淇澳之猗重較兮釋文以犄爲依車攻之兩驂不猗正義以猗爲依倚則皆指事之詞也此諸猗者惟倚儺於可反重較女桑畝丘三猗於爲反兩驂之猗其寄之猗二反餘皆於宜反於宜乃猗之本音此借義而不改音者也析而觀之兩猗與三猗居一猗猗其猗之借乎猗亦作徛三猗儺其猗之借乎猗亦作猗椅女桑之猗其掎之借乎重較兩驂畝丘之猗及節南山之鄭義其倚之借乎遠猗直猗漪猗其兮之借乎嗟爾雅引此作瀾漪則此三猗爲漪之借矣惟猗長之義節南山毛

義無本字可當當媾於俗
將將銜鏘瑲瑲鎗鎗鎗鎗見詩字異而音義同棵指俍玉八鸞鼓鍾磬管之聲
言也五字為瑲為玉聲鎗為鐘聲見説文是本義鏘字説文無篆而玟字注有鎗
鏘字鏘从金亦當為金聲其將鎗二字之為聲乃借也又雝之應門閟宮之牂牂
亦言將將門為嚴正尊為盛美皆非聲與諸將異義

一 字形

古籀之文一觚于斯再觚於邈而邈又其乃原其變隸之初務在省煩趨簡程邈
因為遷就以便俗書於古人製字初心不能復顧是可慨也姑舉一二言之如朋
形異鳳(古朋鳳同一字皆作朋) 履(本作履) 義非前言(本從舟) 失字(音似) 聲父(本作乂以才聲 杖字者手也) 無杖扶
奔(本奔) 走(本) 殊夭趾之形丹(赫) 冢(本冢) 與从毛之冢或戴早(早) 離於甲義好(石) 鄰(鄰) 亦
其夫文本作而今直考文(夫) 木(中木于木于) 求之首本析而今逮者恭(丣) 岳(吏) 尾(尾)
丞(丞) 之身以致孝(孝本作孝 古孝字從从尸) 雜分茲(从二) 茲(从艸) 易泪炭而為何改錄
兩用歛更函而作函舍草而取摩(摩) 遺作冉異乃為東庚(本作庚) 形正而反偏出(本作出)
出 體邪而顧整惟訛俗目其都屆文至於訴作偏旁尤多謬舛如立心殺小於手
似才亡(亦有亡字从此) 首如云艸茲叔廿(人汁切) 卄(等字从此) 基丼易代冉廿在末森則通大杜昇
异則涵丁(丁音) 涓弓為卩(弓音) 於御卬邑乃於逆卷則鋘已思(息) 吡吡細胸从囟
畏(音畏) 畀(畀) 兜(兜从白 音貌也) 而同田尉(尉) 粟(栗) 祭(祭) 从火線(線) 宗(宗) 業(業) 从巾
兆(兆象形 保从巾巾字) 而並作小郭(郭) 之亶(音亶) 淳(淳) 之章耳為亨字恒(恒) 之月亘(亘須緣切) 之回
杜(世等字) 併作日形似四而非四者鉴之以賣之四與羅蜀之罒恭曼之曰似西(宣从回)
而非西者覃之亩 覆之西 與遝栗之卣(卣音) 要之肉(肉) 又句之弓

無(音) 句(句) 之弓(弓音) 舁(卄) 勹(包) 相類弘之乙(古文) 台(台) 之吕(字) 卯(以) 舁乙(乙) 不殊
久(音) 文(音) 似文因(因) 如月穀(穀) 以方而易寸躬(躬) 吝吕而从弓差作堇来
作来启作户削作力俱就約而含多勇(从) 為市冐為有豹為灰皆為者益移右
而居左雖分市(音) 帝(本作) 市(市) 芇(音) 口(口) 凡此俗楚雜膌指摘者也況經
後儒傳寫舛誤尤多自南北分崩同文遂廢梁承敝偽字隸行
(字體…) 逮乎唐世之開元加以衛包之改定遂變古
經之字悉以世俗之書則今世之經文是也觀其體勢之隨併非隸變之元形迹
其謬訛之由多因後人之妄作鼓漢以來所謂經文者乃程邈之隸書而以古籀
為古唐以後所謂今文者乃衛包之俗字而又以漢隸為古斯文墜地莫甚於斯
竊謂沿襲已深者固難悉正而疵謬未久者尚可速更而不揣愚陋欲加考辨未
徧学於六經姑先及乎四詩詿疏所聞僞涤於左
班本作皅 之本作出 州从重川俗加水稍鉅非之 逑匹字當作仇 差本
作差 左右工从ナ又 求本衣求字亦取當用逑遂訛察斂 得本作尋
息上从囟 頫左从月 輾作展展本又作展 反側當作反側乃俗倒字
采从爪木與来异采古采字 琴瑟本作琴瑟 友本作叐 芼當依玉篇作
覜 覃本作覃 谷从水半見於口俗作谷非 萋中从并萋合切三十并也此
斧鉅說 飛象形 給从谷谷即卻字與川谷字異 害俗作害 殺左孚奴从
曷从本 吉諸當作誥 公私當作厶私禾也 澣本作澣 害訓何當作
曷 寧顧詞也安寧當作寍 卷當作卷 匪古文也本作匪或作匪 嗟本作
詹 陟隮當作陟 雅作陟降 以本作㠯象制石作㠯从乙从人 兢本作兢說

文以就為俗字 矣工从呂台允等字同 屐从再 綏安字或云當作妥 特
係鄭義當作特凡特扶字竝同 悆本作𢚧工从兵兵古文終字 參斯當依介雅
作蜇七月同 蔦蔦當依廣雅作蔦𧄝鶉鳴同 宦隸作宜 龠今作圅 鎗鎗
當依爾雅作㦛大雅抑篇同天天當作栿 莘本作莘 椽當作斷 干城當作
戰干犯也 旋旗兒敖㪅字从攴 庚俗作侇 腹本作腹 將本作吳 喬从
天 漢本作滏 秣本作秣 肆本作鬃篆作肆 既右从旡旡居未切隸作旡
棄从大它骨切 廾音拱廿音入 古文作弃 魚本作負 趾本作趾 尾从倒毛在尸
後隸从正毛作尾 麟趾當作麐麟大牝鹿也 趾本作止 定訓題作頳角
本作角 鵲本作舄篆作鵲 巢从巛象三鳥从臼象巢形在木上俗作巢非
居蹲也亦作踞凥處也今凥義皆用居 兩二十四銖也兩再也今通用兩

御从彳从午从止从卩又迎義當作訝 縈俗作縈 用从卜中 被殆字當作
髲 夙夜本作㒽夜 艸今作草草本自保切俗用為艸字別作皁字代草 阜
螽當依爾雅作𧒂 憂當作㥑 亦本作亦 降乃丞降字阜丞降當作夅夅下
江切相承㲼也 蘋乃俗字本作蕡 濱本作蘋鈺云俗作濱非 釜錡當作融
签俗作釜非 下本作丅 蔽芾當作蔽 茇當作废 怨本作㑥鈺云別
作憩非 勿拜拜當作扒 鼠牙二字各象形 速訓召當作誎 秋隨行也厶
聲从相聽許也平聲女从當作从 素本作紥 楊古作遝俗作退 余从厶音集
从皀皮及切 綫當依說文作䋺 雷俗作雷 叙隸作敘 標落當作芆 摽梅
梅當作某某酸果今下作木木古及字 抱當作裹抱乃捋之或體 衾俗作衾
裯依鄭當作幬 也寮刺石作乜 死本作殀 春本作萅 脫脫當作㮚

妏 尨俗作狵庬非 悦在从衣 羆熊从㲋 平本作兮 齊本作斉 瘗从
奩吉林隸諸作壹 發上从癶音撥又發乃破壞正當作殳 杓俗作杓 敎本作
敎 遊乃俗字本作㳺 往隸作往 逆俗作逆 閔當作愍 蘐下从又 池
本作沱鈺云別作池非 遐本作遐 望从巳與朔望字異下从𡈼音挺 上本作
上 塞乃邊塞字代塞淵允塞當作𡫳又本作寒 溫當作盈溫乃水名 勖
从力冒 寡从宀頒 乃本作了 逝當依爾雅作遰唐噬肎同 冒上从冃音冒
叔从尗从尸从又 德升也德行字當作惪惪二字皆从直心惟目相豈典 暴依義當作
㬥 鼓當作㪇 悍當作悍 肯本作肎 陰水南北山也 終風當作冬 鼓石
从支 兵本作兵从斤廾 漕本作漕轉同 陳作陳俗 燊从炎㕥 闊本作
闕潘右从忠棫擊等字竝同 倚強也怪北山倚倚當此義 飾竝當作飭 寒

本作寒从宀从二艸从人从冫 睍當作睆小雅杕杜大東同 瞷本作瞷 濱
俗涇非 厲本作砅大作濿 洄本作洄 雁鴈字別詩字皆當作雁 氷當作
仌 冰當作判 須待當作嬃又須左从彡須乃古文沫荒內切洒面也 屑
隸作屑 射隸作躳窮字同 鞠鞫訊窮者當作竆从宀䩯聲 顛覆當作顛
御本御 禦當作禦 冬本作冬 𢽳係毛當作勆 金上从今 塈訓息當作縣
假樂詞韵同 丘从北一丑地也 衰今作衰本作求 戒本作戒 瑣右从小
貝俗作瑣非 流離流當作鶹 肯隸作肎 左右手當ナ又 禴如留者字當
作令筱竝同 翦本作翦 棣棠當作棣 青蠅當作 鄰唇考字當作唇
本乃羿 酉俗作酉 宓當作泌 衛隸作衛 宿本作宿下佰古文夙 涑
定典皆俗濟惟此詩得其正 歛俗作歛 斂當作懃 窶从宀不从穴 藪本

作覲　益上从水　謎俗作擲　北風爲涼時當作飄颯又涼从水冲淢況泬洨瀿
同此六字玉篇以从久爲俗　霤本作雷　雩乃雩之語文依義當作渦　夾更
泯訓夫黑　俟大也待義當作竢　於本作炊　愛當作㤅　踟躕本作峙踞
泯訓鮮明當作玭　鮮依王肅訓少當作尟鮮乃魚名　網本作罔罔　戚施當
依說文作䵳黽　桑本作桒　宅俗作㐌　悪乃俗字當作惡　牀茨楚茨當作
薺壽作㠯非々長本作巻　讀右賣爲賣工从㕯商古睦字　副䎆副當作疈
揚且湯揚當作晹鄘淫風同　展衣當作襢　蒙謂當作冡从冃莫保切从豕𧰼
乃唐蒙艸　與俗作要　難俗作鷨　彊彊字或云當作䵷　梟隸作枭　梓椅
當作㚘　升本作升又登升字當作昇　㬝當作㬎　婦本作婦　剪本作翦
于旌當作竿　與上凶下丌　嘉上从壴音主同　鼛當作𪔅　善本作蕭善

許當作鄦凡國名地名同　衆令破作眾又訛作衆　搎古犀光摎切俗以犀或
又作稚時誤　狌右从生今隸省　鄈从宇　异當作漷　綠竹當作菉筑　匯
當依禮記爾雅作斐　磨本作礦磨字俗　琇當依說文作琇　弁本作弁　寬
下从莧胡官切　較本作較　考訓成考攷俱通者考考如當作考攷擊攷當作
攷　凝本作冰說文以疑爲俗字　螓本作䖵　眉本作着　盼作盻非　鬼隸
作鬼　䔝本作䔝基䔝䕰𩔰䕰字俱詁者或以切嗉省又詁少音娀棒俗岑少从
艸其誤已久　蚩上从㞢俗作虽誤　布工从父　頓丘當依爾雅作敦丘　秋
本作秌　垣俗作垣　復往來也右从复音與同复行故道也扶富切又重也今三長
衍於復　漣乃瀾之或體既詩當作漣泣下也　藝隸作芸　臥从人各　覲隸
作遝　沃本作沃　耽當作媅　遂當作遂　㬈當作㬈　泮當作畔　旦

當作恆　源本作𣶒溺作㴱鉉以加水爲非　佩从人㚘德明以从玉爲非　支
當作枝　容乃容之義儀容當作頌　垂帶當作㼌垂乃邊垂字　帶从重巾㡀
其連屬固結處俗作帶非　甲本作甲　杭乃抗之重文河廣當作航　跂音岐
足多指也非舉踵義跂予當作企　曾从八从回从白　諼當作藼　綏綏當作
夂夂齊南山同　瓊右贔从人从穴从旻大君切　揭揭當依爾雅作愒愒　樓本
作莂俗作栖非　栞當依爾雅作㮈　渴訓盡飢渴當作㵣　陽陽當作易周禮
戴見同陽乃水北山南之稱　翩本作翩　人負戈爲戍戈內人爲伐　卬俗作
申　𣺌湄當作𣶑毛晃以作滛爲後人之誤滛本水名渻作溧又轉作漯　吡从
口俗作訛　聰隸作聰　滸本作汻毛晃以从許爲非　昆弟當作𡏳从弟从眔
眔音沓目相及也昆訓同訓後　虐从虍从虍省　舂工从天　麻下从林匹卦切

鯸右俞下从舟　巻隸作𢍏俗作巷　异从廾貝省共音　禮當依文作㡛
又釋文作袒袒殤當作但袒本文莧切衣縫解也今以袒作但義而袒義別作綻
徐鉉以綻爲俗字　射本作䠶　搊當依爾雅作搗　阜本作𨸏　知本作知
从反印抑乃俗字　皂當作𤽄　介从人从八　逍遙本作消搖鉉詩逍遙後人
所加　舍从亼从屮从口　貌本作皃　𨿽从昇从同　燭本作燭蜀也俗為蠋
燭字　弋橛也繳射義當作隿今以弋代隿而橛義用杙誤久矣杙劉杙也見說文
果名見玉篇　似梨　舜本作𦘳𦘳華當作蕣　游龍當作龍　童乃童僕字
狡童狂童當作僮　涼當作飄蜀栗本作㮚　滌當作滌　蹇當作攐又右蹇本
作蹇　羊與羊異　舄下从𦥑　子衿當作襟　挑當作㧗　員俗字當作云又貢
工从口音回隸省作厶　炎从火在人上　蜀蔡當作𧓕𧓕不明也　闕从屰門夜

閑而見月光是有門隙俗从日非　肩當作肩　菁當依爾雅作宁　顚倒當作
倒亦作傎　與下从廾[卯字]　又與國字當作鬱林青蠅同　暴从日在𠔏中俗
又日非　蕩平當作惕　五兩當作緉　冠从冖[莫狄切]从元从寸　叟下从又
埶本作埶从坴[音六土也]丮[音戟持也]持種之俗作藝　衡從當作橫縱　晦亦作畮俗作
畝　克本作亨　盧中从由[音缶]　鍬右从焦消　術庸名今名當作嫦　貫依鄭當
作摜　亂當作𤔔亂治也𤔔煩也　魏本作巍　捉捉當依爾雅作犍犍　褊當
作辨丿　敍稱當作𠬧加支乃敘雜字　謹本作書从言因會雜歌意　益下从益
益音合覆也从皿从大隸作盖　建本溯之或且音同今分兩讀鉉以爲俗　㢈
从广里八土俗作廛非　縣左県古尭切从倒首俗下作小非本縣挂字因借爲
州縣字俗加心徐鉉非之　意隸作悳　愈从夕㒸俗作㤼非　恥默當作流

婞本作㛂鉉以婞爲俗字　㚔今作幸幸也所寺倖　康乃穅[俗以米之]或从米
空當作㝥　曳从申从丿俗加點非　婁乃毋中女俗作婁非　栲本作𣏌　淌
渟俱通滴本法字　塯从土俗从手非　彖下从豕[俗作彖]豪　除彘　鍾鼓从金从
鼓从攴爲可意推　保右从子八　凯右从几　椒本作茮　朋今作朋　寫爲
行頓通也从字字當作𡨄　癸者當作癹　冬下从夂　衮作衮袖非說文以
袖爲俗字　肅本鷫鸘當依爾雅作鷛鷞鷛雁同　苞當作枹　晨風四牡同　以
食食人當作飤　熒熒當作熒燭　覆吳渤作叟　白顚字作顛　寺人之令
當依韓詩作伶凡使伶字同　考亦作㝵　鷮當作鷮鷮字並同　驕驕當依
爾雅作獢獢　暢本作暘　板本作版版左从片片从半木字俗　合當作敆
凡會斂同　𢦏下从口　竹閉當作𩾸　伐當作瞂　寢本作寑　厭厭當作懕

𢤱湛露同　穆右㣎从彡消彤　臷右戠[音結]諸破切于之　隸今字从戠者皆作盤
敫石穴或作兢非　晨風當作鷐風　晨風毆東山敢字異　裁今消作栽
盪中从皿　市本作吏　嬰俗作娶徐鉉非之　衡内从角大　棲遲作棲遲偃
楷當作郶　㦮當依說文作㦮　蘊結蘊本作薀苑結同
棆當作鄁　㦮當依說文作㦮　蘊結蘊本作薀苑結同　偈當作揭　弔本作
弔　亯象作亯隸作享本許兩切䭏爲普庚許庚二切同此字形今普庚切作亨
許兩切作享毛見以爲後人妄加點畫　帝本作帝　味本作㕟　咸當作㤜
年本作秊　威發當依說文作㢮次　栗烈當作凓冽　韬今作韜鉉以爲俗
總本作緫　權華本作雚艹下隹[音又]令消與雈[音逵]字溷　鶪左具古閑切
工目下大　與隸作𡚁　狐貉當作貈　貫隸作貫　寒向當作宎宎本作窐

叔本作尗　壺本作壼　鬱左从鬯古鬯字　壺本作壺　椐當作柛　重穋本
作穜稑　沖从水　稱舉字當作再　鬻子當作育　蝎本作蜀　移隸作移
伊威當作蛜　蝎本作蠨　皇駁當依爾雅作騜　制有皇同　邊今作邊　小雅
大雅當作疋　窃作窮非　吹笙當作龡吹塤吹篪等同　仇當作仇　假本作
叚假字俗　和本作咊　湛當作媅後同惟湛酒當作酖　皇皇者華皇當作𩭠
㒸當作遂　華鄂字當依說文作萼　羣本作羣　蓼今當作蓼　況从水
鬭从門[都豆切]　飫本作餀　㥿本作䀉　蹙當依爾雅說文作蹴　厚當作厚
禴本作礿　弔至當作遝　恒本作恆　陽止當作需采薇杕杜同　彼爾
斯何當依說文作薾　象服當作𢇁　庳乃俗作本作㿦　由東北山大明泰
民韓奕駒馬彭彭當作騯騯　和鸞當作鉌鑾　驕本作驕　況作況非　愁

从叒叉正俗从初夅力非　攸乃俗字本作攴　秦本作拳　嚴隸作嚴　啟行
啟明皆當作启　輕本作肇　留中从丗音史　淫本作㸒令通作淫淫淫三字
辛乃捕罰辠辛正當作衛凡將率同　有㚖當作兟　戟右从戉　淵淵當作𣶒
𦬊驄咽咽同　閑閒當作㘉　奕从大詩奕字皆同从廾乃博弈字　淺拾當作
叐叐上半象叐形令作犮　舉柴當依說文作㩧　吉日庚當作㢆　吉日辛字
訓順毛邪同　當作逹凡辛循同　戚本作戉　鄉扆當作㞒上从白音彴　扆房星也今
僣為早義而房星字借扆　沔俗作㳂非　謠言當訛非　衆隸作𥄳　其下維
殺與集于殺此二殺从木徐从禾　銁當作𨥫　爪牙當作叉爪乃爪取義　莋
本作𦱤　優游字今作優　桒本作𣜩　冥从冂日六隸破作冥謌作冥　𢔊左
从冘即𢔊字　俗从冗非　斯干楊當作禓　包象形　袁本作䙴　兟本作兟　鹿

本作麃　畢从田　華畢盡當作𢜮　敪廌癡當作𤸬㹠重也再至也奇𩇯廌所食艸
也言𪊤詩字皆借　昵本作㞒　㤩當作㥏後同惟雨無正是悖字　昊天作㚖
下从夲古老字　玉篇以昊為俗字　屆从凷凷即塊字从土从凵　嶅乃俗字本作
𪊨又𪊨霜當作䨙凡𦿆多㶴同　念愈當依爾雅作𢠣𤼈　蹐吝本作𨂂𡲬　𡫄
本作𣠲俗作𣝂　屢本作婁說文以尸為後人所加　炤本作焯　日𣍃字當作
蝕　電下从申　沸騰當作滕　冢从勹音包　豔隸作艷　㦗从來心犬　傲
我矯屋當作𡈠俗作𡉏非　兢本作兢　里病當作瘇　淪胥當作𤖥　龠亦作
啻俗作𡮢或作𠧩　舌上从干　數隸作數　馮河當作淜　湛依鄭當作湛
螟蛉當作𧎏蛉螟蛉也　桼尾當作麆㢌　塡寡當作殄　岸獄當作犴　壞木
當作瘣　堪當作𡑸　浚當作濬浚抒也濬深通川也　涸隸作涸　盜从次音涎

如　茬梁當作菻　河麋當作湄　建从廴　凫本作鳧　稷依毛當作𧙩又祇
疷皆从氏不从氐　囿隸作面俗作西非　萋斐當作緀　谷風顙當作頯　萋
當作緌　律𠂇當作崒𠨘朓明同　豫本作豫　沈泉當作㶆　稷薪依鄭
義當作棧　悍人當作𢗵朓明同　棘本作棘　鞫當作鞠　跂當作歧　异𣝕
當作痱　鶉當作鷻　鳶本作鳶　方舟當作方㑑　虐雖當作𧈢　矜本作𥎊
熇當作㷔　旣醳也翻旣當作醴令二字互易　芬本作芬　敉从米攴　備
慎也備异當作葡　稽首當作𩠐　替本作𢻃　麃下从脉　優渥當作㴾　彧
當作棫　牂牡當作牂騂𩣐猱騂剛同　耘本作耘耔本作耔左从禾耘皆俗
字又耕耤等字左从耒耒以木从耒音介令渻　齊明當作𪗇　禾易或云易當作
埸　穜當作穜稑種互易辨見釋文　韋韍當依爾雅作𩏑周頌同　螣當作蟘

螣乃螣蛇徒登切　蟊本作蟊象形徐鉉以蟊為誤　賊本作賊左則右戈　有
渰萋萋當作湊湊　斂右从支　鄉从休俗从刃非　鈕本作鈕　庶从广从𣪊
居又切㞒服也今从既作㞒王篇以為俗字　來指當作𢓊　昀从日　童羖當
作㹤　大頭是頒字本義分頒當作攽　杜鎬當作鄗　芊尾當作鮮　檻泉當
作濫　殿糸文也本作殿左㞒从尸丌几徒魂切　服从𠂈　騂騂角弓當作觲
觲　㒸本作受　緡綸當作緍　緍由當作𩋙　䒼本作萋　其菱有幽當作
黝　瀌本作㶘从𤉵渚　漸漸之石當作嶄　㲋耕作泛　墳首當作頒　南本
作啇　閟从冂音冒　不易依王當作惕　刱从刀井刱造也易曰井法也刱
从井到也俄柳當从井　洽陽當作郃陽　燮从又　牧野當作㝱　𦚒右从𣬉
音迭　今作肄　陶復當作匋覆匋瓦器也加阜乃陶丘字　涂黏土也𡊱荼當加艸

忻差　蕤从二𡈼㚔也蕤蕤艸蕤消聲艸木盛也蕤字借艸蕤錐以為俗蕤夨
迺當依石鼓文作迺廼字俗　劑當作𠜴今同　高門有伉當作閌　泥夷當
作𡰥　維其喙矣當作㖉　棫樸當作樕樸音朴木素也　瑟彼玉瓚當作璱
通用看作䅐　串當作𠀤　看本作看从着省从十加宀為官窩加水為減㴑今
通用省　對从口漢文帝改从士　類下从犬　距鷄距也距止當作歫　鼓惄
當作𢤳　衎从童俗作衝　類禡當作禷　佌佌當作𠂤此　麻下从朩　常从
巿从巾　賁鼓當作𡔷　辟廱當作壁　逢逢當依坪蒼廣雅作䕸䕸　畯右从
叜　作求當依爾雅作𢦏　適當作𢕟　豐邑當作酆　淢當作洫淢音域疾流
也非城閒洫　豐水當依禹貢作灃　考卜當作𤉽凡稽𤉽同　生民弗當作祓
稱𡈼从𡈼俗从弓非　如逹當作奎　圻本作埒又𡈼从土俗从手非　瀆宮

當作𢦏閟宮當作宓籀文也　𢧵當作𢧵　瓜瓞唪唪當作菶菶　俑當作𠀤　㙬
當作庾庾始閒也𠤎挈也　捡當作𢬘　𡘡本作𣑭　釋之叟叟當作𠬯　叟汙
當作烰烰　豆登字从肉又豆　香上黍下甘隷作香　維糜維芑當依廣雅作
芃芃　洗本作洒　𥂗本作盛从皿从𢦏宅盛切　弓隷文也本作𢎘　敦弓
當作𢏝　序當作叙凡次序同　旬當作𣄼　大斗當作枓　台背當依爾雅作
鮐　閟本作䦘　壺本作𡔽　龠从冂从八从幺　戚揚當作𢧵　登升上从𠬞
𠦃　穿隷文也本作𥥛　𨖷上从勹　宓當作𡧗周頌有密同宓安也山如堂者
曰密今用密為密義又誤讀宓為伏　芮鞫當作汭坭　洞酌當作迵　顒卬當
作異　𨖷隨當作悅凡悅誶同又隨本作遺　管管當作逭逭　泄泄當依說文
作呭呭　辭語當作詞　灌當依爾雅作㴑　耄本作薹　殿屎當依說文作唸

吅　蔑从苜音末从戍　膴當依韓詩作𦞦　出王當作㞷　蕩蕩當作潒潒大可作
惕　烋烋當作咆哮　奕本作𡚸　顛沛當作顛伂　玷本作刮　屋漏當作局惟
刺漏从水　格至當作𢓜　虹當作訌　藐本作藐从頁約消聲今作藐古作皃
炷本作㚇上从才音津　疑从子止矢　梗右叟从丙叉隷作叓　圉本作圉
埶工从執　溺當作休溺音若水名實詩𡈼聲　貪上从今　悖本作誖
陰女當作蔭　陰本作陰　蟊蟊當作蟊　稅本从禾　叡本作𡕝　滌滌當依
說文作𢽛𢽛　散本作㪔　里當作悝　假至當作𢘅　四國于蕃當作藩　彝
作彝非　愛莫助之依毛當作㤅　榦俗作幹　韓隸作韓　錫本作鍚　懷本
作𡟎　厄依毛當作蚅　貊本作貉　鞹鞃依毛當作𩍐　卣本作逌　戳俗作
截　懿厥哲婦懿當作懿　昬椓依鄭當作闇𣪠　職右从丂　瀸潏當作㶂㶂

三頌當作訟　疊从三日新莽改日為田　鍠鼓喤喤當作鍠鍠有𨥅同喤是
小毖解　𢻻𢻻當作𢻻有𢻻同　立依邦當作粒　來牟當作麳　蓼蟲當作㡛
柷圉當作敔　鶬當依小爾雅作𦉪　和鈴央央當依文選注作鉠　佛係鄭
當作弼弼本作弻　肩本作　象形說文以从戶為俗　𨱅蜂當作𧕀本　拚當
作翻　有𡇒其柘當作𣏵　胥秦作函　庶戳铫當作稀　有捄其角捄當作觓
酌依禮記作勺近　以車祛祛五从示與衣祛字別或云借衣祛字　有員當
依爾雅作嵙　邦乃瑯邪字𠀤邪當作衺　屆信當作誶又屆本作屆　捉本作
捉　逆迎也慎逆當作𨒅　琛本作𤥪　六轡耳耳當作䋙䋙　驛剛當作騂犅
𥆞左𢤢莫高切　員胄下从冂音冒與胄子字異胄子从冃　泰山本作大山大
俗音同也大誤為太又誤為泰　兒齒當作齯　壽本作壽今渚　庸鼓當作鏞

洛本作悳　和美當作盉　濬古文也本作㵝㵝俗作濬非　𡴎从夲　圓當
作口　旒乃見字旅旗當作游綏旒依毛二字皆通依鄭當作游又見旒字本作
塗　鉞本作戉从戈乚聲乚音厥　易依漢書作逷逷　藥本作樂　罙本作
罙从冈从米　凡从反𠘧　斷本作㫁　度依鄭當作㩁　凡此諸字非出經生
之妄造即由流俗之沿譌或以音之同久假而不反或从形之似相殽而莫知
或改易其偏旁或增減其點畫各種其誤具列如前其所取正主於說文輔以蒼
雅參以鍾鼎碑刻之文求與也用或體則不復溯原文合篆隸則不更追古籀从
簡也至於經字假借如斲為斮遑為皇娶為取婚為昏悌為弟餅利皆為辟之類
尚不勝屈指斯或屬古人之通用未必盡後世之傳譌止取稍僻者著其梗槩餘
弗悉載焉

說文云榛木也从木秦聲亲果實也如小栗从木辛聲鳲鳩釋文云榛木叢生也
字林榛木之字从辛木云似梓實如小栗爾雅云木叢生曰榛果與也皆以榛果
為兩種今經傳槩作榛無復辨矣案詩邶山有榛鄘樹之榛栗曹其子在榛小
雅止於榛大雅榛楛濟濟凡五見以文義觀之鄘之榛與栗竝言曹之榛上有
梅下有棘棘者小棗皆果實二榛其棗乎止于榛前二章為樊棘毛云棘所以為
藩也孔云樊棘皆為藩之物故此榛是藂音叢刺非小栗則榛亦非小栗也其叢
生之榛乎餘二榛其為叢木為小栗經無明據陸元恪詩山有榛與樹之榛其
子皆味如栗周語引旱麓詩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則邶與大雅之榛先儒皆以
為果實也字當栗榛矣
說文云鼓郭也春分之音从壴支象手擊之也鼓擊鼓也从支音扑从壴音駐壴亦聲
二字義殊形亦殊矣案詩惟山有樞之弗鼓弗考鹿鳴常棣鼓鍾四篇鼓字是
鼓擊義當从支餘皆樂器之鼓當从支也楚茨白華之鼓鍾靈
臺之鼓鍾箋云鼓與鍾伐木之鼓我箋云為我擊鼓則皆樂器非鼓擊義矣支支
形相近近本多溷不可不辨又鼓字篆作鼓籀作𡔷右竝从攴玉篇作鼓从岀未
知何據毛晃謂鼓是篆文隸作鼓亦从岀作鼓岀音斃　謂鼓字見說文說文所
載皆小篆而無及古籀竝無隸體鼓正是隸耳豈篆乎毛說非也又今本章移切
从手持半竹但說文云象手擊是取其形與今字義無預
暴晞也从日从出从廾从米暴疾有所趣也从日出夲廾之本音滔進趣也虣虐也急也从虎从武此三字說文皆
溷殽反而義各不同今文無从隸概作暴而三義并於一字惟虣字猶見周禮耳
詩終風篇至于暴矣為虣暴見虣義巧言篇見周暴為暴甚是暴義叔于田袒暴
之暴虎何人斯之暴公無當於三義說文以暴晞當之理或然也終風且暴毛云
暴疾則字為暴義爾雅云日出而風曰暴義取日出則暴疾風同通雅故文作瀑云
疾雨也引此詩毛云暴疾亦可指疾雨則瀑義為長此又出三義之外矣正譌暴
字注兼取暴暴虣三字訓釋而獨用一暴當之又別出瀑字殊為疏謬
圉本作圄說文云圉守之也經傳以圉為圄圄字別用圉字為義故圉禦二字
通用皆音語爾雅云禦圉禁也是已御音訝又通作御其見詩者漢書王莽傳引詩
不畏彊禦莽傳注引詩曾是彊禦禦作圉孔疏秋我圉箋云圉當作禦此圉禦通
用之證也韓詩外傳引我居圉卒荒圉作御又以御冬以我御窮二禦字皆為禦
義釋文云下禦字本或作御字曰有禦侮釋文禦作御云本或作御此圉禦與御通
之證也又禦字說文云从示御聲祀也禦之為禁經傳本闕

頭族字匈或从鳥或从隹其常也然有鳥隹二匈俱可从者如雞之籒文為鷄雇之籒文為鳲从鳥詩作鳸雕之籒文為鵰雁之籒文為鴈鴟之或體為鵄雛之或體為鶵鶪之或體為雒其雜之為鶵鷄之為雖雞之為雞雅之為鴉鷄俗字而今皆用之此皆見詩外如鵰為雕之籒文鵻見全切鵻屬為隼之籒文从隹山為鶯之或體音如隼母為鶯之體或鴻音紅鳥肥大為雄之或體此未見詩皆二匈俱通者也又有從隹聚於一字者其在詩有籒文屬及嶲雖鷸鷸共五字外又有鵙即鵙伯勞也雖音如雛二字惟鶴字不見說文或疑為俗字焉有辨見東山詩又有以鳥从隹分為兩字者如雁與鴈鵲與雒音文雀鴿音如鶵鶵與雄雄鳥鳴與唯雖與鶯音如鴛鴦雊音鷄作雊又作鵲與鵲音各鳥名雅同鶵力天反與雞力救切鳥大雖音不辨與鴻鳥鵝雜音鷄雞也與鷄音鶵雞音方名與鴿音鶂鳥亦雖作鶴而俗字之鷄亦與雅音義別惟雁鴈二字今反通用

詩中屢字釋文多云本又作婁案說文屢字注云今之婁字本是屢空字此字後人所加唐初經字未改故陸所見本仍存古體

曰為改岌曰叚羔羊豈不日旅釋文皆先奇戟又反切為駟音又凡遇日曰字皆有音反案曰曰字象形古作日云曰从口从乙本作⺋戟與兩字從不辨體之其形字而依以音切別之竟似一字而兩讀又已字母字亦然可見隸變以來字體之亂久矣

字音

有古音有正音有俗音古音遠矣然亦詩古歌書楚騷漢詩魏樂府之協韻及說文之讀若諧聲釋名白虎通之解字猶可攷驗而知也正音則九經釋文玉篇廣韻徐氏韻補諸書之音反是也至俗音不知何自而始率皆沿偽襲謬莫知所返既乃稍入字書如不之遇皆切見溫公指掌圖列當之列遇韻見黃氏韻會又如済並正韻一代同文之書也乃大取舊韻紛更之處本韻首收在東韻而立耕韻以收庚其所收字尤多改易刪去元韻而所收字撒入真寒删先韻中又分麻韻別立遮韻至東冬江陽真文等韻併酒尤多俱甚詭俗而於雅音則茶矣竊意人之喉舌唇齶因地氣而殊亦隨天時而變其修短緩疾繊鈍不同則所出之音亦異故古今異音猶胡越之不相通不可以人力強齊也唯觀數百年後今之俗音翻以為正音而正音復為古音矣正韻一書為同文而設惟求之人易遵不免移雅以就俗若士君子自宜今古豈可舉論俗儒哉井底蛙轅下駒乎欲悉取俗音正之以雅但此編姑以論詩故止及三百篇中字仍依經文次之具列于左

雖本七余音切遇錯清母今子余切精母　淑本音叔正韻誤音叔俗讀不誤

不本甫鳩方九二切今敷勿遇沒二切　佞本以周切音由喻母今於周切音呦影母　維本以追切音遺喻母今無非切音微微母　鳥本都了切端母今泥了切泥母與中土語反符之彼又土語母往吳中　言本語軒切疑母元韻今音延匣母先韻

母本莫後切有韻正韻莫補切改立姥韻收之今仍其誤　瑕本麻韻正韻分立遮韻收之　航古横切俗讀如公　殂誤同雖　只本平上兩聲今增讀人聲音質　經本息遺切支韻今蘇回切灰韻　榮於營切俗讀如容　訓本王矩切正韻誤偕許切音語母同而音小異已後不言何母者同此俗讀不誤　成是征切日母俗讀如程澄母土語得之　訛所中切審母俗讀如新心母　憶憶詩作繩神陵切日母俗讀如程澄母　娑本臾羁切疑母正韻誤延之切音延喻母俗讀得之

岂本麻韻今分立遮韻收之　江本韻首古旻切音紅今陽韻居良切音姜土語得之　婓本創舉切虞韻今創祖切改立姥韻收之　臾語居切俗讀如余　詡詩作御吾駕切俗讀于駕切　宮居戎切俗讀如公　夜本禡韻今分立廣韻收之土語合古　降本今韻今陽韻　于以域之誤同成土語得之　鈎本臾鈎切疑母正韻秦里切喻母　釜本扶古切奉母俗讀如府數母　所本疏舉切音近秦審母語韻正韻豉五切姥韻土語合古　牙本五加切疑母正韻讀如邪喻母土語得之　室本音殖職韻正韻音四質韻　與本余呂切正韻誤偶許切音語俗讀不誤　也本馬韻今入者韻　悔本呼皐切曉母正韻誤于毕切匣母俗讀不誤　王負欲切疑母俗讀如育喻母　尨本江韻今入陽韻　吠本符廢切奉母正韻誤芳未切敷母俗讀不誤　王雨古切俗讀如黃土語不語　車本臾麻二韻今分入遮韻　者本馬韻正韻分立爲韻也　兄本許榮切庚韻今許榮切東韻歙人土語不誤　底本於非切微韻今易丑切音隈灰韻　儀本負羈切疑母今迻之切喻母　月本負厥切俗讀如越土語得之　遠于粒之遠本雲阮切喻母正韻誤音阮疑母俗讀不誤　野本馬韻今分入者韻土語得之　如兩誤同溺俗讀不誤　述本食律切日母俗讀直律切澄母　願負怨切俗讀平怨切土語得之　城誤讀成土語不誤　行戶庚切音衡俗讀如形　阻側呂切照母語韻俗讀如姐精母　涉本特攝切日母今音攝審母俗讀直攝切澄母　躬誤同宮　御本牛倨切俗讀如禦土語得之　誕徒旱反定母俗讀如旦端母　豬本馬韻今分入者韻　隱似入切邪母俗讀承入切音集從母　遂文母遠本于願切正韻誤廢　怨切音愿俗讀不誤　且誤同寫二字土語合古　寫本馬韻今者

韻　遄本重(俗作)緣切日母今重圓切音傳澄母　雨雪雨本王遇切疑母正韻依據切影母　柔本乘本神陵切日母俗讀如程澄母　它本湯何切歌韻俗讀沙蘇切麻韻　茨本徐私切邪母今才資切音慈從母　詳似良切邪母俗讀慈良切音牆從母　副本敷救切宥韻今芳救切暮韻　顏五姦切疑母俗讀如閒匣母土語不誤　邦本江韻今陽韻　嫂本子春切正韻虞怨切音愿俗讀不誤　降本絳韻今漾韻　棠本徂恭切林母俗讀如戎日母　大本徒蓋唐佐二切俗讀唐道切土語得之　予誤同與　旋似宣切邪母俗讀如泉從母　處本臭約切疑母正韻弋灼切喻母俗讀不誤　懲誤同悽　煦本虎猴切曉母正韻呼皐切匣母俗讀不誤　婦本房九切有韻今防父切音附　評本慶泰切令子椎切音友土語得之　乘本是爲切日母支韻今直追切音如椎潞母灰韻土語如時韻合古　悸其季切摩母俗讀如季見母　樓本由之或體音序心母俗讀如粟清母土語得之　牛本語　切令誤于求切音尤俗讀土語不誤　涇本夫入切審母正韻誤觀切日母俗讀土語不誤　檻本胡黯切匣母俗讀咸覽切溪母　曰本王伐切正韻與月同負厥切俗讀不誤　巷本絳韻今漾韻　聿馬氵本食豁切日母俗讀如鄭澄母　肸本禡韻今廢韻土語合古　弓誤同宮土語不誤　翔誤同詳　含今含本坩韻今寒韻土語合古　觀本而韻如日母今陰否切音利程母　私本詳容切邪母今息中切心母　瞿本九遇切見母正韻忌遇切身星母俗讀不誤　雙本江韻今陽韻　睎本有韻正韻莫補切姥韻俗讀不誤　漣本瀾之或體音蘭今靈季切音連　舍捨舍本馬韻今者韻土語合古　盾本乳允切日母俗讀同趙宣子名盾徒本切音沌定母　原誤同源　現本姑同

切見母正韻丹甲切音慊匣母俗讀土語不誤　缶方九切音否敷母俗讀如阜
冪母　鴞本于驕切音遶匣母今吁驕切音囂曉母　惘本烏玄切音淵影母俗
讀如鷊見母　匄本古蓋切見母今丘蓋切溪母　豳本府巾切敷母今畀民切
音賓幫母　宇誤同翶俗讀不誤　叔苴苴誤同雖　徹本丑列直列切澄母今
又增敕列切音啜穿母　蜎誤同悄　吹本昌垂切支韻今灰韻土語如圭合古
駄誤同詵　衍本于線切喻母正韻倪甸切疑母　袖本肴蓋切並母俗讀如
酡湯母　罩張教切照母又都教切端母俗讀如竈精母　楸本以主切喻母今
偶許切音語疑母　嬰本羊茹切喻母正韻誤依據切音飫影母此二字俗讀不
誤　醻誤同數　嚴本語杴切疑母今移廉切喻母俗讀土語不誤　并誤同宮
信其一切羣母今激質切音吉見母　祉音侈穿母俗讀如止照母　師本疏
移切音施審母俗讀如思心母　叻本林㯭切御韻今林衍切蒸韻俗讀如衿
吉日既伯本如字正韻疑奇禡　沮誤同雖　稼誤同舉俗讀不誤　富本芳副
切宥韻今芳故切音付暮韻　蛇本麻韻今遮韻土語合古　祥誤同詳　見五
家切疑母俗讀戶家切匣母土語得之　雅本疑寡切疑母今誤以雅切音異喻
母俗讀土語不誤　戢阻立切從母俗讀如緝清母　負同婦　肱本古弘切蒼
母俗讀如工　嚴誤同嚴　頑本頑韻今寒韻　蹙子六切音足精母俗讀千木
切清母　念本以主切正韻偶許切音語疑母俗讀不誤　褒傅博毛切滂韻
俗讀補庚切尤韻　鞦馬銜此荀切清母俗讀如蚕精母　駿釋文音俊當私閏
切心母詩駿字時同或云惟駿奔駿發當此音非也俗誤讀如俊精母　畧誤
同晷俗讀不誤　抱本叔命切穿母今泡命切音辨澄母　涵音含俗讀如鹽

數所主切審母俗讀如蘇土解心母土語反近　哆本馬韻今者韻　反誤同愢
禹誤同翶俗讀不誤　薿本魚紀切疑母正韻叁里切音以喻母俗讀不誤
杜本馬韻今者韻土音合古　夜誤同僉俗讀不誤　戢誤同臧　萬誤同鳥
營余傾切俗讀如融　青蠅之榛鉏臻切牀母今與秦同側詵切照母　酬誤同
酧　恭誤同宮　有鮮詩作革誤同詵　邪本麻韻今遮韻土語合古　裕本王
遇切喻母正韻依據切音飫影母俗讀不誤　輦力展切音璉來母俗讀如攆
母　媧本禡韻今麻韻土語合古　彪蒲休切並母俗讀補尤切音彪幫母臭
氣之總名尺救切殠腐氣也音同臭齅以鼻就臭也許救切俗讀臭為齅　俔牽
偏切溪母俗讀如憲曉母　羊誤同詵　騵誤同原　縋誤同愰土語不誤　隕
如乘切日母俗讀如懲澄母　呼援援誤同媛　阮虞遠切俗讀如遠　楸本
七恭切清母正韻將容切精母　媛誤同原　埒剗本芳遍切敷母今匹歷切
音壁幫母　惟誤同維　懈詩作解古隘切音戒見母俗讀如壁匣母　韜音集
從母俗讀如緝清母　洞戶頂切匣母俗讀古迥切音頸見母　弘封肱切音橫
華韻俗讀如紅　話本下快切卦韻今讀如樺禡韻　和本楚居切負韻今楚祖
切音勿模韻　懟本隊墜二音正韻無墜音俗讀如墜　諱誤同譩　姓誤同
說　觥若弘切音近蝕又音弘俗讀如紅　姞本巨乙切羣母今激質切音吉見
母　棨居褉切俗讀如公上聲　是本古多切音徵見母俗讀如蒙溪母此音可見字書
疋本所菹切審母今讀如蘇心母　戠本王代切正韻與月同曳厥切俗讀得之
叠本徒協切定母正韻丁協切端母俗讀不誤　戢誤同輯　有且且本七序
切清母正韻想庚切從母　不吳吳本胡界切卦韻今讀如樺禡韻　花誤同孫

隕讀爲圓圓本王問切問韻今王權切先韻　鉞鈇同鉞　右諸字皆差殊或
以母或以韻或母韻兼之古韻多通用故異者希悉著其尤者而於字母特詳然
如以武切皮以弓切鎮以文切靡以散切丕之類皆令人舌吻所不能調正韻皆
以宅字宜也茲亦不及贅焉其曰今某切者已見字書者也其曰俗讀如某者
未見字書者也其曰正韻某切者誤讀在正韻也其所云俗讀云土語皆據吳地
言也吳於古爲蠻方而土語或合雅音至王與茲弓與公士大夫常語多爛稱而
村夫里婦反得其正禮失而求野洵不誣也若夫俗讀之誤止據流傳已久者鏡
之其委巷陋儒重屨俗子不經師匠信口妄呼訛謬雜悉數且鄙瑣無足置辯勿
以汚斯編已
詩五楙當作棗者四其一仍爲楙已論之於字形已又呆說文棗楙皆側詵切玉
篇棗側先切楙仕銀切音近本唐韻棗楙異音亦如玉篇詩釋文曰楙皆側巾反正
合棗字形當呆字義惟青蠅之楙仕人切正合楙字形當叢木義俱相符也韻今
楙果之楙緇詵切或作榛又作樼楙木之楙鋤臻切或作樣皆分爲兩音惟說文
韻補乃耳徐鉉音切皆祖唐韻而棗楙合爲一音則與之異不辨其故今當以詩
釋文爲正
怒本上聲玉篇止有奴古一切柏舟逢彼之怒釋文云協乃路反協則非本音矣
唐韻始有奴古乃路二切分入上去兩韻宜唐以前無本音乎桑溪師古糾繆正
俗云自古讀有二音毛詩君子如怒遂天俾怒此上聲逢彼之怒是此類怒此本
聲今山東河北人但知本音失其真也斯則本聲獨盛於此矣顏陸皆吳人或未
習其音故以上聲爲正邪然而近世吳語止有乃路一切信乎鄉音之古今不同
也
曾有增層兩義孫奭示兒編據論語孟子程子注及禮部韻謂曾訓則亦訓乃而
乃義能音皆宜爲增詩曾不容刀曾不崇朝曾莫惠我師曾是不意應讀如增不
應讀如層今案說文曾詞之舒也从八从曰囪古囪字聲昨稜切則層實本音矣王
篇子登切則也才登切經也廣韻兩音兩訓互通則增層皆可讀也黃直翁韻會謂
有音者合以本音無音者宜以層音得之矣詩河廣正月板皆無音蕩次章四曾
字亦音河廣無傳箋正月板蕩無傳玩箋意皆訓經爲近則當讀爲層不必拘
則乃兩訓也史之說文詞之舒一語足以融之且曾祖孫曾爾雅注以爲重則亦
讀如層
以叶韻言詩其來古矣或謂始於陸氏之釋文非也陸言遠逆于南沈讀南乃林反
以協句沈重乃梁人又言不必改爲羌我郭以蘭射之聲不與我詩協韻乃晉人
又言何以速我訟徐取韻讀才容切案不我顧徐音顧爲古以協韻曰父母且徐
七余反協韻爲下國駿厖厖徐武講切協共寵韻徐邈亦晉人三子俱在陸前已
言協句協但述其說非始言之也又不僅此也陸氏孔易箋云易易也凡其音
以爲韻當爲改易之易故朔爲難易之易是原成箋詩未嘗不言韻自漢已然其
來甚古豈始於陸乎然漢世雖言韻而協韻之法至後世而獨詳者則有故矣漢
本詩世近字音本同教習以來漸有差殊而不合者才一二無庸多協後世音讀
日訛不與古合必用協與通之其法不得不詳也觀釋文所協不過三四十字是
唐初字音猶近古至宋南渡後而吳棫韻補始以協韻成書晦菴用之於詩所協
乃居過半可見後世字音之不古矣非先儒皆不知古韻吳獨知之也徐蔵敘其

者言有韻補而三百篇始得爲詩豈不謬哉
古有古音亦有古韻四聲反切始于元魏僧神珙唐禮部韻始於梁沈約其不可
律古詩也陸德明謂古人韻緩不煩改字洵爲諦已但釋文說句仍不能自守其
說如讀來爲釐以與思協是拘於四支十灰之韻也居音據以協莽誠音望以協
爲舉音餘以協居之類是拘於平仄之聲也吳棫韻補有轉聲通用之說亦知禮
部韻難協古詩矣而猶分爲四聲則猶未盡
紫陽協詩則祖吳氏韻補而其中不無小異較論之更各有得失焉竊舉其略凡
得十九條如鍾鼓樂之嘉賓式燕以樂二樂字釋文皆五教反五教反一協罩也
洵訏且樂惡心靡樂亦匪克樂兩云何不樂與沃駁藐樂鑿襮諸字自爲
頻協矣吳氏韻補嘯韻不收樂字皆爲鄭虔泰稚諸樂字與芼罩等字應收入
藥韻而復遺之又抑詩昭樂懆藐虐樂六字同在一章協韻除樂字不必協外其
昭懆藐虐樂皆收入嘯韻而獨遺樂字甚矣集傳於關雎將芼音以協樂至南
有嘉魚仍用陸反其韓奕莫如韓樂協力教反又與陸同韻而異字併久畫一至
抑詩靡樂則讀爲洛而韓昭懆虐以協之與夫韻書未詳何據近代古音致樂字
游此北人土語亦即未反也不而五教反之無矣　又如詩中毋字皆應讀如無
推篤卑毋與否協始欲如今讀也宋有宜有古韻三音雖小異大要皆虞之初
建之讀否宜亦應爲虞音而一叶止又一叶吏則則當錢鄭可見否字古無吏音
也至婦之音卑起於後世尤不可叶古詩則兩詩毋字仍宜讀如矣　又如說文
蔑乳字引詩江之蔑矣乳字引詩江之乳矣所引非一家詩也韻本徒據蔑字引
詩遂乳字音蔑乳字以乳得聲亦音蔑叙別作乳字而定本字之音迂矣況蔑本以

永取義以羊得聲不應乳亦爲聲古詩聲字皆一義一聲合而爲之何得蔑字上
下皆聲乎尤難通也朱傳備載其誤　又如集傳包字包之包補苟切與下諧之
協桑苞炮袍皆以包得聲詩生民實苞實褎鞹葉炮之協卯之無衣同袍協矛仇
則集傳此協良爲有據韻補失載此字　又如中爲居華爲敷古音也故何彼穠
矣首章采微四章皆以華車爲韻集傳召南無協采薇兩協蓋兼用今音不知華
之呼瓜切車之尺奢切古未之有非所以協詩也觀北風之同車與飛鳥協鄭之
荷華與蘇都且協出車之方華與載塗協有女同車車華琚都四字協則可知矣
又如旭勖與好同音詩旭日始旦釋文引說文旭讀如好今說文云旭讀若勖勖
字本以冒得聲亦見說文音亦同好也又爾雅釋訓旭旭憍也郭氏讀旭旭爲好好邢
疏引詩驕人好好且之是旭勖好三字古音相同信矣旭勖二字宜入篠韻韻補
不收殊疏脫　又如揚且之皙也集傳皆從例反誤用韻補皙字音折韻本在　又如
常棣四章務叔戎異音韻補讀務爲謨達切以協戎集傳讀戎爲而主切以協務
傳得之矣案書洪範曰蒙曰驛及蒙恆風若史記蒙皆作霧其集韻霧字漢書作
霧細并五反霧霧務皆以敄得聲音必相同宋諸霧亦音蒙且云霧與蒙同才老協此
詩甚本此但戎字古訓女義同音必同米反據非無證又春秋內外傳引此詩皆
作禦侮常武兩戎戎我與丈協侮又兩字必不可轉作蒙音不如轉戎爲汝之當
也至古音改欲改二詩戎字爲武以就韻殆是妄說　又如車攻之駈集傳協徒
卧反巷伯之駈集傳叶唐何反皆非才老音也案車攻之六章始破兩字爲韻足
矣不必復叶縦巷伯之末章多章移切歎居之切此吳說之信而有徵者也與駈
自叶不必改音以就之　又如喤字詩釋文華彭反又引徐邈音皇說文亦呼光

反斯于喤喤與瑲王粄蔬喤喤與將穰本同韻不必叶也朱傳引華彭反叶呼光反穰猶耳　又如續女維莘莘字韻補收入陽韻讀師莊切以協王商二字此無它證故朱子不从當矣至于京維莘本非韻脚而集傳協之亦不可解若狹每句用韻則有命自天保右命尔何獨無叶乎　又如毋姥畢切婦房龍切韻補收入紙韻此有證者也思齊首章母婦二字正當用此音集傳無叶豈欲徒令讀者古音致辨此二字謂古無牡阜二音斯言允矣但婦房龍切猶如尾而陳音喜不知別有何據　又如公劉之四章曹牢匏三字本叶才老引儀禮匏字鄭註如樓囿轉匏為蒲庚切以協之殊為穿鑿集傳不用良是　又如稷祀收祀字於質韻音逸職切云毛詩四用此韻當皆為此詩四韻者楚茨以享以祀以芳孝祀大田以享以祀來方禋祀各二也集傳皆从之矣至旱麓之四章以享以祀亦用其音以與下景福協亂非是景福自協既備以祀不必用韻每句協韻非詩之常體也又旱麓詩六章每章四句皆隔句協不應此章獨異祀字見詩者甚多除四韻外悉如今讀可耳　又如抑之十一章以樂慘藐庶廑五字為韻韻補皆協去聲嘯韻為庶字空鄂反無它證然古無入聲處轉為去當協也集傳皆叶入聲藥韻則慘字七各反廑字音莫皆無毛證板詩之言庶非韻也集傳亦雖叶之然不足為據　古音致舍朱而从吳良得之　又如桑柔詩靡孔之俟并云不逮俟逮集傳無叶以二字皆隊韻本同也吳棫从古韻俟音許既切逮音徒帝反俱入寘韻然古韻隊以寘通亦吳氏說也何必改音以就之乎集傳不用叶良是　又如韭韻補力久切祖泮水釋文徐音與酒配本叶集傳誤九切甜無本　又如古多字與袛字通用閟宫降福既多與上嗣蔵是宜本協集傳儀字虛何虛宜二反與宜多兩叶不如韻補之當與上條俱詳見本編　又如

周頌大半無韻商頌獨勤于用韻作者意各不同也商頌玄鳥於長發殷武三篇皆句句韻出韻者僅十之一耳那自庸鼓有斁以下烈祖自黄耇無疆以下亦句句韻之那綏奕客懌皆作夕恪八字皆同韻也韻補客克各切皆息約切夕詳侖切斁奕懌俱弋灼切與作恪二字叶殆不謬矣朱子協詩音每句韻而此詩獨不然未詳厥指　右諸條雖出管見竊謂有一得焉二公千慮之失不禁後學縷指凡庶可作其或有取於鄙書

毛詩稽古編卷第二十八

辨物　總辨　艸木　鳥獸　蟲魚

總辨

鳥獸艸木之名可資學者多識此說詩家所以樂爲攷覈也然遂爲指據者止有爾雅釋艸等已篇次之則陸璣詩疏揚雄方言以及諸家本艸注釋而已後儒多據已目前之物與土俗俗名以求合于詩此大謬也古今既殊鄉土又別其同物而異名同名而異物者多矣可驟語乎乃欲執近今之土語釋先古之經文必不合矣又道近此也物產之在天地間亦往往隨世更易蓋天時地氣久則有變遷而物之生其形色性味亦從而異斷難執今以律古也姑舉一二端言之如荇菜蘋蘩古以奉祭祀后夫人世大夫妻親采之見周召二南艸木疏亦言其甘美可食今此四艸無一堪餅之者內則養父母粉榆列於珍味今惟荒歲飢民始食其皮月令五時之穀不數稻而數麻詩亦言禾麻言麻麥言叔苴今惟績其皮爲布而麻勃麻黂子列於藥品不聞以爲穀古以葵爲五菜之主葉實則以雜芋鶉豚則黃麥今此三艸不登於俎至葱蒜韭薤之類古爲飯食所必需而今俱罕識其兒狀又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爲官名又以名祭黍稷與稷並稱古反重此二穀後世或不能辨其品類陶弘景言稷米人不識又誤以黍苗爲稷嚴郭璞謂稷粟粢二物而三名本艸又分稷粢爲二先儒粗之而孔仲達亦不能決又陶言稷米不堪入藥爲人穀中之最下者蘇頌亦言稷米不甚珍以備他穀之不熟而古以爲五穀長正相反又周禮饎人饋食之豆有蚳醢禮記人君燕食之庶羞有蚳(古單切)醢及蜩范(今俗)蚳者蟻子也蜩者蟬也范者蜂也以此列之豆籩今人有對之欲歐耳而古以爲珍膳陸元恪吳人也陶隱居齊梁人也較之爲今近矣陸言蜉蝣可啖美於蟬陶言蛴螬與豬蹄作羹乳母不能辨之二公者其可爲齒牙乎葢不獨習俗之殊亦物性之變也乃欲取千百年前之艸木鳥獸質目驗而知之豈不迂哉

諸家說詩所釋艸木鳥獸之名時多異同因以近古者爲正矣嗟後儒之解勝於先儒者亦百有一二未可槩置也今備列之

周南雎鳩揚許鄭陸四家分爲三說當以鄭爲勝（詳見本篇）　簡兮隰有苓毛云苓大苦也孔疏引孫炎爾雅注以爲今甘艸蔓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沈括筆談辨之曰以注所云乃黃藥也其味極苦甘艸枝葉如槐高五六尺與孫說形狀不類者鄭注亦同孫而云今甘艸又曰蔓似地黃亦疑而未定也又案本艸說雨蔓形狀皆與沈合當以沈爲正　碩人鱣鮪發發毛云鱣鯉也舍人注爾雅亦以鱣鯉爲一魚葢祖毛傳郭璞分鱣鯉爲二魚謂毛爲誤案本艸鱣亦名黃魚鮪亦名鮥魚與鯉迥別郭得之　大車毳衣如菼毛云菼鵻也蘆之初生也爾雅葭蘆菼亂（五患切）李巡樊光以蒹葭爲一艸與毛同孫炎郭璞以蘆亂爲二艸與毛異孫郭得之　鄭隰有游龍毛云龍紅艸也疏引陸璣云游龍一名馬蓼別艸文飾陶隱居本艸注言紅艸極似馬蓼而甚長大即詩之游龍然則與馬蓼別矣案鄭以游龍爲放縱當目其長大者陶說得之　晨風隰有六駮毛云駮如馬倨牙食虎豹陸璣云駮馬梓榆樹也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駮馬孔疏倂其有理此勝毛　下泉芭稂毛云童梁鄭稂作涼云涼艸蕭蓍屬（詳本篇）　豳風七月鳴鵙張華

許慎以鷀似鶻鴞王逸以鴟爲巧婦揚雄以爲盇旦郭注爾雅以爲似鷂鵲音夏
而大郭說當矣　四月旁英鄭以爲王萯音九切曹氏以爲小艸曹傳之　鵲鵴
陸璣以爲巧婦郭璞以爲鴟類郭勝陸　東山蜎蜎者蠋毛云蠋桑蟲也說文作
蜀云葵中蠶許說爲允詳見本篇上三條熠燿宵行毛云熠燿燐也燐螢火也孔疏非之
以爲螢火不可名燐宋陸佃以爲燐者火之微名又血螢火皆可名燐陸言是也
崔豹古今注數螢火異名云一名燐廣雅云景天燐火螢也皆祖毛說　鹿鳴
食野之苹毛云苹萍也鄭以爲藾蕭孔疏是鄭今用之　緜爲蓳荼如飴毛云蓳
菜也孔疏以爲是烏頭詩緝以爲是內則之蓳荁說當矣詳見本篇　右凡十有三
條惟鹽六駮鴟鴞苹今通用之餘則原特有所取焉不
詩有二杞三芑三荼二梅二桐二杕杜二棘二竹二蒲二茀一茨三負二桑扈皆
同名而異物者也三杞者一杞柳見鄭將仲子一山木見雅南山有臺
湛露一枸杞見雅四牡杕杜北山四月三芑者一菜
見小雅采芑一艸見大雅文王有聲一穀見生民三荼者一苦菜見邶谷風唐采
苓一茅秀見鄭出其東門豳鴟鴞一委葉見豳七月頌良耜二梅者一酸果見召
南摽有梅一枏見秦終南陳墓門二桐者一而桐見鄘定之方中一椅桐見大
雅卷阿二杕杜者一甘棠見唐陳二風及二雅諸篇二
棘者一酸棗見邶凱風魏園有棘一棗棘見雅楚茨青蠅二竹者一扁竹見
衛淇奧一竹箭見衛竹竿雅斯干二蒲者一蒲柳見王揚之水一莞蒲
見陳澤陂雅魚藻韓奕二茀者一車茀見齊風七月一草艸見大雅二茨
者一蒺藜見鄘牆有茨一屋茨見小雅二楊者一眾見今鄘定

之方中曹鳲鳩雅早麓一木名見雅青蠅二茨者一蒺藜見鄘牆有茨雅楚茨一
屋蓋見雅甫田瞻彼洛矣三負者一水蟲見詩一海獸似豬皮可爲弓鞬矢服
見雅采芑一馬二目白見魯頌駉篇二桑扈者一青質食肉見雅小宛一素質有
文見桑扈凡同物者三十有四而并十五名焉

艸木辨

古有五穀六穀九穀百穀之名而後世又有三穀六米八穀之目穀之爲說長矣
言五穀者有二說麻黍稷麥豆五行之五穀也見月令五時之文及周禮疾醫注
黍稷菽麥稻九州之五穀也亦名五種見周禮職方氏之文及孟子五穀注六穀
者稌黍稷麥梁苽亦名六食見周禮食醫之文及膳夫饋人兩注亦名六粢
見小宗伯文九穀者先鄭以爲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去秫大麥
而增粱苽今見周禮大宰注崔豹古今注以爲黍稷稻梁一豆一麥是穀了以爲
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又與二鄭異說然出於臆見耳百穀者古無定名韓詩
辭君云穀類非一故言百國語周身橫施百穀注云黍稷稻粱麻麥䔧菽疑胡之
屬皆不能盡舉其名也晁楊泉物理論始以稻粱菽三者各二十種蔬果助穀各
二十種當百穀之數然外傳言烈山氏子能殖百穀百蔬易言百果甲坼是穀與
蔬果各以百名不得併蔬果於穀方成百數楊說殆非是三穀者細稱梁穀也物
理論云粱者黍稷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是也六米者黍稷
稻粱苽大豆見周禮舍人注及孔穎達九穀麻小豆小麥皆無米故獨數此六者
矣八穀亦有二說一黍稷稻粱禾麻菽麥見本艸注一說黍大小麥大小豆麻見大淡賦注
諸說而辨之黍
今之祀等也

稷(即今之穄)又稻粱秫麥(有大小)菽(即豆有大小)苽(即雕胡)九者足該之矣其在於詩曰黍曰秬曰秠者皆黍也曰稷者稷也曰秔曰稌者皆稻也曰粱曰糜曰芑者皆粱也曰麻曰苴者皆麻也曰麥曰來牟者皆麥也曰菽曰荏菽曰藿者皆菽也其曰禾曰穀曰粟者總名也曰重穋曰稙稺者種之早晚而非穀名也今惟稻麥菽麻苽五者明白易曉其黍稷粱菽四者難於別識而蓋以來又以粟爲穀名陶隱居載之於本艸名偁復相錯亂解者紛紛各有異同有以粱爲秫稷者矣(已辨之)有以秫爲黏稷者矣(許慎)有以稷粟爲一穀者矣(孫炎郭璞賈公彥等)有以稷米爲人不識者矣有以粱爲白粱者矣(陶弘景)有以黍爲黏稻者矣(崔豹)有以粟爲似稷而黏者矣(顏師古)有以秫爲黏黍者矣(蘇頌)皆難據信余嘗合本艸諸家注釋參諸目驗惟近世李氏綱目其言近之李謂黍稷即今北方之黍子黏者爲黍不黏者爲稷粱秫與粟即今北方之小米大而毛長者爲粱細而毛短者爲粟(本蘇恭陳藏器之說)粟之黏者爲秫(本作粱今北土)(及蘇恭唐本艸之說)粟即粱也漢以後始分其粒細毛短者爲粟耳黍稷與粱秫苗莖相似而結實不同黍穗叢聚而粒同黍稷之穗疏散成枝而粒長合之所見殆不相遠也李又謂今之高粱乃黍稷之別種即廣雅之藿粱木稷食物本艸(明汪頴撰)謂之蜀黍蘆穄俗稱蜀秫亦偁蘆粟秦高粱莖葉皆似蘆高丈餘粒大如椒米性堅實有二種黏者可和糯秫釀酒作餌不黏者可作糕煮粥南北皆植之而北方最多編籬織席縛帚供薪爨用其莖葉誠如李言但目爲黍稷別種未審何據豈因陶隱居本艸注及朱子集傳言黍苗似蘆(王說已辨)且見近世祭祀用此當稷致爲此說乎然論其名則黍稷粱秫菽五者兼之論其形則五者無一相類止不知當古何穀李訓爲黍稷別種未可信也竊意此穀名蜀黍又名蜀秫必自蜀來三代時蜀爲遠裔此種未入中國如胡麻安石榴之類皆後世始得而栽之則經傳所言穀名未必有此種矣又有玉高粱亦名玉蜀黍種出西土莖似高粱而肥短高三四尺斯又其別種也

周禮大宰九穀食醫六穀倉人六米中皆數苽米詩雖不及史遊急就之禾實兼稻菽苽粱(孔疏云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糯秫苽粱皆可名禾)而小雅陳饋八簋菰亦居一焉葉似蒲類也葉亦相似春末生白芽如筍者蔬菜也又謂之茭白中心亦小兒嘗者名茭手又名菰首爾雅謂之蘧蔬(郭注云似土菌生菰艸中啖之甜滑)內有黑灰如墨者名烏鬱羅顧曰此植之既壞歲久汙泥入其中以滷水漬則烝之此菰首之不織者也九月華如葦芳(吉條)結實長寸許霜後采之米甚白而滑膩作飯香脆周禮魚宜苽于寶云菰米飯膳以魚同水物也宋玉賦所謂雕胡之飯枚乘七發所謂安胡曹植七啟所謂芳菰皆此米也陶隱居云菰米一名雕胡可作餅食菰說文作苽又名蔣詩草吳人呼菰爲茭今池澤中多有然但采其白食之其菰米一任波漂矣

古人以麻爲穀又用以爲衣於五行屬金月令秋食麻仲秋又嘗之周禮籩人以蕡貢朝事之籩豳風叔苴以九月此其實之供於食者也績其皮爲布則吉凶服皆用之五服皆麻也皮弁服朝服玄端服深衣皆麻衣也然縞之麻不如靈不染者也七月之載玄載黃我朱孔陽染之者也後世不食麻其以爲衣僅施於喪服耳不止俗尚之異亦物性之變也又有紵麻稿土中不種自生其皮可緝布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是也又有苘麻一名菌麻葉大如桐華黃夏開北土最多其皮可績碩人褧衣說文云褧枲(同苘類如)也檾枲屬蒙尚績字同正此麻也又本艸麻入本經上品麻蕡皆入藥華名麻勃本經云麻華上勃勃者七月七日采之

良子名麻蕡又名麻藍又名青葛本經云九月采入土者損人本敍為麻仁性滑
不用吳晉云有毒食之殺人
瓜之為類甚多約之止有二王禎農書云供果者為果瓜供菜者為菜瓜是也果
瓜古唯甘瓜五代始有西瓜(胡嶠得於回紇)之咬二瓜花葉性味俱相類後世僅易以西
瓜之名耳菜瓜有胡瓜越瓜諸種信南山之瓜剝之以為菹其菜瓜乎有穀瓜者
瓜有苦辨亦非果瓜矣七月與絲之瓜則未有以定矣
詩兩言匏匏有苦葉酌之用匏是也三言瓠甞如瓠犀甘瓠纍之幡幡瓠葉是也
一言壺八月斷壺是也凡六詩言葉者二言實者三言樓辨者七苦葉甘瓠辨也
用匏瓠葉斷壺壺也瓠犀比也毛傳說文艸木疏皆以匏瓠為一物陸佃埤雅辨
其不同以為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似匏而圓曰壺匏苦瓠甘復有長短
之殊惟此言始因小雅甘瓠左傳苦匏之語而分之乎然苦匏不材義本於詩詩
之苦葉渡涉以為少時可為羹八月中堅強不可食則非性本苦也且葉皆非實
苦也本艸言其形狀雖殊而性味則一大抵匏瓠古本通偁後世因其形異而分
名之其有苦者陶隱居以為甘者忽苦翰偁𦦨以為甘苦一種甘者大苦者小要
各得之目驗古今物性變易不可執一論矣
采芹兩見詩皆興也雅采菽以興車服毛頌泮水以興德化([illegible])
也菜芹本艸作靳陶隱居以芹為俗字然芹字見說文云从艸斤聲則芹字古矣
陶語誤矣本艸名水靳又名水英入本經下品卽尔雅之楚葵矣然種有二青芹
取根白芹取莖葉周禮以芹菹為豆實故采之頗會云又有馬芹俗謂胡芹不可
食惟子香美可調飲食荼翻雅雙牛蘄卽此郭注云葉細銳似芹亦可食與黃異

葭菼蒹葭萑葦皆見詩爾雅言之凡為物者三焉毛傳云葭蘆也又云葭為葦尔雅
云葭華注卽今蘆也又云葭蘆(𦵔)葦也夏小正傳云葦未秀為蘆說文云葭葦之
未秀者又云葦大葭也然則葭葦并一艸也華與葦其別名也毛傳云([illegible])
也又云菼薍也又云薍為萑尔雅云菼薍(似葦)而小實中夏小正傳云萑未秀
為菼說文云菼萑之初生一曰薍一曰鵻又曰薍菼也然則萑菼并一艸而小於
葦也薍與鵻其別名也毛傳云蒹薕也尔雅云蒹薕(似萑)而細高數尺江東呼
為薕說文云薕蒹也然則蒹獨一艸而又小於萑也薕其別名也三者之辨如此
尔雅又云其萌虇注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虇此則總三者為言矣嚴緝齊
諸說而斷之曰蒹也葭也三物而十一名大者葭蘆葦又名華一物而四名初
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為葦中者菼薍萑又名鵻一物而四名初生為菼長大為
薍成則名為萑小者蒹薕荻一物而三名也秦風之蒹葭舉小與大者言之也衛
風之葭菼幽風及小雅之萑葦舉中與大者言之也其言明且悉矣但謂蒹薕別
名荻惟見王篇至廣雅云薍(同)荻萑也陸璣云荻至秋為萑皆謂萑荻一艸說與嚴
異余說文既以菼為萑之初生以薕為荻矣復以蒹為萑之未秀者而篇既以蒹
薕為荻矣復以適為萑則於言亦可是萑蒹鉅細之分獨郭注尔雅之家何以為
一也嚴稱郭說非嚴見矣又本艸別二名者大見子大者長丈餘中空皮薄而色白
中者中空皮厚而色青蒼小者短小而中實可作簾此嚴語所未及又毛傳以菼
薍為一艸說雖出先儒而未盡信
詩言藟必與葛俱周南王風大雅凡三見據木蔑疏接文皆以為葛藟二物而相
似信矣孔引艸木疏云藟一名巨瓜似燕薁亦延蔓生葉巨瓜陶隱居以為卽千

歲藟入別錄上品又名藟蕪云葉生如蒿莽似兎桃珠叢器云蔓似葛葉下白
冬只凋葉大者壯薄故名千歲藟引詩葛藟及陸璣巨瓜證之是藟乃木類說文
云藟艸也藥木名而引葬葬葛藟以證藟則以詩之藟為艸類案尒雅櫐艸藟
櫐木有諸慮山櫐攝(音涉)虎櫐山櫐注云今江東呼櫐為藤似葛而粗大然則萬藟
其山櫐乎藤生之物艸木兩可通宜尒雅以為木說文以為艸矣枌木櫐文亦云
藟本或作櫐又左傳杜注解葛藟為葛之藟更蓋舊說非是
蒿之種類至多詩話詩緝及韻會皆備著之今取其名見尒雅與毛詩者列之於
左一蒿菣(去刃切)注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為菣即鹿鳴食野之蒿是也艸木疏
云汝南汝陰人皆云菣一蘩皤蒿注白蒿即召南于以采蘩豳風小雅兩采蘩祁
祁是也春生秋香美可食又可蒸埤雅云蒿青而高蘩白而繁此二蒿之辨矣一
蔚牡菣注無子者即蓼莪匪莪伊蔚是也亦名馬新蒿牡蒿與馬新蒿別艸見陶
居別錄注陸疏合之誤矣三四月生苗秋葉黃結實如車前子而內子微細不可
見故云無也一莪蘿注今莪蒿一名蘪蒿即小雅菁菁者莪蓼蓼者莪是也亦名
蘿蒿或(呼蘿蒔蘿)以為又名角蒿者非是埤雅莪織而蒿亦長莪細而莪此其易辨也
而詩人不能精識所以為惡忌之至與一艾冰臺注今艾蒿即王風彼采艾兮是
也其字以乂艸之可以乂病者又司水令削冰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曰冰
臺其以此乎二月宿根生苗莖直上白色葉白布而青背白七月八月有花實一萍
萩(音秋)蕭注今蘋蒿也初生亦可食即鹿鳴食野之苹是也艸木疏云苹似蒿香美
可食一蕭荻(音狄)注蒿也即王風彼采蕭兮曹風浸彼苞蕭小雅蓼彼蕭斯采蕭穫
菽大雅取蕭祭脂是也艸木疏云今謂荻蒿或云牛尾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

以脂爇(音字)之為香亦名香蒿一購蒿蔞注蔞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啗江南用羹魚
即周南言刈其蔞是也(蘇頌別見名而)艸木疏云葉似艾高丈餘已上八種皆見詩
雅又莪彫蓬蒿郭注不言是蒿而說文及埤雅以為蒿屬見召南騶虞衛風
伯兮又蒼艸亦蒿類不見尒雅而曹風下泉詩有之又尒雅云蘩之醜秋為蒿注
醜類也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呼為蒿今案蘩艸蔚之類自皤蒿已外又
有蘩菟蕢(音兮)蘩由胡二種注皆未詳艸木疏謂皤蒿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
勃而引夏小正蘩游胡游胡旁勃語證之埤雅謂白蒿白兔食之而仙故尒雅又
曰蘩菟蕢則斯二蘩與皤蒿故一種矣要之蘩之醜其即蒿之醜與故邢疏以為
蘩蒿莪之類又月令芸始生蔡邕解詁云芸蒿也根名茈胡(茈音柴又音紫亦作柴通作柴)葉嫩
時可茹別錄云柴胡葉名芸蒿辛香可食又本艸圖經似邪蒿而葉緊細後世亦
名蒿又有同蒿邪蒿宋嘉祐始列本艸同蒿氣味與蒿同邪蒿似蒿而葉紋皆邪
此不載詩刑而俱得蒿名
離騷云薋菉葹以盈室兮以惡艸喻小人也此三艸皆見詩薋詩作茨茨即
蒺藜詩牆有茨楚楚者茨是也菉即王芻詩作綠綠竹猗猗終朝采綠是也葹即
卷耳又名卷施詩采采卷耳是也二茨一言埽一言抽亦以為惡艸矣卷耳王芻
皆采之而不盈亦非嘉卉乎咳雨艸取譯之意實不壯此又卷耳堪菀蓺入
集王芻可染皆有用於人而王芻以著衛公之德尤為嘉植非惡艸也騷又云搴
阰之木蘭夕攬洲之宿莽宿莽即卷施以其拔心不死故名尒雅郭注以為一
艸矣案木蘭去皮不死宿莽經冬不枯喻己性堅貞不為讒人所間與蘊室取譬
不同則豈均之寓辨于物豈可一律論乎

茅蒐艸也而用於人甚溥又以其潔白故古人重之菁茅見於書白茅見於易繫祀則以來酒封諸侯則以苴土會禮則為以蟲羅所謂物溥而用重也其在詩或質言之曰茅白茅包之晝爾于茅白茅束兮是也或本其初生曰荑自牧歸荑手如柔荑是也或狀其花曰荼有女如荼予所捋荼是也其類之著者則別而言之曰菅可以漚菅白華菅兮是也考之本艸厥種不一有白茅菅茅黃茅香茅芭茅芭音巴之屬白茅短小華於春夏之間菅茅生山上似白茅而長華於初秋黃茅似菅茅而莖上開葉華於深秋可索綯三者葉相似皆白華根甘可入藥而白茅為勝香茅一名菁茅一名璚同瓊茅荊州貢之芭茅叢生莖大如蒲長六七尺以五者合之詩則召南小雅之茅白茅也陳風之菅小雅之白華菅茅也豳風之茅黃茅也二莫不知何茅靜女毛傳謂取其有始有終始為荑終為茅可以供祭祀則此荑其皆茅乎碩人之手徒取柔為比則是指謗茅可也芭茅不見詩而見爾雅云芒音亡芒杜榮是也然郭璞謂芒似茅可為繩索履屨則七月之于茅或取之矣爾雅又云白華野菅此菅茅也又云遐牡茅注曰白茅屬則詩所未及又云蔈音標荂音吁荼猋音標藨音苞芀音條六者皆茅秀之別名鄭豳之荼當之矣

梅之名四見於國風而召南與秦陳之梅毛皆有傳召南傳云盛極則隋音墮落者梅也秦陳二傳皆云梅柟也陸元恪棟梅條梅亦各有疏於棟梅曰梅杏類也於條梅曰梅樹皮葉似豫章然則召南之梅是和羹之梅秦陳之梅是梅柟之梅截然兩木毛陸意且同矣又說文云梅柟也可食从木每聲或从某作楳徐鍇栝切又云某酸果也从木甘闕古文从口作槑徐鍇後切是兩木元各一字古人經文字必各異後世圖為一耳況梅性畏寒不產北土召南江沱已入荊境自應植之非秦陳所宜木也其為梅柟無疑陸疏又言豫章子青不可食柟之木理為緻於豫章子有赤白二種說文以為可食殆對豫章言與爾雅楙木梅柟明是秦陳之梅非召南之梅郭注云似杏實酢蓋誤認兩梅為一也邢疏引陸氏條梅疏證之合於經而違於注又不辨其同異疏忽甚矣

詩有二梅而爾雅之梅柟是條梅非棟梅也郭注以為似杏誤矣爾雅有二條而詩終南之條是爾雅之槄音叨山榎非柚音又條也埤雅以為柚誤矣當以毛傳及州木疏為正

陸疏言榛有兩種一種枝葉如栗子如橡子味亦如栗一種枝葉如木蓼高丈餘子作胡桃味遼東上黨皆饒業味如胡桃者今太因為果俗呼榛子品與松子相亞非栗類也詩言五榛為果實者四非見亞字邶鄘大雅先儒皆以為似栗當在兗豫間未必產遼東大抵四榛皆栗耳

桐有四種詩與爾雅得其二焉定之方中之桐白桐也即爾雅之榮桐木亦名華桐名椅桐名泡桐三月開華如牽牛華而白色心微赤實長寸餘殼內有子片輕虛如榆莢葵實材堪作琴瑟埤雅謂其不實者疑即卷阿之桐梧桐也即爾雅之櫬梧四月開碎黃小花五六月結子可食古傳鳳凰非此不棲矣郭璞合上二桐為一木者誤至月令三月桐始華陶貞白以為白桐寇宗奭以為梧桐言其始華之時陶說近之矣二桐之外又有青桐即梧桐之無實者又有岡桐早春開淡紅花實大而圓南人用之作油亦名油桐名罌子桐名荏桐名虎子桐名紫花桐宋羅願謂湛露詩其桐其椅乃此桐恐無明據如以其實離離證之則朝陽之桐何嘗不垂實乎又湛露與定之方中皆桐椅並偶所指自應一種榮桐實長寸餘

足啻雖雖之目矣

唐棣雨風及四牡皇華之栩車舝之柞緜采菽之柞棫皇矣之柞皆作櫟也即今雅栩杼是也案此木又名杼樹高二三丈小則偉枝大則偃蹇葉如栭諸葉木堅而理邪故有不材之稱四五月著華黃色子名芓(音呂知)又名橡可染皁亦名皂斗儉歲可以禦飢服食家亦用之孫思邈所謂非果非穀而最益人者也但(知叔)公之所騎仲治之所拾皆是物矣車舝篇云其葉湑兮采菽篇云其葉蓬蓬可見葉之蕃茂但車舝喻姑女蔽君故以湑兮為譏采菽喻才賢相繼故以蓬蓬為美一木也而美刺不同詩人取與豈有定乎鄭箋云柞之葉新將生故乃落則又耐霜之木也稱朋四牡篇曰苞栩旱麓篇曰瑟彼柞棫則又叢生之木也至秦風之苞櫟華谷以為別木

唐之苞栩秦之苞櫟皆有柞櫟之名說詩者不明言其為兩木宋李尚錫以為栝本草皆為一木亦莫辨其非惟嚴氏詩緝云詩有二柞棫諸今雅栩杼唐風之苞栩是也今雅櫟其實梂(音求)秦風之苞櫟是也大全於唐風不引杼而引櫟實梂甚甚今案草木疏二風之柞櫟各有稱疑文類聚亦分柞櫟為一木於柞引今雅栩杼及車舝采菽旱麓諸詩於櫟引今雅實梂及秦風苞櫟之陸疏則嚴說非無據矣

草木疏言梌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今十種梌不可得而數矣間嘗孜之詩及今雅有其七焉唐風山有樞今雅樞茎(音歐)注云今之刺榆也陸疏云針刺如柘葉如榆爲茹美滑於白榆陳藏器本草謂江東無大榆有刺榆是也陳風東門之枌今雅榆白枌此白榆也郭注云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也本草謂之零榆入本經上品其葉名榆錢三月取其仁作醬美(見錄則)亦可以至冬釀

酒醴乾可作醬謂之醬醶(音茂五見說文及往是月令) 小雅大東浸彼穫薪今雅穫落陸疏云穫今椰榆也葉如榆及堅韌可為轂帶車材可為杯器是也大雅皇矣其檉其栩今雅栩梢注木似榔樕而庳小陸疏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為車轅栩本果類喫元恪所言十種惟取奇似栩葉似榆當亦榆類矣此四者詩雅併載之唐風隰有榆此莢榆也莢榆有赤白二種而白者名枌則此其赤榆乎秦風隰有六駁陸疏云駁馬梓榆皮青白駁犖遠視似馬故陸疏又引里語云斫檀不諦得繫迷繫(音詳)迷尚可得駁馬則駁雖名榆而亦似檀也今雅無姑其實夷郭注云無姑姑榆也生山中葉圓而厚剝取皮合漬之其味辛香所謂蕪荑周禮壺涿氏謂之牡棒以殺䖵神者即此(注云棒讀為梏梏榆木名 文云棒音梏亦音姑山榆也) 本草入別錄中品云三月采實陰乾陶云氣臭如狐(音信小貝也黃色有氣香中食鼠)任殺蟲辟蛀周禮用以

殺水神若亦其氣臭乎此三者二見詩一見雅合前凡七矣元恪所云十種未知此外當其七否也外此則本草有柳榆(音)榆皮味甘寒開經云皮有滑汁秋生莢如北榆榆莢皆二月生此獨以八月異矣廣記云柳榆白莢則誤也又名那榆左傳注四年楚子伐隨卒於構木之下孔疏以為木似榆俗呼為朗榆蓋構朗同音也(說文構音偽反)正此木矣齊民要術有梜(古治)榆凡梂梜榆味苦凡榆味甘此於詩雅所俱未嘗異同如何耳又廣雅云杜仲夏梌也山梌母估也柘梌梜榆也杜仲皮類榆柳故得榆名然十種梌葉皆相似而本草謂杜仲葉似辛夷亦似柘則非梌類母估與無姑音同其即姑榆乎刺榆剌如柘梜榆其即樞乎說文云梜山枌榆有刺莢可為蕪荑(字亦作蕪音同)者則梜榆即姑榆耳豈姑刺兩榆同類而稍別乎案內則甘旨之供枌榆與焉後世亦有榆麋榆醬皆用其莢豆榆乃佳味今人無食

榆莢者惟未其粃皮以和香劑而歲飢則貧民食之可見物之性味古今不同甚矣

楊揚叙柳下垂（玉篇云楊枝直下垂柳是條木）此二木之辨也要其為類不一其名亦互通王風之蒲條陳二風之楊即尒雅所謂楊蒲柳也亦名蒲楊又名水楊又名青楊左傳所謂萑蒲乃董澤之蒲者即此葉廣長條短勁葉與柳同陸疏云有皮青皮白二種白者大楊青者小楊皆可為箭幹齊風之析柳小雅采薇之楊柳小弁之柳苑柳之柳即尒雅所謂旄柳䴸條也注云阿那垂條矣葉長枝軟（軟俗作）其華名柳絮入水為萍古今春取大於榆柳即此陶貞白以為即水楊者非是大雅皇矣之檉即尒雅所謂檉河柳也郭注云今河旁赤莖小楊小幹弱枝細葉如絲名赤楊又名朱楊又名赤檉又名雨師又名垂絲柳又名三春柳氣能應雨有雪不凋一歲三華華穗長三四尺紅色如蓼紅義云汴京甚多宗近世呼為西河柳醫家用之治小兒麻疹即此木矣鄭風之樹杞即尒雅所謂旄澤柳也亦名杞柳木理微赤可為車轂其細條可為箱筥孟子所謂為栝棬者即此類以為杞柳矣桑杞柳即尒雅㮮括杞柳括郭讀杞為柳云杞柳似柳是也本草作櫸柳陶隱居云皮似桃槿葉如櫸柳寇宗奭云謂楩非檉謂柳非柳然則尒雅之杞與楩始一木乎召南之唐棣秦風之苞棣即尒雅所謂唐棣移也圖葉弱蒂微風大搖名移楊又名移柳又名高飛又名獨搖郭云似白楊江東呼夫移葉今通呼白楊俗儒之誤也自是一類而小別耳其白楊不見詩雅而文選十九首詩有之

漢廣綢繆曷生黃鳥王鄭雨揚之水皆言楚楚荊也荊有二牡荊蔓荊楚乃叢木非蔓生其牡荊乎神農經名小荊圖經名黃荊唐本艸注云蔓枝用此牡荊枝勁作科故俗牡以別於蔓蔓荊子大牡荊子小故又名小荊亦宜於薪本艸綱目云冬葉不枯則樹大於盆鋼新采其皆捉用也曷葵蔦與蔦並蔦非擬之餘則未擬者也凡木心圓荊木心獨方故卜龜用之綠詩爰契我龜疏以契為楚焞是矣有青赤二種青者為荊赤者為楛嫩條皆可為莒箱古貧女以荊為釵即此二木也大雅榛楛濟濟陸疏謂楛似荊而赤莖上黨人調問婦人欲買釵否曰山中自有楛亦以二木為一類

禽蟲辨

嚴氏詩緝黃氏韻會皆謂郯子五鳩備見於詩今復合之爾雅參之本艸分別其名以為說詩之一助雎鳩氏司馬（杜注鷙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即關雎之雎鳩爾雅云雎鳩王雎是也注云江東人呼之為鶚雕類似鷹而土黃色深目好峙又名魚鷹淮南子謂之沸波以其翱翔水上扇魚令出也鄭樵以為是類詩話以為杜鵑皆誤祝鳩氏司徒（杜云祝鳩也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即四牡嘉魚之鵻爾雅云隹其鳺鴀（鳺音夫）是也注云今鵓鳩案此鳥亦名鵓鳩小而灰色大而斑如梨華點者不善鳴惟項下斑如真珠者善鳴字為錦鳩曰秋分化為黃褐侯春分復為斑鳩斑褐侯者青鵻同也嚴氏以為鳲鳩者誤鳲鳩氏司空（杜云鳲鳩平均故為司空平水土）即鵲巢之鳩曹風之鳲鳩爾雅云鳲鳩鴶鵴（戶吉二音）鴶鵴（音皆）是也注云今布穀月令鷹化為鳩注謂之搏穀搏布音相近矣似鷂長尾又名鴶鵴又名獲穀又名郭公皆以其聲之似也方書以為戴勝者誤嚴緝用歐陽氏說謂鵲巢之鳩非鳲鳩亦誤爽鳩氏司寇（杜云鷙故為司寇主盜賊）即大明之鷹爾雅云鷹鶆鳩（音來）是也注云鶆當為鷞字之誤鷹與鳩同氣禪化故亦得鳩名鶻鳩氏司事（杜云春來冬去故為司事）即小宛之鳴鳩氓詩食桑葚之鳩爾雅云鶌鳩

鶻鵃是也注云似山鵲而小多聲案此鳥春來秋去好食桑葚易醉而䏏淫其音
啁嘲其尾屈促其羽如縫縷飛翔不遠莊子謂之鷽鳩鄭樵以爲鶻鵃者誤黃氏
以鳴鳩非鶻鵃亦誤此所謂五鳩也尒雅又有鵅音及鳩鵝音去切又音平鵅注云小黑鳥
自呼江東名爲烏鵙本艸綱目言卯截鵲三月即生小於烏能逐烏俗謂之鴉舅五更輒鳴至曙而止 此在五鳩之外亦
不見詩
雉類甚多說文載其名有十四一盧諸雉二喬雉三鳪雉黃色鳴自呼四鷩雉
五秩秩海雉色㫐狂海中山上六翟山雉七翰雉八卓雉九伊洛而南曰翬五釆
備十江淮而南曰搖十一南方曰𢑴十二東方曰甾十三北方曰稀十四西方曰
蹲此皆見尒雅而微不同尒雅盧作鸕音盧 秩作鴩音秩 翰作鵫音汗 卓作鵫丁罩反 搖作鷂
音遙 稀作鵗音希 蹲作鷷音尊 又景純合鵗雉鵫雉爲一鳥云今白鵫也
江東呼白鵫亦名白雉則爲十三種矣左傳五雉杜註以翬及四方雉當之惟南
方則曰翟不曰𢑴彼疏謂說本賈逵但不知逵又何本況以五雉配五工正鶅雉攻木
鵗雉摶埴翟雉攻金鷷雉攻皮翬雉設五色 亦遠與樊光之說杜何所从也其見於詩曰右手秉翟曰
其之翟兮曰翟茀以朝此翟雉也曰如翬斯飛此翬雉也曰有集維鷮此鷮雉也
别名止此三者其餘言雉皆其統名尒雅又有鵽雉名鵽音鵽 鳩又名決決注云出
北方沙漠本艸拾遺名突厥雀斯非中國鳥故說文十四雉弗與焉
十四雉其三見詩翬雉翟雉鷮雉是也翬雉素質五色備生伊洛之南王后褘衣
爲六服之首刻繢其形其雉翅之賁者乎斯干取其飛以比宮室鄭以爲形皃之
頭也翟雉尒雅謂之山雉注云長尾者故萬舞則右手秉之后夫人以飾衣又用
爲車蔽皆取其文采也鷮雉尾又長於翟能走且鳴性耿介故詩人以興碩女鷮
翟二雉俗通呼爲翟矣翟雉亦名山雞然山雞有四種鷩翟外鵕鸃錦雞是也皆
有采毛鷩雉在背錦雞在腹錦雞小於鷩雉文尤燦爛尒雅鵫天雞乃此鳥矣郭
引周書文鵫證之
黃鳥四見尒雅一皇黃鳥二倉庚商庚三鵹黃楚雀四倉庚黧黃也爲名凡六焉
其名又曰黃鸝留曰黃栗留曰黃鸎鸎同曰長股曰摶黍曰黃袍見夏小正毛詩傳
陸璣詩疏諸書甚明於詩止黃鳥倉庚兩名埤雅云名黃鳥者皆興名倉庚者皆
賦此特鄭說且東山之倉庚毛不以爲賦也至鶯乎雖見詩而非鳥名其伐木之
鳥鳴尤儒說詩異𥳑爲何鳥宋羅願以鶯當之引禽經鶯鳴嚶嚶爲證謂名鶯以
此又言鶯是蟄鳥冬以泥自裹至春破土而出此正出谷遷喬之事案禽經後人
僞撰之書其言不足據信惟出谷之辭於理可通良不謬也又集王篇云鶯有文
鳥始指詩求友語則以伐木之鳥爲鶯其來古矣
鳶鷂鶥隼皆鷙鳥也而皆見於詩周南之雎鳩鶚也卯尒雅之王雎秦風之晨
風鸇也尒雅所云晨風鸇注以爲鷂屬陸疏亦以爲鷂似鷂青黃色是鸇鷂别鳥
也原始合鸇鷂爲一藝文類聚又合鸇隼鷂爲一 引詩義同云晨風今之鷂 又引詩義疏云隼鷂也 得非
是四月之鶉鵰也說文鶉作𪇰云鵰也从鳥敦聲與鵰同類而别鳥似鷹而大長
尾短翅土黃色其色者卯鷲也采芑之隼隼也尒雅鷹隼醜其飛也翬陸疏以爲
鷂屬又名擊征又名題肩蹏雅作鶗鷂 又名雀鷹性健鷙以中之爲後故持鬱跌庚之
正取斯鳥名矣大明之鷹鷹也尒雅謂之鵅鳩與鳩同氣故亦名鳩頭有毛角亦
名角鷹五者皆鷙鳥也詩以鷙喻后妃以鷙喻賢者而隼以喻將士鷹以喻尚父
惟鵰爲金殘之喻取興豈有定乎說文又以鳶爲鷙鳥 鳶音 然尒雅云鳶烏醜畢

麓藁云鸒鵯類莊子亦言其銜腐鼠而嚇鴟郭此正欣所誚不善擇食於擭
內者四月詩雖與鷙並擧要非其倫
小雅有兩桑扈爾雅亦兩釋之桑扈謂啄粟之桑扈以性之竊脂盜竊脂肉言卽爾雅
之對剖葦者是鶯羽之桑扈以色之竊脂言卽爾雅之對竊丹者是此解與郭注
合於義允矣陸疏解竊脂爲竊取脂肉正指小宛桑扈言也李時珍非之誤矣李
又謂桑扈毛蒼褐色而有黃點其竊黃淺白竊青淺黃竊玄淺丹皆以色非毛色
也當必有據
烏有四種而三見於爾雅慈烏反哺小而純黑又謂之孝烏雅烏作鵶或鵐烏不反哺巨
喙腹下白爾雅鶯斯鵯鶋音匹居傳作卑居毛是也燕烏似雅烏而大白項而羣飛又名鬼
雀鵲烏二音鶻聲烏爾雅燕白脰烏是也山烏似雅烏而小赤觜穴乳出西方爾雅鷗音鵑
山烏是也惟不著慈烏至云烏雀類甚衆鵠則四烏兼之矣詩小弁之鸒斯雅烏
也餘烏則未有以定之
翁雖鴟天鳥之名凡七一曰鵅音格鵋鵙音忌欺注云今江東呼鵂鶹爲鵋鵙亦謂之
鴝鵒一曰鶹鷅音猶鶹鷅注云鴟類一曰狂茅鴟注云今鶬鷯鴟也似鷹而白一
曰怪鴟注云卽鵂鶹也見廣雅一曰梟鴟注云今土梟一曰萑音丸
老鵵音兔二音注云木兔也似鴟鵂而小兔頭有毛角腳夜飛好食雞一曰鳥少美長
醜爲鶹鷅注云鶹鷅猶流離詩所謂流離之子此七者析之有十一名併注則十
八焉案本艸拾遺以鵋鵙怪鴟老鵵三者爲一鳥而分大小鵂鶹大如鴟鷹鶹
鶹做小如鴝鵒也合之郭注則大者怪鴟而小者乃鴝鵒彼矣又以梟鴟鵩鵬爲
一鳥觀郭注以梟鴟爲土梟鵩卽詩之流離則殊爲之說信矣但謂鵩卽梟亂未

必然鵩梟字異物亦異說文鵩以號胡到切得聲梟從鳥頭在木上是字異也鵩云
鵩鷅鶹鵩梟云不孝鳥是異物也其在詩則梟者旄丘之流離也所謂少美長醜
食母而飛者也鵩者墓門之鴞也所謂惡聲之鳥如斑鳩綠色者也爾雅之鴟鴞
郭注既不從巧婦之說而以爲鴟類當卽此禽矣豈與梟離爲一鳥乎李氏本艸
注謂詢諸野人鴞梟果是一鳥此恐可信也今據爾雅以合之詩則旄丘之流離
膠卯之梟卽爾雅之梟鴟鶹鶹也墓門之鴞豳風之鴟鴞膠卯之鴞鳴泮水之飛
鴞卽爾雅之鵅鵙也若茅鴟則僅存於逸詩篇名其鴟萑怪鴟則詩不及焉又案
梟堅堯切當讀如徼鴞于嬌切當讀如切速音各不同荀子非十二子篇梟敵天
下楊倞注云梟與鴞同不知楊之意以爲音同乎義同乎殊誤又案鴞于嬌切見
詩釋文及說文玉篇廣韻皆同獨正韻吁嬌切音同于吁字形相類致此誤耶今
家與蒐同音併梟字亦作蒐音致欲用梟鴞爲一字矣觀荀子注則兩字之誤讀
始始於唐世箴器唐人岌其合梟鴞爲一鳥也
鵩說文云鵩知是爲也徐云俗呼爲鵩一曰鴞也是鳴乃貪殘之鳥非怪鳥也故怪
鳥多取名焉爾雅鴟鴞茅鴟怪鴟梟鴟皆是郭注鵂鶹鴝鵒亦然
蟬有多種蟬與蚻其大者也爾雅別其類有七而經傳之曰蜩一娘蜩毛引夏小
正傳釋之夏小正云五月良蜩鳴傳云良蜩者五采具是也二螗蜩夏小正
五月唐蜩鳴傳唐蜩者匽郭亦引之引唐作螗匽作蝘又云俗呼爲胡蟬江南謂之螗蛦
音夷是也本艸注言螗蜩頭上有花冠一名蟬花又名冠蟬矣案此兩蜩皆以五月
鳴月令仲夏之月蟬始鳴周書時訓解云夏至又名五日蜩始鳴其蟬指兩蜩與
方言以娘蜩爲一蜩而二名漢書師古注以螗蜩爲虭蟧音貂料音誤三螿音札蜻蜻

舒切注云如蟬而小方言曰有文者謂之蚻夏小正曰鳴蚻虎懸奏莫小正云月
鳴札傳云札者寧縣也鳴而後知之故先鳴而後札是已又名麥蚻四蚻(音)茅蜩
注云江東呼為茅截似蟬而小青色是也五蝒(音貳)(丁兒切)馬蜩注曰蜩中最大者為
馬蟬本艸謂之蚱(側伯切)蟬入本經中品別錄云蚱蟬生楊柳上五月采陶隱居云
此云柳上乃詩云鳴蜩嘒嘒者形大而黑五月便鳴俗云五月不鳴嬰兒多災是
也六蜺(五兮切)寒蜩注云寒螿也似蟬而小青色月令曰寒蟬鳴鄭注云寒蟬寒蜩
謂蜺是也方言謂之瘖蟬案統引月令規其失似矣然陶隱居云瘂蟬自是雖者
陸璣師謂瘂蟬初瘖得寒風冷露乃鳴兩言判異俱可證方言之不誤七蜓蚞(音挺木)
螇螰(音奚鹿)注云即蝭蟧(音帝料又音提聊)也一名蟪蛄齊人呼螇螰是也案小正月令
詩訓解皆以寒蟬鳴為七月之候邢注既引月令以證蜺則三書所稱當同為一
物然小正傳云蟬也者蟬蝶也蟬蛻屬即蛁蟟是螇螰而非寒蟬之二物者其皆
鳴於秋蟬隱居謂蛁蟟(音同蜩音刀聊)又色青以七八月鳴寒螿聲哀急於九十月鳴李
時珍注云秋月鳴而青紫色者曰蟪蛄曰蛁蟟曰蜓蚞曰螇螰曰蛥蚗(音舌決)小而
色青赤曰寒螿曰寒蜩曰寒蟬曰蜺是二螿同一物形色小異耳至蟪蛄之名雖
雅引莊騷之文(莊云蟪蛄不知春秋此夏蟬見逍遙遊騷云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此秋蟬見招隱士)以為兼夏秋之蟬
信矣其邢注所云蟪蛄則竟目秋蟬矣今合之於詩碩人之螓首爾雅之蚻也湯
之如蜩爾雅之螗蜩也蕩之鳴蜩爾雅之蝒馬三蜩也小弁之鳴蜩則獨指馬
蜩也其蕩之如蜩乃爾雅總名之蜩耳又有螪蟧(音商)二三月鳴小於寒螿見隱居
別錄而詩雅俱未載焉
爾雅謂螽醜奮而列螽之類凡五其三見於詩案詩傳以蝗為螽蔡邕以螽為蝗

凡經傳螽者即蝗也(秋名物之說)如春秋經書螽者是(五行志於春秋劉向以為螽蝗則名蝗蝗疾)
經非一物(殊不如名螽者蟲總也蠢文名蝗者以漢世俗謂丹九非二蟲也)至爾雅所列五螽皆別以它名特蝗類而
已詩周南螽斯即風斯螽爾雅蜙(音鍾)蝑(同斯)螽蜙蝑是也亦名舂黍亦名蜙(同蚣)蝑(思與切)亦
名蝑其陸璣以為蝗類五月以股相切作聲者也嚴緝乃謂螽斯是阜螽而非斯
螽珍矣詩草蟲爾雅草螽負蠜(音煩)是也又名常羊陸璣以為大小長短如蝗好在
草茅中者也羅願謂即丘蚓者誤詩阜螽爾雅蛗螽蠜是也李巡陸璣皆以為
蝗子陳藏器以為狀如蝗有異斑(音般)者可入藥(云)又有蟿(音契)螽螇蚸(音歷)郭注以為
似蜙蝑而細長又有土螽蠰(音襄)谿郭注以為似蝗而小二螽不見詩亦大類而小
別者本艸綱目云數種皆似蝗而大小不一長角修股善跳有青黑斑數色亦
能害稼性不忌妬一母百子五月動股作聲至冬入土穴中荒郊人食之要之
爾雅云螽醜奮注云好奮迅作聲此足見螽之性狀矣五螽惟阜螽尚異說李
巡二家直指為蝗陳藏器以為似蝗羅雅以為今之跖蚱青色不能遠飛亦誤是
顏師古注漢書以螽為阜螽相李陸之說也嚴緝羅蠡斯又因而加誤
鱮好旅行鰥好獨行二魚命名以此鱧似鯇而頭大於鰱鯇似鱒而形大於鱒鱮
亦名鰱鯶亦名鰱皆當是一物也
鱣鮪同類而鱣大鮪小鱣背有甲鮪則無甲為不同且鱣又名黃魚蠟魚又名板魚
鮪又名鮥又名鱏鮪又有大小二種大者王鮪小者鮛(音叔)鮪
亦名鮥(音洛)子見爾雅及郭注案周禮言獻鮪月令言薦鮪夏小正言祭鮪俱不及
鱣詩潛歌亦言季冬薦魚春獻鮪是鮪必特為鱣讓乎說見並列而已可見古人
貴鮪而賤鱣也今鱘魚味甚美較黃魚實勝云

敘典 祀典 樂舞 禮制 土田 采名
門生 宮用 旗幟 佩玉 衣裳

祀典

鄭玄王肅論郊祀各不同鄭謂天有六天歲有九祭王謂天惟一天歲止一祭六天者天皇大帝及五精帝也九祭者冬至圜丘祭天皇大帝配以帝嚳爲一祭大司樂地上之圜丘大宗伯禋祀昊天上帝祭法禘嚳是也夏正月祈穀於南郊祭感生帝配以后稷又爲一祭郊特牲迎長日之至春秋書郊左傳啟蟄而郊祭法郊稷是也夏祈穀於南郊徧祭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又爲一祭春秋經及月令大雩左傳龍見而雩是也四時及季夏迎氣祭五精帝亦配以五人帝又并爲五祭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月令迎氣於四方是也季秋大饗明堂祭五精帝配以五人帝及文武又爲一祭以文配五帝曰祖以武配五帝曰宗月令大饗帝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法祖文王何休之曰孝經周公攝政時故文言宗祭未成王反位後行故文言祖而宗武王是也合之凡九矣王則謂圜丘即郊日至與孟春止祭一天其迎氣與明堂皆祭人帝非祭天後儒各宗其師說故歷代郊祀之制互有變易宋儒主王惟明堂之祭仍以爲上帝云以鄭學言之其樂章則圜丘歌昊天有成命明堂歌我將春祈穀夏大雩皆歌噫嘻而商頌長發大禘亦圜丘所歌也至迎氣之樂章則周頌無文焉又玄鳥至之日郊禖祈祭亦祭感生帝而配以先禖生民克禋克祀是也此在九祭之外

社稷歲凡三祭其二祭見詩載芟祈社稷此春祭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指此甫田以社以方良耜秋報社稷此秋祭也又一祭在孟冬月令大割祠於公社是也詩未及焉案王鄭論社稷亦多異議謂社祭句龍稷祭后稷是人鬼非地神者此孔安國賈逵馬融之說而王肅祖之者也謂社是五土總神而句龍配之稷爲原隰之神而后稷配之此鄭玄之說而其徒馬昭等述之者也肅與昭等往復辨難不啻聚訟後儒莫能定其是非焉

七廟之說王鄭亦不同鄭謂周止祭四代及太祖合文武二世室而爲七廟王謂七廟爲天子常禮二世室在七廟之外二說之是非止據商書七世之廟一語可斷之矣鄭信韋玄成議而不見古文尚書故有此誤然王氏之說實祖禮器王制荀卿書穀梁傳及劉歆馬融之言其來已久鄭何弗之信乎

先儒言禘祫其說有三鄭玄以爲祫大而禘小王肅張融孔晁之徒以爲禘大而祫小賈逵劉歆杜預之徒以爲禘祫一禮而二名古經殘畧無由斷其孰是以鄙見論之賈劉杜之說長也孔穎疏詩悉據鄭義爲說而鄭之言禘則有四焉圜丘祭天而配以嚳一禘也南郊祭感生帝而配以稷二禘也大宗伯以饋食享先王初五年再殷祭三禘也致新主於廟遠主當祧因大祭以審昭穆四禘也四者二祭天二祭廟皆得禘名矣周頌雝篇五年之禘也商頌長發南郊之禘也宋儒則以王義

樂舞

禮記下而管象成童舞象鄭注以爲大武武舞周頌有二象維清奏象舞象文王之事武奏大武象武王之事左傳季札所見舞象文王之象也禮器文王世子內則明堂位祭統仲尼燕居所云象皆武王之象也武詩則籥管以吹之故云管象武樂則干戚以舞之故曰舞象

先王不制夷禮而制夷樂白虎通曰先王推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制夷狄樂何不制夷禮禮者身當履而行之夷狄不能行禮
也特設韎師鞮鞻氏二職以掌之春太廟亦納夷蠻之樂然有舞而無聲與雅樂
不同止以美大王者之德無所不被耳又周之王化先致南方至王伐紂誓師獨
舉八國而舉微盧濮皆南蠻可見也故南樂尤重焉旄人以教國子皆鼓其節而
鼓鐘詩舉南樂以總四夷毛蘇二家皆云示德廣之所及必有本矣宋儒不信古
義家妄解為二南

禮制

王伯厚應麟言康成釋禮其經傳無明文者輒引漢禮證之蓋漢世去古未遠其制
度猶有三代之遺用此證彼或可得其彷彿耳今以見於詩者言之肥𥶄蓁把帳
也副漢步搖也六珈步搖上飾也鄉士之館見緇衣諸盧也重翟所以縣毛羽也說文云猶今
之鳥毛翟又證以唐制汕樔罟也罶梔行勝也醑今之渤酒也筲實餾者所炊也春酒中山
冬釀也戈今之句子戟也以至犀釋器則天子祭可據也挈壺之刻漏至漢大
斗之尺寸則漢之禮器猶存也然術不叙實言之禮曰某若今之某而已後世去
古彌遠鄭漢制亦不可攷何況三代乃欲執近事以測古經如後儒之書記以辟
載棧軟騎援大隈曲以辟漢有游女援姬崇英煌之令以辟秉畀炎火援漢炎又
絅以釋月離于畢援俗諺額頭吹筆箕以擬一之日觱發皆非吾所敢信

土田

成周土田之制鄉遂都鄙不同鄉遂之法溝洫以授田貢以制賦比伍以調兵遂
人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至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溝洫法也而以什一貢法制賦
至調兵則小司徒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又凡起徒毋過家一人是一家出一夫
一鄉出一軍此比伍法也都鄙之法井田以授田助以致賦丘乘以調兵小司徒
九夫為井至四縣為都此井田法也而以九一助法制賦至調兵則司馬法甸方
百里實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馬四匹牛十二頭此丘
乘也溝洫以十數井田以九數比伍以家數兵丘乘以田數兵比伍一家出
一人丘乘七家出一人此其異也陳啓源稽古編詳之甚今案良耜之百室冕以為共洫而
耕井牧而居其鄉遂乎信南山之為甸爰以為甸方八里居一成之中甸田之十
千夔以為成方十里其田萬畝其都鄙乎噫嘻之三十里夔以為萬夫之地疏以
為其公邑采地共為都鄙見其本詩其兼乎鄉遂都鄙乎

梁名

梁之名所施甚多而詩有其四舒遲我梁在彼其梁維鵜在梁為魚在梁有鵜在
梁符夾梁也石絕水為堰而笱承其空天官𩶙人為梁王制虞人入澤梁指此如
次如梁梁梁也以木為之月令謹關梁周語月成梁孝梁也維舟以渡水而異
於橋惟天子得乘之五樂梁輈車上之梁也毛云輈上句衡謂輈捎曲而上至衡
從衡上而下句之則衡橫於輈下如屋之梁輈亦名梁以上為梁者四而棟梁不
與焉

門寢

天子有五門最外曰皐門次內曰庫門又內曰雉門又內曰應門最內曰路門外
朝在皐門內治朝在應門內燕朝亦名路寢在路門內所謂三朝也路門亦名畢
門亦名虎門亦名寢門以其內有路寢也路寢之內有小寢五是為王之六寢六
寢之內則為后之六寢亦謂之六宮康成曰婦人稱寢曰宮正寢一燕寢五與王

同諸侯有庫路雉而無皋應惟魯以周公故庫雉二門得兼天子皋應之制然止
三門而已無五門也
牖下通明之地也朱子以奧當之屋漏當白之處也朱子以暗室得之殆未因名
而義實乎

器用

人挽車曰輦周禮注引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又
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宋書及通典皆曰夏之末
代所造井丹亦云桀駕人車然輦之為用行則載任器止則為藩營師旅田役用
之不以乘也周禮小司徒鄉師縣師稍人均人遂人所掌者是皆併徒役之用詩
車攻傳以徒為輦者為田獵也黍苗篇我輦為城謝也何草不黃篇有棧之車箋
云輦者為用兵不息也皆以載任器惟巾車掌王后五路有輦車左傳晉范宣子
使二婦人輦而如公齊子尾疾於公宮輦而歸衛公叔文子輦而如公此僣用以
乘後王后止乘於宮中二子或適變或疾或老皆非其常也桀無故而駕之則世
以為譏矣黃公紹謂王朝步自周步為步輦恐不可信
禮簠方而簋圓簠盛稻粱簋盛黍稷然用簋則簋從用簠或不設簠簋亦以盛稻
粱故古書言簋多不言簠凡言二簋者稻粱也諸侯日食以之若用享則備矣故
易曰應有時也四簋者加以黍稷諸侯朔月食之而養賢者以為平常燕食則禮
待之隆也六簋者加以麥苽天子朔月食之若盛舉則稻粱各二合黍稷麥苽是
為八簋伐木篇陳饋八簋是也又有十二簋王者以待諸侯而上大夫簋下大夫
六簋此則禮食所用不同於常食矣
圜曰筥方曰筐筐五斛筥五升筥小而筐大與筐之為制又不同大筐五斛小筐
五升淺者為飲筐深者為頃筐采桑欲其多容故取其深卷耳易盈摽梅將盡則
用其淺而已鹿鳴之筐以受幣帛楚茨之筐以受黍稷牢肉采蘋之筐以受蘋
藻采菽之筐以受豆菹良耜之筐以受饁餉之黍而與筥倍者三焉其小筐乎若
大筐則盛米以備贊用之
侯有鵠有正有質而的其總名也大射侯皮侯的以鵠製皮為之賓射采侯的
以采畫為之燕射獸侯的以質畫熊麋虎豹鹿豕之形為之猗差不出正此賓
射也前之初筵云舉鵠而棲之於侯此大射也經云發彼有的傳云的質此燕
射也毛以首章為燕射矣鄭從馬融王肅謂鵠大於正正大於質并在一侯皆誤
惟康成據周禮分為三射之侯獨得之陸佃言皮侯有鵠無正采侯有正無鵠獸
侯有質無鵠無正是也質亦未畫但正畫五色質畫各獸之形為異則質亦可為
正素質亦名埶行葦傳云已均中埶箋云埶質也既以質為正鵠之總名又正亦
作鴊鴻鵠鷙鳩皆鳥也鵠高遠難獲以中之為俊故的取名焉

旗幟

司常九旗曰常也旂也旜旃作也物也旗也旟也旐也旞也旌也常旂旟旐旌五
者皆見詩鄘之干旄以為旃鄭以為旃與物則二者亦見詩詩得九旗之七而
旂九虞及之出車采芑之旂以出師庭燎采菽載見之旂以朝於王玄鳥之旂以
助祭閟宮之旂以承祭韓奕之旂天子所賜皆諸侯事也九旗中常最尊而旂即
次焉天子建常諸侯建旂非他人可得假故詩咏旂特詳諸侯矣爾雅釋天亦詳
旂制大約竿首設旐旌首注旄九旗所同而旗竿則綢以素錦韓奕之綏章毛云

大綏指竿首之旄也下以縷帛為綏私旨而眾旒焉旂有九詩所云央央鼻溶陽陽茷茷皆旐縿之兒狀也畫蒙龍於縿故載見閟宮玄鳥三詩皆言龍旂也縣鈴於竿首故載見又言和鈴央央也至於紫組之飾屬諸旗竿耳而末綫以維持之則同於大常叢王之金路亦建大旂此武王之旂制乎諸侯旐不更地當不必用綫維矣

馮氏名物疏引左傳楚子元各陽虎之旆證六月詩白旆是自有大旗當矣至以昭十三年晉治兵邾南卒未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為大旆所建大旗則不然凡經傳用字有虛實此傳之旆乃虛字耳曲禮武車綏旌德車結旌注云綏舒垂之也結收斂之也傳不旆即收斂之謂旆之即舒垂之謂非實指旗幟之名也小雅胡不旆旆與左傳不旆之義同其白旆央央悠悠旆旌方是旗幟之名案周常九旗不列旆名爾雅長尋曰旐繼旐曰旆注云帛續旐為燕尾孔仲達亦謂旆是旗之尾意無燕尾為旐有燕尾為旆此其異乎巾車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注以大白為殷旗鄭龠趙商以為王不親將故建先王之正色又釋名白旆殷旌也帛繼旐者也然則白者旆之色繼旐者旆之形也詩之白旆左傳之大旆及諸旆皆戰伐時所建則旆即大白無疑

佩玉

古之君子必佩玉亦用以充耳唯天子純用玉下此皆雜玉石其見於詩者如鄘風玉之瑱也衛風充耳琇瑩小雅充耳琇實皆充耳也如鄭佩玉瓊琚王風貽我佩玖秦風瓊瑰玉佩大雅何以舟之維玉及瑤毛云舟帶也鄭云玉瑤容刀之飾皆佩也者詩之瓊華瓊英瓊瑩毛以為佩而鄭以為充耳也木瓜之瓊琚瓊瑤瓊玖經雖不言所見瓊琚見鄭風玖見王風瑤見大雅皆以為佩名則此三者亦佩也今攷之毛傳惟瓊云玉之美者琚云佩玉名瑤玖云玉名其琇瑩琇實及衛之瓊琚齊之瓊華皆云美石玉之佩玖齊之瓊瑩秦之瓊瑰皆云石似玉至齊之瓊英毛無傳而鄭以為猶瓊華則亦美石也孔疏又以王之佩玖例衛之佩玖謂玖亦非全玉唯則詩言瑱佩止瓊琚是全玉耳餘皆石也但英瑤玖瑰瑩諸名併合瓊為文則玉石兼用可知蓋古制如此其說必有本矣黄公紹韻會譏毛傳為非而自為之解以玉之生成比之艸木謂瑩猶艸木之榮玉之始生也英為玉之最美華為玉之方成實為玉之既成亦猶艸木之英華與實也斯穿鑿之見矣况爾雅木謂之華艸謂之榮榮而不實謂之英是三者之在艸木元不得有生成之別黄欲釋玉而先誤釋艸木將焉欺乎

衣裳

王之吉服九其六冕服其三弁服冕服六者大裘而冕也袞冕也鷩冕也毳冕也絺冕也玄冕也弁服三者爵弁也皮弁也冠弁也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孤自絺冕而下如子男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士則爵弁冕服皆玄衣纁裳爵弁服純衣纁裳緇帶韎韐皮弁服素衣素積緇帶素韠冠弁亦謂之玄冠亦謂之委貌其服謂之朝服緇衣素裳凡九服惟大裘不見詩九罭之袞衣采菽之玄袞袞冕服也唐風之七衣鷩冕服也大車之毳衣毳冕服也采菽之黼絺冕服也終南之黻衣繡裳玄冕服也瞻彼洛矣之韎韐周頌之絲衣載弁爵弁服也淇澳之會弁終南之錦衣狐裘皮弁服也召南鄭唐檜之羔裘鄭之緇衣冠弁服也外又有韋弁服兵服也弁經服弔服也韋

弁服戎服也在九服之外矣而韋弁服亦見詩東山之裳衣六月之常服我服采
芑之命服皆是又有玄端服亦玄冠玄衣與朝服同而裳不用素爲異上士玄中士黃下士雜色天子諸侯皆以朱　天子視朝以皮弁諸侯視朝以朝服大夫士在私朝以玄端冕服爵
弁服緇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麻衣也中衣用布鄭十五升布所謂帛不裹布也
唐風之素衣朱襮諸侯冕服之中衣也謂之繡黼丹朱惟君得服之大夫士中衣
得用素衣不得朱襮矣若夫檜風之狐裘則息民之祭服也曹風之麻衣則深衣
也檜風之素冠毛以爲練冠鄭以爲祥冠也鳲鳩之騏弁綦色之弁也顧命特設
此服非禮之常服也故鄭以騏爲璂理或然也豳風之袍澤褻服也無羊之簑笠
野服也都人士之緇撮則大古之冠而用爲始加者也
褘衣褕翟闕翟鞠衣展衣褖衣此王后之六服也其色經傳無文惟展衣用丹縠
見毛傳耳孫毓以爲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鄭玄以爲褘
衣玄褕翟青闕翟赤鞠衣黃展衣白褖衣黑褕翟鞠衣褖衣兩家所說色同餘三
服則異要皆臆說難信約而論之三翟本象雉而鷂雉青質則鄭說近之鞠似
麴塵又象桑葉始生宜爲黃色而以丹縠爲展衣毛說必有本則鞠展之色當以
孫說爲正男子褖衣色黑則婦人亦宜然兩家說同亦有徵信者也至褘衣之爲
赤爲玄闕翟之爲赤爲黑無可據矣其見於詩則葛覃之澣衣毛以爲副褘盛服
鄭以爲褘至褖皆是也采蘩之被展褖二衣之首飾也邶之綠衣鄭以爲褖衣也
君子偕老之副笄褘衣褕翟之首飾也象服鄭以爲褕翟闕翟也其之翟亦此二
翟也其之展展衣也惟鞠衣弗及焉
裘有狐裘有羔裘有麑裘麑亦作麛裘有貉有貍而羔裘之用最多大裘而冕黑羔裘也
玄冕之服爵弁服韋弁服皆黑羔裘天子諸侯燕居玄端服亦黑羔裘詩之羔裘
皆冠弁服也君用純臣羔其裘飾故有豹祛豹袖豹飾之偁焉狐裘有三一狐白
裘天子視朝皮弁服用之諸侯朝天子亦同皆裼以錦衣卿大夫在王朝亦衣狐
白惟裼用素衣爲異二黃衣狐裘蜡祭後息民之祭及兵事韋弁服用之三狐青
裘大夫士玄衣之裘也玉藻玄綃衣裼之是也玄衣卽玄端服與天子諸侯服同
而裘異矣見秦終南者狐白裘也見檜羔裘及小雅都人士者黃衣狐裘也見邶
旄丘者狐青裘也毛以狐蒼青蒼色同麑裘者諸侯視朝君臣皆皮弁服則服之其受外國
聘享亦然裼衣或絞蒼黃之色或素而素爲正矣見論語玉藻聘禮注而不見詩豳風
取貍貉爲裘貉裘以燕居論語狐貉之厚以居是也貍裘以從戎左傳定九年東郭
書皙幘而衣貍製是也外又有虎裘狼裘衰之猛者也君之車右及左服之又
有犬羊之裘裘之賤者也庶人服之

稽疑　毛注引傳疑誤　集傳疑誤　正義引今疑誤　監本經注疑誤　釋文疑誤

毛注引傳疑誤

毛傳之來最古後儒相傳讀本各別毛注所引與今本不無異同亦攷證之一助
也特錄之如左　皾鞫校校傳云鍾似點見文選西京賦注今傳云鍾鍠　胡不遄死傳云胡
顏而不速死也見文選李注今無之　斯革惟棠傳云幢容見周禮巾車疏今是襲非注　悉率左右以
燕天子傳云燕侍於王之左右見東京賦李注今無於王二字　巷伯傳云巷伯內小臣也奄王
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見後漢孔
融傳注今詩之巷伯以上是奄此傳伯被讒以下傳箋渾爲之案此下則無傳說又章末章傳文則以被讒爲巷伯夫非毛意章懷注誤引　其縱則

直傳云不失其繩直之宜也見東京賦注今無也直二字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傳
云當用公卿諸侯爲藩屏也見後漢光武紀注今無之　崇牙樹羽傳云置翲於栒上以爲飾
也見東京賦李注今止云置翲也六字　致天之屆傳云屆極也見文選李注今無之　稷勤百穀頚於夷
水之山見魯語韋注今無之亦不知何篇之傳書夏水見山海經云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　鞹鞃虎皮也見東京賦李注不知
何篇之傳　右諸條多是引者之誤惟韋注最古必不謬而今逸其文以此推之傳文
之譌闕可勝語哉

正義引爾雅誤

詩疏引尒雅及郭注每有與今本不合者如聿脩厥德毛傳云聿述也疏以爲釋
詁文今釋詁無此語又如菁意恐育鞫鄭箋云菁育稚也鬻子之閔斯毛傳云
鬻稚也疏皆以爲釋言文今釋言云幼鞫稚也無育鞫字孔疏又引郛璞云鞫一
作毓故鬻爲稚也今郭注亦無此文但引尚書康誥不念鞠子哀而已豈今尒雅
郭注非全書邪又如小雅後予極焉鄭箋云極誅也菀頌天致之屆鄭箋云屆極
也疏皆以爲釋言文今釋言云殛誅也不云極又云屆極也不云殛意極殛二字
通用乎然郭注殛誅引書鯀則殛死注屆極則云有所限極二字義並不相通孔
疏所據豈孫李輩讀本異邪又如殆及公子同歸毛傳云殆始也疏云釋詁文說
者爲以生之始今釋乃胎始非殆始郭注云胚胎未成亦物之始則亦非殆字孔
疏所據宜非郭義也不獨詩之殆及古本原作胎及也姑記以竢博識

監本經注疑誤

今世監本注疏是萬歷十七年鋟板辦經學者必據此爲證然譌舛甚多貽誤後
學不淺推其由始緣監臣不親讐校率委衆監爲之此筆文義疏陋抵舛叫峻爲
以欺其長致滋錯謬也且其誤非一端有沿謬已久因循不改者有原本不誤昧
者妄改之反致誤者有書寫偶誤失於較正者經文人人誦習其誤顯然可見至
傳箋之誤有定本可對或諸本俱誤又有孔疏申釋可推較而知然疑信者相半
矣今錄出以備考佇使後世鍥是書者用爲較讐之一助云　我姑酌彼金罍箋
饗燕之禮饗誤作響　迨冰未泮冰誤作氷泮誤作半經傳疏同氷泮皆俗字
揚且誤作揚經傳同　終然允臧然誤作焉此俗人據朱傳而妄改　碩人箋姣
好姣誤作佼又箋文之大若傳齊大子兩大誤作太　美目盼兮盼誤作盻經傳
同　鱣鮪發發當依石經改爲撥撥　氓二章傳能自悔悔誤作誨　木瓜傳瓊
瑤美石石誤作玉當依孔疏及呂記改正　王風譜至于夷厲上少一圈與疏闕
牒其倫矣傳倫且乾也吳械謝補引此作日乾　免爰傳造爲也爲誤作僞
火烈具揚傳揚揚光也疏語傳衍一揚字呂記嚴緝引此亦無下揚字　茹藘
經藘誤作蘆　溱洧傳渙渙春水盛也今脫春水二字當依呂記嚴緝及元本注
疏補入　齊詁訓傳詁字誤作話　齊譜禹貢青州上少一圈　蟲飛薨東方且
明之時且誤作早　著東方未明內敍下箋云俱誤作傳云　素餐餐以夕食經
傳疏皆誤作飧　白石粼粼經傳皆誤作鄰鄰　無衣美晉武公美誤作刺　秦
詩秦之變風秦誤作弱　歛彼晨風經傳歛皆誤作歛　傳駛疾駛誤作駃　無
衣褻澤褻衣澤誤作襗當依呂記嚴緝改正　視爾如荍箋男女交會女誤作子
正是四國傳正長也長誤作是　豳譜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曰誤作也　七
月火章箋又本於此於誤作依　采蘩祁祁傳誤作祁祁　鑿冰沖沖誤作冲冲
經傳疏同　朋酒斯饗傳饗字誤作響　東山次章箋家無人則然則誤作假

常棣敍下箋召穆公既務字　況也兎嘆況誤作況經傳同　兄弟旣翕傳翕合
也合誤作如　女心傷止首章經文女誤作汝　由儀敍下箋爲弟之意意誤作
處當依孔疏改正　載沉沉誤作沈經注同　新田傳新美天下之士下誤作子
鴥彼飛隼經鴥誤作馱　田車既好傳大艾艸以爲防艾誤作芟疏同　奏芇
金舄傳諸侯奏芇金舄舄達屨也兩舄字中閒疑脫一金字　祈父箋引書若疇
圻父當依孔疏改爲若壽　傳箋羌戎疑當作姜戎　載弄之璋箋正以璋者以
成之有漸玩文義及疏語正當作止　三十維物傳異毛色異誤作吴　爾牲則
具箋索則有之索誤作素　勿罔君子箋勿當作未未誤作末下末罔同　琛三
有事傳有同國之三卿同誤作司　亦孔之痗傳有衍文詳附錄　雨無正旻天
疾威當依孔疏改爲昊天　而月斯征箋月視朔朔誤作朔　無忝爾所生經無
字誤作毋此見釋文云毋音無故妄改之也不知釋文經本作毋元與今本異見
呂記　不離于裏離誤作罹　譬彼壞木箋傷病之木木誤作本　無拳無勇箋
言無刀勇者言下脫無字　經建誤作建　巷伯敍末脫四字箋內行四字詳附
錄　匪莪箋我視之以爲非莪我誤作貌玩跡可知　棲薪箋棲落木名也既伐
而析之棲誤作棲析誤作折　契契箋契契憂苦疑當作契契憂苦　載翕侃翕誤
作如　廢爲殘賊傳廢伏也伏當依王肅及定本改爲大　四月傳奇大大誤作
天　廑難難誤作雖經注同　式穀以女箋是使聽乎天命乎字誤在天字下
其德不猶傳猶若也若誤作苦　我執秉稷執誤作蓺　曾孫之穡箋斂稅曰穡
呂記引箋稅作穫　受天之祜祜誤作祐　自古有年箋豐年之法豐誤作農
今適南畝箋互辭互誤作玄　琴瑟擊鼓箋擊土鼓擊誤作擊　夫大箋盛陽氣

亂亂誤作亂　舜畝祁祁誤作祈祈經注疏同　大田田畯至喜箋勞倦倦字誤
韎韐傳容刀刀誤作力　兄弟具來箋具猶皆也皆誤作來　大庚旣抗箋有
缺文詳附錄　以祈爾爵箋爵女當作女爵　來救箋牛俎牛誤作生　奏芇在
股箋敍前前誤作膝　福祿膍之膍誤作膍經傳同　角弓傳調和元本作調利
疏中傳同　民胥效矣箋天下之人皆如之今如誤作知　後予邁馬箋引左傳
子誤作予　綿蠻箋飢則予之食食飢誤作食　酌言嘗之箋立賓主主誤作往
漸漸之石敍役久病於外於誤作在　不皇朝矣箋皇正也正誤作王疏亦誤
月離于畢傳畢噣噣誤作躅　何艸不玄箋艸牙孳者孳誤作蕻有棧之車棧韻
會傳箋皆作棧車與經異今經注同誤作棧　不顯亦世傳仕者世祿仕誤作也
拔之陝陝箋扶持捋聚兩捋俱誤作捋　迺立皋門箋有闕文詳附錄　渭
彼涇州淠誤作淖經注疏同　條枝箋木之枝本枝誤作枚　思齊篇脫惠于宗
公一章經注疏音缺約有兩葉在卷十六之三第十七葉第四行後　雝雝在宮
傳雝雝誤作廱廱　上帝耆之傳耆惡也惡誤作老　作豐伊匹箋大小適與成
相偶成誤作城　受冀傳受安安誤作及　在救傳救挂戎救也戎下脫救字
旆旆旆誤作旆經傳同　實種傳雜種雜誤作雜　載燔載烈箋既爲郊祀之酒
既誤作卽　或肆之筵傳或陳之筵者之誤作言　醓醢箋醢醢誤作非　天
被爾祿箋祿臨天下臨誤作福當依元本改正　公劉敍下箋固公居豳公誤作
王　干戈箋戈句孑戟孑誤作矛　京師之野傳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野誤作
也　止基箋作宮室之功　止止誤作也當依元本改正　婿于庚人箋無援當
依孔疏及呂記改爲無援　傳山東曰朝陽山誤作由　止旅箋旅援旅誤作厲

王文箋君子比德焉焉誤作爲　會葬悳我師箋不肖悳施以賙贍衆民施誤作
於　靡屆靡究箋曰祝詛誤作旦　内奰奰誤作奰經注疏同　顛沛之揭傳沛
拔拔誤作按箋大木木誤作本　遠猶辰告箋有缺文詳附錄　屋扁箋扉隱扉
誤作扉　民各有心箋二者意不同意誤作竟　面命箋對面語之語誤作與
庚大無悔箋悔恨也誤作悔慢也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　國步斯頻箋頻比比
誤作止　予豈不知而作箋而猶女也女誤作與　寧莽我聽箋我之精誠誠誤
作神　宜無悔怒箋我何由當遭此旱當誤作常三條當依元本改正　昭假無
贏箋贏緩緩誤作綏　入覲于王箋以常職來常誤作當　韓侯之箋周之卿
士卿士誤作公卿當依孔疏及嚴緝改正　周頌諸降於祖廟上功大如此上各
少一圈　大又何求箋女歸誤作時歸噫嘻成王傳噫勑勑誤作和箋能成周王
王誤作公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箋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
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爨也竟三十至其私田凡二十字皆脫去又
箋二耜爲偶二誤作三當依元本補入改正　鯈鱨箋白鯈鯈誤作鰷　克昌厥
後後誤作后　將予就之箋女扶將我女誤作艾　屢豐當依石經改屢爲婁
有驛傳有缺誤詳附錄　從公于邁箋子從從誤作遇　對祖以假以享箋假升
也升誤作大當依元本改正　古帝命武湯箋誤湯行焉　龍旂十乘箋二王後
二誤作三　幅隕既長經隕誤作幀　有截其所箋其君之衆君誤作吾
天命多辟箋吉曉楚曉誤作饒下吉曉併誤作饒　又六亡詩華黍由庚二敘下
皆云有其義而亡其辭此乃毛公語儀禮疏謂之毛公續敘當依傳箋例細字單
行今併作大字與敘無辨後有鐫是書者似宜改正　又傳箋附入經文故須別

以經字然亦單行以異於釋文正義至鄭譜置卷首與經異處自應作大字或比
經低一格以孔疏分注其下庶覽者瞭然今本細字雙行與正義文相間雜止以
圍別之順有失圍致諸疏無辨如前所指摘者皆因立例未善也後世鐫是書者
或有取於鄙言　以上止及經文傳箋其疏文舛訛謬難縷指或與經注同誤
則因又便連及之至所引艸木蟲魚疏甚多凡陸璣輒作陸機通本併誤又徧檢
它本皆然雖元本亦不免不知誤始何時也惟近世毛子晉家刻本从王旁作璣
豈殫人意焉其餘誤字止可臨文塗乙未能別簡條陳姑闕勿論

釋文糾誤

陸氏釋文有功經學然載在注疏中者已非全書至近世尤不爲俗學所尚單寓
目焉爨拌仍譌豕魚連牆十倍傳箋良足慨也案古人經由師授讀本各分而字
畫亦異略載於釋文其曰某本又作某本亦作某者讀本之不同也其曰字又作
某字亦作某者古字之通用也相沿既久脫誤愈滋又釋文元本所載經文或與
今本經文異則別作之字與今本同而元字反異俗儒傳寫不知其故從從互易
其文甚有但改元字而別作之字不改遂至兩字相同者非有宅據何由正之又
釋文多引爾雅說文字林方言艸木蟲魚疏廣雅等書及韓詩之語亦時與彼文
不同兩異必有一誤然未可臆斷也茲據管見所及稍辨其一二其可疑者仍兩
存之以俟傳識者擇焉　關雎敘后妃之德也下釋文獨單行寫與箋溷　般之
無斁傳斁厭釋文厭本亦作厭二厭必有一誤　頃筐傳畚屬云以下凡單書云併係釋文畚
何林云云艸器也說文同孔疏引說文亦云艸器今說文云畚器　虺隤云虺隤
說文作頹今說文無頹字有隤字疑釋文經本作頹而云說文作隤今本二字互

易是俗儒妄改後倣此　我姑酌彼金罍云秦以市買多得爲夃夃誤作盈　兕
觥云兕字又作兕今兕兕互易當依呂記改正又推此則韜月吉日綠衣絲衣兕
作兕當亦述本互易其字又云觵本亦作觥今觵誤作觵　陟彼砠矣云砠本亦
作岨今兩字皆作砠藟藟萋之云芾本亦作茀今芾茀互易音當依呂記改正
螽斯云螽音終尒雅作蜇螽下當脫一斯字傳虹蜎云虹字林作虹下虹當作蜙
詵詵云詵說文作辨今說文無辨字而詵字注引此詩疑詵辨亦互易衆辨字
見玉篇多部云姓也或作辨辨姺姓　又云螽斯江東呼爲虴蜢音竹帛反音字
疑當作蚝　兎罝云菟又作兎今菟兕互易當依呂記改正　言秣其馬云秣說
文云食馬穀也今說文無秣字字作餘　怒如調飢怒愵當作怒惄悱詳附錄　麟
趾云止本又作趾今止趾互易當依呂記改正　又云定尒雅題也題誤作頌
破也幢幢箋髮髢云髮皮奇反鄭音髮下三字可疑　采蘋引韓詩藻字當作菜
詩附錄　勿翦云翦韓詩作剗今剗誤作箋當依王毋改正　行露蒙草茇云茇
本又作暮今茇誤作容　寧我屋云寧本又作寗寗今誤作穿寗音川亦見禮記
釋文　追其吉今韓詩云追願也當依王毋改願爲願　火衛云屠本亦作屠今
二字互易當依呂記改正　五紽云紽字又作紽二紽必有一誤　不可選也云
選遲兕反選也下選字誤　覯閔云遘本或作覯今遘覯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綠衣云褖衣毛氏云融音云色奈句有誤　燕燕箋戴嬀生子名完云完字又作
皃今皃誤作皃　擊鼓箋公子馮云馮本亦作憑同皮冰反今脫同字　雄雉鼓
刺衛宣公云刺俗作刾今兩字皆作刺　有瀰云瀰沈瀰鼓反元本推作擢　濡
軌云說文云軌車軾前也从車凡聲今軌誤作軌凡誤作九　旭日云說文旭讀

若好今說文好作勖　冰泮泮誤作泮　采葑云葑今菘菜菘音嵩今嵩誤作蒿
旄丘云音毛丘或作古北字疑北當作垩垩乃古丘字又云旄字林作嵍山部
又有嵍字亦曰嵍丘今兩嵍皆誤作嵍當依元本改正　蒙戎云蒙依左傳讀
作厖茸而下二字可疑　流離云鶹鷅誤作鷅　毖彼泉水引說文有誤字衍文
詳附錄　新臺有泚云泚說文作玼云新色鮮也君子偕老篇引說文同今說文
云玉色鮮　二子乘舟兩駛字俱誤作駛泰晨風誤同　兩髦云說文作髳呂說
引釋文云髦韓詩作髳今說文髳乃或髦本作鬏引此詩則作髳係韓詩爲是
象揥箋揥猶揥音遞字又作揥今揥誤作揥遞誤作遇當依元本改正　椅桐云
梓實桐皮曰椅椅誤作梓　干旄箋旄縿云縿何尤相沾誤作沾　載馳云驅字
亦作驅今驅驅互易當依呂記及元本改正推此則釋文驅字本皆作駈其言驅
作驅者皆驅字之訛併後人互易　淇奧引艸木疏云淇亦水名正義亦引陸璣云淇
辟二水名今陸疏無此文　綠竹云箨萹苑也又云萹筑本亦作扁今兩萹皆誤
从竹　琇瑩云琇說文作琇今兩字併作琇　倩盼云倩本亦作倩倩誤作倩又
盼誤作兮　說服云澁大叟四曰豁豁也今脫一豁字又引疑沉與說文異詳本
篇　河廣云刀說文作𦨴正義云說文作𦨴今說文無𦨴𦨴字字見玉篇云音彫
角也　伯兮箋軨也云軨本亦作軫今軫誤作輞又笛矛云笛在由反發聲未二
字可疑　報之以瓊瑤云瑤說文云美石今說文云玉之美者引此詩　黍離云
說文作稷今說文無稷字字見玉篇云禾把也　其樂只且云且子餘反人作且
七也反有誤　杜河之麋引尒雅夯上酒下不濟不誤作水　如璊云璊說文作
璊解此璊云禾之赤苗謂之𧹞玉色如之今𧹞璊音誤作璊禾誤作木今說文無

稱字其交甾字作蘽　丘中傳埒埆云埆苦角反苦誤作若　樹檀傳彊韌之木
云韌本犬作刃元本韌作忍觀下文陸以傳字為假借則作忍良是　彖褐云褐
依字作褐今兩字併作褐　𥝉掤云箭筩筩誤作筲　清人云易易疆也疆誤作
疆　箋矛矜引方言云其柄謂之矜今方言矜作鈐彼注云今字作槿又引郭注
巨巾反誤作巨中　遒迸云遒本作逌今兩字併作遒　古抽云抽說文作搯搯
誤作㴞　明星箋早於別色時云蚤音早本亦作早弋鳧箋弋繳䠶云繳本夫作
繳今蚤早三字繁繳兩字各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東門之墠云墠依字當作
墠今兩字皆作墠當依呂記改正　溱洧云洧說文作汎汎又弓切今說文云汎
浮也从水凡聲不引此詩徐孚芃切　贈之以芍藥云勺藥韓詩云離草也今脫
此十六字當依呂記補入　蟲飛薨薨云薨呼弘切瞢作瞢　總角云總本又作
總今兩字並作總當依王海及元本改正　魴鱮云鱮衆呂及鱮誤作鱮
其敝唯唯釋文誤編既後　蔽芾云芾音弗芾誤作芾當依呂記改正　𧪒詁訓
傳第九下云姬姓國也誤作姬䛖　摻摻云摻說文作㨴㨴左誤从木　言采其
蕢云蕢音續說文音其或反此反大遠續音訊誤　辰肴閉閉云閉閉音閉本亦
作閑今誤作閑閑音閑當依元本改正　素餐云餐說文作餐或从水上餐字誤
朱繡袞繡當為綃云繡鄭改為宵宵音消本作綃今兩宵皆誤作綃當依元本
改正　白石粼粼云粼引新反粼誤从粼利非毋當作利　見此邂逅覯本又作
逅今覯逅互易　豹褎云褎本又作褏今兩字皆作褏上二條當依呂記又元本
改正　有杕之杜　敬敬其宗族云宗族本亦作宗矣今矣誤作族　葛生傳齊則
角枕又引內則斂枕篋云齊本亦作齊篋口牒反今齊誤作齊口誤作曰　游環

傳靷環也云靳環居覲反本又作靷今靳靷互易已上共四字當依元本改正
谷子云谷音求谷誤作谷當依呂記改正　有條有梅云枕云荊州曰梅揚州曰
梅重實揚州人不聞名柟觀沈下語乃孔疏則當云荊州曰梅揚州曰柟　屋丹
云丹韓詩作㕂㕂提角反提左誤从木　晨風云鴥說文作鴥呂記引此同元本
鴥說文作歆今說文同原本　同袍云袍抱毛反抱誤作袍　穀旦云旦本亦作
且今且誤作旦　叔姬云叔音叔本亦作叔今誤作叔音叔　斧以斯之引爾雅
斯錫離也誃誤作傷　月出云皦本又作皎劉本又作劉今皦皎劉劉各互易當
依呂記及原本改正　乘駒云驕舊音駒几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今脫此十
五字當依呂記補入記又云皇皇者華篇內同　有蒲與荷箋芙蕖之莖曰荷云
夫本亦作芙渠本亦作蕖今夫芙渠蕖各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捨弟十三云子
男誤作子南　曹弟十四云曹者誤作曹曹　歸說云說音稅易誤作說　三百
赤芾云芾音味反服謂之芾此有誤　浸彼苞稂云浸本又作浸今浸浸互易當
依呂記及元本改正　愾我寤歎云愾說文云太息也今說文無愾字　㝠發云
說文作䨏今說文作滭冹　栗烈云說文作颲颲今說文颲風雨暴疾也颲烈風
也與毛傳氣寒異義不引此詩　愁彼南畝箋併以饋來云饋式亮反式誤作並
餡及公子同歸釋文餡作迨云迨始也今迨誤作餡又脫始也二字當依呂記
改正補入　重穋云說文云禾邊作重是種稑之字禾邊作種是種植之字今人
亂之已久今說文無此語　鴟鴞云鴟于驕反于誤作吁　蓄租云租子胡反又
作祖如字二祖有誤　又難乃旦反乃誤作及　又儵素彫反儵字誤從本經作
消消　蟏蛸云說文作蟰蛸今誤作蟰　我斨引說文方銎今銎誤作鋮　四國

是吪云訛又作吪今訛吪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伐柯云餱士戀反士誤作王
九罭云罭本亦作緎二罭有一誤　狼跋云狼跋肖部獸也肖疑作音　載疐
云疐本又作疌疌孰誤疌疾業切疾也　鹿鳴引說文苓蒿也今說文云艸也
倭遲云遲韓詩作倭夷遲上疑脫倭字　鵻傳夫不引艸木疏一名浮鳩今陸疏
浮作鵓　我馬維駒云駒音俱恭庚反本作驕元本無恭庚反三字本下有亦字
又據呂記則釋文直作驕又說文引詩我馬維驕云馬高六尺為驕　常棣傳常
棣棣云棣作移者亦亦字疑當作非　況左誤二　憫播云播本或作墦元本墦
作磨　妻帑云今讀音帑也拏誤作拏當依元本改正　坎蹲云坎說作文贛云
舞曲也蹲本或作墫說文云士舞也今說文轃注曰蹲也舞也樂有章墫注曰舞
也又云蹲七旬反七誤作乇　吉蠲云蠲舊音圭圭誤作坒　象弭箕來箐云箐
說文方血反今說文無箐字　旆旆云旆蒲貝反貝誤作具　昊居傳不廢云廢
或作磨覺今誤作覓　彤弓受歆憾云憾說文作鏚鏚今誤作鏚　孔熾云熾尺
意反尺誤作反　方叔涖止云莅本又作涖今莅涖互易當依呂記改正　馺誤
作馺　車攻㪅傳器械云三蒼云械總名也說文云無所盛曰械今說文云械器
之總名一曰有盛曰械無盛曰器　傳芝艸云芝臭廢反芝誤作芝　嬖甫田云
甫田舊音補補誤作浦　決拾云決本又作決今決決互易三條當依元本改正
犬兕云兕本又作兕今兕誤作光　㧑未央引說文與今異詳本篇　不蹟云迹
當作蹟蹟足跡也今脫此八字當依嚴緝補入　為錯云錯說文作厝字林同千
誤作手　其下維穀云穀从禾㱿聲㱿誤作穀　祭之褚鬻徐丁丑反丁誤作下
適思遲字又作遟今誤云適字又作遟當依呂記及元本改正　禾選奚牛韻云

隧本又作隤今隧隤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如鳥斯革云革韓詩作翱今翺誤作
勒當依呂記今元本改正　載衣之裼云裼韓詩作禘齊人呼上衣被為禘兩禘
併誤作禘當依說文及呂記改正　爾牲則具索誤作素　惡心如怏毒文正義
引說文與今本異詳本篇又引說文忞小樊也跂誤作小樊當依元本注疏今本
說文及王篇改正　雙桯輅云桯本有作手旁呈者本有誤作又　鞫訩云九六
反九誤作九　訩之占夢云訩本又作訩今訩訩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廬鳩云
蜴星歷反又作蜥蜴蜥當倒轉　有莞其特云莞音亂今莞誤作菀當依呂記改
正　又有嘉殽云肴本又作殽殽雜獸馬云歷併衡反今肴殽互易歷誤作瞪當
依呂記及序本改正　鐃妻煽方處云說文作傓今兩字併作煽　不慭遺云慭
介雅云願也強也且也今尒雅無此文惟願也強也見小尒雅又正義引說文云
慭肎从心也亦與今說文異　譖口嚻嚻云嚻韓詩作警警今警誤警當依呂記及
王海改正　哿矣云哿本又作哿今哿哿互易當依呂記及元本改正　亦孔之
痗云痗又音悔當依元本改正　如彼行邁云邁遠行也今脫此四字當依嚴緝
補入　我成不退云退徐音遂本又作退首退字必誤　憯憯日瘁云慘子感反
今慘誤作憯當依呂記改正　孔棘且殆箋甚急迮且危云笮本又作迮今笮迮
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宛彼鳴鳩云菀於遠反菀誤作菀當依呂記改正　曰父
母且云且觀笑意宜七也反也誤作也　維王之邛云邛其凶切凶誤作斤　德
誤作德　為鬼為蜮云蜮音或或誤作戜　有靦面目云姡面醜也靦引說文作
面靦詳本篇　巷伯傳縮屋云縮又作摍所六反摍今誤作掐　緝緝翩翩云緝說
文作咠云聶語也咠字誤當依說文為聶語又說文引詩本作咠咠幡幡與翩翩

爲句則語屬上章與慉慉爲句則語屬下章未詳孰是　氿泉云氿字又作厬厬
今誤作斟　無浸穫薪云浸子鴆反字又作浸今寖誤作祲　跂彼織女云跂說
文作跂今跂誤作岐　式慘慘劬勞云慘字又作懆懆字誤疑當作懆　老此謔
起釋文誤入日月方奥下　悉心且妯云妯鄭音今介雅盧叔反又音廸今介雅鄭
注無音　我蓺黍稷蓺誤作藝　祝祭于祊祊說文作鬃云門內祭云誤作示
工祝叓叓嘏云嘏古雅反雅誤作暇　神耆云耆而至反耆今誤作嗜當依呂記
改正　霡霂云霡亡革反亡誤作土　疆埸有瓜笑剝削淹漬云淹英鉏反鉏非
韻疑當作鉗　亨于祖考笑納亨云亨普庚反亨誤作享　甫田述笑語甫之言
大夫也言誤作田　攸介攸止云介音吟王大也王誤作止當依元本改正　笑
道義相講肆云肆字亦作肄元本上肄字作肆　不稂云稂說文作䍩云稂或字
也禾衆之禾生而不成者謂之童節今兩節字皆誤作節禾字誤作秀　炎火笑
熾誤作熾釋文亦誤　和誤作龢　戢其左翼云戢韓詩云捷也捷其喝於左捷
誤作捷當依王海改正　大庚抗抗云抗苦浪反苦誤作若　笑衆度度而棲鵠
云鵠鴟也說文云郎鵠也小而雄中又云鵠者覺也直也䖍者直己意今說文無
此文鵠字注云鴻鵠也　發彼有的云勺音的本亦作的今誤作的音勺當依元
本改正　錫爾純嘏嘏古雅反今脫嘏字當依元本補入　威儀反反云反韓詩
作昄昄蒲板反善兒今昄誤作販當依王海改正怭怭云怭說文作佖佖今誤作
怭　側弁之俄云俄五何反又廣雅云衺今衺誤作哀　禾敢云敢本亦作敢
二敢有一誤以生民推之上敢字當作叔　福祿膍之膍誤作脆　騂騂引說文
詳本篇　見睍引韓詩睍睍誤作睆見當依王海改正　婁驕引介雅裒鳩樓聚

也裒誤作裒　臺笠云介雅作臺今介雅作臺　尹吉云吉毛如字吉誤作吉
苑結云苑於粉反粉誤作勿當依元本改正　垂帶云帶音帶今誤作帶音帶當
依呂記及元本改正　如蠆笑尾末捷然云捷其言反又音虔當作丘言反又音
虔今捷字有此兩音　言綸之繩笑綸釣繳也云繫音灼亦作繳今繫誤作繳繳
誤作故　漫彼稻田云漫本又作瀀瀀今誤作寖二條當依元本改正又以下泉
大東推之漫瀀二字必經俗儒互易　嘯歌云歗音嘯本亦作嘯今誤作嘯音歗
當依元本改正　戢其左翼笑禮義相下云下遐嫁反遐誤作假　緜蠻云緜面
延反面誤作而　漸漸云漸漸亦作嶄嶄今嶄誤作斬當依呂記改正　傳卑噣
云噣又音畫本又作咮今畫誤作畫咮誤作獨　三星在罶云罶本亦作霤又誤
作文　倪天云倪說文譬喻也喻誤作譽　造舟云造廣雅作艁說文艁古造字
二結皆誤作船　緜緜本由大王也云一本無由字本誤作反　陶復云復說文
作𥧾𥧾今誤作覆　俾立室家云卑本又作俾今脫此五字當依呂記補入
抹捊誤作捋又引說文引取誤作引聖　椇之云栖字亦作椇今栖椇互易當依
元本改正　傳楙把木也云楙音毛反音字誤　淠誤作渒　榛楛引艸木疏楛
似荊上窠入織以爲筥箱織誤作炭當依陸疏改正　民所燎矣云燎祭天柴誤
作此　捘之云捘如荤反捘誤作椶　王此大邦王徐于況切于誤作千　崇墉
仡仡云說文作屹今屹誤作忔　靈臺笑民實也云實又亡定反亡誤作云　哲
王云哲本又作悊今悊誤作哲　維麗止之笑契灼云挈本又作契今挈契互易
二條當依丑元本改正　莊敢云叔又作敢今叔敢互易當依呂記及元本改正
實種脈字詳附錄又雍種亦誤作雜　或掎云掎弋沼反弋誤作戈　羿之傳漸

米云浙說文云汰米也汰下脫米字　取㪅字㪅字亦作䊀今㪅䊀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行葦箋耉凍梨也云梨利知反又利方反方字誤　胙膰傳膰亟云亟本又作䐲說文云舌也又云口次肉也今說文亟作㐭象舌形亟从人在臼上小阱也从肉爲䐲食肉無厭也非舌義　敍賓傳觀者如堵牆云堵丁古反丁誤作寸　大斗云斗字又作枓今枓誤作科　台背箋鮐文云鮐湯來反湯誤作易

旣醉箋下徧舉臣云徧音遍今遍誤作音當依元本改正　宜君宜王云且君且王一本且並作宜字今三且字皆誤作宜當依呂記及元本改言　寀寮引說文與今異詳本篇　在巘云甗本又作巘今甗巘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取鍛引說文與今異詳附錄　飄風云票本又作飄今票飄互易當依呂記及元本改正又推此則匪風叚羲釋文飄作票亦是近本互易　惛怓云惛說文作㛰云怓也釋

文惛亦不僚也案㛰當作怋釋文當作說文下惛字當作怋僚當作㜕并誤四字當以說文改正　下民卒癉云僤本又作癉當但反今僤癉互易但誤作亶當依元本改正　無然泄泄云會猊云今云誤作反又云泄說文作呭今呭誤作泄

辭之懌矣云繹本亦作懌繹今誤作懌當依元本改正　反爾同僚云僚字又作寮元本經與釋文僚寮字倂相反　殿屎云屎說文作吚吚誤作呷　攜無曰益箋女攜掣民云㩜本又作掣今㩜掣互易　攜民孔易箋易易也云易也以豉反易誤作異　俾晝作夜云卑使也本亦作俾今卑俾互易　蔑沈湎云耽本或作湛今耽誤作沈上四條當依元本改正　內奰誤作奰又奰時人忕於惡云忕說文云習也又四月正義引說文與此同今說文無忕字　靡哲不愚云喆本又作哲今喆哲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覆芳服切芳誤作若　洒埽庭內云廷音庭今

廷庭互易　不僭不賊云譖諸本亦作僭逹反下我譖同今譖僭譖三字皆互易　告之話言云話說文作詁今詁誤作話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又引說文訓故言也今訓作話元本作詁皆誤當改从說文　旟桃有翩云偏本亦作翩今偏翩互易　昇禍以爐云盡本亦作爐今盡爐互易　好是稼穡云家王申毛音駕下句家穡維寶同今兩家字皆誤作稼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　蟊賊云蟊說文作𧑄𧑄字誤當作蟊徐鉉曰惟此字象蟊形不从矛　哀恫云同本又作恫今同恫互易　荼毒箋恚怒云恚紆避反紆誤作紆　中垢云垢古口反古誤作舌　來䟦云跂本亦作䟦今䟦誤作跂上四條當依元本改正　雲漢敍銷鑠云銷音消鑠字誤　蟲蟲云蟲爾雅作爞今爞誤作蟲　箋雷聲尚殷殷云然然一本作雷雨之聲當殷殷然上然字上當有缺文　炎炎云炎手連反手誤作如　如惔如焚

云惔音談今談誤作炎二條當依原本改正又云惔說文云炎燎也今說文云惡也　敬共明神云明祀本或作明神今祀神互易　徹馬師氏傳徹馬不秣師氏弛其兵云秣說文作䬴施本又作弛今䬴誤作秣施弛音作弛上三條當依元本改正　我儀圖之云我義毛如字鄭作儀今義誤作儀當依呂記及原本改正　其殷維何云脅本亦作殷今脅殷互易當依元本改正　遄豆有且云且又七敘反拔非韻疑當作敘　八鸞鏘鏘云鏘本亦作鏘今兩字皆作鏘　祁祁云祁巨移反巨誤作豆　訏訏云訏况甫反甫誤作角　其追其貊云貊說文作貉云北方人也今說文云北方豸種也　如震如怒云一本無兩如字皆作而今兩誤作兩　鋪敦云鋪韓詩作敷敦誤作敦　哲夫成城云喆音哲本亦作哲今喆哲互易二條當依元本改正　桑柔說說傳說說家不供事也云家說文云嬾也今說

文云窓汚窬也案訓頓者字應作窳上从宀不从穴說文無此字惰窳俞生見史
記　楱苴云苴士加反加誤作如　清廟敍洛邑云雒本作洛今洛雒互易當依
元本改正又亦字誤作音　維天之命引韓詩維念維削念當从心蜀文選注引
薛君章句作惟當改从之　維周之禎云祺音其尔雅云同徐云本又作禎音貞
與崔本同今首句誤作禎音貞元本不誤案禎真不同音兄據下文義又合之孔
疏及尔雅斷應改从元本　天作偽或易云易羊豉反下除易日昔同除誤作徐
箋坤以簡能云以亦作坤今以誤作迎　時邁敍柴望云說文字林柴作祡
執競敍下鍠文誤單行寫上又誤題箋云　威儀反反云反反如字今誤作一又
如字　駿發爾私云浚本亦作駿今浚駿互易　有瞽云瞽本或作鼓今鼓誤作
瞽三條當依元本改正　瀹管箋貴鍚云鍚方言云張皇反即乾餹也反字誤今
方言云鍚謂之餦餭郭注云即乾糖也　潛云潛小介雅作槮今脫尔字　宜哲
云哲本亦作哲以抑膽印推之上哲當作喆　俾緝熙云卑本亦作俾今卑俾互
易　有客叙箋既黜殷命云絀又作黜今絀黜互易二條當依元本改正　耆定
尔功云耆鄭云惡也案箋云老不云惡句有誤　敬之云漫亍息反經傳箋並無
浸字音又不合必有誤　但隰徂畛傳畛埸云埸音易音誤作皆　緜緜其麃云
麃說文作穮云耨鉏田也今說文云耕禾間也　有椒云椒沈作俶俶今誤作椒
當依元本改正　殺將將牡云將本亦作將二將有一誤　絲衣敍箋商謂之肜
云融餘戎反尚書作肜今融誤作戎當依元本改正　載弁俅俅云俅說文作絿
今說文俅字引詩弁服俅俅云冠飾貟絿字引詩不競不絿云急也疑罪及鼐云
說文作鼒今說文鼐字引此詩而以鼒為俗字　不吳不敖引說文與今異詳本

詩　蹻蹻王之造云造詣也詣誤作諸　屢豐云婁力住反婁誤作屢二條當依
元本改正　般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詩有之今脫有字　駉敍下云駉
古熒反說文作駫又作駉今說文駉字引詩在駉之野云从馬同聲牧馬苑也駫
字引詩四牡駫駫云从馬光聲馬肥盛也二字徐音古熒切駫字云良馬也从馬
堯聲徐古堯切然則駫乃此詩駉字驍乃别字　又云坰古熒切古今誤作若
鼓咽咽云咽本又作淵鼓鼓字衍或是鼘字誤分為兩字　詒孫子云詒本或作
詒二詒必有一誤　其旂茷茷云伐本又作伐今兩字俱作茷當依元本改正
薄采其茆云茆或名水葵葵誤作戾當依卄本疏改正　不吳云吳鄭如字又王
音誤作吴音話同今誤誤作吳吴誤作吴當依元本改正又作吳上疑有闕文
憬彼淮夷云憬說文作廣音獷云闊也一云廣大也今說文引此詩云覺悟也又
覺字主云讀若詩穬彼淮夷其麃字不引此詩獷獷古猛反　猶繹云繹韓詩云幼稺
也稺誤作穉當依玉海改正　俾民稼穡卑本又作俾今卑俾互易當依元本改
正　遂荒大東云荒如字下主作荒云至也應依元本改下注為雍詩又兩荒字
必有一誤　奄有龜蒙云蒙字又作嵘同山名也同誤作周當依元本改正　居常與
許箋祭臺於薛云薛字又作薛二薛有一誤　那箋齊之日云齊本又作齋今齊
誤作齊　奏哲云怨字音哲字或作哲今誤作哲音悊　聖敬日躋云鄭注禮記
讀此為日躋躋往也今兩躋俱誤作躋　昭假云假尤云鄭箋云寬服以兆義訓
非韓字也恐有誤　駿厖云駿音峻今誤作音俊　敷奏云傅音孚本亦作數今
誤作敷音孚本亦作孚二條當依元本改正　百祿是總云總本又作緵緵今誤
作駿　三㚇引韓詩云㚇絕也絕誤作色當依玉海改正　且業箋撓敗云撓又

女卯反卯誤作卬當依元本改正　宷入云說文宷作罙从冂米云冒也今罙誤作冞冂誤作內　天命多辟云辟音璧王者辟邪也者字當依元本改作音下辟字疑當作僻　松桷有梴云梴丑連反柔梴同物耳句有誤　右凡字當改正顯有定據者則云某字今誤作某或繼之云當依某書改正雖無據而可信者則云某字誤當作某其欲信而未敢決者則云疑當作某其可疑者則云有必誤其引定典文雖異而義同者弗贅及其義異而各通者則兩存之不習辨案隸文成於唐初所載經注猶存漢隸舊體後衛包改用今文字畫盡失其舊矣至所引尒雅今止存郭氏注本又今世說文乃徐鉉韻譜非許氏始一終亥之舊與元朗所見必有差殊安其書中引述不盡相符也故於譌字之外亦備列之俾好古者得覽焉

集傳訛誤

集傳所載經文近儒馮嗣宗以注疏本校之得譌字及文倒者共十有二余續校之又得十二譌字脫者倒者各一今列於左　鄘終焉允臧焉誤作焉(今照本注改作焉)　王羊牛下括誤作牛羊下括　齊不能辰夜辰誤作晨　小雅求尒新特尒誤作我　朔月辛卯月誤作日　胡然厲矣然誤作為　家伯維宰維誤作家　小旻如彼泉流誤作流泉　爰其適歸爰誤作奚　大雅天降滔德滔誤作慆　抑篇如彼泉流誤作流泉　商頌降予卿士誤作降于(已上馮氏校得)　召南無使尨也吠尨誤作厖　何彼穠矣穠誤作襛　衛竹竿遠兄弟父母誤作遠父母兄弟　小雅言歸斯復斯誤作思　昊天大憮大誤作泰　楚茨以享以祀享誤作饗　福祿膍之膍誤作臏(國本注亦誤)　皇不能趨趨誤作趍　不皇朝矣皇誤作遑　下　二

章同　大雅淠彼涇舟淠誤作渒(監本注疏誤)　以篤于周祜既于字　周頌既右饗之饗誤作享　魯頌其旂茷茷誤作伐伐　商頌來格祁祁誤作祈祈(已上續校所得)

右共二十六條其中有妨文義者羊牛之為牛羊辰之為晨尒之為我予之為于其失韻者趨之為趍(趍音馳)而茷茷則不成字皆當急改之其餘雖於義無損然不可妄易經文也又馮氏謂朱子作傳時三家詩已亡所據止毛傳本耳不應有同異此定是傳寫之誤余謂傳寫之誤固有之至如不能晨夜家伯冢宰昊天泰憮奚其適歸天降慆德降于卿士此六詩確是朱子自改觀注語可見也

集傳經文多誤而傳中譌字亦復不少有朱子欲改而不及者有後儒知而辨者亦有相習而莫覺者今列于左　壹發五豝注豝牡豕也牡字誤當作牝(大全載晉空陳氏語辨之)　黻衣繡裳注黻之狀亞兩己相背亞當作弫己當作弓　小人所腓注引程子語朱子自云欲刪而未及(見大全)　南有嘉魚注鵻鵃脆鄉字誤當作䳺字衍(未克弄此義辨之而大全不載)　或耘或耔注引漢書苗生葉脫生字隴其上誤作壝其土　小宛交交桑扈注俗呼青觜觜字誤當作雀　頍弁賦而興又比也原本作賦而比輯廣劉瑾增入興又字誤三篇同　築城伊淢注淢城溝也城字誤當作成　池之竭矣章注賦也朱子自云作比為是(見大全)　閔予小子引大招三公揖讓劉瑾言揖讓當作穆穆　賚主此頌文武之功文武當作文王　駉注此言僖公牧馬之盛輔廣言僖公當作魯侯(大全載其說)　右共十二條

俗本集傳將原本反切皆轉為直音意在便童蒙之誦習也然其間舛謬頗多反語誤初學矣　頍之頍之頍戶結反俗本音潔　招招舟子招照遙反俗本音韶　揭且之皙也且子餘反俗本反音疽後且皆誤音　子之湯兮湯他郎反又宅

浪反俗本音蕩　吉蠲爲饎蠲古玄反俗本音娟　旣佶且閑佶其乙反俗本音吉　下民之孽孽魚列反俗本音桀　瓜瓞唪唪唪布孔反俗本音絆　萋萋萋萋誤同唪　聽我藐藐藐美角反俗本音眷　如燬如荒荒音池俗本音除此非　轉如爲音不如何故致誤　又有元本乃破字而俗本誤以爲音者　假樂君子假依中庸左傳作嘉俗本音嘉　我心慘慘慘當作懆俗本音慘　鬷假無言鬷中庸作奏俗本音奏　又有元本誤而今本是者又有二本異而皆通者茲不贅及

毛詩稽古編卷第三十

附録

國風

周南

毛傳古雅簡質讀者不可率易如關雎首章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初視之竟似目后妃爲善女矣及觀次章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方知下文淑女不得指后妃也不然流之與求之文義不倫矣孔疏申首章傳意謂后妃旣有是德又不妒忌思得淑女以配君子故此淑女宜爲君子之善匹此善會傳意者也嚴緝旣言后妃供荇菜又以求之爲求后妃此誤認傳意者也

薄汙我私傳云汙煩也箋云煩煩撋之釋文云阮孝緒字略云煩撋猶挼莎也撋而專反又而純反挼奴禾反莎素何反案煩字亦作攋玉篇云攋抆𢶡扣擹挼也撋本作㨎周禮有㨎祭玉篇云撋摧物也挼說文云摧也以手麥聲一曰兩手相切摩也今俗作挼非是玉篇作挱云亦作挲廣韻云手挼挲也周禮㨎祭音獸酌注獸讀爲莎以醴酒摩莎沛之

漢廣之游女韓詩以爲漢神其祖屈宋湘巫之說乎敘曰說人也章句云言漢神時見不可得而求之見文選李善注夫說之必求之然惟可見而不可求則慕說益至敘意或亦爾又從而實之以事遂有交甫請佩之說矣又雞鳴防有鵲巢二詩韓敘亦以爲說人未詳其義

惄如調飢釋文云惄本又作愵韓詩作溺音同今案玉海載釋文引韓詩愵如調飢則溺乃愵之譌也又案說文云愵憂皃讀與惄同玉篇云惄奴歷切思也愁也或作愵二字音義皆與愵同字形與尦溺相似弱當為愵愁當為惄皆傳寫之誤耳呂記引釋文云惄本又作愁愁乃惄之俗書亦誤

汝墳未見韓詩薛君章句曰王室政教如烈火矣猶往而仕者以父母甚迫飢寒之憂為此祿仕韓義雖未必得詩恉然後漢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誦此慨然而嘆詩可以興信夫

召南

雎鳩鷙也鷹鳩鷹所化也皆鷙鳥也后夫人取興焉有別與均一非鷙不能故以象婦德與或曰鳲鳩生三子一為鶚然則二鳩同種而鶚為貴矣

采蘋引內則織紝組紃疏云紝也組也紃也皆織之紝謂繒帛紝絲也組亦條之類案組紃之別詳內則疏云組紃俱為條皇氏云組是綬也但薄闊為組如繩者為紃耳又案說文云組綬屬紃圜采也禮疏應本此為詁釋文以組為綬亂未然綬纓也簡兮執轡如組取其有文章豈一綬之謂乎

采蘋釋文引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薸今目驗此二艸藻沈而蘋浮頗怪其相反案薸字尒雅翼及玉海引韓詩皆作藻雅翼云蘋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若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故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藻藻音瓢即小萍也蘋亦不沈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耳羅語良是藻與薸字形相類因而致誤耳又案黃氏韻會引韓詩亦作藻玉海兩引此文一薸而一藻則此字之誤其來久矣

左傳說采蘋詩云潢汙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襄二十八年傳叔孫意

召南大夫妻是蘭姓女乎季蘭之例與季姜季姬一例矣蘭姓不載經傳故後世無聞古或有之也桑中之孟庸也與亦不載以與姜弋並舉故知是姓弋之為姒若非穀梁傳則亦莫可攷矣杜注以季蘭為少女之佩蘭者殆是臆說案後世亦有蘭姓如漢蘭廣晉蘭維梁蘭欽皆是師古注急就篇謂出自鄭穆公蘭古未有氏其祖之名者況鄭之七穆並無蘭氏顏說未必然也詳左傳之言安知後世蘭姓非季女父族之苗裔乎

近世說文長箋引易豫卦殷薦語證詩殷其靁殷當如字讀謂殷本訓作樂之盛易以雷象作樂之聲詩以樂象雷之聲皆言其盛此亦可通但不若以殷殷象雷聲尤有致耳

摽有梅釋文摽婢小反又符表反說文拋字注云棄也从手从尤从力或从手票聲詩摽有梅落也義亦同匹交切是摽乃拋之重文或摽字別見云擊也一曰挈門壯也符少切音義皆與詩異

何彼穠矣詩後人誤以春秋事實之謂齊襄之詩矣近世有偽為申公詩說者謂齊襄殺魯桓莊王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婚以桓王妹嫁襄公國人傷之而作斯亦巧於傅會矣不知桓公初被殺魯即請以彭生除恥而齊亦從之矣齊魯未嘗相讎焉用天子女為婚媾之具哉

邶

周書作雒篇云武王克殷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監殷臣孔晁注云東謂衛殷謂邶鄘又云周公降辟三叔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于東孔晁注云康叔代霍叔中旄代管叔據此則康叔乃封於邶鄘而衛地以與中旄非康叔國與

諸經傳異未詳其故竊意分與二子當在初翦殷時殷後中旄或遂殺則并以衛
與康叔容有之也姑記以存疑
康成詩譜云衛頃公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孔疏云衛世家頃公厚賂
周夷王夷王命為衛侯故知當夷王時案劉恕通鑑外紀辨世家語為非云頃公
元年當獻公之三十二年也當厲王十六年焉賂周周命為衛侯時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變風始作今合周本紀衛世家觀之厲王以三十七年奔彘衛釐侯之十
三年也逆計釐侯之立應在厲二十五年釐乃頃之子頃在位十二年應以厲十
三年立不得與夷王同時而世家乃言其賂夷三代世表亦以頃當夷世其書自
相矛盾至賂周得侯索隱駁之良有理則其事亦不足信譜疏皆以世家為據殆
未考其真也至劉謂賂周在厲十六年又不知何據并和以前紀年修短俱不可
考耳
終風韓詩章句云時風且又暴使己思益遂二語頗似五言古詩陸士衡贈顧彥
先詩隆思亂心曲正用韓君語
雉鳴雌曰鷕雄曰雊詩求牡偶鳴求牝偶雌是也故番岳射雉賦云雉鷕鷕以朝
雊而尋雌引顏延年語以譏其誤
涇以渭濁箋云涇水以有渭故見渭濁舊本如此釋文云故見渭濁舊本如此本渭作謂
後人改耳今玩文義作謂為是疏申箋云先述涇水之意言以有渭故人見謂已
濁則孔氏亦以為作謂
湜湜其沚箋云湜湜持正兒唐皇甫湜字持正本此
夫子謂商太宰曰西方之人有聖人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令而自行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此自我緣書也前今詩西方美人所指將無同蓋漢明以
前大法雖未被東土然觀周昭穆二王時太史蘇由扈多觀見風而知祥西極化
人說者以為即神足弟子中天臺之建實佛刹之濫觴可見此時大法必稍有流
傳一二士大夫明悟淵識者能默記之但未比戶誦習耳故邶國詩人聞風思慕
晉語亦引西方之詩者齊姜氏大國女所聞必有由來矣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蓋仰戀慕情見於詞邶賢人其修淨土觀者歟姜氏所引書曰懷與安實疚大事
懷則不能解脫安則不能精進大事所謂一大事因緣也姜引之雖斷章要皆微
妙宗旨略見於周世者合之夫子之言是證東土之有大法久矣及秦火之後已
逮煙燼然劉向敍列仙傳有佛名傳數承明帝問傅對以天竺之教非素有流傳
豈能知之乎又夫子之論太宰抑三王卑五帝範三皇獨歸聖於西方非神乎其契
杜詩言文字之表不能推尊至此所謂惟聖知聖也與邶賢齊女得之於流傳者
又異矣噫此可為知者道也
泌彼泉水釋文云泌說文作䀣直視也案今說文䀣字注云直視也讀如詩泌彼
泉水然則說文引詩乃作泌非作䀣也玉篇亦云說文作泌矣不知何人改泌為
䀣又謬入直視之訓也觀呂記引釋文云泌說文作泌是宋本注疏原無誤而元
本注疏則誤與今同可見誤之來已久
釋文别作之字譌舛最多稽詩記所引得正其一二惟泉水飲餞于禰釋文云禰
韓詩作坭呂記引此坭作泥今考玉篇録韓詩與同此字亦从土旁作坭又廣韻
云坭地名當指詩飲餞之處目獨此一字今本得之
王事敦我箋云敦猶投擲也擲釋文作擿云與擲同或作擿非案說文擿直隻反

搔也投也與擲字玉篇擿雉戟反投也弃也擲同是擲字後世所𢘻也其擿字說文宅歷竹戹二切玉篇多革切注音云拓石切為也之果實也其種義別故陸以為非

說懌女美鄭讀懌為釋案說文懌字注云經典通用釋是漢以前此詩元作說釋康成非破字也然箋云說懌當作說釋則明是改懌為釋非原作說釋矣竟當時說懌說釋經本各不同鄭特據釋以改懌乎姑說記以俟攷

鄘

刺宣姜之詩俱列鄘風據有茨君子偕老鶉之奔奔凡三篇而定之方中卽繼其後說詩者以為著衛亡之由也然宣姜所生子女五人皆無失德戴文二公宋許二夫人並見詩而文公尤賢狄難以後衛得復存者文公也自此迄君角又血食四百餘年非中冓貽羞康叔久不祀矣史記謂昭伯乃公子頑同母弟國人以頑之淫及惡朔故莫肯與狄戰而衛以亡然則文公之為衆心所附幷克昌厥後始亦以頑故與但昭伯之母夷姜也宣公烝於夷姜生頑踰年及頑昭伯之生與其子文公無異也兩世因烝而得子卒延四百餘年之國祚詎謂天道福淫邪吁文公之後有衛者宣姜之子孫也秦宗之後有唐者武后之子孫也二事千載若一轍矣

詩多用相字如相鼠有體相彼鳥矣相彼投兔相彼泉水相其陰陽之類皆訓為視孫奕示兒編據陸璣疏河東大鼠能人立之說鼠頸躍跳又尊合辭僉許禮鼠拱立之句欲解相鼠為相州之鼠謂相州與河東均鄰當有此鼠詩以鼠有體喻人之不如斯亦鑿矣詩本以鼠之貪惡喻無禮之人豈如孫所云哉相州與河東鄰部相州今河南彰德府魏漢河北縣今山西平陽府解州平陸縣中隔晉地不可謂鄰禮鼠之偶文人借經語為緣餙畫足為據況此詩作於文公時衛已徙河南矣相杜河北非復衛有詩人自其地產以為興端何得及之哉

論衡云彼詩姝者子何以予之其傳曰譬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化矣然丹朱慠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也此與小敘臣子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意略相符矣毛氏與此文少異三家詩說然畧詩與傳齊詩有后氏孫氏傳韓詩有內外傳而外傳今存兗所謂傳其齊之后氏孫氏及韓之內傳乎兗又解維惠用光為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解子孫千億為宣王德順天地天地祚之子孫衆多皆與今詩異其言鶴鳴九皋聲聞于天及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則與毛鄭之說同

衛

水經注淇水東拙而西轉逕頓丘城北又逕頓丘城西則頓丘在淇水東南也姊涉淇而送既至此又涉淇而嫁之是姊居淇西北矣淇水東南流入河復開隄卽古黃河北岸既居在焉則河之北淇之南也兩人本各天一涯既以異鄉客子與姊設語自成婚之歸家雖出而實締矣姊以輕信被紿夫身逝人後之見弃又誰訴乎

王

暵其脩矣脩云脩且乾也孔疏與爾雅暵其者將然之詞上章言暵乾下章言暵溼而脩在其間故毛以將乾為訓乎又脩之本義謂脯之加薑桂者脯乃自溼而乾之物宜取且乾為義矣劉熙釋名云脩縮也乾燥而縮也亦堪助發毛義矣槭韻補引傳作曰乾亂不如且義長

釋文云㒸如字本或作蓫音同案蓫字两見尒雅云蓫蓨者彼釋文音湯云苗以由乇六徒歷二反蓨者彼釋文宅凋切郭注音杏詳則蓨是艸名非此詩蓨字又說文云蓨苗也苗蓨也玉篇云蓨苗也蓨蓨也苗蓨也皆祖尒雅

王風傳两言騅而義不同推騅也是艸美騅也是色

毳衣如菼傳菼騅言其色也箋菼薍言艸名也疏謂傳但言菼色未詳艸名故箋引釋艸文以定之是已今案傳語即尒雅釋言文但釋言字作騅注云菼色如騅在青白之間釋畜云蒼白雜毛騅是尒雅之意以馬色比艸也毛傳字作騅箋言青者如騅鄭會張逸又謂騅爲青非艸名菼本青蓋蓏蒐服具五色箋言其青端言其奕各舉一色也是傳意以鳥色比艸也一以鳥旁一以旁物異而義同

鄭

周禮賈公彥疏謂鄭說婦人者九篇衛則三架記孔疏亦言鄭風二十一而說婦人者九篇今案之殆不然也鄭之刺淫者惟女曰雞鳴刺不說德而好色丰刺男行而女不隨東門之墠刺不待禮而相奔野有蔓艸男女思不期而會溱洧刺淫風大行凡五篇其有女同車有女如雲二詩雖說婦人皆一刺忽一閔亂不言淫也即併數之亦僅七篇安得九乎至衛刺云淫則不止於三若不數邶鄘則賈說所舉桑中乃鄘風也

左傳紀鄭事所言城門凡爲名十有二曰渠門見一曰皇門一見曰師之梁門見四曰北門見二曰東門見六曰閨門見一曰時門見一曰鄟門曰倉門曰舊北門已上皆見一又有遠郊門曰桔柣之門見三又有外郭門曰純門見二惟東門兩見於詩意此門當國要衝爲市塵輻輳之墟與故諸門載於左傳亦惟東門見數及之隱四年宋衛陳蔡四國以師圍焉襄十一年晉悼公以諸侯伐鄭鄭宋之師門焉是年又伐之則觀兵焉二十四年楚伐鄭亦門焉子產對晉使所謂并埋木刊指斯地也昭十年鄭火子產辭公子公孫於此門之外焉蓋師旅之所聚賓客之往來無不由是其爲鄭之孔道可知宜乎詩之一與一態皆舉以爲端也雖然除地之墠行上之栗特假以寓興耳至五爭之後室家相弃出此門者但見亂離之象詩所爲閔與

齊

東方之日兮辭詩辭若章句以爲說其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後世文人率祖其語以入詩詞如神女賦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日出東南隅行淑見耀朝日秋胡詩明艷侔朝日正襲此意也故李善注文選皆引辭語證之然以爲詞家佐筆之資洵美矣若釋經自當以毛鄭爲正

不能辰夜孔疏言乾象以來諸歷及今太史所候晝夜以昏明爲限故晝漏率多於夜五刻惟馬融王肅注堯典因有日出日入語遂以見日爲限故晝夜之刻相等蓋日見之前日入之後距昏明各二刻半故論昏明則晝多五刻夜少五刻據日出入則晝夜均也鄭作士昏禮目錄舉其全數謂日入三商爲昏即此義案正義成於太宗時孔亦見麟德歷所言太史所候其甲寅元歷乎近歷日法止據寒暑爲脩短無復五刻之贏縮不知始於何歷也疏又言馬王晝漏六十夜漏四十已減晝以俾夜鄭注堯典又減晝五刻以增之誠爲妄說案劉洪乾象歷鄭爲注釋乃於尚書不用其日法又自違其日入三商之義斯不可解

載驅箋以爲文水之上蓋有都焉襄公與文姜所會孔疏謂汶北尚是魯地襄公

當入魯境叅詩四章皆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也案水經注云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詩所謂魯道有蕩也汶水又水有文姜臺汶水又西南流詩云汶水滔滔矣然則文姜臺者即康成所謂都乎

魏

后妃而采荇夫人而采蘩國君而采莫乎采采蕢雖曰躬親非必身親其役也猶耤田之躬耕公桑之親繅云尔但二南敦以併祀魏風俭而非禮故美刺分焉

秦

小戎虎韔鏤膺交韔二弓二韔皆从韋韔釋文云韔勑亮反下同則今本無誤矣韻會謂上字从革作韔下字从韋作韔不知何據

艸木疏稱秦風苞櫟言河内人謂木蓼爲櫟椒榝之屬也其子房生案本艸本艸謂之木天寥宋圖經云今出信陽木高一二丈三月四月開花似柘花五月采子子作毬形似檾麻子可藏作果實近世李氏綱目云其子可爲烝其芽可食辟田豕蜀詩有地丁葉娛和鳳采天蓼芽新入粉煎之句是也又有藤天蓼小天蓼并三焉唐本注謂作藤蔓葉白子如棗者藤天蓼也食療謂椒蛇如子冬月不凋者小天蓼也三者雖異功用相髣髴云

豳

古人順時布令必揆星象以示期如定中水正亦見之類皆是而言火尤多季春火見則出火季秋火伏則内火土功則火見而致用用木則火出而畢賦雩祭必竢龍見蒼龍三次大火實當其中至王伐殷出師之日月在辰馬辰馬房心也以次言房心當大火以星言心獨爲火也又火出而火陳如陳必建有星孛於大辰卽大火如宋衛陳鄭將灾用以占驗尤不爽焉案春秋漢書火出於夏爲三月夫子言火伏而蟄者畢是火之伏見乃一歲寒燠發斂之大界又房四星心三星體皆明大衆目并見易以曉民宜古人多用以布令也豳風流火着將寒之漸也皆張趯云火中寒暑乃退火昏中而暑退暑既退而火西流當爲七月矣豳風詠夏商時事趯語在周景王時前此則星火以正仲夏見堯典五月初昏大火中見夏小正小正傳云大火者星也後此則季夏昏火中見不韋月令皆以火爲夏之中星惟仲與季不同斯乃歲差所致孔疏據鄭舍孫皓語謂堯與通畢大火之次月令獨指心星故異始非也歲差法始於晉虞喜康成未及知耳觀小正之大火是心而以五月中則堯典非統衆可知夏近堯世所差尚微秦則遠矣要之自唐迄秦幾二千年而火之昏中未有在夏後者今歲差踰甚目驗星宿直至七月中氣方得昏中及西流則已仲月矣致冬至日躔較曩時又差二十四度火中遲至初秋何怪焉余舊有郎廟詩其頷聯云蘭茝秋風入北渚芙蓉夕露火西流流火與芙蓉間句合於古而乖於今時未諳星象耳然農人暑夜田作猶指房心尾爲大人星以記夜之淺深北以其明大而易見耶大人者大辰之訛也吳語人以紀稍異於辰云

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小尔雅云遐遠也成王大安燕偁遠也以公孫爲成王與毛同以瑕爲遠與毛異

小雅

鹿鳴之什

唐文宗述毛詩鹿鳴疏謂苹葉圓而莖白叢生野中恐非蘋蘭今孔疏無此語先

儒以為疑源案孔氏詩敘書昔之為義疏者有全緩何胤舒瑗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諸家而焯炫為殊絶今據以為本然則文宗所見其孔氏所删者乎孔所據獨二劉耳餘家義疏雖不采入正義然唐世必有存者文宗或偶見之

古人文字簡貴語無虛設況皇華詩諏謀度詢字各有義內外傳所載叔孫穆叔之言乃詩學之最古者不誤矣歐陽以為變文協韻殆不然蓋文體冗長莫盛於宋故其釋詩亦徒取文義疏達其中精義異旨俱順口讀過不復尋究反詆先儒之說為迂盡掃而弃之斯亦經學之一抝也

鄭箋以伐木為文王未居位在岐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孔氏申其說謂史記本紀周大王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大王時文王年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遷岐之初民稀國小地又隘險而多樹木或當親自伐木所以勤率下民案鄭說似無稽而孔氏申之則有理也盂丁商王小乙子也祖甲盂丁子也皆遯居荒野瀰迹民間父居天子位尚且躬為小人況侯國之孫乎大王之世與商二王不遠風俗宜相類文王伐木於山不可謂必無其事矣

采薇箋柔謂脃脃之時疏云定本作脃腝案說文脃从肉從絶省小耎而兖切前大也稍易斷也此芮切玉篇同又云俗作脆脕詩釋文音問玉篇無阮無怨二切色肥澤也又音問新生艸也腝說文音有骨醢也从肉耎聲人移切

歲亦陽止箋十月為陽坤用事釋文云坤本亦作巛困魂切天作箋引易坤以爲能釋文坤作巛云巛本亦作坤易坤卦釋文亦云坤本又作巛巛今字也大戴禮保傅篇坤字亦作巛案巛字卽卦形偃之則三立之則巛耳此字不見說文而兩見張揖廣雅一云順也一云柔也集韻云坤古作巛象坤畫六斷

象弭箋云弓末反戾者釋文云彆補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聲埤蒼云弓末反戾也案今釋文無彆字玉篇作弼卑結卑計二切弓戾也亦作彆廣韻亦作弼彆方結切義同又案弼彆彆㢼一字四形見攷併五音集韻

南仲之名不見他典惟汲冢紀年有之云帝乙三年王命南仲距昆夷城朔方此正出車詩詠事也又據紀年文王以 丁十二年立至帝乙三年在位五年矣而逸周書序言文王立西距昆吾北備獫狁則亦為初年事二書語正相合意南仲以王臣會西伯出征如春秋所書王人會伐之事與疏詩云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又云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又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則紀年語頗近之但據此則南仲乃王臣非文王之屬矣一年而平二寇在卽位之五年不在受命之四年矣皆與毛鄭相左紀年之書非先儒所取信姑記以備攷

檀車幝幝釋文云幝韓詩作緣案說文幝車敝皃昌善切緣偏緩也尺善切二字同音然則偏緩者正車敝之狀與廣雅緣緩也注緣字因表治羨二切義同而音異玉海載釋文云幝韓詩作檀車羨羨音同思慢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箋云或卜之或筮之俱占之合言於繇為近繇音宙兆卦之詞也卽古籀字顏師古曰左傳始作繇字繇从卜从繇今俗多脫卜字溷作繇

魚麗傳鱨鯊玩云偏檢諸本或作鯊鯉或作鱧鮦或作鱧鯇定本作鱧鮦案說文鮦魚名一曰鱧也直隴切鯉鱧也胡瓦切鯉鱧鮦鯇各同音是一魚而異名也皆與尔雅郭注合惟作鱧鯇者乃叔孫然之說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傳罩罩篧也篧說文作䈹云罩魚者也竹角切重文為籗釋文篧字助

匈反又𤞤護二音晉與說文異且言沈重讀𤞤非罩豈疑傳誤乎案爾雅謂之
罩正與傳合不可易也捕魚之器古今容或殊制矣

埤雅云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食乳泉出於丙穴集傳用其語曰鯉質鱒鯽肌
出於沔南之丙穴改鱒為鯽又割取下句肌字不成文義其傳寫之誤乎元本朱
克升疏義已辨其誤詩經大全誤襲疏義成書竟不改正此二字又不載克升語
可異也

傳汕汕樔也釋文樔側交反或作巢同疏引爾雅樔謂之汕寄樔巢二字本為兩
義樔見說文云澤中守艸樓則非捕魚器矣而無巢字巢見玉篇云罟也壯交切
又初教切其樔字注同說文意古止有樔字故傳借為巢義其巢字則後人所益
與韻會止載巢字注云通作樔合巢樔為一字則反以巢為正矣正韻承其誤故
樔字不收韻中

蓼蕭箋引虞書外薄四海釋文薄音博虞書釋文薄蒲各切徐音扶各反與詩不
同又易雷風相薄釋文薄音泊各反與書釋文同則亳博二音俱可讀矣案玉
篇廣韻止有蒲各二切

鞗乃革箋鞗轡首謂之革亦謂之鋚革未飾以金謂之金厄亦謂之鋚凡三物矣鞗
徒彫切鋚說文云鐵也一曰轡首銅以周切傳鋚其物亦異字趙宦光謂詩本作
鞗革石經並改為鋚非是

元戎十乘傳引司馬法文歷舉三代戎車名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後辨其
名義其於鉤車則云鉤鞶行曲直有正也鞶釋文作般云般今作鞶余謂釋文作
鉤股良得之疏引巾車金路鉤樊纓以證鉤鞶之義然鉤膺鞶纓乃車制之盡飾
者不以施於革路豈反為衝突之用乎韓詩言元戎之制車緩輪馬被甲衡軛之
上盡有劍戟被甲之馬安用金鉤之鉤以為之帶乎夏后忠質之世豈惡軍之車
反文於周乎況與先正之意亦不相合也毛傳云鉤車先正也元戎先良寅案九章算術有鉤
股之名見周禮保氏注橫闊為鉤直長為股其形磬折即工人之矩也車之行似之則一
直一曲皆方正而不斂故云曲直有正孔疏又云鞶字本作般或謂車行鉤曲般
旋曲直有正不必為馬飾此說較優於鉤鞶然不如取象於鉤股尤為明確也

采芑集傳云言周室之强車服之美也言其强美斯劣矣疏引老子語國家昏亂有忠臣六
親不和有孝子申之以為名生於不足宣王然後劣弱矣故詩人盛稱其强美后謂此語
雖勝然未必毛意先王除凶靖亂惟以德競不極兵威周之盛莫如文武文王閑
門修患而服混夷因壘而克崇武王以三百乘而禽紂故皇矣詩言伐密伐崇采
薇出車二詩言伐玁狁及西戎大明言二章言伐紂皆不侈稱車田之多軍容之
盛豈力不足哉所恃不在此也荊蠻小醜耳宣王起十八軍以臨其國雖克有成
功然威已殫矣至於路車命服炫燿於道元臣輔閫以壯國體可耳制勝之本當
不在此詩人述中興事業而區區以此見其强美於翊之餘其有諷切之思乎故
毛傳以强美為劣謂强美在武力斯劣者在文德耳

車攻傳大芟艸以為防元本作大艾艸得之釋文艾魚廢切正合艾音而字作芟誤
矣呂記及王毋引此皆作芟穀梁傳昭八年說田獵之制文頗與此傳同首句云艾
蘭以為防則字當作艾無疑

吉日集傳本自言學齋詩其說吉日庚午云南方之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西方
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是以王者吉午酉也然則此其齋詩之說乎後世

風占有六情之說葢本於此六情者好惡喜怒哀樂也申子主北方其情好行貪狼亥卯主東方其情怒行金賊戌丑主下方西南其情哀行公正辰未主上方東北與其情樂行姦邪寅午南西二方而六各以其日時與方占風之來以觀休咎葢主二而詩指其一焉

鴻雁之什

鴻雁鄭箋云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宣王之爲是務孔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後正王將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安居爲重也宣王之爲是務言所爲安集萬民是以民之父母爲務意同武王所以爲美案孔言今泰誓即河內女子所獻僞泰誓也所引二語與古文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意相彷彿非無義趣矣又大明七章孔疏引其文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此紀武王入商事後得六師欣戴之情定非誑語惟思文箋疏所引烏之事則當緯書之說耳

夜未央箋云猶言夜未渠央也釋文云渠其據反亦見編樂渠字音義其辭令録之云渠其據反則與遽同音荀子修身篇渠渠然楊倞注云渠讀爲遽古字渠遽通又古樂府調強來遽央明樂詩枯桿未遽央改之廣韻遽卒也急也是謂未卒也然而中也至如明讀山海經詩壽考豈渠央渠讀爲太作亦又轉爲詎渠詎皆訓豈與遽音同而義異

所父箋引書若疇圻父釋文云𠷎此古疇字本或作壽孔注尚書直留切馬鄭音受疏云彼注云順受萬民之圻父定本作若疇與鄭義不合誤也案此本是箋引尚書自應從鄭作壽疏語得之今監本作疇當改正又案說文𠷎疇耦椅數椅惕椅字从馬者而騎如後从毀𠷎直由切誰也从口𠷎又聲𠷎古文疇也今𠷎作疇當本从𠷎而疇反从壽隸變之譌也宜疇壽之互異矣又𠷎當作壽而疇姚翊椅椅皆从之譌亦同詩左執翿舞我龍兮怒焉如擣酌言醻之獻酬交錯如相醻矣一朝醻之皆是疇椅字不見詩而小星衾裯鄭以爲幬焉

祈父傳云宣王之末司馬職廢羌戎爲敗箋引千畝之戰實之亦言與姜戎戰實指姜戎也而字皆作羌孔疏申傳箋並云姜戎爲敗姜羌字形相似𢀡傳箋元作姜後譌爲羌耳

斯干傳以瓦爲紡塼朱子以畫中泰室女手執物當之黃氏以湖州婦人覆卻一瓦當之皆疑而未決是其制已不存矣孔疏云婦人所用瓦惟紡塼而已殆其所習見然則唐世猶有此物

節南山之什

維周之氐鄭破氐爲桎梏之桎釋文云桎之實反又丁履反疑也疏引孝經鉤命決曰孝道者萬世之桎鎋又引說文曰桎車鎋也今說文云桎足械也之日切並無車鎋之訓豈徐氏韻譜遺之乎又字書桎字止有之實一切案康成破字多取音同則丁履反當是古音又明前陸氏釋文而字書不收亦屬疏漏

式夷式已釋文云已毛音以鄭音紀案傳文已己巳三字形各不同何至兩可乎甚哉隸變之誤經學也

憂心如酲傳云病酒曰酲疏引說文云病酒也醉而覺言既醉得覺而以酒爲病故云病酒此說得之徐鉉韻譜因醉而覺語疑酲即古醒字殆未必然

桀紂之世有湯文而幽厲之末罔有代德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民之望湯文

急矣迄虢秦而湯文不出烏始不揉屋而止焉三代以後所以多無祿之民也雖
謂天道古今不變哉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毛云悠悠憂也里居也痗病也鄭云里居也釋文云里本或
作瘇後人改也孔疏云毛以為悠悠乎可憂也為此而病亦甚困病矣鄭以為悠
悠乎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為異呂記云董氏曰里顏野王作瘇爾雅以瘇為病
集注同之今毛以里為病蓋當毛作傳時字為瘇也爾雅云瘇病也邢疏引悠悠
我里為證而云里瘇音義同總觀諸說方知傳文有誤也凡箋義與傳同者例不
重訓毛果云里居鄭不應複出矣孔遂毛云為此而病指里也亦甚困病指孔痗
也又言鄭里居與毛異合之呂記邢疏則毛鄭里字訓病不訓居明甚昔謂傳文
當云里病也中間居也痗三字乃昧者妄增耳伯兮心痗傳已有釋故此詩止訓
里字俗儒以病字非里字當訓因增入痗字以當之見里字無所則謀箋文居也
以實之耳注疏諸本誤皆同雖元本亦誤又呂記謂毛作傳時字當作瘇此未必
然毛義由師授不特據經文且古字多通用當備里耳後儒據爾雅改為瘇容有
之釋文所云良是也
晉我暬御朱傳引國語居寢有暬御之箴國語正此暬字耳劉瑾辨之以為楚語
作褻意瑾所見國語也非善本反執其誤字以為正可嗤已案暬从執日狎習相
慢也褻从執私服也暬御正取狎習之義
孔棘且殆箋甚急迮且危釋文云迮本又作笮側格反案說文迮迮起也迮迫
也則箋文作迮為長
巧言云奕奕寢廟閟宮云新廟奕奕周禮隸僕注引詩作廟繹繹不知何篇文又
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天子之廟惟祧無寢繹繹相連貌前曰廟後曰寢
爾雅桑扈竊脂郭注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不食粟朱傳用其語曰俗呼青觜
肉食不食粟刊去雀字曲字不成文義此必傳寫之誤當云俗呼青雀而刊去觜
曲二字耳然諸本皆同讀者宜覺也案本草桑扈喙或白如脂或黃如蠟竝無青
觜者
𤸁焉如擣毛云擣心疾也孔申之言如有物之擣心又引說文擣手椎也一曰築
也語證之案釋文云擣或作𤸁韓詩作㾖除又反義同𤸁㾖皆从疒本作歹人有疾病象倚箸
之形几如女毛韓直以為心疾之名則擣似特借耳疏語恐非毛指但說文無𤸁字而
㾖訓小腹痛與心疾不合疏姑據擣字本訓釋之亦非無見
巷伯詩叙云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云巷伯奄官寺人內小
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於宮中為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
人譖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案叙故作是詩也下脫巷伯奄官四
字箋巷伯下內小臣上衍奄官寺人四字疏申叙謂經無巷伯字而篇名巷伯故
叙解之曰巷伯奄官言奄人為此官也則知叙未脫此四字矣又申箋謂巷伯內
官用奄上士四人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此官於宮中為近是箋文內小臣解
解巷伯非解寺人也不應云寺人內小臣下文云奄官不應上文先出奄官則知
箋文直當云巷伯內小臣也而中間奄官寺人四字皆衍文矣此其誤始因傳寫
者誤將叙內巷伯奄官移入箋而箋內巷伯不應複出遂改為寺人也疏又謂定
本叙內無巷伯奄官四字於理為是釋文亦云官本將此注為叙文而呂記嚴緝
載叙語皆無此四字則近本之叙不為誤也至箋之衍巷伯者移以解寺人其誤

最甚非孔疏無由正其失矣

巷伯傳蔡盍縮屋而繼之釋文云縮又作摍疏云摍謂抽也論文義摍字為正矣

案說文縮亂也一曰蹴也摍蹴引也皆所六切

谷風之什

有冽氿泉疏引說文云冽寒皃今說文無冽字止有冽字訓水清

大東箋閩置官司釋文云閩音開字亦作開亦風載驅箋閩　釋文閩亦音開則閩開二字音義同矣案說文閩苦亦切王篇廣韻同又曰亦音開其義則同釋文

甫田之什

或耘或耔傳云耔雝本也疏引漢書食貨記以釋雝本之義而文多不同案漢書言后稷畎田之法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艸因隤其土師古曰隤下也以附苗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能風與旱疏引此苗生葉脫生字隤字作遺賁字作成又脫暑字玩文義定是詩疏之誤呂記朱傳皆引此文誤亦與疏同惟王伯厚玉海引此與漢書合

甫田次章社方田祖二祭近世馮氏名物疏何氏古義二書欲以月令仲夏大雩當之謂祭五精帝必配以五人帝神農以配炎燃炎也此謬矣月令云仲夏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以詩合之絕不相符大雩之祭以上帝為尊詩不應反略之也山川百源將雩而先祈也非社非方也且社方與雩各一祭祭亦不同時不得總社方於雩也田祖是神農固為炎帝矣然大雩之祭偏於五精帝則五人帝咸在何獨舉其一也大雩用盛樂月令所言樂器十有九焉詩止及其三不得謂之盛也彼徒見詩言祈雨與大雩相合又疑耔正仲夏時因為此說耳不知古人龍見而雩當以建巳之月不以仲夏月令不韋之書未必合古禮康成注已規其失何足用為據乎詩本〔?〕今思古非若身遇而目覩者特詠一時事也上言耕耨之勤此亦祈報之事義各有取不必指當仲夏如執耘耔二字以概全詩則末章乎倉納庾萬箱載移亦與耘耔同時乎馮又以祈穀非祈雨識古注疏則尤妄以御田祖鄭引周禮籥章文證之矣不言祈穀也孔申鄭郊後始耕之言則引月令注元辰言求始耕之祭為證矣始耕之祭在祈穀祭後非一事也且祈穀之祭祭上帝而配以后稷不祭神農也此與經田祖之祭顯不相合焉誤指為祈穀而譏之不已過乎詩詠農事往往言雨如信南山之霢霂大田之興雨皆是此詩述春祈之祭因反甘雨以起下黍稷之文耳非媾言祈雨也豈可因此一語遂以方社田祖為一祭而以祈雨概之哉近書多妄說不足置辨惟馮疏效據尚確然亦有此無稽之語恐誤後學故特辨之

詩云爾祈來醵七月出車大田韓奕玄鳥是也右旁皆从邑今監本注疏大田誤作祈與五詩異嚴緝云監本作祁俗本作祈誤今監本已誤矣惟朱傳嚴緝作祁其玄鳥詩祁祁則呂記朱傳誤作祈

琫珌有珌傳云天子玉琫而珧珌遙音諸侯璗琫而璆珌璗音蕩璆音虯大夫鐐琫而鏐力幽切珌士珕琫力計切而珧珌案定本集本如此孫文同而孔疏稍異諸侯璆珌作鏐珌大夫鏐珌作鏷珌云天子諸侯璆珌異物大夫士則同尊卑之異也如今本則璆珌同物者惟士耳又案說文亦載此文惟不言大夫耳其云士珕琫而珧珌則士亦異物餘與今本毛傳同蓋各據所聞也又疏引說文云珕蜃屬而不及於蜃故天子用蜃蜃甲也士用珕今說文無不及於蜃句豈韻譜遺之乎又案傳言琫珌

之物為名凡七然玉瑳皆玉也盪(金之美者與玉同色鏐黃金之美者)與璗皆金也(鏐與金)珧珕皆
蜃也三物而七名焉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鄭箋並不推明膂鲂名正之義而孔疏申箋論之甚詳今本
箋文必有脫落在君侯謂之大侯以下大侯張而弓矢亦張之上

發彼有的以祈爾爵蘇氏釋此謂求勝以爵不勝者無本鄭箋箋云發矢之時各
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嚴華容辨之謂求勝以爵不勝不如較義求中以辭爵之
優所見良是然嘗求之孔疏知鄭箋本不作是辭爵女當作女爵又倒者傳寫之
譌耳孔申鄭云以求不飲女養病之爵又云我以此求女爵謂求不飲也又引鮑
義辭爵語證之使仲達為疏時箋文已作爵女則不應以求不飲釋之其引鮑
文又當較論其同異矣不知二字之倒始於何時也朱傳全用箋語亦作爵女

奧蕩之什

奄若在殷箋云帝太古敬前之象今本作敬勝殆俗儒妄改耳敬卻(錢作)乃帝之
則名周世用之何云太古又何云象哉孔疏申箋以為太古衣皮先知敬前後知
敬後重其先敬者故存之亦不忘古則當為敬前明矣又爾雅衣敬前謂之襜注
云今敬卻矣綠毛傳亦云鄭敬前之稱當本此今諸本俱誤作卻惟呂記引箋作
敬前得據呂記以正之

采綠之綠即衛風淇奧之綠爾雅所謂王芻與竹各一艸陸璣以綠竹為一艸孔
疏已辨其誤嚴緝復引陸疏以釋采綠則尤誤又其所引疏語與今本艸本疏及
衛風正義所引各不相同故錄之以備攷嚴引疏曰艸也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
數尺今淇澳旁生如艸其艸濕碣可以洗攪筋及盤椀利於刀錯俗呼為木賊彼
土人謂之綠竹自如艸至木賊二十三字皆今本所無況既云艸也又云如艸義
有礙嚴殆誤也嘉本賊艸始見於宋嘉祐補注本艸云苗長尺許無根一幹無華
兼寸寸有節此所言物色與陸疏迥異

幽詩記龍漦之妖固已異矣白華詩疏引帝王世紀合之尤足為異世紀謂幽王
三年嬖褒姒時褒姒年十四推其初生當在宣王三十六年也厲王流彘之年童
妾感漦妖時方七歲歷共和十四年而宣王立立三十六年而妖子生則褒姒之
在母腹凡五十年其母生子時亦五十六歲矣童妾十五歲而笄為共和九年既
笄而孕即自孕後計之亦四十二年矣妖物之生固異於人乎老聃在母腹亦七
十餘年與之相似但老聃生而白首故有老子之稱妖子夜啼猶然童耳斯又
其不同者雖然使褒姒生而白首豈能致驪山之禍哉

卬烘于煁傳云煁烓竈也烓字釋文音反不同一音恚又丘弭反又呂沈同口穎
反又何康瑩反又顏野王口井烏攜二反惟口穎口井同音爾雅釋文烓音坰郎
此二反之直音也合之共五讀矣又玉篇口迥烏圭二切廣雅曹注烏攜烏鼓圭
恚口井四切徐鍇口迥切王篇二切即釋文顏反也曹徐除烏攜口井口迥外惟
餘二切為異合前共七讀矣案說文烓从火圭聲讀如回此許音也為最古則烏
攜烏圭近之又耿字以烓省為聲則汳音近之當以回頃兩讀為正今概讀為恚
从釋文首音也

古之學者且耕且養三年而通一執族黨之官歲時月吉必屬民讀法飲酒攷其
德行道藝故飲酒之人皆通經術習禮儀鄉樂首章箋云此君子指庶人有賢行
者其耆功畢乃為酒漿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尋漢世猶有此風乎觀此可想見

古人之田家樂矣

漸漸之石首章釋文最多遺脫只如勞字鄭訓遼闊與毛不同則音亦當異朝字鄭王孫音潮為朝見則當讀為潮兩字俱應有音反今釋文只云勞如字而已

不皇朝矣箋云皇正也疏云皇正也釋言文箋疏兩正字今皆誤作王箋又云不能正荊舒使朝於王下兩章又云不能正之則為正字無疑又釋言云王匡正也並無皇王之文若皇王君也則見釋詁況以訓此皇字文義益失今諸本俱誤又案王肅述毛訓皇為暇而後儒宗之文最明順今集傳經文作遑定是傳寫之誤

韻會云棧通作棧詩有棧之車注从車然則經與注字各別也今本注疏棧字皆从木不从車黄所見是宋本也今本作棧定是昧者據經字而改耳

大雅

文王之什

文王篇自次章以下章法首尾相承如貫珠近世王元美謂曹子建贈白馬王詩祖此 原 謂大雅多有此章法下武旣醉二詩亦然下武惟三四章不接而餘章皆相連矣定若棫樸之首二章皇矣之七八章生民之五六章假樂之三四章桑柔之二三章雲漢之七八章烝民之首二章江漢之五六章瞻卬之三四章皆此章法也

大明詩八章毛鄭次章六句三章八句四章六句五章八句呂記朱傳改繹皆次章八句三章六句四章八句五章六句取其與首尾兩章六八相間也不知改自何時

詩言摯仲氏任是大任乃摯國次女漢儒謂禮姪娣長女餘俱為併自殷以前皆然與此詩不合適義疑之良是矣 原 謂漢儒之言亦不謬但所言者特禮之大槪耳在當時行之必更有變通生女者多寡不齊不足者或取同姓國女為娣姪有餘者或嫡夫人所出得嫁為嫡而娣姪取諸庶出更有餘或以備定國之併皆未可知也不獨摯任為仲女而已見於春秋者紀姜季為王后晉叔姬為齊夫人季姬為鄫夫人皆非長也見於衛碩人詩者齊女三姊妹嫁衛邢譚三國皆為夫人亦不以女弟隨嫁也則當時之變通可知已 原 又因此竊歎古人風俗有不若今人之美者男女之別固其大也古人尊男而卑女故姑姊娣姪一人為妻餘皆為妾不以為辱待之旣卑亦不甚繩以節行故列國夫人往往淫佚不制而適室易內之事時見於世家右族其有奪人之妾以予人彊人之子而烝其母如晉人之於施氏孔圉之於大叔齊人之於衛公子頑者此今人市井無賴子所不忍為而當日名邦卿大夫為之恬不知怪何今人之反勝古耶豈非洙泗之文詩習旣久漸漬入乎人心各生其愧恥耶又不僅此也古者諸侯世其國卿大夫亦世其家皆有土有民怙侈縱欲有自來矣後世天下定於一統無常貴常富之家一有越禮之事人卽以王法議其後宜其有所顧忌也況愧恥內生所得於聖人之教澤者有素乎

俔天之妹毛訓俔為磬韓詩俔作磬孔疏言俗語譬喻為磬作以譬為磬豈可以今人文義求之乎觀孔疏則唐世方言猶然矣

蓳荼之蓳豈苦蘵而非烏頭前已辯之矣釋文據廣雅合之三輔人土語謂蓳是藋葉廣雅云蓳藋也說文云藋蓳艸也一曰拜商 爾雅作雚 藋其說相同則詩之蓳容或指此也又案本艸有蒴藋別録言此一名蓳艸生田野春夏采葉秋冬采莖亦

以蓳藿為一艸蘇恭疑其無出處誤矣陶蘇又謂與陸英一物甄權之說亦然宋圖經云春抽苗莖有節節間生枝葉大似水芹衍義云葉白子初青如綠豆顆十月方熟又蘇恭以芹名水英按肯名本與併此艸為陸英名三英云

其縆則直釋文云縆本或作衆案經作縆傳作衆箋云傳破之衆字後人遂誤改經文今案傳引釋器縆謂之緪誤縆為衆耳此訓緪版不訓縆亘也與經文縆字何涉又鄭箋云衆聲之誤當為縆是言後人傳寫之譌耳不以傳為破字也釋文所述箋語今並無之此不可解

廼立皋門章箋云內有路門當作內有寢門一曰路門中間脫去四字觀疏云文王世子曰至於寢門是內有寢門也疏又云寢門一曰路門以路寢在路門之內故係而名之則可見矣

左右趣之傳云趣趨也案說文云趨緺銷蚕也讀如馳从蚕多聲疏申箋云趣向之趣於義無取殺轉為疾趣然說文云趣疾也玉篇文云趣趨也遲也則疾趣乃趣字本義非轉訓也又趨奏也七逾切趣七俞切趍直離切三字音形各異而義則同今俗人寫趨字多省筆作趍莫辨其音之異佩觿集下卷云奔趍之趍為進趨其順非有如此者則兩字之混久矣

淠水名說文云出汝南从水畀聲匹制切詩三循其字音為多狀之偁小舟為權萋之衆米殺為旂動之形棫樸為舟行之皃同此淠字今本彼涇舟詩本併作渒則傳寫之誤也觀韻會淠字注引此三詩正韻淠字亦引棫樸詩則誤尚未久至渒本作𤃁說文云水在丹陽以水箄聲匹卦切玉篇𤃁又作渒

黃流在中傳云黃金所以流鬯也釋文云一本作黃金所以為飾流鬯也是後人所加正義云定本及集注皆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有飾字於義易曉則俗本無飾字者誤陸孔二君意正相反余謂無飾字簡而當矣且黃金以為勺不僅飾也

思齊篇大全錄陳止齋之言曰古人於夫婦之分甚嚴刑于寡妻刑于二女刑之一字法近於忍此真誤論詩之言刑多矣其恒訓不過法則之意耳儀刑文王百辟其刑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所刑者君也祖也亦將忍於君祖邪

皇矣首章孔疏引書多方曰惟天五年須夏之子孫注云夏之言暇今世尚書諸本皆作暇莫知原文之為夏者未審何時所改豈唐明之世與郎此以推可見後世五經文字竄易者多矣賴有古注疏得知其萬一耳

家國彝也之際忠臣義士所痛心也雖有聖人受命不能禁人故土之思矣殷之亂也叛周者有四國焉吾讀破斧詩而知之觀周之將興也不忘殷者亦有四國焉吾讀皇矣詩而知之箋疏云密須疑周將叛殷故距之密須之君雖不達天命亦是民之先覺者也可與論世矣文王之伐密也管叔諫曰其君天下之明君也伐之不義見說苑引書是或一見也所以有啟商之埏與

集傳經文多譌脫其大字為時朔自改舊論之於稽疑中矣至皇矣篇以篤于周祜脫去于字雖未見其為朱子意然觀假樂之諸為嘉樂嚴假之諸為奏格上帝甚昭之為上天甚神假以溢我之為何以恤我皆強詩義以就定者而叢其適歸爰之為袁則直據家語以改經字安知此詩于字非因孟子而刪之乎仲默注禹謨降水警予改降為洚併為貢兆過降水亦改為洚正用斯例也它如孝經繫詞武成大學往往竄易其文而孝經尤多所刪則孔子之詩敘子夏之詩敘則擯弃之是亦以作者自居而聖人文語特述其進退黜陟耳至晁夫詩𦁋圖本 出道

書之說則取升周易卷首又指為叢文二聖所為後儒尋曰可盡注乎夫君子當
謂塽云汝徒讀宋儒之經耳尚未讀孔氏之經也向頗以為疑今乃知其信然
鼉鼓逢逢樂書陳暘以為鼉鳴應更鼓詩人託言以為靈德之應非實鼓也此謬
矣麀鹿白鳥但言其得所不言其似何樂以為靈異也況此二章言靈惠見於樂
箋有明解若託鼓為喻則虛業鼓鐘又喻何物乎

生民之什

生民第五章二種字以文義論之種之黄茂應合作實種實褎應上屬釋文止有
支勇一反推其故定是種字上脫一實字案釋文云種支勇反注種雖種種生不
雜並同觀此章注內尚有使種黍稷種字而釋文不及此可知矣鄭箋使種黍稷
正解經文種之黄茂耳叔之黄色者惟黍稷故鄭以黍稷釋黄種字去聲者是本音故不反切但章
內有二種字其支勇反宜加實字別之今本無實字則傳寫之脫也然其誤已久
嚴緝二種字俱云上聲此承其誤而不覺也呂記音反皆遵釋文獨此二種字疑
則疑之也惟朱傳二種字前合聲後上聲郤與古暗合

生民或舂箋云潤溼之將復舂之趣於鑿也釋文云鑿子洛反精米字林作糳云
糲米一石舂為八斗也子沃反左傳桓二年釋文引字林音同孔疏引呂是箋云米之率糲十粺
九鑿八侍御也亦以八斗為鑿與釋文同案說文毇从毀从米許委切九从殳米一斛舂八
斗也許委切其鑿字自作糳云从毇丵聲精人切在各切糲米說文糲作糲以萬聲洛帶切一斛舂為
九斗曰糳則洛切又粺字注云毇也與陸孔之說異濬謂說文毇糳二字一會意
一諧聲不可易字林毇字與糳同音但有舂首耳至粺九糳八宜當以孔陸為正
疏所引呂是箋本於九章算米法信而有徵又左傳疏桓二粢盛鑿食不鑿若鑿為九
斗則不鑿者直是糲米用糲米為粢盛必無是理禁語言天子親舂禘之盛又言
禘郊之事皇后親舂穀梁傳桓十四年亦言宗廟之事夫人親舂而此詩舂鑿正以備
報之用皆不用糲之證也說文毇糳兩字注互易之為是其粺字以匪毇而更矣
矣

爾酒既湑箋云湑酒之泲者也釋文云泲字又作濟同案玉篇濟子禮切手出其
汁亦作擠廣韻云手搦尼革切莜也酒也然則濟字正當從箋及周禮禮記注皆作
泲借也泲本水名今借用濟

度其夕陽孔中鄭以為總言豳人一國之所處及其地當在某山之西蘇氏謂度
山西之地以廣豳人之居不知又是何山之西呂記朱傳皆从之嚴緝則用疏義

取厲取鍛釋文云鍛丁亂反本又作碫說文碫厲石字林大喚反案碫今說文作碫厲
石也以石段聲春秋傳曰鄭公孫碫字子石徐鉉音丁加切外並無鍛字
碫以段音碫碫以段音與音者皆從段二字筆畫相似書者易殺
須觀音切為辨陸徐不同如此當必有一誤矣又案玉篇兩字並載云碫都殺反
礪石也碫下加反碭二音台碭也碫高下也廣雅釋詁云碫碫也曹憲注碫都玩反
礪碫人書遺人礪石皆是碫非碫而碫字注則玉篇別義可見唐以前說文亢作
碫故二書音切與陸同釋文當不誤也唐韻碫碫俱訓礪石徐音殆宗之韻會碫
碫音訓皆同唐韻而碫引詩及廣雅碫字不用玉篇注則過信徐鉉矣其春秋傳
鄭公孫碫今本作段亦作段印段亦段段進見釋文俱無音反陸由致辨又宋褚
師段作又鄒段字說文碫段字書文部此三字皆字子石名亦宜同而今監本注疏二文
錯出近世書都無善本俗人涵寫其多誤固宜至宋褚師段釋文云徒亂反依徐

反空切作叜部叚字而監本作叚定是後人傳寫之譌但釋文則徒殺爲徐反則當時
亦有避音可見叚叚閤寫在唐初已然
叁阿鼓孔疏引釋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爲人臣故从臤臣今說
文云賢多才也从貝堅聲與疏所引異
媢于爰人呂記引箋云親戚爰人謂撫援之今監本作無援文義俱通但疏云無
援皆安樂之義則呂記得之矣無援止一義何云皆乎又頻援字以手則援字从
牛右皆从爰爰即猨字今右誤从爰左又閤从手誤甚
民勞箋汔幾也釋文幾音祈易井卦注釋文幾音祈又音機案訓微者當讀機音
訓近者祈機二音俱可讀

蕩之什

訏謨定命遠猶辰告鄭箋當有闕文以疏合之當云大謀定命謂正月始和布政
於邦國都鄙也爲天下遠圖庶事而以歲時告施之謂正歲懸之象魏也今本箋
文敓謂正歲懸之象魏也八字案疏中箋謂鄭云謀定而別云時告則謀定時未
告也周禮大宰正月縣治象小宰正歲觀治象正月周之正月正歲夏之正月是
辰縣之也二時不同與謀定時相告合故以定命爲正月始布政教以辰告謂正
歲懸之象魏也今敓正歲一謀則文義不全矣
萬民靡不承釋文云靡一本作是案鄭箋云天下之民有不承順之者謂承順之
也則原成讀本靡當作是
屋漏箋云設饌於西北隅而扉隱之處釋文云扉扶味反隱也沈云詩慎凡非反
今說文扉隱也从厂非聲扶沸切徐氏此切非許意矣又扉字从厂不从广厂呼
旱切广魚儉切音各異今本注疏誤从广作扉
淑慎爾止傳云止正也爲人君止於仁云云止於信此特借大學文釋此詩止義
也疏謂大學爲此言引此詩證之故傳依用焉誤矣然文王篇於緝熙敬止疏又
云大學引此文何前後相戾邪
誰能執熱近世楊用修謂熱不必體爲執執非手持之義杜詩執熱露曰明韓文
如執熱之濯者風古義本如此此語甚辨而實非也手持熱物解出鄭箋鄭不較
古於杜韓乎案唐分進士明經爲兩科故文人多不諳經義如文王時尚未有鎬
京而宋之問詩鎬飲周文樂常棣非黃華字亦不作棠而李商隱詩棠棣黃華發
皆不自知其誤也豈可執以爲據
好是稼穡鄭解爲居家吝嗇之人後儒譏之然釋文言所見鄭本此章稼穡皆作
家嗇則元非改字也鄭箋詩時蓋見詩傳有作彼或別有據矣
征以中垢韓詩征作徃外傳以爲人君不用賢無知妄行之意與箋疏異外傳云
以明扶明則升於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不陷井穽則其類
也詩云維彼不順徃以中垢闇行也斯義亦勝矣
徹申伯土田箋云正其井牧釋文牧手又反又如字案井牧者周禮小司徒井牧
其田野注引左傳牧隰皋井衍沃襄二十五年文釋之以爲二牧而當一井是也若手又
反則牧當作收井牧見易井卦然牧收異文乃破字不當用音又且論箋文義則
井牧優矣
癸民箋引書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疏云泰誓文豈今文泰誓邪何與皋陶謨語相
合也詩亦今文安知鄭所引非謨邪又引書注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

言天所善惡與民同當亦鄭說
顯父餞之呂記引鄭箋云顯父周之卿士也今本鄭箋卿士作公卿孔疏則作卿
士云諸侯反國王臣餞送惟卿士故知顯父周之卿士則今本之誤信矣又嚴緝
引箋及總注皆作公卿嚴後於呂其所見本亦誤
我居圉卒荒箋云荒虛也疏云荒虛釋詁文某氏曰周禮野荒民散則削之惟某
氏本有荒字耳其諸家尒雅則無之要周禮野荒必是虛之義也案康成箋詩本
據尒雅為說則荒虛之文古本定有之不知何時忽荒字而諸家俱不見叔孫有
某氏解優於孔氏詩疏後儒尚得知之耳獨怪邢昺作尒雅正義竟不載孔疏
某氏語以補今文之敓方宋儒人經學遂不逮漢唐也
苴字有十四音義各不同楊用修丹鉛錄載其說訓為水中浮艸者當讀如槎呂叉詩如彼
棲苴是也今監本釋文苴士如反呂氏詩記士始反俟音當士加反意監本誤加
為如呂記誤加為始皆因字形之相近也嚴緝苴音茶獨得其正至朱傳七如反
則是麻之有子者豳風叔苴當从其音非此苴也其七字豈又釋文士字之譌乎
案韻會六麻韻苴字與茶樝同鉏加切其見六魚韻子余切者又云士加切因引
詩棲苴證之蓋用此釋文切也可見宋本釋文不誤呂朱誤切亦起於近本耳

頌

周頌

文武吉甫謂吉甫也文武是憲謂申伯也文武維烈謂文王也不顯成康公句彼成
康謂武王也詩中往往有此皆非舉謚為言昊天有成命及噫嘻兩頌皆言成王
正猶下並及酒誥之成王何彼穠矣之平王也以三頌所稱為兩王之謚因謂康
昭以後尚有頌者此歐陽之臆說而朱子和之者也駁難之文備於通義矣
鄭箋因今文泰誓以釋詒我來牟孔疏因詳錄其語今文泰誓唐世猶存故仲
達得存之於疏雖是贋作然乃先秦遺文惜其全篇不可見已今記之如左泰誓
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注云孟津地名又曰太子發升舟
中流白魚入於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後漢書文苑傳注引此下有羣公咸曰休哉句注云白魚入舟
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也天意若曰以殷與武當待無助今有
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涘涯也王命於岸上
燔魚以祭變禮也又曰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之為鵰其色赤
其聲魄五至以穀俱來注云五日燔後日穀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變也鵰當為
鴉鴉烏也燔後五日而有火為烏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
業故烏瑞臻赤周之正穀紀后稷之德又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周尚赤用兵
王命曰為牟天意若曰須假紂五年乃可誅之武王即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
麥也詩曰貽我來牟是鄭所據之文也已上所云注當即鄭氏書注孔疏又云太
誓止言白魚不言魚之大小中候合符后云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右
注云右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授右之字也而授右之下
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前悉其錄甲之上有此字
非目下所能容直言出矣以燎不言過舟在此岸燎也大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
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如一日五來為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
有穀耳書說云穀以紀后稷之德有尚書璇璣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
農稼今烏銜穀故云紀之也案孔氏引緯書以補大誓注所未備正可代大誓疏

思文疏引說文云麰周所受來牟也一麥二夆象芒刺之形天所來也案今說文此乃來字注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為行來之來詩曰詒我來麰與疏所引文小異其麰字注云來麰麥也或从艸作䴺

詩言捕魚之器凡十有二既詳之於潛頌矣今觀唐皮日休陸龜蒙漁具詩為題十有五惟网罩罧箵籠四與詩同餘曰罛曰叉曰䈇曰筒曰車曰鳴榔曰滬之今吳人謂曰叉魚曰藥魚曰䲡魚曰種魚曰舴艋曰笭箵皆詩所未有又宋陸游入蜀記言吳江縣治有石鐫曾文清公名幾字吉甫南豐人漁具詩比松陵唱和集所載陸皮詩又增十事俗敝民譎機巧日滋肆為不仁之罷竭害水族是可慨也吾邑多水民恃捕魚為恒業漁者既長子孫於中而邑人亦賴以充口腹厖殺物命恬不知怪非大覺緣果之文豈能救之哉或謂网罟作於包犧犧皇聖人未嘗不教人以殺吁此制推崖所稽口以助其貪饕而不知為此論者正坐不讀書之故也网罟之制始於包犧之世其重與包犧作之邪布网轉丸昆蟲尚能之而何況於人即後世漁具日增益無煩聖人之教也意网罟本出自民間聖人順民之欲不為禁制遂以為犧皇作之且如謂犧皇作网罟以教殺則既失能救人而殺人亦聖人之教邪繫詞之意本贊庖犧八卦既畫則天事物總不出其範圍非謂古聖人果列離卦於前朝夕觀玩方造出网罟來相諸器也作是解者無智人也與好為不能讀者也又包犧作网罟獨是易繫詞耳禮運古未有火化民食鳥獸之肉是燧皇以前民已弋鮮而食漁獵之具此時即應有之何非始於犧皇時矣孟浩荒以來民物雜居各以智力相角人為物之靈自能角物而勝之因取以為齒牙事勢應爾豈必聖人教之邪易詞明易象之悉備則以為在既畫卦之後禮運推禮制所由興則以為在未鑽火之前立言之恉各有攸歸故兩書皆夫子之言而先後不同要之洪荒時事無書史可稽夫子止約略言之耳何可偏執其一語遂謂犧皇之教殺乎大抵古人立法惟是因民利導杜其太甚知民之欲色則為婚禮以防其淫知民之欲味則教之以時而取以禮而食以禁其多殺如是而已若果能窮其淫殺之根而杜除之並不甚願然必待覺王降生方能為此要其出世有期其化物有緣非人間帝王所可代為也夫覺皇之於鈍根猶有權教況帝王乎

魯頌

駉篇有驔有魚毛傳曰豪骭音幹曰驔孔疏云說文曰骭骹音敲也釋畜云四骹皆白驓音曾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謂豪毛在骭而白長也如疏言則傳豪骭下當有一白字否則曰當作白必有脫誤然諸本注疏及呂記朱傳嚴緝引傳皆同不應諸本俱誤傳既無白字則孔疏豪毛白長之解又從何來兄豪骭白驔亦不成文義此甚不可曉也

其旂茷茷茷从艸从伐朱傳獨从竹从代作筏筏不成字字書所無諸本皆同不知誤始何時今讀者俱莫覺近世俗下書有字彙者遂造一筏字收入竹部堪發一笑

鶂奚其鳧繹文云鳧千賢云今之鵁鶄此鶄為道江東有之案鵁鶄音鴨鹿鶄亦作鵁玉篇鵁鴨同一字廣雅曹憲注云鵁於甲反亦有鴨字如此宋庠國語補音云鶄烏甲反即鴨字又案鳧鴨一類鶄亦名鳧其以此與

吏東於鄉風辨萬舞兼干羽其見羅矢生魯頌之閟宮商頌之那仍依用鄭箋以萬為干舞蓋公劉文章以後皆未經刊定之書也又國風二雅皆詩載鄭譜之文

三頌則闕焉始信已亥重脩此書為功不淺而未竟其緒耳

商頌

那頌執事有恪箋云執事薦饌則又敬也釋文薦作荐本又作薦祭記薦
馬釋文亦作薦云薦又作荐鄉飲酒祭薦釋文云薦本亦作荐案廣韻荐薦書食
作甸切薦之本訓為獸所食艸是荐薦音義但同也其借為奉進之義亦同

玄鳥長發殷武三詩皆句句用韻惟天命玄鳥四句未假惟女荊楚殷武語不協耳
今殷句句協韻者為柏梁體咲虞廷賡歌三句皆韻五子之歌若依古傳則六
句皆韻內唐下多章服天帝一句又殿道作其行國風二雅如頌人者猗嗟九戒皇皇者華斯干鶴鳴
等篇中多有連句用韻者及商頌三篇亦然此體之來古矣惟七言則始於柏梁
耳

隕左从阜本隕墜字以近音圓困本切王切故借圓而訓均諸本皆然獨監本經文作幀
誤也考字書俱無幀字惟元人韻府群玉有之注幅幀禮部韻續降此又員字注云
詩幅員既長今詩作幀生當作圓據此則幅幀字有从巾旁者而不以為詩字始
圓幅幀二字往往連用而幅本从巾遇者誤移幅旁之巾加之於隕相沿既久因
增此俗字耳今字書不收蓋已覺其誤而監本經文反用之不可不急為改正也
又康成讀隕為圓本以音之近今圓讀為圓遂併詩幅隕字亦讀為圓誤以生誤
學者尋覺

小雅云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云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又云奕奕梁山維禹甸
之魯頌云纘禹之緒商頌云禹敷下土方又云設都于禹之績皆指所目覩追念
禹功也詩人稱述往聖主於頌揚祖德周所言惟后稷公劉大王王季文武二王
商所言惟玄王相土成湯武丁中宗除此而外雖二帝之聖不一及焉而獨於禹
則言之至再至三者何蓋洪水之災民其魚矣禹優取而置之平土俾得耕田食
穀萬世之天下皆禹所再造也後人舉目皆見之遂箸之於詩耳不僅詩也仲虺
言纘禹舊服周公言陟禹之迹劉子言禹明德之遠皆在百千載之後兒當日之
民躬被其澤者乎安其德而久矣斷愛其子孫雖有桀王猶奉為君不忍叛乃再
傳至太康而黎民咸貳殺羿殺浞來歸於夏輔少康中興而夏不祀矣即桀之惡
亦非其於紂也紂之亡有西山義士各邑頑民殊既放即怙然共戴商豈夏之臣
民盡不忠不義哉言田其故而嘆人心之固於習俗不可變也堯舜禹三聖相繼
民得聖人而為君者已百五六十年父子祖孫習見其如此彼以為為吾君者非
聖人不可矣竟不知此乃萬古一遇之泰運也又見舜皆傳賢則易姓之事彼亦
習以為常也獨禹傳子及孫而太康又爲荒縱民乃翻然思去之矣又十餘傳
而至桀誰又加甚焉遂舍而歸湯不復顧彼奚所責望其君者則且矣固乃可以
子孫而怨之也至商之末造則傳子已習為故事而賢聖之君又不過曩世而一
見民始不甚求備於君且知革命之為大變也而各繫念其故主矣民之歸周不
如戴商之速時使之然也要與商夏兩代閒而人心之不同乃下後之儒者乃欲
以近今習俗衡三代以前之治獻得失豈知論世者哉

毛詩稽古編後敍

起甲寅訖丁丑閱十有四載三易稾始成此編雖嘆未敢自謂盡善也憶初脫稾時曰質於朱子長孺賴其指摘得以改正者數十條今復毋易稾所改正又數倍於前矣欲求就正之人不能起長孺於九原也輟斤息弦之歎烏能已已噫余之有是編也豈偶然哉余家本世爲易學幼嫻習之而後以餘力及它經顧心獨好詩吟誦不去口時童小無知識徒以其葩詞韻語便於唉吻故好之耳及稍長粗通文義則疑之甚以爲五經皆聖人所以訓世詩獨連章累幅俱淫媟之詞此豈可爲訓時時爲同學者道之算余齒也後或告余曰此解者自誤耳詩義本不如是余因思春秋卿大夫賦詩相贈答如風雨蒹葭籜兮有女同車野有蔓草諸篇皆與焉若以今解則狎昵之言不踰閨門爲嘉賓所譏可見古詩義不如是吾余爲淩非妄言但未知古人詩說載在何書也逮又長將成人矣適舅月出君子命源纂春見笥中有十三經注疏者卷帙頗多竊瞷之方知詩有子夏敍毛傳鄭氏箋大喜曰此其古人詩說乎遂請此書於先君子伏而誦之則益喜恍若披霧見天始信詩教之真足訓世不愧爲聖作矣而向日之疑盡釋更勿覽餘經僉歎古經眞面目汨沒於後儒之剖釋者不僅詩也從此先儒之說始友入識田每持以折衷經義不爲後喙所惑後又於先書更見前輩論經學多有右漢而左宋者至如馬貴與楊用修極口爲詩敍訟冤說俱明確甚余其先得我心焉然以語人輙笑而弗信學者沈於所聞又何怪乎惟朱子長孺慨然以窮經自任而與余遊處最密持論又多與余同故所著周易廣義尚書埤傳毛詩通義讀左日抄等書並以示余共爲論定余頗效其一得而詩則亦自成一書云蓋余自童年好詩經

乃歷疑而得信以至白首而其信益堅又轉以爲筆之胷心知己之共事方有是編也豈偶然哉雖然經義宏深管闚蠡測敢自謂盡善乎因感就正之無人故述其顛末書於卷後

周禮復古編一卷

（宋）俞庭椿撰

明刻本

周禮復古編一卷山東巡撫採進本

宋俞庭椿撰。庭椿字壽翁，臨川人，乾道八年進士，官古田令。是書宋志作三卷，今本作一卷，標曰陳友仁編。蓋友仁訂正周禮集說，而以此書附其後也。庭椿之說，謂五官所屬皆六十，不得有羨，其羨者皆取以補冬官。鑿空臆斷，其謬妄殆不足辨。又謂天官世婦與春官世婦、夏官環人與秋官環人為一官複出，當省并之。其說似巧而其謬尤甚。二世婦與二環人無論職掌各殊，即以序官考之，天官世婦為王之後宮，故與九嬪八十一御女皆無官屬。至於春官世婦為王之宮官，故每宮卿一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六人，與天官世婦顯異。鄭注以漢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為證，其說本確。庭椿乃合而一之，是誤以春官之世婦為婦人也。至於司馬環人之屬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秋官環人之屬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若二環人是一官，何所屬之中下士及史胥徒乃各不同如此耶。此好立異說者之適以自蔽也。然復古之說始於庭椿，厥後邱葵、吳澄皆襲其謬，說周禮者遂有冬官不亡之一派。分門別戶，輾轉蔓延，其弊至明末而未已。故特存其書，著竄亂聖經之始，為學者之炯戒焉。

周禮復古編卷第十二

吳興後學前[illegible] 編

六經厄秦至漢稍稍得復然而多出於儒者記誦傳授之學不能無譌誤既成篇秩相傳至今世儒信其師承之或有所自也無或疑議遂使聖經之舊泯焉不可復見周禮一書皆周之舊典禮經然方諸侯惡其害己而去其籍祿之籍已有亡失之漸況一燔於煨燼而僅出於口傳追記之餘安能盡復其故耶伏生年過九十口授尚書自非孔壁所藏古文出而考證則舜典與堯典混入益稷與皐陶謨爰別盤庚不得而異篇康王之誥不得而殊權信以傳信未必不至于今日也六經惟詩失其六書逸其半周

禮司空之篇有可得言者反覆之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見其為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六官之為誤亦遂可以類考將一一稽其要者議之誠有契然當於人心者蓋不啻寶玉大弓之得而郛讙龜陰之歸也雖然由漢迄今世代遠邈大儒碩學項背相望而區區末學乃敢義起是不得罪於名教者幾希嗚呼學者寧信漢儒而不復考之經耶無寧觀其說而公其是非以旁證於聖人之言而幸復於聖經之故耶知我罪我所弗敢知此復古編之所為作也

六官

上古帝王之建官也法天地四時以為名名舉其官官治其事無有虛設不舉之處誠以名正而言順而事成也故黃帝氏以雲紀炎帝以火紀共工以水紀太皡氏以龍紀少皡氏以鳳鳥適至因紀於鳥曰祝鳩氏司徒也曰雎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祝鳩鵻鳩也能孝故司徒以教民雎鳩王雎也鷙而有別故司馬主法制鳲鳩鵠鵴也以其平均故司空主平水土爽鳩鷹也鷙故司寇主治盜賊此皆建官之本意而自顓帝以來始為民師而命以民事於是其官之名立六官之事治舜命九官而禹作司空實平水土契作司徒敬敷五教伯夷作秩宗典三禮皐陶為士惟明五刑其餘則皆有職此虞舜稽古建官之目夏商因之至於四官者居六官之四

而他五官若虞若工若樂若后稷若納言皆不專屬而隷於六官之一者蓋周制也周自成王歸于豐作周官曰三公三孤而下六卿分職各率其屬若冢宰則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則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則治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則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則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此周禮六官之大凡即是以考則其所隷可得而推矣秦燔詩書禮經尤被其毒漢興傳禮者有魯高堂生魯徐生徐生獨善為頌不能通經傳子至孫皆以頌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東海人孟卿事奮以授后倉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梁又有戴德戴聖等學皆是

禮有大戴小戴漢興禮學於亡逸者僅僅如此而今周禮所傳授尚未聞其端班固曰孔子綴周之禮此禮所以必取於周以爲經者也藝文志曰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註言王莽時劉歆置博士顔師古曰亡其冬官以考工記充之至後漢時河南緱氏杜子春之徒捐相講授絲今六官大抵皆秦亂統紀非先秦之舊若制國用冢宰之職也而後世雜之司徒度地居民與事任力司空之事也而後世雜之司徒此蓋明白易見可以考驗者習其讀而安之亦以其傳誦之久故也司徒氏掌教者也而財賦則兼之土地之事則隸之無亦以其爲地官故凡土地之事悉以屬焉而財貨出於土地者也亦從而屬之名與事違官與

職戾書得於傳流之久事習於誦舛之餘習者不察而事益以乖國用制於冢宰邦土掌於司空皆有明證不誣而後世實淆亂其制甚矣傳僞之移人也質之以經將有所是正焉官正而司空之篇可得而復其所謂丘乘而淵官者耶

冢宰

冢宰爲六卿之長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者其凡致治者無不該也國之務聽焉而六官之所掌皆屬若六典八法八則八柄皆所以統百官也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皆所以治財賦均四海也國之治無此爲大者冢宰實總之故其屬曰小宰曰宰夫者以治官府曰大府曰玉府曰內府曰外府曰職內曰職歲職幣者以治財賦至於宮禁及閽寺之事膳羞酒漿之類亦兼掌之或以爲冢宰非所當治是不然蓋飲食服御皆王之朝夕從事焉者使供之非其正用之非其宜則甚不可故必以六官之長掌之重其事也大要正百官制財用者實佐王治邦國之綱目故王制言冢宰之職不過曰制國用而言制國用之詳如曰必於歲之杪又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其說甚詳則冢宰主於治財賦何疑專以司徒爲治財賦之官失古者設官之本意請遂論之

司徒

舜命契曰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孟子亦曰使契爲司

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王制曰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穆王命君牙爲司徒亦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皆是者悉矣未聞以司徒治財賦任土地者也古者重於教民凡所以維持之甚詳而所以訓導之甚至然後民知有君臣知有父子知有兄弟夫婦朋友相事相使相安相養相愛而無爭悖之風趨仁而遷義尊君而親上熙熙然日入於泰和之域而不自知者以有司徒之教存也今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與夫師氏保氏司諫司救調

人等官無非古者教民之良法美意是故不當以司徒治
財賦令其爲財賦之官者不過泉府司市質人廛人胥師
之屬耳蓋教民之爲善者莫切於財利相交之際是必有
以禁其非而導之義者故司徒兼焉非以司徒治財賦也
後世惑於泉府司市之屬在司徒遂以司徒爲財賦之任
又以其爲地官也宜掌土地之事遂以司空之屬附益之
司徒之教職乃遂爲不切不急之務而專於財賦土地之
爲職斯民於是始無有導之於道德性命之理而易與爲
非矣然則司徒之職其可以不講其所掌之本務乎

宗伯

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必脩禮明樂以導之其條芸節曰

器用度數莫不有法故設官以掌其事舜之命官典禮與
樂各職其人至周官定制以六官爲之長而率其屬於是
有不能盡該而別分者遂兼命焉宗伯掌禮而司樂胥隸
之夫樂之兼隸宜也而鼓人舞師今隸之司徒何邪豈以
司徒之教民必以禮樂故耶今司樂樂師大胥大師之屬
何爲而不屬之以周之設官固不專屬而有互相爲用者
不必泥其制然若是則周之設官其序固無統紀其官固
無定屬亦何取乎分職之義耶夫鍾師磬師笙師鎛師之
與鼓人無異也韎師籥師之與舞師無異也何鼓人舞師
獨宜於司徒而此莫屬焉然乃二者之屬於司徒者傳寫
之驗歟不特此也司儀之於司寇何所附麗夫行人小行

人皆所以掌賓客之禮與行夫掌交皆非所以
刑盜賊之事有相關焉者而今皆屬司寇之屬是則有不
必疑而可知其非有者矣由漢以來惑於傳授未有嘗置
疑於其間者是可嘆也於是辨見其凡而其詳則別言之
于後

司馬

國有六職大司馬掌邦政統六師以佐王平邦國四時教
民以軍旅坐作進退之法寓之乎蒐田於是有九代之法
以正諸侯之不正者環人司右虎賁旅賁之屬以治軍旅
趣馬圉師校人之屬以佐馬政司兵司甲之屬以除戎器
者司馬主兵之類也而職方氏 土方氏懷方氏形方氏

與夫川師邍師之屬胡爲而在其列也說者以謂司馬掌
建邦國之九法是宜屬曰不然六官之職固有互相參掌
者而其大綱則一定而不易司馬之九法特兼言九法之
大凡而專之所掌則各從其屬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
天下之地此邦土之任司空氏之職也後漢大司空上輿
地圖此其遺制尚有存者夫辨其國都四夷八蠻七閩九
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以周知其
利害蓋司空以是居民以是時其地利以是使中國夷蠻
各有安居和味異宜制用備器如王制言中國戎夷五方
之民之類也司馬胡爲而職之若職方氏土地之事而班
之於司馬則六官不必分職而司空亦不必設矣舜命禹以

司空使平水土其舉職任事無大於任土作貢之功今壹貢一書蓋司空職事書也周之職方實所取法則職方之爲司空屬復何疑者書出於亡逸漢儒傳授而信遂安其習以至于今司空之篇闕焉然則非司空之篇亡人實亡之也嗚呼亦知夫職方之不當屬司馬也而後司空之篇可得而復矣釋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者曰如今司空輿地圖呼盍亦反而思之

司寇

六官之各有其職實之於書稽之於王制者之於冢宰小宰六典六屬六職之目井然而不紊今周禮所存六官往往多雜治而不專一豈聖人設官固若是其無統緒愚請

以大司寇小司寇之職驗雜治者之非聖經之舊也今觀大司寇之一篇自掌邦之三典而下九十有三章無非刑獄之條未嘗有一語雜及它職事者小司寇亦然然則聖人設官固專一不雜如此若司徒之治財賦任士事司馬之兼職方非聖經之舊也至於司儀行人之非不待辨而白矣

司空

司空之篇爲逸書漢人以考工記附益之相傳之久習以爲然雖有鉅儒碩學不復致思研慮後世遂以考工之專爲六官之一司空所掌日漸訛誤併與其官廢盡龔細繹是書伏而讀之司空之篇實未嘗盡亡也六官之屬誠有顛錯雜亂而未盡正者編次而辨正然庶幾西周之盛可尋而六官之掌各得其所復其舊而摘其誤使萬世服遺迹而不可考者一旦稍復其故則亦於聖經萬一有補焉

司空古官也舜以水土命禹而共工則命垂然則司空之官實重而百工之事無與焉周官之書曰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大宰之職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之六職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禮經王制則尤詳焉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又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

必參相得也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凡此皆者見於經槩然可據者也後人徒以司徒之爲地官土地之事地官之類也故司空之屬皆汨乎其中蓋自大司徒之職已皆譌誤太半皆司空事也嗚呼以司徒地官而宜任土地之事則天官所掌亦皆天象星辰之職如羲和之類矣然則司空之篇其不亡矣夫

五官之屬不宜有羨

周建官三百六十未聞有羨員也小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皆曰其屬六十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則六十之外皆羨矣周禮得於秦火之後官宜少不宜羨今五官

之美者四十有二而其六十官之中又未必盡其官屬乃司空之屬俱亡今取其美與其不宜屬者而考之蓋司空之篇可得而考焉今天官之美者九地官之美者十有六春官之美者九夏官之美者九秋官之美者五從其美而求之冬官皆不亡矣考之於事而可證驗之於數而可數學者習其句讀而求之思焉不然則五官之美也何說

司空役民

古之王者重於使民必有官以專其事蓋重之也而力役今皆隸于司徒如地職地守地貢地征之類是也凡此者皆爲誤何以言之王制言司空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又曰無曠土無游民此力役地征與夫任民職之職也然則經何以言之曰質之經而可知也鄉師之職曰夫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由是觀之則司空之掌役事有明證矣又司寇之職亦曰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則司空之役民非臆說也復稽之以王制是益無可疑者而今習焉以司徒掌土地之事凡地職地守地征地貢皆遂以其爲司徒職也傍考之經愚得以有所據依焉然則凡力役地征一皆歸之於司空然後可以復經之舊

九職

天官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此雖載在天官其實則司空事也任者事也所以任其力也曰農曰圃曰虞曰藪曰工曰商曰嬪曰臣妾曰閒民九者民之各有其職者也王制所謂使民興事任力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勸功者此皆其九也天官無所不當問故兼治之惟司空實掌之惟其掌之也然後各得其所而無失職之民則農之生九穀圃之毓草木虞之作山澤之材藪之養蕃鳥獸工之飭化八材商之阜通貨賄嬪之化治絲枲與夫臣妾之疏材閒民之執事皆異於司空之職後人以考工附之者其源流蓋起於是是則百工者特司空九職之一而以爲冬官之所掌可見其非是矣後之欲考司空之職者當以天官九職爲據

世婦

天官春官皆有世婦或曰職異嫌同名曰不然考其所掌則在天官者曰帥女宮而濯溉爲齍盛及祭之日莅陳女宮之具在春官者則曰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則其所掌皆女宮祭祀之事也同所掌而同所名一在天官一在春官將何以爲別也若行人而別之以大小若司馬而異之以都家如此類者是則有別矣今世婦同所掌而無異事同其名而無異別蓋有以知其重復之爲誤也何

也在天官甚略在春官者則詳在天官者曰掌祭祀賓客之事帥女宮而濯溉爲粢盛然賓客之掌則闕焉至春官之世婦乃曰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蓋與前文相應傳者誤離而爲二耳取而比之若合符節嗚呼知世婦複出之爲誤也而後足以知六官之錯其顚倒誤亂者多良可信也

環人

兩環人亦離而二之者也司馬之環人掌致師司寇之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二者異職今以爲離而二之何也曰三百六十官不宜有重名而後出者環之字同也釋於司馬者曰環猶卻也釋於司寇者曰環猶圍也環一也

而在彼者彼義在此者此義何所據而云也在司馬者有師旅之事則附之以卻之名在司寇者有人環之之語則因之以圍之說皆惑也按簭人九曰巫環巫簭音也以簭環知吉凶也孟子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環居九筮之一蓋筮之名也故曰辨九簭之名釋九簭者曰簭環簭致師也此蓋本於司馬之環人而言不然也環自簭名之一耳故孟子曰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今人釋孟子者未有得其說者也則曰圍而攻之夫圍而攻之遽曰得天時絕無意義孟子此章不可得通蓋環者筮而用之軍師之名也環而攻之者筮而行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故環人掌致

師致師者賈勇而致敵非得吉卜不可也曰察軍慝環四方之故[illegible]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皆筮而知其吉凶以決疑然後行也至於司寇之環人曰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㰈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古者邦國之賓客在國蓋有叵測者楚人之衷甲荀息之假道若此之類誠非小故也使不有以占其吉凶而爲之備則非古人備具不虞之意故聚㰈令環皆以致備之也然則其於司馬之環人之職亦有異矣且司馬之環人曰察軍慝曰搏諜賊此其施之軍興之日而聚㰈令環以舉賓客之在國則其無事而不忘備也

或曰古之聖人其設官分職而有待於卜筮以信其吉凶非聖人之事也曰不然洪範九疇次七曰明用稽疑立之人而命之卜筮凡卜筮必其龜從筮從而卿士庶民次之至于龜筮共違于人則靜吉而作凶孰謂聖人而不資於卜筮耶軍旅賓客之事其可忽諸故以兩環人之職合而觀之蓋一事耳司馬之環人至降圍邑而止蓋未成章也以司寇之環人足之章始成況釋環以二義前曰卻後曰圍勉強而不可通以環爲卻曰卻四方之故可乎以環爲圍曰賓客有任器則令圍之可乎賓客未有它故而遽圍之亦非所以待賓客之禮矣故兩環人當合而爲一官然後可嗚呼欲正周官之誤者當以是觀之

天官之屬

大宰 小宰 宰夫 宮正 宮伯 膳夫 庖人

內饔 外饔 亨人 甸師 獸人 𩾬人 鼈人

腊人 醫師 食醫 疾醫 瘍醫 獸醫 酒正

酒人 漿人 凌人 籩人 醢人 醯人 鹽人

冪人 宮人 掌舍 幕人 掌次 大府 王府

內府 外府 司會 司書 職內 職歲 職幣

司裘 掌皮 內宰 內小臣 閽人 寺人 內豎

九嬪 世婦 女御 女祝 女史 典婦功 典絲

典枲 內司服 縫人 染人 追師 屨人 夏采

凡六十有三

令編

獸人 𩾬人 鼈人 獸醫

右冬官之屬也後人因膳夫庖人之屬遂置之天官非也天官掌供王之膳羞固也而獸人𩾬人鼈人則非所掌至於獸人附列於醫師此尤不可者按月令季春之月命司空曰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用是以知此四官屬司空無疑也蓋九職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乃司空之職則獸人獸醫𩾬人鼈人不為天官屬亦明矣月令雖非必聖人之書或出於秦亦去古未遠有古之遺事焉

司裘 染人 追師 屨人

掌皮 典絲 典枲

右冬官之屬也司空掌百工凡此四者工人之官所以供王之服御而掌皮典絲典枲則備工之用而典治絲枲飭化八材屬之司空曰宜

官凡十一宜在司空今存者六十有三三為羨去十有一焉於是闕其八矣八者雜之春官見于後

地官之屬

大司徒 小司徒 鄉師 鄉老 鄉大夫 州長 黨正

族師 閭胥 比長 封人 鼓人 舞師 牧人

牛人 充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遺人 均人

師氏 保氏 司諫 司救 調人 媒氏 司市

質人 廛人 胥師 賈師 司虣 司稽 肆長

泉府 司門 司關 掌節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縣正 鄙師 酇長 里宰 鄰長 旅師 稍人

委人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誦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迹人 丱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掌炭 掌荼 掌蜃 囿人 場人

廩人 舍人 倉人 司祿 司稼 舂人 饎人

槀人

凡七十八

令編

鼓人 舞師

冬官之屬也論見前編

封人　載師　閭師　縣師　均人　遂人　遂師

遂大夫　土均　草人　稻人　土訓　山虞　林衡

川衡　澤虞　卝人　角人　羽人　掌葛　掌染草

囿人　場人

右冬官之屬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則凡邦之土事與夫地利之宜實職之王制言執度度地量地制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皆其義也封人之封國造邑載師之任地定征閭師之任民縣師之制域均人之均力政遂人之遂田野治溝洫遂師之徵財征作役事遂大夫之衛稼政屬地治土均之平地政均地守均地事均地貢草人掌土化之法稻人掌水利之事土訓之道地圖以掌地事是皆度地制邑居民而時其地利者以類推之是當屬之司空而大都之教民於此宜無預焉以至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掌山澤卝人角人羽人之蓄山澤之材囿人之牧獸場人之植菓蓏掌葛掌染草之時地利其播之於書考之於禮經質之於六典六職證之於六十有七官之義則取而隸之司空是則有據而非臆說以求為異論者也夫司徒以地名官後之人不復夷考其義姑以其名近而取類為故司空水土之官雜之為多今區而別之可以槩見矣

春官之屬

大宗伯　小宗伯　肆師　鬱人　鬯人　雞人　司尊彝

司几筵　天府　典瑞　典命　司服　典祀　守祧

世婦　內宗　外宗　冢人　墓大夫　職喪　大司樂

樂師　大胥　小胥　大師　小師　瞽矇　眡瞭

典同　磬師　鍾師　笙師　鎛師　韎師　旄人

籥師籥章　鞮鞻氏　典庸器　司干　大卜　卜師　卜人

龜人　菙氏　占人　簭人　占夢　眡祲　大祝

小祝　喪祝　甸祝　詛祝　司巫　男巫　女巫

大史　小史　馮相氏　保章氏　內史　外史　御史

巾車　典路　車僕　司常　都宗人　家宗人

凡七十

今編

天府　世婦　內宗　外宗　大史　小史　內史

外史　御史

右天官之屬也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其與諸府皆宜在天官況於藏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以詔王察群吏之治此皆冢宰之事非宗伯所宜職者故天官宜任六官蓄[illegible]而為重出則既論矣內宗外宗掌佐王后宗廟之祭祀蓋婦官也當與世婦及女御女祝之屬天官與宮正宮伯皆類也不當在宗伯至於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皆大宰之職焉小史掌邦國之志宜以類從內史掌八枋之法以詔王治外史掌書外令御史掌邦國

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皆與大宰所掌相關非宗伯所得兼也太宰之官六十有三其羨者三宜去者八若世婦則複出合之則一矣今宗伯之不當屬者九世婦之外則八焉以之足天官之屬學者較彼此而考之當自諭矣

典瑞　典同　巾車　司常　冢人　墓大夫

右司空之屬也何以言之百工之官隸司空者也若典瑞與同巾車與夫司常皆治其器物以備其用者也治其器物以備用則是工之屬其隸司空爲宜典瑞者大槩與考工玉人之事相若如四圭有邸兩圭有邸祼圭有瓚又曰璧羨以起度皆玉之制也工在其間矣典同者掌六律六

同之和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以十二律爲之數度以十二聲爲齊量此制樂器之工也巾車掌公車之政令如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夫曰錫面曰勒面曰彫面曰貝面曰朱曰繢曰鷖曰組皆所以飾之者也即造車之制備矣至於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如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是九旗之制備矣又曰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蓋使之如其制以爲此旗云爾是豈非工人之事而隸于司空者哉故周建官限於三百六十其不以一工人專一官明矣凡其器物須工爲之而官掌之即百工之事在其間矣如典瑞典同之類是也必以一工爲一官如今考工所載則司空者乃一大匠梓人之類耳何以爲司空若夫攻木攻金攻皮設色刮摩搏埴之類皆得命而充職者將不勝其繁亦非聖人設官之意而周之冗食者多矣後世傳習之謬謂司空之官主百工而百工與居六職之一周官之在者皆工人之事也故斷以謂司空之篇俱亡亦不復加考正於其中嗟夫此司空之篇所以亡而由漢以來莫之察者夫於不思聖人設官之意歟至於冢人墓大夫則宜以上事屬者也列之禮官濫矣

夏官之屬

大司馬　小司馬　軍司馬　輿司馬　行司馬　司勳　馬質
量人　小子　羊人　司爟　掌固　司險　掌疆
候人　環人　挈壺氏　射人　服不氏　射鳥氏　羅氏
掌畜　司士　諸子　司右　虎賁氏　節服氏　方相氏
大僕　小僕　祭僕　御僕　隸僕　弁師　司甲
司兵　司戈盾　司弓矢　繕人　槀人　戎右　齊右
道右　大馭　戎僕　齊僕　道僕　田僕　馭夫
校人　趣馬　巫馬　牧師　廋人　圉師圉人　職方氏
土方氏　懷方氏　合方氏　訓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　匡人　撢人　都司馬　家司馬

凡六十九

弁師　司弓矢　槀人

右司空之屬各以其工者也弁師不當在司馬已無可疑者益爲冕弁以供王之服用者也司弓矢乃考工弓人爲弓之事故合九合七皆有其制槀人掌獻素獻成宜以工屬司空愈益明白謂其爲兵而隸於司馬傳寫者也

職方氏　土方氏　形方氏

山師　川師　邍師

右司空之屬也職方宜屬司空旣於司馬篇論之矣土方氏形方氏宜以類從山師川師邍師皆是也山虞澤虞林衡卿其條耳故不多論

秋官之屬

大司寇　小司寇　士師　鄉士　遂士　縣士　方士

訝士　朝士　司民　司刑　司刺　司約　司盟

職金　司厲　犬人　司圜　掌囚　掌戮　司隸

罪隸　蠻隸　閩隸　夷隸　貉隸　布憲　禁殺戮

禁暴氏　野廬氏　蜡氏　雍氏　萍氏　司寤氏　司烜氏

條狼氏　脩閭氏　冥氏　庶氏　穴氏　翨氏　柞氏

薙氏　硩蔟氏　翦氏　赤犮氏　蟈氏　壺涿氏　庭氏

銜枚氏　伊耆氏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環人

象胥　掌客　掌訝　掌交　掌察　掌貨賄　朝大夫

都則　都士　家士

大行人　小行人　司儀　行夫　掌客

掌訝　掌交　環人前有論

右春官之屬也孔子曰行人子羽脩飾之左氏曰行人子羽行人蓋言語之官所以掌大賓之禮大客之事其爲禮儀之官明矣而與其徒司儀行人掌客掌訝掌交等俱列之司寇何義禮儀一事也豈以司儀名官不在禮職而在刑獄斷可識矣是當歸之宗伯何疑之有

大司空　小司空雜出於羣官

大司徒之職掌建邦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以佐王安擾邦國

大司徒掌邦教者也掌邦教然後能佐王以安擾邦國擾者教而馴之如擾龍之擾也教然後安擾豈土地之圖人民之數遂能安擾之耶六典曰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百官以擾萬民所謂教者如保息六養萬民本俗六安萬民使之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之類是也何取於土地之圖人民之數曰掌建邦國之土地之圖與其人民之數此大司空掌邦土以掌九邦之役事之事也蓋錯亂司空之屬於其首其非司徒之職事明矣

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

封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
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土地之圖釋之曰若今司空郡國輿地圖此惑於傳疏
而不知思焉者也抑不思當時司空所以爲職者既如
此而司空掌土地之圖何義於此而詳考焉則司空之
篇不待於列千金以求之亦自明矣[redacted]曰司空篇
亡漢興以千金求之不得若以此論則傳授之誤似不
必責鄭司農賈逵傳學猶不能思索於此漢儒信於師
傳之故耳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武成之事孟子去
古未遠已不敢信周禮經秦火之後復出於諸儒之口
傳其當與後詳考不宜盡信也次失司空以木社之消
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畿疆而溝封此
其爲職截然可見屬之司徒無可附麗學者當勉思而
明辨也
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
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
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
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
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臝物其植物宜叢
物其民豐肉而痺
土會之法正司空度地以居民者也王制曰凡居民材
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

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此
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而制其畿疆之節
目也非司徒之任矣今雜之司徒也下章乃曰因此五
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謂十二教之施不繫於
五物其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五物者非民之常乃物
生之異耳故知此一句羨文也後人以上下文不相關
故強足之至於十有二教自司徒之職文失序也
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
以阜人民以蕃鳥獸以毓草木以任土事辨十有二壤之
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
土宜之法所以相民宅阜人民蕃鳥獸毓草木任土事
然稼穡樹蓺此與九職之事相屬曰相民宅乃居民山
川溝澤者也曰蕃鳥獸曰毓草木曰任土事曰教稼穡
樹蓺乃居四民附地利者也時地利者司空之職故教
稼穡樹蓺等事皆以類屬若司徒之教民乃教五典脩
六禮明七教齊八政云爾何以稼穡土事爲也土宜之
法是當屬之大司空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
地貢以斂財賦以均齊天下之政
土均之法制地征作民職令地貢斂財賦齊天下之政
皆司空使民興事任力者也力役之屬司空已有[redacted]
[redacted]職賓司空之事亦詳言之矣則地征之制民職之作

與令貢而歛財司徒掌之則爲侵官矣故土會土宜土
均土圭皆上事非掌邦土者誰宜與於此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
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
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
國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樹之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
而制其域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
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
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凡造都鄙制其地
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
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匠人建國匠人營國載之考工雖成周之舊亦其遺制
也置槷爲規皆以測景正朝夕其與土圭之法相表裏
矣而土圭之法乃在司徒之職於建邦造都非獨也與
舜命官之意戾矣是不惟戾於有虞氏之官制也與大
宰之六典小宰之六職皆相扞格豈以成周設官俱無
持操如此耶司空兼度地度地制邑於王制可以知其
職匠人建國匠人營國於考工可以迴其舊也若以司
徒考之此皆強附而曲取於經於傳誠無以爲據依也
大聚司徒以地名官而司空之名則習以爲百工之官

而九曰土地之事於是悉歸地官焉故其屬與其職
雜司空之篇而司空之篇既出於諸說之爲附於彼則
關於此至盡亡其官與其屬今取大司徒之不應職者
歸之司空而司空之屬豈不昭然如故物之復其主耶
故曰司空之篇未嘗亡也釋造都鄙制地域者曰王制
曰九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民居必參相得[illegible]
引是已惜乎習矣而不察也
乃分地職奠地守制地貢而頒職事焉以爲地法而待政令
力役之任獨在司空無疑矣則夫地職地守地貢皆力
役之所當均焉者也故取而歸之司空嗚呼孰知禹之
所以爲司空之義則地職地守地貢可以概見矣
大司馬之職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
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
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是職方之九服也其曰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
者羨文也後人以其屬司馬不得不以施邦國之爲言
也職[illegible]
[illegible]政職所供王政
之職[illegible]益見其[illegible]矣[illegible]爲職方九服之制
也故曰職方千里曰國畿知職方之宜在司空則此章

不在司馬矣

又曰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賦役一體也役事之屬司空既經見則令地賦非他官事矣按此章與小司徒均土地章同其制數亦小司空之事也一事再見一出於司馬一出於司徒蓋不其然令併於小司空之職論之

小司徒之職曰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

司空以是役民故因卒五之法以用之故曰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起於役以定之故云

又曰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聽其辭訟施其賞罰誅其犯命者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

皆役法也其大槩見於大司馬既取而歸之下大司空矣今小司空之事復雜于小司徒其因土地之上下而均其任人之數且曰凡起役毋過家一人又曰則衆庶則掌其政教與其戒禁夫鄉師之職既曰以致司空之辟以逆役事矣司寇又曰役諸司空由是觀之則此章其屬之司徒屬之司空學者當知所適從矣

又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井邑丘甸之制蓋所以任地事令貢賦也成周因井田以均地然後賦平而役均而井田則本諸鄉遂古匠人為溝洫亦始於九夫為井蓋一事也今屬之小司徒非其職矣量地制邑此蓋其制執度度地此蓋其用井邑既正則任地事令貢賦可得而理矣

又曰乃分地域而辨其守施其職而平其政

此與上文相屬

又曰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

凡此皆邦之土事故盡當屬司空今載之小司徒者小司空之職也區分而別之其有條矣雖不得其全然其大畧可見亦足以見古者設官之意夫書得於煨燼之餘獨五官具而司空獨無一官存者固已無是理又況五官之屬各有羨者是何故也由其亡與羨參證之又詳考其義證之於經庶乎聖經之舊可得而復見矣

右司空官屬得於天官者十有一得於地官者二十有三得於春官者六得於夏官者九凡四十有九焉

大司空雜出於地官者其凡可舉矣五官之錯又自有重復錯亂者略可槩見也雖然書亡既久傳信已深此議創起亦可駭且怪矣管窺蠡測何所逃譏姑記所見云爾若夫辨折釐正以為不刊之典使聖經明於昭代則有俟夫當世之大儒君子

周禮復古編卷第十二畢

周禮集說十一卷綱領一卷

（元）陳友仁輯

明刻本

周禮集說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前有元初陳友仁序、稱其友雲山沈則正近得此書於霅、綱節條理與東萊讀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名氏則未聞也。癸未攜以歸、訓詁未詳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云云。蓋友仁因宋人舊本重輯也。友仁字君復、湖州人。序題丙子後九歲。丙子為宋亡之歲、友仁不題至元年號、而上溯丙子以系年、蓋亦宋之遺民。故仿陶潛不書年號、但稱甲子之例。然陶潛在晉諸詩、亦但題甲子、非以入宋之故。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詳考耳。卷首有總綱領一篇、官制總論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條闡說、極為賅洽。每官之前、又各為總論一篇、所引注疏及諸儒之說、俱能擷其精粹、而於王安石新經義采摭尤多。蓋安石三經新義、雖為宋人所攻、而周官新義則王昭禹述之於前、（見所作周禮詳解、）林之奇述之於後、（案之奇學出呂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禮全解亦用安石之說、見王與之周禮訂義、）故此書亦相承援引、不廢其文也。考工記後附俞庭椿周禮復古編一卷、殊為疣贅、有失別裁。然不肯變易古經而兼存其說、以待後人之論定、較庭椿之妄誕、則略有間矣。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總論亦佚。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云、閩中劉儲秀嘗補注以行。今未之見、亦姑仍其舊闕之焉。

周禮集說序

周官六典周公經制之書也畫井田立封建大[illegible]
國調度禮樂刑賞微而服御飲食醫卜工藝毫芥纖
悉靡不備載六官之屬各從其長其要則統於天官
大綱小目截然有紀萬世有國者之龜鑑也周家太
平氣象不可復見愚於此書竊有志焉然而諸儒訓
釋甲是乙非無所折衷學者病之余友雲山沈君則
正謂余曰近得集說於雲手澤尚新編御條理與東
萊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其博雅君子之爲數名氏則
未聞也一日到沈君家取而閱之如於盆盎中得古
罍洗把玩不忍釋癸未秋與長樂拙存高君載酒而
往謁焉則正樂善人也俞其請且止宿乃曰風雨蕭
蕭予之[illegible]聞善矣時異事殊禮經焉用折楊皇華未
必不貽笑於時人也余復之曰執此以往固非所望
居家讀之是亦志文中子之所志也於是勞其書以
歸是歲留于山前袁伯之西榻就而筆之訓詁未詳
者則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辯析未明者則附以前
輩諸老之議論越明年是書成非特可以廣其傳亦
予之夙志也姑敘梗槩於卷末皆至正戊子歲吳興
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序

周禮集說序

周禮集說凡例

三公三孤

公孤不言職其職分亦不同

東萊曰按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三孤貳公弘
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見得公孤之分不同如此周禮
一書自冢宰以下無不各載而公孤獨缺書者何哉公
觀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位焉右三槐三公位
焉非不言公孤也特不言其職爾大自冢宰而下各有
其職所謂作而行之三公則無名坐而論道所謂司
萬化之原者不是耳目經營簿書期會之計非有司繩
墨所能判只去本原上整頓朝夕納誨格人主之非心

論道經邦便是燮理陰陽処何嘗去虛空擬法処理會
大抵人主一心乃化之原一部一命令之間使人主
下識本原於本原上轉得則上而日月星辰無不順下
而山川草木莫不寧這是三公之職道自三公出至三
孤則弘大三公之化陰陽以氣言也天地則有形燮理
在其上寅亮在其下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予一人
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者特戒
王尊三公之至君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乃道物
之妥非予一人之弼也尊之至也

公卿大夫士

王介甫曰婚義曰天子三公九卿六卿三孤二十七大夫八

十一元士卿則上大夫也周禮總書卿了無上大夫只書中下大夫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蓋非特諸侯之卿然也春秋初鄭厲公云上大夫之事凡周制尚存到中間如晉有上卿又有上大夫其制皆變了自士以上皆王命也而穆王命伯景爲大僕曰慎簡乃僚則雖以王命命之而爲之長者亦得以簡之也

周禮序官屬如大宰卿一人小宰則中大夫二人宰夫則下大夫四人上士則八人中士則十有六人下士則三十有二人其數轉相倍古人做事有根幹枝葉類如此雜說

賈氏曰王朝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皆爲出封爵以待出封爲諸侯乃爲賜爵九命七命五命士以三命以下爲差不得出封在王朝有三命一命亦爲賜爵無嫌也

府史胥徒

論府史胥徒有無多寡

註疏按宰夫八職云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治胥掌官敘以治敘徒掌官令以徵令並府治藏史掌書者九府史皆其官長所自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非王臣也周禮之內府史大例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惟有御史百有二十人特而在府上以其掌贊書故數多也又有府無史以其當職事繁故也或空有史而無府者以其當職事少得史即足故也至於羽人等直有府無史以其當職文書少而有稅物須藏之故直有府也腊人食醫等府史俱無者以其專官行事更無所須故也周禮之內唯有天府一官府特多於史以其所藏物重故也胥有才智爲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則十徒也皆民給徭役者按禮記王制曰下士視上農夫食九人祿足以代耕則府食八人史食七人胥食六人徒食五人其官並亞士故號庶人在官者也周禮上下文有胥必有徒胥爲什長故也腊人之類空有徒無胥者得徒則足不假長帥故也食醫之類胥徒並無者以專官行事不假胥徒也

府史賈胥徒有無多寡各稱其任

雜說自士以下皆有府史賈胥徒乃庶人之在官者皆祿於公上其數不可以一端備所以五官之長府六人史胥各十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與夫御史掌贊書其史則衆甸師掌耕王籍其徒則多庖人之賈有八職幣之賈有四外是則角人之類有府無史眡祲之類有史無府醫師之類有徒無胥卿大夫之類無府史賈胥徒不特此也有奄有奚有士有廞于女酒女漿之不同蓋聖人設法豈有私意哉大抵其職或有或無或多或寡各稱其任而已

十多府史少

牛弘問劉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煩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府史與徒多寡皆得其宜後世則無撙節

官制云六官之中皆府少而史多而府又在史上唯御史一官百有二十人特多而在府上盖御史掌贊書其史則衆猶甸師掌耕耨王藉斂入掌以時斂爲衆其徒則多也大抵先王之於吏員宜少者不過增之而使多宜多者不過減之而使少故方其宜少也雖大宰之吏不過三十人及其宜多也則以御史之官而史至於百有二十人豈若後世之吏上自朝廷下至郡縣一切無撙節而徒使公私俱病也哉

官名

六卿非取天地四時爲名蓋欲欽承天道

雜說或問六卿取天地四時以別稱號非也五行命官自四叔以來未之有改堯以四子配四時而羲和二伯總歲之成舜之九官雖不緊見禹水益火稷谷盖依六府之序仲康中興首征羲和世儒惑焉彼殆以爲若後世星官曆祝云爾先王欽承天道對時育物入臣贊輔相之如之何而不重其責也鯀汩水性刑用極典小雅譏刺日食山川之變本之卿士穀洛鬭而太子晉歸咎於執政史墨亦云水官棄矣物乃不育古之責公卿盖如此周衰天理之學不明變亮失道秦之月令特爲異文漢初有中謁者四人各職四時盖亦不以公卿之任太史公所謂近乎卜祝之間也也優倡畜之者和向天人之際豈其然乎

王者奉天建官故有天地四時之職

程氏曰王者必奉天建官故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所以百度脩而萬化理也至唐猶存其畧其治猶尚得綱紀小正後世官秩殽亂職業廢弛太平之功所以未全也

六官惟大宰宗伯不言司

雖曰六官司徒司馬司空皆云司以其各能一官不兼群職大宰不言司者以其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宗伯亦不言司者以其祭祀鬼神鬼神非人所主故也

周官命名各從其類

周禮之內宗伯之類諸言伯者伯長也以尊長爲名縣師之類諸言師者皆取可師法者諸稱人者若輪人車人腊人獸人之類以其事名官言氏者有二種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若馮相氏保章氏之類族有世業亦以氏名官若桃氏爲劍築氏爲削之類是也諸稱司者若司裘司市之類言司者皆是專任其事事由於己故以司言之

也與婦功典絲枲之類言典者出入由已謀彼作入故
謂之典也諸稱職者謂若職歲職內職幣則不久停職
之而已也云掌者有三義一者他官供物已則暫掌之
而已若幕人供帷幕幄帟掌次張之也二則掌徵斂之
官若掌皮掌染草之類是也三者掌非已所爲則掌而
掌固掌疆本非已造廢壞則脩之而已自外不稱典司
職掌者皆是逐事立名以義銓之可曉也疏

官有常名有異名

陳氏禮書曰古者有常名有異名內而爲比長閭胥族
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若
軍將師帥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爲公侯
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屬之以連帥屬法則爲屬長連帥
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
於師田則聯其徒於領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爲一
人而無內患爲連屬卒州以連其國爲長帥正伯以統
其人故能以天下爲一家而無外憂苟得其人則事舉
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苟非其人則事廢詩曰
衛不能脩方伯連帥之職是也然周禮伯皆稱牧者蓋
自內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
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得
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

擬序官之法有二

疏曰凡六官序官之法其義有二一則以義類相從
若宮正宮伯同主宮中之事膳夫庖人外內饔同主造
食如此之類皆是類聚群分故連類序之二則凡次序
六十官不以官之尊卑爲先後皆以緩急爲次第故宮
正之等士官爲前內宰等大夫官爲後也

周禮序官於前列法於後

中義云天地四時之官各列其屬之秩敘于前者周之
制令也其員之多寡官之隆殺皆與事稱不可以損益
也然後禮樂政刑行而不悖焉若其所掌之法則周之
勑令也故列之于後焉

官屬

六卿官屬錯綜互見事必相關

諸說太史所掌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宜屬於天官而
乃屬於春官司勳掌六鄉之賞地宜屬於地官而乃屬
於夏官大行人小行人司儀掌客宜屬於春官而乃屬
於秋官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
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宰夫既已掌之則大
僕而下宜屬於天官今乃屬於夏官宰夫掌治朝之位
而司士正朝儀之位宜屬於天官今乃屬於夏官地官
掌邦圻之事凡造都邑建社稷設封疆分州里司徒既
掌之矣而掌固司險掌疆候人乃屬於夏官如理財事

自大府至掌皮蓋皆隸於天官則九財用宜若悉統於冢宰而泉府廩人倉人乃見於地官自膳夫至腊人不置充君之庖者而悉領於冢宰至於外朝百官之祿秩稍史胥徒之稍食番上宿衛之廩給其事甚廣而外內朝之冗食亦見於地官槁人自內司服至縫人凡王宮服飾之用既屬於天官司服掌外朝之服司常典瑞巾車之官則稱於禮官如各得以自用其財而不關於冢宰是猶本朝三司使以河渠案付之都水監甲胄案付之軍器監政恐無以轉節之先王之設官分職錯綜互見事必相關往往兼事六官皆在職其以最設官之意也春秋時叔孫豹卒杜洩將以輅葬季孫不從杜洩曰夫

子受命於朝而聘於王王賜之輅復命而致之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書名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為司空以書勳今死而不以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諸侯之國惟三卿一人受賜而二卿皆與焉則周法也後世設官不與古同禮官專治禮刑官專治刑兵官專治兵財官專治財然不相關雖有遺失官不得相摩而而廢曠始多乃知周官之深意

六官之屬各六十舉其成數

雜說六官之屬各六十周天之數也治官之屬六十三教官之屬七十九禮官之屬七十政官之屬七十一刑官之屬六十有六而小宰皆曰六十舉成數也考工記官凡三十而輈人不與其數者一器而工聚焉車為多故也

官長

官之中又各有長無有以卑而統尊

雜說六卿為六官之長雖官中又各有長若大府為藏之長司市市官之長大司樂樂官之長司甲兵戈器官之長如此之類其事甚多又且如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也下設中士甸師乃是下士大史史官之長也下內史中大夫大史是下大夫　雜說周禮甸師下士也得為獸人中士之長大史下大夫得為內史中大夫

之長蓋其間以卑而統尊極有深意存乎其間如前漢元封五年置部刺史秩六百石二千石不法皆得以六條察之

官聯

六官互相聯屬須相看方見

雜說周禮之書六官分職合之則有所總散之則有所司其關節脈理皆自相通只去大司徒上看荒政未盡若徧考六官則荒政秩然可見且如散利須是考大府內府外府凡掌財賦之官所藏可以見且如薄征須是考九職九賦九貢可以見薄征且如緩刑須是考司寇一部之刑方始見得緩刑自此以後莫不然互相關通

小宰有官府之六聯須相參看方可
唐虞成周之官分職聯事秦漢之世職位紊亂
推究制官之法職不分則紊亂無統事不聯則[illegible]敗不
情無統則多廢事不聯則多[illegible]事如人之一身耳目[illegible]
視手舉足運雖各有所司而血氣脉理之相通而[illegible]
格故能安禁而無[illegible]之同一[illegible]阻滯則病隨作人
唐虞之時百揆四岳十二牧伯職有紀不[illegible]但不相
侵紊然[illegible]掌四岳之政於四方國有大政得與內朝
吏相參議至於司空總掌百揆理國宜然而皐陶刑獄
官得以陳謨[illegible]之事伯益農官得以贊禹與稷[illegible]
之事[illegible]官得以長胄子與教導之事典謨備[illegible]其

事不[illegible]意亦可見若夫周官六典其詳可得而聞[illegible]
其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各司其司各職其職
內外大小尊卑不等一日乃其各職當然耳而其六府之
有聯以合邦治以分而屬之之事[illegible]軍旅田役喪荒之事
六官皆得預議焉大宰雖統六典而屬府則以六之任也
以司徒掌教起徒役則[illegible]之[illegible]宗伯掌禮而財則辨之
大宗伯掌禮教學學校之事小[illegible]辨之非特此也在內則
為六卿在外則為六卿之人大國家[illegible]則[illegible]卿之
將益見當時制官關節脉理未嘗不相通如此漢與去
古未遠此意猶存兩軍雖掌於太尉而兵不在焉四方
章奏雖上於御史大夫而生殺予奪之權不在焉惟宰
相兼軍國之權故漢世宰相之權甚重以其無所不
統也九卿各率其職雖散而不相屬然有議論下而[illegible]
士之微猶得參議凡有詔令御史大夫下相國相國下
諸侯上御史中丞執法下郡守故外內無扞格足可以
事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得以糾舉百寮丞相司直亦得
參[illegible]二相不法故上下無壅蔽甚者宿衛小臣亦得便
之參議朝事至武帝之末既分丞相官屬為二丞相之
權權人不置太尉大將軍掌兵因得以自便是故霍光
以大將軍盡專國事因冠以司馬尚書之號朝廷大
事盡歸一人廢立之變丞相不知何望於事之交相議
論也唐世任官之法雖職事相聯屬而又名位不正權

柄不出於一人各以私意行乎其間其弊有不可勝言
者蓋唐初以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六部各以其職事故
小大不紊以天下之事三省之長相與議論六部亦為
之參議當然何以宰相品位崇重不欲輕以授人常以
他官居其職如吏部知秘書監知太子詹事等皆非宰
相職三省之長無人焉資望之淺而兩不相服權柄分
而習術任雖求以通之乃所以不通也君子反覆唐
之事乃知建官之制其名位之不紊權柄之不移職分
統而情意交通者自唐虞以來惟成周知之矣讀大宰
者可不深考

六官相聯舉事又有逐官屬中各相聯處

雜說喪紀之事宰夫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天官職
夏官也圉人皮毛筋角入于王府地官職天官也量人
與鬱人受舉斝而皆飲之春官職夏官也鄉師攷司空
之辟又治匠師地官職冬官也大司徒教民附于刑者
歸于士地官職秋官也司常頒旗物以司馬頒旗物及
官也巾車入齎于職幣春官職天官也稍人聽於司馬
縣師以司馬之法作之地官職夏官也其大要如此又
有六官屬中各自相聯處皆不可盡舉可以類推也

兼官

家宰兼三公　三公兼家宰

胡宏侯曰春秋書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

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
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
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
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
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故苟非其人而冢宰揆百官均
四海亦不為虛也

三公兼六卿

東萊曰賈氏正義云案顧命大保奭冢宰畢公領司馬
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
寇則周時三公兼六卿三公無職六卿則有職者也三
公論道而六卿行道者也以三公兼六卿合本末精粗

於一原可謂非道也

不特三公兼官羣有司亦兼

雜說禹以司空兼百揆周公以冢宰兼太師太史司寇
蘇公以公兼司寇又兼大史史佚為成王大史
而後作冊是太史又兼內史畢公以太師保釐東郊
召公以保宰西方諸侯是二伯兼職者古人亦不惜
世其人當行公職

周官自三公至府史胥徒皆是兼攝

太平經國書六職問曰大宰至旅下士其為官凡六十
有三而為府者六為胥與史皆十有二而為徒者百有
二十何也曰皆兼官也專官行事則不足兼官行事則

有餘矣蓋自唐虞以來禹以司空而兼曰揆羲和以二
子而兼四岳及舜二十二人之治則列在賈一人兼之
古者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有其人則備無其人則兼
是以周官之作實倣唐虞之制而官屬不攝甚失之所
以深責管仲蓋先王之法也以二公言之召公為保周
公為師而太傅無有焉二公實兼之也周公既沒召公
為保而太師太傅無有焉召公實兼之也不惟此也二
公而下實有三少當時不見其人召公又兼之蓋一人
之身而兼七職矣抑不惟此也當是時三公三少既難
其人而六卿之官亦不必備周公以三公兼冢宰召公
以三公兼宗伯蘇公以三公兼司寇畢公以三公

兼司馬司空惟成王之季年芮伯彤伯衛侯專領司
宗伯司寇之職其餘大抵皆兼官也其大者猶兼
於百官屬有司乎故嘗以周禮考之三卿則公一人是
公兼鄉老也一鄉則卿一人是六鄉兼卿大夫也
將皆命卿是六鄉又兼六軍之將也甚者太公以太師
而兼司盟之職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蘇公以三公
而兼大史之職太史司寇蘇公是也故大六官之中以
春夏秋冬為遂率以多少相乘除大約一官凡五百人
則六官凡三千八而其兼行權攝者必相半焉是以
局分不必設府史胥徒不別置雖置而其數未嘗過濫
也且不見鄉老遂師而下乎府史胥徒俱無何獨於天

一〈周禮集說凡例〉十四

官冢宰而疑之也若樂官行者勞任多而不宜省則
數人與甸師宮徒者二百人而春官御史其史則百有
二十矣
六官府史胥徒只食一萬九千大白可給不為冗況無權
在外
太平經國書或曰徒即今之當直驅從也胥即今人則司
也史即今掌文書者府即今架閣主管下指以大宰
一官論之自大宰至宰夫卿一中大夫二下大夫四上
士八中士十六下士三十二官者是其衆只用徒百二
十人下知如何用得過了可以行一一使令何也又不
知一項是何等人抑不知於何處發調耶抑更番耶抑

長充耶若發調則何處而發調若祿食何處而取給其
隸於官耶抑免其家徭役耶抑不免耶詳考五官之屬
合管卿幾人大夫幾人上士中士下士幾人府史胥徒
若干以周之時財賦經費若此而官屬乃如是之多必
不免有冗官之患矣故杜佑作通典亦云成周之官六
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其廣若是多稍若一從其數則
所入不足以供所費設或不然欲一官而廢一事將又
不可也曰府史胥徒蓋凡職中間民無常職轉移執事
者也以天官考之凡二千六百九人奄人閽人內豎等
六十四人九嬪世婦女御女祝女史女酒女漿女籩女
醢女鹽女冪奚共一千一十六人總食祿者三千六百

一〈周禮集說凡例〉十五

八十九人推官[illegible]山虞川衡司關司門等不可攷者尚
三十餘人以天官[illegible]通以三千六百人為額不限以
算推則六官凡一萬九千八百人可賦田則給之田不
可賦田則給之祿其祿以百畝為差孟子曰下士與庶
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
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至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為差[illegible]人在官之祿凡五等也今通以百
畝為限則食祿一萬九千八百夫天下數千里之內提封
百萬井十一以供稅則所入無限而以一萬九千夫田
之祿以給庶人在官者何患不能足哉而況於兼權者
乎又況關市有稅山林川澤有稅四方諸侯歲貢無限

以之供郊廟賓客之費蓋甚優矣或者疑其不能給
未深攷也何以言之百萬井之田爲井九百萬夫井稅
一夫則入於公者九十萬夫除其山林城池溝涂三分
之二則收田稅六萬四千井爲田五萬六千六百夫除
其府史胥徒之食尚餘二萬七千以下夫也
古者公卿統六卿後世公卿不統州縣而州縣自治
雜說曰鄉老以至比長皆六鄉之官古者羲和仲叔分
爲四岳列有大議必咨焉命以日師錫於是乎取則焉
內每鄉所至設書六事出野蓋鄉、鄉周制二公下統
二鄉而六遂各治其一以備九牧考之詩書周公畢公
以太師保綰東郊蓋三伯之職者分陝治中邦之師

則鄉爲鄉大夫者與春秋傳宋工師令鄉而司徒令遂
管仲爲齊士鄉十五公與高國各將其五雖損益非古
而列國孤鄉亦主鄉事此所以中外相維而治出于一
也自秦置守郡自爲監而內史猶治京師漢興省郡監
遣使分刺諸州尚放岳伯之意然內史如故武帝外置
刺史各掌一官功別三輔治封置司隸以察之由是郡
國不隸公卿而京兆尹至劾宰相東都之季州牧益重
劉虞就拜太尉蓋以三公寵方鎮魏晉以來上相乃兼
督州事下同藩臣失古意矣
周官職雖備事則兼攝
雜說六官大數曰三百六十然職事員數不止此而已

也以天官考之九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含
山虞林衡司關司門不可考者皆四百餘人春夏秋三
官凡五百餘人凡六官中大略以春夏秋官爲準以多
案少皆以五百人爲額則凡二千人其間蓋有以相準
矣古者先王建事而命官作史旨並官而分職以一公
六卿爲之六卿之掌其職且若不可無而或[illegible]
以太師有[illegible]各公以公兼宗伯蘇忿生以公兼司寇
故書召誥云司徒司馬司空由是推之先王之制其職
雖不可廢其官亦未必一一有案其大略而言則上[illegible]
誦訓無官職事掌葛掌染草角人羽人之類止從一物
則其無事時亦多矣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或僕或右

有軍旅則用之宮說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有喪紀則用
夏采[illegible]則用則設祝建邦國則用土方氏遠方
民來則用懷方氏占王宮以祿無用之官而待有事然
後用之哉亦於搗事則典瑞爾盟府命士也而太師典
之所謂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也作禮者以其職不可
廢故各設其官職以待智者決擇爾又六鄉每鄉內治
一官外兼一鄉而周官每鄉卿一人每官卿二人若是
者皆非實事也漢初令國各高子各令五鄉晉景公命
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命韓厥將新軍且爲僕大夫晉
悼公令戎御屬校書司右屬司士皆古制也
雜說書言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今

予小子即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周朝之官殆不遠過夏商而先儒謂三百六十職事有其官官有其人所謂鄉大夫之數截然不可易故後人疑周官之冗是不知兼權之義也存其職事之名以爲天子備官耳

官有特置亦有兼攝

雜說諸侯之卜大夫卿者以上大夫爲卿也周官言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則卿上大夫也以上大夫爲卿非特諸侯然也蓋先王之意爵欲正其名位故官必特置禄欲省其費位故職或兼掌然治在所必者雖大不必特置若三公九卿之類是矣事在所寄者雖小不可兼寄若蟈氏射鳥氏之類是矣豈嘗有所拘哉亦惟其稱而

已管仲以官事不攝而孔子非之者古人有言之也盛公欲官事無攝而孟子取之者孟子所言之也

諸侯入兼王朝官

雜說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而國人繫之緇衣鄉士而不朝至滕侯自以爲我周之卜正見得諸侯入兼王朝官則以爲重如此

虞周兼官

李方子曰皐陶刑官也而以教訓治伯夷禮官也而折民以刑周公三公也而下兼冢宰之官仲山甫三公也而兼任喉舌之司

世臣

雜說世臣之說自三代有之但古者有世臣無世官曰象賢世美皆一世之選蓋伊尹之後有伊陟巫咸之後有巫賢太公之後有呂伋所以扶持國家者未嘗不賴之也至春秋之時世臣之說遂變而爲世官是以三家世爲魯卿六卿世爲晉軍田氏專齊甯氏專衛蓋自春秋以來所以治世官者甚嚴故使舊族淪喪始於叔向所謂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取禽所謂十世從王今皆爲篳門圭竇世官淪喪一至于此此無它世官之禍熾故世臣之說廢也加之春秋以後三家併晉田氏併齊時君世主力創此事一時所用皆新進傾巧朝夕之人鄉時所以扶持國家者殆無其人甚者相

它國之人如秦張儀相楚齊孟嘗相秦國君不自信其臣而取之它國之人世臣貴戚危不自保而匹夫徒手敢相傾奪范雎蔡澤獵取秦相世臣淪喪至此極矣此豈非懲於世官之弊而遂廢世臣耶蓋嘗論之孟子歸見當時禍夫公室政在私家之禍自夫人觀之豈敢復以世臣爲論然孟子與齊宣王論故國必曰有世臣者蓋世族淪喪士大夫無自保之意今日不用於秦則明日又傾而之楚天下務以傾巧相奪而國家無所憑藉孟子深察乎此故汲汲於告宣王也故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謹與孟子之意以爲不得已而用疏遠之人當詳其賢否而傾巧相奪之人

宜勿用也不獨此也如論人君不當視臣如犬馬草芥其意可知矣惜乎孟子之說不行而秦人益甚焉天子而子弟爲匹夫況於立功之人乎是以匹夫横行代末之有而秦始有也漢懲此弊封建百侯子孫世襲及後嗣漸至無削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衰斗之世功臣子孫生爲虜隸死塡溝壑班氏所謂不曾知中外殫微本末根弱生并氣患無所忌憚者此也孟子之論非深於治亂之勢者能以知此王通曰周之封建諸侯有社稷焉漢之郡縣牧守有子孫焉亦孟子之意

官必世守欲吏民相知以心

李太伯曰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先王建官必世守之所以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也漢文景之武宣之初國家無事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姓號爲氏倉氏庫氏是也然則古之官天下皆如此乎吏之於民必相知心然後治也吏知民心則明明則政平矣民知吏心則信信則令行矣欲相知心豈一朝一夕而可哉上下未相知或知之未久遽委而去之後來者亦如此則是吏未嘗知民心民亦未嘗知吏心吏以所治爲傳舍民視所爲如過客官何以傳衆何以服哉　胡康侯曰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任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不以其賢也使之不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

矣上世有自耕野釣渭擢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爲宜但以象賢故相大戊丁公世美入掌兵權不以世故廢之也盖以尙殛死禹作司空蔡叔既囚仲爲卿士亦不以其父故廢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同建官爵爲已私授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魯衛晉齊受於權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入國家而殺禍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或曰世卿非禮崇宗者然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禄以報功也故其世可以定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其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之人上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封建

古人封建内外無輕重之偏

東萊曰古者封建諸侯非不得已爲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之時尚千七八百國豈皆不得已哉封建之法採好古者以諸侯祿外諸侯嗣内外既無輕重吾人常出入迭爲之古者列國之卿命于天子而諸侯每歲貢士以貢士之賢否爲賞罰或益爵或削地夫天子之卿既布在諸侯之國而諸侯之士又在京師豈非封建之良法哉後魏徙郡治皆用人皆在北不得爲京師守宰終身遷轉不過内外故成六鎮之亂此不知

內外之勢者也唐藩鎮之禍亦以節度皆得自辟置官
吏嗣到河陽未幾月而石洪温造之徒盡爲羅之而去
昌黎且在董晉幕下凡皆不知古人貢士之意其作法
封建豈有弊哉　胡仁仲曰古者分天下有德有功之
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
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大夫大士下
聘士巡守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
一五之一九之一之高城深池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
都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
是有五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鄉大夫司徒樂正
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郡縣之制

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
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志矣巡守述職之禮廢而上下
之情不通設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任仁賢其
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
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
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
軍師不隱於農而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此制井田所
以制侯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强萬國親
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
城深池爲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
志乎此三王爲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上公設險以

守其國孔子所以書之於習坎之象也城郭溝池以爲
固孔子所以答言偃之問也自秦而降郡縣天下中原
世有戎狄之禍矣甚哉秦皇李斯君臣之不仁也降及
建茂帝王明德之裔絶公侯名臣之世郡縣天下欲兹
擅其利也夫諸侯之與百姓民也谷黃帝之然[illegible]
制者則不可知然天運方泰及禹平水土别九州分五
服齊之以長道之以師公侯伯子男各有定制無有僭
越者矣夏商之季天下紛亂湯武起而治之間無一物
不得其所矣未聞秋釋諸大名侯而不裁之地理以
天下之圖按之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先王之制州
建二百一十國則九州千八百國之君乃自古諸侯之

本數也而塗山之會執玉者萬國周王八百國之君而
云撫萬邦也聖人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
封建諸侯仁政之大者也秦人專利除封建郡縣天下
天運方否自是而後聖人之道不行人君莫不欲獨擅
天下之心故樂用郡縣之制而不能革也吁一人欲獨擅
天下之心已亡王道之本備德用賢行善政者可不
大亂而已王者王之至治哉天下之大不以一人共
一人不好賢則天下之賢材盡廢而愈讒毀[illegible]
所至知賢不用決殺人盈天下郡縣令[illegible]
亦國隨以亡譬如人之死於[illegible]於病[illegible]
非天命之正者忠臣痛焉故周之建國自后稷也商之

傳世遠祭宗也衰邦有後至赧王而後息也是三代
者經歷變故而宗廟血食咸二千餘年豈若秦隋孚暴
虐亡則絕世乎有天下之君監蔡否而傾諸

周禮集說凡例

周禮集說綱領

周禮廢興傳授 ……義

案書傳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
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所制之禮即此周禮也鄭氏
以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以周官爲此
周禮失之矣周公制禮之日禮教興行後至幽厲衰微已
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其後復更散亂至秦大壞矣漢興
高堂生傳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徐生爲禮官
大夫而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
倉后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以授戴德戴聖曰
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戴德戴聖是爲五傳弟子也此所
傳者謂十七篇即儀禮也若夫周禮其出特後者以其始
皇惡之故也故馬融傳云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
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絕滅之焚
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惠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
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復入于秘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
孝成時劉向子歆校理秘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然亡冬
官一篇以考工記足之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唯歆
獨識其年尚幼務在廣覽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具在
於此奈遭天下兵革並起疾疫喪荒弟子死喪徒有里人
河南緱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能通其讀頗
識其說賈徽及子賈逵太中大夫鄭興及子大司農衆往

傳其業又以經書記轉相證明為解其時議郎衛次仲侍中賈景伯南郡太守馬季良亦皆作周禮解詁然猶有參錯周事相違二鄭明理于典籍粗識周官之義存古字發徵正讀鄭玄字康成作周禮注多引杜子春鄭大夫司農之義以讚而下之焉然則周禮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然林孝存以周禮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惟有鄭玄徧覽群經故能答林碩之難作為訓注使其義得條通焉其後唐太學博士賈公彥又撰周禮疏五十卷是為注疏云

歷代官制

左傳郯子曰大皞氏伏羲以龍紀官故為龍師而龍名共工氏共工以諸侯霸九州者也在太皞後神農前以水紀故以水師而水名炎帝氏神農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少皞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祝鳩氏司徒者也鴡鳩氏司馬者也鳲鳩氏司空者也爽鳩氏司寇者也鶻鳩氏司事者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蔡墨曰少皞氏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木正該為蓐收金正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水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上祀之

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

舜典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帝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于五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

寅直哉惟清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

周官王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周禮總論

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又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文中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執此以往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

又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

又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

唐太宗問三代損益何者為當魏徵對曰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周公旦所裁遺談餘義可舉而行君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臣請以周典雅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徵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真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

唐本傳云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極由衷之典法天地而行教化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物致用其可忽乎

周禮是周公遺典

朱晦庵曰周禮胡氏父子以爲是王莽令劉歆撰此
不然周禮是周公遺典也㬌德　又曰周禮乃周家盛
時聖賢制作之書　又曰周禮一書周公所以立下許
多條貫皆是從廣大心中流出賜人　又曰周官徧布
精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　又曰説制度之書
惟周禮儀禮可信禮記便不可深信周禮畢竟出於一
家謂是周公親筆做成固不可然大綱却是周公意思
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當時立下此法却不曾行得盡方
是个草本　又曰今謂周官非聖人之書至如比閭族
黨之法正周公建太平之基本這如棊盤相似拜布定
後來子方有放處趙道　又曰後人皆以周禮非聖人
〈今周禮集説綱領〉八
書其間細碎處雖可疑其大體直是非聖人做不得賛
務　又曰周禮一書好看廣大精密周家法度在裏但
未敢令初學看賛方
程氏曰周禮一書周公致治之大法在其中
周官不可不講
楊氏曰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
周禮是宰相之事
晦庵曰理會周禮非位至宰相不能行其事自一介論
之吏自遠在且要就切實理會受用處若做到宰相亦
須上遇文武之君方可得行其志𥳑賀孫
周禮多説事之綱目
晦庵曰周禮中多有説事之綱目者如屬民讀法
不可知司馬之職乃陳車徒如戰之陳其陳法亦不可
見矣賜人
論行周官法度
程氏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或問有關雎麟趾之意而後能行周官法度何也晦庵
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
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
王莽矣
或問周都豐鎬則王畿之内當有西伯之戎如此則稍
甸縣都如何其可爲也晦庵曰周禮一書聖人作爲一
〈以周禮集説綱領〉十
代之法制到不可用法處自別有權變之道金夫錄
陳同父曰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後有聖人不能
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以謂治至周公而術已窮窮則不
可復繼周之後必爲秦夫子蓋逆知而不言也嗚呼果
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黃帝已來順風
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以爲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
之心也蓋至於周公而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曲而
當盡而不汙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
以適天下之理而周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蓋
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後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
而上下相維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其周之王徒

跡其虛器蕞然立諸矦之上諸侯皆相傾而莫之或壓
獨何所畏而不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亟
叛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底於亡也當時有能變通
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以周而周公之術未始窮也
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之亂蓋非其所使併與
其僅存者盡奪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始
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而豈知其至
此極耶

成周之事其凡見於它書其目見於周禮

雜說成周之事其凡見於它書其目見於周官故朕官
之書即周禮之冢宰也曲禮之書即周禮宗伯也政

司馬法即周禮之司馬也九刑贖命之書即周官之司
寇也以至考工記即司空之書也周禮擧其目而散於
諸書

成周之治綱領在於六官

東萊曰治有統政有樞出天下之治者其本也運天下
之政者其樞也周之盛時薄海內外為國千有七百事
之統於王室者博矣而周典所載綱以六官之職至於
千七百國之品量憲令曾不少槩見焉統端於內治達
於外樞動於上政行於下此聖人所以好要而百事詳
也

范氏曰夫天地有四時百官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
此如網之在綱裘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
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未見其可

六卿分職每終之以為民極

東萊曰先王之教天下未始有精粗本末之間也民固
不混市野不踰閨人不侵官治不敢以奸上之[illegible]
不敢以僭天子之制公卿大夫不牟商賈之[illegible]
牧相維而聽命於三公夫彼皆民上也皆守[illegible]
尺寸不敢斷一毫分守不敢易所以習民於法守[illegible]等差
階級之中消其當上無等之心而寓其道德之意是以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戡不充貴卑不踰道舉一世
之人皆安於法度分守之內志慮不易視聽純一易直

淳龐而從上之令父詔其子兄教其弟長率其屬何往
而非五禮五樂三物十二教哉方位國野設官分職何
往而非以為民極哉嘗讀晉之國語每嘆絳之富商韋
藩木楗過朝之事以為富商之饒於財使之澤其車而
華其服非不足也而必易車服於過朝之際不致與士
大夫混然無別焉民志之定而中道之存成王周公之
遺化固隱然在此也

辨周禮疑

鄭漁仲曰周禮一書詳於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
而闊略於人主之身所以學者疑其非聖人之書按書
傳曰周公一年救亂二年伐商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

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制政成王則是禮[illegible]
作在於周公攝政六年之後周公將復辟於成王則法[illegible]
書之所由作故周禮六官之首皆曰辨方正位者此也
周官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按周公
設政時淮夷奄已與管蔡同亂成王即政之後淮夷又
叛成王乃親征之故云滅夷[illegible]歸在豐作[illegible]
洛既成之後作周禮還歸在豐之後作周官[illegible]
書作於周禮之後明矣而鄭[illegible]以書序[illegible]
禮則失之矣鄭康成又以成王作周官在攝政三年周
公作周禮在攝政六年愈失矣後來求其說不得或[illegible]
文王治岐之制或謂成周理財之書或謂戰國陰謀之

書詢休或謂漢儒附會之說或謂[illegible]世[illegible]
紛紛之說無所折衷予謂非聖人之智不及此五[illegible]
爵九畿之服九州十二境閩蠻夷貊祭天祀地郊親[illegible]
同之事皆非文王時政所得及也以是書而加文王[illegible]
受文王者也雖其書詳於理財而其志下也[illegible]
經入也名[illegible]而秦上也其[illegible]謂為理財之書以非[illegible]
周禮者而使戰國有如是之法則戰國三代矣[illegible]
而有如是學者或為漢儒[illegible]惟其所見不[illegible]
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而不[illegible]
為之說曰周禮之作周公居攝六年之後[illegible]
實未嘗行也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

也[illegible]人[illegible]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惟[illegible]
[illegible]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故建都之制不
與召誥洛誥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
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凡此皆預為之而
未經行也雖然此一說也而不知周禮其所以難通者
其規模與它經不類周禮一書有[illegible]文[illegible]有者
文[illegible]有互見[illegible]有[illegible]官[illegible]
有[illegible]設[illegible]有不常置[illegible]有[illegible]
大綱者[illegible]有副[illegible]貳者[illegible]有常
行者[illegible]有不常行者[illegible]
[illegible]合觀[illegible]其措置規模不徒於[illegible]克天地和洽神

人而與[illegible]伐九所以待衰世者無不備也不徒以養
斯君身防絕禍患而亦[illegible]九所以任賤役者無不
及也使之維持一世則一世之人安維持百世則百世
之人安維持千萬世則千萬世之人安貽謀燕翼後世
豈無[illegible]王者[illegible]以免則周公之用心也所謂兼三
王監二代[illegible]於是書之作於周公與它經不類禮
記[illegible]月令所說
官名為[illegible]周禮之純乎周典也惜乎自
成帝[illegible]之七略終漢[illegible]千百載間僅不置學
官博士[illegible]文中子[illegible]未嘗[illegible]周禮太
宗嘆周禮為真聖作其深知周禮者歟若夫後世用周

禮王莽敗於前荊公敗於後此非周禮之不可行而不善用周禮者之過也

周禮集說春官綱領

春官總論

儀與禮不同

左傳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

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 不亦宜乎

禮文制度以昭君德

臧哀伯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盛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

古者禮有等差莫敢踰僭後世禮制不修遂無定分

程明道曰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人禮制未備奢靡相尚卿大夫之家莫能中禮而商販之類或踰王公禮制不足以檢飭人心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既無定分則姦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豈有止息者哉

陳氏禮書先王之治以禮爲本其宮室衣服車旗械用有等其冠昏喪祭朝聘射御有儀其器以辨禮然非法象之所寓即文以觀之然非治教之所載使人思之而知所以敬守之而知所以禁奢者不得縱驕慢之心儉者不得就苟難之節貴者不得以亂常賤者不得以害正此上下所以辨而民志所以定也晚周而下逍散於是政之壞法亡於殊俗之家君子不得以行禮小人得以行非禮故兩觀大輅朱干設錫天子之禮在諸侯塞門反坫素衣朱襮諸侯之禮在大夫爲是先王之制浸以掃地天下學者亦失其傳故隨武子不知殽烝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不知異方魯不知嘗義衛不知立市則時之知禮者蓋亦鮮矣漢興叔孫通制禮儀徒規當世之近功而其法失於太卑齊魯二生之論禮樂必期百年然後興而其法失於太高賈誼有修禮之志而困於絳灌曹褒有定禮之議而沮於酺敏傅咸極論於晉時而詘於流俗劉蕡發策於唐而棄於一時緣法以來千有餘載其間欲起禮法於其上者非一君欲成禮法於下者非一臣有君君而下之人不足以副之則禮之意終不明有是臣而上之人不能任之則禮之事終不行此歷政濁俗所以繼作而唐虞三代之治不復見也

嘗

禮者在於愛敬

袁寀曰禮也者在於愛敬自然發於心誠而暢於事業者聖人因其自然而輔其性爲之節文而寓於禮物於是有尊卑親踈之序爵推而長之觸類而甲之天地鬼神之事莫不備矣

樂音可以見民之情性

樂記曰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起物之動然後心術形焉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

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數制之禮義合生氣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各安其位而不相奪然後立之學等廣其節奏省其文采以繩德厚律大小之稱比終始之序以象事行使親疏貴賤長幼男女皆形見於樂故曰樂觀其深矣

身心皆正而後可以作樂

樂記曰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倡和有應回邪曲直各歸其分而萬物之理各以類相動也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類以成其行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然後發以聲音而文以琴瑟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奮至德之光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是故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五色成文而不亂八風從律而不姦百度得數而有常小大和成終始相生倡和清濁迭相為經故樂行而倫清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

合周元集黃鐘宮綱領　四

樂者人情所不免先王以雅頌之聲道之不至於亂

樂記曰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人之道也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於此矣故人不能無樂樂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不能無亂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是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審一以定和比物以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方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詘伸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也

合周元集黃鐘宮綱領　五

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周子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

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樂者宣暢民之和心

周濂溪曰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于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余叔曰禮樂之制盛于三代而大備于周三代之興皆數百年而周最久始武王周公脩太平之業當天下以為九服上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法度方其郊祀天地

開明堂以會諸侯其車旗服器之章制然何其盛哉及幽厲之亂周室寖衰諸侯僭侈大然齊桓作而伯晉文不敢必請隧以禮維持又二百年禮之功亦大矣天下更戰國禮樂殆絕漢興禮出淹中后戴諸儒共為補綴得百餘篇三鄭王肅之徒皆精其學其說或不同大禮極天地朝廷宗廟凡人之大倫可謂備矣雖百家殊說豈不博哉自漢以來沿革之制有司之傳可以覽見三代禮樂自周之末其亡已多又經秦世滅學之暴然書及論語孝經得藏孔子之家易以卜筮不禁而詩本諷誦不專在於竹帛人得口以傳之故獨禮之於六經其亡最甚而樂又有聲器尤易湮壞失及漢興考求典籍

而樂最闕學者不能自立遂并其說於禮家書為五經流別為六藝夫樂所以達天地之和而飭化萬物要之感格人神象見功德記曰殊時不相沿樂所以王者有因革制作之盛何必區區求古遺闕至於律呂黃鍾聖人之法雖更萬世可以考也

周禮集說綱領

夏官總論

兵不可去

左傳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

司馬雖掌兵然軍旅大事五官皆與

雖然司馬雖為掌兵之官至於軍旅大事五官之長咸有事焉冢宰征師于諸侯大司徒以旗致萬民而治其政令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司寇涖誓于社胡康侯曰昔成王將崩命大臣相康王當是時親掌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冢宰臣命仲桓南宮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嗣子伋雖掌兵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雖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可見矣此周公之制見諸行事者也

秋官總論

禮樂刑政所以同民心出治道

樂記曰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用刑當盡心不可輕易

王制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刑法不可輕制

左傳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

和洽之以彌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周禮集說秋官綱領〉 二

龜山楊氏曰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夫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而王道成矣先王非用政刑也書曰德惟善政則以德為政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則以禮用刑有德禮則政刑在其中矣茲其所以不悖歟

古人化民以德而不忍用刑後世則專用刑而不以德

鄭景望曰古之化民純任德教刑雖設而聖人常有若而不用之意不幸而麗於一人亦必明慎哀矜不忍之人之罹入吾刑也而況於多乎於是有遷民之志夫其遷之也蓋別其頑不友之民而即之禮義之邦導之以教化已成之俗而變其朋類汙染之習使枉者終以直惡者卒以善以並生於天地之間是聖人之心也舜之分北三苗周之遷頑民相去千餘載聞其道蓋出於一後世任德之論微不復有此政矣惟峻刀鋸厲斧鉞懸於民之耳目而姦愈不可勝則益不勝其忿至羣聚而勦之舉城邑而屠之餘忿猶未平曰是草木鳥獸之不若必將根離而種殄之斯亦不仁甚矣夫以一性之善有不可化之理天為民而立君亦曰使無失其性彼其欲惟知而欲不可以者皆其初固然哉是必有以致之矣聖人於天下之民所以不敢忿疾而致其哀矜若救之方而孟子性善之論亦以救不仁之禍也哉

先王用刑之意本欲生民〈○周禮集說秋官綱領〉 三

張南軒曰孟子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先王明刑法以示民本欲使之知所趨避是乃生之之道也而民有不幸而陷於法則不得已而加辟焉固將以遏止其流也是亦生道而已又況哀矜忠厚之意薰然存乎其間其為生意未嘗有間斷也若後世嚴刑峻法固不足道而其得情而喜與夫有果於疾惡之意一毫之萌則亦為失所謂生道者矣

典獄之官係民生死須是無一毫私意

東萊曰大抵典獄之官民之死生係焉須是無一毫私意所言無非公理方可分付民之死生天德所謂至公無私之德到自作元命地位命是令令所制則之命[illegible]

一个元善不可復加之命方可後世多以此獄付[illegible]
於賤士民之死生寄於不學無知之人和氣不召乘[illegible]
常有所以不能措天下之治盖掌刑之官代天行罰天
討有罪天所以整齊天下之民元不是自家[illegible]故[illegible]
刑以成[illegible]德故五刑是專敘大理三德是或[illegible]用[illegible]
或當用剛克或當用柔克各得其當若不敬天命[illegible]
所[illegible]所謂刑罰必差須是置禍福於度外[illegible]人
令[illegible]不得其當則民有措手足此所以培養根本[illegible]
三代得天下以仁
擬自天下之命所以收人心召和氣
至攻周公說不可誤于庶獄庶慎周公到此又[illegible]

蓋獄者天下之命所以文王以明德慎罰收聚人心[illegible]
召和氣皆是[illegible]散人心感召和氣亦是獄以前[illegible]
括事最重處只在獄故三代之得天下只在不嗜殺人
秦之所以亡亦只是獄不謹惟是於用獄之際[illegible] 一
个好生之德自此發將去方能盡得君德
張南軒曰獄重事也欽卹之義著於虞書其命[illegible]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蓋古者刑罰之設教化[illegible]不得
乎其中聖人之心周期于天下之無刑也孔子[illegible]聽
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使之[illegible]有
道矣[illegible]是王之[illegible]不傳而其[illegible]其
[illegible]人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得其情矣[illegible]

繼之以哀矜而勿喜則反本之慮深忠厚惻怛所發[illegible]
養斯民者爲如何哉蓋亦非是心亦使之至於無訟可
也

刑施於德教之所不及

黄氏曰先王之德使民畏而愛之畏之則寓於刑愛之
則寓於教而先王非欲使民畏之施於德教之不及
而已

周禮集說秋官綱領

周禮集說卷第一

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　編

天官總論

論看天官須是襟懷洪大

横渠曰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甚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

天官之職非大其心者不能為

晦菴曰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

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况於先事措置思患預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葉賀孫

天官一篇人主正心誠意之學

晦菴曰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

周公以侍御近臣與三宅同說近臣關係君之身心最切

周官謹內朝亦此意

雜說周公率百官以戒成王任人牧夫準人則是係天下安危若綴衣虎賁侍御僕臣何故與七同說大抵外朝之臣人君臨朝方得入覲而人君又見其尊高德厚之尊嚴而不敢褻近惟此等人朝夕相與居若有一介直之人出入起居陰化潛移可到聖賢地位若有一讒諂面諛之人朝夕相處定是失德何故此等人位最賤職最親其係於人主身上最切是故善論治者必本於人主之身而善正救其君者必欲多引善類與之共處若人君必近於左右所與處者推此則天官一官可以見周公格心之事業永嘉陳君舉曰凡饔飧田獵薪蒸之事醫藥之事酒漿之事幄帟次舍之事甚卑冗也甚褻辱也必用命士必皆領於冢宰若夫宿衛非宮正之政吏則宮伯之所主庶子所謂執矛戈立階陛皆是衣冠者非古代近侍以兵衛也昔周公作立政大抵汲汲

於用賢而以虎賁綴衣趣馬攜僕列諸左右常伯二事之下常伯三事皆大臣也名位尊矣視趣馬綴衣至不等而周公一聚言之何也誠以大臣進見有節數奏有常而朝夕與王燕處者則斯人也必以士為之則必公卿所自簡除所自效謀若非命士則簡除效謀不出於朝廷其選雖而羣枉至矣故冢宰之治特詳焉〇昔在文武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其選也方周公之教世子也魯公之子伯禽衛康叔之子年齒太公之子伋假事成王伯禽年伋蓋宿衛國子也它日能為顯諸侯而成王與之處則相觀而善之益多其從詩人刺皇父曰皇父卿士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蹶維趣

焉豔妻煽方處以是數人者皆相從於女謁者也由此
觀之王之所與燕私得其人則太子見德而成王爲賢
君不得其人則女謁行而褒姒之禍作自后世子賢否
係焉而周之興亡從之如之何其不謹乎

宿衛服膳侍御之人最關人主心術

東萊曰人徒見內外庭宿衛之士士之賤者也烹庖
膳之事事之辱者也魚腊酒漿醯醢之物物之微者也
次舍幄帟裘服爲末用也閽寺嬪御洒掃使令爲賤役
也不知夫三代以還所以蠱壞人主之心術侵奪大臣
之權柄者往往皆是人爲之蓋公卿大臣其內外則有
限其進退則有時不得日侍人主之左右前後也若夫

侍御僕從之人備趨走使令之職而人主宴私玩狎之際
無不與之同焉此其極也則紛擾其耳目感移其心志
伺候以和其音容靡以中其欲小廉曲謹以示其信人
主一惑其中則亦何所不至哉周公深智遠慮有見於
此是以亂萌禍機之所至無不究極是以古人輔相之
事業皆格物窮理之學也

大宰領王之膳服嬪御

朱晦庵曰冢宰一官兼領王之膳服嬪御此最是設官
者之深意盡天下之事無重於此 合而參考

王后之庖膳衣裘有司不敢會故領於大宰

陳君舉曰庖事酒事衣裘之事唯王及后有司不敢會
既不會矣而必領於大臣何也彼賤有司誠不宜以
細課校至尊唯大臣以道佐人主獨得與人主可否是
非故領之夫富有四海而一人之奉就使無節戕[illegible]
何爲且嘉與大臣以司防檢微幾過差不中九式之用
雖有司不敢議而大臣盡親所以資啓沃成敬畏也

太平經國書云或問小宰宰夫推廣大宰之法而[illegible]
警飭百官府之治其於事則爲目於勢則爲[illegible]
王宮之戒令則自有宮正宮伯掌之王內之政令則又
有內宰以治之今而復預內事何也曰先王之制事權
欲合於一而內外庭之勢本不容於分也蓋宮正宮伯
雖曰掌王宮然不過宮中徒役之事子弟宿衛之職與

夫諸官府之在內者耳其於后宮則無所預內宰雖曰
掌王內又不過以禮儀教王后夫人與夫九嬪世婦九
女御近習之在左右者耳其於王宮之徒役宿衛則又
略不相關各掌其一而遺其二勢既不能以相統而權
亦不能以相臨統而臨之則惟大宰焉故宮正宮伯內
宰皆隸於大宰而兼掌其事職雖列於外而通於內權
雖分於二而總於一 自今攷之曰建邦之宮刑以治王
宮之政令曰憲禁于王宮曰令脩宮中之職事凡王宮
也曰九宮之糾禁則王宮后宮無不在所掌也自其掌
王宮也則兵衛即衛士宿衛之人皆領之飲膳衣服酒
埽除閑次舍幄帟凡供奉之人皆領之宮禁之秘藏王

后[illegible]之[illegible]則凡財用之[illegible]
約[illegible]小臣好[illegible]得以自
便矣自冢宰[illegible]則六宮六[illegible]王后之限九嬪[illegible]
御無[illegible]之[illegible]禁其賞罰稱其出
納其間損益增減裁[illegible]抑之節而無
侵竊感移之患[illegible]世未有家不齊而國可治[illegible]
國不治而天下可平若大宰之治所以兼統內外[illegible]
宰[illegible]治小宰之[illegible]則[illegible]已齊其家宰夫之朝治又已治
[illegible]大宰之[illegible]可以治天下矣
[illegible]內治不聽於公卿所以多亂
陳君[illegible]而上后妃[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后妃母儀天下而[illegible]然猶不足配至尊之[illegible]是時
夫人嬪君子人世婦君子人女御君子人各以其職奉
上所以共賓祭蓄子姓之官備矣后方惻然遐想幽深
側陋之間尚有遺賢[illegible]君子求而不得則中夜不寐
展轉嘆息[illegible]之[illegible]之奉與之偕樂
而後無憾后得如此則[illegible]拔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所係奚不
可者今乃內小臣而下凡[illegible]官九嬪[illegible]下至於女奴
[illegible]者[illegible]裁縫者必屬之大臣則夫員數之增
損職掌之廢置祿秩之多寡賜予之[illegible]數皆[illegible]命於朝
廷而后不與且使內宰得以稽其功緒而賞罰其勤惰
[illegible]有司之禁雖天子不得自以[illegible]

[illegible]內政舉古之所謂正家者蓋如此而非[illegible]然也[illegible]
出房闈而方[illegible]是非於紊亂之後爭[illegible]
抑末矣漢大[illegible]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
安得越奏近臣蓋內治不聽於公卿久矣毋怪乎後世
之多亂也

大宰統宮闈之事

宋[illegible]曰[illegible]以為周禮非周公致太平之書謂如天
[illegible]家宰邦[illegible]宮闈之事其意只是見後世宰相請託
[illegible]以結近習以為不可殊不知此正人君[illegible]天
下之本[illegible]可以後世之[illegible]聖人之良法美意哉
又如王后不當交通外朝之說[illegible]亦是[illegible]後世之[illegible]

之[illegible]中亦分明[illegible]此禮在[illegible]女祝[illegible]內[illegible]
[illegible]使後世有[illegible]則巫蠱之[illegible]安得有哉

大宰兼統六卿[illegible]

東萊曰成周之制三百六十屬聽命於六卿六卿聽命
於家宰家宰實三公兼之[illegible]分職之中[illegible]有[illegible]
屬之勢自今職職[illegible]之大史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
八柄之貳春官之屬也而典法之政則在於大宰大僕
掌諸侯之復逆小臣掌三公[illegible]之[illegible]御僕掌群吏
之逆及庶民之復夏官之屬也而臣民之[illegible]於宰
夫司士掌朝儀之位夏官之屬而治朝之位宰夫掌之
泉府廩人倉人掌財用地官之屬也貨賄之出入大府

掌之內外朝之冗食地官媺人之職也而宮正內宰
又均其稍食王朝之服飾委官司服之職也而內司服
至寺人則又掌其服飾之用自宰夫之下夏采之上六
十官之內三百六十官之職錯綜而互見焉並建六典
並行六卿天下萬事皆有關於理亂安危之大者則無
不會然在其掌握中也古之言者三公無官惟與天子坐
而論道故設六卿以分主六典而三公實統之三公既
兼冢宰則六卿之大與非冢宰而誰是則此事權之所
以一而周家所以無多門之政

天官統六卿兼把握天子左右親近之臣

雜說大宰兼行六卿之事故自宰夫下六十官之內其

〈合周礼集說卷之一〉 七

所職掌有係司徒之事者有係宗伯之事者或出於司
馬之職或關於司寇之刑凡係乎王之心術與國家之
理亂興衰者雖散在六卿不盡歸冢宰而其要者則已
皆總攬之矣大抵周公冢宰一職只是把握天子親近
之人自宮正已下是王宮之宿衛自膳夫已下是王之
庖膳自醫師已下是王之藥餌自酒正已下是王之酒
醬醯醢自宮人已下是王之寢處供帳自大府已下是
國家經用王之玩好及賜予衣服自內宰已下是王之
后宮總看來第一項是宿衛之人二項是供奉之人三
項是出納財用之人四項是宮中使令之人此數項入
周官所以把握者何也其為親近天子易以褻狎內有

宦者及女奚女酒等人他卿未必能制古者王前巫
後史卜筮瞽侑皆士大夫為之故當人主宴私玩狎
際必因事進諫如伶州鳩內史過之諫是也自隋以後
用宦者為之大臣莫敢誰何故周之冢宰所以兼行六
卿事不為無意也

晦庵曰周之天官統六卿之職亦是提其大綱至其它
卿則一人理一事然天官之職至於閽寺宮嬪醫藥酒
漿之屬無不領之

冢宰下兼六卿事統內外定以君心無所蔽後世相權分
而體統自漢文武始

官制以天下之治最患乎體統之不正使上下無以相

〈合周礼集說卷一〉 八

臨人主之所顧忌也夫大臣之權分裂四出而不相
已百官有司隨所依攀而造用事人主意向所在群臣
覘影而爭趨之而為大臣者反低回畏忌以取容是無
體統之為也體統既失大綱小紀始壞散而不可收拾
尊名重分始顛倒而不相禁制高爵厚祿始輕濫而不
復顧惜當是時也上下無以相臨而致於相陵人主不
惟無所忌而至於有輕殺大臣之禍天下之多事而治
道之日不隆其源流蓋如此若昔大臣非不知論道經
邦之任職重而業鉅要不必親群有司之細務而設官
分職之際必權利害而擇本末焉一職一事苟有關於
國家之理亂而係於人主之心術者則翕然皆在於掌

[illegible]之比附聯給受制於其已非宰[illegible]尊也[illegible]統之所任大臣不以爲嫌而人主不以[illegible]無[illegible]天官治典而博觀六十官之職[illegible]不[illegible]人智慮之祭長而治道之有本也蓋三公之[illegible]宰之[illegible]之尊下[illegible]六卿之事天下萬務[illegible]所不[illegible]而臣司之上內外朝廷之臣關節脉理[illegible]如出[illegible]之[illegible]職宿衛之親人無秩之近習玉府財[illegible]存[illegible]中[illegible]令之變容凡其[illegible]列於王宮之內外而迫近於人主之左右者一舉而[illegible]隸之冢宰焉夫是以群士[illegible]有所統而不與自恣人主之心術有所[illegible]而不敢以私把綱不敗名分不[illegible]祿不[illegible]

後之人侍御僕從之事[illegible]之際[illegible]敢[illegible]人主之心[illegible]而任切大臣之[illegible]者[illegible]統之正[illegible]於此[illegible]矣[illegible]不識此道也[illegible]大臣之權而沒之[illegible]天官[illegible]之百官出內庭之士大人[illegible]之外儒者又從而助之曰天子大臣當不屑以[illegible]而削[illegible]之使之權虛名於百官之上[illegible]清談而不事事矣自漢以來變故備[illegible]其下外不得以制於內人主惟意所欲爲而小人[illegible]見視[illegible]臣上下相與快意於法度之外而亂[illegible]四面併起而天下已不可爲矣故自出納之[illegible]於大臣也而宰夫之官遂去焉[illegible]尚書之[illegible]

法用事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illegible]矣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illegible]去焉光祿衛尉之任光祿勳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省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夫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大常之任比其極也關內侯駙都尉之爵至及於[illegible]醫師之職至鳴玉而曳組門下大僕之司至又分爲殿中省焉內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旁闕有制政之漸[illegible]之風關寺禮[illegible]立之權夫誰得而制之嗟夫宿衛非小人也欽[illegible]酒漿醯醢[illegible]微物也歸[illegible]非賤[illegible]也而[illegible]

非細事也大臣御其權則小臣不得專其事天子不得快其私恩公深見遠識後世弗念厥紹而橫流至是是則可恨也而究論其所自則始於陳平之自棄其權而武帝習見其事而遂舉其權而授之群臣有司上下相臨之勢自是解散而不可復合矣方文帝以刑獄問陳平而顧以爲宰相之體而不知宰相之無權蓋始於此夫錢穀之出入決獄之多寡國家之本而生民之命也宰相不與聞而顧使天子責之廷尉責之內史則九卿中二千石之事豈復與聞邪夫天下之事宰相不與聞而歸之天子天子不能察而歸之左右近習之人國欲治可得乎而顧曰上佐天子理陰陽下遂萬物之

有詆此以為宰相職業是亦清談不事事之罪也
是以後郡國上計得自達於天子天下大柄盡歸[illegible]
武帝又以中大夫侍中視丞相為外朝而內朝之事宰
相不得聞矣九卿雖是用事事不決於丞相而外朝之
事宰相又不得聞矣四百石以上調於尚書而天下
之事宰相不[illegible]聞矣文墨小技之事一言之合意立取
卿相[illegible]天子欲人氣斂方張言聽計從而宰相大臣反
被罪[illegible]折入則權議於內出則[illegible]行於外大臣之無
權而小臣之橫至此此豈復有紀綱名分也哉其後內
吉相[illegible]於中興之日而御史大夫不得充禮似稍知
重大臣之權矣而尚書尚[illegible]將軍猶領之而中書宦

者[illegible]參間而用[illegible]於[illegible]之置而自宰相而下悉歸
其中而尚書中書[illegible]為[illegible]矣究論至此則天官一
屬橫流紛錯無復上下之名分外內之統攝其所由來
久矣後世如欲復古以為治要當自周官始欲復周官
要當自宰相始則體統正而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舉矣

成周官制內外一體漢初猶得相統自武帝後始不相聯
屬而東漢為尤甚

太平經國書曰或問周官之制內外庭同一體矣惟周
如漢其制亦嘗有近於周者乎曰豈惟漢[illegible]秦
亦然秦人變古不道無復先王之舊制然[illegible]庭
之屬其事則猶有可言者外之九卿如少府[illegible]尚
書在內主發文書而掌奏下諸事外之三公如御史大
夫猶得置中丞在內受公卿奏事而舉劾按章又外之
三十六郡如監郡者皆是御史之屬為之猶得以天下
之私害徑達於御史大夫而大夫徑達於天子漢興惟
監郡之制變為部刺史若夫少府之尚書御史之中丞
則一切因秦之舊而不改非因秦也蓋因周也尚書中
丞非周制而何因周何哉秦人雖變周之名而未嘗變
周之意漢亦惟存周之意而不[illegible]復用之名以百官公
卿表觀之少府屬官自尚書而下有符節太醫太官湯
官有東西織室有庖人三長丞有上林十池監以至中
書謁者黃門鉤盾尚方御府永巷內者宦官皆屬於少

府又復以私府永巷倉廄祠祀食官宦官分屬於大長
秋御史大夫屬官有兩丞一曰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
籍秘書權尊勢重與人主親近事下中丞則中丞白之
大夫大夫白之丞相丞相御史在外外得以統內也內
領侍御史外督部刺史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郡治狀黜
陟能否以六條問事而奏事復上於中丞是部刺史在
外中丞在內內得以統外也要之漢之官制二公九卿
雖列職於外而皆有屬以在內以周官之[illegible]之則
丞相猶大宰也御史大夫猶小宰也御史之中丞少府
之尚書猶宰夫也少府之下又有大長秋猶內宰也大長
秋屬少府少府中丞屬丞相御史是秦與漢之制皆近於[illegible]

周之制也不特比爾高帝之御史大夫周昌嘗燕見入奏事見高帝擁戚姬呂后之世審食其爲相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之以奏事武帝之世丞相公孫弘亦得數燕見上或時不冠此雖非體貌大臣之意然亦可以見其洞然無內外之限矣夫是以閹宦錯寵不相猶得以檄召而詰責而大長秋中常侍猶參用士人爲之傳靚卽百寵籍一自武帝晚年宴遊內庭不出不復與士大夫接用宦者主中書而典尚書之章奏尚書之官於是廢矣衞虢既以中書居中而管事又置諸吏處中而舉法故當時奏下諸事自中書逆送兩府白聞內下九卿自九卿下郡國而不由中丞中丞之官於是不

得居中制事而內之侍御史外之部刺史併府以得寧列侯而下皆得帶加官而丞相御史獨不知名曰曹之而實跡外之於是丞相御史無復有至內庭者矣末年以霍光爲大司馬而領尚書事宜若內外合爲一然已其非丞相職任儼然號稱內朝而併奪丞相御史之權昌邑之廢丞相楊敞不及與議不惟不得入內庭且不復預內庭之事矣夫宦官典中書之任中丞無制書之權三公無加官之稱大將軍領尚書之職霍光[illegible]所謂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內外判然如此[illegible]所由以盛衰也宣帝中興復遵漢初之制魏相爲御史大夫外則遣丞相掾史案事郡國而不遣使內則奏封

事而不經尚書去副封而不令壅蔽加給事中而疑其見言事是以霍山方秉樞機相乃訟其過杜延年居中用事相乃列奏其姦中外之政復合爲一然猶未知復中丞之權元帝以恭石顯用事丞相之權復去而盡歸於尚書哀平之際又歸外戚紀綱散壞內外不足以相統而西漢遂趨於亡光武懲外戚之用事憤大臣之竊命於是取三公之官以爲閒職而取尚書及中丞專任委之以爲臺閣之長以舉法歸中丞而以奏事歸尚書二官雖復用事然跡外庭而親內庭矣捨大臣而近小臣矣置三公而事歸臺閣矣變前後參用士人之制而專用奴僕黃衛之餘矣威靈之季而御史之權盡移於

尚書尚書之權又移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爲一黨而宰相疏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內之名以自使耳蓋自古內外之不相屬未有如東漢之盛者而其源實始於光武極其原而論之則又始於武帝使武帝不改漢初之制以三公九卿在外而以中丞尚書在內內外相屬而關節脉理相應則漢之制周官大宰之制也奈何快意於法度之外使內外事權分裂四出而不專領於大臣其末流遂得以至此極也蓋觀之出納之要職不領於大臣也

而宰夫之官遂去爲尚書中書之任尚書中書既用也而霍光之權重恭顯之事起尚書中書之形成矣周官衛之親臣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而爲光祿勲之任光祿勲之屬日益親而門下遂爲侍加官遂爲司侍中遂爲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而下掌次而上遂去爲少府太常之任此其極也門下大僕之司又分爲殿中省爲内諸司使矣以至玉府財用之司既非大臣所與聞則漢鴻臚之賣爵唐瓊林大盈之名庫夫誰得而檢之女寵近習之蠹既非大臣之所與聞則母后臨政下令不出閨闥國命竟之刑人或專專土之封夫誰得而制之此其源皆起於

武帝是以其流至於不可救其禍反至於殺戮大臣而伍碩忌之心事權之不合於一此宜大宰之所奉奉而小宰宰夫之所以佐大宰而與掌其事也並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二代而下其治亂盛衰之變凡幾見矣見其變而後周官之救之此爲治之大原

虞

自武帝置加官宰相不得總内朝

太平經國書曰成周時有三朝燕朝内朝外朝漢與猶傳古意只是周昌燕入奏事與樊噲排闥直入便見内朝未有隔絕此是未帶加官時文景之後無復此矣自武帝置加官分内外朝如侍中中常侍給事中列侯將軍郎中皆帶加官得入内朝丞相無加官所以在外朝衛青以大將軍得加官故得出入禁闥上或踞厠[illegible]則李蔡趙石之徒無緣得入只在外朝然霍光爲大將軍在内車千秋爲丞相在外輔導幼主猶得以延受遺詔至於楊敞爲相大將軍廢立内朝議定乃使人告丞相丞相踧踖莫此爲甚

周官位華

冢宰一官後世分而爲六

官制曰冢宰之職自漢以來分裂四出不分收拾宰夫之職分而爲尚書中書後來收拾不得遂爲尚書中書省[illegible]

[illegible]

宮正宮伯之職分而爲光禄勲衛尉後來收拾不得遂成門下省[illegible]

於[illegible]之官君三著以下無[illegible]御大夫貴游之子弟此入之之所衆伊著易以近[illegible]者且如西漢百官表所載加官不曾有負數亦不曾[illegible]分[illegible]官祿只是加與二光祿青衛下面許多屬官[illegible]度[illegible]將為光祿乃自別為司隸如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illegible]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騎都尉奉車都尉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左右監以職[illegible]皆[illegible]文光祿勳太中大夫諫大夫屬[illegible]便[illegible]九[illegible]議大夫二諫大夫以王[illegible]是[illegible]至官中郎將羽林左右監至常侍皆[illegible]朝廷為[illegible]者禁衛之人在外[illegible]所以職屬光祿奉車都尉騎都尉至[illegible]中者附[illegible]不在[illegible]之加[illegible]官中以職先奉文官屬[illegible]自各[illegible]別[illegible]門[illegible]以來加一官議又所自以文[illegible]夫數[illegible]為[illegible]之數官[illegible]其日[illegible]給事中諫議大夫之[illegible]至其[illegible]為一事司不在九卿[illegible]是當蔣為又子親官為天子[illegible]以權車至此是大[illegible]

烏獸魚鼈烹炮之事自酒正至掌次凡酒漿醯醢薪樵之事分入少府自醫師至獸醫分入太常亦入少府自太府而下至掌皮內一項則分入少府外一項則分入

大司農[illegible]

司服以下凡宮中使令之人分入大長秋只家宰一官已分而為六矣按西漢百官表曰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illegible]

[illegible]大長秋[illegible]三年省詹事官并屬大長秋長秋皇后卿也本宮名中宮

到得本朝則自膳夫庖人而下盡收入御前供奉官自醫師食醫而下盡收入御藥院自宮人掌舍而下盡收入內藏庫

大抵先王所以親近士大夫在宮中者自漢晉以來稍稍出在外至天子服食之掌於外朝者稍稍在內以周禮通典攷之大略可見矣

秦分冢宰之職欲奪其權西漢丞相不統九卿東漢九卿遂居輔相

雜說冢宰掌邦治統百官而六卿分職各率其屬秦人惡其權重於是分冢宰之職為數四而取餘卿之屬若不相關者而別立大司馬冢宰之職有宮正宮伯秦改為郎中令衛尉太府而下改為少府大農內宰所掌改為大長秋取出大史別立御史大夫取出大僕別立一

司取出廣行人別立典客自是丞相奉行文書而九卿已亦失職原其改周制之意不過欲奪冢宰六卿之權耳而九卿亦不得行其職大抵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而小臣趙高之信任者即得以執其權漢承秦後無所因革彼見周有三公又有六卿於是有丞相御史實不行九卿之事不知此乃秦人之私意安足用也雖然漢法之所以無改於秦者在於丞相不統九卿而其所以賢於秦者以丞相九卿各得行其職也自東漢以後不惟丞相失職而九卿亦失職矣不惟九卿失職而已而九卿之屬遂居輔相之職

天官六十屬序官之意

疏曰自宮正以下至夏采六十屬隨事緩急爲先後故自宮正至宮伯二官主宮室之事安身先須宮室故爲先也自膳夫至腊人皆供王膳羞飲食饌具之事人之處世在安與飽故食次宮室也自醫師以下至獸醫主疾病之事有生則有疾故醫次食饍也自酒正至宮人陳酒飲肴羞之事醫治既畢須酒食養身故次酒和也自掌舍至掌次安不忘危出行之事故又次之自大府至掌皮並是府藏會計之事既有其餘理須貯積或出或納宜計會之故相次也自內宰至縫人陳后夫人以下內教婦功婦人衣服之事君子明以防放夜以安息故言婦人於後也夏采一職記招魂以其死事故於末言之也

天官之屬皆微官以天官得以臨制而無通上之患

雜說周禮天官一職皆微官而爲中大夫者無幾蓋其事雖切其職則微使天官得以臨制之也以卑官近人主則無通上之患漢之九卿所以終不能制內庭而其職遂分者以周之三公尚以微官隸之恐不足以鎮壓之況九卿乎

大宰制國用後世離爲數司紛不可考

雜說古者大宰制國用制其出也夫財用冢宰制出司徒制入自漢丞相以錢穀出入爲非已任則均節會稽之職散之九卿盖經用屬司農禁錢屬少府會稽尚書郎廣假屬僕射右丞然猶有統攝不相侵奪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然意善而法不精章和以後改大司農之平准爲中准列於內署而取少府之掌藥太官御者鉤盾尚方考工諸署別作監悉用奄人主之而一卿之職又小魏置度支尚書而戶部自此始梁置太府而太府御自此始蓋離析爲數司矣其它如倉人至魏爲倉部膳夫至北齊爲膳部內府至魏爲金部而尚食諸官別入殿中監暴染諸官別入少府監大官別有光祿供帳別入衛尉凡周禮之節比聯者紛不可考矣

司徒斂財惟貨幣畢入于冢宰之府

雜說凡賦皆司徒斂之穀粟則羽蔡炭則掌之於其屬唯貨幣畢入于冢宰之府蓋凡百官府之祿各從其長均之宮正則均凡在宮之人內宰則均凡在內之人故大府授式法而各分給之其餘則即藏焉而不必輸達若貨幣易輸則多藏必冢宰之屬總授受之亦可以見財分職而不相亂制國用有要而不煩供職者亦不難爲力矣

冢宰掌府庫司徒掌倉廩

雜說天官大府而下地官廩人而下皆掌錢穀而兩項分屬冢宰似難相統蓋財用府庫皆由天官若錢穀專物固生於地以此供入朝廷耳倉廩到處有難一體以

宰相統之

周禮集說卷第一

周禮集說卷第二

吳興後學前給陳友仁君復編

天官冢宰

賈公彦䟽曰天官象天所立之官周天三百六十餘度天官亦總攝三百六十官不言司者大宰總御衆官不主一官之事也　中義曰山既高矣其上又有頂為冢宰者司主之名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䟽曰惟王建國至以為民極五句六官之首同此序者以其建國設官為民不異故也　鄭氏曰建立也周公相成王營邑於土中是為雒邑司徒職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辨別也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也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正定宮廟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也經野若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是也設官分職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

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也極中也 中義曰天者萬物性命資之爲始故冢宰掌治以法天焉地者萬物形質資之爲生故司徒掌教以法地焉天官掌其治地官掌其教遂天之所以始成地之所以生俾萬物各正性命者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論語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言冢宰於百官無所不統故六官皆總屬於冢宰冢宰大宰也掌邦治謂總六官之職也故大宰職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

東萊曰冢宰均邦國者是使若貴若賤若小若大各得其平爾古之稱宰相者多以平爲主若商則謂之阿衡阿衡平之之謂也天之所以立君命相者不過欲平天下之所不平者爾使四海之內貴者貴賤者賤詳者詳纖者纖士農工商各安其分事事物物咸遂其宜以之宰相均平天下之道均之 宰是以相之大綱大抵天下本無事須是識得簡易之理化行其所無事方盡得宰相均平之職不足要作聰明之謂

治官之屬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大宰止宰夫卿一人大夫六人士五十六人府六人史十二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

宮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宮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宮正止宮伯士二十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庖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有賈

內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外饔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亨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膳夫止亨人士五十四人府九人史十八人賈八人胥四十人徒四百十人

甸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獸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䱷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鼈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無胥

腊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胥

甸師止腊人士二十八人府九人史十四人胥六十四

人徒六百七十六人
醫師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胥
食醫中士二人 已下並無府史胥徒
疾醫中士八人
瘍醫下士八人
獸醫下士四人
醫師止獸醫士二十八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酒正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酒人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並奄女奚
漿人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並奄女奚

凌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酒正止凌人士十四人奄十五人女四十五人奚四百
五十人府四人史十八人胥十六人徒百六十人
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醯人奄二人女醯二十人奚四十人
鹽人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冪人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籩人止冪人奄七人女八十人奚百六十人
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
人

掌舍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幕人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掌次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已上並無胥
○宮人止掌次士二十一人府十人史十二人胥八人
○徒二百四十人
大府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
十有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有賈
玉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有工賈
內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無胥
外府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無胥

大府止外府大夫二人士二十二人府八人史十四人
工八人賈二十四人胥十二人徒百四十人
司會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府四人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司書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無胥
職內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無胥
職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無胥
職幣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
徒二十人 有賈
司會止職幣大夫六人士五十四人府十六人史二十
八人賈四人胥七人徒百十八人

司裘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皮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已上無胥
　司裘止掌皮士十人府四人史八人徒八十人
内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内小臣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無府胥
閽人王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寺人王之正内五人
内竪倍寺人之數　已上三官不計非命官也
　内宰止内小臣大夫二人士十二人奄上士四人府四
　人史十人胥八人徒八十八人

九嬪
世婦
女御　已上婦官無員不計
女祝四人奚八人
女史八人奚十有六人　已上並女奚
　女祝止女史女十二人奚二十四人
典婦功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
人徒二十人　有工賈無胥
典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有賈無胥
典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胥
典婦功止典枲士十人府六人史八人工四人賈八人
徒五十二人
内司服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縫人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已上並奄女奚
染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胥
追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有工無胥
屨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有工無胥
夏采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無府胥
　内司服止夏采士十人奄三人女九十人奚三十八人
　府四人史六人工十人徒三十二人
　凡看周禮須先理會大宰理會大宰須先理會目
　録按天官總六十三官除閽寺内竪非命官及婦

　官三官無定員外其合計者總數于後
大夫十七人　上大夫卿一人　下大夫十二人　中大夫四人
士三百三十九人　上士四十二人　下士百七十九人　中士百十八人
　已上卿大夫士總三百五十六人
府八十五人　史百四十八人　胥百七十四人
徒二千一百九十六人　工二十二人　賈四十四人
　已上府史胥徒工賈總二千六百六十九人
奄二十九人　女二百二十七人　奚六百七十二人
　已上奄女奚總九百二十八人
二官無府　二十一官無胥　四官並無府史胥徒
四官有工　五官有賈　十一官並奄女奚外一官士

右上項官職以類分隸人數及官司所以分揆之
事而食禄者可以守職聽命之節悉項皆統於冢宰其以類事王者如此若見所授經云天官其屬六十自大宰止夏官六十三多三官俞庭春云冬官散錯五官之中此其謬也

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王氏曰總家言大者山頂曰冢以其總制六官之治故曰冢宰以其司主一卿之事故曰大宰冢大之上也

范氏曰古之王者惟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可知也周之冢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王廢置者宰也是以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務已無爲而治蓋以此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於已臣亦以爲政在於君因之治亂民之休戚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也其有功烈見於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與實稱而後事成功立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知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矣

疏曰小宰與大宰同名大小爲異故六卿下中大夫爲十二小宰宰夫是太宰之考夫者治也以其治此一官所主事旅衆也下士治衆事者凡官尊者少卑者多以其卑者宜勞尊者宜逸是以下士稱旅也　官制云大宰爲正小宰爲貳宰夫爲考以至旅下士凡六十三人而府史胥徒止百五十人五官亦然夫官若是其衆而其下吏止若此先王所以省吏員者亦至矣吏省則其禄易給吏有禄則人知自愛故當時庶人之在官凡有秩禄者無非賢德之人而漢猶做此意佐史有斗食之秩長安游徼吏有百石之秩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張敞爲膠東相吏追捕有功者得一功比三輔尤異自是以後百石吏皆差自重賢人君子往往多出間其得先王遺意後世不然自卿差之法變爲頎役天下之事付之游手之民又從而奪其廩是教之爲姦而又授之具也上至朝廷下至州縣每一職一司官長不過數人而胥吏不勝其衆則夫官之不勝吏奸也亦明矣天下何從而治哉由此言之則夫大宰之所以省吏員者直欲夫禄之易給也吏之所以必給其禄者直欲人之知自愛也

大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五曰刑典以詰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大音泰擾而小反治直吏反詰起吉反

王氏曰天官自宮正而下皆正言官名獨於前一官言
職者以大宰正也小宰貳也宰夫攷也其職特尊於治
官之屬故言職以別之推此則五官皆然　疏曰自目
六典至九兩總十段皆明經國之大綱治政之條目也
鄭氏曰典常也經也法也　疏曰六典治教禮政刑事
之書大宰總六官故俱建之也　又曰六官雖有治教
禮政刑事之不同該而言之皆是治法故云治邦國
註疏治典冢宰之職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也經經國之
大綱紀亦所以紀綱天下教典司徒之職使帥其屬而
掌邦教也　王氏曰上無教則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
國危矣故曰安邦國　鄭氏曰擾猶馴也

疏曰治典教典云官府禮典以下皆云百官者尊天地
二官不局其數也　註疏禮典宗伯之職使帥其屬而
掌邦禮禮之用和爲貴故云和統統敘也諧諧和也政
典大司馬之職使各帥其屬而掌邦政　王氏曰物各
當其分謂之平大司馬掌建邦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
則強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小大高下莫不當其
分矣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於百官言正則正
百官以正萬民之意　註疏刑典大司寇之職使帥其
屬而掌邦刑詰猶禁也書曰度作刑以詰四方糾正也
三時皆有官唯冬無官又無司空以三隅反之則事典
司空之職・王氏曰百工興事造器則財物充足故云

富邦國　鄭氏曰任猶傳也生猶養也
東萊曰周禮一部綱目盡在六典冢宰無所不統是宰
相之職天下事須有總統要會處下面雖衆把握管鑰
皆在冢宰内統百官外均四海百官異職管攝之使皆
歸於一是謂之統四海異宜調濟之使咸得其平是謂
之均所以管攝之者非官官而控制之也自百而歸之
六自六而歸之一所操者至簡也所以調濟之者非人
人而獨豊之也大者與之爲大小者與之爲小所及者
至易也明乎簡易之理則相業無餘蘊矣司徒自唐虞
時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乃是以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敘布之天下之常道皆是五者此古今之達

教不可易也所謂教者非是約束之得成俗漸漬馴
擾涵養使之自入於善非是驅迫人物事擾之一字是
司徒之大綱馴習而熟之之謂也摩擵而入之之謂
也涵養而寬之之謂也宗伯天地人之禮無所不掌正
禮記所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有因然條目幽
而神明而人秩然有序粲然有經便是和若無禮則乖
爭陵犯上陵下僭豈能一日和天下之事有治以均之
有教以擾之又以禮以和之其待天下之理亦已盡矣
其間或有敗常干犯不循禮法者大則職之司馬小則
職之司寇以此見王者之治不倚一偏既有以開導之
又有以警畏之如天地之有雨露必有霜雪有春夏必

有秋冬天下之理未嘗不相對何嘗以一件得推老乃
謂德衰而後有刑緣其不識天地陰陽之化所以如此
説司空一官居終何故蓋有前五件了然後民可得其
居得其食若無前五事民雖有棟宇無緣得居雖有穀
粟無緣得食夫三公三孤天子所與共調精微之源而
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有六卿之職焉六卿
者萬事之綱也爲天下者始於立綱紀故一曰邦治綱
紀既立育教之以人道之大故二曰邦教人道立則必
有節文之者故三曰邦禮教立禮行而猶干紀亂常者
焉則討飭之事也故四曰邦政大罪隊之原野降此則
有司之法在故五曰邦禁民遷善遠罪然後可以來奠

其居故六曰邦土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爲治體統上下相統内外交應本末具舉絲
牽繩聯無一節不相關處天下雖廣會歸都在六卿七
冢宰相天子而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之所統
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卿何也綱領在綱之中而
首亦豈處乎身之外哉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猶
冢宰之與六卿並居於六職也

以八灋治官府一曰官屬以舉邦治二曰官職以辨邦治
三曰官聯以會官治四曰官常以聽官治五曰官成以經
邦治六曰官灋以正邦治七曰官刑以糾邦治八曰官計
以弊邦治灋古法字 隶吉達僻必世反

鄭氏曰百官所居曰府鄭司農云官屬謂六官其屬各
六十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官職謂六官之
職小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官聯謂國有大事
一官不能獨共則六官共舉之連事通職相佐助也小
宰職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 王介甫曰建官矣則
設屬以佐之故一曰官屬設屬矣則分職以治之故二
曰官職分職矣事非一職所能獨治則聯事以供之故
三曰官聯 王氏曰官常聽官治常謂故常也蓋六官
之聯事有非法之所能該者於是乘時立事興機制宜
以昔之所常行者於今列之以爲常書曰以典常作之
師典則所守之法常則所循之常與此官常同也官成

所以待萬民之治若比居版圖傳別之類其事有一定
之成體也官法百官各有所行之法若大宰掌治灋之
法司徒掌教象之法是也百官各循其法以治事則無侵
官雖所治各歸於正矣 鄭氏曰官刑司寇之職五刑
四曰官刑上能糾職 王氏曰書曰制官刑儆于有位
是也 鄭氏曰官計謂小宰之六計所以斷群吏之治
弊猶斷也

雜説荘讀周禮一書見其分條布政以次循舉而大宰
之職獨以官府之治居其先焉夫天下之理彼先則此
後一重則一輕成王守成之賢君周公勤勞之賢相豈
自官府之外畧無所急而獨拳拳於此何耶蓋古人經

盡天下誠有本末其綢繆委曲之意固不敢不盡其心而緩急先後之宜亦不敢不嚴其序夫舉天下之事而聽命於一人君則君其君士若民雖人君之所當加意而非人君之所能自為然所以使之繩繩井井各當其所處者亦惟官吏是望也成周聖人初不計於其他而獨於此不敢後故自官屬舉邦治以至於官成經邦治自官法正邦治以至於官計弊邦治大宰皆以是為群吏之勸盡其本先立則其末不能以不治苟士大夫以此為念則天下無難辦之事矣

以八則治都鄙一曰祭祀以馭其神二曰灋則以馭其官三曰廢置以馭其吏四曰祿位以馭其士五曰賦貢以馭

其用六曰禮俗以馭其民七曰刑賞以馭其威八曰田役以馭其衆 馭魚慮反

鄭氏曰則亦法也都之所居曰鄙 陳氏曰先王之建都鄙以為公卿大夫及王子弟之采地居畿內焉大者百里其次七十里其下五十里而其外有封疆溝木之固其內有城郭市朝社稷宗廟之別使之朝夕從事王朝而退食於家其家不出於王城而都鄙乃在二百里之外此猶民之廛里在國而受田在鄉也 疏曰親王子母弟與公同處於大都次疏者與卿同處於小都次疏者與大夫同處於家邑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王子母弟雖食采邑未必有官王子母弟及三公樞

諸侯者五廟五祀三社三稷 劉氏曰祭祀之則皆有定制不可得而僭也不可得而廢也

王氏曰上有道揆則下有法守則馭其官者不可以無法則也人情不勸則不勉不威則不懲廢之當其罪則怠者畏而懲置之當其功則勤者勸而勉 疏曰士學士也升其士之賢者詔之以爵位及祿賞 楊龜山曰自鄉論秀士升之於司徒自司徒而升之於學曰造士而後大司樂論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馬曰進士則所謂士者蓋未有祿位也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非備之於鄉升之於司馬則祿位不可得也故以祿位馭之大宰歲終令百官正

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則為吏者有職任焉與士異矣故以廢置馭之祿位廢置初不相因也 王介甫曰廢置所以治之祿位所以待之治之者政也待之者禮也徒治之以政而不待之以禮則將免而無恥失其自矣禮俗以馭其民者五方之民皆有性也其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不可推移先王循禮以節其性因之以達其志通其欲為之節文道之使成俗也以是馭之故無殊俗離而二之則非矣

王氏曰征求無藝費出無節則非所以馭其用使其所用惟賦貢之從則斂不加於民而用足矣 劉氏曰用

禮法以成其風俗禮樂浹洽於人心則風俗自成
王氏曰家自爲俗無所視效則非所以馭其民 劉氏曰刑以誅惡賞以勸善其威柄皆出於朝廷 王氏曰田以簡衆役以任衆

以八柄詔王馭群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 疏下

雜說八柄八統皆曰詔王者蓋賞罰廢置非臣下所得專而親親等事亦當白王之躬行然後可以化人也雖以大宰無所不統然皆以詔王焉易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禮云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懷君民之心書

曰無有作福作威一般 雜說大宰雖無所不統至於八柄必以詔王此非若後世疑大臣之竊威權也又非若後世威權自己而無所咨詢也蓋八柄之重所以定群臣之邪正一予奪之間又將以服天下之心而定天君子小人消長之勢也此非人君曉然自有見于中則馭臣之柄吾未見其可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又以是詔王而左右前後所以開諭王心以是邪正之源賞罰廢置之理曉然存諸中形諸外未易以形迹窺也一嚬笑動靜由己而由人乎哉 註疏柄王所操持也詔告也爵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 王氏曰自國君下至庶人在官有授之田有授之食皆王所祿 疏曰司士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 劉氏曰爵祿之外又有錫予所以榮寵之也 雜說爵祿者厲世磨鈍之具也古人制爵必以德制祿必以功蓋所以抑夫人徒求倖得之心而作其進德興功之志固不容以盜安也今以之冢宰八柄自爵祿之外又有所謂予以馭其幸豈人主或得以行其私恩耶司士所謂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之意又有所不與焉毋乃啓人之幸心耶大抵有所謂當然之報有所謂特厚之恩當然之報固人臣所宜得也人以爲所宜得或視之以爲常而無激昂自奮之意人以其賢而有所謂特厚之恩以神其機不測者焉則所以鼓舞變化人心而使之奔走於事功者也

又豈有已耶此則八柄予以馭幸之深意 劉氏曰置之在位所以勸其善行也 王氏曰管子曰善生殺之謂王 鄭氏曰福予制乃短長之命則所以生之者在乎君洪範以壽居五福之先則生得以爲福矣 劉氏曰奪褫去其爵祿也 王氏曰廢不使之居位也 鄭氏曰誅責讓也凡言馭者所以敺之納之於善

以八統詔王馭萬民一曰親親二曰敬故三曰進賢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貴七曰達吏八曰禮賓

王介甫曰統言舉此而彼從焉 鄭氏曰親親若堯親九族敬故不慢舊也若晏平仲久而敬之賢有善行者能多才藝者保庸安有功者尊貴尊天下之貴者孟子

曰天下有達尊三爵德齒也祭義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貴有德貴貴貴老達吏察舉吏之勤勞禮賓客諸侯所以示民親仁善鄰　王介甫曰取以親親則民莫遺其親取以敬故則民莫慢其故取以進賢則民知使之不可不務取以使能則民知能之不可不勉取以保庸則民知功實之不可害取以尊貴則民知爵命之不可陵取以達吏則民知搢紳之不可爲取以禮賓則民知交際之當以禮　劉氏曰棠棣之詩親親也伐木敬故也南山有臺進賢也采薇使能也彤弓保庸也湛露尊貴也棫樸達吏也鹿鳴禮賓也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材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illegible]布吉反[illegible]吉音字藪速苟反蕃扶元反旨音勅賈音古閒音閒〕

鄭氏曰三農原隰及平地九穀黍稷稻粱大小豆麻麥苽樹果蓏曰園圃其樊也虞衡掌山澤之官主山澤之民者澤無水曰藪牧牧田在遠郊皆爲牧之地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行曰商坐曰賈阜盛也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堯典曰釐降二女嬪于虞臣妾男女貧賤之稱晉惠公卜懷公之生曰將生一男一女男爲人臣女爲人妾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疏不熟曰饉閒民謂無職事者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賃也　劉氏曰九職者任天下之民以九事也頒其職之事則大司徒掌之任其民而徵其財賦則閭師掌之大宰之所掌者域萬民以九職以爲業則溥天之下率土之濱無夷風以亂其治無左道以惑衆若無游手以失職者莫不由於鄉[illegible]使其民而用中以[illegible]品者也是故不爲三農生九[illegible]爲園圃以毓草[illegible]爲園圃則爲虞衡作山澤之材不爲虞衡則爲藪牧養蕃鳥獸不爲藪牧則爲百工以飭化八材不爲百工則爲商賈以阜通貨賄不爲商賈則爲閒民無常職者也雖無常職亦不得游於八職

轉移執事以食其力者也離斯八職以食其力則所謂左道以惑衆者也夷風以亂華者也王者疆土之所不容也風俗之所不受也非大宰之所以皇建其極於天下者乎是以無遺一民無棄一物無一缺用於天下者九職任其民也　程說曰九職自大司徒以下能授之職不能使之無失職使不失職乃大宰佐王事王能用一大宰使際天極地上至三農下而臣妾閒民無不得所可謂能任民矣　程明道曰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居十八九故衣食易足而民無所苦困後世浮民多矣游手不可貲度觀其窮儌辛苦孤貧疾病變作詐巧以自求生而常不足以生日益歲滋久將何若事已

竅極非聖人能變而通之則何以免患豈可謂無可奈
何而已哉此宜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
耳 東萊曰夫民事在人君固不可緩而其於鳥獸草
木亦欲其得所者蓋此乃物之至微而人多以爲不足
卹而易忽雖聖人爲天地萬物之主見天地之間有一
物不得其所則聖人亦爲之不安而以爲其職之不盡
故堯典自厤民析而繼之以鳥獸孳尾舜典疇若予上
下草木鳥獸以此見聖人參天地贊化育一視同仁無
一念之忘物也後之人君只曰強兵富國乃其職耳民
且不卹又安得用心到這上要當看聖人天涵地育廣
大氣象 李氏曰天之生民未有無能者也能其事而

後可以食無事而食是天民之殃政之害也是故聖人制
天下之民各從其能以服事與有利於國家而後可人
宰受其職閭師責其功人各有事事各有功以興財征
以待經用無惰而自安於[illegible]於報食是富民之大本爲
國之急務雖關百室何以易此
經界書云先王與民爲生後世則民自爲生至于今則
民無以爲生矣夫與民爲生吾不敢以望後世矣而聽
民之自爲生獨不可乎不聽其自爲生而今必然以爲
生則民病已極矣而暴君汙吏又從而朘剝之征科色
目百出而未已日夜疾視其民而歛之若讎不至於貧
蹙潰敗則不止則夫無以爲生之民於是有捐用其生

者矣昔謝閣之先王其聽以與民爲生非一事也井九
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使之相養相生如是
足矣爲之比閭族黨州鄉爲之鄰里酇鄙縣遂爲之溝
洫澮川畛涂道路以安其生爲之禱祠醫藥之政爲之
賙救補助之法以衛其生如是足矣而猶以爲未也謂
王畿之內皆齊民而未有待富者生生之具雖以粗給
而祭祀從紀猶有所不足而取於常數之外於是九職
之任放焉雖臣妾閒民皆不敢遺而亦必有以厚其生
當是時也出稅者農者一而食者六工者一而用者六
賈者一而資者六乎自井田壞而貧富不均上之人猶
不能制其民之常產況敢望其九職之任乎而始自以

爲生矣自父子兄弟夫婦之聚而無衣食生養之資窮
居感[illegible]不自聊頓去而爲工技散而爲商賈不得已而
爲盜偷而民之爲生始勞矣迫之以水旱役之以軍旅
困苦之以疾病死喪而民始無以爲生矣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
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
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斂本作[illegible]
鄭氏曰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
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 王氏曰關市
邦畿之四面皆有關門及王之市廛三處山澤山澤之
中財物其民以時取之出稅以當賦也幣餘職幣所謂

斂官府與九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是也節
財邦物而謂之賦者既巳給之又振之以歸于國故亦
云賦也　唐氏曰先儒謂萬民有九職之貢又有九賦
以口率出泉先王取民以什一貢與賦不幾二乎古之
賦民各因其所有豈以口率出泉如後世乎先儒見太
府既言九賦又言萬民諸侯之貢以九職既貢其物不
得不以九賦爲口率出泉又見司會致邦國之財用令
田野之財賦令民職之財用亦析爲三益信其說曾未
深致之耳太府言九賦以頒財言之非既使之貢又賦
之也閭師任民山於國中四郊而甸縣稍都不與焉縣
師徵野之賦貢而國中四郊不與焉載師任地又有在

鄉遂幷牧之外者故司會互見以相備於九功言民職
於九賦言田野云耳閭市山澤邦中之賦皆在九賦豈
田野所該而甸稍縣都豈無民職之財用九賦出於九
職九職輸爲九賦豈有賦而復責之貢哉故於九職言
任萬民於九賦言斂財賄於九式言均節財用大宰之
職較然明矣　太平經國書云畿外有貢畿內有賦有
稅有征斂之目其別何也曰公田以爲稅私田以出賦
征斂則賦稅之總名家征力征則以一家餘夫之力言
之夫征地征則以一夫私田之賦言之若畿內諸侯則
食公田之稅以爲祿幹私田之賦以爲貢耳學者於貢
賦稅之說何其紛紛也愚請以公田之稅而始論畿內

之賦次及於畿外之貢然後紛紛之說可以盡析而一
之人徒見夫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則以民賦爲止於兵
車以九賦爲諸臣祿田之賦非也稅雖一而賦則有三
九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此兵賦也甸出長轂一乘此車
賦也一曰邦中二曰四郊以下此九等之賦也時方有
事則衆出一兵甸出一車事已則兵還於衆車還於甸
雖名爲賦其實則使民自衛也有足軍之用而未有足
國之用也國之大者有祭祀有賓客有喪荒羞服有工
事幣帛芻秣匪頒好用不調之民將誰責而供之於是
始即百畝之私以制九等之賦勸九職之任以代九貢
之出攷之周禮國中四郊之賦閭師征之野之貢賦縣

師征之委人征薪芻木材獸人取人汲王皮筋角角人
射人共漆草羽翮卝人收金玉錫石澤虞取國材物皆
葛□□□征絺綌其□□也以九數爲之其於也以九職
之物充府庫□也以五等分輕重其終也以年之上下
出斂法宪視一□其所以孜孜於田賦者蓋以其未始
立法也若公田什一之稅周禮爲常一言之豈惟公田
大宰九等之賦不言軍旅亦以一兵一車之出自有定
制耳達之王畿之外則有異名而無異法諸侯□其稅
於國則稅之名變而爲祿諸侯納其賦則賦之名變而爲
貢始於大宰之致其用中於司馬之制其賦終於小行人
之令貢獻者之職方氏自揚之金錫荊之丹銀以至并

之布帛此皆取貢以充賦也又考之虞行人自侯服之嬪物以至要服之貨物此變賦而為貢者也其表出經遂與畿內無不相應者蓋以為貢之書攷之然後周禮貢賦税之別瀕流會通益無可疑者夫冀州在王畿之內天子之所都也厥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是公田之税雜其等在五而私田之賦折以他物則其等實在一也此即小宰之九賦八州在王畿之外諸侯國也田賦之下於是始立為貢節之制為有金木錫石之貢有漆絲羽茅之貢有球琳琅玕銀鏤砮磬之貢此即大宰之九貢也然禹貢與周禮必異者周禮畿內之賦通可以言貢而禹貢則專指以為賦禹貢畿內之賦專以粟米之稱而周禮則雜以他物代之此特其微異者正不害其為同也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匪頒好呼報反）

雜說九式均節財用亦大宰格心之一大臣之事也　疏曰用財之節所謂之式祭祀之式若大祭次祭用大牢小祭用特牲之類賓客之式若上公饔餼九牢飧五牢五積之類喪荒之式喪若含襚賵贈之屬荒若凶年也穀不熟有所賙賑羞服之式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工事之式謂百工巧作器物之法　鄭氏曰幣帛之式若勞賜賓客之屬芻秣之式馬牛禾穀也匪頒之式王所分賜群臣也好用之式燕好所用也　劉氏曰成周非無財用也而必均節之者有二義焉由其均節而財用有餘則國有凶荒之變九者之大禮不資於下而自足者聖人所以仁其民也由其均節以立制度則繼世之主不敢踰之不敢廢之而公侯伯子男因之而隆殺有差則天下知所以節用而愛民也聖人所以制為九式者如此　周禮習華云好用匪頒吾則供之芻秣幣帛吾則供之工事羞服喪荒賓客祭祀吾則共為一曰祭祀之式至九曰好用之式太宰則總持之夫惟財用供於有司而式法持於大宰是以人主不敢違式法而過取百官有司亦不敢逆式法而過共宰夫以式法

掌祭祀酒人以式法授酒材掌皮以式法頒皮革委人以式法共薪蒸木材職幣以式法斂幣餘職歲以式法贊逆會大府以式法頒貨賄人主之私心以式法而礙則侈心以式法而銷國用不屈民力不匱而王府之財用始沛然有餘而論道經邦之地始造然立本於此而無蠹壞之也大抵大宰之所謂理財惟急於理其出而已蓋財多則下之用者易失參竊上之取者每患於過差九式之法不過以撙節人主亦以隄防百官有司之失物辟者也式法不行而後上下始交征利矣　楊龜山曰先王所謂理財者非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

之有道其用之有節而各當於義之謂也取之不以其道用之不以其節而不當於義則非理矣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斂之九賦之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節之下至芻秣工事匪頒好用之微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踰也歲終制國用則量入以爲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大宰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會者特有司之事耳世儒以謂至尊不可以法數制之非正論也　雜說成周自太府司會以下皆會計有司也然而庖人不敢會膳酒人不敢會飲司裘不敢會裘何者有司之卑職不敢與天子抗是非論可否夫令出於一人而財出於百執事下之人知

共而不知節上之人知取而不知節夫是以侈心日生不急之務日煩國費日廣民力日屈矣成周所以悉領於冢宰冢宰總百官以道佐人主者則下得以制有司之擅法而上有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凡所以匪頒芻秣幣帛喪紀賓客祭祀一付於九式之成法則不得以過差是故雖宮衛之多寡庖膳之豐儉魚腊酒漿之去取次舍帷帟之用舍宮寺酒掃使令之損益皆稽之治官使太宰得以總之而不惟上之使以滋國費而困民力此成周之所以盛也　雜說太宰九式不見朝覲會同軍旅田役之式小宰掌會同祭祀賓客朝覲之戒其軍旅田役喪荒亦如之蓋貢政之朝覲會同所用不過

牢禮委積膳獻等皆有賓客之式軍旅田役所用亦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而已大宰既有工事之式則如司弓矢司甲繕人槀人弓人矢人廬人車人所當給者皆有法式既有幣帛之式則外府所謂共其財用之幣齎亦有法式既有芻秣之式則委人軍旅共其委積薪芻九職材亦有法式既有匪頒之式則司勳賞地之政令等亦有法式是九式雖不及之而實不外於九式矣夫軍旅之所最急者惟根食兩周官理財治兵之事極其詳密宜有軍旅之重而反闕略耶蓋成周之世以井田制軍賦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人人自備官府不與知焉而官府中雖廩人亦共稍食倉人共道路之

公委飲食之具遺人凡師旅之道路之委積凡此皆以待官府中供軍用者故小宰令之是以太宰之九式凡賦不及乎此而小宰之七事未嘗不及之意者軍國之事各有司存異乎後世人主之以甲兵錢谷而問及於廟堂者矣　雜說太宰九賦九式待天下之用無所不具獨不見軍旅蓋先王之時富藏天下不自歛爲私積倉積於郊糧峙於申或有軍旅之事隨所寓而發用亦不必有定式後世聚天下之財歸之京師府庫至於用兵則有飛輓轉輸之勞而所遺失甚多或以財不繼而致敗皆不知富藏天下之意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

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王氏曰先王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九職所以
生財也九賦所以取財也九式所以用財也夫有道以
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以服天下則諸
侯之君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可得而致矣此九貢
所以次九賦九式之後　楊龜山曰大宰以九賦歛財
賄以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理財真宰
相之職也蓋古人制國用者量入以爲出故以九賦歛
之而後以九式均節之取之有藝用之有節然後足以
服邦國而致其用致者使其自至也若天王求車求金
則非自致也然則先王所謂理財者亦均節之使當而

已矣徒紛紛較其羸餘以爲宰相之職則非其義也
陳氏曰采邑有賦而無貢邦國有貢而無賦九賦有句
稍縣都而九貢云邦國之用是也禹貢八州有貢惟冀
州無貢以畿內王之所食特歛其賦而已非所謂貢也
邦國有歲之常貢春入貢是也有因朝而貢侯服歲一
見其貢祀物是也　林二山曰先王制貢因其地之所
宜而爲政之序亦以遠近詳畧爲差傳曰上以共祭祀
之物使侯服貢之則上先下後之意內以共嬪婦之物
使甸服貢之則內先外後之意傳曰先王之制貢則近
無不聽遠無不服者凡以此道也
東萊曰禹之作貢任土而已非土所出不以責民故責

兖同一方也漆枲兖之所出而不責之青雍栗同域也
琳琅雍之所出則不責之梁曰齒革曰羽毛惟金荊揚
之揚亦有之故兩州同貢曰元纖縞曰元纖纊徐出之
豫亦出之故二篚也供當時之制其使民如此至周官
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自一曰祀貢至九曰物貢泣
爲定制不以九州所出論似與禹貢異今以[illegible]之
[illegible]以植草木任工以材事貢器物貨賄之[illegible]任商
以市[illegible]布帛之貢任嬪以女事也則知大宰所說特
其[illegible]所產則其貢以土宜而貢其物與禹貢何異
哉　李氏曰任土作貢蓋以見於虞夏之世而周官大
宰九貢則必曰致邦國之用蓋致者使之自至而已非

爲欲以求之也而者所貢適於用而已非貴於遠方之
珍貢也西旅獻獒固足以侈其君來遠之德而召公固
爲諄諄然以告武王者毋亦珍禽異獸非服食器用之所
宜而自以異物爲貴則玩好之心一萌其弊焉可勝言
哉然九貢之目自祀貢嬪貢至於斿貢物貢蓋無一而
不適於用者皆此意也後世人主汲汲於方物之貢焉
至於鵁鶄名鷹亦無不遣使以求之是果何謂　雜說
言致邦國之用者非用物不貢則珍禽異獸不育于國
以萬民惟正之供所謂不貴異物賤用物也　鄭氏曰
祀貢共祭祀之物犧牲包茅屬嬪貢絲枲屬器貢銀鐵
石磬丹漆屬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櫄榦栝柏篠簜也

貨貢金玉龜貝也物貢絺紵也斿讀如囿游之斿斿自
熱好珠璣琅玕也斿貢羽毛可以為旗旄者物貢雜物魚鹽
橘柚　劉氏曰太宰掌九貢者視非其道而貢之以求
寵視非其道而受之以為悅者故曰無有作好遵王之
道者太宰之職也官制昔者先王之盛時所以與民為
生者非一事也制為常產與之相生相養之具足矣以
為未也而必為之比閭族黨州鄉都里鄰鄙縣遂溝洫
澮川畛涂道路徑術以相其居教之以耕稼種藝穡攻
女功飲食醫藥喪紀祭祀判妻入子畜牧用財以安其
生如此足矣猶以為未也老弱廢疾孤窮則有恤養之
政籍阨凶荒札瘥則有賙救之法巡稼移民合耦趨耕

以裕其力通貨斂滯貰貸以周其匱如是足矣猶以為
未也懼吏之侵牟則為之大比以周知山林川澤器械
六畜之數懼其役之不均為之稽其夫家以歲之上下
為之久近事以民立而無長事官以事建而無羨官思
慮周密纖悉不遺既措之安樂溫飽之地而後身與享
焉民樂其愛已而閔其甚勤也於是相與輸其天育地
產與己力所致之物以供王之飲膳器物匪頒賜予賓
客喪祭以充府庫以供玩好多而不厭而先王亦以為
當然粒粟寸帛籍之有司要會均考不敢私焉少有不
登則惕然變色邦計民財固未乏也而身與士大夫損
膳而徹樂矣蓋嘗反覆太宰一書見其生財有道取財
有道用財有禮未嘗不三歎於先王之政以為先王孜
孜為民之心即後世孜孜為己轉移而為此也自其賦
之八統以起其壽繫之九兩以定其業任之九職以厚
其生雖無常職者猶使之轉移以執事以食其力凡此
皆生其財也財足矣然後制九賦之法以取之輕重多
寡內外遠近皆酌以為中制而無一毫之過焉而又制
為九式之法以用之自祭祀賓客以至好用又從而均
節焉夫有仁以生財有義以取財有禮以用財然後有
以服天下則諸侯之君莫敢不來享而邦國之用又得
而制矣故九貢又次之然則先王之所以取天下未嘗
不先之以予天下予之者常厚而取之者常薄用之者
常寡民知上之與己者至故所以奉上者亦至非若後

世之徒取也自井田壞貧富不均不能制民之產而民
始自為生矣自山海藪澤之利公上專之逐末冗食之
人衆而民之生始蹙矣自栗絲蔬薪百物有稅日稅月
比以盈爵為誅賞上下促迫利析秋毫而民則無以為
生矣嗚呼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
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
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
藪以富得民繫音計

鄭氏曰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　王氏曰

自道之判始於一而立於兩凡離於形氣之域者未嘗無兩也同聲相應以聲而相兩也同氣相求以氣而相兩也水流濕火就燥則以形而相兩也積日之民以是而不相見獨其聚必以類其分必以群此九兩之法所以立而太宰用之以繫天下之民也牧九州之牧也先王於千里之外建五等諸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師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牧九州之牧不特有其祿而又有其地故以地得民連師屬長卒正國君皆以地得民而獨言牧者舉尊以見卑也長都鄙之長祿而不世不得有其地故曰以貴得民　雜說前儒若孔孟無地與貴而民歸之者

以道德可爲師表也　雜說曰先王繫民以族所以一天下後世徒病於其害而莫見其利遂使先王良法美意不可復用如商之七族以封康叔懷姓九宗實封唐叔必曰世宗大族有害於國則豈成王不仁於二叔哉是以強宗大族仗義足以齊其家好尚足以帥其俗正有國者之所以爲治也不幸晉之成齊之田并國逐君遂以大家爲不可容漢高帝都關中徙齊諸田楚昭屈武帝以六條詔察首以強宗豪右陵彊至於五胡亂華元魏析之爲户而先王宗以族得民之意散而不可復收矣　横渠曰管攝天下之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世族與宗法宗法立則人皆知統系來處

而中分義者同分之本豈有不同　東萊曰公劉詩曰君之宗之公劉之爲君又爲宗於此始曰君之宗之者言公劉之整齊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與刑廢壞垂盡之時暫爲詐誘之計猶必立宗則此可知　又曰左傳翼九宗五正逆晉侯欲理會封建其次便當巨室盡巨室大家係國家輕重更相維持以固結人心如晉九宗五正不獨是制度武王分唐之餘其懷姓九宗於晉至春秋見得故家猶在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蓋有千乘之國有百乘之家所互相

維持相視如一體　李氏曰繼別爲大宗收族者也大宗者其先祖之[illegible]族人之紀綱乎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祖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別子之適子世世繼別子爲大宗百世不遷族人五世外者皆爲之齊衰三月母妻亦然故大宗有族食族燕之禮所以收族也夫五服者人道之大治也然而上盡於高祖則遠者忘之旁盡於三從則疏者忘之矣故立大宗以承其祖族人五世外皆合之宗子之家序以昭穆則是

始祖常祀而同姓常親也始祖常祀非孝乎同姓常親
非睦乎重宗者尊祖之義也　王介甫曰主有家者民
臣隸之所主　雜說吏百官府之吏其善政足以得民
王氏曰相尊相任之謂友學技之友相任以道則以道
而相得鄉田之友相任以事則以事而相得　雜說儒
儒友二者皆有得民之端故王者使之學師其儒而友
賢二者皆得其義則王事成　劉氏曰藪虞衡也宗
藪澤與民共利者也　雜說一代之得天下者得其民
由得其民者得其心也　王介甫曰自牧至藪皆有所
而則民心繫屬而不散故多寡死生出入往來皆可得
而治矣及後世九兩廢人得自恣莫相統一而不知所

以繫之故宣王料民于太原而仲山甫非之也當是時
上欲知民數而不可得尚安能得其情而利之乎民既
散矣則放僻邪侈無不為也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
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官制有周忠孝卿若
舜禹湯之大原而其法法之詳於此六十官之內而
大綱小紀則宰見於冢宰之一官夫冢宰之職居三公
燕之也三公與王論道經邦若不屑意於法外之旨而
六典以治邦國八法以治官府八則以治都鄙與夫八
統八柄九職九式九貢九兩之條目區處經畫所以維
持天下者靡不究盡九者之目舉於上而天下萬事舉
積諸此道與法並行而不相悖本與末兼舉而不偏廢

猶耳目手足視聽動履無一可缺而身能使臂臂能使
指則所闕者元氣耳
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乃縣治象之灋于象魏
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縣音玄挾子協反
王介甫曰三代各有正月周以建子月為正夏以建寅
月為正周亦兼用夏時以夏之正月為正歲　鄭氏曰
吉朔日也　劉氏曰一陽始生於地中其氣始和歲事
將興而春令將行矣故因其始和而布治焉　鄭氏曰
大宰以正月朔日布王治之事於天下至正歲又書而
縣于象魏使萬民觀焉所以重治法新王事也象魏闕
也魯災季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
不可忘　王氏曰正月之吉歲之序起於此事之行始

於此先王以道制法以法治事將神而化之與民宜之
故於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於
是調制所當改易以興利除害即書與所謂平在朔易
也調政於歲之方終始和於正月之吉與時偕行之意
也和者可否相濟之謂　劉氏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則之縣治象之法所以則天之道垂象於民咸俾
仰而法之也　鄭司農曰從甲至甲謂之挾日凡十日
官制漢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
千八百八十二事死事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覩是以郡國承用者駮或

罪同而論異嗟夫人主之法律其創置顯設所以示斯民之美惡而使之知所趨避也自典正職掌之官猶不能徧知而何以責民之不犯乎且不特此腹誹心謗反脣微笑漢世往往置于理此何等法哉愚夫細民、何以及知上之禁憲望之如天莫測其意向之所在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上設法令以待天下固將使民易避而難犯而深藏於理官法家民一不與知焉豈同民出治之意乎成周治典之設既布之于邦國都鄙又縣之于象魏不獨使萬民觀之而小司徒又帥其屬而觀之徇以木鐸無不聞也歎以挾日無不見也上之意達乎下而下之意協乎上示之以好惡而民知

禁一道德以同風俗其源流蓋如此

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貳設其攷陳其殷置其輔參七南反傅音付

王氏曰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　鄭氏曰乃者更申勑之　楊氏曰施典施則施法蓋申勑之而已豈容有所改易乎　小傳曰牧謂牧民之君也監者其冢嗣也春秋傳曰君行則守守曰監國諸侯世故立其監也所謂牧以地得民者也長都鄙之君所謂長以貴得民者也不世故不曰立其監　鄭氏曰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所謂八命作牧者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曰王啓監厥亂爲民參謂卿三人、疏曰左傳曰杜洩云吾子爲司徒夫子爲司馬孟氏爲司空則諸侯三卿之制可見　雜說先王命諸侯以國凡其官屬皆自辟置然彼亦不敢自專故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如齊有天子之二守國高是已夫必自天子命之者非使之伺察諸侯也示以不敢專之意耳自秦人置郡監魏晉而下有典籤專以束制諸侯王爲事五代時亦置監郡殊失古人之意　鄭氏曰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衆士也王制諸侯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輔府史胥徒在官者都鄙之長謂

公卿大夫食采邑者兩謂兩卿不言三卿者不足於諸侯官府之正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也貳謂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也考成也佐成事者宰夫鄉師肆師軍司馬士師也司空亡未聞其考

凡治以典待邦國之治以則待都鄙之治以灋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萬民之治以禮待賓客之治

雜說大臣之事惟講典法之所由出如皐陶言典禮同寅叶恭之意然後散其條目付之有司故凡治以典法待之大臣都無事清心論道格君心而已　鄭氏曰成八成也禮賓禮也

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

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玉爵大朝覲會同贊玉幣玉獻玉几玉爵大喪贊贈玉含玉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眡音視滌直歷反贈才鄧反含戶暗反）

程氏遺書曰帝者氣之主也東方則謂之青帝南則謂之赤帝西則謂之白帝北則謂之黑帝中則謂之黃帝然而周禮祀昊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故鄭玄之徒遂因讖書六天之說從而廣之以爲於上帝之外別有五帝豈有此理　王氏曰五帝五精之君昊天之佐也別而言之謂之五帝合而言之謂之上帝

鄭氏曰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明堂位所謂各揚其

周禮集說卷二　三十八

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其辭之略也　陳氏曰戒者勅其事誓者告以言大司寇戒之日涖誓百官士師五戒而誓居其一則戒之中有誓而誓則明其戒而已掌之以太宰重之以也協之以太史正其禮也涖之以司寇肅其職也　鄭氏曰共所當供備掃除糞洒　王氏曰戒所謂散齋也　禮記曰七日戒三日宿又曰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齊之之謂齋定之之謂戒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則及祭凡十日執事凡百官有司執祭之事者皆是太宰大宗伯同帥執事而卜日而太宰獨掌誓者卜宜與衆占誓宜聽於一然戒之日又使大司寇涖誓者犯誓則施刑故也執事之別有二凡預

祭祀之人謂之執事而獨祭之君執事之節亦謂之執事此所謂及執事者及執事之節也滌濯謂溉器所以致潔也詩曰泂酌彼行潦可以濯溉滌濯之　大宗伯宿眡之而太宰及執事然後眡之　鄭氏曰納亨致牲將告殺謂嚮祭之晨也既殺以納亨人凡大祭祀君親牽牲大夫贊之祀之日旦明也　王氏曰祀之日正祭時玉禮神之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是已幣禮神之幣皆有牲幣是也爵以齊酒之爵醴盎緹酌之類是也　鄭氏曰不用玉爵尚質也一者執以從王至而授之大神示謂天地也　劉氏曰享先王謂宗廟六享也　鄭氏曰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宗廟獻用

周禮集說卷二　三十九

玉爵　王氏曰玉所以昭其文也春見曰朝秋見曰覲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朝覲會同或言大或不言者各因其特而稱之蓋五服皆朝之歲朝者衆故謂之大玉幣諸侯所以享天子行人所云廟中將幣三享是也玉獻則諸侯所以獻國珍幣與貨皆合之以玉故謂之玉幣玉獻　鄭氏曰玉几王所依也立而設几優尊者玉爵王禮諸侯之酢爵王朝諸侯立依前南面其禮之於阼階上贊者助王受此四者也含玉死者口實天子以玉贈於既窆所以送先王贊助王爲之　王氏曰含禮行於始死之時贈禮行於既窆之後　疏曰大事戎事之屬　劉氏曰贊王所以作大事之命戒百官肅而聽之

以服行焉
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眡四方之聽朝亦如之凡邦之小治
則冢宰聽之待四方賓客之小治
王氏曰朝制有三內朝爲燕朝議燕禮也外朝爲聽獄
弊訟之朝也治朝爲中朝在路門之外聽治之朝也四
方之聽朝無常所王巡狩四方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
所謂聽朝也視朝於內聽朝於外皆有以贊其事則治
外無異於內治遠無異於近矣　鄭氏曰小治小事也
大治決於王小事冢宰專平　王介甫上文云以禮待
賓客之治此又云待四方賓客之小治者賓客之治有
詔王者八就所謂禮賓是也若其小治則冢宰專之

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
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
王介甫曰歲終則百官府各使之先自正其治然後受
其一歲功事則用之計聽其所致以告于上之事　鄭
氏曰致事卒其事來至者之功狀而奏白王有功者置
之進其爵無功者廢之退其爵也三歲攷績大無功不
徒廢必更加罪大有功不徒置必更加賞　雜說唐虞
攷課之法自詢于四岳而下至於三載攷績綱目備舉
然後可行非一切之法至成周則六卿先攷之屬官而
後倡牧伯牧伯從而攷諸侯攷課既備然後上之天子
故周官六卿每歲則詔王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西漢

循吏傳不載縣令皆郡守自辟除課第之刺史課郡國
守相而丞相九卿則雜攷郡國之計書至天子則受丞
相之要漢去古未遠故猶有古意唐姚崇擇十道採訪
使亦得爲相之體至京房徒知攷功課吏之法而綱目
不舉亦卒不能行陳平不理會斷獄只用一張釋之爲
廷尉董仲舒建議使公卿郡國舉賢良此皆得古人之
意者光武時尚書事不領於三公魏晉間散官不領
於吏部大抵帝王之世不過責任數人而已自三公已
下只留意一二人後世考課之法不行只是綱領不舉
耳　雜說成周時冢宰既受百官府之會聽其致事而
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矣而司徒

則又自考其屬正其要會而致事司寇又命其屬入會
而致事下至宮正則會其行事內宰則稽其功緒以自
考其職之所統雖醫師之微亦於歲終而稽其醫事此
各考於其屬也上下庶察而冢宰實提其大綱至於會
計之察則又專設司會一職以察之司會之職曰以逆
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
以歲會考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此可見成周之時各考於一職之長而後考於一官之
長考於一官之長始盡考於司會而後達於冢宰歟
蔡氏曰夫積日爲月積月爲時積時成歲天之道也周
之設官三百六十說者謂其象天一歲之數意或然也

是以月要特攷歲會皆非徒然無所參稽也宰夫司會
既已攷之矣而數其功過則有御史治其廢置則有冢
宰而王又親數其功過焉總之有屬而會之有聯倡之
有本而董之有序其攷職者非特其大臣也而微臣亦
無遺焉其畏法者非特其邇臣也而遠臣亦如邇焉故
僕夫況瘁言賤者之致憂也田畯至喜言微者之致誠
也是豈無其故而然哉亦以課賞之法素明而八柄之
所掌者有常制也　雜說法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其久
任與攷績乎有虞黜陟必在於三考之後成周大計群
吏又遲於三年大比之餘蓋任之不久則不能以成功
考之不精則必至於廢事乃若後世久任之法不行而

攷課特文具爾故趨競之風煽起躁進之習愈熾忽遽
倏易爲吏不久於其職不勤於其事視事之庭猶傳舍
耳攷課之法其何以行之哉　王氏曰書曰三載攷績
三考黜陟幽明周官之法則歲終廢置三歲誅賞之何
也蓋先王之治因時而已堯舜之時其法畧其事簡故
至於三載攷績九載然後黜陟幽明當周之時其法詳
其事繁故歲終則廢置三歲則誅賞亦各趨時而已
雜說三年大閱三年大比三年大計群吏只每年更互
一件
張横渠曰周禮惟太宰之職難看蓋許大心胸包羅
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
用心力看方可故議論天下之是非易處天下之事雖
孔子嘗語弟子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其它五官便易看
只一職也

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宮之糾禁
掌邦之六典八法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執
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

鄭氏曰宮刑在王宮者之刑建明布告之　王氏曰小
宰掌建邦之宮刑此治內以及外之意大司寇五刑無
宮刑則宮刑獨小宰之所建也政令糾禁所以爲刑之
先後左右期至於無刑者也　嘗觀文王道化之行德化
之及廣至於江漢之域近至於汝墳之國反而求之始

於后妃之本而已記曰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
國欲治其國先齊其家此之謂也　雜說有王宮有后
宮內宰治王宮之政令所謂后宮也至於凡宮之糾禁
則王宮后宮總隸小宰矣糾以約其失禁以禁其邪不
惟邇臣知所畏而後宮近習亦有所畏此乃先王治內
之道　雜說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治王宮者也以
後即叙宮正宮伯二官二官皆士爾不足以壓人望故
俾小宰宰夫總之此最有意　楊氏曰貳者副大宰之
治也　疏曰大宰以六典八法八則治邦國官府都鄙
此還以之鉤考其治所謂逆也　劉氏曰貢賦之入歲
無常數九式之用國有定規彼有餘此不足小宰均之

以祼不給則九式不得於禮矣節邦用者非其式不可用而王者之欲不節而自中乎禮義矣

以官府之六叙正群吏一曰以叙正其位二曰以叙進其治三曰以叙作其事四曰以叙制其食五曰以叙受其會六曰以叙聽其情

雜說小宰所掌典法皆大宰執其要而六叙獨不掌蓋法有詳畧尊者治其畧六叙之法已詳大宰所以不掌

疏曰尊卑先後各有次叙所以正群吏　王氏曰宰夫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位有尊卑必以其叙正之宰夫辨八職有治要治凡之別能治數而後使治目能治目而後使治凡治有詳畧在其

位之貴賤故以叙進之有官斯有職有職斯有事事之大小亦因其官職故以叙作之制食有等級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此以叙制之

疏曰以叙受其會者歲終進會計文書尊卑各以其叙受之　鄭氏曰以叙聽其情情爭訟之辭　王介甫曰亦各以其叙聽之耳　東萊曰左傳作秩以正其官如小宰六叙正群吏是已萬一秩叙不正其餘皆亂

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一曰天官其屬六十掌邦治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二曰地官其屬六十掌邦教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三曰春官其屬六十掌邦禮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四曰夏官其屬六十掌邦政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六曰冬官其屬六十掌邦事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王氏曰先王因能而任官所以使之治其事因官而設屬所以使之佐其長六官各有屬皆六十合六官之屬其員至於三百六十非人為之私智也以法天道自然之度而已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又增之而三百六十焉或多或寡亦因其時稱事之繁簡而已

劉氏曰天覆之地載之四時生成之六官代天地四時之工以遂萬物之性者也　鄭氏曰大事從其長[illegible]庖人內外饔[illegible]　王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一曰天官其屬六十自大宰[illegible]二曰地官其屬六十自大司徒[illegible]三曰春官其屬六十自大宗伯至家宗人[illegible]

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平邦國以均萬民以節財用二曰教職以安邦國以寧萬民以懷賓客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四曰政職以服邦國以正萬民以聚百物五曰刑職以詰邦國以糾萬民以除盜賊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王氏曰大抵善不足以爲政故制治必有法徒法不能

以自行故行法存乎人先王建六官而授之以法具法
則有六典焉其官則有六職焉典爲略職爲詳略以
其始詳以成其終此六典六職所以相因爲用也
雜説典以書言故及於官府百官之職六職以人言故
百官官府不必言　疏曰以節財用制國用故也
王氏曰以懷賓客文德脩而遠人服也中庸九經終於
懷諸侯亦是意矣　疏曰以事鬼神主祭事故也
劉氏曰不以養百物爲職則兵革興而民力殫矣不以
除盜賊爲職則刑罰濫而大寇作矣不以生百物爲職
則事爲廣而人材枯矣
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聯事二曰賓客之聯

事三曰喪荒之聯事四曰軍旅之聯事五曰田役之聯事
六曰斂弛之聯事凡小事皆有聯弛尸氏反
疏曰官府中有六事皆聯事通職爲之　鄭司農曰大
祭祀太宰贊玉幣司徒奉牛牲宗伯眂滌濯涖玉鬯省
牲鑊奉玉盞司馬奉魚牲馬牲司寇奉明水火　疏曰
大賓客太宰贊玉幣王獻玉几玉爵司徒令修道委積
大宗伯爲上相大司寇前王已下皆放此　王氏曰斂
民之財謂之斂弛民之力謂之弛言斂則散利可知言
弛則力征可知此六者之外凡小事亦皆有聯若司關
聯門市之屬皆是
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一曰聽政役以比居二曰聽師田

以簡稽三曰聽閭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傅別五曰聽
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買賣以質劑八
曰聽出入以要會會古外反要一遙反質音致劑子隨反傅音附別彼列反
王氏曰其法一定而不可戲故謂之成司寇凡萬民之
獄訟以邦成弊之　劉氏曰八者民物簿契圖籍之事
皆有定制而不可亂所以養民之信也自古皆有死民
無信不立禮樂刑政待信而爲本有以證於其民而莫
敢不信則本立矣民而無信雖有禮樂刑政何所措哉
王氏曰經邦治者經常也凡物有經有緯一成而不可
變者經也錯綜無窮者緯也夫經天下之治自征役至
出入錯綜無窮也自比居至要會一成而不可變者也

夫民生而有欲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分界度量則不能
無爭先王懼其有爭端也先爲之法以防之有犯者以
此治焉則情僞明是非審奸者無所肆其巧愚者無所
受其弊易之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先王所以慮患可
謂遠矣政力征也記曰七十者不從政　鄭氏曰役起
徒役也　王氏曰征役當知其可任與施舍故以比居
聽之　註疏比居伍籍也司徒五家爲比用之則五人
爲伍　林氏曰以籍之伍相更發軍故平而無遺脫此
力征所以均也　註疏師田出征及田獵簡稽士卒兵
器簿書簡猶閱也稽猶計也合計其卒伍閱其兵器爲
之要簿六鄉二十五家爲閭六遂二十五家爲里閭里

之中有爭則以戶籍之版土地之圖正之　王氏曰燒
物以就貸為稱責其所償為責傳地傳也別判書也小
疏曰傳別謂於券背上大作一手書字札字中央破之
為兩段兩家各得一也　注疏有人爭祿之多少位之
前後則以禮命文書聽之禮命禮之九命之差等
王氏曰民之通財不能無取予彼有所取而此有所予
必以書契驗之載於簡牘之書合而驗之為契商賈阜
通貨賄交易於市防其有爭心焉故大市以質小市以
劑出謂給以用之入謂斂而藏之出入之計書謂之要
會月計曰要歲計曰會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

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
王氏曰察此六者以計群吏之行能　鄭氏曰弊猶斷
也　王介甫曰廉者察也　鄭氏曰六者以廉為本善
其行謂之善善其事謂之能　鄭氏曰敬不懈于位也
正行無傾邪也法守法不失也　王介甫曰辨能辨事
以灋掌祭祀朝覲會同賓客之戒具軍旅田役喪荒亦如
之七事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
訟音
鄭氏曰灋禮法也　王氏曰太宰於戒具不言法道揆
之任也祭祀吉禮朝覲會同賓客賓禮軍旅田役軍禮
喪荒凶禮嘉禮有脤膰則祭祀之事有饗燕則賓客之

事則五禮具於此七事矣戒救其事之所當謹具致其
物之所當共　鄭氏曰施舍不給役者　雜說財用共
於治官之屬治訟聽於刑官之屬小宰舉其要故令之
而已　王先生曰七事即六聯也獨不見斂弛令百官
共其財用治其施舍則斂弛亦在其中矣　林氏曰當
攻三代之政未嘗有轉輸漕輓之事又春秋列國諸侯
會同征伐無減丹之然其兵食資用皆取給於所過之
國亦未始有餽餉之役凡以農功備而粟帛聚雉門關
郊里野鄙之閒皆有委積故能隨用取足也周禮小宰
會同軍旅令百官府共其財用而春秋齊師還自召陵
中侯出道出陳鄭之閒供其資糧屝屨是也至秦欲攻

匈奴始使天下之民飛芻輓粟轉輸河北率三十鍾而
致一斛轉運之盛盡興於此惡足為治世法哉
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祼將之事凡賓客贊祼凡受爵之
事凡受幣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
註疏贊玉幣爵又從太宰助王也別言祼將據祭宗廟
人道故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將送也祼送送祼謂
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
以祭祀禋祀禴禘禘祫也　王氏曰天則升煙地則瘞血人
之鬼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故焫蕭以求諸陽祼以求
諸陰焉　程氏曰天地用玉幣交神明而不祼則玉幣
薦于於鬯故太宰贊之鬯則太宗伯贊之祼將又卑於鬯

故小宰贊之若此類者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
任受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　王先生曰宗廟之祼
與后爲之賓客之祼宗伯代爲之王不酌賓客而有
酢示君無酌臣之義也惟祼助宗伯受爵皆贈
宰　疏曰受將幣者大宰於賓客處授王王受訖大宰
以授小宰　鄭氏曰口實曰含衣服曰襚凶荒有幣玉
者賓客所賙委之禮
月終則以官府之敘受群吏之要贊冢宰受歲會歲終則
令群吏致事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灋徇以木鐸
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乃退以宮刑憲禁于王宮令于百
官府曰各脩乃職考乃灋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

國有大刑
註疏月要每月之小計小宰受之歲會一歲計文書來
至若今上計助冢宰受之冢宰布治于正月之始至此
正歲建寅之月懸之于象魏其小宰亦助大宰帥治官
之屬而觀治象焉古者將有新令必奮木鐸以警衆使
明聽也木鐸木舌也文事奮木鐸武事奮金鐸　劉氏
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戒治官之屬正其始也　王介
甫曰將以禁人則宜使人皆知不使之皆知及犯令而
刑罔人而已　鄭氏曰憲表縣之　劉氏曰亦欲使王
宮正其始也　王氏曰令百官府者乃王宮中之官府
百官有治事于王宮者也既憲禁于王宮又明爲告令

使之皆知之大刑非特常刑也於常刑又有加焉以宮
刑宜嚴故也今律宮殿比常法有加亦以是哉
宰夫之職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
位掌其禁令敘群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
之逆治直吏反朝直遙反下並
鄭氏曰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
如儀敘群吏之治者皆次敘群吏之職事三者之來則
應使辨理之　劉氏曰賓客之令令戒令也於朝覲會
同之禮而先爲具脩也　鄭氏曰復之言報也反也反
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上書也
雜說宰夫掌賓客復逆要之此即尚書職事猶今之掌

章奏報告者是也大僕侍令於宰夫宰夫日夕與天子
親近執文書以奏也此官合屬冢宰漢御史大夫領御
史十五員受公卿章奏足矣而又有尚書者蓋侍御史
在外庭不可常至內庭遂至尚書在內掌四方章奏至
武帝游燕後庭不出於是置中書謁者令以宦官爲之
平決尚書事章奏到府盡歸尚書當時以府已誰何不
得於是以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後來霍山爲之有副
封之弊魏相白去以防壅蔽尚書之權又輕後以中書
奪其權遂成兩省　雜說正朝位有其法則有以正朝
廷而無內陵之患待賓客有其令而無外侮之憂
掌百官府之徵令辨其八職一曰正掌官灋以治要二曰

師掌官成以治凡三曰司掌官灋以治目四曰旅掌官常
以治數五曰府掌官契以治藏六曰史掌官書以贊治七
曰胥掌官叙以治叙八曰徒掌官令以徵令藏作浪反
王氏曰此合六官之屬而言之辨其八職使各有所掌
尊者所掌治大而畧卑者所掌治小而詳 劉氏曰正
總六官之長也師總言六官之丞也司舉六屬之長
也旅舉六屬之佐也 疏曰要六要也 王氏曰令衆
目以爲凡 雜說月脩目 鄭氏曰治數每事多少異
也治藏藏文書及器物贊治若今起文書草 王氏曰
胥雖賤而不足以統徒故掌官中事治先後之叙
鄭氏曰徵令趨走給召呼 劉氏曰八職之辨統有宗

會有元而群屬各適其用焉
掌治灋以考百官府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凡
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其足用長財善
物者賞之[illegible]
王氏曰制已著灋也行法者吏也吏有勤怠則治有善
否非立法以考之則吏治無由而知大宰出法以治之
者也小宰執法以逆之者也宰夫循法以考之者也六
鄭氏曰群都諸采邑也六遂五百家爲鄙五鄙爲縣[illegible]
縣鄙而六鄉州黨亦在焉 王介甫曰以一二[illegible]
之謂之乘總會其數謂之會欲知其總數則宜會欲知
其別數則宜乘今此欲知其失財用物及足用長財[illegible]

物故言乘之失其所藏之財賄則謂之失財非所當用
而用之則謂之失用所失之物非貨賄則謂之失物
劉氏曰辟名隱蔽其失也王介甫曰出入名下正其 鄭氏曰官刑
官府五刑第四者 王氏曰足用用無不足長財所藏
又有餘善物物有能善故賞之 劉氏曰宰夫考官府
群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以官刑詔冢宰而誅
賞之同今亦云以詔王及冢宰廢置此見內外財用總
於冢宰矣
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從大宰而眡滌濯凡禮事
贊小宰比官府之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
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凡邦之弔事掌其

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所共者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
執事而治之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官有司而治之凡
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illegible]
鄭氏曰式法祭祀之式 王氏曰大宰祀五帝則掌百
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小宰以法掌戒具所以贊大宰而
宰夫又以贊小宰也 鄭氏曰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
比校次之 王介甫曰凡禮事五禮之事小宰七事是
已令百官共其財用所謂官府之具也 鄭氏曰牢禮
之法多少之差及其時也三牲牛羊豕具爲一牢
先生曰自掌其牢禮至飧牽無有牢禮也 王介甫
牢禮委積若大行人五牢五積四牢四積三牢三積

之屬膳獻則設膳太牢及上介禽獻之屬飲食則饔餼
九獻食禮九舉之謂也賓賜王所好賜也陳數以饗餼
爲牢禮之數　鄭氏曰飧客至所致禮牽牲牢可牽而
行者春秋傳曰餼牽竭矣事事謂諸侯及諸臣幣器用
賻也大喪王后世子也小喪夫人以下也小官士也治
共辦之也旅家宰下士也
歲終則令群吏正歲會月終則令正月要旬終則令正日
成而以致其治治不以時舉者以告而誅之正歲則以灋
警戒羣吏令脩宮中之職事書其能者與其良者而以告
于上
疏曰歲計曰會謂一年會計文書總鉤考之月計曰要

謂每月終則正其一月之計日計曰成謂每十日之所
終則正其一日之所成正猶定也其或違時令失期會
而文書濡滯者則告冢宰誅責之　李氏曰先王之於
以課吏者如此其密也日入其成是無一日而可廢於
歲終廢置是無一歲而不勸懲三年有成則申之以誅
賞有功者賤獲其利無功者卒伏其辜宜乎天下之無
不知勸勉愧耻也　疏曰警戒群吏亦謂宮中之吏
王氏曰正歲以灋警戒宮中之吏贊小宰令之使各謹
於用法也能有才者也良善也　鄭氏曰上謂大宰小
宰　官制曰讀周官書一篇見成王所以勸戒其群臣
皆有寬厚溫和之氣戒之以敬以公以學以敏以剛決
以誠信以威和以勸善勤渠懇到如父兄之訓子弟甚
告之辭曰不過曰惟爾不任而已則然惟恐傷之及觀
周禮一書而知成王之所以御其群臣者皆有嚴厲督
責之意大宰馭之以八法馭之以八柄歲終詔王廢置
三歲大計而誅賞以至小宰之職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又曰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宰夫治不以時舉者以告
而誅之凜凜乎其嚴惟恐或敗我事也此無他戒之不
致其委曲則無以得其心督之不致其嚴厲則無以激
其怠二者交相濟焉有不可偏廢者成周官人之法大
抵如此

宮正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官制曰宮正王宮宿衛官之長　雜說先王陳設兵衛
皆伯相冢宰統之召伯以西伯爲相命仲桓南宮毛俾
爰齊侯呂伋呂伋大司馬之屬亦須命而後行蓋宰臣
統宿衛也此最有意　雜說環衛官有兩項一項是公
卿士大夫子弟爲之分制八隅宮伯領之一項是官府
在王宮徒役爲之分置於士庶子八次八舍之間周刻
環衛分置與廬宮正領之大抵兩項人都是環衛王宮
宮伯所掌在漢時所謂郎衛宮正所掌在漢時所謂兵
衛周盡屬於冢宰至於春秋衛有如潘黨爲大師以千環

列之尹至漢郎衛屬之郎中令兵衛屬之衛尉這一項
人已是分别然光祿勲掌典謁署郎而太尉部之則亦
隷於三公然署郎猶敬長官而於三公無敬以文屬無
以徵令乎其間武侯相蜀深慮宮中府中不爲一體則
當時宮府判矣　陳祥道禮書曰周禮宮正掌王宮之
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之版以
待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鄭康成皆曰官府
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内宰内史之屬士謂王宮中
諸吏之適子也康成以士爲諸吏之子亦誤也葢士衛
士也庶子國子之倅未爲士者也上言士下言庶子則
國子舉矣宮正掌凡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宮伯掌

士庶子授次舍之職事則宮伯所掌特宿衛之人宮正
所掌不特宿衛而已次其宿衛所在也舍其休沐所在
也八次八舍布於王宮四角四中則遠邇節而徼候便
矣士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
衛區則上下親而内外察矣又宮正稽其功緒糾其德
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宮伯掌其政令誅賞使之學
問曰進職業曰備足以備顧問謹侍衛則王宮之左右
前後孰非多聞直諒之士乎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戶
漢武帝更名光祿勲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
等謂之三字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内謹門禁外充
車騎類取明經行脩者充之至子公卿特起賢良方正
端朴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
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
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
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
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則宿衛
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字郎而光祿不在禁
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
已唐爲二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保任而後處
之亦古之遺制也

掌王宮之戒令糾禁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爲
之版以待夕擊柝而比之國有故則令宿其比亦如之辨

外内而時禁稽其功緒糾其德行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去
其淫怠與其奇衺之民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月終則會
其稍食歲終則會其行事凡邦之大事令于王宮之官府
次舍無去守而聽政令春秋以木鐸脩火禁凡邦之事蹕
宮中廟中則執燭大喪則授廬舍辨其親疏貴賤之居比方
孛反下同舛叱角反法起呂反去音霸衺似嗟反亦作邪蹕音畢

王氏曰侍衛之不嚴無以備非常左右之不正無以謹
近習王宮之戒令糾禁所以爲防制之具也　鄭氏曰
比校比也官府之在宮中者如膳夫玉府内宰之屬次
其宿衛之所在也舍其休沐之所在也皆校比其人之
衆寡及在否版宿衛人名籍待戒令及比也夕莫也柝

戒守者所擊也莫行夜以比直宿者爲其有懈怠離[illegible]
署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是也故凡非常也 王氏
曰令宿宿衛王宮若今坐甲也其比亦與夕擊柝同故
云亦如之 鄭氏曰辨外內而時禁分别外人內人禁
其非時出入 王氏曰覲事造業功功事有倫有[illegible]
功緒有多寡故稽之於行列[illegible]正以糾之幾其出入謂
微察之若閽人云喪服凶器不入宮之類稍食祿廩也
均平班之 雜說天官一官惟宮正內宰獨說均其稍
食它有司不言周時內有六宮外有三朝六宮之外有
九室九卿朝焉六宮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凡在治朝
之官掌之宮正凡在禁中之官掌之內宰所以稍食必
〈合周礼集說卷二〉 一 五十八
二人頒之以此見先王時百官宮衛之請俸非若今只
聚在粮料院當時分看財守計內宰所統若干人宮正
所統若干人用得幾多祿食分付與二人使自分授之
此等制度非獨是關防所以護養士大夫廉耻多矣
劉氏曰淫放濫也怠惰慢奇異常也衺不正也 王先
生曰民非特宮中吏之家人如司隷帥其民而搏盜賊
使之守王宮則凡宿衛之士皆是 雜說或曰先王之
制凡官府次舍列于門外所以别外內教貴賤也今宮
正乃比宮中之官府又曰去其奇衺之民則是妃嬪與
宦吏雜處廉陛不嚴而外內亂矣殊不知宮正所掌者
宮中徒役之民與典婦功等官皆士人也皆有廬舍官

舍在內雖宮中亦當與妃嬪雜處耶即吏舍衛士廬區
也般內自後世而觀亦豈與妃嬪雜處耶 鄭氏曰五
人爲伍二伍爲什會之者使之輩作輩學相勸率且寄
宿衛之令藝六藝也 林氏曰教之道藝而必會其什
伍者所以相任相督也 雜說宮正以德行道藝教王
宮[illegible]前役之臣環衛之士其[illegible]者又不得與乎
[illegible]嬉怪手持從僕御[illegible]上人 王氏曰稍食以日
[illegible]以成會[illegible]者衰之者[illegible]而責之老罷君
八之仁也[illegible]其食人民之義也人臣[illegible]
其義而下不至於慢事而廢職君人[illegible]其仁則人不至
於日陵而無恥[illegible]行大事令王宮之官府次舍即其內
〈合周礼集說卷二〉 一 五十九
居以聽其所爲所以待非常也火星以三月見於辰九
月伏於戌[illegible]其出入之時而脩大禁先王因天時以謹
人事之戒思患而預防之者也 劉氏曰從王行於宮
中及廟中則司其蹕與燭所以供衛護也 鄭氏曰蹕
止行人執燭以爲明也廬倚廬也舍堊室也雜記曰大
夫居廬士居堊室 劉氏曰王族有親疎臣子有貴賤

宮伯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氏曰伯長也以其爲宮官之長故曰宮伯
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
役之事授八次八舍之職事若邦有大事作宮衆則令之

月終則均扶歲終則均敘以時頒其衣裘掌其誅賞
劉氏曰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
無事者守於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守
下宮下室庶子之官所以治公族也而隸於太子周公
之法出於文王也而天子之制又大於諸侯矣故有宮
伯掌王宮之士庶子　鄭氏曰王宮之士謂大夫士之
適子庶子其支庶也版名籍以版為之　王介甫曰士
庶子非王族則功臣之世則賢者之類王以自近而衛
焉故君臣國家安危一體休戚一心上下親而內外察
也　雜說周制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蓋王
朝宿衛之人而執劉鉞以衛階陛者皆冠冕學士大夫

也至漢猶有執戈如楊子雲者而宿衛殿陛之下亦不
過取之六郡良家耳　東萊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
宮皆士大夫職之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有膏澤
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無腹心之虞下至秦
漢猶揩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様士大夫者僅
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
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扶敘解見下文　疏曰作其徒
役之事士庶子屬太子隨其所用役使之　鄭氏曰八
次八舍衛王宮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
雜說作宮衆則令之國有大事中宮儆備耳　鄭氏以
為當從行非也且虎士八百人執戈以先後王謂之瓜

士王不出亦不行宣王祈父謂之出征而詩人以為刺
況士庶子衛王宮者哉然國子亦有從戎事者諸子所
掌是也　王介甫曰秩酒秩膳之類依品秩予之日月
有焉故月終均之勞逸劇易之敘宜以歲時更焉故歲
終則均之　鄭氏曰以時頒其衣裘頒布也若今賦冬
夏衣　王氏曰食人之食者必思所以死人之事衣人
之衣者當思所以懷人之憂先王豈徒衣食之哉亦使
之有以充其責而已有功則賞有罪則誅所以懲勸之
夫衣裘之頒以示其仁誅賞之行以示其義仁以親之
義以制之先王所以治國子者固有道矣此所以用之
於宿衛則無間之可乘用之於守固則無患之弗禦而

安危一心矣　雜說周制士庶子及凡守衛王宮者掌
於宮正宮伯等而屬於冢宰祿秩衣裘歲月均恩班數
有加所謂文武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羆熊
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如此至秦則不然尊君抑
臣三法直行於父子収司連坐之法直行於宮禁平時
環御殿廷如坐針氈視人主略無仁恩私義一舉動直
入於法故荊軻逐秦王殿下環視而不敢救其少恩之
禍直至於此高祖與羣雄角逐天下此等諸將北面為
臣心常鞅鞅叛逆交作惠帝即位此正主少國危大臣
未附之時況呂后專權諸呂睥睨宮禁一旦有意外之
變左右前後皆非人主腹心之人此亦可憂故方即位

即賜中郎郎中外郎謁者尚食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
太子御驂而推一時之宜也後來誅諸呂迎立文帝謁
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文帝不得入太尉往諭乃引兵去
此則知禮知義緩急軍變有所憑仗者矣文帝會得此
意一入宮即拜宋昌爲衛將軍領爲北軍張武爲郎中
令行殿中亦爲吾之押衙歟

膳夫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
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膳之言善也今時美物曰珍膳膳夫食官之長
詩曰仲允膳夫　王先生曰昔屠蒯以晉平公有卿佐
之喪而飲酒樂遂酌以飲工而罪其司聽酌以飲嬖而
罪其司明酌自飲而罪其司味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
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而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
之罪也故後世以杜蕢之爵謂之杜舉後世以仲允爲
之周道微矣膳夫得人則如屠蒯非其人則如仲允此
其所以次於宮伯也　官制曰此猶漢少府本朝御廚
供奉官

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
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
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
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齊日三舉大喪
則不舉大荒則不舉大札則不舉天地有烖則不舉邦有
大故則不舉王燕食則奉膳贊祭凡王祭祀賓客食則徹
王之胙俎凡王之稍事設薦脯醢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掌
后及世子之膳羞凡肉脩之頒賜皆掌之凡祭祀之致福
者受而膳之以摯見者亦如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
之膳不會 饋音[illegible]札

鄭氏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
之具大畧有四　王氏曰后配王以治內也世子天下
之本也故用其養王者以養之　註疏進物於尊者曰
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牲
馬牛羊豕犬雞六清水漿醴涼醫酏羞出於牲及禽獸
以備滋味謂之庶羞物未盡聞八珍淳熬淳毋炮豚炮
牂擣珍漬熬肝膋也醬醯醢也醢人醢各六十甕殺牲
盛饌曰舉王日一舉以朝食也后與王同庖鼎十有二
牢鼎九陪鼎三物謂牢鼎之實亦九俎玉藻云皮弁以
日眡朝遂以食日中而餕一日食有三時同食一舉也
侑猶勸也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也王制曰凶旱
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王介甫曰夫
無大喪荒札瘥之烖則王可以樂之時也侑食及徹皆
以樂所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也且人之養也心志和
而後氣體從之食飲膳羞所以養氣體也侑徹以樂所
以和平其心也而助氣體之養焉　王氏曰王之食也

以禮而侑食也以樂則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其所養可
知矣　鄭氏曰飲食必祭示有所先也　程氏曰古者
飲食必思始耕者先王無德不報固如此　王氏曰
曲禮曰殺之序徧祭之可以見君子無終焉不食之義
王介甫曰品嘗食者每物皆嘗之養至尊當謹之其所
防微矣事君就養有方則此膳夫之事也造至也致食
於是然後進而御王王已食徹至故處焉孔子齊必變
食致養其氣體所以致精明之至也夫然可以交神明
矣　論語說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所以
交乎神明者唯致其誠而已矣齊必變食而養氣體焉
欲其精一於為齊者　鄭氏曰大札疫癘也天裁日月

晦蝕地裁崩動也大故寇戎之事及刑殺也　李氏曰
荒札裁皆不豫然則非直於外事殺禮若王膳亦為之
與也曲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食焉不食穀
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皆自貶民之道也如此天不
為之　人不為之悅用度不足海內不寧未之前聞也
芸閣呂氏曰仁者以天下為一身者也一氣同體大理
之所自然也非引而譬之也今吾有是身無尺寸之膚
無我有故無尺寸之膚不愛也疾痛痒痾所以感吾憯
怛怵惕之心非有智力與乎其間也以天下為一身者
一民一物莫非吾體故舉天下所以同吾愛也禹思天
下溺者猶已溺之稷思天下飢者猶已飢之非猶已溺

之飢之天下之溺與飢是已親受之也故歲凶年穀不
登民有飢色國君士大夫均與其憂君非不能玉食士
大夫非無田祿仁人之心與民同之雖食不能飽也
王介甫曰奉膳贊祭非朝食之餕膳也祭所以致敬祭
而弗敬如弗祭故禮餕餘不祭奉餕膳而祭非所以致
敬且王舉之饋膳用六牲則燕食亦必有膳矣
王氏曰左傳曰歸胙于公蓋祭餘謂之胙胙俎祭餘之
俎也祭祀則有尸胙王之俎賓客則有祭先之俎膳夫
既授祭及卒食又徹胙俎重祭故也稍事小事而飲酒
稍則禮之略者故設薦脯醢而已薦如冬薦魚之薦脯
腊人所共設此三者不用多品也燕以示慈惠故君臣

亦有賓主之道焉　楊龜山曰說者謂君臣之義不可
以燕廢故以膳夫為主非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
拜燕所以待群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
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為主而王不日獻酬焉廩人
繼粟庖人繼肉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　鄭氏曰
掌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亦主其饌之數不饋之耳備膳
也致福者群臣祭祀進其餘肉歸胙于王膳夫受之以
共王膳　疏曰子産云祭有受脤歸脤受脤者君祭以
肉賜大夫歸脤者大夫祭歸肉於公王臣亦然　陳氏
曰以摯見者受之所以納其德膳之所以用其德若玉
帛則不入於膳夫　鄭氏曰以羔鴈雉為摯見者亦受

以給王膳歲終不會計多少優至尊也　楊龜山曰人主恣其費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九式論於王然則所謂不會者非蕩然無以節制之制之有冢宰之式而非以有司之法制故也

庖人庖扶交反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注疏庖之言苞也裹肉曰苞苴賈主市買知物價庖人供庖廚須用市買也

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薧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

〈○周禮集說卷二〉　六十六

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膳禽不會鱻音仙薧許又反鱻悉然反薨古老反好如字或呼報反腒其居反鱐所留反臊素刀反腥音星麛音迷羶式延反

註疏六畜六牲也始養曰畜將用曰牲校人牛人雞人犬人等總進六畜與此庖人馬牛豕羊犬雞也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六禽羔豚犢麛雉鴈凡鳥未孕曰禽鱻生肉也薧死肉也薦亦進也好羞謂非常之物禮器曰四海九州之美物莫不咸在物雖非常進之孝也　王氏曰王好蓋若文王之昌蒲曾晳之羊棗之類皆先王先公先后夫人平生所好祭祀因而備之以生事死以事亡故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方其祭祀內則盡志外則盡物故齋則思其所嗜祭則思其所由可謂孝矣然亦未盡敢傷財害民以昭其儉之德倘君子亦不忘經爲也孔子不以四方之食供簠簋者是也

之祭虞衎之鱻令令獸人　王介甫曰賓客禽獻謂之于客所謂乘禽九十雙之屬所獻禽於賓客之法也令之則授以此法使知所獻之物與其數及其出以給用受而入之則亦以法焉　鄭氏曰凡用禽獻用以煎和之獻王　王氏曰先王采時之消息因理之盈虛以節飲食以養世命此庖人所以有禽獻之法也　鄭氏曰羔小羊也腒乾雉也鱐乾魚也麛鹿子也鱻魚也　王氏曰羽凡羽物皆是　雜說王者之養必配陰陽此八物皆因其時物所宜也　鄭氏曰膏香牛脂也膏臊犬脂也膏腥雞膏也膏羶羊脂也　劉氏曰此四者皆謂四時

〈○周禮集說卷二〉　六十七

之所宜食或謂取休廢之膏以抑其盛非也先王日舉膳用六牲不特其脂膏制於腒鱐然後爲養直煎和之味各有所宜爾豈有休廢哉　王先生曰膳夫云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庖人止不會王　及后是世子之膳禽則會矣曰膳常禮也膳禽非常禮也不會者所以重其爲天下之本會者所以正其爲天下之本也唯王及后之飲酒不會是世子之飲酒則會也唯王及后之服不會是世子之服則會也會其禽則無禽荒之失矣會其酒則無酒荒之失矣會其服則無好衆衣服之失矣周公之待世子所以杜其窮奢極侈之心者如此

原缺

內饔於容反

王氏曰犬股裏無毛謂之赤股而又狂躁其肉臊□□
不可食鳥皫色而不澤沙鳴其聲細而嘶散□□
鬱其寒而不泄而其臭惡矣內則以貍爲鬱故以豕言
眡有目而視不明也而又目睫毛相交而生其肉必腥
此辨腥之不可食者馬黑脊而其文班旋則其臭如螻
姑而不可食　論語疏古人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皆非
所以養志氣也孔子之所以養志氣者未嘗不以正
疏曰凡宗廟之祭祀時祭月祭及禘祫皆在其中云割
亨而不云煎和者以亨所以致味兆禪尚質不當致味
也　王氏曰羞甘藏也備腶脯也刑剸美也膴肉總之
文而無骨者皆體也體骨連骨者也鱐乾魚也所

一〈周禮集說卷二〉一　六十九

以待祭祀　下大夫□□注內饔□□□饔人內饔□□
人　□□□□作□

外饔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人徒百人
註疏外饔所主在外掌外祭祀及饗耆老孤子割亨皆
是在外之事
掌外祭祀之割亨共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體魚
腊凡賓客之飧饔饗食之事亦如之邦饗耆老孤子則掌
其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師役則掌共其獻賜脯肉
之事凡小喪紀陳其鼎俎而實之饔食者副
疏曰外祭祀若天地四望山川社稷外神皆掌其割亨

鄭氏曰飧客始至之禮饔既將幣之禮致禮於客□□
於饔　王氏曰饗以飲爲主君行人所謂饗禮九獻食
以食爲主君行人所謂食禮九舉　疏曰饗耆老同老
庶老及死事者之父祖也　李氏曰夫養老之禮自古
帝王未始不隆也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商人
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
十養於學達於諸侯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
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商人養國
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
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
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商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

一〈周禮集說卷二〉一　七十

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四代之制雖有改而其道蓋
莫之改也卿大夫之致仕者爲國老士爲庶老其餘非
賢不可皆養亦引以授年以行復除八十者一子不從
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養老之禮有三老焉有五更焉
天下無父矣欲爲人子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爲人弟不
可得也故以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也兄事
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弟者也親冕而總干袒而割
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公卿奉杖
大夫進履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以
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以教天下之孝悌也
天子之尊且事它人爲父兄天下之民其莫不遵其親父

充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外矣
鄭氏曰孤子死王事者之子士庶子衛王宮者
王氏曰師所以用衆役所以任衆彼其趨事之勞頻車馬
之疲弊冒風霜而歷歲時之久致公義而忘室家之私
先王於是勞還犒師酌其長帥所以有獻賜之禮也獻
以飲之賜以予之外饔則掌其牖肉之事　鄭氏曰小
喪紀有奠祭
亨人　亨普庚反
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氏曰亨人主給水火爲内外饔煮肉者
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外内饔之爨亨煮辨膳羞之
物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　羹七細反爨七亂反

注鼎鑊所以煮肉既熟乃脀于鼎實水於鑊及爨之以
火皆有多少之齊　難說水有善惡火有新陳不有官
以司之一切付之徒役之手則足以傷生害氣焉耳
鄭氏曰職主也　王氏曰爨今之竈以薪蒸爨火於竈
中亨煮一也膳用六牲羞用百有二十品其物不可不
辨　劉氏曰六牲之肉汁不和以味者謂之大羹牛用
藿羊用苦豕用薇而用陪鼎調以五味盛於鉶器謂之
鉶羹孝子之愛於其親以德不以味也事於其先以誠
不以苟也故其祭也始不忘乎古所以追崇其德也終
必備其物所以竭其誠也　王氏曰荀子曰大饗先大

人終之者續終以尊天子也　疏曰以時入之者麥則
夏熟黍稷秋熟送入地官神倉六穀曰粢在器曰盛粢
盛祭祀所用穀　王氏曰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諫
曰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
是乎生事之供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
蕃殖於是乎始敦龐淳固於是乎成天子親耕藉田者
敦本之道孰大於是夫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祭而王
必親耕以共粢盛者服勤以自致也以天子之尊而必
親耕則天下之爲農者孰不勸於耕以天子必耕以共
粢盛則天下之爲子者孰不勸於養行一物而其義兩
得之矣　劉氏曰聖人貴爲天子富有四海非於祭祀

不能備物而必躬耕以共粢盛者事親聖人之志也道
爲人之所尊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皆外物也豈足以奪
其志哉必躬身爲之使天下知所以事其親焉夫志遂
於己而誠及于先者孝子之能事也又況使天下孝於
其親此聖人所以務爲百政之先而竭其誠盡其禮者
也　鄭氏曰詩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
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蕭香蒿也茅用以縮酒縮
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齊桓公責
楚貢包茅不入無以縮酒是也亦以共祭之苴苴以藉
祭易曰藉用白茅是也　王介甫曰茅體順理直柔而
潔白承祭祀之德當如此　鄭氏曰郊外曰野甸在遠

羹貴飲食之本也豈所以使天下後世知禮意所尚在
此而不在彼也醴酒之用而玄酒之貴割刀之用而鸞
刀之尚黼黻之美而藁秸之設聖人重本之意可知矣
疏曰賓客致饔餼及飧禮皆有陪鼎

甸師 甸田墾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注郊外曰甸甸師主共野物官之長 陳氏曰常
在甸人 疏曰甸地在百里外天子藉田又在南
方故稱此官爲甸師也徒三百人特多者天子藉
田千畝用人衆也 王氏曰亦爲其以薪蒸役内外饔
之事非特耕耨王藉也 疏曰此官主地事不在地官

者以其共野之薦又給薪蒸以供亨飪故在此次亨人
與下獸人等爲長官 官制曰亦猶漢少府本朝御前
供奉官

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共齍盛祭祀共蕭茅
共野果蓏之薦喪事代王受眚烖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
焉帥其徒以薪蒸役内外饔之事 蓏力果反耨乃豆反眚生領反齍音咨

鄭氏曰帥其屬府史胥徒也王以孟春躬耕帝藉天子
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
三百人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終之
王氏曰以耒而利地謂之耕以金而耘草謂之耨孟子
云深耕易耨是也王必三推者身先以帥天下也使庶

郊之外稱野在木曰果在地曰蓏 雜說共野果蓏何
所取哉古者田疇之間無有廢地方禾未登場圃場未
用則樹果蓏之屬雖帝藉亦不使荒也 劉氏曰共
蕭茅及果蓏皆所以致誠於祭祀其地之所出而力之
所共者也國有凶荒者天地宗廟之所不祐也其由粢
盛之不馨也歟甸師引咎以眚裁爲已歸庶幾免乎國
之禍患也 鄭氏曰同姓有罪當刑者斷其獄于甸師
氏文王世子曰公族有罪則磬于甸人又曰公族無宮
刑不翦其類也獄成致刑于甸人必刑于隱不刑于市
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役爲給役也木大曰薪木細曰
蒸 疏曰其徒三百人耕耨藉田千畝其事至閒故兼
爲内外饔供其薪蒸

獸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疏曰獸人掌共野獸以爲膳羞故在此

掌罟田獸辨其名物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獸物時田則
守罟及弊田令禽注于虞中凡祭祀賓客喪紀共其死獸
生獸凡獸入于腊人皮毛筋角入于玉府凡田獸者掌其
政令 罟音古

註疏罟網也以網搏所當田之獸四時田獵春用火夏
用車秋用羅冬用徒四時各以一爲主無妨兼有網取
也 王介甫曰冬物成之時狼殘物之尤者夏田除之

時靡害稼之衆者春秋書多麋爲此也各於其乞害物
之時罟而獸之則設官士以除民物之害春秋獄獸物
亦以除民物之害與雍氏春令爲阱擭之利於民者同
意 詳說行者備獸罟署也阱田謂春火弊夏車弊秋
羅弊冬徒弊弊仆也弊而田止田止虞人致旌旗於田
處之中央注猶聚也獸人則令所田之衆輸其所得獸
聚於旌旗之中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也 王氏曰爲用
詳故共其生獸爲於常用故共其死獸 鄭氏曰入于
腊人當乾之也 疏曰獸人所得獸其皮毛筋角擇取
堪作器物者皆入於玉府凡田獵取禽獸者所有政令
獸人皆主之以其知田獵之法故也 王介甫曰周之初

山澤多禽獸至周人乃患其過矣惟周有以勝之然
後中國之患除而人更損其所獲以共服食器用然則
獸人之官循寧百姓之大者也魚之爲物潛逃幽隱
及以政方周之盛時乃能使之革其尾而其首浮沉水
大備得其性則以有法度加焉而已然則𠭯人之官備
養萬物之患者也故二官各入其物于玉府以爲王者
仁民愛物其施如是然後可以兼百姓之奉備萬物之
養以足其欲以所好之欲也 雜說無事而不田曰不
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
之庖時君子上下草木鳥獸斷一木斬一獸不以其時
非孝也獸人之職宜以是觀之

𠭯人 音魚本又作魰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三十人徒三百人
疏曰𠭯人掌取魚供魚故在此徒三百人池塞苑囿取
魚處多也

掌以時𠭯爲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爲鱻薧以共王膳羞凡
祭祀賓客喪紀共其魚之鱻薧凡𠭯者掌其政令凡𠭯征
入于玉府 鮪于軌反

註疏 梁 又云𠭯爲在梁月令季
冬命漁師始漁 梁水堰也堰水兩旁中央空水所關孔
爲苟者以簿承其關魚過者以簿承取之 鄭氏
曰魚潛于淵蓋物之善者也聖人養之之

入汙池也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則罟非其時
不可設矣取非其時不可爲矣是故先王制罟必四寸
然後天下之魚得以長育矣梁設有時則凡魚得以遂
性而須首革尾矣中孚曰豚魚吉者信在民心而惠及
豚魚也 鄭氏曰王鮪鮪之大者月令季春薦鮪于寢
廟鱻生也薧乾也 疏曰凡魚者有所政令則𠭯人掌
之以其知取之時節及其法也凡近川澤之民於十月
獺祭魚之後亦得自取魚其中須骨堪飾器物者漁人
亦取之送入玉府以當邦賦

鼈人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十有六人

疏曰鼈人掌取互物亦以供食物故在此
掌取互物以時簎魚鼈龜蜃凡貍物春獻鼈蜃秋獻龜魚
祭祀共蠯蠃蚳以授醢人掌凡邦之簎事互戶故反簎楚革反
貍亡皆反蠯蒲佳反蠃力戈反蚳直其反
劉氏曰互物謂有介甲之物　鄭氏曰簎以叉刺泥中
搏取之莊子曰冬則擉鼈於江　王氏曰先王之於物
交之以道用之以禮育之以仁使得遂其生盡其性而
無夭天之傷魚鼈龜蜃雖微物然王以其類而輕取之
哉故必以其時　鄭氏曰蜃大蛤也貍物狸藏泥中非
網罟可致者　王介甫曰鼈及龜魚字乳以夏而蟄以
夏秋春獻鼈蜃秋獻龜魚非其字乳之時而弗獻也唯

王不以飲食之養害仁政之法度以此然後能率天下
之民以成魚鼈之功矣　鄭氏曰蠯蜯也蚳蛾子也
鄭司農云蠯蛤也　杜子春云蠯蜯也蚳蛾子也
蚳者以蟻子為醢　王先生曰按魯語宣公夏濫于泗淵
里革諫曰魚禁鯤鮞蟲舍蚳蝝古之制也里革以合
於為仁周公以共蚳蝝為禮何也蓋宣公之濫非所
宜周公以時取之而已　雜說夫鳥獸魚鼈咸若皆其
德懋之所致自獸人以下莫不以時取之以共膳夫亦
所以贊天地之化育輔萬物之自然非竊口腹之欲以
暴殄天物也

腊人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疏曰腊人掌乾肉故在此
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膴胖之事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
胖凡腊物賓客喪紀共其脯腊凡乾肉之事膴音呼胖普半反
鄭氏曰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薄析曰脯小物全乾為
腊　劉氏曰田獵一為乾豆故祭祀有豆脯鄭氏曰豆脯當為羞

周禮集說卷第二

[illegible]卷第三

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illegible]

醫師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計踰醫師衆醫之長兆將皆在此者如食醫和飲食之羞故設在飲食之間也　雜說或曰醫師職固不可廢又有獸醫等五官皆醫事也豈不冗官哉殊不知挑抉以事上皆世守也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古人謹疾如此而欲以一人兼二三之職其能精乎曰食醫調王之飲食不當兼於疾醫之治病瘍醫不當兼內證獸醫既已兼治病瘍下當又治人　[illegible]制曰醫師涉

以府本朝知典[illegible]　○[illegible]

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illegible]瘍音陽[illegible]稽古[illegible]此

鄭曰醫師掌衆醫故掌其政令　王氏曰毒藥君五毒五藥聚之所以共衆醫之用　劉氏曰藥有[illegible]採取之候治煉之方攻療之制[illegible]醫事也　注疏疾輕而病[illegible]疾甚曰病[illegible]也身傷曰瘍分之者醫各有能　王氏曰凡人以血氣為營衛氣壅遏而不通則有疾病血凝結而不流則為疕瘍疾病則使疾醫治之疕瘍則使瘍醫治之

鄭氏曰歲終稽考計之據所治愈不愈之狀而制其食祿分為五等之差十全為上非謂十人皆愈為上若十人不幸皆死者則奈何但知可治不可治者亦為中則為上　王氏曰[illegible]稽事然後能者勸不能者勉

雜說不曰祿而曰食者廩之而已不假之以名器也

食醫

中士二人

雜說食醫專和王食　王氏曰易之頤君子以節飲食蓋疾病之起本於氣體之不和始於飲食之不節蓋飲食人之本也本得其養無物不長本失其養無物不消於無事之時而順適之有疾病何自至哉此食醫所以設也

[illegible]

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眡春時羹齊眡夏時醬齊眡秋時飲齊眡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凡君子之食恒放焉

○六食音嗣[illegible]齊才細反[illegible]和胡卧反[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膳夫所以饋王[illegible]者調和其味使寒溫多寡各適其節焉春為陽中而其氣溫而食齊眡之飯宜溫也夏為陽盛而其氣熱而羹[illegible]之羹宜熱也秋為陰中而其氣涼而醬齊眡之醬

宜涼也冬爲陰盛而其氣寒而飲齊眡之飲宜寒也春多酸者東方木味酸屬春夏多苦者南方火味苦屬夏秋多辛者西方金味辛屬秋冬多鹹者北方水味鹹屬冬故四時調和所會內味木味多於餘味一分中央土味甘屬季夏金木水火殊土不成於五行土爲尊於五味甘爲上故甘總調和四味滑者通利往來亦所以調和四味故云調以滑甘牛味甘平稌味苦而又溫羊味甘熱黍味苦溫豭猪味酸牝猪味苦稷米味甘[illegible]犬味酸而溫粱米味甘而微寒鴈味甘平大麥味酸而溫小麥味甘微寒二者皆以味相成魚味寒魚族甚多寒熱酸苦兼有而云宜菰或同是水物相宜此所以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菰也君子謂大夫已上故猶依也上六食六飲膳共王不道故下凡食春多酸已下至魚宜菰已上齊和相成之事雖以王爲主大夫已上之君子亦得以依放之自宜寒也止放之係愚補如獲僭文晉字與衛生之道則盡矣一句相續愚補當發後之君子宜留心焉

衛生之道則盡矣　黃氏曰凡齊所眡和所多會所在節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爲物所溺常寧不爲物所傷然後能以禮義節人之欲焉

疾醫

中士八人

雜說疾醫專治內證

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痟音消[illegible]

王氏曰善醫者審其原貴乎養之爲本養之使其形氣和平而無過不及之偏也夫陰陽判而爲五行五行分而爲四時或爲寒暑或爲溫清資其氣以生者孰不爲之感動哉善攝生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故邪氣不能以傷之不然客邪輒蹈其舍則疾病交作四時所以皆有癘疾也癘疾者氣有癘而不和之謂　王介甫曰素問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必痎瘧方冬時陽爲主於內寒雖入之勢未能動及春陽出而陰爲內主然後寒動而搏陽故有痟首之疾痟酸痟也方夏之時陰爲主於內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陰出而陽爲內主然後暑動而搏陰爲瘧寒之疾　王氏曰疥生於

皮膚夏陽溢於皮膚故有痒疥之疾嗽欬也其於[illegible]
肺氣屬金而主聲冬陽溢於臟腑則肺動而為欬嗽上氣
之疾矣　鄭氏曰五味酸苦甘辛鹹五穀麻黍稷麥豆
五藥草木蟲石穀　東萊曰先五味五穀而繼之以五
藥治病以藥醫之下也雖然豈獨醫哉　王氏曰五氣
則五臟所聚之氣心氣熱肝氣溫脾氣和肺氣涼腎氣
寒是也五聲則言語所出之聲宮聲和商聲剛角聲清
徵聲疾羽聲弱是也五色則面貌所發之色木色青火
色赤金色白水色黑土色黃是也觀其氣矣又聽其聲
聽其聲矣又觀其色以此三者審其王相休廢與其相
生相勝而死生可以預知　疏曰兩參之者重審驗之

〈欽定周禮集說卷上〉　一　五

鄭氏曰九竅陽竅七陰竅二　劉氏曰九竅失其當藏
謂之變以五氣失之於中而九竅失之於外故曰兩之
鄭氏曰正藏五肺心肝脾腎又有胃膀胱大腸小腸藏
之動謂脉至與不至少者曰死老者曰終所以治之不
愈之狀也醫師得以制其食且為後治之戒　劉氏曰
聖人之仁所以及於後世者又見於是書矣

瘍醫 瘍音羊

下士八人
鄭氏曰瘍創癰也　雜說瘍醫專治外證
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
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

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
有瘍者受其藥焉　劀折時殺所戒反劀音
王介甫曰腫瘍聚而不潰潰瘍潰而不聚金瘍刀創未
必折骨折瘍折骨未必刀傷素問曰上古移精變氣祝
由而已醫之用祝尚矣而瘍尤宜祝後世有以氣封瘍
而徙之者蓋其遺法祝之不勝然後用藥藥之然後劀
劀之然後殺　鄭氏曰祝當為注注者謂附著藥也
鄭氏曰劀刮去膿血殺以藥食其惡肉上病曰療攻治
也五毒五藥之有毒者作之合黃堥置石膽丹沙雄黃
礜石磁石其中燒之三日三夜其煙上著以雞羽掃取之
以注創惡肉破骨則盡出　王氏曰五氣即五臟之氣

〈欽定周禮集說卷三〉　一　六

王介甫曰疾醫以治內為主故先味而後藥瘍醫以治
外為主故先藥而後味　王氏曰肉以骨為體骨以剛
強故以酸收之肉以筋為節筋散而不寧故以辛散之
脉所以行血脉實則和故以鹹實之氣所以充體氣堅
則完故以苦堅之肉緩則不寧故以甘緩之竅利則不
滯故以滑利之且腎主骨腎水屬也故欲收肝主筋肝
木屬也故欲散心主脉心火屬也故欲實肺主氣肺金
屬也故欲堅脾主肉脾土屬也故欲緩至於竅則以骨
為體以肉為包所以通氣也素問曰骨肉滑利可以長
又推滑則氣所凝止則竅以水屬也故以滑利為主

瘍醫

下士四人
鄭氏曰獸牛馬屬　王氏曰先王愛民以及物雖物之
微無不治焉可以爲仁之至也
掌療獸病療獸瘍凡療獸病灌而行之以節之以動其氣
觀其所發以養之凡療獸瘍灌而劀之以發其惡然後藥
之養之食之凡獸之有病者有瘍者使療之死則計其數
以進退之食音嗣
王氏曰疾與瘍同醫賤物也夫獸不能言則病狀難知
必灌之以藥使行焉又從而節止之以是而動作其氣
因以觀其病之所發而養之則其病可療矣瘍結於外
其然爲易知故先灌而攻之以刮去其膿血而發其惡

然後藥以療之養以息之食以肥之此療獸瘍之序也
劉氏曰死則計其多少之數以進退其食故醫者懼而
其退而獸之病者瘍者可愈而無不愈矣
酒正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酒正酒官之長　疏曰酒與膳食相將故在此
官制曰以下亦循淳少府本朝御前供奉官
掌酒之政令以式灋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
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
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辨四飲之物
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掌其厚薄之齊以共王之
四飲之饌及后世子之飲與其酒凡祭祀以灋共五
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一貳皆有酌
數唯齊酒不貳皆有器量共賓客之禮酒共后之致飲于
賓客之禮醫酏糟皆使其士奉之凡王之燕飲酒共其計
酒正奉之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掌
酒之賜頒皆有灋以行之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酒正
之出日入其成月入其要小宰聽之歲終則會唯王及后
之飲酒不會以酒式誅賞糟祖勞反緹他禮反盎烏浪反酏以支反饌音
王氏曰酒正酒官之長故掌政令式其給用之式若米
麴多寡之數法其造釀之法若水火齊量之法法若材則
凡資之以爲酒者皆是月令曰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

蘖必時湛饎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是也
受授酒人使造之　疏曰凡爲公酒爲公事而作者若
鄉飲酒鄉射之類亦以式法授其材使釀之也
王氏曰五齊用以祭祀非人所飲也每有祭祀宜造作
之有量數故曰齊焉祭祀之酒不致其味致其義而已
故同辨名以名者義之所自出也　鄭氏曰泛者成而
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
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
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
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　王氏曰三
酒以飲務致其實而已故言辨其物事酒有事者之

泲者酒昔熟而久者也酒生則清熟則醇清酒酒之[illegible]
者也詩或言祭以清酒或言清酒百壺蓋酒清則[illegible]
本故事神接人之際皆以清酒爲尚焉　鄭氏曰清謂
醴之泲者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爲醴凡醴酒醲酏爲之
則少清矣漿今之截漿也（注[illegible]）今之粥內則有
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　陳氏曰酒正四飲清[illegible]
酏而無水醴涼漿人六飲水漿醴涼醫酏而無清水涼
之味薄非酒正所辨酒在飲中非用漿人之法內則[illegible]
水涼醫亦以其薄而略之　疏曰五齊已下並與酒人
漿人所作故直云辨其厚薄之齊共之于王則陰設之
所謂饌也后世子共之而已　陳氏曰凡祭祀天地宗

廟社稷諸神皆有五齊三酒　疏曰祭有大小酒有多
少各有常法以共之五齊設尊三酒三尊　鄭氏曰大
祭王服大裘衮冕所祭也中祭王服鷩冕毳冕所祭小
祭王服希冕玄冕所祭　陳氏曰濁莫如五齊而其味
薄清莫如三酒而其味厚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尚質
也有三酒以人養之尚味也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
尊皆陳而弗酌所以致事養之義也非此八尊所實亦
酒而皆有貳以備多少也大祭所酌度用一尊則以三
尊副之中祭度用一尊則二尊副之小祭度用一尊則
以一尊副之皆酌而獻所以致事養之用也禮運曰玄
酒在堂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皆設而弗酌者

也（陳氏曰[illegible]貳者副尊也[illegible]之尊以益之以其[illegible]不益也）
（爲尊者質不敢副益祭祀必用五齊三酒則無尊以尚味而貴多品者林氏曰八尊所實不副益）
（之設而不酌其尊所實亦皆有器量無酌數其）　鄭氏曰酌器所用
注尊中者數量之多少未聞禮酒王所致酒也　王介
甫曰建國則王立朝后立市祭祀則王耕以共齍盛后
蠶以爲祭服王獻尸后亞祼王親牽牲后薦徹豆籩賓
客則亦王祼獻后亞之王致酒后致飲夫婦相成之義
也　鄭氏曰糟醫酏不泲者也　王氏曰士共下士也
鄭氏曰共共計者獻酬多少度當足也　王氏曰燕以
示慈惠取醉而已然當防其過故共其多少之計使之
不節而自戒至尊不可以有司法數拘之故但共其計

而已　鄭氏曰無酌數要以醉爲度　王氏曰大宰於
匪頒賜予皆有式法而酒正於酒之賜頒亦有法以行
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已　鄭氏曰秩酒所秩
者謂老臣王制曰九十日有秩　王氏曰校以言契者
使知所存之數執以取酒也酒正之出出以給用也日
入其成旬計也月入其要月計也入其書於小宰使之
聽之以其執九式之貳富于出納之正止其不如法者
也於酒特謹其出異於餘物先王防患之意可謂微矣
豈特是哉於有舟以示其沉湎之禍尊有罍以示其浸
淫之患觚言其窮而爲孤散言其窮而至於散先王於
用酒每每致戒焉況給用之際乎歲終則會則一歲用

酒之數總計其多寡而入於大宰惟王及后不會鄭世
式之所以防荒侈也以酒式誅賞者酒正於授酒
材之初既有給用之式則於造成之後必以式計其羸
不足美惡之數如式者賞不如式者誅

酒人

奄十人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

注疏奄精氣閉藏者不稱士亦府史之類　王介甫曰
民有是疾先王因擇而用之與遂篨蒙瞍戚施直鎛籥
矇司火聲聽備声同若以是為刑人則國君不近刑人
而况於王乎若以為刑無罪之人而任之則宜先王之
所不忍也　官制曰役世儒者又疑先王之世皆用宦

〈合周禮集說卷三〉 十一

人却不知這一項只恐不是天官領也它前皆領於天
官則許多人却自有數此所以無可疑　疏曰女酒女
奴曉解作酒者奚給使者女酒與奚為什長若府徒也奚
三百人造酒須人多也

掌為五齊三酒祭祀則共奉之以役世婦共賓客之禮酒
飲酒而奉之凡事共酒而入于酒府凡祭祀共酒以往賓
客之陳酒亦如之

王氏曰酒正酒官之長故於五齊三酒特辨其名物而
已酒人則授酒材與酒正而造釀之故曰掌為五齊三
酒世婦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
則共其物又奉其事以為世婦所役也　王介甫曰饗
以訓恭儉爵盈而不飲所以為禮而已故饗酒謂之禮
酒燕以示慈惠燕酒謂之飲酒凡事共酒入于酒府者
入于酒正之府也酒正掌辨酒物及厚薄之齊故凡事
之用酒必酒正眡焉而後共之祭祀共酒以往則自有
奉之者往待其令而已賓客之陳酒享客所謂壺四十
皆陳之類

雜説成王酒誥群渠之意止以祭祀為説其説為人子
者當孝養父母而不敢飲其為臣者當惟王正事而不
敢飲其里居者則以助成王德顯不惟不敢亦不暇其
叙所聞則以在昔商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不敢自暇
自逸是則君臣子民等皆不當飲惟祭祀賓客方用之

〈合周禮集說卷三〉 十二

立法如此之嚴正與酒人酒正相為表裏

漿人

奄五人女漿十有五人奚百有五十人

疏漿人掌王六飲飲與酒類故在此

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
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

鄭氏曰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涼今寒粥
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　王氏
曰六飲大槩煮酏而為之以其味薄而淡則謂之水
鄭氏曰稍禮非飧饔之禮留間王稍所給賓客者漿人
所給亦六飲而已　王氏曰夫人有致飲于賓客之禮

酒冢宰之有所賜予也蓋上下內外小大相成正焉禮之
所以立也凡飲共之凡用飲皆共之

凌人 凌力證反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氷室曰凌詩云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
凌陰 林氏曰周官凌人之掌氷上以法天時下以防
人患

掌氷正歲十有二月令斬氷三其凌春始治鑑凡內外饔
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氷鑑賓客共
氷大喪共夷槃氷夏頒氷掌事秋刷 鑑胡暫反刷所劣反

鄭氏曰正歲夏正也季冬火星中大寒氷方盛之時也

〈○周礼集說卷二〉 一 十三

三其凌三倍其氷備消釋也鑑如甀直偽大口以盛氷
置食物于中以禦溫氣春始治為三月將獻羔而啓氷
也醴酒見溫氣亦失味故亦鑑焉夷之言尸也尸之槃
曰夷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實氷于槃中
置之尸牀之中欲以寒尸也夏暑氣盛王以氷頒賜群
臣則主其事刷清也秋涼氷不用亦可以清除其室

疏曰左傳昭四年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
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
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之也深山窮谷
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
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
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之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大
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
火出而畢賦三月四月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
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隷人藏之夫氷以風壯
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
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
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氷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
不發而震雹之為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

王氏曰藏氷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氷雖以禦暑
而亦所以助陰夫陰陽之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之
不至則鬱塞而為災一氣之或過則爭戾而為妖善防

〈○周礼集說卷二〉 一 十四

患者或養其弱以抗其強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
鑿氷以達陽或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
陰之消也則出氷以禦暑如此則無愆陽無伏陰無閉
塞爭戾之患矣先王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
左右民如此

籩人

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

注疏竹豆曰籩女籩女之䏻籩者其職掌四籩之實是
薦羞之事故在此

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
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蔆芡㮚脯蔆芡

[illegible]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糗方弓反蕡扶文反鱐所求反䕩音老棗古栗字糗音扐餌而志反餈疾資反

鄭氏曰籩之容實皆四升　王氏曰朝事饋食加籩羞籩所謂四籩也先王於祭祀內盡志以致其內心外盡物以致其外心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則細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則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則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產而可薦者莫不咸在一物不可遺則一器不可缺籩豆俎簋禮之器也然以薦物而致禮則籩豆之事各有司存此籩人醢人之職所以立也非特掌其器亦其實而掌之　薛氏曰古

者祭祀宗廟有九獻之禮一獻王祼二獻后祼三獻王薦腥四獻后亞獻於是薦朝事之豆籩各八五獻王薦孰六獻后亞獻於是薦饋食之豆籩各八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於是薦加事之豆籩各八　劉氏曰所[illegible]尸畢后又獻羞籩羞豆各二而諸臣進以酳尸為[illegible]九獻　許氏蒸麥曰麷麻子曰蕡熬稻米曰白熬黍米曰黑築鹽以為虎形謂之形鹽春秋傳曰鹽虎形膴以魚肉為大臠鮑以魚於糗室中糗乾之鱐乾魚也是為朝事八籩乾橑乾梅也榛似栗而小饋食止有五物其於八籩闕二其間有乾濕物足之為八也菱芰也芡雞頭也栗脯饋食同此四物重言之則八籩也糗餌粉餈此二物共粉稻米黍米所為也合蒸曰餌餅之曰餈糗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粘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也此為二籩　王氏曰凡祭祀非止宗廟也　注疏薦羞皆進也未食未飲曰薦先薦後獻也若朝踐饋獻時未獻前所薦之籩豆朝事饋食也既食既飲曰羞若尸食後酳尸訖所進羞即加籩之實也賓客之事謂饗時喪事謂殷奠時也　籩人醢人皆不言共王及后世子之內羞而曰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則此內羞非共王及后世子乃后世子以此內羞共禮事而籩人醢人為之共之也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戒凡內羞之物則此內羞所共為祭事矣

醢人

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注疏醢豆實也不謂之豆此官主醢豆不盡醓醢也亦有醓臡䐑胾之屬掌四豆之實亦是薦羞故在此女醢女之曉醢者

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

并醢[illegible]

[illegible]

注疏四豆之實有醓醢[illegible]為醓作醢及臡者必先
膊乾其肉所謂乾豆也乃後莝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
美酒塗置甀中百日則成矣齏菹之類肉菜通全物若
腜為菹細切為齏凡此不言菹皆是齏　鄭氏曰韭菹
以韭為菹詩云獻羔祭韭醓肉汁也昌本昌蒲根切之
四寸為菹　王氏曰魯享周公閟有昌歜　鄭氏曰菁
蔓菁也茆鳧葵也蠃螔蝓也脾析牛百葉也蜃
大蛤也蚳蛾子也豚拍脅也或曰肩也芹楚葵也深蒲
始生水中子　馮氏曰醓醢與朝事之豆同　王先生曰

栗為饋食之籩加籩之實醢為朝事之豆亦為加豆
之實語曰周人以栗其周人尚栗歟詩曰醓醢以薦其
周人之尚醢歟　鄭氏曰箈箭萌[illegible]筍竹萌
疏曰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皆兩兩相配為八豆並后
設之　鄭氏曰酏餈也內則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
臅膏以與稻米為餈又曰糝取牛羊豕肉三如一小切
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　疏曰此為二
豆　鄭氏曰五齊[illegible]昌本脾析蜃豚拍深蒲也
七醢醓蠃䖴蚳魚兔鴈醢七菹韭菁茆葵芹箈筍菹也
三臡麋鹿麇臡也齏菹之稱肉及菜並通賓客之禮致饔
餼時也

醢人[illegible]

奄二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
疏曰醢人掌醢物故在此　鄭氏曰女醢女之曉醢者
掌共五齊七菹凡醢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賓
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菹醢物六十甕共后及世子之醬
齊菹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王氏曰醢人有五齊七菹而此又共之者蓋齊菹有須
醬而成者有須醢而成者故醢人醯人各有五齊七菹
也凡[illegible]物則凡以醢成之之物凡醯醬之物則凡以醯
成之之者也　疏曰王舉共醢六十甕并醯人六十甕
即膳夫[illegible]用百有二十甕是也　王氏曰共后及世子

之[illegible]以成之者皆共之　疏曰賓
客共[illegible]醯人五十甕總為百甕據侯伯舉中
言之也上公百二十甕子男八十甕

鹽人

奄二人女鹽二十人奚四十人
疏曰鹽人掌共百事之鹽所以調和食味故在此
鄭氏曰女鹽女之曉鹽者
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
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
鬻盬以待戒令　齊才細反　鬻音煮　盬音古
王氏曰鹽之為物其用博其利厚必有政令以治之先

王之時山有虞澤有衡物爲之厲而爲守禁至於監則有守禁宜尤嚴以共百事之鹽者鹽之爲用非一若監人所掌有祭祀賓客及王后世子膳羞之所共者是也
劉氏曰鹽之所產不同有刮於地而得者有煮其水而成者有煮其波而出者有汲於井而爲者有積於鹵而結者故刮地之鹽苦而以共祭祀者取其成於自然與夫玄酒明水不異也煮波之鹽散取其治洽四海能致遠物故以奉先焉賓客共形鹽爲虎形以共食啗示服猛也又副之散鹽者致遠物以懷諸侯也飴鹽風其水而成者產於土中其味甘焉　鄭氏曰齊事和五味之事　王氏曰鹽於監爲古也　劉氏曰監之陳者其色黑或化而爲水也用火以煉冶之則潔白如初而其味和矣

冪人　冪莫歷反

奄一人女冪十人奚二十人

鄭氏曰以巾覆物曰冪女冪女之曉冪者　疏曰冪人掌巾冪所以覆飲食之物故次飲食後

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凡王巾皆黼　黼音甫

鄭氏曰共巾可以覆物也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　疏曰祭天地無灌唯有五齊三酒實於八尊禮器云大路素而越席疏布冪彼皆據祭天則疏布祭天地可知

劉氏曰至敬無文以質素爲者也　注疏六彝皆盛鬱鬯用以祼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王氏曰六彝謂畫雲氣則是畫下文言凡王巾皆畫黼矣　陳氏曰八尊之巾疏而不畫則畫用精者可知六彝之巾畫而不疏則疏之不畫可知　林氏曰八尊所實設而不酌是禮之文巾以疏布所以成之以質也六彝所祼用以鬱鬯是禮之實巾以畫布所以成之以文也布有疏則有密巾有畫則有素疏而素者質也密而畫者文也　疏曰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祼宗廟亦有八尊互見以明義也　劉氏曰凡王之燕射饗食當巾冪者皆黼爲黼則有形爲合矣黼以設色所以示文章形以爲斧所以示威斷古之道也夫巾冪所以衛潔清而示恭敬也故設官以掌之其所事天地宗廟君尊之誠可知也

宮人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宮制曰宮人居舍官之長漢少府殿中本朝脩內司　疏曰此以下四官是王之寢處供帳安息王身之事故在此

掌王之六寢之脩爲其井匽除其不蠲去其惡臭共王之沐浴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鑪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　匽於建反蠲古玄反

鄭氏曰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玉藻曰君眡朝退適路

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春秋書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則人君非一寢明矣　王介甫曰王朝有三寢有六陰陽之義也　疏脩埽除也　鄭氏曰井漏井所以受水潦匽豬謂霤下之地受畜水而流之者　疏曰皆所以除其不蠲絜又去其惡臭之氣　王氏曰絜其寢處也沐以絜其首浴以絜其身則當受之應始無所受也宮人掌王寢之脩則凡六寢之事必有以燕治之禱除所以致絜執燭所以為明　鄭氏曰凡勞事凡勞褻之事也舍事為王會同征伐及巡守所舍之處

掌舍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舍行所解止之處　疏曰掌舍掌王舍之事

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梐枑再重設車宮轅門為壇壝宮棘門為帷宮設旌門無宮則共人門凡舍事則掌之（梐步計反枑戶故反轅直言反壝維季反）

劉氏曰會同之舍若王巡守則合諸侯於方岳之下不巡守則諸侯來會於王城之外設方明之壇以會同焉亦掌為王宮於其下　疏曰梐枑行馬也內外兩重設之　王氏曰先設梐枑再重於外然後設車宮轅門於其內所以營衛至尊也　鄭氏曰設車為藩則仰兩乘車轅相向以表門也築壇又委壝土起堳埒以為宮棘門以戟為門　疏曰鄭伐許授兵於大宮子都與潁叔爭車子都拔棘以逐之　鄭氏曰張帷為宮則植柱以表門人門陳列兵衛立長大人以表門　劉氏曰設梐枑再重所以衛宮車也設車宮轅門所以衛壇壝也為壇壝棘門所以衛天子會同也為帷宮設旌門所以待主之休息也無宮則共人門所以待王之暫息也

鄭氏曰凡舍事王行所止舍　愚見疑當作棘與先宮合

幕人

下士一人府二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疏曰幕人掌帷幕等事

掌帷幕幄帟綬之事凡朝覲會同軍旅田役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大喪共帷幕帟綬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幄[illegible]）帟音亦綬音受

疏曰帷在旁施之幕於帷上張之幄帷幕之內設之王所居之帳也帟在上承塵也綬者條也此四物以綬連繫之　王氏曰此正謂王在宮之時則幕人掌其事焉自朝覲會同以下言共之者共之掌次使張之不掌其事也　鄭氏曰大喪用帷以帷堂也或與幕張之於庭帟在柩上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唯士無帟王有惠則賜之檀弓曰君於士有賜帟

掌次

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徒八十人

疏曰次次舍也幕人共之掌次張之故連類在此
掌王次之灋以待張事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朝
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師
田則張幕設重帟重案諸侯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師
田則張幕設案孤卿有邦事則張幕設案凡喪王則張帟
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
射則張耦次掌凡邦之張事 邸當礼反朝直遥反重直龍反
鄭氏曰法大小丈尺之差　疏曰王出宮則幕人以帷
與幕送與掌次張之故曰以待張事　王氏曰大宗伯
曰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則大旅者以其有大故會
衆神而祭也上帝合五帝言之　陳氏曰禮器曰一獻

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然則大旅之
禮不若祀天之爲至也　注疏案謂牀也牀上着氈謂
之氈案邸屏風也染色象鳳凰色爲之　劉氏曰此王
宿齋所設也　鄭氏曰朝日春分拜日於東門之外祀
五帝於四郊次謂幄也大幄初往所止居也小幄既接
祭退俟之處也重帟複帟也重案牀重席也合諸侯於
壇王亦以時休息師田不張幄者於是臨誓衆王或回
顧轉察也　疏曰張幕則有帷可知　劉氏曰諸侯朝
覲會同而張大次小次謂於郊適方明之壇而爲之
鄭氏曰大次亦初往所止居小次亦待事之處此與諸
侯張之也師田諸侯從王而師田者孤卿有邦事以尊

從王若以王命出也不言公公如諸侯禮凡喪張帟柩
上承塵也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
事爲之張大幕尸則以幄所居更衣處也　王氏曰時
人云王以六耦張三侯皆有次以待之　鄭氏曰耦俱
升射者次在洗東大射曰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

大府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賈十有
六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雜說理財之官鄭氏謂大府若漢司農司會若尚書
鄭氏姑以一官之近似者爲之辭以漢攷之外府却是
司農內府王府却是少府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

物而待邦之用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器物凡良貨賄
入焉內府掌九賦九貢九功之貨賄與凡四方之金玉
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故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
旅之事外府共之賜予衣服玩好之事王府內府共之
至於大府則兼總內外府凡九貢九賦九功之入悉經
大府如財之當入外府與當入王府者大府皆得稽節
之漢時却無大府一官凡天下經賦並歸之大司農凡
山海之賦盡歸之少府到司會又不然鄭氏謂若漢尚
書尚書自是少府屬官當時諸官皆有尚書所以分爲
四曹如常侍曹主公卿事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事
民曹主凡吏上書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光武又分主客

書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凡六曹鄭氏但以尚書爲司
會計之職成周司會之職以中大夫爲之其品其崇
外内府之財皆計於司會獨漢高帝之世蕭何知此領
天下文籍財賦以杜下史張蒼爲計相蒼既罷遂不復
置其後諸府各自置官專管會計如太尉之金曹倉曹
貨幣鹽鐵事倉曹自主倉谷之類我本朝王府自是今
之奉宸庫内府今之内藏南庫外府今之左藏庫自唐
江後又別置激賞庫今之南庫也周之三府今分爲四
凡天下金玉之物皆歸之奉宸山澤鹽鐵之賦皆歸之
内藏以爲天子私藏其它泛常所入一歸之南庫謂之
宰相與制國用至於天下戶口租入則歸之戶部所以

戶部多做不行只緣分散四出權不歸一所以今日財
用漫不可考 周禮舊宰太府總凡貨賄之入而頒之
諸府蓋外府職邦布以供邦用内府受九貢九賦九功
之貨賄良兵良器待邦大用若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而
王府專其掌掌王珍好之器物以共王服食好賜而又
以司會總其會司書總其書職内以量入職歲以稽出
職幣以振財幣之餘與夫司裘掌皮皆隷于冢宰所以
制國用者也何者自太府而下大抵皆出納會稽有司
也夫有司不敢與天子較是非論可否持予奪施舍也
是故有所謂好賜匪頒則共命有所謂芻秣幣帛則共
命有所謂服事羞服則共命有所謂凶喪賓客則共命

其服宜賜不宜賜其事宜舉不宜舉其物宜用不宜用
其役宜與不宜與皆不得與議於其間惟冢宰總百官
以佐人主上得以約王后世子之過取下得制有司
之横共凡所以好賜匪頒芻秣幣帛民力之用豈惟慮
患抑以制欲心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嗚呼兹成周常有
三十年之通而民無凶荒水旱之患至於禮制樂作與
寢刑措持盈守成之効雖神祇祖考猶安樂之豈非制
國用之所基乎
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
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
財用焉凡頒財以式灋授之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

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
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
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凡邦國
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凡式貢之餘財以
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出入會
之 藏才浪反
疏曰九貢諸侯九貢九賦畿内九賦 鄭氏曰九功九
職也 劉氏曰職以言其任功以言其成 疏曰太宰
掌其正此官掌其副貳者以其物入太府故也 王先
生曰受藏之府其内府也受用之府其外府也内府掌
其良貨賄故知其爲受藏外府掌其百物故知其爲受

用　鄭氏曰此皆藏以給用耳或言受藏或言受用又雜言貨賄皆互文　賈氏曰九王朝三百六十官及三等采地之吏及爲官執掌之事者有事須用官物皆於大府受財用焉　雜說大府式法盖大宰之式法有司遵守而已　王介甫曰角人羽人掌葛皆徵財物于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則九賦宜各因其物之所多以便出賦之人關市邦中商旅所會共王膳服及賓客所須者百物珍異於此乎在故也夫關市邦中皆商旅所會而稽以關市待王之膳服則凶荒札喪關市無征而王於是時亦不舉而素服也所賦所待宜各從其類故耳

東萊曰關市之賦待王之膳服則膳服雖不會要不出

關市之賦而已　李氏曰太府以九賦之財給九式王曰一舉其膳六牲祀兵朝句其服有九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致之則積饔餼之則有饗食燕飲故邦中之賦以待賓客馬牛之食其用芻禾芻米之數皆賦年禮故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功樸慰賞以取其幸所受之物邦之大用故家削之賦以待匪頒冬官百工取財非一五庫之量幷或不良故邦甸之賦以待工事問勞賻賄酬爵犒食皆有饋賓將其廢意故邦縣之賦以待幣帛大祀小祀事神之禮牲幣玉器不奢不儉故邦都之賦以待祭祀股肱或爵君之所痛賻襚含賵闕一不可故山澤之賦以待喪紀王及冢宰所待所善燕好之用亦以須恩故弊餘之賦以待賜予王於諸侯分裁救患凶禮五事其費則多則邦國之賦以待幣用國家閒暇要在多積積財之道天下大命故萬民之貢以充府庫難得之貨飢不可食燕游所用非國之急故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之用凡其一賦之出則給一事之費費之多少一以式法如是而國安財阜非偶然也　鄭氏曰膳服則盖服也稍秣則芻秣也謂之稍稍用之物也喪紀則喪荒也賜予則好用也邦國之貢此九貢也萬民之貢此九職也式貢餘財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府庫而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玩好非治國之用也　呂氏曰九式貢之餘財以共玩好

之用然則謂人主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者其學未嘗出周官也　王氏曰賦用以賦所入而用之　蹝曰此系有九貢九功亦取具焉總言賦也貨賄之入謂九賦等入于大府者貨賄之出大府以之分置於群府

及給用歲終總會計之

玉府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八人賈八人胥四人徒四十有八人

李氏曰按玉府内府之職掌天子器用財賄燕私之物及受貢獻以備賞賜此皆藏之在宮中者官職最私褻然而爲冢宰之屬列大府之下與九治藏之官不異何

也蓋王者無外以天下爲家尺地莫非其土一民莫非
臣財物之在海內如在囊中況於貢賦之入何彼此之云
哉漢以來邑爲私奉養不領於經費常帑西國節給賞無爲
私藏皆衰亂之俗非先王之法也惟周公皆入於大府則
司會之鉤考司書之要貳而廢置誅賞之政行焉如此則
用安得不節財安得不聚若以御府禁錢指之親守之手
省隨之中外人弗睹法制所不行校比所不及則傷財害
民非細事也 經圖書云玉府內府所掌金玉良貨
賄一也而分爲二官何哉蓋玉府所掌者式貢之餘財之所作
及數入焉人所入之物專共王玩好賜予其邦之大用不與
焉內府所掌乃九貢九功之貨賄及諸侯所獻國珍異之家

之用以供邦之大用故不可不分爲二也 注疏此二官掌王
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以玉爲主故云玉府有
工者以其使攻玉故也有賈者使辨玉之善惡貴賤故也

掌王之金玉玩好兵器凡良貨賄之藏共王之服玉佩玉珠玉
王齊則共食玉大喪共含玉復衣裳角枕角柶掌王之燕
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凡王之獻
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凡王之好賜共其貨
賄 好呼報反褻息列反含戶暗反枕之鴆反 衽而甚反第側几反敦音對織音志

鄭氏曰良善也凡此皆式貢之餘財 劉氏曰服玉凡王
所服用之玉也 鄭氏曰佩玉王所帶者佩玉上有葱衡
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 雖說古之君子必佩玉
其色有白黑蒼之辨其聲有角徵宮羽之應其象有仁智
禮樂忠信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
否所以適文質之儀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雜非僻之心
無外入也 劉氏曰孔子曰君子於玉比德焉故左右進
退然後玉鏘鳴也是以君子無故玉不去身也珠玉則琢
玉爲珠以貫其弁 王氏曰齊者必精明之至然後可以
交神明玉爲純陽之精可以助精明之養也故共食玉
疏曰含玉以爲口實 鄭氏曰角枕以枕尸鄭司農云復
招魂衣裳用生時服角柶角匕也以楔齒士喪禮曰楔
齒用角柶楔齒者令可飯含 王氏曰燕衣服王燕私所
服 疏曰衽臥席也 王氏曰席坐席也牀第之屬其也褻

器私褻所用之器 疏曰合諸侯謂殺牲歃血而盟者 鄭
氏曰敦亦槃屬珠玉以爲飾以槃盛血以敦盛食合諸侯
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珠槃以盛牛耳尸盟者執
之 疏曰凡王之獻獻玉獻遺貢享之物 王氏曰金玉
兵器文織與凡良貨賄皆物之美而可以爲獻者文織即
書所謂厥篚織文同帛之有文出於織而成之者也玉府
受於作治之工而藏之以待用焉好賜王所恩好而賜之

內府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氏曰內府主良貨賄藏在內者 王先生曰此以待邦
之大用 經圖書云內府外府雖以內外爲名然內府供

邦之大用外府及供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互相[illegible]
以少府掌天子私藏而大農掌國家經費職分既分官府
亦異後心生矣
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凡四
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適四方使者
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illegible]
疏曰掌受九貢九賦九功者此由太府而來內府受而藏
之所謂受藏之府也 王氏曰良兵若兌之戈和之弓垂之
竹矢良器若赤刀洪璧琬琰之屬已上非國之經用並以待
邦之大用大故非常所用也四方賓客合幣以獻王則謂之
幣[illegible]來朝所獻國珍若大宰云大幣玉獻是以其

物入於內府則王非以此爲己私利特以待邦之大用矣
疏[illegible]金三品玉若璆琳琅玕齒若象齒革若犀兕
之類 王氏曰王遣使者於四方諸侯則供其所受之物
而[illegible]王所以遺諸侯者也四方之幣獻既入於內府
而王所以[illegible]諸侯者亦在焉此施報之禮也 疏曰冢宰
貳王治[illegible]或有所善亦得賜予之 東萊曰推此則古人
相權可知矣 雜說王府共王之好賜而此共王及冢宰
之好賜則此又不若玉府之爲天子私用也
外府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十人
鄭氏曰外府主泉藏在外者 王先生曰此官待邦之小

用 劉氏曰外府所謂受用之府
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灋者共王及后
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
幣齎賜予之財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
之服不會 齎咨或爲資音咨
王氏曰古者貨幣而貨貝所以交易者唯貝而已至太公
立九府圜法而始用錢代貝或曰泉或曰布布取宣布之
意泉取流行之意其實則一而已入於外府出以給
用也 劉氏曰以共百物者給邦布致之以圖國用故曰以
待邦用 王氏曰待邦之用凡有法者皆經用也非經用則
有所不給 王介甫曰共王及后世子者外府所待邦用之

有共[illegible]及后世子非法弗服故也 王氏曰齎禮貽也 鄭
氏曰齎貝也 王氏曰王府內府所共者貨賄之賜予外府
所共者邦布之賜予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邦布可以權
百物而通之故凡用皆取給於此 劉氏曰唯王及后之服
不[illegible]世子猶會之欲其不踰於矩度而衣服有常故也
司會 古外反
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氏曰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 疏曰此
官居考治又考財故連類在此 雜說夫理財之職凡府藏
之事太府下大夫爲之長至會計又自立一項司會爲之

長其屬職內掌邦賦之入職歲掌邦賦之出司書掌治籍
職幣掌收奇羨此并合屬大府而金皆司會主之用中大
夫二人其權勢足以撿括使不得爲姦利則是太府之外
府只爲朝廷管許多財賦而會計支用皆不與焉先王指
意甚遠自後世者不疑若利權散出漫不可考所以皆
皆并合之凡會計之事皆司農之屬官如唐置三司使凡
山澤之利盡歸於鹽鐵使凡財賦之入盡歸於戶部而度
支則會計之故三司只設副使而三司使爲之長紐說則
設官而相稽考然已是三司使之偏已非先王之意見太府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之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以
九貢之灋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之灋令田野之財用以

九功之灋令民職之財用以九式之灋均節邦之財用掌
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
以逆群吏之治而聽其會計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
成以歲會攷歲成以周知四國之治以詔王及冢宰廢置
劉氏曰司會職財計者也而必先掌六典八灋八則之
貳以逆邦國都鄙官府之治者聖人以謂職會計以進
身者不顧國攷之是非不度民情之聲救惟利是圖則
或傷爲仁惟節是求則或害於義故禮樂衰微黎民困
弱則非所以存國之體也於是擇中大夫之賢取其道
德猷爲亞於冢宰而才於列卿者以司計會是故必知
六典八法八則之本然後施九貢九賦九功九式之法

知其治之本而不失之則財用可致而不害乎下矣
以皇建其極於天下者矣故冢宰施其法於上者也司
會總其法於下者也則有傷于國有蠹于民盖得以
舒裁成王道焉然後參互以考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
歲會攷歲成防吏之奸欺非以戕民也不明乎是
則務刻削於民國利雖羸於下增弊愈甚於王體非所
以建大中也以周知四國之治者謂八州諸侯之國從
樂刑政能致中和於其民者必周知之則歲會雖不足
而其治有可稽者焉歲會雖羸而其治有可驗者焉故
以詔王及冢宰廢置者以治爲本也其財用之蠹弊則
其下吏當之於乎盛哉其制治之方也財足以周天下

之用而治不失其本焉　楊氏曰太宰以道揆事王其
制國用也雖共王之用如羞服匪頒好用之類皆得以
式均節之小宰而下有法守不得而預焉故太宰之職
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不言邦用蓋通言財用則邦用在
其中矣邦用如祭祀賓客喪荒之類是也小宰執九貢
九賦九式之貳以均節邦用司會以九式之灋均節邦
之財用者蓋小宰貳太宰者也故量貢賦之入均之應
九式之用則與大宰同而所節者則邦之用而已所其
王者不得而與焉故均節邦之財用而已與小宰之均
節不異也　注疏書謂簿書要其凡也版圖
土地形象田地廣狹下文司書掌其正此司會之鉤考

故掌其貳以參互攷日成者以司書之等相參交互攷
一日之成一日之中計筭文書也以月要攷月成者以
曰要以攷一月之成事也以歲會攷歲成者歲計曰會以
攷一歲之成事也此所謂群吏以會計文書送於司會者
司會皆德斷之王文云以逆郡吏之治而聽其會計者也
雜記王制曰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冢宰齊戒受質

司書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氏曰司書主計會之簿書

掌邦之六典八灋八則九職九正九事邦中之版土地之
圖以周知入出百物以叙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凡上

〈合周禮集說卷三〉 一三一五

之用財用必攷于司會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以知民之
財器械之數以知田野夫家六畜之數以知山林川澤之
數以逆群吏之徵令凡稅斂掌事者授法焉及事成則入
要貳焉凡邦治攷焉 [illegible]
王先生曰自六典至九事皆謂掌其書也 鄭氏曰九
正九貢九賦也九事九式也變言之者事其職則本而
掌之非徒相副貳也 林氏曰司書曰九貢九賦爲九
正而書稱文王以慶邦惟正之供蓋古之王者必正經
賦以定經用而未見有無名橫斂焉 劉氏曰九式亦
曰九事者九式所用以集邦之九事也 王氏曰邦中
之版則邑都之內籍民數之版 疏曰土地之圖即司

會之所謂圖也自此已上所掌與司會同者以其司會
主鉤考司書掌書記之司書所記司會鉤考之故二官
所掌其事通焉叙比次也比次其財知用多少云受其
幣者百官所用之餘財送來與司書司書受之頒入職
幣之官 王氏曰王者享四海之富備百物之奉斂散
予奪一制於巳其用財也雖不可以有司法數拘然亦
不可不爲計其多寡所以防有司之姦僞也司會正掌
會計之官以九式均節邦之財用則凡財用多寡之數
必皆備於司會故從而攷之也歲會攷歲成無歲倒有
會至於三歲又通而計焉其事爲最詳故謂之大計大
宰於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司書止掌會計之

〈合周禮集說卷三〉 一三一六

書以此贊成太宰之事而已攷其所治民財器械之數
孰備孰乏田野夫家六畜山林川澤之數孰登孰耗孰
治孰廢 鄭氏曰山童澤枯則不稅 疏曰逆鉤考之
恐群吏濫徵斂百姓故知本數乃鉤考其徵令也
李氏曰夫彊下以益上貪功以求賞不恤人之困已之
皇以言利爲先者吏之常態也是故爲之鉤考雖器械
六畜山林川澤必知其數如此吏於民不敢厚斂矣
疏曰凡稅斂之事事者其地官閭師旅師等皆來司書
處受法焉法應當稅之數也 王氏曰司書掌九職九
正九事則稅斂之事有法存焉及事成收斂畢又入要
貳焉物數之要要書之貳必入于司書則知稅斂之多

[illegible]會計邦賦之出
掌[illegible]之賦出以貳官府都鄙之財出賜之數以待會計而
考之凡官府都鄙群吏之出財用受式灋于職歲凡上之
賜予以敘與職幣授之及會以式灋贊逆會
王氏曰凡官府都鄙之財或出以給用或用以賜予皆
有數以貳之其所貳財數之書則以備歲終會計而攷
之故也蓋有數以計其財其書以貳其數則財用之多
[illegible]之當否可考而知矣 鄭氏曰凡百官之公用
[illegible]以多少 王氏曰必受之於職歲者不得妄出
[illegible]凡頒財以式法授之相為先後也幣餘之
賦以[illegible]職幣幣餘故賜予則以叙予之使授之
叙[illegible]倫[illegible] 周禮集說卷三 三十八 鄭氏曰贊逆會助司會鉤
[illegible]之 王氏曰其給以式法受之歲終以式法
[illegible]之則可[illegible]之多寡實用之當否皆以式法治正之矣
劉氏曰[illegible]之入非職內之令則不受焉其出也非職
歲之令不授焉

職幣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賈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氏曰職幣掌餘財 鄭氏曰幣給公用之餘

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
餘財皆辨其物而奠其錄以書楬之以詔上之小用賜予

[illegible]則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灋贊之灋音廢又
王氏曰職幣雖給餘財亦有式法焉凡餘財[illegible]
凡掌斂而聚之振者與起之謂也掌事者所用有餘財
既不復用則沈壅矣故振與之以適於他用則無滯[illegible]
矣 疏曰辨其物者知其色類及善惡 鄭氏曰奠定
也定其錄籍 王氏曰辨其物防其或以賤易貴也奠
其錄防其或以多為寡也 劉氏曰既定其數而錄之
于籍矣又書其目而標揭其物焉然後度其用之所宜
以詔王之小用賜予焉若大事賜予則非此餘財所能
共也 王氏曰雖幣餘不廢會者凡以謹其用而防之
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以贊司會故也與職歲以式
法贊逆會同意 周禮集說卷三 二十[illegible] 黃氏曰周公設官理財皆[illegible]
用之數驗之以書契督之以要會[illegible]之以式令[illegible]之以
參互制之以式法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數之則[illegible]
數之則會職歲所敘職幣所振雖[illegible]財而加[illegible]

司裘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東萊曰司裘主王裘服

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中秋獻良裘王乃行羽物季
秋獻功裘以待頒賜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
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大喪廞
裘飾皮車凡邦之皮事掌之歲終則會唯王之裘與其皮

寡故也司書自六典八法已下無不掌凡書以九[illegible]
之治皆於此乎致焉
職内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徒二十人
雜說職内主會計邦賦之入
掌邦之賦入辨其財用之物而執其總以貳官府都鄙之
財入之數以逆邦國之賦用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
及會以逆職歲與官府財用之出而敘其財以待邦之移
用
鄭氏曰賦是九賦九貢等總名下言賦者皆此類也辨
其財用之物凡所税入者種類不同須分別之又執其

總要簿書也官府財入若關市之屬都鄙財入之等
采地之税皆受取一通副貳文書於職内既知財入之
數故能鉤考用賦多少知其得失也凡受財者若官府
合用官物受財於職内者並副寫一通勑令文書與職
内於是職内依數令付之書之者若言某月某日詔書
出某物若干給某官某事　王氏曰及歲終而會則以
此逆職歲所用及官府等所用參互稽考也　鄭氏曰
而敘其財謂鉤考今職中見有為之簿書移用轉運給
它　王氏曰移此之有餘以補彼之不足
職歲
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徒二十人

掌不會中數暗附錄古書
注疏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中秋獻良裘者
皮毛獸毛也因其良時而行之良裘王所服也為八月
其獮田所用也　劉氏曰其皮毛至良頒獻于王以備
凝沍也　注疏羽物小鳥鶉雀之屬鷹所擊者中秋鳩
化為鷹中春鷹化為鳩順其始殺與其將止而大頒羽
物故羅氏仲春亦云行羽物行賜也以羽鳥之物賜群
臣以順秋氣也季秋是九月授衣之節功裘卿大夫所
服故獻之以待頒賜也　王氏曰功裘人功多質不如
良裘其成故後故季秋始獻之　鄭氏曰王大射者為
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群臣與邦國

所貢之士可以與祭者射者可以觀德行其容體比於
禮其節比於樂而多中者得與於祭虎侯王所自射也
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此三之大射也
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封於畿內者卿大夫亦皆有采
地皆有將祀其先祖亦與群臣射而擇之諸侯之大射
能侯諸侯所自射豹侯大夫群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
侯君臣共射焉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凡大射各
於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
制之以為準著于侯中謂之鵠所謂皮侯也必用虎豹
能麋之皮示服猛也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服
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凡此侯道虎九十弓

熊七十弓豹豕麋五十弓列國諸侯之大射大侯亦九十豻七十豻五十遠尊得伸可同耳鄭曰大侯熊侯也豻侯豻鵠布侯參謂射豻侯者以豹飾侯之者豻鵠豹鵠麋鵠皆內畿異也云遠侯中之大小取數於侯道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則九十弓者侯中廣丈八七十弓侯中廣丈四五十弓侯中廣一丈尊卑異等此數明矣考工記曰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然則侯中丈八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謂之鵠者取名于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儁也　王氏曰取民之道以正物為事正物則服猛殺為先能致猛殺者莫大於虎而豹與熊次之能服猛殺者莫大於王而諸侯次之由是而得萬國之懽心以

事其先王者天子之德也故共虎侯熊侯豹侯由是以得百姓之懽心以事其先君者諸侯之德也故共熊侯豹侯至於卿大夫之德則以養人為事養人以除害為先春秋皆多麋以其為稼之害則卿大夫之射麋侯者以除害故也故大射則共麋侯侯之為言捍外受內以為蔽障諸侯之象也　陳氏曰王有三射大射司裘所言是也賓射射人所言是也燕射鄉射記所言是也天子諸侯與其臣大射賓射皆異侯而燕射與其臣同侯異侯所以辨其等同侯所以一其權也　鄭司農云澁裘陳裘也鄭曰裘與陳也詩云良耜之祝陳之之物必先而小聚此後鄭之說用為

祝之一部內詩議論者多故作之所謂先為也此後並同皆故之從與議象似而書皆所說謂器者為陳後觀王氏曰設裘與獻祭同意蓋陳儀物於庭序也夫儀物清德之所寓盛德在人有不忘者存　疏曰皮車以革輓之車

掌皮

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掌秋斂皮冬斂革春獻之遂以式灋頒皮革于百工共其毳毛為氈以待邦事歲終則會其財齎齎音咨毳尺銳反　呂氏曰全毛者謂之皮去其毛者謂之革　疏曰鳥獸毛毨之時其皮善故秋斂之革須練治用功深故冬斂之　鄭氏曰皮革逾歲乾久乃可獻故春獻之以其良

者于王以入司裘給王用式法作物所用多少故事　疏曰百工即冬官裘氏韋氏鮑人之類　鄭氏曰毳毛毛細縟者以為氈當用則共之　王氏曰邦事若大旅張氈案之屬　鄭氏巾車註齎即財也

內宰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引疏內宰后宮官之長以其治婦人之事故曰內宰　王先生曰王有大宰而后謂之內宰王有司服而后謂之內司服王有小臣而后謂之內小臣可見后之不預外政　太平經國書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風化並

行故贊治之官皆曰宰內宰屬太宰者豈非治家之道亦多權衡審訂於大臣大臣格心之所自出歟今攷內宰下大夫二人命士十二人自內小臣奄官凡將命之掃之人自九嬪至女內史凡內官自典婦功織紝衣服凡掌內之事皆屬焉而隷於大宰蓋女寵近習所以移人主之德者大臣總之無敢踰節皇父作和膳夫內史皆不得人巷伯之雅寺人爲之雖奄官亦擇其選皆欲近女而惑疾醫和以爲趙孟之過古人致君二南之化其道由此東周宰職不競春秋首書宰咺賵妾甚者三公逆后其何以正王闕乎漢大長秋爲后卿孟內掌之意自中宮僕謁尚書黃門冗從如小臣之儀內府令

如內司服之屬猶領焉至於從帝入宮贊道內事若中常侍與凡侍內掖庭暴室御府祠祀之類與夫勾盾中藏府令丞典掌貴人采女宮婢侍使服食游觀諸事皆少府統焉職分斷分不相干涉漢初大長秋中常侍參用士人鄧通雖爲文帝倖人猶聽承相檄召欲斬之自東京悉用宦者士大夫既無從與聞而隷少府者徒以文屬太尉楊秉糾中常侍而尚書詰以三公統外越分奏近臣蓋二府之令不行於使宦況后妃乎然前漢置大長秋以掌后宮者士大夫也猶可以節制後宮成帝勅許后減省用度許后上書辯論且恐官吏以迫書繩之猶有周宰氣象後漢遂改以宦官然宮中財用尚村

之有司董和以後盡用宦者總領自此不須於外朝於隋置殿中監唐置內諸司使凡子服食器用一切付之奄人之手大臣不敢問則成周設官之意無復存者

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以陰禮教六宮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之灋教九御使各有屬以作二事正其服禁其奇衺展其功緒[illegible]

[illegible]反

劉氏曰內宰所掌宮之法禮九御之婦職王內之政令闕乎之法禁皆其所以爲害也宮內百職之名氏其載於其版宮殿內外之屬乎皆盡於其圖　王氏曰王內后宮也　鄭氏曰政令施於閽寺者　[illegible]分其人

民以居之不知後宮如何容人民在內殊不知只看自錄更無可疑天官一屬悉于外朝蓋用士人爲之至鹽醯酒漿之類都用奄人又奚內宰而下內小臣寺人內豎至女史皆奄宦爲之至於典婦功典絲典枲縫人人等外有可爲之者依舊是士人爲之而內司服與縫人又非奄人不可所謂分其人民只在於分奄人女奚女御在宮閫之執事者耳　王氏曰易曰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王立六宮以待天下之外治所以正男位也后立六宮以待天下之內治所以正女位也男女天地之大義也　鄭氏曰陰禮婦人之禮六宮謂后也不斥言者今稱中宮婦人稱寢曰宮后象王立六

寢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　劉氏曰六宮之主王后也后雖尊而四德具備不敢怠於聽學者日新其德以爲六宮之範也故詩稱尊敬師傅言告言歸者以爲后妃之美周公所以擇下大夫之賢者以爲内宰而教王后者此書其實也大雅云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其來遠矣　鄭氏曰教九嬪不言夫人世婦者舉中者文也九御女御也九九而御因以號焉九九爲屬同時御又同事也　劉氏曰女御位卑職勞故以執婦人之職爲教之先焉使自有爲者自夫人下至女御三三爲屬知娣姒之於媵以相親愛俾無妬忌之心而關雎樛木之化成矣　鄭氏曰二事

絲枲之事　王氏曰六宮以絲枲之事任嬪婦[illegible]以絲枲之事任内人在内者勤於絲枲之事則天下[illegible]六[illegible]之人矣勤於枲之事則天下無不績者矣治自内而外化自近而遠之意正其服非法不服也不敢[illegible]形靡矣　劉氏曰奇衺謂越常道以立異用秘計以求媚若王氏曰展省之也省其絲枲之功緒也絲枲小功之[illegible]必勤於化治然後可以成布帛固不可以斯須廢也張南軒曰古者雖后妃之貴亦必主師傅以[illegible]覃言歸必首以告師氏而左氏傳亦謂媰母不在宵不下堂則知師傅之職所以朝夕教道之者也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無在后妃亦然誠以人心易動貴驕易溺歲其甚而無所畏憚則其可憂與者不可勝言者是以古之明王與其后妃相與警戒而不可少忽乎此也嘗攷周家建國自后稷以農事爲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躬織紝之勤相與咨嗟嘆息服習乎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其見於書有若無逸則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吾以爲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肆使爲國者每念乎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織紝之事則心不存焉者寡矣何者其必嚴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懷保小民而不敢康

也其畏天下之飢寒若已飢寒之也是心常存則驕矜放肆何自而生豈非治之所由興也歟美哉周之家法也聖哲相繼固不待論而其后妃之賢見於簡編太王妃則姜女也文王母則大任也文王妃則太姒也武王后則邑姜也皆助其君子勤勞于内以成風化之美觀后妃則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訓而其後世猶有幽王者惑褒姒而廢正后以召犬戎之禍而詩人刺之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蓋推其禍[illegible]由稼穡織紝之事不聞於耳不動於心以至於此[illegible]誦葛覃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誦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豈不較然乎以是意而攷秦漢以

下其治亂成敗之源皆可以得而見之矣
大祭祀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正后之服位而詔其禮
樂之儀贊九嬪之禮事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致后之
賓客之禮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
注疏大祭祀祀宗廟也王既祼而出迎牲后乃從後祼
也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大宗謂
夫人不與而攝耳獻謂王薦腥薦熟后亦從後獻也以
玉爵酌醴齊盎齊亞王獻尸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
后亞獻之其爵以瑤爲飾此三事內宰皆佐后也
劉氏曰正其服若祭先王以褘衣祭先公以褕狄之類
鄭氏曰位房中戶內及阼階所立處也禮樂之儀威儀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集說卷三　四十七

之禮當與樂相應也天子之禮薦時歌清廟徹歌雍內
宰詔之俾無失節也九嬪贊后薦玉齍薦徹豆籩內宰
又助九嬪贊后之事也賓客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
覲爲賓客者祼之禮亞王而禮賓獻謂王饗燕亞王而
獻賓也瑤爵所以亞王酬賓也坊記曰陽侯殺穆侯而
竊其夫人是以大饗廢夫人之禮　劉氏曰致后之賓
客之禮若牢禮及醫醢糟之類祭祀賓客后皆與詩稱
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是也
鄭氏曰內命婦九嬪世婦女御外命婦卿大夫士之妻
王命其夫后命其婦也使使其屬之上士　賈曰服有
精麤位有先後

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
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
郊以爲祭服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佐后而受
獻功者比其大小與其麤良而賞罰之會內宮之財用正
歲均其稍食施其功事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上
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穜稑之種而獻之于王 [illegible]
中音仲穜直龍反本或作種稑音六種章勇反
鄭氏曰市朝者君之所以建國也建國者必面朝後市
王立朝而後立市陰陽相成之義　雜說內外之治王
與后分掌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令建國之初面朝後
市市陰而朝陽內宰佐后止於建國之初非常與於市

〈欽定四庫全書〉　周禮集說卷三　四十八

事　王介甫曰次司市所謂思次介次敘所謂各於其
市之敘肆所謂各掌其肆之政令　疏曰陳其貨賄陳
列之也　劉氏曰度丈尺分寸引丈尺量五量龠合升
斗斛淳布帛之廣制布帛之長皆出於市所以一制度
正民心絕詐僞也　註疏陰禮婦人之祭禮於市中祭
之蠶于北郊婦人以純陰爲尊郊必有公桑蠶室焉祭
服蠶事既畢遂朱綠之玄黃之以爲祭服　王介甫
曰內人王內之人也　註疏稽計也計絲枲女功之事
以知多少也典婦功曰及秋獻功女御等獻絲枲之功
也布帛等縷小者則細長縷大者則麤惡賞罰之以示
懲勸也內宮是總六宮之內所有財用皆會之　劉氏

曰賞罰於歲終故均其稍食於歲始勸功德也已歲計
功事於正歲則稽其功事於歲終考勤怠也 [illegible]
表縣之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后六宮在北也守宿衛
者上春亦謂正歲以其春事將興故云上 戴氏曰六
宮之人夫人已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
婦三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
七人從后惟其所燕息焉從后者五日而沐浴其次又
止十五日而徧云夫人如三公從容論婦禮[illegible]
宮[illegible]蠶桑以其有傳[illegible]蠶[illegible]之[illegible]而獻之[illegible]
使不傷敗且以佐王耕事供郊[illegible]也先種後熟[illegible]穜後
種先熟曰稑詩云黍稷穜稑是也王當以[illegible]田[illegible]

李氏曰內宰仲春詔后帥命婦蠶以爲祭服又[illegible]
后帥六宮之人種稑之種而獻于王夫普天之下[illegible]
一女也將以爲祭服有不足者乎而后且親蠶[illegible]
一男也將以爲粢盛有不足者乎而后且佐王之耕以
事先舅先姑故不用力焉不可以爲婦道也王后之尊
而親蠶天下之女子有不[illegible]行求桑者乎王后之
尊而佐耕天下之女子有不饁南畝喜田畯者乎王后
之尊而爲婦道天下之女子有不承先祖以共祭祀者
乎明王以孝治天下此其一助也

內小臣

奄上士四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奄稱士者異其賢 東萊曰奄之位止於上士
先王慮患之意蓋微 李氏曰周禮一部內其餘奄[illegible]
不命也夫宦官之位天象所有指其居次則或在帷幄
之內論其職掌則或關牀第之言固不可以詘辱傷又
渾有男女其用奄人是乃制事之宜矣然而先王不以
恩奪義不以私廢公雖其褻臣無得過寵奄稱士者止
於四人況可爲卿大夫乎哉 雜說內小臣奄上士四
人必是奄受上士之爵其[illegible]未有以爵稱者度得此意
必是當時雖褻近必擇一謹信端[illegible]可受爵者爲之以
掌王后命令而正其服位非如後世所謂者[illegible]者乎
人也夫后之尊亞於王一等耳[illegible]其命者四人而已

代禮樂彌周爲備而六寢六宮之奄寺人內豎其數不
過二十人不有定制其能如是哉 經國書云儒者多
疑先王之世猶用奄人殊不知此皆領於冢宰無可慮
也漢少府得管攝宮中奄官而少府屬於丞相[illegible]又且
制猶好 [illegible]奄人少府中黃門屬奄人居禁中在黃門內給事者 自光武以山
海陂鐵歸之郡縣是宮中私用盡付與外有司章和以
後宮中不堪於是別自立監都用奄人領之自是奄人
不領於外朝至隋煬帝置殿中監專以奄人掌之凡王
后服食器用盡付之奄人之手大臣都[illegible]何不得
永嘉陳氏曰西漢去周未遠也政事規模粗得古意夫
極治之世無它人主親近端人正士不使小人在側而

已是以成周盛時內小臣閹人寺人之屬悉統於冢宰
蓋閹寺之徒朝夕左右最易親近人主亦易得而寵任
之令既屬之冢宰則人主不得以私意昵內臣不得以
非道干故侍御僕從罔非正人此先王治內之嚴也西
漢之制猶稍近古三公總九卿而少府之官凡王之內
臣皆屬焉蓋九卿之長也佞倖如鄧通其官止於上大
夫竊位則無薦達一有細過申屠得以伸召斬之威此
時宰相其權最重自武帝疎遠朝士宰相不得加官入
內其權稍輕矣既而石顯用事康衡貶譚猶得條奏其
言舊惡則宰相雖無曩時之權而宰制之意猶故也況
當時內臣亦參選明經之士咸拜議即更宿工宮以備

顧問如揚雄之位執戟孔安國之掌御唾壺是也東漢
則不然議郎不在宿直故人主無由親近明經之士中
常侍不復雜調他官盡是宦者為之故人主日密近小
臣卒至宦者用事廟堂機務朝臣不得參訂王爵天憲
往往皆專閹閣孫程曹騰始得以專廢立之權董卓終
得以成敗國之謀君子因其末勢之恣橫而原其初之
所自蓋東漢三公權虛無復西漢統領九卿之職而宦
者之專權非三公之所能制之故也 雜說成周九
內臣閹寺皆隸之冢宰漢與內外之官皆屬丞相故鄧
通無禮申屠嘉得以召斬之惟文帝能伸其威必待因
等而後召之而小臣自此不敢妄為矣自景帝以貴

用事丞相之議屈於晁錯大臣之言始輕景後九卿更
迭用事而石慶不能與議寧欲治近臣所患九卿咸宜
而反受其過大臣見輕可知矣其極至於孔光為相不
替者中語而養成王氏之禍也 雜說成周建官內外
不分內臣皆冢宰所掌漢以鄧通韓嫣為上大夫上大
夫乃外朝之官而鄧韓龍幸在內之臣亦得為之亦見
漢時內外無所限絕僅得成周遺意王嘉為東平王訟
寃而表石顯之不當侯而嘉反下獄死此漢之所以衰
也

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若有祭祀賓客喪
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徹后

之俎后有好事于四方則使往有好令于卿大夫則亦如
之掌王之陰事陰令 相息亮反好呼報反
注疏大僕云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小臣侍后
猶大僕侍王命謂使令所為也或言王后或言后通耳
前驅道之也擯贊詔告也相助也正正之而已
劉氏曰禮事一也擯相正隨其人之尊卑也 王氏曰
膳夫徹王之胙俎所以尊王也內小臣徹后之俎所以
尊后也 劉氏曰王后族親之在外內者必遣內小臣
以備其閒遺之好所以睦外親也陰事陰令婦人之事
及令之者也

閽人 閽音昏

宮每門四人囿游亦如之
鄭氏曰閽人司晨昏以啓閉者刑人墨者使守門游囿宮也囿御苑也 疏曰此言每門則王宮五門皆有閽四人守之若囿游之門人同名閽人而職别者也 徂徠原亂曰周禮閽者掌守王宮中門之禁而已寺人掌王宮之内人及女宮之戒命而已漢氏常數宴後庭滑游雜館奏請機事多以宦官主之宦官始預政焉則宮之權武常啓之也宦官之權啓則巧佞進而正人[illegible]矣讒佞入而君政敗矣吁亂是以生 雜說内小臣雖專出后之命令以風化天下然閽寺繼之命令不得爲出

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内入公器賓客無帥則幾其出入以時啓閉凡外内命夫命婦出入則爲之闢掌埽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
[illegible]
註中門雉門也王有五門外曰皐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雉門以内外爲中也 劉氏曰雉[illegible]此則其外皐門雉門可知也 王介甫曰孔子見齊衰者雖少必作過之必趨内有感惻則外爲之戒動喪服凶器不入宮則不欲變動至尊故也 鄭氏曰潛服衷絰也凶器明器也 王介甫曰潛服則衷甲之析[illegible]器之可以賊人者不入宮所以嚴禁衛也奇服非法服也怪民行怪者也不入宮則土宜非禮弗視非義弗[illegible]也 王氏曰内人王内之臣公器公家之器賓客諸侯[illegible]之爲賓客者皆有帥以道其出入若無帥則閽人幾之 鄭氏曰三者之出皆須使者符節乃行 王氏曰以時啓閉爲啓閉之節也 註疏内命[illegible]卿大夫士之在宮中者外命夫卿士大夫在朝者外命婦卿大夫之妻也内命婦三夫人以下也 闢[illegible]門外之地明之庭掌埽門庭者以其[illegible]鎮所守也設門燎則設燎於門以爲明也 疏燎燭[illegible]也[illegible]以布纏之以蜜[illegible]上[illegible]燭[illegible]

[illegible]行人也 劉氏曰祭祀之在廟中大喪以下[illegible]止[illegible]宮門廟門以肅王之歸也 鄭氏曰廟在中[illegible]之外 疏曰賓客饗食在廟燕在寢亦爲設之 王氏曰宮正凡邦之事蹕明所禁止者廣閽人蹕宮門廟門則所禁止者門而已宮正宮中廟中則執燭明所察者内閽人設門燎明所照察者門而已亦道之[illegible] 雜說内言不出於閫外言不入於閫無所不禁此周家正家之法家正而天下定矣

寺人

王之正内五人
鄭氏曰寺之言侍也詩云寺人孟子正内路寢也

□曰此亦奄人爲之也寺人披曰豈惟刑人母乃□
歟　雜說幽王之時周之法度無有存者而猶有寺人孟子
傷讒之事夫寺人內臣也得志於君子後世殘賊忠良
詔諂姦及爲讒如此至欲取之以投畀豺虎豈不賢哉
知先王之時內臣必取剛正能守法者雖當亂世猶賢
絜禮是成周之時乎　雜說周家冢宰一官凡閽寺嬪
御之職服膳完庫之司皆屬焉先王矣必煩細若是哉
嗟吾先王此意不明於天下蓋自冢宰失職而後有女
寵之禍有閽寺之變有內藏之私有宮市之患有奢侈
百出之弊凡先王治天下之本莫不廢壞焉

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相道其出入之事而糾之若
有喪服賓客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於有司佐世婦治
禮事　掌內人之禁令凡內人弔臨于外則帥而往立於其
前而詔相之　相息亮反臨力鴆反從才用反
王氏曰女宮女奚之屬有職於宮中者　鄭氏曰致於
有司以授世婦也佐世婦則二十七世婦也禮事即世
婦職所云賓客喪紀之事　劉氏曰內人弔臨于外必
夫之喪也　鄭氏曰君哭其族親　鄭氏曰立于其前
者嫌也嫌而必詔相之者出入於王宮不可以闕於禮

內豎　倍寺人之數
鄭氏曰豎未冠者之名左傳叔孫穆子幸庚宗之婦人而
生牛以爲豎官則亦童子爲之耳　東萊曰內豎主通
小事　雜說閽寺既嚴其守然後繼以內豎
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若有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則爲內
人蹕王后之喪遷于宮中則前蹕及葬執褻器以從遣車
爲于僞反遣弃戰反
劉氏曰文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
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如何內豎曰安
文王乃喜則亦存宿於燕寢之外故曰掌內外之通令
凡小事也若大事則非童豎之所可傳焉　鄭氏曰喪
遷者將葬朝于廟也褻器振飾頮沐之器　賈氏曰遣
車魂車也　王氏曰此事死如事生之意

九嬪
鄭氏曰嬪婦也昏義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
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聽天下內治以明章婦
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也不列夫人於此者夫人之於
后猶三公之於王坐而論婦禮無官職　李氏曰自九
嬪下至女史皆屬天官先王之意於是深矣彼婦人女
子而當於至尊幽居九重人弗得見則肆其自恣無所
不至也是故使之分職於內而附屬於外有職則當奉
其法有屬則必致其功奉法則不敢不謹致功則不敢
不勉以宮中之人而有勸勉者官有其長之効也而況
內宰則用大夫士春官世婦每宮卿二人蓋皆分命賢

人以參檢内事與夫婢妾賤人自相使令而不復畏忌者不可同年而語矣漢高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留侯曰骨肉之閒雖臣等百人何益此大臣不得與内事之敝也袁盎引卻愼夫人座謂妾主不可以同坐文帝怒說以人彘乃悅如使盎輩得制宮中之事則尊卑有不序上下有不和者乎官失其守一女專恣幾危國祚而公卿附麗之不暇其何冢宰之能帥也哉

掌婦學之灋以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以時御敘于王所凡祭祀贊玉齍贊后薦徹豆籩若有賓客則從后大喪帥敘哭者亦如之 齍音咨

劉氏曰九嬪之位亞於三夫人是四德之後所以承于

王不失其禮者故使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女御幼以故立婦學而以四德教之使知所以事上之道焉

雜說古者有婦學昏義曰古人婦人未嫁三月教于公宮已毀則教于宗室采蘋采蘩之詩序可見 鄭氏曰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娩也婦功絲枲也

劉氏曰古者立婦學而教之四德四者婦人立身之大本也周南召南得以播美於三代者既行之於前而此又傳之於後則知教化之本原未有不始於齊家者易稱王假有家勿恤吉者所以治天下之本乎 鄭氏曰各帥其屬者自九嬪而下九九而相與從於王所息之燕寢御猶進也勸也進勸于息亦相次敘凡群妃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月初卑者爲始月望後尊者爲先也 註疏凡祭祀宗廟之祭耳婦人無外事也王齍玉敦受黍稷器后薦之而不徹則贊薦之而已若豆籩之薦與徹皆助后后之有事于賓客謂諸侯來朝后助王燕饗時九嬪從后性當贊后事也王喪内外命婦哭皆依尊卑命數在后後爲前後列位哭之故須尊帥使有次敘

世婦

鄭氏曰序官世婦以下其其名而不言數君子不苟於

色有婦德者充之無則闕 王氏曰執箕帚以事人者謂之婦記曰納女於天子備酒掃納女者以卑自舜猶婦人之於姑也婦人之事人有廟嗣之義故謂之世婦

李氏曰自古婦人之賢者蓋不易得故其生則寢之地以教其卑衣之裼以教其正弄之瓦以教之事女子十年則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五而笄二十而嫁先嫁三月或教于公宮或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如是而後備於從人之道況夫王之六宮當貫魚之寵可以非其人哉後世人主不擇德而以色親

甚或取之娼優下賤如漢趙飛燕李夫人之類是也[illegible]
禮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言以廣子姓耳深山大澤實
生龍蛇母子傳類亦不可忽晉惠懷太子宮中為市使
人[illegible]法[illegible]所以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先王之
制自二十七人猶以無人而缺之至難至慎若此晉武平
吳後庭[illegible]人後宮[illegible]已人多則御幸不可遍怨恨由
是興[illegible]則[illegible]文氏所以國家之敗何莫
由斯者耶
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帥女宮而濯摡為齍盛及祭之日
涖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物掌弔臨于卿大夫之喪[illegible]
劉氏曰王與后之祭祀賓客[illegible]
〈〇周禮集說卷三　五十九〉
[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也[illegible]九嬪
世婦[illegible]乃[illegible]女御之職[illegible]以婦人
不專于宗廟賓客喪紀[illegible]所以承上之[illegible]
推致[illegible]之誠[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
之后妃召南之夫人立教於前而周官所以[illegible]
於後者[illegible]教不亦大哉　注疏此婦人[illegible]祭祀
[illegible]宗廟也賓客饗食諸侯在廟也喪紀大喪朝廟設
祖奠[illegible]大喪遣奠[illegible]也[illegible]也[illegible]禮[illegible]
[illegible]遣之[illegible]為猶差擇也[illegible]臨也內羞[illegible]中之[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皆[illegible]中而來故名[illegible]
王氏曰蓋人臨人共內羞此世婦涖陳之也九嬪[illegible]

世婦視大夫故王使之往弔于卿大夫之喪也

女御

鄭氏曰昬義所謂御妻也　王氏曰女御內官之屬至
卑者也

掌御敘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凡祭祀贊世婦大喪掌
沐浴后之喪持翣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之喪[illegible]
疏曰女御掌御敘于王不使九嬪世婦而使女御者防
上之專妬也　雜說女御以時敘御意者在上者無妬
忌之行而恩及賤妾乎觀小星之詩可見　李氏曰專
以女御官卑不敢習妬自專則九九之法行矣九九之
法行則內無怨女而子孫眾多矣夫男女人之大欲一
〈〇周禮集說卷三　六十〉
有失時則為怨曠七月女心傷悲東山婦歎于室君子
慄於人情周家所以興也安得聚少女之色幽於深宮
之中而無進御之路則其性情之所感動何如哉四時
何以能和百神何以降福至於繼社稷之重其有寵之
人或不宜子非廣其禮將無及也然則聖人之意遠矣
鄭氏曰功事絲枲成功之事大喪王及后之喪翣棺飾
也持而從柩車從世婦而弔于卿大夫從之者蓋如使
者之介云　李氏曰男女之際人之所甚重前哲備言
之矣然而皆妃相成之道不世出亂國亡家者往往而
是蓋婦人之性陰昧而柔弱鮮克正也堯之試舜釐降
二女以嬪于虞以觀厥刑焉以堯之女其淵源非不善

尚曰舜能以義理下其心則不漸以教不羣以禮其不
能以行婦道明矣夫后妃同體於王其分嬪御亦所資
辛一舉事足以旋轉天地薄食日月其為禍福可勝言
哉貪則為驕富則為侈並寵則妬不容則怨憎則有讒
言愛則有私謁府庫或為之空刑賞或為之濫姦邪或
為之昌忠良或為之剝宗室或為之盡家嗣或為之易
帷薄或為之不脩社稷或為之不食妹喜之殺桀妲己
之殺紂此類豈少哉成周內宰之職王宮之中自王后
而下至女御之卑皆受教皆習禮德皆正言皆順無冶
容無廢功無修服無褻道則閨門之內何有不肅導天
之下何有不化關雎之不淫葛覃之節儉樛木之無嫉

妬螽斯之多子孫卷耳之輔佐求賢審官之莫不好德
於此見矣王道安得而不成乎

女祝之六反

四人奚八人

王氏曰王有大祝小祝而后亦有女祝之官　雜說天
官內宰掌宮中之祭祀矣而復有女祝何也或疑以為文
帝尚除秘祝而先王之時豈有此乎殆漢世執左道入
宮中者為厭勝之道也而不知古人通天人達幽明動
則有祭食祭先飲祭祭先饗祭先爨與夫祭五祀祭
先牧祭馬祖之類不一不惟忠厚不忘之意蓋神所在
有之祭則所在皆有外有司巫男巫內有女巫女祝所
以交三才之道不可不自盡焉

掌王后之內祭祀凡內禱祠之事掌以時招梗禬禳之事
以除疾殃　梗古猛反禬古外反禳如羊反

鄭氏曰內祭祀王之七祀之在內者竈門戶也　王氏
曰禱祈福也　鄭氏曰祠報福也　劉氏曰招梗禬禳
此四事皆祭也　疏曰招招取善祥梗梗禦惡未至
禬除見在之災禳推卻見在之變異此四者皆與人
為祭以　雜說先王后妃之賢道化盛行和氣充塞安
有疾殃先王正欲使后知戒懼耳

女史

八人奚十有六人

疏曰女史之於后猶大史之於王
雜說王后有女史視聽言動安得不正
劉氏曰女史八人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
治內政則非有道藝而知禮者不可以為之也鄭氏以
為女奴曉書者非也此蓋擇嬪御之賢者為之歟
橫渠曰周禮女史八人為女史令執彤管在宮中書王后
夫人以佐內治宮女德之善惡及進御頒碎之事皆書
之故宮女懼而脩德

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逆內宮書內
令凡后之事以禮從

王氏曰王后之禮各有所職如祭祀則有薦徹豆籩各則

有獻酬之類女史掌之則王后非禮勿動矣 鄭氏曰
內治之法本在內宰女史書而貳之逆內宮鈎考六宮
之計書內令后之令也凡后之事以禮從亦如太史之
從王

典婦功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工四人賈四人徒二
十人

鄭氏曰典婦功主婦人絲枲功官之長 雜說典婦功
以下三官悉用士人先儒以爲此人主奢儉所係國家
利害所關非士大夫爲之則害國政矣必不得與內宮
相關通如女祝女史從人之類則悉用宦者內人耳

掌婦式之灋以授嬪婦及內人女功之事齎凡授嬪婦功
及秋獻功辨其苦良比其小大而賈之物書而楬之以共
王及后之用頒之于內府 齎音咨苦音古賈音嫁
王氏曰婦人絲枲之功絲以爲帛枲以爲布其麤良皆
有常法其多寡皆有常數故曰婦式之法 疏曰大宰
凡職云嬪婦化治絲枲是國中婦人有嬪婦之稱
鄭氏曰內人女功之事齎謂以女功之事來取絲枲凡
授當爲受字之誤也國中嬪婦所作成即貢之不須獻
功時辨其苦良分別其縑帛與布紵之麤細皆比其小
大 王氏曰而賈之計其所直 鄭氏曰書其賈數而
著其物 疏曰典絲典枲處入于典婦功以待王及后

之用故頒于內府而藏之

典絲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二人

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楬之掌其藏與其出以待興功
之時頒絲于外內工皆以物授之凡上之賜予亦如之及
獻功則受良功而藏之辨其物而書其數以待有司之政
令上之賜予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喪紀共其絲纊組
文之物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絲組焉歲終則各以其物會
之 [illegible]會古外反

王氏曰絲入若充州厥貢漆絲青州厥篚檿絲及九
職之嬪婦所貢及后宮親蠶者以爲祭服 疏曰謂其

物絲有麤良善惡不同 王氏曰又以其所宜之賈而
楬示之者防其以賤爲貴也 鄭氏曰絲之貢以歲之
出之可同官也興功之時[illegible]宜纊帛[illegible]宜文繡
外工外嬪婦也 王氏曰內工內人也 疏曰以物授
之則帛以素絲文繡授以綵絲 王以絲物賜人亦
然 王介甫曰典絲受良功而不受苦功典枲受苦功
而不受良功則絲之良麤之良皆典婦功所受也且典
絲所共則祭祀黼畫組就喪紀組文之物是乃王之致
美乎黼冕致孝乎鬼神也其受良功不亦宜乎
鄭氏曰有司之政令若司服弁師等之政令祭祀共黼
畫組就之物以給衣服冕旒及依盤巾之類白與黑謂

之縹色一成曰䞓 王先生曰祭祀之用纁若纁
於冕服曰黼畫則其服也曰組就則其冕也曰袞冕九
章袞冕之章而下皆畫衣而繡裳黼之於裳則備矣此
言黼畫者蓋周人以黼爲尚詩曰玄袞及黼亦麻冕黼
裳不特此也巾冪皆黼依則設黼席用黼純此與絲之
所以黼畫必首言也天子繅斿十有二就諸侯繅斿九
就以組爲冕纓之就曰組就不特此也素絲組之用之
於馬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用之於佩組琮七寸則用
之於玉知組就之爲冕旒者以其用之於祭祀耳
疏曰喪紀共其絲者凡裁縫皆用線縷共其纊者喪大
記曰屬纊以俟絕氣是也共其組者士喪禮握手玄纁

著組繫是也青與赤謂之文亦用絲爲文繡故連言之
鄭氏曰飾邦器者席屏風之屬各以其物會之種別爲
計也 雖說古之內作不過絲枲縫紩以備衣裳冠服
耳其黼畫組就等乃上以共祭祀飾邦器故官者簡而
財不蠹從此則不然故禹貢曰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
過十笥至今齊二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
二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
典枲 司里反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
苦功以其賈揚而藏之以待時頒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
之藏縷則各以其物會之 故書齎作資
劉氏曰緦縷紵皆布名而有精粗之別麻枲麻也草紵
葛之屬 王氏曰以待時頒功亦以待與功之時頒之
于工授齎則授其所以爲功之資也與典婦功同意
鄭氏曰典枲受苦功其良功入於典婦功以共王及后
之用 王氏曰頒衣服及賜予皆各以其物授之
王氏曰先王之於婦職王后帥之以蠶內宰又教之以
二事九嬪又教之至於婦功與絲枲亦皆有官以典之
及其獻功則后受之而內宰佐之典婦功之屬又皆辨
其苦良此其小大焉夫尊而王后卑而內人皆相帥以絲
枲之事而其詳至於如此其嚴者豈非天下之務唯本

之爲貴耶男子之務本於農耕女子之務本於蠶絲苟
不忘其本而先之於上則男有餘粟女有餘布而邦之
財用所爲足也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其庸可忽
耶
內司服
奄一人女御二人奚八人
鄭氏曰內司服宮中裁縫官之長 王先生曰王有司
服而后曰內司服 註既內司服縫人皆有女御者以
衣服進或當於王廣其禮使無色過也故得與八十一
女御同名欲見百二十人外兼有此女御之禮也
掌王后之六服褘衣揄狄闕狄鞠衣展衣緣衣素紗辨外

内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緣衣素沙凡祭祀賓客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共其衣服共喪衰亦如之后之喪共其衣服凡內具之物褘音暉褕音遙闕[illegible]鞠居六反展張戰反緣吐亂反衰七雷反

陳氏曰陽數九故王之吉服九陰數六故后之吉服六王之服九而祭服六后之服六而祭服三以婦人不與天地山川社稷之祭故也内宰大祭祀祼獻則贊而天地社稷內宗外宗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不及外神此可以見　鄭氏曰狄並當爲翟翟雉名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靑質五色皆備成章曰搖王后之服刻繒以爲形而彩畫之綴於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其色玄褕翟畫搖者其色靑闕翟刻而不畫其色赤此三者皆祭服也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　王氏曰雉之爲物交有時別有倫其性耿介則正直見乎內身備五色則文明見乎外　鄭氏曰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麴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焉[illegible]展衣其色白以禮見王及賓客之服字當爲襢襢之言亶亶誠也詩國風曰玼兮玼兮其之翟也下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言其德當神明又曰瑳兮瑳兮其之展也下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言其行配君子二者之義與禮合矣緣衣者褖衣也御于王之服亦以燕居

男子之褖衣黑則是亦黑也六服備於此矣婦尊尚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色素紗今之白縳也六服皆以制以白縳爲裏使之張顯今之有紗縠者其名出於此　王氏曰王之六服皆以素紗爲裏以示其德之一也素則取其內之純白也紗則取其外之疏通也

疏曰外內命婦不得有六服惟得鞠衣已下三耳尊卑差次之而已亦皆以素紗爲裏　鄭氏曰內命婦之服鞠衣九嬪也展衣世婦也緣衣女御也外命婦者其夫孤也則服鞠衣其夫卿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緣衣三夫人及三公之妻其闕狄以下乎侯伯之夫人褕狄子男之夫人闕狄唯二王後褘衣　王氏曰記曰夫人副褘此言上公之夫人也蓋上公與王同服衮衣則上公之夫人宜與后同服褘衣矣伯降上公一等則侯伯夫人宜服褕狄子男又降一等則子男之夫人宜服闕狄矣三夫人視三公服用闕狄則三公之夫人亦宜服闕狄矣　疏曰后祭祀共三翟賓客共展衣及九嬪世婦謂助后祭祀賓客時　鄭氏曰九命婦女御與外命婦也臣之命者再命以上受服則下士之妻不共也外命婦唯王祭祀賓客以禮佐后得服此上服自於其家則降焉　疏曰后喪所共衣服者謂襲時十二稱小斂十九稱大斂百二十稱　鄭氏曰內具紛帨線纊鞶袠之屬

縫人縫扶用反

奄二人女御八人女工八十人奚三十人

鄭氏曰女工女之曉裁縫者

掌王宮之縫線之事以役女御以縫王及后之衣服喪縫棺飾焉衣翣柳之材掌凡內之縫事翣所甲反柳於既反

鄭氏曰線縷也　劉氏曰掌王宮縫線之事以役女御共王及后之衣服者奄所以董其工而役之裁縫者也女御所以取其制授之修短者也王及后至尊矣非女工之所度量者也　鄭氏曰女御裁縫王及后之衣服則爲役助之宮中餘裁縫事則專爲焉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遂以葬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黼荒火三列黻三列素錦褚加偽荒纁紐六齊五采五貝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皆戴圭魚躍拂池君纁戴六纁披六此諸侯禮也禮器曰天子八翣諸侯六翣大夫四翣　賈氏曰柳柳車也　鄭氏曰必先纏其木乃以張飾也　王氏曰翣如方扇持之所以蔽棺柳陰木爲之故喪車謂之柳車翣以木爲體用絲繒纏之以爲飾故曰衣翣柳之材

染人染而險反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掌染絲帛凡染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冬獻功掌凡[illegible]

[illegible]反

王氏曰絲帛之質必待染而後成文　註疏春陽時陽氣燥達故暴曬其練練其素而暴之謂之暴練　王氏曰慌氏湅絲帛皆晝暴諸日是也　疏曰夏者熱潤之時以朱湛丹秫易以和擇故染纁玄而爲祭服也凡六冕之服皆玄上而纁下　王氏曰纁黃而兼赤色玄赤而兼黑色以其陰陽相雜而成文　疏曰秋[illegible]時方可染五色夏五色之總名　劉氏曰禹貢羽畎夏翟色自然而成五色者也染夏則染爲五色以象之　疏曰獻玄纁夏總染至冬功成並獻之

追師追丁回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工二人徒四人

鄭氏曰追治玉之名　疏曰詩曰追琢其章

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爲九嬪及外內命婦之首服以待祭祀賓客喪紀共笄絰亦如之　編必先反

疏曰掌后首服對弁師掌男子之首服　鄭氏曰副之言覆也所以覆首爲之飾也其遺象若今步搖矣服之以從王祭祀詩云副笄六珈又祭統曰夫人副褘立於東房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服之以桑也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也服之以見王　王氏曰記曰夫人副褘副配褘衣首飾之上也昏禮女次純衣則次配純衣而爲之首飾之下也然則編之所

翫任其中焉故其序如此　疏曰三翟之首服副也鞠衣展衣緣衣編也禒衣次也　鄭氏曰治玉謂之追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縣瑱詩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是之謂也笄卷髮者　薛氏曰笄長一尺二寸亦謂之簪　鄭氏曰外內命婦衣鞠衣襢衣者服編衣禒衣者服次外內命婦非王祭祀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與王后同　王氏曰喪紀笄而又加之以絰九嬪外內命婦所服亦如之

屨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工八人徒四人

掌王及后之服屨爲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屨於左反句姜瑜反散素但反

疏曰首服在上尊故追師弁師分掌之屨舄在下卑故男子婦人同於屨人掌之　註疏服屨著服各有屨也凡重底者名爲舄單底者名屨舄屨有句繶純者誶也繶者牙底相接處綴條於其中句當爲絇声之誤也謂屨頭以條爲鼻絇拘也取拘持爲行戒純謂以條爲口緣凡屨舄各象其裳之色士冠禮曰玄端黑屨青絇繶純素積白屨緇絇繶純爵弁纁屨黑絇繶純是也王吉服有九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舄黑舄王后吉服六唯祭服有舄玄舄爲上褘衣之舄也下有青舄赤舄鞠衣以下皆屨耳絇繶純三者同色凡屨舄皆有此三者三者相將此次互見其舄屨故舉一邊而言耳其色則同也凡舄之飾如繢之次赤繶者王黑舄之飾黃繶者王后玄舄之飾青絇者王白舄之飾王及后之赤舄皆黑飾[illegible]白[illegible]凡屨之飾如繡之次黃屨白飾白屨黑[illegible]素屨者大祥時所服去飾者葛屨自赤舄[illegible]之冬用皮爲之此言葛明有用皮時也[illegible]曰命夫之命屨則纁屨也大夫以上衣冠則有命舄無命屨[illegible]士爵弁纁屨而已命婦之命屨則黃屨以下也以其外命婦孤妻以下內命婦九嬪以下不得服舄皆自闕衣以下故用黃屨也其鄉大夫鄉[illegible]之妻及二十七世婦則皆以展衣白屨爲命屨士妻及女御則皆以禒衣黑屨爲命屨也命夫命婦之功屨功屨次於命屨於孤卿大夫則白屨黑屨也案司服孤希冕卿大夫玄冕皆以赤舄爲命舄以下仍有韋弁白屨冠弁黑屨故云次命屨命屨據婦人而言其實孤卿大夫則功屨次命舄也九嬪亦以白屨黑屨於功屨內子亦然蓋九嬪與孤妻內子既以黃屨爲命屨功屨之中有展衣白屨禒衣黑屨也世婦則以黑屨爲功屨世婦之

命復旣以禮衣白復矣其功復惟有褖衣黑復也矣
上妻則惟有褖衣黑復爲命復而已此士妻謂再命受
服者方得此復如王之中士已上是也若侯伯之士一
命子男之士不命及王之下士皆受職而不受服故其
妻亦不得有命復也　王氏曰命復則以王命錫之者
也　劉氏曰功復冬之皮復服功裘者散復卑者之衣
復也　鄭氏曰散復亦云太飾　王氏曰凡四時之祭
祀以日服之者若吉祭則用赤舄黑舄等喪祭則有素
復散復皆隨事之宜

夏采

下士四人史一人徒四人

注疏曰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貢夏翟之羽夏五色也
爾雅有翬與鷂五采皆備而成章此所謂夏翟也有虞
氏以爲緌後者注旄於干首也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
而用之謂之夏采　王介甫曰夏采掌大喪之復而置
一官則其義掌明矣　王氏曰掌復之官而謂之夏采
者采色所以重生之道故也喪則哀素衰素則事死之
道也復者所以幸其生故以采色

掌大喪以冕服復于太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綏儒誰反）

疏曰大喪王喪也復禮行於始死屬纊絶氣之後以招
魂也　鄭司農曰士喪禮曰士死于適室復者一人以
爵弁服升自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降衣
于前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喪大記曰復男子稱名
婦人稱字唯哭先復言死而哭哭而復盡其復及敬檀
弓曰復盡愛之道也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
求諸幽之義也檀弓又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
庫門四郊喪大記又曰復者朝服君以卷夫人以屈狄
大夫以玄赬婦人以禮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稅衣雜記
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
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家死
於道則升其復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喪大記又曰爲賓
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夏采天子之官故以冕服復于太
祖以乘車建綏復于四郊大祖始祖廟也　王氏曰死

者人之窮也窮則宜反本太祖子孫之本也故復之于
大祖　疏曰冕服者自袞冕以下六冕及皮弁爵弁等
復者各依命數天子則十二人各服朝服而復於太祖
之廟當升自東霤北面履危西上云皐天子復如是者三
乃卷衣投於前有司以篋受之升自阼階以衣於尸復
而不蘇乃行死事也　鄭氏曰乘車玉路也綏當爲緌
字之誤也以旄牛尾爲之綴於橦上所謂注旄於干首
者也於太祖四郊求之王平生有事之處也
劉氏曰王之衮冕生常服之奉享于大祖之廟者也王
之大常生建諸王路乘於四郊以奉祀者也及其始喪
則用以爲復而莫測其神魂之奚往也故或以其服或

以其乘或以其建或之其新往而致敬者或之其所居而素安者或用其所暱而嘗侍者卑而復之庭緩其神之復而可生也孝子盡愛之道無所不至矣是以夏采復於大廟復於四郊祭僕復於小廟隷僕復於大寢小寢　王氏曰記曰復盡愛之道也先王所以愛其親其至誠忠孝以至於此以此而率天下則民德其有不歸於厚者乎孔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夫治而至於民德歸厚其治之大成歟此夏采之職所以序之於天官之終也

周禮集說卷第三

周禮集說卷之四

吳興後學育谿沭　友仁　君復　編

春官宗伯

鄭氏曰象春所立之官　中義曰天覆地載也非四時之和則不能生成萬物是故四時者所以左右天地生成萬物正其性命者也乃立春官春者純陽之氣法春為德賛乎天地者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宗尊也伯長也不言司者尊之也書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宗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為之宗春秋禘于太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為宗人然則唐虞暨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　王氏曰正月之吉五官皆布其象獨禮官無所布則禮無乎不用矣治非禮不制教非禮不行政非禮不立刑無禮則淫事無禮則乱此禮所以不言司先王之制有族則有祀有祀則有宗而宗則典祀者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謂之宗於四時之官為長則謂之伯凡以禮有尊者之宗者　也夫天地尊親也四時位仲也天官言冢春官言伯有尊者之

宗伯掌邦禮不獨是宗族一件事如何止以宗族名官
此蓋有深意舉四海之廣是一家之積舉萬姓之繫是
一宗之積吾從其家其宗而治之辨其昭穆比其親踈
而公之百世而不廷而私之以五世則民生而心純家
立而分定孝弟之風不約自成此先王敦俗之要道也
此堯之所以始之睦九族而終之黎民於變時雍此所
以先之以宗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
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鄭氏曰禮五禮吉凶軍賓嘉其別三十有六　疏曰以
和邦國者禮之用和為貴也　劉氏曰此所以法春而

佐王也　東萊曰禮官之長是爲宗伯禮坎昭穆之等
聘饗射鄉之節貫本末而等之所謂禮也神人之
所以治上下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illegible]
瀆乎神乎爭陵犯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所和
乎成周合禮樂於一官和云者蓋亦包樂於其間矣後
世禮樂廢壞所以治人者不過僅其開合之末於祀
典尤爲不經閭有一二僅存者不過從先王之文物不
廢乎吾世而已所謂治神者漫不知其何語矣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
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
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無胥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無胥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無府胥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無胥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並奄女奚無員不計
大宗伯之屬總計卿一大夫六士百府二十七史二十七
胥二十二徒二百五十八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
二人奚十有六人　女奚無府史胥徒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婦官無員不計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婦官無員不計
世婦卿十二大夫二十四士四十八女二十四奚九十
六人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
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
徒二百人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冢人止職喪大夫四士二十六府六史十二胥三十六
徒三百六十人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無胥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
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
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瞽矇眡瞭非命士不計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
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舞者非命士不計無胥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
二十人　舞者無數不計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胥
大司樂止司干大夫八士百單四府三十四史四十胥

五十一徒六百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有工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無府胥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無胥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無胥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無府胥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無府胥

大卜止職稷大夫二士四十六府六史十三工四胥八
徒百卑八人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無胥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無胥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男巫無數 無數不計 女巫無數 無數不計 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
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祝止其師大夫三士五下二府九史十三胥十三徒
百三十八人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無胥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無胥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
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
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止御史大夫五士百二十府十六史百四十四胥
十四徒百五十六人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
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有工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
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

巾車止司常大夫二士四十六府十史十四工百胥十
三徒百三十人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
十人 無員不計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無員不計
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為之尊卑之等 無數不計

凡祝都宗家止凡以神士者士十二人府四人史八 按春官從七十官除內外宗男女巫神士韎師族人舞者無數及瞽矇眡瞭非命士不計外其合計者總

教大表

大夫六十六人 上大夫卿十二人 下大夫四十八人 中大夫五人
士四百九十四人 上士二百三十人 下士五百七十人 中士百六十六人

巳上卿大夫士總五百六十人

府百八人　史二百六十三人　工百单四人

胥百五十八人

巳上府史工胥徒總千八百四十四人

奄八人　女二十四人　奚百人

巳上奄女奚總百五十八人

五官無府　一官無史　十五官無胥

二官有工　一官並無府史胥徒有奄女奚

右上項官　一官有女奚無府史胥徒

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疏曰此大宗伯小宗伯肆師並別職上七巳下即三職同有可謂別職同官者也大宗伯則總掌三十六禮之等小宗伯副貳大宗伯之事肆師主陳祭位之等亦是轉相副貳　鄭氏曰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粢盛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示音祇禋音因槱與九反燎良召反[illegible]

鄭氏曰建立也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者謂祀之享之祭之禮吉禮是也　王氏曰謂之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禮當自王出也　唐氏曰虞書巡守修五禮皋陶謨言曰我五禮至命官則曰有能典朕三禮[illegible]禮典神人之禮則専神之禮也故宗伯先言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則所謂典三禮也次之以吉凶賓嘉則五禮也成周蓋祖述舜命官之意凡禮之制掌於宗伯而其教掌於司徒教萬民養國子五禮在六藝又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則無民之不在於禮者　太宰所謂祭之以禮者也　鄭氏曰保安也邦國上言建邦據王言也以佐王建保邦國則統侯國言之矣　王氏曰封國則頒祀此之謂佐王建邦國也祭則受福此之謂佐王保邦國也　注疏吉禮之別十有二禮祀實柴槱燎此祀天神之三禮　禋之言煙　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illegible]

[illegible]

帝言其主也 註疏實柴實牛柴上也星謂五緯辰謂
日月所會十二次槱積也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槱之三
祀皆積柴實牲體焉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六星風師
箕雨師畢也司中司命[illegible]燎於日月星辰言實牲於
昊天言禋祀則三祀互相備矣陽祀自煙起故於昊天
言之也血祭貍沈疈辜祭地示之三禮也不言祭地此
皆地示祭地可知也 鄭氏曰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

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龍食
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五祀
者五官之神在四郊以昊氏之子曰重為句芒食於木
該為蓐收食於金脩及熙為玄冥食於水顓頊氏之子
曰黎為祝融后土食於火土 [illegible]
西曰華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illegible]山林曰[illegible]川澤曰
沈 南軒曰古者祭山川山林所以[illegible]者以其氣之
所蒸注出雲潤澤萬物故為之壇壝立之祀典設之牲
幣所以致禱祀之實而交孚乎隱顯之際誠之不可揜
如此後世固亦有山川之祠而人其形宇其地則[illegible]
也久矣 鄭氏曰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攘及蜡祭[illegible]
王先生曰以社稷五祀為血祭則沈埋疈辜何以異[illegible]
血是血祭者取歆神之始耳 胡仁仲曰成身莫大於
禮禮莫大於祭祭祀之禮所以立吾誠也鬼神之[illegible]
非他即吾之誠是已王者繼天而為之子獨主萬化故
祭天於郊祭地於社祭名山大川五祀各於其方後世
禮與[illegible]傳論者不本於性命故[illegible]神以求仙人[illegible]
曰天二曰地三曰兵四曰陰五曰陽六曰月七曰日八
曰四時漢祠太一以求神仙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
佐曰五帝是皆不知鬼神之形狀方士家妄作儒者不

察也及[illegible]於天地之禮[illegible]天則曰昊天天上帝
有五方帝有感生帝天王不可以二三而天可以有七
帝乎於地既或立方澤或立方丘或立北郊與天散體
是猶家有一主[illegible]子事父母[illegible]為母[illegible]不殺
見其父者[illegible]二上故也王者父天母地而可崇
地以抗天乎是故天獨制義于其[illegible]而家道正矣君獨
出令于其國而天下定矣天獨[illegible]而無息地道順承而
無成而大極立矣王者以父事天立誠而精一其德故
兆於南郊掃地而祭者昊天上帝而已天言其氣帝言
其性也社祭土所以神地道也名山大川者實能[illegible]用
之所出而四方之所依據也五祀者毅水火金木也人

祈日用莫過五材不足之報而顧報行與門戶竈矣
重焉禮也哉禮之所貴貴其義也是故王者祭天之
燎牲使氣上達語其精神則謂之禋語其感格則謂之
類語其方兆則謂之郊指事異名其實一也　鄭氏曰
宗廟有六享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
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時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
以鬱鬯始獻尸求神時也祭必先灌然後薦腥薦熟於
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
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　[illegible]

[illegible]
王介甫曰春物生未有以享也其享也以
熟為主故春曰祠夏則陽盛矣其享也以樂為主故夏
曰禴秋物成可嘗矣其享也嘗而已故秋曰嘗冬則物
衆其享也烝衆物焉故冬曰烝　伊川曰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
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
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也　王先生曰按司尊彝春
祠夏禴秋嘗冬烝皆用祼然則以肆獻祼言者取其歆神
之始也天神之祀以禋為歆神之始地示之祭以血為
歆神之始人鬼之享以祼為歆神之始其實天神同於

禋地示同於血人鬼同於祼也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弔
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禬戶外反
鄭氏曰凶禮之別有五哀謂救患分烖喪禮哀死亡謂
親者服焉疏者含襚荒人物有害也曲禮曰歲凶年不
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
食粱士飲酒不樂禍烖謂遭水火宋大水魯莊公使人
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比亦相弔之
道也禬禮同盟者會合財貨以更其所喪行人云若國
師役則令槁禬之也恤憂也鄰國相憂兵作於外為寇
作於內為亂

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覜[illegible]反
鄭氏曰賓禮之別有八親者使之相親附　王氏曰易
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鄭氏曰朝覲宗遇會同者
比六禮以諸侯見王為文六服之內各以時分來或朝
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
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
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　雜說朝覲遇宗
之名以別一時耳其禮一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以二
者參之諸侯六年之內惟一朝耳來以春則曰朝以夏
則曰宗秋冬亦然初無四方之別猶漢春曰朝秋曰請

異主不朝使人爲秋請之禮也　劉氏曰覲禮者天子爲主而用是禮以待諸侯之來見也朝覲宗遇此王畿之外諸侯每服分爲四時遞來朝見於天子一歲而徧者侯服也再歲而徧者甸服也三歲而徧者男服也四歲而徧者采服也五歲而徧者衞服也六歲而周者要服也其朝見疏數之制如此　鄭氏曰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旣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旣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　劉氏曰時聘曰問者謂非朝歲則遣卿以聘問於天子也殷覜曰視謂殷同之歲不當朝者則遣卿以覜視於天子也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鄭氏曰軍禮之別有五同謂威其不協僭差者　王介甫曰用衆者用其命恤衆者恤其事簡衆者簡其能任衆者任其力合衆者合其志用其命而不知恤其事恤其事而不知簡其能簡其能而不知任其力任其力而不知合其志非所以爲軍禮軍禮以用其命爲主以合其志爲終　王氏曰上下一心三軍同力以之冒矢石而不辭當鋒刃而不懾莫不有我行不來之死志而無

與子偕老之還心此所以用其命也因地以令賦[illegible]以起役地有肥磽而賦有輕重家有上下而役有多寡此所以恤其事也坐作進退不講則不知刺伐擒縱不習則不能春以教振旅夏以教茇舍秋以教治兵冬以教大閱此所以簡其能也大役則帥其民而至起徒役則無過家一人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illegible]公旬用一日此所以任其力也正其畿疆而使[illegible]其土地而使民[illegible]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illegible]同心[illegible]德此所以合其志也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脤上忍反

鄭氏曰嘉禮之別有六嘉善也所以因人心之所善者而爲之制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食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曰族食世降一等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陳氏曰先王之於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其禮之詳雖不可考要之服皮弁服即於路寢宰夫爲主異姓爲賓主與族人燕於堂

后飾內宗之薦豆籩於房其物飾蓋所以合好也其食世降一等所以辨親疎也昭穆以序之所以明世次也夜飲以成之所以別異姓也若夫几席之位升降之儀脫屨而坐立監相禮羞庶羞以盡愛爵樂無算以盡歡其大率蓋與諸侯燕禮不異諸侯燕族人與父兄齒雖王之尊蓋亦不以至尊廢至親也　王介甫曰宗族兄弟飲食之而已致其愛故也四方賓客則有饗燕之禮致其敬故也　疏曰婚姻之禮所以親男女冠笄之禮所以成男女　鄭氏曰親親其情也　劉氏曰成成其德也　陳氏曰婚禮所以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蓋天地之大義人事之終始也其禮有六納采問名納吉

納徵請期親迎也冠者禮之始事之重也古者尊重事故筮日筮賓行之於廟冠之於阼醮之於客位祝之以成德主之於伯仲見之於母母拜之見之於兄弟兄弟拜之所以責之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之禮蓋子而孝為弟而悌為臣而忠為少而順然後可以為人可以為人然後可以治人則冠禮又可不重歟　鄭氏曰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也王之故舊朋友為世子時共在學者天子亦有友諸侯之義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是也司寇職有議故議賓之辟　疏曰饗燕大行人職公上公三饗三燕侯伯再饗再燕子男一饗一燕

鄭氏曰賓客來朝聘者　王氏曰饗以訓恭儉燕以示慈惠也　疏曰宗廟之肉曰膰社稷之肉曰脤成肅公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此其驗也以脤膰賜兄弟之國兄弟有共先王者蓋同姓諸侯也天王使石尚來歸脤是已至於二王後及異姓有大功者得與二王同僖九年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又宋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膰焉　劉氏曰王之宗親不止燕以飲之食以食之之禮而已於祀祭享[illegible]受鬼神之胙其為福佑至厚不忍獨富之也於是分賜脤膰同福兄弟俾共享之焉所以廣福祚而宗親充也　疏曰大行人賀慶以贊諸侯之喜

鄭氏曰異姓王婚姻甥舅　王氏曰異姓之國不及同姓之為親此其所以辨也　劉氏曰觀於大雅小雅正變之所存則周之所以興莫不由於五禮也周之所以亡亦莫不由於五禮也邦國之根本安危之所係其有大於是者乎是以聖人務德為之本而竭誠以踐其制莫敢須臾忽乎其細者而況其大者乎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鄭氏曰每命異儀貴賤之位乃正春秋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薛氏圖云凡王之臣命數其三公八命一加

命公爲卿六命加爲侯伯大夫四命加爲子男卿上士三命加爲
下卅中士再命加爲七命上士下士一命加爲中士諸侯之君命加
則上公九命加爲二伯侯伯七命加九州之牧子男五命加一
之命卿爲王諸侯之臣命數則上公之孤四命加爲卿內一命[illegible]侯伯之
三命加受器一命大夫再命加受位一命士一命加受服一命侯伯之
卿三命加受器一命大夫再命加受位一命士一命加受服一命子男
之卿再命加受位一命大夫一命加受服一命上不命加受職一命一
命受職者公侯伯之士子男之大夫王之下士皆一命
固已受職治事矣子男之士不命此則或加子男之士
爲之夫未命之士加府掌官契以治藏史掌官書以贊
治之類非無職也然此職非受於王皆官長所自辟除

八○周禮集說卷四　十八

受命於王則爲正吏矣再命受服者王之中士公侯伯
之大夫子男之卿皆再命固已受服矣王之下士公侯
伯之士與子男之大夫皆一命此則或加爲之受服玄
冕之服以司服云卿大夫同玄冕而知也受於君則亦
自爲也三命受位者公侯伯之卿固已受位矣此或加
畀雖得聘於天子不得言位於王朝惟列門之卿始有
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四命受器者公之孤已受器矣
公侯伯之卿皆三命猶此或加公侯伯之卿爲之器謂
祭器也惟四命始得有祭器禮運曰大夫具官祭器不
假非禮也則未四命已前雖得造祭器猶未具必假之

使足至四命始受器於公得具而用之五命則[illegible]
加公之孤或加王之大夫出爲縣內之諸侯故[illegible]之六
則之治也六命賜官者或加子男入爲王卿賜之官得
得自置其臣治家邑也七命賜國者或加王之卿或加
子男爲侯伯以卿而爲侯伯始有其國也以子男爲侯
伯則加受其國也八命作牧者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
爲州牧專征伐於諸侯也九命作伯者王之三公八命
是上公矣有功德則加一命爲二伯得征五侯九伯公
羊[illegible]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是東西
[illegible]制一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
命[illegible]之加命至九而止矣先王之所有定命之數

八○周禮集說卷四　十九

有加命之數定命之數與命等之加命之數亦伯等之
加命非定命故謂之九儀之命而已一命之士積加命
而至九則爲都鄙之君五命之子男積加命而至
爲方伯諸臣進以爲君諸侯進以爲方伯九儀之命
之勸乎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
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信當爲身字之誤

劉氏曰舜受堯禪執天下之大圭而陟帝位始受天下
之朝則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班瑞于羣后是玉作
六瑞古有之矣　鄭氏曰等猶齊等也　王氏曰六瑞
之制其形有圭之銳璧之圓以象天之體用其名有鎮

桓信躬穀蒲以別君德之隆殺信躬之名則取諸身
象之也鎮桓穀蒲之名則取諸物而象之也 鄭氏曰
鎮安也所以安四方鎮圭者蓋以四鎮之山爲瑑飾若
圭長尺有二寸 王先生曰王晉大圭以朝日執冒圭
以朝諸侯至於鎮圭則所用廣矣小行人曰王執鎮圭
是以朝諸侯爲言也典瑞曰王執鎮圭是以朝日爲言
也又曰鎮圭以召以恤凶荒是以召守恤凶荒爲言也
鄭氏曰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亦以桓爲瑑飾 疏曰宮室
在上須桓楹乃安天子在上須諸侯乃安身圭躬圭蓋
皆以人形爲瑑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 鄭曰伸誤
字若其首伸也何視侯爲畢畢者其道盈也信圭直躬圭屈以爲人形瑑矣侯視伯爲□也雜說圭公

九寸侯伯七寸繅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
鄭氏曰穀所以養人蒲所以安人二玉蓋或以穀爲瑑
飾或以蒲爲瑑飾璧皆徑五寸 劉氏曰璧有虛中所
以受盃也有循環所以勸道也治民之德未大成而不
可以忘其進則其執璧宜矣 王氏曰此公執桓圭而
射人又謂三公執璧蓋方其在朝而爲三公則近於王
而有所屈故執璧及其在外而爲上則遠於王而有所
伸非其不同勢有屈伸也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
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鶩音木
鄭氏曰摯之言至也所執以自致 王氏曰不言三公

三公執璧 芸閣呂氏曰古者以禽爲摯者執之以見
其所尊敬之物也人道之大貴賤長少賢不肖之分不
亂也賤當事貴少當事長不肖當事賢事之必有養摯
用禽者所以致其養故膳夫之職以摯見者受而膳之
司士掌擯士者膳其摯也孤摯皮帛諸侯摯圭璧孤與
諸侯臣之貴摯亦以禽則偪於下矣皮帛可制以衣裘
圭璧則寶貨因以比德焉所以異於諸侯而爲等也婦
人無外事惟酒食是議供養舅姑者也故摯用棗栗腶
脩不用玉帛禽鳥天子無客禮無所用其摯唯告於鬼
神用之以爲鬯宗伯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虞書亦云
三帛二生一死蓋此孤卿大夫士庶人之摯也羔鴈雉
鶩雞皆可畜之物然先王因之以寓其義也羔羊羣而

不黨故卿執之委蛇委蛇退食自公羔羊之義也鴈飛
翔有列往來有時故大夫執之陳力就列道合則從不
合則去鴈之義也羔鴈以生者卿大夫以道去就不若
士死以服事士執雉者耿介不回以死服事者也庶人
執鶩者不能飛遷安其業也 鄭氏曰雞取守時而動
東萊曰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中行文子趙
簡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在春秋號爲周禮盡在魯
然而卿大夫羔鴈之制尚且不知因晉師卿與大夫
執羔執鴈尊卑之別方知尚羔以是見當時之禮散在
諸國不能備雖魯號秉禮且如此也夫魯之禮周公所

傳想其無所不備而卿大夫所執正是帝王巡守之禮
三帛二生一死贄在虞則有五載一巡守所修在周則
有十二年巡守所修尊卑上下之分全在玉帛采章以
別等差曾所以不辨羔鴈亦是周東遷後巡守之禮久
不講故耳　劉氏曰執其贄所以自致其德也誠其禮
所以不愧乎贄也　王先生曰六等之玉謂之瑞而六
等之禽謂之贄曰瑞曰贄有用飾者有不用飾者有用
享者有不用享者六瑞則有繅藉之飾皮帛則束帛而
以虎豹之皮為飾羔鴈則以繢布為飾自士執雉以下
皆無飾矣以其尊卑不同故也五等諸侯有贄有享圭
璧贄也玉幣享也按行人上云成六瑞下云合六幣圭

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　鄭氏謂五
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以庭
實君馬以皮是已用圭璋者二王後也用琥璜者又子
男之朝於諸侯也自六贄以下則不用享矣以其六瑞
受而復之三帛二生一死受而不復故也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
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
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琮才宗反璋音章琥音虎璜音黃放方往反
王氏曰有禮神之玉有祀神之玉以蒼璧禮天至玄璜
禮北方禮玉則始告神時薦於神坐若書所謂植璧是
也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則所謂祀玉若書所謂秉圭是也　劉氏曰玉者純陽
之精氣而聖人之至寶也將禮於天地四方而無以致
其誠乃以玉作六器既象天地四方之色又擬其形以
承之而柴燎禋燎埋瘞之所以答其神之降饗也璧圓
而象天也　陳氏曰蒼璧禮天冬至之郊也冬至禮
天必以蒼璧何也蒼者春天之色圜鐘者律之管玉以
蒼之牲幣皆蒼以冬至者陽氣之始也　劉氏曰琮
方而八角象地也圭銳其首象出震而生物也　鄭氏
曰半圭曰璋　劉氏曰璋明也象物之相見乎離也
虎人曰琥以玉刻代虎形　劉氏曰琥威也象秋嚴之
肅物也　鄭氏曰半璧曰璜　劉氏曰璜黃也象物藏
於黃泉也　疏曰此禮天地以二至及迎氣於四郊時

禮五帝也　劉氏曰玉作六器所以放神示之德以象禮
又放其器之色欲因其類以答其養也故能起神示於
無形而收禮敬於色象而必受其福焉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之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
百物
鄭氏曰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地產者植物謂九穀之
屬陰德陰氣在人者陰氣虛純之則劣故食動物作之
使動過則傷性制中禮以節之陽德陽氣在人者陽氣
盈純之則躁故食植物作之使靜過則傷性制和樂以

節之禮滌濫禁損盈非行然後陰陽平情性和也
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　黃氏曰動物天産也以作[illegible]
德能內養其精矣不以外作之禮而防之則類爲[illegible]
流宕至於過植物地産也以作陽德能外養其形矣不
以中出之樂而防之則類爲形所踐常至於不及然則
天地之道百物之功未之至也有俟於先王焉先王之
於兩間以道成能以仁守位者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則血氣之物不能致其滋味以亂天一之所生者非禮
勿視以去其亂色非禮勿動以去其淫志男女之別媒
而後合幣帛而後見祭則受爵坐興此以禮合天之化
動物之産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爲淫邪以樂[illegible]動血

周禮集說卷四　二十四

脉通精神使人[illegible]而[illegible]和則尺寸之膚
下能苟得安佚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有琴瑟身有[illegible]章
之節以趨以行去[illegible]之[illegible]于[illegible]調之[illegible]蹈之
容遺去滯思形見天性之真樂耳目口鼻四支[illegible]皆
由順正此以樂合地之化植物之産而防之故其所作
不爲倦怠夫樂由陽來者也以樂合天之化動物之産
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節者也夫禮由陰作者也以
禮合地之化植物之産使陽德無[illegible]亦與天地同和者
也　劉氏曰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王
氏曰記曰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
物皆化序故百物皆別夫惟禮樂之道能合天地之化

百物之産是故禮樂之功可以事鬼神諧萬民致百物
疏曰事鬼神所謂祖考來格諧萬民所謂庶尹允諧致
百物所謂百獸率舞者也[illegible]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
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若王
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朝覲會同則爲上相大喪亦如之王
哭諸侯亦如之王命諸侯則儐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illegible]
[illegible]
疏[illegible]執事謂有事於祭者諸臣眡滌濯謂祭前一宿眡所

周禮集說卷四　二十五

滌祭器也涖玉鬯天地有禮神之玉宗廟無禮神之玉
有鬱鬯始涖之祭又奉之也　劉氏曰牲鑊社廟門之
外所以烹牲備執獻兼者之焉　鄭氏曰玉盛玉敦盛
黍稷器之[illegible]大號六號之大者以詔大祝
爲祝辭治猶簡習也豫簡習之大禮至祭當以詔相王
群臣禮爲小禮　劉氏曰凡王所躬行者則相之　鄭
氏曰攝位王有故代行其禮事也　疏曰大祭祀宗廟
之祀也王后有故宗伯攝爲之　鄭氏曰以薦徹豆籩
王后之事也載爲也代王裸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
言爲者攝酌獻耳王不親爲主拜送則王也　疏曰燕
禮大射諸侯禮皆使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是諸侯君

亦不敢臣[illegible]
禩也於圭鬱鄭氏曰相詔王禮也出接賓曰儐入詔禮曰相
疏曰上公之禮儐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卿爲上
儐大宗伯是也若大朝覲則肆師爲承儐四時來朝小
行人爲承擯　鄭氏曰哭諸侯者謂薨於國爲位而哭
之　胡康侯曰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司服
爲王制緦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
王者所以懷諸侯也　鄭氏曰王命諸侯則儐王將出
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
史由王命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此其略
也諸侯爵祿其臣則於祭焉　胡康侯曰凡封國大宗

伯儐司几筵設黼依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
所得擅而行焉　鄭氏曰大故凶裁也　王氏曰旅者
合衆神而祭之也舉天之上帝地之四望則衆神皆合
祭之矣　疏曰大封出封諸侯也　王氏曰社土神也
后土配食於社者　劉氏曰王大封諸侯則先告大社
然後割其方之土白茅包而賜之俾立社於其國又隨
其命數須之祀典有邦國都鄙鄉邑皆然　疏曰頒祀
須其所當祀及其禮也蓋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若諸侯
不得祭天地唯祭社稷宗廟五祀及祭境內名山大川
之屬是也　某氏曰都家王子弟及公卿大夫采地有
社稷五祀等祭鄉邑亦有祭禜祭社等祭　王氏曰祭

祀之禮皆揚等降命祀所須先王尤以爲重而不可忽
揚子曰節莫差於僭僭莫僭於祭與禮既廢三家以雍
徹季氏旅泰山孔子深病之然後知先王所防豈不爲
至哉

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兆五帝於四
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

鄭氏曰此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　王介甫曰右陰
也地道之所尊故右社稷左陽也人道之所鄉故左宗
廟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則不死其親之意　劉氏曰
國中神位右建社稷尊之也左建宗廟親之也　疏曰
若在人則掌營造之耳　鄭氏曰兆爲壇之營域　薛

氏曰兆之各因其方故青帝爲壇於東白帝爲壇於西
黑帝爲壇於北赤帝爲壇於南然五帝也而兆止於四
郊則土與火相生以相繼者也故同兆於南郊　鄭氏
曰四望五岳四鎮四瀆也　疏曰哀六年楚昭王曰三
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爾雅云梁山晉
望又尚書望於山川　鄭氏曰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
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
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　疏曰兆日於東郊
以大明生於東也兆月於西郊以月生於西也風師亦
兆於西郊以五行土爲風雖屬土秋氣之時萬物燥落
由風也兆司中司命於南郊以南郊是盛陽之方司中

司命是陽也兆兩師於北郊者兩是水宜在水位故也
王氏曰五岳四瀆在地而成形故祭謂之望日月星辰
司中司命在天而成象故祭謂之類　鄭氏曰山川丘
陵墳衍各因其方順其所在也　疏曰社稷宗廟國中
之神位也對下五帝四望以下為外神
掌五禮之禁令與其用等辨廟祧之昭穆辨吉凶之五服
車旗宮室之禁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
子掌其政令　眡常遙反
王氏曰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大宗伯既掌之矣而小宗
伯又掌之夫禮別於五自然之等實存乎其間故其度
數等降之不同特輔其自然者以等之而已用等之不

同有尊卑焉於是辨其廟祧之昭穆有貴賤焉於是辨
其衣服車旗宮室之等有親疏焉於是辨其三族之別所
以辨尊卑貴賤親疏也　王先生曰遷廟曰祧　鄭氏
曰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　疏曰周以后稷為始
祖特立廟不毀即從不窋以後為數不窋父為昭鞠子
為穆自此以後皆父為昭子為穆至文王十四世稱穆
武王稱昭　王氏曰自昔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
先不窋蓋子雖齊聖不得先其父新鬼雖大不得先其
故凡以昭穆所辨其序固如此也而魯乃至於躋僖公
夏父弗忌為宗人不能有以辨之而已故君子以為逆
祀　朱晦庵曰或問昭穆之昭世讀為昭今從本字何

也昭之為言明也以其南面而向明也其讀為韶先儒
以為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佋字者則假借而
通用耳曰其為向明何也曰此不可以空言曉也今且
假設諸侯之廟以明之蓋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
五廟皆當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為外為都
宮大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大祖之廟始
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
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
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寢室而墻宇四周焉大祖
之廟百世不遷其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
遷其遷之也新主祔于其班之南廟南廟之主遷於北

廟北廟親盡則遷其主于太廟之西夾室而謂之祧凡
廟主在本廟之室中皆東向及其祫于太廟之室中則
唯大祖東向自如而為最尊之位群昭之入乎此者皆
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群穆之入乎此者皆列於南牖下
而北向南向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北向者取其深遠故
謂之穆蓋尊廟之列則左為昭而右為穆祫祭之位則
北為昭南為穆也曰六世之後二世之主既祧則三世
之昭而為四世之穆五世之昭而為六世之穆乎曰不
然也昭常為昭穆常為穆禮家之說有明文矣蓋二世
祧則四世遷昭之北廟六世祔昭之南廟矣三世祧則
五世遷穆之北廟七世祔穆之南廟矣昭者祔則穆者

不遷穆者祔則昭者不動此所以祔必以班尸必以孫而子孫之列亦以爲序若武王謂文王爲穆考成王稱武王爲昭考則自其始祔而已然而春秋傳以管蔡郕霍爲文之昭邘晉應韓爲武之穆則雖其既遠而猶不易也豈其交錯彼此若是之紛紛哉曰廟之始立也二世昭而三世穆四世昭而五世穆則固當以左爲尊右爲卑矣今乃三世穆而四世昭五世穆而六世昭是則右反爲尊左反爲卑也而可乎曰不然也宗廟之制但以左右爲昭穆而不以昭穆爲尊卑故五廟同爲都宮則昭常在左穆常在右而外有以不失其序一世自爲一廟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必大祫

而會於一室然後序其尊卑之次則凡已毀未毀之主又畢陳而無所易唯四時之祫不陳毀廟之主則高祖有時而在穆其禮有考焉意或如此則高之上無昭而特設位於祖之西禰之下無穆而特設位於曾之東也歟曰然則毀廟云者何也曰春秋傳曰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說者以爲將納新主是有所加耳非盡撤而悉去之也曰然則天子之廟其制若何曰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獨周制猶有可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大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大王居穆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王時則大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祔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祔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大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西北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於東北而謂之武世室於是康王遷穆王祔

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於文世室昭之祧者藏於武世室而不復藏於大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即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圉亞圉如前遞遷至于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爲是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　陳氏曰存親立廟親親之恩祖功宗德尊尊之大義古之人思其人而愛其樹尊其人則敬其位况廟乎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况祖宗乎於是禮以義起而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漢之孝文孝武唐之神堯文皇其廟皆在三昭三穆之外

歷世不毀此所謂不遷之廟非謂祧也鄭康成之説
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則謂周制七廟文武爲二祧
親廟四而已則文武不遷之廟在七廟内是有所謂也父
昭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定法者義也
故周於三昭三穆之外而有文武之廟魯於二昭二穆
之外而有魯公之世室觀左傳稱惠王致文武胙於齊
侯史記稱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是時文武固已
遠矣當時襄王顯王猶且祀之則文武之廟不毀可知
矣　劉歆曰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爲七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
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illegible]

〈周禮集說卷四〉三十二

[illegible]木主書
曰以明察下故曰昭子以敬事上故曰宗廟有迭毀昭
穆則一成而不可易春秋傳云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
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家人
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
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男祔于皇
祖考女祔于皇祖妣婦祔于皇祖姑喪服小記士大夫
不得祔于諸侯祔于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亡則中一
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
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
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

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
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
知矣其制蓋祖廟居中而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始死者
昭耶則毀昭廟始死者穆耶則毀穆廟昭與昭爲列而
無嫌乎子加於父穆與穆爲列而無嫌乎父屈於子猶
之賜爵也子與祖齒而無嫌乎卑者先父與孫齒而無
嫌乎尊者後猶之左右也子無嫌乎南面而坐父無嫌
乎北面而事之昭穆之不可易不足怪也　鄭氏曰五
服王及公卿大夫士之服　疏曰東旗宮室之禁者與
命云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以九以七以五爲節言
禁者五服及車旗宮室皆不得上僭下偪　劉氏曰三

〈周禮集說卷四〉三十三

族父族己族子族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以三爲五之
謂也以祖親曾高祖以孫親曾元孫以五爲九之謂也
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疎之義盡矣　陳氏曰堯典詩序
皆言九族而周禮儀禮禮記特言三族三族父子孫也
九族高祖至玄孫也三族舉其本九族極其末舉三族
則九族見矣　王氏曰親親之序自三至九而特言其
三則由隆以爲殺舉近以舉遠正所以辨親疎也　鄭
氏曰門子嫡子將代父當門者　王先生曰春秋有公
族餘子公行以親疎爲言也詩有公子公族公姓以久
遠爲言也此言門子者以嫡子爲言也古人重立嫡夫
子曰太子諸侯曰世子皆以待立也三族之嫡亦皆有

嫡子在曲禮則曰孤子當室名其嫡也在文王世子亦
曰正室守大廟是以正室名其嫡也此曰其正室者謂
之門子則其重嫡之意深矣　劉氏曰掌其政令所以
辨嫡庶定繼襲也
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共奉之辨六齍之名
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
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賓客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
掌四時祭祀之序事與其禮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釋音　齍音咨彝音夷
註疏毛擇毛也司徒奉牛宗伯主雞司馬主馬及羊司
寇主犬司空主豕大宰贊王牲事不恭牲故云五官也
（周禮全經釋原卷四）　三十四
六粢六穀也黍稷稻粱麥苽六宮之人若世婦職云女宮
之宿戒者也　王氏曰祭祀之事莫重於犧牲粢盛牲
天產也屬乎陽粢地產也屬乎陰故王牽牲后薦玉齍
牲必共奉於五官者以五官所以續王之事而終之以
成外治者粢必共奉於六宮者以六宮之人所以續后
之事而終之以成內治者也　劉氏曰六尊六彝司尊
彝四時所用不同故辨之　鄭氏曰待者有事則給之
祼言將者將送也謂以圭瓚酌之送與尸及賓　疏曰司
尊彝唯爲祭祀陳六尊六彝不見爲賓客陳六尊此兼言
賓客則在廟饗食時陳六尊亦依祭禮　王介甫曰尊
彝皆以待祭祀賓客於彝言祼將於尊言祭祀賓客用

者旨已言辨祼將則與酌獻可知也　鄭氏曰衣服
車旗宮室王以賞賜有功者書曰車服以庸祭事之序事
卜日省牲視滌濯饗爨之事次序之時　王氏曰此謂
大神人鬼地示之祭祀四時有之也　鄭氏曰大貞若
卜立君卜大封也　王氏曰大貞以事之大者而卜以
貞之貞以問問以知吉凶故易曰吉凶以貞勝者也洛
誥亦曰我二人共貞大卜曰我二人共貞奉玉帛以卜
而禮神也　鄭氏曰號神號幣號也
大祭祀省牲眡滌濯祭之日逆齍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
王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果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
大宗伯賜卿大夫士爵則儐小祭祀掌事如大宗伯之禮
（周禮全經釋原卷四）　三十五
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疏曰此省牲眡滌濯省鑊皆佐大宗伯也　王氏曰省
牲以祭祀人之所饗逆齍以共鬼人之所共省鑊以眡
烹人之所烹　疏曰大宗伯涖玉鬯小宗伯逆齍是初
先也其省牲省鑊是其常職耳　鄭氏曰時薦陳之晚
早備具也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賓客
以時奉而授宗伯天子圭瓚諸侯璋瓚　王氏曰詔相
祭祀之小禮者以大禮大宗伯詔相之也故大禮則佐
大宗伯而已　鄭氏曰賜猶命也儐之如諸侯之儀
疏曰諸侯尊故大宗伯儐卿大夫卑故小宗伯儐之
王氏曰諸侯雖卑如子男猶儐以大宗伯以子男雖卑

君道也故隆之以致其仰諸臣之尊雖如孤卿猶俯以
小宗伯以孤卿雖尊臣道也故殺之以致其屈　疏曰
大賓客受將幣之齎者諸侯來朝覲禮畢於廟貢國所
有行三享之禮諸侯以王幣致享既訖其庭實之物則
小宗伯受之　鄭氏曰齎所齎來貢獻之物
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若軍將有事則與祭
有司將事于四望若大甸則帥有司而饁獸于郊遂頒禽
大烖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王崩大肆以秬鬯渳及執
事涖大斂小斂帥異族而佐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及
執事眡葬獻器遂哭之卜葬兆甫竁亦如之既葬詔相喪祭
之禮成葬而祭墓為位凡王之會同軍旅甸役之禱祠肄儀

為位國有禍烖則亦如之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
為位凡國之大禮佐大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 甸讀曰田饁于輒反渳亡婢反斂力豔反縣音玄衰七雷反竁昌銳反肄以二反
鄭氏曰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有司大祝也王出
師必先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
主曰祖春秋傳曰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曾子問曰
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書曰用
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社主用石為之奉謂將行也
軍將有事將與敵合戰也與祭有司則大祝之屬盡司
馬之官實與焉　王氏曰先王雖以至仁伐至不仁然
君子臨事而懼故有事於祭焉　鄭氏曰若大甸則帥

有司而饁獸于郊郊有群神之兆頒禽謂以予群臣詩
傳曰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予大夫士以習射於
澤宮而分之　王氏曰求福曰禱報祭曰祠先王靡神
不舉者乘與民同患而已　鄭氏曰及執事禱祠則大
祝男女巫也王崩大肆始陳尸伸之也　疏曰以秬鬯
渳浴尸使香也　鄭氏曰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執事大
祝之屬也涖臨也謂斂者蓋事官之屬為之喪大記曰小
斂衣十九稱君大夫士一也大斂君百稱大夫五十稱
士三十稱異族佐斂疏者可以相助也縣衰冠之式制
色宜齊同也及執事視葬獻器執事梓匠之屬至將葬
獻明器之材又獻素獻成皆於殯門外王不親哭有官

代之小宗伯是也　註疏卜葬兆將葬先卜墓之塋兆
也兆墓塋域也竁葬穿壙也甫始也皆如上哭之　鄭
氏曰既葬詔相喪祭之禮喪祭虞祔也檀弓曰葬日虞
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
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成葬丘已封也天子之
冢蓋不一日而畢位壇位也先祖形體託於此地祀其
神以安之也王之禱祠肄儀為位者肄習也小宗伯主
其位也國之禍烖有所禱祠亦如之也類社稷宗廟者
禱祈禮輕類者依其正禮而行之也亦小宗伯為位焉
疏曰小禮群臣攝而為之小宗伯專掌其事其法如大
宗伯之儀但非王親行則為小禮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
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
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為
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絜展器陳
告備及果築鬻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掌兆中廟中之禁
令凡祭祀禮成則告事畢牷音全故書祈為幾杜云幾當為祈珥當為餌之謂祈當為進
[illegible]反果古亂反齍音咨相息亮反下相其禮同
劉氏曰天神地示人鬼皆國祀也即其祀中皆有三等
之差故以玉帛牲牷明其大小則祀典立矣 鄭氏曰
大祀天地宗廟次祀日月星辰社稷五祀五嶽小祀司
中司命風師雨師山川百物也 疏曰肆師陳大小祀

周禮集說卷四 三十八

用玉帛牲牷等此所以佐宗伯之吉禮也 又曰上三
祀據大小言也然各當其時以祭之以時序為先後之
序不必先大後小也 鄭氏曰幾珥者釁禮之事雜記
曰成廟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
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於屋下門當門夾
室中室然則幾謂羊血也小子 曰掌珥于社稷祈于五
祀是也亦謂其宮兆始成時也春秋傳人執鄫子用之
傳曰用之者何叩其鼻以衈社也 衈[illegible] 王
氏曰牲之純者謂之牷牲之全者謂之犧春秋魯郊牛
口傷周景王雄雞自斷其尾則不可謂之犧矣 疏曰
肆師於大祭祀牧人共牲時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

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 鄭氏曰職可以繫牲
者此職人謂充人及監門人 疏曰凡祭祀卜日宿為期
者是卜祭之前夕與卜者及諸執事以明旦為期也肆師
詔告相助其卜之威儀及齊戒之禮也眡滌濯則祭前之
夕也亦詔相其禮焉 鄭氏曰粢六穀也在器曰盛 疏
曰當祭日且其黍稷等盛於簠簋又以徽識表其名又告
絜淨也展器告陳備者祭日陳列祭器實之訖則又展
省視之而告備具 劉氏曰展器而陳之當備于小宗伯
疏曰及祼[illegible]之以和秬鬯之酒沐以祼
神也 王氏曰相治小禮謂禮之小者皆所相而治之 王氏
曰執事之人有小過及懈怠者則誅責之 鄭氏曰兆壇塋域

周禮集說卷四 十九

王氏曰宗伯兆五帝及四望四類也廟之廟及遷廟也
劉氏曰兆中廟中執事者眾必敕之行事致潔故有禁令焉
大賓客涖筵几築鬻贊果將大朝覲佐儐共設匪罋之禮饗
食授祭與祝侯禳于畺及郊大喪大渳以鬯則築鬻令外內
命婦序哭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法者且授之杖凡師甸
用牲于社宗則為位類造上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
之凡師不功則助牽主車凡四時之大甸獵祭表貉則為位
罋[illegible]
疏曰大賓客涖筵几司筵凡設之肆師臨之築鬻贊果築鬻
金煮之和鬯酒也 鄭氏曰贊果將酌鬱鬯授大宗伯
載祼 王氏曰築鬻贊果將若見大賓客 大祭皆主於

敎故其祼賓也禘祼其神焉 鄭氏曰大朝覲佐儐爲
承儐也 王氏曰匪以賓祭也將以賓醴醴也其物其
事賓客邊人共之也其所設之禮則肆師共之 鄭氏
曰設於賓客之䈰也公食大夫禮曰若不親食使大夫
以侑幣致之 王氏曰饗以酒飲賓食以食食賓也授
祭授賓以祭記曰祭食祭所先進又曰殺之序徧祭之
謂士祭也王祭則膳夫授之賓祭則肆師授之 疏曰
候者候迎善祥禳者禳去妖氣 王氏曰國事之有候
有禳遠或至于五百里之畺近或至于百里之郊小祝
實主其事而肆師與之偕行焉 鄭氏曰大喪大渳以
鬯築香草煑以爲鬯以浴尸也香草鬱也序哭使相次

〈周禮集說卷四〉 一四十

序也外命男六卿以出也內命男朝廷卿大夫士也其
妻並爲外命女內命女王之三夫人以下不中法違於
數與裁制者 王氏曰授杖王喪杖竹后喪杖桐也
鄭氏曰社軍社也宗遷主也 疏曰皆肆師主其位也
王介甫曰類造皆祭名 鄭氏曰類禮依郊祀而爲之
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岳也 王介甫曰祭兵于山川
若武成告所過名山大川 鄭氏曰助助大司馬也師
無功肆師助牽之恐爲敵所得 疏曰主車者主中有
二社石主遷廟木主也 鄭氏曰貉師祭也於所立表
之處爲祭 陳氏曰表貉之祭其神蚩尤也黃帝與蚩
尤戰于阪泉軍法之興始於此也故後世祭之詩云是

類是禡記曰禡於所征之地禡與貉一也貉之祭[illegible]
有司爲之而立表於陳前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以事
然後誓衆而師田焉古者將卜則祭先卜將用馬則祭
馬祖將用火則祭爟然則將師田而禡祭者不特爲禱
而已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位卜來歲之戒社之日位
卜來歲之稼若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歲時之祭祀亦如
之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凡國之大事治其禮儀以佐宗
伯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illegible]
[illegible]反 [illegible]反
注疏秋祭曰嘗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又卜問來歲

〈周禮集說卷四〉 一四十一

宜芟否芟草除田也𤡨田爲獮始習兵戒不虞也卜者
問後歲兵寇之事以兵寇之事來否不可億度當豫戒
備之也社祭土也上文嘗獮是秋則此亦是秋祭報社
之日也卜者問後歲稼所宜 王氏曰夫於得也而不
忘失於安也而不忘危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而爲之
卜焉欲豫知其吉凶而防之也雖記肆師之涖卜來歲
天府之貞來歲之媺惡猶卜何也欲先事而備也[illegible]
時鄭石㚟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illegible]
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是卜不吉則修德而預
戒也 鄭氏曰大故水旱凶荒也所令祭者社及禜酺
等也歲時之祭祀月令仲春命民社此其一隅 王氏

十

曰歲時祭祀常禮也國有大故而祭非常禮也然必待
上令而後以從焉則其祀事有節矣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
敢廢也有其廢之莫敢舉也謂此矣　王先生曰大宗
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小宗伯凡天地之大裁
類社稷宗廟則為位肆師國有大故則令國人祭其祀
大小不同而所掌之官異焉　鄭氏曰相其禮相其道
子也　王氏曰大事則從其長故以佐宗伯小事則專
達故如宗伯之禮

鬱人於物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註疏鬱金香草宜以和鬯鬯人所掌鬯是秬黍為酒不
和鬱者若其祭宗廟及祼賓客則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
人董金草以和之謂之鬱鬯也凡序官以官尊卑為
先後直以後先急者為先鬱人為首者祭祀先求諸陰灌用
鬱也　楊龜山曰祭以精意為主灌用鬱鬯其氣芬而
已故祭有三重而鬱之為草卑於灌以精意存於此
也　陳氏曰獻莫重於灌灌以求神祀禮之所先也天
地雖無灌然大宗伯云以玉鬯表記曰秬鬯以事上帝
則天地亦有秬鬯至於社稷山川四方等外神皆用秬
鬯鬯人所云是也特不用鬱耳鬱鬯求諸陰特用之於
宗廟耳

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

濯之陳之以贊祼事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
喪之渳共其肆器及葬共其祼器遂貍之大祭祀與量人
受舉斝之卒爵而飲之　渳[illegible]皆[illegible]斝古雅反

鄭氏曰祼器謂彝及舟與瓚也　王氏曰祭祀惟宗廟
用祼蓋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故焫蕭以求諸陽以臭
求之也體魄降于地故祼鬯以求諸陰以味求之也賓
客亦用祼則先王之敬賓猶敬神也鬱人以所煮之鬱
金草以和秬鬯實於彝而陳列之祼玉玉用圭璋
后用璋瓚特牲云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濯之以致潔
陳之以待用又因以贊王事焉詔其儀奉玉送祼之威
儀節時之早晚也凡祼事者王及后宗伯之行祼事也
鬱人沃水以盥手及洗爵所以致潔敬其事也　鄭氏
曰大喪肆器陳尸之器也喪大記曰君設大槃造冰焉
葬之祼器遣奠之彝與瓚也貍之於祖廟階間明奠終
於此　疏曰大祭祀云宗廟耳　鄭氏曰王酳
尸尸嘏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尸懷之
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嗇黍主人嘗之乃還獻
祝此鬱人受王之卒爵亦王出房時也必與量人者贊
人贊祼尸宴制從獻之脯膽事相成　疏曰先祼後
獻故也

鬯人敕亮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氏曰鬯釀秬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
稃二米
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祀社壝用大罍禜門用瓢齎廟用
脩凡山川四方用蜃凡祼事用概凡疈事用散大喪之大
渳設斗共其釁鬯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凡王弔臨共介
鬯壝維癸反罍音雷齎音資脩音卣蜃市軫反概古愛反疈孚逼反散素旱反渳亡婢反斗音主釁許覲反介音界
鄭氏曰秬鬯不和鬱者飾之謂設巾　王氏曰夫秬一
稃二米天地至和之氣所生名曰鬯以言和氣之條暢
也鬯人共秬鬯又以巾飾之冪人以畫巾布冪六彝是
也然則祼之事必以鬱和鬯者鬱金香草也以明其德

之馨香也其色黃以明德之中而著乎外也秬取天
地至和之氣所生以明德之和而達乎外也先王所以
承祭祀以交神明者其德如此內有以致其德外有以
設飾而致其美神其有不享乎　鄭氏曰社壝委土爲
壝所以祭也大罍瓦罍也禜謂營酇所祭門天子祭之
祀有國門也春秋傳曰日月星辰之神則風雨雪霜之
不時於是乎禜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不時於是
乎禜之魯莊公二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于門故書齊
取耳瓢劉去祇以齊爲尊脩蜃概散皆漆尊也脩讀曰
卣卣中尊也謂獻象之屬中尊者卑爲上罍爲下
脩則增飾之以彩色畫人鬼遍畫文蜃畫爲蜃形概尊以朱帶者

疈王氏曰祼事用概以和鬱鬯而多之齊用之禮
物散能也無飾曰散　王氏曰社用大罍以土氣故也禁
所以除害門者出入之所在且以禦暴且禁所以必即
門也瓢中虛而善容有門之象也故用瓢齎廟用脩觀
諸山川四方用蜃以山川四方爲國阻固扞蔽蜃外堅
有阻固扞蔽之義故山川四方之蜃則飾以蜃凡祼事
用概疈事則蜡而疈辜以祭四方百物蜡以息老
物物終則無飾矣故罍曰散與散樂散車同意　鄭氏
曰大喪大渳設斗斗所以沃尸也釁鬯釁尸以鬯酒使
之香美　王氏曰王齊所以致潔以交神明故鬯以浴
所以致其香潔夫王內有潔淨馨香之德足以感通於

神明而外又資於物之潔淨馨香者以助其氣體之養
此內外所以兩備焉　鄭氏曰曲禮曰凡摯天子鬯王
至尊介爲執致之以禮於鬼神與曲禮曰臨諸侯畛於
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此王適四方舍諸侯祖廟祝告其
神之辭介於是進鬯　疏曰介副也王弔臨諸臣則有
副使同行　陳氏曰天子無客禮於天下而有摯禮於
鬼神天子以鬯爲摯其介鬯則以介致之而已觀天子
宗廟之祼以圭瓚邦守之祼以璋瓚則摯鬯之禮蓋圭
璋也天子之摯不特鬯耳其執鎮圭以朝日猶諸侯執
圭璧以朝君皆摯禮也　王氏曰祭禮鬱人所和鬯乃
用以祼鬯人所共秬鬯不和鬱者用之以陳而已鬱鬯

之有秬鬯亦猶五齊三酒之有玄酒也亦反本復古不
忘其初之意歟

雞人

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疏曰宗伯主雞牲也

掌共雞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凡國之大賓
客會同軍旅喪紀亦如之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凡祭祀
面禳釁共其雞牲嘑火吳反嘂古弔反
劉氏曰雞牲為物至微而設官者尊祭祀必預畜養之
也 鄭氏曰物謂毛色也辨之者陽祀用騂陰祀用黝
也夜嘑旦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

周禮集說卷四　四十六

興 王氏曰凡國事役雞人告之時若庭燎箴宣王曰
夜如何其夜未央東方未明刺朝廷興居無節皆失是
矣 劉氏曰呼旦告時以其養雞知時也 鄭氏曰鄭
司農云面禳四面禳也 王氏曰古者候禳于疆郊於
四方皆有禳焉 鄭氏曰釁祭宗廟之器廟以羊門夾室
皆用雞

司尊彝

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陳氏曰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
於天地彝用以祼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
彝於常器均名彝籍談曰有勳而不廢撫之以彝器鍼
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之為常可知
矣先儒謂尊實五升彝實三升此雖無所經見然彝祼
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酬酢焉其實多此尊所以大於彝
歟

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祼用
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
有罍諸臣之所昨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
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
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
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六
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涗酌凡酒脩酌大
喪存奠彝大旅亦如之[illegible]

周禮集說卷四　四十七

王氏曰尊彝所陳之位不同禮運曰玄酒在室醴醆在
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若此者所陳之位也詔其酌王及
后與諸臣所酌為祼獻者不同也辨其用四時祭祀所用
不同也辨其實則鬱鬯以實彝酒以實尊也 疏曰祠
禴烝嘗間祀六者皆據宗廟之祭 王氏曰宗廟之祭其分
於四時者春祀夏禴秋嘗冬烝是也其在於四時之間者
則有追享朝享 鄭氏曰追享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
請禱也朝享朝受政於廟春秋傳曰閏月不告朔猶朝於

朝（王氏曰此謂禘於始祖所自出故謂之追享自降與朝踐故謂之朝享五年之夏行禘三年冬）終（有祫先非出[illegible]祀故曰朝祀也）之　薛氏圖云宗廟有九獻之節一獻
王祼二獻后祼三獻薦腥朝踐節四獻后亞獻五獻薦
熟饋食節六獻后亞獻七獻王酳尸八獻后酳尸九獻
諸臣酳尸也祭之日王服袞冕入而立於阼后則副褘
從王而入尸服袞冕在后之後而自入王不迎尸所以
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周人之祭以祼爲始於是
王以圭瓚酌鬱鬯以獻尸亦以祭之啐之奠之是爲祼
地之一獻也王既祼后次王以璋瓚酌鬱鬯以獻尸尸
亦如之啐之奠之此謂祼地之二獻也郊特牲曰周人
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

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三祼後后及王皆
迎牲于門親牽而至庭乃執鸞刀取血以告殺取毛以
告純遂殺牲以行朝踐之事於是尸出於室坐戶西南
面三則北面而事之祝乃取膟膋燎于炉炭入而詔神
於室又出以墮王前王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
前謂之制祭乃米首於室薦腥於尸前王以玉爵酌醴
齊以獻尸是三獻也王既獻醴齊後后於是薦朝事之
豆籩次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薦幣告
於室之後更延尸坐於室乃薦熟設於主前祝乃以斝
酌奠奠於饌南然後取黍稷腸蕭合羶薌燎于炉炭乃
迎尸入室內舉此奠斝將祭王乃拜安尸尸祭之啐之

奠之王乃以玉爵酌盎齊以獻尸是爲饋獻此五獻也
王既薦盎齊後后於是薦饋食之豆籩次后又以玉爵
酌盎齊以獻尸此六獻也自饋食後尸始有飲食之禮
尸食訖王以玉斝因酌朝踐之醴齊以酳尸爲七獻故
鄭云變朝踐云朝獻者尊相因也謂此朝獻因朝踐之
尊也尸酌酢主人主人受酢王乃以獻諸侯此七獻禮
也王酳尸後后乃薦加事之豆籩次后又以瑤爵酌饋
食之盎齊以獻謂之再獻亦尊相因也謂后酳尸因饋
獻之尊也尸酢后王乃以瑤爵獻卿也后未酳尸以前
皆不用瑤爵惟用於七酳尸后亞之始此八獻之禮
也諸侯爲賓客者於后酳尸後又次后以瑤爵酌盎齊

獻尸以備卒食三獻此爲九獻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
三酒以自酢焉以上九獻謂之正獻九獻後乃行加爵
爲旅酬之禮　鄭氏曰諸臣之所酢諸臣獻者酌罍以
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也　疏曰酢者主人主婦
賓長獻尸皆有酢王酳尸因朝踐之醴齊尸酢王還
用醴齊后酳尸用饋獻之尊盎齊尸酢后還用盎齊以
王與后尊得與神靈共尊今賓長臣卑酳尸雖得與后
同用盎及尸酢賓長即用罍尊三酒之中清酒以自酢
又曰罍與齊尊各用二者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也若
三酒配以玄酒故禮記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三酒加
玄酒　鄭氏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以爲雞鳳皇之

形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若今時承槃　王氏曰彝皆
有舟為酒戒也盡舟能載物所受過量則有沉溺之禍
阮氏曰犧尊於尊上畫牛也象尊畫象也　鄭氏曰犧
尊周尊也春秋傳曰犧象不出門　陳氏曰詩云犧尊
將將　鄭氏曰罍臣之所飲也詩曰缾之罄矣維罍之
恥斝受六斗畫禾稼也黃彝黃目尊也郊特牲曰黃目鬱
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
而清明於外明堂位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
目著尊著地無足明堂位曰著殷尊也壺者以壺為尊
也春秋傳曰尊以魯壺蜼禺屬卬鼻而長尾　賈
氏曰亦畫蜼為飾也虎彝則畫虎也　鄭氏曰大尊太

古之瓦尊也山尊山罍也明堂位曰泰有虞氏之尊也
山罍夏后氏之尊也山罍亦刻而畫之為山雲之形
陳氏曰先王制器或遠取諸物或近取諸身其取之也
有義其用之也以類雞鳥虎蜼之彝取諸物也斝耳黃
目取諸身也春祠夏禴彝以雞鳥尊以犧象以雞鳥均
羽物犧象均大物故也秋嘗冬烝彝以耳目尊以著壺
以耳目均人體著壺均無足故也追享朝享彝以虎蜼
尊以山大以虎蜼均毛物山大均瓦器故也　疏曰凡
言酌者皆是泲之可使酌也　鄭氏曰鬱齊獻酌醴齊縮
為尊莎之泲者鬱和秬鬯以醆酒摩莎泲之出其香汁
也醴齊尤濁和以明酌泲之以茅縮去滓也盎齊差清

以清酒泲之而已其餘三齊泛從醴醍沈從盎凡[illegible]
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醆酒涗于清汁獻涗于醆酒猶[illegible]
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此言轉相泲成也醆酒盎齊
也明酌酌取事酒之上也明酌清酒醆酒泲之皆以舊
醳酒凡酒謂三酒也滌酌以水和而泲之凡此四者祼
用鬱齊朝用醴齊饋用盎齊諸臣自酢用凡酒唯大事
于太廟備五齊三酒　王介甫曰縮酌以茅縮之而後酌也先酌以[illegible]而後酌之也[illegible]鬱齊不先縮也[illegible]之而已[illegible]齊[illegible]
[illegible]
鄭氏曰存省也謂大遣時奠者朝夕乃徹
也旅者大故之祭也亦存其奠彝則陳之不即徹也

司几筵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氏曰几凴以為安者　疏曰凡敷席之法初在地一
重謂之筵重在上者皆謂之席其實一物也　王先
生曰周官云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則知筵之鋪於下席加
於上所以為位也又設几以為之馮優尊者也
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
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
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諸侯祭
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繅
席畫純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左彤几甸役則設熊席右
漆几凡喪事設葦席右素几其柏席用萑黼純諸侯則紛

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鄭氏曰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繅次蒲熊也其
用與位所設之席及其處皆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
帛爲質依其制如屛風然於依前設席　薛氏曰素𦆪
純者設而不用也　陳氏曰剛斷者先王之所沉潛非
斷而上之也故其黼依設於後席用黼純設於下中衣
繡黼設於中六服以黼爲後其意同也　王氏曰設於
地上爲筵加於筵上爲席故有筵始加以席也　陳氏
曰尔雅曰莞苻蘺郭璞曰西人呼蒲爲莞莞小蒲席也
鄭司農曰純緣也粉謂白繡也　鄭氏曰繅席削蒲蒻

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
有次列成文左右設几優至尊也　陳氏曰五几貴於
玉几書之四几莫重於華玉几几所憑以安者也王於
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
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非有所憑也然
必設几者鄭氏釋大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曰
周公負依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得非所設者與歟
曰胙席謂王祭祀及受酢之席　尸卒食王醋尸之席也
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尸內右諸臣致
爵乃設席　疏曰祀先王席及其酢席皆如上三種也
王氏曰諸侯祭祀席用蒲筵以蒲草爲筵也繢純繢采
色爲緣也右彫几以几之彫刻者設於右　疏曰昨席
諸侯酳尸尸酢主君之席　王先生曰天子昨席與祭
祀之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之席異蓋以天子之祭祀
與鬼神同其席諸侯則否矣亦猶天子之昨酒與鬼神
同尊諸臣之昨酒與之異尊昨席昨酒其不同如此
鄭曰國賓謂諸侯來朝卿大夫來聘　王氏曰儀禮鄉
飲酒之禮主人在阼階賓在西牖則此乃設席於戶牖
間也注彫几几以赤爲飾而設於左　薛氏曰凡生人
几在左鬼神几在右卽右彫几之類是爲鬼神設者也
左彤几是爲生者設　陳氏曰司几筵之席皆貴於次
席而次席黼純書之席莫貴於蕆席而蕆席亦黼純孔

安國以蕆席爲桃枝席鄭氏亦以次席爲桃枝席二者亦
有所傳然也司几筵王筵莞而無蒲純有黼而無繢諸
侯筵有蒲與莞席有莞繅而無次純有繢而無黼則
制之義又王之所獨也禮器曰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
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曰大饗君三
重席而酢焉而司几筵王之席三諸侯之席二卿飲卿
射大夫士一而已不同何哉詩曰肆筵設席以謂設
席重席也蓋古者諸侯以上席皆重設之筵席而已故曰
敷重蕆席敷重底席則王之次席繅席皆重矣與蒲筵
而三與莞筵而五諸侯繅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其數
適與禮器合矣　又曰王郎田掌次設重帟重案司几

蓋設熊席皆野外之禮也孟大田獵大役任役治之
不可以無威故席以熊皮設之　鄭氏曰王田獵表貉
所設席也　王氏曰漆几以漆為飾而設於右　鄭氏
曰喪事凡奠也　陳氏曰葦席麁於萑　鄭氏曰萑如
葦而細者　疏曰萑葦席不入五席之數以喪事非常
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柏席迫地之席葦居其上或曰
柏席載黍稷之席玄謂柏席椁字磨滅之餘椁席藏中
神坐之席也敦讀曰燾燾覆也椁在殯則椁燾既窆則
加見皆謂覆之周禮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
不同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吉事變几者主祭宗廟禮
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仍
因也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略也

天府

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府物所藏也言天者尊之也　疏曰天府在此
者其職掌祖廟之守藏大祭祀則出而陳於廟庭故亦
列職於此

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
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
治中受而藏之以詔王察群吏之治上春釁寶鎮及寶器
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季冬陳玉以貞來歲之
媺惡若遷寶則奉之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
則受而藏之釁許刃反盥音管[illegible]

鄭氏曰祖廟始祖后稷之廟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寶
玉大弓者　疏曰公羊傳曰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是
世傳守者也所守藏即下文玉鎮以下也　鄭氏曰玉
鎮大寶器玉瑞玉器之美者　王氏曰左傳曰諸侯之
封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則所謂玉鎮者亦
王之可以為鎮者也記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
之器也所謂大寶器者亦類此　鄭景望曰大祭大喪
則出而陳之胡文定曰古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以昭
先祖之令德存肅敬之心告終易代若顧命之陳寶赤
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

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
在東房非直陳列以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
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夫以一器一物傳於先王者
猶謹如此況神器之大者乎湯有典寶之作其以祖宗
之物所當寶而無德則失亦不可寶乎[illegible]周
顧命尤詳　鄭氏曰治中謂其治職[illegible]
吏之治所以[illegible]者上春[illegible]
劉氏曰上春[illegible]之所以[illegible]
惰其守焉　鄭氏曰凶事四時祭也凶事后王[illegible]
祖廟之奠　劉氏曰沃盥使至敬以奉之也[illegible]所
問以省之也所以開王之敬慎耳　鄭氏曰貞問也問

歲之美惡於龜大卜眡大貞之屬陳玉陳禮神之玉
王先生曰天府云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典瑞又云
掌玉瑞玉器之藏何也蓋天府所藏以爲國之寶典瑞
所藏以爲國之用故天府言若遷寶則奉之而典瑞特
言凡玉器則共奉之而已此二官所以異也　鄭氏曰
司民軒轅角也司祿文昌第六星或曰下能也　王氏
曰天之司民所以制民之生死也而民數有登下司祿
所以制穀之凶豐也而穀數有多寡孟冬既祭司民司
祿而後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藏于天府所謂天寶司
之也然則天府之所掌凡以奉承天之所爲而已　林
氏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爲致太平之要務　管子曰制

國以爲二十一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三分其制而言
之即所謂七民而五農夫二工商也先王所以爲此者
非它爲欲守其民數穀數使之本末相當同爲平歲之
經制故亦平於水旱不虞之至則必有儲蓄以待之三
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三十年之通必有十年之[illegible]
十年之儲則謂之太平故曰歲獻民數穀數最爲致太
平之要務者也竊攷古之民數實見於九官之所治九
功之所歌大禹謨之于朝周公書之于冊仲尼式其版
孟子陳其道觀其所以諷齊梁滕魯之君與夫茲北宮
錡之問畢戰之問者率此志也然則自古在昔先民有
作其[illegible]以經綸關田以[illegible]邦國以生齒民者其要實在
乎此孰謂其可忽而不思以坐視天民之窮哉　王黃
生曰天府所藏國之寶器也然國之所寶豈止於玉哉
官府州鄉都鄙之治中國之寶也民數穀數國之寶也
賢能之書國之寶也是知成周之時以政事爲寶以人
民爲寶以民食爲寶以賢能爲寶夫府所藏非特寶珠
玉而已然賢能之書登于天府又見於鄉大夫而此不
見者互文也

典瑞

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氏曰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　疏曰在此者其
職掌六瑞玉器之藏玉瑞及時所執玉器所以禮神雖

有餘事以事神爲主在此宜也

掌玉瑞玉器之藏辨其名物與其用事設其服飾王晉大
圭執鎮圭繅藉五采五就以朝日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
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
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瑑圭璋璧琮
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 繅才[illegible]反晉讀爲搢紳之搢[illegible] 率之藻藉在夜反信音身[illegible]
毛精反頫[illegible]反

鄭氏曰人執以見曰瑞禮神曰器服飾服玉之飾謂繅
藉也晉插之於紳帶之間　薛氏曰大圭天子之笏也
天子執鎮圭猶羣臣之有摯晉大圭猶羣臣之有笏
陳氏曰管子曰天子以玉笏朝日　王氏曰繅藉五采

五就備文德也以下降殺焉采色一成謂之就　鄭司
農云五就五匝也一匝爲一就　陳氏曰曲禮曰執玉
有藉者則裼無藉則襲左氏曰藻率鞞鞛昭其數也鄭
氏謂繅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葦衣而畫之賈氏云如其
玉之大小蓋玉之藉以繅而繅之長眡玉采以象文之
德就以象文之成君子以貞剛之質存乎内而以柔順
藉之於外又有文焉然後可以行禮矣王五采五就色
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
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也繅或作璪藻繅織
絲爲之則圭繅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以韋爲之無據
也繅可垂可屈則廣於玉矣鄭氏謂各眡其玉之大小

亦無據也圭繅皆有組以繫之聘禮所謂皆玄纁繫長
尺絇組是也璧繅亦然春秋傳所謂楚恭王再拜皆厭
璧紐是也　鄭氏曰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也
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曰拜日於東門之外
三采朱白蒼二采朱緑也鄭司農云以圭璧見于王覲
禮曰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侯氏見于天子春
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諸侯
亦執圭璧以相見故邾隱公朝于魯執玉髙其容仰
王先生曰頫聘者諸侯遣臣時聘及殷覜於天子也亦
兼侯國自相覜聘之禮　疏曰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
者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以下是也遣其臣聘

不得用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瑑之而已瑑
有沂鄂瑑起　劉氏曰瑑爲沂鄂又特二采一就示降
於其君也　疏曰圭以聘天子與諸侯而璧享之璋以
聘后夫人而琮享之　王氏曰圭鋭以象君之用璧圜
以象君之體皆陽也璋則半圭琮禮地之器皆陰也聘
禮曰賓襲執圭致命公襲受玉于中堂賓裼奉帛加璧
享公受幣又曰聘于夫人禮用璋享用琮
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祼圭
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圭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射以
祀山川以造贈賓客土圭以致四時日月封國則以土地珍
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璧羨以起度

駔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尸穀圭以和難以聘
女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
[illegible]
鄭氏曰鄭司農云四圭有邸者圭末四出於中央爲璧
圭著於四面一玉俱成爾雅曰邸本也圭本著於璧也
或說四圭有邸有四角也邸讀爲抵欺之抵猶[illegible]
卿大夫天地皆祭祀神之也神之則其[illegible]所象皆其所依宿也故稱邸焉　劉氏曰天以一氣
爲四時生萬物者也五方帝者四時之宰也易曰帝出
乎震是也四圭有邸以象四時而本出於一氣也五帝
而本自於一天也　鄭氏曰兩圭并而同邸以象地數
二也　疏曰王制注[illegible]

劉氏曰聖人作易二畫爲坤以象地之形氣所以
兩圭有邸法坤之義焉　註曰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
上帝及四望是也祼之言灌也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
前注詩曰卹彼玉瓚黃流在中國語謂之鬯圭肆解牲
體以祭因以爲名於始獻酌奠時灌之也小傳云肆猶大祭豕肆也
宗伯曰以肆獻祼享先王大禘祫也禘之篇曰相予肆祀書曰肆類于上帝皆同義也　疏曰
人生飲酒亦曰祼以祼賓客則大行人云上公再祼侯
伯一祼之等是已　陳氏曰惟天地之神無所用祼故
典瑞祼圭止於先王王人祼圭止於祀廟則天地無祼
可知禮曰諸侯賜圭瓚然後爲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
一卣而魯晉之國皆用焉以其有功於民也癸餘所謂

〈○周禮集說卷四〉　六十

君執圭瓚祼尸大宗執璋瓚亞祼此諸侯用圭瓚之禮
也周衰禮廢而臧文仲以鬯圭如齊告糴豈知先王所
以康周公之意哉　鄭氏曰圭璧圭其邸爲璧取殺於
上帝璋其邸而射取殺於四望射剡也　王氏曰日月
星辰麗於天者皆陽類故祀以圭璧山川麗於地皆陰
類故祀以璋邸射璋邸必象射之貫以山川通氣故也
致稍餼於諸侯造館贈之亦以璋邸射蓋山川爲國阻
固賓客爲國扞蔽其用同物宜矣　鄭氏曰土圭以致
四時日月者度其影至否以知其行得失冬夏以致日
春秋以致月土地猶度地也封諸侯以土圭度日影觀
分寸長短以制其域所封也　王氏曰以之則天時則

致日月於四時而知其景之長短以之度地域則建國
以封諸侯而知其域之大小　鄭氏曰鎮圭王使之瑞
節也其制大小當與琬琰相依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
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時使者持節矣凡
瑞節歸又執以反命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
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　王氏曰鎮圭取鎮四方之義
諸侯在四方爲王鎮禦故徵諸侯以之　鄭氏曰卹者
開府庫振救之凶荒則民有遠志故以此鎮安之也牙
璋亦王使之瑞節　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爲牙牙齒兵
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　鄭氏曰兵
守用兵所守若齊人戍遂諸侯戍周璧羨羨者不圜之

〈○周禮集說卷四〉　六十一

皃蓋廣徑八寸袤一尺以起度　疏曰璧體圜本徑九
寸今言羨則減廣一寸以益上下則上下長一尺也
鄭氏曰駔讀爲組以組穿聯六玉以斂尸圭在左璋在
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
疏璧琮者通於天地　疏曰渠眉者六玉兩頭皆有孔
又於兩孔之間爲溝渠兩畔稍高爲眉瑑　劉氏曰王
者之孝莫大於嚴父而配天故其歛也以禮天地四方
之六器爲之　王氏曰穀圭亦王使之瑞節如穀璧之
文列國之君相爲怨仇王遣臣以和其難則用穀圭取
其信善之義也春秋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是也
男女之合取其不失性而生生不窮之義故用穀圭士

昏禮曰士大夫幣用元纁天子加穀圭是巳　陳氏曰
琬圭圜而宛之琰圭剡而有鋒圜而宛之仁也故以治
德結好剡而有鋒義也故以易行除慝　詳曰琬圭琰
圭皆王使之瑞節也琬圭無鋒芒諸侯有德王命賜之
使執琬圭以致命焉結好以結諸侯之好也琰圭有
鋒芒傷害征伐誅討之象諸侯有爲不義者使者征之
執以爲瑞節焉二鄭王氏曰易行詰責之使改過除慝
誅伐之以正其罪

大祭祀大旅凡賓客之事共其玉器而奉之大喪共飯玉
含玉贈玉凡玉器出則共奉之飯扶晚反含戶暗反

鄭氏曰大祭祀大旅賓客共其玉器而奉之玉器若四

圭裸圭之屬大喪共飯玉碎玉以雜米也含玉柱左右
䶥及在口中者贈玉蓋璧也贈玉有束帛六幣璧以帛
王氏曰凡玉器出則共奉之謂凡出玉器以用皆共其
物而奉之非特大祭大旅賓客之事而已也

典命

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氏曰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

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爲伯其國家
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
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
衣服禮儀皆以五爲節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
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
如之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
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
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
各眡其命之數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
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各眡其命
之數適丁歷反

鄭氏曰五儀公侯伯子男之儀五等謂孤以下四命三
命再命一命不命也或言儀或言命互文　既曰掌諸
侯之五儀即是據五等之爵爲五耳是以有命同而爵
或異也諸臣鄭以爲諸侯之臣者以此經諸臣在諸侯

下故也五等則據命而言之若其爵則孤卿大夫士四
等也　鄭氏曰上公謂王之三公有德者加命爲二伯
二王之後亦爲上公　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
則國之城方九里宮之步方九百貳車九乘建常九斿
冕服九章執圭九寸繅藉九就介九人禮九牢朝位賓
主之間九十步凡皆以九爲節也自上公而下降殺以
兩故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數亦以七以五爲節蓋禮
文之數眡其命而制之也王制曰三公一命衮若有加
則賜也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亦若
此也　鄭氏曰王之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及出封

皆加一等者出封出畿內封於八州之中加一等褒有德也人夫為子男殊為侯伯其在朝廷則亦如命數耳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 雜說古之用人更出迭入初無內外之事故王朝之公卿即外之諸侯為之外之諸侯即內之公卿大夫也出入均勞故皆不見其輕重春秋時猶畧有此意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滕侯以為我周之卜正虢公鄭伯並為王卿士宋以蕭封人為卿猶存古意 王氏曰三公八命加一等則九命而為上公卿六命加一命則七命而為侯伯大夫四命加一等則五命而為子男蓋近於王則其勢有所屈遠於王則其勢有所伸故也不言孤則與卿同六命

矣 疏曰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亦如之者亦如上經以命數為差 王介甫曰公侯伯子男之命以九以七以五皆陽數人君故也公卿大夫之命以八以六以四皆陰數人臣故也自三命以下則已卑故雖陽數亦以命人臣 鄭氏曰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既命以為之嗣樹子不易也春秋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行國君之禮是也公之子如侯伯而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而執璧子男之子與未誓者皆次小國之君執皮帛而朝會焉其賓之皆以上卿之禮焉 王氏曰古者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則諸侯之適子雖有繼立之義而謂之象賢則非徒立之也謂其賢足以繼世天子乃

誓而命之也夫立適者先王所以防僭亂也諸侯之適子攝其君則君或老或疾故也誓於天子則已成其為君之嗣故攝其君以行禮則降一等為避國君之正也若公之子則抵侯伯之禮侯伯之子則抵子男之禮不敢備其君之正禮也未誓則未有為諸侯之義故以皮帛繼子男同於孤之禮也雖上公之子未誓亦然所以正名分而尊天子之命也 鄭氏曰上公九命得置孤卿一人視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鄭司農云春秋傳曰列國之卿位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玄謂王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王氏曰上公九命則其臣命之隆者亦不得等其君命之半故孤四命而已侯伯七命故其卿三命子男五命故其卿再命以次大夫士命數各相降殺正西

司服

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雜說典瑞典命司服凡士六人巾車典路車僕司常凡大夫二人士四十六人凡節瑞命數服飾旗之用所以表尊卑而寓之數皆與禮之大者也漢制車乘主於太僕符璽屬於少府瑞玉璽印佩玉綬服物車旗

之章亦多依戎事務便利凡古所以辨班服之等蓋亦
略而不講其存者非其文具則徒法也而非所以為治
漢固不改於是散者分於有司而大常特為儀不與政
通矣自北齊置主爵其改為司封則秩命歸於吏部自
魏晉置駕部則車駕歸於兵部自隋置殿中監而尚輦
又別領於內省至此併漢失之是焉暇治禮耶 雜旅
司服掌王及卿大夫之服弁師掌其弁冕而皮革絲纊
皆藏於天官之屬既成而頒焉蓋冢宰制國用宗伯掌
之以供服御漢初有御府令掌御衣服東西織室亦有
令各屬少府費悉出於禁令不以調大農而齊三服官
亦至作服輸不過十笥其後浸侈齊官至數鉅萬而東

〈合周禮集說卷四〉 一六十六

西織室不別為令以其丞屬御府蓋稍省約
改為中署然則自漢以下所謂禮部大常尚
冕之辨況制自冢宰乎 李氏曰凡人耳目之欲
壯極麗猶未足以厭之也先王因人情而制之
賤等級使貴者有以別賤者無所覬則上下有辨而
廷以尊貴用有節而財力不乏至於庶民亦有以防之
故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六曰同衣服有節者
衣服不得獨異也不然則人可以僭上上下一體則朝
廷不尊費用無節則財力乏亂患所以作禮所以
衰也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

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
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絺冕
祭羣小祀則玄冕凡兵事韋弁服眡朝則皮弁服凡甸冠
弁服凡凶事服弁服凡弔事弁絰服鷩必滅反毳昌銳反又尺銳反絺勑詣反
疏曰王吉服有九大裘以下是也凶服即下文凶事與
弔事是也 王氏曰其名其物其所用事皆不同即下
文是 賈氏曰王吉服有九冕服六弁服三 薛圖云
服飾於下陰也冕飾於上陽也故弁師之冕五而已猶
王后之服六而追師之首飾三而已 鄭氏曰六服同
冕者尊首飾也 疏曰六服服雖不同首同用冕但冕
名雖同其旒數各有異 賈氏曰袞冕十二旒鷩冕九

〈合周禮集說卷四〉 一六十七

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 鄭司農司裘註曰
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也 陳祥道曰按周禮司
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
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
稷五祀則絺冕是冕服有六服也註
家惑於司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又弁師所掌
者五冕而已遂以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是不知
先王祀天以冬至之日為正而裘又服之不故取其質
而言之猶之朝服緇衣則羔裘而詩特稱羔裘如濡諸
服黃衣皆狐裘而詩特稱狐裘以朝則裘之大者未嘗
無衣也蓋王之祀天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被龍袞

以致其文飾龍袞所以襲大裘也冕豈問　仲宗問嫌
佃大裘佃對以記曰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
也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則龍袞可知也又曰郊
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二旒則天數也是則大
裘襲袞可知大裘襲袞則戴冕璪十有二旒可知　神
宗稱善詔有司制黑羔爲裘而被以袞由此觀之
之冕無旒非也或者又曰祀天服大裘
匏器用疏布杓用禪杜用犧九皆以爲
盡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故特報以內心之誠而已所
謂至敬無文者歟蓋先王之祀天有文以示外心之勸
有質以示內心之敬故因丘掃地陶匏藁秸之質此固

其自然以示內心之敬者也執鎮圭而用繅藉之采
旂龍章而設日月之飾八變之音四圭之邸此因其文
飾以示外心之勸者也然則內服大裘以因其自然外
被龍袞戴冕璪以發其文飾然後祀天之禮及矣不特
此也以神事之則有五齊以人養之則有三酒至敬不
壇而有壇焉禮曰泰壇郊天是也至質不祿而有邑焉
大宗伯涖玉鬯記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是也祀天
之禮孰謂一於無文哉　鄭氏曰鄭司農云袞卷龍衣
也玄謂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
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
觀焉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

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
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
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
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
章也　陳氏曰九章以法陽數左傳臧僖伯曰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子太叔曰爲九文六
采五章以奉五色夫僖伯言服止於火龍黼黻太叔言
色止於九文則周之袞冕止於九章而無日月星辰明
矣　鄭氏曰鷩畫以雉謂華蟲也　賈氏曰其衣三章
自華蟲始裳亦四章凡七　鄭氏曰先公謂后稷之後
大王之前不窋至諸盩饗射饗食賓客與諸侯射也

陳氏曰先公尊矣所服止於此者非卑於先王以爲尊
則各以其服授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袞以臨之非所以
爲敬故弗敢也然則饗射亦以鷩冕者王朝覲諸侯以
袞冕故饗與賓射亦鷩冕祭祀以袞冕故大射亦以鷩
冕以饗與賓射殺於朝覲而大射殺於祭祀故也　鄭
氏曰毳畫虎蜼謂宗彝也　陳氏曰毳冕五章說文毳
獸細毛也宗彝有虎蜼之飾而毳又有宗彝之章故書
謂之宗彝周禮謂之毳冕王祀四望山川之服也詩云
毳衣如菼毳衣如璊劉熙釋名以毳爲藻鄭司農以毳
爲罽衣與宗彝之制不合不足信也　賈氏曰其衣三
章宗彝藻粉米裳二章黼黻凡五也　鄭氏曰希刺粉

未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章也陳氏曰希冕祭祀社稷五之服非畢於實則也以社稷五祀正於刺人故衣皆未而巳謂之希以其章少故也鄭氏以希為絺以絲為刂讀希卜裕卜無畫然畫陽事也在衣黼陰功也在裳ᄉ衣之粉米日亦畫矣黼而不畫則與黹音之在衣者不[illegible]其說非也唐以希冕為絺冕亦襲鄭氏之失歟 鄭氏曰玄衣無文裳刺黻

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 王先生曰王

之吉服其弁服三三服不同同用弁亦尊首飾 鄭氏

曰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

韎韋之跗注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素積以為裳也

眡朝眡內外朝之事也王受諸侯朝覲則衮冕 陳氏

曰玉藻天子皮弁以日眡朝 聶氏圖云韋弁一名爵

弁詩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士冠禮曰爵弁服韎韐則

一〇周禮集說卷四 一七十

凡兵事韋弁服凶爵弁也冠弁服弁亦皮弁也蓋上文

言眡朝則皮弁服下文言凡弔事弁經服弁經亦皮弁

而加環經則冠弁服服皮弁明矣郊特牲曰皮弁素服

而祭素服以送終也此凡凶事冠皮弁服之證也春秋

傳曰衛獻公射鴻于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

又曰皮冠以招虞人此凡田事服皮弁服之證也鄭氏

謂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服弁衰冠也

其服斬衰齊衰弁經者如爵弁而加環經皆非是喪服

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弁師曰王之弁經弁而加

環經此弁經服皮弁而加環經之證也韋弁爵弁也故

弁師有韋弁而無爵弁冠弁服弁皆皮弁也次弁師有

皮弁而無冠弁服弁鄭氏謂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

皮弁不言服弁服弁自天子以下無飾無等又誤矣

凡喪為天王斬衰為王后齊衰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

侯緦衰為大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大札大荒大烖素服

為于偽反

昏義曰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天子

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

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 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

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

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 王氏曰緦又輕於

錫以緦有縷數故也疑又輕於緦言擬於吉 鄭氏曰

一〇周禮集說卷四 一七十一

三者皆君為臣服弔服也 鄭氏曰大札疫病也大荒

飢饉也大烖水火為害君臣素服縞冠若晉伯宗哭梁

山之崩也

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

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

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

其凶服加以大功小功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

其凶服亦如之其齊服有玄端素端其齊側皆反

王氏曰九諸侯之服各眡其命之數上公九命故其服

九章自袞冕以下如王之服侯伯七命故其服七章自

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五命故其服五章自毳冕而

以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自玄
以下皆諸侯之孤卿大夫士也公之孤四命故其服三
章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公侯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
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則其服一章而已故自玄冕而下
如孤之服公侯伯之士同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則其服
無章數其首服以皮弁故曰上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
夫之服則玄衣纁裳而已　疏曰以上公自衮冕以下
差次如之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也　鄭氏曰天子諸
侯斬齊而已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士亦如之又加緦
焉　陳氏曰其齊服有玄端素端上言諸侯卿大夫之
服而繼之以此則非特士之齊服也　王氏曰玄端則

玄冠也素端素冠也[illegible]為以侍尊也從其冠以玄
與素而已凡吉禮之衣皆玄端而凶禮亦素端矣玉
藻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
冠也詩曰既見素冠兮 [illegible]
[illegible]
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大喪共其復衣服斂
衣服奠衣服廞衣服皆掌其陳序 廞虛金反
鄭氏曰奉猶送也送之於王所　王氏曰復衣服始死
復魂之衣服也[illegible]則大斂小斂皆有衣服　鄭氏曰
奠衣服坐[illegible]衣服藏於椁中也

典祀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掌其禁令若以時祭祀則帥其屬
而脩除徵役於司隸而役之及祭帥其屬而守其厲禁而
蹕之 蹕音畢
王氏曰有國中之祀有國外之祀所謂外祀國外之祀
也小宗伯所謂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
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已故鄭氏以外祀為所祀於
四郊者　鄭氏曰域兆表之塋域帥其屬胥徒也
徵召也役之作使之　劉氏曰厲則遮列之不使人犯
蹕則禁止之不使人行　王氏曰將祭之前帥其屬而

脩除之以致其潔及祭之日帥其屬而禁止之以致其
嚴此先王所以事天地神祇之義也
守祧 他堯反
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王先生曰夫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是毀廟之
主為祧廟也文武在七廟之中為百世不遷之廟謂之
為祧得乎　陳氏曰廟所以象生之有朝也寢所以象
生之有寢也建之觀門之內不敢遠其親也位之觀門
之左不忍死其親也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
至周之所不變也故虞書禋于六宗以見太祖周官守
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宫則虞周七廟可知矣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既祭則藏其隋與其服隋許恚反黝於糾反堊烏各反

疏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 王先生曰毀廟爲祧鄭氏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以汝爲賦 鄭氏曰遺衣服大斂之餘也 王氏曰遺衣服藏焉豈特以其常服之衣服爲不可褻而忘也亦所以示其體物而不遺之意也 鄭氏曰以服授尸尸當服卒者之上服以象生時 陳氏曰古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凡祭祀必立尸豈特宗廟哉 鄭氏曰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也脩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黝堊黝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illegible]此與祭地埋之同義

世婦

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鄭氏曰世婦后宮官也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太僕亦用士人 疏曰名世婦者以其主婦人之事王后以下至女御言世婦舉中以爲名也王后之六宮每宮如二人則十二人也

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詔王后之禮事帥六宮之人共齍盛相外內宗之禮事大賓客之饗食亦如之大喪比外內命婦之朝莫哭不敬者而苛罰之凡王后有㨂事於婦人則詔相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illegible]齍本又作粢音咨莫音暮

鄭氏曰女宮刑人給宮中者宿戒當給事豫告之齊戒也 王氏曰比其具則次序祭祀所具之物若濯溉及粢盛之類 鄭氏曰詔王后之禮事薦徹之節也帥六宮之人共粢盛帥世婦女御也 王氏曰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其職主於佐后世婦亦從而相其禮事 疏曰賓客饗食王后亦有助王饗賓之禮此帥詔相其事同也故云亦如之 鄭氏曰苛譴也拜拜謝也喪大記曰夫人亦拜寄公夫人於堂上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主通之使相共授 王先生曰婦人不與外政而內豎云掌內外之通令世婦云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何耶蓋雖不與外政然不能無好事於四方好令於卿大夫但先王之時女謁不行耳

內宗

凡內女之有爵者

鄭氏曰凡無常數之言也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卿大夫及士者 李氏曰夫富貴驕人自然之勢也況女子生於王族未易棄勢以輕其家不憚

於舅姑不和於室人夫婦之道天地之象人之大倫也
乃由宗室亂之非所以示天下也聖人故以內女外女
謂之內宗外宗列爲禮官之屬其職於禮則視必由禮
聽必由禮言必由禮貌必由禮思必由禮視聽言貌思
無不由禮則已之所以爲婦者敢有不恭乎觀后之事
宗廟則知所以順其舅姑觀后之饗同姓諸侯則知所
以和其宗人觀后之亞王祼獻則知所以從夫順於舅
姑和於室人而當於夫是故婦順備而內和理內和理
而家可長是所以爲王化之基也

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籩賓客之
饗食亦如之王后有事則從大喪序哭者哭諸侯亦如之

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傳直轉反

疏曰婦人無外事唯有宗廟祭祀耳薦加豆籩尸卒食
后亞獻尸以加豆加籩爲此時薦之也　王氏曰卒食
以樂徹于造所以助氣體之養先王以生事死以存事
亡故祭祀薦豆籩亦以樂焉方其以樂徹豆籩后徹之
內宗內宗傳之外宗外宗傳之有司迭相佐也先王承
賓如承神故饗食賓客雖不入牲其它皆如祭祀則徹
豆籩亦如祭祀也　鄭氏曰王弔臨諸侯而已是以內
宗言卿大夫云　王介甫曰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亦
同族故也

外宗

凡外女之有爵者

鄭氏曰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

掌宗廟之祭祀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及以樂徹亦如之
王后以樂羞齍則贊凡王后之獻亦如之王后不與則贊
宗伯小祭祀掌事賓客之事亦如之大喪則叙外內朝莫
哭者哭諸侯亦如之齍音咨與音預

鄭氏曰眡豆籩眡其實也　疏曰羞進也齍黍稷也言
贊不言徹則后薦而不徹也其徹諸官爲之故楚茨詩
云諸宰君婦廢徹不遲　劉氏曰凡王后之獻謂朝踐
朝獻及酳尸后皆亞王爲三獻內宗亦贊之也若宗伯
攝后祭祀則贊之如贊后之禮焉　鄭氏曰小祭祀謂

在宮中　疏曰祭祀王立七祀七祀之中行中霤司命
大厲是外神后不與唯有門戶竈而已賓客饗食亦掌
事如小祭祀

冢人

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
有二十人

鄭氏曰冢封土爲丘壠象冢而爲之

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而爲之圖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
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凡
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凡有功者居前以爵等爲封丘之度
與其樹數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竁遂爲之尸及竁以度爲

丘隧共喪之窆器及葬言鸞車象人及窆執斧以涖遂入
藏凶器正墓位蹕墓域守墓禁凡祭墓爲尸凡諸侯及諸
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爲之蹕均其禁窆彼驗反蹕音必
劉氏曰公共也先王以下共族葬於此 王氏曰自天
子至於大夫士皆葬於此地其尊卑貴賤左右前後各
有兆域而不可相侵其地形及丘壠所處皆有圖 鄭
氏曰先王造塋者也昭居左穆居右夾處東西 王氏
曰昭穆之序非特施於宗廟而已葬亦有焉此上下尊
卑之分所以嚴而不可亂 東萊曰周公葬成王葬于
畢葬于畢者祔于文武從周家之兆域也 鄭氏曰諸
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若子孫各就
其所出王以尊卑處其前後而亦併昭穆 王氏曰先

〈○周礼集說卷四〉 一七十八

王制爲合族之禮非特施於生者至於死皆使之以類
相從此仁厚之至篤於親親而民德由之歸於厚矣
註疏凡死於兵者則戰敗無勇投之塋外以罰之凡有
功者居王墓之前處昭穆之中央特顯異之也以爵等
爲封丘之度與樹數別尊卑也按春秋緯天子墳高三
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草士四
尺樹以槐又王制云庶人不封不樹 王介甫曰以昭
穆爲左右各以其族尚親也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尚
德也凡有功者居前尚功也以爵等爲封丘之度與樹
數尚賢也此先王所以治死者如此 註疏天子七月

而葬葬用下旬既有日既有葬日也甫始也請量度
始穿地之地也始穿時祭以告后土冢人爲之尸隧羨
道也度丘與羨道廣袤所至也共窆器下棺豐碑之屬
也鸞車巾車所飾遣車亦設鸞旗象人以芻爲人言猶
語也語巾車之官將明器鸞車及象人使行向壙也
王氏曰窆下棺也 鄭氏曰執斧以涖臨下棺也凶器
明器也墓位丘封所居前後也 疏曰墓域上文兆是
也蹕止行人不使近 鄭氏曰禁所爲塋限也 伊川
曰嘉禮不野合野合則秕稗也故生不野合則死不墓
祭蓋燕饗祭祀乃宮室中事後世習俗廢禮故墓亦有
祭如禮物墓爲壇并家人爲墓祭之尸亦有時爲之非

〈○周礼集說卷四〉 一七十九

經禮也舊說爲祭后土則爲尸非也蓋古人祭祀之必
更無所往有祭后土之禮 南軒曰墓祭非古也體魄
則降知氣在上故立之主以祀以致其精神之極而其
藏其體魄以竭其深長之思此古之人明於鬼神之情
狀而篤於孝愛之誠實者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冢人之
官凡祭於墓爲尸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
雖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之所不忍而其義理不
至於甚害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所
以致其精神而示饗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爲義抑精矣
王氏曰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授之以所至
之域使之自營窆均其禁則均其地守之禁也 疏曰

上文唯見王及子孫之墓地不見同姓異姓之諸侯之
墓地故此總見之

墓大夫

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
人

鄭氏曰墓冢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

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
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凡爭墓地者聽其獄訟帥其
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鄭氏曰凡邦墓之地萬民所葬地族葬各從其親也正
其位謂昭穆也　疏曰度數丘封之度與其樹數　鄭

氏曰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有區域得以
葬後相容也凡爭墓地相侵區域也　疏曰墓大夫主
下屬官巡行塋限遮列之處故曰巡墓厲　鄭司農云
居其中之室以守之者有官寺在墓中　劉氏曰聖人
父母其民生則富其衣食而教以仁義死則為之地域
而守其丘樹則為其子孫者有不忠乎君而不服其教
哉周之所以歷年獨永於百王者非無所自矣於乎盛
哉　王介甫曰墓大夫徒二百人豈不多哉然邦墓地
域禁令度數皆掌焉帥其屬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
之則與夫後世人自求地家自置守富則侈而不忌貧
則無所歸葬掘墓盜尸斬木之獄不絕於有司其為利
害煩省異矣

職喪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鄭氏曰職主也

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涖
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
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
事

劉氏曰聖人作五禮者壓吟其民俾趨于中者也而以
喪之禮下達萬民苟無以主執以涖其事則有過中而隳

於上者有不及中而遺其親者何以俾民性其情於[illegible]
喪哉故墓大夫者掌庶民之凶禮也職喪者掌諸侯
大夫士之喪禮也是以五服有制尊卑異儀[illegible]
葬祭祿令百禮皆有定法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故
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焉凡國有司以王命有
事焉則詔贊主人者此謂王命有司含襚賵賻或弔[illegible]
之則詔贊主人以禮拜命也　鄭氏曰凡其喪祭詔其
號者告以牲號盛號之屬當以祀之　劉氏曰凡公有
司之所共者此謂凶事在鄉則鄉之有司當共其物在
國則國之有司當共其物各有定制不待王命者則職
喪以有司令之趣之於事戒緩也然後凶禮行於萬民

布制要不失其中正者得以盡其哀死者得以盡其禮
王道於是乎興哉然凡此者皆不由於是哉　雜說春秋時臧哀
伯葬之加一等其伊孟獲伯則降之范獻子葬魏舒去
其柏椁趙簡子自爲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其禮必自上制
之蓋有功則升之有罪則降之非官府爲之節制則僭
越不恭矣王制曰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而以士禮葬
之是其大要也

周禮集說卷之五

後學前鄉貢進士陳友仁君復　編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大司樂樂官之長　疏曰宗伯主禮大司樂主
樂禮樂相將是故列職於此樂師與大司樂別職而同
府史亦謂別職同官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以樂
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祗音支　卷音權　磬上昭反　濩戶故反
鄭氏曰成均五帝學也其遺禮可法者文王
世子曰子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
宮　疏曰建之也周人以成均之法式以立國之學政
而合聚國之子弟皆以此教之　鄭氏曰國之子弟公
卿大夫之子弟　疏曰王制曰王太子王子公卿大夫元士
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　雜說周禮今不說大子惟
諸子說一句其他只說國子庶子子弟蓋古者太子入
學則以齒論大司樂便是教大子官　雜說教國子自
有一項官自大司樂以下許多人不別置一所在都在
裏內與國子弟共處故教之以樂所以蕩滌其邪穢自

然入善中來司樂一項官專教子弟意極深長大抵古王思慮最遠國子弟與國家相終始既與他父兄共維持而今天下到得子孫時它子弟亦與之共維持天下子弟善見得後日子孫天下必治若不善便見得後日天下不會治血脉關節常相聯絡不可不早思慮也

鄭司農云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明堂位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以此觀之祭於學宮中　疏曰文王世子曰禮在瞽宗書在上庠　陳氏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

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周之辟雍則成均也東膠則東序也瞽宗則右學也蓋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

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于朝故也　東萊曰成均五帝之學以五帝之學政建國之學政合國之子弟而教之自舜夔典樂教胄子以此知五帝之教政無不自樂始所以舜命以典樂必兼教胄子之事成周之學皆以掌樂之官司之古人惟陶冶之功最深動盪鼓舞優游浹洽使自得之自舜與周皆是以典樂之官兼教導之事五帝成均之法雖不可見觀舜命夔典樂教胄子一章大略可見漢大常典樂而兼教育之任亦此意歟治建國之學政大司樂既司之又兼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後世私心觀之大司樂既掌學政何必延請有道德者使之教惟先王之時人推至公之心大司樂固自

可以教國之子弟有餘猶退然不敢自足又選有道者有德者尊敬事之以使之教國之子弟自若無能者以此見古人心至公義理之無窮規模之無疆界大抵設教受教當知無窮意思若死則配食於樂祖祭於學校使天下常不忘所謂君子以教思無窮者也蓋不特是時尊師敬長之義使國之慎終追遠民德歸厚亦是當時有道德者教之入人之深當時設教有時雨化之者人自不能已大抵周官敘事之法簡而有餘當時死爲樂祖祭於瞽宗其選擇之精可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此所謂教人條目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樂之物而已非樂之德樂德非有道有德者不能知之二

知音人徒見得筮丈蓍百而已須知得蓍之德圓而
卦人徒見得陽奇陰耦而已須知得卦之德方以知人
徒知樂之物須當知樂之德禮以教中樂以教和樂則
導和可也如何兼中言之所謂陰陽剛柔仁義羅不相
情樂雖主在和無相奪倫豈不是中且如乾剛坤柔乾
固是剛坤固是柔然坤至柔而動也剛何嘗做而爱禮
樂有得中和不可相離然又不可混然無別亚如此因
是動也剛又須知乾主乎剛坤主乎柔中祗混以中為
忠信之忠才政一字便是看不得中和分明一个中字
其義無窮祗肅然祗敬之謂也庸流通日用常行之謂
也孝友見於事親從兄之間者皆所謂樂之德論中和

固是樂之本所謂祗庸孝友就樂中說其端亦可見一
个節奏各有條理使之肅然祗敬底之端也條暢流通
庸之端也易直子諒之心使人事親從兄之際油然而
生孝友之端也此所謂樂之德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
誦言語樂語非特誦樂音歌詩章凡是教導之間以樂
之語教此便謂之樂語大抵後世成周之學政不使所
讀不過章句而已意思趣迫都無生意為是以樂之理
見於言語之間便有感發人處興者託物引類感發興
起也道者從容和緩中和教導之意也諷若先儒所謂
倍文曰諷也頌者以聲節之曰頌也言語所謂食不語
寢不言相酬酢謂之語獨自說謂之言從容和緩優游

感發所謂樂之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
磬大夏大濩大武古人自幼成童舞象古之教人非獨
善於口耳以教之以動容周旋舞時屈伸綴兆四支百
體發揚蹈厲無非至理存焉所以深感發之何故四支
百體屈伸俯仰皆是入德之門先王之舞皆不徒然雲
門大卷黃帝之舞也大咸堯之舞也大磬舜之舞也大
夏禹之舞也大濩湯之舞也大武武王之舞也舞之屈
伸綴兆先王不言之教在其中所謂四體不言而喻其
理盖精微矣薛氏曰周所以用六代之樂者存三恪與
二代也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二代謂夏商之後樂記
曰封黃帝之後於蘇以下是也周人既法其法故兼用

其樂也劉氏曰以前禮世代殊然其樂皆出於中和而本諸天地者也 陳氏曰舞
有大有小大司樂以舞教國子此大舞也樂師教國子
小舞此小舞也大夏以上其執以羽籥文舞也大濩以
下其執以干戚武舞也 伊川曰樂舞所以舒其情性
也古人爲學自入小學以至大學舞勺舞象有弦歌以
養其耳有干羽以養其血氣有禮義以養其心如此則
非僻之心無自而入 陳氏曰周之時干戈羽籥在東
序絃誦與禮在瞽宗書在上庠以言學者之事始于書
立于禮成于樂而舞又樂之成焉故大司樂言樂德樂
語而終於樂舞樂師言樂成告備而終於皋舞孟子仁
義禮樂之實而終於不知手之舞之記曰詩言志歌咏

聲而終於舞動容恭秋時季札歷觀樂歌然後及於
武韶夏之舞舞之始也發於所樂之極其用也常在諸
樂之後此舞所以爲樂之成也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
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
教法可知矣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
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說音悅
鄭氏曰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同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
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
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
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言以

中聲定律以律立鍾之均 疏曰陽生陰曰下陰生陽
曰上黃鍾三分損一下生林鍾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大
蔟三分大蔟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
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
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
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
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也 劉氏曰日
者太陽之精凡天之氣以日爲主焉月者太陰之精凡
地之氣以月爲主焉日行遲三百六十有六日乃一周
天月行疾二十有九日半強乃一周天月一周天常與
日會所會之次在天則爲十二舍在地則爲十二辰故

日月會於上則陰陽合於下上下交合者十有二焉以
功成焉四時備焉萬物生焉此陰陽會行日月交會以
定寒暑而成變化者也小雪之節日月會於娵訾在地
爲亥其氣之合曰應鍾也冬至之節日月會於玄枵在
地爲子其氣之合曰黃鍾也大寒之節日月會於星紀
在地爲丑其氣之合曰大呂也雨水之節日月會於析
木之津在地曰寅其氣之合曰大族也春分之節日月
會於大火在地爲卯其氣之合曰圜鍾也穀雨之節日
月會於壽星在地曰辰其氣之合曰姑洗也小滿之節
日月會於鶉尾在地爲巳其氣之合曰仲呂也夏至之
節日月會於鶉火在地爲午其氣之合曰蕤賓也大暑

之節日月會於鶉首在地爲未其氣之合曰函鍾也處
暑之節日月會於實沈在地爲申其氣之合曰夷則也
秋分之節日月會於大梁在地爲酉其氣之合曰南呂
也霜降之節日月會於降婁在地爲戌其氣之合曰無
射也所謂氣之合者冬至之節陽氣在地中始生而上
長也陰氣在上而始入于地其深九寸乃與陽合而陽
長上通焉故葭灰未動黃鍾之管九寸中空皆陰氣也
冬至而陽生上實於九寸之空而葭灰動焉夏至之節
陰氣自地中始生而上長也陽氣自上而始入于地其
深六寸二分二釐強乃與陰合而陰長上通焉故葭灰
未動蕤賓之管六寸三分二釐中空皆陽氣也夏至而

陰生上實於六寸三分二釐之空而葭灰動焉自陰生
至於冬至九六管之長短者皆陽氣入地之深淺而始
與陰合也陰合於陽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其月之中
氣也陽生至於夏至九六管之長短者皆陰氣入地之
深淺而始與陽合也陽合於陰上進而葭灰飛動者皆
其月之中氣也故日月交會于上以成次則陰陽交合
於下以成時取其管以爲聲天地之中聲也取其律以
候氣陰陽之和氣也非聖人其能與於此乎　晦菴曰
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㽔賓至應鍾皆屬陰此
是一个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大蔟爲陽夾鍾爲
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一个小陰陽自黃鍾至中呂皆

下生自㽔賓至應鍾皆上生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
生上皆三生四又曰十二律自黃鍾而生黃鍾是最濁
之聲其餘漸漸清若定得黃鍾是入得樂　王氏曰五
聲宮商角徵羽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六舞雲門至
大武也　鄭氏曰大合樂謂徧作六代之樂書曰夔曰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
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鳳凰來儀
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
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
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㽔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
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
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
大韶蔟七豆反濩戶故反函胡南反射音亦夾古洽反
王先生曰此一節天地人之次祭也　王介甫曰分樂
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者分律而序之自黃鍾至無射
分同而序之自大呂至夾鍾分舞而序之自雲門至大
武以祭地祇以享人鬼以祀天神焉　鄭氏曰分樂謂
各用一代之樂　薛氏圖云祭之尊卑凡有六等故以
六代之樂分而用之以六代之樂配十二調而作之一
代之樂則用二調所以用二調者還取一陰一陽相對
而爲之合也　又曰奏者堂下四縣鍾磬之調歌者堂

上琴瑟之音也但一祭之中皆自爲二調庭奏者常以
陽律爲調升歌者常以陰呂爲聲欲其相配　鄭氏曰
以黃鍾之鍾大呂之聲爲均者黃鍾大呂爲之合奏之
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大蔟陽聲
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咸也地祇九州之神及社稷
也姑洗陽聲第三南呂爲之合㽔賓陽聲第四函鍾爲
之合函鍾一名林鍾夷則陽聲第五小呂爲之合小呂
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姜嫄特
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無射陽聲之下也夾鍾爲之合
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王先公也　劉氏曰六代之
樂雖不同而皆用五聲旋相爲宮以成其文也假就八

於之音以播旋相之文則樂成矣　陳氏曰子合於丑
寅合於亥辰合於酉午合於未申合於巳戌合於卯此
皆即其所合者用之也愚謂舞雲門以祀天神咸舞而亦舞大卷以祀四望借以祭四望
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贏物及
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丘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
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
介音界
王先生曰此一節謂四方百物之祭也　鄭氏曰此謂
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　李氏曰樂一終謂之變　鄭
氏曰六奏樂而禮畢東方之祭則用大蔟姑洗南方之
祭則用蕤賓西方之祭則用夷則無射北方之祭則用

黄鍾為均焉每奏有所感致和以來之　疏曰一變至
六變不同者據難致易致前後而言　王介甫曰羽物
輕疾故致之易介物遲重故致之難象物恍惚無形則
其致之尤難川澤虛故致之易墳衍實故致之難天神
遠人而尊則其致之尤難其餘所致先後其大略如此
而已
凡樂圜鍾為宮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靁鼓靁鼗
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
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為
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
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
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黄鍾為宮大呂為角大
蔟為徵應鍾為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
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
而禮矣蔟張里反靁音雷九磬讀為大韶字之誤也
王先生曰此一節天地人之大祭祀下神之樂也下神
之樂用一代薦神之樂用六代所謂大合樂　陳氏曰
先王之於神示求之然後禮禮之然後祀前分樂一節
求之之樂也此一節下神之樂也鄭氏之徒惑於讖緯
之說皆不可考也薛氏圖周人制禮吉法之中大祭有
三一曰祭天圜丘二曰祭地方澤三曰禘祫宗廟三祭
既殊則其樂亦異然此三祭皆謂大禘之祀也此樂是

致神之樂故云作之六變八變九變然後神示鬼皆出
降可得而禮也故鄭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
而祼焉然後合樂而祭之祭時始用六代之樂也
鄭氏曰凡五聲宮之所生濁者為角清者為徵羽此樂
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陳氏曰大司樂所奏圜鍾
為宮黄鍾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此律之相次者也
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宮為羽此律之相生
者也黄鍾為宮大呂為角大蔟為徵應鍾為羽此律之
相合者也　王先生曰圜鍾為陽律之大大蔟為陽律
之二姑洗為陽律之三相繼者天之道故於天言之大
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然先姑洗而後南呂者

相生爲言也相生者地之功故於地言之大呂與黃鍾合子丑也應鍾與大蔟合寅亥也相合者人之情故於人言之　鄭氏曰雷鼓雷鼗八面靈鼓靈鼗六面路鼓路鼗四面孤竹特生者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　王介甫曰孤竹以陽爲奇也孫竹以陰爲衆爲小也　鄭氏曰雲和空桑龍門皆山名　王氏曰九德六府三事也書云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則以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王介甫曰九磬者宗廟九變以簫韶九成也　薛氏圖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冬日至祀天於地上之圜丘所謂爲高必因丘陵而因天事天也夏日至祭地於澤中之方丘所謂爲下必因川澤而因地事

地也蓋陽以圜爲形其性動天陽而動故爲圜壇而在國南之地上以祀之陰以方爲體其性靜地陰而靜故爲方丘而在國北之澤中以祀之亦各從其類也　又曰凡樂之變數皆用其宮之本數爲終黃鍾爲宮者黃鍾在子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爲宮者夾鍾在卯卯數六故用六變而畢林鍾爲宮者林鍾在未未數八故用八變而止皆用其數爲終也然則凡十二調而作者各用本數爲樂終非獨本數爲三也　雜說夫樂天地之和也鍾鼓筦絃羽籥干戚蓋其器耳屈伸綴兆疾徐蓋其文耳以天地之和寓諸器形諸文以是而祭天則天神可使降以是而祭地則地示可使出以是而祭宗

廟則人鬼可禮吾豈聞其聲見其形哉得於想像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然後禮行焉易慢之心不起鄙詐之心不作而鬼神享之矣所謂一變致羽物之類亦言其可以感動凡是血氣之類無不應猶其言百獸率舞鳥獸蹌蹌鵲巢可俯而窺之耳胡宏疑之過矣

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帥國子而舞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詔諸侯以弓矢舞王大食三宥皆令奏鍾鼓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烖諸侯薨令去樂大札大凶大烖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凡建

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大喪涖廞樂器及葬藏樂器亦如之縣音玄下並同騶側留反宥音又愷音怪札側八反弛式氏反

王氏曰宿縣祭前之夕列之於筍虡　鄭氏曰以聲展之叩聽其聲以知完否　王氏曰此先王承大祭致敬之至也鄭氏曰三夏皆樂章名也　疏曰凡與舞皆使國之子弟爲之　鄭氏曰大饗饗賓客也不入牲牲不入亦不奏昭夏也其他皆如祭祀謂王出入賓客出入亦奏王夏肆夏也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王射以騶虞爲節　王氏曰王以六耦射三侯其耦王射者必詔以弓矢舞則以天子之射其節比於樂而諸侯之舞亦所以應王故也大司樂則詔其升降揖遜之儀焉儀

大射命三耦取弓矢有不降之儀賤者亦以此也鄭
大言王日一舉所食者少牢乃常食也玉藻曰天子日
食少牢而朔月大牢謂之大食者其朔日之食乎
氏曰宥勸也　王氏曰以樂侑食三侑則三舉矣　鄭
司農曰王師大獻獻捷於祖愷樂獻功之樂春秋傳晉
文公敗楚於城濮振旅愷以入于晉　鄭氏曰愷樂也
大傀異烖謂天地奇變去樂藏之也札疫癘也凶凶年
也烖水火也弛釋之也　王氏曰凡建國禁其淫過凶
慢之聲者所以尚中正也淫聲則不正過聲則不中凶
聲則不善慢聲則不肅凡此皆大司樂之所禁也顏淵
問為邦孔子告之以放鄭聲者此也　鄭氏曰涖臨也

廞興也臨筮師鎛師之屬興樂器也興謂作之
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
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薺
車亦如之環拜以鍾鼓為節凡射王以騶虞為節諸侯以
貍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凡樂掌其序
事治其樂政凡國之小事用樂者令奏鍾鼓凡樂成則告
備詔來瞽皋舞及徹帥學士而歌徹令相饗食諸侯序其
樂事令奏鍾鼓令相如祭之儀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樂
出入令奏鍾鼓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凡喪陳樂器則
帥樂官及序哭亦如之凡樂官掌其政令聽其治訟帗撫勿反
[illegible]清須反薺徐私反蘋音[illegible]
[illegible]

劉氏曰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者謂小學也古者
國子之在塾也能食則教以右手能言則教男唯女
俞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
出入門戶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九年教之數日十年
子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
初朝夕學幼儀請肆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
童舞象學射御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也象者武者
告成象舞之詩也遂用二詩播為樂章小舞則用之以
為節奏　注曰帗舞析五采繒也羽舞析羽也皇舞雜
五采羽如鳳凰色持以舞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
舞人舞者手執以手袖為威儀社稷以帗四方以羽旱

暵以皇辟雍以旄山川以干宗廟以人　二鄭　疏曰此
六舞者即小舞也對大司樂教國子以下為大舞　鄭
氏曰教王以樂出入於大寢朝廷之儀行謂大寢之中
趨謂於朝廷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趨鄭司農
云肆夏采薺皆樂章名　王氏曰盛德之至非特動容
周旋中於禮而其節文比於樂焉所謂禮樂不可斯須
去身也則王之進退有可觀之容可則之象矣然則樂
師之所教者教作樂者也鎛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已夫
行則綏綏則有直而自遂之義故奏肆夏趨則疾疾則
欲齊而整肅焉故奏采薺玉藻曰趨以采齊行以肆夏
先趨而後行者擴以外而入內也　黃氏曰四支之於

安佚人之情也樂循其情惡勞其形不能非禮勿動一
使樂安佚以蹈其舍則無所不至矣而況王乎天下[illegible]
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先王制禮視有旋聽有續言有
記動有佩堂上之行門外之趨為之樂儀以防其肆使
聽其聲而其意以誠使頌其體而其[illegible]以正周旋中規
折旋中矩進揖退揚而[illegible]鏘鳴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宮
羽君臣事物之意在夫中萬非僻之心無自而入是故
祭祀朝會師甸對越之時王在五路則其步趨之節責
大馭焉五路之上王寔佚樂然而肆車之行而聞肆夏
之聲則由吾於堂中履車之趨而聞采薺之聲則由吾
於門外王之言動造次無非樂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

所馭皆有節焉 陳氏曰天子食則以樂侑之言則以
樂教之行則以肆夏采薺節之登車則有鸞和以和之
然則一之所以言[illegible]行趨登車之際無非禮樂也
樂以樂之禮以節[illegible]純和之志不內散而非僻之心
[illegible]自入焉所謂[illegible]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此也 芸閣呂
氏曰[illegible]王[illegible]作樂以食人起居動作多為文章以寓
於[illegible]之[illegible]無非所以薰沐漸[illegible]於[illegible]而不自知
也 [illegible]氏曰環拜以鍾鼓[illegible]比賓拜之儀也環拜謂
旋列而拜以[illegible]者非一也故以作之鍾以止之作止應
於鍾鼓則其儀不忒矣 王射王以騶[illegible]諸[illegible]之
詩言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則王以騶虞為節

者樂仁而獲以時也 鄭氏曰騶虞采蘋采蘩皆樂章
名唯貍首在樂記射義曰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
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
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
士以不失職為節大射禮曰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
若一大師不興許諾樂正反位奏貍首以射貍首曾孫
禮記曰射義載貍首之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
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
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
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 芸閣呂氏曰王者之仁及鳥獸草木皆如騶虞則王道成也以[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曰夫射[illegible]以觀德也禮樂
皆[illegible]之德其容必[illegible]節必比於樂[illegible]王與諸
侯[illegible]大夫之射所以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也 雜說射義
曰射[illegible]其節之志以不失[illegible]功成而德行立 鄭
氏曰[illegible]事次序用樂之節也 鄭曰凡樂成謂所奏八
音俱作[illegible]終則為一成書曰簫韶九成 鄭氏曰[illegible]
曰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是也詔來瞽詔眡瞭扶瞽
者來入也[illegible]之言[illegible]告國子當舞者舞也學[illegible]國子也
徹者歌雍雍在周頌臣工之什 王氏曰徹祭必歌雍
者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既

其和而致故也人之情樂於始者或倦於終篤於暫者
或怠於久於祭之終猶且不失其敬與和此誠之至也
劉氏曰令相者樂備矣瞽矇當退則令眡瞭以相之
鄭司農曰瞽師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故師冕見及階曰
階也及席曰席也皆坐曰某在斯某在斯相師之道也
鄭氏曰射夫衆耦也　劉氏曰樂出入者笙者歌者舞
者出入則令奏鍾鼓以聲其出入警其當執事者以爲
禮之大節也　疏曰軍大獻教愷歌則樂師倡道爲之
王氏曰凡喪陳樂器陳而不作所謂明器　疏曰檀弓
曰木不成斲瓦不成味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
是也　鄭氏曰帥樂官往陳之　疏曰凡樂官謂大胥

至司干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胥有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
大胥佐之　疏曰大胥小胥亦別職同官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
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比樂官展樂器
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序宮中之事版音板舍音釋采讀爲菜
比鄭大夫讀爲庀杜如字
王氏曰公卿大夫士之子其父兄有爵列於國也故謂
之國子以其衆言之則謂之諸子以其教於學也則謂
之學士其實一也　鄭司農曰學士卿大夫諸子在學
者版籍也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
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也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
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
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二十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
體修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也　李氏
曰觀大司樂禁淫過凶慢之聲而舞人又取卿大夫子
有中和祗庸孝友之德者是聲與人無不正也聲與人
無不正則聞之見之者焉得不正乎　鄭氏曰春始以
學士入學宮而學之始入學必釋菜禮先師也菜蘋蘩
之屬　藍田呂氏曰釋菜之禮禮之至簡者也皆不在
多品貴其誠也其用有三每歲春合舞則行之月令云

仲春命樂正合舞舍菜也始入學則行之文王世子云
既受器用幣然後舍菜是也始入學則行之學記云大
學始教皮弁祭菜示其敬道也　雜說周禮大胥春入
學舍菜合舞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
子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
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夫大胥樂正則釋菜　合
舞習舞而文王世子釋菜不舞不授器何也蓋合舞於
釋菜之後習舞於釋菜之前者大胥樂正之制也而不
舞不授器則舍菜於既與器用幣之餘者此又文王世
子之制也　疏曰須分也　王介甫曰以春始入學未
知其分藝之所宜至秋而可知也於是分授以所學

鄭氏曰合聲亦等其曲折使應節奏以六樂之會正舞位大同六樂之節奏正其位使相應也言教大合樂習之以序出入舞者以長幼次之使出入不紕錯也比樂官次比之也展樂器陳數之也以鼓徵學士擊鼓以召之也　王氏曰序宮中之事謂序王宮之中國子之宿衛而學道藝者春秋之所學各有其序如大胥之所掌是也宮正言比宮中之衆寡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則大胥序宮中之事者如此也

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其怠慢者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辨其聲凡縣鍾磬半爲堵全爲肆觵古橫反撻吐達反特本亦作犆

王氏曰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比按比其多寡之數凡以贊大胥之事而已　鄭氏曰觵罰爵也詩曰兕觵其觩不敬謂慢期不時至者　劉氏曰罰以示愧耻焉　陳氏曰巡舞列所以肅其慢　鄭氏曰撻猶扶也樂縣謂鍾磬之屬縣於筍虡　鄭司農云宮縣四面縣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玄謂軒縣去其南面辟王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鍾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之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鍾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士縣磬而已春秋傳曰歌鍾二肆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智者以爲大師小師晉杜蒯云曠也大師也　辨說大師之職專在和合樂聲故夫子語大師樂曰始作翕如也縱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翕如也故可以召天地之和非善知音者何能職此哉　王氏曰先王作樂必用瞽者以其知之審因其材而任焉雖疾不廢也國語曰瞽矇脩聲是已眡之明者謂之瞭瞽矇無所見焉故設三百人以扶工謂之眡瞭而因使掌樂焉

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以六德爲之本以六律爲之音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大饗亦如之大射帥瞽而歌射節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大喪帥瞽而廞作匶謚凡國之瞽矇正焉匏白交反廞虛應反朄引之刃反[illegible]

疏曰六律爲陽六同爲陰兩兩相合十二律爲六合陽

聲黃鍾大蔟等據注疏言陰聲大呂應鍾等皆據合旋而
言 陳氏曰國語曰景王將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
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制
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天地人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
十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黃鍾所以宣養
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
也三曰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蕤賓所
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
民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
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間大呂助宣物
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呂宣中氣也四間

[illegible]卷五 二十二

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五間南呂贊陽秀
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呂不易無姦物也
細鈞有鍾無鎛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鍾甚大無鎛鳴
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
則終終則復樂所以成政也觀此則十二律之名義略
可見矣 鄭氏曰八音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
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教六詩
教瞽矇也 王氏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於神明謂之頌三者詩之體也直述其事而陳之
謂之賦以其所類而況之謂之比以其所感發而比之

謂之興三者詩之用也故詩有六義焉 雜說以六德為
之本以此知樂乃出於聖人心術之妙 王氏曰六德
中和祇庸孝友也若子之學詩豈徒頌其空言哉要本
之於德而已蓋六德本於情性所以主於中六律稽諸
度數所以交於外以六德為之本故雖變猶止乎禮義
以六律為之音則詩所言之聲依永律和聲 鄭氏曰鄭
司農云[illegible]者在堂上樂或當擊或當拊玄謂拊形如
鼓以韋為之著之以糠擊拊瞽乃歌也鄭司農云下管吹
管者在堂下登歌下管貴人聲也下管陳小鼓也 疏曰樂
器笙簫之屬播揚其聲 王氏曰詩曰應田縣鼓鞉
鼓之以引樂 疏曰射節若樂以騶虞九節貍首七節

周禮集說卷五 二十三

采蘋采蘩五節之類則大師為之歌 鄭氏曰大師執
同律以聽軍聲大師[illegible]曰王者行師出軍
之日授將弓矢士卒[illegible]將張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
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志宮則軍和士卒
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鄭司農
說以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
無功 王介甫曰詔吉凶使知所戒一體之盈虛通於
天地應於物類故占之以覆[illegible]之以祲象聽之以同
律皆得其祥焉 鄭司農云誄陳也陳其生時行迹為
作謚 王介甫曰史序事王行見於事故太史讀之
掌樂王德成於樂故大師作謚謚成德之名也 王[illegible]

曰凡國之瞽矇正焉則皆屬於大師
小師掌教鼓鼗柷敔塤簫管弦歌大祭祀登歌擊拊下管
擊應鼓徹歌大饗亦如之大喪與廞凡小祭祀小樂事鼓
朄掌六樂聲音之節與其和（朄音胤廞許錦反）
鄭氏曰教教瞽矇也出音曰鼓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
之旁耳還自擊鄭司農云敔如漆筩中有椎敔木虎也
塤六孔管如篴六孔玄謂塤燒土爲之大如鴈卵簫編
小竹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
王氏曰鼗塤簫管堂下之樂也弦歌堂上之樂也敔以
合樂敔以止樂上下各有之以樂不可無作止之節故
也書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戛擊柷敔也此用之
一八 周禮訂義卷五 一二十四
於堂上也又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此用之於堂下也
鄭氏曰應鼙也 陳氏曰詩云應田縣鼓爾雅云大鼓
謂之鼖小鼓謂之應大小禮有朔鼙應鼙朔鼙乃所謂
朄也 鄭氏曰徹歌於有司徹而歌雍也大喪與廞從
大師也凡祭祀小樂事鼓朄如大師 王氏曰六樂之
作先後曲直則有節而小大清濁相應而不相陵則和
矣
瞽矇掌播鼗柷敔塤簫管弦歌諷誦詩世奠繫鼓琴瑟掌
九德六詩之歌以役大師（矇音蒙奠讀爲定故書奠或爲帝杜子春云帝讀定其字爲奠繫戶計反）
鄭氏曰播發揚其音也 王氏曰小師教之鼓鼗諷誦之
鄭司農曰諷誦詩主誦詩以刺君過故國語曰瞍賦矇
誦謂詩也 王介甫曰世奠繫當從故書世帝繫古書
有謂之帝繫者 鄭氏曰杜子春云世繫謂帝繫諸侯
卿大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昭穆之
繫述其德行瞽矇主誦詩并誦世繫以戒勸人君也故
國語曰教之世而爲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怵懼其
動 王氏曰誦詩則以知民風之厚薄誦世帝繫則以
知前世之興衰小史奠繫世則定繫世而已非誦之也
鼓琴瑟者誦詩及世帝繫也則鼓琴瑟以合而和之
王氏曰琴瑟是工之音二者皆以警戒也 左傳醫和
曰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
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
一八〇 周禮訂義卷五 一二十五
堙心耳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
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
降生五味發爲五色徵爲五聲淫生六疾
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掌大師之縣凡樂事相
瞽大喪廞樂器大旅亦如之賓射皆奏其鍾鼓鼜愷獻亦
如之（眡音視瞭音了相息亮反鼜音戚）
疏曰眡瞭以扶工也亦兼使作樂 王氏曰亦播鼗者
以鼗所用者衆也磬在東方曰笙東生也之方也磬在
西方曰頌西成功之方也 鄭氏曰頌或作庸庸功也
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入曰西階之
西頌磬東面 王氏曰掌大師之縣爲大師縣樂器

鄭氏曰凡樂事相贊相謂扶工　王氏曰大旅大故
祭亦如之大喪陳樂器而不作也賓射王與諸侯射奏鍾
鼓以爲之節焉　鄭氏曰愷獻獻功愷樂也杜子春讀
鼜爲憂戚之戚謂戒守鼓也擊鼓聲疾數故曰戚

典同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介甫曰典律同而名之曰典同典同則律可知矣

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辨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爲樂器凡
聲高聲䃂正聲緩下聲肆陂聲散險聲斂達聲贏微聲韽
回聲衍侈聲筰弇聲鬱薄聲甄厚聲石凡爲樂器以十有
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大䃂讀爲䃂是反衮古本反陂讀爲險陂之陂彼義反韽音闇又於鑑反侈昌氏反筰側百反弇音掩甄讀曾震之震鄭計反）

雜說大師主於和聲故合陰陽之聲典同主於制器故
辨天地四方陰陽之序惟大師旣合其聲然後付之典
同制器故典同曰掌六律六同之和　鄭氏曰陽聲屬
天陰聲屬地天地之聲布於四方爲作也　王介甫曰
天地四方各有陰陽之聲是爲十有二聲節十有二辰
雜比而和之取中聲焉以爲樂器　毛氏曰凡聲生於
形形異則聲異　鄭氏曰高鍾形大上上大也高則聲
上藏衮然如裹　王氏曰此鳧氏所謂鍾小而長小而
長則形高　鄭氏曰正謂上下直正則聲緩無所動
下謂鍾形大下下大也下則聲出放肆　王氏曰此鳧
氏所謂鍾大而短大而短則其形下　鄭氏曰陂謂偏
侈陂則聲離散也險謂偏弇險則聲斂不越也達謂其
形微大達則聲有餘若大放也微謂其形微小韽聲小
不成也回謂其形微圜回則其聲淫衍無鴻殺也侈謂
中央約侈則聲迫筰出去疾也弇謂中央寬弇則聲鬱
勃不出也甄猶掉也鍾微薄則聲掉鍾大厚則如石叩
之無聲　王氏曰凡爲樂器皆以此十二聲爲之齊量
而取中聲焉故其聲之病者得以審而去之凡播於樂
器者無非和聲也數者一二三四之所計也度分寸丈
尺之所揔也數度取之十有二律齊量取之十有二聲
此樂器形聲所以無過不及而皆得其中和焉　鄭氏
曰和謂調其故器也

磬師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教擊磬擊編鍾教縵樂燕樂之鍾磬凡祭祀奏縵樂（杜子春讀縵爲緐書之緐爲縵錦之縵莫半反）

鄭氏曰教教眡瞭也　劉氏曰宮縣有特磬十二鎛鍾
十二皆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也編磬編鍾各十
有六共爲一虡而磬師之職掌教眡瞭擊特磬與編磬
而又教眡瞭擊編鍾也　王氏曰言擊編鍾則鍾之不
編者鍾師自擊之　注疏縵樂雜聲之和樂者學記曰

不得其祀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此即關雎二南
二樂皆教其鍾磬　王氏曰祭祀奏縵樂則備樂故也

鍾師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
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祭祀饗食奏燕樂凡射王奏騶虞
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掌鼙鼓縵樂 [illegible]
[illegible]

註既金奏[illegible]之鍾及鎛以二者皆
不[illegible]而已以鍾鼓奏九夏鍾師直[illegible]
纂云鼓者九作[illegible]欲見鼓[illegible]次第
故[illegible]言之[illegible]氏曰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出入
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客來奏
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客
醉而出奏祴夏[illegible]
驁夏春秋[illegible]
文王之三又不[illegible]之三三拜曰三夏天子所以
享元侯[illegible]不[illegible]
詩篇世名[illegible]之大[illegible]
隨而亡是以頌不[illegible]
曰此九夏王夏惟王得奏之自肆夏以下故[illegible]禮[illegible]
夏若大夫之奏肆夏則僭禮也故郊特牲[illegible]
肆夏自趙文子始所以譏之也　鄭氏曰祭祀饗食奏
燕樂以鍾鼓奏之也掌鼙鼓縵樂謂作縵樂則鍾師擊
鼙和之

笙師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掌教歙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以教祴樂凡祭祀
饗射共其鍾笙之樂燕樂亦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
而藏之大旅則陳之 [illegible]

鄭氏曰教教眡瞭也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
篪七空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
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六尺五寸其中有椎雅狀
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
紐疏畫玄謂籥如篴三孔祴樂祴夏之樂牘應雅教其
舂者謂以築地笙師教之則三器在庭可知矣賓醉而
出奏祴夏以此三器爲行之節明不失禮也鍾笙與鍾
聲相應之笙廞興也興謂作之奉猶送也大旅則陳之陳
於饌處而已不縣

鎛師 鎛音博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氏曰鎛小鍾也國語曰細鈞有鍾無鎛尚大故也大
鈞有鎛無鍾尚細故也

掌金奏之鼓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饗食賓射亦如之軍

大獻則皷其愷樂凡軍之夜三鼜皆皷之守鼜亦如之大
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鄭氏曰奏金奏之皷謂主擊晉皷以奏鍾鎛也然則擊
鎛者亦眡瞭歟　王氏曰軍中夜戒之皷有三故曰三
鼜　鄭氏曰守鼜備守皷也皷之以鼖皷　雜說軍已
發行而國猶不廢守此所以又有守鼜後世用師行軍
而京師戒嚴者本於此

韎師韎讀如韎鞈之韎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鄭氏云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
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饗亦如之

〈周禮集說卷五〉三一

王氏曰韎師旄人鞮鞻氏皆掌夷樂而命名不同者韎
言其所服旄言其所執鞻言其所履韎赤色也作其樂
舞則使服其服從其宜也帥其屬而舞之則韎師之屬
舞者十六人也　鄭氏曰舞之以東夷之舞　劉氏曰
祭祀大饗皆用之者四夷之來王也　陳氏曰王者必
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白虎通云王者制夷狄樂不制
夷狄禮所以均中國不制禮者恐夷人不能隨中國禮
也記曰納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先王之於
夷樂雖或用之然夷不可以亂華哇不可以雜雅蓋亦
後之而弗先外之而弗內也劉夾谷之會齊有司請奏
夷樂孔子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請有司却

之然則魯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蓋陳之於門而已唐之
存皆奏於四門之外豈古之遺制歟

旄人

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
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
舞其燕樂
鄭氏曰散樂野人為樂之善者夷樂四夷之樂　王氏
曰旄人特教其舞而已　劉氏曰四方以舞仕於伶官
者屬之旄人焉

籥師

〈周禮集說卷五〉三二

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籥舞者所吹春秋萬入去籥　王介甫曰籥三
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律呂於是乎生樂之本也
掌教國子舞羽歈籥祭祀則鼓羽籥之舞賓客饗食則亦
如之大喪廞其樂器奉而藏之
鄭氏曰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文王世子曰
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　劉氏曰文王
世子云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則亦教武舞矣　陳氏曰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歈
籥籥章掌擊土鼓龡豳籥又笙師掌教龡籥明堂位曰土鼓
葦籥伊耆氏之樂也名之曰籥以吹籥之法在是故也

羽舞皆執籥以聲音之本在是故也　劉氏曰鼓
以鼓爲之節　疏曰所以樂器唯羽籥耳

籥章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籥章吹籥以爲詩章

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歙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
亦如之凡國祈年于田祖歙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
蜡則歙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豳彼貧反中音仲樂音洛歙音做書蜡爲蜡杜子
春云蜡爲蠟
鄭氏曰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
鄭司農云豳籥豳國之地竹豳詩亦如之豳詩豳籥豳人

吹籥之聲章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
王介甫曰王業之起本於豳而樂之作始於土鼓本於
籥逆暑迎寒祈年皆本始民事息老物則自使復本反
始故所擊者土鼓所吹者豳籥其所用豳詩焉　又曰
中春晝暑所謂日中陽於是而分故逆暑中秋夜寒所
謂宵中陰於是而分故迎寒　鄭氏曰豳詩豳風七月
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其類也此風也而言詩詩
摠名也　疏曰七月云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七月
流火之等是寒暑之事　鄭氏曰迎暑以晝求諸陽迎
寒以夜求諸陰祈年祈豐年也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
也豳雅亦謂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
事是亦歌其類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
畯農夫也杜子春云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
爲蜡歲十二月而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蜡之祭也主
先嗇而祭司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既蜡而收
民息已玄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求萬物而祭之者萬
物助天成歲事至此爲其老而勞乃祀而老息之於是
國亦養老焉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豳頌亦七
月也七月又有穫稻作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
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謂之頌者以其言歲終人功之
成　孔穎達詩疏曰鄭氏詩箋六七月二章云是謂豳
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云是謂豳頌自始至終別爲

三體　劉氏曰此三者皆奏豳詩或用其風重民時也
或用其雅尊先嗇也或用其頌報成功也

鞮鞻氏鞮丁奚反鞻九具反

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二十人
王氏曰鞮鞻者四夷樂人所屨之屨　芸閣呂氏曰鞮
鞻革屨也周官有鞮鞻氏盖變夷之服也革去毛而未
爲葦非吉屨也

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燕亦如之
鄭氏曰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
方曰禁　劉氏曰王者設官掌四夷之樂者示四夷之
樂王化也故於祭祀賓客服其服奏其樂聲其歌以明

王道之廣大也
典庸器
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庸功也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
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　王介
甫曰征伐所得之器而謂之庸器者庸民功也則征伐
之功凡以為民非利其器故也
掌藏樂器庸器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饗食賓
射亦如之大喪廞筍虡
王氏曰筍虡所以垂鍾磬之屬也横曰筍植曰虡　鄭
氏曰設筍虡視瞭當以縣樂器焉陳功器以華國也

司干
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干舞者所持謂楯也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
掌舞器祭祀舞者既陳則授舞器既舞則受之賓饗亦如
之大喪廞舞器及葬奉而藏之
王氏曰樂有文舞有武舞文舞則籥師教之武舞則司
干教之　劉氏曰國子未成童之時所學小舞則此干
戈當須輕小其制便於國子秉執回旋故列在樂器之
中而屬於大司樂也文王世子所謂冬夏學干戈秋冬
學羽籥皆於東序則是舞勺舞象時所用之器司兵之
職祭祀授舞者兵司戈盾之職授舞則國子成人者學

六舞當受於夏官矣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
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　王氏曰大卜以
下大夫為之而其官屬甚衆蓋先王重其事故也先王
成天下之亹亹定天下之吉凶莫大乎蓍龜而名官獨
曰大卜者以龜為主也左傳所謂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者是也蓋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
黄氏曰三從二逆作内吉作外吉二從二逆作内吉作
外凶人可違也卜筮不可違也筮可違也卜不可違也
故乃心卿士庶民與筮之數或可逆至於龜則有從而

已　疏曰卜人無別職以其助大卜卜師行事故也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其經兆
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兆或作垗
疏曰大卜所掌先三兆後三易次三夢者以筮短龜長
夢以叶卜筮故以先後為次　鄭氏曰兆者灼龜發於
火其形可占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原原
田也上古以來其法可用者有三　疏曰玉兆夏也瓦
兆殷也　鄭氏曰杜子春云原兆有周之兆　王氏曰
經常也其經兆之體則龜常兆之體也　鄭氏曰頌謂
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

其別皆六十有四
鄭氏曰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 王氏曰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 疏曰連山以純艮爲首艮爲山也歸藏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藏也周易以純乾爲首焉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爲占左傳云穆姜筮之遇艮之八周易占九六而云遇艮之八是據夏商不變爲占之事其經卦皆八乾坤震巽坎離艮兌也其別六十四也 鄭氏曰每卦八變者重之數也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觭讀如諸戎掎之掎居綺反陟如字運當爲煇

鄭氏曰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觭得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咸皆也陟得也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經運是視煇所掌十煇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眡日旁之氣以占其言凶九所占者十煇每煇九變其術今亡 劉氏曰王者之心天地萬物之心也故其心之有夢則日爲之煇是以與日同占焉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瘳勑留反
王氏曰古之作事者不殫一己之思慮明則謀之人幽則謀之鬼故其所以作龜而命之者有八焉 鄭氏曰作龜謂作其辭於將卜以命龜 王介甫曰征討伐及行役也 疏曰鄭司農云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 王介甫曰象天象變動 鄭氏曰鄭司農云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曰天事恒象皆是也 鄭氏曰與謂所與共事也 劉氏曰謀大疑之得失也果者卜所決之果否也 鄭氏曰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是也 至者卜所候之至否也 王氏曰雨者卜時之雨不雨瘳者卜病之瘳不瘳 鄭氏曰以此八事命卜筮蓍龜參之以夢春秋傳曰筮襲於夢武王所用 王氏曰邦事之八命以卜之龜故用三兆之法以占之以筮之蓍

故用三易之法以占之以考之夢故用三夢之法以占之作八命非特占之於龜亦辭之於筮叶之於夢而後已夫大卜以龜八命贊易夢之占而占人以八筮占八頌則占筮龜以筮夢合焉故洪範大疑謀及卜筮兩眡其從違以斷吉凶而武王曰朕夢協朕卜戎商必克者此也如是則國家之吉凶可以前知則詔王正厥事以救之也蓋吉凶之變雖自乎天而其所以感召之者實自乎人知吉凶而修政以救之則可以轉禍而爲福矣古人有以人君之言三而熒惑之退舍孰謂救政之不可爲歟 雜說大小一官專在詔救政蓋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旣於卜筮前知使人君預爲修

命之道其爲國家之利大矣
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
龜凡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
龜
鄭氏曰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蓍龜　王氏
曰立君以立嗣天下之本也大封以命諸侯一國之本
也故爲之事之大　鄭氏曰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
部高眡高眡龜骨高處作龜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涖
卜代宗伯也　陳氏曰大卜或作或命或貞或陳其事
不一喪祭轉於大貞則命龜大遷大師轉於喪祭則貞
龜凡旅則陳龜而已考之儀禮卜人奠龜宗人眡高及

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然則大卜於大祭祀凡喪事
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屬也國大貞作之而不命則命
者小宗伯也貞龜則貞之於卜位而不親命也陳龜則
陳之於饌所而不卜也　王介甫曰陳龜陳而不作與
陳樂器同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
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
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鄭氏曰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此言四兆者
分之爲四部若易之二篇書金縢曰開籥見書是謂歟
其云方功義弓之名未聞眡涖卜也揚猶熾也致其墨

者孰灼之明其兆　劉氏曰兆體旁釁爲兆墨微而不可
以辨故致其墨食則見而可辨矣書曰惟洛食　疏曰
龜有六種　鄭氏曰上仰者也下俯者也左左倪者也
右右倪也陰後弇也陽前弇也所卜者當各用其龜大
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其他卜師命
龜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詔相告以辭及威儀
龜人
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工取龜攻龜
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
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

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
于龜室上春釁龜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
如之喪亦如之[illegible]
鄭氏曰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東龜青西龜
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弇果後弇獵左
倪靁[illegible]右倪若
是其體也東龜南龜長前後在陽象經也西龜北龜長
左右在陰象緯也天龜俯地龜仰東龜前南龜卻西龜
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龜室六龜各異室也秋取龜及
萬物成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上
春夏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云釁祠龜策秦以十月建

亥爲歲首則秦亦或以歲首舉祭耳舉祭者殺牲以血
神之也先卜始用卜筮者　王氏曰耕則祭先嗇焉田
祭先牧食則祭先飯示不忘本也況卜以吉凶　前知
用安可忘之乎天曰祀地曰祭兼言祭祀者天神地明
而不測卜能通之在所尊焉天地之道也　鄭司農云祭祀先卜者
難牲日貨　鄭氏曰奉猶送也送之於所當卜

菙氏　時髓反本又作壟同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王氏曰菙荆木也灼龜用荆故名官曰菙氏

掌共燋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爇燋遂歛其焌契以授
卜師遂役之　燋哉約反契苦計反焌存悶反又祖悶反爇如悅反讀如焞燋之焌存悶反

鄭氏曰杜子春云燋謂所爇灼龜之木也契謂契龜之
鑿也詩云爰始爰謀爰契我龜玄謂士喪禮曰楚焞
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
火　燋謂之義日後取火於燋之義也　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
王氏曰契之銳頭爲焌以契之銳頭火而吹之其頭若
戈鐏焉焌契既然乃授卜師以卜師揚火作龜以致其
墨是也菙氏因而贊相其事爲焌之所役也

占人

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占人占蓍龜之卦兆吉凶　王氏曰易曰以卜
筮者尚其占蓋占事知來以視兆吉凶則謂之占人

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凡
卜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凡卜簭既事則
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簭音筮繫音係比毗志反

鄭氏曰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以
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
也　疏曰八頌之八事即大卜邦事作龜之八命也八
故亦八事也　鄭氏曰以八卦占筮之八故謂八事不
卜而徒筮之也其非八事則用九筮占人亦占焉　王
氏曰筮有八故八筮則八故之筮也龜有八命八頌則
八命之頌八卦則八筮之卦由此推之則占人雖以占
龜爲主亦合筮而占焉而職其從違以斷吉凶也　王

介甫曰卜以龜筮以蓍占體占色占墨占坼皆占龜而
曰凡卜簭則筮亦占體故也詩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筮占體可見矣　鄭氏曰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
也坼兆釁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小大坼有微明
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
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坼明則逢吉
王氏曰卜之事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
後體備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
占備焉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事之序也故玉藻曰卜
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據事序先後言之而周禮先言
君占體者尊卑之序也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

詩禮神之幣也比其命謂書其命龜筮之辭而比之占
終則計其占之中否則以考官占之得失而進退之
簭人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氏曰問蓍曰筮其占易
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
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
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九
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相息亮反比毗志反
王氏曰易以卦言筮以數言定數然後成卦則筮定數於
始卦成體於終也易有三則所立之名不同筮有九則
〈周礼集説卷五〉四十二
所筮之事不一 劉氏曰筮之有九猶龜之八命 鄭
氏曰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更謂筮遷都邑也
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否也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謂
事衆筮其要所當也易謂民衆不悅筮所改易也比謂
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日也參謂筮御與右也環
謂筮可致師不 王氏曰大事先筮而後卜者蕉用卜
筮而尊龜焉故後之吉凶取斷於龜也 鄭氏曰相謂
釋也 王介甫曰筮亦有美惡如龜矣
占夢本又作𡪞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
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
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
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儺敺疫[illegible]
王氏曰其歲時其夢之歲時也 王介甫曰人之精神
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大和乃利貞此占夢之所以設也 王氏曰列子
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一體之
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蓋人之生也受命於
天地賦形於陰陽則其精神往來與陰陽相爲流通而
禍福妖祥成敗得喪之出於吉凶者固無所逃矣 鄭
〈周礼集説卷五〉四十三
氏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陰陽之氣休王前後
日月星辰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
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
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
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
始有適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也正夢
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噩夢驚愕而夢思夢覺時所思
念之而夢 王介甫曰寤夢者寤實夢然于中生 鄭
氏曰喜夢喜悅而夢懼夢恐懼而夢季冬日窮于次月
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於是發幣而問若休慶之
云爾因獻群臣之夢言於王歸美焉詩云牧人乃夢夢

衆維魚矣旐維旟矣此所獻吉夢　劉氏曰人之精神流乎天地禨祥兆於至誠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先知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亦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季冬聘問于王之夢以天道終而復始必有禨祥預兆于夢故吉則獻其說王拜受之貴天命也不吉則舍萌于四方者萌兆也謂夢不吉則求其所以不吉之萌兆於四方而舍去之以贈送其惡夢使不復効也遂令始難驅疫以逐不祥之氣用以受新焉

眡祲子鴆反

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氏曰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魯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　王氏曰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天人同流相應而不相遠先王於天象必立官以觀妖祥辨吉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此眡祲之所由設也

掌十煇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叙九曰隮十曰想掌安宅叙降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illegible]瞢亡鄧反故書彌作迷隮作資弊必世反

鄭氏曰鄭司農云煇日光氣也　王氏曰妖祥者吉凶之方萌吉凶者妖祥之成事　鄭氏曰鄭司農云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鳥也　劉氏曰象者陰氣附日凝結成象鑴黑氣如鑴刺於日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監雲氣臨日也　劉氏曰闇者日食之既方晝而闇也瞢者陰氣蒙蒙日光瞢然也彌者横氣貫日迷天也叙者片段成列有次序也隮蝃蝀升隮于日旁也想雜氣象似以成形想也　又曰日者大陽之精出地則為晝照物則為生陰斜之象或侵于晝日光所灼莫不消除也今日旁有陰邪之氣干犯之而不能消除者陽剛之德衰日光為之微弱陰邪盛大莫克消除以成十者之異以洪範五行推之則人君無剛健之德陰邪氣盛干犯日光適見于天以示警戒也聖人設官以掌其事方有萌兆則詔于王而敕政脩焉　王氏曰掌安宅叙降者謂人覩妖祥則不安其居者視祲則以其法為之安其居處也又為叙其妖祥而降之使之備其凶而應其吉若保章降凶荒之祲象是也正歲則行事者行安宅叙降之事以豫告乎下也　鄭氏曰弊斷也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大祝祝官之長　胡仁仲曰醫卜祝史技藝也然切於人身而人理之所不能不用者也先王之世醫卜祝史世守其事而隸身于官醫以十全為上過誤而

殺人者有誅有大事則訊之卜有疑事則决之卜而吉
凶軍賓嘉九有告于鬼神者必祝史宣其意然後主事
者得全其精而與神明交矣今世則不然散于民間取
人者但非獨人者無禁殺人者無誅而妙遂陰陽之說
有十全之功者官亦莫之辨用也國有大事事有大疑
內不及後諸心外不謀之士庶精不謀之龜筮而卜道
以亡噫五禮之不得其理久矣君子沒不知其義祝史
豈能知其數哉故民間惟有疾病則卜而卜者率皆誑
言其鬼其神之怨怒以恐惑之民率破産祀鬼而不求
醫至有淑荒夷之神驅除其祖考而不薦者豈不傷人
情逆天理乎是故君天下欲神其民者鄉黨卜祝史之

濫亦必如先王之世然後禮教可行也

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 祝之筴及音同

疏曰此六辭皆是祈禱之事皆有辭說以告神故曰六祝之辭 王氏曰先王中心誠信於鬼神示而其誠不可見大祝以辭爲信於鬼神示然後可以求福祥求永貞 劉氏曰先儒咸以小祝小祭祀侯禳之事以解六辭非其義也大祝者祈祝大事也故郊祀天地社稷宗廟六享則用大祝之六辭所以祈福祥於國家 鄭氏曰求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命也 劉氏曰順以祈四時可順也年祝祈大有年也 鄭氏曰吉祝祈福祥 王介甫曰化祝彌兵裁兵遠辠疾 劉氏曰瑞祝祈順氣成象天降甘露地出醴泉也筴祝祈遠等不虞乎人大同而逢吉也 若金縢冊祝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禬四曰禜五曰攻六曰說 說如字禜音詠禬古

劉氏曰彼六祝者因祭享祀而祝之也此六祈者將為一事祭而祈之 王氏曰大鬼神示之於人幽明異勢疑若不可同也然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先王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同鬼神示固有道矣大祝之六祈以其誠信於鬼神示而已類合其類而祭若類上帝之類也

造即其所而祭若造于祖之類禬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之類禜若春秋祭禜之類攻以治去其害故剪氏以攻禜攻之之類以辭責之之謂說若庶氏以攻說禬之之類先王所祈如此亦以與民同吉凶之患而已彼於禍福之際固未數數然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鄭司農云祠當爲辭

鄭氏曰一曰祠者交接之辭春秋傳曰古者諸侯相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辭之辭也 劉氏曰命者王者之命令以通下情若說命畢命誥者若湯誥洛誥會者謂王者會同諸侯有辭以誓之若甘誓湯誓泰誓 鄭

氏曰傳賀慶言福祚之辭若禮記所謂善頌善禱諸若

哀公誄孔子之類禱謂禱於上下神祇之類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齍音咨）

劉氏曰謂易其常名以爲美稱用申其所以尊而敬之之心焉　鄭氏曰神號若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示號若云后土地祇牲號犧牲皆有名號若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皆有名號若黍曰香合粱曰香萁稻曰嘉蔬幣號若玉曰嘉玉幣曰量幣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擩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擩如悅反繚音了）

劉氏曰大祝之設所以事鬼神者也此九祭當是六享於宗廟而皇尸祭食之法是以大祝掌之然而祭食祭所先進凡賓主行食禮則莫用焉天子祭禮不存今以諸侯之大夫少牢饋食之禮明之命祭謂安尸尸坐祝始命尸取韭菹擩于三豆祭于豆間是也衍祭謂上佐食取黍稷及切肺受尸尸受而同祭于豆間賓尸所謂黃祭以其行多故云衍也炮祭謂次賓奉羊臐[illegible]鹽而祭也周祭謂賓尸佐食祭之也振祭謂[illegible]腊豰脀皆振祭之[illegible]是也擩祭謂[illegible]取菹以擩于醢而祭也絕祭謂刌肺以絕其本而祭也繚祭謂刌肺之大本而紾之以爲繚祭大夫以下絕而不繚以上繚而又絕故鄉飲酒禮言繚右絕末以祭也共祭謂凡尸之食祭皆上佐食王祝共之所以尊之也

辨九𢷎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𢷎六曰凶𢷎七曰奇𢷎八曰褒𢷎九曰肅𢷎以享右祭祀（𢷎音拜下同振讀爲振鐸之振奇讀爲奇偶之奇褒音報[illegible]）

劉氏曰稽首頭至地久而後興頓首至地即興空首至手即興所謂拜手也　疏曰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禮　哀十七年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illegible]周

公拜手稽首成王亦下拜手稽首[illegible]凡自敵者皆從頓首拜　陳氏曰春秋時晉穆嬴抱太子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於叔孫則頓首[illegible]於尊者之禮也

鄭氏曰振動戰栗變動之拜[illegible]陳氏曰凶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illegible]　陳氏曰儀禮鄉飲鄉射聘禮[illegible]是也

鄭氏曰鄭大夫云[illegible]是也鄭[illegible]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故曰[illegible]肅使者　黃閣曰禮[illegible]以揖[illegible]大祝言禮之重者則先稽首而繼之以頓首[illegible]言禮之輕者則先吉拜而繼之以褒拜肅拜則空首[illegible]

振動禮之漸殺者也褒拜肅拜禮之尤殺者也　鄭氏
曰享獻也謂朝獻饋獻侑勸尸食而拜
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隋釁逆牲逆尸
令鐘鼓右亦如之來瞽令臯舞相尸禮既祭令徹大喪始
崩以肆鬯渳尸相飯贊斂徹奠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
事國有大故天烖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
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大
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及行舍奠建邦
國先告后土用牲幣禁督逆祀命者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禋音因隋許規反右亦當爲侑臯讀爲卒嗥呼之嗥戶高反相息亮反彌亦尒反付當爲祔
鄭氏曰禋祀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　王氏曰祭

一八〇周礼集說卷五　一　五十

祭地示也　王介甫曰明水以鑑取水於月明火以燧
取火於日至絜而清明者也號六號祝六祝　鄭氏曰
隋釁謂薦血也凡祭血曰釁王氏曰隋若守祧所謂藏
其隋逆牲則二裸之後王出廟門而逆牲逆尸則向祭
之晨王出廟門而逆尸隋釁逆牲逆尸皆以鐘鼓爲節
大祝令之而已右謂尸食而侑之來瞽臯舞樂師詔之
大祝來之也　鄭氏曰相尸禮延其出入詔其坐作也
肆鬯所爲陳尸設鬯也渳尸以鬯浴尸大喪言甸人讀
禱者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甸人喪事代王受眚
災大祝爲禱辭語之使以禱於藉田之神　王氏曰凡
既虞卒哭而有祔祭十三月小祥而練二十五月大祥

註號掌國事辨護之也彌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
既則祠之以報焉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
社而後出謂之宜所謂宜于社也司馬法曰將用師乃
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以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
冢社乃造于先王所謂造于祖也春秋傳曰君以師行
祓社釁鼓祝奉以從詩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所謂設
軍社也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此師祭也所謂類上帝
也前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
祝辭告之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
大山川歟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
牲幣反亦如之　陳氏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

一八〇周礼集說卷五　一　五十一

迎尸以下事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
於學　劉氏曰禁督逆祀命者謂不稟天子命令而僭
於祀典者禁之頒祭號于邦國都鄙謂彼得祭者則頒
其號也　鄭氏曰號六號也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
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大祭祀逆齍盛送逆尸沃
尸盥贊隋贊徹贊奠凡事佐大祝大喪贊渳設熬置銘及
葬設道齎之奠分禱五祀大師掌釁祈號祝有寇戎之事
則保郊祀于社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
事焉彌讀曰敉亡爾反熬五羔反齎音咨
劉氏曰非天地宗廟日月星辰社稷而當祭祀之者皆

小祝所掌也候候也候迎順氣之祭禳祭以禳除災害也既將事以侯禳則禱以祈之祠以報之而掌祝號焉　鄭氏曰逆迎也　劉氏曰弭裁兵亦有祭焉以見王者不得已而用兵也皋疾天降罪罰札瘥其民爲政者之所恐懼也故設祭禳以遠之　鄭氏曰隋尸之祭也奠爵也祭祀奠先徹後及言之者明所佐大祝非一也凡事佐大祝唯大祝所有事也大喪設熬棺既蓋熬黍稷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也銘書死者名於旌齋猶送也送道之奠遣奠也　劉氏曰既設道齋之奠又分禱五祀以告王喪之行　鄭司農曰釁釁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　王氏曰有寇戎之事則保郊保神壝之在郊者祀于社社不在郊無所事保故祀之而已保郊所以防患祀社所以弭兵也

〈○周礼集說卷五〉　〈五十二〉

喪祝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大喪勸防之事及辟令啓及朝御匶乃奠及祖飾棺乃載遂御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掌喪祭祝號王弔則與巫前掌勝國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辟音闢匶音舊說吐活反 鄭氏曰勸倡道前引者也防執披備傾戲也　疏曰天子七月而葬七日殯殯時以輴載塗其棺及至葬時除菆塗輴所謂辟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命啓喪祝命徒人開之及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爲御匶也奠朝廟奠也及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時出則祖也玄謂祖爲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乃載遂御御之者執翿居前卻行爲節度及葬御匶出宮乃代喪祝二人相與更也鄭司農云及壙說載下棺也除飾去棺飾也　鄭氏曰喪祭虞也　鄭司農云王弔則與巫前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也　鄭氏曰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者若亳社是已存之者重神也　龜說必立亡國之社何也蓋存先代之後志乎外之曰賓和柔之器古人如此皆有深意如詩之有客白馬助祭於廟

〈○周礼集說卷五〉　〈五十三〉

皆是所以警戒修省之意

甸祝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

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舍奠于祖廟禰亦如之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禰乃斂禽禂牲禂馬皆掌其祝號 [illegible]　王氏曰貉師祭也立表以祭故謂之表貉　陳氏曰古人祭貉於立表之處無壇壝其置甲胄弓矢於神坐之側建旗於神坐之後此師祭也　鄭氏曰田者習兵之禮故亦禡祭舍奠告將時田若將征伐鄭司農云禰父

廟也　王氏曰師田用師以田也劉氏曰致禽以祭
中乃屬禽及郊饁獸既田則虞人植旗所禡之地屬禽
各以其類聚之也乃以所獲之獸饁饋于郊薦於四方
群兆入以釋奠于祖禰告至也致禽者擇取三十入弄
腊人以爲乾豆備祀享祭焉禂禱也禱牲禱馬者又因
致禽以祭牲牢之神求其博碩肥腯也以祭馬祖之神
求其六閑四種孔阜奕奕也詩曰吉日維戊既伯既禱
其是之謂乎

詛祝　側慮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詛祝之使沮敗

掌盟詛類造攻説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
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鄭氏曰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主於要誓六
事曰盟小事曰詛　王氏曰詩曰侯詛侯祝是也類造
攻説禬禜大祝之六祈也　鄭氏曰載辭爲辭而載之
於策坎用牲加書于其上也春秋傳曰使祝爲載書國
謂王之國邦國諸侯之國也　劉氏曰謂彼不信而渝
盟以負于神也故敘國之信以詛之于神用以質邦國
之劑信質成也劑謂盟載之約也俾明神降禍於渝者
則天下無敢持不信以事其君焉無敢渝盟以事不信
焉

司巫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鄭氏曰司巫巫官之長　王昭國語曰古者民神不雜
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
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
是則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楚語之言則是而其
謂男覡女巫則誤也　雜説先王之時安有祝詛之事
今特設巫祝一項官十餘員周公似好誣者是不然正
是周公通幽明之理所以安鬼神之道與堯命重黎相
似重黎雖不是巫亦是此意到漢無此一項官居祠詔
祭無所不有遂有巫蠱之事看其如此之殺雜方知周
公之意思深長

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
巫而造巫恒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蒩館凡祭事守瘞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匰音丹蒩子都反

王氏曰男巫女巫皆不豫爲員數司巫則羣巫之長故
掌其政令　鄭氏曰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
公之神鄭司農云魯僖公欲焚巫尫以其舞雩不得雨
也杜子春云帥巫而造巫恒謂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
常處以待命　劉氏曰祭祀則共匰以藏木主　王氏
曰主者神所依匰則承主之器也　鄭氏曰道布者爲
神所設巾中霤禮曰以功布爲道布屬于几也蒩之言

也祭食宥當務考館所以承鉏若今筐也士虞禮曰苴
刌茅長五寸實于篚饌于西坫上九祭祀守瘞謂若祭
地示有埋牲王者則守之祭禮畢則去之　劉昭人死
骨肉歸于土精神除于天故後事則巫掌降其神焉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
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　王氏曰祝則以辭
而通神巫則神之所降而依之故巫所以佐祝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冬堂贈無方無笲春招
弭以除疾病王弔則與祝前衍讀爲延贊之弭讀爲彌亡反
王氏曰望祀望衍九祝所祀之神男巫則望而降之　疏

曰衍延望衍其神　王氏曰授號授祭者以祭號大祝
所辨六號是也　王介甫曰旁招以茅者以茅招所祀
四方之神以茅則與藉之用茅同意　劉氏曰冬者歲
之窮宜推故以納新也況堂乃人之所寢而安之者
不宜有邪氣有妨春陽之來也不宜有妖祟以礙吉祥
之至也　鄭氏曰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也
其行必自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則東當西則西四方
爲可也　劉氏曰小大多少莫不除之故曰無笲春陽
既來則亦祭以招吉祥以弭去禍祟則疾病可得而除
矣　王氏曰與祝前與喪祝　王介甫曰弔用巫祝臨
死者故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旱暵則舞雩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暵呼旱反
劉氏曰祓除邪氣又煮香草桃茢以釁浴皆乘陰陽代
謝之時爲之今醫方猶爾旱暵師女巫以舞助陰氣也
鄭氏曰求雨以女巫檀弓曰歲旱繆公召縣子而問焉
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無乃
已疏乎女巫與女祝前后如王禮也凡邦之大裁歌哭
而請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
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大史史官之長　王氏曰大史掌預告朔于邦國

大祭祀則與執事卜日大師則抱天時又藏六官之所
登馮相保章皆占星象則職於大史之下此職蓋述紀
國事及星曆卜祝矣惟其職掌紀録明曆卜故凡郡國
計書及天官星曆諸書皆藏於此晉韓宣子適魯觀書
於大史見易象與魯春秋則知象數赴告之書藏於大
史明矣大史惟有此書故得紀成敗占災異也在周已
然則爲可知楚昭王時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楚子
使問周大史對曰其當王身乎則知太史兼明天象明
矣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灋以逆官府之治
掌則以逆都鄙之治凡辨灋者攷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國

都鄙及萬民之有約劑者藏焉以貳六官六官之所登者
約劑亂則辟灋不信者刑之辟音闢殺所戒反攷音
　王先生曰大宰建邦之六典小宰司會皆貳之而司
書則直掌其書耳至於大史言建邦之六典與大宰一
同以此知大史之權最重蓋古之日官也左傳曰天子
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
日以授百官于朝是太史雖非卿而其實建六典以居
六卿之職　雜說大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宜屬於天官
而乃在此何也凢大宰之命令大史必與焉見於書之
顧命國語耤田之事類皆可攷　鄭氏曰逆迎也六典
八法八則冢宰所建以治百官大史又建焉以為王迎

受其治也　王氏曰上之制下以有法也其書皆藏於
大史而邦國官府都鄙有疑者則使之辨於大史而考
之不信者是謂非法其刑之宜矣夫天子制法臣下守
法是宜承式而行謹度而循苟辨而不信事理妄會是
奮其私智將至於亂法矣然則攷其辨法所以伸其在
下之情刑其不信所以杜其好辨之源也　鄭氏曰約
劑約盟之載辭及券書也　王氏曰司約掌邦國及萬
民之約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盖六官所
藏約劑有登于司約而藏焉者大史又藏焉則以貳六
官所藏及其所登者而參攷之故也約劑所以輔信令
又從而亂之則信信而奸偽滋起啓其書而正之不信

則奸偽以知刑之所取也司約不信者服墨刑大亂則
殺亦以約其罪之輕重也
正歲年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都鄙頒告朔于邦國閏月
詔王居門終月
　鄭氏曰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不齊正之以閏若今
時作曆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事春秋傳曰閏
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於是乎在　疏
曰一年之內有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
在後朔氣在晦則後月閏中氣在朔則前月閏節氣有
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中氣匝則為歲朔氣匝則
為年假令十二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

正月立春節此即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冬至
中此中氣匝此即是中數曰歲　王氏曰先王上以學
天之時下以成人之事或頒于官府或頒于都鄙去國
之事曆定矣然後頒告朔于邦國　鄭氏曰天子頒朔
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奉行之謂之
告朔　王氏曰玉藻曰諸侯皮弁聽朔于大廟古月必
朝服而朝則古人重朔如此而文公不視朔此子貢所
以欲去告朔之餼羊也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劉氏曰明堂路寢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每月視
朔聽政于其堂王居必隨日月之會也閏月無所會之
次故居其門之左扉　王氏曰先王曆象日月星辰

以授人時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餘則歸之閏閏非四時之正也而四時不得則不正然歲時日月蓋有常矣而置閏則無常王者體天而立道於四時春居青陽秋居總章夏居明堂冬居玄堂其居固有常矣至閏而居門以門者一闔一闢之變而往來不窮之道也玉藻曰閏月闔門左扉居其中然則王之居門也豈一朝一夕而已哉亦以應天而已則不可以不終月終月者所以成其事也所以見王者消息盈虛與時偕行也

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攷焉不信者誅之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大遷國抱灋以前大喪執灋以涖勸防遣之日讀誄凡喪事攷焉小喪賜謚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飲大射鄉射之禮中丁仲反遣弃戰反

鄭氏曰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執事大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 疏曰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羣執事預祭之官 王氏曰祭事則繁矣具載於禮書之文故讀禮書則按其文之所載而協其事之所常共以史主書故也 註疏協合也謂習録所當共之事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失錯物有不共 王氏曰位有常處史執禮書以次叙之 疏曰大史掌禮知行事得失故與人致

焉其低冒職事者誅之此謂與祭之人也 王氏曰大會同朝覲將幣所謂廟中將幣三享之時盖諸侯將幣有三享之禮而王於受授之際其儀亦多矣大史執書詔王亦以協其禮事 疏曰大出師則大史抱天時據當時占文也與大師瞽人知天道者同在一車之上共審天文以知吉凶 鄭氏曰史官主知天道故國語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瞽即大師也 王氏曰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以聲而知天道也太史抱天時以晝而知天道也大遷國若盤庚之遷都八史抱司空營國之法先至其所 鄭司農云勸防引六紼 鄭氏曰大喪遣之日讀誄謂祖廟之庭大奠將行時也人之道終於此累其行而讀之凡喪事攷焉知其得失也小喪賜謚則卿大夫也凡射飾中舍筭鄉射禮曰君國中射則皮豎中於郊則閭中於竟則虎中大夫兕中士鹿中天子之中未聞中所以盛筭也設筭於中以待射時而取之射中則釋之 王氏曰中形為閭虎兕鹿之屬而鑿其背以盛筭明善射多筭則能勝物而制之以為用也執其禮事以禮書皆掌於大史故也 疏曰謂射禮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祭祀讀禮灋史以書叙昭穆之俎簋大喪大賓客大會同大軍旅佐大史凡國事之用禮灋者掌其小事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故書簡為簡杜子春云簡當為簡鄭讀為定書或為簡

鄭氏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所謂周志國語所謂
鄭書之屬是也史官主書故韓宣子聘于魯觀書大史
氏 繫世則帝繫世本之屬是也小史主定
之瞽矇諷誦之 王氏曰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父子相
代謂之世世之所出謂之繫奠係世以知其本所出辨
昭穆以知其世序凡此皆有書小史則定而辨之
曰先王死日爲忌名爲諱告王當避此二事 鄭氏曰
大祭祀讀禮法者大史也執事也史此小史也
禮法者小史叙俎簋以爲節也大祭祀小史主叙昭穆
之俎簋以其主定繫世 王氏曰俎以盛牲簋以盛黍
其先後有叙多寡有數 鄭氏曰卿大夫之喪賜謚讀
誄亦以大史賜謚爲節事相成也

馮相氏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氏曰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
掌十有二歲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
辨其叙事以會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時之叙
[illegible]曰十有二歲者歲謂太歲左行之地行於十二辰一
歲移一辰也十有二月者謂斗柄月建一辰十二月而
周也十有二辰者謂子丑寅卯等也十日者謂甲乙丙
丁等也二十有八星者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等皆有
位處也 王氏曰辨其叙事若仲春辨秩東作厥民析
仲夏辨秩南訛厥民因仲秋辨秩西成厥民夷
朔易厥民隩其事各有先後之序 鄭氏曰會天
合此歲月日辰星宿五者以爲時事之候若今曆日大
歲在某月某日某甲朔日直某也
景尺三尺夏至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
氣至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
月弦於牽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否春秋冬夏氣皆
至則是四時之叙正矣
王氏曰此皆以土圭致之以度其至
否典瑞云土圭以致四時日月者此也

保章氏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氏曰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劉氏曰馮相氏考諸
曆數以知天道者也保章氏占於天象以察時變者也
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變動以觀天下之遷辨其吉凶
志古文識
劉氏曰常之 鄭氏曰星謂五星辰日月所
會 王氏曰星有羸縮日有明晦月有盈虧
常也而天下之妖祥禍福之遷遷于下者實應之矣
劉氏曰志者記載其變動之順逆以知天下之遷易而
辨其吉凶之大小淺深以詔於爲國者也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

鄭氏曰星土星所主土也 劉氏曰星土辨九州偁分氐兗州也房心豫州也尾箕幽州斗牛揚州也虛危青州也室壁并州也奎婁胃徐州也昴畢冀州也觜參益州也井鬼雍州也柳星張三河也翼軫荊州也其星宿星犯於其宿爲災五星當在其宿而盈縮失度亦如之故觀其妖祥可知其土矣 鄭漁仲曰按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如此則分星之說其來尚矣然古之星經至漢散亡保章氏分星不可攷今堪輿所載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鄭氏所引十二次之分本漢地理志大略見於左氏國語然漢費直班固蔡邕魏陳卓李淳風僧一行諸家之說大同小異其爲十二州之分星明矣然竊疑之青正東玄枵在北雍正西鶉首在其南揚在東南而星紀在北冀在東北而大梁在正西徐在東而降婁在西豫與三河居天下之中而大火在正東鶉火在西南此其最舛者也并在北娵訾在北荊正南而鶉尾在南此其正得躔次者也益在西南而實沈在西幽在東北而析木在東兗在東而差北而壽星鄭在東北其得躔度之微差者也又何耶國語伶州鳩曰昔武王伐商歲在鶉火云歲之所在即我分野賈公彥取爲正義曰分星則以諸國始分封之年值歲星所在之辰以爲之分次此說非也不知國

有分星蓋古人封國之初命以主祀之意昔堯舜封閼伯於商丘主辰則辰爲商星商人是因封實沈於大夏主參則參爲夏星唐人是因今晉爲唐後爲晉參爲晉星如此則是古人封國命以主祀之意無疑辰爲商星參爲晉星其來久矣非因封國始有分星使封國之時歲星所在即爲分星不應扣土因閼伯晉人因實沈其爲封國命祀之意可考矣漢魏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辰次度數各因當時歷數與歲星遷徙亦非天文之正不可爲據又況魏趙大梁則西河合於東井秦拔宜陽則上黨入於輿鬼 井鬼皆秦分 方戰國未滅時星家之言屢有明驗今則同在畿甸之內或者又執漢晉地理以求之則非也善乎唐一行之言十二次也惟以雲漢始終言之雲漢江河之氣也認江河脈絡於兩戒識十二維非沉於四維下參以古漢郡國其於區處分野之所在如指諸掌蓋星有氣耳雲漢也北斗也五星也無非是氣也一行之學其深矣乎

以十有二歲之相觀天下之妖祥 相息亮反

鄭氏曰歲謂大歲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所建之辰也歲星爲陽右行於天大歲爲陰左行於地十二歲而小周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之屬 王氏曰分星經星也故有所主之封域歲星緯星也異於分主則無常主矣占其所見之相有逆順盈縮伏見進退之不同而

妖祥著於天下矣
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降豐荒之祲象
䟽曰物色也此五色之雲以辨吉凶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以二至二分觀雲色青為蟲白為喪赤為兵荒黑為水黃為豐故春秋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　王氏曰降豐荒之祲象盖其說於國使民知之焉故謂之降事未至而使之備患未至而使之防先王所以仁民可謂厚矣
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鄭氏曰十二風者十二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和否春秋楚師伐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多死聲楚必無功是時楚師多凍其命乖別審矣　王氏曰十有二風風之生於十二辰之位者也盖天地六氣合以生風艮為條風震為明庶風巽為清明風離為景風坤為凉風兌為閶闔風乾為不周風坎為廣莫風八風本乎八卦傳曰舞以行八風謂此也四維之風兼於其月故艮為條風而立春亦曰條風巽為清明風而立夏亦曰清明風坤為凉風而立秋亦曰凉風乾為不周風而立冬亦曰不周風故八風變而言之又謂十二風也風生於天地之和氣以風察天地之和和則無事矣不和則命乖別之妖祥以告人而使知所備焉乖則異而不同別則離而不合乖別者不和之所致也然乖別在人而妖祥先見於風則人與天地同流通萬物一氣故也
凡此五物者以詔救政訪序事
王氏曰日月星辰之變動也星土辨九州也十有二歲也五雲之物也十有二風也即所謂五物　劉氏曰凡保章之職用此五物以測陰陽之和否察天地之逆順以詔王反躬務德以修救政也　王介甫曰詔以詔上訪以訪下救政災荒乖別之政序事救政之事所當先後緩急　王氏曰夫惟天有以示人惟人有以奉天修其誠足以應其情正厥事足以格其變此聖人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也

內史
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陳彥群傳議成周建官之法內史掌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內史掌書外令御史掌贊書凡數者以為王有命以書致之則贊為辭若今尚書大抵治黜陟未嘗掌文書至漢時凡有制誥則以尚書掌之武帝與淮南王安能每為報書及賜嘗召司馬相如等視草迺遣自後從事文章改尚書令為中書謁者東漢有蘭臺述作之事唐制待詔翰林院百工校藝晉居焉其後尊重文章而有翰林學士之設親近

人主權重丞相推冊皇后太子翰林則作制詔 國

翰林學士知內制知制誥知外制

掌王之八枋之灋以詔王治一曰爵二曰祿三曰廢四曰置五曰殺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奪執國灋及國令之貳以攷政事以逆會計掌敘事之灋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賞賜亦如之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illegible]本脫[illegible]作）

鄭氏曰八柄大宰既以詔王內史又居中貳之 劉氏曰聖人獨執以制天下治者八柄也大宰掌八柄以詔王馭群臣者不敢擅其重輕也內史佐其法以詔王治者又以察其中否也夫八柄雖出於王又非大宰所敢擅也而內史猶以法令攷之者有失其由則弗書其命也期協于中然後方策行焉此周之所以獨求其治者設官執法內外相維以制其失而惟中之求也雖貴為天子富有八柄亦不得作好作惡以遂其私而況其下者乎 王介甫曰大宰八柄之序先爵祿而後刑威於慶賞則先重而後輕於刑威則先輕而後重觀爵與刑之意至於內史則慶賞刑威雜而不知其孰先其於守法而不預其道揆之意也 王氏曰大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者明道揆於上而所掌者非特法而已內史掌王八枋之法以詔王治者謹法守於下而道揆有不與

也謂之八枋之法則所掌者法而已謂之王之八枋法當自王出故也 鄭氏曰國法六典八法八則也[illegible]跡曰九國之政令亦掌其貳以考其政事逆其計會而知其得失善惡而誅賞也 王介甫曰敘事治先後也納言於上詢訪事於下 雜說有事斯有法軍旅之事則有軍旅之法田役之事則有田役之法以至祭祀喪紀會同之事莫不皆然內史所掌敘事之法者此又法有便於民者先王不恃法以為便任已以為明也故必納訪於民而使內史受焉其所不便者革之損益必利於民然後可以治天下故先受納訪然後詔王聽治也 鄭氏曰策謂以簡策書王命也王命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其文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受策以出 王先生曰書之洛誥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是命魯公也畢命曰康王命作冊畢是命畢公也左氏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命晉文也 鄭氏曰事書君令尚書八[illegible] 鄭氏曰贊為之為之辭也鄭司農云以方出之以方版書

而出之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玄謂王制曰王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元士視附庸掌書王命遂貳之副寫藏之　葉氏曰謹王命也

外史

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二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書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書掌達書名于四方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　使所之史

雜說以史掌書王命內制令學士也外史掌書外令外

制令舍人也　鄭氏曰外令王令下畿外也志記也四方之志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三皇五帝之書所謂三墳五典　王氏曰掌四方之志則下以知風俗之所向三皇五帝之書則上以考古昔之所行孔安國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黄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以所職王之舊書也則其四方之志其九丘之類先王之道之也

鄭氏曰書名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　王氏曰此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又安有異政殊俗之患　鄭氏曰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書王令以授使者　王氏曰外史掌外令故也

御史

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註疏御猶侍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故其史職亦在府上　東萊曰御史之名見於周官以中士下士爲之特小臣之傳命令者耳至於戰國其職甚親故獻書多云獻書于大王御史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而淳于髡亦曰御史在前執法在後是掌記事糾察之任也至秦人主自親事以操御臣下侍御僕從宣勢益重而御史大夫遂與丞相分權矣

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凡治者受法令

掌贊書凡數從政者[illegible]

劉氏曰凡曰治者皆出於治典而冢宰統之之邦國都鄙者也故治六官則有六典治官府則有八法治都鄙則有八則馭羣吏則有八柄馭萬民則有八統任萬民則有九職斂財賦則有九賦節財用則有九式致國用則有九貢皆所以爲治之本而出於大宰者也御史則以治令致察其從違而糾繩之必如其法所以贊冢宰也　王氏曰此御冢宰所謂六典治邦國八法治都鄙官府待萬民之治御史掌其治令焉

法令書之於御史凡治者從而受之　鄭氏曰王有命當以書致之則贊爲辭若今尚書作詔文凡數從政者自公卿以下至胥徒凡數及在空缺者　王介甫曰若

令御史掌班簿

巾車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

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氏曰巾車車官之長　王氏曰巾設飾之物車人為車則於冬官百工之事而巾車之所掌則設飾為主也

王先生曰有車必有馬有馬必有僕有僕必有右工之五路其馬六其僕五其右三校人之職辨六馬之屬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駑馬駟馬此六馬也大馭玉路之僕戎路革路之僕齊僕金路之僕道僕象路之僕田僕為木路之僕此僕五也戎右革路木路之右齊右為玉

路金路之右道右為象路之右此右三也然曰馬曰僕曰右皆見於夏官而五路獨見於春官蓋春官所以為禮夏官所以為兵車旗之物稿於禮而馬與僕右屬於兵所以重其事也

掌公車之政令辨其用與其旗物而等叙之以治其出入

王之五路一曰王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同姓以封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異姓以封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以封蕃國　錫音陽樊讀如鞶帶之鞶步干反斿音留旂其依反朝直遙反鉤如字又音龍條讀為絛它刀反鵠胡毒反麾許為反蕃方袁反

王氏曰自王之五路至庶人乘役車以上皆與於公而非私車也故謂之公車辨其用謂玉路以祀之類也辨其旗物謂玉路建太常之類也等其上下叙其先後以治其出入是故有先路綴路次路之名焉　陳氏曰路大也　劉氏曰王之寢曰路寢王之門曰路門王之馬曰路馬王之車曰路車皆大之稱無所擬倫而曰路焉

鄭氏曰王路以玉飾諸末　王先生曰明堂位曰乘路周輅玉路一名乘路　鄭氏曰錫馬面當盧刻金為之

王氏曰詩所謂鉤膺鏤鍚是已動則有聲所以養王聽也　鄭氏曰樊馬大帶也纓馬鞅也　王氏曰纓所以羈馬也樊與纓皆以五采飾之所以養王明也　陳氏

曰五采一帀為一就與圭繅冕旒之就同　鄭氏曰大常九旗之畫日月者斿則屬焉　王氏曰玉德之美也王所乘玉路備德之美然後可以格神而享之故玉路王乘之以祀　劉氏曰玉以比德也王祭祀乘玉路者欲王之奉祭祀雖在道途不敢跬步忘乎其德也　鄭氏曰金路以金飾諸末鉤婁頷之鉤也金路無錫有鉤亦以金為之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九成大旂九旗之畫交龍者　王先生曰明堂位曰有虞氏之旂

鄭氏曰以賓以會同賓客　王氏曰同姓以封以封同姓諸侯　王先生曰按定公六年萇弘曰武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杜氏曰大路金路也大路一名齊車鄭氏

曰象路以象飾諸末　王先生曰象路一曰道車司常所載是已鄭氏曰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罽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日視朝也異姓王甥舅也革路鞔以革而漆之無它飾龍駹也以白黑飾韋雜色爲勒條讀爲條其樊及纓以條絲飾之而五成不言樊字蓋脫爾以此言條知玉路金路象路飾樊纓皆不用金玉象矣　王先生曰革路一名戎車又曰兵車戎僕所載是已　鄭氏曰大白商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即戎謂兵事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也　劉氏曰五路莫非木而成之者而此無玉金象革之飾直漆之而已示其質樸也　王先生曰木

路一名旌車司常所載是已　鄭氏曰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爲樊鵠色飾韋爲纓不言就數飾與革路同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蕃服謂夷服鎮服蕃服　王介甫曰大常象天有日月焉大旂象春有交龍焉大赤象夏正南方之物也大白象秋正西方之物也大麾象冬正北方之物也

王后之五路重翟鍚面朱總厭翟勒面繢總安車彫面鷖總皆有容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翣羽蓋

駹莫江反厭於涉反藻本作璪繢戶對反鷖烏兮反提鳥甲

劉氏曰重翟用雉之羽或搖或翬重二以飾車蔽鍚面同玉路也朱總朱以爲勒　鄭氏曰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也　劉氏曰厭翟鱗次翟羽相厭爲飾而不重之也　鄭氏曰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也勒面謂以如王龍勒之韋爲當面飾也繢畫文也詩碩人曰翟茀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茀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翟蔽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安車坐乘車凡婦人車皆坐乘　陳氏曰此王后五路皆坐乘則皆安車也特於無容無蔽者命之曰安車以其不飾之以羽與四者異　王氏曰彫總則彫之而已不飾　鄭氏曰鷖青黑色以繒爲之皆有容蓋則重翟厭翟謂蔽也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　王氏曰容車帷也蓋

車蓋也　鄭氏曰翟車不重不厭以翟飾車側爾貝面貝飾勒之當面也　王氏曰組總以織組爲總也　鄭氏曰有握則無蓋矣后所乘以出桑輦車不言飾后居宮從容所乘但漆之而已爲輇輪人輓之以行有翣所以禦風塵以羽作小蓋爲翳日也　陳氏曰祭祀賓客行禮也故有容蓋出桑適遠也故有幄朝王不必蔽是宮中不必蔽幄也

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複尾櫜疏飾小服皆疏素車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藻車藻蔽鹿淺複革飾駹車雀蔽然複髹飾漆車藩蔽豻複雀飾

乘繩證反複音福櫜古刀反棼扶云反藻音早又作璪駹莫江反複書作幦髹許求反豻音岸一本作犴

鄭氏曰木車不漆者蔽車旁禦風塵者蒲蔽以蒲爲蔽
疏曰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軾上須皮覆之　鄭氏曰
大複以白犬皮爲複也尾槖又以其尾爲戈戟之弢鞬
飾麄布飾二物之側小服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
乘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爲備[illegible]
以白土堊車也犢裧漬麻以爲裧其複服以素繒爲緣
此卒哭所乘藻車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爲
蔽鹿淺複以鹿夏皮爲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此
既練所乘駹車邊側有漆飾也雚細葦席也以爲蔽者
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獸名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
此大祥所乘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漆席以爲之

周礼集説卷五

豻胡犬在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禪所乘
服車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庶
人乘役車（篆讀爲圭篆直轉反縵莫干反棧才姓反）
鄭氏曰服車服事者之車夏篆五采畫轂約也夏縵亦
五采畫無瑑爾　杜預曰左傳云山崩川竭君爲之不
舉降服乘縵車無文也　陳氏曰墨車漆之而不
畫棧車漆之而不漆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王先
生曰士昬禮曰主人乘墨車昬禮攝盛也　鄭氏曰役
車方箱可載任器以共役　王氏曰考工記曰棧車欲
弇飾車欲侈墨車以上皆飾車也棧車無飾役車鄭氏
謂載任器以共役然謂之乘則非特載任器而已夫貴

而孤卿賤而庶人率皆乘稽其德位之隆殺以爲之制
度以立之差等則德不稱焉有所不用也位不稱焉有
所不用也上不得以偪下下不得以僭上雖有禁焉者
不敢干焉雖有覬覦者不敢越焉是乃所以正名分之
大而杜窺擬之端歟　劉氏曰諸侯之孤卿猶王孤卿
也大夫士猶此大夫士也上得以兼下則孤備服車五
乘矣其貳車則各從其命數是以天子之孤貳車六乘
大夫四上士三中士二下士一乘也所建旂亦如貳
車之數焉
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其用無常凡車之出入歲終則會
之凡賜闕之毀折入齎于職幣大喪飾遣車遂廞之行之

周礼集説卷五

及葬執蓋從車持旌及墓嘑啓關陳車小喪共匶路與其
飾歲時更續共其弊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illegible]
（遣棄戰反齎才用反弊婢世反　故書鈴或爲軨杜子云當爲鈴）
劉氏曰精制曰良麄制曰散　王介甫曰自役車以上
皆在等者其用皆有常矣餘或良或散唯所用　疏曰
出出給官用入用罷歸官至歲終則總會計完敗多少
以入計會也　王氏曰凡賜闕之者凡賜無常唯上所
用故闕而不會至尊不可以有司之法制之也　鄭氏
曰杜云齎財也乘官車毀折者入財以償繕治之直也
疏曰入於職幣職幣主受給官物所用之餘也職幣既
得此物還與冬官繕治之　鄭氏遣車一曰鸞車廞之

陳駕之　王介甫曰廞之於宮行之以道墓　鄭氏曰
執蓋從車隨柩路也持蓋與旌者王平生時車建旌雨
則有蓋今蜃車無蓋執而隨之象生時有也所執者銘
旌也闕墓門也車貳車也小喪共柩路載柩車也飾棺
飾也歲終更續更易其䪉也續續其不任用者也共其
弊車歸其故弊車入于車人材或有中用也難人主呼
旦鳴鈴以和之聲且警衆也必使鳴鈴車有和鸞相應
和之象

典路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若有大祭祀則出

路贊駕說大喪大賓客亦如之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
路從（說書銳反贊才旦反）
王氏曰王與后之車特設典路之官以掌之而其職特
嚴事至尊故也用謂出也說謂止也　鄭氏曰大祭出
路出玉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　王氏曰
傳曰日出而駕日中而說此駕說之辨也　鄭氏曰大
喪出路當陳之書顧命曰成王崩康王既陳先王寶器
又曰大路在賓階面贅路在阼階面先路在左塾之前
次路在右塾之前　王氏曰大賓客出全路以路從者
王乘一路而典路以其餘路從行非特衛王者亦以華
國也

車僕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戎路之萃廣車之萃闕車之萃苹車之萃輕車之萃凡
師共革車各以其萃會同亦如之大喪廞革車大射共三
乏（萃七內反廣苦曠反苹書作平杜云苹車當為輣其字當為苹蒲經反輕遣政反）
鄭氏曰萃猶副也此五者皆兵車所謂五戎也　王氏
曰戎路革路也革路以即戎故又謂之戎路　鄭氏曰
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路橫陳之車闕車所用補缺之車
苹猶屏也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
師之車　陳氏曰襄十四年晉欒鍼曰吾有二位於戎
路僖二十八年晉侯獻楚俘于王賜以戎路之服莊九

年乾時之戰公喪戎路桓八年漢淮之軍楚闘丹獲戎
車皆其君之所乘者也襄二十三年齊伐衛有先驅申
驅貳廣啓胠大殿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有廣車軘車
宣十二年晉楚之戰有左右廣襄二十四年鄭射大御
廣而行定四年史皇乘廣而死所謂廣車也邲之戰楚
子使潘黨帥游缺四十乘從唐侯為左拒所謂游車補
缺也　鄭氏曰孫子八陳有苹車之陳　又曰馳車千乘
陳氏曰詩曰輶車鸞鑣猶云輶輕也　王氏曰此五
車皆戎車也凡師出革車則戎車皆以革鞔之　鄭氏
曰萃各從其元　雜說車戰之法每車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二十四人居前左右各二十四人居前者戰

左右者挾轅常相更番後又二十五人為一隊去車三
十五步所謂炊家子守衣裝厮養樵汲者是也行則以
車為衛居則以車為營一車一間又有倅車孫子曰若
車千駟輕車千乘帶甲十萬謂倅車也車戰之法則為
不可敗計有倅車者萬一或敗免致倉皇無備後人自
不能車戰切不可言車戰不可用如宋武帝車戰之法
極好馬隆亦用車戰又誰敗它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論
車戰房琯陳濤之敗乃是車無騎牛與馬雜用之何緣
不敗　鄭氏曰巡守及兵車之會則王乘戎路乘車之
會王雖乘金路猶共以從不失備也大喪廞革車言葷
車則遣車非特戎路而廣闕苹輕皆在焉　疏曰云之一

〈○周禮集說卷五〉一八十

名容射人所謂三獲三容是也

司常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司常主王旌旗　王氏曰掌九旗之官而名之
曰司常者日月為常王所建也而九旗莫尊焉謂之司
常主尊者言之也

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
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
旞析羽為旌旜之然反隼息允反旟音餘旐音兆旞音遂

王氏曰旗之名則常旂旜物之屬旗之物則通帛雜帛
之屬各有屬則自王以下各有屬當建旗則使其屬視而
從焉待國事謂國有師田祭祀賓客之事　陳氏曰
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象天也左氏曰三
辰旂旗昭其明也即太常也　王氏曰一龍升一龍降
以為交龍　陳氏曰龍有升降升白龍于參則青者降
矣白陰而升青陽而降此交泰之道也詩曰龍旂陽陽
龍旂承祀龍旂十乘淑旂綏章左傳曰分魯以大路大
旂樂記曰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　劉氏曰通帛為旜
絳帛通幅為之周人尚赤所謂大赤也　鄭氏曰通帛
從周正色無飾　陳氏曰爾雅曰因章曰旃左氏曰亡
大旃之左旃又曰分康叔以少帛綪茷旃旌　劉氏曰
雜帛者外飾為白殷之正色所謂大白也中幅以絳

〈○周禮集說卷五〉一八十一

王氏曰熊以其毅虎以其猛鳥以其速隼以摯　劉氏
曰龜取其靈而有知蛇取其毅而有勇　陳氏曰鄭有
蝥弧晉有蠡旗所謂旗之屬而非古制也詩云孑孑干
旟所謂旟也詩云建此旐矣又建旐設旄所謂旐也
鄭氏曰全羽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注旄
於干首也凡九旗之帛皆用絳

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
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
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
各象其號

王氏曰掌九旗之物名以待國事者司常也大閱則大

教武事而司馬主兵故於大閱而頒旗物則以司馬主而司常則贊之而已　鄭氏曰王畫日月象天明也　王氏曰日月爲常人道之運也易曰見龍在田君德也諸侯在國則有君道在朝則有臣道故龍一升一降乃不爲亢所以爲交龍之象　陳氏曰旜爲大赤故孤卿建之物爲以帛故大夫士建之　王先生曰凡熊所將者則無所畫通帛雜帛是也大閱之時孤卿大夫士與夫六卿六遂三等采地之大夫或在師都將三等采地都邑之兵[illegible]音有旗鼓之文三州里將六鄉之兵縣鄙將六遂之兵此師都所以有熊虎之旗州里所以有鳥隼之旟縣鄙所以有龜蛇之旐孤卿大夫士則從王耳此所以建旜物也及觀大司馬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言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與司常同其它軍吏載旗而此則師都建之師都載旜而此則孤卿建之鄉遂載物而此則大夫士載之郊野載旐而此則縣鄙建之百官載旟而此則州里建之載旞載旌則見於此而司馬又皆缺焉抑治兵大閱其禮各異歟其意安在　劉氏曰熊虎六斿鳥旟七斿龜旐四斿皆王者所建也其斿與杠長短等於太常若人臣建之則各從其命數而爲之等降焉　鄭氏曰道車象路也王以燕出入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大閱王乘戎路建大常玉路金路不出金羽析羽象其文德

〈周禮集說卷五〉　一八十二

也　疏曰上之九旗旗之大者也自皆畫其象之後言旌旆之細者也　王氏曰皆畫其象焉皆畫之旗　鄭氏曰事名號者徽識所以題別群臣樹之於位朝各就馬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此其類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爲之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內外也三者旌旗之細也綴於膊上　疏曰詩六月云織文鳥章白旆央央箋云織徽識也昭二十一年宋廚人濮曰揚徽者公徒也是名徽也　鄭氏曰官府各象其事則畫六官所掌之事州里各象其名則畫州里之官名家各象其號則畫其家邑之名號　王先生曰此即司馬所謂號名是也

〈周禮集說卷五〉　一八十三

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置旌門大喪共銘旌建廞車之旌及葬亦如之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甸亦如之凡射共獲旌歲時共更旌　弊婢世反甸音田　疏曰凡祭祀各建其旗王乘玉路建大常諸侯則旂孤卿則旜大夫士則物　鄭氏曰賓客朝覲宗遇王乘金路巡守兵車之會王乘戎路皆建其大常　王先生曰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設之者掌舍而共其旌以爲門者司常也　鄭氏曰銘旌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爲銘各以其物　疏曰建廞車之旌謂以廞旌建於遣車之上此謂在廟陳時也及葬亦如之入壙亦建之也　鄭氏曰凡軍事建旌旗及致民置旗弊之者始置旗以

致民民至仆之誅後至者　王氏曰服不氏以旌屋[illegible]而待獲此獲旌也司常共之　疏曰歲時共更旌謂[illegible]官旗用之者歲時來換易則取舊予新也

都宗人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氏曰宗典祀者也掌都祭祀之禮謂之都宗人則以公卿王子弟所食采地謂之大都小都故也掌家祭祀之禮謂之家宗人則以大夫所食采地謂之家邑故也　芸閣呂氏曰古之典祀者皆以宗名之故伯夷作秩宗周官有宗伯下及都家皆有宗人宗者廟也禮始於親親之法非廟不統所以別姓收族無一不出於祖廟不主乎祖宗

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正都禮與其服若有寇戎之事則保群神之壝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旣祭反命于國　壝維癸反

王氏曰夫節莫差於僭僭莫差於祭故季氏之旅泰山而孔子病之此都家宗人所以皆先之以祭祀之禮蓋在所尤謹也祭祀之致福于國歸王以其福也　黄氏曰都家之邑有社稷焉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有先君焉國之所因以立者也有五祀焉人之所恃以安者也有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后者都家之治以貴得民此族實陰相之者不可忘也先王為之頒祀以馭其神爲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錫之命[illegible]焉王以不與其祭而重之也夫爲之頒祀以馭其神爲之宗人以典其祀則都家祭祀之禮惟王所議神之所享惟王所賜其福安得而不致哉而況子弟之親公卿大夫之家適壽王以其福固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膳夫受而膳之示王享其所致而已　鄭氏曰正都禮與其服禁督其違失者　王氏曰夫禮所以定尊卑別貴賤辨親疎而明分守也而僭亂之生其微常起於衣服之間則正都禮與其服者又不可緩也　鄭氏曰服謂[illegible]輿宮室衣　鄭氏曰保群神之壝守山川丘陵墳衍之壇域也令[illegible]都內之有司也祭謂報塞也反命反白王也　王氏曰

祀所以馭其神必命之祭然後祭則祭之命上所出旣祭反命于國則逆祀命者蓋無有矣

家宗人

如都宗人之數

掌家祭祀之禮凡祭祀致福國有大故則令禱祠反命祭亦如之掌家禮與其衣服宮室[illegible]

鄭氏曰大夫采地之[illegible]祀與都[illegible]之子孫亦有祖廟以王命令禱[illegible]於[illegible]福[illegible]祭之還又反命　疏曰都宗人[illegible]在職[illegible]之[illegible]群臣之壝者據王所命祀者而言則此家宗人亦[illegible]王所命祀者家宗人亦保可知矣　王氏曰[illegible]宗人家宗人[illegible]

詳或略皆互見
九以神仕者
無數以其藝爲貴賤之等
劉氏曰神仕謂明神理而仕者　王氏曰藝卽掌三辰
之法以下精於其藝者爲之
掌三辰之灋以猶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
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灋法鬽媚禬古外反
王氏曰三辰之法謂日月星辰之次舍其推之皆有法
也猶圖也天神人鬼地示之居必圖之以三辰之法者
蓋三辰者陰陽之精也鬼神示雖幽而形然皆麗乎陰
陽而由陰陽之精以推之則其居可圖也昔神降于莘
問內史過曰以其物享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是亦以
三辰之法猶之辨其所命之名所色之物此所以知鬼
神之情狀也　鄭氏曰國語曰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
以所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巫旣知神如
此又能居以天法是以聖人用之今之巫祝旣闇其義
何明之見何法之行正神不降或於邪僞苟貪貨賂遂
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　又曰天神陽也地物陰也陽
氣升而祭鬼神陰氣升而祭地示物鬽致人鬼於祖廟
致物鬽於壇墠百物之神曰鬽　王氏曰禬國凶荒民
札喪夫禱祈使禬人情不能免先王因人情而爲之與

禮凡以與民吉凶同患之意　王先生曰按楚語昭王
問於觀射父而及重黎絶地天通之事蓋古者巫祝之
任甚重射父所對詳矣　楊鼎卿曰按禮記以三辰言
之孟春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孟夏日在畢昏翼中旦
婺女中孟秋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孟冬日在尾昏
危中旦七星中以猶鬼神示之居故春則其帝大皞其
神句芒其祀戶夏則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竈秋則
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祀門冬則其帝顓頊其神玄冥
其祀行以辰猶居非特如此言其常位則可類推矣

周禮集說卷之五

吕龜後學前鈐陳友仁 君復 編

夏官司馬

鄭氏曰象夏所立之官馬者武也言為武者也 夏整齊萬物天子立司馬共掌邦政可以平諸侯正天下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劉氏曰政者正也所以正天下之性而不敢任情邪以亂邦之典法也故先之以治典次之以教典次之以禮典又次之以政典者一其民於治教而安於禮樂也凡州之諸侯四海之夷狄莫不循乎教治而安於禮樂不曰佐王平邦國乎 東萊曰自夏后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衆則邦政之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國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搴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又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非有他求也非濟貪忿而夸武功也所謂天討也

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自大司馬止行司馬卿一人大夫六人士五十六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吏胥十人徒百人

自王六軍止伍長鄉十二人大夫三百六十人士七千五百人府二十四人史八十四人胥百二十人徒千百人

司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馬質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有賈無胥

量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無胥

小子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無府胥

羊人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有賈無府胥

自司勳止羊人士十四人府四人史十二人胥二人賈六人徒五十二人

司爟下士二人徒六人 無府史胥

掌固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司險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無府胥

掌疆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無府

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無府胥
自司爟止候人士四十四人府二人史十六人胥二十
人徒三百六十六人
環人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挈壺氏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已上俱無府胥
射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
二人徒二十人
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已下俱無府史胥
射鳥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自環人止射鳥氏大夫二人士二十六人府二人史八
人胥二人徒五十二人

羅氏下士一人徒八人無府史胥
掌畜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無府
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
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自羅氏止司右大夫四人士三十一人府八人史十二
人胥十六人徒百六十八人
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
十人虎士八百人無徒有虎士
旅賁氏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無府胥

節服氏下士八人徒四人無府史胥
方相氏狂夫四人[illegible]員有數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僕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
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自虎賁氏止御僕大夫四人士六十人府四人史十四
人胥十人徒三十二人虎士八百人狂夫四人
隸僕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弁師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有工無府胥
司甲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兵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戈盾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無徒

自隸僕止司戈盾大夫二人士十八人府八人工四人
史十八人胥十八人徒百四十四人
司弓矢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
八十人
繕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槀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戎右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已下俱無府史胥徒
齊右下大夫二人
自司弓矢止齊右大夫六人士二十八人府七人史十四
人胥十二人徒百二十人
道右上士二人已下俱無府史胥徒

大馭中大夫二人
戎僕中大夫二人
齊僕下大夫二人
道僕上士十有三人
田僕上士十有二人
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自道右止馭夫大夫六人士八十六人
校人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
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趣馬下士皁一人徒四人 無府史胥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二十人

有醫賈無胥
牧師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無府史
廋人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無府胥
圉師乘一人徒二人 無府史胥
圉人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無員有數
自校人止圉人大夫二人士五十八人府五人史二十二
人胥四人徒一百六十六人醫四人賈二人乘一人良
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職方氏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
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土方氏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

懷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合方氏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訓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形方氏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自職方氏止形方氏大夫十二人士五十五人府二十
二人史三十七人胥二十七人徒壹百七十人
山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川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邍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匡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已下俱無府胥
撢人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都司馬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
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家司馬各使其臣以上於公司馬
自山師止公司馬士五百九十二人府八十八人史二
百四十四人胥二百三十六人徒三千三百七十六人
愚按夏官七十一員攙古篇遺賁氏國人公司馬誤
書爲六十九自天官小宰之職四曰夏官其屬六十
尚多十一官姑將合計者總括于右
大夫四百十七人 上大夫十三人中大夫七十四人 下大夫三百三十人
士八千五百五十三人 上士千六百四十七人中士六千三百十八人 下士五百八十八人
已上卿大夫總八千九百七十人

後中春教振旅之前
鄭氏曰鄭司農云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故春秋傳有大國小國次國又曰成國不過半天子
之軍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詩大雅常武曰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
脩我戎大雅文王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爲六軍
之見于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
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　薛氏曰記曰列國不
過千里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
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
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

雖出於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
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闔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
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毋過家
一人則三軍爲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
則天子六軍爲車千乘矣　又曰天子六鄉六遂合有
十二軍而止云六軍何也蓋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倅
至於大國之三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
一遂亦莫不然攷之魯頌云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
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illegible]以識之[illegible]
周爲侯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illegible]
羊則曰舍中軍復古也[illegible]

府百八十人　史二百八十七人
胥六百九人　徒六千三百六十六人
已上府史胥徒總七千七百四十二人
賈人八人　虎士八百人　狂夫四人
工四人　良馬匹一人　駑馬麗一人
已上無員有數總八百二十二人
二十官無府　九官無史[illegible]二十官無胥
二官無徒　九官並無府史胥徒
三官有賈　一官有虎士　一官有工
一官有醫　二官無員有數
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

輿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
二人府六人史十有六人胥三十有二人徒三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輿衆也行謂軍行列也晉作六軍而有三行取
名於此　疏曰此長官史十六人胥三十二人徒三百
二十人與諸官異者以大司馬總六軍故獨多也
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
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
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
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
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illegible]
愚謂此一段錯簡在此當序於其民可用者家二人之

當一軍則世衰禮壞諸侯僭天子矣　東萊曰嘗聞周
室軍旅之制乎一軍之制爲人萬二千五百損一人則
不足增一人則有餘大國之三軍也地方百里而其人
僅足以制三軍也次國之二軍也地方七十里而其人
僅足以具二軍也小國之一軍也地方五十里而其人
僅足以具一軍也地有限則人有限人有限則軍有限
雖欲僭侈其人亦窘於無人而不得騁矣王者之於諸
侯[illegible]禮度節所當問也宮室政度所當問也樂舞踰數
所當問也獨軍旅之制有所不必問焉王綱上墜侯度
下修大不侵小強不犯弱地有常地人有常人軍有常
軍雖欲如晉之僭豈可得哉晉之所以能僭六軍者適

當周室之衰之時兼吞并境東環西界以斥大其國諸
地必增人增人必增軍增則風勁川漲則舟高國大
則兵衆矣夫何疑邪既與容其兼并而反責其軍制之
僭是猶多與之財而責其奢多縱之酒而責之醉也不
然則合爲一軍者是衆也晉之強自若也分爲六軍者
是衆也晉之強自若也　劉氏曰自王六軍以下軍將
皆命卿者在六卿所以行教典故曰卿大夫在六軍所
以用師律故曰軍將　雜說此軍制有隆殺而軍師無
隆殺軍制有隆殺所以明分軍師無隆殺所以愛民故
雖一軍亦以命卿主之不愛輕其任以重民也春秋書
將帥乃是常事至於將卑師衆則稱師幾以師之重而

卑者師之也　雜說成周之制兵籍具於大司徒而征
行則屬之大司馬凡其有事以起徒役則皆前日之農
也而兵無坐食之費軍將皆命卿而元戎皆上於王朝
凡其承命以往者即前日之卿大夫也而將無握兵之
患　劉氏曰師帥三十人者州長之中大夫也旅帥百
五十人者黨正之下大夫也卒長七百有五十人者族
師之上士也兩司馬三千人者閭胥之中上也比長下
士一人於五家之數不以從軍故曰五人爲伍伍皆有
長則推民之勇者爲之矣　雜說夏官司馬曰凡制軍
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
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

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夫
以軍旅之事行陣之役國將帥所當親任其責而其所
謂將帥者必勇夫虎士而後能整齊三軍而致戎捷今
周官之所謂將則命卿也所謂師則皆大夫也所謂卒
長司馬則皆上士也蓋以詩書禮樂謀元帥無非儒者之
事而公卿大夫士皆可以任將帥卒長之事也　鄭氏
曰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故春秋傳曰廣有一卒卒
偏之兩　李氏曰先王足兵而未嘗有兵後世有兵而
未嘗足兵士不特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即吾吏也有
事則斂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収之煩而
數不缺無稟給之費而食自飽故曰先王足兵而未嘗

有兵也壘壁以聚之倉廩以生之羣眼類坐而不使補乏填田之不暇故曰後世有兵而未嘗足兵也　王氏曰先王因農事以寄軍令文教武事皆出乎其中射馭寓於禮干戚寓於樂會什伍而教道藝無非軍政也因田獵而選車徒無非軍士也居則聯其家而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聯其人而爲伍兩卒旅師軍故六鄉之官皆折衝禦侮之人六鄉之士皆伏節死義之士左之而文無不宜右之而武無不有方其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其不敢怠者皆鄉大夫之才及其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其能濟難者皆將帥之職此所以爲將爲帥爲卒長伍長之屬皆取於鄉大夫而足矣先王之時所以守則固戰則

克德足以柔中國刑足以威四夷用此道也　䟽曰一軍則府以下有事則置之無事則已

大司馬之職掌建邦國之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制畿封國以正邦國設儀辨位以等邦國進賢興功以作邦國建牧立監以維邦國制軍詰禁以糾邦國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均守平則以安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畿音祈辨音辦詰許亮反比毗志反

王氏曰掌九灋以佐王平邦國則使強不得以侵弱衆不得以暴寡猶戾乎此然後九伐施焉則王之於刑邦國豈遽加之以刑辟之以威哉制畿則有侯甸男采衛之別封國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自王畿之外其畿皆不過乎五百里自大國百里而下而小國不過乎五十里如是則大無并吞之強小無侵削之患而地之小大正矣設儀則其國家宮服車旗衣服或以九以七以五爲之節也辨位則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也如此則上不偪下下不僭上而人之上下等矣　胡康侯曰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循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蔡嘗先衛忽以後至而敘於陳之下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夫亂之所由生則儀位以爲階此春秋防微杜

漸尤嚴於名分也　王氏曰進賢興功若王制所謂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賢者進則人莫不懋於德功者興而無所抑則人莫不懋於功而人才由此作新矣所謂作者與詩所謂遐不作人書所謂作新民者同也建牧立監即大宰所謂建其牧立其監也九州之牧建之於上而使有所統諸侯之監一國者立之於下而使有所承則萬國由此相維持而不亂所以聯天下之勢也

䟽曰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劉氏曰詰禁大司馬詰諸侯之持乎中而觸其禁糾而繩之　王氏曰施貢則各以其所有分職則各以其所能貢以物言之職以事言之施貢所以任其財分職所以任其力

也此之謂任邦國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所以處民也簡謂選其強弱稽謂攷其多寡然後衆可用也諸侯爲天子守土則均守者均其地守也正人達法則正邦國則平則者平其法則也地守既均則遠近各適於均無相侵奪之患法則既平則高下各當其分無或僭忒之愆而邦國於是安矣 鄭氏曰比猶親也使大國親小國小國事大國相合和也易比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鄭顒山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始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蓋上下之分未立強弱之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小衆得以暴寡日趨於亂亡而生生之理熄矣必有德

者出焉則上下之情分衆寡之情一於是乎有小事大大比小大小之情親卒歸乎大定是先王封建之本也

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馮皮冰反眚所景反壇書亦或爲墠音善弒本又作殺行下孟反

劉氏曰削其封疆之四旁曰眚 王介甫曰眚若人之瘦眚使其強更弱其衆更寡所以正其馮弱犯寡之罪也 鄭氏曰有鍾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竟鳴鍾鼓以往所以聲其罪也壇王霸記曰置之空墠之地謂置之空地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

不治民不附削其地明其不能有 譙郡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於稼穡之際故其於農事常首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臣工之詩因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慶始於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於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勸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土地田野之政則大先王之意可知矣 鄭氏曰負恃險固而不服則侵之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詩曰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是也賊殺其親若晉人執衛侯歸之京師坐殺其弟叔武 王介甫曰正者正以服屬之法 鄭氏曰放逐也 劉氏曰殘者殲厥黨類使殘破 王

氏曰犯令則違上之命陵政則不上之法故杜絕而伐之外內亂則滅人道也滅之既滅其身又廢其嗣以其無人道故也 鄭氏王霸記曰悖人倫外內無以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也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王氏曰先王之時其所封建以爲諸侯者莫非賢也邦國之君又安有罪惡如九伐之法所正者乎蓋先王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思患而豫防之故制爲九伐之法其法雖具豈常試之哉設之使知懼而已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 袁宏曰古者帝王必建萬國而植親賢置百官而班羣才所以不私諸已共饗天下分其力任以濟民事周禮天

子之田方千里公之田方五百里侯伯子男之田降殺之謂之五等雖富有天下綜理不過一畿臨制一國政刑不出封域故政事簡而才有餘所任輕而事不滯諸侯朝聘所以述職納賦盡其禮敬也天子廵守所以觀察風教知其善惡也功德著於民加地進律其有不善者則明九伐之制是以世禄承襲之徒保其富尊而無苟且之慮修職述守之時務善其禮不為進取之計故信義著而道化成名器固而風俗淳推之百世可以之道也自周室微弱政教陵遲桓文翼戴二國是翊是錯楚恃江漢秦據殽函然後追宗周已併齊晉歷觀八百豈非列國扶持根深難拔已然之效哉

正月之吉始和布政于邦國都鄙乃縣政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政象挾日而斂之

鄭氏曰以正月朔日布王政于天下至正歲又縣政法之書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鄭氏曰畿猶限也自王城以外有分限者九 王氏曰九畿又謂之九服畿言其有界盡服言其服王事也畿之籍則以其界畫書而載於籍也分界既定然後政官所以推而行之者其職可施於是乎有以服邦國矣九畿之籍以正其封疆為主書之圻父薄違詩之祈父刺宣王皆指司馬而言之也所謂施邦國之政職者諸侯之國也所謂千里曰國畿者則王國而已 註疏春秋傳曰天子一畿列國一同商頌曰邦畿千里方千里曰國畿據王畿內而言非九畿之畿也 王氏曰自侯畿至衛畿謂之中國所謂疆以周索也自蠻畿至蕃畿謂之四夷所謂疆以戎索也 薛氏曰王制曰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孟子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此以開方法論建國多寡之數也鄭氏謂周公

斥大九州之界王畿與九服其方萬里自要以內方七千里此謂周官之法也蓋禹貢言面周官言方耳按司馬職方之文皆曰其外方五百里既曰方五百里則四面各二百五十里凡畿之相去二畿而當五百里非一面五百里也鎮畿之內方五千里而已此正與禹貢五服廣袤之數略相均也其侯服甸服則禹貢之侯服也其男服采服則禹貢之綏服也其衛服蠻服則禹貢之要服也其夷服鎮服則禹貢之荒服也其蕃服則荒服之外矣四面比舊各廣二百五十里耳在禹貢則綏服之內方三千里九州之大界也要荒二服而言之則方五百里耳唐虞舊域無方七千里明矣在周官則采

服之內方三千里九州之大界也並衛蠻夷鎮蕃五服
而言之則方五千二百五十里耳在周公時亦無方七
千里之地明矣由是言之則王制九州大界方三千里
兼二帝三王而言之也其國之大小服之多寡則隨世
而注不必同也周官於禹貢五服之外必廣斥其地爲
蕃畿者蓋有周盛時人物庶蕃其制不得不然也聖人
於地域豈好異哉因其時而已下九服五服見職方氏
九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
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參之
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
鄭氏曰賦給軍用者也令賦以地之美惡民之多寡為

制 王氏曰地有肥磽民有多寡則賦亦隨之而有輕
重 鄭氏曰上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
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一田惡薄
者所休多 疏曰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
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則地有上中下各分為
三等九等則十口食上上九口食上中八口食上下七
人食中上六人食中中五人食中下四人食下上三人
食下中二人食下下又按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
五十畮中地家田百畮萊百畮下地田百畮萊二百畮
是也 劉氏曰大司徒均土地稽人民周知其可任之
數盡與此同而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

惟田與追胥竭作則司馬令賦以地與民制之者謂什
其羨于四時之田也或家三人或家二人或二家五人
皆所以教之戰也伍兩卒旅軍師爲正兵者鄉遂十有
五萬人而羨卒在外郊野都鄙之兵又在其外莫不寓
制其師師制其旅旅制其卒卒制其兩兩制其伍而大
司馬則總其軍律而以爲用也既習之以田獵又試之
以追胥馳驟之而隊伍周走發揚之而進退用命為其
可以起六軍而行九伐也則家選一人而精強可獲矣
軍無闕數戰無敗事由教之者衆而用之者簡焉聖人
之慮精密如此此司馬所以爾諸侯而正邦國也乃因
四時之田以教民戰焉

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鐲
鐃之用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
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
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圍禁火
弊獻禽以祭社中音仲下同陳去聲餘並同蒐所留反直各反鐲直角反鐃女交反賁扶云反提丁兮反鼙蒲兮反貉讀爲禡莫駕反弊婢世反
鄭氏曰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兵者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四時各教民以其
一焉 爾雅曰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而振旅反尊卑
也 王氏曰春陽用事非兵之時故教振旅所謂入曰
振旅是也 薛氏曰先教振旅於入而後教治兵於出

左氏所謂少長以禮知其未可踰也之意　王氏曰旗
所以鎭衆衆視而從之故致民必以旗　鄭氏曰以旗
致民立旗期民於其下也　王氏曰田獵所習無非軍
事故如戰之陳兵以鼓作以金止金鼓皆以節作也故
於振旅辨之　錯說鼓之爲物以和軍旅以節音樂以
王田役以作士衆之氣者也車驟徒趨鼓與之進車發
徒刺鼓與之戒車坐徒作鼓與之行止易車險徒先王
所恃以却敵者也然而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在鼓
而已　鄭氏曰鼓人職曰以路鼓鼓鬼享以賁鼓鼓軍
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以金鐲節
鼓　楊龜山曰自黃帝立丘乘之法以制軍政歷世因

之未之有改也至周爲尤詳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
則爲伍兩卒伍軍師之制用一律也天子無事歲三田
以祭祀賓客充君之庖而已其事宜若緩而不切而王
執路鼓而下親臨教戰以坐作進退疾徐疏數有禁示
用命者則刑戮隨之其教習之嚴如此故六鄉之兵出
則無不勝也以其威令素行也　黃氏曰進則患怯退
則患紛故軍將執晉鼓以作其進卒長執鐃以肅其退
鄭氏曰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故謂之
提公司馬謂伍人爲伍伍之司馬也伍長謂之公司馬
雖異同其號　王氏曰謂之公以別於私人私人若都
家司馬　陳氏曰鼙應鼙也大鼓謂之賁小鼓謂之應

鄭氏曰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習戰法也蒐田春
因爲蒐　胡康侯曰戎祀國之大事也蒐狩所以講大
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以武而威天下取物以
祭宗廟所以示之以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
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
閱遂以狩然不時則害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鄭
有原圃秦有具圃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
姓害之則將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
相告可不謹乎　疏曰蒐搜也春時鳥獸孚乳搜擇取
不孕者　王氏曰有司表貉若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
之祝號有司甸祝也　薛氏曰表貉而後誓所以肅民

鄭氏曰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
此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月令季秋
天子教于田獵以習五戎司徒搢扑北面以誓之誓之
大略湯誓甘誓之屬禁者虞衡守禽之厲禁也既誓令
鼓而圍之遂蒐田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因焚萊除
陳草皆殺而火止獻猶致也屬也田止虞人植旌衆皆
獻其所獲禽焉詩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春田主祭社
者土方施生也
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群吏撰車徒讀書契辨號名之
用帥以門名縣鄙各以其名家以號名鄉以州名野以邑
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軍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

田如蒐之灋車弊獻禽以享礿[illegible]
鄭氏曰茇舍草止之也軍有草止之法　王氏曰詩云
召伯所茇蓋召伯爲草舍聽訟於甘棠之下也教茇舍
教以草舍之法　鄭氏曰筭車徒數擇之也讀書契以
簿書校錄軍事之凡要　王氏曰撰車徒所以具之讀
書契所以聲之皆比軍事也比軍事爲將茇舍焉古者
晝戰則目相視故爲之旗旌夜戰則聲相聞故爲之號
名草舍欲其名聲相聞足以相別而已辨號名因其宜
也　鄭曰號名者徽識所以相別也鄉遂之屬謂之名
家之屬謂之號百官之屬謂之事在國以表朝位在軍
又象其制而爲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及師帥旅

帥至伍長也以門名者所被徽識如其在門所樹者也
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皆上卿爲軍將者也縣
鄙謂遂之屬縣正鄙師鄰長也家謂食采邑者之臣也
鄉以州名亦謂州長至比長也野謂公邑大夫也百官
以其職從王者也此六官皆書云某某之名某某之號
某某之事而已言己也象也雖異其制則同皆小旌旐
也　陳氏曰旌旗之細者在軍衣於身詩云織文鳥章
白旆央央　鄭氏曰夜事戒夜守之事草止者謹於夜
於是主別其部職　王氏曰凡此號名皆所以待軍之
夜事以夜則旗識不足以相示以旗相別而已其它皆
如振旅則夫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皆然矣　鄭氏
曰苗田夏田爲苗　王氏曰夏苗在田爲苗除禽獸之
害故也　趙氏春秋曰爲苗苗除害故以苗爲名也　王
氏曰如蒐之法則其它表貉誓民鼓爲圍禁之屬皆與
蒐同也　鄭氏曰車弊驅逆之車止也夏田主用車示
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王制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
殺則下小綏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礿
宗廟夏祭也
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
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各
書其事與其號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獮田如蒐田之灋
羅弊致禽以祀祊書當爲書讀當禡方獮自[illegible]反

疏曰秋教治兵以出兵爲名秋尚嚴武也　某氏曰載
猶建也　鄭氏曰軍吏諸軍帥也　疏曰從軍將下至
伍長皆是軍吏　師都鄉見司常　王氏曰鄉遂鄉遂
之大夫也郊野則公邑之吏也　疏曰各書其事與其
號者此即是仲夏百官各象其事及號名之等此秋雖
不具辨號名亦略舉之見四時皆有此物也陳氏曰大與之物皆
晝號名書之象耳兵法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是晝之相不者以象夜之搆鬭者以聲故旗物有龍虎鳥龜
之文所以待晝事有號名事所以待夜事也　鄭氏曰秋田爲獮獮殺也羅
弊罔止也秋田主用罔　王氏曰王制曰鳩化爲鷹然
後設罻羅則秋用羅宜矣　鄭氏曰秋田主祭四方報
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

中冬教大閱前期羣吏戒衆庶脩戰灋虞人萊所田之野
爲表百步則一爲三表又五十步爲一表田之日司馬建
旗于後表之中羣吏以旗物鼓鐸鐲鐃各帥其民而致質
明弊旗誅後至者乃陳車徒如戰之陳皆坐羣吏聽誓于
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中軍以鼙令鼓
鼓人皆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皆作鼓行鳴鐲車
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摝鐸羣吏弊旗車徒皆坐又三鼓
振鐸作旗車徒皆作鼓進鳴鐲車驟徒趨及表乃止坐作
如初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
乃鼓退鳴鐃且卻及表乃止坐作如初 [illegible] 卻起畧反

鄭氏曰春辨鼓鐸夏辨號名秋辨旗物三時各教其一
至冬大閱之時總教之大閱軍實也 胡康侯曰教大
閱特詳於三時爲農隙也 [illegible]

[illegible]

鄭氏曰羣吏鄉師以下也 疏曰鄉師四時之田前期
出田法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脩其卒伍以下則
若州長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
與其賞罰黨正凡國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法治其
政事族師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
以鼓鐸旗物帥而至 王氏曰除草謂之萊 陳氏曰
所謂芟蘭爲防 王氏曰山澤之虞除去所田地之草
而爲表焉爲表者所以識正行列也百步則一爲三表
又五十步爲一表則四表之中積二百五十步矣左右
之廣當容六軍 薛氏圖曰立此四表每至表則間一

而坐坐而更起以正行列也田之日司馬建旗于後表
之中則從南頭立表以北頭爲後表後表中乃五十步
表之中從南表至北表也建旗所以待民之至故車徒
皆行及表乃止此表自後表前至第二表也車驟徒趨
及表乃止此表自第二表前至第三表也車馳徒步及
表乃止此表自第三至前表也乃鼓退及表乃止此自
南總至北三表也 王介甫曰羣吏以鼓鐸旗物各帥
其民而致則皆致之大司馬馬師欲聽於一也 鄭氏
曰質正也弊旗仆也 王氏曰前期既戒衆庶矣又後
至焉非不教而誅者也故後至者必誅軍法後期者斬
此言誅者則方致民也故誅之而已以下文言不用命

者斬則知此言誅未逮以死處之也　鄭氏曰皆以[illegible]
聽誓也羣吏聽誓于陳前羣吏諸軍帥陳前南面鄉表
也　王氏曰小子斬牲以左右徇陳左右巡行之使衆
皆知也夫前期戒衆庶然後後至者可誅既陳而斬然
後不用命者可斬如此則民皆知避而犯者無有矣蓋
大閱之所習使民以其死刑誅不如是之嚴則民弗為
使矣然不先有以告戒之及犯而刑誅之是罔民也故
必斬牲以徇之或左或右使在陳者皆知也　註疏中
軍中軍之將也天子六軍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也
羣吏既聽誓各復其部曲中軍之將令鼓鼓以作士衆
之氣也晉與齊戰于鞌郤克傷於矢曰吾病矣張侯曰

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於是右援枹而鼓之時
郤克擊鼓鐵之戰趙簡子曰伏弢嘔血鼓音不衰皆是
將居鼓也鼓人者中軍之將及師帥旅帥也司馬兩司
馬也振鐸以作衆車徒皆作作起也既起鼓人擊鼓以
行之伍長鳴鐲以節之伍長一曰公司馬及表乃止自
發表前至第二表也三鼓者鼓人也摝鐸者止行息氣
也又三鼓車驟徒趨趨者赴敵尚疾之漸也及表乃止
自第二前至第三也乃鼓車馳徒走及表乃止自第三
至前表也　王氏曰鼓戒三闋車三發徒三刺則[illegible]
敵也有節制焉鼓聲止謂之闋鼓戒者聲鼓以[illegible]
也鼓一闋車一發徒一刺三而止焉以象[illegible]

三之意也武王之誓徒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誓軍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此所謂車徒之法
也　註疏乃鼓退者謂至南表軍吏及士卒迴身向
更從南為始也軍退卒長鳴鐃以止鼓鐸之戰陳[illegible]
吾聞鼓不聞金是已及表乃止退自前表至後表也坐
作如初習戰之禮出入一也　王氏曰其卻而止從上
而已夫能使下無違其上如此則輯睦故也
遂以狩田以旌為左右和之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
出左右陳車徒有司平之旗居卒間以分地前後有屯百
步有司巡其前後險野人為主易野車為主既陳乃設驅
逆之車有司表貉于陳前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羣

司馬振鐸車徒皆作遂鼓行徒銜枚而進大獸公之小禽
私之獲者取左耳及所獲鼓皆馳車徒皆譟徒乃弊致禽
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illegible]）
王介甫曰四時皆教而後田田習用衆焉害教而後可
用也　鄭氏曰冬田曰狩軍門曰和立兩旌以為之
王介甫曰名旌門曰和師克在和故也　陳氏曰穀梁
所謂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是已　鄭氏
曰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用次第出和門也左右
陳車徒或出而左或出而右也有司平之鄉師居門[illegible]
其出入行列也旗居卒間以分地謂其部[illegible]
後有屯百步車徒異[illegible]相去之數也　疏曰[illegible]

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車徒同羣故車人有畢
也　鄭氏曰車徒畢出和門鄉師又巡其行陳險野人
爲主人居前易野車爲主車居前　王氏曰宣王因田
獵而選車徒故詩曰東有甫草駕言行狩此則易野車
爲主也又曰選徒囂囂搏獸于敖此則險野人爲主也
陳氏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則險野非
不用車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車動則足以
衛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芘兵械衣糧有所資詩
云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則車之爲利大矣昔周伐鄭鄭
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偏則車也伍二十五
人也伍從其偏也先車足以當敵後其人足以待變則

古者車戰之法畧可知也或者謂晉人以什其車必克
房琯以車戰取敗遂以爲用車不若用人與騎之愈是
不知古者教民以射御爲藝君子以射御爲能孔子曰
吾執射乎執御乎詩稱大叔之多才則曰叔善射忌又
良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御如此則登車而不能御參乘
而不能射者鮮矣房琯之用車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
吳以乘車而以勝於楚何也　王氏曰驅驅車也驅出
禽獸使前趨獲也逆逆車也逆還之使不出圍也　鄭
氏曰設此車者田僕　某氏曰必三鼓者至於三則節
制之止也故大閱之教表爲三表鼓爲三鼓車以三發
徒以三刺坐作以三而爲之止皆三之以爲節制也

鄭氏曰羣司馬振鐸則兩司馬也銜枚枚如箸銜之者
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疑惑也　王氏曰銜枚氏軍
旅田役共銜枚所以止喧譁也東山之詩曰勿事銜枚
婦人欲其夫無戰勿事行陳銜枚之事也　鄭氏曰大
獸輸之於公小禽以自畀也詩曰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獲得也得禽獸者取左耳當以計功也及所弊田所當
止之處也天子諸侯蒐獸有常至其常所吏士鼓譟象
攻敵剋勝而喜也疾雷擊鼓曰䶩譟讙也徒乃弊徒乃
止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　王氏曰凡田用火用
車用羅非不用徒也特所主者有異爾　鄭氏曰致禽
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月令季秋天

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祭宗廟　李氏
曰兵者不詳之器不得已而用之若無故而習是習殺
人也非示天子不復用兵之意也故用春蒐夏苗秋獮
冬狩而教焉鳥獸魚鱉皆函血氣若無故而殺之是暴
殄天物也作禽荒也故因祭社享礿祀祊享烝而行焉
明非好兵也爲田獵也非好田獵也爲祭祀也外以彰
事神之禮內以作不虞之備聖人之動其順如此不足
爲後世法乎春秋發微云禽獸多則五穀傷不可不捕
故因田以捕之上以供祭祀之鮮下以除稼穡之害故
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
暴惟荒也妨於農惟暴也殄于物此聖人之深戒也

張南軒曰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戰陳君子所不取而大司馬有教戰之法何也先王
之制兵亦仁政之大者所以禁暴止亂而救民之生也
有兵斯有用兵之法非若後世詭譎之為也蓋明其節
制一其號令使之服習而其本則出於仁義是以無敵
於天下若弛兵撤禁以召後侮而曰吾好仁而已是烏
知所謂仁者哉　東萊曰古者教戰不是徒然耀武所
以必欲取獸以取者正欲舒民之氣而辨等列順少長
之禮卻寓於其中如後世習其非所當習皆是民氣無
泄故至於是以此知先王之時皆有所自後世說者或
以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此自秦以來言之非古制也

黄氏曰以兵寄農以教兵寄蒐狩其赴田役也猶其在
比閭其赴敵也猶其在田役聲音服容在鄉則相識於
族在軍則相識於卒在田役則相識於茇舍不測之變
無常之敵趣之戰也其與比閭之閒田獵之時無以異
也其孰以為危事哉
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
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及致建大常比軍衆
誅後至者及戰巡陳眡事而賞罰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
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比必二反厭於涉反）
鄭氏曰及師大合軍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司馬起師

合軍以從所以威天下行其政也　王氏曰仁者愛人
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以其愛
人循理故以救無辜為先以其惡人之害故以伐有罪
為後蓋師以安民為先故也　鄭氏曰大師王出征伐
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也司馬法曰上下謀
是謂參之主謂遷廟之主及社主在軍者也軍器鼓鐸
之屬凡師既受甲迎主于廟及社祝奉以從殺牲以血
塗主及軍器皆神之　疏曰大師王親御六軍故司馬
用王之大常致衆若王不親則司馬自用大旗致衆
王氏曰比軍衆校其數之多寡　疏曰司馬當戰對陳
之時巡軍陳眡其戰功之事知其有功無功而行賞罰

也　鄭氏曰師有功勝也律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為威
也　王介甫曰右秉鉞示勝而不忘戰司馬之事也
鄭曰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司馬法
曰得意則愷歌示喜也　王介甫曰怒釋而為愷故也
鄭氏曰若師不功則厭謂厭冠喪服也軍敗則以喪禮
奉主車歸於廟與社也
王弔勞士庶子則相大役與慮事屬其植受其要以待攷
而誅賞大會同則帥國子而掌其政令若大射則合諸侯
之六耦大祭祀饗食羞牲魚授其祭大喪平士大夫喪祭
奉詔馬牲（勞力報反相息亮反與音預屬音燭植直吏反食音嗣後饗食皆放此）
鄭氏曰師敗王弔勞士庶子從軍之死者勞其傷者則

邦王之禮也　疏曰若國有大役司徒司空司慮其事
則與焉　疏曰宣十一年楚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
慮事以授司徒　鄭氏曰植謂部曲將吏春秋傳曰宋
城華元爲植巡功屬聚會之也　王氏曰要者功程之
簿書也大司馬於大役與慮事則欲知其事之可否屬
其植則欲知其人之多寡受其要則欲知其功之等差
事成而攷之以行誅賞　疏曰諸子職云會同賓客作
羣子從此王也司馬帥之　鄭氏曰大射王將祭射于
射宮以選賢也王射三侯以諸侯爲六耦大祭祀饗食
牲魚司馬主進魚牲也授其祭謂受尸賓所以祭也
劉氏曰大喪平士大夫謂正其禘位其職也　鄭氏曰

喪祭奉詔馬牲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
送之至墓告而藏之
小司馬之職掌　鄭氏曰此下字脫滅札爛文闕漢興求之不得遂無其數者凡小祭祀
會同饗射師田喪紀掌其事如大司馬之灋
軍司馬闕
輿司馬闕
行司馬闕
雜說先王立法以明示民獨軍旅之制曲加諱晦并闕
之書皆軍政也而皆屬於宗教之司馬四時之田以習
戰也而獨變其名曰蒐苗獮狩吉凶賓嘉所以習禮而
儀禮不以軍而並列獨藏於大司馬號司馬法者以

師田之事則將師始受其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六官
之中惟小司馬一官職掌不悉備而軍輿行三司馬又
徒有其官名而闕其職掌其名責賦則爲之丘甸縣都
之名而以四起其數其會卒伍則爲之伍兩軍師之名
而以伍起其數其調車徒則爲通成終同之名而以
十起其數夫同此民而易其名異其數何其不憚煩也
嗟乎習戰謂之同軍政謂之禮大閱謂之教設其財於
九式謂其官於儀禮特闕其兵馬之職屢易其軍伍之
名變化出入使民不知先王以爲明民以凶器危事適
以成其爭奪之習故凡爲是藏吾用而不示民者爲慮
微也

司勳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勳功也此官主功賞　疏曰司馬主征伐軍無
賞士不往凡軍以賞爲先傳二十八年晉文公獻俘藏
飲至大賞武王入殷封功臣師尚父爲首故司勳列位
在前　雜說勳爵之設所以富戰士而旌軍功也雖沿
革不同而激昂人心之意則一耳周以司勳而掌賞地
之法攷之周禮而有疑焉夫土地之章本於司徒今司
勳之職乃不屬之司徒而屬之司馬何也蓋軍功之賞
不可踰時與之速則人心勸與之緩則人心疑矣苟賞
與欲行於司馬而賞地乃靳於司徒則幾易赴功者慮

矣是則以司勳而屬之司馬豈非所以用其級與之意
漢人列爵二十級雖非古制然於勳爵甚有可取以戰矢
論夏侯嬰有斬首降敵之功舍人嬰賜爵大夫已而
加列大夫而封北封君已而以太僕將軍賜食邑以太僕
嬰則賜爵五大夫已而賜執帛執圭已而得印匱賜食
邑夫立一功得一級人心孰不知勸乎唐制自上柱國
至武騎凡十二轉以功之上中下而為陣獲之差以資
之上次下而為進降之序凡以功受賞者卒皆獲賞然
後入奏則激昂人心之意亦不苟矣 雜說六功職居
一焉而司勳隸政官何也蓋軍賞不踰時屬之他官則
司存散隔文告回復徒有壅蔽之害馮唐云李牧為將

周禮集說卷六 二十一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復乃能成功總尚以上功首虜差
六級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則非所以用人由此觀
之賞不離局其制密矣

掌六鄉賞地之灋以等其功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
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
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
令凡賞無常輕重眂功凡頒賞地參之一食唯加田無國
正 正音征

鄭氏曰賞地賞田也 王氏曰載師職曰以賞田任遠
郊之地而遠郊之地在六鄉之內故言掌六鄉賞地之
灋其地則載師掌之其法則司勳掌之 鄭氏曰等猶
差也以功大小為差 王氏曰功有小大則賞有多寡
矣 鄭氏曰王功曰勳者輔成王業若周公 王介甫
曰王有天下諸侯則有一國召南言國君積行累功又
曰羔羊鵲巢之功致左傳云諸侯言時計功則功以國
功為主也 鄭氏曰民功曰庸法施於民若后稷 王
氏曰書言車服以庸則庸以民功為主也 鄭氏曰
事功曰勞以勞定國若禹 王介甫曰事成於勤勞故
也 王氏曰治功則若辟草萊任土地之屬孔子言禹
盡力乎溝洫是已治功曰力治成於彊力故也 鄭氏
曰戰功曰多克敵出奇若陳平韓信司馬法曰上多前
虜則戰以功多為上也 疏曰已上六功者皆對文為

周禮集說卷六 二十二

義散文則通左傳云舍爵策勳彼戰還而飲至則戰功
也而云策勳是通也明堂位云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
是周公德大有勳兼勞考也 鄭氏曰凡有功者謂上
六者也銘之言名也生則書於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
也死則於烝先王祭之詔告其神以辭也 王氏曰先
王於有功之臣其識之則欲其不忘其報之則欲其致
厚銘書於王之大常使與日月同其光則識之而不忘
也祭於大烝使與先王同其祭則報之而致厚也 王
介甫曰大烝冬之大享也當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
宜也 王氏曰洛誥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銘大常所
謂記功也祭於大烝所謂作元祀也穆王命君牙曰厥

有成績紀于大常盤庚告羣臣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
祖其從與享之皆此意也　王介甫曰大功司勳藏其
貳則治功之約正掌於司約故也　王氏曰以其主掌
故又藏其副也　鄭氏曰凡賞無常輕重眂功無常者
功之大小不可豫也　王氏曰輕重視功者事勞若一
時有劇易戰多若一敵有堅脆若此屬不以爲常故輕
重眂功也　鄭氏曰凡頒賞地參之一食者賞地之稅
參分計稅王食其一也二全入於臣也加田者既賞之
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正稅也祿田亦有給公家之
賦貢若今時侯國有司農少府錢穀矣獨加賞之田無
正耳　疏曰無國征無稅入天子法

馬質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八人

鄭氏曰質平也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　王介甫曰
馬質掌成官中市馬之事如市之有質人　疏曰買馬
供軍用故在此　雜說周之馬政養之井牧賦之丘乘
夏官邦政之所掌者一而馬官校圉之所屬者八如馬
質一官中士二人畀之以三物平之以二價任之而後
受受之而後書旬償其直任過其用是其所質無非良
馬也至於房爲天駟祭之以敬其祖表爲龍禁之以
時其浴潔泉豐草涼芳淺溼交頸相劘及衝而騁則又
有以宣其性攻駒教駣灑僕講馭刻之敗之羈之縻之
則又有以就其才至於相豎而欒發疾而步善於連治
禁其終死則又有以[illegible]凡爲馬政詳細委曲至於
如是則四牡業業[illegible]而三捷也四騏翼翼宜其
車攻而復古也

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皆有物賈
綱惡馬凡受馬於有司者書其齒毛與其賈馬死則旬之
內更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馬及行則以任齊
其行若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illegible]

王介甫曰每馬則以三物量之以知其所宜　王氏曰
戎馬共戎事之馬田馬共田事之馬駑馬馬之賤而共
冗事者也蓋馬之類雖多而給公家之用唯此三馬爲

絭也綱惡馬謂以索綱維之所以制其奔踶也　疏曰
凡受馬於有司者所受之馬謂給公家之使　王氏曰
書其齒之數毛之色與其價之直將以防其養視之不
謹而使以其物償之也　鄭氏曰更謂償也旬之內死
者償以齒毛與價受之日淺養之惡也旬之外死入馬
耳償以毛色不以齒價任之過其任也　雜說必入馬
耳見得是實死　鄭氏曰其外否者旬之外踰二十日
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馬及行則任齊其行識其所載
輕重及道里齊其勞逸乃復用之[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曰馬訟謂賣買有爭者馬質掌其事故聽也　鄭氏

曰禡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illegible]

與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再蠶者爲傷馬歟

量人 音亮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氏曰量猶度也謂以丈尺度地

掌建國之灋以分國爲九州營國城郭營后宮量市朝道巷門渠造都邑亦如之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邦國之地與天下之涂數皆書而藏之凡祭祀饗賓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掌喪祭奠竁之俎實凡宰祭與鬱人受斝歷而皆飲之 [illegible]

鄭氏曰建立也立國有舊法式若匠人職云

王氏曰掌建國之法則以王國爲主也[illegible]國爲九州則自王國而及諸侯之國其地分爲九州也營國城郭則周營王國之內城外郭也營后宮則周營后之六宮也凡建國王立朝后立市朝在前市在後道巷門渠有縱橫有廣狹皆量而爲之制也王國之制既立然後都邑可量故造都邑亦如之[illegible]

劉氏曰六軍之行則營其所次之壘舍每軍以有市有朝每州爲一師二千五百人各有涂道而軍社則有常居之里皆量人制其廣狹也　王氏曰邦國之地其制有小大天下之涂其數有廣狹遠近多寡而藏之則[illegible]謂建國之灋如此而已祭祀以享神饗賓以[illegible]人從獻脯燔其物之所共則有數其器之所容則有量量人制之則以其官以量多以爲事故也所謂從獻脯燔者以所獻牲牢爲正而以脯燔爲從也若特牲少牢主人獻尸以肝從之婦獻尸以燔從之之類也莫遣奠也竁穿土爲壙也其祭皆有俎實亦皆量人掌之者以其制數度故也宰祭謂冢宰佐王祭及攝祭也受斝歷而皆飲之者謂受舉斝之卒爵傳之它器而皆飲則盡之矣

王介甫曰鬱人於祭祀達其氣臭以始之交神以德者也量人於祭祀制其量數以成之事神以禮者也二者本末相成

小子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鄭氏曰小子主祭祀之小事

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贊羞受徹焉 [illegible]

劉氏曰羞進之也羊肆謂朝踐獻腥四段其牲爲豚解也羊殽謂饋食獻熟體解骨節折而爛之以酳尸也肉豆謂切肉而以豆羞者也　王氏曰肉豆則醢人所掌四豆之實謂以豆盛其所實之醢而進之也　鄭氏曰衈刉者釁禮之事也衈刉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　王氏曰沈謂貍沈辜謂疈辜侯謂侯福禳謂禳禍

胥小子飾其牲也邦器禮樂祭器之釁軍器五兵旌旗之
之釁以厭妖則小子釁之也　鄭氏曰斬牲徇陳示犯
命必殺之　王氏曰斬牲徇陳必用小子者以其掌釁
社而軍法不用命則戮社故也羞始祭所進之物也徹
祭畢所徹去之器也小子皆贊之必使小子者以小子
之職皆掌之小者故也

羊人

下士二人史一人賈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夏官主馬牲與羊牲故羊人在此

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
牲賓客共其灋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若牧人無

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賈音古

鄭氏曰羔小羊也詩曰獻羔祭韭　王氏曰飾羔若記
所謂飾羔鴈者以繢羊人於祭祀飾羔亦若封人之飾
牛牲　鄭氏曰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首于室　王介
甫曰灋羊賓客牢禮之法所用　鄭氏曰積積柴也禋
祀槱燎實柴也布泉也　王氏賈買牲以羊人之屬有
賈二人能知物價故也

司爟古喚反

下士二人徒六人

王氏曰舉火曰爟　雜說司爟之職此聖人觀天地之
變順陰陽消長之宜察寒暑往來之節故得裁成輔相
之道此意極大　又曰鄭子產以火星未出而鑄刑書
故鄭不免於災

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民咸從
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時則施火令凡祭祀則祭爟凡國
失火野焚萊則有刑罰焉

鄭氏曰行猶用也變猶易也　王氏曰火之為物均之
則以燭以燎爨之則以烹以飪燭燎以為明則納其氣
於外烹飪以為養則納其氣於內逆而用之則羸弱相
勝而氣無以為均順而變之則休廢相治而疾以之救
民於四時皆有癘疾火生於木其氣性從之故四時各
取其所宜之木以變國火焉而民疾於是乎可救矣春

取榆柳夏取棗杏秋取柞楢冬取槐檀季夏取桑柘時
運而性火變而新陽太盛則養陰之弱以抑其強陰太
盛則用陽之盛以救其弱使民常得陰陽之正氣而不
滯於一偏此聖人善救民之道也火之象在天其伏見
有節火之用在人其出內有節則春秋傳所謂出內火
是也蓋火之次於星為心其出也以夏之三月而位見
於辰其入也以夏之九月而位伏於戌則其於出內火
也觀其星之伏見以為節蓋火行於四時各有盛衰則
火之運於四時也亦有休廢自辰至巳於方為火所王
自戌至亥於方為火所伏因其王而出之所以宣其力
於其伏而內之所以息其氣先王於火之政令豈特有

以救民疾哉而其原五行之性又有至於如此自非深知夫陰陽之情孰能與於此　鄭氏曰時則施火令於焚萊之時　劉氏曰祭爟報始燧人始造火者不敢忘其德　王氏曰祭祀用爟焉所以兼其爲明之功既曰司烜仲春以木鐸修火禁于國中而此國中民失火則有罰也野焚萊民擅放火也司馬仲春蒐田主用火因除舊生新若二月後擅放火則有罰也　王氏曰大則有刑小則有罰凡以應其罪之輕重而已

掌固

上士二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固國所依阻者也在國曰固在野曰險掌固兼

脩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並據國而言司險則知山林川澤之阻並據在野而言　王氏曰記曰城郭溝池以爲固掌固之職先王所以保其國也　周禮掌固司險之職不列於地官而特屬於司馬不統於職方而特專於一職者蓋司馬所以統軍旅之重而要害之地皆攻守之大計也司險掌固險固之地皆有守者則邊境無空虛之患矣而至於掌疆候人之職徒役特多焉然則古之邊備嚴矣哉　南軒曰孟子謂域民不以封疆固國不以山谿威天下不以兵革而先王封疆之制甚詳於周官設險守國與夫弧矢之利並著於易經何耶蓋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爲治也體用兼備本末具舉道得於已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制詳密又有以居天下之處此其治所以常久而安固若孟子之言則指其本而言之耳

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財器凡守者受灋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唯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鼜守者鼓音戚又音造

劉氏曰易曰城復于隍則是浚溝之土所以爲城也鑿

池之土所以爲郭也溝池深於外則城郭固於內用其深以增其高也渠又在其外所以出水因之設固植木其上守固之材出焉　王氏曰士者公卿大夫之適子而已命者也庶子者國子之倅而未命者也衆庶則其地之人民遷守者也夫士庶子所使帥衆庶而頒其守則遠近均焉勞逸更焉而守政於是乎行矣夫公卿大夫推職於其內而其子弟又守城郭溝池之固於其外此所以內外一心休戚一體而先王之治晏然無內外之虞矣　鄭氏曰設其飾器兵甲之屬令城郭門之器亦然　劉氏曰此飾威儀之器也謂關門要阨之兵甲守者受之焉　王氏曰所以聳觀聽而備非常　鄭氏

曰財用國以財給守吏之用也稍食守者祿稟也任其
萬民以其任使之也民之材器其所用塹築及爲藩落
者　劉氏曰財用曰分隨地守之所用也稍食曰均計
功力之所當也萬民曰任分地界爲守也材器曰用防
緩急之所須也　王氏曰凡守者各致其守不可以有
移也其有移也則受法于掌固以通之也則移甲移役
與移財用而已蓋甲兵有時而不足用則無以扞患力
役有時而不足供則無以即工財用有時而不足給則
無以周事以其有餘者移之以足一時之所須不亦可
乎　鄭氏曰其從非是不得妄離部署者故曰唯是得通
王氏曰國有司甲兵財用之官也又與國有司帥而致

之則其移而通之與以[illegible]其帥而致之則以贊其甲
其役其財用之不足者也　鄭氏曰贊佐也巡行也行
守者必衆既之惰息擊鼜戒守鼓也三巡之間又三擊
鼜　劉氏曰晝三巡之夜亦如之夜三鼜以號戒者此
其受法於掌固也夜則不見其巡故以三鼜號戒爲
信也　王氏曰號呼其守者之名也戒戒其守者之事
也已上所言皆王國之守處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
守灋則都鄙之事也　鄭氏都邑亦爲城郭　境[illegible]
國及三等都邑境界之上皆有溝樹以爲固[illegible]
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此亦兼上王國及[illegible]
處其民皆職任使適守也若有山川則因之[illegible]

木爲固之處值有山川之處則因而爲之不須別造
王氏曰若有山川則因之以爲阻固也夫爲高必因丘
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其高下自然之勢以爲之阻固則
用力不勞而其爲備也易矣夫先王之世以道德則明
以仁義則修然後掌固之守可賴焉若夫徒恃形勢之
固而不知仁義道德之所本委而去之雖有方城漢水
何足恃哉此魏武侯恃西河之固而吳起對之以在德
不在險者良有以哉

司險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史二人徒四十人

王氏曰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

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此周官所以有司險[illegible]
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設國
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
國有故則藩塞阻固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唯有節者達之
王氏曰所謂九州之圖山林川澤之阻則若職方氏所
謂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
江其浸五湖之類是也所謂國之五溝五涂則是遂人
所謂遂溝洫澮川之謂五溝徑畛涂道路之謂五涂也
鄭氏曰達道路者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
梁之也樹之林作藩落也國有故喪災及兵也閉絕要
害之道備奸寇也　疏曰節謂道路用旌節也　劉氏

掌疆闕
中士八人史四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氏曰疆界也
候人
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候候迎賓客之來者
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若有方治則帥而致於朝及歸送之于竟
王氏曰先王於四方之賓客來則有以迎之去則有以送之因設候人之官分掌候四方賓客之往來而迎送之於其道路候人掌其道路之治治謂出入迎送治其事也 鄭氏曰國語曰候不在竟識不居方也 考今備奸寇也以設候人者選上卒以為之 疏曰即徒百二十人是也 鄭氏曰詩云彼候人兮荷戈與祋方治其方來治國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欒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轘轅是其送之也
環人
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環猶卻也以勇力卻敵 王氏曰巡察內外若環之相循而不窮故名官曰環人
掌致師察軍慝環四方之故巡邦國搏諜賊訟敵國揚軍旅降圍邑
鄭氏曰致師者致其必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之察軍慝察陰奸也視軍中有為慝者則執之環四方之故卻其以衆謀來侵伐者所謂折衝禦侮巡邦國搏諜賊諜賊反間為國賊訟敵國其來則往之與訟曲直若齊國佐如師揚軍旅為之威武以觀敵詩云維師尚父時維鷹揚降圍邑圍邑欲降者受而降之春秋傳曰齊人降鄣
挈壺氏
下士六人史二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壺盛水器也世主挈壺水以為漏 王氏曰先王分十二時於一晝一夜之間以漏箭準十二時而為百刻以百刻定長短而分晝夜於是立挈壺氏之職焉後世挈壺氏不能掌其職不能辰夜不夙則莫此詩人之所刺也
掌挈壺以令軍井挈轡以令舍挈畚以令糧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㯻凡喪縣壺以代哭者皆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及冬則以火爨鼎水而沸之

鄭氏曰鄭司農云挈壺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挈壺其上令軍中士衆皆望見知此下有井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挈轡以令舍亦縣轡于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于此轡所以駕舍故以轡表舍挈畚以令糧亦縣畚于所當稟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稟假于此下也畚所以盛糧之器故以畚盛糧軍中人多車騎讙會讙囂號令不能相聞故各以其物爲表者煩趨疾于事便也　王氏曰凡軍事縣壺以序聚㯓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軍之所處其事尤宜致嚴故聚㯓擊夜事惟爲㯓故縣壺以盛水分刻漏也　劉氏曰其擊柝以戒守者以漏刻爲更刻　鄭氏曰代亦更也禮未

大斂代哭以水守壺者爲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則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漏也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冬水凍漏則不下故以火炊水沸以沃之謂沃漏也　薛氏云以人代哭非則使之不疑以火守壺則爨之不善施之於宿衛所以嚴守夜亦施之於喪事所以儆凶夜朝廷朝夕之禮亦常以是爲節焉然春官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而此詩特罪挈壺氏者蓋天子備官挈壺掌漏雞人告之諸侯則掌漏告時一於挈壺氏而已

射人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疏曰射武事也故在此

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鴈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詔相其灋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

鄭氏曰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　劉氏三公輔弼之長諸侯方伯之長故皆北面以正臣禮孤西面卿大夫東面朝廷之序以右爲尊士不與者此非大射選賢與祭故也　鄭氏曰諸侯來朝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從三公位灋其禮儀也國事謂君王有祭祀之事諸侯當助

其祭祀者也戒令告以齊與期掌其治達謂諸侯因與王射及助祭而有所治受而達之於王王有命又受而下之　王氏曰先王於祭祀賓燕之事未嘗不射方其與諸侯行賓射之禮則國之三公孤卿大夫預焉故射人掌其位也三公北面者君也孤東面佐王也卿大夫西面佐王也其摯三公執璧則以其有君之體而不致其用也三公之摯不存於宗伯而獨見於射人者蓋三公師道也王之所承有弗敢臣也宗伯之摯不存於其職而射人以主賓射爲先則三公之摯言於此亦以見賓之而弗敢臣之意也諸侯在國則有君道故南面在朝則有臣道故北面也詔相其法謂朝射之法也詔相

其事謂若祭祀之事也射人之位不及士者蓋射人所
掌賓射之禮故不及之記曰朝不坐燕不與謂之士是
也　台達謂上有所治達乎下下有所治達乎上也
以射灋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
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
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
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鵠飾
豻音岸下同　鼓頭反正
疏曰此則賓射之儀也　王氏先王因度數而制之以
爲法因其動容而制之以爲儀自王以下其耦或六或
四或二其侯或三或二或一其樂歌則異節以至其容

其獲其正皆有多寡之數爲此射之法也以是法而治
之則其見於內志正外體直持弓必審挾矢必固揖遜
有序升降有節此射之儀也古之射者行同能耦則別
之以射而勝者則飲不勝者此射之所以有耦也　鄭
氏曰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也二侯者三正二正
之侯也一侯者二正而已此皆賓射於朝之禮也　疏
曰在朝賓射唯有天子而鄭云此皆賓射於朝之禮者
謂諸侯已下賓射在已朝不謂於天子朝行此賓射之
禮也　○鄭氏曰考工梓人曰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遠
國謂諸侯來朝者也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正之言
正也射者內志正則能中焉畫五采之侯中朱次白次
蒼次黃玄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
外之廣皆居侯中叁分之一中二尺豻胡犬也士與士
射則以豻皮飾侯下大夫也大夫以上與賓射飾侯以
雲氣用采各如其正　疏曰上文不言士天子與諸侯
賓射士不與也而此云士豻侯二正則士得自行賓射
不得與君賓射矣　鄭氏曰獲行獲者也容者乏也待
獲者所蔽也九節七節五節者奏樂以爲射節之差
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王射則令去侯立于後以矢
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則爲位與太史數射中佐司馬治射
正　辟音梓扯反
鄭氏曰貍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

量侯道法之也侯道者各以弓爲度九節者九十弓七
節者七十弓五節者五十弓弓之下制長六尺三侯者
司裘所共虎侯熊侯豹侯也　王氏曰王射則令去侯
立于後者謂令負侯者也爲將射故令去侯　鄭氏曰
鄭司農云以矢行告者射人主以矢行高下左右告于
王也大射禮曰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下曰
留上曰揚左右曰方　王氏曰射畢令射鳥氏取矢
鄭氏曰祭侯則爲位者祭侯獻服不服不以祭侯爲
位爲服不受獻之位也大射曰服不侯西北一步北
面受爵射中數射者中侯之筭也大射曰司射適階西
釋弓去朴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筭　王氏曰

必與太史者以太史凡射事飾中舍筭故也佐司馬治
射正者射以不失正鵠爲主司馬治之射人佐之也
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灋儀會同朝覲作大夫介
凡有爵者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有大賓客則作卿
大夫從戒大史及大夫介大喪與僕人遷尸作卿大夫掌
事比其廬不敬者苛罰之介古拜反倅七內反比毗志反苛音何
王氏曰祭祀王必親射牲示誠敬之至也國語曰禘郊
之事天子自射其牲謂此也相孤卿大夫之灋儀謂射
灋射儀也會同朝覲用大夫爲介以相禮與士之有爵
者爲介則射人作而使之也 鄭氏曰諸侯來至王使
公卿有事焉則作大夫使之介也有爵命士以上不使

賤者 王氏曰大師令有爵者乘王倅車則王之所乘
不敢虛其位也大賓客作卿大夫從者選使從王見諸
侯也戒太史及大夫介者謂王有命使三公命諸侯及
衣服就館賜之時則射人戒太史及大夫爲介於諸公
者也太史與事者以太史主協禮事故也 鄭氏曰僕
人太僕也僕人與射人俱掌王之朝位也王崩大小歛
遷尸于室朝之象也 疏曰作卿大夫掌事者謂王喪
宜者有職掌比其廬者謂宮正所云親者貴者居廬當
比其本服親疏及貴賤 鄭氏曰苛謂詰問之

服不氏

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服不服不服之獸者

掌養猛獸而教擾之凡祭祀共猛獸賓客之事則抗皮射
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

鄭氏曰猛獸虎豹熊羆之屬擾馴也教習之使馴服王
者之教無不服 王氏曰舜命益爲虞則曰若予草木
鳥獸養猛獸而教馴之亦以若爲主也祭祀共猛獸則
祭祀之羞備物故也 鄭氏曰猛獸可中膳羞者獸人
冬獻狼春秋傳曰熊蹯不熟賓客之事則抗皮賓客來
朝聘布皮帛者服不氏主舉藏之聘禮曰有司二人舉
皮以東 王氏曰抗之言舉也盖聘禮庭實有虎豹之
皮示服猛而有文故也射則贊張侯者凡射侯共於司

裘張於射人服不氏贊射人張之也待獲待射中則舉
旌以唱獲

射鳥氏食亦反

下士一人徒四人

掌射鳥祭祀以弓矢敺鳥鳶凡賓客會同軍旅亦如之射
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夾取之敺起俱反鳶弋專反夾音甲

鄭氏曰鳥謂中膳羞者鳧鴈鴇鴞之屬 劉氏曰祭祀
敺鳥鳶鳶尚膻也 王氏曰王射則射鳥氏主取其矢矢
著侯高人手不能及則以并夾取之并夾鍼箭具也故
司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并夾

羅氏

下士一人徒八人

鄭氏曰能以羅網捕鳥者郊特牲曰大羅氏天子之[illegible]鳥獸者

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中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行羽物中音仲襦[illegible]又音汝

王氏曰以網係鳥謂之羅烏鳥以群集人所惡也　鄭氏曰作猶用也鄭司農云蜡謂十二月大祭萬物也郊特牲曰天子大蜡謂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illegible]家之羅玄謂蜡建亥之月此時火伏蟄者畢矣豺既祭獸可以羅網圍取禽也王制曰豺祭獸然後田又曰昆虫已蟄可以火田今俗放火張羅其遺教也春鳥蟄而始出者是時鷹化為鳩鳩與春鳥變舊為新宜以養老助生氣　陳氏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者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夫貴胄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記之所言四代養老是已而又有[illegible]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illegible]之者庶老也司門以財養之者死政之老也若夫外[illegible]酒正禱人所謂耆老者揔三者而言之也　鄭氏曰[illegible]羽物行謂賦賜

下士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畜謂斂而養之

掌養鳥而阜蕃教擾之祭祀共卵鳥歲時貢鳥物共膳獻之鳥[illegible]

鄭氏曰阜猶盛也蕃蕃息也鳥之可養使蕃息盛大者卵鳥其卵可薦之鳥　劉氏曰[illegible]雞皆有卵之鳥鄭氏曰貢鳥物鶉鴈之屬以四時來　劉氏曰鶉雉鵪雉之類非一品也故以備膳羞為職　王氏曰先王設官可以共祭祀共膳獻備器用者無棄物焉

周禮集說卷之六

吳興 後學[illegible]友仁 君復 編

司士

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劉氏曰司士掌群臣之版凡仕於國者不以貴賤揔謂之士者始附于版者士也故曰司士焉　王先生曰今之六部古之六卿也自漢成帝初分尚書置四曹至光武分為六曹迄于魏晉或五或六初無常制宋齊以來多定為六曹稍似周禮至隋定為六部今考其職則天官冢宰為尚書令非吏部也司士掌群臣之版其吏部乎　雜說司士諸子隸於司馬何也古者大夫士國子皆從金革之事而不征於司馬然非其官之長素所屬一旦用之將有不如令者舍之則不能以衆正遍用法則不亦難乎為上矣俾之屬以傳軍政用之則其官自帥其徒自為伍所以整旅亦以全恩

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歲登下其損益之數辨其年歲與其貴賤周知邦國都家縣鄙之數卿大夫士庶子之數以詔王治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唯賜無常　奠音定

王氏曰群臣之版謂書其名於版也治其政令即損益之數與辨其年歲貴賤之等是也損益謂黜陟也有損有益則有登有下其數有多少也辨其年則以知其齒之壯老辨其歲則以知其任之久近貴若大夫以上賤若士以下邦國謂諸侯也都謂大都小都家家邑也縣鄙六遂也言六遂以見六鄉卿大夫士謂王臣及諸侯之臣與涖都邑者也庶子者卿大夫之庶子未命者也其適子已命者則為士　鄭氏曰以詔王治告王所當進退　劉氏曰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矣此又詔王治者大宰詔之於職事之終也司士詔之於論定之始也王制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則司士者司馬之屬也　陳氏曰古之六卿其分職也未嘗不適其聯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教司馬掌兵未嘗不分也有發兵則司徒教士以車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司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辨論官材之謂也　王氏曰九公侯伯子男公卿大夫士皆所謂爵也自諸侯之士下士視上農夫以至君十卿祿皆所謂祿也事有大小能大者治大能小者治小故以能詔事食有多寡治大者其食多治小者其食寡事成於久然後食可定故以久奠食以德詔爵所以貴之以功詔祿所以富之以能詔事所以任之以久定食所以養之　雜說爵祿

事皆稱詔獨其食不言詔者則知爵祿事皆有去取進
退惟上之特命而奠食乃其常俸所當得之稍食哉不
言詔也言久者計其歲月之久所當食之俸若書稱德
懋懋官功懋懋賞位事惟能得此理矣　雜說云司士掌
羣臣之版則官悉隸焉有德者始詔以爵有功者惟詔
以祿有能者始詔以事後世但以官府煩多疑周官不
知當時以事之多寡而損益其員數觀御士之賢能而
爲爵祿之與奪則官不至於冗矣　王氏曰唯賜無常
者賜出於王之恩也恩有多寡則賜有厚薄又何常之
有不可以有司法數制之也
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

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
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司士
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
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 [illegible] 鄉許亮反下放此
鄭氏曰此王日視朝於路門外之位也　王介甫曰所
謂治朝也其朝士之位與此不同者彼外朝之法聽獄
弊訟詢衆庶之朝也此所以聽天下者王故王南鄉鄉
王而荅之者三公故三公北面孤佐王者也故東面卿
大夫佐王者也故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大僕
從者則從王者也唯王所鄉故南面三公東上則[illegible]
以東爲右故也自孤以下則皆以近尊爲上公以上[illegible]

言而王獨言鄉不斥上休等故也　鄭氏曰王族故士
故爲士晚退留宿衛者未嘗仕雖同族不得在王宮大
右也司右也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也司士擯
詔王出揖公卿大夫以下朝者也卿大夫士皆君之所
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特揖一一揖之旅衆也大
夫爵同者衆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
上王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大僕之屬發在其位羣
士位東面王西南鄉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上中下王揖
之皆逡巡既復位　王氏曰三孤六卿尊故特揖之大
夫卑於孤卿故中大夫下大夫各以其等而衆揖之士
又卑於大夫故上士中士下士旁三揖焉王還揖門左

揖門右則在門左右者皆南面故也大僕前正王位故
也王入內朝皆退王視事於治朝既畢而入內朝則群
官皆退也內朝在路門內亦謂之燕朝
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掌擯士者膳其摯凡祭祀掌士
之戒令詔相其法事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帥其屬而割
牲羞俎豆凡會同作士從賓客亦如之作士適四方使爲
介大喪作士掌事作六軍之士執披凡士之有守者令哭
無去守國有故則致士而頒其守凡邦國三歲則稽士任
而進退其爵祿 相息亮反 使色吏反 [illegible] 從才用反
疏曰卿大夫士揔皆[illegible]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之
類羣臣揔號　王氏曰士治治其進退損益也　疏曰

擯士謂初得命爲卿大夫士執摯見於王司士擯相之使見王也膳其摯入於王之膳人凡祭祀掌其戒令者謂羣臣有事於祭祀皆掌其齊戒告令也詔其法事者謂告語并擯相其行禮之事也及賜爵者謂祭末衆酬無筭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皆以昭穆爲序也 祭統曰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羣有司皆齒此之謂長幼有序 鄭氏曰割牲制體也羞進也 劉氏曰凡會同作士從者選之行藝而進之以從王也 王氏曰作士適四方使者奉王命而使也爲介爲之介者 王先生曰上卿使則大夫爲之介大夫使則士爲之介 鄭氏曰大喪作士掌事謂奠斂之

屬披柩車行所以披持棺者也凡士之有守者令哭無去守官不可空也國有故非喪則兵灾也稽士任其所掌治也 王氏曰邦國之士皆命於王故曰九邦國三歲則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 雜說此正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賞罰周禮諸侯貢士一項事別都不見惟司士此一段與合

諸子

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一十人

鄭氏曰諸子主諸侯公卿大夫士之子者 劉氏曰適子庶子皆掌之 王氏曰自其衆而言之則謂之諸子 黄氏曰或曰國子庶子也

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與其教治辨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灋治之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大祭祀正六牲之體凡樂事正舞位授舞器大喪正羣子之服位會同賓客作羣子從凡國之政事國子存遊倅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攷其藝而進退之 倅七內反 治直吏反 大子音泰 [illegible]正同

鄭氏曰四民之業而士者亦世焉國子者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也 劉氏曰國子之倅謂副貳於其父之職業者也以其將進於仕進則必漸摩以忠義故設諸子之官 說曰燕義曰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與周

官諸子職同皆庶通名俱訓爲衆 芸閣呂氏曰倅者貳也必用國子之倅者蓋古之爲國其使君臣相信非一日積也太子君之貳也國子之倅諸侯諸臣之貳也以諸侯諸臣之貳事其君之貳學相同則好相合矣王制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造焉是也事相同則情相信矣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唯所用之是已故太子雖未爲君也君臣之交際已盡賢不肖之知已悉可任使之才已備則先王之所以慮後世者不爲不豫矣 王氏曰諸子掌國子之倅而已蓋國子之適則爲正而其庶之介於適者則謂之倅之[illegible]先 又曰下文遊倅是已蓋王制所謂不世祿者又王介 劉曰上文言國子之倅而不言帥國子致於太子則諸

辨其等倂及其倅也 鄭氏曰戒令致於太子之事教治脩
德學道也 劉氏曰辨其等以其父之爵爲之等叙其
齒而爲之位也 鄭氏曰凡入學以齒 王氏曰國有
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者公卿大夫士則聽於王
者也其子則聽於太子者也休戚所以一體而無異慮
也 東萊曰古者太子與卿大夫之子同其學或有大
故則使太子帥其餘子在宮中天子同其父御兵於外
其子弟佐王之太子守宮於內此見得內外相維持不
拔之理如此夫太子與諸侯之子弟朝夕習熟故後
來諸侯之子亦爲諸侯時事太子爲君此正是封建諸
侯之本不如後世徒然封建平日在學時必擇其能爲

諸侯者則它日立爲諸侯有不可立者則不立也 如國
語宣子欲得國子之能訓諸侯者樊穆公曰魯侯肅恭
明神而敬事耆老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
王乃命魯孝公於夷 宮此是諸侯子弟同在學者又
如楚世家曰當周成王時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
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伋俱事成王此可以見太子
素與諸侯子弟相處此其意可以槩見至春秋鄭太子
忽在周亦有此意 鄭氏曰軍法百人爲卒五人爲伍
王氏曰置其有司則若伍之有公司馬卒之有長也
李氏曰大哉王者之師其備矣乎非直興於閭里而又
取諸世族彼以父祖貴富宜有報上之心况學習德行

道義孰不知忠孝之義任之以金革則與夫干賞蹈利
庸徒鬻賣者蓋有間矣且太子將爲君國子將爲臣君
臣之分未定而恩義固已接則今日之游倅未必不爲
嗣王之將帥也 文王世子曰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
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
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此諸侯禮也豈天子之事而
有不用力者乎 鄭氏曰國子屬太子司馬雖有軍事
不賦之 王介甫曰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則是諸子
正之太子用之而已 劉氏曰大司馬掇六鄉六遂都
鄙之司無慮數十方足以制九州御四夷之強弗及者
矣而此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於太子聖人防微保

邦之根本使諸侯卿大夫士之子爲太子之肘腋而倅
於王也故司馬弗正凡國正弗及則國之根本不可得
而動搖矣 劉氏曰大祭祀正六牲之體者諸子學禮
樂詩書將世其父而未之用也割牲体羞俎豆則已仕
者爲之而司士掌之諸子則涖而觀之朝踐而豚解必
腥以獻也酳尸而體解必熟以獻也至於犬豕牛羊則
升首薦血六牲之體必叙以獻苟失其叙有不中禮則
諸子正而叙之故曰正六牲之體習之以其行也 鄭
氏曰位倘處也 王氏曰正舞位謂國子之在舞位者
也授舞器則國子之用舞器者也蓋先王之教國子成
之以樂而大司樂教之也國子亦謂之舞子者又以居

而衆者名之從從王也國子之於政事若宿衛守固之
屬也　鄭氏曰游倅倅之未仕者　王氏曰存者使之
在學而養之也　鄭氏曰學學宮也射射宮也　介甫
曰春合諸學則修德學道也秋合諸射則以待兵甲之
事也

司右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右謂有勇力之士充車右　劉氏曰司右主衛
車之右也若王之五路右其玉路金路者則下大夫也
右其象路者則上士也右其戎路木路者則中大夫也
故司右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八十人者皆主衛車之

右也

掌羣右之政令凡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而比其衆庶
其右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掌其政令比毗志反
乘繩證反屬音燭

鄭氏曰合比屬謂次第相安習也車亦有卒伍　劉氏
曰軍旅會同合其車之卒伍所謂兵車也左氏稱其君
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司馬法曰二十五
乘爲偏百二十五乘爲伍周之遺法焉　王介甫曰比
其乘者比其乘之馬使齊力屬其右者屬其右之人使
同心　劉氏曰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習之
以五兵而選以爲右也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
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會同而卒伍其車者
有文事必有武備非特孔子也周公則然矣　王介甫
曰先王既合萬民之卒伍以時習之皆使知戰矣又屬
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於司右而使掌其政令則軍旅
之事有選擇以待敵齊民得免死焉無事之時武夫皆
制於官府無所脩其私鬬矣

虎賁氏音奔

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八人胥八十人虎
士八百人

王氏曰虎賁氏以下大夫二人爲之其徒有虎士八百
人則所以衛至尊者亦衆矣書牧誓曰虎賁三百人

鄭氏曰不言徒曰虎士則虎士徒之選勇力者　雜說
虎賁八百人乃天子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
王不出則虎賁不出及其辨也以之從軍旅賜諸侯非
舊法也僖二十八年襄王賜晉文公虎賁三百人　胡康侯曰自古盛王雖
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周公詰虎賁與常伯同戒
成王欲其知恤虎賁若猶今侍衛親軍也康王初立大
保率齊侯呂伋以虎賁五百人迎于南門呂伋者太公
之子自諸侯入典親軍猶今殿前馬步軍都帥也勲德
世臣摠司禁旅虎賁衛士宿衛王宮其爲國家慮深遠
矣

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

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大喪亦如之及葬從
遣車而哭適四方使則從士大夫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則
奉書以使於四方（跣 [illegible]）
劉氏曰虎士八百人而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掌
之屬八十人部之王車之行而先後之雖趍亦不離其
卒伍示衆以嚴肅也　鄭氏曰舍者王出所止宿處閑
梐枑也守王宮爲周衞也守王門非常之難要在門也
遣車王之魂魄所依也　劉氏曰士大夫使於四方則
以虎士從之護王命也　王氏曰道路不通有兵寇之
故也有徵事徵師役之事也必勇猛有力者然後可以
爲使　東萊曰周人戒成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

綴衣虎賁任人牧夫準人固是係天下安危固當戒綴
衣虎賁只是侍御僕從何故與任人牧人準人同一般
說而都無輕重此最是周公養成王君德深穿處大抵
外朝之人人君臨朝方得入覲而人君又見其端嚴德
厚待之尊嚴而不敢褻近惟侍御僕從朝夕與之親比
若得正人動作起居陰化默移須到聖賢地位若諂諂
面諛之人朝夕與之相處便到失德處何故綴衣虎賁
位最賤職最親所以不特是常伯常任準人要得人而
虎賁綴衣亦須要得人

旅賁氏

中士二人下士十有六人史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旅賁氏以旅力而衞王詩曰旅力方剛者是也
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
祀會同賓客則服而趨喪紀則衰葛執戈盾軍旅則介而
趨（盾常準反夾古洽反 [illegible]）
鄭氏曰夾王車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中士爲之
帥焉　王氏曰旅賁之夾王車則王衞之猶親者也故
車止則持輪以爲安　注疏服而趨夾王車趨也會同
賓客王享齊服服衮冕則此士之齊服服玄端也臣爲
王服斬衰斬衰麻絰至葬乃服葛葛絰也介被甲也
王介胄曰王吉服則亦吉服王凶服則亦凶服王戎服
則亦戎服　劉氏曰既衞士之行則從王之服吉凶介

胄莫不如其所事

節服氏

下士八人徒四人
鄭氏曰世爲王節所衣服
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其服亦
如之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從車
鄭氏曰服衮冕者從王服也維持之也王旌十二旒兩
兩以縷綴連旁三人持之禮曰天子旌曳地　維說與
便是顧命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戣相似　王氏曰諸
侯則四人殺於王也其服亦如之亦如諸侯之服　鄭
氏曰裘大裘也裘冕者亦從尸服也從車從尸車也送

遊之往來也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

方相氏

狂夫四人

王氏曰時儺而毆疫其官名之曰方相氏以其相視而攻疫者非一方也月令於季冬命有司大儺則曰旁磔亦以方之所在非一方

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大喪先匶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毆方良 難乃多反 毆起俱反 先悉薦反 匶音舊 罔良音兩

鄭氏曰蒙冒也　王氏曰蒙熊皮取其以毅而致果也黄金四目取其視無不見也黄者中之色金則剛而明剛中而明足以察見陰慝也執戈揚盾所以致其威也帥百隸罪隸夷隸之屬也時儺以時而儺也月令於季春之儺則曰畢春氣仲秋之儺則曰達秋氣於季冬則命有司大儺是也以索室則以室者陰慝之所藏也毆疫則逐而去之也　鄭氏曰大喪先匶葬使之道也壙穿地也方毆罔兩也　劉氏曰毆罔兩以安王神也

大僕下大夫二人小僕上士四人祭僕中士六人御僕下士十有二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僕侍於尊者之名大僕其長也　雜說大僕祭僕隸僕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戎右齊右道右諸右自戎右而外諸馭自戎馭而外皆用之平居而隷於司馬何也凡車馬之政在國猶在軍一以師律治之也　王氏曰天下之治亂其本乃在乎一人之身一身之修廢乃在乎左右之輔先王知左右之不正則無與修其身一身之不修則無與治天下故其建官猶重於侍御之人而大僕則下大夫二人爲之所謂侍從僕御罔匪正人則王之視聽言動何患於不正乎其身正而後天下歸之則周官之設大僕所掌如此豈不謂知要哉　伊川曰人主不可跬步離正人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智長化與心成　東萊曰穆王命伯冏爲大僕正作冏命夫陪僕執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也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之命其知本哉然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大僕正特作命書至於大司徒畧等流風猶未遠也其書曰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夫文武君臣之際盛矣上聖臣直合而言之咸懷忠良也別而言之地愈近而選愈精君德之成未有不自左右相與居之人然則御之臣最切近於君者自古皆以士大夫之賢者爲之曰罔匪

正人盖髮鬌而苗耨之不容一未堅正者厠乎其間也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令必先言侍御僕從旦夕承弼而後繼以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盖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内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功也後世固有欲善其號令者矣曾不知本諸身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區區欲謹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下民祗若萬邦咸休豈口舌所能辦乎又曰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謹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夫治有体統羣僕侍御之臣衆矣穆王雖急於左右之助茍徧告而親擇之則元首叢脞非君道也故

命一伯冏作大正羣僕侍從之臣皆統焉使伯冏正帥其僚則其僚莫不實厚敦朴便佞辟邪讒謟王多吉士矣固不待穆王之親擇也此為治之體統也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此申言君德所繫惟在左右而欲伯冏精擇之也又終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於彜憲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焉其侈者果出於侍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之為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懼哉

大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祭祀賓客喪紀正王之服位詔灋儀贊王牲事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大喪始崩戒鼓傳達于四方窆亦如之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燕飲則相其灋王射則贊弓矢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王不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擯支乘繩證反窆彼驗反音玄昔力龜反相息亮反

疏曰大僕親近王所之官故王之衣服及位處恐其不正故皆正之也　鄭氏曰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群臣所奏行　王氏曰正王之服則王之動容周旋無不

中禮也正王之位則王之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也出王之大命宣之于外也入王之大命納之于内也先正王之服位而後出入王之大命則能正位然後能凝命故也復有報于上逆有言于上　王先生曰有諸侯之復逆有公孤卿之復逆有吏民之復逆皆所以通上下之情諸侯復逆掌之大僕諸臣復逆掌之小臣吏民復逆掌之御僕皆以位之尊卑而為之次第也若宰夫則有曰諸臣之復萬民之逆夫復者雖為諸臣言之而官亦未始不復逆雖為萬民言之而吏亦未始不逆是以御僕又云諸臣之逆庶民之復是知復逆者通上下之辭也　雜說掌受臣民奏報漢之公車今之登聞鼓院也

自諸侯羣臣萬民各有復逆勢有尊卑故大僕小僕御
僕各以官尊卑受之達于宰夫告于冢宰與王參攷行
之所以通下情不諫諍也　雜說大僕掌傳達章報而
已亦屬於司馬何耶嘗觀秦將軍章邯使長使欣請事
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見邯遂降楚趙充國六月戊
申上奏七月甲寅璽書報自極遠至京師往還纔七日
漢果以成功兵事貴速而忌壅蔽有如大僕掌復逆同
馬不能令之緩急能無虞乎　王氏曰王眡朝眡治朝
䟽曰大僕本位在路門之左今進前正王位訖王退入
路寢亦如之　東萊曰如漢成帝臨朝之時尊嚴如神
及退朝與張放等所說皆淫辟邪侈之事人君到此不

是見得有力如何會到罔有不欽田地　王介甫曰路
鼓四面示欲四方無所不達大寢之門外自外至者莫
近焉則欲其聞之速也先言窮者則欲其速達其於遽
令　鄭氏曰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窮謂窮
冤失職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
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大僕聞鼓聲則速逆
御僕與御庶子當受其事以聞　䟽曰御僕云以序守
路鼓御庶子者蓋以御僕有下士十二人分之爲御庶
子揔名曰御僕　鄭氏曰詔告也　劉氏曰詔王之法
儀正其容皃使中於禮也　王介甫曰王之牲事以事
鬼神苟外不能治其人內不能正其身雖日用牲祭鬼

神猶弗饗也大臣衆矣所與治其人莫尊於大宰[illegible]
衆矣所與正其身莫親於大僕故贊牲事以此兩官[illegible]
鄭氏曰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illegible]
也亦有車右焉　䟽曰凡軍旅田役贊王鼓王執路鼓
路鼓四面佐擊其餘面也　鄭氏曰救日月日月食時
也春秋傳曰非日月之眚不鼓大喪戒鼓擊鼓以警衆
也窆葬下棺也首服之法謂免髽等總廣狹長短之數
縣其書於宮門示四方掌三公孤卿之弔勞王使往也
王氏曰王燕飲則相其法者謂王與諸侯及羣臣燕飲
酒時也燕雖以示慈惠其飲無酌數以醉爲度然亦有
法故大僕相之也　鄭氏曰王射贊弓矢授之受之

王氏曰燕朝內朝也　䟽曰燕朝朝于路寢之庭以其
路寢安燕之處則謂之燕朝以其與賓客饗食在廟燕
在寢也　鄭氏曰辭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也春秋傳
曰公有疾不視朔
小僕掌王之小命詔相王之小灋儀掌三公及孤卿之復
逆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大祭祀朝覲沃王
盥小祭祀賓客饗食賓射掌事如大僕之灋掌士大夫之
弔勞凡大事佐大僕
鄭氏曰小命時事所勑問　王先生曰夏官大僕小僕
之於王天官內小臣內豎之於后其職一也小內臣掌
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出入則前驅而大僕掌正王之服

位出王之大命王出入則前驅是大僕之職與小僕同
內饔云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而小臣云掌王之小命
是小僕之職與內豎同然大者掌其大小者掌其小此
大僕小臣之職所以分也至於內小臣之所掌宜若掌
后之小命也今乃曰掌王后之命而其通令凡小事則
內豎掌之此所以見后之次於王者也况后言命不言
大命王雖有好令於御大夫曾何大命之有是知大命
皆出於王也周之時后且不預王之大命况他人乎後
世陪臣執國命豈不嘆哉　鄭氏曰小法儀趨行拱揖
之容　王氏曰燕服位朝退適小寢燕居之時也　鄭
氏曰燕出入若今遊於諸觀也　王氏曰大祭祀朝覲
沃王盥者以水盥手所以致潔也祭祀以接神朝覲以
接人濁穢非所以爲敬也王侍從之小臣猶能御王以
其潔又况其大者哉　鄭氏曰賓射與諸侯來朝者射

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
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大
喪復于小廟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
凡祭祀致福者展而受之（與音預）
劉氏曰王之於祭祀也冢宰正其綱宗伯正其職六官
之屬各祇其事先期誓戒擇賢執事齊戒滌濯可謂盡
其誠敬備乎禮文矣而具脩之初王不得以躬眡之也
乃設祭僕之職專受王命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
糾百官之戒具是代王躬眡於其事也聖人之於先王
盡心如此故以祭則饗於帝而受其福也　鄭氏曰小
廟高祖已下也始祖曰太廟祭祀王之所不與同姓有
先王之廟者則賜之禽謂也凡祭祀致福者謂臣有祭祀
必致祭肉於君所謂歸胙也展錄眡其牲體數　王氏
曰言展而受之則以胙自外至受而腊王不可以不慎
也此又祭僕所以忠於君者如此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與其弔勞大祭祀相盥而
登大喪持翣掌王之燕令以序守路鼓（翣所甲反）
王介甫曰庶民之復即大司寇所謂遠近惸獨老幼欲
有復于上者也故大僕言建路鼓以待達窮者遽令

則逆御僕也　劉氏曰小臣正王沃則御僕相盥者舉
盤授巾也　鄭氏曰登謂爲王登牲體於俎特牲饋食禮主
人降盥出舉入乃匕載是也燕令燕居時之令也
序更也　王氏曰御僕下士十有二人以序更守路鼓
以待達窮民與遽令也
隸僕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隸者其事褻也
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illegible]王行洗乘石掌蹕宮
中之事大喪復于大寢[illegible]
王氏曰宮人掌王宮六寢之脩[illegible]

原缺

之掃除則宗廟之事也　鄭氏曰五寢五廟之寢也
詩曰寢廟繹繹相連皃也前曰廟後曰寢　王介甫曰
王者七廟而云五寢者蓋二祧將毀先除其寢去事有
漸故也鄭氏謂唯祧無寢是也以文武為二祧則失矣
禮記以遠廟為祧當此時文武最為近廟豈宜稱祧又
不設寢乎然則二祧其高祖之父與其祖與　[illegible]
廟以天子之禮而數六享者五若設尚太祖也太子為高祖也王季為曾祖也文王為祖也武王為禰也
鄭氏曰祭祀脩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祭寢廟乘
石王所登上車之石也詩曰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蹕止
行人者宮中有事則蹕　王氏曰修之所以治壞洗之
所以治絜蹕之所以警備　鄭氏曰小寢高祖以下廟

之寢也始祖曰大寢

弁師

下士二人工四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氏曰弁者古冠之大稱　疏曰按郊特牲及士冠禮
皆云夏收殷冔周弁三代皆祭冠則弁亦冕也即是六
冕皆得稱弁若然皮弁爵弁自然是弁

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
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
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
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
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illegible]

之冕用玉百六十二　王氏曰瑉玉三采則亦德之殺
也異乎王之全也荀子曰雖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
服則瑉者石之美而似玉者　注疏三采朱白蒼也聘
禮公侯伯繅藉三采朱白蒼其餘謂延紐皆玄覆朱裏
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玉瑱塞耳者
王氏曰玉瑱塞耳以示反聽也前旒蔽明以示其內視
也　疏曰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互見也　王氏曰皮
弁者王眡朝之服　鄭氏曰會縫中也璂結也皮弁之
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
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　王氏曰象邸以象骨飾弁兩
項上之柢　劉氏曰又貫之以玉笄則為王之皮弁也

鄭氏曰弁絰王弔所服也加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
而不糾　王氏曰冕古服也韋弁戎服也皮弁朝服也
弁絰弔服也其為之各有等　鄭氏曰各以其等繅斿
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
就用玉五十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
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藻玉
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
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
玉亦二采弁絰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禁令者不
得相僭踰也　劉氏曰尊卑貴賤由乎冕弁定等差也
卑不可踰於尊賤不可踰於貴弁師掌其禁令則禮行

於九服矣

司甲闕

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甲今之鎧也兵戈盾官之長　王氏曰書之費誓言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而後言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蓋甲胄干所以自保弓矢與矛所以討敵戎事先自保而後討敵故周官之序先司甲而後言兵也

司兵

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

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祭祀授舞者兵大喪廞五兵軍事建車之五兵會同亦如之

廞虛金反

王氏曰五兵弓矢殳戈矛也　鄭氏曰五盾干櫓之屬名未盡聞　劉氏曰掌辨其物者常利其器以待用也與其等者齊類其聚以待授也　王氏曰以待軍事戒器戒不虞之意　東萊曰古者藏兵於廟大夫家不藏甲凡用兵必取之廟歸而必斂王以見不敢輕舉之意如用命賞于祖不用戮于社亦此意如鄭莊公將伐許授兵於大宮胥公治兵楚武王授師孑焉皆見春秋之初其制尚存　鄭氏曰從司馬之灋令師旅卒兩人數所用多少也兵輸謂師還有司還兵也用兵以守　維說甸出革車一乘凡甲戈楯旗物謂鄉遂之官簡其兵器是也調發則各以其具行而官給不與知也而司兵司戈司盾司矢掌授兵器非授之民也授之鄉大夫從軍旅會同者也故司兵曰及其受兵亦如之是鄉大夫從則斂之也若民兵則自藏之民間秦人銷鋒鏑不在民不知揭竿之夫乃能亡秦其與周人藏兵於民之意大異矣　鄭氏曰舞者兵朱干玉戚之屬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若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　薛氏圖曰然夷矛鍦不施於步而弓矢未嘗不施於車故兵車射者取左御者

處中戎右處右則車上固有弓矢也

司戈盾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氏曰戈今句孑戟

掌戈盾之物而頒之祭祀授旅賁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軍旅會同授貳車戈盾建乘車之戈盾授旅賁及虎士戈盾及舍設藩盾行則斂之　乘繩證反

王氏曰掌戈盾之物而頒之謂祭祀軍旅會同之時頒之以給用也　鄭氏曰故士王族故士也與旅賁當事則衛王也殳如杖長尋有四尺　王氏曰貳車副貳之車也　鄭氏曰乘車王所乘之車也軍旅則革路會同

則金路　劉氏曰旅賁夾王車左右虎賁趨王車前後
舍則守王閑則守與戈盾戒備之猶急者也非其有舞
蔽之用乎　王氏曰藩盾設盾以藩衛之王行則無所
用故斂之也　劉氏曰盾有藩盾有車盾有舞盾所施
不同則制亦異矣所以有五者之制

司弓矢

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司弓矢弓弩矢箙官之長

掌六弓四弩八矢之灋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
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
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

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
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
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庳矢用
諸散射守手又反藏才浪反中音仲箙音服射食亦反椹張林反夾古洽反庾弓本亦作斞豻音岸鍭音侯殺所戒反絜音結茀音弗車音居二於反散素旦反矰

鄭氏曰法曲直長短之數　疏曰辨其名物者六弓八
矢等各有名號物色出者頒之入者受之　鄭氏曰弓
弩成於和矢箙成於堅箙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　陳
氏曰詩曰象弭魚服　王氏曰中春陽氣方和之時故
獻弓弩中秋陰氣方堅之時故獻矢箙蓋四時有明法
萬物有成理先王以道制器豈不違乎時之序物之理

而與造化同其功矣是以器之成也既完且美而天下
之利用於是乎出矣　鄭氏曰王弧夾庾唐大六者弓
異體之名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體多來體寡曰夾
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　王先生曰記曰左射騶虞
右射貍首而貫革之射息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是
所謂甲革也　鄭氏曰質正也樹椹以為射正射甲與
椹試弓習武也　王氏曰考工記曰往體寡來體多謂
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以其強也　鄭氏曰豻侯五
十步及射鳥獸者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則射大侯者
用王弧射椮侯者用唐大矣　王氏曰考工記曰往體
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以其弱也　鄭

氏曰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則易也使者勞者之弓亦中
遠近可也　王氏曰唐大往來體若一以授學射者使
者勞者以其得強弱之中也　鄭氏曰勞者勤勞王事
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也矢箙皆從其弓從
弓數也每弓者一箙百矢　疏曰文侯之命及僖二十
八年晉文公受弓矢皆曰彤弓一彤矢百　鄭氏曰凡
弩夾庾利攻守攻城壘者與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發
疾也唐大利車戰野戰車戰進退非強不及也弩無王
弧王弧恒服弦往體少者發矢不疾也凡八矢者弓弩各
有四焉枉殺知恒弓所用也絜鍭茀庳弩所用也　薛氏
曰鍭矢殺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前鐵最重此所以中

之即死而謂之殺矢也鍭矢象焉以其前尤重故中深而不可遠用諸近射田獵爲宜枉矢絜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其鐵比鍭殺爲差小前於重後微輕其行則疾故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枉矢狀火如流星行時有光絜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射敵守城車戰也矰矢茀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其鐵比枉絜又差小其行不低故用諸弋射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茀矢象焉茀之言刜也二者皆可弋飛鳥刜羅之也　王氏曰恒矢則以其用於散射可常用也庳矢象焉以其矢行而卑故也薛氏曰矰矢茀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則此二矢八分四在前四在後訂其行平也二者皆可以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句者謂之弊弓 弊婢世反

王氏曰規者正圓之器謂之規則圓之至也弓強則往體寡來體多合多而圓弓弱則往體多來體寡合少而圓　鄭敬仲曰剛健者乾之德君之道也至柔者坤之德臣之道也合多而成規者其弓剛合少而成規者其弓柔　疏曰天子之弓王弧也以其往體寡故合九成規諸侯之弓唐大也以其往來體若一故合七成規大夫之弓夾庾也以其往體多故合五成規士之弓則六弓之外向曲故合三成規　王氏曰句者曲之甚也弓以強爲上以弱爲下則直者爲善而句者爲惡矣故謂之弊弓　鄭氏弓人注曰材良者句少

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澤共射椹質之弓矢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并夾大喪共明弓矢凡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從授兵甲之儀田弋充籠箙矢共矰矢凡亡矢者弗用則更 籠龍箙服更庚反

鄭氏曰祭祀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爲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是已澤澤宮也所以習射選士之處也射義曰天子將祭必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　疏曰所共弓矢據王弧也上文王弓弧弓以射椹質　鄭氏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如當射者之數每人一弓乘矢乘矢四矢也　王氏曰并夾司弓矢共之射鳥氏用之　鄭氏曰大喪共明弓矢明器之用器也士喪禮曰用器弓矢師役會同頒弓弩各以其物物弓弩矢箙之屬　王氏曰籠箙皆所以盛矢籠以竹爲之箙以皮爲之田弋之時則共矢而以其矢充實於籠箙之中也矰矢矢之有繳者不在籠箙之中也爲其相繞亂於田弋則共而已凡亡矢者弗用則更更謂償也用於射而亡則不償弗用而亡者償之宜矣

繕人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王氏曰詩曰繕甲治兵繕之爲言善其物也
掌王之用弓弩矢箙矰弋抉拾掌詔王射贊王弓矢之事
凡乘車充其籠箙載其弓弩既射則斂之無會計 抉古穴
反會古外反
疏曰此繕人所掌王之用弓弩者謂司弓矢選擇大善
者入繕人以共王之用也 鄭氏曰抉挾矢時所以持
弦飾也著右手巨指拾講扞講扞著左臂裏以韋爲之
詩曰抉拾既次詔王射告王當射之節也贊王弓矢之
事授之受之也 王氏曰乘車王所乘之車也充其籠
箙以矢實其中也載其弓弩載之於車也既射則斂之
謂收而藏之也詩曰彤弓弨兮受言藏之無會其計至尊
所用不可以有司之法拘之也

槀人 古老反讀如犒稾之稾
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箭幹謂之槀此官主弓弩箭矢故謂之槀人
掌受財于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
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
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
及繕人凡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以待會而攷之亡者
闕之 齎音咨上時掌反
劉氏曰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入
其金錫于兵器之府及掌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故

受財于職金也 王氏曰弓弩矢箙百工造之在冬官
也槀人以所受之財而爲之齎以給其市材之直也皆
三等者以弓弩矢箙皆有上中下之制故也 鄭氏曰
三等上中下人各有所宜弓人職曰弓長六尺有六寸謂
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
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弩及矢箙長短之制未聞
疏曰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 劉氏曰春獻素秋獻
成謂弓弩之胎素必備四時之氣而後成也 弓人曰
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定
則成而可獻矣 鄭氏曰矢箙亦春作秋成饗餼酒肴勞
之也等工工拙高下之等上工作上等其饗餼厚下工作

下等其饗餼薄乘計也計其事之成功也 王氏曰試其
弓弩試其巧拙良窳用式以攷之也 鄭氏曰攷之善
則上其等也善又賞之否者反此 王氏曰入功于司
弓矢則以待頒也入于繕人則共王用也 鄭氏曰凡
齎財與其出入皆在槀人者所齎工之財及弓弩矢箙
出入其簿書槀人藏之以待會而攷之也闕猶除也弓
弩矢箙亡者除之計今見在者
戎右
中大夫二人上士二人
鄭氏曰古者參乘此充戎路之右田獵亦爲之右焉
薛氏曰王路有五其右唯有齊右道右戎右三者不見

祀右及田右以類推之齊右兼王路戎右兼田右蓋祭祀亦名齊田與戰伐俱用兵故可以相通

掌戎車之兵革使詔贊王鼓傳王命於陳中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敦音對辟婢亦反茢音列）

疏曰戎右與君同車在車之右執戈盾備非常并充兵中使役故云掌戎車之兵革使　鄭氏曰使謂王使以兵有所誅斬也春秋傳曰戰於殽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詔贊王鼓既告王當鼓之節又助擊其餘面也傳王命于陳中爲王大言之也　王氏曰以軍衆所在懼其有不聞故也會同充革車者蓋會同王乘金路而革車從行則充革車之左而弗敢曠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盟則以玉敦辟盟者敦器名也盟之事以不協也戎右以槃傳爲職故以玉敦共歃血　玉敦者玉府所共戎右則以之而歃血也辟盟則辟啓其載書也盟必割牛耳取血拍與歃也牛耳以示順聽尸盟者所執而戎右贊之　鄭氏曰及血在敦以桃茢拂之又助之也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掃不祥

齊右（側皆反）

下大夫二人

鄭氏曰齊右充王路金路之右　王介甫曰金路以賓亦謂之齊車齊車所以承祭祀王敬賓如祭故也

掌祭祀會同賓客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凡有牲事則前馬（齊側皆反乘繩證反）

王氏曰記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齊右亦以王未乘車特立在馬前備驚奔也荀子曰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王方乘則持馬亦所以備駭輿之患也及王既乘而行則齊右在車右爲參乘也大王弗乘則前馬方乘則持馬既乘而行則陪乘則齊右之職於事王思患豫防無或須臾之離矣與所謂既輸爾載將伯助予者豈可同日語哉　鄭氏曰凡有牲事則前馬王見牲則拱而式居馬前郤行備驚奔也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

道右

上士二人

鄭氏曰道右充象路之右

掌前道車王出入則持馬陪乘如齊車之儀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詔王之車儀王式則下前馬王下則以蓋從（從才用反）

王介甫曰象路以朝夕燕出入而謂之道車王朝夕燕出入無非道之故也　王氏曰自車上諭命于從車者王行則以車從王有命焉則道右宣王之命而諭之也詔王之車儀若記曰不廣欬則口之儀也不妄指則手之儀也立式五巂式視馬尾則目之儀也顧不過轂則首之儀也以至升車必正立執綏不內顧不疾言無非

車之儀也如是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則無適而非儀
矣王式則下前馬與齊右凡有牲事前馬同意王下則
以蓋從者非特以奉至尊以其詔王以車儀而儀之在
物左右前後無乎不在則以蓋從者於下車亦以儀物
王也　鄭氏曰以蓋從表尊也

大馭

中大夫二人

鄭氏曰大馭馭之最尊者　王先生曰大馭即玉路之
僕王路得以馭名重之也　王氏曰云大馭者以玉路
爲大故也

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

驅之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凡馭路行
以肆夏趨以采薺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軷蒲末反祝之又反軹音軌軌
書軹讀書軓爲軒範爲鑿軹鑿爲軓齊才私反
王氏曰王出郊以祀則有犯軷之事　䟽曰出國封土
爲山象祭軷　鄭氏曰行山曰軷犯之者封土爲山象
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轢之而去喻無難
也春秋傳曰跋涉山川詩云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
以軷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軷之祭也聘禮曰乃舍軷
飲酒于其側禮家說亦謂祖祭　劉氏曰大馭下而爲
祀則王當左代之馭也既祭則登受王手之轡犯軷遂
驅之而出　䟽曰及祭酌僕者即上文將犯軷之時當
祭左右轂末及式前乃犯軷而去酌僕者使人酌酒與
僕僕即大馭也大馭則左并轡右手祭兩軹并祭軌之
式前三處訖乃飲飲者若祭末飲福酒乃始轢軷而去
王介甫曰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盖僕正王正王服位贊猶相前驅爲戒王有行也僕爲之節王有爲也之道故祭祀則贊牲事饋食奉祭則王使馭酌馬明與之並登福也　王氏曰凡馭路謂五路
也行以肆夏趨以采薺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之
趨則馭路之儀其疾徐進止固有節矣樂師則教樂工
而歌其詩大馭則馭車而應其節此二官所以皆言之
也蓋行則欲其舒則歌肆夏所以節其行也趨則欲其
齊則歌采薺所以節其趨也凡馭路儀以鸞和爲節者
謂舒疾之法也和鸞皆金鈴也鸞在衡和在軾凡車升

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此和鸞之聲所以養
王聰而非僻之心無自而入矣然則王之行趨固有環
佩之聲鏘鳴于左右車之行趨又有和鸞之聲相應于
衡軾是以倫清而聽聰心虛而氣和有諸中必形諸外
也

戎僕

中大夫二人

鄭氏曰馭言僕者此亦侍御於車

掌馭戎車掌王倅車之政正其服犯軷如玉路之儀凡巡
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掌凡戎車之儀倅七內反
鄭氏曰戎車革路也師出王乘以自將倅副也服謂箙

戎車者衣服亦如之者如在車也凡戎車衆之兵車也[illegible]

書序曰武王戎車三百兩　王氏曰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名官曰馭而戎僕之馭戎車亦僕之馭金路道僕之馭象路田僕之馭田路皆以馭爲職而名官曰僕不曰馭者所以尊玉路也戎車革車也王乘以出則戎僕馭而倅車副車也正其服則王乘戎車者之服盖兵事則韋弁服故也然倅車貳車左車皆副也戎車之副謂之倅者若諸子之倅[illegible]以備卒也有時而佐焉田車之副謂之佐者如衆臣之佐其君謂之御佐也常以佐之爲事道車之副謂之貳者如世子之貳其父謂之貳儲也有故乃攝而代之〻[illegible]義各有所主也犯軷如玉路之

儀者王以兵出必有犯拔之儀田路不言犯軷則以戎路見之凡巡守則戎車從焉兵車之會亦乘戎車也掌凡戎車之儀戎以威爲主甲冑有不可犯之色則戎車之儀可知矣

齊僕

下大夫二人

鄭氏曰古者王將朝覲會同必齊所以敬宗廟及神明

王氏曰王欲賓事如祭故車右謂之齊右車僕謂之齊僕然僕以馭車而馭不可以蔑臨故齊右蒞祭祀賓客之事而馭則異官也

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illegible]

等爲車送逆之節

鄭氏曰以賓以待賓客　王氏曰王送逆公侯伯子男各以其爵命等車之等而爲遠近之節行人所謂上公九十步子男五十步與司儀所掌有車逆拜辱及出車送之法儀也

道僕

上士十有二人

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其法儀如齊車掌貳車之政令

劉氏曰朝夕謂旦暮以乘之也自內外朝乘之以還燕寢故曰朝夕燕出入　王氏曰其法儀如齊車則其朝夕燕出入其度數動容亦各以其等爲之節也掌貳車

之政令以其有故乃攝而代之故道車之副謂之貳車若典命諸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是也

田僕

上士十有二人

掌馭田路以田以鄙掌佐車之政設驅逆之車令獲者植旌及獻比禽凡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

劉氏曰木路以田即田路也王既乘之以適四時之田又以適縣鄙　王氏曰王行在鄙則去飾故乘木路記曰大夫發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則佐車用於田獵可知設驅逆之車驅謂驅禽使前趨獲逆謂逆還之使不出圍也令獲者植旌則以告獲也及獻比禽[illegible]

比其大小而致之大者公之小者私之也　劉彝曰九
田王提馬而走諸侯晉大夫馳者所以佐佑翼禽致獲
于王也王提馬首而走其田路者將以趨其禽而射之
也故諸侯則晉其車大夫則馳其車皆以翼禽致獲于
王也　王介甫曰提節之晉進之馳則亟進之尊者安
舒卑者速疾

馭夫

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

掌馭貳車從車使車分公馬而駕治之

王氏曰自太馭以至田僕皆王五路之御者也馭夫則
馭貳車從車使車而已其車既衆非多其員則有所不

給故馭夫以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為之也貳車副
車也從車屬車也使車使者所乘之車也三者皆公車
也故公馬而駕治之　劉氏曰駕而調治之俾閑習濟
一安於五御而去其驚奔也

校人 户教反

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下上卜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校人馬官之長校之為言校也主馬者必仍校
視之　王先生曰自戎右至馭夫九九職所以掌五路
之車也自校人至圉人九七職所以掌五路之馬也
陳氏曰先王之時國馬足以行車公馬足以稱賦閑

鄉師以時辨其馬牛之物均人均馬牛之力政縣師遂
人遂大夫等皆辨其六畜或登之或稽之而牛馬與焉
及其用之則司馬法甸出長轂一乘牛三頭馬四匹此
國馬也校人以下所掌此公馬也漢之養馬有五監六
廐而武帝之時馬至四十萬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監麟
德間馬至七十萬開元間至四十五萬匹而與周公馬
數相去遠甚者盖周制六軍之馬出於民而校人所養
者特給公家之用而已漢唐出軍之馬盡出於公所以
多寡不同　東萊曰自黃帝堯舜觀象立制服牛乘馬
自此馬始為用考三代之制自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
夫百乘立國制賦之法莫不本於馬所以乘馬之法古

今最為精密然而大而天子次而諸侯下而士大夫國
是乘馬之數多寡不同細考當時之數所謂牧養之馬
有養之於官有藏之於民所謂藏之於民如丘甸歲取
馬一匹之類是藏之於民只仰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
征伐臨時徵召然而在天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
未嘗不自蓄馬此是養之於官者舉此一件事論之便
可見且如周禮說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說數不過三千
餘匹衛文公承夷狄所滅之後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騋
牝三千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當殘亂之餘其他
固未及論如何便及成周全盛乘馬之數所謂天子十
有二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所謂騋牝三千舉通國

言之又以當時春秋戰國[illegible]鄭西宮之[illegible]
爲盜所殺子産以[illegible]七十乘出討賊[illegible]子産當時謂之百
乘之家若是機密爲於郊野之間盜賊卒至如何便得
集所謂十七乘之馬乃是育之於家者以此數事論之
三代馬政時固有在官者亦有在民者數之多者在民于
時無芻秣之費數之少者在官征伐無不至之憂當時
法度最爲詳備到漢家所謂三十苑之馬亦是官司所
養之馬若是其他郡國民間養馬雖多亦是養之於民
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所謂私馬
則其制所尚到後周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子閑廄監
牧馬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以錢使府

兵自買若是不足衆人共出錢買馬以此知尚有古之
遺法在後來府兵之法漸壞府兵貧不足以買然後方
以監牧之馬給之這是制度壞如此　何氏曰馬政之
用古今一也而古之牧者在民而今之牧者在官以其
在民也故牧養之法不可得而詳以其在官也故牧養
之法不可以不講成周之制官有馬質下士爲之而賈
二人以平馬大小之價[illegible]當時公私皆有馬也然
攷之於周校人之職[illegible]王馬之[illegible]西[illegible]百
六十有奇五分其[illegible]其一[illegible]五[illegible]百一[illegible]
總爲馬二千六百[illegible]不過於[illegible]
以井田之法計之甸六十四井出[illegible]

四匹又以六[illegible]六遂之民而實計之十有九萬家則王
之馬不能加其三分之一至於[illegible]之與戰陣之事則
王命校人掌物其馬而次之則馬不[illegible]於民矣又以
大司馬之法而計之則天子提封萬井兵車萬乘戎馬
四萬匹則是所頒之馬多於王數十倍而當時不有牧
養之法爲其在民者多也及漢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
畜之馬三十萬匹用官奴婢三萬人散在北邊則牧之
以民而已有牧之之地唐初得隋馬三千匹八坊四十
八監而張萬歲掌之其後萬歲失職馬亦減少至王毛
仲領牧而有四十三萬唐之諸監或在隴右或在河西
馬之蕃耗[illegible]牧之人而又有牧之之地則其在
官也多矣

掌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種馬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
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
鄭氏曰王馬之政謂若權養馬之政也月令曰班馬政
王氏曰辨六馬之屬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故也　鄭
氏曰種馬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王路駕種馬戎路
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
宮中之役。王氏曰物者謂其毛其足其力皆所謂物
也辨其物使之各以類而相從故皆曰一物也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趣馬
三阜爲繫繫一駁夫六繫爲廏廏一僕夫六廏成校校有

左右駑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麗一師八師一趣馬
八趣馬一馭夫乘繩證反圉魚呂反阜才早反趣七走反駑音奴麗力計反鄭云八皆宜爲六字之誤也
鄭氏曰良馬善馬也五路之馬也鄭司農云四匹爲乘
養馬爲圉故春秋傳曰馬有圉牛有牧　王氏曰圉人
良馬匹一人故乘馬四圉圉師教圉人養馬乘馬則一
人故乘馬一師也三乘爲阜則馬十二匹趣馬阜下士
一人故阜一趣馬也三阜爲繫繫凡三十六匹繫一馭
夫也▲疏曰按馭夫中士二十人下士四十人正充此
良馬之馭夫　鄭氏曰自乘至廄其數二百一十六匹
易乾爲馬此應乾之策也　王先生曰玉路之僕曰大

馭金路之僕曰齊僕象路之僕曰道僕木路田僕革路
戎僕摠而言之皆僕夫也　薛氏曰六廄成校變僕言
成者明六馬各一廄而王馬之數必備焉故曰成校校
有左右則十二廄爲十二閑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
匹三種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爲千二百
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
大備矣　劉氏曰六廄成校校有左右爲馬一千五百
九十二匹又以中大夫二人爲校人是謂王馬六種十
有二閑也若駑三於良又增八百六十四匹是爲三千
四百五十六匹而王馬大備矣　薛氏曰駑馬三良馬
之數一馬爲騶麗耦也麗馬一圉六麗則十二匹六師

則七十二匹六趣馬則四百三十二匹以三計之則倍
千二百九十六匹與三良馬之數等也若依經八麗則
十六匹八師則百二十匹八趣馬則一千二十四匹與
三良馬之數不相應故注以八皆宜爲六是也　鄭氏
曰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
然後從而三之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卑之也
王氏曰夫駑一物而必三良馬之數者以馬材之不良
者充役事爲多故也因其數之多寡設官以掌之亦有
小大之序故良馬自圉師至校人則以中大夫爲之其
官則爲稍尊駑馬自圉師至馭夫而止者以其材下於
良馬故掌養乘之者兼其數而掌其事則官至於中士

之馭夫而已
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
凡馬特居四之一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
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
鄭氏曰此降殺之差也凡馬每廄一閑　陳氏曰周制
天子十二閑之馬不過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春秋
時晉悼公使程鄭爲乘馬御六騶屬焉彼衛文公之騋
牝三千齊景公之有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
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踰禮者也　鄭氏曰
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
皆分爲三焉　疏曰天子十二閑分爲左右一種馬分

為兩廄故一種馬有四百三十二匹諸侯與大夫
廄不分為左右則良馬惟有三廄其數六百四十八匹
駑馬亦三其一種其數亦六百四十八匹并為千二百
九十六匹家有四閑二種其數適當八百六十四匹蓋
家有二種一良一駑良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駑馬三
之為六百四十八匹并之為八百六十四匹　王氏曰
凡馬特居四之一者特壯特也詩共姜謂共伯亦曰實
維我特特居四之一則三壯也欲其生之衆也　鄭氏
曰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　王氏曰房星為
天駟馬資之以生春者生之時故祭馬祖　鄭氏曰執
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為其乘匹傷之也

先牧始養馬者　疏曰祭之者夏草茂求肥充也　鄭
氏曰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不可乘用　王氏
曰馬社廄中之土示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秋馬
入廄之時也故祭馬社臧僕則繕綵取者今皆善也馬
步為馬禱行也冬大閱之時故祭馬步　鄭氏曰獻馬
獻成馬於王也　王介甫曰等馭夫者五馭之法講其
藝也

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凡賓
客受其幣馬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田獵則帥驅逆
之車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凡國之使者共其幣
馬凡軍事物馬而頒之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扑普卜
反使所賣反

鄭氏曰毛馬齊其色也頒授當乘者　王氏曰如詩所
謂比物四驪有駜所謂駜彼乘黃凡此皆齊毛也爾雅
言宗廟齊毫而此於宗廟會同亦毛馬者敬賓如敬神
故也　鄭氏曰幣馬以馬遺人當幣處者也校人主飾
之士喪禮曰馭者執策立于馬後所謂執扑而從之也
賓客之幣馬來朝聘而享王者校人受之也大喪飾遣
車之馬及葬埋之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也　王
氏曰驅逆之車田獵設之校人帥之　鄭氏曰飾猶將
也四海猶四方也王巡守過大山川則有殺駒以祈沈
禮與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　劉氏曰飾

黃駒者黃地之色駒地之類也以其行地無疆故巡守
四方則飾之以為贄　王氏曰使者之幣馬以賜諸侯
及私覿也　鄭氏曰軍事物馬齊其力也　王氏曰爾
雅言戎事齊力尚強也田事齊足尚疾也　雜說云甸
出革車一乘馬四匹則馬亦民所有也而校人凡軍事
物馬而頒之頒官府卿大夫其軍事者不然校人六廄
凡三千四百匹安得及授民乎　王氏曰等馭夫之祿
者校人之屬自趣馬至圉師皆有祿等馭夫以見之也
宮中之稍食則王馬有養乘於內者故也

趣馬七口反

下士阜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趣馬趣養馬者也鄭司農說以詩曰蹶維趣馬 雜說趣馬騶夫虎賁綴衣皆侍御之官而詩書乃與師氏並言何也人主之治非其人病親之爲難而深居燕坐之爲患非其公卿大夫亦輔之爲難其侍御僕從順適其意之爲易惰也人主之心惟平時爲易縱人臣之言惟卑者爲易入於其所以縱之時而擇易入之臣朝夕於其閒亦可謂養成君德者矣蓋古之養人主之德者不獨大臣而已大臣位尊則職嚴地近則勢偪職嚴則進退有限勢偪則不可以禁之蓋至於此微賤有司其誰能親人主之居而密相滲習之歟

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掌駕說之頒辨四時之居治以聽馭夫 說始銳反治直吏反

劉氏曰馬三乘爲皁而下士一人爲之趣馬校人說物而第之以爲良矣又從而贊正其有弗良也將駕五路謹擇之至矣齊其飲食欲其力之均也 鄭氏曰簡差也節猶量也差擇王馬以爲六等 王氏曰駕以行說以止有勞逸之節故以叙而頒之也 劉氏曰辨四時之居治者二月之後露陽處外則在牧而有序八月之後陽在地中則廄而有閑也其治則執駒攻特之屬 王氏曰以聽馭夫則惟馭夫之所役使也

巫馬

下士二人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賈二人徒十人

疏曰巫知馬祟醫知馬病故連類在此

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于校人馬死則使其賈粥之入其布於校人 相息亮反賈音古粥音育

王氏曰掌養疾馬而乘治之者馬疾則不可以乘用故養之然其疾之所在爲難知必驅步之以發其疾而後可驗而療故乘治之乘謂驗步以知其疾而治之也若獸醫所視其所發而養之是已相醫而藥者蓋其屬有獸醫四人其治疾則亦以藥攻馬然醫馬疾大抵以獸醫爲主巫馬之用藥亦以相醫而已攻馬疾攻謂藥而治之也蓋其疾有藥不足以療之者乃用攻焉猶瘍醫所謂以毒藥攻之之類受財於校人者以資醫馬之費也馬死則以其賈粥之以資當有賈二人以知其直也入其布

于校人則備馬費也 鄭氏曰粥賣也布泉也

牧師 音目

下士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牧師主牧放馬而頒之 雜說古人養馬處處有牧所謂牧田是也可并則并之不可并者則爲牧地如華山之陽牧于坰野皆是牧馬馬既在民雖小國亦自有官掌之以康所謂仍攸正大抵皆寓兵於農之意但令農事弗擾則馬政自脩故詩之稱馬政必歸之農魯頌美僖公亦曰務農重穀牧于坰野爾故修農政則馬政自修馬既在民特設官以掌之耳自[illegible]

而馬皆在官

掌牧地皆有厲禁而頒之孟春焚牧中春通淫掌其政[illegible]

九田事贊焚萊 中音仲

劉氏曰牧地非一處度其年歲水草之宜與其馬之[illegible]

寡而頒之　鄭氏曰頒之者授圉者所牧之處　疏曰

言厲禁者謂可牧馬之處亦使其地之民遮遏禁止不

得使人輒牧牛馬　鄭氏曰焚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陳

生新草也中春通淫中春陰陽交萬物生之時可以合

馬之牝牡也田事焚萊者山澤之虞也　劉氏曰牧師

贊之所以護牧地弗盡焚之也

廋人

〈○周禮集說卷七〉　四十八

下士閑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廋之言數也

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及祭馬祖祭

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

為龍七尺以上為騋[illegible]六尺以上為馬[illegible]

王氏曰掌十有二閑之馬[illegible]攻以正之教以道之也

鄭氏曰阜馬者阜盛壯也詩曰四牡孔阜逸者司之[illegible]

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者三歲曰駣始乘習之[illegible]

攻駒者二歲曰駒騬其蹄齧者也閑之先牧先[illegible]

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動搖則括中物緣[illegible]

不復驚　劉氏曰圉馬教圉其馬　鄭氏[illegible]

圉也正貝選者選擇可備貢者平之　劉氏曰其[illegible]

應其選者正之也九馬八尺以上則備天子五路之所

駕故曰龍　註疏月令曰駕蒼龍詩曰騋牝三千小大

異名也

圉師 魚呂反

乘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養馬曰圉四馬為乘

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庌馬冬獻馬射則充

椹質茨牆則翦闔 [illegible]

王氏曰掌教圉人養馬故以師名官　劉氏曰冬寒藉

馬以蓐春則除之釁廐所以辟去邪氣也　王氏曰春秋傳

〈○周禮集說卷七〉　一　四十九

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中而出謂春分也日中

而入謂秋分也故春始牧　鄭氏曰庌廡也廡所以庇

馬涼也　劉氏曰椹質槃草以代侯也　鄭氏曰茨蓋

也闔苫也　王氏曰次草謂之茨詩曰牆有茨苫謂之

闔以剡草為苫則盍而用之也椹質翦闔皆圉師所習

也故因而使之

圉人

良馬匹一人駑馬麗一人

鄭氏曰良善也麗耦也

掌養馬芻牧之事以役圉師凡賓客喪紀牽馬而入陳廞

馬亦如之

鄭氏曰役圉師者圉師使令也　劉氏曰牽馬而入陳
賓客則陳之於鄙喪紀則陳之於廟　鄭氏曰厩馬
車之馬　王氏曰芻以食馬牧以放馬皆所以養之也
圉人受教於圉師故以役圉師也凡賓客喪紀牽馬入
陳者詩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則賓客之馬王所以賜
之也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則喪紀之馬遣車所用也

職方氏

中大夫四人下大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十有
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六十人

鄭氏曰職主也主四方之職貢者職方氏主四方官之
長　雜説夫量人掌固司險及職方氏土方懷方合方

形方山師川師本此一項官與司徒虞衡土訓誦訓頗
相關涉宜屬地官今乃屬夏官司馬職事專主諸侯此
以下皆邦國之事也所以不屬司徒司徒邦治邦國不
得而山川林澤之官司徒乃是會其財物　陳氏傅議
自古封建之法行天下至廣難以統一故五載一巡守
以一風俗以通民情至周而猶多五載一巡守既不能
行故置撢人訓方氏職方氏之官以通達上下使無壅
蔽遠漢或遣博士或遣謁者循行天下是亦得周公之
遺意也自元封五年初置刺史每以秋分行部以詔書
六條察郡國舉不法而後天下民情利害其壅遏通達
皆係於刺史之手而上或不得以聞之宣元以後稍還

古意天子則有卸官之出宰相則有掾吏之行上下相
容莫之或匿如元帝詔條責于定國曰即有從東方來
者言民父子相棄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而不言耶將
從東方來者加增之耶何以錯繆至是定國皇恐自劾
是丞相欲隱之天子而不知即吏已得以上聞如魏相
敕掾吏案事郡國輒自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
郡不上達相輒奏言之是郡國欲隱之宰相而不知掾
吏已得以上達民情既通上下不壅則治可爲也

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
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
知其利害閩音旻貉亡白反畜許又反要一遥反

王氏曰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圖以天下之圖知九
州之地域廣輪之數則其掌者特圖而已職方氏掌天
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則其所掌非特圖也又掌其地
焉邦國諸侯之國也都鄙邦國之采邑也四夷東方曰夷
種有四南方曰蠻其種有八東南曰閩其種有七西北
曰貉其種有九西方曰戎其種有五北方曰狄其種有
六自邦國都鄙至於夷蠻閩貉戎狄雖有內外之殊然
先王之政一視而同仁其人民之所聚財用之所出九
穀之所生六畜之所産其數要不可以不辨也其利害
不可以不知也數則列而計之也要則總而計之也利
則凡可以利人者也害則凡可以害人者也周知其利

害則將以興其利而除其害也　雜說掌天下之地圖而隸於司馬何也謹之也戰國策士每言窺周室則可以按圖籍爭天下漢大將軍王鳳亦云太史公書有地形阨塞不宜在諸侯王然則古人圖志雖司徒掌之卽藏之司馬秘不得見所以弭姦而防患也蕭何入秦獨收圖書自漢掌之司空浸以泄露當時如淮南諸王皆按輿地圖謀變以此知古人之慮遠矣　雜說周天下方千里大槩與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并言之其實諸侯封內不如是之廣以王制攷之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常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是天子土地之實如荊楚之地在江

漢之間自楚以西悉爲百越之地而衡山在楚之極南安在天子之封內耶舉一方西方可知

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會古外反稽古兮反藪素口反本又作䔋反

劉氏曰乃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者四方之人民好惡之不同則用有無之不等也同知其利害貫而通之使有無之相易也善惡之相濟也一天下之財用養天下之人矣俾同享其利焉其山曰鎮者能出雲雨以生萬物鎮安於一州水豬而不流以生物者曰澤水淺而不耕而生草木者曰藪水流而趨海者曰川水積而

□□□□與民資之以爲生者曰利其穀衍之所產者曰畜□□資之以爲食者曰穀八者九州之民所資以爲生者也九州之邦國所以爲富者也若不周知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不可使之同貫其利矣得以同貫其利則四夷於中國皆其有以濟其乏是以九服安於其土而不失乎其養矣　鄭曰自此以下陳九州之事抑爲三道陳之先從南方起蓋取尊於陽方周改禹貢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地以爲幽并東南曰揚州次正南曰荊州周之西南不置州統屬雍州即次河南曰豫州爲一道也次正東曰青州次河東曰兗州次正西曰雍州爲一道又次東北曰幽州次河內曰冀

州次正北曰并州爲三道　薛氏曰以職方考之九州之鎮五州五鎮各正其方當以岳名之所謂五岳兗之岱荊之衡雍之岳并之恒豫之華是也四州曰鎮不可以岳名也舉之鎮而已所謂四鎮青之沂山幽之醫無閭冀之霍山揚之會稽是也四鎮五嶽據言之皆山鎮也　鄭氏曰會稽在山陰　爾雅注具區吳越之間有具區今吳縣南太湖即震澤也　李氏圖云三江大江吳江錢塘　王氏曰禹貢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　李氏圖云五湖彭蠡洞庭巢湖太湖鑑湖　□氏曰按國語伍子胥吳與越三江環之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然則三江五湖乃吳越之境內也春

秋越與吳戰于五湖注今太湖也然則太湖即五湖耳范蠡扁舟亡湖亦與此同非太湖之外又有四也　王氏曰禹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則金錫竹箭固揚州所產也

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瞢其川江漢其浸潁湛其利丹銀齒革其民一男二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　湛直減反或為淋

禹貢荊及衡陽惟荊州　鄭氏曰衡山在湘南雲夢在華容輿地廣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然楚之雲澤跨江南非止一而已　王氏曰江漢即禹貢所謂荊州江漢朝宗于海詩所謂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已　鄭

氏曰潁出陽城湛未聞　王氏曰禹貢荊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則丹銀齒革固荊州所產也

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華山其澤藪曰圃田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其利林漆絲枲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五種

爾雅曰河南曰豫州　鄭氏曰華山在華陰圃田在中牟　禹貢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　鄭氏曰滎兗水也出東垣入于河泆為滎滎在滎陽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荊州在此非也林竹木也　王氏曰禹貢豫之厥貢漆絲絺紵則林漆絲枲固豫州所產也　鄭氏曰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五種黍稷菽麥稻

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二女其畜宜雞狗其穀宜稻麥　沭音述　泗音四

鄭氏曰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縣　爾雅曰宋有孟諸疏曰望諸即孟諸也在睢陽淮出桐柏泗出魯國沭出東莞琅邪　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蓋周公以徐為青州故也　禹貢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泲其

浸盧維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其穀宜四種　泲子禮反　盧音雷

爾雅曰河東岱魯有大野　鄭氏曰岱山在博大野在鉅野盧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禹貢曰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雍沮會同四種黍稷稻麥

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其利玉石其民三男二女其畜宜牛馬其穀宜黍稷

爾雅曰河西嶽　鄭氏曰嶽吳嶽也弦蒲在汧涇出涇陽汭在豳地公劉曰汭鞫之即洛出懷德　疏曰地理志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　禹貢黑水西河惟雍州

涇屬渭汭厥貢球琳琅玕

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貕養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其穀宜三種 貕音兮

爾雅曰燕曰幽州東方之美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 鄭氏曰醫無閭在遼東貕養在長廣 與地廣志云貕養今萊陽縣有奚養澤 鄭氏曰菑出萊蕪時出般陽 疏曰幽州之河泲亦與兗同者蓋兗在河東北二州相連皆有河泲也蓋禹貢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則幽兗皆河濟所經之地也 鄭氏曰四擾馬牛羊豕三種黍稷稻

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楊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柏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 紆於 潞音 汾符云反

鄭氏曰霍山在彘 爾雅曰霍山之多珠玉焉有陽陓 禹貢冀州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鄭氏曰汾出汾陽潞出歸德

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虖池嘔夷其浸淶易 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 其穀宜五種 虖音呼 嘔烏侯反

爾雅曰河北恒燕有昭余祁 鄭氏曰虖池出鹵城嘔夷祁夷歟出平舒淶出廣昌易出故安五擾牛羊豕犬馬五種黍稷稻菽麥也 王氏曰此九州之男女異數穀畜異宜皆據當時所辨而計之者其大槩如此也 薛氏曰九州之土高者宜黍稷下者宜稻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東南多絲纊西北多織皮先王之於民因其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澤川浸之異宜男女異數王石異產黍稷稻粱之異種丹漆絲枲之異利廣谷異制民生異俗爲之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齊其政而不易其宜山者不使居川澤者不使居中原騂剛之地黃種不以羊赤緹之地黃種不以牛然後五方之民各安其性樂其業而無偏弊之患矣 鄭氏曰此九州界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地

也無徐梁 薛氏曰禹貢九州有青徐梁無幽并營爾雅有徐幽營無青梁周禮有青幽并無徐梁營 王先生曰禹貢九州之名舊矣舜時肇十有二州分冀而爲幽并分青而爲營至夏時復如禹貢之九州矣爾雅九州郭璞云商制也職方九州周制也周之時徐梁入於青雍而析冀於幽并則地域之因革判合固不常也禹貢職方九州之界間有相侵入者且職方九州大界而冀州爲小於禹貢以分冀而爲幽并如舜時制則是一分而爲三雖無徐州而青兗之間是已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是徐州之南及淮也又曰大野既豬徐州之澤大野也今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

而入青兗也明矣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是梁州之南據華山之南也又曰厥貢璆鐵銀鏤砮磬是梁州之有玉石也今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也明矣夫職方既以青兗而包徐矣故青州多入禹貢之豫州而兗州又多入禹貢之青州禹貢豫州曰被孟都今職方青州有其澤望諸望諸即孟都也此非青之入豫乎禹貢青州曰盛絺海物今職方
此非兗之入青乎夫職方既有冀而又有幽并矣故幽州多入禹貢之青徐而冀州多入禹貢之雍州且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其澤貕養其浸菑時其醫無閭在遼東漢光武以遼東屬青州後

又屬幽州此非幽之入青乎貕養在長廣菑出萊蕪地理志以長養屬徐州瑯琊有萊山此非幽之入徐乎冀州曰其澤楊紆爾雅謂秦有楊紆李巡以為在扶風此非冀之入雍乎大抵周以夏之一冀州為三以其徐州為三其勢不能如禹貢之舊也然杜子春與二鄭不本此說不攷職方之字則必攷職方之意非學者所敢論也後鄭以潁在陽城宜屬荊非也以湛在楚之間宜屬荊今屬豫非也是不知幽青梁雍兗豫尚多侵入况荊豫相距之州乎是攷職方之意而注之也先鄭以青州淮字當為睢沐字當為沬直謂宋有次睢魯有洙泗耳殊不知青之包徐也先鄭又以雍之弦字當為汧蒲字當為浦直謂雍有汧水耳殊不知吳山在汧西有弦蒲之藪是攷職方之字而注之也　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則始於揚次以荊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治水則自帝都而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自兗至雍而止也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化自北而南以南為遠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為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德化所及以遠為主故也始於揚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荊則以荊在正南終於并則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且禹別九州九州載於禹貢則堯之時固九州矣至舜分青為營分冀為幽并則肇十有二州矣

至周公之時又止於九州而已蓋方禹治水之初草木暢茂禽獸繁殖則人民寡矣故九州而已至舜之時除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人民衆矣故分而為十有二州至於周又為九州蓋商之亂夷羊在牧飛鴻滿野則亂及周公之時尚如禹治水之初也州或九或十二亦因時而已聖人豈好異哉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

鄭氏曰服服事天子也詩曰侯服于周 雖說周制九服而周官惟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又曰五服一朝若蓋衛服之外品制其服而不必其來故武成叙諸侯之助祭康誥稱諸侯之和會康王之誥陳諸侯之聽命止言五服 鄭魚仲曰禹貢有五服各五百里是禹之時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并王畿千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同詳考制度無不相合禹之五服各五百里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据一面而數之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制爲九服各

五百里以兩面相方而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即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即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即禹之要服周之鎮夷即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則九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藩服五百里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既叙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各建諸侯爲之長

豈非周之藩服乎詳考制度無不相合求之里數未始不同先儒有禹加弼萬里之說周斥大封疆之說後人又爲圖以實之皆考古未精耳然尚書之周官周禮之行人又有六服承辟六服一朝之文何也蓋王巡守及於六服六服之外夷服鎮服即禹之荒服言六服則不及夷鎮言九州之內則不及藩鎮明矣如此不特見二畿當一服藩服當四海之外合制而爲圖則周之王畿有鄉遂稍縣都鄙之甸服納總秸銍粟米之地周之侯服即禹采男之地周之男服即禹揆文教之地周之采服即禹奮武衛之地周之衛服即禹三百里夷之地周之要服即禹二百里蔡之地周之夷服即禹三百里

蠻之地周之鎮服即禹二百里流之地周之藩服即禹九州之外地也

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七伯爲十一伯字之誤也男方四百里則六侯則四百里方三百里則十一伯則百里

王先生曰按禮記疏云職方氏方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註云每事言則者殺也是不實封必知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惟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 薛氏圖云邦國有正封之地有廣封之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正封也諸侯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

百里男百里此廣封也職方兼附庸之地而言之帶封
者也然以邦國千里計之方四百里則六侯餘四百里
方三百里則十一伯餘百里何也蓋地勢不能常如棊
局之方特因侯伯之爵以里數封之而已餘里無所餘
爲職方氏舉其大數然也周制天下之地九五千五百
里一千爲王畿一千五百里爲要鎮蕃之服封諸侯之
地則三千里而已今此封公侯伯子男地各千里合而
數之則六千里何也蓋職方氏特言封疆之數非有地
里如比廣也　鄭氏謂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
九九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
千里者六以封公侯伯子男之地誤矣

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貢
各以其所有

鄭氏曰大國比小國小國事大國各有屬相維聯也

王氏曰牧九州之牧也　鄭氏曰王設其牧選諸侯之
賢者使牧理之　雜說三代時牧守更代諸侯世襲惟
皆出於上如周初時荆州之牧則蔡叔其後則申侯豫
州之牧則管叔其後則虢公周公君陳畢公迭居東郊
初周公爲東伯周公既沒君陳不爲東伯止行東伯之
事至康王命畢公曰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則是爲
東伯也按成王崩畢公率東方諸侯則已爲東伯漢諸
侯王自景武後若寄居然已不足言至唐藩鎮則是舉

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之事而付之世襲之人其弊有不
勝言者　雜說宣王中興只是理會牧伯而已故韓侯
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荆方叔在齊　鄭氏曰制其職
牧監參伍之屬也制其貢各因其地物所有也

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
敬戒國有大刑及王之所行先道帥其屬而巡戒令王殷
國亦如之

王氏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嶽之下故戒于四方
也脩平乃守則諸侯所守之土也攷乃職事則諸侯所
治之職也故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
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　鄭氏曰先

道先由王所從道居前行其前日所戒之令也殷猶衆
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
方諸侯與巡守同　疏曰王殷國所在無常或在畿內
國城外即爲之或向畿外諸侯之國行之故有戒令之
事

土方氏

上士五人下士十人府二人史五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鄭氏曰土方氏主四方之土地

掌土圭之灋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以辨
土宜土化之灋而授任地者王巡守則樹王舍（相息亮反）

鄭氏曰致日景者夏至景尺有五寸冬至景丈三尺其

間則日有長短土地猶度地知東西南北之深而相其可居者宅居也土宜謂九穀植穉所宜也土化地之輕重糞種所宜用也任地者載師之屬 王氏曰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土方掌土圭之法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則輔相司徒建國之事而已大司徒掌土宜之法而土方氏亦辨土宜土化之法而授任地者則輔相司徒草人任土之事而已司徒草人所掌止於王畿而土方氏所掌則及於四方故名官以土方氏焉 鄭氏曰樹王舍爲藩離也 疏曰若掌舍設梐枑之營時則此官亦爲王於外周帀樹藩籬也

懷方氏

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懷來也主來四方之民及其物

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鄭氏曰遠方之民四夷之民也諭德延譽以來之 劉氏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是懷萬方以成率藹之化者聖王之事也遠人既來則懷方氏掌其送逆道路之給而開之以道德仁義之化悅之以聖人中和禮樂之方陳之以位天地和陰陽之本感之以致神祇遂生育之義使之心懷而誠服踴躍於向內而不知其已者也 王氏曰致方貢則遠方所貢之物若西旅底貢厥獒是也致遠物則致遠方所獻之物若所謂[illegible]蠻畢獻方物以遠方之有貢猶六服之貢則世一見各以其所貴之寶爲摯是也遠方有所獻之物猶六服諸侯之獻國珍是也送逆之送往而逆來以爲之禮也達之以節達民以旌節達貢物以璽節也治其委積所以備其用也治其館舍所以安其居也治其飲食所以順其嗜好也達之以節使無留難治其委積館舍飲食使有所資賴此所以懷之也名官謂之懷方氏其以此歟

合方氏

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合方氏主合同四方之事 雜說合方氏之職見先王剖破藩籬天下爲公

掌達天下之道路通其財利同其數器壹其度量除其怨惡同其好善 好乎報反

鄭氏曰達天下之道路津梁相湊不得陷絕也通其財利趣其有無也同其數器權衡不得有輕重也壹其度量丈尺釜鍾不得有大小除其怨惡邦國相侵虐也同其好善風俗所高尚也 雜說同其好善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

訓方氏

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訓方氏主教道四方之民訓道也

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鄭氏曰道猶言也四方諸侯也上下君臣也傳道世所傳說往古之事也爲王誦之正歲則布告以教天下雜說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則易昏爲明易惡爲善變化氣質螟蛉之肖蜾蠃新物如舊染汙俗咸與爲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在新民亦以新子之國 王氏曰夫訓方氏道四方之政事與上下之志誦其傳道則有以資王見聞而王之所聞益聰所見益明矣正歲則布而訓四方正歲一歲之始也旣訓以所道又訓以所誦察其志好而訓焉如是則四方之遠所聞者無非正言所見者無非正行而道德由之而一風俗由之而同矣夫先王之所以致天下之大順而以中國爲一人者豈何容心哉置官設屬使取四方之善以同之而已

形方氏

中士四人府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形方氏主制四方邦國之形體

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 華讀爲頃哨之離讀爲蛙反

王氏曰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自諸公至子男其封疆各有多寡之數形方氏之職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凡以成大司徒之事而已

疏曰制邦國之地域大小形勢又正其封疆勿使相侵地有低邪離絕遞相侵入則不正矣 王介甫曰析而不絕爲華絕而不屬爲離正其封疆使無有華離之地則小國易以守大國難以侵人各有其土宇而無交爭矣 劉氏曰大司馬建邦國之九法有均守平則以安邦國之法則形方氏正其封疆不使相侵而無有低離是也有比小事大以和邦國之法則形方氏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是也大國不比於小國則侵其封疆而有低離矣正之弗從然後詔於大司馬而九伐行焉聖人於形伐必有其漸不得已而後行也

山師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異之物

鄭氏曰山林之名與物若岱畎絲枲嶧陽孤桐矣利其中人用者害毒物及蟄螫之蟲獸 劉氏曰頒其名數于邦國致之于王以供膳羞服用也旣曰珍異之物則非貢賦所及也

川師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王氏曰山林川澤皆有虞衡而山師川師又設於夏官者則以其所掌有及於邦國故也 疏曰王制云名山

大澤不以封故天子立山師以遥掌之使貢故與郞之
連類在此
掌川澤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于邦國使致其珍
異之物
鄭氏曰川澤之名物若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曁魚
邍師 音原
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邍地之廣平者
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
者
王氏曰大司徒辨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而辨

〈○周礼集說卷七〉 六十八

其邦國都邑之數而溝封之而邍師所掌如此亦以輔
成司徒之事而已　鄭氏曰地名東原大陸之屬　既
曰邍師雖以原為主除山林川澤四者餘丘陵墳衍原
隰六者皆主之　王介甫曰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濕辨
其物以知其肥磽墽惡　鄭氏曰物之謂相其土地可
以居民立邑
匡人
中士四人胥四人徒八人
鄭氏曰匡正也主正諸侯以法則　王氏曰匡人達法
則以匡邦國使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
掌達灋則匡邦國而觀其慝使無敢反側以聽王命

鄭氏曰法則八法八則也邦國之官府都鄙亦用焉慝
姦偽之惡也反側猶背違法度也書曰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　劉氏曰如是則諸侯之犯令陵政者暴內陵外
者不陷於九伐矣
撢人 他南反與探同
中士四人史四人徒八人
鄭氏曰撢人主撢序王意以語天下
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以巡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萬民
和說而正王面 語魚據反說音悅
鄭氏曰道猶言也　劉氏曰撢人掌誦王之志及道國
之政事以語於諸侯及四方之人民也　鄭氏曰面猶

〈○周礼集說卷七〉 六十九

向也使民之心晱然正向王
都司馬
每都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司馬主都家軍賦　雜說都家皆畿內采地既
有其地又有其民又有其賦非王朝制其兵柄則將抗
衡於上矣春秋楚子與若敖氏戰于滸與晉之六卿魯
之三家宋之華氏其調發禁令悉自主之而國家弗敢
問安得不與上競乎
掌都之士庶子及其衆庶車馬兵甲之戒令以國灋掌其
政學以聽國司馬

鄭氏曰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　王氏曰衆庶凡在都之人民　鄭氏曰車馬兵甲備軍發卒　劉氏曰夫采地之卿大夫仕於王朝士庶子在外既不屬於宮伯大司樂則以國教胄子之法教之於其都之學及有軍旅之事徵兵於都鄙則以士庶子作其衆庶車馬兵甲而都司馬掌其戒令以聽於國大司馬奉其節制以進退攻討焉

家司馬

各使其臣以正於公司馬

鄭氏曰家卿大夫采地正猶聽也公司馬國司馬也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

其地之軍賦往聽政于王之司馬王之司馬其以王命來有事則曰國司馬　注疏大夫家臣爲司馬者春秋傳曰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

亦如之

王氏曰都司馬掌大都小都之士庶子者也家司馬掌家邑亦如都司馬之事

吳興後學前谿陳　友仁　君復　編

秋官司冦

鄭氏曰象秋所立之官冦害也以秋肅殺萬物天子立司冦使掌邦刑所以驅恥惡納人於善道也　王氏曰舜命皐陶作士而先戒之曰蠻夷猾夏冦賊姦宄則刑以懲冦爲急也刑官而司至於冦則刑官之事無不舉矣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秋官司冦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王刑邦國

鄭氏曰禁所以防姦者也刑正人之法　東萊曰司冦

掌邦禁凡邦之刑辟皆總焉曰詰姦慝刑暴亂者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詰猶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天下之罪惡雖萬狀要不出於隱顯之兩端曰詰曰刑既皆有以待之矣

周禮菁華曰小宰言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而此經乃言秋官司冦掌邦禁者何也先王立法止於禁過而已此司冦所以先言掌邦禁而後言刑邦國也司徒掌邦教則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司冦掌邦禁獨曰刑邦國又何也蓋刑所以弼教也冦則敗其教之成者也縱欲敗類乃教之所棄而刑之所取故掌刑者謂之司冦亦謂之司敗是刑所以懲其敗類者也奚獨禁哉嘗家之切

九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於上九則曰利用禦寇[illegible]
順也蓋用刑之意本以禁暴懲之於未正猶云[illegible]
冦而後禦雖以順用斯爲末矣使不能明威立義俾民
不迷防微遏萌逆折其始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豈
爲民極之意是知禁過於未然者聖人之本心也刑以
濟其禁之所不及者聖人之不得已也司寇所掌不先
言刑而先言禁者其三代本末之序歟　雜說司寇掌
刑不言刑而言禁者蓋治於已然不若沮於未然刑於
已至不若戢於未至先王之立刑法惟恐天下之人入
其中而不能自出故爲之明示法禁使知有如是之罪
必陷如是之刑有如是之惡必麗如是之辟人有懼心

易避而難犯者此司寇所以言掌邦禁也　林氏曰以
刑教中則民不暴者教官之事也以刑禁暴者刑官之
事也教施於未然之前刑施於已然之後二者相爲終
始而已　王氏曰禁之所以爲仁刑之所以爲義禁之
不止猶有犯焉以義斷仁也
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
夫四人鄉士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愚謂自大司寇止士師一人大夫六人士五十六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遂士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縣士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
徒百有六十人
方士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
百有六十人
訝士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朝士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自遂士止朝士士七十四人府二十九人史五十八人胥五十八人徒五百八十人
司民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司刑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已下無胥
司約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愚謂自司民止司盟士十四人府七人史十四人胥五人徒六十二人
司盟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職金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厲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無府胥
犬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illegible]
司圜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
人徒百有六十人
掌囚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掌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無府胥
自職金止掌戮士四十二人府十二人史二十六人胥二十四人徒四百人
司隸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罪隸百有二十人　無員不計已下
蠻隸百有二十人
閩隸百有二十人

夷隸百有二十人
貉隸百有二十人
布憲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禁殺戮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無府胥
禁暴氏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無府
自司隸止禁暴氏士二十八人府七人史十八人徒三百八十人胥十三人
野廬氏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無府史 蜡氏下士四人徒四十人已下無府史胥
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萍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司烜氏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脩閭氏下士二人史六人徒十有二人
自野廬氏止脩閭氏士三十人史六人胥十八人徒二百六十八人
冥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庶氏下士一人徒四人已下無府史胥
穴氏下士一人徒四人
翨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柞氏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薙氏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硩蔟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翦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赤犮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
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
八人徒八十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刑之爵皆卑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
人徒二十人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
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
人家士亦如之

蟈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壺涿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庭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銜枚氏下士二人徒八人

伊耆氏下士一人徒二人

自冥氏止伊耆氏士二十五人徒八十六人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自大行人止行夫大夫六人士五十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環人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無府

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無府史胥

掌客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𤰞徒三十人

掌訝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掌交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無胥

自環人止掌交士三十七人府五人史十四人胥十人徒百五十二人

闕之爵皆畢

掌察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已下無府胥

掌貨賄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已下無胥有庶子

都則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亦如之

自掌察止家士士二百七十九人府四十五人史九十八人胥八人徒千八人

愚按秋官六十六員除罪隸已下五官無員不計外合計者陳列于後

大夫十三人上大夫卿一人下大夫八人中大夫四人

士六百四十一人上士百一人下士三百八十一人中士百五十九人

已上卿大夫士總六百五十四人

府百一十五人　史二百五十四人

胥百七十三人　徒二千六十八人

賈四人　庶子十二人

已上府史胥徒賈庶子總二千六百二十六人

二十九官無府　二十二官無史　三十三官無胥

一官無賈　二官有庶子

愚按天官小宰之職以官府之六屬舉邦治五曰秋官其屬六十掌邦刑則今秋官多六官學者次要五中尋冬官請當於此求之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詰姦

李氏曰刑罰之行非好殺人欲民之不相殺也非使畏已欲民之自相畏也然而憲今所加苟失權時之制則致濫恐泛矣故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　王氏曰三典即大宰所謂刑典也　劉氏曰典常也法也民失其常則立憲以治之使復于常乃謂之典也苟失其常諸侯則治之以三典萬民則治之以五刑一天下於禮樂致萬民於中和大司寇之職也　鄭氏曰詰謹也書曰度作詳刑以詰四方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典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弒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

林少穎曰司寇刑新國用輕典者以其舊染汙習不可遽正姑惟教之宜以其柔克之義也刑平國用中典者以其已安已治既富既庶陶冶披服莫不卞治則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宜以正直之義也刑亂國用重典者以其頑嚚暴悖不可訓化則殲渠魁滅強梗宜以剛克之義也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此之謂乎

黄氏曰平國之時教化既明習俗既成以柔治之則非仁以剛治之則非義故用中典中典先王以立正直之德者也以刑教中先王之意也後世過者恃刑以為威不及者置刑以為虛不能應時而行蓋有它哉無三德以趨時無三典以立德孝文賢君也未能以德行仁其廢肉刑也特發於私情而已況不仁者乎先王之制刑也出於立德先王之用刑也出於弼教故於人情世俗相為重輕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此因一人之情者也大司寇三典所謂刑罰世輕世重因一世之情者也　雜說先王以德制刑以刑輔德凡刑之所施一趨時而已何嘗容心哉譬之權衡物輕則衡低物重則衡昂何嘗有心哉

以五刑糾萬民一曰野刑上功糾力二曰軍刑上命糾守三曰鄉刑上德糾孝四曰官刑上能糾職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愿音願暴當為恭字之誤也

劉氏曰以五刑糾萬民者建六典以為民極也是故六鄉

各職於其官而建之使必行於天下行之使必範於後世者大司寇正其刑典也乃建事典佐王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者用野刑焉稼耕也溝涂也隄防也井邑也宮城也百工也凡役民以作其事而奉國家者以成功為上以不致力為糾也則冬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政典佐王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者用軍刑焉振旅也茇舍也大閱也伐國也成疆也凡設民以立其政而尊國家者用命為上也以不死守為糾也則夏官之職待之而後成焉乃建教典佐王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擾萬民者用鄉刑焉大司徒鄉八刑糾萬民是也六德也六行也六藝也五禮也五品也凡設民以行其教而佐邦國者以

成德爲上也以不致孝爲糾也則地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乃建治典以佐王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經萬民者用官刑焉六官也六屬也百官府史也都鄙群吏也凡役民以立其治造國家者以賢能爲上也以不稱職爲糾也則天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凡建禮典佐王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者用國刑焉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也國家也祭祀也凡役民以踐其禮者以恪恭爲上也以不致恭爲糾也則春官之職待之而後立焉五者國之大典聖人皇建其極於天下以參天地而贊化育待之而成焉然非典刑之正亦莫得而成之也不曰詰邦國刑百官糾萬民乎然則刑者不得已而用之豈聖人所樂哉

故力不懋則財不生而野荒民散矣是野刑不可已也亂不除則人不安而民散國離矣是軍刑不可已也孝不盡則忠不純而家破國微矣是鄉刑不可已也職不舉則治不成而政衰俗薄矣是官刑不可已也禮不行則中不達而君弱臣強矣是國刑不可已也天地四時者六官之序聖人體其序而化成天下之道也野軍鄉官國者五刑之序聖人不得已而即其序以措萬民於中和之道也故先之事典富其民也國富則侵之者至矣次之以政典所以除其害也富矣安矣不教之則逸欲生焉故次以教典所以正其俗也教行而俗正不可以不治之也故次之以治典所以性其情也治典性其情以刑焉非所以久而安之也故次之以禮典所以久其中而安之於禮樂是故孝弟脩於家而忠義聚於其國而聖人之治成焉五刑弼於五典而建中于民先後之序也使夫萬民其德日新其仁可知也

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者反于中國不齒三年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罷音皮

鄭氏曰圜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爲善也民不愍作勞有似於罷害人謂爲邪惡已有過失麗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寘之圜土繫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寘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故大方版著於背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圜職曰上罪三

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于平民出謂逃亡也　王氏曰以兩儀言之則乾爲圜以五刑言之則規爲圜獄而謂之圜土有仁而生之之道也非苟寘之也罷民不能自強以禮者也故有至於罪以至於罪而害人故寘之圜土聚之教之也施職事焉所以勞苦之使知自強以明刑恥之所以汚辱之使知自好彼知自強則厭勞苦而思就顯榮矣則向之失者今也皆洗滌自新遷善徙義斯釋之可也故其能改者反于中國方其寘之圜土猶外之中國也其能改者出之無復圜土之拘制所謂反之于中國也且其收之也三讓而罰而歸之于圜土及其能改亦不可以一日而足故不齒於倫類者

三年三年無違亦以久矣則歸之倫類以序之而復于鄉民也先王於罷民宥而教之可謂至矣然有不能改而又逃焉殺之可謂義也夫聚而教之者仁出而殺之者義圜士之法一設而先王之仁義兩存則孰不遠罪遷善以從不能改而出焉者無有矣特其立法也詳而曲為之防及此焉書曰五刑有宅五宅三居則方舜之時以流宥五刑輕者外之中國也因之圜土其意亦猶是歟　李氏曰人之為惡豈一朝一夕之故有漸也放辟邪侈之情動而無所畏忌則或伏尸市朝或流血刀鋸雖其悔之無所及也是故先王之敬民於罪惡之所過輕者則坐諸嘉石稍重者則歸于圜土皆未入于五刑也若因教因辱之而能自新則後為齊民何刑殺之及哉此亦使民遷善遠罪之法也孔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易曰屨校滅趾無咎此之謂也　王介甫曰先王之於民也德以教之禮以賓之仁以宥之義以制之善者括焉不善者懼焉故居則易以治動則易以服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　造七報反

鄭氏曰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歟　疏曰此論民獄訟不使虛誣[illegible]言禁者禁民省事之法也　王氏曰兩造謂[illegible]

兩爭者皆至於公也訟者言於公也訟以兩造聽之而無所偏受則不直者自反而民訟自禁　矢入束矢以自明其直而矢之為利直行者也不直則入其矢亦所以懲不直知所懲則訟何患於滋而不禁乎古之於訟謂之聽者以聽其辭為主也書曰兩造備具師聽五辭此之謂也　黃華曰大司寇以兩造禁民訟以兩劑禁獄以嘉石平罷民以肺石達窮民其心惟恐民之陷於罪也故有市害之官禁殺戮禁暴氏之官萍氏之官以禁其邪心察其奸偽害其刑禁明其號令使民知刑戮之可畏罪戾之可恥而相率為善是聖人之所欲也

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于朝然後聽之　劑子隨反

鄭氏曰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亦自服不直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　王氏曰方言於公者訟也因而守之者獄也蓋爭而不已必事於訟訟而不已必至於獄以其至於獄也必有簡然後聽之故書曰無簡不聽簡示劑之類也劑判書也兩劑彼已各具其獄辭之書也以兩劑聽之而無所偏信則不直者自反而民獄自禁矣入鈞金則以自明其不可變然後聽之而金之為物則堅剛而不變故也必三日而後辨者重致民於獄也書曰聽獄之兩辭記曰有旨無簡不聽所謂簡者非特劑也舉劑以

見穎焉
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灋而害於州
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朞役
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
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桎
音質梏古毒反
鄭氏曰嘉石文石也立之外朝門左　疏曰欲使罷民
思其文理改悔自脩　鄭氏曰平成也成之使善　王
介甫曰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則
司救所謂衺惡也凡害人者司救所謂過失也過失不
謂之罪而得罪反重於衺惡則為其已麗於法也唯其

過失是以未入於刑不虧其體以圜土教之也衺惡謂
之罪而得罪反輕於過失為其及麗於法也坐諸嘉石
使自反焉且以恥之役諸司空則以彊其罷故也　鄭
氏曰麗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
曰梏役諸司空坐日訖使給百工之役也　劉氏曰萬
民有罪過無大惡可置於圜土也故曰未麗於法焉若
舍之而弗治則州里中下之民更胥傚之是害於州里
之善俗也乃桎梏其手足而坐諸嘉石俾省其過焉役
之司空俾贖其過焉而即其罪之輕重差為五等然後
使州里之衆保任之且以為宥者則州里之衆皆可責
之以自新也　王介甫曰州里任之則宥而舍之則無

任者終不舍焉是乃使州里相安也先王善是法以為
其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非特如此而已司
空之役不可廢也與其傜平民而若之孰若役此以安
州里之為利也思明重罪旬有三日坐三作而坐十七日役十二月
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
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以告於上而罪其長復扶又反長丁丈反惸其營反
鄭氏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疏曰必以赤石者使之赤心不妄告也　鄭氏曰無兄
弟曰惸無子孫曰獨復猶報也若今上書詣公府言事
長謂諸侯若鄉遂大夫　疏曰長官不肯通達窮民即

來立於石　王介甫曰以大僕觀之欲其速達其於遠
令然而立於肺石三日然後聽之則又惡民之瀆其上
則上瀆肥而不渫雖誠無告反不暇治矣　王氏曰先
王之時匹夫匹婦皆得其所而困窮之民不敢廢也堯
之不虐無告文王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凡以為此
劉氏曰肺者氣之府而外達乎皮毛惸獨老幼天民之
窮無告者其微弱也猶國之皮毛焉心之氣壅不通之
也不通則疾病生焉故用之達窮民其有取於是乎立
於肺石三日者審冤考核得其情實然後以其辭告於
上罪其長焉
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乃縣刑象之法于象魏

使萬民觀刑象挾日而斂之
王氏曰夫刑侀也侀者成也宜無所加損焉於正月之吉始調和而布行之者蓋先王雖原情以定罪因事以制刑亦當因時而爲之變通矣噬嗑之明罰勑法賁之無敢折獄豐之折獄致刑中孚之議獄緩死大司徒以荒政而緩刑穆王度作刑以詰四方則刑雖有常刑亦量時而有輕重正月之吉始和布刑于邦國都鄙爲是故也且民不可使觀刑也必縣刑象使民觀之者蓋先王之法若江河貴乎易避而難犯苟匿爲物而愚不識其陷於罪又從而刑之不幾於罔民乎其使民觀象者亦使知所避而已

凡邦之大盟約涖其盟書而登之于天府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 約於妙反會古外反
疏曰大盟約者謂王與諸侯因大會同而與盟所有約誓之辭 鄭氏曰涖臨也天府祖廟之藏六官六卿之官也貳副也 王介甫曰涖其盟書者刑一成而不可變盟要如之且違焉則刑之所取刑官之事也登于天府謹藏之也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貳而藏之者各以其事攷焉非特備失亡而已 王先生曰盟約之來尚矣呂刑曰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是堯之時盟約之事已行於民間矣左傳曰昔周公太公股肱夾輔王室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太師職之是成周時盟約之事已行於國家矣春秋率以爲盟約不及三王非也春秋時有書來盟有書涖盟有書同盟然春秋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其與周人之盟約有間矣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受其貳而藏之者 以太史掌邦之典法則內史掌國法國令之貳司會掌典法則之貳而六官府藏故也

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凡卿大夫之獄訟以邦灋斷之凡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 斷丁亂反弊必世反
鄭氏曰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國之治邦法八法也以八法待官府之治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萬民之治弊之斷其獄訟也故春秋傳曰弊獄邢侯 雜說此三

者皆在大宰定斷故却在司寇

大祭祀奉犬牲若禋祀五帝則戒之日涖誓百官戒于百族及納亨前王祭之日亦如之奉其明水火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大軍旅涖戮于社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 亨普庚反蹕本亦作趩音畢
鄭氏曰奉猶進也 王介甫曰犬金畜也秋官羞之各從其類也小司寇小祭祀奉犬牲士師刉珥奉犬牲則所任有小大故也 鄭氏曰戒之日卜之日也郊特牲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命誓受教諫之義也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太廟之內戒百姓也 氏曰庫門之內象法之所示戒百官所以謹之也太廟先祖之

所在戒百姓於此所以親之也　王先生曰百官
執事也百族者王之族姓也族姓之與於祭則為[illegible]
百官矣故戒百官於庫門之内而戒百姓於大廟之[illegible]
所以示親疎也然祭之前期十日有戒有誓曰誓則重
於戒矣大宰云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小宰云以法
掌祭祀之戒具小宰言戒而不及誓言具而不及脩則
是誓之為重於戒明矣夫祭莫重於齊齊莫重於誓戒
誓百官者大宰也涖于誓者大司寇也夫豈以大司寇
之涖大宰哉涖百官之聽誓於大宰者耳賈氏以為大
司寇不得涖太宰遂以為太宰特掌其誓而涖者乃餘
小官失之矣百官言誓而百族言戒則又知百族不預

於執事有預於從祭此所以不聽誓而聽戒也剩公謂
互文見義又失之矣　劉氏曰禮之大者用人必衆非
臨之以刑官則無致其肅故司寇涖其誓戒　註䟽納
享致牲也大司寇為王引導祭之日亦如之明水火所
取於日月者水以配鬱鬯與五齊火以給爨享也　劉
氏曰明水火者陰陽之精氣也所以致聖人精明之意
於鬼神示也而刑官奉之以其自潔而能潔於神也
王氏曰明水火之為物潔而清明之至也刑官之所以
格上帝於是為至矣書曰明清于單辭此亦刑官清明
之事凡朝覲會同前王大喪亦如之與大祭祀前王同
義亦期於無刑之意也大軍旅涖戮于社者弗用命戮

于社涖戮刑官之事也　鄭氏曰屬士師以下蹕止行
也　劉氏曰邦之大事役民衆矣所以致肅也使刑官
之屬蹕之則罔不肅矣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
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
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叙進而問焉以衆
輔志而弊謀　鄉許亮反長丁丈反擯必刃反
鄭氏曰外朝在雉門外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
詢于芻蕘謀及庶人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
邑也立君謂無冢適選於庶也　劉氏曰三者國之大
政也皆以為乎民而為之焉故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

致萬民而詢之　鄭氏曰羣臣卿大夫士也羣吏府史
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擯謂揖之使
前也叙更也輔志者尊王賢明也　王氏曰王朝有三
有内朝有治朝有外朝外朝在庫門之外而致萬民以
詢事之朝也詢者徧咨之謂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
及乃心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
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則所謂致萬民而詢者鄉七廢人
無不在也詢及於廢人則其謀也徧矣故以致萬民為
主也國危則謀安若周公之討亂是也國遷則謀居若
盤庚之遷都是也立君則謀嗣若文王之舍伯邑考立
武王是也　王介甫曰三公卿老也上言三公中言州

長下言百姓則鄉官皆在於此矣百姓北面答君也三公及州長北面帥民也群臣西面羣吏東面則左右此事而已　王氏曰志在王也謀在下也以衆輔志則以衆謀而輔王之志也弊謀則以衆謀爲稽而弊之於王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亦若此而已矣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讀書則用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 訊音信

王氏曰五刑司刑所謂墨劓宮刖殺也聽獄訟則是非曲直能審能克也能聽獄訟然後於有罪者而麗之於法以附于刑也既得其罪附于刑矣又從而用情以訊

之恐其非心服而從也　鄭氏曰附猶著也　疏曰以因所犯罪附於五刑恐有枉濫故用情實問之使得真實　鄭曰以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斷之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疏曰此聖人緩刑之意欲其欽謹也　劉氏曰至于旬乃弊之者王既欽哉惟刑之恤則有司不得以忽易之也故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惟盡其明乃敢斷之又以罪斷之書讀之於因審之而弗變乃用法焉其讀之如是也　鄭氏曰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爲治獄吏褻尊者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屬若子弟也春秋傳曰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

劉氏曰不躬坐獄訟者以人問之所以養其信義也人有信義則廉恥生於其心而不復爲非義也此先王所以厚風俗以正人倫也王之族有罪磬于甸人古之道也　鄭氏曰記曰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　王介甫曰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者貴貴也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者親親也貴貴親親如此而已豈以故撓法哉

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

王介甫曰聽獄訟求民情以訊鞫作其言因察其視聽氣色以知其情僞故皆謂之聲焉言而色動氣喪視聽失則其僞可知也然皆以辭爲主辭窮而情得矣故五

聲以辭爲先色氣耳目次之　鄭氏曰辭聽謂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謂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謂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謂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謂觀其眸子不直則眊然

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三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

鄭氏曰辟法也麗附也　疏曰若有罪當議議得其罪乃附刑法　王介甫曰王所以馭萬民者有八統故其用法也有八辟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則其今律在八議者亦稱定刑之律也謂之議則刑[illegible]定也

鄭氏曰親若今時宗室有罪先請是也故謂舊知也賢謂有德行者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能謂有道藝者春秋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功謂有大勳力立功者貴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勤謂憔悴以事國賓謂所不臣者二恪二代之後歟 王氏曰以王之親故則不可以衆人同例以國之賢能則不可與庸常同科有功則或可掩過在貴則不可以遽凌辱吏之勤勞則不可以沮抑吏之尊貴則宜有以優異此所以用八辟以議之也然以皋陶爲士而瞽瞍殺人舜不敢赦必至於遵海而逃然後

可其議之大槩可知矣 劉氏曰議親者所以教天下愛其親也議故者所以教天下厚其故也議賢者所以教天下慕其賢也議能者所以教天下興其能也議功者所以教天下懋其功也議勤者所以教天下勸其勤也議貴者所以教天下忠其君也議賓者所以教天下存亡繼絕而不棄先王之德也八者天下之大教非天子私親故而撓其法也人倫之美莫斯爲大

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刺七賜反斷丁亂反後皆同

鄭氏曰刺殺也中謂罪正所定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宥寬也民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宮刖也 劉氏曰刺殺也謂獄成而殺之者猶懼其殺之而失中也是以訊問於衆以弊之羣臣羣吏庶民皆知其情之可以刺宥然後從而施其刑或上服或下服庶幾不失乎中焉 王氏曰先王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與其有不幸之殺辜有不經之失故民之麗於刑而在所棄者猶不忍遽置之死地尚冀有以生之焉此所以用三刺以斷庶民獄訟之中也刺殺也訊之於臣吏萬民衆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則殺者[illegible]而已羣臣者大夫以上也羣吏者士以下也訊羣臣羣吏然後訊萬民者則臣吏能[illegible]而遠之故也雖民所刺宥司刺所

謂三刺三宥之[illegible]也刑者上之所制以服于下而下有罪附於刑者[illegible]不服也上服則服刑之重者也下服則服刑之輕者也謂之上服下服則猶舜典之言五刑有服呂刑之言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者同也記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此刺宥所以必聽於民凡與衆共之而已 李氏曰凡有血氣之類莫不愛其生君大夫士之於牛羊豕猶無故不殺況於人乎萬物之靈父母生之拊畜長育顧復之恩至三年然後免於其懷刑之大者伏鈇鑕其次亦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哉刑期無刑蓋不獲已苟得其情亦哀矜而勿喜烏可不慎以及于非辜者乎故聖人求之以五聽麗

之以八議三宥以恤其非意三赦以見於今人
有所不闢明有所不見下情有所不達議法有所不
於是於立朝之法以詢于衆焉必羣臣羣吏萬民之意
同然後刑殺可不謂謹乎此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
然後殺之意也
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
之以制國用 比毗志反上時掌反
鄭氏曰大比三年大數民之衆寡也人生齒而體備男
八月而生齒女七月而生齒人數定而九賦可知國用
乃可制耳 王先生曰夫天府以天爲名者尊之至也
登其書於此正所以重其事也賢能之書登于此見於

鄉大夫盟約之書入于此見於司約獄訟之書登于此
見於司寇民數登于此見於司民但天府曰祭天之司
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司祿一官缺矣必
知穀數亦登于此然書之所藏有不書其貳者獄訟之
書也有一官書其貳者賢能之書也有數官書其貳者
民數也有不止一官書其貳者盟約也然登其書於天
府其爲重則一初不可以書之貳爲輕重書貳與否及
其所書貳多少之數但觀其事之施行耳 王氏曰制
國用必言於司寇者蓋其貧民之貧以上賦斂之多賦
斂之多以其用度侈不知事爲之制也此內史司會冢
宰所以貳之以制國用歟國用以賦斂制之賦斂之多

寡以民數制之故也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制
國用者冢宰之事而兼內史司會言之者蓋內史執國
法及國令之貳以逆會計司會以法均節邦之財用故
也 雜說無常產則無常心有常產者有常心苟無常
心放僻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
民也王制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大司寇亦從焉
小祭祀奉犬牲凡禋祀五帝實鑊水納亨亦如之大賓客
前王而辟后世子之喪亦如之小師涖戮凡國之大事使
其屬蹕 辟婢亦反後皆倣此
劉氏曰實鑊所以滌牲也納亨所以煑牲也前王而辟
除姦凶也 王氏曰爲王闢道也

鄭氏曰小師王不自出之師屬亦士師以下也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
鄭氏曰司民星名謂軒轅角也小司寇於祀司民而獻
民數於王重民也進退猶損益也國用民衆則益民寡
則損 王氏曰民生自天天實有司之者先王必有以
報其生養之功冬物成之時故孟冬祀司民焉方祀司
民則司寇獻民數於王者以民之多寡實天降也刑之
繁省致天討也人之所爲凡以奉成天之所爲而已未
嘗私焉王拜而受之重國本也圖制國用必言於司寇
者以民之輕生而觸法冒死而犯刑者以其貧而已民
之貧以不知圖國用而制之故也

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王氏曰羣士刑官也刑官謂之士　䟽曰鄉士遂士之
屬　鄭氏曰登中上其所斷獄訟之數　王氏曰中謂
獄訟之中言事實之言也必登于天府者以刑所以教
天討故登于天府而藏之且示重其書而有謹於用之
意
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灋者國有常刑
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　會古外反
王氏曰令羣士則令于士師鄉士以下使之稟法故也
宣布于四方則宣布于邦國也憲刑禁則揭而示之使

知所避也有刑必有禁所以左右刑罰而使不犯也命
其屬刑官之屬也入會則計其刑之多少而入其書於
司寇也歲會錄官皆以歲終入其書獨司寇以正歲入
之者所以謹其始也且春主仁先王之刑亦以仁為主
也　鄭氏曰得其屬之計乃令致之於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
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
書而縣于門閭　左音佐右音又徇似俊反縣音玄
䟽曰凡設五刑者期于無刑於刑外豫設禁禁民欲其
無犯於刑是左右助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也　王氏曰
先王之用刑罰常出於不得已其心常期於不用必稱

之以禁使民無犯焉　鄭氏曰宮王宮也官官府也國
城中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府有無故擅
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囂讙夜行之制其
觕音粗可言者　王氏曰以木鐸徇之于朝使之內有
所聞也書而縣於閭門使之外有所見也
䟽曰巷門謂之閭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
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
曰憲用諸都鄙
王氏曰禁止使勿為施於未然之前戒救其怠忽於事
為之際以五戒先之則引而導之使民無進而麗於五

罰也以五戒後之使民無退而麗於刑罰也　劉氏曰
在蠱則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在巽則曰先庚三日後
庚三日吉五戒所以先事以戒之使毋麗于刑罰聖人
之仁於斯見其厚於父母而過於天地也　王氏曰誓
若湯誓泰誓之類誥若康誥洛誥之類禁若遂人之田
役掌其禁令糾若刑典之糾萬民憲若布憲掌憲邦之
刑禁是也然誓之所用非特軍旅也而軍旅為主祭祀
田役之類皆有誓誓也禁之所用非特田役也而以田
役為主宮中官府皆有禁也以此推之則曰糾曰憲也
亦若是而已
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

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 比毗志反
王氏曰六鄉之內其居則有州黨族閭比其民則有什伍合州黨族閭比者以比合比以閭合閭所以聯其居也合其人民之什伍以伍合伍以什合什所以聯其人也 疏曰合其人民之什伍者此即因內政寄軍令之類五家爲比比即一伍也二伍爲什以此什伍比追胥焉 王氏曰夫聯比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士師又掌之使其相安相受故也去其害人者則使之相安使州里任焉而舍之則使之相受以居處則相安而不相戾以往來則相受而不相拒則可以無事矣無事而相安相受然後有事而可以同其憂患焉此追逐胥伺盜賊之事於是乎作矣 劉氏曰追追襲寇寇也猶春秋之追戎于濟西胥偦也相聚夜宿以伺盜賊之謂 王氏曰慶事者施刑罰有功者施慶賞也士師賞刑故使之相安而已若夫使之相保則有教存焉非士師所及 王先生曰司徒族師比長特言相受而未嘗有相安之文此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而云相安者正所以除亂民而安民也

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
劉氏曰官中政令刑官之屬所行政令也 註疏曰獄訟辭訴各有司存謂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當司之獄訟其有不決來問都授士師者則士師審察以告大司寇斷獄弊訟也致邦令者以法報之也此即前察獄訟斷訖致與本官

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八曰爲邦誣 汋 諜音牒 撟音矯
疏曰八成言士者此八者皆是獄官斷事成品式士即士師已下是也 王氏曰官府之八成則其經治之成法也士師之八成則其正亂之成法也 鄭氏曰邦汋者斟汋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邦賊爲逆亂者邦諜爲外國反間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撟邦令稱詐以有爲者爲邦盜竊取國之寶藏者 王氏曰爲邦朋爲私黨以亂民也爲邦誣則造訛言以惑衆也先王之時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風俗患上姦人所以爲禍本者如此立八成之法使士師掌之則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所以防其芽蘖者豈不至哉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 辯依注音貶
鄭氏曰鄭司農云辯讀爲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是爲荒別之法玄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饑荒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法也朝士職曰若邦凶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移民就穀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 劉氏曰民

可徙則移之就穀不可徙則移穀以賙之　鄭氏曰就
守備盜賊也緩刑舒民心也
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傳直戀反約於妙反
王氏曰傳謂地傳別謂判書約謂書其券約也劑謂之
要書也以財獄訟者必有傳別約劑然後其實僞可正
也民知此則無敢苟簡於其始而獄訟由之以省也易
之訟言君子以作事謀始殆謂是也
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王燕出入則前驅而辟祀五
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凡刉珥則奉犬牲諸侯爲賓則
帥其屬而蹕于王宮大喪亦如之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
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歲終則令正要會正歲帥其屬
而憲禁令于國及郊野洎其器反刉音機珥讀爲衈而志

周礼集説巻八　二十八

王氏曰勝國之社稷滅亡之類也故祭則以士師爲之
尸小司寇大賓客前王而辟故上師王燕出入則前驅
而辟以燕出入非大事故也　疏曰燕出入凡宮苑皆
是　鄭氏曰道王且辟行人也　王先生曰夏官小臣
云王之燕出入則前驅而此士師又云王燕出入則前
驅而辟者何也蓋成周之時萬乘之尊其所以爲衛者
至矣以經攷之有前馬者道右是已有前車者齊僕是
已有前驅者大司寇是已有前驅者大僕小臣是已有
前王而辟者有前王而不辟者大司寇尊矣故前王而
不辟前王而辟者其小司寇歟大僕掌正王之服位故

於王出入則前驅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故燕出入則
前驅然皆前驅而不辟也士師刑官也所謂前驅而辟
也若夫辟之外又有蹕焉宮正云凡邦之事蹕隸僕云
掌蹕宮中之事大司寇云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小司
寇云凡國之大事使屬蹕士師云諸侯爲賓則帥其屬
而蹕于王宮鄉士云各掌其鄉之禁令帥其屬夾道而
蹕蓋宮正言凡邦之大事則王宮之祭祀等事無不蹕
之士師之蹕則特蹕於諸侯爲賓之時而已曰辟曰蹕
皆以刑官主其事正所以重萬乘之勢也若王之三公
六鄉大夫出入於鄉遂公邑之中則亦有辟從而無蹕
外諸侯則有辟從而又有蹕也如訝士所云是已　王

周礼集説巻八　二十九

氏曰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者沃盥所以致潔而除穢
汚　疏曰按特牲少牢尸尊不就洗入門北面則以盤
匜盥手王盥則將獻尸時先就洗盥此直言祀五帝沃
尸及王盥其餘冬至夏至及祭先王先公所沃者按小
祝職云大祭祀沃尸盥小臣職云大祭祀沃王盥如是
則冬至夏至先王先公小祝沃尸盥小臣沃王盥　王
氏曰洎鑊水者小司寇實鑊水士師續司寇之事而終
之也　鄭氏曰洎謂增其沃汁刉珥釁禮之事用牲毛
者曰刉羽者曰衈諸侯爲賓謂諸侯來朝燕饗時　王
介甫曰大小司寇使其屬蹕弗親蹕也士師帥其屬親
蹕矣大司寇蹕邦事小司寇蹕國事故士師蹕王宮而

也　鄭氏曰逆軍旅反將命也犯師禁干行陳也　王
氏曰治軍旅以嚴爲主　鄭氏曰正要會計簿也
王氏曰歲終則令正要會者謂小司寇正歲乃命其屬
入會故也　鄭氏曰去國百里爲郊郊外曰野　王氏
曰士師於正歲帥屬憲禁令亦使之無犯故也
鄉士掌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聽其獄訟察其
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職聽于朝司寇
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
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王
會其期大祭祀大喪紀大軍旅大賓客則各掌其鄉之禁令
帥其屬夾道而蹕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

亦如之凡國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夾古洽反

遂士

中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
二十人

鄭氏曰遂士主六遂之獄者

掌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而糾其戒令聽其獄訟察其辭
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二旬而職聽于朝司寇
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
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
三日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期若邦有大事聚衆庶
則各掌其遂之禁令帥其屬而蹕六卿若有邦事則爲之
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郊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縣士

中士三十有二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
有六十人

鄭氏曰縣士主縣之獄者

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糾其戒令而聽其獄訟察其辭辨其
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旬而職聽于朝司寇聽之
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
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日若欲免
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若邦有大役聚衆庶則各掌其縣
之禁令若大夫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其喪亦如之凡

野有大事則戮其犯命者

方士

中士十有六人府八人史十有六人胥十有六人徒百有
六十人

鄭氏曰王都家之獄者　疏曰采地在王畿四方故云
方士

掌都家聽其獄訟之辭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
獄訟于國司寇聽其成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
議獄訟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其聽獄訟者
凡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以時脩其縣
灋若歲終則省之而誅賞焉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

劉氏曰鄕士掌國中遂士掌四郊縣士掌野方士掌都家者分聽王畿之獄訟由内以及外之序也 鄭氏曰鄕士所掌地則距王城百里內也言掌國中此主國中獄也六鄕之獄在國中各掌其鄕之民數而糾戒之鄕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鄕也 王介甫曰通掌國中之獄而分掌其鄕也 鄭氏曰遂士所掌地則距王城百里以外至二百里言掌四郊者此主四郊獄也六遂之獄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數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而分主一遂也 王介甫曰通掌四郊之獄而分掌其遂也 王先生曰縣師掌公邑是公邑得謂之

縣夫鄕士掌鄕獄遂士掌遂獄方士掌采地之獄則知縣士掌四方公邑之獄矣推六鄕無公邑之田自遂達畿自二百里至五百里而公邑之田在是矣縣士三十有二人則是八人主一等公邑是四分治公邑之獄明矣大抵鄕遂縣方之獄所居之地以近王者爲主所會之期以尊者爲先夫鄕爲郊遂爲野今鄕士云掌國中遂士云掌四郊縣士云掌野是鄕之獄近於王城遂之獄近於鄕縣之獄近於遂所居之地以近者爲主可知矣士師爲王先驅鄕士爲三公先驅遂士爲六卿先驅縣士爲大夫先驅鄕士以王會其期遂士以三公會其期縣士以六卿會其期豈於大夫則不復會其期此於

會之期以尊者爲先可知矣 王氏曰縣士掌野者[illegible]之獄在野也各掌其縣之民數者通掌在野之獄而分掌其縣也 鄭氏曰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畺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地 疏曰如上文縣士掌公邑獄親自掌之此方士掌三等采地之獄遂掌之采地自有都家之士掌獄有事上於方士耳 鄭氏曰都家不言掌其民數民不純屬王 劉氏曰各掌其鄕遂縣都家之民數而糾戒其令者皆所以輔佑吾民俾安于中而不至抵于刑憲也聽其獄訟辨其辭之曲直虛實也 王氏曰書曰師聽五辭又曰察辭于差非從惟從是已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

之者或死或刑其罪之輕重既定又從而要之君令貴伏辨矣 注疏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既得要實之辭罪定仍至十日乃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也 王介甫曰鄕士旬而職聽于朝者慎用刑故也遂士二旬縣士三旬都三月則遠故也 鄭氏曰都家寬朝言國以其自君長異之 王氏曰司寇聽之者以司寇正刑明辟也斷其獄弊其訟于朝則正朝所在無所容其私也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灋以議獄訟者羣士司刑各有所掌若司刑掌五刑之灋司刺掌三赦三刺三宥之法又或掌官法或掌官常故各麗其法也 註疏羣獄官共聽之恐專則有濫故也麗附也各附致其法以

議也　雜說議之如何王制曰九聽五刑之訟必原
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其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
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此足以想見當
時之所議矣　王先生曰王制云成獄辭史以獄告于
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
之下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
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正者鄉士之屬也史
者鄉士之屬其下之史也鄉遂縣方皆云聽于朝司寇
聽之羣士司刑皆在而不及三公參聽者以經說經三
公已見於中矣且棘木之下外朝之位也其位王南面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

侯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
後則是三公亦在矣　䟽曰議得其實欲行刑之時故
曰獄訟成者罪已成定也士師受中受取上成定文
書為案　鄭氏曰中者刑罰之中也論語曰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協曰刑殺協合也和合也和合支幹
善日也士師既受獄訟之成鄉士則擇可刑殺之日至
其時而往涖之　䟽曰肆陳也殺訖陳尸也　鄭氏曰
論語曰肆諸市朝春秋傳曰三日棄疾請尸　王氏曰
肆之三日以懲衆也　鄭氏曰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
聽于朝司寇聽之日王欲赦之則用此時親往議之
王介甫曰遂士王令三公會其期縣上王命六卿會其

期則遠故也　雜說觀此四官之意足見先王之時有
一獄訟所屬之士已聽之矣而司寇又聽之羣士司刑
又議之議之矣士師又受之若欲免其罪則又或王或
三公或六卿會其期凡更數人而後成蓋不敢妄加人
以罪　李氏曰君之於民猶親之於子也親則不忍其
子君焉得忍其民哉推其不忍人之心則人無有可戮
罪無有可刑王欲赦固其理也然而天討有罪王者奉
之以作五刑刑者非王之意也天之意也非天之意天
下人之意也殺人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
猶有相傷苟以不忍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
刑殺傷之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申其冤此不

近於帥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之心而不
敢輒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
之情可赦之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如此民何有
不服令何有不行　劉氏曰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
而要之句而職聽于朝者辨其輕重而異死刑者欲一
其意專志而治之重民不再生也雖得因之要且伏其
罪矣又旬日無悔意也然後以職事治于外朝者俾司
寇聽之至此始曰職者前皆以為已任也司寇以旬要
訊於囚而聽其辭其辭之無變也乃斷其獄弊其訟于
朝而羣士司刑皆在焉各麗其法以議獄訟合同而無
異議則獄訟成焉成則協于中矣故士師受中又旬日

以聽囚之弗變也乃刑殺而肆其尸三日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或命公御會之刑而欲免之用八議也則會于羣士斷獄之期而不以司寇會于王者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非王可專也康誥所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是也　雜說罪既成而又曰若欲免之見天子忠厚愛人之意也　王氏曰掌其禁令而蹕則以獄官掌之欲無敢犯也　王介甫曰辟爲尊者辟行人無使干也　王氏曰方士云司寇聽其成于朝則獄訟成而後上于國也既成而後上于國而於羣士司刑罷以議又言獄訟成者前所謂成都家聽斷之成也後所謂成司寇羣士司刑聽斷之成也

鄭氏曰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方士但書其成與治獄之吏姓名備反覆有失實者　疏曰書其刑殺之成與聽獄人名於上此亦是自有君故異於鄉士之等也　王氏曰書其刑殺之成則知其所犯之罪書其聽獄訟者則知其聽獄訟之人先王欲其獄成而孚輸而孚者蓋如此　鄭氏曰都家之大事聚衆庶則各掌其方之禁令方士上六人言各掌其方者四人而主一方其方以王之事動衆則爲班禁令焉縣法縣師之職也其職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野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方士以四時修此法歲終又省而誅賞焉　王氏曰都士家士所治之獄訟則方士之以上于國

訝士

中士八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訝迎也士官之迎四方賓客　疏其職掌四方之獄訟非直迎賓客以獄訟爲主故名訝士

掌四方之獄訟諭罪刑于邦國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凡邦之大事聚衆庶則讀其誓禁　造七報反道音導

鄭氏曰四方之獄訟諸侯之獄訟也諭罪刑于邦國告

曉以麗罪及制刑之本意　劉氏曰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謂疑獄非諸侯之能斷者也　鄭氏曰謂讞獄辯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士師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亂獄謂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而成之猶呂步舒使治淮南獄送逆謂始來及去也　王氏曰以其掌四方之獄訟故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爲之前驅而辟居館則帥其屬而爲之蹕以刑官所在則人莫敢犯故也誅戮暴客者客國之所禮而暴之則刑之所取故刑戮之　鄭氏曰出入謂朝覲於王時也春秋傳曰晉侯以樂以出出入三覲　疏曰大事者自是在國征伐之等聚衆庶非諸

侯之事也則討士讀其誓命之辭及五禁之法也

朝士

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氏曰朝士主外朝之法　疏曰以外朝主爲詢衆主聽獄訟之朝故屬秋官　雜說外朝國大詢之朝也亦是聽獄訟古者人君聽刑必清心靜慮異於常朝故其處與常朝不同皇帝清問下民是已宣帝齋居决事亦此意

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帥其

屬而以鞭呼趨且辟禁慢朝錯立族談者　長丁丈反罷音皮趨本又作趣同七須反

劉氏曰小司寇所掌外朝之法以致萬民而詢國危者在雉門之外兩觀之間也其位則朝士之所掌九棘者取其赤心事上無隱而能制禦于外者也孤卿大夫諸侯之職焉三槐者取其黃中通理暢于四支臣德之至也此三公之職焉　王氏曰孤卿大夫臣道也比諸侯爲卑故位於左侯伯子男君道也比諸臣爲尊故位於右三公六卿其位凡九諸侯列於郡國其服亦九故左右皆九棘大師大傅大保謂之三公其位止於三故面三槐棘槐之數各稱其位之多寡而已　薛氏圖曰所以平罷民之不能自强以禮然必在左者卑之而示其辱故爾肺石所以達窮民之不能自伸其情然必在右者佑之而欲其伸故爾蓋地道尊右而卑左也　雜說肺石必立於外朝所以通下情防壅隔也　雜說吏之治民未必盡其平而民之於君不可使壅於上聞也故肺石設於外朝大司寇主之而聽之者朝士之職也路鼓立於寢門之外大僕主之而守之者御僕之屬也外朝則在庫門之外朝士則掌外朝之法故肺石隸焉內朝則在路門之外大僕則掌路門之政故路鼓屬焉凡遠近老幼孤獨之民欲其復於上而長弗達者立於肺石三日士聽其辭而告於上則聽肺石之訟者朝士之

職也若夫路鼓立治朝之內大寢之門外則非窮民之所得至也故大僕掌其政以達窮民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而後以復于上故成周之民所以自達於上由肺石而聽於朝士由朝士而達於路鼓聽掌有其入先後有其序也　王氏曰以鞭呼趨且辟呼朝者使趨焉又爲之辟也　劉氏曰朝士每有外朝之事則帥其屬而用鞭以齊萬民之序列呼以趨百官之就位既趨其行且辟其道也位定然後禁其慢朝者錯立者族談者　王氏曰禁慢朝者則使之欽禁錯立者則使之正禁族談者則使之靜孔子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孟子不踰階而揖不歷位而言則朝法當如此

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告于士旬而舉之大者
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
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朞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凡有責者
有判書以治則聽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
刑罰之凡屬責者以其地傅而聽其辭凡盜賊軍鄉邑及
家人殺之無罪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若邦凶荒
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儥音鬻傅音
註疏得物之人告于朝士乃委之于朝十日待來識之
者人民小者未齔七歲以下若今得遺物及放失六畜
持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沒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
自畀也　王氏曰貨賄人民六畜皆所失者也得獲其

所失者使委于朝欲其見利而思義也旬而舉之則以
求者或遠待之宜緩故也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則
朝之為治欲盡利以遺民也　疏曰凡士之治有期日
者即上文鄉士遂士等獄訟成來於外朝職聽遠近節
之皆有期日云國中者獄在國中據鄉士云郊二旬者
謂獄在郊據遂士云野三旬者謂野之縣凡三處皆是
野云都三月者謂方士掌都家云邦國朞者謂訝士
王氏曰治獄之期以遠近為之差也期外不聽者亦所
以省獄息訟也蓋民之急宜以時治苟不急又在期外
亦可以已矣又況獄訟追證聯逮及於平民烏可久哉
鄭氏曰判半分而合者謂別券也　王氏曰判書人執

其一書其所予之數使責者執之抵冒而訟有判書則
足以驗其實故為之聽治也　劉氏曰若無券書則不
聽所以養信而息訟也　鄭氏曰同貨財者富人蓄積
者多時收斂之之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
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責
取息坐臧　疏曰財主出債與生利還主則同有貨賄
者也令以國服之法為之息利犯令者違國法也故刑
罰之　王氏曰屬責謂以已之財屬之於人而使責之
鄭氏曰以其地傅而聽其辭者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
為證者來乃受其辭為治之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
殺之無罪鄭司農云謂賊群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

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
牽引人欲犯灋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王氏曰謂盜賊
之羣衆聚而成軍以攻圍鄉邑及家也如是者殺越人
于貨凡民罔不憝人得殺之無罪則上下同其惡故也
鄭氏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謂同國不相辟
者將報之必先言之於士　鄭氏曰慮謀也貶猶減也
謂當圖謀緩刑且減國用為民困也所貶視時為多少
之法　王氏曰凶而至荒札而至於喪寇而至於戎皆
故之大者其所制之刑所用之財宜有異於平日故令
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先事而思患謂之慮慮刑則刑
之加慢得有趣一時之宜者慮以制之也慮貶則財省殺

有紓一時之急者聽以節之也慮刑則非獨緩刑也
民則非特省禮也凡此皆出於不得已也
司民
中士六人府三人史六人胥三人徒三十人
鄭氏曰司民主民數　疏曰凡斷獄弊訟必須知民年
幾老幼是以司民雖非刑獄以其職掌登萬民之數故
連類在此也　王先生曰司民為秋官之屬何意若論
所書生齒之數則與司徒所謂人民之數小司徒所謂
夫家之數鄉師所謂以時稽其夫家之數鄉大夫所謂
以歲時登其夫家衆寡一也司民不屬地官而屬於秋
官者說者以為秋之物成非也秋官主刑聖人用刑本

於好生耳
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
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
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
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
鄭氏曰登上也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版今戶籍也下
猶去也每歲更著生去死　王介甫曰於小司寇言內
史司會冢宰貳民數制國用王受民數圖用而進退之
而於司民言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者司民掌
民數之官也生齒不蕃至於其禍以燼則以王無陪無
卿非特為貧故也　東萊呂氏曰按周官媒氏男女自

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時焉成名子生三月父名之也
內則子生三月之末男角女羈以見於父父名之宰書
曰某年某月某日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
一藏諸閭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
州府其制詳密如此戰國以來此制廢壞久矣不復重
民之生也秦始皇復令男子書年其制及男而不及女
特恐民之避征役耳豈有三代重民之意哉
徐幹曰民數為國之本也先王周知其萬民衆寡之數
乃分九職焉九職既分則劬勞者可見勤惰者可聞也
然事役不均未之有也事役既均故上盡其心而人竭
其力國家殷富大小不匱百姓休和下無怨疾焉周禮

孟冬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
冢宰貳之其重之也如此今之為政者未之知恤也譬
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
王致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為之綱目也使
其鄰比相保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臧否逆順可得
而知也及亂君之為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
伍避役逋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偽端並作小則
竊盜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民數者庶事之所
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
制祿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
用脩九刑用措其惟審民數乎

司刑

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五刑之灋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若司寇斷獄弊訟則以五刑之灋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 劓魚器反刖音月

黄氏曰夫死者不可復生而先王有大辟之法蓋殺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矣斷者不可復續而先王有墨劓宮刖之法者蓋刖一人而後能續其欲斷者矣是故先王有不忍人之政而肉刑未嘗廢者豈以不忍人之政必待肉刑而後存乎先王之肉刑非恃之以傷民也設之使有懼而已文帝以當劓者笞三百而民卒多死

夫劓之誡可懼者宮固不足以懼之然而恃笞之輕而陷於罪豈特與劓比哉後世惜一劓一刖而招其罪至於大辟者豈勝計哉 鄭氏曰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宮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刖斷足也殺死罪也 王氏曰周官五刑之法皆五百而呂刑墨劓之屬皆千宮之屬則三百大辟則二百者此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以刑之法詔刑罰所謂惟法惟察其審克之也而以辨罪之輕重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也 鄭氏曰詔刑罰者處所應否如今律家所署法矣

司剌 七賜反

上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掌三剌三宥三赦之灋以贊司寇聽獄訟壹剌曰訊羣臣再剌曰訊羣吏三剌曰訊萬民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以此三灋者求民情斷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殺 志音誌旄莫報反惷勑江反

劉氏曰剌殺也訊而罪定則殺之訊問也掌以司寇巳成之獄訟問於羣人 鄭氏曰宥寬也赦舍也 王氏曰人之犯罪重者有至於殺故有三剌之灋其罪有被之以五刑爲巳重加之鞭扑爲巳輕則宥而寬之故有三宥之法至於其情可矜而五刑疑於無罪則從而赦

之故有三赦之法小司寇所謂以三剌斷庶民獄訟之中以至聽民之所剌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是也司寇不言赦而言剌宥則赦可知矣舜言欽恤五刑則先眚災肆赦而後怙終賊刑先輕而後重所以示上有好生之德也周官司剌則先三剌而後三宥三赦則先重而後輕者所以示有司執法之堅也上有好生之德則知所以恤民焉有司執法之堅則民莫之敢犯矣仁之至義之盡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玄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

殺射之幼弱老耄若今時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
非手殺人者他皆不坐惷愚謂生而癡騃童昏者
胡康侯曰舜典曰眚災肆赦易之解卦曰君子以赦過
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
三赦三宥止及於此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
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
為政數行赦宥惠奸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盖流於此
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為政於蜀軍旅
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
斯得之矣春秋書肆大眚譏失刑也　王氏曰以此三
法者求民情斷民中則情盡於內而麗於外情重者上

服情輕者下服或刑或殺各當其罪而無疑也　劉氏
曰今律三刺之法皆存而特不分其職以專掌之而有
審刑之官聖人之仁古今雖邈而其志周矣曰斷民中
者用三法以斷大獄則民莫不得其中焉

司約於妙反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氏約言語之約束

掌邦國及萬民之約劑治神之約為上治民之約次之治
地之約次之治功之約次之治器之約次之治摯之約次
之約於妙反
鄭氏曰此六約者諸侯以下至於民皆有焉劑謂券書

也治者理其相抵冒上下之差也神約謂命祀郊社羣
望及所祀宗也夔子不祀祝融楚人伐之民約謂征稅
遷移仇讎既和若懷宗九姓在晉殷民六族七族在魯
衛皆是也地約謂經界所至田萊之比也功約謂王功
國功之屬賞爵所及也器約謂禮樂吉凶車服所得用
也摯約謂玉帛禽鳥相與往來也　王氏曰有約以結
其信有劑以固其約謂之約劑則約而有其劑也自治
神之約以至於治摯之約皆以重輕先後為之序也治
神之約則若魯用郊之屬是也治民之約則若分衛以
七族之屬是也治地之約則若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
王苑之屬是也治功之約則若虢叔虢仲勲在王室藏

於盟府之屬是也治器之屬則若魯得用四代之器之
屬是也治摯之約則若公孫黑使疆委禽之屬是也
凡大約劑書於宗彝小約劑書於丹圖若有訟者則珥而
辟藏其不信者服墨刑若大亂則六官辟藏其不信者殺
珥當讀曰衈藏才浪反
鄭氏曰大約劑邦國約也小約劑萬民約也書於宗廟
之六彝欲神監焉丹圖未聞或有彫器簠簋之屬有圖
象者歟春秋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今俗語有鐵券
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歟訟約若宋仲幾薛宰也
辟藏開府視約書不信不如約也衈謂殺鷄取血釁其
户大亂謂僭約若吴楚之君晉文公請隧以葬者六官

辟藏明罪大也六官之初受盟約之貳故也　王氏曰大者書於宗彝盟詛凡神示無疑也小者書於丹圖其民以丹示無隱昧也不信者服墨刑則以約書宣信而不信則爲墨而不明故也

司盟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鄭氏曰盟以約辭告神殺牲歃血明著其信也曲禮曰涖牲曰盟　伊川曰春秋書盟如何先王之時有盟否或疑周官司盟者曰先王之時所以有盟者亦因民而爲之未可非司盟也泥於春秋信義喪亡日以盟詛爲事上不尊周王之命春秋於書皆貶也唯胥命之一事稍爲

近正故終齊衛二君之世不相侵伐亦可喜也　陳氏曰先王之時結民以中心信誠愨之心維邦國以比小事大之禮然盟詛之末嘗不弛於天下使人明則知好惡幽則知信畏然後有同德而無離心則盟詛之輔於教也其可忽哉後世儒者或以疑周官過矣　黄氏曰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之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而盟誓獨行於天下此民所以畔且疑

掌盟載之灋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亦如之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有獄訟者則使之

詛凡盟詛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司盟共祈酒脯祈鄭讀爲[illegible]反

鄭氏曰載盟辭也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春秋傳曰宋及惠牆伊戾坎用牲加書爲世子痤與楚客盟有疑不協也明神神之明察者詔之謂告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者寫副當以授六官盟詛者欲相與共惡之也犯命犯君教令也不信違約者也春秋傳曰臧紇犯門斬關以出乃盟臧氏又曰鄭伯使卒出豭行出雞犬以詛射潁考叔者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者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則不敢聽此盟詛所以省獄

訟也各以其地域共其牲而致焉既盟則爲司盟共祈酒脯者謂使其邑閭出牲而來盟已又使出酒脯司盟爲之祈明神使不信者必凶　王氏曰盟載之法孟子所謂束牲載書是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者蓋疑事疑謀不能保其必信故有疑斯有盟有盟斯有約司盟則掌其盟約之載辭也北面詔明神者盟約之法非特誓之於衆也質諸明神彼或違焉則神罰禍之矣謂之明神則宜鄉明者也故北面詔之夫幽則質諸神而盟者神之所爲也明則盡諸人而約者人之所爲也盟則必約蓋非約則無以固其盟約則必盟蓋非盟則無以示其誠盟諸神約諸人所以結信之道

既盟則貳之者蓋其正則藏于天府司盟則藏其貳也
大司寇曰大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受其貳而藏之則
藏其貳者非特司盟而已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
者亦如之先王之時貳而諸侯殿而萬民皆有盟詛之
法者豈徒爲是驅於神之虛拘哉蓋世之治也人心朴
與以誠相示知畏於神而不敢欺知欽於神而不敢慢
先王因其有畏欽鬼神之心而躬畏以先之而因以釋
盟詛爲六戮至於成俗則盟邦國之不協與萬民之犯
命而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使之盟詛弭亂息爭豈小
補哉呂刑者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以爲苗民之罪則盟詛之設帝者之世已然矣而作記

者以爲盟詛不及三王不亦謬乎然事有本末本之不
圖無事於末後世仁義不足以勝之欽畏不足以臨之
慢神於上詛人於下區區之牲血酒脯不足以勝背詛
之殺矣此君子屢盟詩人所以謂之長亂小國爭盟左
氏所以知其必亡鄢陵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
何爲武父之盟君子曰信之不繼盟無益也豈盟之不
足恃哉失之本求之末茲其所以滋亂也

職金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疏曰掌受士之金罰貨罰故在此　王先生曰周官有
四職所掌者財用其三見於天官職內職歲職幣皆是已
而特職金在秋官耳然職金之職與天官異而未嘗不
與天官相爲聯事內府云凡四方之金玉入焉王府云
掌王之金玉之藏職金云入其金玉錫石丹青于受藏
之府則是與內府王府通矣若夫爲兵器之府則又非
兵器之府也蓋有兵器之府又有爲兵器之府王府云
掌兵器內府云掌兵器此兵器之府也今曰入其金錫
于爲兵器之府又曰入其金玉丹青于受藏之府府爲
內府王府矣則是知爲兵器之府非兵器之府也攷工
記云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是已築氏執上齊冶
氏執下齊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
所謂爲兵器之府也抑嘗言之職金一官與天地夏冬

之官並通爲聯事其曰守藏之府是與天官通也入其
金于司兵是與夏官通也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是
與冬官通也他官可知

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征者辨其物之媺惡
與其數量揭而璽之入其金錫于爲兵器之府入其玉石
丹青于受藏之府入其要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旅于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凡國有大故而用
金石則掌其令　揭音竭璽音徙

王氏曰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荊州厥貢惟金三品
礪砥砮丹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雍州厥貢球琳琅
玕而周官之職金掌凡金玉錫石丹青之戒令受其入

征者蓋禹貢之言諸侯之所貢者也周官職金則取於
有地者之征而已上以政取謂之征下以職供謂之貢
則征與貢異故也辨其物之媺惡所以别其物之貨賄
也與其數量所以計其物之多寡也揭而璽之者楬著
其數量璽則封之以印也入其金錫于為兵器之府則
入稾人也稾人曰掌受財于職金以賫其工是也入其
玉石丹青于守藏之府則入于玉府也玉府曰掌王之
金玉玩好是也入其要則入計書于太府也受士之金
罰貨罰入于司兵金罰所謂贖刑之罰也貨罰司關所
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是也　鄭氏曰入于司兵
給治兵及工直也餅金謂之版此版所施未聞　王氏

曰旅上帝則共其金版者掌次言王大旅上帝則張氊
案設皇邸先儒以邸為後版屏風也所謂金版則以金
飾之也饗諸侯亦如之則待賓如承神也凡國有大故
而用金石則凡器械有用金石者職金則掌其所取之
令也

司厲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犯政為惡曰厲司厲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

掌盜賊之任器貨賄辨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之入于司
兵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凡有爵者與七
者與未齓者皆不為奴賈音嫁槀古老反

鄭氏曰鄭司農云任器貨賄謂盜賊所用傷人兵
所盜財物也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
賊加責沒入縣凡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於罪隸舂
槀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為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
曰予則奴戮女論語曰箕子為之奴罪隸之奴也　鄭氏
男子入于罪隸者即司隸職中罪隸百二十是也
入于舂槀者以役於舂人槀人之事　鄭氏曰
者命士以上也　王氏曰有爵者不為奴貴貴也七十
者不為奴老老也未齓者不為奴慈幼也毀齒謂之齓
家語曰男子八月生齒八歲而齓女子七月生齒七歲
齓齒

犬人

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賈四人徒十有六人
雜說以司寇奉犬牲故屬秋官

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幾珥沈辜
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牷音全瘞於例
反幾珥當為衈駹莫江反故書駹作龍鄭司農讀

王氏曰色之純謂之牷故毛以告牷所以貴純也伏謂
軷祭王出則伏犬牲以車轢之而去也瘞謂地祭爾雅
曰祭地曰瘞埋是也幾珥士師所謂刉珥則士犬牲是
也沈辜大宗伯所謂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
方百物是也表用駹不若用牷之為善故曰可也相犬

察知其善惡者以其爵有賈四人也牽犬者以其爵有
徒十有六人也掌其政令則以犬人非特祭祀之大而
已凡田犬弃掌故也

司圜

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三人史六人胥十有六人徒
百有六十人

鄭氏曰圜謂圜土也圜土獄城也

掌收教罷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
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
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雖出三年不齒凡圜土
之刑人也不虧體其罰人也不虧財

註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
者收教者謂入圜土見收使困苦改悔是收教也 劉
氏曰嘉石平罷民其罪輕不入圜土也圜土聚教罷民
其罪重其役之日月深曰則役之夜則收之俾民改情
復善然後舍之為教大矣故曰收教焉 王氏曰弗使
冠飾示不能以禮自飾其躬[illegible]加明刑而耻之任之以
事而勞之凡此皆欲其克己以復禮也上罪三年而舍
中罪一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以其罪之輕重而為之
遠近之期也其刑人也不虧體而加之以明刑而已異
於五刑之刑也其罰人也不虧財則罰之以職事之勞
而已異於五罰之出鍰者也此謂收教歟

劉氏曰仁民之德茲其深矣

掌囚

下士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囚拘也主拘繫當刑殺者

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
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
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凡有爵者與王之同族奉而
適甸師氏以待刑殺 梏古毒反拲姜奉反

鄭氏曰凡囚凡以罪拘者 劉氏曰木其手曰拲木其
項曰梏木其足曰桎三木備者重囚也輕者桎而已易
曰屨校滅趾無咎言改過則釋之也又曰何校滅耳凶

象曰聰不明也仲尼係之曰小人謂小善為無益而弗
為也謂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以至惡積而不可揜罪
大而不可解夫內聽謂之聰內視為之明而於梏終而
賊刑滅耳之凶者言之蓋惡之萌也必根於心不能內
視以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能內聽以戒謹乎其所不聞
至於惡積而不可揜也聖人以謂凡民未能不萌諸心
也能用聰明以復其性庶乎可免焉 鄭氏曰王之同
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梏而已 王氏曰此
所以親親而貴貴也以待弊罪則拘之至於斷罪而後
已 鄭氏曰告刑于王告王以今日當行刑及所刑姓
名也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

小辟奉而適朝者重刑爲王欲有所赦且當以付士士
鄉士也鄉士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
之也囚時雖有無梏者至於刑殺皆設之以適市就衆
也庶姓無爵者皆刑殺於市　劉氏曰適市而刑殺之
暴其惡以爲萬民之戒也　李氏曰先王之時雖同族
雖有爵其犯法當刑與庶民無以異也法者天子所與
天下共也如使同族犯之而不刑殺是爲君者私其親
也有爵者犯而不刑殺是爲臣者私其身也君私其親
臣私其身君臣皆自私則五刑之屬三千止謂民也當
慶則貴者先得刑罰則賤者獨當上不愧於下下不平
於上豈適治之道耶故王者不辨親疏不異貴賤一致

于法其所以不肆諸市朝而適甸師氏者爲其有恥毋
使人見之也文王世子曰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
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

掌戮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戮猶辱也旣斬殺又辱之

掌斬殺賊諜而搏之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
凡殺人者踣諸市肆之三日刑盜于市凡罪之麗於灋者亦
如之唯王之同族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凡軍旅田役
斬殺刑戮亦如之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內
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　諜音牒搏音博踣皮北反囿音
又髡苦門反積子賜反

劉氏曰賊賊害於國者　鄭氏曰諜謂奸寇反間者賊
與諜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
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親緦服以內也焚燒也易曰焚
如死如棄如　王氏曰斬殺皆棄人之刑或斬以分其
體或殺以使之死亦稱其罪而已殺其親者滅仁莫甚
焉故焚以火而不存其形殺王之親者賊義莫甚焉辜
以磔之而不全其體　劉氏曰凡殺人者踣諸市謂僵
其尸暴露而不蓋覆也　王氏曰僵其尸使衆視之而
懲也　王介甫曰刑盜于市凡罪之麗于灋者亦如之
者所謂刑人于市非特與衆棄之亦以人之犯刑皆以

趨利爲本盜以趨利犯刑則唯盜而已故特言刑盜于
市　王氏曰唯王之同族者與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
旣言於掌囚此復言之者掌囚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
殺掌戮則近以殺之爲事也守門守關守內守囿守積
各以其宜也墨黥其面劓截其鼻無妨於禁禦也然劓
重於墨故遠之以關在外故也宮者人道絶故使守內
刖者斷其足則無妨於禁禦可使於禽獸而已故使守
囿　鄭氏曰王族不宮爲翦其類也髡頭而已守積積
在隱者宜也　劉氏曰守門守關守內守囿守積皆用
刑人者刑之以償其罪也養之其全其生也先王之於
刑民猶其民也無所喜怒而有不全其生者彼其自取

亦至刑之也　王氏曰先王之於刑人其輕者[illegible]
庶之則有居其重者則刑之刑之則有使以其有[illegible]
掌戮所掌者如此觀之作記者言公家不畜刑人亦
矣然公家雖可以畜刑人而君子則不可近不可近而
近之此吳子餘祭見殺於閽春秋所以譏之歟

司隸

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府五人史十人胥二十人徒二
百人

鄭氏曰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
溝渠之役後稍尊之使主官府及近郡　疏曰司隸以
罪人爲奴僕故在此　王氏曰司隸五隸之長

掌五隸之灋辨其物而掌其政令帥其民而搏盜賊役國
中之辱事爲百官積任器凡囚執人之事邦有祭祀賓客
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掌帥四翟之隸使之皆服其
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搏音博爲于
僞反

王氏曰五隸罪隸與四夷之隸也掌五隸之法則其役
使之差等各有度數存焉故也辨其物則衣服兵器之
屬也掌其政令正之則有政使之則有令也帥其民而
搏盜賊役國中之辱事民謂五隸之民也盜賊之未獲
者則司隸帥而搏之國中汚辱之事則司隸帥而役之
以五隸之屬各有百二十人則足以供其事[illegible]
百官任用之器亦其民爲積之也凡囚執罪人之事亦
使爲之也邦有祭祀賓客喪紀亦役之也掌帥四翟之
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蓋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治教
政刑之既明則四夷之民莫不向風懷德則內可以使
之守王宮外可以使之守厲禁此司隸所以帥之也必
皆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則四夷各有利器宜服習
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也　劉氏曰司隸以
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徒二百人而掌五隸之法辨
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隸皆百有二十人爲制者隸役之
數則然其[illegible]才足其能以制定焉罪隸者中國之罪民
而役於隸者謂皆籍於司隸而奴之也蠻閩夷貉四

夷之總名蓋非一種也其總於要服則執以爲隸[illegible]
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以守王宮及野舍之[illegible]
德化之廣遠也故用之搏盜賊役煩辱積任器助於傍
皆其非之所宜施爲也役官府掌使令役校人養馬獸
牧馬牛畜禽之言而與之答皆其俗之所素習也役
其執也必死乃役生又從而衣之食之盡其所能而役
使之無非所以養其生而盡其性也宜其無不致其忠
與其力焉故用之守王宮與其厲禁而執之以爲衛之
衛也聖人之於萬物莫不極其宜者用五隸以[illegible]

罪隸

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盜賊之為奴者
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凡封國若家牛
助為牽徬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徬步浪反）
王氏曰百官與有守者則罪隸掌為之役也雖充其役
亦掌使令之小事而已　鄭氏曰凡封國若家謂建諸
侯立大夫家也牛助國以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徬之在
前曰牽在旁曰徬

蠻隸

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征南夷所獲也
掌役校人養馬其在王宮者執其國之兵以守王宮在野

外則守厲禁（校戶教反）
疏曰為校人所役使以養馬　王氏曰校人其徒八十
人有不足以給其役故以蠻隸隸役其事也亦各從其使
器以為守衛之備故執其國之兵　陳氏曰古之宿衛
王宮者不特士庶子而已有虎賁之虎士司隸之五隸
虎士有卒伍而四翟之隸有兵國有大事則守王門舍
則守王閑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授虎士戈盾則王之在
國在野可謂嚴矣然必使四翟之隸者以著王之所守
在四夷也或使師氏之屬帥之者以著王之使武以文
也四隸所守皆如蠻隸之事者周之時以南方為遠尤
貴其來者故掌四夷之官曰象胥而奏樂亦以南詩曰
以雅以南記曰胥鼓南則周人之意可知矣

閩隸（亡巾反）

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閩南蠻之別
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蕃扶元反）
鄭氏曰杜子春云子當為祀玄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
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　王氏曰掌役畜養鳥
則役於掌畜也而阜蕃教擾之則與掌畜所謂阜蕃教
擾之同事也掌子則取隸焉子謂鳥所生者也閩隸掌
阜蕃其物則養之而使取隸於己者也因教其子鳥而
鳥之無知欲家鼓舞從閩隸之足從而閩隸之隸於中

國豈足哉司隸言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
禁則閩隸之有守固可知矣

夷隸

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征東夷所獲
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
蠻隸之事
鄭氏曰夷狄之人或曉鳥獸之言故春秋傳曰介葛盧
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矣是以貉隸職掌與獸言

貉隸

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征東北夷所獲

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其守王宮者與其守厲禁者如蠻隸之事

鄭氏曰不言阜蕃者猛獸不可服又不生乳於圈檻也

周禮集說卷之八

吳興後學前谿陳友仁君復編

布憲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憲表也主表刑禁者

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王氏曰夫刑以懲惡禁以輔刑刑以制之義也禁以止之仁也故有刑必有禁刑禁之設亦使民易避而難犯耳先王懼四方之遠不能盡知於是設布憲之官布以敷施之憲以表示之則四方雖遠又豈不得聞而知者乎　鄭氏曰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歲又縣其書于象魏布憲于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宣令之亦縣之于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累丁寧焉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詰謹也使四方謹行之　劉氏曰以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正月必聞其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憲于民者以達于州伯州伯以達于卒正卒正以達于連帥連帥以達于屬長屬長以達于諸侯諸侯則以達于都鄙而要服以達于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巡行四方詰其違於禁令者庶乎其可及也　䟽曰征伐巡守田役皆

是大𦵏合衆庶也以其是布刑憲之官故使之以刑禁
號令
禁殺戮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　雜說曰禁殺戮
至脩閭氏八官皆幾防盜賊奸軌者幾防嚴則奸軌無
清刑之原也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
以告而誅之
鄭氏曰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　王氏
曰斬殺戮皆上之施刑于下也下以非法而相殺戮則

在所禁矣此禁殺戮之職所以設也傷人見血有司宜
以告而不以告獄訟宜受也而有司攘郤遏止之如此
則姦宄得以侵善良勢力得以抑窮弱民之情將鬱而
不伸下之惡將長而不革禁殺戮以告而誅之是所以
怙善良佑窮弱也
禁暴氏
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疏曰禁庶民不得相陵暴　王氏曰以刑殺中則民不
暴者教官之事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也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
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隸聚

而出入者則司牧　戮其犯禁者撟居表反
鄭氏曰民之好爲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刑所禁　劉
氏曰亂謂悖於人倫暴謂敢作威怒力正謂脅衆從巳
以邪爲正者撟曲誣罔以觸刑禁者造作無然之語以
惑衆者禁暴氏之所糾以告司寇而誅之者也王制曰
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行僞而堅言
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殺以其出於邪
情而無補於中道又從而害於風俗其殺之宜矣　王
氏曰凡國聚衆庶若祭祀田役之類是巳有犯禁者則
戮之以正其罪且巡行而徇衆以示戒也　劉氏曰奚
女奴隸男奴　鄭氏曰其聚出入有所使也　王氏曰

於其出入則或司以察之或牧以治之亦以防其暴也
故犯禁者則戮之
野廬氏
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廬客行道所舍　王氏曰公劉詩曰于時廬旅
又曰于豳斯館則館大而廬小也野道之小室謂之廬
所以待行旅也先王設官以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
之類故名官以野廬氏　疏曰十里有廬野廬氏掌國
道路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
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㰏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

之舟車擊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
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
道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
者埽音訴擊音計
鄭氏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絶也　王氏曰掌達國
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
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是也謂之四畿則自王城五
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劉氏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
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
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來而地官
遺人既掌之矣野廬氏又職往來按比而肅其守衛故

曰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則餘可知也　鄭氏
曰比校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也井以共飲
食樹以爲蕃蔽　王氏曰國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
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道茀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國無
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此野廬氏達國之道路至
於四畿巡而比其宿息井樹者所以爲先王之制也
疏曰道路之傍皆有民當處有賓客止宿即使聚欜以
宿衛之也　鄭司農云有姦人相翔於賓客之側則誅
之不令寇盜賓客　王氏曰語曰翔而後集彼翔而覬
伺則有欲集而爲寇盜之意故誅之以禦暴也　註疏
舟車擊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轘轅坻閡舟有砥柱之

水陸之道舟車往來狹隘之所使以次叙過之
氏曰舟行於水車行於陸或迫隘而相擊觸相差互則
爲之叙先後而行之所以息爭止訟也有節者至則欲
達之而無留難有爵者至則在所承而無敢慢故皆爲
之辟行人避焉然則野廬氏其徒百有二十人則使其
徒爲之辟也禁野之橫行徑踰者皆爲防奸也橫行妄
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越堤渠也治其壞謂之修去其
穢謂之除有修除道路者而野廬氏則比校其人之數
所以防怠也掌凡道禁者與脩閭氏所謂以兵革趨
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是也然野廬氏所禁者在野之
道也大師令埽道路以致敬也　鄭氏曰不時謂不夙

則莫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
人內賊及反間

蜡氏清豫反

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
官之職也蜡讀如狙司之狙　疏曰此亦掌禁戒之事
故在此

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
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
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
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骴以賜反楬音竭縣音玄

鄭氏曰骴死人骨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劉氏曰掌除骴者掩而埋之不令暴露於溝壑道途也凡國之大祭祀則令州里掌地者除其不蠲則并止於骴也聖人見枯骨則傷動于心不忍其暴露也乃設蜡氏以掩藏之養仁心一齊戒是以不忍見之及其祭祀則有司禁之　王氏曰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隱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以昏憒其志意者焉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也凶服則在所哀也故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不蠲所以致潔也任人謂司圜任之以事之人也刑者謂黥劓之屬也凶服子見所服者之類也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者亦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蓋大師以危事行凶器則在所慎賓客則致其齋欽如承神故也

鄭氏曰揭欲令其識取之也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骴禁與不掩骼埋胔之屬

雍氏 於勇反

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掌隄防以止水故名官曰雍氏　疏曰其職[illegible]溝瀆澮池之禁不畏其戒之事故在此

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

拂 [illegible]化反 搏 又[illegible]反

王氏曰水十百相循謂之溝水之所會謂之澮水之大者謂之瀆溝瀆澮也有禁然後其害去其利均矣　劉氏曰水潦益張害國之苗稼也　王氏曰穿地為穴以陷禽獸謂之阱於阱中設木以載禽獸使足不及地謂之擭春令為阱擭以民方析而在田宜防其害也春令為溝瀆以民方耕宜資其灌溉也所謂利民如此秋則收成之時方其或陷害人也故令塞阱杜擭　鄭氏曰禁山之為苑不得為苑囿於山也澤之沈者謂毋漁又水蟲之屬為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　[illegible]雍氏為阱擭溝瀆以知禽獸水蟲之害於民因其性宜與宜氏等同雖曰為阱擭溝瀆以去害而皆然禁山之為苑是不得擅為苑於山也澤之為沈是不得毒餌於澤也聖人愛物之意順萬物鳥獸自然之居也

萍氏 音平

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　王氏曰神農之書言萍能勝酒其為物又不沈溺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名官曰萍氏

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鄭氏曰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鱉不時[illegible]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也[illegible]詰曰有政有事無彝酒禁川游備波洋卒至[illegible]

劉氏曰設萍氏之官掌其幾戒譏於秋官司寇者繼之以刑也幾酒謹酒先王之於酒用之爲禮非以亂性也禁川游者雖習於川游以有溺而死者莫若禁之爲無失也　王氏曰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用酒謹制其無度也書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所謂德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所謂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成王於酒致嚴如此而晚周之君臣乃至於沈湎淫泆天下化之良可惜哉禁川游者亦所以防沈溺也　東萊呂氏曰周公命康叔

撫封侯衛作酒誥一篇其刑之重至于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不過導迪民彝防閑私欲之意至於周官之禁酒禹之惡旨酒皆是此意及其再變如漢文帝爲酒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此上面古人恐民傷德敗性已自不同恐有用爲無用之物耗穀米民食不足此是再變比之酒誥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洪羊建摧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到後來惟恐人不飲酒　雜説酒正内官自酒人以下皆奄奚爲之勢不可呵禁外事萍氏刑官之屬司

虣市官之屬則掌之宜矣後世立酒官務在於榷酤與民奪其利故亦嘗禁察酒去先王遠矣

司寤氏

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寤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其刻漏之早晚哉所以謂之司寤氏也以宣王之特去成王之世未遠而君子之趨朝或以夜未央或以夜未艾則司寤氏之職廢而不行可知矣此詩人所以箴之也

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劉氏曰此謂施於國中也日出而作不得不勤日入而息不得不止所以順天之道養育大衆也故以星見爲夜時星沒爲曉時而詔守夜之士行夜禁　鄭氏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　王氏曰自始夜至半曰宵日未出之時爲晨　王介甫曰禦晨行者則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則禁之使止也　劉氏曰其晨侵於夜而行者暮侵於宵而行者不可測其奸非也夜而遊遨者妨衆息也皆禁之焉

司烜氏 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烜鄭司農云當爲烜

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烜火也　王氏曰取明火於日而名官謂之司

烜掌易曰日以烜之蓋火本於日亘之而後明也然火
烜皆火而司爟列於夏官司烜列於秋官者蓋司爟
掌出入火南方之屬也故列於夏官司烜列於秋官者
司烜共明水火司寇所奉也故列於秋官也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
齍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脩
火禁于國中軍旅脩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夫音扶竁或反
烜音毀賁墳扶云反燎力召反中音仲竁昌銳反
鄭氏曰夫遂陽遂也鑒鏡屬方諸也　王氏曰考工記
所謂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而已蓋遂以金為之鑒亦
以金為之內則以夫遂為金遂是已言陽遂則知方諸

之為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為圓陰陽者其氣也方圓
者其體也　薛氏曰鑑者陽中之陰於物為火坎者陰
中之陽於物為水以金遂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
水則以陰召陽　劉氏曰明齍則明水為齍盛也明燭
用明火照廷可也明水以明水為玄酒也聖人之於天
地宗廟社稷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然後奉其祭祀故
潔之至盡天下之物不足以稱其誠也故取火於日取
水於月明水火者陰陽至精之氣凝結而成者以將其
誠致其潔也　鄭氏曰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
內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　王氏曰中春以木鐸
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先事而戒也火禁

大衆所在宜致謹故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屋誅謂夷
三族無親屬收葬者故為葬之也玄謂屋誅不殺於市
以適甸師氏者也　疏曰甸師氏屋舍中誅則王同族
及有爵者也　王氏曰竁謂為壙以埋其尸也明竁蓋
揭其罪於竁上若明刑明梏焉

條狼氏條徒歷反

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氏曰杜子春云條當為滌器之滌玄謂滌除也狼狼
扈道上　疏曰狼扈猶今言狼藉謂不蠲之物在道上

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
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

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百誓邦
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辟婢亦反轘戶串反
王氏曰執鞭所以為威趨辟趨走以辟行人使避條狼
氏所以衛上者也　疏曰按序官條狼氏下士六人胥
六人徒六十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
兼充也　王介甫曰條狼氏主誓者掌辟之官以禁止
為事故也　疏曰誓自有大官若月令曰司徒北面以
誓之誓時此條狼氏則為之大言使衆聞之故云且命
之　鄭氏曰前謂所誓衆之前也有司讀誓辭則大言
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出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
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祭祀之誓曰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以教誅之義也　疏曰誓僕右者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贊王鼓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備非常誓馭謂與王馭車者也王介甫曰誓僕右者爲僕右誓其屬也誓馭者爲馭誓其屬也　鄭氏曰車轘車裂也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也　王氏曰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刑不及上大夫則亦爲大夫誓其屬也　鄭氏曰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　王先生曰王氏[illegible]以此爲誓其屬以文考之何屬之有[illegible]祭祀之事但謂祭師樂大史[illegible]大學之事謂祭以[illegible][illegible]

佐大史[illegible]軍之有小史也刑不上大夫而誓之[illegible]

劉氏曰違誓之刑有輕重者以其所責有大小也
陳氏曰古者用刑之慶常恕以寬哲人之辭常嚴以[illegible]故軍旅之誓曰孥戮無餘刑祭祀之誓曰服大刑明堂位之所言者誓百官之辭也條狼氏所謂殺轘鞭墨者誓其屬之辭也凡欲齋莊謹肅而已孰謂其法太苛哉

脩閭氏

下士二人胥六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閭謂里門　疏曰二十五家之里門也　王氏曰里有門所以通往來扞制內外先王立官以脩治其事故名脩閭氏

掌比國中宿互𣝗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　粥音育育讀爲[illegible]

劉氏曰掌比國中宿互𣝗者謂檢國中夜士之守宿[illegible]互謂行馬以斷夜行者也𣝗謂擊柝以守門閭而傳更者也　鄭氏曰粥養也國所游養謂羨卒也[illegible]　謂物於國中者市官不治故脩閭氏比之　劉氏曰國之羨卒使之什伍以追胥捨捕寇賊獲多者賞之否者罰之　鄭氏曰禁徑踰者兵革趨行者馳騁於國中者皆爲其惑眾也　劉氏曰邦有故大喪札及寇盜防姦非常之以爲變則令各守閭而互之以斷出入[illegible]不幾其行也

冥氏　如字

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猛獸以害其人則傷吾之仁必設官以攻之大欲攻猛獸必有以使之冥然而不覺然後可獲所以名官謂之冥氏　雜說自冥氏至庭氏十二官皆順天時以去民物之害雖若傷殘乃所以仁發於天之肅殺之意此所以屬于秋官　王先生曰先王以[illegible]生養天下之民其與[illegible]也詳其除害也悉觀周禮所載道路一草木一鳥獸一蟲豸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秋官地官分矣凡興利則地官主之凡除害則

秋官主之迹人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而冥氏掌攻
猛獸穴氏掌攻蟄獸矣羽人以時徵羽翮于山澤之農
而翨氏掌攻猛鳥矣硩蔟氏掌覆夭鳥之巢庭氏掌射
國中之夭鳥矣掌蜃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而赤
犮則掌去鼃黽蟈氏掌攻水蟲壺涿氏掌除蠹物亦以
掌除貍蟲矣稻人以瀦蕩水以澮寫水而雍氏則掌溝
澮澮池之害於稼者矣山虞云凡竊木者有刑罰而柞
氏掌攻草木矣薙人云土化之法而薙氏則掌殺草矣
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而野廬氏則掌令守涂地
之人聚櫂有相翔者誅之矣
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

其皮革齒須備 敺丘于反
王氏曰設弧以射之設張以伺之 劉氏曰弧張機穿
罝罦之屬 鄭氏曰靈鼓六面鼓敺之使驚趨阱擭須
者頤下須也備謂搔注音爪也
王氏曰非特為人除害又資其物之利用也
庶氏 詩如蔡爰之姜章預反
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庶者驅除蠱毒之言 王氏曰先王以善政養
天下之民既繁且庶故設官以除毒蠱之害者謂之庶
氏也
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敺蠱則令之比之驗

劉氏曰蠱毒之病人非一種而下士一人者以其掌之
治禁之法也以攻說禬之者用巫醫以祝禁之也嘉草
攻之者草有善制其毒者也 鄭氏曰攻說祈名祈其
神求去之也禬除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燒之
劉氏曰凡能敺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
焉則令呼之也及其用則比其優劣焉
穴氏
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穴氏主搏蟄獸所藏
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鄭氏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
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也
翨氏 音翅
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翨鳥羽也鳥之飛在翨攻猛鳥者必攻其翅然
後可獲故名官曰翨氏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 翮胡革反掎居綺反
注蹶猛鳥鷹隼之屬若今取鷹隼者以鳩鴿置於羅網
之下以誘之鳥來下則掎其腳 劉氏曰各以其物隨
其性之所宜非一物也或以鳩鴿之雛或以匹類但可
媒而獲之其法多矣 王氏曰掎之則係其足 毛氏

甫曰攻猛獸以除人物之害焉非特利其羽翮而已孟子曰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則亦以除害爲主也

柞氏側百反

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　王氏曰詳曰載芟載柞　王介甫曰先王之於林麓也設虞衡爲厲禁以掌之又置柞氏攻之者欲其材木爲用則設官爲厲禁以養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刊剝而化之帝省其山松柏斯兌柞棫斯拔則虞衡之官修焉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例則柞氏之職用焉

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刊若干反

王氏曰積木曰林山足曰麓草木所生林麓之地皆可以宅民稼穡故柞氏掌攻治之　鄭氏曰刊剝互言耳皆謂斫去皮　王氏曰夏日至至陽之日也陽木也以至陽之日刊而火之則不勝其陽而死且不肆焉冬至日至陰之日也陰木也以至陰之日剝而水之則不勝其陰而死且不肆焉凡木之生於山南則爲陽生於山北則爲陰其陰陽之氣既偏勝矣又因至陽至陰之日而加以水火陰陽之盛氣宜其死而不復生矣　疏曰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此欲死之故夏陽木冬陰木　王氏曰若欲其化則春秋變其水火者欲其化而爲土也陰木嘗以冬至之日水之矣至春又從而火之陽木嘗以夏至之日火之矣至秋又從而水之則其蘊薄於陰陽相殄之氣化而爲土矣

薙氏他計反

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玄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　劉氏曰掌薙五地之草以待耕種

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凡殺草之政令繩音孕

疏曰此薙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也　鄭氏曰萌之者以鎡基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鎌迫地芟之也　疏曰秋時草物含實　鄭氏曰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　劉氏曰所以滅其種也　鄭氏曰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　王氏曰若欲其化也亦欲其化爲土　鄭氏曰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硩蔟氏 硩讀爲擿 丑革反 蔟七木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王氏曰人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
則凡兆凶者皆在所去焉故設官掌覆夭鳥之巢而謂
硩蔟氏硩亦擿也蔟亦巢也擿其巢而去之則夭鳥不
復至矣
掌覆夭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
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
之 覆芳服反 夭音妖 縣音玄
劉氏曰夭鳥者陰陽邪氣之所生故欲妖怪而不祥於
人間夜則飛騰所至爲害若鬼車之類皆是 鄭氏曰
覆猶毀也方版也日從甲至癸也辰謂從子至亥也月
從娵至荼也歲從攝提格至赤奮若也星從角至軫也
夭鳥見此五者而去 劉氏曰縣諸其巢之上則衆神
臨之正氣之所萃也是以夭邪之物無所自存

翦氏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翦斷滅之言也主除蠹蠹者詩云實始翦商
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熏之凡庶蠱之事 蠹丁故
反 禜音詠 莽莫蕩反 庶章預反
鄭氏曰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蟲魚亦是也攻禜祈名莽
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庶除毒蠱者蠱亦蠹之類
也 疏曰是以蠱毒亦使翦氏除之

赤犮氏 犮音跋 赤如字 又采昔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赤犮猶言捇拔也 捇音赫 又采昔反 拔蒲八反 主除蟲豸自埋
者 疏曰捇拔除去之也
掌除牆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 蜃
市軫反 洒色賣反 貍莫皆反
鄭氏曰除牆屋者除蟲豸藏逃其中者 劉氏曰隙屋
隙罅之間有蟲豸蠼螋蜈蚣之類能螫毒人者 鄭氏
曰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沃灰以洒之則死
疏曰埋藏之蟲以屋孔穴之中故以隙屋言之

蟈氏 蟈古獲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蟈蛙也月令曰螻蟈鳴
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洒之則死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蟲
無聲 去起呂反 鼃音蛙 黽莫耿反 蘜居六反 被皮義反
鄭氏曰鼃黽蝦蟇也鼃蟈也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
鳴爲聒人故去之 劉氏曰謂宗廟之祭祀賓客之宴
饗君臣之齋戒朝廷之會同凡禮樂未作而以肅靜爲
敬之時則螻蟈鼃黽之喧鳴不可以不禁也故設下士
一人掌去之之法焉 鄭氏曰牡蘜蘜不華者以其煙
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爲煙令煙西行

彼之水上則凡水蟲無聲
壷涿氏 涿陟角反
下士二人徒二人
鄭氏曰壷謂瓦鼓也涿擊也
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為陵 炮步交反
鄭氏曰水蟲狐蜮之屬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 劉氏曰土之性沉而克於水炮而為鼓擊諸水上則雖淵深莫不可達入水而應於土故也焚石投之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去矣 鄭氏曰神水神龍罔象也 王介甫曰今南方有所謂淵神者

氏祀之能出為祟 王氏曰牡橭榆木也以牡橭為幹從橫以象齒貫之所謂午貫也以牡橭為青象齒而沈之水祀感其氣而死其神既死則淵水雖深實為陵矣凡此之類皆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非夫深窮物理之所以相治相克者孰能與於此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針戎鹽累卵獺膽分杯壞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麴皮毀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先王令官知此豈非知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為乎則其寓於政事之間莫非道之所運豈庸常之所能知哉
庭氏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庭氏主射國中妖鳥令國中絜清如庭者也
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 射食亦反
鄭氏曰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
王氏曰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救日月食所作者也嘗用此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故以此射之若神也則若神降于莘呼于宋大廟之類非鳥獸之聲也 鄭氏大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歟不言救月之弓與救日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
銜枚氏

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繣結於項 疏曰亦掌禁戒之事故在此
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囂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囂五羔反 嗚音呼
王氏曰掌司囂者司察在朝者言語之喧譁也 疏曰大祭祀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讙囂 王氏曰祭祀貴靜而肅所以致嚴也 鄭氏曰軍旅田役令銜枚為其言語以相誤也 王氏曰車攻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以言選車徒無喧嘩之聲也 劉氏曰聲大而急曰囂聲高而緩曰呼嗟而然曰歎聲悲而傷曰嗚

鄭氏曰若呼號叫嘆嗚行歌哭者賁禁其惑衆相[illegible]

伊耆氏音巨之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伊耆氏古王者號始爲蜡以息老物此主王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而以名官與今姓有伊耆氏 陳氏曰伊耆氏其有功於耆老著矣故周公以其姓名官後世以官爲姓

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

咸音函

鄭氏曰咸讀爲函也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 劉氏曰軍旅授有爵者

尊其爵以御衆也不必老者共王之齒杖以齒而王爲之供也 鄭氏曰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雜說大行人一項止掌交事掌賓客之禮乃屬秋官此亦見朝儀之嚴且意自深遠 唐氏曰伯夷降典而[illegible]以折民惟刑周禮行人之官而必屬之司寇此古者禮刑相表裏之意也洪範六曰司寇七曰賓[illegible]以刑齊之以禮亦此意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以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襘以補諸侯之烖覜通弔反[illegible]比毗志反好呼報反間去聲脤上忍反襘音會

劉氏曰大賓謂來朝之諸侯大客謂來聘之孤卿 鄭氏曰朝覲宗遇會同此六事以王見諸侯爲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

迭如此而徧時會殷同期皆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代之法也殷同者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 劉氏曰朝覲宗遇者隨時必異其名互文以見事上之意[illegible]其圖事於春陳謨於夏成功於秋協慮於冬終而復始循環無窮者所以一其禮樂刑政於天下也 黃氏曰諸侯平時無事之時王者之使相繼於道德意志慮之使知度量法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於心用捨[illegible]一於事又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叙衆見以爲王明合來

亦以爲王道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蓋如此耳
李氏曰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
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易天地不交則否
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
故制諸侯之朝以之四時事比功陳謀協慮發號施政則
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姦邪何以介其間左右
何以塞其路漢制郡國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　劉氏曰
諸侯非朝歲則必遣卿以聘於天子殷同之歲不朝者則
遣卿以覜於天子　鄭氏曰時聘殷覜此二者亦以王
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
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諸侯使卿來覜天子

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惡術
也閒問歸脤賀慶致禬此四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
閒問者閒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謂
言語諭書名其類也　王氏曰脤所以交神之福以脤
歸之則與諸侯共其福也故曰以交諸侯之福諸侯有
喜也賀慶以贊之所以與之同其樂諸侯有災也致禬
以補之所以與之同其憂　王先生曰致禬者凶禮五
今皆是　王氏曰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於王
者也閒問歸脤賀慶致禬四者王致愛於諸侯者也諸
侯以禮致其尊愛王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內外之誠
達尚何猜疑間隙之爲患哉所以親諸侯者在是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
賓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
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賓主之閒
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
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
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樊纓七就貳車
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擯
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饗禮七獻食禮七
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
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
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朝位賓主之閒五十步立當

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
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
子之禮凡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
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
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
大夫士皆如之　繅音早藉在夜反斿音留樊步干反纓於盈反軹音止擯必刃反介音界積子賜反勞力報反饗本又作享食音嗣下戶嫁反
鄭氏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
夫士也　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雜說溫
公曰夫禮辨貴賤叙親疎裁庶物非名不著非器不形
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夫繁纓小物

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褻
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耳 劉氏曰大行人掌邦之禮
賓客之儀而刑之秋官者司寇掌刑以齊天下使之必
由於禮樂者也不由於禮樂大則有司馬之政小則有
司寇之刑此中和所以致於天下也故分六服所以齊
其遠邇當朝者不敢不至矣封五等所以齊其大小當
踐者不敢不行矣至於圭玉繅藉冕服旂常樊纓車乘
介牢朝位步立前後幣享等差祼酢饗食積數問勞賓
不爲之等殺一其儀禮者所以辨上下之分定諸侯之
志能使人人安於其位業於其職不敢僭於上以作其
好不敢陵於下以作其展遵王之獻以進其極凡長民

者舉皆如是則用中之道行乎四方矣 王氏曰上公
九命故其禮以九爲節侯伯七命故其禮以七爲節子
男五命故其禮以五爲節 鄭氏曰冕服著冕所服之
衣也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
自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斿其屬幓垂者也樊纓馬
飾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爲一就就成也貳車副車
也介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饗食也三牲備爲一牢朝
位謂大門外賓出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王始立大門
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爲之節 疏曰軹轂
末也 陳氏曰前疾轂由中在軹之前衡之後 王氏
曰衡在輈下車輗兩服之領前 王介甫曰上公朝位

賓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七十步立
當前疾擯者四人子男五十步立當衡擯者三人則尊
者舒而緩卑者蹙而略故也 疏曰廟中將幣三享此
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廟也 鄭氏曰廟受命
祖之廟也三享三獻也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
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
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鬱
人職曰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
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
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
祼而酢者祼賓客酢王而已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

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 王介甫曰一祼不酢則有
禮而無報若不敢當焉卑故也饗禮九獻七獻五獻則
主於飲故以獻爲節食禮九舉七舉五舉則主於食故
以舉爲節 疏曰九獻者王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
賓酬後更八獻是爲九獻九舉者行食禮之時九舉牲
體而食畢出入五積者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每積
有牢禮米禾芻薪 鄭氏曰問問不恙也勞苦倦之也
凡此數不同者皆降殺凡大國之孤以下以君命來聘
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皮帛而已豹皮表
之爲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
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于王之擯親自對擯也以

[illegible]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鬯耳　王介甫曰以
酒酌之以祼如祭祀非禮人君不用也　鄭氏曰其他
謂致車及介作禮賓王之間擯者將幣饗食之數凡諸
侯之卿及大夫士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亦
與朝位也其餘則自以其爵　疏曰卿各下其君二等
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大夫又各
下卿二等士又降殺大夫　薛氏圖云諸侯朝天子之
禮始至天子之竟先謁關人關人告王王使小行人迎
勞于畿又使大夫致積及郊王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
以勞之諸侯亦服皮弁服受之諸侯擯上使者用束帛
乘馬及國天子賜館使司空致舍小行人爲承擯諸侯

擯王使者亦用束帛乘馬乃致飱春夏之時將朝之旦
諸侯則服裨冕釋幣于禰遂王各乘其所受上輅上服
公之朝位賓上之間乃去門九十步則止公下車當軹
而立介九人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衆介侯伯則
介七人朝位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則介五人朝位相
去五十步立當車衡若秋冬之時將朝之旦諸侯皆乘
墨車而致於大門之外衣服旌旗朝位遠近之數陳介
及擯如朝禮但王不迎直陳擯介上擯白與諸侯相接
傳命更至廟門之舍盖諸侯前期皆授舍於廟門之外
也天子迎公擯者五人宗伯爲上擯小行人爲承擯當
夫爲末擯其餘二人是上以逆之王與公相對相去三

丈六尺法門之廣旁加一步之數至時服袞冕乘金路
延大旂在於門內上擯受命請事傳承擯白擯而傳至
介目介而傳至公更報而下傳命既訖王乃乘車出門
下車而揖之公則前至門外相揖而入三擯三介爲之
三相初出皐門之時三相俱入及庫門而止一相及朝
門外之舍諸侯入于舍王則更迎侯伯王迎侯伯擯者
四人初至門下車陳介東西傳命之儀擯介鴈行相揖
而入每入門止相及次入舍如上公之禮王則更迎子
男王迎子男擯者三人其他如侯伯之禮公立當車軹
侯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衡則王出門下車時當車
軫而立欸王既迎訖則服皮弁服於路門外正朝當宁

而立諸侯即服於舍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皆
東面諸侯皆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享進授玉宗盟同
姓次及異姓也將授贄之時皆進當王前而北東面奠
玉再拜稽首王命親授諸侯乃執玉而進王以冒玉合
圭然後從入之諸侯退再拜稽首授贄既訖各還其舍王
既受贄則更服袞冕至于廟中當扆而立諸侯各服裨
冕一相而入以行享禮隨國所有分爲三享王者之後
二享皆以圭璋致之五等諸侯三享皆以璧琮致之致
享之禮王但撫之諸侯自受於宰朝禮之法先行王禮
然後乃行后禮此據春夏朝宗之禮若秋冬覲遇之時
王則服袞當扆而立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

再拜王命時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王迎升然後行三享之禮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而受玉率如朝宗之法惟兵車以示有降以肅氣之時故車服不敢盡同天子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是也天子下迎之以致萌殺之氣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故朝于併受於廟所以異於朝宗也朝覲宗遇皆[illegible]既訖王使宗伯以圭瓚酌鬱[illegible]之[illegible]之禮[illegible]使以璋瓚亞裸[illegible]送之公則[illegible]王所[illegible]裸而[illegible]不酢后也侯伯則王使宗伯一裸侯伯則[illegible]后不裸也子男則一裸不酢以使宗伯攝裸[illegible]故也宗伯[illegible]后皆

〈○周禮集說卷九〉 [illegible]二

拜[illegible]敬恭之[illegible]人代也[illegible]諸公卿請[illegible]之[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同[illegible]則金路異姓[illegible]路[illegible]服則衮冕[illegible]公卿[illegible]服如書號諡致之[illegible]若亦以[illegible]帛[illegible]致饗餼於館公[illegible]侯伯則[illegible]子男則[illegible]館致之諸侯[illegible]以[illegible]帛[illegible]夕則后致[illegible]之[illegible]王遂[illegible]廟中行[illegible]太宰以飲賓几設而不倚[illegible]飲以訓恭儉也食者亦[illegible]太宰以食有[illegible]無酒行食[illegible]時也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爲尚其樂無算也取其驩而[illegible]其爵[illegible]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出則王所以致愛於諸侯者至矣公則

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亦隆殺之節也饗食燕既訖乃還圭致賵郊送加勞之禮公則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則出入四積再問再勞子男則出入三積一問一勞送皆至竟凡諸侯當朝之歲有故而不得朝者皆遣世子而朝若已誓於天子者則禮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則從侯伯禮侯伯之子則從子男禮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也若皆不得朝又無世子則使孤孤之禮以五介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車五乘與子男同所異者立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而已無孤者則使卿如聘禮也　又曰諸侯聘天子之禮凡聘皆使卿爲主大夫爲介士爲衆

〈○周禮集說卷九〉 三十一

介公使介七人侯伯則五人子男則三人故經云諸侯之臣使介各下其君二等將行之旦朝服釋幣于禰告君然後釋幣于行行在廟門外上介及衆介皆從衆受命于朝聘主受圭束帛加璧二王之後公使則享用圭璋者尊於五等諸侯故也公聘天子用圭后用璋者取其半圭也享王用璧后用琮者取天地配合之象既受主璋琮璧遂行張擅出國舍于郊明日斂擅行至王畿更張擅示有事於此先謁關人關人報入王使請事遂導以入若公之孤則三積不問一勞至近郊張擅而行王使大夫授館致館王則遣人致飧將行聘之前皆還

人受舍于文王廟門之外行聘之旦朝服釋幣于禰服
冕服乘車建旟至於大門之外公使則七十步侯伯使
則五十步子男使則三十步下車孤北面立卿則車前
五步介皆陳於西北東面王待之擯數皆如其君也春
夏之時王乘車而迎至大門內上擯立於門外西面承
擯以下繼而立皆西南末擯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交擯
不傳辭上擯揖俱前傳辭訖王則不出門賓入大門之
內見王初入門之時賓之上介拂西棖士介拂闑乃從
享 降門則止一相士介從上介而上至次若秋冬時
王不至大門之內迎賓其朝享併受之于廟其介以擯
陳設之儀如王迎之儀但上擯帥之而入也賓既入次

王則服皮弁受聘于朝時賓亦服皮弁受王訖從後
服冕服入廟當扆而立賓入次改服裨冕而入士介皆
從賓而入享於廟升堂進玉于上前王撫之亦行三享
王禮之出廟門更自以其贄束帛乘馬之表之爲飾繼小
國之君後而入見遂行私覿之禮畢三出至大門之內
使問其君及勞賓也聘訖還館主人致享餼明日發館
於公卿后以致饔餼卿得稽首[illegible]賓也然後受享
受食受燕而還王亦使行人送至館乃還王之儀與諸
侯相聘還王之禮同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
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
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
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
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
貴寶爲摯嬪婦人反見賢遍反
疏曰此一經見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天子因朝而貢
與小行人春入貢者別彼是歲之常貢也 鄭氏曰要
服蠻服也 劉氏曰邦畿千里之外侯服也爲方百里
者三百甸服之地爲方百里者五百男服之地爲方百
里者七百采服之地爲方百里者九百衛服之地爲方
百里者千有一百要服之地爲方百里者千有三百則

六歲而朝者其多四倍於侯服而有餘五歲而朝者其
三倍於侯服而不足四歲而朝者二倍於侯服三歲而
朝者再倍於侯服而不足先儒拓傳六服各以其歲而朝
循環以行四時之禮則爲要服者凡二十四年而後畢
於朝覲宗遇將何以圖事比功陳謀協慮也是豈然乎
蓋八州者五十六卒正也百有六十八連帥也二百
三十六屬長也所總之國每歲各隨其服分爲四之
朝則多寡之數大約亦等要服內特稍有詳畧而
偏也則六服四時各獲朝貢地理[illegible]以[illegible]國
以者朝覲亦數勞逸既均多寡春得以圖事夏得
以陳謀秋得以比功冬得以協慮則王之於事不勞而

成於四方遂及萬物無所不正矣 [illegible]

侯服歲一見至於要服六歲一見以遠近爲之疏數之 王氏曰自

節也自要服以上所貢有常物而蕃國則各以其所貴寶爲摯者詳於治內而略於治外也 [illegible]

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近之期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邇之期在人然則六服之法其其有六歲之差所謂節遠邇之期也其[illegible]有六物之異所謂別土地之宜也然則[illegible]之周官[illegible]可[illegible]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則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至於訓迪厥官則曰六年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采衛而言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也先王之制中國五服而周官言六者蓋近中國之[illegible]以狄承德則國家閑暇可以明政刑之時也方是時也[illegible]四征弗庭其治未若制禮之際爲

巳[illegible]服止於五服而已周官行人於六服之外記則[illegible]者則其治內而詳於四征弗庭之時也中國之夷狄非特承德而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illegible]禮以待夫[illegible]者此其極也 鄭氏曰九州之外蕃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矣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illegible]白狼白鹿是也 唐氏曰鄭氏謂夷鎮皆在九州之外非也惟蕃國在九州之外即所謂東漸西被朔南[illegible]聲教者也夷服鎮服尚在九州之內行人不言者是其[illegible]與蕃國同也然蕃國雖以兩二百五十里爲率通曰九州之外亦無道里之限矣 鄭說禹貢九州貢物

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處產物不同而大行人言王貢四面如一先儒不能明也而信之是不知六服諸侯貢物九有九貢大行人姑數其[illegible]之不得[illegible]其國貢其物也 唐氏曰楚於周非侯服而但等不入齊得以貢之[illegible]包貢不止於侯服行人之文蓋亦互見耳非以此爲限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脩灋則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胥讀爲諝思叙反屬章欲反

疏曰此一經並是王撫諸侯之事對上經皆是諸侯上

撫王室之事　鄭氏曰撫猶安也存覜省者王使臣於
諸侯之禮所謂問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爲始也
劉氏曰存問其安否也覜視其治效也省察其風化也
鄭氏曰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
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
官正爲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通言語之官爲
象胥云胥謂象之有才知者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
師也史大史小史也　王氏曰諭書名所以同其文也
聽聲音所以和其聲也瑞六瑞也節六節也　鄭氏曰
度丈尺也量區釜也　王氏曰牢禮若掌客之所云
鄭氏曰數器銓衡也法八法也則八則也達同成脩者

謂齊其法式行至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也
王先生曰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有虞氏巡
守之制也王制曰命大師陳詩命市納賈命典禮考時
月正日同律此夏商巡守之制也亦與此無以異　鄭
氏曰王巡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遂覲東后
是也其殷國此四方四時分來於平時　[illegible]王
巡守則諸侯各朝于方岳王不巡守則會諸侯而殷見
或巡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　東萊曰巡守之禮
此乃維持治具提撕人心聖人運天下[illegible]人心
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缺一次巡守又還[illegible]一次
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却十二

年何故蓋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
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
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相息亮反
疏曰王事諸侯朝王之事　鄭氏曰詩云莫敢不來王
孟子曰諸侯有王　疏曰辨其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
之位正其等謂尊卑之等謂冕服旌旗貳車之類皆有
等級其禮謂牢禮饗燕之禮以此禮等賓敬而見之也
大喪諸侯爲天子斬衰有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
法須有助以告教之　鄭氏曰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

寇諸侯來言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
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者則以束帛加其享禮
王先生曰受其幣而聽其辭大行人云小行人亦云然
大行人爲四方大事言之小行人爲小客言之蓋凡聘
皆有享禮若小客特問耳謂不行享禮也受幣聽辭而
已小行人之待小客其用此禮歟然大行人反以此禮
而待四方之大事者爲諸侯之告急設耳如待行享禮
則是以揖遜而救災也　王氏曰凡諸侯邦交謂鄰國
之往來也小以事大大以比小冢然之文驩然之恩足
以相愛接而四鄰睦四鄰睦然後可以蕃王室矣若春
秋之時邦交之禮不修侵伐圍入無國無之則行[illegible]

邦交之禮曷可廢哉　鄭氏曰小聘曰問殷中也父死
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
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
之　王氏曰世相朝則君親見焉若相問相聘則遣臣
而已　伊川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其非也若天
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
然委官守而遠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
耳　胡康侯曰凡諸侯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謂之殷
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
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
弱之視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

於中聘世朝之制矣　王先生曰春秋之時晉叔向以
明主之制間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也鄭子大叔又以
為五歲一朝然此之世相朝則一世一朝而已與子大
叔之言異與叔向之言大異然則春火未作而周之典
籍諸侯皆以不便於已而去之叔向為晉地則欲諸侯
朝數之數故以三歲為言子大叔為鄭地則欲諸侯朝
數之疏故以五歲為言其去周禮遠矣若夫禮記王制
與聘義戴記一家自為異同之說聘義曰天子制諸侯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是以諸侯之自聘為文也王
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是
以諸侯之朝覲於天子為言也聘義之言比年小聘今

於周禮之歲相問也言三年大聘異於周禮之殷相聘
蓋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禮也初無歲年之限如昭
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服氏以為殷中也自襄之二十
年叔老聘於齊至今二十一年故中行盛禮是知殷聘
雖為大聘然即非所謂三年也此聘義之所以與周禮
異也王制之言小聘大聘其年數雖與聘義同然其意
則異抑以聘義謂諸侯之相聘而王制謂諸侯之聘于
天子耳聘天子猶可也以五年而一朝天子可乎侯甸
衛服而五年一朝為得禮矣若侯采男謂之禮可乎知
此則知王制之言雖[redacted]四代而雜於春秋之制鄭以下
制所言五年一朝為晉文公霸時制雖必未然亦有近

似　芸閣呂氏曰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
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
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
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夫上下
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聚諸
侯必使相交以修其好必使相敬以全其交多為之來
降之文酬酢之節蓋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
也故不安於偷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
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所從而作此天下之亂所
以止之於未萌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
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
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
則逆勞于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
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色吏及下求
劉氏曰禮籍所以載五等諸侯及其孤卿大夫士四等
入覲之禮隨其爵命為之降殺大行人用之以同邦國
之禮者諸書十籍也 雜說諸侯惡其害己而皆去其
籍是也 劉氏曰待四方之使者諸侯之來大行人掌
之也 鄭氏曰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 劉氏曰貢
謂天子所食列國之貢冬成而收之春朝而入焉功曰
獻者圖於春而比於秋也 註疏入貢是歲之常貢太
周禮集說卷九　四十
國貢十大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者也功考績之功也
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王介甫曰各
以其國之籍禮之則掌所以禮之國各籍焉以為故常
左傳曰非禮也勿籍 鄭氏曰諸侯入王朝于王也
疏曰邦勞眡館將幣皆為承而擯也 鄭氏曰承丞也
疏曰郊勞王使大行人勞於郊也眡館致館也將幣瓛
中將幣三享也 鄭氏曰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
將幣使宗伯為上擯皆為之丞而擯之 劉氏曰大客
則擯小行人為上擯矣 鄭氏曰擯者擯而見之王使
得親言也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事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

覜省聘問臣之禮也
鄭氏曰適之也 劉氏曰王撫存四方遣使則受法於
小行人使協六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
事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五者天子撫臣之禮也賓云
客四其禮不同故有九儀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
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
為之
鄭氏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
式以齊等之也 王氏曰掌節言邦國使節則使邦國
者所執王官所掌之節也小行人所達天下之節則所
周禮集說卷九　四十一
謂龍人虎管節者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邦
節也掌節不言都鄙之管節則使都鄙者無節矣以旌
節行之耳龍虎人皆以金為之金不變之義也旌符管
以竹為之竹有自然之節故也不言璽節則賄貨非所
與不言玉節角節則守邦國都鄙非所達邦節先門關
後道路則以自內達外言之天下之節先道路後門關
則自外達內言之也 王先生曰掌節守都鄙者用角
節而小行人邦鄙用管節何也蓋王畿有都鄙邦國亦
有都鄙王畿都鄙天子之公卿所食之采地也邦國之
都鄙諸侯之卿大夫所食之采地也如左氏所謂凡邑
有先君之主曰都與夫西鄙北鄙是已掌節言掌邦節

是主天子之節器言也此角節管節所以不同者以其內
外耳然掌節有角節而無管節既知其為異內外矣小
行人之節有管節而無璽節者復何邪殊不知小行人
所掌達六節特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耳非有貨賄之事
也此所以下言璽節也天子使者於諸侯諸侯使者聘
於天子其為節則一而已此虎節龍節人節之所以同
者也天子王畿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則亦
一而已此旌節符節之所以同者也然成周掌節之制
已不行於春秋之時而復行於西漢之際漢有銅虎符
是周虎符之屬皆金為之之制也有竹使符是周旌節
之屬皆竹為之之制也且虎節龍節人節以金為之而

輔之以英蕩符節璽節旌節以竹為之而輔之以傳有
節又有輔者又所以防切詐也掌節言龍虎人三節之
輔而不言符璽旌三節之輔以下文云凡通達於天下
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則六節皆輔之以傳矣但節以金
為者既輔之以英蕩又輔之以傳以竹為者不過傳而
已此金竹之所以為貴賤也春秋之時所謂諸侯能節
者輔以玉而不輔以英蕩矣按昭二十九年公在鄆使
公衍獻龍輔於齊侯說者以為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
者如此則知周制行於漢而不行於春秋也悲夫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榖
璧男用蒲璧

疏曰此亦通四方之事 鄭氏曰成平也瑞信也皆朝
見所執以為信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
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 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黃黼音甫
疏曰此亦小行人至諸侯之國也此六者之中有圭以
馬璋以皮本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為幣也
王先生曰圭璋璧琮琥璜此六者皆玉也其幣以兩兩
相配合 王氏曰六幣皆諸侯所用以享也諸侯之於
享內盡其誠心外備其禮物而行人所以合六幣也
鄭氏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
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

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
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
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
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 陳氏曰昔者大王之
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
重於犬馬犬馬重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
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
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
饗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帛覿以束錦上大
夫與下大夫致饔介饔皆以束帛賓介儐亦以束錦
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侑食以束錦是帛貴於錦也

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　薛氏圖云言合者兩兩相配有配合之義也圭東方也以象陽之生物馬陽類也乾之所爲故合以馬璋章也文明之方所用皮有文焉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事質故合璧以帛琮象地地事文故合琮以錦琥爲虎形西方也萬寶所成黼則玉采之全故合以黼半璧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辨於此故合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　王先生曰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其圭以馬之意鍼郝茅夷鴻以乘韋束帛自請救於吳其璋以皮之意歟又郊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　王氏曰以其通情而來則謂之好以其因事而來則謂之故行人爲之合六幣焉所以和其好故不使之乖而已　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爲關門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享覲之誠然後禮樂行焉燕饗樂焉諸侯之和好出焉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裁則令哀弔之九此五物者治其事故　槁苦報反禬音會

劉氏曰天子之於諸侯同其憂樂者也故曰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是以小行人掌令乎五物也　王氏曰先王之於諸侯分土以與之守則尺地莫非吾土也分民而與之治則一民莫非吾民也民之守其土則必有與之同保其土使之治吾民則必與之同安其民則治雖有內外勢雖有遠近而利害休戚實若一家也安可若是恝哉此賻補賙委槁禬慶賀哀弔之禮所以掌於行人之官以治其事故也病疾爲札札而死曰喪札喪則在所賻補以禮傳之謂之賻助其不足謂之補而穀不熟曰凶凶甚而爲荒凶荒則在所賙委以賙周之謂之賙以聚與之謂之委也大宗伯謂以喪禮哀死亡荒禮哀凶札是也有兵寇則謂之師會衆以與功則謂之役師役則在所槁禬槁其勞則謂之槁會衆財以與之則謂之禬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是也福事則在所慶賀大宗伯以賀慶

之禮親異姓之國是也禍裁則在所哀弔大宗伯以弔禮哀禍裁是已

及其萬民之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合自吏反樂音洛

鄭氏曰慝惡也猶圖也　疏曰此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錄別爲一書以報上也此五者亡條條別善惡俱有散利害逆順之一其悖逆一條專陳姦宄之事其札喪一條專陳凶荒一其康樂一條專陳安泰之事是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者也

王氏曰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而休戚與之同以百[illegible]
心而憂樂與之共則天下之故其可以不周知乎然四
方之遠事物之變無窮而王之耳目所不及聽採所難
明非行人之官巡行而辨異之有不能徧究而悉舉哉
為之書以述其事而五物皆與書也云云　蓋先王以天
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則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巡行
天下每國辨異之各為一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
之故則先王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可謂知要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
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
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

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
之王燕則諸侯毛　相息亮反
鄭氏曰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
王氏曰儀容所以相接辭令所以相與揖遜所以相欽
鄭氏曰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于國外以命事三
成三重也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
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丘陵於西郊
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
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illegible]
曰天子親自拜日禮月之等是尊尊之法也[illegible]侯下
尊敬在上者也　劉氏曰聖人自身為天地之[illegible]

侯之君雖能役使之四時來朝然而不敢當其獨尊于
巳也故其朝于國中則帥之以奉宗廟祭祀也其會于
郊外則帥之以拜日月山川也皆有所尊不敢當之以
已焉　鄭氏曰宮謂壝土以為埒處　王氏曰其門以
棘為之所謂為壇壝宮棘門　王先生曰覲禮云諸侯
覲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蓋
壝土為壇壇外為宮每旁一門則四門矣　疏曰巡守
就方岳為壇殷國就王國左右為壇皆如時會　鄭氏
曰詔王儀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
于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
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

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　王氏
曰朝位王南向鄉明以聽天下者也合諸侯以見之亦
如之　鄭氏曰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
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
手小舉也　王氏曰蓋異姓親於庶姓同姓親於異姓
故其揖之儀有隆殺如此及其擯之謂擯諸侯以前王
也　鄭氏曰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
謂擯公者侯伯四人子男二人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
所奠玉處壇三成也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
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玉　王氏曰此以爵之尊卑
而為之等殺也　鄭氏曰將幣享也禮以鬱鬯祼之皆

於其等之上　王先生曰會同受摯受享一皆於壇
疏曰將幣卽將幣三享禮卽若上公王禮再祼而酢彼
大行人擯在廟此擯在壇亦如之者亦如上三等
鄭氏曰王燕則諸侯毛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
毛朝事尊尊尚爵燕則親親尚齒　黄氏曰先王當諸
侯之入王爲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爲之燕禮而老
老之教寓焉其朝也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
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
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
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爲天下之達尊而仁
之於天下也尤不可以食頃而廢焉故四代之燕或貴

爵或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其所貴而加之然而不
以爵之尊卑德之小大爲之序焉序齒而已齒之長者
先乎少齒之老者先乎長尚齒仁也尚老又其仁之至
也
九諸公相爲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勞
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辱三
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飱如致積之
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
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拜授幣賓拜
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
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
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爲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
儀　餼者如辟字礦音宥豪避遵嚴辭音聯音餒受讓餽揖指下賓
王氏曰諸公相爲賓謂相朝也賓所停止則積問閒之
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如此
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若不敢當焉也積問皆三辭
拜受再勞亦皆三辭拜受尊而欽之也積問不言登則
受之於庭也再勞則受之於堂故曰三揖登拜受旅擯
者公則擯九人旅者陳之而已以主國方遣臣來無所
事於交擯也勞禮重於問禮故非特拜受而已於其使
臣之旋也又從而拜送之此欲以遣臣再勞爲未足主

君又從而致郊勞焉則其愛與勤於是爲至矣　鄭氏
曰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也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
辭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車逆拜辱者賓以主君
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遂就之然見之則下拜
迎謝其自屈辱來也　疏曰三揖者入門及當曲當碑
王氏曰三揖所以致恭三辭所以致讓然後拜受摯也
至主君之去賓又出車以送之主君三還辭之然後賓
乃再拜送之也　鄭氏曰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
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　王氏曰致館亦如之者賓始
至則使大夫授館主君又以禮親致如郊勞之禮
鄭氏曰致飱如致積之禮者與使大夫禮同也飱食也

小禮曰飱大禮曰饔餼　王氏曰將幣謂賓享主君以
疏曰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者此並在主君
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之東而
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
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
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末介末
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
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也
鄭氏曰既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
拜其辱賓車乃前下答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
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

也謂之相者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
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
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為介厲
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　疏曰上相入上儐上
介須詔禮故入　王氏曰及廟惟上相入致敬故也賓
三揖三讓將登堂揖而讓主君也既登堂以聘享主君
主君再拜受幣不曰受而曰授者以主君於賓授幣則
拜而受之也主君拜受幣尊其所享也賓拜送幣致敬
於所享也　鄭氏曰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　疏曰
案聘禮享夫人下云若有言束帛如享禮是也　鄭氏
曰賓當為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

禮器曰諸侯相朝裸用鬱鬯謂此朝禮畢儐賓也不言
車送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欲遠
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謝言已
辭去也故曰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此六禮
饗與祀速賓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賓為主人主
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以侑幣致之
王氏曰還圭謂賓將去主君用圭以將意已而還之賓也
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
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王氏曰
致贈謂賓去而贈以財也郊送謂主君躬送賓于郊也
已上六禮其送逆揖遜之受之節皆如將幣　鄭氏曰

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者賓將去就館拜謝此三禮
三禮拜之事也主君以賓有贈之去又送之于郊賓
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此言主君謂儐主君也儐之者
主君郊勞致館饔餼之三禮及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
玉帛皮馬也有儐陳之積者不如也　疏曰聘禮君遣
卿勞及致館者皆儐儐者報也報主君為擯聘禮賓至
及郊君使卿勞又云賓用束錦儐勞者君使卿韋弁歸
饔餼又云賓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儐之是皆有儐法
王氏曰侯伯子男凡相為賓各視其命數為禮之隆殺
至其儀之節則同於諸公故曰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
公之儀　陳氏圖云諸侯相朝禮始至以所朝之意請

關人關人報其君主君使士勞問於竟遂以入凡入竟之國皆有委積以共賓賓公也則五積三問二勞侯伯則四積再問勞子男則三積一問勞三勞者一勞使士再勞使大夫郊勞主君自親之再勞者一勞使大夫郊勞亦主君自親之一勞者但主君親郊勞而已郊勞掃問則拜受於庭以輕故也勞則拜受於堂以重故也使卿大夫致者陳擯而不使傳辭皆上介上擯親對而言也君郊勞乃交擯傳辭親而後受之也及國使大夫致積備館君又以禮致之又使大夫致飧將朝之前一日賓使人受次於主人太祖之廟門外明旦晁服釋幣于行至然後服弁以至於主君之大門相去之數若公則九十步侯伯則七十步子男則五十步下車公則當車軹侯伯當前疾子男當車衡公則陳九介子男則陳五介皆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衆介主君出而迎賓各乘其車建之旂車至大門內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君若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擯之數不計賓之尊卑者異於天子也然則主君公也傳子男則用五人主君子男也傳上公則用三人然天子傳諸侯之擯則依諸侯命數者命數是諸侯之尊卑非王者之階級宜約依之而爲王賓之數諸侯之命既有三等故王立擯均三等以待之是以有五人四人三人之法也諸侯相傳之擯不得踰於天

周禮集說卷九　五十二

子亦不踰五人但以自己之爵而爲擯人之數主主君之上門內擯者出門外上擯北面受命而請賓所來之意君雖知其來朝猶爲不必因請之說受命南面傳辭逆相傳之傳說然後主君進迎車出門還見則下車其位之所皆亦依其爵如擯所當車之處也拜賓之辱賓進答拜三揖三讓陳擯介爲相而入主君及賓皆由棖闑之中擯介皆鴈行於後主君先入君入大門之儀也至中門則止一相者謂紹而在後爾不遂留之但併行也今末介非於次介之行紹擯非於承擯之行及至廟門又止一相次介非於上介之行承擯非於上擯之行故云及廟唯上相入非復兵

周禮集說卷九　五十三

既享則行夫人之禮享主之法五等諸侯侯伯以上用璧琮子男用琥璜皆以束帛然後加王於上而致庭實隨國所有分爲三享既受享主人以禮禮賓於是遂館賓既還館主人以饔餼各依其命數公則九牢侯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以下致牢禮然後主君設享公則三享三食三燕侯伯則再享再食再燕子男則一享一食一燕皆主君親之饗食而行之饗則有酬幣食則有侑幣而將其厚意也君若不親饗食則使各以其爵以之饗食則亦不從君之使以其意往食之故也主致贈郊送等皆準致於韓宿王君爲賓賓爲乞其隱介傳命之儀皆如受朝之時賓所□討者君□□□

食皆階主君之朝而拜謝之君還幣主君致贈郊送
親之使大夫送出於竟
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
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賓使者如初之儀及
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
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
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出
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
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答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
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介受命遂送客從拜
辱于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諸侯伯子男之臣

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
周反
鄭氏曰諸公之臣相爲賓客謂相聘也　王氏曰諸公
五積其臣下其君之禮二等故止三積　疏曰三積亦
有束帛致之三辭拜受者辭不受三辭後受之不言登
則受之於庭也　王先生曰侯伯之臣則不致積然豈
無禾米芻薪但不以束帛致之耳此言積而不言問者
非不問也主君於將幣之後而問聘者之君及其聘者
耳見下文　王氏曰諸公先再勞而後主君郊勞諸公
之臣則使大夫郊勞而已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大夫家
勞則旅擯而不交擯　王先生曰上公於積問言於

於郊勞將幣皆旅擯至於積又不
言旅者所以見其禮之殺也　註疏曰三辭拜辱者賓從
館內出於大門拜使者辱命來於外三讓者讓升堂也登
聽命者賓登堂聽使者傳主君之命也下拜登受者賓聽
命訖下堂拜命登堂受幣也侯伯之臣則受之於庭耳賓
使者如初之儀者謂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賓以束錦賓使
者如初行勞禮時之儀勞用束帛儐用束錦耳前賓受幣
今使者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致館如
初之儀者案聘禮賓至使大夫帥至館卿致館其儀如郊
勞也侯伯之臣則致館于庭耳不言致飧者君於聘大
夫不致飧也聘禮曰飧不致賓不拜　王先生曰聘禮

宰夫朝服致飧但設之而不以束帛致之耳　王氏曰
及將幣拜逆客辟謂主君拜逆客辟而不答拜也客辟
而不答拜非特以其不敢當焉以主君有拜迎之意不
於客也　疏曰及廟唯君相入者與前諸公異彼是兩
君上相俱入此客臣也其相不入矣　王氏曰三讓客
登拜謂主君讓客客登堂而主君拜客至也三辟授幣
謂三辟主君之拜然後以君命授幣於主君也授幣既
畢則下堂而出也每事如初之儀亦謂享及有言者也
鄭氏曰禮以醴禮客也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私獻
者　疏曰此三禮皆於聘日行之　王先生曰主
聘者以醴齊而已非鬱鬯也聘禮云客用醴　王氏

氏晉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八匹私面晉宣子私
覿於子產以玉與馬則私覿有獻可知矣然使而私覿
則禮也朝覲而私覿非禮也故禮記言朝覲之大夫私
覿非禮也皆再拜稽首所以致欽於所尊也君答拜則
不稽首矣以主君而客臣故也出及中門之外即大門
之內也然後問君問大夫勞客者以在廟授幣乃致欽
未可遽問而勞之也　鄭氏曰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
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
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
甚勞勞介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辟拜對者爲敬慎也
王氏曰問大夫則客對而不拜者亦卑之辭也勞客則

客再拜稽首以尊勞卑宜致敬而用其至也　王先生
曰致饔餼如勞之禮以辭致之君不親致也　王氏曰
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謂君客遂還圭其禮重於饔餼故
也君館客者客將去主君就省之盡殷勤也客辟介受
命謂客不敢當主君之命而辟之而介則前而受命也
遂送者以客將行主君遂拜送之也　王先生曰上公
致贈郊送皆君親往焉上公之臣則因其將去就館以
送之而已　註疏禮賜謂饔餼君之加惠也拘之之拜
出亦三積也　王氏曰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
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謂卿大夫士各以其爵之
尊卑而爲禮之隆殺若其辭受拜揖之儀亦然也辭

氏圖云諸侯相聘之法卿旣受命將行之且釋奠于禰
告爲君使乃受命于朝介及衆介皆從之受聘圭受享
束帛加璧受夫人聘璋享琮遂行君言旣受不宿於家
始至所聘之竟張擅示有事於此國也主君使士請事
遂入竟擅至近郊張擅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
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用棗栗勞及國主人請受
示不敢留賓賓請聞示不迫主人卿致館使君上卿則
館於下卿之廟上大夫館於下大夫之廟介館於士廟
宰夫朝服致飧明日賓皮弁服至於大門外西次皮弁
服者與君相朝同也主君迎賓於大門內卿爲上擯大
夫爲承擯士爲紹擯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

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時主君在大門內上擯在
闑東閾外西面北上承擯次南紹擯又次南皆西面擯
出次當闑西北面上介次北衆介亦繼而北陳其位拒
去之數公之使七十步侯伯之使五十步子男之使三
十步公使則七人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
君朝服使傳命賓使陳而已不傳命其上擯之請事揖
賓俱前各至其末擯末介相對言也時公在大門內亦
皮弁服請事訖賓入大門內公再拜公揖入遂入賓旣
入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不襲者盛禮不在己也賓
襲而執圭行盛禮者盡飾爲其相蔽敬也遂與主君揖
讓升授主君雖受時介皆入在門內賓裼奉束帛加璧

享皆裼受庭中所陳或攺其隨國所有次有行夫人聘享亦如之皆君爲之受既受享然後主君禮賓以醴酒薦脯醢禮以束帛乘馬賓即行私覿奉束錦乘馬以覿既覿而出君送至大門內問君問夫人賓對遂還館賓既還館主國卿皆就館勞皆用鴈主君使卿韋弁服歸饔餼賓亦以皮弁服受之使大夫奉束帛以致賓亦以束帛乘馬而擯使者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受如受君饔餼之禮償之以乘馬束錦於賓一食再享燕無數者或有或無上介一食一享賓若再拜于朝若不親享食則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賓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君使卿皮弁還

圭璋賓亦皮弁襲而受于公館賓遂行舍于近郊公使卿贈如受宰禮無償還竟而請反命乃先入至朝反命然後還家薦於廟　王氏曰大邦國之君臣相爲賓於先王設官爲之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爲之數辞揖辭受事爲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觀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揖之不中而兩國爲之暴骨則周官圖民禍患豈爲不豫哉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　朝直遙反夕掌反背音佩

王氏曰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以自上及下降殺以兩而爲豐殺也送逆同禮者來則逆之而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而有贈送之禮非勤於始而怠於終非樂於勸而厭於卒如一而已　鄭氏曰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也行人之儀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前郤得兩向之而已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　遽其據反惡烏路反使色吏反難乃旦反媺音美書曰夷使

鄭氏曰行夫掌國使之小禮者也傳遽若今時乘傳騎

驛而使者也美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　疏曰必以旌節者道路用旌節故也道有難謂疾病它故不以時至也雖不時必達之於所往之處王命不可廢也　王氏曰居於其國則凡大小行人有煩辱汙勞之事皆行夫掌之以行夫行人之屬官也　劉氏曰行人爲使則介之焉　鄭氏曰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玄謂夷發聲也

環人

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環猶圍也主賓客任器爲之守衛　王氏曰夏官有環人秋官復有環人者蓋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

故取周巡往來若環之無端也秋官環人掌環賓客之
任器取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際也官雖同而意則異也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
㰞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鄭氏曰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圻
上 王氏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則環人授之於
賓客也令聚㰞令野廬氏也賓客有任用之器則亦令
環衛之也凡門關無幾者謂賓客出入環人以路節達
之故門關無幾也送逆及疆者疆謂上畿四方之界也
賓客來而逆之去而送之皆及疆

象胥

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東方曰
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揔名曰象者周
之德先致南方也 王氏曰化自北而南以言其所致
者遠也
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
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
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
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
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 閩亡巾反
貉古百反使所吏反而賓音擯相息亮反

鄭氏曰國使謂其國之使來覲聘者以時入賓謂其君
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者 王介甫曰不謂之入王而謂
之入賓則或非王政所 為故也 劉氏曰夷狄之人
其拜揖進退跪伏之禮 同於中國象胥掌教之以中
國之儀用協其禮也與其辭言傳之者雖不能變其音
聲猶可諭之以事上之義然後從而譯其辭以達之於
上也 鄭氏曰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
相之從來至去皆為擯而詔侑其禮儀也 劉氏曰若
其入賓而遇國之大喪則詔相其禮儀而正其位若遇
軍旅會同則受其幣而賓禮之[illegible]皆謂蕃國也 氏
曰凡作事者謂作四夷之[illegible] 王之大事諸侯者國之
大事於祀與戎則作大事於四夷者謂有戎事於四夷

也諸侯以故[illegible]所倚為事故[illegible]在諸侯然則彤弓錫
有功諸侯則[illegible]而諸侯盛故[illegible]之序曰彤弓廢
則諸夏衰矣次事則非戎事謂威[illegible]之令文[illegible]之所或
施於四夷者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或以大夫或以
上士也若夫下事則事之至小者故以庶子而已言下
事庶子則包中士矣

掌客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 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
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 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

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illegible]
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
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治直吏反長丁丈反
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四方賓客之牢禮餼
獻飲食之等數以其名位而差之也政以王之治以待
之 鄭氏曰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
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焉饗之[illegible]
用也 疏曰哀七年吳來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
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上公
以九為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 鄭氏曰諸侯長九
命作伯者也故十有再獻公侯以下如其命數王巡守

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者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illegible]
薦羞之犢也以將天子貴誠也凡賓客則皆[illegible]
犢牲曰天子適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illegible]
所食也祭帝用也 王氏曰諸侯之膳天子上同於
帝尊貴之也諸侯之待王臣合百牲皆具[illegible]之也[illegible]
謂待王以多則為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以少為貴者
內心也以多為貴者外心也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不
可寡也不可多也唯其稱焉 鄭氏曰令者掌客令上
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備具 王氏曰王之三公八
命出封加一命為上公故眡上公之禮王之卿六命出
封加一命為侯伯故眡侯伯之禮王之大夫四命出

命出封加一命爲子男故眡子男之禮士[illegible]諸侯之卿[illegible]
上士也庶子一眡其大夫之禮則庶子包中士下士
言之也蓋百官雖令百牲皆具而亦不可以無隆殺
等故又隨其命之數而有所眡焉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飧牽三問皆脩羣介行人宰
史皆有牢飧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
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
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罋車皆陳車
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藪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
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
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

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陳數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
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
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脩飧四牢食三十有二
簠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
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
百筥醯醢百罋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
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
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
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
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
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

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
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
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
爵等爲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
眂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則
如其介之禮以待之鉶音刑牲並音星筥姜呂反藪素口
反秖丁〇反秉絕證反食音嗣食大牢再食同見賢遍反
疏曰此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
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 鄭云
曰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皆眂飧牽謂
飧之數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非饔

其米實于筐豆實于甕其設皆陳于楹內饔餼
外牢陳于門西車米禾芻薪陳于門外壺之有無不聞
王氏曰上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每積皆眂
飧之數侯伯牽而致之耳上公三問皆脩侯伯再問皆脩
子男壹問以脩於其始至以問間闕則有脩焉
之加籩豆者也群介行人宰史皆公所以從行者
其君以及其臣故於其方致問之始亦有牢也鄭氏謂
臣用牢而君用脩疑其非禮恐有脫誤蓋上公致
有飧牽問禮隆而至故加以脩而已由此觀之則
行人宰史之有牢不爲過也至於侯伯子男則不
以上公其爵命爲獨隆其禮亦爲獨隆也

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飧客始至小禮也皆
飪一牢餘牢則腥 王氏曰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
有二子男食二十有四食謂庶羞美而可食者也其設
蓋陳于楹外東西共四列也上公其列之數則十侯伯
列之數則八子男列之數則六也上公簠十侯伯八子
男六簠盛稻粱器也公堂上六東西夾各二侯伯堂上
四東西亦各二子男堂上二東西各二 鄭氏曰豆菹
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十二侯伯三
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二十四豆堂上
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
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以聘禮差之

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羹器也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
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八書或爲二十四亦非也
禮之大數鉶以於豆推其承公鉶四十二宜爲三十八
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
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
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
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于西階前簋十二者堂
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
也 王氏曰鼎牲器簋黍稷器牲天產以養精黍稷地
產以養形二者用資以爲養皆食之主也故合鼎與簋
而言之皆常食也未始有加損焉故公侯伯子男其數

皆止於十二　王介甫曰上公牲三十有六侯伯牲二
十有七子男牲十有八牲即牲之腥者或言牲或言腥
互備也　鄭氏曰腥謂腥鼎也每牢皆九爲列設於阼
階前公腥鼎二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
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飧門內之實
備于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
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三牢米十車禾二
十車芻薪皆倍其禾　王氏曰饔餼者朝享之後所致
之大禮也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其死牢如飧
之陳則上公五牢侯伯四子男三皆陳于門西也牽生
牢也上公牽四牢侯伯三子男二皆陳于門西如積也

薛氏圖云上公米百二十筥侯伯米百筥子男八十筥
筥半斛也陳于中庭公則黍粱稻各二行稷六行各十
二行東西爲列所謂橫陳于中庭侯伯則十行子男則
八行其陳如公之法也醯醢公則百二十甕侯伯百甕
子男八十甕皆夾碑從陳醯在碑東醢在碑西公則各
爲六行侯伯各爲四行子男爲二行醯在東醯穀陽也
醢在西醢肉陰也　鄭氏曰車皆陳言車者衍字耳
王先生曰米有載於筥者有載之於車者　王氏曰車
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米載米於車也牽四
牢每牢一車則車米凡四十車也　鄭氏聘禮曰十斗
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二十四

斛也　王氏曰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車禾當飧
於車也禾薪芻實并刍者夫死牢如飧之數上公飧五牢
牢十車則車禾凡五十車也　鄭氏曰聘禮曰四秉曰
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
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稱也
王氏曰芻薪倍禾則九百車也皆陳謂陳於門外也
鄭氏曰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於禾薪從米
芻從禾也　王氏曰侯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
禾則殺於公也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則
殺於侯伯也　鄭氏曰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
雙子男五十雙乘禽謂乘行群處之禽雉鴈之禽是也

於禮以雙爲數也膳大牢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
王氏曰侯伯亦言膳大牢子男不言則蒙上文可知也
然獨於上公言以及歸則侯伯子男亦及歸可知也上
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
一燕饗以酒爲主食以食爲主燕以恩爲主惟以恩爲
主故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爲尚其樂無筭也
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筭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
而去則王所以致愛於諸侯於是爲至矣其數或三或
再或一亦隆殺之節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君或
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且饗有酬幣食有侑幣不饗則以
酬幣致之所以將意而致欵者不可廢故也　鄭氏曰

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行人主禮宰主[illegible]
書皆有飧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爲之牢
禮之數陳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
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
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略於臣用爵而已　王氏曰
上介則以其諸侯之臣爲尊究方以優異之故獨有禽
獻而其餘則無有也上公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
大牢致饗大牢食大牢夫人致禮所以助王養賓亦夫
婦相成之義也壺陳于東序籩豆陳于戶東凡夫人致
禮於諸侯皆下大夫致之也夫人致禮侯伯與上公同
不言食大牢則殺於公也夫人致禮于子男六壺六豆

一八〇周礼集說卷九　之一　六十八

六籩膳眡致饔則又殺於諸侯伯也然特言膳眡致饗
者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
上公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卿皆以羔膳特牛子男
親見卿皆膳特牛卿皆見者見于賓也以羔則以其贄
見焉子男獨言親見者以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詣
見者故造詣見者乃致膳其不言羔則蒙上文可知也
或用大牢或用特牛亦禮之殺也先王之於祭祀致愛
與欽其於承賓也亦如之方其祭祀也王耕以供粢盛
后蠶以爲祭服王祼而后亞祼王獻而后亞獻而終之
以諸臣之所祈也及其承賓也亦王祼獻而后亞之王
致酒后夫人致飲而終之以卿皆見而膳之也夫惟所

以事神者而承賓則致愛與欽可謂至矣而諸侯
不一德一心以親其上哉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爲國客
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者前言凡介有飧饔餼以其爵
等爲之牢禮之陳數謂其從君而來也今此言卿大夫
士爲國客則特來聘問所以待之者亦如其爲介之禮
也　黄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illegible]
至也致飧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食之而[illegible]
愛承交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愛之亦弗敢足
以獸養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恭然恭而無其實
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又況其愛之乎拜揖辭受恭之之
文也有饔餼則盡其恭之之實問勞送逆愛之之文也

一八〇周礼集說卷九　之一　六十九

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不無節取其微而已其爵
無算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奉陔而去諸侯心平而氣
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比其小小者事其大[illegible]
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爲之[illegible]
貴賤之教寓焉爲之燕禮而老者之[illegible]
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illegible]
其所以致之之道也　薛氏圖云天子[illegible]禮
數諸侯初入覲上公則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
皆用牢出入同等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
脯脩至國則致飧者客始至致小禮也[illegible]五
侯伯四子男三也有食應蓋可食之物公[illegible]三

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簋公十侯伯八子男六皆實粱稻
也有豆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皆實菹醢也
有鉶羹公三十八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也有壺酒公
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簠簋黍稷器也公侯伯
子男各十二也朝若致饗餼有牢公九侯伯七子男五
也有米公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也有醯醢
公百二十罋侯伯百罋子男八十罋也有車米眂生牢
牢十車公則四十車侯伯三十車子男二十車也有車
禾眂死牢牢十車公五十車侯伯四十車子男三十車
也有芻薪其數倍禾也乘禽公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
子男五十雙也殷膳大牢中又致膳謂之殷膳也公則

周礼集説卷九　七十

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
食一燕若有故不親饗食燕則以幣致之此王待諸侯
之禮然也天子待孤卿以下禮數若大國之孤天子待
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其牢禮饗食及陳設之儀一
如子男之禮自卿以下天子待之皆以其爵等為之牢
禮之數如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
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至陳設之儀皆
如朝聘之禮然則天子待卿以下積則卿出入二積大
夫出入一積所以知其如此者諸侯之積眂飧牽故大
夫之積亦眂飧牽也以上皆據從君為介之禮若不從
君而特來聘問之卿大夫士天子待之亦與從君為介

之禮同等也　劉氏曰掌客所掌牢禮其別有五皆天
下之正禮而王及諸侯之所共守而同行之不敢過也
不敢不及也王巡守殷國會合諸侯而饗之一也王
巡守殷國國君膳王及公卿大夫士庶子各有所眂二
也諸公相為賓之禮三也侯伯相為賓之禮四也子男
相為賓之禮五也五者若失其中則忠義虧而爭鬬起
[illegible]失而禍亂興是以聖人事為之防物為之數使夫
貴賤有倫上下有叙賓主有禮揖讓有端小大必稱故
事之者足以成禮而無餘為之者足以敬賓而不乏所
以行禮樂起風化篤忠順厚人倫而禍亂之萌息矣爭
鬬之心消矣嗜禍之源塞矣國之大經也

周礼集説卷九　七十一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
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
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　稍所教反
鄭氏曰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烖新有兵寇水
火也皆殺禮者為國省用愛費也　王氏曰以國之所
費既多則宜節用為故禮不得不殺　疏曰在野在外
殺禮者以其野外怨遽禮物不可卒備故亦殺之　鄭
氏曰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者死則主人為之具而殯
矣喪用者饋奠之物　疏曰賓客有喪者賓客聘至彼
國後有喪來告者　鄭氏曰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
君焉　疏曰惟芻稍之受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

資給故受饋餼也　鄭氏曰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其正
禮殯斂饗餼主人致之則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餼
禮者有喪不忍煎烹正禮殯斂饔餼當腥者腥致之也

掌訝

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　王氏曰秋官有訝士
又有掌訝者蓋訝士刑官也其掌獄訟掌訝惟以迓賓
客為主所掌者訝而已

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
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
積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為前驅

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
之凡從者出則使人道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
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凡訝者賓客至
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illegible]
王氏曰等籍者以儀等數之籍也所以待賓客者必以
其籍之等數而為隆殺之節也謂有國賓客至則戒
官脩委積若牛人共積牛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
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薪掌訝則戒之使各登正委備
以給賓客之用也　鄭氏曰既戒乃出迎賓士訝士也
王氏曰以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
為之前驅而辟故也　鄭氏曰及宿則令聚欜令野廬
氏也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于賓也至于國賓入館
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也及將幣為前驅
之以如朝也至于朝詔其位告賓以其位處也入復者
入告王以客至也　王介甫曰及退亦復于王若孔子
所謂賓不顧矣是也　王氏曰治之理其事也　鄭氏
曰賓客之治謂從理國事也以告乎訝訝為如朝而理
之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導賓客之從者
營護之也及歸送亦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欜
待事之屬凡賓客諸侯有卿訝以下此謂朝覲聘問之
日王所使迎賓客于館之訝　王氏曰賓客之爵命尊
卑不同王所使訝賓客之人亦不同也賓客方至則掌

訝往而詔相其事詔以言告之相以力贊之也治謂理
其事令謂有所求為賓客有治令則掌訝掌之

掌交

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鄭氏曰王交通結諸侯之好　王氏曰天地不交而萬
物不生上下不交而功勳不成先王所以立掌交之官

掌以節與幣巡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
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
民之說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稅之利九禮
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鄭氏曰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也　王氏曰用節者

道路用旌節以表之也用幣者掌介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故也　鄭氏曰咸皆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爲使知諸侯之好者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爲和合之達萬民之說說所喜也達者達之于王若其國君也　劉氏曰上情不下通下情不上達有所擁塞而治道難成古今之所病也是以設掌交之官巡行天下以究其擁塞而通達之必使咸知王之好者德善而惡者佞邪俾民辟其所惡而行其所好則上情莫不下通矣又使王知諸侯之所好萬民之所忻則下情得以上達矣　鄭氏曰通事謂朝覲聘問也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也九牧九州

之牧也九禁九法之禁也九戎九伐之戎也　王介甫曰諭九稅之利使知藝種諭九禮之親使知分守諭九牧之維使知聽令諭九禁之難使知辟禁諭九戎之威使知免兵於無事之時使人焉好邦國而諭之折衝若萌多矣不知出此而恃威讓文告征伐之施焉則非所謂爲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也　劉氏曰九稅之利者必有[illegible]九禮之親者必結九儀之好以相親愛也九牧之維者必有連帥以相維持也九禁之難者必知九法之禁則免於患難也九戎之威者必畏九伐之法則免於刑威也皆其職邇上之情使其下之必達成下之義使其上之必庇者也

掌察闕

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疏曰掌督察邦國之事

掌貨賄闕

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鄭氏曰掌邦國所致貨賄

朝大夫

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疏曰此王朝之士也以其主都家之國治其事故[illegible]之朝大夫也然畿內三等采地地雖有百里五十里

五里揔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云庶子者[illegible]主采地之諸子令在府史之下者官長所自辟除也

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 治直吏反長丁丈反

王氏曰掌都家之國治者謂公卿王子弟之都大夫之家凡有治於國則以朝大夫掌之也朝大夫日朝於王以聽國之事故以達之於都家之君長　鄭氏曰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也長其卿大夫也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

夫使以告其都家之吏也　王氏曰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者以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故凡事之小者有治於國皆因朝大夫以達於國也若事之大者則弗因於朝大夫必都家之君長自達之於國也　鄭氏曰有些事欲徑達於王者則弗因朝大夫焉　王氏曰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達之故則罪在所誅也在軍旅則大夫弗預焉都家司馬弗達之故也故誅其有司有司謂都司馬家司馬也先王制朝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因之以達於國使國之事故因之以告於都家則下之事無不上聞上之政無不下達則自國中至於數百里之遠又安有壅遏蔽塞之患

哉　黃氏曰王畿之國天下列國之所望政令事故畢乎郊野縣鄙之間則不足以同千里之俗而況天下之遠哉先王於是自野至於縣鄙別為三等之采地又於采地九十三國公卿大夫之賢可以君衆王子弟可以長畿而公與子弟親者之於大都卿與子弟疎者之於家邑此朝大夫所以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也令其朝大夫者使之下都家之邑而已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為其弗之告也則都家之治於國者其可不因朝大夫而後達乎都司馬家司馬備軍合卒而有不及者焉則二司馬之罪也一內外之法達上下之意謹始於畿內可謂備矣告其[illegible]則為之朝大夫教其士庶子也則為之都司馬君長之治不異乎國政士庶子之學不異乎國法則上下之治一矣天下之本在國先王所以正其本之道何其盡善哉

都則　闕

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　疏曰以八則治都鄙

都士　闕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　闕

亦如之

鄭氏曰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士者也

愚謂亦如之者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也

周禮集說卷之九

吳興後學前鄉陳友仁君復 編

冬官考工記

鄭氏曰此篇司空之官也冬官司空者象冬所立官冬閉藏萬物天子立司空使掌邦事亦所以富充家使民無空者也司空掌營城郭建都邑立社稷宗廟造宮室車服器械監百工司空之篇亡漢雖購千金不得此前世識其事者記錄以備大數爾　賈氏疏曰周末諸侯將踰法度惡典籍之害己皆滅去之司空一篇其亡已久有人尊習舊典錄此三十工以為考工記雖不知其人又不知作在何日要知在於秦前故遺秦焚書有韋氏袁氏等闕也此記雖不同周禮體例亦為序致首尾相承總有六段見後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illegible]

疏曰此一段言百工之職重在六職之內國有六職即王公以下是百工於六者之中居其一也　鄭敬仲曰自王公以至婦功凡六職而獨云百工與居一焉者考工記主百工言　疏曰論道即司徒[illegible]大[illegible]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已　鄭氏曰作起也[illegible]也　鄭敬仲曰謀於始坐而論道[illegible]者也　雜[illegible]者推其所論之道而行之見於事業者也[illegible]之事不難於所行而難於所論論之者在上行之者在下工公坐於廟堂都俞吁咈一言之出應若影響未有論之不當而行之不悖於禮者也人君欲[illegible]之策必先謹股肱之臣　鄭氏曰鄭司農云[illegible]埶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埶之宜以治之及陰陽之面皆是也春秋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illegible]謂金木水火土也玄謂此五材金木皮玉土[illegible]飭五材若飭木而為車[illegible]之屬飭金而為[illegible]剬之屬飭土而為甒[illegible]簋豆之屬飭水火而運[illegible]成乎衆材之屬[illegible]則辨其地之堅柔為剛則辨其土之上下也鄉[illegible]物貴為珍物殊為異彼此不通其所有則無以相[illegible]必行以懋遷其所無[illegible]　疏曰飭勤也地財穀物[illegible]王氏曰治絲為帛治麻為布皆婦功之所成　雜[illegible]公當為三公不然則為王者之公耳　疏曰士大夫[illegible]設官分職治職教職之等　王氏曰王公尊而[illegible]無為而逸士大夫卑而事事故有為而勞　鄭敬[illegible]考工必及王公士大夫之職何也蓋百工之[illegible]

耕且爲與也後有爲農更之言者謂無事而不可廢置
知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者乎有如許子之言者謂必
者必與民並耕而食豈知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豈
必自爲而後用之乎　疏曰大宰云百工飭化八材商
賈阜通貨賄三農生九穀嬪婦化治絲枲行曰商坐曰
賈故賈也　王氏曰六職之序王公制法以示百工者
也士大夫行法以治百工者也商旅通財以資百工者
也農夫長財以養百工者也嬪婦化治以成百工者也
故王公士大夫之序在百工之上商旅農婦功之事在
百工之下焉　鄭敬仲曰記之所載自王公士大夫以
至於農夫婦功皆有職於國者也而百工者中職之所

主故列於事官而爲之目也然而上無道揆則下無法
守朝不信道則工不信度三公坐而論道士大夫作而
行事所謂道揆也百工之辨器用所謂法守也惟其上
有道揆而朝信道此道德之所以明也下有法守而工
信度此風俗之所以同也先王之時其所以同風俗者
尤謹於百工以其衣服器械之所由出也然則其可不
屬之以官乎　又曰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然則
無君子何以治野人哉故六職先以王公士大夫焉治
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然則無野人何以養君子
哉故六職成之以工商農婦功焉本在上末在下在上
者無爲而執要在下者有爲而治詳無爲者精於道也

有爲者精於物也
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
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
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
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粵音越鎛音博函音咸廬力吳反夫人並音扶
疏曰此一段言四國人皆能此四事故不須置國工言
工之不可缺於中國　鄭氏曰鎛田器也詩云庤乃錢
鎛又云其鎛斯趙以薅荼蓼粵地塗泥多草薉而山出金錫鑄治
之業田器尤多函鎧也孟子曰函人唯恐傷人燕近彊
胡故皆習作甲冑廬謂矛戟柄竹欑柲秦多細木善
作矜柲胡今匈奴匈奴無屋宅田獵畜牧逐水草而居

皆知爲弓車　王氏曰古者處工於官府段氏爲鎛函
人爲甲廬人爲廬器弓人車人爲弓車此四國所謂無
者非無其器也無其工也官府無其工夫人皆能故也
蓋有所短而後見所長有所拙然後見所巧四國之人
皆能之故雖天下之良工無所用其長而施其巧也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
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
此皆聖人之所作也知音智創初亮反爍始灼反
疏曰此一段言百工之事聖人創之　鄭氏曰創物謂
開端造器物　鄭敬仲曰循規矩以爲方圓循準繩以
爲曲直以述其所作此百工之巧也　鄭氏曰守之世

謂之工父子世以相教也百工之事無非聖人之所作也凝堅也　王氏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於性命而器之理藏乎其中器成於度數而道之迹顯於其外君子上達則其智足以窮理而能創小人下達則其巧足以循迹而能述故曰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大司徒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古者四民莫不皆然而百工之於官府也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攻木之工不使之攻金攻皮之工不使之攻玉㮚氏之子常爲量鳧氏之子常爲鍾桃氏之子常爲劍函人之子常爲甲而各使之精其事焉故曰守之世謂

之工雖然此特循法度之迹而守之也若夫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輪扁之斵輪也不能以授之子况可得而世耶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蓋曰工之事雖形於度數之粗而天下之至精寓焉非聖人降道觀象出象以擬容孰能作之哉故斷木爲杵掘地爲臼則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則取諸睽或爲耒耜以取諸益或爲網罟以取諸離爲棟宇則取諸大壯爲棺槨則取諸大過其方圓奇偶曲直各有其有天地陰陽剛柔盈虚之理寓焉形名能定而不可易守分既明而不可亂豈後世者所能及哉傳曰作者之謂聖殆以此也夫鑠金凝土作爲舟車皆聖人立法以貽後世故曰皆聖人之所作也

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粤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粤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illegible]

疏曰此一段言工雖巧不得天時地氣材之美者則不良　鄭氏曰時寒温也氣剛柔也良善也不時不得天

時也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傳曰書所無也　陸氏曰濟四瀆水　鄭氏曰貉或爲猿謂善緣木之猿也汶水在魯北刀斤削劍去此地而作之則不能使良也荆荆州也幹柘也可爲弓弩之幹爲貢荆州貢櫄幹栝柏妢胡胡子之國在楚旁笴矢幹也天有時以生以下言百工之事當審其時也鄭司農云泐讀如再扐而後卦之扐謂石解散也夏時盛暑大熱則然　王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寒暑在天運之以爲時者也故輪人斬陽木以仲冬斬陰木以仲夏弓人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皆所以因天時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燥濕在地化之以爲氣者也若質金

錫則責之揚責梓幹則責之荊孤桐責於徐漆枲責於豫皆所以順地氣萬物盈乎天地之間得時以生得氣以成及其成材則天地之美具焉若相幹則欲其赤黑而鄭心陽聲而遠根節之小簡而長大結而澤漆則欲沉之屬皆材之美者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而成就實有資於巧者三材既具巧者和之以爲輪六材既具巧者和之以爲弓此皆工之巧也此四者相有以相成無以相發合而用之缺一不可故曰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若夫五方之土各有所偏五土之物各有所宜自橘踰淮而北爲枳以至貉踰汶則死此地道之化也自鄭之刀以至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此物性之宜也

自然之角以至吳粵之金錫則物之有用者存乎材也天有時以生殺則陰陽之所以運萬物也草木有時以生死則有感於陰陽之運也石有時以泐盛者而解散也水有時以凝澤或以寒溫而融結也此天時地氣材美之不同而工之巧當審焉故不言工巧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㮚段桃攻皮之工函鮑韗韋裘設色之工畫繢鍾筐㡛刮摩之工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旊 [illegible]

疏曰此一段言工之多少總數 鄭氏曰攻治也搏拍埴黏土也 王氏曰天生五材水火金木土也加之以皮玉設色則爲八材九職所謂百工飭化八材是也水火之材則運用此六者而成之 鄭氏曰事官之屬六十此三十工略記其事耳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族有世業以氏名官者也

有虞氏上陶夏后氏上匠殷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

疏曰此一段論四代所尚不同之事也遂專據周所尚言之以至爲終 鄭氏曰官各有所尊王者相變也舜至質貴尚器用大瓦棺是也 疏曰郊特牲云器用陶匏是祭天地之器以陶爲貴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

也檀弓曰有虞氏瓦棺又舜陶于河濱 王氏曰聖人立成器爲天下利者亦審所尚而已四代所尚亦因時而已夏后氏繼舜猶以質爲尚卑宮室而盡力溝洫而尚匠人之職焉商王興禮樂而尚文以梓人爲侯爲簨簴爲飲器故尚梓至周而文大備矣以輿人爲車其材至衆其工至多故尚輿 疏曰夫一車之中有輪人有輿人有車人就職中仍有輈人是車之工最多以周所尚故

車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柲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迆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於戈四尺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謂之四等車戟常崇

殳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數所主反 酋在由反 殳市朱反 崇直亮反 殳音殊）鄭氏曰此所謂兵車也車有天地之象人在其中焉六等之數法易之三才六畫　林氏曰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備三才之道者莫如車故有六等之數蓋之圓也以象天而天之道有陰陽軫之方也以象地而地之道有剛柔人位乎中而人之道有仁義此車所以兼三才而兩之也　鄭氏曰軫輿後橫木　王氏曰輪六尺有六寸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之七寸為四尺是軫去地四尺矣故曰車軫四尺謂之一等自軫而上其車之等皆以四尺為差戈柲六尺有六寸則以四尺崇於軫故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則以四尺崇於戈故謂之三等殳長尋有四尺則以四尺崇於人故謂之四等車戟常則以四尺崇於殳故謂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則以四尺崇於戟故謂之六等　鄭氏曰戈殳矛戟皆插車輢柲猶柄也迆謂者戈於車邪倚也崇高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酋之言遒也謂近也　王氏曰五兵之用遠則弓矢射之近則矛戟句之句之矣然後殳者擊之戈戟者刺之司馬法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蓋凡用此者皆長以衛短短以救長今此戈殳矛戟皆置之車旁不言弓矢則乘車之人佩之圖說云車有六等戈崇於軫人崇於戈殳崇於人戟崇於殳矛崇於戟此六數也車之六建夷矛建於酋矛之前酋矛建於戟之前戟建於殳之前殳建於戈與人之前此六建也而軫則不與焉凡兵無過三其身過而無已則不能用又害人也戈建而迆取止戈為武之意入必後其刃不以刃向國焉不及弓矢者以人佩故也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為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為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於馬終古登阤也故兵車之輪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為節（樸音卜 轐音卜 [illegible]）

王氏曰車者周所尚輪者車所始所以特言之　鄭氏曰察車自輪始先視輪也　疏曰此已下云造輪有善惡高下大小之宜也　鄭氏曰樸屬猶附著堅固貌也齊人有名疾為戚者春秋傳曰蓋以操之為已戚矣速疾也鄭司農云微至謂輪至地者少言其圜甚易轉也　王氏曰輪之行以完久為固以戚速為利　鄭氏曰已大也甚也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也阤阪也　王氏曰輪過六尺六寸爲太高人所病於難登不及六尺六寸爲太卑馬所病於難引其引之也常若登阪然　鄭氏曰兵車革路田車木路乘車玉路金路象路也兵車乘

車駕國馬田車駕田馬其車之輪皆以馬大小爲節也
六尺六寸之輪此車之高者也軹轂末也　疏曰軹崇
三尺三寸正當輪之中央故也　陳氏曰軹向輪之外
轂之小穿也軫亦謂輿也　疏曰軸上有伏兎即轐也
伏兎尾後上載車軫軫上始有車輿則軸去地三尺三
寸上又蕪軫及伏兎并七寸車輿去地總四尺也　鄭
氏曰田車又宜減焉　王氏曰輪之心爲轂轂中横截
者謂之軸轂末謂之制輿後一横木謂之軫軸上伏兎
謂之轐軹與轐軫之長四尺得人長之半升降以此爲
節焉
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

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抱也輪
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
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
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
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
取諸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
敝不匡（轂音谷牙音迓幎莫歷反劚于權反掣刺色交反　眡正反易以豉反幬音嘯蚤音爪綆音餅菑側吏反）
瀐反　蹶五
王氏曰夫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而察車自輪始此
古者所以獨立輪人之官而記考工者之所首也　鄭
氏曰三材所以爲轂輻牙也斬之以時中冬斬陽木中

夏斬陰木秋之調其蹙病而合之　三山林氏曰夫材
美工巧然而不時則不可以爲良故古者斬陽木於仲
冬斬陰木於仲夏此其時也三材既具而工不巧則亦
不足爲良故巧者和之　王氏曰老子曰三十輻共一
轂輪心爲轂轂中虛而有容故有取於利轉輻貫輪而
湊轂故有取於直指牙則周圍轂輻爲之外輮所以運
行故有取於固抱合是三者而爲輪輪雖壁久而體弊
三材各處其所猶不失職是以謂之完也　林氏曰輪
之用久則不能無敝雖敝而轂輻牙未嘗動焉故云完
王氏曰眡其輪輪謂牙也幎如巾之冪物言均致也下
迆謂輪之上下皆正直不旁倚也　林氏曰幎如巾之

幔物謂其牙足以包輻轂而均致也下迆謂輪勢下覲
於土而無所礙也　鄭氏曰進猶行也微至至地者少
此非有它也圜使之然也　王氏曰掣殺削貌纖言向
牙之處尖而不大　疏曰凡輻皆向轂處大向牙處小
掣纖處向牙處小而言也　王氏曰肉稱洪殺等也易
則無節曰直則無撓曲　鄭氏曰眼出大貌也　王氏
曰轂貴於急故欲其眼眼言如人之眼夫轂中虛而容
輔以動轉何異於眼　鄭氏曰幬幔轂之革革急則裹
木廉隅見　王氏曰幬之廉則下文所謂幬必負幹也
眼以其類於外者言之廉以其隱於內者言之　疏曰
綆輪箄也凡造車輪皆向外箄向外箄則車行不掉也

鄭氏曰蚤謂輻入牙中者輪䡜笋爪牙必正　疏曰爪
入牙中鑿孔必正直不睎邪也　鄭氏曰菑輻入轂中
者也　疏曰凡植物於地上謂之菑輻入轂中似之故
亦名菑人之牙齒不齊謂之齵此菑入轂與蚤入牙一
一相當不相佹戾亦是不齵　王氏曰匡方也物圓則
運而轉方則碾而止　鄭氏曰匡枉也
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
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則轂雖敝而不藃轂
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
牙圍參分其牙圍而漆其二椁其漆內而中詘之以為之
轂長以其長為之圍以其圍之阞捎其藪五分其轂之長

去一以為賢去三以為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
施筋必數幬必負幹既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參分其
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　稹之忍反藃好各反柞莊
百反摯魚列反詘丘勿反阞音勒捎音蕭藪色角反
王氏曰傳曰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矩者正方之
法不向日為陽背日為陰皆以矩正之謂陰陽[illegible]
木刻之以火養其陰陽之屬後斬以火養其陰故也為陽木體堅故其理稹而堅陰
木體虛故其理疏而柔稹密緻也　鄭氏曰以火養其
陰炙堅之也藃藃暴也陰柔後必橈減幬革暴起　疏
曰若不以火養陰柔之處使堅與陽齊等後以革鞔木
則瘦減革不著木必有暴起若以火養之則雖敝盡不

藃起也　鄭氏曰柞謂輻間迫迮不廣摯讀為槷謂輻
危槷也蓋小而長則菑中弱大而短則轂末不堅圍六
分其輪崇以其一為之牙圍六尺有六寸之輪牙圍尺
一寸矣參分其尺一寸而漆其二則漆者七寸三分寸
之一不漆者三寸三分寸之二假令牙厚一寸三分寸
之二則內外面不漆者各一寸不漆其踐地者也　疏
曰上經不漆者內外面各一寸則兩畔共減二寸漆內
止有六尺四寸中詘其半則轂長三尺二寸又取三尺
二寸為轂之圍圍徑一尺三十三分寸之二矣　鄭
氏曰阞三分之一也捎除也　薛氏曰藪者轂中之空
藪菑輻處是也除藪徑三分之一則藪當徑三寸九分

寸之五弱內面之大穿謂之賢轂外面之小穿謂之
軹賢向內軹向外也　註疏以轂長之圍徑一尺三寸
三分寸之二就其中去一分以四分為賢當徑八寸十
五分寸之八去三分以二分為軹當徑四寸十五分寸
之四此所言轂穿孔大小之法也　王氏曰凡治轂為
之形容欲其直而不曲陳以夏篆之文則欲其正而不
邪施膠薄則不固施筋疏則不強幬以鞔轂欲纏之外
見故貴其負幹則革急而不緩則幬與轂相應而無羸
不足之患矣　疏曰革鞔轂訖將漆之先以骨丸之待
乾乃以石摩平之青白色則善　王氏曰青陽中之色
白陰中之色陰陽中則和無剛柔相勝之弊轂之運轉

以和爲貴故也 鄭氏曰轂長三尺二寸者令輻廣三
寸半則輻內九寸半輻外尺九寸
量其鑿深以爲輻廣輻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扤雖有
良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也故
竑其輻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參分其輻之長
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溓也參分其股圍去一以
爲骹圍揉輻必齊平沈必均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槷而固
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參分寸之二
謂之輪之固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曰量其鑿深以爲輻廣故鑿之深足以受輻之入
輻之廣足以稱轂之所受 [illegible]則固足相
任也扤謂動揺固有餘而強不足[illegible]之所
任也竑度之也[illegible]有重任轂
不折言力相稱也殺衰小之假令輻除入轂之中於外
長三尺則殺一尺以向牙以本大末細則向下利故
泥不粘著之 王氏曰凡爲輻欲其殺適宜近股則
欲豐近牙則欲殺輻近轂曰股近牙曰骹在股則豐若
人之臂股在骹則約若人之脛近足之骹矣 鄭氏曰
參分去一此謂殺輻之數也 王氏曰夫大剛而善
凡物之曲直者齊其用以正焉水平而無偏凡物之
重者齊其體以定焉揉輻以火所以齊其曲直之倨句

〈周禮訂義卷十〉

沈輻於水所以均其輕重之淺深揉輻必齊取諸[illegible]
故也平沈必均欲其肉稱故也然輻資於牙以指牙皆
輻以抱兩者相得則無用於槷而自固故曰直以指牙
牙得則無槷而固不得則雖用槷以行而搖動則槷也
而見矣故曰不得則有槷必足見也前言兵車乘車之
輪皆六尺有六寸又曰眡其綆欲其蚤之正則輪箄之
制尚矣故鑿牙之時其孔向外侵二分寸之二使輻股
外箄蓋輪箄則車行安帖而不掉夫是謂輪之固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澤則是刀以割
塗也是故塗不附侔以行山則是搏以行石也是故輪雖
敝不甐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
之善 杼直呂反 侔下云反 搏直丸反 甐音吝
王氏曰澤水地行澤者以薄爲利山石地行山者以厚
爲利 鄭氏曰杼謂削薄其踐地者侔上下等也附著
也搏圜厚也甐敝也以輪之厚石雖齧之不能敝其[illegible]
旁使之動 林三山曰行澤則其地多塗而濕故欲杼
行山則其地多石而剛故欲侔 王氏曰凡揉木者宜
審曲而執[illegible]其形勢之自然而屈之以火違而逆之則
外廉而絕理內[illegible]損而挫折中旁腫瘇而起善揉牙者無
此三患然後可以成固抱之功所以爲善也傳曰待自
圜之木則千歲無輪物未有不待揉而成者也
是故規之以[illegible]其圜也萬之以[illegible]其匡也縣之以眡其[illegible]

〈周禮集說卷十〉

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數以黍以眡其同
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量
可權也謂之國工 萬當爲禹
鄭氏曰輪中規則圜矣 王氏曰萬於文宜爲矩下方
也 鄭氏曰輪三十輻上下相直從旁以繩縣之中繩
則鑿正輪直矣平沈其輪無輕重則斲材均矣黍猶而
齊以量兩壺無赢不足則同矣侔等也稱兩輪無輕重
則等矣國工國之名工 鄭敬仲曰凡爲輪者規而中
規方而中矩直而中縣橫而中水多寡之同而可量輕
重之侔而可權所以爲國工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爲部

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
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
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
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參分弓長而揉其一參分其股
圍去一以爲蚤圍參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
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
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
馳不隊謂之國工 [illegible]
王氏曰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
也其形圜其數偶此輪人之所以爲蓋也蓋之制上尊

部中爲達常下爲桯旁爲弓部蓋斗也達常蓋斗柄也
桯蓋杠也弓蓋橑也達常小於桯桯小於部故非部無以
納弓於旁非達常無以接部非桯無以含達常斗柄之韻
達常者上通乎部下通乎桯以達于上下者也 鄭氏曰
達常圍三寸徑一寸桯圍六寸徑二寸也足以含達常[illegible]
疏曰凡蓋柄有柄節達常是上節小者下入桯中桯是下
節麤大一倍於達常而含之部是蓋斗四面鑿孔納弓將
展桯圍之六寸以爲部廣廣徑也部長二尺此部即達
常也上入部中亦名之爲部 鄭氏曰達常二尺下接
桯長八尺則蓋高一丈立乘也 王氏曰十分寸之一
以一寸十分之得一分 鄭氏曰爲下起數也枚一分

尊高也蓋斗上又隆高一分廣大也 王氏曰鑿孔大
四分孔上二分孔下四分總厚一寸也 疏曰鑿深二
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此說蓋斗鑿孔中之上下
廣狹之義部廣六寸達常徑一寸鑿深兩畔各二寸半
共有五寸不傷達常也下直二枚鑿孔上正而下低二
分也上文鑿下四枚鑿上二枚不均入今於內畔孔之上
低二分不鑿則鑿上亦四枚也若然部總一寸今鑿上
鑿下俱四枚則鑿內唯有二枚在鑿端一枚其內端又
削使狹止一枚 王氏曰庇覆也車有小大故蓋弓有
長短弓有長短故所覆有廣狹輪之廣小於軹軫之廣
小於輪而弓之隆殺亦以一尺爲差在軹輻末也 鄭氏

曰蓋弓之制揉者近部而平長者爲宇曲六尺之弓三
分之近部二尺四尺爲宇曲矣　王氏曰弓近部平謂
之股猶輻入轂之爲股宇曲之末謂之蚤猶輻入牙之
爲蚤股欲麄蚤欲細故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弓
鑿廣四枚方圍之而爲股圍則一寸十六分也去股圍三
分之一而爲蚤圍則一寸十五分寸之一寸矣參分弓長
以一爲尊尊高也六尺之弓三分之則近部二尺者爲
高矣　鄭氏曰上近部者也隤下曰宇　王氏曰上高
則其勢仰而隆宇卑則其勢俯而下蓋主爲雨設所以
吐水速而霤及遠也　薛氏曰蓋部并達常共不盈長
八尺共什尺也古者以人爲法人長八尺二尺爲宇曲

卑於此則蔽人目高於此則難爲門也　王氏曰弗冒
者弗以衣覆之弗紘者弗以絲繫之中紘而横馳而弓
不落然後可以爲良工

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分車廣去
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
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
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
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圍參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圓者
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
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絶棧車欲
弇飾車欲侈[illegible]

林氏曰名爲車以輿人者作車始於輿故也　王氏曰
輿車中以容人者輿也揬車旁以踐地者輪也横車前
以扼馬者衡也輪崇車廣與衡長俱六尺有六寸三者
相稱矣　註疏與深謂之隧謂車輿從之深上文廣謂
横兵車之隧四尺四寸　薛氏曰植於車輿兩旁爲輢
横於四輢在車前爲人所憑者爲式　鄭氏曰兵車之
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高三尺三寸矣　薛氏曰詩
云依車較兮較兩輢出式上者　疏曰上文式已崇三
尺三寸更增隧之半二尺二寸以爲較則兩輢總崇五
尺五寸矣　鄭氏曰軫輿後横木兵車之軫圍尺一寸
疏曰輿廣六尺六寸六分取一也　鄭氏曰兵車之式

圍七寸三分寸之一兵車之較圍四寸九分寸之八軹
輢之植者衡者也兵車之軹圍三寸二十七分寸之七轛
式之植者衡者也兵車之轛圍二寸八十一分寸之十四
轛者以其向人爲名　王氏曰圜必以規而自中於規
方必以矩而自中於矩立者其直中於繩横者其平中
於水直者直達而不撓如木之生於地繼者膠合而不
離如枝之附於幹以人爲之功而類於天性之自然所
以爲工之巧　鄭氏曰并偏邪相就也其大并於者小
小者強不堪則摧也其小并於大者小者力不堪則絶
也　陳氏曰凡居材者謂隨其材之大小而處之得宜
也小大各得其所則無并矣材之大者其勢強小者其

勢弱用入倚小則小者其勢弱而不勝其所倚則折故引之則絕　王氏曰棧車巾所謂士乘棧車也飾車所謂夏篆夏縵墨車也凡車輿與轂皆鞔以革則固無革者易壞飾車有革以鞔故欲侈侈言縱而向外也棧車不鞔以革故欲弇弇言歛而向於內也

輈人為輈輈有三度軸有三理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為媺也二者以為久也三者以為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輈音張媺音美

疏曰三十工無輈人名以車事為難故別立此職　鄭氏曰輈車轅也詩云五楘梁輈度深淺之數　林氏曰

輈有三度則淺深有數太深則軒太淺則摯惟其中而已　薛氏曰輈之形自從軫前稍曲而上至衡下逆頸以持衡其曲如屋之梁焉軸兩轂中橫截之木也　王氏曰國馬鄭氏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也種馬駕王路戎馬駕革路齊馬駕金路道馬駕象路馬高八尺車軹崇三尺有三寸加軫與轐七寸并輈深四尺有七寸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為衡頸之間矣田馬駕木路馬高七尺車軹崇三尺一寸半加軫與轐五寸半并輈深四尺則衡高七尺七寸也駑馬駕役車馬高六尺車軹崇三尺加軫與轐四寸并輈深三尺有三寸則衡高六尺七寸也此輈之三有度者隨馬之高卑而淺深各異數也　鄭司農云深謂轅曲中　鄭氏曰媺無節目也久堅刃也利滑密也軌前十尺而策半之者謂輈軌以前之長也策御者之策也鄭司農云軌謂式前也玄謂軌是軌法也謂輿下三面之材輢式之所尌持車正也　王氏曰輈軌以前其長十尺策半則五尺也以策五尺則御者執之適可以及馬而無過與不及故也

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圍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圍小於度謂之無任五分其軫間以其一為之軸圍十分其輈之長以其一為之當兔之圍參分其兔圍去一以為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為踵圍

註曰凡任木一句目車持任之材任正謂輿下三面材持車木下面及兩旁見其上盡以輿板不見其面故名也輈軌前十尺與隧四尺四寸凡丈四尺四寸十分之以一為任正之圍則尺四寸五分寸之二　薛氏曰衡車軶也橫於輈頭以扼馬領詩云約軝錯衡　疏曰衡長六尺六寸五分之其圍尺二寸五分寸之一　王氏曰任正與衡任其度如此材苟小焉不足以勝其任故謂之無任　林氏曰易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必使其材之足以當其任而已　疏曰軫間與輿人所云車廣六尺六寸五分之其軸圍亦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與衡任相應　王氏曰輈末入伏兔者謂之當兔　鄭氏曰

輈長丈四尺十分之亦圍尺四寸五分寸之二
任正相應　王氏曰輈頭向下曲而持衡者謂之頸頸
圍得兊圍之二則九寸十五分寸之九　疏曰輈後承
軫處似人之足跗在後故名為踵　王氏曰於頸圍
寸十五分寸之九而去其一則踵圍七寸七十五分寸
之五十二
凡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轅摯其登又難既
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是故大
車平地既節軒摯之任及其登阤不伏其轅必縊其牛此
無故唯轅直且無橈也故登阤者倍任者也猶能以登及
其下阤也不援其邸必緧其牛後此無故唯轅直且無橈

也是故輈欲頎典輈深則折淺則負輈注則利準利準則
久和則安輈欲弧而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
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楗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
不敝此唯輈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輈猶能一取焉
良輈環灂自伏兔不至軓七寸軓中有灂謂之國輈
頎音祈摯竹二反易以豉反縊一賜反援音袁緧七由反
緧音秋楗如字揵音虔又音健甚反竊子召反契苦計反
灂音爵
王氏曰凡輈之深或四尺或三尺三寸或四尺四寸必
以火揉之使其勢曲　疏曰孫順理也欲順其理而揉
之無得如弓之深太曲矣曲必折　鄭氏曰大車牝服
也　疏曰輈人主造四馬車轅因說牝服若亦須

之道　王氏曰輈言其至謂其勢直而下至也輈雖不
可過於深又不可失之直直則其勢下至非特登阤為
難然行登之其傾覆亦易其故非他以其揉之不曲而
深也　軒言其高而上也摯言其輕而下至詩曰戎車既
安如輊如軒以其軒輊適中此所以安也夫大車於平
地既已節其軒輊之任若其登阤牛不退而偪伏其轅
則轅必重而縊繫其牛頸此亦轅直且無橈之過也凡
登阤者自下而上其用力為多故云倍任夫登阤雖倍
任然力之强者猶能以登及其下阤不援摩其車之邸
則車之速下而緧就牛之後此亦以轅直而無橈之故
也由此觀之轅不可以過曲亦不可以不曲此輈之三

度所以其深皆有常數也　疏曰自是故輈欲頎典已
下還說四馬車轅　王氏曰詩云碩人頎頎又云頎而
長兮言長也典讀如六典之典言常也蓋輈長丈有四
尺四寸過此則其長為有餘而贅不及此則其長為不
足而虧皆非法度之常也　鄭氏曰揉輈太深傷其力
馬倚之則折也揉太淺則馬如負之　王氏曰輈深則
折者則所謂弧深也淺則負者則所謂直無橈也輈注
則利準者輈所以駕馬引之而進若水之注然其勢順
矣故其行則便利而不滯準平而無礙利準則無傾覆
之敗所以能久也夫無深折淺負之病而有利準之効
此唯輈之和也和則人乘之而安荀卿曰馬駭輿則君

子不安輿此不和之効也鄭氏曰利則利準則久和則安也
林氏曰輈欲弧而無折者有弧之勢而無弧之深也
王氏曰輈欲如弓之形而不可以太深太深則折矣木
之直理爲經輈欲順木理而爲之可以斷絕也逆理
而不經斯絕矣馬所以駕車車之進以馬行爲主人所
以馭馬車之退則以人馭爲主𩣡馬駕玉路齊馬駕金
路之類凡車之任重致遠皆馬之力大僕馭玉路齊僕
馭金路凡馬之疾徐進退皆以人馭爲主詩云兩驂如
舞兩服齊首又曰六轡在手執轡如組是已　林氏曰
進退與馬人謀者言進退之易與人馬之意相應駕車
之馬馭車之人與輈相得故相應也　王氏曰終日馳

騁而左不楗者言輈之和則尊者在左而無蹇倦之病
也行數千里而馬不契需者合而相倚曰契緩而不進
曰需鄭司農云契需謂不啇言輈之和則馬雖行數千里之遠
無契需之患矣終歲御衣衽不敝衽謂裳也車行而無
搖動之勞則御者衣衽亦無傷敝之害也　鄭氏曰此
唯輈之和也謂進則與馬謀已下登上也輈和勸馬用
力及馬止輈尚能一前取道背易進也　王氏曰詩曰
五楘梁輈蓋輈之上爲五束其楘有五故之以筋膠
而環飾之以漆故謂之環瀆也自伏兔至軓蓋如式深
也尺有四寸三分寸之二也自伏兔不至軓七寸則是
去有爵也以輈之長丈有四尺四寸除之所空者丈有

三尺三寸其不空者惟七寸而已朝輈無傷鬛之敝而
其文飾常存非國工之巧其能及此乎指其人之巧而
言之則謂之國工指其器之良而言之則謂之國輈
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
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
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
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斿音留
疏曰此總上文車及蓋取象之意又車上皆建旌旂故
因說其義也軫之方是據輿而言軫者輿之本也　鄭
敬仲曰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其寓於蓋
軫輪輻之間者亦徒爲美觀哉凡以載道而與之俱也

王氏曰蓋在上以覆乎下故象天體之圜軫在下以載
乎上故象地體之方聖人參焉以位乎其中而三才之
道備矣　鄭氏曰輪象日月者以其運行也日月三十
日而合宿老子曰三十輻共一轂　疏曰天之列宿二
十有八而蓋弓之數象之　林三山曰二十八星分布
天之四方而經天之度蓋弓二十有八亦分布於上而
蓋爲之經故以象星也　陳氏曰凡旗皆橫幅爲縿首
其垂爲斿縿首皆正幅用絳帛爲之斿則屬焉　疏曰
此九斿七斿六斿四斿之旌旗皆是天子自建非謂臣
下以其九七六四不與臣下命數相當故也若臣下則
皆依命數然天子以十二爲節乃用九七六四者上得

兼下也　鄭氏曰交龍爲旂大火蒼龍宿之心其屬有
九星鳥隼爲旟鶉火朱鳥宿之柳其屬七星熊虎爲旗
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龜蛇爲旐營室玄武宿
與東壁連體而四星　王氏曰大火東方之星鶉火南
方之星伐西方之星營室北方之星　疏曰弧旌者弧
弓也旌旗上有弓所以張縿幅枉矢者就旌旗張縿弓
上亦畫枉焉以象弧星也覲禮曰侯氏載龍旂弧韣
鄭次深先生車制說聖人作車圜而爲輪方而爲輿曲
而爲輈皆有制度轉而無窮無作則止者輪也輈之平
上拱之平下者輿也載欲準行欲利以需爲病以擾爲
戒者輈也輪以運輿以載輈以服三者備然後行改其

周禮集說卷十　二十七

車乘車之輪各六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轂
以利轉輻以直指牙以固抱轂之材中以虚受軸大穿
爲賢小穿爲軹外以實受輻故二分在外一分在內轂
之末則軹是也轂之約則篆是也軸之近轂則謂之股
近牙則謂之骹股入轂中謂之菑骹入牙中謂之蚤決
牙之材或謂之渠其大足以抱輻故也或謂之揉揉木
以爲之故也轂又有革以鞔之輻有縷以固之牙又有
漆以飭之此輪之制也即輿以考之兩輢上出式者較
也較下橫一木者式也軹則輢之植者以其旁止於此
故曰軹轛則式之植者對人而言故曰轛輿後橫木則
曰軫式前橫木則曰軌此輿之制也即輈以考之國馬

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駑馬之輈深三
尺有三寸適當伏兔圜在前持衡則爲頸圜在後承軫
則爲踵圜此輈之制也且輪之中有軸所謂軸有三理
也輿之下有轐所謂加軫與轐是也輈之前有衡所謂
衡任是也軸末則有轄助輻則曰輔輿閒橫木則曰軫
條木乘輿則曰棧大車軸端則曰輗小車軸端則曰軏
其制雖考工記無所見要其計皆相資以致用闕一不
可故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橫木
可以名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之也其爲車也有長轂
者有短轂者有狩輪者有徐輪者有反揉者有不揉者
有兩輪者有四輪者有輔輻者有無輻者有曲輈者有直

周禮集說卷十　二十八

輈者直輈有一轅者有兩轅者有直輿者有曲輿者
鉤車曲輿有廣箱者有方箱者有重較者有單較者或
駕以馬或駕以牛或挽以人或飾以物或飾以漆或樸
以素皆因宜以爲制稱事以爲之文也
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聲㮚氏爲量
段氏爲鎛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
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
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參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
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
之鑒燧之齊 齊才細反段丁亂反
疏曰此經與下攻金之工爲目　鄭氏曰多錫爲下齊

大刃削殺矢鑒燧也少錫為上齊鐘鼎斧斤戈戟聲鍾
錞于之屬量豆區鬴也鍾器錢鎛之屬刃大刃刃削之
屬　王氏曰下文築氏為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則用
錫為多故曰執下齊以削為下齊而言築氏執之則大
刃鑒燧之屬皆下齊也冶氏為戈戟四分其金而錫居
一則用錫為少故曰執上齊以戈戟為上齊而言冶氏
執之則鐘鼎斧斤之屬皆上齊也舉築冶二工而它類
可知矣　鄭氏曰金有六齊以丁皆和金之品數　疏
曰六齊四分以上為上齊三分以下為下齊　王氏曰
凡以金為器必濟之以錫蓋金性堅剛而錫則柔而金
或赤黑而錫則青白以柔與剛濟堅剛則其為器也不

折以青白而齊赤黑則其為色也明晳然所用之錫各
隨而有多寡之不同此所以有六齊也鐘以擊聲以宣
則用錫為最少故六分其金而錫居一斧以伐斤以斫
則用錫宜差多故五分其金而錫居一戈戟皆用之以
刺防其或挫折用錫宜多於斧斤故四分其金而錫居
一凡此皆上齊者也大刃則戕傷之屬其刃為加人箭
之斬斫則防其易虧缺故三分其金而錫居一削書刀
也殺矢用諸近射田獵也削以制書殺矢中之則死皆
欲其堅刃不脆其用錫又宜多於大刃故五分其金而
錫居二鑒燧以取水火於日月或用之以照以明水火
上故用錫為最多而金錫相半焉凡此所謂下齊者也

築氏為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而無窮敝盡而無
惡
鄭氏曰削今之書刀　疏曰古者未有紙筆以削刻字
至漢仍有書刀是古之遺法也反張為之　王氏曰削
長一尺博一寸合六削而圜之其勢必欲圜而成規所
以制其體也　鄭敬仲曰書曰器非求舊惟新故削欲
其新而無窮若庖丁解牛十九年而刃若新發於硎
鄭氏曰刃也脊也其金如一雖至敝盡無瑕惡也　王
氏曰此皆材美工巧之效所謂魯之削不過也
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內倍
之胡三之援四之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

短內則不疾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鋝戟廣寸有半寸內三
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鋌徒頂反句古侯反垸胡版反
鋝力劣反中丁仲反刺七亦反
王氏曰傳曰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為戈戟之刃必
鎔金為之故名官以冶氏以冶氏為殺矢刃長寸圍寸
鋌十之重三垸者鄭氏謂似補脫誤在此蓋五分其金
而錫居一謂之殺矢之齊冶氏執上齊而此言冶氏為
殺矢殺矢與戈戟異齊豈同工乎則冶氏為戈戟非殺
矢明矣鋌箭足入槀中者鋌十之則其入槀中者凡一
尺矣重三垸先儒量名也司馬法曰戈戟者刺之則
戟皆刺兵也戈有二刃廣二寸者援內援與胡言之皆

徑二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胡謂子之曲而旁出者
也援謂直刃之上達者也內倍之則其長四寸胡三之
則其長六寸援四之則其長八寸　薛氏曰柲長六尺
六寸合援之八寸內之四寸共長七尺八寸矣　王氏
曰戈之四病皆指胡而言之戈之句主於胡故胡之曲
直鋒本必橫而取圜於磬折已倨謂胡過於直可以刺
而已以之鉤人則不入也已句謂胡過於曲可以鉤人
而已以之啄人則不決也長內謂胡以內過長則援短
必曲於磬折引之則與胡並鉤故折前短內謂胡以內
過短則援長必倨於磬折引之則不能達及故不疾
疏曰倨胡子之直者句胡之曲者倨與句皆有外廣體

於二寸自然無上四疾也　王氏曰倨之外胡之裏也
句之外胡之表也胡之表裏皆博則廣其本以便用也
嘉戈之制其廣三寸而胡之表裏[illegible]二寸以其
所用以鉤者主於胡故也重三鋝先儒謂鋝為鍰與呂
刑所謂其罰百鍰二百鍰之鍰同也鍰重六兩大半兩
三鋝則凡一斤四兩也戟亦戈之類戈二刃戟三刃則
其廣宜少殺於戈然後便於用故戈廣二寸而戟廣寸
半戟之長亦尺有二寸胡之長亦六寸特其胡內之接
柲有援長於戈之內半寸而已故內三之則凡長四寸
有半寸矣胡四之則長六寸援則中鋒之五刃五之則
其長七寸有半寸與內之長亦共尺有二寸而已胡曲

上向在兩旁橫貫之也倨句中矩亦指其胡而言之也
其形磬折中矩之方　鄭氏曰刺者著柲直前如鐏者
也　薛氏曰戟柲長一丈四尺八寸合援之七寸半內
之四寸半共長一丈六尺車戟常是也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為之莖
圍長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參分其臘廣去一以為首廣而
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鋝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
其莖長重七鋝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
鋝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臘力合反莖戶耕反
鄭敬仲曰劍所以衛暴除惡以桃氏為之桃能辟除不
祥故也　註疏臘謂兩刃兩面各有刃也劍脊中高兩

面趨鍔鍔即鋒也莖在夾中者圍二寸半長五寸　薛
氏曰人所握處曰夾中穿劍納於夾中者曰莖設其下
而大者曰後從夾中後却稍大之於操執則易制也
俞氏曰中其莖則易把握設其後則張而易制　薛氏
曰圓於上以援刃者為首於臘廣二寸半之中去其一
以為首廣而圍之則首圍其徑凡一寸三分寸之二
疏曰此劍把接刃處也　鄭氏曰上制長三尺重三斤
十二兩中制長二尺有五寸重二斤十四兩三分兩之
二下制長二尺重二斤一兩三分兩之一人各以其形
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之士能用五兵者也樂記
曰武王克商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

鳧氏為鍾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
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鍾縣謂之旋
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
攠謂之隧欒力端反銑先典反鉦音征甬音勇縣音玄攠
音摩隧音遂
鄭敬仲曰鳧之為物入水而不溺勝水而不淫先王作
樂亦欲其無淫溺之音　薛氏曰鍾口兩角謂之欒鍾
之所先故名銑　鄭氏曰于鼓鉦舞此四者鍾體也鄭
司農云于鍾脣之上袪也　薛氏曰氣之上達焉之下
于言和也　俞氏曰鼓則于上所擊處故云鼓鉦在鼓
上居鍾體之正鼓舞之正中者故云鉦舞則在鉦上聲

之震動於此者故云舞　林三山曰舞者音之所發動
者也又其聲莫不有節取舞蹈屬有節之義　鄭氏曰
甬衡此二名者鍾柄也　薛氏曰體所以出聲柄所以
垂體甬出舞上取其盡而有繼之意故云甬衡者平也
衡居甬上又小於甬　林氏曰鍾所賴以為平者則衡
平而不陂也　鄭氏曰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旋蟲者
旋以蟲為飾　林氏曰旋言其文之回旋也幹者言其
強而能屬鍾也　鄭氏曰帶所以介其名也　王氏曰
鍾帶者其形條而細若帶焉以介鐘而正其名如篆籀
之文而義隱于其中故又云篆凡數事以篆數物以枚
篆間有鍾乳以夾鼓與舞故又云枚　林氏曰枚言其

數之可數也　王氏曰日在上景在下精入乎神而以
景出乎明而大枚別而可數故枚又謂之景　鄭氏曰
攠所擊之處攠弊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
十分其銑去二以為鉦以其鉦為之銑間去二分以為之鼓
間以其鼓間為之舞脩去二分以為舞廣以其鉦之長為
之甬長以其甬長為之圍參分其圍去一以為衡圍參分
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
王氏曰前言鍾之形體有異名此又言其大小長短之
制　陳氏曰典同凡為樂器以十有律為之數度若黃
鍾之律九寸十六之而銑取其十以為度則銑當徑五
寸有奇餘律各隨其數起之　王氏曰凡鍾之制皆下

侈而上斂故鉦之徑得銑徑十分之八而銑間則與鉦
同也鼓間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分之六也舞脩舞之
長也與鼓間等舞廣舞之徑也又去二分則居銑徑十
分之四以此推之則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與舞脩
相應也然舞上下既促則當以橫為脩從為廣則上不
失於太斂下不失於太侈矣　鄭氏曰以其鉦為甬之
長并衡數也甬圍三分去一以為衡圍衡居甬上又小
矣　賈氏曰旋即鐶也形如璧羨所以屬柄　疏曰假
令衡居一分甬居二分共三分二分在上一分在下以
屬旋當甬之中央
[illegible]之所震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弇之所由興有說鍾已

厚則石已薄則播侈則柞弇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十
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
鍾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深而圜之（圜音𨶹說如鍬 夊楷側百夊）
王氏曰樂之作以聲爲主鍾之所尚者聲聲之所出者
形形有不同則聲亦隨異薄厚侈弇者形也淸濁者聲
也然則鍾聲之淸濁乃出於鍾形之薄厚侈弇原其所
自豈無故乎物之成理雖具於才說之間而器之制作
則有可說之義記曰工依於法而游於說殆謂是也作
而起謂之動動而遠聞謂之震薄厚之所震動侈弇之
所由興即形而言其聲也淸濁之所由出即聲而言其

一〈周禮集說卷十〉一　三二五

形也聲出於形之不同形出於制之異度是故其形厚
者其聲石而不出其形薄者其聲播而多散其形侈者
其聲迫笮而出疾其形弇者其聲鬱蔑而不發其甬長
則其聲震而遠聞凡此皆鍾之失度而其聲之失中也
是故大鍾者必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者必
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蓋鉦間鼓間各居其銑十
分之六則取此以爲之厚而已然後無已厚則石之失
也鍾大則形長大而失於短故聲疾而短聞鍾小則
形短小而失於長故聲舒遠而後聞遂則于上之攠是
也六分其鍾體之厚取其一以爲隧之深則不傷於鍾
體必圜而不方則有運而行之之意　陳氏曰國語周

景王鑄無射又爲大林以覆之單穆公曰先王之制
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呂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
用於是乎出於州鳩曰細抑大陵不容於耳非和也聽
聲越遠非平也又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
中聲而量之以制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又左傳曰夫樂
天子之職也音樂之輿也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
樂小者不窕大者不槬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如是
則聲之或薄或厚或小或大或遠或近不可不察也
㮚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權之然後準
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鬴深尺內方尺而圜其外其
實一鬴其臀一寸其實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

一〈周禮集說卷十〉一　三十六

其聲中黃鍾之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
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𤪿𨭸鍘鈑鉼釘）
王氏曰㮚之爲義縮而栗者有堅栗難渝之意先王之
爲量使四方觀之以爲則萬世守之以爲法以立天下
之信而無敢渝焉所以名工謂之㮚氏夫六分其金而
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量之用金錫與鍾鼎同金錫之
爲物必煉之使精不復減耗然後可久焉故治於權之
以眡其輕重之齊次於準之以眡其高下之平終於量
之以眡其多寡之均然後以之爲鬴焉晏子曰六十四
升爲鬴管子曰百升而成鬴以㮚氏攷之則鬴爲百升
而所謂鬴則斛也夫五量之法其數本起於黃鍾之龠

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律歷制曰其
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
耳爲升右耳爲合龠梓人曰爵一升而觚三升獻以爵而
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所謂豆則斗也然則深
尺内方尺而圜其外其實一鬴則脩其上而爲斛矣其
臀一寸其實一豆則脩其下而爲斗矣其耳三寸其實
一升則言其左耳矣至於右耳則其實一合而已内方
而外圓則天地之象也其臀一寸其耳三寸則陰陽奇
耦之義也　陳氏曰内方所以處數外圓所以利用臀
卑而傳故因其傳者爲豆耳高而小故因其小者爲升
古之制器而象皆若然哉　鄭氏曰一鈞重三十斤也

聲中黄鍾應律之首也　王氏曰其重一鈞則權衡之
法寓焉其聲中黄鍾則律呂之法寓焉夫黄鍾六律之
本而宫爲五聲之綱量之所制其本起於黄鍾之龠其
成也聲又復中於黄鍾之宫豈非以天下之法於此乎
出而五則之法於此乎成歟非特此也宫於五行爲土
於五常爲信則以量爲法度之主且以立信於天下故
也惟其立信於天下故與天下爲公平而不敢私焉用
槩所以爲平不稅所以爲公　陳氏曰槩平也謂斗槩
以竹木爲之五量資之以爲平月令仲春正權槩管子
曰釜鼓滿則人槩之　雜説黄鍾是一陽方生其時以
冬至其數也以九其聲也以中量本是斂底物事是多

實均出入何與於器惟其得器之精微天地陰陽之正
氣然與之合致天下皆於是取平但欲其平而已非有
取之之意詐者以不稅爲租稅非也後世有陳氏者乃
以公量收私量貸以竊民譽敢於變壞先王之制度悖
天地陰陽之正氣聖人所以深惡之　王氏曰量必爲
之銘焉所以識之使不亡也　鄭氏曰銘刻之也時是
也允信也臻至也極中也言是文德之君思可以爲民
立法者而作此量信至於道之中既成以觀四國以觀
示四方使放象之永長也厥其也茲此也又長啓道其
子孫使法則此器長用之　鄭敬仲曰量之爲物其粗
則寓於規矩法度之末而其妙極於天下之精微蓋出

於時文之思索而歸諸大公至正之道民所取中而莊
者也雖童子適市莫之或欺矣出之以内宰掌之以司
市一之以合方氏同之以行人凡以觀四國也舜之巡
守所以同度量而孔子亦曰謹權量四方之政行焉五
子之歌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
石和鈞王府則有所謂永啓厥後茲器維則是也
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氣竭
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後可鑄也
疏曰狀形狀也候其煙氣以知生熟之節　王氏曰凡
用金爲器者皆和之以錫其用金錫必鎔煉之使精然
後以金汁入模而鑄爲方其改煎金錫有氣之可觀者

陽也其氣純而不雜黄白陰也其氣雜而不純故始而
鎔之則陰雜之氣多而爲黑濁黑濁之氣旣竭然後黄
白之氣次之黄白之氣旣竭然後青白次之青白之氣
旣竭然後青氣獨見焉陰雜之氣消盡無餘所存者純
陽不雜之氣而已則其煉之至精然後可用以鑄焉則
其器用而無敝久而獨存可以埀無窮而施罔極矣

段氏闕

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
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
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
摯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革之道眡其鑽空欲其惌也眡

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
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
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
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摯音至 鑽作官反 空音孔 惌於元反 [illegible] 朕直忍反 櫜音羔 更音庚 齘戶界反〕

王氏曰戎事以甲爲主古之言兵者多先以甲胄自傳
說戒高宗則曰惟甲胄起戎魯侯之誓則曰善敹乃甲
胄然則甲以自衛其用革不可以不堅所以必擇犀兕
之皮而爲之所謂函人惟恐傷人者也　鄭氏曰鄭司
農云合甲削革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爲甲　陳氏曰屬
謂上旅下旅之中皆有此札續之數一葉爲一札上古者

以革爲甲堅者札長故其屬少革之次者其札短
屬多〔[illegible]〕　王氏曰革堅者歷久而後敝犀甲
之壽則不若兕甲兕甲則不若合甲故犀甲則壽百年
兕甲則壽二百年合甲則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
者因服者之形而爲之容也蓋人之身有大小長短之
不齊過之則有餘不及之則不足必其甲之足以容其
身而後可惟其因人之身而爲容然後以之制革則無
贅彇之患故曰然後制革　註疏制革裁制札之廣袤
上旅謂以上爲衣也下旅謂以下爲裳也春秋傳曰棄
其甲裳是也　王氏曰權以知其輕重使上下等而若
一則無偏重之患以其長爲之圍從横欲周其身而已

摯之[illegible]也凡甲必鍛革爲之不摯則鍛之不孰不孰
則革不堅而易壞鍛之太孰則革過爽而易曲也　鄭
氏曰鄭司農云惌小孔貌　俞氏曰鑽空以受綫欲其
惌小而不宣綫　王氏曰鑽孔欲其小而無縫則革
堅而難壞也革之裏則欲其和易而不敗蔑則其材堅
久而難敝也　鄭氏曰朕謂革制也　王氏曰革之制
欲其直而無撓曲則其制善而無惡也　鄭氏曰鄭司
農云櫜者[illegible]中也春秋傳曰櫜甲而見子南　王氏
曰欲其約而不大則容韜而能周舉其甲而眡之則欲
其豐大炳然而可觀所以爲明也　疏曰人之齒齘不
齊札葉參差與之相似　王氏曰衣之於身欲其四旋

而無不齊變者隨人之身而便利也 鄭司農云材正

材善也

鮑人之事望而眡之欲其荼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而滑

也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眡其著欲其淺也察其線欲其

藏也革欲其荼白而疾澣之則堅欲其柔滑而腥脂之則

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

則是一方緩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

也必自其急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博爲帴也

卷而摶之而不迆則厚薄序也眡其著而淺則革信也察

其線而藏則雖敝不甐 甐音吝 鄭讀或作[illegible] 學反又音蹸 直[illegible]反 [illegible]戶管反 [illegible]本 角[illegible] 叚甲反 [illegible]音人 [illegible]反 [illegible]音信 音各

王氏曰先儒以鮑爲鞄鞄柔革之工也革雖一物之微

而作治之工爲最多或用之爲鞔飾或用之爲器物一

皆取足於鞄人所以獨言鞄人之事也與夫畫繢之事

事人之事同意遠而視其革欲如茅莠之色白也以手

頑擱之欲柔順而滑利也卷謂欲其舒也摶謂以手摶

之欲其無敝撓而邪迆也眡其著欲其淺者謂鍛治之

善鋪著之則雖厚如薄也察其線欲其藏者謂縫革之

縷欲隱而不露也革色白如荼莠其質雖美矣必疾澣

之不使久居水中則堅而難壞也革欲其柔順滑利而

厚脂之則柔耎也凡柔革用脂以手展而伸之欲其直

而無撓也伸之直而無撓以其裁制之其材正而不偏

也信之而枉則其體緩急不均也自其急者易敝故先

裂也苟自急者先裂則革雖博而如淺也是以廣爲帴

矣卷而摶之而不迆以其體均而厚薄各得其叙也眡

其著而淺其斯革信而無縮緩之偏也察其線而藏則

雖敝而無摩礲之傷也

韗人爲皐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

穹者三之一上三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

之鼖鼓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冒鼓必

以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

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 韗音運 穹去弓反 三正音征 之如字 鼖扶云反 久 聞音問下同

鄭氏曰皐陶鼓木也 王氏曰冒鼓雖以革其質必以

木皐之始也陶言中虛而如陶冗然也爲鼓者始於斲

木以爲質終於制皐以成聲此皐陶之義也左右端謂

兩頭也中央廣一尺版中廣而兩頭狹所以爲穹隆也

左右端與中其廣雖不同而版之厚則同於三寸也穹

者三之一謂鼓中穹窿而起者居鼓面三分之一也其

鼓四尺者版穹加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上三正者

兩端與中其相取之數又貴乎直而正也兩端與中相

取之數正則其六尺六寸三分之而其數各二尺二寸

也先儒謂晉鼓大而短以此爲晉鼓理或然也 註疏

正直也三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

弧曲也下文臯鼓倨句磬折即弧曲不如此三處所數
等爲三直　鄭氏曰鼓四尺言鼓面也其圍十二尺中
圍加於面之圍三分之一則中圍當十六尺徑五尺三
寸三分寸之一大鼓謂之鼖以鼖鼓鼓軍事　王氏曰
臯鼓長丈二尺鼓面亦徑四尺　鄭氏曰以鼛鼓鼓役
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
陳氏曰鼛鼓倨曲磬折則臯鼓中高而兩端下矣　王
氏曰臯鼓即鼓人云鼛鼓　鄭氏曰冒鼓象鼓以革也
啓蟄立春之中蟄虫始聞雷聲而動鼓所以取象也
王氏曰良鼓其革調急而瑕隨臯陶周闕若環之積於
內而音見於外也鼓之聲隨其形之大小長短而已大

而短則其勢促而迫故聲疾而短聞小而長則其勢展
而伸故聲舒而遠聞

韗氏闕

裘氏闕

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
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
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
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
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
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王氏曰陰陽裂而爲五行章而爲五色播五行於四時
皆陰陽之事雜四時於五色者皆陰陽之理然則畫繢
之事雜五色而藏施者豈徒以爲設飾之觀而已哉畫
繢之事不過五色而已模成物體而各有所分畫則謂
之畫分布五色而會聚之則謂之繢所謂青與白相次
此之謂繢也所謂山以章之類此之謂畫也故司几筵
有繢純畫純此畫繢之別也　疏曰雜五色而下有六
色者玄與黑相類也此是先舉六方有六色之事也
王氏曰言青而繼以赤言白而繼以黑此五行之相生
也言青而次以白言赤而次以黑此五行之相克也言
天而繼以地言玄而次以黃此天地之相偶也相偶所
以相合相生所以相繼相克所以相治陰陽自然之理

也物相雜故曰文文之成而爲章東方青則純乎陽南
之赤則雜乎陰陽剛而雜以陰柔故青與赤謂之文南
之赤則陽之生氣於是乎極西之白則陰之殺氣於是
乎中陰出而以成陽爲事故赤與白謂之章　鄭鍔曰
曰黼象斧形斧所以立威天地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西
北用武之方也故白與黑謂之黼黻則兩已相背盡北
則藏物之方東則帝出之方故黑與青謂之黻　氏
曰鄭氏注云自東方謂之青以下至玄與黃相次此言
畫繢六色所象及布采之次第繢以爲衣白青與赤謂
之文至五采備謂之繡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凡
繡以絲　王氏曰土以黃象其色也其象方象其形也

黃者土之正色方者地之正體也地道靜而有常天道動而無常隨四時而變其色所以象天之用也地二生火其形雖銳而其性圓而無乎不圓火以圜象其性也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畫山者雖象其文之成章而必取其上正之形故山以章龍能作雨以澤物故畫龍必以水故曰水以龍鳥獸蛇者所謂華蟲之畫於衣與夫鳥隼之旟熊虎之旗龜蛇之旐皆所以象其形也古之畫繢之事以見於衣服車旗宮室器物之間者豈徒然哉鄭氏曰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章明也繢繡皆用五色章明之是爲巧　䟽曰此經總結上文也　王氏曰天下之事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故內有可貴之質然後外飾之以備成之文素功者質也畫繢者文也惟白能受采故素功先於畫繢也孔子曰繪事後素殆謂此歟三山林氏曰繢爲陰所以象陰之効法畫繡爲陽所以象陽之成象然六色形於木金火水土爲次者蓋以五行相勝而相用五采以木火金水爲序者蓋以五行相生而相繼也何則六色繢於衣衣爲陽陽主生始而與陰爲用故設色之次以其相用者象之五采繡於裳裳爲陰陰主順成而與陽爲繼故布采之序以其相繼者象之土之色黃火之色赤土之象方火之性圓所謂天時變若天道無常所主者變聖人觀象所因者時四時之天各有色矣烏得不從其變哉若夫天以星辰爲章

地以草木爲章則山以章者象其文而以龍不窮於澤則水以龍者象其物而已凡此皆畫之於服者也龜蛇爲旐取其完且果也鳥隼爲旟取其執且速也熊虎爲旗取其猛且毅也凡此皆畫之於旗者也然九章之服而獨言火山龍九旗之物而獨言鳥獸蛇者皆畫繢組繡之功於此爲甚歟

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湛子[illegible]反秫音述淳音均[illegible]云反[illegible]留反）

王氏曰天官有染人而此又有鍾氏鍾氏染羽而已羽之爲物雖微而旌旗車服之用重而不可廢此先王所以獨立官以掌之　三山林氏曰羽之爲物雖輕而用重先王用之以爲車飾則若重翟厭翟翟車之類用之以爲旗飾則若全羽爲旞析羽爲旌之類　王氏曰朱謂朱砂以爲朱也丹秫赤粟也以朱湛漬丹秫以染羽至於天時之一變而後炊熾之以羽之入色爲難也始以朱秫湛熾之其色爲未深又從而淳沃以漬之爾雅曰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成緅又復再染以黑則成緇矣

筐人闕

㡛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湅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

諸溼器之以蜃清其灰而盝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盝之而塗之而宿之明日沃而盝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揮音暉湅音練涗書銳反漚烏豆反暴步卜反欄音蘭溼烏豆反盝音鹿

王氏曰治絲帛而孰之謂之慌涗水灰水也湅絲以以灰以水和解其灰而浸漬之七日則取其絲而出之去地一尺而暴之晝暴諸日以陽氣溫之也夜宿諸井以陰氣寒之也陰陽之氣和則絲帛之□又湅帛煉欄木以為灰煮而孰之使泊厚故曰渥淳既渥淳之又盛之以滑澤之器從而浸淫之以蜃灰既澄而清則盝而出之而擇去其剏惹之蜃灰而沃之以水又盝出之又從以蜃灰塗之使經宿焉明日又沃以水右盝出之始以暴諸日而溫之以陽氣宿諸井而寒之以陰氣焉此湅絲帛之法也

周禮集說卷之十

吳□後學前□□陳友仁 君復 編

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圭璧五寸以祀日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駔琮五寸宗后以為權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駔琮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為權兩圭五寸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㮚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illegible]

王氏曰德莫備於天子故鎮圭其長尺有二寸備天數

也九者陽數之極七者陽數之盛上公九命侯伯七命
其禮侯各眡其命之數故其圭有九寸七寸之差　鄭
氏曰命圭者王所命之圭也朝覲執焉居則守之子執
穀璧男執蒲璧不言之者缺耳　林氏曰公侯伯之圭
謂之命以其出於王所命也禮出於天子而諸侯受命
焉　鄭氏曰天子名玉曰冒者言德能覆蓋天下也
陳氏曰詩云下土是冒言覆下也書有上宗奉同瑁其
形四方其數四寸所以冒四方也　鄭敬仲曰古者天
子頒瑞於諸侯而使守之以為贄來朝也必輯而合之
以為驗故天子之冒圭則邪刻其下諸侯瑞圭則邪缺
其首上下相合所以並天下之信也　林氏曰德不足

以冒四方則不足以朝諸侯故執四寸以示其能覆冒
四方也天子之玉用全則示其德純而不雜故君子貴
玉而賤珉　鄭氏曰鄭司農云全純色也龍當為尨尨
謂雜色也玄謂全純玉也龍瓚將皆雜名也[illegible]
[illegible]卑者下尊以輕重為差玉多則重石多則輕公侯
四玉一石子男三玉二石[illegible]
[illegible]但　王氏曰繅子男執皮帛則皆所
謂三帛是也大宗伯以禽作六摯言孤執皮帛而可服
言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此王之孤也典命
言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此公之孤也典命
言諸侯之適子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則王之孤公之
孤與諸侯之適子未誓者皆執皮帛矣天子圭必中　鄭
氏以必為縪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隊夫天子平旦
而搢冠日出而眡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宜兢兢業業
以致其謹焉故執此以為戒也、疏曰按聘禮五等諸
侯及聘使所執圭璋皆有繅藉絇組絇組所以約圭中
央恐失隊即此中必之類　王氏曰四圭尺有二寸備
天數也　薛氏曰天子以十二為節於璧四面各琢出
一圭長尺二寸　鄭氏曰大圭或謂之珽玉藻曰天子
搢珽方正於天下也終葵椎也為椎於其杼上明無所
屈也杼摋也　疏曰圭首六寸為椎已下杼之也言大
圭者以其長故以大稱之以其搢於衣帶之間同於衣

服故以服言之　王氏曰大圭長三尺備三才之義也
劉氏曰人主德通於三才也　註疏大司徒云夏日至
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其景適與土圭等若冬至日
景丈有三尺以致日度景至不至也不至則為非地中
薛氏曰祼圭有瓚瓚如槃大五升口徑二寸其柄用圭
圭長尺有[illegible]寸有流前注凡流皆為龍口唯宗廟有祼
王氏曰琬圭以象德文事也故言繅除慝易行義事也
故言判規凡圭剡上寸半琰圭剡半以上半其圜而剡
之故云判規其長皆九寸以九者陽數之極而能變者
也以象德則欲其變而日新以除慝易行則欲其變而
從新也肉倍好謂之璧羨徑也好璧孔也好三寸肉六

寸也則璧之圍九徑九寸也今殽其旁一寸而延之以
爲尺其廣八寸其長尺矣自此積之則爲仞爲尋爲常
皆自是生焉其數可至於無窮矣夫度在禮則起於璧
羨在樂則起黃鍾之長先王以爲度之不存則禮樂之
文熄故作此使天下有考焉圭璧之長五寸致天數也
故以祀日月星辰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琮以錦蓋侯
伯享禮也璧禮天之玉故以享天子琮禮地之玉故以
享后於此言享天子而不言享后者以諸侯來享以天
子爲主故也必九寸以九爲陽數之極也穀圭以穀不
失性生生而不窮故天子以加穀於束帛以聘女天子
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璋璜以權焉於大山川用大璋加

文飾也於中山川用中璋殺文飾也於小山川用邊璋
特飾其邊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以山川有小大
之差也半圭曰璋以璋爲柄以勺承流射以貫勺射如
射之貫其頭刻出者也以象山川之通氣三璋之勺形
如圭瓚以黃金爲之而其外以青金飾阻固之義也又
以朱飾其中焉 鄭氏曰鼻寸龍頭鼻也衡勺徑也其
祈沈以馬宗祝亦執勺以先之禮王過大山川則說用
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 林氏曰宗
主禮者祝通神者 鄭氏曰大璋亦如之以上大璋之
文飾皆亦如邊璋七寸射四寸牙璋中璋皆有鉏牙之
飾於琢側先言牙璋有文飾也 王氏曰典瑞言牙璋

以起軍旅以治兵守而不言中璋則中璋特牙璋之次
者也軍旅兵守事有小大故有牙璋中璋之異以琮爲
權以組係之則謂之組琮權以等輕重先王懼其制之
不存則天下後世無所考焉故天子以與宗后皆有組琮
以爲權也后則五寸天子則七寸隆殺之辨也 鄭司
農云權以爲稱錘以起量 王氏曰鼻寸以爲權故有
鼻也則宗后可知矣大琮后以爲所守之玉所以守內
治也內鎮猶王之有鎮圭尺有二寸與鎮圭同琮方以
象地故后守之四圭尺有二寸以象天數之全也兩圭
五寸以祀地以象土數之生也祀地之玉以琮故諸侯
享於所由相聘君之夫人亦必用之必瑑之則以別於

禮神之玉也案几皆以玉飾之人之所椅而安者也夫
人佐后以致內治王於賓客致禮后致飲而夫人亦致
飲王於賓客有膳羞饗食之禮而夫人亦致之故王勞
賓客而夫人亦勞諸侯案之所陳則有棗栗與脯侯凡
列大夫五列則十有二列者用於二王之後也 鄭氏
曰瑑射剡而出也素功無瑑飾也致稍餼造賓客納稟
食也

櫛人 闕 趙家陵武借擂

雕人 闕

磬氏爲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爲一股爲二鼓爲三參分
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已上

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而短上增[illegible]

王氏曰詩云依我磬聲則磬者八音之所主也蓋樂器之中磬聲爲最清衆樂依之以爲準先王用磬以其音於衆聲中最爲難諧磬稱功德之敏其言擊石拊石則有至於再也然則爲磬者其可苟乎此磬氏之職所以立也　俞氏曰古者制磬形垂下以象天傾西北倨而下覆之意倨句一矩有半鄭云上曲者爲句下直者爲倨句即股也倨即鼓也股在上廣而短股在下狹而長以長掩短則鼓長於股者半矩是倨得一矩有半也以廣掩狹則股廣於鼓者亦半矩是句亦得一矩有半也　賈氏曰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

尺八寸其博爲一股廣一律也廣九寸股爲二股長二律也長一尺八寸謂磬之上大而短者鼓爲三其下所當擊之處長三律也二尺七寸謂磬之下小而長者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股博九寸三分去一則鼓博六寸矣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爲之厚鼓博六寸三分得一則股與鼓同厚二寸矣　王氏曰已上聲太清也摩其旁使薄而廣則其聲濁也已下聲太濁也摩其耑使短而厚則其聲清也則其用之以作樂衆聲莫不依之而爲準平然則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其來有自矣　林三山曰凡樂器大厚則聲濁薄則聲清已上濁於厚者也太厚則其聲石故摩其旁使薄焉已下過於薄者也

太薄則其聲播故摩其耑使短焉

矢人爲矢鍭矢參分茀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illegible]

鄭氏曰司弓矢職茀矢當爲殺殺當爲茀參[illegible]之而平

者前有鐵重也兵矢枉矢絜矢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鐔矢也其鐵差小茀矢殺矢之鐵又差小　俞氏曰此以物稱笴計十矢物前重後輕各有分數也[illegible]

[illegible]　鄭氏曰參分其長而殺其一矢笴長三尺殺前一尺令趣鏃也五分其長而羽其一羽者六寸也　王氏曰以笴厚爲之羽深笴矢幹也所以量其力之所受水之以辨其陰陽陰重而陽輕浮之於水以浮沈辨之也夾其陰陽以設其比比者箭括銜弦處夾之使輕重均也然後夾其比以設羽焉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則刃居羽三分之一其長二寸矢之制如此可謂盡善用之以射則行徑直而疾風不能驚矣　鄭氏曰刃長寸脫二

字也鋌一尺　王氏曰刃長寸圍寸鋌十之其文已見於冶氏蓋殺矢之刃鋌如此宜從冶氏爲正夭矢之幹其強弱欲適中矢之羽其豐殺欲適節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紆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失中者也羽太多則矢重其行必失於紆羽太少則矢輕其行必失於急此豐殺之失節也欲眡其豐殺之節宜以指夾矢而搖之以酌其輕重欲眡其鴻殺之稱宜以指捼其幹而曲之以審其強弱物仰上文強也凡相笴者爲矢雖出於工之巧而材笴不美雖工亦不能易其質而爲良所謂妢胡之笴者亦以其材美故也以眡而摶之欲生而摶者視其體之圜也凡摶則又欲其材之豐故欲重同重則又欲其節之疏以節密則輕重不等也同疏則又欲其績栗而堅栗如字又音[illegible]之云色也

陶人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庾實二觳厚半寸脣寸甗魚輦反鬴音輔鬲音歷觳音斛

王氏曰甗盆鬲庾皆燒土爲之上古之時其質民足所用者瓦器而已後世雖易之以金木而其文尤備於周先王不忘其本故有陶人甄土以爲器[illegible]之以烝者也甗無底甑也甑有底而七穿[illegible]物七者火之成數也盆用之以[illegible]

十四升曰𠷎　王氏曰鬲用以烹者也所以適水火之氣也十六斗曰庾先儒以爲請益與之庾之庾用之以量者也　鄭氏曰觳受斗二升豆實三而成斛是已

旊人爲簋實一觳崇尺厚半寸脣寸豆實三而成觳崇尺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器中膞豆中縣膞崇四尺方四寸髻[illegible]墾苦很反薜卜革反暴蒲剝反膞丁仲反膞市專反縣音玄

王氏曰簋成黍稷器也　鄭氏曰豆實四升[illegible]鄭實二而成觳則[illegible]　王氏曰此所謂祀豆也　葛氏曰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禮曰器用陶匏象天地之性也大宗廟簠簋之器以木爲之今此

旊人爲簋則祭天地所用者　註疏簋瓦有用木者有用瓦者用瓦爲之所謂祭祀陶匏之器崇高也　王氏曰凡陶旊之事謂陶人旊人所作之器髻墾薜暴皆剛柔失節而不和者也髻謂器不正歆邪者墾頓傷也薜破裂也暴墳起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則不粥於市此之謂歟器中膞謂爲之度以擬度端其器也豆中縣爲之繩以正豆柄也膞崇四尺則以正其高使不過此也方四寸則以正其厚使不過此也

梓人爲筍虡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爲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

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為雕琢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脰若是者謂之臝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大聲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顅脰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陽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陽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鳴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筍 [illegible]力果反 [illegible] 又 [illegible] 反

王氏曰梓材之美可以為禮樂之器故工能治材以為器者謂之梓人詩曰虡業維樅蓋虡植於兩旁而筍橫其中以縣樂器焉　鄭氏曰橫者筍植者虡脂牛羊屬膏豕屬羽鳥屬臝虎豹屬鱗龍蛇屬脂者膏者以為牲致美味也臝羽者鱗者以為筍虡貴野聲也外骨龜屬內骨鼈屬卻行螾衍屬仄行蟹屬連行魚屬紆行蛇屬脰鳴鼃黽屬注鳴精列屬旁鳴蜩蜺屬翼鳴發皇屬股鳴斯螽動股屬胸鳴榮原屬刻畫祭器博庶物也　鄭敬仲曰彫琢工之至細者也故以小蟲之屬　跳[illegible]燿頎小也凡猛獸有力者皆前弇後細故大胸燿後　鄭氏曰吻口腃也頎長脰貌由皆謂若也　鄭敬仲曰凡虡之所刻物形皆於其下以載之故有任重任輕之異

筍之刑故圖故用鱗屬小首而長摶身而鳴乃以為筍王氏曰先王之德足以作動物雖庶物之微皆取之以為雕琢之文則樂之一作蓋萬物無不均被之矣且古之為樂器者笙管之屬其音象鳥鼓鏞之屬其聲象獸非特其聲也其形制亦必然故為伏虎亦是意也又況筍虡所以重鍾磬者哉則挈其鐘磬而顧其形焉不由其虡鳴乎

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illegible]

王氏曰攫言其體之動解閷言其牙之銳利援言其有所攀取簭言其有所齧食皆謂筍虡所象之獸也必深其爪則其爪長而曲必出其目則其目露而瞪之而頰頌也必作其鱗之而其勢起而直如此則其於眡也若撥動其體而怒焉雖任大鍾其力之勇敢足以勝之而不為重且其匪然之色者於柔色之間擊其鍾而似由其虡之鳴矣苟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其頹然如委伏於地加之以任君柔弱而不勝雖有匪然之柔色又豈能似由其虡之鳴哉　鄭氏曰措猶頓也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
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
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師罪之勺上灼反觚音孤豆當爲斗
吭之酒也鄉許亮反觚爲斗多

王氏曰梓人爲筍虡爲樂器也爲飲器爲禮器也　三
山林氏曰飲器之設所以爲禮具亦所以爲酒戒勺容
一升爵容一升而觚容三升此所謂爲酒具勺實於爵
酌以取中爵資於尊盛以防沉湎若夫謂之觚則交物無
節乃爲孤而已此之謂爲酒之戒也　陳氏曰儀禮加勺
于尊有疏勺有龍勺有蒲勺是焉　薛氏曰爵刻木爲之
滌其中形如玉爵焉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康成改觚爲

觶理或然也　王氏曰飲酒之禮主有獻賓有酢而主
又酬之酬所以致主人之厚意也獻以爵則一升矣酬
以觚則三升矣一獻而三酬則十升矣故爲一豆爲禮
而至於酬禮極而不可有加則不可以無節用觚者言
交物無節而其窮爲孤亦所以爲酒戒　陳氏曰鄉飲
鄉射言獻以爵而酬以觶儀禮亦云獻以爵酬以觶
王氏曰先王於飲食雖所以養氣充體然亦欲其有節
而不可過故以中人爲制而已試梓者試以爲器之欲
也衡平也謂平爵向口而酒或不盡則梓人爲器之不
善也故其長得以罪之梓師梓人之長也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
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張皮侯而
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
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
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
福崇高也鵠古毒反兩个讀爲幹古旦反縜音[illegible]縜寸貫[illegible]或左
詒反女音汝強其丈反

鄭氏曰崇高也方猶等也高廣等謂侯中也天子射禮
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高廣等則百
子侯中丈八尺諸侯於國亦然　王氏曰鵠棲侯中以
爲的者也鵠之爲物善高而難中射以及遠中難爲善
中則告所獲故的謂之鵠以皮爲之各如其侯居侯

中三分之一天子之侯中廣丈八尺則鵠凡六尺矣
鄭氏曰唯大射以皮飾侯大射者將祭之射也其餘有
賓射燕射　賈氏曰上个最上幅下个最下幅也　鄭
氏曰上个下个皆謂舌也　賈氏曰身躬也上躬[illegible]
上个下接中下躬上接中下接下个　鄭氏曰此射禮
曰倍中以爲躬倍躬以爲左右舌下舌半上舌个或謂
之舌也取其出而左右也其制身夾中个夾身在上下
各一幅用布爲之乙節之侯躬倍中上下各二丈六尺
矣上个乙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矣　陳氏曰躬二丈
六尺上兩个在右各出丈八尺倍於躬上兩个三分
自居一分所謂與其身三也然則上个長七丈二尺下

兩个半於上兩个之所出左右各出九尺然則下兩
長五丈四尺　疏曰此侯是九十弓侯侯中丈八尺則
九乾布布長丈八尺九幅九丈幅有八尺爲七丈二尺
添前爲十六丈二尺上下躬各三丈六尺即上下共爲
七丈二尺其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五尺添前總用
布三十六丈也　鄭氏曰凡侯之制皆上廣而下狹蓋
取象於人也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　註疏
綱以繫侯於植者植則植於兩旁那豎之上下皆又出
舌一尋者亦人張手之節綱連縕也縜又所以籠綱者
竇氏曰九十七十五十弓之侯丈尺廣狹不同縜紐籠
係宜異且大侯上舌七丈二尺上端共使四紐縜有八
〈合周禮集說卷十二〉〈一十四〉
紐布在七丈二尺之閒每九尺一紐共十二紐則侯之
縱縱上下不得然亦依侯大小爲數最稱也　王氏曰
射之制有三有大射賓射燕射旅皮侯則飾鵠以皮獲
於侯中央用之以大射司裘所謂王大射則共虎侯熊
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
鵠也方其大射張皮侯而擇士助祭取其有中的之功
而用之蓋諸侯於春而貢士射中多則與於祭則其君
爲有功而益以地射中少則不得與於祭則其君爲有
罰而削以地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
發功是也五采侯則續以采色用之以賓射即射人所
謂王以六耦射三侯九節五正以五采飾正是也五采

之侯則賓射之禮所以待諸侯之朝覲五采所以象文
德也夫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所以言遠國屬
侯則象以獸用之以燕射即鄉射記所謂天子熊侯白
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
豕是矣必畫爲此象者言能爲民除害天下之害既去
然後可以休息而安燕故王以燕息也侯而祭之者神
無乎而不在而聖人無所不用其至也然祭用其至則
以誠爲主以少爲貴而不貴多品故以酒脯醢而已而
無牲焉夫侯受內扞外有諸侯之象故祭侯之辭曰惟
若寧侯而以使之爲諸侯者安也乃若不安其爲諸侯
不屬于王所則必抗而射女司馬九伐正邦國是已
〈合周禮集說卷十〉〈一十五〉
疏曰祭侯之辭舉有功以勸示又舉有罪以懲之故兩
言之　王氏曰夫外諸侯嗣則繼世以象賢若安其爲
諸侯則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其福之詒于子孫者可勝
計哉
廬人爲廬器戈柲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酋
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
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
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飢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
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
欲長　柲音秘殳音殊酋在由反
陳氏曰戈戟皆刺兵也戈二刃戟三刃凡殳擊兵也如杖

而無刃矛勾兵也上銳而旁勾酋矛夷矛特因長短而取名酋矛用以勾則宜長於戟然後有及故酋矛長三丈夷矛長二丈四尺酋言就也近而就之也以夷矛於遠為長而就之故曰酋矛夷言傷也以夷矛極長勾則有及而傷物為易故曰夷矛此矛之辨也 鄭氏曰人長八尺與尋齊進退之度三尋用兵力之極也不能止又害人欲短欲長者言能宜短兵壯健宜長兵

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蜎是故句兵椑刺兵摶毄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之凡為殳五分其長以其一為之被而圍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為首圍凡

為酋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其圍去一以為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為刺圍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蜎也灸諸牆以眡其橈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既備車不反覆謂之國工 鄭：蜎 橈 [illegible]

王氏曰矛以句則引之而使深故其柲欲無彈彈謂如彈丸失於太圍也戈戟以刺則中之使深故其柲欲無蜎蜎謂如蜎虫體弱而橈也惟其無彈故句兵椑椑謂隋圜側方而去楞也惟其無蜎故刺兵摶摶謂圜也賈氏曰毄兵謂殳所以擊打人也同強謂本末及中央皆句堅勁也 王氏曰舉圍欲細毄兵手所操者圍細則有力而其用疾刺兵手所操者欲重以之刺人則着而易入密審正也 鄭氏曰侵之能敵也 註疏人手操細以擊則疾操重以刺則正欲見句兵手執處欲細細則手執之牢也刺兵手執處欲得麤而勁則手得也 疏曰被把中也殳長丈二尺五分取一得二尺四寸為把處而圍之晉謂柲下銅鐏所以插地竪之得被圍五分之四首圍在上頭得晉圍五分之四宜稍細之 薛氏曰必細其上者以殳之上人所舉而提之所謂舉圍欲細也 王氏曰酋矛常有四尺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謂手所操執之處也晉圍亦其下鐏也刺圍其上援刃處也 鄭氏曰夷矛如酋矛 王

氏曰[illegible]置之地中搖之以手以審其體弱而[illegible]之間以審其本末之均也又橫執而搖之以審其材之堅強也 [illegible]氏曰車之六建戈矛建於酋矛之前酋矛建於戟之前戟建於殳之前殳建於戈與人之前也 王氏曰五兵與人既備建於車不反覆則五兵輕重趣於勻故也非國工何以及此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illegible]

王氏曰先王建國必先於辨方正位是以匠人置槷眡景必正地中以天地之所合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

陰陽之所和然是乎建王國也然其置槷必先水地以
縣使所植之臬必平而直然後可以正日景也水奠地
則平可因之以望高下之勢繩垂之而臬可用之而正
曲直之形　疏曰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於四角立
四柱於四柱畔縣繩以正柱以水望其高下即知地之高下然
後平高就下地乃平也　王氏曰以繩取其直又以水
取其平然後於所平之地置臬也爾雅曰臬地者謂之
臬所謂槷則臬也於所平地之中央立八尺之表以縣
正之以眂日景將以正四方也　陳氏曰立表以眂日
出入之景可正東西而已又為規以度兩交之間以求
其南北則四方正矣猶以為未也　王氏曰於晝視日

又參諸日中之景夜又考之極星以北辰所居者天之
中故也　疏曰前已正東西南北恐其不審猶更以此
二者以正南北言朝夕即東西也南北正則東西亦正
故兼言之（解也夜考之極星以正其　王氏曰晝參諸日中之景斯以正）　王氏
曰書曰自服于土中又曰其自時配皇天則洛邑非特
地之中亦天之中矣惟其宅天地之中以立而民亦於
是取中矣此所以惟王建國以為民極也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
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涂音塗）
王氏曰匠人既曰建國又曰營國詩序言衛文公始建
城市而營宮室蓋作而立之謂之建言其始也周圍而

治之以丈尺其大小謂之營言其終也　陳氏曰匠人
營國方九里此王城之制也然井田之制城中之廛
家二畝半而納稼之後上入執宮功則至冬皆入保城
中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
固不能容考工記所言乃王之中城歟春秋書城中城
說者以為內城內城之外又有郭孟子曰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而郭數加多於城則王城之郭又不特九里矣
薛氏曰四旁各三門凡十二門所以通十二子也　鄭
氏曰國中城內也經緯謂涂也經緯之涂皆九軌九軌
積七十二尺　（[?]曰南北之道為經東西之道為緯）
門面有三涂男子由左女子由右車從中央

薛氏曰言經涂九軌則緯涂可知　註疏左右前後處
王宮處中一定之王宮當中經之涂　王氏曰左人道之
所尚右地道之所尊言祖則宗可知言社則稷可知朝
者義之所在於朝言面則知市之在所背於市在後則
知朝之在所先朝者官吏之所會市者商賈之所聚必
一夫百畝之地然後足以容之
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
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人重屋堂
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
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重直龍反度待
洛反或直路反下文同）

王氏曰有世室有重屋有明堂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各舉其一而言之月令中央宮居太廟太室則世室是為廟太室也記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則世室為宗廟可知矣春秋書世室屋壞書不恭也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重屋謂王居正堂之路寢也明堂謂王者明政教以接人之堂也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以夏后氏承堯舜之後始繼世而有天下此宗廟所以謂之世室也君子將營居室宗廟為先故夏后氏以世室為始以事神為尚也孔子言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是巳王之制始

於夏而未備故以事神為尚而所以自安其身者為略焉故言世室而已至商則制稍備非特事神而已所自安其身者亦備其制焉故於商言重屋經云商人尚梓梓人為禮樂之器非以重屋為尚則藻飾於禮樂之器不可廢也至周法度之文為大備其盛不可復加焉故其布政教之堂謂之明堂月令於夏言天子之居明堂以夏為萬物相見之時而王者向明而治術以接人者於是乎在三代之所尚不同此其文質之辨也然而堂之制雖或脩廣高下之數異而其大概則未始有殊故夏言世室非無重屋明堂也商言重屋非無世室明堂也舉其一以互相明三者之制本同也　薛氏曰古者

於堂上爲五室所以象五行也木室在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室於西北土室於中央堂有九階南面三階餘三面各二階也四戶八窻窻所以助戶爲明每戶兩夾窻也皆以蜃灰堊飾之所謂白盛也總五室計之則二十戶四十窻也於堂之四阿皆爲重檐屋之四注皆重也此三代之所同然夏后氏度以步堂脩二七脩言南北之深也其深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五室其室三四步三言其深也四三尺言其廣也四室其深皆三步其廣則益之以三尺中央一室深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也然門側之室居正堂三分之一故東西之廣則有十一步四尺南北之

脩則有九步二尺門堂之上所作之室居正室三分之一故廣九尺三分尺之一脩一步二尺此據中央土室而推之也殷人度以尋以八尺爲度故堂脩七尋計五丈六尺堂崇三尺周人度以筵則以九尺爲度故東西九筵則其廣八丈一尺南北七筵則其脩六丈三尺堂崇一筵則其高九尺矣　鄭氏曰周五室言凡室二筵不言廣深之異或室皆方二筵與夏異制者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參个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參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鄭鍔曰[illegible]

鄭氏曰周文者各因物宜爲之數室中舉謂四壁之內
王氏曰度所以度長短者也几筵尋步軌五者其數各
殊而用之以度長短其度則一而已然之所用亦各因
物之所宜而非苟爲異也隱几而坐者宜於室故室中
度以几肆筵爲禮者宜於堂故堂上度以筵身屈於此
者宮也伸臂而度之爲宜故於宮中度以尋外而起赴
於步者野也以步而度之爲宜故野度以步涂車由中
以行故涂度以軌尋也步也取諸身而度之者也几也
筵也軌也取諸物而度之者也　鄭氏曰廟中之門曰
闈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每扃爲一个七个二丈一尺
小扃腳鼎之扃長二尺參个六尺也　陳氏曰扃以舉

鼎者也　王氏曰大扃小扃皆廟中所用故用之以爲
廟門闈門廣狹之數也　鄭氏曰路門大寢之門乘車
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寸言不容者是兩門乃容之
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正門謂之應門謂朝門也二
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也　王氏曰夫長短之數
廣狹之量各因物宜而爲之數凡以便人而已故引而
伸之雖上百千萬可以其數推而知之矣此先王之法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也　鄭氏曰內路寢之裏也外
路門之外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　王氏曰九
嬪掌佐夫人以贊后而下則帥世婦女御九御上佐三
公以佐天子而下則帥大夫元士　陳氏曰內九室在

後宮　鄭氏曰九分其國分國之職也三孤佐三公論
道六卿治六官之屬　王氏曰書曰三孤二公弘化寅
亮天地又曰六卿各帥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蓋分
而言之曰三孤六卿合而言之則同謂之九卿而已孤
而謂之卿者以與命致之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則
孤蓋與卿同爲六命矣故外朝之法則孤卿之位同於
九棘司士之揖則同於特揖孤與卿名雖異而實則同
合而言之謂之卿奚不可哉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
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
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鄭氏曰阿棟也宮隅城隅謂角浮思也雉長三丈高一
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　王氏曰門阿長十五丈高五
丈宮隅長二十一丈高七丈城隅長二十七丈高九丈
矣城隅高於宮隅宮隅高於門阿內外高下之制異也
國中曰經涂遶城曰環涂郊外曰野涂轍廣曰軌軌廣
八尺經涂所由者衆故九軌環涂所由者少故七軌野
涂所由者又少故五軌比內外廣狹之制異也都城王
子弟公卿所封其制以王宮門阿爲之則無過五雉此
諸侯爲殺也諸侯之城制以宮隅爲之則無過七雉比
天子爲殺也　陳氏曰都城近也故其制卑而屈諸侯
遠也故其制崇而伸　王氏曰邦國之經涂以七軌爲

慶王子弟公卿采邑之經涂以五軌之為度夫降殺之兩
禮之節也故諸侯之制下於天子都城之制下於諸侯
然諸侯之有功德者乃所以入為卿士而其禮反下於
諸侯何也大抵近君則其勢屈遠君則其勢伸都於王
宮為近安得不屈禮以下於諸侯乎觀其采地不謂之
國而謂之都其君不謂之監而謂之長其命也以耦不
以奇其治也以則不以典其傳也以祿不以嗣則其城
涂之制可知矣愚謂都經闕當補邑字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
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閒廣
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閒廣八尺深八尺謂

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閒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各載其名畎古犬反澮古外反[illegible]音
鄭氏曰此官主通利田閒之水道也　疏曰耜謂耒頭
金金廣五寸二人各執一耜若長沮桀溺耦而耕此兩
人耕為耦共一尺一尺深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之伐伐
發也以發土於上故名伐也　鄭氏曰夫閒小溝謂之遂
一夫之所田百畝方百步　薛氏曰小司徒九夫為井匠
人亦九夫為井井閒有溝自井地言之也遂人十夫有溝
兼溝涂言之也然遂人百夫有洫而匠人十里為成成閒
有洫則九百夫之地遂人千夫有澮而匠人百里為同同
閒有澮則九千夫之地其不同何耶成閒有洫非一成之

地包以一洫而已謂其閒有洫也同閒有澮非一同之
地包以一澮而已謂其閒有澮也成與同地之廣者也
洫與澮溝之大者也於成舉洫於同舉澮亦其大畧云
耳遂入溝溝入洫洫入澮澮入川周世井田之法實公
行於天下內外遠近之溝洫固無異制則遂人匠人之
所掌其制一也　陳氏曰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遂
匠人言五溝之制而始於畎畎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
已一畝三畎一夫三百畎畎從則遂橫遂橫則溝從由
溝而達洫由洫以達澮其從橫亦如之天下之地勢西
北高而東南下故古者或東其畝或南其畝畝之所向
溝涂隨之則東南其畝者亦其大致然也不必試如此

鄭氏以南畝圖之遂從溝橫洫從遂橫九澮而川周其
外然川之所流者當適地勢非於萬夫之地必有大川
圜而匝焉賈達疏詩謂鄭氏所言特設法云耳其說是
也說者又以溝澮為通水而設然溝洫之於田野可決
而決則無水溢之患可塞而塞則無旱乾之憂以時決
塞則溝洫豈特通水而已哉　鄭氏曰各載其名識所
從出也　薛氏曰井田溝洫之制尚矣周官小司徒經
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自井至都以任地事遂人凡治野
自遂至路以達于畿匠人為溝洫自畎至澮以達于川
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
匠人有畎遂溝洫澮之別而名與遂人異故言采地

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從民
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畺國之政或惑於貪忍棁民
縣鄙故畿內用夏貢法邦國用商助法賈公彥之徒遂
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
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為溝洫而已
然先王之為井田也使所飲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廬
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六軍
之所寓豈可受之田而不為井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
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
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周官遂人言與鋤旅師有鋤粟此鄉遂井田之事鄭氏

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
旅師是自矦也孟子曰鄉田同井請野九一而助則鄉
遂之為井田可知

凡天下之地埶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
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
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為淵則句於矩凡溝
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
為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一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
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可以傅衆力凡任索約大汲
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囷窌倉城逆牆六分
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尺崇三之 [illegible]

[illegible]
王氏曰此川因地埶之自然而非人為也蓋有山斯有
川有川斯有涂川積兩山之水涂通往來而依川為之
陳氏曰涂所以防水則因地埶而防之也　王氏曰凡
溝逆地阞謂不依地脉也先儒讀屬為注水注不理孫
地理之不順也不因地脉不順地理不因水性導而下
之此水所以皆不行 [illegible]　陳氏曰梢溝溝末也自
溝末言之謂之梢溝自田端言之謂之田首溝遂而不
倍則不足以容水水行而不磬折不足以殺其勢　王
氏曰奠讀為停凡行停水溝形當如磬直行三折行五
而曲其勢是以水流湍激疾而不壅也凡水之勢流之

斯為川止之斯為淵欲其積而為淵則必句曲其矩方
之勢則水流回縈斯積而成淵矣　疏曰當勾曲於矩
使水勢倒向上句曲尺則為回淩自然深為淵驗於今
皆然　王氏曰溝所以導水不因水埶則其派易壅防
所以止水不因地勢則其土易壞故為溝者必因水勢
之曲直則其流斯無壅矣為防者必因地勢之高下則
其土斯無壞矣善為溝者水必漱齧之而無所壅以其
因水勢故也善為防者水必淫液之而無所决以其因
地勢故也凡為防其徑與高等其上三分除一薄之也
太防於三分除一之外又薄其上而厚其下也大抵防
之基貴乎厚 [illegible] 前則其埶因水雖淫之而不壞矣　疏

曰將欲造溝及洫必先以一日之所作尺數所謂程人功也言深者深淺尺數　王氏曰但從一里之為式則彼力可以傳著而用之以寡可以準多小可以校大故也　鄭氏曰詩云其繩則直縮版以載又曰約之格格椓之橐橐約縮也汲引也築防若墻者以繩約其版約以繩而大引之言板橈也則其鼓上不堅矣故曰無任　王氏曰用茅草以葺屋謂之葺用瓦器以覆屋謂之瓦葺屋宜峻於瓦屋以防雨瀉則葺屋不如瓦屋之堅密故也三分謂三分之中取其一分之峻若丈有二尺而三分之則取四尺以為峻也四分謂於四分之中取其一分之峻若丈有二尺而四分之則取三尺以為峻也囷窌倉皆所以積穀圜者曰囷方者曰倉穿地曰窌城則在郭內以為扞蔽者也鄭氏謂逆猶卻也築此四者六分其高卻一分以為閷者也　疏曰假令高丈二尺下厚四尺則於上去二尺為閷上惟二尺其窌雖入地口宜寬則牢固　註疏爾雅曰堂涂謂之陳令之壍道也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為峻峻者取水兩向流去故也宮中水道謂之竇所謂蓽門圭竇　王氏曰必崇三尺所以防壅塞也墻其基廣三尺則高九尺不高九尺則不足以為防不厚三尺則不足以為久其他皆以是為率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欘一欘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　柯古阿反欘張玉反

疏曰此經總與下為目　鄭氏曰矩法也所法者人也人長八尺而大節三頭也腹也脛也三分之則矩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半矩尺三寸三分寸之一頭髮皓落曰宣半矩人頭之長也柯欘之木頭取名也　疏曰下文取宣為尺度故先定宣之長短如上十分寸之一謂之枚是也　鄭氏曰欘斲木柄長二尺爾雅句欘謂之定是也伐木之柯柄長三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是也磬折者人帶以下四尺五寸磬折立則上俛　疏曰上文有宣及欘柯之長短故因解人立磬折淺深也又下造耒亦云磬折故云據人之所立磬折之儀也

王氏曰宣也欘也柯也磬折也此其所命之名也半矩一宣有半一欘有半一柯有半此其所定之數也宣磬折此取諸身以為法者也欘柯此取諸物以為法者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長短之制一皆有法以是而度物用之為器安有不中矩者哉

車人為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剌耒撥勸蹶斷齱反殲音

王氏曰車人為耒半而亦為耒者易曰揉木為耒蓋耒之為物其體曲其用利而車之為物或揉曲木以為體或

資利轉以爲用器一殊而事類此車人所以爲耒也　註
疏庛耒下前曲接耜者耜岐頭金也易云斲木爲耜者
謂斲木爲從耜之處也此處名耒面即庛也長尺有一
寸中直謂庛上句下爲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謂其
上人手所執之處長二尺有二寸自其庛緣其外上至
手執處爲首逐曲量之總六尺六寸也又云以弦其內
謂據庛面至句下望直量之而有六尺所謂弦也故與
步相中中應也耕者以田器爲度故野度以步蓋人步
或大或小恐其不平故以六尺之耒代步以量地若兼
耜金則稍長故每量地時脫去耜而用之　王氏曰堅
地其土剛故欲直庛柔地其土耎故欲句庛句庛所入

者深故利推句庛所起者順故利發然此特堅柔之地
所用之庛如此若夫中地之庛句直各得其中而合所
磬折也然則車人之爲耒或曲或直各因地之宜以致
用之利此耕者所以易爲力　鄭氏曰中地之庛如磬
折則調矣調則弦六尺

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
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柯有半其博
三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行澤者欲短轂行山者欲長
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者反輮行山者仄輮反輮則
易仄輮則完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轂長一
柯其圍二柯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
一爲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綆寸牝服二柯有參分柯之二
羊車二柯有參分柯之一柏車二柯凡爲轅三其輪崇參
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鉤徹廣六尺鬲長六尺
人凡反易以其反

疏曰車人爲車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先論斧柄
長短及刃之大小也　王氏曰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
寸有半以斧柄言之也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以斧
刃言之也凡察車以輪爲始凡爲輪以轂輻牙爲備
註疏大車轂徑尺五寸是以長半柯而其圍一柯有半
圍三徑一也　薛氏曰輻長一柯有半四尺五寸於此
大長矣但車以柯爲則者取材而已取材則不得不長

也其輻厚一寸　鄭氏曰渠車輮也所謂牙也　王氏
曰平輮木之直以爲曲其勢圜而包輻轂之衆有如渠
之一曲一直受衆小水故名之也夫柯長三尺三柯九
尺又從而三之則渠之周圍其長凡二丈有七尺徑九
尺也以上並言大車輪人言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
摯則轂長三尺有二寸而不可以過不及也然此特中
地之轂而已若夫行山澤則必有以適其地之宜蓋行
澤必多泥泥多則其行必鈍故欲短轂轂短則雖有深
泥亦莫之黏故利也行山則多險險多則其行必危故
欲長轂轂長則輻短而輾㮇无之患故安也至於轂牙
亦必視其地之所宜澤地爲其泥之黏其必在外而滑

故反輮則其行斯爲易矣山地爲其沙石之所礙欲其表裏相依而堅仞故及輮則其行斯爲完矣　註疏輪高崇徑九尺六分取一則牙圍尺五寸也　王氏歐尺六寸一之輪矣柏車山車也此車山行故轂長輪崇又下皆欲取安故也其輻長三尺兩輻相對已六尺渠圍丈八尺徑六尺亦謂通轂之兩亦數而言以其一爲牙圍尺二寸矣大車平地載任之車也　王氏曰崇三柯縱柏車輪崇而言之　註疏緶寸輪箄也輪之四面外一寸則安牝服車較也長八尺羊車善車也故今定張車較長七尺柏車較長六尺凡爲轅則大車羊車柏車皆在其中輪崇雖不同宜各自三其輪崇也假令大車

輪崇九尺三之爲轅二丈七尺也鉤鉤心也徹車轍也鬲轅端壓牛領者皆六尺則不與四馬車同矣此車皆有兩轅　陳氏曰大車牛車也牛車大則柏車中羊車小矣大車以行澤柏車以行山羊車以行宮中大車兩轅故車人言凡爲轅三其輪崇徹廣六尺鬲長六尺徹廣六尺則與四馬車八尺之徹不同鬲長六尺則與六尺六寸之衡不同是兩轅之車一牛在轅內故鬲短而轍狹一轅之車兩服在轅外故衡長而徹廣也大車轂長尺五寸圍尺五寸輻長四尺五寸渠圍二丈七尺輪崇九尺牙圍尺五寸緶一寸轅二丈七尺柏車轂長三尺圍二尺輻長三尺渠圍丈八尺輪崇六尺牙圍尺二

寸緶大半寸轅一丈八尺大車輪高轂大柏車輪庳轂短輪高轅長而轂短小輪庳轅短而轂長大以其行山行澤不同故也大車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二則八尺矣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則七尺矣柏車三柯則六尺矣柏車較短而轂輻長羊車較長而轂輻牙小者以其行山與宮中不同故也輿人之較車人謂之牝服輿人之衡車人謂之鬲輿人之爲車兼度於輿廣車人之爲車兼度於柯長輿人之車其箱廣而不方[illegible]車人之車箱方而不廣則其制之異可知矣

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

爲和也絲也者以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荊次之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埶射深者用直居幹之道菑栗不迆則弓不發凡相角秋閷者厚春閷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險中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本蹙於𦙄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埶也白也者埶之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橈橈故欲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𦙄而不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相膠欲朱色而昔

昔也者豕毛而深於而搏摩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
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
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
爲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漆欲測絲欲沈得此六
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昔於直反同卻許亮反[illegible]相息[illegible]剽[illegible]留側反纏[illegible]其二反栗音烈又如字[illegible]鰾側反乃老反[illegible]
鄭氏曰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筋膠未聞○王
氏曰非天時無以備陰陽之和故取材必以其時非工
巧無以全萬物之用故言巧者和之弓以幹爲體以參
爲文角附幹以安膠得膠以完筋則施於角之外絲則
一〈周禮集說卷十一〉 三十四
用於膠之內弓所以及遠者其力在幹弓所以[illegible]發者
其勢在角角幹資筋以爲堅力以射則中深[illegible]皆得膠
然後相合以爲和結而固之在絲飾而堅之在漆六材
雖取以其時苟其質不美則不足相資以爲用故得此
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也夫弓有六材而以幹爲質
幹以剛實爲體以堅刃爲用必其材之良者故取幹之
道擇其堅強剛勁者其材有七柘爲上檍杻也檿桑次
桑也國語曰檿弧箕服橘木瓜荊皆木之堅者竹有節
故爲下也然其資氣於陰陽不能無偏正之異則不可
以不相赤陽之正色黑陰之正色凡木內得陰陽之正
則外應陰陽之正色赤黑則鄉心者以其外之應乎內

故也凡有形者擊之皆有聲聲出於形形有陰陽則聲
有清濁木近本而在下則聲濁而屬乎陰遠本而在上
則聲清而屬乎陽陽發則遠根者以其實遠於本而清
故也既相之而得其材之美然後可以析之而爲弓之
幹故析幹次於相幹之後夫曲直者木之形審曲面勢
者工之能用執者取其木之曲也用直者取其木之直
也用其木之曲則往體多而來體寡故利於射遠若夾
庾之類是也用其木之直則往體寡來體多故利於射
深若王弧之類是也既有以析幹然後可以居幹析幹
所以分其材居幹所以處其材故如用當之[illegible]加功
以治之栗如插棗之朿謂[illegible]也不[illegible]邪行絕理
一〈周禮集說卷十一〉 三十五
也方其以鋸析幹入而居其材之中加功以治而且致
其堅密行不邪理不絕則弓之發傷無自而起矣[illegible]人
之於幹取之而後相相之而後析析之而後居居[illegible]其序
也凡相角夫秋萬物斂而成之時故其角堅[illegible]萬
物發生而未就之時故其角薄觲牛方少而血氣剛則
角之文正直而潤澤老牛已疾而血氣衰則其文[illegible]紾
而交錯牛多疾則角裹傷牛瘦瘠則角不滋則相角者
必辨而知之也角欲青白而豐末者青白言其色之善
豐末[illegible]言其質之厚白者執之驗青者堅之驗豐末者柔
之驗白西方之陰也陰而不節則多曲而不直故白所
以爲執之驗青東方之陽也直而剛強則多堅而不撓

故青所以為堅之驗角之勢有三曰角本曰角中曰角
末角之本蹙於腦而腹於肉之氣故柔柔無力故欲其
勢曲角之中當弓之隈隈曲必撓撓則發傷故欲其
堅刃角之末遠於腦而不腹於肉之氣故脆脆則易折
故欲其溫豐末角長二尺有五寸可謂長矣又其三色本
白中青末豐也角之材莫善於此得之可以直一牛凡
相膠以色純赤為上　疏曰惟牛膠火赤其餘皆非純
赤則牛膠為善矣　王氏曰又欲其文之文錯故云昔
也深瑕而澤言其表裏皆有文而其色潤澤也紾而摶
廉者言其文之紾理且摶圜而廉利也自鹿膠以下凡
六等或用皮或用角或用膠以煮而成之如鹿膠所謂

用其角也如魚膠所謂用其膘如馬牛鼠所謂用其
皮也凡昵之類不能方者鄭氏以昵為脂膏敗之脂
膱亦黏也此雖或可用以粘特不可以久安能比方六
膠之用哉凡相筋以條直滋潤為上簡言條直澤言滋
潤筋之小者貴乎成條而長筋之大者貴乎成束而潤
澤筋既如此度其為獸其性必剽疾以之為弓又豈浪
於其獸哉筋欲敝之敝者弊筋生則硬熟則耎以物擊
打齧齧之欲其勞敝而熟熟然後可用故曰敝之敝　鄭
氏曰漆欲測測猶清也絲欲沈者如在水中時色　王
氏曰得此六材之全善無瑕病然後可以為良善也
凡為弓冬析幹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奠體冰析
灂冬析幹則易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
合寒奠體則張不流冰析灂則審環春被弦則一年之事
液讀為醳音亦以　奠讀為定被皮寄反
王氏曰夫材美工巧不得天時則不可以為良故弓有
六材而治之各以時也幹欲堅而正固故冬析之於幹
堅之時而析之則其汁和易也角欲和而濡柔故春液
之於角和之時而浸液之則其氣浹洽也筋欲數而解
緩故夏治之於筋散之時而治之則其理不煩亂也膠
漆絲三者欲其成就而充實故秋合之於成材之時而
合之則其質不相離而相合也至冬寒時膠堅納之檠
中檠弓框也以定其往來之體故體已完張之不復有

流移也又於大寒冰堅時下於檠中析其漆灂徑被納
之則漆灂欲其不動故也其漆之灂已環則審定後不
復動也被弦於春候春之久而後可用
析幹必倫析角無邪斲目必荼斲目不荼則及其大脩也
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夫筋之
所由幨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再液厚其帤則木堅薄
其帤則需是故厚其液而節其帤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侔
斲摯必中膠之必均斲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
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
此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撓引之則縱
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紲非弓之利也今夫茭解

中有變焉故校於其臂中有柎焉故剽恒角而達引如終
紲非弓之利撟幹欲孰於火而無贏撟角欲孰於火而無
燂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則居
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為之
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
以為良矣贏音盈撟居兆反又居表反下同燂昌廉反又音尋柎方于反又音撫鬻音育下同紲息列反茭戶交反
王氏曰析幹必倫欲其𢿫理也析角無邪欲其適正也
註疏斷目必荼荼讀為舒舒徐也目幹節目記云攻堅
木者先其易而後其節目是其義也　王氏曰斷目必
不餘則其功麤而不精筋雖與幹為力反為節目所摩

齧而筋反受其病夫筋自堅強而筋柔弱以剛強而摩
柔弱則筋有慘絕之患作於此矣角三液而幹再液液
謂以火治之使其液作而內角則以火炙而治之欲其
和也幹則以火擇而治之欲其堅也　疏曰三液再液
者角幹須如此乃得相稱故不等也　鄭氏曰帑弓中
裨也　疏曰造弓之法弓幹雖用整木仍於幹上裨之
欲其調適也　王氏曰裨厚則過乎剛故木堅裨薄則
過乎柔故木需厚其液治之為多也節其帑厚薄適均
也約以絲筋束之約之與不皆約其多少必期於稀稹
之均也　鄭氏曰摯之言致也　王氏曰上下如一謂
之中厚薄適於勻謂之均斷摯其幹欲上下如一此言

斷幹之善也施膠欲厚過於均此言施膠之善也斷摯
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久也角反受其病內之不治
則病自外發也夫幹懷膠於內而摩其角久則角挫而
受其病然則角之傷於外常始於此凡居角者夫弓隈
謂之簫弓稍謂之簫角長者居隈則角之短者居簫矣
鄭氏曰恒竟也　王氏曰角不可失之長亦不可失之
短短者不及兩端是謂逆橈言其力不足而反橈也故
引其弦而角不用力故縱舍其弦而矢去不疾故不校
也長者過於兩端而失之達則過於簫頭而送矢不疾
若見紲於弓韇也弓有韇者為發弦時備頓傷詩云竹
韇緄縢是也蓋弓隈與簫角相接也解接中也　註疏

變異也弓簫與臂用力異引之則臂用力放矢則簫用
力用力既異故矢去疾校疾也柎直也直臂中正是弓
把處於把處兩畔有側骨骨堅強所以與弓為力故剽
疾也恒角而達引如終紲非弓之利重明達角之不利
也終紲當引字之誤也　疏曰自撟角欲孰已下明料
理幹角筋膠四者得所不得所之事不言膠絲者用力
少故不言　王氏曰幹以堅為貴雖欲孰於火又不可
過孰而失之脆故治之欲無贏角以和為貴雖欲孰於
火又不可過孰而失之爛故治之欲無燂所謂角三液
而幹再液者凡以此故也筋以緩治之則力無損故引
之欲盡而不傷其力膠以和濟之則氣必相入故煮之

欲孰而水火相得四者之材不失之過剛則陽不能勝故居旱亦不動不失之過柔則陰不能勝故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則不孰於火不孰於火則不堅故善者雖在外而内之動也必矣又安可以爲良哉

九爲弓必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閷弓而羽閷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强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

筋三侔膠三鋝絲三邸漆三斞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

畏烏回反敝讀爲蔽宛於阮反閷色界反定直庚反侔二[illegible]又侔莫侯反鋝色劣反邸丁禮反斞羊主反

王氏曰峻弓簫也柎側骨也當弓之曲謂之隈人所握持謂之柎　疏曰簫近方爲之側骨宜高爲之隈宜長爲之人所握持手蔽之處宜薄爲之　鄭氏曰宛之引之也有此四善故引之不休常弦應言不罷需也　疏曰下柎之弓謂把大下爲之由引隈下短故簫應弦將發動末猶簫也興發動也閷接中也若如上爲柎而發動則接中亦動也　王氏曰柎與接中相爲體用柎既發則接中欲無動不可得焉所以飛揚者羽有二焉羽閷謂兩接中俱動也兩接中俱動簫應弦則角幹亦猶之而發作矣弓有六材而幹以爲遠角以爲疾獨處於六材之先蓋弓以幹爲質以角附幹以爲安二者之材猶宜謹擇也上文獨言角幹之濕以爲之柔亦以是哉

疏曰弓有六材惟以幹爲强者以其外當五材皆以幹爲本則欲其張如流水焉　王氏曰弓之體調而無難易此所以張之如水之順流也　疏曰維體防之引之中參者體納之於檠中則往來體定也防深淺之所止也若往體寡來體多者弛之乃有五寸張之一尺五寸往體多來體寡者弛之一尺五寸張之五寸往來體若一者弛之一尺張之亦一尺也體定然後張之弦居一

尺引之又二尺矢長三尺須滿故云中參也　王氏曰維角定之謂角以附幹而往之也附幹而往之以助幹而爲疾則欲其宛順而無辟戾之患惟無此患故引而張之釋而弛之其體之難易有似乎環之周運而無弛張之患也材有美工有巧爲之有時三者皆得平之至也幹以爲遠角以爲疾筋以爲深三者無負平之至也量其力又三均若幹勝一石加角而勝二石被筋勝三石三者平之至也三均者三皆爲平之至也故謂之九和　鄭氏曰權平也侔猶等也鋝鍰也邸讀[illegible]未聞　許氏曰斞量名　王氏曰上工巧矣故以而有餘下工拙矣故和以是而不足

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爲天子之弓已下並見夏官司弓矢弓長六尺六寸已下集前桃氏解

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埶以奔若是者爲之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與弋往體寡來體

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濳其次膠角皆有濳而深其次有濳而疏其次角無濳合濳若背手文角環濳牛筋蕡濳麋筋斥蠖濳和弓轂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荼古文舒字中丁仲反射食亦反背補內反蕡扶云反斥音尺蠖杜縛反覆方服反

鄭氏曰上經言人各以形貌大小服其弓此又隨人之情性也奔猶疾也骨直謂剛毅也　王氏曰射之道其中在巧其至在力巧存乎志慮力出乎血氣射者血氣志慮之所寓焉者也人之躬有長短志慮有緩急血氣之有強弱故爲弓者必因之也且射者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而可以觀德焉苟不因其志慮則志慮有不和於心內志其能正乎苟不因其血氣則血氣有不調於體外體其能直乎故爲弓者必因之骨直以立豐肉而短所謂躬有長短也寬緩以舒忿埶以奔所謂志慮有緩急血氣有強弱也危言疾也安言舒也爲弓者必因其人焉亦在損其羸以濟不足而已然危弓爲疾矣不輔以安矢則太疾而過故危弓以安矢濟之安弓爲緩矣不輔以危矢則大緩而不及故安弓以危矢濟之人與弓矢皆安則一於緩緩則矢行而不及故莫能以速中人與弓矢皆危則一於急急則矢行而太過故莫能以愿中　鄭氏曰速疾也愿愨也　王氏

曰體言往來之勢也往多來寡則其體曲往寡來多則其體直往來若一則其體得曲直之中　註疏曰夾庾之弓合五而成規夾張多隨曲埶向外故其材必薄薄則弱弱則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獲弋繳射也司弓矢曰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是也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此最直於射堅宜也天子射侯用此弓革甲楯也質木椹也司弓矢云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是也唐弓合七而成規大弓亦然射深者用直此弓亦直也大和九和之弓六材俱善尤良者也故無濳濳其次者筋在背角在隈皆有濳但深在其中央兩邊無也其次者兩邊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其

次角無滯簫頭及背皆有之但隈裏無也弓表裏滯答處若人合手背上文理相應爲善也賁枲實也斥蠖屈蟲也易云尺蠖之屈以求信是也角環灂謂隈裏灂文如環之圓然牛筋賁灂者弓背用牛筋之漆如麻子文也若用麋筋其灂文如斥蠖文此說弓表裏漆灂之文也和調也𣪊拂也將用弓必先調之拂之摩之大射禮曰小射正授弓大射正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謂以左手横執之時上隈向右下隈向左而上再下一拂去塵乃授與君大射也 王氏曰詳察謂之覆極善謂之至覆之而角至則角獨善而已筋幹未有善也夫角所以爲疾幹不善則不能遠筋不善則不能深其質柔弱而不剛宜故謂之句弓司弓矢曰句者謂弊弓是也覆之而幹至則幹又善而筋未善也角與幹善則矢疾而遠可以射侯故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則非特角與幹善筋又善也則疾而遠又中深焉故謂之深弓句弓言其體之曲而不若侯弓之能遠侯弓言其材之遠而不若深弓之爲善故其存如此弓有六材而獨言角幹筋者蓋六材以此爲主而膠絲漆則爲之輔而已古人所以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至於合三材則一於秋意亦以是哉

論冬官

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事典非是

林之奇曰周官大宰六典六曰事典今周官獨闕其一河間獻王乃痛王制之不傳求考工記以足之蓋亦曰是書不可必得姑勿缺然可也然百工細事耳於周家設官本意何預欲求先王之制惟其意而已不得其意而强取焉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披之適以生病然則獻王之亂先王之典以貽于後世可勝言也

周禮集說卷之十一

題周禮集說後

周禮集說附以復古編皆元儒之所輯録校黙精詳
先君子布政府君為縣時公退手是編不釋或有問
曰何為常閲也曰文中子居家所不舍予敢忘乎或
鼓之曰通自以為宗周之介子因不忘其禮晦菴先
生亦曰位至宰相方能行其事非一介所宜究心也
乃哭而不答瑄時尚少不曉謂何稍長習為舉子業
又不暇觀此成進士南歸先君　已致政謂瑄曰此
周公致太平之書吾家舊藏寫本有志當世非此不
可與其私於家孰若公於人吾力不逮小子慎藏之
他日梓行以廣其傳庶幾有執此以往者矣瑄受而
讀之廣大精微巨細不遺誠如陳先生友仁所敍宜
吾覯之好之豈或人所能知哉謹識之弗忘後由試
官外補僕僕於簿書會米鹽戎馬之末而又未暇
及茲挈之来閩捐俸資命建陽書坊刻之成吾先君
予之志上既告畢謂不可無言於戲周家太平氣象
不可見矣而書則尚存先君子不可作矣而言猶在
耳瑄敢忽哉夫自周之後井田壊而兼并之患生封
建廢而縱橫之說熾周官之良法美意蕩然矣由漢
而降非無善治然無關雎麟趾之意凡稱治者皆苟
焉而已幸我
聖祖開基垂統本周之六典以建官法周之仁厚以
敷治以故
列聖繼明有所持循風化之盛超唐宋而軼兩漢比
隆於周矣其間纖悉未備者是書既出如濟巨川而
得舟楫負鼎俎而得盐梅構大廈而得楩楠豫章也
樂與衆共故為之言如此冀吾子孫有克宗者出焉
雖不敢望其執此以往庶有所考見以無忘先世遺
訓哉姑書此以請於當世立言君子敘之
成化甲午夏六月之吉劉儼榜進士
誥進正奉大夫正治卿奉
勅巡撫福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江浦張瑄謹題